

叢書集成三編 第九九冊目錄

史地類



明紀事本末

明史紀事本末八十卷(自卷卅四至八十).....清 谷應泰撰.....九朝紀事 ○九九 〇〇一

明稗史

- | | | | |
|------------------------|-------------|------|---------|
| 嘉定屠城紀畧一卷..... | 明末遺民紀..... | 明季稗史 | ○九九 四一一 |
| 幸存錄二卷..... | 清 夏允彝述..... | 明季稗史 | ○九九 四二九 |
| 續幸存錄一卷..... | 明 夏完淳著..... | 明季稗史 | ○九九 四六七 |
| 青燐屑二卷..... | 明 應廷吉撰..... | 明季稗史 | ○九九 四七九 |
| 粵游見聞一卷..... | 明 瞿共美撰..... | 明季稗史 | ○九九 五〇一 |
| 東明聞見錄一卷..... | 明 瞿共美撰..... | 明季稗史 | ○九九 五一五 |
| 兩廣紀畧一卷..... | 明 華復蠡撰..... | 明季稗史 | ○九九 五五一 |
| 滙考一卷..... | 明 黃宗羲著..... | 梨洲遺著 | ○九九 五六一 |
| 海外慟哭記一卷..... | 明 黃宗羲著..... | 梨洲遺著 | ○九九 五六七 |
| 也是錄一卷(一名:永曆帝入緬本末)..... | 明自非逸史編..... | 明季稗史 | ○九九 五八一 |
| 求野錄一卷..... | 明客溪樵隱編..... | 明季稗史 | ○九九 五九一 |
| 江南聞見錄一卷..... | 明 不著撰人..... | 明季稗史 | ○九九 六〇三 |
| 諛聞續筆四卷..... | 明 不著撰人..... | 筆記小說 | ○九九 六一一 |
| 東江遺事二卷..... | 清 吳 騫輯..... | 明季遼事 | ○九九 六六三 |

明稗史——邊畧

東征集六卷……………清 藍鼎元撰……………鹿洲東海 ○九九七一一

清稗史

臺灣外紀三十卷……………清 江日昇撰……………筆記續說 ○九九七九七

清稗史——戡亂

三藩紀事本末廿二卷……………清 楊陸榮撰……………九朝紀事 ○九九九二九

吳逆取亡錄一卷……………清 蒼弁山樵撰……………說庫 ○九九九八七

wt51/4p



明史紀事本末下

明史紀事本末卷之三十四

豐潤 谷應 泰榮 虞櫬 虞廬 編輯 正輯

河決之患

英宗正統十三年秋七月河決滎陽經曹濮衝張秋潰沙灣東堤奪濟汶入海尋東過開封城西南經陳留自毫入渦口又經蒙城至淮遠界入淮命工部尚書石璞治之弗就尋復以侍郎王永和代璞舊黃河在開封城北四十里洪武二十四年河決原武東經開封城北五里又南行至項城經潁州潁上縣東至壽州正陽鎮全入於淮而元會通河遂淤永樂九年尚書宋禮濬會通河開新河自汶上縣袁家口左徙二十里至壽張之沙灣接舊河九閱月而績成侍郎金純從汴城金龍口下達塌塢口經二洪南入淮漕事定為罷海運至是又決滎陽過開封城西南而城北之新河又淤自是汴城在河北矣隋唐以前河與淮分自入海宋中葉以後河合於淮以趨海然前代河決不過壞民田廬至明則妨漕矣故視古尤急

十四年春三月工部右侍郎王永和奏治河事宜先是沙灣之役永和以冬寒遽停工又以決自河南敕彼共事上切責之至是言黑陽山西灣已通水從泰通寺資運河東昌則置分水閘設三空泄水入大清河歸於海八柳樹工猶未可用沙灣隄宜時啟分水二空瀉上流庶可亡後患從之

景帝景泰三年春二月河決沙隄灣命左都御史王文巡視河道

四年冬十月以左諭德徐有貞為右僉都御史遣治張秋決河先是河溢滎陽自開封城北經曹濮以入運河至兗州沙灣之東隄大洪口而決濟汶諸水皆從之入海會通河遂淤漕運艱阻工部尚書石璞侍郎王永和都御史王文相繼治之凡七年皆績弗成乃集廷臣議於文淵閣舉可治水者以有貞名上乃遣有貞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治之河以決故涸而有貞至方冬月水暴漲公私之艘畢達治河卒踰數萬人悉與之期而遣之乃乘輕航究河源遂踰濟汶至衛汴循大河道濬范還上疏曰臣聞平水土要在知天時地利人事而已蓋河自雍而豫出險之平水勢既肆又由豫而兗土益疎水益肆沙灣之東所謂大洪口者適當其衝於是決而奪濟汶入海之路以去諸水從之而洩隄潰渠淤澇則溢旱則涸此漕途所由阻然欲驟湮則潰者益潰淤者益淤今請先疏上流水勢平乃治決決

止乃濬於多為之方以時節宣俾無溢涸必如是而後有成上從之

七年夏四月僉都御史徐有貞治河功成先是有貞疏上既報可乃鳩工而前所遺卒亦依期至乃為渠以疏之中置閘以節宣之渠起金隄張秋之首西南行九里至濮陽樂又九里至博陵坡又六里至壽張沙河又八里至東西影塘又十有五里至白嶺灣又三里至李單由李單而上又二十里至蓮花池又三十里至大濬濠乃踰范登濬又上而西凡數百里經澶淵以接河沁有貞曰河沁之水過則害微則利乃節其過而導其微用平水勢既成渠名廣濟閘名通源渠有分合而閘有上平凡河流之旁出而不順者則堰之堰有九長各萬丈九堰既設水遂不東衝沙灣而更北出濟漕渠阿西鄆東曹南鄆北出沮洳而資灌溉者為田百數十萬頃凡堰捷以水門縹以紅隄堰之崇三十餘尺其厚什之長百之門之廣三十六丈厚倍之隄之厚如門崇如堰長倍之架濬截流柵絡竹實之石而鍵以鐵蓋合五行用平水性而導汶泗之源出諸山滙澶濮之流納諸澤又濬漕渠由沙灣北至臨清凡二百四十里南至濟寧凡三百一十里復建閘於東昌之龍灣魏灣者八積水過丈則開而洩之皆道古河以入於海用平水道初議者欲棄渠勿治而由河沁及海以漕又欲出京軍疏河有貞因奏瀕瀕河民馬牧庸役專力河防以省軍費紓民力工部請如有貞言不中制以是得有功蓋三年而告成是役也聚而間役者四萬五千人分而常役者萬三千人用木大小十萬竹倍之鐵斤十有二萬錠三千緡八百釜二千八百麻百萬勛荆倍之藁秸又倍之而用石若土不可算然用糧於官僅五萬石功成進副都御史初有貞方鳩功有言沮者上使中使問之有貞示以二壺一壺之數一壺之數五注水二壺五數先酒中使還報上上惟有貞之所為有貞常欲築一決口下木石則若無者心怪之聞僧居山中有道有貞往叩焉僧無所答徐曰聖人無欲有貞沉思竟日悟曰僧言龍有欲也此其下有龍穴吾聞之龍惜珠吾有以制之矣鐵能融珠乃鎔鐵數萬金沸而下之龍一夕從而決口塞

孝宗弘治二年夏五月河決開封入淮復決黃陵岡入海

三年夏四月河決原武命戶部左侍郎白昂往治之河決支流為三其一決封丘金龍口漫于祥符長垣下曹濮衝張秋長隄一出中年下半年下尉氏一汎溢於蘭陽儀封考城歸德以至於宿瀋漫四出不由故道木盡沒民溺死者眾議者奏遷河南藩省以避其害左布政史徐恪力陳不可乃止命昂往治之昂舉南京兵部郎中異性協治乃築陽武長堤以防張秋引中牟之決以入淮復宿州古睢河以達泗自小河西抵歸德飲馬池中徑符離橋而南皆浚而深

廣之又疏月河十餘以殺其勢塞決口三十六由河入汴汴入睢睢入泗泗入淮以達於海水患稍息昂又以河南入淮非正道恐不能容乃復自魚臺歷德州至吳橋修古河隄又自東平北至興濟鑿小河十一道引水入大清河及古黃河以入海河口各作石堰相水盈縮以時啟閉蓋東北分治而東南主疏云

五年秋七月張秋河決命工部侍郎陳政督治之時河溢沛梁之東蘭陽鄆城諸縣皆被其患復決楊家金龍等口東注潰黃陵岡下張秋隄入漕河與汶水合而北行張秋隄乃遣政往政尋卒

六年春正月命浙江左布政使劉大夏為右僉都御史督治張秋決河

七年春二月河復決張秋命平江伯陳銳太監李興協同都御史劉大夏督治之先是大夏既受命循河上下千餘里相度形勢乃集山東河南二省守臣議之上言河流湍悍張秋乃下流襟喉未可輒治治於上流分道南行復築

長隄以禦橫波且防大名山東之患候其循軌而後決河可塞也疏上報可工方興而張秋東堤復決九十餘丈奪

運河水盡東流由東阿舊鹽河以入於海河口濶至九十餘丈訛言沸騰謂河不可治宜復元海運或謂陸輓雖勞

無慮乃復命銳等協治之河南巡撫都御史徐恪上言臣按地誌黃河舊在汴城北四十里東經盧城下達濟寧洪

武二十四年決武原縣黑洋山東經汴城北五里又南至項城入淮而故道遂淤正統十三年決於張秋之沙灣東

流入海又決榮澤縣東經汴城歷睢陽自亳入淮景泰七年始塞沙灣之決而張秋運道復完以後河勢南趨而汴

城之新河又淤弘治二年以來漸徙而北又決金龍口諸處直趨張秋橫衝會通河長奔入海而汴南之新河又淤

百餘年間遷徙數四千里之內散逸瀰漫乃者上履聖衷特命都御史劉大夏經理而伏流橫溢功力未盡議者以

黃陵岡之塞口不合張秋之護隄復壞遂謂河不可治至有為海運之說者得毋以噎而廢食哉夫黃陵岡口不可

塞者非終不可塞也顧以修築隄防之功多疏濬分殺之功少故湍悍之勢不可遽回今自榮澤縣孫家渡口舊河

東經朱仙鎮下至項城縣南頓猶有涓涓之流計其淤淺僅二百餘年若疏而濬之使之由泗入淮以殺上流之勢

又以黃陵岡貫舊河南經曹縣梁進口下通歸德丁家道口且可以分水勢今梁進口以南則滔滔無阻以北則

淤塞將平計其功力之施僅八十餘里若疏而濬之使之由徐入淮以殺下流之勢水勢既殺則決口可塞運道可

完毋求近功毋惜小費毋以小儉敗輒阻幸而成功則萬世之利也命下部議行之山東按察司副使楊茂仁上言

官多則民擾治河既委劉大夏又命李興陳銳事權分而財力匱且水陰也其應為官闕為四彝宜戒飭后戚防禦

邊患疏上興等切齒之誣茂仁為妖言逮繫獄科道交章論救乃謫同知茂仁守陳子也夏四月塞張秋隄更名安平鎮先是劉大夏發民丁數萬於上流西岸鑿月河三里許屬之舊河使漕通不與河爭道乃浚孫家渡口別開新河一道導水南行由中牟至潁州東入於淮又浚祥符四府營縣淤河由陳留至歸德分為二道一由宿遷小河口一由亳州渦河會於淮又於黃陵岡南浚曹魯舊河四十里由曹縣出徐州支流既分水勢漸殺乃築西長隄起河南胙城經滑長垣東明曹單諸縣盡徐州長三百六十里五旬而事竣費輕功重逾於徐有貞云曹魯舊河入為戶部右侍郎始河自清河隄入淮大夏治之自宿遷小河入淮則北三百里矣又北三百里至徐州小浮橋入淮九月加山東參政張縉秩為通政使代劉大夏理河道初大夏始決河委縉調度及成功遂陞為通政司右通政時衛決之餘溝防不治縉相其緩急以漸修濬無所遺又於決口之東砌石岸數里以固舊防又新築南旺東隄樹柳其上每歲夏秋水溢挽卒得分行無阻至今便之

武宗正德四年河決曹單趨沛出飛雲橋命工部侍郎崔巖往治巖發丁夫四萬餘人塞垂成漲潰代以右侍郎李鏜四月弗成盜起而罷

七年秋九月以右都御史劉愷總理河道愷築大隄起魏家灣亘八十餘里至雙堠集都御史趙璜又隄三十里續之曹單以益

世宗嘉靖七年春正月鑿新漕不成先是河決曹單城武陽家口梁靖口吳士舉莊衝鷄鳴臺沛北皆為巨浸東溢逾漕入昭陽湖沙泥聚壘運道大阻刑部尚書胡世益上言運道之塞河流致之也請先述治河之說河自經汴以來南分二道其一出滎澤經中牟陳穎至壽州入淮其一出祥符經陳留睢毫至懷遠入淮其東南一道自歸德宿虹出宿遷其北分新舊五道一自長垣曹鄆出陽穀一自曹州雙河口出魚臺塌場一自儀封出徐州小浮橋一出沛縣飛雲橋一出徐沛之間境山之北溜溝此六者皆入漕渠而南滙於淮而今且湮塞矣止存沛縣一河勢合岸狹不得不溢所以豐沛徐州漫為巨浸溢入沛北之昭陽以致運道壅淤然壅淤既久勢必復決決而東南有山限隔其禍小決而東北前宋澶州之決郡縣數十皆罹禍不可言矣故今治河當因故道而分其勢也其陽穀魚臺二道勢近東北不可復開而汴西蔡澤孫家渡至壽州一道決宜常濬以分上流之勢自汴東南原出懷遠宿遷小浮橋溜溝四道宜擇其便利者開濬一道以分下流之勢或恐豐沛漫流久而北徙欲修城武以南廢隄至於沛縣之

北廟道口以塞新決而防其北流此亦一計也至於運道臣與李承勳同行擬議莫若於昭陽湖左滕沛魚臺之中地名獨山新安社諸處別開一河南接留城北接沙口濶五六丈以通二舟之交來冬永結船止更加濬濶以為運道此其上策也至是河道都御史盛應期上言宜於昭陽湖左別開新渠北起姜家口南至留城一百四十餘里以通漕舟其說與世益合工部尚書董瑞覆議從之乃集民夫萬人分標開鑿已而其地居河上流土皆沙淤功弗就應期日夜止宿水次益年數萬治之百姓滋怨言者謂糜財用勞民力功必不可成上怒奪應期官歸田里而新渠之議寢焉以待郎潘希曾往代踰年豐沛單三縣隄成

十三年初飛雲橋之水北徙魚臺穀亭舟行闌面豐沛以北稍遠水患久之復決趙皮寨穀亭流絕而廟道口復淤議者欲引沁鑿衛置教倉衛輝由渦經汴達陽武陸輓之始由衛北運言人人殊時治河者工部侍郎劉天和專修復故道未幾河忽自夏邑太丘等集衝數障轉東北流經蕭縣出小浮橋下濟二洪趙皮寨羸塞蓋河勢南徙

十九年河決睢州野鷄岡經渦入淮二洪大涸上命兵部左侍郎王以旂督理以旂役丁夫七萬開李畧高支河一道引水出徐濟洪八月而成糧運無阻上悅加以旂秩尋復淤是時河益南徙頗便漕然五河蒙城臨淮諸州邑鳳泗之北祖陵在焉議者以為憂

三十一年秋八月河決房村至曲頭集凡決四處於四十餘里都御史曾鈞役丁夫五萬六十有奇濬之三閱月而成

三十七年河北徙新集淤而為陸二百五十餘里視故道高三天有奇河分流弱離為十一河南山東徐邱皆苦之四十四年秋七月河盡北徙決沛之飛雲橋橫截逆流東行踰漕入昭陽湖泛溢而東平地水丈餘散漫徐促沙河至二洪浩渺無際而河變極矣初漕渠左視昭陽湖其地沮洳去河不數十里識者危之嘉靖初盛應期督漕議鑿渠湖左以避河患朝廷從之興工未半為異議所阻至是漕壇以吏部侍郎朱衡出督濬鑿衡與會都御史潘季馴尋應期所開故道以為運道之利無逾於此疏請鑿之開新河自南陽達留城百四十一里濬舊河自留城達境山

五十三里役丁夫九萬餘人八閱月而成而水始南趨秦溝穆宗隆慶元年春正月開廣秦河以通運道先是河決沛縣議者請復故道乃議新集郭費樓諸處上源尚書朱衡言古之治河惟欲避害今之治河兼欲資利河流出境山之北則開河淤出徐州之南則二洪涸惟出自境山至徐

州小浮橋四十餘里間乃兩利而無害。自黃河橫流碣山郭賈樓支河皆已淤塞。改從華山分為南北二支。南出秦溝正在境山以南五里許。此誠運河之利也。惟北出沛西及飛雲橋。逆上魚臺為患甚大。陛下不忍沛魚之民橫罹昏墊。欲開故道。臣考之地形。參之輿論。其不可者有五。自新集至兩河口。皆平原高阜。無尺寸故道。可因郭賈樓至龍溝一帶。頗有河形。又係新淤。無可駐足。其不可一也。河流由新集。則商虞夏邑受之。由郭賈樓。則蕭碭受之。今改復故道。則魚沛之福。復移蕭碭。其不可二也。黃河西注華山。勢若建瓴。欲從中鑿渠。挽水南向。必當築壩。為力甚難。其不可三也。曠日持久。役夫三十萬。騷動三省。其不可四也。工費數百萬。司農告匱。其不可五也。臣以為為上源之議。可罷。惟廣開秦溝。使下流通行。脩築長堤。以防奔潰。上從之。乃築舊渠深廣之。引鮎魚諸泉。薛沙諸河。其中注壩三河口。疏舊河築馬家橋堤。道之出飛雲橋者。使盡入秦溝。自留至赤龍潭。又五十三里。凡為閘八。減水閘二十。為壩十有二。隄三萬五千二百八十丈。石隄三十里。已而鑿王家口。導薛河入赤山湖。鑿黃浦。導沙河入獨山湖。凡為支河入。早則資以濟漕。潦則洩之昭陽湖。運道盡通。是名夏鎮。河工成。加衛太子少保。於是河專由秦溝入洪。而河南北諸支河。悉并流秦溝。

三年秋七月。河水溢。自清河抵淮安城西。淤者三十餘里。決方信二壩出海。平地水深丈餘。寶應湖隄崩壞。山東莒郊諸處。水溢。從沂河直入邳州。人民溺焉。

四年秋九月。河決邳州。自睢寧白浪淺。至宿遷小河口。淤百八十里。溺死漕卒千人。失米二十餘萬石。總督河道傅卽翁大立言。邇來黃河之患。不在河南。山東豐沛而專在徐邳。故欲先開加河。以遠河勢。開蕭縣河。以殺河流。者正謂浮沙壅聚。河面增高。為異日慮耳。今秋水游至。橫溢為災。臣以為為權宜之計。在棄故道。而就新衝。經久之策。在開加河。以避洪水。疏下部。

五年。河決雙溝。先是河漲徐州。上下茶城。至呂梁兩崖。東山不得下。又不得決。至是乃自雙溝而下。北決油房曹家青羊諸口。南決關家曲頭集。馬家淺。閻家張擺渡。王家房家白糧淺諸口。凡十一枝流。既散。幹流遂微。乃於自是頭灣八十里。而河變又極矣。趙孔昭翁大立。前後治之無功。議者欲棄幹河。而行舟於曲頭集大枝間。冬初水落。則幹已平沙。而枝復阻淺。又議棄黃可運。而膠河加河海運。紛沓莫可歸。於是即家起都御史潘李馴治之。李馴之治水。惟求復故道而已。乃上言。老河故道。自新集。歷趙家園。出小浮橋。安流無患。後因河南水患。別開一道。出小河口。

本河漸被沙淺嘉靖間河北徙故道遂成陸地臣奉命由夏鎮歷豐沛至崔家口由崔家口歷河南歸德盧城夏邑商丘諸縣至新集則見黃河大勢已直趨潘家口矣父老言去此十餘里自丁家道口以下二百二十里舊河形跡見在可開臣即自潘家口歷丁家道口馬牧集潘家道口司家道口牛黃壩趙家園至蕭縣一帶皆有河形中間淤平者四分之一河底皆沙見水即可衝刷臣以為莫若修而復之河之復其利有五從潘家口出小浮橋則新集迤東河道俱為平陸曹豐沛永無昏墊一利也河身深廣每歲免泛溢之患盧夏豐沛得以安居二利也河從南行去會通河甚遠關渠無虞三利也來流既深建瓴之勢導滌自易則徐州以下河身亦因而深刷四利也小浮橋來流既遠則秦溝可免復衝而茶城永無淤塞之患五利也既報可乃役丁夫五萬開匙頭灣塞十一口大疏八十里故道漸復已而以漕舟壞季馴閉住

六年春河決邳州運道阻總河侍郎翁大立復議開加河以遠其勢潘季馴言加與黃河相首尾今河南決淮揚北決豐沛漕渠不相屬加處中將焉用之已而以漕舟壞季馴被劾歸給事中雖遵言治河有效無如工部尚書朱衡者乃詔衡與總河都御史萬恭履視則加口限嶺阻石竟報罷而一意事徐邳河衡上言茶城以北防黃河之決而入茶城以南防黃河之決而出故自茶城至邳州宿遷高築兩隄宿遷至清河塞盡決口蓋防黃河之出則正河必於昨歲徐邳之患是也自茶城秦溝口至豐沛曹單以接縷水舊隄蓋防黃河之入則正河必於往年曹沛之患是也二處告竣沛縣寧寧頭至秦溝口應築隄禦之命萬恭總理其事役丁夫五萬有奇分工畫地而築之夏四月兩隄成北隄起磨臍溝迄邳州之直河南隄起離林鋪迄宿遷之小河口各延袤三百七十里運艘東於河流睢邳之間可以稼建鋪立舍設軍民守之如河南山東黃河例河乃安運道嘉隆之間治河者以衡恭季馴為能神宗萬曆五年秋八月河決崔鎮淮決高家堰橫流四溢連年不治詔復以潘季馴為右都御史總理河漕時有議當疏海口者季馴言海口不能以人力疏治而可以水勢衝決計莫如築高家堰塞崔鎮東河淮正流使並趨入海上可其奏季馴為之三年而高家堰成一夕黃浦涸得龍首以獻其大專車時以比龍首渠云十五年冬十月命工科給事中韋居敬相度黃河議修治之策時黃河漫流自開封封上偃師及東明長垣多衝心大學士申時行言失今不治河將北徙上流不下徐淮則運道可憂故有是命已而督河楊一魁議因決濟運導得入衛居敬言衛輝城卑於河恐一決有衝潰之患沁水多沙善淤入漕未便不如堅築決口開河身如浚衛河民

灌田尤為完計上從之

十六年春三月禮科給事中王士性上言黃河自徐而下河身高而東以隄行隄與徐州城平委全力於淮而淮不任黃水乘運河如建瓴淮安高寶鹽諸生民託之一丸泥決則盡化魚鼈而議者如蟻穴漏卮補救無益歲總不如復故道為一勞永逸之計也河故道由桃源三義鎮達葉家衝與淮合在清河縣北別有濟運一河在縣南蓋支河耳河強奪支河直趨縣南而自棄北流之道久且斷河形固在也自桃源至瓦子灘九十里地下不耕無廬墓之碍至開河費視諸說稍倍而河道一復為利無窮章下所司韋居敬言故道難復不行復議開言家營支河尋諸決口皆塞淤者復疏夏六月總理河道潘季馴上言河水濁而強汶泗清而弱交處則茶城也每至秋黃水發即閉沙停而淤勢也黃水減漕水從之沙隨水流河道自通縱有淺阻不過旬日往者立石洪內華二閘遇水發即閉以適其橫黃水落則啟之以出泉水但建閘易守閘難首使之馳行勢要之開放急不能待而運道阻矣乞禁啟閉之法報可

十七年河決雙溝單家口於是專議築趙皮塞至李景高口遙隄築將軍廟至塔山長堤築羊山至土山橫隄河防幸無事

十九年秋九月泗州大水淮水泛溢高於城溺人無數浸及祖陵總督河道潘季馴上言水性不可拂河防不可弛地形不可強治理不可鑿人欲棄舊以為新而臣謂故道必不可失人欲支分以殺勢而臣謂濁流必不可分霖霖水漲久當自消時季馴凡四治河河皆治季馴之議以為河性湍悍善徙者水漫而沙壅也法莫若以隄束水以水攻沙循河故道東而湍之使水疾沙刷無留行而又近為縲隄隄之外復為遙隄故水益遠不至旁決

二十三年夏四月命工部給事中張全程勘淮泗工先是邳州高郵寶應大雨水湖決壞隄泗州水浸祖陵巡按御史牛應元言治河在關清口浮沙次疏草灣下流達伍港灌口廣其途入海次開周家橋達芒稻河入江而鮑王諸口洪為巨浸難以施工或分其水築黃堦戍口之壩疏符離集睢水之淺宿遷小河入黃之口故有是命已而企程覆奏隆慶末高寶淮揚告急當事狃於目前清口既淤又築高堰隄張福以束之障全淮以角黃舉七十二溪之水灌於泗者僅口數丈出之出之十一滿之十九河身日高安得不倒溢以灌泗乎今高家堰費鉅未可議廢且并高寶淮揚亦不可少周家橋北去高堰五十里其支河接草子湖若浚三十餘里一自金家河入芒稻河注之江一

自嬰溝入廣洋湖注之海則淮水泄矣。武家墩南距高堰五十里。偕水濟河引水自寧灣開出口。直達涇河。自昭賜湖入海則淮之下流有歸。此救急祖陵之議也。九月總督漕運褚鐵議導淮總理河道楊一魁議先分黃次漕。淮御史牛應元議合行之。又為祖陵計。黃壩口決。當制小林於當挑歸仁隄當培。上從之。括帑五十萬。役夫二十萬。分黃導淮。自黃江嘴。漕河分趨五港灌口。徑入海。以殺黃勢。毋盡入淮。漕淮則自清口關積沙數十里。又於高堰旁。若周家橋武家墩稍引淮支流入於湖。為預浚入江入海路。以泄之。祖陵水漸退而水患息。

二十四年九月戊戌。河工成。總理河道楊一魁總督漕運褚鐵等嘗贊有差。

二十五年春正月壬寅。河決黃壩口。總督漕運尚書褚鐵言黃口宜塞。否則全河南徙。害將立見。三月濬小浮橋。沂河口小河口。工成。自河南徙。徐邳復見。清泗議者謂全河水微。妨運。決口不塞。恐下囓歸仁為二陵患。獨總河尚書楊一魁謂黃壩口深淵難塞。議浚小浮沂泗築小河口。工成果利。運尋久旱。漕河澀。而河又決。義安東壩一魁議浚黃壩口。及上歸灣活嘴。以受黃水。救小浮橋。泗上之涸。因繪河圖。上言黃河自古為患。近自分黃道。淮工成。屬泗淮楊。免昏墊之災。又自黃壩一決。全河南徙。兗豫徐邳得免河患。而其餘波出於義安者。又漕之入小浮橋。足以濟二洪之涸。則今日之河。既有合於決隄放水之議矣。而議者猶曰。運河有淺澀之虞。祖陵有意外之患。地方有淹沒之苦。不知國家運道。原不資於河。全河初出。毫壽之郊。以不治治之。故歲無治河之費。其後全河漸決。入運。因濬資其灌輸。五十餘年。久假不歸。又日築垣而居之。涓滴不容外洩。於是濁沙日澱。河身日高。上逼汶泗。則鎮口受淤。魚滕被侵。下墜清淮。則退而內豬。肝泗為魚。以至瀕河沒溺。歲運飄流。甚至侵及祖陵。而當事者。猥以運道所資。勢不能却之。他徙。臣奉明命。改弦易轍。首開武家墩經河次。疏具壩固莊。又挑小浮橋。小河口。沂河口。故道。幸小浮橋股引之水。字吉口未斷之流。已足濟運矣。以汶泗沂充之水。建閘節宣。運道自在。固不必殫力決塞。以回全河。益決河所經。有山西阜子諸坡。以為之滙。有小河白洋固宋等河溝。以為之委。祖陵雄據上游。崇岡疊嶂。諒無可慮。即歸仁一隄。見為險要。亦非水衝。萬一失守。亦不過下侵桃清。由洪澤諸湖以下。清口勢不能逆流倒灌。上及肝泗也。至南流泛濫。雖不免為下邑民生之害。碣山水道當衝南流。北流俱不得免。必須遷城以避其害。其以涸口被災者。惟有蕭宿靈。雖往者全河未徙之時。豐沛魚滕徐邳不被淹沒乎。近庚寅癸巳之秋。徐邳二州不幾為魚鼈乎。較之今日。孰重孰輕。故臣始終自信。以為止就已成之功。稍終未完之緒。則自不至為運道之虞。亦不能為履陵生民之患。抑臣

又有說為禹之導河。析二渠播九河。隨水之所向。不與爭利。今河南山東江北縣府。甚列星布。在在隄防。水不及汴。梁矣。則恐決張秋。不及張秋矣。又恐淤鎮口。不及鎮口矣。又恐淹宿州。凡禹之所空。以與水者。今皆為我所占。無容水之地。固宜其有衝決也。今若空碭山一邑之地。北導李吉口下濁河。南存徐漢口下符離。中存盤谷山下小浮橋。三河並存。南北相去五十里。任水游蕩。以不治治之。量蠲一邑千金之賦。歲省修河萬金之費。此亦一時之省事。為世之良圖也。

二十六年春三月。工科給事中楊應文。請開加河。加河在滕嶧沂沐下流。南通淮海。隆慶以來。翁大立數議。未決。舒應龍嘗鑿韓莊中輟。時河決黃垆口。請終其功。報可。夏六月。以工部侍郎兼右僉都御史劉東星。總理河道。漕運東皇。循行河隄。謂阻漕治在標。決河治在本。兩利而並存之。議開趙渠。蓋商城虞城以下。至於徐州。元賈魯故道也。嘉靖末北徙。潘季馴議開之。計費四百萬而止。及河決單縣黃垆口。稍通成渠。惟曲里館。至三仙臺四十里。如故東星因欲浚之。又自三仙臺至泗州小浮橋。開支河。又濬漕河。起徐邳至宿。費可十萬緡。

二十九年秋九月。河決蕭家口。先是開封歸德大水。商城蒙城等處。河衝蕭家口。百餘丈。南河南徙。淮泗賈舟不及。去置於沙上。總督河漕工部尚書劉東星。卒於濟寧。東星浚趙渠。開加河。工未竟而卒。十一月。河南道御史高舉言。膠萊海運。嘉靖間。山東副使王憲。議開膠萊河。河之南口。起麻灣。北口至海倉。相距三百三十里。其地河形。至今尚在。兩口皆貯潮水。不假濬者。二百餘里。濬者一百三十里。但其下多石。水微細。使極力開鑿。止三十里。遠耳。如何成我江漕。由淮安清江浦。歷新壩。馬家濠而來。計良使國初。罷海運者。以馬家濠未通。舟出大洋故也。馬家濠通舟行小海中。自不險。從麻灣海滄二口。徑抵天津直沽。至是舉循其議。上格於守臣而止。

三十一年春正月。山東巡撫黃克纘言。開王家口為蒙牆上流。上流既達。則下流不宜旁泄。宜塞從之。夏四月。總理河道侍郎曾如春。卒。如春治水。力主開黃家口。領六十萬金。竭智畢慮。既開新河。雖深廣。其南反淺。溢故水不行。所決河廣八十餘丈。而新河僅三十丈。不任受。或告如春曰。若河流既回。勢如雷霆。藉其自然之勢。衝之。何患淺者之不深。如春遂令放水。河流瀾下。皆泥沙。流勢稍緩。下已淤半矣。一夕水漲。衝魚臺單縣豐沛間。如春聞之。驚悸暴卒。以工部右侍郎李化龍。總理河道。

三十二年春正月。總理河道侍郎李化龍。開加河。曰河自開封歸德而下。合運入海。其路有二。由蘭陽出茶城。向徐

邳名濁河。為中路。由曹單豐沛出飛雲橋。向徐溝。名銀河。為北路。由潘家口入宿遷。出小河口。名符離河。為南路。南
路近陵。北路近運。惟中路既達於陵。亦濟於運。前督臣排羣議。與茲役竟以資用之絕。不得竣事。然自堅城。以至鎮
口。河形宛然。故為今計。惟守行隄。開加河。為便上從之。秋八月。河決縣家莊。滄豐沛黃水逆流灌濟。魚臺臺縣
而魚臺尤甚。九月壬申。分水河成。

二十三年秋七月壬午。呂梁河溢。給事中宋一韓論。前總督李化龍。加河之設。不報。

三十四年夏四月癸亥。河工成。自朱旺口至小浮橋。袤百七十里。河歸故道。役五十萬人。費八十萬金。五閱月而竣。
懷宗崇禎六年夏五月。運河淺阻。降總理河道尚書朱尚祚一級。

七年冬十一月。漕運總督楊一鵬議。濬加河從之。

八年秋九月。建總理河道尚書劉榮嗣。初榮嗣以駱馬河阻運。自宿遷至德州。開河注之。既鑿。黃水朝暮遷徙。不可
以舟。給事中曹景參劾之。被逮。

九年夏四月。加河重濬成。

十五年秋九月。李自成圍開封。河決城陷。先是開封城北十里。枕黃河。至是賊圍城。久人相食。壬午夜。河決開封之
朱家寨。溢城北。越數日。水大至。灌城。周王恭枏走磁州。以巡按御史王漢舟迎之也。巡撫高名衡。推官黃澍等。俱北
渡。吏卒倉猝各奔避。士民湮死者數十萬人。城俱圯。賊屯高地。獨全開封。古都會。富庶甲於中原。竟成巨浸。水大半
入濁。入泗。入淮。與故河分流。邳毫皆災。

谷應泰曰。河自龍門下。浮東於萬山。南至豫州。地平勢怒。而河無安流矣。故河之決。必在河南。而既決之後。不
南侵全淮。即北衝齊魯。侵全淮者。潰散於頹。急徐宿。而害在田廬。民業衝齊魯者。橫激於曹濮。單鄭。而患兼在
堤防。運道然。淮近而身大。決入淮者。患小。而治速。漕遠而身小。決入漕者。患大。而治難也。洪武初。河源原武。自
穎壽入淮。正統十三年秋。河決滎陽。入漕。漕沙灣入海。景泰三年春。河又決沙灣。宏治二年夏。河決開封。入淮。
三年夏。河決原武。支流三一。自封丘下。衝張秋。一出中牟尉氏。一溢蘭陽。及歸德。瀰漫至宿。五年秋。河決張秋。
七年春。河又決張秋。世宗十九年。河決睢州。野雞崗。四十四年。河決沛之飛雲橋。神宗五年。河決崔鎮。二十五
年。河決黃埧口。懷宗十五年。河決汴城。大抵決口。必在開封。南北百里。而被害之地。淮三漕。七後。乃駸駸數病。

漕河馬蓋合大河以歸一淮。物不能兩大。况水又泥淖多滓。驅二瀆之水行。則過之途。其必潰也。明甚。而兗州卑下。齊魯瀕下。黃河所向。并牽漕河諸水。蓋瀉入海。故河決之事。陸則病水。水則病涸。發則病水。去則病涸。齊魯病水。漕河病涸。一隅病水。全河病涸。而說者謂河既欲自豫決。充入漕。達海。何不盡浚豫。充諸決地。聽河北流。過濟。臨清。出直沽。漕與河合。漕不病。竭。淮與河分。淮不病。溢。策至便也。不知淮河浩翰千里。一瀉。猶不能洩。怒時。思沸湧。漕水千步百折。委紆盤曲。河豈能按轡徐行乎。若必廢漕。制以伸河體。取咽喉之地。為尾閘之衝。必無幸矣。故治水之道。古無上策。史冊所載。不過三說。曰疏。曰浚。曰塞。塞在上流。堙谷截流是也。疏在下流。分支灑澤是也。浚在河身。築隄固岸。使之安行是也。疏近上策。神禹北播九河。實讓北放。渤海。棄地遷民。費以鉅萬。劾已難言之。近世以來。浚塞兼施。徐有貞謂水平後。可治決。決止。乃可濬。於此。先塞繼浚之法也。故力築張秋金隄。堅塞決口。而徐濬漕河之淤。水道乃平。劉大夏言。河道不治。乃修築隄防之功多。疏濬分殺之功少。此先浚後塞之法也。故力浚賈魯河。孫家渡。殺水入淮。又浚於河。出宿遷。亳州入淮。後築長隄。起豫達河。衝決遂止。他如潘季馴之不失故道。不分濁流。楊一魁之首開武墩。次疏具壩。皆良策也。天殷都帶河。器耿屢遷。武帝刑牲。宣瓠時決。終明之世。河患時警。未嘗一歲阻運者。浚塞之力也。九河故道。已不能修。漕河一綫。勢不能廢。然則塞浚之功。與河終始。尚其借鑒於茲。

明史紀事本末卷之三十五

南宮復辟 易儲附

景帝景泰元年八月丙戌。上皇自迤北入居南宮。羣臣朝見而退。大赦天下。冬十月。命靖遠伯王驥守備南宮。十一月。上皇在南宮。萬壽聖節。禮部尚書胡濙請羣臣朝賀。不許。既又請明年正旦。百官朝。上皇於延安門。亦不許。荆王瞻堦表請朝。上皇有詔止之。三年五月甲戌。廢上皇長子皇太子。見深為沂王。出就沂邸。立官。子見濟為皇太子。先是。上欲易儲。語太監金英曰。七月初二日。東宮生日也。英頓首對曰。東宮生日。是十一月初二日。上默然。至是。上意既定。恐文武大臣不從。乃分賜內閣諸學士金五十兩。銀倍之。陳循。王文等。遂以太子為可易。時有廣西潯州守備都指揮黃珌者。思明土知府。瑯度兄也。瑯考子。鈞。襲知府。珌欲謀奪之。與其子矯軍門。令徵兵。思明率驍悍數千人。夜馳入瑯家。支解瑯父子。納

寶中瘞後園瑤僅福童潛走憲司詐珉父子狀總兵武毅知之疏聞於朝珉懼乃謀為逃死計遣千戶袁
洪走京師上疏請易太子上大喜曰萬里外有此忠臣亟下廷臣集議且令釋珉罪子官都督尚書胡濙侍郎薛琦
鄒幹會廷議王直于謙相顧貽愕久之司禮監太監與安屬聲曰此事不可已即以爲不可者勿署名無得首鼠持
兩端羣臣皆唯唯署議於是禮部尚書胡濙等上言陛下膺明命與邦家統緒之傳宜歸聖子黃珉奏是詔從之
王直得所賜金扣案頓足曰此何等事吾輩愧死矣秋七月殺太監阮浪王堯時浪侍上皇南宮浪門下內豎王
堯者往監廣濟橋浪以上皇所賜鍍金繡袋及泉力貽之堯偶飲錦衣衛指揮盧忠家解衣蹴踘忠見刀袋非常製
命妻進酒醉之解其袋刀入告變謂南宮謀復皇儲遣刀求其外應上怒殺浪堯猶欲窮治不已忠屏人詣卜者全
寅遂之寅以大義叱之曰是大凶兆死不足贖忠懼乃伴狂學士商輅與司禮監太監王誠言盧忠狂言不可信壞
大體傷至性所關不小事得寢後英宗復辟忠果仗誅寅山西安邑人少警性聰敏學京房易占斷多奇中四方爭
傳之正統中客游大同上皇既北狩陰遣使諭鎮守太監裴富富私問寅寅得乾之初九附奏曰大吉可以賀矣
龍君象也四初之應也龍潛躍必以秋應以壬午決歲而更龍變化之物也庚者更也庚午中秋車駕其還乎還則
必幽勿用故也或躍應焉或之者疑之也計七八年當必復辟午火德之王也丁者壬之合也其歲丁丑月壬寅日
壬午乎自今歲數更九躍則必飛九者乾之用也南面子衝午也其君位乎故曰大吉也先欲奉上皇南還朝廷率
以爲詐寅力言於石亨亨與于謙協議奉迎而歸及後復辟其言皆驗
四年春正月吏部尚書柯文淵罷時言官劾文淵貪縱下獄文淵自言易儲有功詔書所云天祐下民作之君父有
天下傳之子已所屬對也乃令致仕十一月皇太子見濟卒
五年夏四月御史鍾同上疏請復儲先是同嘗因待漏與儀制郎中章綸論易儲事繼之以泣至是遂上疏言宗社
之本在諸位宜復不宜緩聞者避之五月下禮部儀制郎中章綸御史鍾同於獄綸上修德弭災十四事又曰太
上皇帝君臨天下十四年陛下嘗親受冊封爲天子是天下之父也陛下宜率羣臣每月朔望及歲時節旦朝見於
延安門以極尊崇之道而又復皇后於中官以正天下之母儀復皇儲於東宮以正天下之大本疏上下錦衣獄鞠
訊體無完膚御史鍾同先有言故併逮之以進士楊集爲六安州知州集上書于謙曰蓋人黃珉進易儲之說以迎合
上意本逃死之計耳八等國家柱石乃戀官僚之賞而不思所以善後乎脫章綸鍾同死獄下而公羊享崇高如清

議何謙以示王文。文曰：書生不知朝廷法度，然有膽當進一級處之。進士選知州始此。謫給事中徐正成鐵領衛正密請召見便殿，屏左右曰：今日臣民臣民，有望上皇復位者，有望廢太子沂王嗣位者。陛下不可不慮。宜出沂王於沂州，增高南城數尺，伐去城邊高樹，官門之鎖亦宜灌鐵，以備非常。上怒，謫成御史高平亦言城南多樹，事巨測遂盡伐之。時感暑，上皇嘗倚樹憩息，及樹伐得其故，大懼復辟後，正平皆復誅。南京大理寺少卿廖莊上言：宜篤親親之誼，時朝見上皇於南宮，上皇諸子，皇上之猶子也，亦宜令親近儒臣，以待皇嗣之生，使天下曉然知皇上公天下之心，不報。

六年八月，杖大理寺少卿廖莊。禮部郎中章綸、御史鍾同於闕，同死杖下。綸仍詔獄，謫莊定羌驛丞。先是莊上疏忤旨，至是赴京，陛見上念及命杖之。

英宗天順元年春三月壬午，武清侯石亨副都御史徐有貞等迎上皇復位。先是景帝不豫，以儲位未定，中外憂懼。兵部尚書于謙日與廷臣疏請立東宮，蓋請復憲宗也。中外藉藉謂大學士王文與太監王誦謀白太后，迎取襄王世子。十有一日，都御史蕭維禎同百官問安於左順門外，大監興安自內出，曰：若皆朝廷大臣，不能為社稷計，徒問安耶？即日維禎集御史議曰：今日興安之言，若皆違其意，吾敢曰：皇儲一立，無他慮矣。眾遣遣作封事，草會稿於朝。眾謂上皇子宜復位，惟王文意他有所屬，陳循知文意獨不言。李賢以問蕭鐵，鐵曰：既退不可再。文遂對眾言曰：今只請立東宮，安知朝廷之意在誰？維禎因舉筆曰：我更一字，乃更早建元良，為早擇笑曰：吾亦欲更也。疏進，又候十七日御朝之旨。時武清侯石亨知皇帝疾必不起，念請復立東宮，不如請大上皇復位，可得功賞。遂與都督張軌、太監曹吉祥以南城復辟謀，叩太常卿許彬曰：此社稷功也。彬老矣，無能為矣。蓋圖之徐元玉、元玉徐有貞字也。初名理，以己倡南遷議，朝廷薄之。後更名有貞，亨軌從其言，遂往來有貞家有貞亦時時詣亨，人莫知也。是月十四日夜會有貞宅，有貞曰：太上皇帝昔者出狩，非以遊畋為國家耳，況天下無離心，今天子置不問，乃紛紛外求，何為也？如公所謀，南城亦知之乎？亨軌曰：一日前已密達之，有貞曰：俟得審報乃可。亨軌曰：至十六日既暮，復會有貞曰：得報矣。計將安出？有貞乃升屋，覽步乾象，亟下曰：事在今夕，不可失。遂相與密語，人不聞。而是時會有邊吏報警，有貞曰：宜乘此以備非常為名，納兵入大內，誰不可者？亨軌然之。計定倉皇出，有貞焚香祝天，與家人訣曰：事成社稷之利，不成門戶之禍，歸人不歸鬼矣。遂與亨軌往會吉祥及王驥、楊善、陳汝言收諸門，鑰夜四鼓開長安門，納兵。

千人宿衛士驚惶不知所為兵既入有貞仍鎖門取鎖投水竇中曰萬一內外夾攻事去矣亨輒亦惟有貞處分莫知所為時天色晦冥亨惶惑叩有貞曰事當濟否有貞大言曰時至矣勿退率眾薄南宮門綢不可啟扣之不應俄聞城中隱隱開門聲有貞命取取巨木懸之數十人舉之撞門又令勇士踰垣入與外兵合毀垣垣壞門啟亨輒等入見上皇燭下獨出呼亨輒曰爾等何為歟俯伏合辭云請陛下登位呼兵士舉輦至兵士驚懼不能舉有貞等助挽之掖上皇登輦以行忽天色明霽星月皎然上皇顧問有貞等為誰各自陳官職姓名入大內門者呵止之上皇曰吾太上皇也門者不敢禦敢掖升奉天殿武士以瓜擊有貞上皇叱之乃止時黼座尚在殿隅眾推之使中遂升座鳴鐘鼓啟諸門是日百官入候景帝視朝既入見南城暨殿上呼譟聲尚不知故有貞號於眾曰上皇復辟矣輒入賀百官震駭乃就班賀上皇宣諭之眾始定景帝聞鐘鼓聲大驚門左右曰于謙耶既知為上皇連聲好好明日上皇臨朝謂諸臣曰弟昨日食粥頗無恙詔逮少保于謙王文學士陳循蕭鐵商輅尚書俞士悅江淵都督范廣太監王誠舒良王勤張玉下獄命副都御史徐有貞以本官兼翰林院學士直內閣典機務尋晉兵部尚書兼職如故出前禮部郎中章綸於獄擢禮部侍郎上以綸建議復儲出之獄喜歎良久遂有是擢丁亥殺少保兵部尚書于謙於市先是已巳城下之役石亨功不如謙而得侯爵心媿之乃推謙功詔予一子千戶謙固辭且曰縱臣欲為子求官自當乞恩於君父何必假手於石亨亨聞恚甚亨從子彪貪暴謙奏出之大同亨益銜之徐有貞者常因謙求祭酒景帝召謙辟左右諭之曰有貞雖有才然奸邪謙頓首退有貞不知亦恨謙方上之復辟也有貞喉言官以迎立外藩議劾王文且誣謙下獄所司勘之無驗金牌符敕見在禁中有貞曰雖無顯跡竟有之法司蕭維楨等阿亨輩乃以意欲二字成獄文憤怒目如炬辯不已謙顧笑曰辨生耶無庸彼不論事有無直死我耳獄具上猶豫未忍曰于謙曾有功有貞直前曰不殺于謙今日之事無名上意乃決遂與王文及太監舒良王誠張永王勤斬東市妻子成邊徽謙有再造功上北狩廷臣間主和謙輒曰社稷為重君為輕以故也先抱空質上得還然謙禍機亦萌此景帝嘗賜謙甲第謙頓首曰去病豎子尚知此意臣獨何人而敢贊此不許乃置上前後所賜璽書袍鏡弓劍冠帶之屬於堂而加封識歲時一謹視謙以國家多事寓直房不歸家謙與中貴曹吉祥等共兵事氣凌之故小人無不憾謙者謙既死籍其家無餘貲蕭然僅書籍耳而正室鎖鑰甚固則皆上賜也謙死之日陰霾翳天行路嗟歎吉祥麾下指揮朵耳者以觴醻地而慟吉祥志朴之明日復醻慟如故天下無不寃之都督范廣勇而知義為謙所任

亨惡之並斬廣。論迎復功封武清侯。石亨為忠國公。都督張輒為太平侯。張輒為文安侯。都御史楊善為興濟伯。石彪封定遠伯。充大同副總兵。以袁彬為錦衣衛指揮。命事奪大同總兵郭登定襄伯。以為南京都督。命事。召廖莊於定羌驛。賜還官。贈故御史鍾同。大理寺左丞。諡恭愍。摩其子入大學。二月乙未朔。皇太后誥諭。廢景泰帝仍為郕王。歸西宮。廢皇后汪氏仍為郕王妃。欽天監奏。革除景泰年號。上曰。朕心有所不忍。可仍舊書之。郕王薨。祭葬禮悉如親王。諡曰戾。妃嬪唐氏等。賜帛自盡。以殉葬。命汪妃出居舊王府。先是景帝即位。立妃為皇后。后無子。有二女。次妃杭氏生見濟。景帝廢立時。后泣諫。以為不可。景帝竟立見濟。而以杭氏為皇后。以后諫故。幽之宮中。至是上以郕王薨。欲令妃殉葬。大學士李賢曰。汪妃雖立為后。即遭廢棄。與兩女度日。若令隨去。情所不堪。况幼女無依。尤可矜憫。上惻然曰。卿言是。朕以為弟婦少。不宜存內。初不計其母子之命。而皇太子雅知妃不欲廢立。意事之甚。禁遂得出舊府。太子又時時護持之。悉得挾貨屬外。二女育宮中。如故。由是母子得全。三月封直內閣兵部尚書徐有貞為武功伯。兼華蓋殿大學士。掌文淵閣事。初于謙之獄。中外咸側目。有貞而有貞意。殊自得。請於石亨曰。願得冠側注。而從兄後。石亨為言之。上曰。我奇語有貞。但膠力不思不封也。居旬日。亨復言。上乃下詔封之。歲支祿一百一。百石。子孫世錦衣。指揮使。賜貂蟬冠玉帶。旬月之間。恩賜赫奕。與石亨張軫埒。夏四月。復立元子見深為皇太子。廢王瞻塘來朝。先是土木之變。王兩上疏慰安皇太后。乞命皇太子居攝天位。急發府庫。募勇敢之士。務圖迎復。仍乞訓諭郕王。盡心輔政。疏上。景帝已立八日矣。至是得疏。官中上覽之。感數手。救取王入朝。禮待甚隆。王辭歸。上送至午門。王伏地不起。上曰。叔父欲何言。王頓首曰。萬方望治。如饑渴。願皇上省刑薄斂。上拱手謝曰。敬受教。六月。逮徐有貞下獄。曹吉祥石亨憾有貞。嗾諸閹巧詆數。為險語。觸上。上殊不為動。錦衣官門達復劾其阿比。排陷石亨。詔執鞠之。降廣東參政。既有以飛章謗國是者。其語復多侵亨吉祥。於是復訴。上謂有貞實主使。逮歸置獄。窮達鍛鍊無所得。摘其誥辭。續禹神功語。為所自草。大不敬。無人臣禮。當死。以雷震奉天門。宥為黔首。謫戍雲南。金齒有貞去。而曹石日益專橫矣。

谷應泰曰。土木之變。司徒不戒。車駕蒙塵。九廟震驚。百官拔舍。國無長君。不幾青城五國乎。郕王膺統。喪君有君。大誘其衷。擁駕還國。當是時。新君有提髮之迎。故主效止郊之哭。弟兄握手。且喜且憂。夫蘇李相違。河梁戀別。聲極偶值。異國班荆。在同氣。又何能已。棠棣之詩。所為作也。弟又北面稽首。恭上璽紱。兄且自陳失德。不

敢復事宗廟必臣避君弟不先兄景能辭位史著美談實則大寶已登南向讓三西向讓再抑又何傷焉至於
莖表營室吾將老矣千秋之後願屬梁王舍賢與子如上皇何廢不復興如天下何而乃初聞返蹕不欲郊迎
旋入南宮復止朝賀勢且駸駸馬登臺授兵矣不幾貪天之位應憎寡兄實逼處此繼乃授旨廷臣廢深立濟
忘餘祭傳札之言貽德昭慶死之漸君子謂卞王末路自同盜國奪門之覺身實召焉若上皇者亦宜追悔前
愆不預國事夫平王東遷春秋貶之降為王風英宗身授祖宗重器輕信宵小被繫北庭幸而脫還亦已得罪
祖宗矣辟之閩外之吏棄師而歸封疆之吏委城而走高帝之法尚當引繩批根况在至尊短垣而自踰之乎
即至景帝賓天羣臣力請英宗亦宜開諭至誠明子慚德嗣王可輔大統有人立宗出奔靈武即位道君北狩
康構稱尊父子兄弟之間豈不克全無憾者與而乃暮夜倉皇驅車踐位逼景帝於彌留假門弁於珂戴奪門
二字英皇不得正始景帝不得正終授受之際弟兄交失而况計遐日月史無明文燭影斧聲不無疑案以至
革除帝號加戮于謙夫景受國有名非少帝昌邑之比而謙功在社稷豈產祿舞陽之徒乎觀其軫念覽擊撫
恩弱息蓋其瓜蔓之涕又何淫淫也始知曹石所謀不臧小人貽誤人國刻薄寡恩如是哉獨惜于謙者百折
不回於社稷無君之日不能出一言於東官易位之辰處人骨肉自古其難漢留唐鄴所由擅美千載也

明史紀事本末卷之三十一
曹石之變

英宗正統六年春正月以定西侯蔣貴為征蠻將軍太監曹吉祥監軍兵部尚書王驥提督軍務郎中侯進主事楊
寧隨軍贊畫討思任發吉祥察相人出王振門下至是監軍號都督多選降丁騎射以從此內臣總兵之始也
十二年春二月以都督僉事石亨為左恭將守萬全亨渭南人伯父巖寬河衛指揮僉事無子亨嗣亨善騎射有膽
略方面豐軀美髯及膝提大刀輪舞如飛每從征挺刃先登輒立奇功累官都指揮使姪彪亦驍勇能挽強弓善揮
斧以官舍從亨有功授大同衛鎮撫是年亨為都督僉事彪亦為指揮使從亨奉謀
十四年春正月命太監曹吉祥監陽侯陳懋軍進討鄧茂七餘黨悉平之事見平七月上北狩八月太后命卞王
權總國事建宣府總兵楊洪萬全左恭將石亨繫錦衣獄九月卞王即皇帝位出楊洪石亨於獄命亨總京營兵
十月七先犯京師于謙石亨分營城北也先縱騎剽掠焚三陵殿廢祭器逼宣武門南逾蘆溝橋散劫下邑謙督

軍出德勝門背城而戰時孫鉞范廣皆小捷而亨功為第一也先宵遁亨復追擊至定州清風店敵懼且出倒馬關
亨使給曰石將軍行未至來者皆假將軍名且敵以為然皆反戰亨彪合擊之大敗始知石將軍在也資倉自盡棄
其羊馬輜重自紫荊關遁出當是時亨彪名震塞北矣既論功封亨武清伯尋進侯彪都督僉事為大同左參將
景泰元年閏正月命正朔大將軍石亨都督范廣率兵出大同宣府尋召還八月石亨楊洪率師分道出紫荊居
庸關始立團營以曹吉祥劉永誠節制諸軍此內臣總京營之始也三年春正月普化可汗與也先仇殺石亨
請率兵出宣府大同討寇復仇不許
天順元年春正月景帝不豫會當郊使石亨攝召命於榻前亨見帝委頓狀出與張軌張軹謂帝疾必不起不若
迎復上皇陰約徐有貞結太監曹吉祥將寃內白皇太后外為飛語言于謙且與王文謀立襄世子為東宮遂率其
羣從子弟家兵與吉祥等夜叩南城迎上皇復辟乃譖于謙於上殺之論奪門功又第一進封忠國公召彪大同以
為都督同知充游擊將軍其家人石亨等數十人皆授指揮千百戶時吉祥已晉司禮監矣姪欽封昭武伯鐸鉉錄
皆都督此內臣子弟封爵之始也三月以戶部侍郎陳汝言為兵部尚書汝言附石亨曹吉祥謀奪門故亨薦用
之及理部事益阿比表裏為奸亨冒功陞賞不下四千餘人天下都司及邊吏爭趨之夏四月石亨張軹請盡罷
各邊省巡撫及提督軍務等官從之逮巡撫大同都御史年富下獄上問李賢曰年富何如賢曰行事公廉在彼
能革宿弊上曰此必石彪憚富不得遂其私耳賢曰陛下明見真得其情由是富得致仕歸田里削都御史王竑
籍安置江夏石亨忌竑嗾言官論其犯關也五月石亨擅令守關軍放歸徐有貞李賢言於上命別遣兵受御
史楊瑄劾太監曹吉祥忠國公石亨奪民田且言其怙寵擅權之罪上顧徐有貞李賢曰御史敢言如此國家之福
也曹吉祥在旁慚懼已盛怒欲罪之上不許及亨出兵歸聞之怒訴御史言不實意賢有貞主使乃激吉祥曰今在
內惟爾在外惟我賢等欲排陷其意可知矣初吉祥見亨冒濫恩賞頗不平恒訂其短至是聞亨言勢復合六月
彗孛見御史張鵬周斌交章劾石亨諸不法事疏未上給事中王鉉知之潛告亨亨與曹吉祥馳訴上謂鵬乃已僂
克賢張永猶子今結御史為永報仇上震怒御文華殿悉收諸御史面詰之斌執彈章且誦且對言亨事且有驗上
曰事即實汝曹何不早言之下錦衣獄問訊殞死逮大學士徐有貞李賢李賢都御史耿九疇下錦衣獄初有貞
得首輔欲立功石自異稍與石亨左李賢入閣力助之知無不言曹吉祥不能堪會御史張鵬等既認獄給事中王

97

鉉錦衣指揮門達乃上疏言九疇阿附有賢賢御史排陷石亨吉祥復乘間頌首言臣等萬死一生迎復皇上內閣必欲殺臣伏地哭不起上從之乃達有自等置於理會京城大風雷拔木壞屋走正陽門下馬牌於郊吉祥門老樹皆折亨家水深數尺餘翼日乃降有自賢奏政九疇石布政張鵬楊瑄等從末減戍邊衛既而上曰近日行事惟有自一人李賢不可去命召還以賢善兵正直文淵閣正以吏部尚書王翱薦召見文華殿特用之正出赴閣至左順門石亨張軌自外入愕然曰何以至此正不敢對時亨軌已不平比入見上曰今內閣朕自求得一人問為誰上曰岳正亨軌陽賀上曰官卑奈何亨軌因奏曰陛下陞正亦甚易但姑試之果稱職未晚也上默然秋七月有投匿名書指斥時政者石亨曹吉祥請上出榜募能捕告者賞以三品職令內閣撰榜格岳正言於上曰為政自有體盜賊責兵部奸究責法司豈有天子自出榜募構之理時吉祥在傍請甚力上徐曰正言是也已而亨等謬徐有負怨望謫戍金齒

諺內閣贊善岳正為廣東欽州同知初正入值文淵閣上嘗召問曰卿何以輔政正曰今內臣武臣權過重上頷之正退語曹欽石彪令謝兵歸第欽彪走告吉祥吉祥詣上垂泣免冠請死具道所由上曰無之乃召正責其漏言正曰固也臣觀二家必有背叛之滅即今無可按之謀臣欲全君臣其難情故令早自為計上不悅會承天門火上命正草詔罪已歷陳奸邪蒙蔽狀亨見之怒遂指為謗訕營內批有是謫兵部尚書陳汝言者故恨正復中以私事戍肅州衛

陳汝言阿曹吉祥意取還征雲貴兩廣降下九月赦左順閣者今後非有宣召總兵官不得輒入先是石亨張軌怙寵干請無算一日率千戶盧旺彥敬入侍文華殿上問為誰亨曰此臣腹心也迎復功二人居多立請擢二人錦衣指揮使工部侍郎孫弘亨鄉人以亨薦得官復請以為尚書上曰且使侍郎再遷則尚書矣亨出曰一遷尚書何不可者乃再遷耶其驕恣如此上亦頗知亨然念其功問屏人語大學士李賢賢對曰權不可下移惟獨斷乃可既又語賢語及奪門功賢對曰迎駕則可奪門二字豈可傳示後世陛下順天應人以復大位門何必奪且內府門監當奪耶當時亦有以此事邀臣者臣辭不與上驚問故賢對曰景皇帝不起羣臣自當表請陛下復位此名正言順無可疑者何至奪門假事泄此輩固不足惜不審置陛下於何地此輩藉陛下圖富貴且豈有為社稷之心哉上大悟寢疎之

十月亨來近邊求食石亨請領兵巡邊襲之取寶璽以李賢言止不行十一月建兵部尚書陳汝言下錦衣獄籍其家給事中高明等交章劾汝言怙勢亂法賊私籍甚故逮之上命所司陳籍汝言物於大以廩下召大臣入視且曰景泰間任于謙久籍及無餘物汝言未嘗得賂多若是耶時上怒甚

色變石亨等皆悅。自是上漸悟謙寬而惡亨等矣。初謙之死也，皇太后不及知，後為上備言迎立外藩之誣，上疑之。每詰亨軌吉祥等，皆對曰：「臣亦不知。徐有自向臣言耳。」由是上深惡之，軌尋死。

二年春正月，三大營將石亨、曹欽言：「太僕丞徵諸衛馬，非使請隸兵部，太僕卿程信執奏，言太僕職專馬政，高廟有旨，馬數不令人知。今隸兵部，使馬之登耗，太僕不與聞，脫肘腋變生，馬不備給，孰任其咎？」兵部題亦以為然，詔復其事歸太僕。夏四月，復設督鎮巡撫官。初，石亨以文官提督軍務，武臣不得逞，請罷之，邊徼騷然，軍無紀律，上謂李賢曰：「朕初復位時，奉迎之人皆以此為不便，今乃知其謬也。」

三年春正月，大同總兵石彪誣奏都御史李東坐除名。八月，定遠侯石彪有罪，下獄。彪之出鎮大同也，禦寇磨兒山，斬犯禿王，塞其衣甲旗幟，大敗之三山墩，以功封定遠伯。召還，其明年寇屯賀蘭山，又使彪往，彪與寇戰安邊營，追至昌平墩，大敗之，羣馬潤半坡墩，轉戰六十餘里，斬鬼力赤平章，擒獲無數。又召還，進侯。彪至京，會北使入貢，見彪於朝，羅拜稱石王，其威望如此。然性陰狡，兇暴。在大同素侮總兵官，總兵官因彪嘗奏城威，盛侮子遂為流言，稱彪有異志。上固疑彪，屢有功，屢召還。彪乃陰使大同千戶楊斌等五十人，詣關乞留為鎮守，上知其詐，下彪獄，詞連亨。上猶念亨功，宥之，惟罷其兵權，令以本籍歸第。

四年春正月，彗星見，日暈，錦衣指揮逢景上言：「石亨怨望，與其從孫石俊謀不軌。」上以章示羣臣，遂下錦衣獄。初，亨見上稍疎斥，懷怨望，嘗往來大同，顧紫荊關，謂左右曰：「若塞此關，守之據大同，京師何由得至？」一日退朝歸私第，語盧旺彥敬曰：「吾所居官皆爾等所欲為者，旺敬不知所謂，對曰：「旺敬以公得至此，他何敢言？」亨曰：「陳橋之變，史不言其篡，爾能助吾，吾官非爾官乎？」旺敬股慄莫敢對。會替人童先出妖書曰：「惟有石人不動，勸亨舉事。」亨謂其黨曰：「大同士馬甲天下，吾撫之素厚，今石彪在彼，可恃也。」異日以彪代李文佩鎮朔州，軍印專制大同。北塞紫荊關，東據臨清，決高郵之堤，以絕餉道。京師可不戰而困矣。遂請以盧旺守裏河，及字來寇延綏，上命亨往禦之。先又力勸亨，亨曰：「為此不難，但天下都司除代未周，待周為之未晚也。」先曰：「時者難得而易失，亨不聽。先私謂所親曰：「此豈可與成大事者？會彪敗，上猶念亨功，置不問，罷其兵而亨之謀漸急，事益露。其家人上變告亨謀反，逮治之，死獄中。斬彪於市，其黨童先等俱坐死。先是上使工部為亨營宅，至三百餘間，上登翔鳳樓，恭順侯瑾撫靈侯承侍，上指宅顧問，承謝不知，瑾曰：「必王府耳。」上笑曰：「非也。」瑾頓首曰：「非王府孰敢上顧？大監裴當曰：「人乃不敢言石亨，亨生子彌月上，召

見摩其項曰虎兒也善撫之朕行與卿結婚姻取金鎖繫兒項名曰鎖定侯蓋諷云

五年秋七月太監曹吉祥及昭武伯曹欽反殺恭順侯吳瑾都御史寇深懷宣伯孫鐘兵部尚書馬昂率兵討平之吉祥欽俱伏誅方石字之敗也上命由亨冒功以進者許自首革吉祥念與亨同功亨敗已且不得獨完因日搗諸降丁金帛倚為腹心諸降丁亦念已由吉祥冒功進一旦不測身且隨後相與為死黨吉祥之客有馮益者欽一日問曰自古有官官子弟為天子者耶益曰君家魏武蓋中官節之後欽大喜出其妻行酒馮先生由是陰蓄異志未發也錦衣百戶曹福來曾役欽家常之外貿易欽慮其洩遣福來妻告福來病狂出走錦衣指揮遂某奏捕之欽又遣家人亮追獲福來蓋楚瀕死廷臣疏劾欽上是之出彈文示欽曰速改過不悛罪無赦而下諭廷臣守法無有專縱似欽者先是石彪得罪上亦先諭羣臣欽以故大懼又逢某伺欽其急會是月字來寇甘涼上使懷宣伯孫鐘統京軍往征之兵部尚書馬昂監其軍擇廖子昧爽出師於是欽與諸昆李其黨都督伯顏也先數十人謀曰縣官持我急不發我為石彪續矣遂分勒死士番漢軍五百人約以是日昧爽朝門開則擁殺鐘昂奪門入此時吉祥素所部禁兵且可為內應謀定以其夕飲諸降丁酒厚贈之酒半夜可二鼓鐘與恭順侯瑾廣義伯瑄方待徧朝房都指揮完者禿亮從欽席上七走見瑾璋告變瑾璋趨告鐘相與去匿他所手作奏投門鐘聞上止開門緇入吉祥鎖繫之欽不知也與弟鉉鑄鑄率番將伯顏七尤至東長安門門閉欽知事泄即召死士馳至遂某門某方出斬之碎其屍果故吉祥黨被恩過素厚後為上伺欽欽大恨都御史寇深亦善欽既乃與言官疏劾之欽亦以為恨與鑄馳入西朝房索深斫深肩破其身為兩時長安街中甲卒馳驟入朝者以為征西軍也及訊知各恠散去大學士李賢待朝東朝房欽復馳索之戶外之聲洶洶賢驚出則甲而刃者數人一人斫賢肩傷且刀附擊賢背少選欽持遂某頭來叱刀者執賢手曰今日直為此激變非得已也可為我草疏進上亡何又執尚書王翺賢乃就翺所索紙為草疏同翔投入長安左門墜門堅不啟欽火之守衛軍折御河之畔磚以壘門欽往來嘯呼擬賢刀者數舍之馳去又索馬昂不得時已昧爽矣懷宣伯鐘謂其子軌若弘曰若號於道有獄賊反獲者得厚賞征西軍可集也已集至二千人甲兵具鐘曰不見長安門火耶曹欽謀反兵少擊殺者予金皆曰諾工部尚書趙榮被甲躍馬奮呼市中曰能殺賊者從我從者亦數百人鐘之東安門逐賊欽退屯東華門則鐘接戰鐘軍銳甚賊眾披靡自辰至午擊斬鐘欽中流矢創巨振策馳恭順侯瑾將五六騎出規賊猝與遇力戰死欽還駐東大街拒至酉鐘以百餘騎往來馳

突者三官軍環結自瀆鐵執斬潰者以狗發神臂弓射之遂追斬鉉鏞子軌遇欽於道奮砍中其膊軌亦死欽懇率騎還攻朝陽門不克走安定東直齊化諸門門盡閉大雨夜竄歸鐘督兵與戰馬昂以精兵殿會昌侯孫繼宗兵又集慶戰軍士奮呼而入欽迫投井死鐸見殺遂屠其家親黨同謀一時盡死捷聞上以是夕御午門下吉祥都察院獄明日磔於市且追磔欽鐸鏞鉉伯顏也先馬益湯序伏誅餘並流嶺南有賀三老者欽妻父也見欽勢盛絕不與通欽嘗欲為求一官力辭不可欽敗姻黨株連三老獲免八月進伯孫鏞為懷靈侯馬昂王朝李賢並加太子少保完者亮亮為都督將士陞賞有差追封吳瑾梁國公諡忠壯贈寇深太保諡莊愍以擒賊詔示天下石寬卹開言路時李賢奏言曹賊就擒此非小變宜詔天下一切不急之務悉予停罷又言自古治朝未有不閉言路者惟奸邪之臣惡其攻已必欲塞之以肆其非上曰此石亨曹吉祥實為之今宜列之於詔使天下聞知

谷應泰曰石亨石彪驍勇善戰有隴西李氏之風使之虎北陲自當匹馬不南矣帝既北狩也先再薄京師陵寢崩摧器灰爐朔騎憑陵目無中國于謙督軍九門亨彪轉戰甚力德勝安定彰義清風店倒馬關諸捷軍聲復振也先諸部慟哭出關既懼且悔乃擁還上皇以結好中國戰之力也既而龍歸興慶幕從南庭亨彪窺伺君側逆知不起合謀曹寺取功奪門李賢有言陛下應天順人門何必奪當前星已隕震位久虛聖敬方躋乾符奪筭上天垂象益可見矣即在景帝憑宸羣臣憂懇或心歸所歸或意屬襄藩然而襄王自外入內憲宗以子先父則上皇之必能復辟不待仰步乾象而後決也一旦挾萬乘之尊行僥倖之事乘晦勤兵登壇振駕萬一謀臣不謹郝邱預知曹石之肉其足食乎邀天之幸私為己功吉祥蒙狐趙之助亨彪受蕭曹之賞攻以倖成福以滿敗當其請官卿貳建第長安武安侯之除吏竇都鄉之心圖曹石此時帝固已芒刺在背矣於時虎鎮大同亨守延綏分控要害屢斬名王捷聞幕府帝輒召還帝疑乎石石遂自疑妖言遽興同悲黃犬向使石氏無奪門之功亨彪豈少通侯之賞積勞汗馬以功名終石氏子孫雖至今存可也吉祥無尺寸微勞欽鐸鏞鉉鐸貂督王稍加抑裁輒生怨望犯闕稱兵反形尤著易著負乘詩歌相鼠身族誅滅固其宜爾嗟乎方其論吉祥之功曹欽身膺五等未幾論誅吉祥之功懷靈又進列侯高帝白馬之盟唐叔桐圭之賜稍稍凌遲衰微矣英宗間關險阻再御萬幾祭則有人同王振至天順五年始下詔悔恨曹石君子以為不勝其悔也

汪直用事

憲宗成化十三年春正月置西廠命太監汪直詞刺外事汪直者大藤峽猱種也籍賊平直以幼男入禁中為昭德宮內使尋幸御馬監事年少黠諂上寵之先是妖人李子龍以左道惑眾內使鮑石鄭忠敬信之畜緣入內府時引至萬歲山觀望謀不軌錦衣官校發其事伏誅自是上銳意欲知外事乃選錦衣官校善刺事者百餘人則置廠於靈濟宮前號西廠永樂中盡修建文諸臣懷疑不自安始設東廠主刺奸至是名西廠以別東廠也縱直出入分命諸校廣刺督責大政小事方言巷語悉採以聞二月籍沒福建都指揮楊景家景少師榮曾孫也居鄉逃罪入京師錦衣百戶章瑛故無賴冒內官章姓者從征延綏陞百戶至是詣汪直報之謂景家貲巨萬常殺人將招納亡命下海直喜發卒捕之詞連兵部主事楊仕偉中書舍人董嶼俱下獄殞死景竟廢復遣瑛籍其家三月左都御史李賓奏擬妄報妖言者生斬時西廠旗校以捕妖言圖官賞無籍者多為贖書誘愚民行事者捕之加以法外之刑冤死相屬無敢言者故賓奏之夏四月汪直令章瑛執左通政方賢太醫院判將宗武下西廠獄禮部郎中樂章行人張廷綱使安南還刑部郎中武清廣西勸導事還浙江布政使劉福起復至京汪直並令章瑛執繫之御史黃本雲南貴州清軍刷卷還汪直令章瑛搜得象笏一執送錦衣衛問為民五月罷西廠時汪直開西廠羅織數起大獄臣民悚怖大學士商輅疏言近日伺察太繁政令大急刑網太密人情疑畏洵洵不安蓋緣陛下委聽斷於汪直而直又寄耳目於羣小也中外騷然安保且無意外不測之變往者曹欽之反皆逢是有一旦禍興卒難消弭望陛下斷自宸衷革去西廠罷汪直以全其身誅章瑛以正其罪疏入上怒曰一內監輒危天下乎太監懷恩傳旨詰責甚厲輅曰朝臣無大小有罪皆請旨收問直敢擅逮三品以上京官大同宣府北門鎖鑰守備不可一日缺直則一日擒械數人南京相宗根本重地留守大臣直輒收捕諸近侍直輒易置直不黜國家安得不危恩醫指而退奏上立命去西廠召懷恩數直罪責之謫章瑛戍宣府兵部尚書項忠削籍為民初汪直掌西廠士大夫無與往還左都御史王越因西征識章瑛遂深相結日往伺直吏部尚書尹旻偕諸卿貳欲詣直屬越為介既見直相率諸卿貳叩頭出直大悅一日項忠途過直既過覺之追及下輿謝忠不為禮尋辱忠於朝復遣校卒直上堂辭色甚厲忠亦不為禮而王越謀代忠又毀短之直以是仰忠日撥拾其事危甚忠具疏倡九卿劾奏直令武選郎中姚壁持赴旻署名旻曰本項公所撰當以兵部為首壁曰公六卿長也旻怒曰今日亦知六卿長乎即遣人報章瑛直

愈怒思有以中忠會千戶吳綬者先在楚軍撓法忠遂綬從直營求書記頗工文詞直喜得授錦衣副千戶及西
 廠罷上有时密召直察外間事直因以吳綬能文事封進遂命綬於鎮撫司問刑直乃嘆東廠官校發江西都指揮
 劉江指揮黃賓事誣構忠給事中郭鏞御史馮璉附直交論忠違法忠廷辯慷慨不少屈獄成竟坐削籍璉亦降調
 璧故尚書燮子也六月以御史戴縉王德言復西廠命直仍刺事縉言近年災變沄臻未聞大臣進何賢退何
 不肖惟大監汪直釐奸剔弊允合公論而止以官校章瑛張皇行事遂革西廠伏望推誠任人命兩京大臣自陳去
 留斷自聖衷上悅時縉九年不遷以覲進故頌直其自陳一事尤直所喜蓋直常惡商輅李賓難於施行也億言汪
 直所行不獨可為今日法且可為萬世法天下聞而唾之大學士商輅尚書薛遠董方左都御史李賢並致仕以
 王越為兵部尚書兼左都御史掌院事時越附汪直嗾御史馮璉排諸大臣輅既致仕遠等相繼自陳去十一月
 以御史馮璉為大理寺丞戴縉為尚書司少卿縉尋擢僉都御史王億為湖廣按察副使
 十四年夏五月汪直奏請武舉設科鄉會殿試如進士例秋七月兵部右侍郎馬文升撫遼尋還京先是海西兀
 者都指揮散出哈上書言開原險放管指揮索其珍珠豹皮命遼東守臣勸之管指揮者懼會散出哈媿產察入貢
 指揮賄之察乃言其誣散出哈聞之怒謀聚眾入犯邊守臣乃譯番書招散出哈來廣益面質之散出哈遂率所部
 欲由撫順關進赴廣寧時參將周俊守開原恐散出哈至則事泄遣使馳報廣寧守臣詭云海西人素不由撫順進
 恐故他日之患守臣不虞其詐也即阻之散出哈已入關聞之大怒折矢誓恨去而查左諸衛故有執殺董山之怨
 既藉海西之勢查留散出哈相煽結合兵入邊勢漸熾汪直惑於王英謂往撫可邀大功上欲遣之懷恩以直年少
 喜功同置昌至南閣集尚書余子俊侍郎馬文升議僉言彼既有使入貢又屠其家今若何可以消弭或言酬以大
 官文升曰官不足以釋其忿且宋以李繼遷為京官遂至西夏之患懷恩曰然則遣大臣同大通事往撫之眾皆曰
 諾既傳旨命馬文升詹升往直令王英與俱文升謝之直深以為恨文升疾馳至撫順縱責使重陽歸諭其眾使知
 朝廷德意尋召其部長聽宣聖書慰勞備至已而海西復縱兵寇掠文升擊敗之旋撫定事聞直言既受撫何又入
 寇終信王英言請自往諸部聞直聲勢久無一人出聽撫者直至開原文升在撫順直不與之接於是文升所招兀
 者野人堵里吉三百餘人皆怒欲歸參將周俊恐敗事謂直曰不可不請馬侍郎來直乃遣人邀文升文升馳至直
 曰若之何文升曰太監既至此屬即太監招出者也何問彼此直揣知事不易聽文升言搗之遂與文升俱歸遼陽

會聞於上。秋七月。江西人楊福。偽稱汪直。伏罪。福嘗為崇府內使。隨入京。既而逃還。過南京。遇所識者。謂其貌酷似直。福乃詐稱為直。而所識者即偽為校尉。自蕪湖乘傳給廩。歷常蘇。由杭州抵四明。有司及市舶官皆屏息奉命。威福大張。既至福州。為鎮守太監盧勝所覺。執問如律。

十五年夏六月。命汪直同刑部尚書林聰。即前遼東事。建兵部侍郎馬文升。下錦衣獄。謫戍重慶。初。陳鉞巡撫遼東。行事乖方。文升更置之。約束不得動。汪直至遼東。鉞戎服杖道左。徐道飾厨。供張鮮麗。文升獨與抗禮。頭指左右。左右多舉越毀文升。鉞又乘間譖之。會給事中張良劾。鉞激變屬部。逮至京。鉞賂直言海西。皆以文升禁農器。不與交易。故屢寇邊。直遂奏文升妄啟邊釁。擅禁農器。仍遣直同聰往訊。直緣致恭敬。深自結納於聰。聰上報。竟如直言。然文升所禁鐵器。非農器也。秋七月。命汪直行邊。冬十月。遼東巡撫陳鉞。請討海西。以撫寧侯朱永為總兵。陳鉞提督軍務。汪直監之。直既至遼東。有頭目郎秀等四十人入貢。遇直於廣寧。直誣以窺伺。掩殺之。出塞。僣不備。焚且廬帳。而還。以大捷聞。論功加汪直。成祿。監督十二團營。朱永進保國公。陳鉞戶部尚書。已而海西諸部以復仇為辭。深入雲陽。清河等堡。殺掠男婦。皆支解。以狗邊將。斂兵不出。鉞隱匿。不以聞。以太僕少卿王宗彝為僉都御史。巡撫遼東。宗彝故大學士文子也。以郎中督餉遼東。阿汪直得驟進。

十六年春正月。給事中孫博。上言。東西廠緝事。旗校多舉細故。中傷大臣。旗校本廁役之徒。大臣乃股肱之任。傷國體。非治世事。疎入切責。三月。命大監汪直。保國公朱永。尚書王越。率兵出塞。襲敵於威靈。破之。越封威靈伯。夏四月。巡按遼東御史強珍。上疏劾大監汪直。總兵侯謙。巡撫陳鉞。前失機。隱匿罪。於是都給事中吳原。御史許進等。亦以鉞為言。比之黃潛。善賈。似道。詔罰鉞俸。鉞因怨王越。掌院事。縱珍。而汪直適巡邊。還京。鉞郊迎五十里。訴珍承越意。旨見劾。直怒。越亦來。不見。越巡撫遼東。王宗彝。遂阿直意。誣珍。妄奏。械珍至京。下錦衣衛獄。戍遼東。秋七月。汪直議征安南。時安南累歲侵擾。占城。占城遣使入奏。請討之。直因獻取安南之策。郎中陸容。上言。安南臣服中國。已久。今事大之禮不失。叛逆之形未著。一旦以兵加之。恐貽禍不細。直意猶未已。傳旨索永樂中調軍數。時劉大夏在職方。故匿其籍。徐以利害告尚書。余子俊。力言沮之事。乃寢。

十七年秋八月。亦思馬因寇大同。以威靈伯王越。佩征西前將軍印。鎮守。大監汪直。監其軍。冬十月。巡撫宣府都御史秦紘。密疏汪直。縱旗校擾民。上釋之。紘既抵宣府。直亦以事至。聲勢烜赫。他巡撫官。率屈禮。紘獨與抗。直亦不

月入也書大天 卷之三十一 三十一

為較松乃密疏論直後直還上問各撫臣賢否直獨稱純廉能上以純疏示直直叩頭伏罪稱純賢不置

十八年春三月復罷西廠先是有盜越皇城入西內東廠校尉緝獲太監尚銘以聞上喜甚厚賜資直聞怒曰銘吾所用乃背吾獨擅功思有以傾之銘懼潛以直構禍事達於上上自自行後李孜省用事萬安結昭德宮願攬權惡直浸淫上亦漸疏之於是科道文章奏西廠苛察非國體萬安亦謂宜罷劉珣不可上竟罷西廠中外欣然珣有慚色秋八月調威靈伯王越守延綏都督許憲代時萬安恐汪直為越所誘求復用故有是調

十九年夏六月調汪直南京御馬監直與總兵許憲不協巡撫郭鐘以聞故有是命方直之貴盛也車蓋所至有司迎候不及動遭笞辱率比官預治具夙戒以待使僕從皆醉飽直然後悅至是被調過州縣有司皆避之直困頓仰臥公館孤燈受然有知州裴泰者向供具甚肅且備適迎謁上官遇直直喜求食曰吾非復前比矣吾南行上意未可測旦日發得馬大足矣泰拱手而立秋八月御史徐鏞上疏劾汪直欺罔罪曰汪直與王越陳鉞結為腹心自相表裏肆羅織之文振威福之勢兵連西北民困東南天下之人但知有西廠而不知有朝廷但知畏汪直而不知畏陛下漸成羽翼可為寒心乞陛下明正典刑以為奸臣結黨怙勢之戒上深納其言汪直有罪罷削王越威靈伯追奪誥券編管安陸州兵部尚書陳鉞工部尚書戴縉錦衣指揮使呂綬革職為民起前兵部尚書項忠復其官召還馬文升以為左副都御史巡撫遼東初汪直用事久執柄中外天下凜凜有中官阿丑善詬語恒於上前作院本頗有諷諫風一日丑至醉者醜酒狀前遣人伴曰某官至醜罵如故又曰駕至醜亦如故曰汪大監來醉者驚迫然旁一人曰駕至不懼而懼汪太監何也曰吾知有汪太監不知有天子又一日忽效直衣冠持雙斧趨蹌而行或問故答曰吾將兵惟仗此兩鉞耳問鉞何名曰王越陳鉞也上微哂自是而直寵衰矣及其罷外中外莫不快之尋尚銘亦有罪黜籍其家得貲數萬董章瑛謫萬全衛討要功起用自撰妖言誣平人劉忠與十餘人不軌會鞠得白瑛伏誅

谷應泰曰有明百餘載海內乂安朝野蒙業太阿潛移刑人執柄中官之禍屢作至憲宗命汪直設西廠喟然廢書歎曰嗟乎法之涼也國制亂矣夫千尋之木必有壞枝徑尺之壁必有微瑕故黠鑽塞聰垂疏蔽明山澤納污國君含詭媿張武之金錢隱河東之酒過所以匿疵呈瑜鼓策羣力也國武好言人過君子知其見殺隋文苛細編下識者陋且貽謀乃欲刺事暮夜詞人牀第力言巷語鏡入宸聰瓜蔓枝連立成大獄不知竹筒鈞

鉅賢吏薄之謂其行衰俗惡况以萬乘之尊行攻許之智乎而且委柄匪人寄權近寺招致奸民顯行繫械其始也李膺破柱將閭呼天因而權歸北寺獄奏黃門禍發清流慘同白馬繼也董桂皆鋤脂韋成俗呈身官掖屈膝私人中官勢成而上孤立矣憲宗躬法桓靈養奸甫即卿貳大臣直皆收問局司近侍直得更張檻車逮治南署空曹緹騎行邊北門不守明世中人多竊寵靈亦未有顯繫利器授人斷割如憲宗者昔高皇帝罷錦衣衛獄焚其械具垂示子孫刑人於市以明大公勿幽置禁閣委命奄嬖也西廠既罷弊不復革瑾讀真書魏傾善類至懷宗手平內亂晚年東廠羅捕無遺商鞅治秦道無偶語元濟竊焚火不夜燃斯亦酷吏哀痛之風衰國亂亡之漸也彼汪直以大藤猱賊幼畜禁中不思日碑寶瑟之忠妄有椽山赤心之詐酷好用兵輒開邊釁海西一獄幾激降人而垂羽北陸邊功南服不知南海明珠寂寥久矣馬文升撫順推功劉大夏安南楚籍大臣之委蛇人國固如是也阿丑詆諸悟主談笑除奸置懷乃心王室倚毗正人夫亦寺人女子之流淳子優孟之智也與談言微中說人主者又何可不察也

明史紀事本末卷之三十八

平鄖陽盜

憲宗成化元年夏四月荆襄盜劉千斤反荆襄之上游為鄖陽鄖古廩國春秋時為楚附庸地多山元至正間流賊作亂終元世竟不能制明初命鄧愈以大兵勦除之空其地禁流民不得入然地界湖廣河南陝西三省間又多曠土山谷院塞林菁叢密中有草木可採掘食正統二年歲饑民徙入不可禁聚既多無所稟約東中巧黠者自相頡長稍能驅役之漢中守臣以聞且言不即誅恐有後患上曰小民為饑寒所迫奈何遽用兵誅之命御史金敬往撫輯敬至諭數人成餘陽聽撫而大奸皆潛伏不出尋復縱勢益滋蔓有錦衣千戶楊英者奉使河南策其必反上疏言流逋之眾宜選良吏賑恤其饑漸圖所以散遣之辭甚諄切不報三省長吏又多諂非已境因循不治至是千斤遂倡亂千斤名通河南西華人有膂力縣治門有石獅重千斤通手舉之人因號為劉千斤正統中替往襄陽房縣與僧尹天峯謀亂成化元年有石龍號石和尚糾合馬子龍數百人四散剽掠通令男總約子龍舉事乃於大石廠立黃旗聚眾據海澤寺稱王偽號建元德勝偽署將軍元帥以石和尚為謀主劉長子苗龍苗虎為羽翼眾至數萬劫襄陽境時王恕方以副都出撫懸榜曉喻而未受分討之命賊徂為故常不肯散如聞於朝曰民可撫也而奸

五月命撫盜伯朱永為總兵官兵部尚書白圭提督軍務太監唐慎林貴監軍合湖廣總兵李素劉千斤副都御史王恕會三師並進擄其巢二年春二月擄鎮守荆襄王信為都指揮同知劉千斤之亂荆襄震驚信度房陵險要自率數十騎往據之調集民兵不滿千人賊四千餘人突至圍攻之援絕信多張旗舉火日夜不息歷四旬間以死士出城五六里舉火礮賊以為援兵也驚潰信追擊大和三月提督荆襄軍務兵部尚書白圭奏言賊首劉千斤在襄陽房縣豆沙河諸處萬山之中分作七屯臣等議欲分兵四路一從南漳一從安遠一從房縣一從穀城犄角並進尅期會勦上報曰兵不可遙制悉如卿所議行五月兵部尚書白圭及湖廣總兵都督李震帥師討荆襄賊平之先是圭至南陽與撫盜伯朱永由南漳入遇賊誘之臨城擊破之永適有疾雷鎮圭與唐慎李震胡廣巡撫王儉進兵潭頭坪林貴鮑政自安遠近兵馬良坪喜信王信自房縣進兵浪河口王恕率都指揮劉清等亦自穀城進兵洞庭廟賊見勢逼千斤走壽陽欲出陝西苗龍走大市欲出遠安即調兵往壽陽截且奔軼千斤退保大市與龍合都指揮田廣進至雁坪擊賊敗之追及於古口山明日廣與諸軍皆會進攻賊陣斬且子劉聰偽都司苗虎一百餘人乘勝進兵賊退入巢穴山險復雨淖圭身先士卒至格獲賊憑險為拒時諸路兵會已二日攻之不能下士卒間主來倍奮勇圭乃命劉清將兵千餘由間道出賊後焚其營而自以大軍臨之圭與震儉攻其右王信擊其左鮑政衝其中賊數萬餘迎戰顧營火遂驚走蹂躪死者無算擊斬萬人生擒劉千斤獻俘京師與苗龍等四十人皆磔於市男子十歲以上者斬之惟劉長子和尚遁去深入岩險會永病愈更帥兵搜餘賊六月石和尚集眾千餘焚劫四川大昌縣殺夔州通判王禎命分兵討之冬十月提督湖廣軍務白圭誘執賊首石和尚時石和尚劉長子聚眾巫山圭遣參將喜信鮑政都指揮日玉隨賊向往勦之賊計窮食盡乞降圭遣指揮張英誘之劉長子遂縛石和尚送至喜信營受之長子詣信營乞食信餉之俾居丘營既而并誘執劉千斤妻連氏及其偽職常通王靖張石英等六百餘人事聞上命搜捕餘黨賊平諸將忌張英功請於朱永調英多獲賊賄以事挫殺之遂班師十一月磔石和尚劉長子於市叙平荆襄功進撫盜伯朱永為侯李震與盜伯白圭進太子少保

四年春三月改戶部右侍郎楊瑄為右副都御史撫治荆襄南陽流民六年冬十月荆襄賊李鬍子聚眾反先是賊平諸郡邑控制戍守皆未設會歲大旱流民入山者九十萬人李鬍子

新鄭人劉千斤餘黨也。千斤敗，與其黨王彪走免，糾合餘黨小王洪石至臍，往來南漳內鄉，潯南間，復倡流民為亂，偽稱太平王，立一條蛇生山虎等號，官軍累捕不獲。荆襄南陽為之騷然。十一月，命都御史項忠總督河南湖廣荆襄軍務，討李鬍子。

七年春正月，右都御史項忠至襄陽，以見卒寡弱，請調永順等土兵從之。諸將請速進，忠曰：「流民逃聚山谷，陷盜中不能自脫耳，乃駐兵分布險要，遣人持榜招諭，有能去賊自歸者，毋勿殺。於是民多攜老弱來歸。王彪引數十人，規軍且阻歸者，出不意擒之。兵部尚書白圭言：「賊黨困饑，寒出於迫，宜勸項忠相度機勢，計撫綏長策，不必調永順保靖土兵。」以滋騷動。忠奏曰：「賊據險在萬山中，復有流民從之，患將不剋。臣奉詔旨開諭生路，流民攜扶老幼出山，日夜不絕，計四十餘萬。今若中止，土兵恐民間之仍懷疑懼，且王彪雖授首，而渠魁李鬍子尚伏竄，設復再聚，重調為難。」上報曰：「土兵已到，嚴約不得擾民，其流民在山，眷戀生業，不至為非者，用心設法撫安之。」十一月，荆襄南陽流賊平。進總督軍務項忠、右都御史勅留撫治。忠之用兵，荆豫也。遣人持榜入山，招諭負險不服，即縱兵勦，不赦。李鬍子勢孤，潛伏山寨，遣副使余洵都指揮李振率兵追捕。過鬍子於竹山縣，盡死拒敵。為官軍所擒。小王洪尚有眾五百屯於釣州龍潭，亦破擒之。凡遣還鄉者四十萬人，俘斬二千人。編戍者萬餘人。時流民有自洪武以來家業延子孫，未嘗為惡者，兵入盡草薙之，死者枕藉山谷。其戍湖廣者又多道死，棄屍江澗。議者謂忠此後實多濫殺。既樹平荆襄碑，或亦呼為墮淚以嘲忠云。十二月，都御史項忠獻荆襄俘李鬍子一百二十九人，刑部尚書陸瑜等會奏坐罪有差。

八年夏四月，給事中尹瓊疏劾都御史項忠，偏聽檢討張寬、御史劉潔、總兵李震，縱殺要功。上曰：「荆襄流民為患，中外皆以為慮。今及蕩平，即議其後，非所以激勵天下也。」兵部尚書白圭又言：「忠所上荆陽公文冊，與震前後不同，請勸上亦不聽。」五月，都御史項忠乞致仕，慰留之。召還院。先是有星孛於天田，言者謂荆襄殺戮所致。忠再疏自列，因乞骸骨。上益旨答之。

十二年春二月，命都御史原傑經略鄖陽，撫定流民。自成化初年，陝西至荆襄唐鄧之間，皆長山大谷，綿亘千里，所至流通，藏聚為梗。劉千斤之亂，因之。至李鬍子復亂，流民無慮百萬。都御史項忠奉命捕逐之，死者不可勝計。祭酒周洪護乃著流民說略曰：「昔因修天下地理志，見東晉時廬山之民流至荊州，乃僑置松滋縣於荊江之南，陝西雍

州之民流聚襄陽乃僑置南雍州於襄西之側且後松滋遂隸於荆州南雍遂併於襄陽垂今千載盜謫如故此前代處置荆襄流民者其得其道若今聽其近諸縣者附籍遠諸縣者設州縣以撫之置官吏編里甲實復役使安生業則流民皆齊民矣都御史李賓深然其說至是流民復集如前賓乃援洪謨說疏上之上可馬命傑往蒞其事秋七月北城兵馬吏目文會疏言荆襄自古用武之地宣德間有流民鄒百川揚繼保匿聚為非正統中民胡忠等開墾荒田始入版籍編成里甲成化年朱劉千斤和尚李鬍子相繼作亂大臣處置失宜終未安輯今河南歲歉民饑入山就食勢不可止能保無後日之患謹條上三事曰荆襄土地肥饒皆可耕種遠年入籍流民可給還田土所附籍者領田土方耕量存恤之且願回籍者聽曰流民潛處出沒不常乞選良有司為之撫綏軍衛官為之守禦則流民自安曰荆襄上流為吳楚要害道路多通必於總隘之處加設府衛州縣立為保甲通貨賄以足其衣食立學校以厚其風俗則其民自趨於善矣上大是之命都御史原傑採其言用之九月都御史原傑奏言信陽固始等州縣南抵靳黃西接荆襄東連鳳陽霍上山勢綿亘河流四達盜易出沒且鳳陽陳州近皆被火流民載真盜入霍丘叔帑藏執縣官民庶騷動誠宜思患預防今請於汝潁所屬信陽等一十三州縣令二司巡守官選壯丁備器械馬匹委任二官督之緝捕盜賊又信陽軍民雜處奸盜尤眾請調守備南陽河南都指揮官俾得專禦盜賊毋令石銀洞又商城縣南接六安州二百餘里四野曠漫而金剛臺巡檢司乃在縣北今請遷置縣馬頭山詔悉如所言行之十一月開設湖廣鄖陽府即其地設湖廣行都司衛所及縣時都御史原傑編置諸郡縣深山窮谷無不親至至則宣朝廷德意問民疾苦諸父老皆忻然願附版籍為良民於是大會湖廣河南陝西撫按諸臬之臣籍流民得十一萬三千餘戶遣回故土者一萬六千餘戶其願留者九萬六千餘戶許各自占曠土官為計丁九限給之令開墾為永業以供賦役置郡縣統之於是湖廣割竹山地分置竹溪縣割鄖津地分置鄖西縣河南割南陽汝州唐縣地分置桐柏南召伊陽三縣陝西析商縣地為商南山陽二縣而以商縣為商州使流寓土著者參錯以居又即鄖陽城置鄖陽府以統鄖及竹山竹溪鄖西上津六縣且立行都司衛於鄖陽以保障控御之經畫既定乃上其事因薦鄖州知州吳遠為鄖陽知府諸州縣皆選鄰境良能吏習知其事者為之又以地界三省無統紀薦御史吳道宏才望請代已任得兼制三省撫治八郡居鄖陽上遂擢道宏為大理少卿代傑撫治馳重書賜傑召還以為南京兵部尚書傑勞苦成疾南還竟卒於驛舍荆襄之民間之無不流泣者尋以撫治鄖陽大理少卿吳道宏為石金都御史

開府鄖陽著為令

谷應泰曰鄖陽斗絕西北錯處陝蜀南下則光信南陽豫州之域漢北楚山又皆蜿蜒巨屬下抵鳳陽廬霍地徧千里環接數省河流四達嶺萬里屢羅之故國鬻熊之邊陲也終元之世嘯聚不散高皇削平竟虛其地禁民勿入夫亦周終徙各漢不復豐其淵藪遂作丘墟然而鄖處萬山林豎叢密地既紆迴利堪樵給流民生長豈隸版圖家占土田不知租稅此亦桃源之於武陵五丁之於蜀道矣流聚既多遂生雄長天水泥丸之志尉陀坐大之形劉通以膂力號劉十斤石龍以妖讖號石和尚憲宗之世僭號改元唐鄖荆襄驕然不靖白圭以大司馬出督五道俱進敗之南漳懸軍深入焚其中營千斤獻俘闕下而臨陣斬獲者萬有餘人蹂亂走死者不可勝算兵威懲創於斯烈矣既而劉長子又以餘黨復聚巫山圭發師掩捕連營入討食盡援窮誘殺渠帥獲縛者復六百餘人而上猶命縱兵誅勦必無噍類示不臣之炯鑒明天威之莫犯也既而李鬻子又以餘黨構亂荆襄項忠主勦尤力徧召土兵進營竹房陳俘二千編戍滿萬乃史稱其草薙良民枕藉山谷戍多道死尸棄江干項相盡屠外黃晉楚遂棄京觀不是過也然而流民入山就食雲集如前大臣悔過始議更張共護者流民之說文會有三事之陳原傑乃披榛履險宣布慰問於是山東之民扶杖聽詔河北之老流涕觀軍入籍者十一萬三千願留者九萬六千餘戶各占曠土並輸賦役割地三省設置六縣而鄖陽巍然重鎮矣鄭國成渠秦稅萬頃受降河外唐築三城國寶慢藏利器誨盜非惟奪險實啟戎心故一介之吏賢於十萬之師糧餉之民勝於組練之甲然後知飲至凱旋稱俘獻廟當時度劉我赤子抑又何多也原傑崎嶇布置竟以勞卒萊公雷竹叔子峴碑視死人如刈以為已功者吾又以傑為百世如生也

明史紀事本末卷之二十九

平藤峽盜

憲宗成化元年春正月兩廣蠻寇亂以都督同知趙輔為征蠻將軍都督僉事和勇為游擊將軍擢浙江左參政韓雍右僉都御史督理軍務率兵討之太監盧康陳宣為監軍戶部尚書薛遠督餉御史劉慶汪霖紀功廣西潯州之境萬山盤嶺中有水曰潯江發源柳慶東遠至潯帶象州永安修仁荔浦平樂諸郡縣夾江諸山皆砦研巖其巖險惡地為大藤峽蓋有孤藤渡峽礮如徒杠也南截潯水為府江自藤峽至府江約三百餘里地惟藤峽最高登藤

卷之二十九

七

峽嶺數百里皆歷歷目前軍旅之聚散往來可顧盼盡也諸蠻以此為奧區桂平大宣鄉崇善里為前庭象州東鄉武宣北鄉為後戶藤縣五屯障其左貴縣龍山據其右若兩臂然峽北巖峒以百計如仙人關九層崖其極險陀若峽以南有牛腸大岫諸村皆緣江立寨藤峽府江之間為力山力山之險倍藤峽焉又南則為府江週遭蓋六百里其中多巽巖隙谷層磴絕壁入者手挽足移十步九折一失足則墮身數百仞下中產狴人監胡侯盤四姓為渠魁力山又有獐人善傳毒藥弩矢中人無不立斃者雖四姓狴亦憚之景奉中程渠侯大狗等倡亂嘯聚萬人修仁荔浦力山平樂皆應之攻瑣郡縣出沒山谷守吏不能制率以招撫摩之時朝廷方北患瓦剌未遑也天順中益縱恣詔能捕大狗者予千金爵一級竟不可得久之蔓延廣東高廉雷之境所至殘燬兩廣守臣皆待罪至是兵部尚書王竑言峽賊為亂久矣其始皆由守臣以招撫為功譬之驕子愈恤愈啼非流血槌之啼不止浙江左參政韓雍有文武才以討賊屬之可持南顧憂而諸將中惟都督趙輔勇畧可任故有是命閩外之事一以屬雍制曰將士有功者得自署三司而下不用命者以軍法論朕不中制也 夏六月韓雍至南京會諸將議進兵方畧皆曰兩廣殘破盜所在屯聚宜分兵撲滅之令一軍由庾嶺入廣東而大軍由湖廣入廣西賊在廣東者驅之在廣西者困之如是乃可滅雍曰不然賊已流劫蔓出而所至與戰是煽禍也大藤峽賊之巢穴今以全師擣之既至彼地南可以援高廉雷東可以應南韶西可以取柳慶北可以斷陽峒諸路勢如常山之蛇動無不應舉無不克心腹既潰諸處之賊假息遊覓且何煩於逐乎舍此不圖而分出四出則賊愈奔突汗漫郡縣愈殘燬所謂救火而噬之也未見其濟諸將曰誠如公言乃以官軍二萬人兼程而進秋七月韓雍大軍至全州會陽峒西延苗賊為梗出偏師擊滅之斬失律指揮李英等四人軍中股粟九月大軍至桂林雍按圖籍與諸將議曰修仁荔浦藤之羽翼也不剪除此藤峽其勢不孤乃以永順保靖及西江土兵十六萬人分五路進先破修仁窮追至力山大敗之生擒一千二百餘人斬首七千三百餘級冬十一月大軍至潯州雍延父老問計皆曰大藤天險重品密菁三時瘴癘其等生其地不能得其要領且賊聞大兵至為備益堅莫若屯兵圍之且戰且守可不戰自斃雍曰不然峽山遠遠紛披錯雜六里餘里安可圍也且屯兵日久將士懈弛睥睨衝突豈能悉防兵法曰盜我薄人又曰先人有奪人之心今我軍新破府江勇氣百倍賊聞震恐喪魄矣因而乘之可立破也乃以總兵歐信參將孫驥高瑞等帥六萬六千人為右軍自象州武宣分五道入攻其北以都指揮白全楊嶼張剛王祀等帥九萬二千人為左軍由桂林阜南分八道入攻其南以

參將孫震指揮陳文章等守左江及龍山五屯防其奔軼。雅與趙輔和勇營高振巖以督諸軍。雅復令歐信曰：山北既破，便可提兵深入夾攻。桂州橫石諸處，令正夏曰：林峒沙田府江間道也，宜越古眉曼曼諸山，伏兵林峒扼其東奔。諸將聽命。十二月朔，韓雅督諸將四面並進攻之。別遣兵斷諸山口。賊聞兵來，置婦女積聚於桂州橫石寺塘諸崖，乃悉力出捍。峽南排柵堅密，滾木礮石鏢鎗毒矢天下如注。官軍登山仰攻，雅督戰益急，敵少息，雅見其急，急擊之。將士用團牌扒山虎屨三色等器，魚貫以進，皆殊死戰。呼聲撼山，峽若崩。賊氣奪，雅命縱火焚，烟焰蔽天，日晝晦。賊大潰，散盡破山。南石門大信道袍屋廬諸舍，老鼠塞窟，竹踏梁腦紫荆林，岷沙田古營牛腸大姑大寨等寨，賊屋廬藏積皆積。日暮，雅命就營賊巢中，眾粟棗棗棍雅恬然整暇，咸恃以安。賊既潰，入橫石諸崖，雅飭兵窮追，伐山通道。行數日至其地，賊上九層樓等山，絕崖巖壁，控霄漢，林菁叢惡，非人所處。樹柵據之用，千勛掘石，大木轉而下，聲若雷。巖合皆應，弩矢雨注，雅誘使大發，而令人間道潛陟，且巔，賊發竭，舉砲為應。自卯至未，賊發竭，砲舉大駭。雅督將士緣木攀蘿而升，援引蟻附，漫山奮擊，連數日夜，鏖戰數百合，發火箭焚其柵，而夏正等亦自林峒來，援與大兵合。賊大驚，潰生擒倭大狗等七百八十餘人，斬首三千二百餘級，磨崖石紀歲月，而還。土人謂自國初但琴御無出掠，未有窮入巢穴破之者。峽中有大藤如斗，延亘兩崖，諸蠻蟻度，故曰大藤峽。乃斬峽藤，斷之，易名斷藤峽。分兵捕雷廉高肇諸寇，先後平之。先是大軍由修仁荔浦抵大藤峽，道有儒生里老數十人，跪持香曰：我輩苦賊久矣，莫敢自拔。今幸遇天兵，得自為良民，願先三軍鋒。雅大怒，顧左右叱曰：此皆賊耳，縛斬之。左右初疑雅何乃殺良民，既縛而杖中利刀出，迺知間也。悉斷頸，散手足，割腸胃，分掛青棘中。累累相屬，賊大驚，沮曰：韓公天威也。有新會丞陶魯隸麾下，雍威嚴，擬王公軍門，設銅鼓數十，儀節詳密。三司長吏見，長跪白事，懼悚如小吏。一日，顧峒賊最強，險難下者，方設策。魯時直騰侍左右，謾謂曰：丞孫我何意，魯曰：得非某賊耶？雅曰：然丞能往否？曰：匪直能，且易易耳。雅怒曰：賊銳甚，又搯阻自衛，非大兵不可入。部下文武數百千人，熟視無可當者。吾方欲身往，若安得易？且使若食粟能之耳。最爾邑不能理，乃言擊賊者，吾嘗言魯不辭抗言曰：謂魯解食粟，不解擊賊者，明公未悉魯也。將玩廢統廢邑事矣。後乃為蜀名臣。全孝母魯魯使得異技，當是縛諸醜，以獻雅。翼之改容曰：若所將幾何？而辨曰：三百人曰：何少？曰：魯猶以為多也。兵貴精，請擇雅曰：任若自為之。魯乃標式約曰：有能力舉百鈞，矢射二百步者，朱三軍之士十五萬人，且比於式者，得二百五十人。曰：未也。請復下令募，募數日足。魯乃為別將，自操練陣法，椎牛酒犒甘苦。

共之士爭願為死。率以先登大破賊。斬首無算。賊聞陶家軍。駭慄遁避。叩首乞為良民。得毋死。幸甚。魯成子也。雍又奏調達官軍千餘。專命偏將領之。猶獲出入山林。利用標鎗。牌刀諸短兵。不能當騎射。故達軍所向。極克。賊畏之。既平。雍乃上言。諸猛之性。憚見官吏。搆以流言。終難靖亂。有上隆州土知州岑鐸。以罪在禁。而事屬曖昧。蠻戎之族。不必責以義倫。請復其職。俾領藤峽。開設州縣。仍隸潯州。又以各處巡檢。俱係流官。不諳民情。不辨地畝。往來遷轉。難以責成。而部下有功土人。李昇等。效有勤勞。請量授土巡檢官秩。彼皆感恩圖報。必能保障一方。又請移周冲巡檢司於勒馬。移靖遠巡檢司於獻俘。移思隆巡檢於碧灘。東鄉龍山。各宜添設。又別類種人。國初曾充戎伍。近用兵時。遣千戶李慶招之。多肯效順。請即本地開設千戶所。因其故俗。即以李慶為之。渠帥統之。亦可羈縻。獲悍藉以保障地方。奏上。上皆納之。即斷藤峽。設武靖州。以岑鐸為知州。屬潯州府。班師論功。擢雍左副都御史。賜文綵幣。六官一子。鎮衣鎮撫。封趙輔武靖伯。子孫世襲。初出軍時。趙輔知雅才。軍事一聽雍。而輔但用命戰。故所向有功。世宗嘉靖六年。夏五月。起新建伯王守仁。以兵部尚書總制兩廣江西湖廣軍務。先是成化中。韓雍平斷藤峽。民獲寧居者二十餘年。正德五年。後遺孽漸熾。峽南賊尤甚。橫江禦人。總制都御史陳金。謂諸蠻不過利魚鹽耳。乃與約。商船入峽者。計船大小。給魚鹽與之。諸蠻就水瀆受去。如權稅然。不得為梗。蠻初獲利。聽約。道頗通。金亦謂此法可久。易峽名永通。亡何。諸蠻緣此益無忌。大肆掠奪。稍不愜。即殺之。因循猖獗。遂負固大為寇。至是守仁至兩廣。定田州。盧蘇王受降。而兩江父老。遮道言斷藤峽及入寨賊倡亂狀。守仁上疏請討。從之。七年春二月。王守仁以湖廣兵至南寧。而盧蘇王受初降。亦願立功。自贖守仁。乃集諸守臣將帥議。命湖廣僉事汪濬。廣西副使翁素。僉事吳天挺。及參將張經。都指揮謝珮。監湖廣土兵。襲勦斷藤峽賊。仍督分水順兵。進勦牛鵬等寨。保靖兵進勦六寺等寨。期以四月初二。各至信地。先是峽賊聞軍門。檄湖廣土兵至。皆逃匿深險。復聞以蘇受降罷兵。又守仁駐南寧。故為散遣諸兵。狀寇弛不為備。湖廣兵皆偃旗臥鼓。馳至與官軍突進。四面夾攻之。賊敗。退保仙女大山。據險結砦。官軍攀木緣崖仰攻之。初四日。破賊寨。初五日。復攻破油磑石壁大陂等寨。賊敗奔斷藤峽。官軍追擊破之。賊奔渡橫石江。覆溺死者六百餘人。官軍自後急擊。俘獲其眾。賊潰散。初十日。遍搜山峒。無遺。還兵至潯州。守仁密檄諸將。移兵勦仙臺等賊。二十一日。仍前分佈各哨。水順兵由磐石。大黃石。登岸進勦仙臺。花相等處。保靖兵由烏江口。丹竹。埠登岸進勦白竹。古陶。羅鳳等處。期五月十三日抵巢。各賊聞牛鵬等寨破滅。則大懼。方據

險設伏待之。官軍驟進奮勇夾擊。賊不支奔入永安力山。乃分兵圍之。賊復大潰。奔諸路者多為防截。蔡將沈希儀等所擒。於是斷藤之賊畧盡。先是守仁因八寨賊去。斷藤稍遠。別遣布政使林富副總兵張佑監督土目盧蘇王受五千餘眾。進剿八寨。猶賊各兵乘夜啣枚襲之。味爽抵賊。巢遂破。石門天險賊始驚覺。且戰且走。日午賊結聚二千餘人。來拒官軍。奮擊之。賊既失險。氣奪不能支。遂大潰。奔入重險。官軍夜募死士掩其不備。襲古蓬寨破之。連克因安古鉢都峒諸寨。於是八寨之賊亦盡。前後擒斬二千餘人。兩江底定。守仁乃班師。疏薦林富為都御史。巡撫其地。論功褒賞有差。

十五年夏六月。斷藤峽盜攻殺戍卒。先是王守仁既歸。卒於道。而武靖州知州岑邦佐不能鎮輯。且墨賊賄多。曲庇之。故峽以北。賊復漸肆猖獗。其日侯勝海者。居弩灘為亂。指揮潘翰臣聽土目黃貴章言。誘勝海殺之。實貴章利勝海田廬也。勝海弟公丁集眾噪城下殺人。僉事鄔閔參議孫繼武言於都御史潘旦。請討之。參將沈希儀沮之曰。滑賊未易取。須春江漲以數千人從武宣順流下撲之。乃可不聽。閔繼武還壽州。以千人往擊賊。先遁去。斬一病夫而還。遂言賊已斂跡。請立堡戍。旦從之。希儀復言。賊未大創。兵威不振。立堡難守。旦不聽。六月堡成。閔令黃貴章香以三百人戍之。許擇取勝海田廬。不許諸徭大憤。恚。邦佐又陰黨之。公丁遂集眾二千人。夜寇堡。殺戍卒二百餘人。貴章走免。巡按御史諸演疏其事。閔與繼武以啟釁罷去。亡何旦亦去。侍郎蔡經代之。

十七年春正月。蔡經集諸司議發兵。曰。諸君度賊須兵幾何。副總兵張經曰。不過萬人。蔡經曰。太少。沈希儀曰。非八萬人不可。蔡經曰。太多。副使翁萬達曰。二君言各有據。襲而助之。曰。勦警罪討之。曰。征。由張君言。勦也。由沈君言。征也。然賊為備久矣。勦之無功。從沈君言。便會朝議。欲征安南。事遂已。公丁等益橫。時出殺掠。壽人苦之。冬。侯公丁伏誅。先是副使翁萬達力請討公丁。御史鄒堯臣亦贊之。蔡經乃會安遠侯柳玠討發兵。以兵事屬萬達。萬達廉得百戶許雄。素通賊狀。劫之曰。能擒公丁。貸汝死。不即論如法。雄懼。請効力。自贖。萬達陽庇公丁。謂離家誣之。耳。乃捕係許公丁者數人。責其啟釁。公丁果遣人自列萬達陽許之。又令雄假稱貧為賄。公丁喜。益信雄。會萬達巡他郡。以事屬參議田汝成。汝成召雄申飭之。雄乃詣公丁曰。壽人久以爾為口實。幸上之人不信。今分守公新到。何不自訴。冠係事由他。庶庶相信也。公丁然之。隨雄來見汝成。復列冤狀。汝成曰。聞仇家誣汝。已逮治之矣。慰遣之。乃密授意城中居民。被賊害者。家出歐公丁一巾。皆誣遂逮入係獄。遣雄諭其黨曰。寇保事。公丁委罪諸徭。須鞠實生。

之若等誠謂公丁寃須罪人得釋之萬一事自公丁當其棄之勿以一公丁自取滅亡也諸釋說言事來由公丁聽論之不敢黨乃極致公丁軍門碎詠之

十八年春三月兵部侍郎蔡經平斷藤峽諸盜先是田汝成既誅公丁乃言之督府謂首惡既擒賊方震駭宜乘此時進兵討賊經許之會沈希儀病乃以副總兵張經將左軍副使翁萬達監之南寧指揮王良輔朱昇凌浦柳浦周新孫文綉屬焉以都指揮高乾將右軍副使梁廷振監之賓州指揮馬文傑王俊戚振吳國章屬焉副使蕭晚紀功參政林士元及汝成督餉張經議欲以少兵勦之畧示威勿深入又欲舍紫荊諸處賊數勿擊萬達持不可謂少出兵墮損軍威諸猛恣肆久不大創之不足懼其心汝成亦如萬達議萬達又言之督府曰峽南亦劇賊但今兵力不能并及姑緩之以俟後經然之乃以二月兩軍齊發左軍則王良甫由牛者灣越武靖攻紫荊姜老鼠諸巢朱昇由三等村渡蓼水攻石門黃泥嶺諸巢柳浦由白沙灣攻道袍梅嶺諸巢凌浦由白沙灣攻水昂梅嶺諸巢周維新由白沙灣攻藤冲綠水中諸巢孫文綉由藤峽夾攻大坑巢共三萬五千人分六道進右軍則馬文傑由武宣攻碧灘綠水諸巢王俊等由武宣入山攻羅淥上峒戚振攻中峒吳國章攻下峒共一萬六千餘人分四道南北夾攻之賊大窘擁眾奔林峒而東王良輔擊之中斷復西奔諸軍合擊斬首千餘賊謂往年據險結巢故被官兵擊破皆羸馬至是不復立若惟漫走山谷間令官兵疲於追逐且曠日多多費糧饑必速退且東奔者入羅連山萬達移兵攻之檄右軍抵長州沿江繞出賊背賊於諸險隘伏械器防禦甚多官兵皆以計登之追斬百餘級賊益窘會右軍迷失道愆期三日又土兵盧蘇受賊賂斂兵縱之漫匿諸山谷人言羅連山官兵古所未至者賊遁深入不復窮追云時平南縣有小田羅應古陶古思諸徭亦據險勿靖萬達等移兵勦之三月班師招賊餘黨二百餘人降之江南胡姓諸徭歸順者亦千餘人藤峽盡平萬達汝成獻議於督府凡七事曰編保甲以置新民立營堡以通江道設備禦以控上遊清狼田以正疆界改州治以建屯所處款兵以慎邊防權商稅以資公費蔡經多採納疏行之捷聞諸將帥守臣皆陞賞有差

谷應泰曰大藤當粵西潯州地其水則潯水府江環五百里且山則夾江峻嶺崕岬峭削盤踞門天高瞰數百里下乃窺不測入窺谷矣其徑則引一綫歷千盤非手援足躡不得施步而上也其中則前庭後戶左障右屯一夫荷戟千夫辟易也其前則牛腸大嶺臨江壁立敵不敢仰關而攻也其後則仙人九層石岫星列道里不

可裏糧而窮也。其產則密菁、葦、毒瘴、惡霧，非人所處也。其器則長矢勁弩、淬毒傳藥，人且應弦輒斃也。披圖攷俗，綜其大略而大勝之勢，蓋不特蜀有鳥道，贊葦、華有天門，箭括已為之開，立郡縣而流官土官，交錯難治。建置學校而猛獍獷悍，淫殺性成，通魚鹽以誘之，則見利犬狴，建營堡以備之，而失勢獸駭。辟之癩，飽腫樗輸，匠不能斷，遂隆威施，官司不能材，神臯之甌脫，上天之驕子也。然而俗編亦縣，未可不臣，地屬神州，終難度外。而嚴尤論狄，古無上策，賈讓右河，僅行中計，大軍不可久駐，孤軍不敢追險，合圍防其軼出，屯守更苦劫掠，疥疥之疾，能廢七尺之軀，涓滴之流，可盡江河之水。王竑所以決戰，韓雍所以肆伐也。先渡濤水，決其樊籬，縱火大勝，空其巢穴，賊乃悉眾憑險，歛兵拒戰，而王師援木攀蘿，楚歌四合，援牽蟻附，漢幟先登，磨石橫崖，之谷題銘，九層之樓，鋸藤絕，絕奪其世險，至於支離身首，剗剔肝腸，金鼓陳兵，旌旗秉燾，蓋以天兵不易，至重險不易，得扼吭拊背，急擊勿失，宣暢皇靈，顯彰天極，取威定亂，在是役也。然猶武備中弛，苞孽復盛，二十年而有新建之師，又十年而有蔡經之捷，賊勢稍殊，兵形亦異，類皆窮追深入，耀甲橫戈，蓋孔明巴蜀，幸用嚴刑，張詠益州，輒行捕斬，亂因重典，有自來矣。然而興利除弊，勿擾其俗，仁漸義摩，入革其故，蠻戎猶有人性，長吏者又何可，以馬上治之也。與

明史紀事本末卷之四十

興復哈密

憲宗成化九年秋九月，土魯番速檀阿力王入哈密，掠王母併金印去。哈密，漢西域唐伊州地也。漢武帝置酒泉張掖燉煌三郡，即今甘涼肅之境。又出玉門關，通西域，置都護及戊己校尉，以斷單于右臂。則今之哈密云。晉為涼州牧，張實所據。歷後魏，西域復通。隋煬帝因裴矩進圖記，躬度玉門關，置伊吾且末鎮。唐隸隴右道，安氏之亂，盡及吐蕃，地無水而常寒，多雪，雪積乃得水。元封其裔勿納失里為威武王，居之。明初高皇帝定陝西甘肅諸鎮，嘉峪關以西置不問。永樂二年，安克帖木兒貢馬，詔封為忠順王，即其地置哈密衛。關以西衛七曰哈密、安定、阿端、亦金蒙、古曲先、罕東、罕左，而哈密最西。東去肅州西去土魯番各千五百里，北數百里，抵瓦剌，以天山為界。授其目馬哈麻火只目等指揮，分居苦峪城，賜金印，詔命凡西域入貢，悉道哈密。譯上亦漢武遺意也。洪熙元年，哈密貢硫黃，上曰：哈密既有硫黃，猝遇戰鬪，須有備。敕邊吏知之。正統四年，瓦剌強數侵哈密，哈密懼，稍持兩端，爾書諭母肯德終不

愾至拘雷漢人轉鬻使至多暴橫邊吏請責詔曲貸之而忠順王再傳為孛羅帖木兒天順未見弒無子王母營温
 答失力署國事為亂加思蘭所破成化二年兵部奏王母以亂加思蘭侵掠避居赤金苦峪今寇退宜救復還哈密
 乃以把塔木兒為右都督守哈密把塔木兒本畏兀族故忠義王外孫也把塔木兒死子罕慎嗣而土魯番時強欲
 控弦可五萬其速檀阿力尤雄黠至是挾哈密赤斤諸夷王母不從遂見掠乃劫金印去罕慎竄苦峪城內或歸附
 居肅州亦有隨土魯番去者甘肅撫臣輩良以聞兵部尚書白圭言哈密為我西藩土魯番無故凌奪不救則赤斤
 諸衛盡為贊皇嘉峪外皆強敵而禍中甘肅請集廷議恢復因舉高陽伯李文右通政劉文往經畧之比至哈密眾
 已潰散文等不敢深入止調集罕東赤斤諸番兵數千駐苦峪不敢進諫言阿力欲乘虛搆二衛宜還兵自為守遂
 引還阿力始經中國益侵內屬諸衛矣

十二年秋七月土魯番速檀阿力遣使赤兒米郎來貢且致書鎮巡飾罪稱王母已死朝使至即歸金印城池然特
 漫語無還意其冬更鑄哈密衛印賜罕慎於苦峪立衛居之給土田及牛具穀種

十四年秋九月土魯番速檀阿力死子阿黑麻立甘肅撫臣王濬請乘間納罕慎
 二十年冬十一月罕慎入哈密嗣忠順王罕慎貪殘國人缺望西域諸貢使苦要索亦有違言孝宗弘治元年冬十

二月土魯番阿黑麻殺忠順王罕慎復據哈密時有奸回誘阿黑麻攻哈密阿黑麻亦壯乃曰罕慎非脫脫族安得
 王王故應我陽好語罕慎聯姻至哈密城下頂經盟誘殺之亦未敢頌言據哈密遣使入貢請代領西域職貢且乞
 大通事往和番兵部尚書馬文升議阿黑麻與哈密各有分地安得相併以上敵之強我屢卻款何小春輒與我構
 且憫然王也姑許如例入貢請救阿黑麻還王母及金印歸我哈密爾書下阿黑麻怒欲勒兵近塞要求之其帥牙
 蘭曰哈密去吾王千餘里敵國輻輳遠出已難况又近塞乎今既殺其國王番漢之心皆怒若合謀并進非我利也
 不如乘勢還城印以款之再圖後舉阿黑麻以為然

四年秋九月遣哈密衛目寫亦虎仙齋教諭阿黑麻時王母已死阿黑麻亦悔禍上金印及所據城詔還予金幣以
 寫亦虎仙為都督命事

五年春二月封哈密巴為忠順王遣使護歸之馬文升謂戎重種類且服元久哈密故有回回畏兀兒合刺灰
 三種而北山又有小列秃克力相侵逼必得元裔填之可慎諸番乃行求忠順近屬得曲先安定王姪陝巴奏令

甘肅守再詢諸番族立陝巴可否狀番族合詞稱陝巴可立為王主國事乃遣使立之輔以安吉字刺阿木郎未幾諸番索陝巴犒賜不得阿木郎更引哈刺灰森掠土魯番牛馬阿黑麻怒復搆上

六年冬十月土魯番復入哈密執陝巴支解阿木郎掠金印去事聞大學士丘濬謂馬文升曰哈密事重須公一行文升曰方隅有事臣子豈敢辭勞但西域賈胡嗜利不善騎射古未有西域能為中國大患者徐當靖之濬復言文升乃請行諸大臣言北寇方強文升不當往甘涼委四方邊事乃敕兵部侍郎張海都督侯謙往經理之會阿黑麻

前遣部目烏亦滿速兒等四十餘人修貢三京事下廷議通事王英言罕東及野七克力諸部怨土魯番刺骨撫而用之皆吾兵也西域使者方扣關互市為利我聲阿黑麻罪謝勿與通令彼窮而歸怨皆吾間也而廷議皆欲命海

以檄往如土魯番歸陝巴聽予責否則毋前使勿遣而絕其後使上從之海等至甘州遣哈密人齎書往責阿黑麻歸陝巴不報乃修嘉峪關捕哈密奸回通阿黑麻者二十餘人奏請戍廣西

七年春三月下張海侯謙於獄張海等不候命遽歸上言西域遠方勢難輿師哈密存亡不必過煩中國上怒其無功下海謙獄黜之馬文升乃請安置寫亦滿等四十餘人於閩廣示懲創而稍用王英策閉嘉峪關命西域諸賈胡

歸怨阿黑麻以攜其黨從之乃閉嘉峪關絕西域貢時西域諸胡自言成化間我入貢皇帝先遣中貴人送我河南至京宴賜其夥今不撫我我乏海萬里貢獅子謂我開海道却不受即從河西貢者賞宴亦薄天朝棄絕我相率從

阿黑麻且拒命中國能奈我何阿黑麻遂復入據哈密自稱可汗大掠罕東諸郡諜言土魯番用雲梯攻肅州且隴甘州文昇曰是虛聲恫喝我耳土魯番至哈密十數程中經黑風川哈密至苦峪又數程皆絕水草宜使往返馱水

行我第整師旅謹斥埃俟彼至肅州出奇縱擊以逸待勞可匹馬不返也

八年春正月阿黑麻西去雷且將牙蘭與撒他兒率精銳二百守哈密牙蘭機警驍勇絕人能并門六弓夜宿十走雖近人莫知所在哈密督從者皆備服不敢動其雄黠者反從之教以撓中國之人馬文升聞之曰是可龍奔而執也

召肅州指揮楊翥至計事撫其背曰爾諸番情悉其域道里今欲擒斬牙蘭突安出有言罕東有間道可進兵不旬日達哈密文升曰如若言以罕東兵三千為鋒我師三千後繼各持數日熟食兼程襲之若何翥稱善而甘肅巡撫

都御史許進亦以方略聞且曰不斬牙蘭則天威不振土魯番終不知懼文升乃即以策屬之遣副總兵彭清統銳卒由南山馳至罕東帥調罕東諸番兵乘夜倍道襲牙蘭冬十一月許進及總兵劉盡抵肅州駐師嘉峪關外進

罕東兵不至乃偕彭清循大路行以水草乏絕不得馳牙蘭調知乘十里馬宵遁惟餘番人八百登臺自保師入哈密得陝巴妻女并牛羊三千斬級六十拔哈密管從者八百餘人還我士馬乏糧多物故文升徒取空城竟失牙蘭然西域亦自是頗憚中國上念邊吏冒險出塞進等及太監陸閻皆以功陞秩

九年三月阿黑麻自將撒他兒等復襲哈密據之先是王師入哈密牙蘭遁歸阿黑麻方與赤斤蒙古衛相讐攻不能大發兵使別將將輕騎五百圖復哈密復為赤斤蒙古所邀殺殆盡至是乃自率兵下之令撒他兒奄克字刺居守撒他兒不敢守哈密就刺木城駐軍奄克字刺密結瓦刺小列克襲斬撒他兒還守哈密阿黑麻遣兵圍之哈密人舉火小列克來援退走

十年冬十月阿黑麻以絕貢失互市又自許進撫甘肅小列克及七克力等部中國撓之寤其令其兒馬黑上書願悔過還陝巴及金印易前四十餘使予貢如故馬文升恐挾詐請俟陝巴金印至甘州始取寫亦滿速等於閩廣十一月起前左都御史王越總制甘涼等處邊務經略哈密

十一年秋八月復封陝巴為哈密忠順王先是都御史王越出河西而陝巴至甘州越乃令三種都督回回則寫亦虎仙畏兀兒則奄克字刺哈刺灰則拜迭力迷失共佐陝巴奄克字刺以罕慎地與陝巴不協乃妻陝巴以罕慎女結好遂賜陝巴蟒玉大帽為忠順王而釋寫亦滿速等西歸會越卒哈密三種人久厭兵初以國亂入居甘肅境上射獵為生不願歸哈密文升請置家之半肅州往來自便

十二年春正月遣兵護忠順王陝巴還哈密以都督寫亦虎仙奄克字刺拜迭力迷失三種輔之主國事土魯番諸部許復入京朝貢勞賜良厚已而陝巴嗜酒格對諸部阿字刺等咸貳

十七年春三月阿字刺陰搆阿黑麻迎其次子真帖木兒來王哈密陝巴棄城走沙州邊吏遣指揮董傑及奄克字刺往諭眾迎陝巴還阿字刺不從傑等遂擒殺阿字刺并其黨六人餘怖服乃別令都指揮朱瑄勒兵送陝巴復王而以真帖木兒還土魯番真帖木兒時年十二其母亦罕慎女也會阿黑麻死諸子讐殺真帖木兒懼不敢還願依奄克字刺曰吾外祖也守臣忠與陝巴嫌乃攜還使居甘州而其兄滿速兒尋定國亂自立

武宗正德元年秋九月忠順王陝巴死子拜牙郎嗣位淫虐不親政事八年春二月真帖木兒還土魯番先是滿速兒稱速檀朝貢上書求真帖木兒兵部議實所愛不予尋逸出城追獲

之七年冬始令哈密三都督送真帖木兒西還。至哈密奄克字刺欲止之。寫亦虎仙滿刺哈三不可護。至土魯番以國情輸滿速兒潛誘拜牙郎叛中國。拜牙郎淫暴心怵屬部謀害欲掩奄。字刺往不從。奄克字刺奔肅州。八月拜牙郎棄城叛歸土魯番。滿速兒令頭目火者他。只丁與寫亦虎仙滿刺哈三取金印守哈密。又令火者馬黑木等至甘州索賞。哈密諸部乃譯書言拜牙郎棄國從番。乞命將守哈密巡撫趙鑑。謂滿速兒忠義守城勤勞。命撫戎官賜之金幣。撫戎官入哈密。滿速兒亦率眾至。分據刺木等城。真帖木兒又言河南大饑。人死亡且半。甘州城南黑河可引灌城。於是滿速兒及火者他。只丁牙木蘭日夜聚謀侵甘肅矣。

九年秋八月。命右都御史彭澤總督甘肅。統延寧固原諸鎮兵。經略土魯番。滿速兒既據哈密。遣青鎮巡索金幣。萬贖哈密城印。總制都御史鄧璋以聞。故有是命。勅都督奄克字刺寫亦虎仙等共守哈密。亦斤等衛如遇土番內侵。并力捍禦。

十年春正月。土魯番火者他。只丁寇亦斤。苦峪諸處殺掠甚慘。彭澤抵甘州。復遣澤書索金幣。澤度滿速兒強。未易兵定。番戎可以利啗。乃以繒綺二十。白金器。遣通事火信同寫亦虎仙入土魯番。說令和好。滿速兒喜。許增幣歸金印。土地澤不俟報。遽上言。速檀滿速兒畏威悔禍。已還哈密侵地。及金印。四月。遂召澤還京。巡按甘肅御史馮時雍言。澤處置失宜。講和辱國。兵部尚書陸完寢。其奏。滿速兒謀知兵罷益驕。四出侵掠。關外諸衛及結瓦刺寇我河西。且遣人索所許增幣歸印。

十一年秋九月。土魯番復據哈密。侵肅州。初彭澤既召還。趙鑑亦去陝西。左布政使李混代鑑巡撫甘肅。滿速兒以金印來歸。兵備副使陳九疇語。昆曰。彭總督遇事多稜。校何面目。立天地間。昆不能違。以雜幣二百貽之。令送拜牙郎還國。留使虎都六撒者。兒慶。其意滿速兒間留。二使怒。令火者他。只丁牙木蘭復據哈密。而身引萬騎直犯肅州。總兵史鏞欲自甘州來援。九疇以乏食。止之。肅州急。乃以游擊苗益出禦。土魯番鋒銳甚。苗益陣及。亡七百騎。兵迫城下。哈密降。回居肅州城。頗為內應。九疇廉得其情。收繫諸回。及都督失拜烟塔等。凡喪甲者。極殺之。嬰城守調屬部兵。劫其老營。而潛遣使誘瓦刺。擣巢穴。破其三城。滿速兒狼狽走。副總兵鄭廉及奄克字刺尾擊敗之。瓜州土魯番乃引去。九疇遂發寫亦虎仙。傾陷哈密。狀滿速兒復請和。巡撫李昆以聞。時方命彭澤及中使張永視師。疏至罷遣。而滿速兒實無意和。又不歸拜牙郎。九疇謂土魯番不臣。宜絕其使。勿通。與昆異議。兵部尚書王瓊修却澤。

雅右昆且忌九疇功日媒孽河西事

十二年夏六月失拜烟答子米兒馬黑麻方入貢在京規知王瓊與彭澤却突入長安左門訟寃下錦衣衛會兵部

三法司奏行河西副報瓊因發澤欺罔辱國及陳九疇輕率激變罪逮昆九疇至請廷鞫戶部尚書石玠曰大夫出

使於外苟利社稷專之可也王瓊曰納幣寇廷致貽後患利乎不利乎眾不能奪澤幾不免大學士楊廷和善澤得

與九疇並削籍昆謫浙江副使已刑部會訊并脫寫亦虎仙死上幸會同館寫亦虎仙以秘術于進得賜國姓隨上

南征

十六年夏四月帝崩世宗踐祚六月建兵部尚書王瓊下獄謫戍榆林言官劾其忌功陷彭澤陳九疇也遂起彭澤

兵部尚書九疇僉都御史巡撫甘肅寫亦虎仙論斬死獄中

世宗嘉靖元年秋八月土魯番滿速兒大舉入寇以二萬騎入甘州都御史陳九疇率眾先登力戰解甘州圍滿速

兒走肅州九疇乘夜倍道間抵肅州夾擊破之殺其驍將火者他只丁眾詳滿速兒中流矢死遂以聞時上以河西

危急方遣兵部尚書金獻民都督杭雄濟師至蘭州聞捷用九疇議遣其使閉關絕貢而滿速兒故無恙也滿速兒

歸路遇亦不刺兵復邀擊之大創去

四年春二月土魯番牙木蘭復據哈密率眾入沙州侵及肅州

五年春三月命尚書王憲提督陝西邊務先是起楊一清提督軍務一清請羈縻土魯番還城印未幾召入閣以憲

代憲盡出平涼羈留貢使往諭土魯番令悔過伏罪歸我哈密

七年春正月起王瓊為兵部尚書兼右都御史提督陝西軍務初哈密二種避警內徙一居肅州東關一居金塔寺

諸處陳九疇議移肅州北境棄地以杜後患大學士楊一清以各部一旦外徙不北合瓦刺必西連察台徒足召警

議遂寢尋王憲為提督復遣使往諭之土魯番亦未肯服而楊廷和坐議禮罷彭澤亦去職張璉桂萼等用事方讐

廷和知王瓊故怨之而哈密不靖由彭澤澤以廷和曲庇惟急用瓊西鄙乃可盜也至是遂以瓊代憲總督瓊被用

即上書論澤九疇事言滿速兒實不死按驗九疇誣罔璉萼擬坐斬并罪廷和刑部尚書胡世寧力爭九疇雖去首

功失實然其人忠勇再保河西有功為土魯番所忌得不死戍邊澤金獻民歸里廷和得免十二月牙木蘭率眾

來歸牙木蘭者本曲先人幼為土魯番所掠點而善兵滿速兒倚之與寫亦虎仙等專伺我虛實且數盜邊至是滿

速兒令牙木蘭據沙州索羈留使且奉帖木哥土巴攻肅州以遲回欲殺之牙木蘭惟率罰帳二千老稚萬人奔肅州降乞白城山金塔寺住牧未報滿速兒以討牙木蘭為辭糾瓦剌寇肅州副使趙載遊擊彭濬等拒却之

八年春二月置哈密諸部於肅州滿速兒以牙木蘭叛乃遣人貢獅之因齎書言願歸哈密城及原掠人口求牙木蘭王瓊上言哈密既歸乞令失拜烟答子米兒馬黑木守之其所歸客番貢使十餘人宜散置沙州土巴帖木哥

部落五千四百人置白城山哈密都督白吉寧刺部落置肅州東郭赤斤都督瑣南東置肅州北山金塔寺罕東都指揮枝丹置甘州南山且欲縛牙木蘭予之下兵部議廷臣頗言哈密難守慮事霍韜力言置哈密者離西北之交

以屏藩內郡或難其守遂欲棄之將甘肅難守亦棄不守乎太宗之立哈密因元遺孽力能自立借虛名以享實利今嗣主絕矣天之所廢誰能興之惟於諸戎中求雄傑能守城印戢部落者因而立之母規規忠順後可也兵部尚

書胡世寧言先朝不惜棄大寧父趾何有於哈密哈密非大寧父趾比也忠順自罕順以來狎比土魯番且遺索我矣國初封元孽和寧順寧安定俱為王安定又在哈密之內近我甘肅今存亡不可知一切不問而議者獨言哈密

何也臣愚謂以專守河西謝哈密無煩中國使又言牙木蘭本屬部歸正非叛者不宜遣還唐惡怛謀之事可鑒也張璠等不聽力主王瓊議安置諸戎於肅州境內獨留牙木蘭不遣如世寧言

九年冬滿速兒遣虎力奶翁及天方諸使貢方物復索牙木蘭不予滿速兒欲同奶翁歸即率諸戎寇肅州會虎力奶翁歸道死瓦剌又攻其北鄙我稍息肩來降人言土魯番欲以哈密城與失拜烟答妻兵部因請許土魯番貢今

三年或五年為期使十二人入京餘置塞上是後名存哈密而金印遂失忠順王拜牙郎終不可復無何哈密竟為土魯番所據諸戎部落皆為薦食矣故土雲翔河西塞而北寇窟西海瓦剌巢北山河西三面並居寇盜守臣頻歲

備羌戎無暇及關外事矣

谷應泰曰環西北鄙部落百千非叩邊而臣即仰關而攻也漢武帝開河西四郡以隔絕南羌三十六國以斷單于右臂殲財隕兵浮河抵漠其阻蒲桃天馬安事異域者殊矣高帝開置甘肅二鎮戍其孤危成祖乃設

立哈密七衛西出肅州千五百里北抵天山所謂斷右臂隔西羌也取不亡矢遺據守不墮兵屯戍百年通寇扼其吭而有之為國西藩計誠威哉英宗即位土魯番始盛控弦數萬奄有哈密劫其王母夫晉是勢鈞猶爭新鄭蜀吳通好必取荊州以世守西藩不能出一旅相存活僅鑄哈密衛印更賜罕慎棄地損威端先見矣其

後乘表納主盡非長策阿黑麻既壯復修夙孽再殺罕慎孝宗仍聽其款更立陝巴至七年陝巴就執張海見欺朝議方主用兵許進上方略楊勳議乘間夫定遠以一介使者決機俄頃猶然橫行絕塞諸部伏息至甘英抵條支歷安自臨西海而進等策召罕東罕東不赴計斬牙蘭牙蘭宵遁兵不遇敵死亡略盡僅得空城為世口實中國長技蓋可見矣自此以後質蘭以外不見漢室旌旗成紀以西無復李家部曲然主魯猶心憚中國蒲伏納土自武宗時忠順王拜牙郎棄城抱印歸番而番長乘機移書邊將責取金幣贖還城印巡撫彭澤復私許繒幣邊功恢復罪過王恢辱浮廣利自西方用兵幾四十年土番未嘗一天及闕也自此心輕中國徑薄甘肅中國稍稍被兵馬封疆之寇未除中朝之關旋作左祖彭澤者輔臣力排彭澤者司馬訟大禮者又借封疆為亦幟修小隙者還假通敵為兵端嫉輔臣之激始許彭澤之欺發主帥之謀并陷九疇之罔去年對薄今歲賜環暮入軍門朝流荒徽置大帥如奕棋視若疆如孤注而河西以外拱手授之他人若夫天府金湯葉同敞展而西藩甌脫又當罪從末減矣

明史紀事本末卷之四十一

平固原盜

憲宗成化四年夏四月固原土達滿四叛據石城初洪武中平陝西故元平涼萬戶把丹率眾歸附高帝授平涼衛千戶且部落散處開城等縣號土達以畜牧射獵為生家多殷富把丹孫滿四以貨力雄諸族成化初字來毛里孩內侵土達李俊者獨以羊酒奉李來李喜賜以馬俊遂有北徙意致仕都督張泰收鳴沙州與土達鄰張把腰等時時假寇盜劫掠之泰以狀聞於巡撫陳介會有通渭縣民避徭役匿滿四所陳介下吏捕治之滿四素縱僕不知法頗危懼參將劉清初至指揮馮傑欲諸土達賄利為餽李俊素狡黠遂以言激滿四等為亂滿四姪滿璫為平涼指揮有司移檄平涼衛捕滿四張把腰甚急璫素惡不知滿四等豈謀率眾往捕滿四知之侯璫至伴許歸罪有司給遣其眾散遂劫璫集諸土達以四月叛入石城石城在眾山中去平涼千里四面峭壁數十仞無徑非引繩不可登西山頂平可容數千人山城皆牆高三二丈城中有數石池可浸池外設棧道而棧道下則築小城護之前有小山高數仞如拱壁狀山後悉築牆高二丈五六尺各番小門僅容單騎城外皆亂山蓋昔人造之避亂者不知所始滿四等往獵射故熟知其險可據而先掘地得前代行帥府印心動遂叛入居之其徒相率偽尊四為招賢玉李

俊順理王散劫甘州旋攻固原千戶所李俊戰死劉清自靖國率眾馳戰不利都指揮邢瑞申登率各衛軍往捕戰於城下兵敗申登死之賊勢大振民失職者多從之遠近震駭五月勅陝西巡撫都御史陳介總兵寧遠伯任壽廣義伯吳琮巡撫延都御史王銳參將胡愷各率所部兵討之秋七月寧夏兵先至介等不候延綏兵自固原急趨蔡祥堡夜二鼓營壘始定軍士勞疲比曉即出禦順順而行去石城十里許賊數千出迎請降有卒馮信頗知兵言於介等曰賊雖降誠偽回則我軍夜至未休暇即行且乏水飲力疲矣不可戰姑聽彼請緩師徐議攻討吳琮叱之曰賊計款我兵至此豈可退乎遂麾兵進賊遁去至城遂驅牛羊數千在前而精兵後繼時賊尚無兵械執木挺而鬪官兵大敗任壽吳琮俱退保東山陳介欲自殺左右救免遣失軍資甲械千數兵有被圍在山者皆棄之而歸盡殲焉賊乃益猖獗凡係土達盡逼入城時截靜寧州道掠奪甘肅糧運無算且聲言欲窺陝西事聞逮陳介任壽吳琮劉清馮傑等下錦衣獄命都御史項忠總督軍務總兵劉玉參將夏正率京營兵并發陝西三邊兵五萬人往討之起大理寺少卿馬文升為都御史巡撫陝西協勦冬十月朔項忠馬文升先後至固原明旦於營外得賊所遺書求宥罪谷居石城免其徭役眾知為緩兵計置之忠等議進兵方略令善畫者圖其山谷形分六路進兵忠與文升等屯中路由芥金佛溝進延綏巡撫王銳參將胡愷由李俊溝進伏羌伯毛忠由木頭溝進右參將夏正由亂麻川進都指揮姜盛由墨城子進副總兵林威由好水川進都指揮張英由驢母川進期三日諸路少出兵嘗賊且探地勢後乃大舉比至城外賊來迎敵延綏兵恃勇輕進失利明日復會戰賊佯敗欲眾入城伏羌伯毛忠麾其兵進據木溝翼曰忠督精銳四千先登奪山北三峯又奪山西四峯與各路官軍會進攻石城擒斬甚眾忠為流矢所中還至半山而卒諸軍皆却劉玉被圍城下眾潰王中流矢項忠斬退縮十戶一人以狗眾懼不敢退玉得免項忠以兵敗憂失色文升曰勝負常事耳况賊死亦多勢已不振此時黃河未凍賊不能北徙無深憂可徐圖之朝廷聞毛忠敗死兵部尚書程信撫寧侯朱永定襄伯郭登等議恐賊連北寇奏遣朱永率京兵四萬往益師朱永欲張大其事請定賞格乃行事下閣議大學士彭時知賊可平嫌其張皇會項忠報軍中事至時曰賊西出掠信可慮今入保山我師圍之甚固賊已困行當就擒矣京兵何庸再出大學士商輅亦曰觀項忠布置賊不足慮也程信忿其言不行出危言曰項忠軍若敗必斬一二人然後發兵去耳時廷臣羣然附和謂不出師必遂失關中多尤時輕敵時曰觀項忠疏曲折保無虞也詔問忠須益兵否忠上疏言京軍怯不諳戰益之無補請命永率精兵五千沿邊西

得賊平報止不來未平則西戮力攻之信等以忠異已各煽浮言會有星孛於台斗中外洶洶占者以為木在秦州不利西師忠聞之曰賊虐害生靈惡貫滔天今仗皇威問罪師直而壯兵法曰禁祥去疑音李景討朱批發感守歲卒以成功今類此乃不待援師至即督兵攻圍賊堅壁不出戰文升與忠謀曰賊城中無水芻粟亦漸乏若絕其芻汲則釜魚當自斃矣忠然之令官軍掩捕芻汲者多被擒乃知城中無水忠等日引兵至城下挑戰至暮引還以疲之賊信胡神神降曰若今日出戰勝則利不勝已矣是日賊一出敗歸始大懼會調甘州兵三千至乃益兵攻城兵已登山山高險卒不能克會日暮兵在山上者數千人未能退方懼賊亦自危詐請降忠等遂許之以退山上兵賊邀忠文升等詣城下與語忠與劉玉皆單騎往賊數百人環甲馳遠門外以示武文升在溝外賊來邀亦赴之帥數十騎往叱賊使斂兵滿四等訴被劉指揮馮崇將激變故乞宥死請降忠等言劉馮二人朝廷已械赴京下獄矣爾速降朝廷必宥爾死又問滿瑋曰爾被劫入城非反者瑋乙命忠等遂納其降撫瑋歸營而滿四狐疑復走上山明日復設木柵請戰不降十一月諸將相持久時天寒且士卒墜指忠等言曰師老矣恐生他變即黃河凍倘有外警我師豈能久駐倘賊乘間突出與西戎合患有不可言者須急攻城破之眾不能決文升議欲縛木為相輿渡濠攻城眾恐多傷不果然賊見攻具其懼漸有出降者忠等皆給票縱之歸賊聞出降者益眾有楊虎狸者最驍悍滿四所任倚夜使虎狸出營遠汲被擒忠先揚言斬之虎狸乞命仍諭之順逆許以不死解所束金鈎賜遣之令為內應劉玉刮刀與誓曰爾能生擒滿四或殺之來朝廷有賞格必不爾負虎狸請自效且曰賊兵精當以計移其精騎於山上誘四出東山口出戰可擒也忠等厚撫慰遣之明日整兵至山下東山口係延綏兵所守忠等不欲泄謂其將曰爾暫休今日余代爾守乃令人登高覘之見一人白馬出城即滿四也既而果有精兵駐山上忠等始信虎狸約乃伏兵東山口滿四出諸軍競前撲之伏兵四起滿四倉皇突陣墜馬遂就擒斬首七千餘級俘獲二千餘文升欲乘勝搗城忠恐猝難拔遂以滿四歸營乃奏捷止援兵明日城中復立舊達官火敬為主忠等乃遣偵夜探城下賊北行即捕南行勿追蓋欲散其黨使易成擒劉玉欲散兵退令賊自解散忠曰賊自叛逆以來前後大小三百餘戰殺我一伯三指揮官軍死者數千人今若縱之逸去他日必為深患乃屯兵日覘之賊度不能支一夜潰走散去因發兵分捕復斬首數千級滿四從子滿能者最驍捷逸去詢其黨知入青山洞乃用火薰之出亦就擒并獲家屬百餘口諸營搜山又獲賊五百餘人幼男婦女不下數千人盡分給諸軍惟宥楊虎狸家文升謂忠曰石城之險

非盡毀前後所築墻垣。後有叛者必據此為巢窟。遂令萬人悉平之。立石紀平賊歲月於山。餘賊百餘人走據驛。驛山會有報西戎入套。乃留精兵三千人同勦餘賊。忠等還固原。時生擒千人。惟滿四火敬等并各罪大者械送京師。餘八百人。就軍中斬之。捷奏至。人始服。彭時料敵明審。鎮靜得體。云初忠日披堅於石城下。矢石如雨。畧不退怯。文升勸其持重。忠曰。奉命討賊。久無成功。死所甘心。時論偉之。

五年正月。驛山賊首毛哈喇被獲。誅之餘賊解散。忠等下令各歸農業。不問。奏於石城北西安州。增設一千戶所。設兵防守之。忠等遂班師。論功陞賞有差。

谷應泰曰。太祖之平陝也。元部落把丹率眾歸附。授平涼衛千戶。以畜牧射獵為生。頗饒樂足用。而成化初年。把丹孫滿四。又以賞雄諸族。然招納亡命。抵觸文網。石勒倚嘯東門。劉淵請歸會葬。蓋未嘗一日忘北徙也。乃以撫臣陳介捕治。通逃。秦將劉清斂錢餽贈。而遂聽李俊之狡黠。劫瑞瑤。以鼓亂。然不西通甘肅。東屯河套。而但入據石城。憑險負固者。此直緩死之圖。非有啟疆之志也。夫石城去平楊千里。而遙緣峭壁。十仞而上。繩行懸度。四面陡絕。昔人經營。以避禍亂者。萬年奄有。氏服。豈居鄙塢之中。劉曜入據長安。匪保桃源之境。吾知滿四者。特債糶之小犢。非飛食之攫獸。矣。比至陳介出討。賊眾偽降。斥馮信。緩師之謀。用吳琮進兵之策。薄城一戰。軍盡殲焉。假令禁馬。謾之輕出。則街亭無取。用許厯之據險。則閼與可勝。介實輕敵。罪則奚辭。若夫項忠。身冒矢石。馬文升。躬擐甲胄。圖山谷。則聚米成形。斷樵收則困獸自斃。而且金鉤賜虎。狸刮刀。誓賞格。數月之內。俘獻京師。功垂竹帛。乃知岳節使之神算。竟定湖湘。祭征鹵之奉公。終摧隴蜀者也。然其始王師。屢挫兵力。單微。中外洵洵。頗言星字不利。西方書生。豈能料敵。而宗以嚴討。朱社。焚惑守。歲安拒符。堅。郝部遣罷。豈非意思安閒。知彼知己者。耶。總之。辨賊之方。由於將帥。命將之略。本於政府。所喜者。彭時斷其就擒。高輅欽其布置。夫論思密勿之地。決勝千里之外。比於直長料。桓溫之必克。郝超識。謝玄之有成。猶為過之。而彼張解。設難。發言盈廷。豈非肉食者。鄙哉。若夫丹穴之逃。薰以蕭艾。東門之役。撤其闕梁。則尤長駕遠馭之規。毋俾易種於茲邑也。

明史紀事本末卷之四十二

弘治君臣

憲宗成化二十三年九月壬寅皇太子即位詔赦天下以明年為弘治元年妖人李孜省伏誅妖僧繼曉發原籍為民太常卿道士趙王芝鄧常恩謫戍邊番僧國師領占竹等悉革職斥佞暨梁芳陳喜等往孝陵司香先朝妖佞之臣放斥殆盡繼曉尋伏誅又十月召致仕南京兵部尚書王恕為吏部尚書初太監懷恩以直道屏居鳳陽上素知之至是召還恩言大學士萬安諛佞王恕剛方請上去安而召恕遂有是命恕至京庶吉士鄒智往語之曰三代而下人臣不得見君所以事事苟且公宜先請見君即時政不善者歷陳上前庶其有濟一受官職更無可見時矣恕善其言時恕負重望且居家案銓政多釐正焉十一月大學士萬安罷先是安結萬貴妃兄弟進奸僧繼曉以固其寵與李孜省結納表裏奸弊上在東宮檢閱其惡至是于內中得一篋皆密術也悉署曰臣安進上遣懷恩持至閣下曰是大臣所為乎安慚汗不能出一語已而科道文章劾之遂令罷去安在道猶夜望三台星冀復進用尋卒禮部右侍郎丘濬進所著大學衍義補禮部尚書先是濬以真西山大學衍義有資治道而治國平天下之事缺焉乃采經傳子史有關治國平天下者分類彙集附以己意名曰大學衍義補至是書成進之上覽之甚喜批答曰卿所纂書考據精詳論述該博有輔政治朕甚嘉之賜金幣遂進尚書仍命禮部刊行十二月加祀先師孔子邊豆舞佾

孝宗弘治元年春正月召南京兵部尚書馬文升陞見賜大紅織金衣一襲文升為左都御史蓋上在東宮時素知其名故也文升感殊遇自奮勵知無不言閏正月詔天下舉異才二月上耕籍田畢宴羣臣教坊以雜伎承應或出藝語文升厲色曰新天子當知稼穡艱難豈宜以此瀆亂宸聰即斥去時山陵未畢而中官郭鏞請選妃以廣儲謝遣力言不可文升主之御史以糾儀下獄文升謂即位之初不宜輒罪言官于是得釋時論偉之三月上視學釋奠先師吏部尚書王恕請加禮以孔子前特用幣改太牢起用謫降主事張吉王純中書舍人丁璣進士教毓元李文祥先是五人並以言事遠謫南京吏部主事儲璫上言五人者既以直言殉國必不變節辱身今皆奪之嶺海之間毒霧瘴氣與死為伍情寔可憫乞取而寬之風紀論思之地則言論風采必有可觀與其旋求敢諫之士不若先用已試之人上命吏部皆起用之少詹事楊守陳上開講勤政疏上嘉之初開經筵講畢賜講官程敏政等茶及宴上皆呼先生而不名吏部尚書王恕上言正統以來每日止一朝臣下進見不過片時聖主雖聰明豈能盡察不過寄聰明于左右左右之人與大臣相見者不多亦豈能盡識大臣賢否或得之毀譽之言或出于好惡

之私欲察識之真必須陛下日御便殿宣召諸大臣詳論治道謀議政事或令具專對或閱其章奏如此非惟可識其大臣而隨材任使亦可以啟沃聖心而進于高明矣 馬文升條時政十五事曰選廉能以任風憲禁撫拾以戒貪官擇人才以典刑獄申命令以修庶務逐術士以防扇惑責成效以革奸弊擇守令以固邦本嚴考課以示勸懲禁公罰以勵士風廣儲積以足國用恤土人以防後患清僧道以杜遊食敦懷柔以安四裔節費用以蘇民困足兵戎以禦外侮上嘉納之悉施行于內即用一條云一應供應之物陛下量減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言尤剴切 夏四月右庶子張昇劾大學士劉吉不報先是大學士萬安尹直既劾罷吉附阿科道建言當超遷待以不次之位昇遂上疏言應天之實以人才為先人才以輔臣為先初科道以萬安劉吉伊直為言安與直以次罷遣惟吉獨存遂建言超遷科道自是無復肯言而羣臣靡然附之李林甫之密口劾腹實似道之牢籠言路吉寔合而為一請聖遣斥以應火異以回天心不報御史魏璋附吉劾昇遷南京工部員外 六月王恕上言禁文職奪情起用上從之冬十二月徽州教諭周成進治安備覽謂商鞅有見于孔門立信之說少詹事程敏政摘其狂妄置不問 二年春正月左贊善張元禎上疏言定聖志一聖敬廣聖知勸行王道反覆萬言上嘉納之 二月御史湯霖壽州知州劉槩下獄先是萬安劉吉尹直在政府嘗語霖朝廷不欲開言路霖即以其言劾之已而安直皆免官霖與李文祥等以為小人退則君子進雖劉吉在不足慮也吉使客徐鵬啗御史魏璋以殊權使伺霖與家壽州知州劉槩與書言夢一人牽牛臨澤中與手提牛角引之而上人牽牛象國姓此國勢頽危賴霖復安之兆也霖大喜出書示客璋以劾之謂其故言誹謗下錦衣獄辭連庶吉士鄒智智身親三木僅餘殘喘神色自若無所曲撓議者欲處以死刑部侍郎彭韶解疾不為判案獲免左遷廣東石城吏目大理寺評事夏鍬上言主事李文祥庶吉士鄒智御史湯霖等皆以言獲罪寔大學士劉吉誤陛下豈知劉吉之罪不減萬戶尹直乎疏畱中銀謝病歸 五月以刑部侍郎彭韶為吏部左侍郎王恕為尚書得韶為資皆不避權貴請調路絕 六月京城及通州大雨水溢壞廬舍人多溺死韶求真言兵部尚書馬文升上疏言正心謹始以隆繼述禁奇巧却珍寶慎毀譽重諮詢抑外戚開言路所司議行之

三年春三月中官乞鷹坊牧馬場十頃戶部尚書李敏言場止二百餘頃餘皆民業安得奪耕種之地以為飛走之所上從之 夏四月定預備倉 冬十一月有星孛于天津詔大臣極言時政得失吏部侍郎彭韶言正近侍慎官

爵厚根本減役錢。上嘉納之。禮部尚書耿裕率羣臣條時政七事。上謂有防微杜漸之意。左侍郎倪岳上言。當今民日貧。財日匱。宜節儉以為天下先。又言。減齋醮。罷供。應省營繕。上俱採納焉。

四年春正月。南京國子祭酒謝鐸上言。脩明教化六事。擇師儒以重教化之職。慎科貢以清教化之原。正祀典以端教化之本。廣載籍以永教化之基。復會饌以嚴教化之地。均檢歷以拯教化之弊。三月。御史鄒魯証奏刑部尚書何喬新受饋遺。下獄。先是喬新每重王恕。不平劉吉。吉銜之。會鄒魯諫陞大理寺丞。喬新薦魏紳補之。吉遂嗾魯有是奏。禮部尚書耿裕上疏。禁自宮。從之。秋八月。吏部尚書王恕懇疏求致仕。不許。恕時有建白。眾議謂業已行矣。恕言。天下事苟未得其當。雖十易之不為害。若謂已行不及改。則古之納諫如流。豈皆未行乎。恕遇事敢言。有不合。即引疾求退。上每溫詔留之。九月。大學士劉吉罷。時上欲封張皇后弟伯爵。吉言。必盡封周王二太后家。乃可上惡之。使中官至其家。勒令致仕去。初吉屢被彈章。仍進秩人。呼為劉綿花。謂其愈彈愈起也。或告吉監中老舉人為之。吉因奏舉人三次不中者。不許會試。至是禁除。冬十月。命禮部尚書丘濬兼文淵閣大學士。

五年春二月。右諭德王華上疏。畧曰。每歲經筵不過三四御。而日講或間旬月始一行。則緝熙之功。毋乃或闕。雖聖德天健。自能乾乾不息。而宋儒程頤所謂。涵養本源。薰陶德性者。必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臣官宮之時。少。而後可免于。一暴十寒之患。上嘉納之。三月。巡撫保定都御史史琳奏。官戚假供。應奪民園。詔罷還之。夏四月。大學士丘濬上疏。言時政之弊。大略言。陛下端身以立本。清心以應務。謹好尚。勿流于異端。節用費。勿至于耗國。公任用。勿失于偏聽。禁私謁。以肅內政。明義理。以絕奸佞。慎儉德。以懷永圖。勤政務。以弘至治。度可以回天災。消物異。帝王之治。可幾也。因擬為二十二條。以為朝廷抑遏奸言。杜塞希求。節財用。重名器之助。凡萬餘言。上覽奏甚悅。以為切中時弊。太監李廣以城垣工完。乞恩量加內官俸級。王恕力持不可。止之。五月。遣廷臣賞內帑銀賑杭嘉湖大水。

冬十月。中官傳旨。以通政經歷高祿為本司參議。吏部尚書王恕待郎周經執奏止之。十一月。停止生員吏典開納事例。王恕言。永樂宣德正統間。天下亦有災傷。各邊亦有軍馬。當時未有開納事例。恨不聞不足。軍民不聞開納。近年以來。遂以此例為長策。既以財進身。豈能以廉律已。欲他日不貪財害民。何由而得乎。上從之。

六年春正月。詔考察官。未及三年。被黜者。復其官。從大學士丘濬之言也。三月。亢旱求真言。吏部左侍郎張悅上弭災五事。并修德圖治二疏。上嘉納之。吏部尚書王恕致仕。時大學士丘濬與恕俱階太子太保。一日。內宴濬以

...

...

...

...

...

...

內閣位恕上恕以已家宰不宜居禮部尚書下頗有言會大醫院判劉文泰援例求進事下吏部格不行文泰計奏
恕變亂違法及不當令人作大司馬王公傳詳述留中之疏濬謂恕實活名恕上疏自劾乃下文泰獄恕求去益
力詔允之命乘傳歸于是言官交章劾濬媚嫉妨賢上不聽秋七月京師大雨雹禮部尚書倪岳疏弭災急務勸
上勤聖學開言路止無功之賞停不急之役黜奸貪進忠直上嘉納之
七年冬十月西域進獅子禮部尚書倪岳言獅者外域之獸真偽不可知使真非中國宜畜非真無為外域所笑詔
還之

八年三月中官傳旨命內閣撰三清樂章大學士徐溥等上言三清乃邪妄之說黷于祭祀時謂勿飲且設內閣者
寔欲其議政事論經史弼正得失奈何阿順邪說以取容悅也乃止十月詔取番僧領占竹至京禮部尚書倪岳
執奏給事柴昇上言其誕妄引孟軻韓愈為證反覆數千言上讀之而悟詔中止天下誦之十二月倪岳類奏各
處災異上令諸廷臣同加修省先是四方報災異禮部類集凡成終一覆以為故事岳乃以日月先後彙分條析未
復援經史懇切為上言之戶部主事胡燿上疏言災變異常皆由奸宦楊鵬李廣所致不報

九年閏三月諭德王華日講文華殿講唐李輔國與張后表裏用事時內侍李廣方貴幸招權納賄華諷上上樂聞
之命官賜食六月兵部尚書馬文升請飭武備秋八月大學士徐溥劉健李東陽謝遷疎諫燒煉齋醮時中
官李廣以左道被寵溥等力言其邪妄引唐憲宗宋徽宗為戒上嘉納之冬十月中使取寶抵港銀魚并取麻峪
山銀礦橫索害民順天巡撫都御史屠動疏言不可詔戒中使俱止之

十年二月上屢遊後苑侍講王鏊侍經筵講文王不敢盤于遊田上悟納之召李廣等戒之曰今日講官所指蓋為
若輩好為之竟罷遊三月上御文華殿召大學士徐溥劉健李東陽謝遷議政事賜茶而退東陽謂自天順末至
今三十餘年嘗召內閣不過數語即退是日經筵罷有此召因得見帝天姿明廣朝算周詳云五月京師風霾各
省地震諸求直言祠祭即中王雲鳳上言納忠言罷左道齋醮採辨傳奉諸事上嘉納之秋八月上欲施恩石家
外戚張氏有河間賜地四百頃欲并其旁近民田千餘頃得之且乞赦加稅銀二分戶部尚書周經言河間地多沮
如比因久旱貧民即退灘地耕之遇潦輒沒即欲加稅將貽無窮之害不可疏三四上後有雄縣退灘地獻為東宮
莊者上因經前奏皆抵之罪一時貴戚近侍有所陳請一裁以法皆斂不得肆十一月詔取太倉銀三萬兩周經

言皆小民脂膏上遂止

十一年秋七月以浙江大水戶部尚書周經請停織造從之九月清寧宮災勅羣臣修省大學士李東陽上疏弊政上嘉納之以少監莫英等督京通倉周經言其弊不納冬十月太監李廣有罪自殺廣以左道見寵任權傾中外會有公主痘殤太皇太后歸罪于廣廣懼飲鴆死上命搜廣家得納賄簿籍中言某送黃米幾百石某送白米幾千石上曰廣食幾何而多若是左右曰黃米金也白米銀也上怒籍沒之已而太監蔡昭請廣祭葬祠額許之閣臣言其不可上命止予祭十一月下詔寬恤天下議修清寧宮兵部尚書馬文升請發內帑免征派停止四川採木之擾從之

十二年春正月給事中楊廉疏講書宜用大學衍義從之夏五月吏部尚書屠鏞疏請禁內降弭災變大意言天下士事詩書而躬稼穡積數十年不可得而奔競之士或緣技藝蒙幸如拾芥然不可以為訓又曰今日之傳奉即漢所謂西邸之爵唐所謂斜封之官宋所謂內批之降陛下當遠宗堯舜豈可襲末世之弊轍乎下所司知之六月刑部侍郎屠勳勘壽寧侯與河間民搆田事直田歸民勳上言食祿之家不言利况母后誕毓之鄉而與小人爭尺寸地臣以為不可上嘉納從之秋九月南京禮部尚書謝綬因災異率九卿陳時政二十八事下所司議行之冬十一月清寧宮興工詔番僧入宮慶壽吏部尚書屠鏞上疏諫甚剴切末云自今以後乞杜絕僧道停止齋醮崇聖賢之正道守祖宗之家道使天下後世有所取則上悅從之

十三年春正月上以法司律例繁多命刑部尚書白昂會九卿大臣刪定畫一頒中外行之大學士劉健上言自古願治之君必早朝宴罷日省萬幾祖宗黎明視朝每日奏事三次邇者視朝大遲散歸或至昏暮四方朝貢奚所瞻觀矧今各邊啟釁四方薦災尤為可慮急若是戒勵精是圖庶可以回天意慰人心上嘉納之二月命戶部侍郎許進往勘河間貴戚田莊進會巡撫高銓勘之寃聲撼野至擁州縣吏不得行進遽欲執以復命銓曰若是固為民至意萬一不測如民重得罪何請助實以聞上雅愛民必不忍奪其業以左右進以為然遂勘實上疏係民業宜予民上從之三月給事中曾昂上言以邊方調度日煩請令諸布政司公帑積貯及均徭羨餘盡輸太倉戶部尚書周經言用不足者蓋以織造賞賚齏糲土木之故若一切節省自宜少裕必欲盡括天下之財豈藏富于民之意乎乃止眾皆服其議夏五月吏部尚書屠鏞戶部尚書周經各以星變乞致仕許之翰林檢討劉瑞上言

八事崇聖德親儒臣嚴近習全孝思旌直言勵士風畏小民飭邊備上嘉納之六月陝西巡撫都御史熊紳得玉璽來獻禮部尚書傅翰言以史傳諸書考之形制篆刻皆不類且為膺作無疑即使非膺人主受命在德不在璽上迺來屬庫藏之

十四年春正月陝西地震南京命都御史林俊上疏歷述漢晉以來宮闈內寺柄臣之禍請減齋醮清役占太冗食止工食省供應節賞賜戒逸欲遠佞幸親正人兵部尚書馬文升言祗畏變異痛加脩省勸上積全帛以備緩急罷齋醮以省浪費止傅奉之官祭奏討之地將陝西織造裁撤內臣早取回京以蘇軍民之困上嘉納之禮部尚書傅翰率九卿疏強災時政三十一事不報翰復言民心易感在結之以恩天意可回在應之以實屬者所陳當如拯救猶恐不及而側聽彌月未賜震斷何以為理疏入從之時南北九卿上疏言事俱報可三月保定撫臣獻白鴉以為瑞禮部尚書傅翰劾其不當奏詔斥遣之秋九月詔遣中官王瑞往武當設像脩齋大學士劉健吏部尚書倪岳兵部尚書馬文升各疏諫上遽止冬十月改馬文升為吏部尚書

十五年正月大討天下吏上召馬文升至煖閣諭之曰天下觀吏畢集卿其用心採訪毋縱毋枉以彰黜陟馬文升首曰陛下圖治若此宗社福也敢不仰承乃令中貴人掖之下陞自是汰不職者二千餘人皆當召兩廣總督劉大夏為兵部尚書大夏素以安內攘外為己任令下人心翕服先是大夏在廣東西一歲再未去皆不許既廷謝上御帷殿召問之曰朕素用卿而數辭疾何也大夏對曰臣老且病今天下民窮財盡萬一不虞責在兵部臣自度力不足辦故辭耳上默然居數日復召問徵斂俱有常何至今而獨言民窮財盡也大夏對曰正謂其不盡有常耳他固未暇論即臣在廣西取鐸木廣東市香藥費固以萬計上曰若嚮者言之固已停止矣其他徵斂可一一議革也上一日問諸衛所卒強勇可用否對曰向者臣固言民窮而卒殆甚焉何以作其銳上曰在衛有月糧或征有行糧何乃窮也對曰江南困轉漕江北困京操他困又不止此且所謂月糧行糧者半與其帥共之能無窮耶上歎息曰朕在位久不能知何稱為人主乃令九卿大臣各以其職言軍民弊政而擇行之二月吏部尚書馬文升上言三事一曰裁冗官言近年以來傅奉等官將有八百餘員每歲寔支米不下萬石能減一官則省一官之俸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二曰杜奔競言朝覲既已去之又復留之故覲覲之徒干求復進陛下以此不職之數人可惜則天下千百萬困苦之蒼生獨不可惜乎三曰革濫進邊圍多警許生員納馬入監有七千餘名川陝荒歉守臣又具奏

上糧入監。通前共有數萬餘人。大害選法。人民受害。上皆納之。冬十月。上欲于近畿地方。獨設都司為左右掖。以問劉大夏。對曰。京西保定地方。獨設都司統五衛。仰思祖宗亦即此意。遂將保定兩班軍萬人。發回衛國操。乃有造飛語。帖宮門以誣大夏者。上召大夏示之曰。宮門豈外人可到。必內臣忿不得私役軍為此耳。上又問大夏。兵餉何以常乏。大夏意欲削鎮守中貴人。對曰。臣無暇及他鎮。即臣在廣。而廣之會城。撫按總兵三司不能敵一中貴人。餉何以不支。上曰。然第祖宗來設置此輩已久。安能遽削之。今必令廉如鄧原麥秀者。而後補。不然。故關焉可也。上復語大夏。諸司言弊政詳矣。而不及御馬監光祿寺者何。夫弊莫甚于二曹。大夏曰。上悉之幸甚。在獨斷而力行之耳。先是光祿供奉內府自有常額。成化以來。內員漸繁。常供不足。乃責京師邸戶辦之。甚苦。至是大夏因言光祿日辦煩費。殺牲數百。既損民財。復虧愛物之仁。上為惻然。即勅兵部尚書同給事御史清理裁革。光祿卿艾璞曰。劉東山此奏。歲省光祿金錢八十餘萬。古稱仁人之言。其利溥。此之謂與。然中官因是愈側目大夏矣。

十六年春二月。勅河南取牡丹三十本。巡撫都御史孫需上疏不可。上命止之。夏五月。京師大旱。兵部尚書劉大夏言。兵政之弊。未能悉革。乞退不允。令開陳所言弊端。大夏條上十事。上覽奏嘉納。命所司一行之。上又召大夏于便殿諭之曰。事有不可。每欲召卿議。又以非卿部事而止。今後有當行當罷者。卿可揭帖啟朕。大夏對曰。不敢。上問何也。曰。臣下以揭帖進。朝廷以揭帖行。何異前代斜封墨勅。陛下宜遠法帝王。近法祖宗。事之可否。外付府部。內咨閣。臣可也。如用揭帖。上下俱有弊。且非後世法。臣不敢效。順上稱善。又嘗問天下何時太平。朕如何得如古帝王。對曰。求治不宜太急。凡用人行政。即召內閣。并執政大臣面議行之。但求順理。以致太平。上曰。劉健嘗薦劉守才堪大用。朕觀守小人。內閣亦豈盡可托。時刑部尚書閔珪持法忤旨。上與大夏語及之。而怒。大夏曰。人臣執法。不過效忠朝廷。珪所為無足異。上曰。古亦有之乎。對曰。舜為天子。皋陶為士。執之而已。上默然。徐曰。珪第執之過耳。老成人何可輕棄。竟允珪請。一日。上召大夏入御榻前。上左右顧近侍內臣退避去。奏事畢復來。大夏對久。欲起不能。上命太監李榮掖大夏出。

十七年春正月。內旨脩建壽塔于朝陽門外。大學士劉健疏諫止之。三日。內旨行河南取樂工。巡撫都御史韓邦問疏諫止之。夏五月。勅吏部都察院比年考察朝覲官。據撫按語多失。是務備細參訪。精白一心。秉持公道。庶幾澤被生民。上回天意。其欽承之。六月。小王子寇宣府。劉大夏請屯兵喜峰口。燕河營以備之。大監苗達謀帥師擣

其營上召大夏問以王越威寧之捷大夏曰臣聞之從征將士當時所得婦稚十數耳幸而大寇方深入不相值
值之則無唯類矣上曰即爾太宗何以屢得志大夏曰陛下神武故不後太宗而將令人馬不能什二三撮也且其
時道國公一小違節制而舉十萬眾卷委之沙漠奈何易言之度今上策惟有守耳而載珊亦從旁贊其語上遽曰
微二人吾幾為人誤事遂止珊亦以材見知上御文華有所召對必大夏再宣必及珊 秋九月清寧宮未完旨下
兵部撥軍工萬人劉大夏知工少人多中官有所利為此也上言減去十分之五督工者訴于上上令內閣擬旨切
責之大學士劉健曰愛惜軍人兵部職也大夏每以老辭位溫旨勉留猶未已若切責旨下彼將以不職辭上欣然
納之用軍夫卒如所裁之數 召大學士劉健等議曰講事上曰講書須推明聖賢之旨直言無諱若恐傷時過為
隱覆不盡雖曰進講亦何益乎且先生輩與翰林諸官是輔導之職皆所當言健對曰臣等若不敢言則其餘百官
無復敢言者矣上曰然謝還曰聖明如此臣等敢不盡心諸臣叩頭出 十一月巡撫保定都御史王璟奏請免立
皇莊等六事上納之

十八年春正月上召兵部尚書劉大夏左都御史戴珊面議政事議畢上曰述職者集矣大臣皆杜門若二卿雖開
門延客誰復以賄賂通也因各手白金一定賜之曰小佐爾廉且屬無廷謝恐他人或缺望一日欲有召大夏在班
而上不之見次日論大夏吾故召卿卿不在班恐不免御史糾故已之珊嘗以老病乞骸骨不允屬大夏一從吏上
謂卿冊何亟求去珊不敢對大夏為言珊寔病上曰主人留客堅客且為強留獨不能為朕留那且天下尚未平何
忍舍朕已茲然者久之珊與大夏皆叩首泣珊出而語大夏曰死此官矣 巡撫保定都御史王璟疏乞罷諸內璫
田盡歸之民下部知之 二月上諭各司大小諸臣曰朕方圖新理政樂聞讜言除祖宗成憲定規不可紛更其餘
事關軍民利病切于治體但有可行者諸臣悉心開具以聞 三月戶部主事李夢陽上書指斥弊政反復數萬言
內指外戚壽甯侯尤切至疏入皇后母金夫人及張鶴齡深恨之曰泣訴于上前上不得已下夢陽獄村道文章論
故金夫人猶在上前泣涕求加重刑上怒惟寤起既而法司具獄詞以請上徑批夢陽復職罰俸三月他日上遊南
宮二張夜入侍酒皇后金夫人亦在上獨召大張膝語左右莫聞知第遙見大張免冠觸地蓋因夢陽言罪壽甯也
既而劉大夏被召使殿奏事畢上曰近日外議若何大夏曰近釋李夢陽中外惟嘆至德如天上曰夢陽疏內張
氏二字左右謂其語涉皇后朕不得已下之獄比法司奏上朕試問左右作何批行一人曰此人狂妄宜杖釋之朕

揣知此輩欲重責夢陽致死以快宮中之忿朕所以即釋復職更不令法司擬罪也大夏頓首謝曰陛下行此一事
 堯舜之仁也 太常寺卿張元植上疏勸經筵講太極圖西銘性理諸書上急索太極圖以觀曰天生斯人以開朕
 也 五月帝不豫庚寅召大學士劉健等受顧命健等入乾清宮至寢殿上便服坐榻中健等叩頭上令近前健等
 直叩榻下上曰朕承祖宗大統在位十八年三十六歲矣乃得此疾殆不能興故與諸先生相見時少健等曰陛下
 萬壽無疆安得遽為此言上曰朕自知之亦有天命不可強也因呼水漱口掌御藥大監張愉勸上進藥不答上又
 曰朕為宗祖守法度不敢怠荒然亦諸先生輔助之力因執健手若將水訣者上又曰朕蒙皇考厚恩選張氏為皇
 后生東宮今十五歲矣尚未選婚杜稷事重可即令禮部舉行皆應曰諾時諸內臣羅跪榻外上曰受遺旨太監陳
 寬挾案李璋捧筆硯戴義就前書之上曰東宮聰明但年幼好逸樂諸先生須輔之以正道俾為令主健等叩首曰
 臣等敢不盡力諸臣出翼日上崩

谷應泰曰三代而上成康啟甲尚矣降是具漢文宋仁乎乃予所聞于明之孝宗近是人主在襁褓則有阿母
 之臣稍長則有戲弄之臣成人則有嬖倖之臣即位則有面諛之臣千金之子性習驕佚萬乘之尊求道意快
 志惡聞已過宜也漢文止董受言張釋之馮唐皆以片言悟主宋仁開天章開圖治韓范富歐無不先後登朝
 孝宗之世明有天下百餘年矣海內又安戶口繁多兵革休息盜賊不作可謂和樂者乎而孝宗恭儉仁明勤
 求治理置亮弼之輔召敢言之臣求方正之士絕嬖倖之門却珍奇放鷹犬抑外戚裁中官平臺燬閣經筵午
 朝無不訪問疾苦旁求治安非如曲江興慶賞花釣魚歌鳳凰于卷阿醉豐草于湛露流連清燕擬迹成周恣
 詠太平比蹤虞德者也當是時水鑑則有王恕彭韶練達則有馬文升劉大夏老成則有劉健謝遷文章則有
 王鏊丘濬刑憲則有閔珪戴珊天孔甲好龍真龍降參孝武好馬天馬西來上所好者下有甚焉延攬之門開
 外吏封還詔敕誹謗之禁疎小臣執奏椒烟黃鍾大呂能生瓦石之音帝室皇居不棄樞樞之器雍雍濟濟斯
 為盛矣然而郭孺李廣以中宮進壽寧二張以外戚進燒煉齋醮以方士進番僧慶讚以沙門進夫弘恭石顯
 已在病已之朝廖光防隘不絕馬鄧之世牛腹玉杯能號後元釋書天竺進自永平蓋欽陽之月必有伏陰
 禹之朝不無其鯨得志則虎變矣志則鼠伏用之則風生不用則泥蟠是故宮闈在朝刁開難亂孔明作相黃
 皓無權世豈有無小人之日哉人君進賢退不肖之間安危倚伏不可不審也聞帝與張后情好甚篤終身鮮

近嬪御琴瑟專一出自掖庭玄鳥呈祥遂在中宮尤古今僅事云

明史紀事本末卷之四十三

劉瑾用事

武宗正德元年春正月以神機營中軍二司內官太監劉瑾管五千營瑾陝西興平人故姓淡景泰中自宮為劉太監名下因其姓成化時領教坊見幸弘治初擢茂陵司香且得侍東宮以俳弄為太子所悅太子即位時瑾掌鐘鼓司內侍之微者也瑾朝夕與其黨八人者為狗馬鷹犬歌舞角觝以娛帝帝狎焉八人者馬永成高鳳羅祥魏彬丘聚令火用張永其一瑾瑾尤猶給頗通古今常慕王振之為人至是漸用事六月辛酉雷震郊壇禁門太廟春獸奉天殿鳩吻大學士劉健謝遷李東陽聞帝與八人戲亡度連疏請誅略曰政在於民生國計則若罔聞知事涉於近倖貴戚則牢不可破臣等叨居重地徒擁虛行或旨從中出略不與聞或眾所擬議竟行改易若以臣言為是則宜傳賜施行臣等言非亦宜明加斥責而往往留中不發視之若無臣等因循玩愒竊祿苟谷既負先帝又負陛下語甚切直不報冬十月戶部尚書韓文每退朝對屬言輒泣下郎中李夢陽曰公為國大臣義同休戚徒泣何益文曰計安出夢陽曰比言官章入交劾諸內侍章下閣閣下持劾章其力公誠及此時率諸大臣死爭閣老得諸大臣持劾章必益堅去瑾輩易且文持鬚叩肩毅然曰是也即事勿濟吾年足死矣不死不足以報國明日早朝文密叩閣老閣老許之倡諸大臣諸大臣皆應諾文退乃囑夢陽具疏草文讀而芟之曰是不可文文恐上不省不可多多覽勿竟也疏具遂合九卿諸大臣上言曰臣等待罪股肱之列值主少國疑之秋仰觀乾象俯察物議至於中夜起嘆臨食而泣者屢矣臣等伏思與其退而泣嘆不若昧死進言此臣之志亦臣之職也伏觀近歲以來太監馬永成谷大用張永羅祥魏彬劉瑾丘聚高鳳等置造巧偽淫蕩上心或擊迷走馬或放鷹逐兔或俳優雜劇錯陳於前或導萬乘之尊與人交易狎昵嫖娼無復禮體曰游不足夜以繼之勞耗精神虧損聖德遂使天道失序地氣靡寧雷異星變桃李秋花者厥占候咸非吉祥緣此軍細人唯知蠱惑君上以行私而不知皇天眷命祖宗大業皆在陛下一身高皇帝艱難百戰取有四海列聖繼承傳之陛下先帝臨崩顧命之語陛下所聞也奈何姑息羣小置之左右為長夜之游恣無厭之欲以累聖德乎自古閹宦誤國漢十常侍唐甘露之變是其明驗今永成等罪惡既著若縱而不治為患非細伏望陛下將永成等縛送法司以消禍萌疏入上驚泣不食諸閣大臣先是科道文章請除

明史紀事本末

卷之四十三

二十九

羣奸閣議持章不肯下。諸閣已寤相對涕泣會諸大臣疏又入於是上遣司禮監八人齊詣閣議一日三至健等卒持不下。內司禮監太監王岳者亦東宮舊臣也素剛直願受其僑所為獨曰閣議是明日忽有旨召諸大臣入大臣有歸各韓文者文不應至左順門太監李榮手諸大臣疏曰有旨諸大臣愛君憂國言良是第奴僑侍上又不忍即置之去幸少寬之上自處且眾相顧莫敢出一語韓文曰今海內民窮盜起天變日增羣小輒導上落宴無度荒棄萬幾文等備員卿佐何忍無言榮曰疏備矣上非不知第欲稍寬之耳上固有處吏部侍郎王鏊曰脫不處奈何曰是在榮榮頓裹鐵耶敢設國是日諸閣益窘自求安置南京而閣議又持不從時王岳與司禮太監范亨徐智等亦助文等密奏上上不得已允之特明旦發旨捕瑾等下獄而吏部尚書焦芳者故與瑾善遂以所謀泄之瑾瑾等亦庶知王岳密奏事八人者遂夜趨上前環跪哭以頭搶地曰微上思瑾等碌碌狗矣上色動瑾報進曰善瑾等者岳也帝曰何也曰岳東廠也外謂諫官諸先生有言第言而閣議時岳又獨稱是此何情也夫狗馬鷹犬岳買獻否而獨咎瑾等帝怒曰吾收岳矣瑾曰狗馬鷹犬何損萬幾今左班官敢諱無忌者司禮監無人也有則惟上所欲為誰敢言者上怒是夜立命劉瑾入掌司禮監兼提督團營丘聚提督東廠谷大用提督西廠張永等並司營務分據要地瑾夜傳命榜岳亨智逐之南京而外廷未知也晨伏闕則旨下健等知事不可為各上疏求去瑾矯詔勒健還致仕惟東陽獨留蓋前閣議時健嘗推案哭遷亦瑾等不休惟東陽稍緘默故得獨留東陽上言臣等三人責任一同而獨留臣將何辭以謝天下不允健還瀕行東陽相道欵欵立健正色曰何用今日哭為使當日出一語則與我輩同去耳東陽無以應瑾尋矯詔追殺岳亨於途擊折徐智臂得免初舉朝必欲誅瑾兵部尚書許進曰此屬得疎斥足矣若峻其事恐有甘露之變既而果如進言刑科給事中呈神山西道御史劉玉俱上疏論劉瑾侍孽遂顧命大臣乞留劉健謝遷而以瑾正典刑上怒下獄斥為民瑾既得志於是內揣合帝意外日以深文誅求諸臣使自教不暇而莫敢進言帝喜益謂瑾可委任矣瑾又奏善矯飾谷大用用鎮守太監言請臨清開皇店瑾捕獻計者罪之馬永成以私故欲陞錦衣百戶邵瑛瑾持不可丘聚主東廠頗恣肆偶忤瑾瑾發其事調留都王瑋健新第於大內誘上居之因奏令賈人居積代諸計吏輸物內帑多獲羨餘利瑾聞怒曰安有天子而攬納稅糧者乎罪其人事得寤其善矯誣如此以吏部尚書焦芳兼文淵閣大學士入閣辦事芳營通瑾黨瑾遂引芳入閣表裏為奸凡變奏成憲枉結臣工杜塞言路酷虐軍民皆芳導之欽天監五官監候楊源上言八月初火角及心宿中星搖動天

遊天璣天權星不明。乞親元老大臣罷去內侍寵倖。安居深宮。絕嬉戲。禁游獵。罷弓馬。嚴號令。毋輕出入。章下禮部。左都御史張數華上言。政令紛爭。百臣爭之不足。數幸豎壞之有餘。工部尚書楊守隨言。劉瑾等八人罔上誣下。恣意肆情。而瑾尤甚。並不報。初劉健等致仕。給事中呂紳劉茂上疏留之。南京兵部尚書林瀚聞而嘆息。於是南京六科給事中戴銑等。十二道御史薄彥徽等。上疏請斥權阹。正國法。留保輔。托大臣以安社稷。劉瑾矯旨遣緹騎逮數錦衣衛獄。罷戶部尚書韓文。劉瑾恨文。令人曰。爾其過。會有進納。內府折銀者。內有假偽矯旨。文不能防。遂落職閑住。顏歸。陰遣邏卒伺於途。文乘一騾。宿野店而去。戶科給事中徐昂上言。文率九卿上疏忠憤所激。不應停勒。昂坐除名為民。於是文子高唐州知州士聰。刑部主事士可。皆削籍降戶部郎中李夢陽為山西布政司經歷。尋罷之。劉瑾矯詔勒張數華楊守隨俱致仕。以宣府總督劉宇代數華。宇附焦芳結瑾。故有是。用。尋以宇為兵部尚書。十二月。吏部尚書許進奏。南京科道皆要職。欲行南京部屬暫署。而待各官問畢。還職瑾怒。矯旨罰進俸。先是進在兵部。與瑾同督京營。故改吏部。至是與瑾多不合。瑾啣之。尋劉茂言。口紳及戴銑薄彥徽等二十人。各廷杖除名為民。瑾復矯詔降南京兵部尚書林瀚為浙江左參政。致仕。瑾素嫉瀚。止直。南京科道官言事被逮。翰獨往送贖。且議上章直之。瑾聞益怒。勒科道詞連翰。矯旨降之。南京副都御史陳壽獨疏申救。瑾亦矯詔除名。兵部主事王守仁上疏言。戴銑等職居司諫。以言為職。其言而善。自宜嘉納。如其未善。亦宜包容。以開忠諫之路。乃今赫然下令。逮事拘囚。在陛下之心。不過少示懲創。使其後日不敢輕率。妄有論列。非果有意怒絕之也。下民無知。妄生疑懼。在廷之臣。莫不以此舉為非。然莫敢為陛下訟言者。豈其無憂國愛君之心哉。懼復以罪銑等者。罪之則無補國事。而徒增陛下之過。舉且臣恐自茲以往。雖有上闕宗社危疑之事。陛下孰從。而聞之。苟念及此。算不寒心。況今天時東。互萬一違去。官校督束過嚴。銑等在道。或遂失所。填溝壑。使陛下有殺諫臣之心。然後追咎左右。莫有言者。則既晚矣。伏願追收前旨。使銑等仍舊供職。擴大公無我之仁。明改過不吝之勇。豈不休哉。疏入。瑾怒。矯詔杖五十。斃。而復甦。謫貴州龍場驛丞。既論後。瑾使人伺之。途將置之死。守仁至錢塘。慮不免。乃乘夜伴為投江。而浮冠履水上。遺詩有百年臣子悲何極。夜夜江濤泣子胥之句。浙江潘泉及郡守楊夢瑛皆信之。祭之。江上家人亦成服。守仁遂隱姓名。入武夷山中。已而慮及其父華。卒赴驛。華時為南京吏部尚書。劉瑾勒令致仕。帝悉以天下章奏付劉瑾。瑾時雜構戲玩。娛帝。候帝娛。則多上章奏。請省決。帝曰。吾安用而為。而復煩朕。瑾由是自決政。瑾初亦送內閣。擬旨。但東筆。

者逆探瑾意為之其事大者令堂候官至瑾處請明然後下筆後瑾竟自於私宅擬行多出松江人張文冕手張文冕者故市僧嘗犯法南京兵部尚書何鑑捕置之理亡匿附瑾瑾倚之府部等衙門官稟公事曰候瑾門自科道部屬以下皆長跪大小官奉命出外及還京者朝見畢必赴瑾見辭以為常惟瑾自建白本則送尚閣擬旨東陽等必極為稱美有曰爾剛明正直為國除弊等語識者鄙之 劉瑾使禁直指揮數視六科官辰入酉出毋離其次二年春正月劉瑾矯旨枷尚寶卿顧璠副使姚祥於長安左右門外郎中張璋於張家灣俱以違例乘轎為東廠所發也時瑾遣還卒伺韓文于途無所得遇璠等遂以其事上已而以大學士李東陽疏營救甚力瑾不得已乃瀆死而後釋之各坐謫戍 閏正月劉瑾矯詔令吏兵二部凡進退文武官先於瑾處詳議兩京都察院各道有奏章必先呈堂稟詳然後上聞 二月以都御史曹元巡撫陝西元故與劉瑾親遂用之 劉瑾矯詔遣科道查盤天下軍民府庫其存留者皆令解京郡縣積儲為之空匱 三月劉瑾矯詔榜奸黨於朝堂頒示天下畧曰朕以幼冲嗣位惟賴廷臣輔弼其不逮宜意去成奸臣王岳范亨徐智竊弄威福顛倒是非私與大學士劉健謝遷尚書韓文楊守隨林翰都御史張敷華戴珊郎中李夢陽主事王守仁王綸孫鑾黃昭簡計劉瑞給事中湯禮敬陳寔徐印陶諸劉蕙父洪呂紳任惠李光翰戴就除著收相徐暹張良弼葛嵩趙仕賢御史陳琳育安甫史良佐曹蘭王弘任諾李熙王蕃葛浩陸崑張鳴鳳蕭乾元姚學禮黃昭道蔣敏藩潘鏗王良臣趙祐何天衢徐珏楊瑄熊倬朱廷聲劉王述相交通彼此穿鑿各反側不安因自陳休致其勅內有名者吏部查令致仕毋俟惡稔追悔難及是日朝罷令廷臣跪金水橋南聽詔 劉瑾矯詔京官養病三年不赴部者革為民未久者嚴限赴京聽選瑾知科道等官忤己者養病避禍故嚴禁錮之 夏四月劉瑾矯詔令內閣撰勅天下鎮守太監得預刑名政事且最為害者河南鎮守廖堂剝取民財輦送數十萬於京師畢貞者初差天京取海鮮後請勅自山東沿海達於蘇松浙江福建所至括民財凌辱官司莫敢言者故事六部奏准備事由送內閣請勅書未有不由六部內閣自出勅者瑾付內閣創為之東陽等不能執奏唯唯而已 建南京巡撫右副都御史艾瓚下獄先是魏國公徐備與無錫民家爭田瓚歸田於民備賂劉瑾差官覆勘使者乘瑾風旨悉以其田予勳戚且劾瓚前勅非是瑾矯旨逮赴詔獄訊之瓚不屈曰此實民田也瑾怒箠之幾死數日方甦謫海南 罷禮部尚書李傑時晉府鎮國將軍袁樵賂劉瑾求封郡王傑持不與曰皇帝相訓無載也瑾矯旨許之而勒令傑罷去復起前禮部尚書張昇代之昇初以忤瑾致仕已而復不合罷 竊王

宸濠厚賂劉瑾請復其先世已革護衛瑾請與之 劉瑾等誣逮工料給事陶諧廷杖落職為民諸前後上殿戒
逸游遠讓使停止不急工作差官賣職織造皆直指奪奸欺蔽之罪瑾等以是大恨之已而復以他事逮之理据撫
百端終不屈杖戍肅州衛 五月以請官詹事楊廷和為南京戶部右侍郎學士劉忠為南京禮部右侍郎舊事御
經筵畢必獻規諫語是日廷和忠直講既罷上謂劉瑾曰經筵講官且何多詞劉忠與廷和皆舊東宮官奏曰二人
當今南京去遂有是遷時南部無缺皆添註雖陞之實遠之也忠謂廷和曰此行須別瑾否廷和曰瑾所為如此不
可再見之人知必以我輩交瑾矣忠深然之廷和乃以蜀錦辭瑾瑾曰劉先生不足我耶遂厚廷和而疎忠時劉守
為中樞托保國公家人朱瀛者交通劉瑾日數往來兵部郎中楊廷儀廷和弟也每俟瀛出必招入私署留生款語
四司官有不附宇者瀛必言於瑾令外補廷儀獨詔諫守廷儀能文字章奏皆廷儀為之 吏部推總督兩廣右都
御史熊繡掌南京都察院事劉瑾矯詔令致仕繡在兵部結怨中貴至兩廣供應裁革日唯廉結數升而已瑾使人
踪跡其人嘆息而去瑾竟不能害致仕歸之日雖紙筆藥餌一無所取 六月給事中許天錫手具登聞鼓狀力陳
時弊懷中不敢奏自經屋梁死天錫在弘治中素言事有氣節時給事中郝夢履視榆林功次瑾私人員功多變難
所紀叙亦自經死給事中周倫使還當賂瑾無所借資自刎桃源舟友 劉瑾議革天下提學官吏部尚書許進謂
提學作育人材之本執奏不可止之 太監李榮傳旨御馬太監谷大用父奉御用太監張永父友俱陞錦衣衛指
揮使尋俱進都督同知此內臣父兄授官之始 秋八月欽天監五官監候楊源奏自正德二年以來火星入太微
垣帝座之前或東或西往來不一勸上思慮預防意蓋指劉瑾也瑾大怒曰源何官亦學為忠臣耶矯旨逮送錦衣
衛杖三十謫戍肅州至懷慶卒妻度氏斬蘆荻覆屍葬於驛後源父御史瑄以劾曹石謫戍嶺外猶幸生還源忠直
不愧其父而身遂不免朝野悲之 劉瑾改其姪婿納粟監生曹諡為十戶起其妹夫致仕禮部司務孫聰實畫大
同軍務 冬十月南京戶部尚書楊廷和入朝命改廷和為戶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南京尚書入閣自廷和始
起張綬復為文選司郎中綬美丰儀朱為文選郎與綬芳相得給事中劉菴劾歸至是芳薦綬於劉瑾綬故瑾卿
人謁朝數日後始見瑾瑾喜迎笑曰好鄉里外官多不知事朝後即來鄉里遲來最得也時許進議調驗封郎中
石確於文選疏已入而瑾欲復用綬迫進退回用石確疏以綬易之尋復以綬為右僉都御史而合水韓鼎者亦由
瑾陞戶部侍郎與綬同廷謝鼎先謝老不任拜起又吃吃不能致詞谷張軍屏後羣笑之瑾甚愧曰且看此人既謝

皆嘆曰好男子。此不負所舉矣。綬歸過瑾。瑾設酒餽。綬曰：非都憲我為老韓愧死矣。相得益歡。十一月，劉瑾矯詔革天下巡撫。始遣科道查盤各邊芻糧。劉瑾素知邊方召商中納積弊。遣科道官三年一次查盤。回奏內有糧粗糶草芻爛者，瑾矯旨逮繫各巡撫及管糧郎中下獄。既至，鎖扭押至所任地方，勒令加倍賠償。凡各商人納過糧草未給價銀，皆沒官不給。由是商賈困弊。邊儲日乏。劉瑾矯詔裁革天下按察司兵備官。十二月，逮順天府丞趙璜。下詔獄，斥為民。璜任濟南知府，裁抑鎮撫中貴，故瑾恨之。巡撫四川都御史劉纓謂蜀水惡，請開通巫山道。可自夔陵達夔州。旨未下，遂開道。瑾矯旨械纓下詔獄。廷臣論救，釋之。

三年春正月，劉瑾令朝覲官每布政司納銀二萬兩。考察朝覲官既上奏，翰林學士吳儼家故富。劉瑾嘗有所求，儼不與。御史楊南京者，都御史劉宇廷捷之，不堪辱，養病去。瑾矯旨緘奏尾曰：學士儼幃幃不修，其致仕御史南金欺詐無病，其為民。逮李夢陽下錦衣衛獄，尋釋之。夢陽代韓文苒疏，瑾已譴出之，猶未釋也。復羅以他事械至京。下獄，將置之死。時翰林修撰康海與夢陽同有才名，各自負不相下。瑾慕海，常欲招致門下，而海不往。瑾恒先施海，輒囑亡答之，竟不一見。至是，夢陽客左氏者，詣獄語夢陽曰：子殆無生路矣。惟康子可以解之。夢陽曰：吾與康子素不相下。今死生之際，始托之，寧不愧於心乎？左曰：不謂李子而為匹夫之諒也。強之再夢陽乃以片紙書數字曰：對山救我。唯對山為能救我。對山者海別號也。左持書詣海，海曰：是誠在我，我豈吝惡人之見而不為良友一避咎也。遂詣瑾。瑾大喜，延置上座。海曰：昔唐玄宗任高力士，寵冠羣臣，且為李白脫靴，公能之乎？瑾曰：即當為先生役。海曰：不然。今李夢陽高於李白，而公曾不為之援，奈何欲為白脫靴或瑾曰：此朝廷事，今間命當為先生圖之。海遂解帶與之飲。達曙別去。夢陽由是得釋，而海與瑾往復，竟罹清議矣。左都御史屠滂掌院事，一日上審錄重囚本內寫劉瑾傳，奉字重複數多，瑾怒罵之。滂率十三道御史謝罪，御史跪於陛下。瑾數其罪，斥責，皆叩頭不敢仰視。久乃起。二月，起前都御史雍泰提督操江。先是馬文升劉大夏交薦之，及給事中潘鏗等復疏奏有敢死之節，克亂之才。許進薦於瑾，瑾以同鄉故起之。鄉人諭泰謝瑾，泰曰：進退在天，若奈我何。三月，改翰林院編修顧清等為部屬。時焦芳子焦黃中會試中式，芳意欲得大魁，既而取呂柟第一。黃中居二甲首，芳謂諸執事抑之，遂入言於劉瑾。改清等官，而授黃中簡討。及劉守子劉仁等六七十人，俱為庶吉士。數月，黃中仁等俱擢編修。劉瑾修理莊田，擅掘天地壇後土，侵厥官地五十餘頃，毀官民房屋三千九百餘間，發民間墳二千七百餘塚。降湖廣按察司僉事湯沐為

武義知縣。罷江西按察司副使陳恪。沐為御史時忤瑾。故降之。建御史徐植。下獄死。植江西新淦人。初為江陰令。治行天下第一。微為御史。差巡長蘆鹽課。劉瑾欲令割送該年餘鹽銀兩。植不從。瑾啣之。後植復命。俟於朝門。遇瑾不為禮。即矯旨下錦衣衛獄。杖戍肅州。衛指揮重陽死於獄。仍行原籍。查植男徐樓起。解補伍。瑾敗始得釋。建前總制三邊都御史楊一清。下獄。尋釋之。先是一清巡邊。上疏陳戰守之策。請復守東勝。開屯田數百里。省內運奏。上報可。一清遂與築邊塔。尅期完工。而劉瑾憾一清罷之。工亦止。至是又惡其築邊糜費。下詔獄。大學士王鏊言於瑾曰。一清有高才重望。為國修邊。可以為罪乎。李東陽亦力救。乃得釋。夏四月。劉瑾假湖廣賑災。傷為名。奏遣同鄉侍郎韓福出理糧餉。福科斂剝削。餽銀數萬。已復命。福兼副都御史。督理湖廣通賦。民甚苦之。建御史王時中下獄。正德初時中抗疏論瑾。瑾啣之。識名於屏。已而時中巡按宣大。見綱紀隳弛。極意振厲。總督劉宇。瑾私人也。常以賊吏囑時中不從。瑾既憾時中。宇復諧之。瑾矯詔逮繫。令荷重枷。露立三法司之前。三日。數踣且死。李東陽援之。得釋。以王佐為南京戶部尚書。時遣科道稽覈各邊糧芻。先後巡撫憲臣。多坐累繫獄。佐一日同尚書顧佐等見瑾。瑾言及茲事。曰朝廷必大誅戮。乃大懼。且佐曰。本朝未嘗戮大臣。有致尚書許瑾者。瑾語諸大臣曰。許進奸邪。若尚書劉宇可為吏部。佐曰。佐與劉尚書素厚。與許尚書交淺。然許素有忠。劉尚書不如也。毀之者因曰。王佐黨進。瑾怒。遂有是遷欲姑道之去。而徐圖之。劉瑾矯詔令進士陳璋致仕。璋登弘治乙丑進士。既歸。欲終身養母。母護之。曰。不聞舍孝子而為忠臣者乎。吾得汝。祿養足矣。促北上。至是抵京。值瑾竊政。獲罪。遂矯命令致仕。許進宣言於朝。曰。古今曾有進士致仕者乎。欲援之。而力不能。同事強璋賄瑾。璋曰。官以賄成。吾不為也。怡然就道。及家。甫二旬而母終。議者謂天欲以成孝子也。後瑾誅。應詔起用。五月。南京大饑。劉瑾矯詔勅運米三十三萬石。轉郵鳳陽。南京兵部尚書何鑑執奏。言留都地方。重於鳳陽。災傷甚於淮西。止之。始得遣官賑濟。劉瑾矯詔籍沒已故戶部尚書秦紘通政強珍財產家屬遺戍。西廠太監谷大用遣邏卒四出。刺南康民吳登顯等三家。以端午競渡。擅造龍舟。捕之。籍其家。自是徧州下邑。見華衣怒馬。京師語音。輒相驚告。官司密賂之人。不貼席筵。六月。鎮守太監廖堂薦舉內外官。預擬陞調吏部多徇之。吏科給事中何紹正劾堂。雖奉旨察賢否。注還當付吏部。上責堂下所薦于御史。執朝官三百餘人。下詔獄。時早朝。有遺書丹墀者。上命拾以進。則告瑾不法狀也。瑾大怒。矯旨跪百官奉天門下。諸監立門東監之。有頃。命大臣出翰林院。官東向跪。曰。內監雅待眾翰林。敢爾。亦使出。御史等官東向跪。曰。御史君

明史紀事本末 卷之四十三

三十二

知法度亦甯敢爾瑾不聽時暑甚僵偃十數人命曳出內監黃偉忿曰書中所言皆為國為民好男子死即死且何不自言嫁禍他人為瑾怒目曰是何好男子不露章乃匿名匿名固死也劫御前拉諸監入李榮曰入矣公等俛而舒令內監擲水瓜焉有頃瑾還來榮曰來矣皆還跪瑾目之怒復入至暮盡送下詔獄長安粥飯者爭飯百官市中明日李東陽疏救瑾微聞出內寺乃得釋上手匿名書曰汝謂賢吾故不用汝謂不賢今用之遂退李榮黃偉任瑾益專 逮前戶部尚書韓文下獄瑾已勒文落職怒不已乃以戶部廣東司遺失簿籍遣官校械繫至京下錦衣衛考訊欲置之死監禁數月罰米二千石赴大同親納時諸大臣忤瑾去者瑾俱証以舊事今輸粟塞下尚書王佐張縉楊守隨何鑑都御史熊燾孫需戈瑄等皆不免粥產不能給稱貸以償縉紳為之駭然 給事中安奎潘希曾御史張或劉子勵俱以查盤後先忤瑾意下獄奎或荷校且死李東陽疏救之始釋希曾子勵杖三十為民 秋七月以雍泰為南京戶部尚書瑾以泰不附已恨之併欲遂許進尋遂詔令泰致仕時保國公家人朱瀛者謀傾許進以劉子代之因進嘗薦雍泰乘間言於瑾曰許尚書伴為恭謹而外示抗直如雍泰為山西按察司及宣府巡撫皆以剛暴辱屬吏朝廷屢敗不用今進欺公舉用又揚言公因泰同鄉用之非吏部本意瑾大怒立召原任文選郎中張綵入內詰問雍泰敗諂事如何不備入奏內綵曰奏稿備載許尚書塗之瑾索原稿視之果然於是擬旨以進欺罔斥致仕尋除名為民馬文升劉大夏俱以薦雍泰削籍編修劉瑞亦以薦泰罰粟二百石輸大同 八月建前兵部尚書劉大夏南京刑部尚書潘蕃下獄謫戍大夏在中樞議革勇士節光祿無名供饌歲省官府浮費數百萬近幸滋不悅大夏既歸有激怒於上者太監竇瑾素重大夏叩頭諫曰此先帝意非大夏建白乃免又孝宗召見嘗言劉字在大同私養官馬饋送權貴孝宗密遣錦衣衛百戶邵琪往察之以養馬未送回奏太監李榮為解得免至是字唧舊怨言於劉瑾謂藉大夏家可得數萬金焦芳亦共譖之會土日本猛怨潘蕃圖還田州納賂瑾瑾簡蕃原奏岑猛獄詞大夏在兵部議覆遂矯詔以猛為田州同知逮大夏蕃至京下錦衣衛獄將生以激變土官罪死大學士王鏊曰岑氏未叛何名為激變都御史屠滂亦言大夏不宜深罪瑾怒罵曰即不死可無戍耶李東陽婉解之瑾使使謂大夏家實貧乃與字謀與蕃俱擬戍廣西焦芳曰是送二人歸也遂發甘肅衛大夏雇驢車出都門觀者如堵所在罷市父老涕泣士女攜筐進果食有焚香密禱願大夏生還者 以南京右都御史張泰為南京戶部尚書致仕泰素清貧為都御史奉表賀聖壽以土葛遺瑾瑾啣之會吏部推補是職瑾矯旨致仕 劉瑾矯詔以劉字為

吏部尚書曹元為兵部尚書 南京提學御史陳琳上言惜老成宥狂直請廣東揭陽縣丞琳因瑾排大臣出臺諫
故言及之 九月江西按察司副使王啟忤劉瑾降廣西容縣知縣啟為御史時敢言忤中貴瑾卿之故有是降尋
又令廣西按察提問罰米三百石輸官瑾又矯旨留巡按御史胡璿二年瑾以已陝西人璿不附已故留之未幾論
遠東事罰米三百石 劉瑾禁各處有司不許奏災異 冬十月劉瑾矯詔以翰林學士張昂為鎮江府同知修撰
何塘為開封府同知昂塘皆抗直見瑾不為禮坐事謫之 下陝西舉人郝序於獄序戶部侍郎赫志義子志義卒
序援例乞祭葬瑾謂洪武禮制無此例下錦衣衛獄謫戍瑾自擅政馬永成等八黨父俱封都督造墳葬祭所命祭
文皆李東陽撰臺諫不敢言 劉瑾矯旨改惜薪司外廠為辦事廠榮府舊倉地為內辦事廠時既立西廠以谷大
用領之瑾又自領內廠比東西廠尤酷烈中人以微法往往無得全者市井遊食無業之人如磨工鋸水者皆逐之
四出千餘人集城外東郊持白挺劫人聲言欲甘心瑾瑾懼乃復之瑾又令寡婦盡嫁及停喪未葬者盡焚棄之京
師闕然瑾恐有變乃罪其首倡言者一人以安眾心皆立內廠以後事也 劉瑾矯詔天下發遣盜賊連親屬 十
一月劉瑾創玄真觀於朝陽門外大學士李東陽為製碑文極稱頌
四年春正月總督漕運副都御史邵寶致仕時公卿多出入瑾門寶一無所通瑾數以危言撼之不為動瑾惡平江
伯平江伯漕帥也事與寶相闢瑾怒禍且不測李東陽力解之乃得致仕去 以山西提學副使王鴻儒為國子祭
酒鴻儒在山西有聲劉大夏嘗對孝宗稱其大可用吏部從人望舉之尋以守正忤劉瑾回籍 罷興化知府張楮
為民損先任邢部郎中時隆平侯張佑卒無嗣弟姪爭襲賂瑾瑾囑之不為狗正德三年出守興化瑾有所餽不報
郡人戴大賓弱冠登第瑾欲奪其舊聘以弟女妻之以囑楮亦拒不許瑾怒遂撫隆平侯奪爵事 誣罷歸家 二月
劉瑾矯詔行吏部不時考察兩京及在外方面官勒原任大學士劉健謝遷為民先是詔舉懷才抱德之士以餘
姚周禮徐子元許龍上虞徐文彪應詔劉瑾以四人皆遷鄉人而草詔由健欲因而害之矯旨下禮等鎮撫司鞠之
劉字阿瑾意劾有司訪舉失實鎮撫詞連健遷瑾持至內閣欲籍其家李東陽徐為勸解得少釋 焦芳抗聲曰從輕
處亦當除名既而旨下健遷除名禮等戍邊令餘姚人從此毋選京朝官 三月以錢璣為戶部尚書璣附瑾故不
次用 夏四月大夏士王鏊致仕時瑾權傾中外雖意不在鏊然見鏊開誠與言初亦間聽及焦芳用事專事媮阿
而瑾驕悍日甚毒流縉紳鏊欲過之力不能居嘗感然瑾曰王先生居高位何自苦乃爾耶鏊因求去瑾意愈拂眾

虞禍且不測。蓋曰吾義當去。不去乃禍耳。瑾使伺察。無所得。鑿疏三上。許之。賜璽書。乘傳歸。時方危。鑿之求去。咸以爲異數云。以王雲鳳爲國子祭酒。尚書張綵以人望起之。始被命。欲堅辭。及有遺書言執政者。誦太祖懷中士夫。不爲吾用者。當殺身滅家。語雲鳳。父大司徒佐曰。吾老矣。汝置我何處。死耶。雲鳳泣。就道。至無所。魏瑾怒。欲重以禍。不能得。而罷。時國學教廢。雲鳳立條約。示諸生。約束甚嚴。士子卒感服。尋乞養。病歸。劉瑾矯詔。以弘治中纂修大明會典。壞祖宗舊制。雜以新例。悉毀之。降吏部尚書梁儲。爲右侍郎。庶子毛澄。謝德。傅珪等。皆降職。大學士王鏊。致仕免。唯李東陽如故。五月。逮廣東兵備僉事吳廷舉。下獄。時鎮守恣橫。廷舉劾。太監潘忠。二十罪。併及劉瑾。忠亦誣列廷舉。逮獄。鞠之。無狀。止。以枉道歸家。荷校吏部門前。主事宿建。輩謀救之。尚書張綵閱奏稿。心賞其能。言於瑾。凡十二日。得釋。謫戍邊。衛。踰月。赦爲民。改翰林侍讀。徐穆。編修。汪俊等。爲南京部屬。瑾素惡諸翰林。不行跪禮。至是。修。孝宗實錄。成。例。進秩。瑾謂文士不習世故。摘所忌十餘人。爲南京員外郎。主事等。俾擴充政務。始瑾以翰林慢已。與張綵謀。欲調之外。綵不可。至是。瑾復持之。綵爲講解。意已平。而焦芳父子。及段良。輩謂可乘此。擠其素有讐隙者。乃以名投瑾。怨。成之。大學士焦芳。以老病致仕。遣御史等官。清理各邊屯田。初。劉瑾既止。各邊年銀例。又禁商人報納。邊儲。遂大匱乏。因詢國初如何充足。議者以爲國初屯政。修舉。故軍食自足。後爲世家所佔。以此不給。瑾遂慨然。修舉屯田。分遣胡汝礪。周東。楊武。顏願。壽等。往各邊丈量屯田。以增出地畝數多。及追完積逋者。爲能。否則罪之。各邊僞增屯田數百頃。悉令出租。人不聊生。周東在冀。夏尤苛刻。加刑於軍官妻。人心憤怨。指揮何錦等。遂與安化王。竄謀起兵。傳檄以誅瑾。爲名。瑾禍自此始矣。六月。進吏部尚書劉宇。少傅兼太子太傅。文淵閣大學士。入閣辦事。以吏部左侍郎張綵。爲吏部尚書。時吏戶兵尚書皆瑾黨。八月。榮王祐樞之國。當德。劉瑾惡王居京邸。與張綵謀遣之。劉瑾受都督神英賂。加涇陽伯爵。給詔券。劉瑾招引四方術士。余明。余倫。余子仁等。占候天文。推測命數。私置軍器。明等妄稱。瑾姪劉二。漢當大貴。瑾陰令內使藏小刀二於扇內。出入禁闈。閏九月。奪平江伯陳熊爵。正德三年。熊總督漕運。劉瑾橫索金錢。不應。瑾因中以法。欲置之死。李東陽力爭之。瑾曰。熊所犯罪重。不宜姑息。東陽曰。予誠姑息。然非姑息。陳熊乃姑息。陳璜且璜在太宗朝。開濟甯河道。通漕。大有功。勒銘鐵券。子孫免死。豈可盡革。傷天下武臣心。瑾不悅。竟生多買田宅。侵民利。謫海南衛。奪其詔券。劉瑾矯詔。下刑部侍郎陶炎獄。陝西游擊徐謙。許奏御史李高。而謙故劉瑾黨也。又厚賂瑾。欲中高。以危法會上命。炎往覈其事。炎據法直。高謙

以告瑾瑾矯詔下之獄禁錮兩月削籍冬十一月命給事中張繪御史房瀛等查盤兩直隸各省錢糧先是諸司官朝覲至京畏瑾虐虐恐罹禍各斂銀賂之每省至二萬兩往往貸於京師富豪復任之日取官庫賍倍償之名曰京債上下交征恬不為異時張綏聞而言之瑾不自安謀差官查盤蓋欲掩其迹也劉瑾奏訪金華知府葛福老疾蘇州知府鮑瑾同知王奎贓貪江西左布政馬龍貪濫命事阮賓輕浮論降提問有差巡按山東胡節斂銀鑽瑾瑾知之捕下獄死侍郎張鸞自福建還獻銀二萬瑾收之承運庫降南城給事中歐陽雲卿御史貝儀少監李宣指揮趙良皆以賄瑾削籍時瑾酷法繩人內外貨賂不貲吏部尚書張綏過瑾從容為瑾言瑾殊納之然終不能改也劉瑾擢都督僉事曹雄為左都督陝西自楊一清罷邊寇猖獗不可制總督尚書才寬好野戰自將由興武擊套部斬首數十級狃勝深入遇伏中流矢卒巡按御史劾曹雄臨陣退縮不救瑾挾私切責御史而更起權雄十月二日進奪大學士劉健謝遷尚書馬文升劉大夏韓文許進等六百七十五人詰勅為民充軍從都給事中李憲言也改吏部尚書梁儲於南京儲不附瑾故有是調

五年春二月以兵部尚書曹元為吏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入閣辦事正德中不由翰林入閣者三人楊一清以才望劉宇曹元皆附劉瑾得之劉瑾出太監張永於南京不果行瑾欲盡除軋已者一日伺間言於上調張永於南京旨未下即日逐永出就道榜諸禁門不許永入永覺之自趨至御前訴已無罪為瑾所害召瑾至語不合永奮拳欲歐之令大用等勸解上令諸近臣置酒和釋夏四月劉瑾矯詔令南京刑部尚書吳洪致仕河王郤愈後有兄弟爭田宅者其兄倚瑾為援渠直之故及安化王寘鐸反起都御史楊一清命太監張永提督討之一清與永西行一日嘆息謂永曰藩宗亂易除國家內亂不可制奈何永曰何謂一清曰公豈一日忘情顧無能為公畫策者遂促席手書瑾字永曰瑾日夜在上傍上一日不見瑾則不樂今其羽翼已成且目廣矣且奈何一清曰公亦天子信幸臣今討賊不付他人付公上意可知公試班師入京詭言請上問諸宿事上必就公問公於此時上真鑄偽檄并述亂政免校謀不軌海內怨怒天下亂將起上英武必悟且大怒謀瑾瑾誅柄用公公益矯瑾行事曰強張承業豐公千載三人且永曰即不濟奈何一清曰他人言齊不濟未可知言出公必濟願公言時須有端緒且委曲脫上不信公頓首請死願死上前即退瑾必見殺又涕哭頓首得請即行事無緩頃刻漏事機禍不旋踵永攘臂起曰我亦何惜餘生報主乎六月大學士劉宇致仕宇附瑾排斥正人知瑾將敗先乞身免秋八月劉瑾伏

誅初寘錮反移檄數瑾罪其敢上聞有指揮徐鯨者傳檄示人瑾捕下獄論死因下赦寬恤以收人心未幾而寘錮就擒悔欲反之方侈然自為功矯旨加己探米權兄劉景祥為都督張永等與瑾爭權勢不相下至是望日甲午永至自甯夏獻侍上迎之東華門賜宴比夜瑾先退夜半永出疏懷中謂瑾激變當自負心不自安陰謀不軌狀永當張雄張銳亦助之上曰罷矣且飲酒永曰離此一步臣不復見陛下也上曰瑾且何為永曰取天下上曰天下任彼取之永曰置陛下何地悟允其奏當夜即命禁兵逮瑾永等勸上親至瑾第觀變時漏下三鼓瑾方就寢禁兵排闥入驚問曰要在對曰在豹房瑾披衣起謂家人曰事可憂矣趨出戶被執就內獄明日降為奉御閑住之鳳陽命廷臣議其罪瑾嘗招置術士余明等太監孫和造衣甲以營遺瑾瑾皆受藏之竊有不軌圖是時瑾兄都督景祥死將以八月甲午葬百官多會送瑾初嚴夜禁星出後衢道四寂有竊聽者中夜聞兵甲聲鈔然里巷私語藉藉謂傾朝送葬瑾且因為亂永之獻侍也瑾使以乙未入永知即以甲午入以故得先發明日晏朝後外人微聞瑾得罪猶莫敢顯言者及旨祥中發邏卒飛騎交馳於道茨日乃定初上尚未有意誅瑾瑾聞鳳陽之命曰猶不失富太監也及籍其家得金二十四萬錠又五萬七千八百兩元寶五百萬錠又一百五十八萬三千六百兩寶石二十金甲二金鈎三千玉帶四千一百六十二束獅鬚帶二束金湯盒五百蟒衣四百七十襲牙牌二匱穿宮牌五百金牌三衣袍八爪金龍四玉琴一玉瑤印一盃甲三千冬月團扇蘇貂皮扇中置刀二衣甲千餘已嘗五百上大怒曰瑾果反乃付獄吏部尚書張綏錦衣衛指揮楊王石文義等六人皆送都察院獄於是六科十三道共劾瑾罪三十餘條上是之命法司錦衣衛執瑾午門廷訊之都給事中李憲亦劾瑾憲故出瑾門下瑾聞之笑曰李憲亦劾我耶鞠之曰刑部尚書劉環猶嚙不敢聲瑾大言曰滿朝公卿皆出我門誰敢問我者皆稍稍却駟馬都尉秦震曰我國戚也不出汝門得問汝使人批瑾頰曰公卿朝廷所用何由汝抑汝何藏甲也曰以衛上震曰何藏之私室瑾謔塞既上獄上命毋覆奏凌遲之三曰梟其首梟獄詞處決圖於天下諸被害者爭賈其肉啖之有以一錢易一脔者瑾親屬十五人併二漢張文冕楊玉石文義等皆論斬張縵死獄中大學士劉宇曹元前大學士焦芳宇子編修劉仁芳子侍讀焦黃中戶部尚書劉璣兵部侍郎陳震並削籍為民黃中為檢討踰年即陞侍郎性尤狂妄無恥時上官太奢殺入家口內有殊色芳求瑾得之後臥病黃中杰馬瑾誅言官交章暴其罪並褫職瑾流毒五年變為吏兵二部違法將官失律有加封伯都督者或徑自傳奉時綴批別本惟意而已又以事藉沒故大臣家收其妻孥日夜簡括天下庫藏添

設巡捕巡鹽等官四出誅求諸邊屯田賦稅以肥私家海內騷然以有實儲之變而卒及於禍五年中惟大理評事羅僑抗疏得脫中外聞而異之士大夫悉為曲學阿世瑾嘗有所借以驗士大夫應違一朝士某從其門下某請見某曰我公好近眉而冠君之冠高奈何曰業定矣聊姑入及見瑾瞪目視朝士驚更低冠入謝瑾乃悅祭酒王雲鳳先提學陝西榜谷生徒有同囚訊謹聞而遷之雲鳳於是往見瑾瑾叱曰何物祭酒一嗜猪毛耶雲鳳惶恐謝既退請瑾臨視太學如唐魚朝恩故事復請較刻瑾近行法例永著為令給事中屈銓亦如雲鳳請刑部尚書劉璟數被詬懼因劾奏其屬三人瑾謂能督責意乃悅於是瑾以為無所不可為矣一日瑾涕泣語張綵曰始谷張諸人患外臣籍我輩推余當之余以身徇天下所推折衣冠多矣今天下之怨皆集於余諸人晏然享之予未知所稅駕也綵因辟左右曰今上未子勢必立宗室子若長且賢公受禍矣不如援幼弱者公長保富貴無憂也瑾曰善居數日忽變曰無以宗室為吾自立耳綵告不可瑾怒以茗盤擲綵綵不敢言瑾敗坐綵同叛綵呼曰皇太后上太祖太宗可鑒其心初瑾被縛有旨降鳳陽李東陽語諸大璫曰脫復用當奈何張永曰有我在無慮已而瑾上白帖言就縛時赤身無一衣乞與一二敝衣蓋體上見帖憐之命與故衣百件永始懼謀之東陽令科道劾瑾劾中多及文武大臣永持疏至左順門付諸言官曰瑾用事時我輩莫敢言况兩班官耶今罪止瑾一人可易疏入獄詞具乃止連文臣張綵武臣楊玉等六人綵疏稱免盡發東陽阿瑾事卒斃獄對尸市中詔焚諸與劉瑾往返書札時籍瑾書得奉武平王郎得吏民交通文書數千章皆燒之曰令反側子自安當劉瑾專權亂政之時假托朝廷威福以劫天下生殺予奪惟其所欲中外臣工誰不屈意待之况王府懿親自非同惡助叛法不可赦其細故小過亦須曲賜包容若降旨切責則凡有書信餽送者傳聞驚駭各不自安臣願聖明廣大涵容將一應文書涉叛逆事情者悉焚之以滅其迹上從之封張永兄張富為泰安伯弟張谷為安定伯魏彬弟魏英為鎮安伯馬永成弟馬山為平涼伯谷大用弟谷大祀為永清伯封義子朱德為永壽伯給劄券世襲李東陽奏旬月之間二難交作卷底平定皆永等之功故加恩典命太監魏彬掌司禮監事四川巡撫御史林俊上疏請上還內宮擇宗室之賢者養於別宮收召老臣劉健謝遷林瀚王鏊韓文等以修舊政又言瑾雖死而權柄猶在官監安知後無復有如瑾者詞旨剴切大忤左右不報御史張芹劾大學士李東陽劉瑾專權亂政之時阿諛承順不能力爭及陛下任用得人潛消內變又攘以

為功冒膺恩蔭乞賜罷斥不聽時瑾雖誅而政權仍在內魏彬馬文成等擅執朝政兩河南北楚蜀盜遂起

谷應泰曰嗟乎官寺之禍自古烈矣周禮重奄寺之司秦風著寺人之制蓋以其人進身刑餘劇員灑掃非有忠孝砥礪之素而其入也優游房闈窺伺色笑其出也口啣天憲手秉王章固宜其威福制恣發不旋踵而傾軋覆軫動成烟鑿者也劉瑾以青宮舊侍狐蟲君側當其始也豈遂有恭懿非常之志溫卓不軌之謀乎假狗馬音樂以冀君王之憐惜取富貴苟容足矣而乃毒蛇不斷將夫螫手韓文一發不中而顧命諸臣斥逐無遺六給事十三御史之章再入而諫官室臣誅鋤畧盡於是北門之獄驟興搢紳之禍尤烈內閣樹其私人部寺張其羽翼威嚴加於郡國更置及於岩疆瑾遂駁駁馬不能安於人臣之位矣夫水之湍也風又激之湯已沸也火又烈之廷臣自李東陽而下無不靦顏要地甘心願指間或微言解闕自托於太邱之弔張讓然而固寵依違詎殊於商君之因景監乎清流之望既歸宮府之權自一小人得志有自來矣焦芳劉宇寯足責哉然而李夢陽之閣部密謀無異於楊一清之密說張永也王岳范亨徐智之從中奏上又無異於張永之叩頭哭泣也李計中洩於政府而楊謀獲成於閩外岳亨敗事於瀋遲而張永決策於立談言於真鑄倡亂之後者信而有徵言於狗馬娛心之日者迷而難悟卒之國家受恭顯之禍政府有匡趙之羞張永收桑榆之功諸賢深徒薪之瘠易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豈不信哉

明史紀事本末卷之四十四

真鑄之叛

武宗正德五年夏四月慶府安化王真鑄反真鑄者慶靖王曾孫也祖秩炆靖王第四子永樂十九年封安化王弘治五年真鑄嗣王是時劉瑾擅權毒流天下真鑄素有逆謀與憲再真衛生員孫景文王勳彬往來甚密現王九兒降鸚鵡神妄言禍福每見真鑄輒呼老天子真鑄益懷不軌會瑾遣大理寺少卿周東度田甯夏倍益頃畝徵馬屯租甚急敲朴慘酷諸戍將衛卒皆憤死景文謂真鑄曰殿下欲圖大事此其時矣真鑄遂令景文家賓酒邀諸武弁素所被辱丁廣楊泰等飲景文以言激眾怒且謂真鑄多奇徵可輔欲盡殺諸守臣劫眾舉事眾方怨聞景文言皆忻然從之曰即事不就死無恨遂歃血盟定計眾散去景文以報真鑄真鑄令人往平鹵城說戍將及素所厚張欽等十餘人皆從之各集眾待時有邊警總兵姜漢命周印簡銳卒為牙兵得申居敬等六十人昂領之初五日真鑄遂置

酒召都指揮何錦周昂指揮丁廣謀反錦昂者故常托景文貸實鑄金納級陞都指揮德真鑄深實鑄大會巡撫安
 惟學總兵姜漢少卿周東鎮守太監李增鄧廣漢等惟學東辭不往副總兵楊英以聞警帥兵出亦不至錦等詐言
 塞下警急呼壯士申居敬備邊執兵械跨馬呼譟儀者韓廷璋等伏兵府序下錦等趨安化府推門入序中伏兵起
 殺漢等遂走行臺殺惟學及都指揮楊忠又殺周東縛侯參議放獄囚楚官府劫庫藏奪河舟大索慶諸王將軍金
 幣萬計召逆黨平鹵城千戶徐欽引兵入城偽造印章旗牌又令景文為檢數劉瑾諸罪狀張綵劉璣曹雄毛倫文
 臣武將內外交結謀不軌今特舉義兵清除君側凡我同心並宜響應傳布邊鎮以錦為討賊大將軍昂廣左右副
 將軍景文為軍師欽先鋒將軍魏鎮等七人都護朱震等十一人總管關中大震陝西守臣將實鑄等刊印劉瑾激
 變罪惡告示榜文封奏瑾匿不以聞總兵曹雄等聞變率兵沿河堵截遣廣武營指揮僉事孫隆將大小二壩積
 壩捲掃崇草盡皆焚燬楊英率黃正等登靈州順流而下鑄遣魏鎮等至廣武營散賞孫隆用弓箭神鎗拒却之曹
 雄親帥兵至靈州初甯夏游擊將軍仇斌聞邊警帥兵出玉泉營實鑄反遣人招仇斌令以其兵來會佯許之帥
 眾還鎮鑄奪其軍單騎歸私第京師訛言斌已從賊又與武營守備保助故與賊聯姻亦遂擬助為外應朝議用勛
 為參將斌為副總兵令率兵討賊於是勛上疏言臣母及妻子俱在賊中臣義不顧家恨不飛渡黃河食賊肉以謝
 朝廷斌亦稱病臥陰納游兵壯士侯保勛等兵至從中起為內應俄而總兵曹雄亦遣人持書約斌倉頭書童者
 沒河潛入城具言保勛楊英韓斌時源各率兵屯河上廣武營都指揮孫隆焚兩壩掃捲河舟盡泊東岸矣斌喜嘖
 人謂賊宜急守渡口防決河灌城逼東岸兵勿使渡河何錦果率都指揮鄭卿等三千人出現渡口留昂守城時四
 月二十三日也實潘出城祭祀社稷旗幟等物使人呼斌陪祭斌復稱病不出昂自來問疾斌陽呻吟臥伏諸倉頭
 陶斌來得俸昂入用鐵骨及擊殺之割其首級斌即披甲仗劍跨馬出門呼諸壯士楊真等從者百餘人直趨安化
 府執朱震孫景文等十一人殺之擒真鑄及其子台潘儀賓謝廷槐韓廷璋並黨李蕃張會通等詐傳鑄令召錦還
 而別遣古興兒密告鄭卿令反正錦方帥兵還卿等即以所部兵擊殺胡璣魏鎮等十餘人聲言城中事定以攜眾
 心又往河口執劉斌姜永毅之眾大潰何錦丁廣張欽楊泰正脫身走追擒之賀蘭山外并獲申居敬等曹雄楊英
 各先後至甯夏鑄起兵凡十八日而敗上聞實鑄反頒詔天下慰安人心詔內有宥充軍罰米官員俾微糧草等
 件出內閣草中又欲取回各處差出官校劉瑾有難色以李東陽言從之五月命涇陽伯神英充總兵太監張永總

月已下下 卷之四十四

三十六

督軍務。太監陸閻官領神鎬起前右都御史楊一清為提督率中外兵討宣儲時朝內不知四月二十二日事故出師神英等統京營兵合陝西諸鎮兵馬分道進剿。瑾矯詔改戶部侍郎陳震為兵部侍郎兼都御史討宣儲。暫行總制事。震附瑾。由光祿卿陞戶部侍郎。瑾倚之為腹心。會鎮儲反。眾推楊一清提督軍務。瑾屈於公論。不得已從之。然度一清必辭。故遣震縲絏其間。冀其成功。將柄用之。已而聞宣儲已就擒。楊一清上疏乞將京軍取回。以安反側。上詔涇陽伯神英以兵還。命張永及一清仍往甯夏安地方。時道路相傳。總督率京營兵將屠甯夏。一清慮激變。遣百戶韋成膏牌曉諭甯夏官舍軍民。大賊已擒。地方無事。天子遣二王重臣來撫定爾輩。又出不朝廷止誅首惡。不究脇從。有功者許錄用。各部官員不許聽人誣陷。敢有流造訛言者。治以軍法。侍郎陳震械宣儲送京。師楊一清以事干宗室。處置少疏。恐生他變。又各犯有原謀脇從情罪不一。一概解京。將無可活者。故馳往止之。時已渡河。乃收擊靈州以待。一清會太監張永檄鎮守撫按督同王司官公審。分別首謀共謀隨從等。時鎮巡逮至千餘人。一清出者凡百餘。申居敬徐欽程保等。止逮其身。擊家屬。俟正犯誅後。從其妻子。奏聞下法司議從之。一清又謂永曰。恩威當並行不悖。大變之後。堂陛凌替。不復知上下之分。維時造偽命偽符。手刃大臣者。殘殺主將。奪其家者。遺姦尚存。無以善後。乃密諭鎮巡捕指揮馮經等。奏上伏誅。八月。太監張永回京。楊一清仍總制陝西三邊軍務。削慶府護衛。宣儲錦廣等械至京。皆伏誅。論功封仇敏為咸寧伯。

谷應泰曰。正德二年四月。慶府宣儲反。十四年六月。甯府宸濠反。逆同罪均。固已然。古者天子居重馭輕。尤重根本。分建宗子。次固維城。無事則修職稱貢。率土歸王。有事則環甲荷戈。用舒國難。是以家裕苞桑。國豈磐石。計深遠也。劉瑾威劫大臣。權傾萬乘。帶及畜何羅之謀。術士進蒯通之論。二世之禍。直須時且。宣儲聲罪發難。志清君側。夫產祿在而興居之兵。非叛。武嬰裏而敬業之兵。亦正。惜其萌志。巫現擅殺命卿。狼狽稱戈。既無觀變之智。徘徊河上。初無撥亂之心。所以身膏斧鑕。而秦人莫之哀也。不然。扶蘇受沙丘之詔。而吞聲自裁。相岳得臺城之命。而環甲不進。強枝固本。又何以稱焉。雖然。宣儲一狂悖孽子也。天誘其衷。狡焉思逞。天殆借儲為逆。瑞授首資乎宣儲。不反則張楊夜半之謀不合。甯夏不亂。則武宗腹心之愛不割。張父趙母。社稷之憂。詎有艾歟。觀楊一清道閻儲擒而急反京兵。緩誅惡黨。豈非狡童游魂。應時剪滅。而瑞毒方深。人心易震。內憂未靖。外寧非福。豹房之計得行。而後戰勝之賀。乃在廟堂也。然則甯夏之功不在甯夏。在於楊一清乘宣儲以誅城。

社之奸。南昌之捷不在南昌。在於王守仁滅宸濠。以寒覲觀之。膽鳴呼。皆可謂大臣者矣。

平河北盜

武宗正德四年秋九月。畿南盜起。時劉瑾用事。專恣驕橫。京師之南。固安。永清。霸州。文安。地方。京衛屯軍。雜居其地。人性驕悍。好騎射。往往邊路劫掠。號響馬盜。至是。聚黨益熾。瑾欲速除之。分遣御史。竄臬于真定。殷毅於天津。薛鳳鳴于淮陽。專事捕盜。舊例。御史出。不得以家屬隨。至是。臬等許攜家往。以滅賊為期。鳳鳴在歸德。與守備指揮石爾會飲。令歌舞為樂。還卒奏之。傳旨降鳳鳴為徐州弓手。毅在天津。稍收斂。惟臬奏立什五連坐法。盜賊捕獲無虛日。每械盜賊入真定。用鼓吹前導。金鼓之聲。彌日不絕。瑾以捕盜功。擢臬毅。會都御史。仍專督捕盜。

五年冬十月。霸州隆蓋劉六。劉七。叛。初。霸州文安府大盜張茂。家有重樓複壁。多為深窖。同時劉六。劉七。齊彥名。李隆。楊虎。朱千戶等皆附之。諸大瑞。多文安人。茂通賂納交。太監張忠者。號北墳。張與茂居鄰。結為兄弟。因得徧賂馬。永成谷。大用輩。常因內官家人出入禁中。進豹房。觀上蹴鞠。益無忌憚。河間參將袁彪。數敗賊。茂窘乃求救于忠。忠置酒私第。招彪與茂。東西坐。舉酒屬彪。彪曰。此彥實吾弟。且今後好看無相扼也。又舉屬茂曰。袁將軍與爾好。今後無擾河間。彪畏忠不敢誰何。諸將聞風。縮胸及膏臬。至有巡捕李主簿。承臬意。偽作彈琵琶。優人入茂家。具知曲折。臬率騎數十人。乘不備。掩擒之。斧折茂股。載歸。餘賊相率至京。謀遣罪忠。與永成。為請于上。且曰。必獻銀二萬乃赦之。劉瑾家人梁洪。亦索萬金。六七楊虎。計無所出。潛却近境。冀以足所獻。會虎焚官署。六七知事敗散。去六七膽力弓矢。絕倫。諸盜皆畏之。涿州州官知其能。召至。協捕有功。御史蔣璠亦用而賞之。或勸璠并絕禍本。二人竟颺去。臬乃圖形捕之。連繫妻孥。盡破其家。六等窮蹙。價志乃相聚。抗官府。劫行旅。既劉瑾伏臬亦被劾。麾下健兒亦多歸之。詔下討賊。仍許自首免罪。六等遣其姊出。自首領三十四人詣州。知州郭坤以聞。賞之。令捕他盜。自効。至是復叛。去往附畿內。盜白英。時英已流竄至山東。

六年春正月。霸州巨盜劉六。劉七。聚眾攻安肅縣。劫取繫獄盜黨齊彥名。時窮民響應。旬日間。聚至數千。劫掠畿南州縣。霸州文安生員趙鳳子者。名鍾。有勇力。好任俠。每大言自負。先是劉六等攻掠文安。鍾率妻子避賊。立水中。賊劫其妻。將汗之。鍾怒。奮往殺傷二賊。為劉六。劉七所擒。說使降。許納歸家。與弟鍾。銅聚五百人。會于河間。由是賊黨

益繁自畿南達山東倏忽來去勢如風雨乃命指揮同知李瑾統京營千人往討瑾至德州奏言白英約四百人分
 為二一劫諸城高密安丘沂水一自穆陵關南陷魚臺直趨金鄉賊所得皆民間馬一晝夜數百里馳而官軍馬少
 無以追敵請于山東直隸取給備戰從之命瑾充參將捕盜三月賊入博野饒陽南宮無極東明等縣深冀定祁
 開等州境大肆掠掠攻濱州臨朐胸胸淄昌樂日照蒲臺武城陽信曲阜及泰安州皆破之時賊眾強多出不意突犯
 所在單弱勢不能支李瑾東西奔命吏部尚書楊一清建言推用大將及文臣有才望者提督軍務從之命惠安伯
 張偉充總兵官召馬中錫為右都御史提督軍務統京營兵征流賊夏五月兵部尚書何鑑奏禦盜事宜時承平
 日久民不知兵郡縣望風奔潰甚至開門迎款以故南北不通人情洵洵鑑建議選將練兵嚴號令公賞罰募義勇
 起用舊將白玉等數人奏行山東直隸等處修濬城隍選餘錄用民間武勇不許遺以資賊鄉村鎮店結伍立
 寨互相應援河南山西等處設兵黃河斷太行以防奔突京操官軍俱留本處分守郡縣又于漕運十二把總部下
 每船選精卒一人沿河駐劄以防運道商旅詔悉從所議鑑復奏遣都督黃瑞張俊統兵分布霸州等處六月流
 盜趙燧劉三邢老虎楊虎分掠河南劉六劉七齊彥名分掠山東鑄等由河南山西自西而東踰曲周咸縣直抵文
 安復往河間泊頭慶雲由山東陽信海豐向西南上江為散地六七等踰山東河南出湖廣江西仍由故道入長清
 齊河等縣直抵霸州復走山東向東南下江為絕地所至縱橫如蹈無人之境大抵賊俱起畿內恃馬力倏忽馳驟
 樓野不佔城郭蹈虛不立分所毋戰驅脅從者居前呼號衝突官軍見形即縮賊相與笑樂恣所殺掠稍遇勁兵前
 者俱陷自以精騎規勢為進退莫可揣揣官軍雖屢有小捷然失亡多黠者又受賊賂多縱舍賊指揮桑玉嘗與劉
 六劉七遇文安村中六七匪民家樓上欲自到玉故緩之有頃齊彥名持大刀脇官軍賊者數十人至樓下彥名
 曰呼諸賊軍官呼彥名曰救至矣無恐也六七遂彎弓注矢以出射礮數人去各地方官互相推委時馬中錫張偉
 所領京營人馬多不簡閱中錫書生欲劾彥名遂化渤海事招撫解散張統袴子怯不能戰中錫遍撤諸路榜示劉
 六等經過所在官司不許捕獲與供飲食若聽撫待以不死劉六等聞之所至不殺掠然且信且疑中錫至德州委
 兒園駐兵單車從數卒直抵賊壘開其自新劉六等來謁中錫開誠撫之劉六欲降劉七曰今內臣主國事馬都堂
 能自踐其言乎潛使人至京伺諸中貴無招降意又以山東所刦金銀輦載至京饋權倖求赦不得遂益肆劫掠眾
 至數萬中錫故城縣人賊至故城戒令勿焚劫馬都堂家由是謗騰謂中錫玩寇殃民兵部尚書何鑑劾中錫偉擁

兵自衛賊不戰。連下錦衣衛獄論死。中錫竟死獄中。偉革爵間住。八月丁巳。劉六劉七齊彥名楊虎等。合兵以二千騎破東強縣屠戮甚慘。知縣段多死之。命伏羌伯毛銳充總兵官。太監谷大用總督軍務。兵部侍郎陸完提督軍務。大發兵討流賊。馬中錫等既無功。中官因以討賊非書生所能辦。遂以大用等帥兵討賊。何鑑奏令陸完率領主事田蘭等招募民兵。地方大擾。又奏調宣府副總兵許泰。遊擊邵永。大同總兵張俊。游擊江彬。延綏副總兵馮禎。入征內地。俱聽谷大用陸完節制。連巡撫山東都御史邊憲。真定都御史蕭紳。憲等撫馭無方。遇賊失機。兵部奏逮下獄。除名為民。且著為令。凡州縣官失守者。比守邊將士例。劉七等困滄州不克。進抵霸州信安。京師戒嚴。時兵部侍郎陸完提督軍務師已出涿州。賊在固安甚急。上召大學士李東陽。楊廷和。梁儲。兵部尚書何鑑。諭曰。賊在東師乃西出。恐緩不及事。卿等何以處之。鑑對曰。邊兵已至涿州。賊來送死。但恐望風遁去耳。上喜。初副總兵許泰奉調率部下入居庸關。駐涿州。馮禎入紫荆關。駐保定。上乃諭鑑即追還陸完。東出往信安。鑑承旨畢。退至部中。已秉燭矣。遣人留都門鎖鑰。賞牌馳諭戒以失誤者斬。時陸完方欲整兵南行。而貴牌適至。遂直趨固安。許泰卻永出霸州平口。賊易之泰等逆擊殺數百人。賊始懼。南奔天津。指揮賈勇。遏之信安灣。賊復敗。泰等追擊於東光。半壁店擒斬二百七十人。永再破之。景州鑑橋馮禎敗賊于東明。裴子巖斬賊帥偽千戶。邵永復破賊東強縣。合兵又破之。參老集及薛家屯擒斬千餘人。皆揚虎趙鑄黨也。諸將進擊虎鑄于景州朱門村。一日數戰。殺賊千餘人。賊奔遁。小灘河北保定都司田彬率指揮趙文等扼之。賊績文被獲。尋走還副總兵李瑾擊趙鑄于山東蒙山。亦敗。賊得我神器。盡甲及蟒衣虎鍔衣蟒衣沿進。煙燿過泰安縣。題詩有縱橫六合誰敢捕之句。沂州楊頭管四馬武張通等皆歸賊。賊勢益熾。冬十月。劉六等攻濟甯不克。初賊自滄州解圍南走。破日照海豐壽張陽穀丘甯陽曲阜沂水泗水費十城。至是攻濟甯。焚運船千二百艘。執工部主事王龍釋之。給事中賈明言。彈盜安民。擇將事。下獄。太監張永。遼園警曉卒聽征。擢山東樂陵知縣許達為山東按察司僉事。備兵武定州。達河南固始人。令樂陵期月。令行禁止。時流賊橫行河北。達修城濬隄。踰月而成。又使民家各築塼高踰屋簷。仍開塼竇。如圭。僅可容一人。家合一壯丁。執刀俟于竇內。其餘人皆入隊伍。令守號。令視旗鼓。進退者無赦。又設伏巷中。洞開城門。未幾賊果至。旗舉伏發。賊火無所施。兵無所加。盡擒斬之。自是賊不敢近樂陵。撫按交薦其才。擢是職。十一月。趙鑄等至宿遷。初鑄等攻破靈山衛。及日照諸縣。南攻徐州。不下。至是宿遷。淮安知府劉祥率兵逆賊。不戰自潰。溺水死者無算。祥被執。

縱遣逐渡河殺高郵等衛官軍三百餘人。執指揮陳鵬。攻靈璧。知縣陳伯安戰敗。被執攻宿州。不克。焚其西關。欲降伯安。不屈。劉三欲殺之。錢止之。得釋。又破虹縣。永城。夏邑。虞城等縣。執虞城知縣。尋亦釋之。又破歸德府。守備萬都司率眾追至亳州。武平衛指揮石堅率兵千人。僧兵三百人。邀戰。皆敗。殺僧兵七十餘人。至白龍王廟。渡小黃河。武平衛百戶夏時扼之。河楊虎率壯士黃萬九騎渡河。時兵不知其為虎也。擊之。虎奪舟欲濟。官軍以土石擊覆其舟。虎溺水死。錢等推劉三為王。總兵白玉等擊劉三於泰和縣小南門。敗績。殺官軍一千五百餘人。亡盔甲鎗刀二千。神器七十餘。攻頤霍丘。殺萬人。執都指揮潘神釋之。殺都指揮三保。射殺河南布政司經歷任傑。軍民死者千餘人。至鹿邑。鹿邑潰。執守城千戶。有陳翰者。自稱兵部主事。乞為劉三子。新蔡致仕知府張釋率眾遣劉三金帛於萬計。不攻去。當是時。河淮南北。官吏望風遁。諸將利劫掠。戰不力。賊勢日盛。劉三妄欲舉大事。與陳翰竊龍謀。兵無主。必亂。共推劉三為奉天征討大元帥。趙錢更名懷中。稱副元帥。小張永前軍。管四後軍。劉資左軍。馬武右軍。邢老虎中軍。並稱都督。陳翰為侍謀。軍國元帥。長史分二十八營。應二十八宿。各樹大旗為號。置金旗二。大書虎音三千。直抵幽燕之地。龍飛九五。重開溷沌之天。又造鈞牌。令所至官吏修道路。橋梁。備粥糧。酒肉。供軍。降者秋毫無犯。拒者寸草不遺。劉六等攻徐州。掠淮西。劉七等。曉知谷大用。毛銳等。駐軍臨清。復擁眾走霸州。賊以十二月朔。車駕出郊。宮省牲圖。犯御蹕。時兵部尚書何鑑未寢。左右無一吏卒。乃自具帖子。令廁卒遞入。長安門。透門。遞入。司禮監轉奉上。知復傳示各衙門。嚴加防守。又絕城。費報通州良鄉。涿州各守備官。整備兵馬。兼以常制。駕出南郊。分調軍馬於南海子。蘆溝橋。羊房角。三處下營。以防衝突。處分甫定。漏下五鼓矣。有頃。上命司禮監太監召鑑。至左順門。問今日駕可出否。對曰。駕當早出。以安人心。車駕遂出。迄暮方回。賊知有備。不敢犯。十二月。劉六等西奔。掠新城。雄縣。定興。安肅。易州。涑水。而南。破高陽。蠡縣。博野。容城。深澤。束鹿。曉知祁州有備。乃迂道。竟攻臨城。高邑。成安。饒陽。由真定。掠趙州。安平。直抵晉州。臺城。柏鄉。內丘。南河。衡水等處。鑑計賊非東向。臨清。必南奔。彰德。移文促陸完督軍。分道追襲。至彭德。賊方圍湯陰。聞官軍至。望風遁去。許泰馮禎。卻用金輔。李瑾。張俊。成。劉追戰。敗之。渡河。弱者無算。劉七等復糾眾萬餘。圍李瑾。馮禎。營。許泰。與禎。瑾。內外夾攻。敗之。賊遁去。劉六。劉七。齊彥。名。劉三。趙錢。邢老虎等。復分掠山東。河南。賊欲牽制官軍。故分寇其勢益熾。劉三等攻陷上蔡縣。知縣霍完。死之。刑鋒。臨商水。知縣率吏民降。進被執。罵不絕口。賊支解之。乘勝攻破舞陽。劫獄。獄有僧德靜。偽稱唐府宮人子。賊黨賈勉。兒。攻西平。知縣王佐。拒敵。

留之。至葉縣，執知縣唐天恩，并其父殺之。攻襄城，襄城人魏銀馬不攻，破寶縣。僉事孫繼賢黃榜撫賊趙錡復書曰：羣奸在朝，濁亂海內，謀殺諫臣，屏斥元老。乙皇上獨斷梟雄之旨，以謝羣奸。有掠縣令妻子者，錡殺之。破裕州，殺都指揮詹濟，同知郁采屠其城。命遠東巡撫都御史彭澤提督軍務，以威寧伯仇誠為平賊將軍，充總兵官。帥延綏榆林諸路軍馬，討河南賊澤至。大陳軍容，擐甲引見，諸大校責以追緝。嚴軍政，論行法，建轟諸大校無不惕息。頃首請自劾，良久釋之。遂鼓行前，時河南親藩告急，何鑑建議，復于宣府大同遠東延綏諸將部下，續調未發官軍分道赴之。復以諸賊分責諸將，計日勦滅。

七年春正月，劉六等復攻霸州，何鑑續調宣府邊兵在涿州者過之，賊遁去。先是陸開賊北奔，恐犯京師，即調許永泰卻永追至德州，泰永方恐後期獲罪而賊東遁之報忽至，泰永驚喜久之。乃知遇賊，宣府續調兵也。嘗語人曰：何公此舉，既辭霸州之危，復舒吾輩之罪，既而遠東續調軍亦至，卻永率邊軍追賊至山東，大敗賊李隆于穆陵關。陸奔劉七營，劉七忌其反覆，斬之，并其家。復歸河南，陸完分調諸將許泰等大敗賊眾于汴北。時撫治鄆陽李士實亦發兵夾攻，賊奔商水，倉皇阻河不能渡，官軍併力蹙之，方可殄滅。而紀功御史雷宗力勸諸將朝崇府，盤薄久之，賊因得渡商水，河鑑劾宗阻誤兵機，逮下獄。伏羌伯毛銳至真定，敗績，銳哀老怯懦，所領京軍萬餘，皆怯不諳戰，谷大用擁眾觀望，不敢進銳師，至真定，敗劉七等與戰，大敗。適許泰援至，銳僅以身免，失亡所佩將軍印，徵回京師，以與大用同事，不問罷歸第。

三月，趙錡等攻唐縣，先後二十八日不破，邢老虎病死，錡併其眾，號十三萬騎，五千轉掠襄陽樊城，襄陽隨州新野，破泌陽，前大學士焦芳僅以身免，盡發其先世塚墓，無遺骸，取芳衣冠被庭，樹歷數其惡，命劔士斬之曰：吾手誅此賊，以謝天下。進攻均州，不克，賊黨聲言欲屠城，趙錡以馬文升家在圍中，引眾去之。總制彭澤成，寧伯仇誠督各邊將帥，敗錡于西河縣，殺賊二千餘人，奪回馬騾器械無算。錡奔鄆陵，掠而過，至新鄭鄭州，攻城不能入，遂至滎陽，汜水攻偃師。陸完右副都御史先是揚一清議，擒斬賊三名者，陸一級時劉六劉七齊彥名雖擁眾數萬，然多叔掠脇從之徒，其親信驍勇善騎射者不及千人。官軍每追及賊，首驅脇從良民，對敵并棄所掠財帛奔逸而去。官軍競取財帛，斬獲脇從首級，屢報捷音。陸完谷大用降勅獎勵十餘次，前後報功萬計，而正賊卒無獲者，甚至賊已去而官軍遇平民亦殺以報功。大同游擊江彬過翼州，入民家，殺二十三人，有司申狀大用完皆不問。大用復奏奪權勢子弟僕從坐功冒級，日費餼廩，自出師以來，芻糧擄賞費太倉銀二百萬餘。

明史紀事本末 卷之四十五

三十一

府庫為之虛耗。三月，劉三趙鏐等至河南府，參將金輔懼不敢渡河，總兵馮禎率榆林兵方列陣，而姚信所部京軍馳越禎前，失利先遁。賊麾眾突至，禎下馬力戰死，賊亦殺傷多，乘夜奔汝州。復犯汝寧府，殺湖廣土軍數十人，入潁州朱臯鎮，官軍追敗之。前後斬賊及渡河淹死人馬五千有餘，沿途逃散者甚眾。鏐等由光山六安州攻破舒城，劫掠入馬。夏四月，桐栢知縣李聚率鄉兵敗趙鏐于縣外，生擒潘僧等八名。泌陽縣劉機率鄉兵擒獲逆盜劉善等。總制彭澤督官軍敗趙鏐于六安州，殺獲四百餘人，追至定遠連敗之。湖廣僉事郭詔敗劉三趙鏐等於應山縣。二部敗廣水店，追逐懸崖溺水者千餘人。彭澤同巡撫劉丙督各路軍馬，追殺鏐等於應山并子舖，隨州蓬鵠山等處。劉三劉資等潛匿山谷去。李鑑率邊軍敗劉六等於臨朐沂水殄之。劉六劉七等東入登萊掠膠州平度萊陽，破文登招遠攻圍寧海。陸完復分調許泰邵永給兵追勦賊，潰分兩隊，一隊由高密西奔，李鑑追至沂水勦殺無遺。劉六劉七齊彥名等復拔是霸州，犯香河寶坻玉田諸縣，敗官軍。殺參政王杲于武清八里庄，兵部奏調參將成釗等統領京軍，陸完甯亦分調諸將，會兵截殺賊。過馬東圍殺戮，甯杲子弟兵甚眾，乃越霸州，竟往雄縣迤南直抵山東。賊雖屢斂，然隨在脇聚，寡而復眾。先是正月，劉六等自文安而下，二月至宿遷屯小河口，劫船欲渡，指揮周正禦之，不得前，退往桃源。屯于城子河，率眾萬餘掠邳州之加口集，遂由贛榆過邳城，既擁眾復寇邳州，賊皆白衣，瀾漫郊野。知州周尚化悉力拒走之。三月，賊過呂梁，沿途焚掠無遺，總兵劉暉破賊于滕之呂孟社，尋敗賊于邳之郭家庄，殺獲千餘人。賊且戰且走，至魚頭集復破之。四月，賊奔登州海套，陸完率大軍與劉六劉七齊彥名等遇于嵩茂坡，古縣集等處時宣大鐵騎及中土材官良家子悉集，將十萬人合圍，諸軍奮勇鏖戰，斬首二千三百，投湯二千有奇，俘獲百餘，諸酋渠殆盡。六七名獨挾驍騎三百餘，潰圍而走，間道馳至河西務，其勢無前，諸軍悉出莫能禦。賊將北出塞外，尼關險不得通，乃復越臨清而南下邳之新安，適遇馬家灣雙溝，頻欲渡不得，復由靈壁西南而去。閏五月，劉三自河南入羅田，轉掠黃陂，都指揮陳表擊敗之。還據羅田，仇鉞擊賊于光山，神周姚信為左時源金輔為右，大敗之，斬首三百九十人，盜奔六安。諸將進至七里岡，賊分為三，神周追趙風子姚姓，追賈勉兒，二賊急復合，其黨張通等率眾數千降。鏐屢與官軍戰不利，陳翰見勢敗，亦向總兵仇鉞降。時源金輔追劉三，由黃陂光羅至桐栢南召，從騎十七人夜亡其半，至土地坡，指揮王瑾射劉三，中其左目。三縱火自焚，瑾滅火，斬其首，都指揮朱忠等復追擊賈勉兒于扶溝，賊奔沙河，溺死者甚眾，追至永城，勉兒雙姓名置項城之丁村，老人王斌獲之餘眾悉潰。

趙風子走德安。知事不成。行至應山縣東化山坡下。遇僧真安。因削髮。藏度牒。令賊黨刑本道等各散。遂同真安欲渡江。從江西賊再圖大舉。湖廣巡撫劉丙督官軍擒邢本道等三十餘人。于隨州天王險寨等處斬賊百餘級。獲馬騾器械千數。本道被獲。始知錢削髮遁去。分命各道物色之。武昌衛軍人趙成。趙宗等。行至黃陂縣九十三里坡。遇錢。見錢狀貌異常。思與領示台。心疑之。追至武昌江夏縣管家套。錢入軍人唐虎店飯。成等進擒之。搜獲真安度牒。檻車入京伏誅。劉七楊寡婦以千騎犯利津。僉事許達追至高苑。敗之。錢驚以百騎劫德平。達復引兵追至楊二庄。盡殲之。劉六劉七圍邛州。督漕都御史張縉擊敗之。東海千戶張瀛率銳卒開柵迎敵。賊三騎馳突而前。皆渠帥也。中矢斃。其黨老道六等。遂從棗林渡。騎能屬者纔三百人。奔河南光山。確山。入湖廣。乘馬登舟。沿江掠聚。復聚黨至七百人。駐兵武昌陽邏團風鎮。湖廣巡撫都御史馬炳然。攜家赴官。賊遇之于爛泥鋪。宵與俱至南京。炳然罵之。遂遇害。掠其家人。內旨立監鎗名。太監陸閻以陸元討賊。久不滅。謀出統軍。禮部尚書傅珪曰。今兵老民疲。直以多冒功者。失將士心。禍旦夕及。宗社諸公。尚唯唯乎。力爭之。明日。竟遣閻監鎗出征。傅旨令珪致仕。劉六為湖廣官軍所追。風折帆檣。擊死于水。其子劉伸。堆數人亦死。劉七齊彥名等。糾合水寇。自黃州下九江。荆湖口彭澤等處。一帶郡邑。經安慶太平儀真所過。殘滅。六月。陸完帥諸將邊兵。馳至揚州。斬退避指揮程鵬。劉七龐文宣等。舟過蕪湖。操江官軍不敢逼。直抵瓜州。燒燬戰舟。搶奪軍器。鎮江官軍禦之。敗績。殺掠過壩。泊于通州之狼山。常熟之福山港。遂凌駕江面。縱橫上下。通泰如皋。濱江之區。咸被創殘。秋七月。劉七等復自通州泝流上犯九江。劉七彥名等在江。不安舟居。日上通州遊掠。欲自通泰登圻。趨淮安。復還山東。為揚州官軍所拒。與其黨韓三等謀復自海門而上。沂流過采石。泊蕪湖之月子湖。賊凡三過南京。往來如入無人之境。賊在海門東七里港。厚謀入海。由張網海口。深入裏河。不果。又泊隸上。斷腰地方。遂自湖口縣乘風而西。寇南康。運斬黃登光州。固始還。泛九江。安慶。又至石灰河江口。遂往銅陵。時陸完自臨清馳至江上。都御史張縉。王鎮叢蘭。前諫及副總兵時源等。分兵守要害。賊復沿江東下。越瓜州。踰周家橋。歷孟濱下港。掠常州。殺常州守李嵩。遂犯江陰。殺縣丞余凌雲。仍泊狼山下。賊有舟三十餘。聚六七百人。陸完至鎮江。留總兵仇鉞。駐溫恭。騎兵駐江北。劉暉。邵永。以舟師趨江陰。八月。劉七等既泊狼山。其黨以失地利相尤。多潰去。丁丑。賊率眾二百餘。攻通州。我軍擊之。賊退入船。是夕颶風大作。賊船皆解散。飄墜。其眾顛路不支。嘔吐臭穢。自相擊撞。餘人有應募獻計。用火攻其名水老鴉。藏藥及火於礮矢中。發之。又為形如鳥啄。

持之入水以喙鑽船機發自為運轉轉透船沈試賊一舟沈之賊益駭勢迫乃登山團聚或下崖散逸輒為通州兵所戮通州最與賊密通而守吏亦特嚴整壬辰夜三鼓副總兵劉暉帥遠東兵千總任璽入大同兵游擊卻永帥宣府兵並進突已與賊戰我軍聲震天風火交熾賊披靡躡山巔古垣馮高控險鎗天且石雨下鏖戰賊初不識山路火勢既熾僧行居人逸出賊從之上山得路而我軍方奮勇直前日加晡劉暉率部將張春蕭澤高雲等春美鏡徵等誓死決戰分軍為三劉暉在山西山南官戴盾跪行而上手施鎗礮且上且攻盾上矢集如蝟不退遂奪其垣賊墜崖死者無算其餘先具舡艇山下以備逃竄至是竟嬰谷下山爭船不得入劉暉立崖下百天齊發劉七勢迫遂赴水死彥名為宣府遊兵十旗張鑑斬首劉暉擒獲餘賊及龐文官等解京伏誅賊逸而北者高雲追斬之皆盡九月論平流賊功封谷大用弟谷大寬為高平伯陸閣弟陸永為鎮平伯咸甯伯仇鉞進封咸甯侯並賜誥券世襲都御史陸完彭澤加太子少保完召回掌院事廕一子錦衣衛百戶內閣李東陽楊廷和梁儲費宏各廕一子錦衣衛正千戶

谷應泰曰劉七彥齊名等初發難于霸州趙錄邢老虎劉三等附之而盜愈劇至錢等入河南七等入山東是羣盜分寇之始也既而并兵薄都城至尊倉皇召對左順中旨夜出指授方畧杜稷無人幾于登蒙振落矣乃馮相纔破錢于景州而田彬沒全師于山左許泰甫奏捷於裴巖而劉七屠名城于冀右徒敗車奔旗靡輒亂以此易彼得不償失游魂漸大禍延往北賊騎有京觀之築池隍無即墨之堅指斥乘輿安陳天命而羣盜再薄都城矣夫金湯天險百靈呵護公麼小寇敢爾蹂躪則以七等固嘗潛入宮門縱觀禁掖現龍顏於豹房分天香于御苑彼項籍偶觀會稽石勒倚嘯東門亦未有睥睨彤闈射殿卧榻如茲盜者也於是宮門晨扃南郊幾阻徵徵繁興六師雲集然後七等再入齊錢等再入豫自此以後盜不復合劉三趙錢猖獗于南河巡撫彭澤以大同遠東宣府之師禦之劉六劉七枝蔓于濟北少司馬陸完及稍暉許泰諸將禦之其餘咸甯侯仇鉞伏羌伯毛銳中貴谷大用邊將江彬類皆將門世貴良卒信臣莫不赤羽耀日鐵騎屯雲然而魚賊鳥窮狼奔豕突偏師少利擁麾不前軍氣初揚緩追逸賊甚至斬掠難民邀勳幕府統轄輿徒動如青雀太倉少府濫若泥沙此怨毒所以日深中原所以不靖也既而錢等屢挫自豫南竄楚境楊虎弱而賊勢蹙趙錢搗而賊黨盡矣七等自齊北掠京畿南規徐宿鋒似鳴張勢亦窮迫由邳流豫由豫流楚劉六沉于水濱此亦天亡之

秋也。然而舍陸登舟。死灰復燃。賈其餘勇。三江騷動。天門無安都之柵。京口無徐盛之城。踰楚窺吳。如履平地。幸而妖星已溘。風伯揚威。當是時。劉暉帥遼東兵。任璽帥大同兵。郤永帥宣府兵。聚天下之全力。撲窮淫之通寇。猶莫不水戰火攻。矢窮弦絕。然後骨戴車頭。行萬里當其始也。劉瑾以威激之。張忠以賄縱之。及其繼也。竄泉以酷激之。馬中錫以撫縱之。事發于中宮。禍成于庸帥。卒之封爵定勛。先及中人子弟。馬夫張讓通書張角。黃巾平而讓等俱封列侯。致致亂苗巢。長安破而令孜居功。扈駕敗亡之主。各賢其臣。而五省生靈。魚糜肉爛。悲夫。

紀事本末卷之四十五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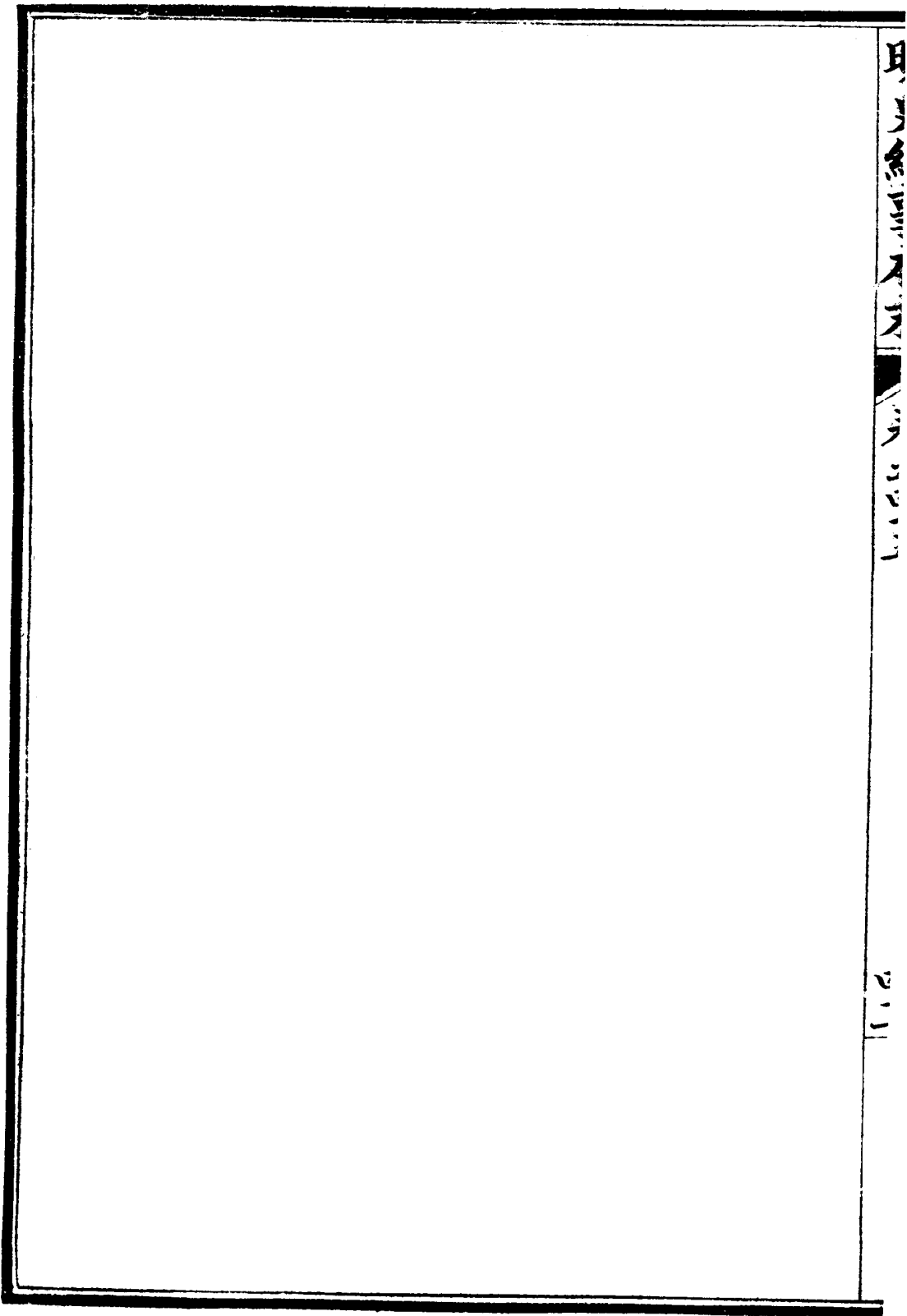
月史已可下下

卷之四十五

四

日本書紀卷之二十

二百一



明史紀事本末卷之四十六

豐 潤 谷 應 奉 賡 虞 編 輯
吳 縣 朱 記 榮 槐 廬 校 正
平蜀盜

武宗正德三年冬十月四川保甯賊藍廷瑞鄢本起漢中攻陷鄢縣起右副都御史林俊巡撫四川兼督理軍務督兵討之初廷瑞行山中得古棄印亡何又得一劍自謂有天命遂與其黨感愚民倡亂時保甯賊劉烈亦聚眾作亂侵掠陝西漢中等處

四年十二月藍廷瑞自稱順天王鄢本起自稱刮地王廖惠自稱掃地王合眾十萬入寇湖廣鄢陽等處已而聞巡撫林俊督兵捕勦因流侵他境劉烈等復還至四川初烈等四出剽掠侵陝西漢中勢頗猖獗至是復還勅巡撫撫都御史林俊相機勦賊未幾劉烈為亂兵所殺餘黨廖麻子喻思倬復熾

五年春正月命刑部尚書洪鐘兼左都御史總督川陝湖廣河南四省軍務征勦四川等處流賊夏四月藍廷瑞廖惠等破通江縣林俊遣官兵及調羅狗石柱等處土兵攻敗之殺溺死者六千餘人生擒廖惠藍廷瑞奔紅口與鄢本起合兵過陝西漢中三十六盤至大巴山後復遣兵追及大敗之賊棄輜重走

六年春正月朔江津賊曹甫自稱順天王攻圍縣治僉事吳景被殺巡撫都御史林俊聞報馳赴乘元日賊方醉酒不設備乃夜半蓐食叩收往圍燒之賊奔潰又于山坪伏子岸等連戰敗之抵賊營殺死曹甫等先後擒斬三千餘人收回被掠男婦七百餘口獲馬騾器仗無算五月鄢本起藍廷瑞等縱掠蓬劍二州命總制尚書洪鐘同巡撫

林俊總兵楊宏相機勦捕以靖地方復勅巡視都御史高崇熙鎮守太監韋興同洪鐘林俊會勦劇賊藍廷瑞鄢本起六月洪鐘至四川與林俊議多不合軍機牽制不得速進藍廷瑞招集散亡勢復大振攻燒營山縣治殺僉事王源鐘乃會俊督四川兵陝西巡撫都御史藍章督陝西兵及檄湖廣河南兵分路進勦鐘與俊親監督之湖廣兵

先追及于陝西石泉縣熨斗壩賊見追急求招撫令至四川東鄉縣金寶寺聽撫鐘給榜示并檄召廷瑞等約日出降賊意在緩師延至六月十四日始至信地依山駐營廷瑞本起俱不出但使人來言欲得營山縣治或臨江市駐其眾方出見且要取旗牌官為質鐘等俱許之鄢本起來見回營藍廷瑞始復來見且降且肆殺掠仍于松樹壩劫

掠民家計欲脫走。官兵分七哨扼之，不得開。賊窟甚漸潰散。十五日廷瑞以所掠女子詐為已女，嫁與領兵士舍彭世麟為妾。結歡世麟，世麟白軍門受之。遂邀賊首至營宴會。鐘令廷瑞所親解于金說廷瑞及本恕。于十六日帥諸賊二十八人同至彭世麟赴宴。伏兵盡擒之。眾聞變，遂大潰。四出奔逸山谷。鐘等遣諸路兵分道追勦之。擒斬溺死并俘獲老弱兵仗驟馬甚眾。未盡者許自首撫之。惟賊首廖麻子未獲。捷聞。加鐘太子太保。俊章陞賚有差。江津賊曹甫餘黨方四任鬍子麻六兒等擁眾走綦江。入思南石阡等府。方四偽稱總兵。任鬍子偽稱御史。賊首三十餘人偽稱評士等名。貴州兵敗之于思南。播州兵敗之于三跳等處。先後擒斬三千人。賊由貴州復入四川。八月賊攻南川馬顯雀子岡等關。官兵禦之。又攻東鄉永澄諸處。獾狗兵禦之前。後頗有斬獲。會百戶柳芳等陣沒。官軍却賊。遂聲言欲取江津。重慶瀘州叙州以攻成都。遠近震駭。林俊駐江津。高崇熙駐瀘州。太監韋興駐成都。都御史王綸駐重慶。檄副使何珊都指揮鄒慶帥兵由合江進。副使李鉞知府曹恕率兵由江津進夾攻之。九月賊攻江津。會石砬兵至。并力禦之。賊敗走。追至合小坪。破其四營。賊以八千人早攻具。復攻江津。林俊李鉞曹恕督西陽播州石砬等兵三道迎擊之。賊敗。追至高觀山。斬首五百餘級。俘獲二百餘人。官兵乘勝追擊賊。乃乘高下石。不得進。賊復擁眾時出衝擊。李鉞幾不免。賴從吏何士昂等力戰得解。林俊見賊勢猶盛。遣降賊周大富入營招撫之。方四偽令其黨李廷茂出降。竟不出。高崇熙知賊首皆仁壽人。遣人詣仁壽取各賊家屬入營。招之方四等。殺其族屬。不聽。撫遣人來言。聽其自散。去乃從。翼日李鉞督諸將校分兵為六哨。由大埡小埡月埡關并進。直衝高梁。賊不能支。六面皆合。破其中堅。斬賊首任鬍子等。賊大敗。追殺三十餘里。斬首一千八百餘級。生擒方四妻妾。俘獲男婦三千四百餘人。餘眾墜崖填壑數里。奪獲馬騾四千五百有奇。土兵乘勝追勦。又殺二百餘人。賊見官兵少。還擊殺千戶田宣。再廷質等。方四妻妾復逸去。遂率餘賊二千餘人遁入思南境內。巡撫右副都御史林俊乞致仕。許之時。官者用事。各邊征勦。必以其弟姪私人。寄名兵籍。冒功陞賞。後一切拒絕。權倖惡之。又與洪鐘議多不合。因乞致仕。疏上。忌者謂盜已平。內批即允之。臺諫疏留。不報。俊歸。蜀人號哭追送。未幾麻六兒喻思倭駱松祥范藻等賊復熾。內江蒙慶之境。騷然踰年。不能定矣。命巡撫都御史高崇熙調兵討方四。麻子麻六兒等。七年二月。江津賊方四等。自去年正月奔貴州。八月復聚。至是劫掠南川等縣。高崇熙連戰敗走之。閏五月。方四自南川破綦江。僉事馬昊敗之。奔婺川。眾遂散。乃變姓名潛走。開縣義官李清獲之。送于官。十一月。漢中賊廖麻

于喻思倖。內江賊賂松祥。崇慶賊范藻等。分劫州縣。眾號二十萬。洪鐘分勦不暇。給御史王綸劾鐘縱寇殃民罷職。命右都御史彭澤總制軍務。同總兵時源征之。

八年二月。巡撫四川右都御史高崇熙以盜賊不盡滅。逮下獄。以右僉都御史馬昊巡撫四川。夏四月。彭澤率苗兵攻漢中。劇賊廖麻子破之。眾避竄山寨。多伏匿。晉棘中澤分兵搃出。入奪水道渡。開一面縱賊夾誅之。且盡廖有異術。能隱形。事急跳身遁。購之卒不獲。因移兵內江。討松祥平之。

九年春正月。彭澤率兵討崇慶劇賊范藻等。平之。四川羣盜悉定。加總制軍務彭澤為太子太保。左都御史時源為左都督。

谷應泰曰。正德中。蜀盜藍廷瑞。鄢本。起漢中。曹甫方四起。江津。廷推林俊。優詔特起。俊時憂闕家居也。俊既受命。通江之戰。擒廖惠。走廷瑞。賊勢窮蹙。轉窺秦隴。吳景之死。曹甫授首。江津不振。僅走貴州。俊之視蜀。初劾可謂李綱入來。方有朝廷。光弼代軍。旌旗變色者矣。而乃洪鐘出督。崇熙會勦。兵有連難之形。將無輔車之勢。我志方瑕。醜氣復振。然後厚帥戮力。數道並進。雖誘而殺降。疑近不祥。詎知縱之復叛。無異養癰。廷瑞本怒。檻車詣關。保寧餘黨。誅鋤盡所不獲者。廖麻子一賊耳。方四再寇江津。俊又六面督攻。斬其渠帥。四之妻孥悉俘帳下。雖蠻官小。四幸漏網。喙息黔中。已墮心膽。假令借善有人。處置得宜。重詔優獎。留俊撫綏。汲黯卧治淮陽。章阜久鎮西川。錦江三峽之間。遂將梓鼓不鳴乎。角巾扁舟。輕裝還里。蜀民追送。涕泗橫流。誰秉國成。何其謬哉。於是漢中餘孽。廖麻子再與喻思倖等倡亂矣。黔中通寇。方四復與麻六兒等出掠矣。內江崇慶。相繼効尤。范藻松祥。人思雄長。夫蜀寇紛紜。本非劇賊。王師壓境。實皆勁旅。然而中人邀爵。必使子弟監軍。鄙夫秉均。善言賊平。受賞。彭澤再出。餘黨旋平。蓋用兵六載。屢成屢。俊既去位。人多畏咎。至崇熙逮。而洪鐘擢爭利諸臣。抑已知難而退矣。澤遂得專制閩外。削平全蜀。夫林俊當小腆。初張舉朝貪功之日。而彭澤當賊氛滋蔓。命臣畏禍之時。澤遂享有功名。俊以齋志老死。君子於俊不無李廣祖述之感焉。

明史紀事本末卷之四十七

宸濠之叛

武宗正德二年夏四月。劉瑾受寤王宸濠重賂。矯詔擅復護衛屯田。寤藩舊在大寧。今三衛地也。初太祖諸子燕王

明史紀事本末

卷四十七

善謀。寧王善戰。靖難兵起。燕王以計挾寧王。遷北平。後以其地與。顏三衛。遂徙封江西。天順間。寧府不法。革去護衛。改為南昌左衛。于是宸濠遣內官梁安輩金銀二萬。通瑾。朦朧奏請。准改南昌左衛為護衛。又准與南昌河泊所一處。侵奪民利。

五年秋。八月。劉瑾伏誅。兵部奏革寧王宸濠護衛。仍為南昌左衛。

六年。冬十月。寧王宸濠葬母於西山青嵐。乃先朝禁革舊穴也。

八年。夏四月。寧王宸濠建陽春書院。僭號離宮。宸濠懷不軌。術士李自然等妄稱天命。謂濠當為天子。又招術士李日芳等。謂城東南隅有天子氣。遂建書院當之。

九年。春三月。復置王宸濠護衛屯田。先是陸完為江西按察司。為宸濠所重。常曰。陸先生他日必為公卿。完亦心附之。至是完為兵部尚書。濠喜曰。全卿為司馬。護衛可復得矣。全卿完字也。自完入內。與王歲時問遺不絕。王致書完。

欲復護衛。完答書須以祖訓為言。時伶人張賢者有寵於上。左右近習。錢寧。張銳。張雄。輩皆陰結之。以求固寵。賢婿司鉞。坐法充南昌衛軍。宸濠因之以通于賢。毋手書寄賢。字賢為良之。至是乞護衛。輦載金寶于賢家。分饋諸權要。

大學士費宏知之。宣言曰。今寧王以金寶鉅萬。復護衛。苟聽其所為。吾江西無噍類矣。陸完知宏必阻之。乃密謀于錢寧等。會三月十五。廷試進士。內閣與部院大臣。皆在東閣讀卷。完遂於十四日投覆寧王乞護衛疏。十五日中官。

盧明以疏下閣。密約楊廷和。出下制許之。而宏竟不與聞。廷和與完懼宏發其狀。會言官交章論護衛不可復。乃謀去宏。以宏私其弟費家。入翰林。鄉人黃初及第。譖之。且曰。乾清宮災。下詔皆宏視草。歸咎朝廷。傳旨令宏致仕。宏南歸。舟至清源。濠黨陰遣人入舟中縱火。行李皆為煨燼。濠黨使人舟尾窺之。見舟焚而餘貨盡。遂以是復濠。濠乃已。

寧王宸濠自稱國主。妄傳護衛為侍衛。改令旨為聖旨。夏六月。寧王宸濠密令承奉劉吉等。招劇盜楊清。李甫。

王儒等百餘人入府。號把勢。八月。寧王宸濠令撫臣以下。朝服見。撫臣俞諫不可。時宸濠久畜異志。會有上賜。欲撫臣等朝服見。諫不可。又嘗去其左右為惡者。濠深啣之。冬十月。寧王宸濠招鄱湖賊首楊子喬。統賊徒楊清等。

肆行劫掠。十年。春二月。寧王宸濠招舉人劉養正入府。密謀。濠聞養正有才名。習兵法。延至府。講論宋太祖陳橋之變。養正甚稱濠有撥亂之才。密約侍時舉事。夏六月。寧王宸濠忌都指揮戴宣擅捶殺之。冬十月。江西按察司副使胡世。

稱濠有撥亂之才。密約侍時舉事。夏六月。寧王宸濠忌都指揮戴宣擅捶殺之。冬十月。江西按察司副使胡世。

稱濠有撥亂之才。密約侍時舉事。夏六月。寧王宸濠忌都指揮戴宣擅捶殺之。冬十月。江西按察司副使胡世。

稱濠有撥亂之才。密約侍時舉事。夏六月。寧王宸濠忌都指揮戴宣擅捶殺之。冬十月。江西按察司副使胡世。

稱濠有撥亂之才。密約侍時舉事。夏六月。寧王宸濠忌都指揮戴宣擅捶殺之。冬十月。江西按察司副使胡世。

稱濠有撥亂之才。密約侍時舉事。夏六月。寧王宸濠忌都指揮戴宣擅捶殺之。冬十月。江西按察司副使胡世。

稱濠有撥亂之才。密約侍時舉事。夏六月。寧王宸濠忌都指揮戴宣擅捶殺之。冬十月。江西按察司副使胡世。

稱濠有撥亂之才。密約侍時舉事。夏六月。寧王宸濠忌都指揮戴宣擅捶殺之。冬十月。江西按察司副使胡世。

稱濠有撥亂之才。密約侍時舉事。夏六月。寧王宸濠忌都指揮戴宣擅捶殺之。冬十月。江西按察司副使胡世。

稱濠有撥亂之才。密約侍時舉事。夏六月。寧王宸濠忌都指揮戴宣擅捶殺之。冬十月。江西按察司副使胡世。

稱濠有撥亂之才。密約侍時舉事。夏六月。寧王宸濠忌都指揮戴宣擅捶殺之。冬十月。江西按察司副使胡世。

稱濠有撥亂之才。密約侍時舉事。夏六月。寧王宸濠忌都指揮戴宣擅捶殺之。冬十月。江西按察司副使胡世。

竇奏竇王宸濠無道罪狀下兵部移文甯府令鈐束其下。時宸濠反跡已著。人莫敢言。世寯發憤上疏。畧曰。竇王自復護衛以來。騷擾閭閻。鈐束官吏。禮樂政令。漸不出自朝廷。臣恐江西之患。不止羣盜也。伏乞聖明廣集羣議。簡命才節威望大臣。兼任提督巡撫之職。假以陳金彭澤之權。銷隙寢邪於無形。教王自王其國。仰遵祖訓。勿撓有司。以防未然。疏上。宸濠頗懼。委過近屬以自解。以河南左布政孫燧為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江西。先是俞諫以忤宸濠。奪官閑住。宸濠謀益橫。脣削百姓。輦珍寶結禁近以為奧援。及結連各洞寨通賊。縱其流劫。鎮巡藩臬以正自持者。必百計去之。畏禍者遂翕然依附。燧知大變將作。乃均征賦。飭戎備。實倉儲。散鹽利。諸凡摧剝黎萌者。漸次削除。偵姦黨置之法。以翦其羽翼。宸濠奏副使胡世寯離間親親。妖言誹謗。賄營內旨逮之。先是世寯已陞福建按察使。宸濠臨發毒之。下血幾殆。濠深銜世寯。必欲置之死。摘前疏語為謗上。賂用事者中以危法逮捕之。世寯既遷福建。便道抵浙歸家。濠屬其黨巡浙御史潘鵬發卒。篡取世寯欲甘心焉。會李承勛為按察使。匿世寯變姓名。間道歸命京師。得不死。下錦衣獄。世寯獄中三上書言江藩橫逆。朝野皆聞。微臣愚懇。天日共鑒。兩京言官陳啟充徐文華交章論救。世寯繫再經冬。訊鞫榜掠。幾瘐死。十一月。江西承生象。宸濠三司稱賀。左布政使張嶺以義折羣議止之。

十一年春三月。竇王宸濠以上東宮未立。密遣萬統林華賄錢寯等。稱長子宜入太廟司香為名。迎取來京。錢寯臧賢受厚賄。陰助之。夏五月。宸濠欲拓府居。擬大內。左布政張嶺以非制拒之。秋八月。謫福建按察使胡世寯戍遼東。審陽衛初。世寯刑訊一年。錢寯蕭蕭敬張雄張銳江彬等。受宸濠重賄。脇刑官必坐。以誣告親王罪至死。大理寺少卿胡瓚抗言曰。濠謀賴世寯以發。而置之極刑。何以服天下眾直之。及行撫按孫燧李潤奉勅委曲。明世寯無辜。得減死。謫戍拿瓚等俸。九月。宸濠奪官池。賄李士寶。左布政張嶺不可。濠遣承奉劉吉饋以四果。啟視之。則菓梨薑芥也。嶺呼吉曰。我知之矣。是欲我早離江西界也。臣子受命于君。行止豈人所能預。濠聞之默然。冬十月。以王守仁為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南贛汀漳等處。十二年春二月。監府典寶閻順內官陳宣劉良奏宸濠不法事。濠遣承奉劉吉賄錢寯燧旨發順等孝陵衛充軍。濠疑承奉周儀實使之。併家人六十餘人盡誅死。三月。宸濠令王春余欽等招募劇盜。凌十一閏廿四等五百餘人。四集亡命。同楊清等藏下家山寺。劫掠官軍民財商貨。復厚結廣西土官狼兵。并南贛汀漳洞蠻。欲圖為應遣人往

廣東收買皮帳製作皮甲及私製鎗刀盛甲并佛即機銃兵器日夜造作不息夏五月宸濠忌布政使張嶺賄錢
寧贖吏部陞光祿卿以速之秋七月以許遠為江西按察司副使宸濠以進貢方物為名遣徐紀趙隆盧孔章
等赴京偵伺沿途伏健步快馬限十二日報知九月巡撫孫燧奏宜重九江兵備之權湖東分巡兼理兵備倭倖
阻之不行冬十一月宸濠仇大學士費宏遣人焚毀其廬墓并攻城掠羣從兄弟殺之孫燧請兵擒捕下兵部議
十二月命太監畢貞守江西自遂附宸濠謀逆

十三年春正月寧王宸濠誣奏清軍御史范輅賄近倖逮問除名輅與畢貞爭坐及辨朝王服色故被陷秋八月
宸濠大集羣盜凌十一閔廿四吳十三等四出劫掠有抗者陰使盜屠其家吳十三劫新建庫銀七千餘兩南昌知
府鄭獻置其高主何順於理濠怒誣獻事執送按察司監禁九月宸濠賄倭倖改中官畢貞鎮守浙江冬十月
巡撫孫燧捕賊首吳十三等繫南康府獄濠恐泄謀陰令賊黨劫獄奪之

十四年春二月寧王宸濠持重賄交通南京留守太監劉珣夏四月孫燧自劾乞罷不許時李士實劉養正王春
劉吉萬銳等日夜與宸濠謀恐事起以反為名欲伺宴駕後乘變起蓋遣奸黨盧孔章等分布水陸要道萬里傳報
浹旬往返踪跡大露先是孫燧託禦盜名城進賢南康瑞州又請救湖東道分巡兼理兵備與饒相犄角九江當湖
衝最要害請重兵備兼設南康賓州武寧瑞昌及湖廣興國通城便控制廣信橫峰香山諸寨地險人悍設通判駐
其地兼督六縣又恐宸濠一旦起劫兵器假計賊盡調衛城兵器於外嘗笑曰即賊起吾不滅賊賊必以吾處分故
速滅也會江西大水凌十一吳十三閔廿四等出沒鄱陽湖為寇燧與許遠自江外掩捕之夜大風雨不克齊三賊
走匿宸濠林墓中竟不得濠恐乃致書陸完曰急去孫燧用梁辰湯沐來王守仁亦可切勿用吳廷舉時燧疏宸濠
逆謀凡七上宸濠奸黨邀諸途皆不得達燧又以朝廷慈親不敢先發故自劾乞休不報五月遣太監賴義駙馬
都尉崔元都御史顏頤壽戒飭宸濠時江彬錢寧有隙太監張忠等常欲借彬以傾寧會濠居父喪矯情飾禮復令
南昌生徒保舉孝行挾孫燧并巡按御史王金奏其事燧等欲緩其逆謀具疏上之上見奏驚曰百官賢當陞寧王
賢欲何為且將置我何地耶張忠乃乘間密言曰朱寧張賢交通寧王謀不軌陛下不知乎稱王孝讓陛下不孝也
稱王早朝譏陛下不朝也上領之東廠太監張銳大學士楊廷和初亦黨濠為復護衛已而銳知有反謀且知上入
忠言乃與廷和謀欲復革去護衛以免後患於是御史蕭淮疏稱寧王不遵祖訓包藏禍心招納亡命反形已具疏

入江彬張忠賢其說遂勅義等往革其護衛給事中徐之鸞御史沈灼各上疏宸濠不法事詔發兵大索宸濠偵卒于臧賢家時宸濠偵卒林華匿賢家多復壁外鑰木厨開則長卷人無覺者華以是得脫歸不獲六月丙子寤王宸濠反都御史孫燧按察司副使許逵死之先是朝廷遣賴義崔元顏頤壽等行崔元過楊廷和詢之廷和曰宣德中有疑於趙府常令駙馬袁泰往竟得釋或此意也元等遂行而京師競傳以為且擒治寤王偵卒林華者即兼程逃歸以六月十三日至江西值濠生日宴鎮巡王司等官聞報大驚蓋舊日擒荆王時差太監蕭敬駙馬蔡震都御史戴珊過南昌寤王親見之遂以此必擒我不復記廷和所云趙府事也罷宴遂密召劉養正劉吉等謀之養正曰事急矣明早鎮巡三司官入謝宴可就擒之殺其不附己者因而舉事乃夜集賊首吳十三凌十一閔廿四等飭兵器以候待旦急召致任侍郎李士實入以謀反告之士實唯唯而已率各官入謝拜畢左右帶甲露刃侍衛有數百人宸濠出立露臺大言曰太后有密旨令我起兵入朝監國汝等知之乎都御史孫燧毅然曰密旨安在濠曰不必多言我今往南京汝保駕否燧張目直視濠厲聲曰天無二日臣安有二君太祖法制在誰則敢違濠大怒命縛燧衆駭愕相顧失色按察司副使許逵大呼曰孫都御史朝廷大臣汝反賊敢擅殺耶顧燧語曰我欲先發不聽今制於人尚何言濠併縛之訊逵且何言逵曰惟有赤心耳豈從汝反且縛且罵賊捶折燧左臂并縛逵喝校尉火信等拽出惠民門外殺之逵且死罵曰今日賊殺我明日朝廷必殺賊時烈日中忽陰曠慘淡城中聞之無不流涕者遂執御史王金主事馬思聰金山右布政胡濂參政陳杲劉斐參議許效廉黃宏僉事顧鳳都指揮許清白昂并太監王宏俱械鎖下獄思聰黃宏不食死逆黨舉人劉養正至宸濠自出城迎之養正常言帝星明江漢間故屬意宸濠至是與李士實謀令參政李敷僉事潘鵬師慶持檄諭降諸郡縣左布政梁宸廉使楊璋副使唐錦為所脇移咨府部傳檄遠近革正德年號指斥乘輿以李士實劉養正為左右丞相參政王綸為兵部尚書總督軍務大元帥分遣逆黨婁伯王春等四出收兵戊寅閏廿四吳十三等奪船順流攻南康知府陳霖等遁走近攻九江兵備副使曹雷知府汪穎等亦遁城俱陷宸濠即令師慶居守婁伯至進賢知縣劉源清誅之提督南贛軍務都御史王守仁移檄遠近暴露宸濠罪惡起兵討之先是守仁提督江西致任侍郎李士實素與宸濠通一日守仁見宸濠舉是士實亦在座宸濠因言上政事缺失外示愁嘆士實曰世豈無湯武耶守仁曰湯武亦須伊呂宸濠曰有湯武便有伊呂守仁曰有伊呂何患無夷齊於是守仁陰為之備會五月間福州三衛軍人進貴等作亂兵部尚書王瓊知宸濠

且反謂主事應典曰。進貴亂小事不足煩。王守仁但假此便宜勅書。在彼手中。以待他變可也。乃具題降勅。令守仁查處福州亂軍。故宸濠之叛。江西守臣俱遇害被執。惟守仁以往勘福建出。六月初九日自贛起行。十五日守仁至豐城。知縣顧必告濠反。守仁易服潛至臨江。幾為宸濠所及。臨江知府戴德孺聞守仁至。喜迎入城調度。守仁曰。臨江居大江之濱。與首會近。且當道路之衝。莫若抵吉安為宜。又以三策籌之曰。宸濠若出上策。直趨京師。出其不意。則宗社危矣。若出中策。趨南都則大江南北亦被其害。但據江西省城。則出下策。勤王為易也。及行至中途。恐其速出。乃為計。佯奉朝廷密旨。先知甯藩反狀。令兩廣湖廣都御史楊且秦金暗伏要害地方。以俟甯藩兵至。復取優人數輩厚賞以全其家。令其至伏兵處所。飛報竊發日期。將公文縫置袷衣絮中。臨發適捕李士實家屬至舟尾。故令覘知之。守仁乃佯怒。令牽上岸處斬。而陰縱之。令其奔報宸濠。邏獲優人。果於袷衣絮中。搜得公文。不敢即發。庚辰守仁飛報宸濠反。王瓊宣言曰。有王伯安在。何患不久。當有捷報耳。丁亥。守仁集兵糧。傳檄四方諸郡縣。知府伍文定等。皆至議所向。守仁曰。兵家之道。急衝其鋒。攻其有備。皆非計之得。我故示以自守不出之形。彼必他出。然後尾而圖之。先復省城。以搗其巢穴。俟彼還兵來援。然後邀而擊之。此全勝之策也。宸濠果使人探守仁不出。秋七月。壬辰朔。宸濠會李士實劉養正造偽檄。指斥朝廷。參政李敷同南昌教授趙承芳等齎偽檄。榜諭吉安。守仁執縛軍門。固封上進。疏畧曰。陛下在位十四年。屢經變難。民心騷動。尚爾巡遊不已。致使宗室謀動干戈。冀竊大寶。且今天下之覬覦。豈特一甯王。天下之奸雄。豈特在宗室。言念及此。可為寒心。昔漢武帝有輪臺之悔。而天下向治。唐德宗下奉天之詔。而士民感泣。伏望陛下痛自刻責。易轍改絃。罷奸回。以動天下忠義之心。絕遊幸。以杜天下奸雄之望。宸濠率兵出江西。留其黨宜春郡王拱樞。同內官萬銳等守南昌。自與拱樞李士實劉養正。閏廿四等六萬人。號十萬。以劉吉為監軍。王綸為參贊。指揮葛江為都督。載其妃滕世子從總一百四十餘隊。分五哨出鄱陽。舳艫蔽江而下。聲言直取南京。太監畢貞守浙江。許起兵應之。戊戌。宸濠趨安慶。知府張文錦。都指揮楊銳。指揮崔文。令軍士鼓譟登城。大罵之。宸濠遂留攻安慶。時九江南昌既陷。遠近震駭。三人憑孤城。以忠義激士。誓眾死守。僉事潘鵬。安慶人也。宸濠令鵬遣家屬持書入城。諭降。崔文手斬之。磔其尸投城下。宸濠令鵬至城下。說之。文引弓欲射鵬。鵬走。免張文錦即鵬家。盡誅之。宸濠盡攻擊之術。不能克。時朝廷聞濠反。乃收太監蕭敬泰。用盧明都督錢甯。優人臧賢尚書陸完等。俱下獄。籍其家。後蕭敬罰二萬金得免。秦用陸完。誦成邊。餘死獄中。癸卯。王守仁率知府伍文定等起

兵會于臨江樟樹鎮。于是知府戴德孺引兵至臨江。徐璉引兵自袁州。邢珣引兵自贛州。通判胡堯元童琦引兵自端州。通判談儲推官王暉徐文英新淦知縣李美太和知縣李楫寧都知縣王天與萬安知縣王冕各以其兵至。十八日己酉至豐城。衆議所往。或謂寧王經畫旬餘始出。留備南昌必嚴攻之。恐難猝拔。今寧王攻安慶。久不克。兵疲意沮。若以大兵逼之江中。與安慶夾攻之。必敗。寧王敗。南昌不攻自破矣。守仁曰。不然。我師越南昌下。與寧王持江。上安慶之衆。僅能自保。必不能援我於中流。而南昌兵議其後。絕我糧道。南康九江。又合勢乘之。腹背受敵。非利也。不若先攻南昌。寧王久不克安慶。精銳皆出。守禦必單弱。我兵新集氣銳。南昌可克也。寧王聞我攻南昌。必解安慶圍。還兵自救。暨來我師。已克南昌。彼聞之。自奪氣。首尾牽制。此成擒矣。乃分其兵為十三哨。哨三千人。少者千五百人。令伍文定等各攻一門。以四哨為遊兵策應之。諜報寧王別伏兵攻廩。為城中聲援。守仁遣知縣劉守緒夜從間道襲破之。以撼城中。十九日發兵。以二十日昧爽各至汛地。守仁下令曰。一鼓附城。再鼓登。三鼓不登。誅。四鼓不登。斬其隊將。又先期為榜入諭城中。居民各閉戶自守。勿助亂。勿恐畏逃匿。遂昇攻具至城下。梯絙而登。城上雖設守禦。聞風倒戈。城門有不閉者。兵遂入。守仁乃入城。撫定之。時贛州奉新等兵皆降盜。頗驍悍。然多肆殺掠。不遵約束。民被殺傷者衆。守仁執數人斬之。衆稍定。擒拱樑及萬銳等十餘人。宮中皆縱火自燒。殺不盡者拘繫之。散遣脅從。府庫被宸濠取充軍資。及兵士畧取不盡者。籍封之。城中始安。時宸濠憤安慶不下。方自督兵填壕塹。期在必克。聞守仁帥兵攻南昌。大恐。李士實等勸宸濠勿還兵。舍安慶。徑取南京。既即大位。江西自服。宸濠不從。解安慶圍。移兵泊阮子江。先遣兵二萬還援江西。宸濠自率大軍繼之。二十二日。諜報至江西。守仁乃集衆議。或謂寧王兵盛。憑其憤怒。衆而來。我援兵未集。勢不能支。不若堅壁自守。以待四方之援。彼久頓堅城之下。兵孤援絕。將自潰矣。守仁曰。寧王兵力雖強。然所至徒恃焚掠。劫衆以威。未嘗逢大敵。與之旗鼓相當。一鏖戰者。彼所誘惑其下。不過以事成封爵富貴為說。今進取不能。巢穴又覆。且喪退歸。衆心已離。我以銳卒乘勝擊之。彼將不戰自潰矣。是日撫州知府陳槐亦帥兵至。於是守仁大賑城中軍民。慰諭諸宗室。榜示宥釋。脇從常受賊官爵。能自逃歸投首者。皆置不問。二十三日。諜報宸濠先鋒已至相舍。守仁乃遣諸將帥兵迎擊之。令伍文定以正兵當其前。余恩繼文定後。邢珣帥兵繞出賊背。徐璉戴德孺張雨翼分擊之。諸將各受命出。二十四日乙卯。賊兵乘風鼓譟而前。逼黃家渡。氣驕甚。伍文定余恩詳北致之。賊爭趨趨利。前後不相及。邢珣兵從後急擊。橫貫其陣。賊敗走。文定恩還兵乘之。徐璉戴德孺

兵合勢夾擊。賊不知所為。遂大清。追奔十餘里。擒斬二千餘級。溺水死者萬計。賊氣大沮。退保八字腦。是夜宸濠問舟所泊地。其下對黃石磯。南人謂黃王。宸濠惡其音為王。失機殺對者。賊眾見兵敗。稍稍散去。是日建昌知府曾璉等帥兵至。守仁謂九江南康不復。則道終梗。且湖廣援兵不能達。乃別遣知府陳槐帥兵四百。合知府林楫兵攻九江。知府曹璉帥兵四百。合知府周朝佐兵攻南康。宸濠大賞將士。當先者千金。被傷者百金。使人盡發南康九江兵至。丙辰。并力合戰。官兵敗死者數百人。伍文定急斬先却者以殉。身立砲銃間。火焚其鬚鬢。不移足。士殊死鬪。兵復振。砲及宸濠舟。賊遂大敗。擒斬二千餘級。溺水死者甚眾。賊復退保樵舍。聯舟為方陣。盡出其金帛賞士。伍文定等乃為火攻之具。邢珣擊其左。徐璉、戴德孺擊其右。余恩等分兵四伏。期火發兵合。丁巳。宸濠朝羣臣。執其不盡力者將斬之。爭論未決。官兵四集。奮擊之火。及宸濠副舟。賊復大潰。宸濠與諸妃嬪泣別。妃嬪皆赴水死。將士執宸濠及其世子邵王儀賓。并偽丞相元帥等官。李士實、劉養正、徐吉、余欽、王綸、熊瓊、盧行、羅璠、丁疇、王春、吳十三、凌十一、秦榮、葛江、劉勛、何鏗、王信、吳國士、火信等。數百餘人。被執脅從官太監王宏、御史王金、主事金山、按察使楊源、僉事王疇、潘鵬、參政陳杲、布政司丞宸、宸都指揮郝文、馬驥、白昂等。擒斬賊黨三千餘級。溺水死者約三萬。棄其衣甲器仗財物。與浮司積聚。橫亘若洲。餘賊數百艘。四散逃潰。復遣兵分軌擊破之于樵舍。又破之于吳城。擒斬千餘級。守仁所遣曾璉、陳槐亦攻復九江。南康二郡。各于沿湖諸處。擒斬千餘級。將士執宸濠入江西。軍民聚觀。歡呼之聲。震動天地。宸濠等守仁呼曰。王先生我欲盡削護衛。請降為庶民可乎。守仁曰。有國法在。遂頓首不言。初宸濠謀反。妃婁氏泣諫不聽。及宸濠被擒于樵舍中。泣語人曰。昔紂用婦人言而亡天下。我以不用婦人言而亡其國。今悔何及。守仁為求婁妃尸葬之。得宸濠交賄大小臣僚手籍。悉焚置不問。八月。上下詔親征。時王守仁擒宸濠捷書未至。諸邊將在豹房者。各獻擒濠之策。上亦欲假親征南遊。太監張永等見錢寧賊賢事敗。又欲因此邀功。于是上自稱奉天征討威武大將軍鎮國公。邊將江彬、許奉、劉暉中貴、張永、張忠等。俱稱將軍。所下簡書。改稱軍門檄。上方出師。駐蹕良鄉。而守仁捷奏至。且慮有沿途竊發。欲自獻俘闕下。疏畧曰。臣於告變之際。選將集兵。振揚威武。先收首城。虛其巢穴。繼戰鄱湖。擊其惰歸。今宸濠已擒。逆黨已獲。從賊已掃。闔廣赴調。軍士已散。地方驚擾之民已定。竊惟宸濠擅作威福。睥睨神器。招納叛亡。輦穀之動。靜探無遺跡。廣置奸細。臣下之奏白。百不一通。發謀之始。逆料大駕必將親征。先于沿途伏有奸黨。期為博浪荆軻之謀。今逆不旋踵。遂已成擒。法宜解赴闕門。式昭天討。然欲付之部下各

官誠恐潛布之徒乘隙竊發或慮意外臣死有餘憾矣蓋時事方艱賊雖擒亂未已也奏入上屢檄止之令以俟候車駕至大學士梁儲蔣冕屢請回鑾不聽九月上至南京王守仁發南昌將獻俘闕下張忠江彬等謂當縱之鄱湖俟上親臨遇戰而後奏凱論功屢遣人至廣信止之守仁不得已乘夜過玉山械繫宸濠等取道由浙河以進張永已候於杭州守仁至杭謂永曰江西之民久遭濠毒今經大亂繼以旱災又供京邊軍餉困苦既極必逃聚山谷為亂皆助濠尚為脅從今將遂成土崩之勢然後與兵定亂不亦難乎永深然之乃徐曰吾之此出為羣小在君側調護左右以默輔聖躬非為掩功來也但皇上意將順而行猶可挽回萬一若逆其意徒激羣小之怒無救于天下大計矣于是守仁信其無他以濠付之乘夜渡浙江過越還江西太監張永復命先見上備言王守仁之忠并江彬等欲害之意初江彬張忠等謀欲奪功誣守仁初附宸濠及知其勢敗然後擒濠攘功張永知其謀語家人曰王都御史忠臣為國今欲以此害之他日朝廷有事何以教臣子之忠乃先見上備言其事彬等毀遂不入張忠又言守仁在杭竟不至南京陛下試召之必不來無君可知上召之守仁即奔命至龍江將進見忠殊失意又從中阻之守仁乃綸巾野服入九華山張永聞之又力言于上曰王守仁忠臣今聞眾欲爭功欲棄其官入山為道士由是上益信之命守仁巡撫江西擢吉安知府伍文定為江西按察司贛州知府邢珣為江西布政司右叅政十一月上在南京張忠許奉劉暉等復營內旨領京邊軍討宸濠餘黨時守仁受命巡撫江西許奉等領京邊軍萬餘人在南昌勦捕餘賊給事中祝績御史章綸隨軍紀驗望風附會肆為飛語北軍旦暮呼守仁名嫚罵或衝道啟釁守仁畧不為動務待以禮預遣官諭市人移家于鄉而以老羸應門始欲犒賞北軍奉等預禁之令勿受守仁給示內外述北軍離家苦楚居民當致主客禮每出遇北軍喪必停車問故厚與之襯嗟嘆乃去久之北軍咸曰王都堂待我有禮我安得犯之會冬至時新經濠亂民間哭泣酒聲聞不絕北軍無不思家泣下未歸者忠奉自挾所長較射教場江西官軍射多不中忠奉乃強守仁守仁故不得已應之忠奉笑守仁乃三發三中每一中北軍在傍同聲踴躍呼應遠近忠奉不樂而罷且曰我軍皆附彼矣遂班師時江西已寤忠等搜求隱微羅織平民妄誅戮以為功而沒其貨財軍馬駐省城五閱月糜費浩煩江西騷然不勝其擾十二月宸濠等至南京上欲自以為功乃與諸近侍戎服飭軍容出城數十里列俘于前為凱旋狀既入囚禁之十五年秋九月上大將軍鈞帖令巡撫江西都御史王守仁重上捷書守仁節畧前奏入江彬張忠等姓名於內上之疏入始議北旋冬十月上自南京班師還京

十二月。上至通州。賜宸濠死。燔其尸。餘黨至京師。磔誅之。獨柳王守仁功未叙。至嘉靖初。始起為南京兵部尚書。封新建伯。

谷應泰曰。武宗慢棄神器。王綱不守。累葉金甌。視為中原之鹿。于是羣邪睥睨。蕭牆之內。眈眈虎視。人有風雲之想矣。宸濠復護衛于正德二年。舉兵于正德十四年。十餘年之間。基布星羅。賊黨幾徧海內。當其始也。現蠢斯龍種之衰。妄冀千秋萬歲之約。畜梁孝淮南之志。要結伍被嚴助之歡。與服升朝。儼然大寶。稱戈喋血。詎其本懷。既而玉歷無疆。妖謀漸洩。羅落彌嚴。腹心愈廣。其骨鯁不附者。內則大學士費宏。外則巡撫孫燧。副使許遠。數人已耳。宮掖樹其私人。六卿半其羽翼。京省津梁。飛騎立達。荆蠻百越。振臂能呼。知義旗之莫舉。料乘輿之必東。設伏關輔之間。陰謀博浪之事。嗟乎。飛鷹颺羽。已上其鱗。遊魚鼓鬣。已吞其餌。武宗方且改號將軍。名鎮國。右挈江彬。左倚忠永。張皇國門。有同兒戲。豈不危哉。所幸宸濠身居彭蠡之間。結聚推埋之客。地利既失。人謀不臧。玉燭灰而復明。皇輿展而旋正。是乃天意。夫豈人事焉。若王新建崎嶇江介。倡率羣僚。並攻南昌。覆其巢穴。迎戰鄱陽。擊其惰歸。柴桑捷而長鯨晝徙。淝口圍而寶帳宵灰。兵甫萬餘。時纔旬日。天生李晟為國。非為朕也。大功甫立。疑謗旋生。角巾野服。口不言功。委蛇於羣聞之間。調護于悍軍之日。所憂在國。譽而不在身。危所爭在民心。而不在己爵。卒之上勳格而不行。五等加而又奪。然而陳湯之爵失。而不泯其功。魏徵之碑仆。而詎損其直。微彰柔剛。龍蛇伸屈。殆所謂浩然正氣。日月爭光者與。若夫孤城單旅。牽制賊兵。不使下留都者。安慶知府張文錦。武昌楊銳。崔升也。聞難赴義。先登摧敵。佐成大功者。知府伍文定。及邢珣。徐璉。戴德孺也。分剪支蔓。收復降郡者。知府陳槐。曾璵也。王瓊。拔守仁于未有事之先。未雨綢繆。國之元臣。張永一寺人耳。片言感。力為左右。呂彊。張承業之功。何以加焉。悲夫。樊噲以呂威而得免。蒞醢。杜預賂朝貴而始遂功名。功臣志士所遇。抑又何窮與。

明史紀事本末卷之四十八

平南贛盜

武宗正德六年夏四月。江西盜起。命右都御史陳金總制軍務。右副都御史俞諫提督軍務討之。先是。江西諸郡盜賊。遂起贛。賊犯新淦。執參政趙士賢。靖安賊胡雷二等。據越王巔。瑪瑙塞。華林賊陳福一破瑞州。既而撫州東鄉饒

州桃源洞等處賊亦作亂金等奏調廣西田州東蘭等處狼兵合征之

七年春正月南贛巡撫都御史周南率兵攻破大帽等山寨盡平之大帽山交界江閩廣三省賊首張番瓊李四仔

鍾聰劉條黃鏞等聚徒數千流劫攻陷建甯甯化石城萬安諸縣南分遣江西兵從安遠入攻破巢穴七廣東兵從

程鄉入攻破巢穴九福建兵從武平入攻破巢穴八擒番瓊等悉斬之俘獲賊屬奪回良善甚眾二月江西按察

司副使周憲率兵討廬山左湖盆塘賊敗之擒斬數百人四月周憲移軍攻華林賊于仙女寨拔之進克雞公嶺

先後擒斬千餘人進薄華林絕其出道賊益窘五月周憲攻華林賊及其子幹俱死之先是陳金檄周憲等分兵

三路討華林賊憲率兵進會謀者言賊饑疲憲信之遂檄兵夾攻其二路失期不至憲與賊戰獨深入山谷峻險賊

憑高發礮石如雨兵敗憲被執刀中憲首血流滿面左臂復中鎗不能行大罵賊不絕口賊怒支解之子幹見父

被執躍馬直前中流矢力戰墮崖死賊勢復振事聞贈憲官諡忠愍旌其子六月南昌知府李承勳會同按察使

王秩督兵進攻華林賊承勳招降賊帥黃奇置麾下有智畧任用之人謂勳宜防不測勳益親信令宿帳中奇感奮

誓以死報勳乃令奇入賊寨說其黨多來降者與約期令俟報至期承勳令土酋岑猛選精兵五百人夜與俱至山

下勳令黃奇密入寨誘所與約降者來既見復縱之去令為內應勳乃與猛帥五百人夜啣枚登山懸重險上黃奇

與數人前導至壘賊方鼾睡直夜者擊三更奇拔柵率眾入五百人奮刀破之內應降賊亦合勢夾攻賊倉卒不知

所為未甲仗皆不得斬首三千餘級餘眾奔出壘乘夜逃匿山谷候曉搜諸山又斬獲千餘人華林賊遂平於是移

兵擊靖安瑪瑙寨賊盡俘之都御史陳金奏江西華林賊已勒平桃源賊王浩八願撫加金太子少保餘論功行賞

有差冬十月命右都御史陶琰督諸軍務事初廷議以河北江西諸寇未平故復勅琰總理軍務事至則劉六

已滅王浩八聽撫琰慮浩八誦詐難信乃奏設兵備及簡拔郡遠有才者分處要害

八年春正月桃源賊王浩八等復作亂率五洞蠻兵與東鄉賊分劫州縣命操江副都御史俞諫提督軍務同總兵

劉暉率狼兵進剿夏四月江西兵備副使胡世甯約王賽一內應引兵征東鄉劇賊樂庚二陳邦四等盡擒之東

鄉故賊巢世甯撫禦反側務立信義樂庚二陳邦四怙亂復叛悉擒賊王賽一效順有功奏原其死既而修城濠遠

縣治經武賑飢百姓晏然五月江西參政吳廷舉單騎入桃源諭劇賊王浩八等計擒賊巢以出桃源賊用兵歷

年征討費以萬計而賊益熾廷舉欲用奇謀取勝免冒單騎入賊巢諭令解散為賊所留耀武劫威廷舉不為動

久之因得以識其左右有謀勇者陰結之使執其渠因奉廷舉歸。俞諫率狼兵大敗桃源賊于裴源。初諫因吳廷舉被執移兵桃源進勦知府李承勳曰賊乏食必掠裴源積粟請贛兵及南昌兵自岳陽分兩翼伏裴源待之賊果入裴源大敗遁去。桃源賊棄巢奔突四出踰饒信縱掠徽衢諸州縣初賊聞狼兵至頗懼欲降按察司王秩欲受之已有約議者以賊反覆不可信欲乘兵威撲滅取降者殺之賊復大亂奪巢奔突四出劫掠徽衢等處民被其害。六月總督浙江軍務都御史陶琰巡撫應天都御史王纘會總制江西都御史俞諫夾攻桃源賊王浩八于徽衢平之初琰慮桃源賊聽撫難信預為之防至是果突入境督兵會勦餘黨悉平。總制俞諫奏江西賊平請建東鄉萬年二縣分治地方撫安人民從之。十二月俞諫調兵征建昌賊徐九齡等平之建昌賊為患數年勢逼益府官軍不能討至是諫命師悉擒以還。九年三月總制軍務俞諫檄兵備胡世寧等會兵勦臨川四塞宿盜盡平之。十月陞南昌知府李承勳浙江按察司大監黎安欲奪承勳功誣陷之大理卿燕忠即訊廣信得直。十二年二月巡撫南贛都御史王守仁檄四省兵備官選募民兵操練初陳金討桃源華林諸賊多所招撫未大示懲創又民間父兄被殺者不得報讐時相詬訾諸凶不自安轉徙嘯聚不數年仍起為盜又南贛地多山險易為巢穴南安橫水桶岡諸寨有賊首謝志山藍天鳳漳州利頭等寨有賊首池大鬃等於是福建江西湖廣廣東之界方千里皆亂兵部尚書王瓊知守仁才特薦用之守仁至以前者多調狼達土軍糜費踰萬乃使四省兵備官於各屬督手打手機快中選驍勇有膽力者縣千人少或八九百選最者優厚餉署為將領其兵備原額官軍汰老弱三分之一各縣賢能官統之專守城隘所募精兵隨各兵備官屯札別選官分隊統習之於是各縣屯戍既足防守而兵備召募者又可應變出奇盜賊漸知所畏。三月王守仁調三省兵攻信豐龍南流賊連敗之賊突至信豐守仁令乘險設伏厚集以待之乃潛令兵往徑道夾攻賊奔潰象湖山拒守又潛兵搗其巢穴大敗之賊復潰入流恩山岡等巢尋遁去。五月王守仁調兵攻河塘洞山寨賊酋張師富等及長富村等處二十餘巢平之其脇從餘黨悉願攜帶家口出官聽撫守仁委官安插復業四千餘人復檄知府李敷調兵擒賊帥陳能平其巢穴。秋七月王守仁請提督軍務許之初守仁上疏論狼兵所過不減于盜轉輸之苦重困于民乃請便宜行事期于成功不限以時兵眾既練號令既明事無掣肘可以相機勦滅眾遂其議屢不報尚書王瓊慨然曰朝廷有此等人不與以柄又將誰用因守仁疏覆議即奉旨改提督南贛汀漳等處軍務。冬十月王守仁討汀州左溪賊藍天鳳等平之天鳳等與

贛南下新穩等下洞賊雷文聰高文輝等。盤據千里。守仁集從事議曰。諸巢為患雖同。事勢各異。以湖廣言之。則桶岡諸巢為賊之咽喉。而橫水左溪諸巢為之腹心。以江西言之。則橫水左溪諸巢為賊之腹心。而桶岡諸巢為之羽翼。今不先去腹心之患。而欲與湖廣夾攻桶岡。進兵兩寇之間。腹背受敵。非吾利也。况賊但聞吾檄。湖廣夾攻桶岡。橫水左溪。必觀望未備。出其不意。可以得志。橫水左溪既破。移兵桶岡。勢如破竹矣。乃遣都指揮許清。率兵自南康新溪入。知府邢珣。率兵自上猶縣石人坑入。知縣王天與。率兵自上猶縣白面峪入。皆會橫水。指揮鄭文。率兵自大庾縣義安入。知府唐淳。率兵自大庾縣轟都入。知府李敷。率兵自大庾縣穩下入。縣丞舒富。率兵自上猶縣金坑入。皆會左溪。知府伍文定。知縣張戢。各率兵從上猶南康分入。以遏奔軼。守仁親率兵千餘。自南康進搗橫水。與諸軍會。分布既定。乃以初七日分道並進。守仁至橫水。謝志山等倉卒據險拒之。守仁未至賊巢三十里。駐兵夜募鄉兵。善登山者四百人。各執一旗。賁銃砲。由間道攀崖上險。分布近賊巢。左右極高山頂。伏覘賊度。我兵至險。舉砲火應。又預遣人夜率壯士。緣崖上險。奪發其滾木礮石。十二日。守仁率兵進至十八面隘。賊方憑險迎敵。忽聞近巢諸山頂砲聲如雷。煙焰漲天。守仁麾兵進逼之。賊大驚失措。謂官兵已盡得其巢穴。遂棄險走。我兵乘勝驟進。指揮謝景。馬廷瑞。兵由間道先入。焚賊巢。賊退無所歸。大奔潰。遂破橫水大巢。邢珣王天與等各破數巢。皆會于橫水。知文唐淳等各破數寨。皆會于左溪。會天霧雨。休兵已謀。知諸潰賊。收集餘眾。據險立柵。然倉卒無資糧。守仁乃下令各營。皆分兵奇正為二哨。一前攻。一後繼。用土人為鄉導。自是諸營各分道破餘巢。伍文定張戢亦連破數巢。入會左溪。賊悉平。十一月。王守仁會兵攻桶岡。初。守仁乘橫水左溪之勝。遣人諭以禍福。於是桶岡賊鍾景納款降。守仁使夜入賊巢。諭之。期以初一日。使人于鎖匙籠出降。賊方恐見使至。皆喜。而橫水左溪賊持不可。遲疑未決。守仁遣使于鎖匙籠促降。而別遣邢珣率兵入茶坑。伍文定率兵入西山界。唐淳率兵入十八磊。張戢率兵入葫蘆洞。俱冒雨入。藍天鳳方于鎖匙籠聚議。忽聞諸兵已入險。皆震愕。急奔入內隘。阻水為陣。邢珣麾兵渡水前擊。張戢衝其右。伍文定又自張戢右懸崖繞出賊旁。賊敗走。舒富王天與亦由鎖匙籠入。賊悉眾奔十八磊。唐淳嚴陣迎擊之。賊又敗。會日暮。扼險相持。明日。諸軍合勢併擊。邢珣先破桶岡大寨。諸軍奮勇並進。俘斬甚眾。湖廣兵亦至。賊餘眾遁入山谷。守仁遣諸將分道捕之。於是橫水左溪桶岡之賊畧盡。賊首藍廷鳳蕭貴樸等皆斬。獲無遺。守仁出師凡兩月。平賊巢八十四處。遂議于橫水等處。建城設安遠縣治。控禦三省。捷聞。擢守仁右副都御史。

十三年春正月。王守仁討瀨頭賊平之。先是守仁征橫水桶岡等賊。慮瀨頭賊乘虛出擾。乃使人賞以銀布諭降之。惟賊首池大鬃不從。守仁計兵力未暇。羈縻之。勿深問。有金巢等率眾降。守仁厚撫之。令從征。及橫水破。大鬃懼。遣其弟池仲安率老弱二百詣守仁乞降。即愿從征立功。實規虛實為內應也。守仁知之。令從別哨。達其歸路。陰使人分召近瀨頭諸縣。被賊害者詢之。得其情。各授方畧遣之歸。令密聚兵眾。候平桶岡後報師期。及桶岡平。大鬃益懼。守仁遣使至瀨頭。賜諸賊牛酒。見賊嚴為備。詭語使者曰。龍川新民鄭志高。盧珂欲擊殺掩襲。故備。非虞官兵也。守仁佯信其言。怒盧鄭移檄臨川。廉二人擅兵狀。且令大鬃除道。候還兵討之。大鬃假使來謝。無勞官兵。當自防禦之。盧珂鄭志高陳英者。龍川已招新民也。仍領舊部三千餘眾。時諸縣民皆為大鬃所脅。三人者獨抗賊。賊警之。守仁還兵。三人來告變。言大鬃反狀。時池仲安方領兵在守仁所。守仁乃佯怒三人。收縛將斬之。曰。大鬃方遣弟領兵報効。安得有此。仲安遂叩首辨列三人罪惡。守仁佯信之。械繫珂等。置之獄。守仁密使人至獄中諭以意。令三人無恐。且遣使歸。集眾以候。十二月二十日。守仁還至贛。張樂大亨將士。下令橫水桶岡既平。瀨頭歸順。境內無虞矣。民久勞苦。宜休兵為樂。遂散兵使歸農。乃遣仲安歸報其兄。以盧珂被繫。故遣使令大鬃勿撤備。以防珂黨掩襲。大鬃意乃大安。守仁別購仲安所親。說仲安令自來投訴。云官意良厚。何可不親一往謝。况使盧珂等言無所入。大鬃信之。謂其下曰。欲伸先屈。贛州伎倆。須自往觀之。遂帥其徒四十餘人。自詣贛。守仁先已檄諸郡縣及龍川等。勒兵候報。至是探知大鬃就道。亟遣使發諸路兵候瀨頭。然道經賊巢。始達則使別賞一檄。為捕珂黨。與者佯示賊。賊果問見檄。遂不為意。大鬃至贛。謁守仁。見軍門無用兵形。又規知珂等繫獄。意益安。遣人歸報其黨。謂事無他。守仁乃夜釋珂等。使間道歸發兵。而令諸官屬。以次設牛酒。日晏。搞大鬃等。緩其歸。久之度珂已至家。諸郡縣兵當大集。守仁乃設犒于庭。先伏甲士。引大鬃等入。悉擒之。出珂狀訊之。皆服。遂悉置獄。而趣諸路兵同抵賊巢。守仁率親兵由龍南縣冷水徑直搗下瀨。大巢諸路兵皆令入三瀨。賊弛備既久。驟聞官兵四集。驚懼。乃分投出禦。而悉其精銳千餘。據險設伏于龍子嶺。官軍為三衝。犄角進。指揮余恩首擊賊。戰良久。賊敗。王受等追之。伏發被扼。適推官危壽兵至。鼓譟前衝之。千戶孟俊率兵繞其後。賊大潰。遂克三瀨。大巢餘賊精銳尚八百人。聚九連山。山四面險絕。惟一面上。賊設礮石滾木拒之。官兵不敢近。守仁乃令官兵衣賊衣。抵暮詐為賊。敗奔者上山。賊見之。果相招呼。官兵乃得渡險。遂扼其路。賊覺急禦。則大眾已闖入矣。賊不支。乃退走潰出。官兵先四路設伏待之。擒斬畧盡。餘徒二百人。慟哭請

降守仁納之相視諸險隘以和平地方控扼三省奏設縣治下部議從之遂班師捷聞賜書褒賞餘功賞賚有差南贛自此無警矣

谷應泰曰正德濁亂羣盜蓬起而江西之盜有五大帽山者號贛賊仙女寨雞公嶺者號華林賊瑪瑙寨越王嶺者號靖安賊王浩八為桃源賊樂庚二陳邦四為東鄉賊自江西副使周憲戰死華林總督陶琰再撫浩八而二賊稱最劇矣至巡撫周南平贛賊知府李承勳平華林靖安參政胡世寧吳廷舉平桃源東鄉當是時陳全俞諫實節鉞承勳廷舉功最出奇經營九載至正德十一年而南贛賊黨畧平皇靈未暢苞蘖旋萌於是江西之賊復有四藍天鳳等為左溪賊謝志山等為橫水賊鍾景等為桶岡賊池大鬚等為潯頭賊新建以廷推舊望簡荷新銜規畫山川廣行間諜親破賊巢者八十餘增設縣治者二特設南贛提督軍門者一自正德十二年受命至十三年而江西賊悉平矣夫諸臣平賊遲而變隨新建平賊速而賊定蓋江西南臨百粵北枕大江東連閩嶠西接荆蠻地延千里址交五省又有崇山峻嶺鳥道叢壑車騎不得長驅米芻不得時給王師直指則鳥道深林振旅還朝即鼠謀竊發探其形勢則決地之翼不能離巢徑丈之鱗終難失水然而尉陀有七郡之計任賢効坐大之志庾嶺以南舉足非國家有也當四賊再發潯頭遠在汀州桶岡實處楚境左溪橫水連亘其中彼且視狡兔之窟成率然之形漢天子有神靈豈能從天而下乎而當時議者動思言撫此何異招糜鹿于金鑊呼亡猿於朱檻有躑躅倘佯去之惟恐不速耳撫不就用勦徵調狼達兼招苗洞劫掠性成罕知王制引入內地恃為長城賊甫數賊我已鳴張賊苟帖耳求生則我已受之恐後矣羈糜勿絕豈久安長治之道也哉新建悉罷客兵自募鄉勇養兵數月觀釁伺時德裕築籌邊之樓文淵畫聚米之勢猶慮賊兵四出牽制我師偽撫潯頭佯委桶岡使皆懷疑觀望徘徊之間鼓行而進直搗中堅奇兵雲擾鐵騎馳驅橫水覆巢左溪失險矣桶岡既斷右臂王師已入門庭兼兩寨遁逃自相駭觸乘其破膽一鼓遂登兵法所謂出其不意者也潯頭愚狡新建玩弄股掌賊首池大鬚等皆千里誘致縛之樽俎渠魁已在檻車天兵已薄賊險而彼且鼯寢晏然鼓角一鳴千山聲動賊於斯時登陴授兵則一木不支倉皇出逸則四面楚歌相顧解甲慟哭請降武侯五月渡瀘而南人不復反矣夫江介嶺表限在天南拊背扼吭專支閩外楊僕樓船馬援銅柱比之新建何以稱焉

江彬奸佞錢寯附

武宗正德七年冬十月內旨欲調邊兵入衛京師大學士李東陽等及府部科道力諫不聽時倖豎有獻密計者言京軍不習戰陣欲調宣府官軍入衛京師而以京軍充戍戍邊每歲春秋更調如班操例上遣司禮監谷大用至閣議東陽力持以為不可大用謂上有先入之言不可破姑試之以俟再議東陽曰某等職在論思今日曲從即有後患百元何贖乃上疏曰宣府京師北門切近漢北朝廷屯宿重兵分地防守尚恐不給每年河南等處邊軍輪班備禦近因流盜猖獗動調官軍乃一時權宜甚非得已蓋京軍官軍各有分地無故而動一不便也京軍備邊不習戰陣恐傷國威二不便也京軍出京駭人耳目聞之各處未免驚疑三不便也京軍在外特勢淫估將官護短而不可禁邊方受害而不敢言四不便也邊軍在內狎恩恃愛傲視官府小則怠緩大則違法治之則或不能堪縱之則愈不可制五不便也遠違妻子棄捐墳墓或風俗之不相宜或糗糧之不相續六不便也糧草之外必須行糧布花之外必須賞賚糜費無紀七不便也往來交替日無寧息倉卒之際或變起於道途厭倦之餘或患生于肘腋八不便也示京營之空虛見國中之單弱九不便也西北諸邊見報聲息唇齒之地正須策應脫有疏失各將誰歸十不便也疏上翌日竟降內旨行之 召大同游擊江彬等入京師彬宣府人驍勇狡險時從宣府副總兵張俊征流賊於山東惟殺掠良民以邀賞班師入京賂錢寯引入豹房得見上彬機警善迎人意上喜留侍左右陞左都督冒國姓為義兒時時在上前講說兵事因請盡調遼東宣府大同延綏四鎮精兵入京操練時許奉劉暉等皆有寵于上號外四家而彬尤甚邊卒縱橫驕悍都人苦之上嘗于西內練兵令彬等率兵入習營陣校騎射或時為角觝之戲上或服臨之銃砲之聲不絕禁中十戶周麟常叱之彬竟陷麟死于是左右皆畏彬

八年冬十月以錢寯掌錦衣衛事賜姓朱寯鎮安人大監錢能鎮守雲南靈幼鸞能家能死事劉瑾因得見上上甚悅之嘗醉枕寯卧百官候朝至晡莫得帝起居但伺寯寯內侍帝外招權納賄諸大臣造謁恐後小拂意即中害內侍武臣季重資投寯求鎮守總兵都察院經歷錢岌至拜寯為父密伺廷臣忤寯者彈斥之是時內臣張銳掌東廠威勢與寯埒中外號曰嚴衛

九年春二月帝始微行黃花鎮等處近倖錢寯張銳張雄等日導上遊畋微行不可諫止

十年秋七月浙江左布政方永良劾錢寧當鈔害民不報時寧贖貨無厭以鈔二萬發浙江易銀三萬餘兩永良上言四方羣盜甫息瘡痍未瘳邊塞多虞浙東西兩省為災嗷嗷千里臣苟隱忍不為陛下言之則已斂之財必入朱甯之手而民心傷民心傷則邦本搖陛下甯不為之寒心乎臣惟朱甯竊寵以來陛下之賜與無算四方之餽遺不貲篋笥之中必不少此乃奇斂無已負恩實深伏乞陛下割偏私之愛下之詔獄明正典刑仍急行浙江巡按監察御史將已斂鈔銀盡給還民民怨可慰臣死且甘心倘不以臣言為然置之不問日復一日尾大不掉必蠹軍食民肆無厭之求有出于尋常所不料者陛下悔之晚矣疏入甯頗懼乃委過下人遣衛卒追所發鈔而以價銀還之民時甯恬寵恃威舉朝屏息獨永良訟言攻之憾之不置尋永良上疏乞致仕從之

十一年春正月上御豹房與江彬等同卧起彬奉暉皆賜姓朱彬等與都督錢寧中貴張忠盧明春用蕭敬僂人臧賢表裏擅權為奸諸司章疏多阻隔不上然諸寵皆出彬下彬時導上出宮禁遊獵近郊羣臣諫不聽八月大學士楊一清上疏乞休畧言官府異體用舍違宜官帑空虛浮費冗食不能革民力困弊徵求苛斂不能除謹言可以感聖聽匹夫可以搖國是禁庭雜介胥之夫京師無藩翰之託地震天鳴日食星變早乾水溢報無虛日覲顏在位將安用之疏入忤錢寧致仕歸

十二年夏六月中旨革彭澤職為民先是彭澤經畧哈密納幣土番頗失國體既召回掌都察院事常與言官論及錢寧輒忿曰吾恨不手刃此賊兵部尚書王瓊數憾澤因以語寧且曰吾為公致彼來公自察之遂招澤相過匿寧屏後故以言激之澤復大罵甯由是深銜之至是瓊劾澤擅命納幣土番致啟邊釁奏上甯營內旨除名八月上出關遊獵先是江彬等屢導上出宮遊戲近郊彬並騎鎧冑幾不可辨因數言宣府樂至是遂出居庸關至宣府臨塞下巡關御史張欽上疏諫不報彬為上營鎮國府第子宣府鞏約居珍玩女御其中時時入民家益索婦女以進帝樂之志歸九月上幸大同獵陽和諸城上時獨乘一馬鹵簿侍從皆不及二十七日方獵天雨水雷軍士有死者是夜又有星隕之異明日駕赴大同北寇數萬騎犯陽和掠應州上命諸將擊之引去十月南京吏科給事中孫懋上疏言都督江彬以梟雄之資懷險邪之志自緣進用以來專事從諛導非或遊獵馳驅或聲色貨利凡可以蠱惑聖心者無所不至去年導陛下幸南海子幸功德寺又幸昌平等處流聞四方驚駭人聽今又導陛下出居庸關既臨宣府又過大同以致寇騎深入應州使當日各鎮之兵未集強寇之衆沓來幾何不蹈土木之轍哉是彬在

月... 卷九

一日國之安危未可知也。不報。上還京。封江彬平虜伯。許奉安邊伯。冒應州功也。典膳李恭具疏請回鑾。指切江彬罪。擬朝賀上之。彬聞。速恭。拷斃于獄。給事石天柱刺血上疏。御史葉忠言尤深切。俱不省。

十三年春正月。上郊祀畢。復出關遊幸。太皇太后王氏崩。乃還京。江彬為營卒報怨。遣百戶朱英執人于平谷。御史董相杖而繫之。且欲奏聞。彬遽譖于上。降相徐州判官。夏四月。上以太后將祔葬。親詣天壽山。祭告六陵。遂幸黃花鎮。密雲等處遊獵。六月。甯夏塞有警。上復議北征。自稱威武大將軍。大將鎮國公朱壽巡邊。以江彬為威武副將軍。扈行。令內閣草勅。大學士楊廷和梁儲將寬免紀。上疏力諫。且云萬一宗藩中。援祖訓指此為言。陛下何以應之。又或以朝無正臣。內有奸邪。為名。陛下之左右與臣等。何以自解。不聽。廷和遂稱疾不出。上御左順門召梁儲。面趨令草制。儲對曰。他可將順。此制斷不可草。上大怒。挺劍起曰。不草制。蓋此劍。儲免冠伏地泣諫。曰。臣逆命有罪。願就死。草制。則以臣名。君臣死不敢奉命。良久。上擲劍去。乃自稱之。不復草制。彬亦罷。副將軍命。禮部尚書李遜學等。廷議建儲居守。時錢賓意在甯藩世子。江彬意別有屬。梁儲厲聲曰。皇上春秋鼎盛。建儲未易輕言。萬一有他。吾輩伏斧鑕矣。和謀豈可聽。徇兵部尚書王瓊。吏部侍郎王鴻儒。亦力言不可。議遂寢。七月。上北巡。出居庸關。先是上既還京。輒思宣府樂。稱曰。家裏。至是復歷宣府。至大同。大同巡撫都御史胡瓚乞回鑾。瓚以沙漠之地。不宜久留。而扈從邊將。恃江彬等怙寵。大為邊地害。上疏極論。且引漢袁盎諫文帝為言。不報。十月。上至偏頭關。渡河幸榆林。彬索金。辟表馬。與。今邊吏獻虎豹犬馬。南京禮部右侍郎楊廉。兵部尚書喬宇。上疏諫止。不報。

十四年二月。上自榆林還京。三月。上自稱總督軍務威武大將軍。大將鎮國公朱壽。制下南巡。上欲登岱宗。歷徐揚。至南京。臨蘇浙。浮江漢。祠武當。徧觀中原。時甯王宸濠久蓄異謀。制下人情洶洶。翰林修撰舒芬等。約羣臣上疏。乞留。俱會闕下。吏部尚書陸完。迎謂曰。主上聞直諫。輒引刀為刎狀。完意蓋以阻言者也。于是翰林修撰舒芬等。疏先入。兵部郎中黃肇。員外陸震。聯疏入。吏部郎中夏良勝。禮部郎中范潮。太常博士陳九川。疏繼入。醫士徐釐。以醫諫。吏部郎中張行慶。禮部郎中姜龍。兵部郎中孫鳳。陸倕等。率部察合疏入。工部郎中林大輅等。大理寺正周敘等。行人司副余廷瓚等。亦合疏。先後入。上大怒。召江彬示之。以彬言。下黃肇。陸震。夏良勝。萬潮。陳九川。徐釐。錦衣獄。命舒芬。張行慶。姜龍。孫鳳。陸倕等。百有七人。跪午門外五日。林大輅。周敘。余廷瓚等。二十餘人。俱下獄。明日。黃肇等。六人亦跪五日。時舒芬疏最切直。而輩以事出。江彬故獨劾之。芬疏畧曰。陛下之出。以鎮國公為名。號前所至親王地。

...

...

...

...

據勳臣之禮以待陛下將朝之乎抑受其朝乎萬一循名責實求此悖謬之端則左右寵倖之人無死所矣陛下大婚十有五年而聖嗣未育故凡一切危亡之迹大臣知之而不言小臣言之而不盡其志非恭順蓋聽陛下之自壞也尚有痛哭泣血不忍為陛下言者江右有親王之變大臣懷馮道之心以祿位為故物以朝亡為市廛以陛下為奕棋以革除年間事為故事特左右寵倖者知術短淺不能以此言告陛下耳使陛下得聞此言雖禁門之外亦警蹕而出安肯輕襲而漫遊哉羣疏畧曰陛下臨御以來祖宗紀綱法度一壞于逆瑾再壞于佞倖又再壞于邊師之手至是將蕩然無餘矣天下知有權臣而不知有陛下甯忤陛下而不敢忤權臣陛下勿知也亂本已生禍變將起竊恐陛下知之晚矣因陳六事一曰崇正學二曰通言路三曰正名號四曰戒游幸五曰去小人六曰建儲貳陸震見其疏稿同署名以進于是京師連日陰雷晝晦禁中水自溢高橋四尺許橋下七鐵柱齊折如斬時三月二十五日也金吾衛指揮張英者肉袒挾兩土囊數升當驛道哭諫不允即拔刀自刎血流滿地侍衛人縛送詔獄問英囊土何為曰恐汚帝廷灑土掩血耳殞命獄中是日內旨舒分等百有七人俱廷杖三十疏首諫外任餘奪秩半年黃瑟等六人俱廷杖五十徐養成邊聲震良勝潮俱削籍林大輅周欽余廷瓚廷杖五十降三級外補餘杖四十降二級外補死杖下者員外陸震主事劉校何遵評事林公黼行人司副余廷瓚行人詹軾劉傑孟陽李紹賢李惠王翰劉平甫李翰臣刑部照磨劉珏十餘人車駕竟不出彬等亦知朝廷有人稍畏憚之六月甯王宸濠反初錢甯受濠賄左右之太監張銳思傾寘力言濠不法事銳言先入甯不知也見帝且盛稱濠賢帝不應甯懼乃馳報濠而委罪藏賢賢謫戍邊中道使校尉偽為盜掩殺之帝亦執甯下之獄彬等欲邀功贊上親征會王守仁已擒宸濠以俾獻上詔止之九月上戎服至南京令百官皆戎服迎各官竟朝服往上不問

十五年春正月朔上受朝賀于南京時江彬幸邊卒數萬扈從恃恩無人臣禮公卿而下側足事之魏國公徐鵬舉設宴招彬不啟中道門又不設座中堂彬大怒問故對以高皇帝曾幸其第遂為故事彬不得已就宴六月江彬遣兵官索南京各城門鎖鑰兵部尚書喬宇危言止之宇為南京兵部務持法守正亦多材畧每事稍裁抑彬人倚以為重彬亦頗憚之一日彬遣使索城門鑰城中大駭督府使問守宇曰守備者所以謹非常城門鑰有祖宗法制在雖天子詔不能得督府以宇言拒之乃止彬每矯制日有所求守承制必請面覆始行彬計少沮時上駐蹕南京久居舊邸不入大內復欲往幸蘇浙湖湘間宇倡九卿臺諫三上章伏闕請回鑾上召彬議彬怒欲重譴其黨勸之

月入己... 大... 二

曰往歲京師已甚何可再也彬意乃解請慰諭百官各歸治事七月扈從大學士梁儲蔣冕跪伏行宮門外泣諫請從百官奏回鑾自未至酉上遣中官取奏入且諭之起對曰臣未奉旨不敢起乃令中官復出傳旨不日即還儲等出閏八月上至鎮江十月上自南京班師

十六年春正月上還京江彬益驕橫其所步邊卒桀驁不可制三月十四日丙寅上以疾崩于豹房皇太后張氏與大學士楊廷和等定議奉遺詔迎取興獻王長子嗣皇帝位初上寢疾彬猶改團營為威武團練自提督軍馬中外慮彬旦夕反帝崩彬偶不在左右皇太后召廷和等議恐彬為亂秘不發喪以上命召彬入彬不知帝崩并其子入俱收之皇太后下制暴彬罪惡厚賞彬所部諸邊卒散遣歸鎮執其黨數人下詔錦衣獄論罪磔于市籍其家金七十櫃銀二千二百櫃金銀珠玉珍寶首飾不可勝計隱匿奏疏百餘本世宗即位正彬黨罪惡譴成及論死者數十人并誅錢甯太監竄匿者亦數十人

谷應泰曰江彬以邊卒入侍稔惡十年顛越乘輿幾危社稷然迹其所為非有他謀特崛強警悍庸材耳方彬之起家塞上睥睨官闈此何異祿山之待玄宗乎且其外握邊兵內交近侍錢甯張忠皆其羽翼辟之莽乃依恭卓復結讓庭淩內附守登沙陀通好令致區區之天下一物亡商二憾覆晉武宗在則挾天子以令諸侯武宗崩則矯遺命以擅大寶不待智者而決矣而乃招致邊軍入演大內君臣戎服凶器為娛繼遂厭心萬乘屏足九重誘導以離宮之歡恣情于馳騁之樂博倉鹿搯玄能樂如是足矣即其殄滅善類斥譴正人血飛狂豕逐半朝堂亦猶之猛虎在檻咆哮欲出饑鷹在籠奮颺思飛初非有翦除異己之心實刻公卿之志也夫彬本武人而武宗所喜在戎服言兵彬生沙磧而武宗所喜在游巡天下順其志即相與揚戈躍馬拂其意則相與嚴威峻法同聲相應同道相謀書曰子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非徒聖主彼亦誠然逮其震主之威已立亦族之禍將成雖有中庸亦必巧營三窟計成百足乃至武宗彌留之際彬猶晏然歸卧私第命一介之吏奉尺一之詔召之而即至同車疾馳父子駢首何其愚與夫曹爽釋兵歸天子求老私第商鞅刑太子傅孝公崩欲自亡入魏自古以來器小而位高威重則身危奸邪前敗禍患後隨瀕死而不知悟者也然予以為武宗之世逆瑾之變十常侍甘露之黨也河北山東江西四川之寇黃巾黃巢之亂也寘鑄宸濠之變七國八王之孽也江彬之奸董卓祿山之釁也然而陰贖甫合旭日旋升大厦欲傾漂搖不入者則以構禍諸人賴皆乳臭茫茫草

澤更無英雄。至子在內如六給事十三御史編修舒芬等百有七人在外如楊一清王守仁林俊彭澤莫不慟哭斬奸呼戲阻駕枕戈流涕投袂登舟觀于水溢宮門橋柱七折上天告譴似為言官兼之明星夜隕特勸回鑾吳楚颶風盡飽魚腹此非諸君子格天之功抑或祖宗在天之祐與傳曰善人國之紀也詩云人之云亡邦國殄瘁斯之謂與

明史紀事本末卷之五十

大禮議

武宗正德十六年夏四月帝即位帝興獻王子憲宗純皇帝孫也憲宗生十皇子長孝宗敬皇帝次興獻王弘治七年甲寅興獻王之國安陸州正德二年秋八月帝生於興邸時黃河清慶雲見軫翼分已而獻王薨帝受勅嗣理國事至是年十有五矣武宗無子臨崩遺詔曰朕紹承祖宗丕業十有七年有孤先帝付託惟在繼統得人宗社生民有賴皇考孝宗敬皇帝親弟興獻王長子厚熄聰明仁孝德器夙成倫序當立遵奉祖訓凡終弟及之文告於宗廟請於慈壽皇太后與內外文武羣臣合謀同辭即日遣官迎取來京嗣皇帝位時三月丙寅也翼日丁卯遣司禮監太監韋彩壽賓侯張鶴齡駙馬都尉崔元大學士梁儲禮部尚書毛澄齋詔諭金符之安陸州戊寅彰等至興邸帝迎詔園門外至承運殿開讀已乃登座受符朝藩衛四月壬午帝辭興獻王園寢癸未發安陸辭帝母將她嗚咽涕泗帝母曰吾兒此行荷負重任母輕言帝曰謹受教比發安陸帝以藩衛官校不隸有司恐為沿途擾特命從官駱安等嚴勅之所過辭謝諸王供饋屏絕有司珍獻禁行殿毋過倉丁卯禮部員外郎楊應魁上禮儀狀請由東安門入居文華殿翼日百官三上箋勸進俟令旨俞允擇日即位大學士楊廷和命儀部郎中余才所擬也壬寅車駕至良鄉軍免禮部狀謂長史袁宗臯曰遺詔以吾嗣皇帝位此狀云何癸卯至京師止城外廷和固請如禮部所具狀帝不許乃御行殿受箋由大明門入日中即位以明年為嘉靖元年凡正德間冒濫軍功將校廣緣監織推稅諸弊政盡行釐革赦死雜犯以下未減有差丙午遣官往迎帝母興獻妃戊申命禮官集議崇祀興獻王典禮禮部尚書毛澄請於大學士楊廷和廷和出漢定陶王宋濂王事授之曰此篇為據異議者即奸諛當誅時有特對公車舉人張璉者為禮部侍郎王瓚同鄉士詣瓚言帝入繼大統非為人後與漢哀宋英不類瓚然之宣言於眾廷和謂瓚獨持異議令言官列瓚他失出南京禮部侍郎而以侍讀學士汪俊代之尚書毛澄會公卿臺諫等官六十餘人

上議漢成帝立定陶王為嗣而以楚王孫後定陶承其王祀師丹以為得禮今上入繼大統宜以益王子崇仁主後興國其崇號則襲宋英故事以孝宗為考興獻王及妃為皇叔父母祭告上箋稱侄署名而今崇仁主考興獻王叔益王帝覽曰父母可移易乎其再議於是廷和及蔣冕毛紀等復上言程頤濮議最得禮義之正皇上采而行之可為萬世法興獻祀事今雖以崇仁主異日仍以皇次子後興國而改崇仁為親藩天理人情庶兩無失尚書登侍郎俊等六十餘人亦復上議如廷和言帝不聽仍命博考典禮以求至當已而廷和復上言舜不追崇瞽瞍漢世祖不追崇南頓君皇上取法二君斯聖德無累登等七十餘人又上議武宗皇帝以神器授之陛下有父道焉持以昭穆既同不可為世孝廟而上稱祖高曾以次加稱豈容異議興獻王雖有罔極恩斷不可以稱孝廟者稱之也因錄魏明帝詔文以上留中不報御史周宣進士屈儒侯廷訓亦各奏議如禮官指帝終不從六月勅修武宗實錄仍命禮官集議追崇大禮七月觀政進士張璠上大禮疏曰朝議謂皇上入嗣大宗宜稱孝宗皇帝為皇考改稱興獻王為皇叔父王妃為皇叔母者不過拘執漢定陶王宋濮王故事耳夫漢哀宋英皆預立為皇嗣而養之於宮中是明為人後者也故師丹司馬光之論施於彼一時猶可今武宗皇帝已嗣孝宗十有六年比於崩殂而廷臣遵祖訓奉遺詔迎取皇上入繼大統遺詔直曰興獻王長子倫序當立初未嘗明著為孝宗後比之預立為嗣養之宮中者較然不同夫興獻王往矣稱之以皇叔父鬼神固不能無疑也今聖母之迎也稱皇叔母則當以君臣禮見恐子無臣母之義禮長子不得為人後况興獻王惟生皇上一人利天下而為人後恐子無自絕父母之義故皇上為繼統武宗而得尊崇其親則可謂嗣孝宗以自絕其親則不可或以大統不可絕為說者則將繼孝宗乎繼武宗乎天統與嗣不同非必父死子立也漢文帝承惠帝之後則弟繼宣帝承昭帝之後則以兄孫繼若必強奪此父子之親建彼父子之號然後謂之繼統則古當有稱高伯祖皇伯考者皆不得謂之統矣臣竊謂今日之禮宜別為興獻王立廟京師使得隆尊親之孝且使母以子貴尊與父同則興獻王不失其為父聖母不失其為母矣疏入上遣司禮監官送至內閣諭曰此議實遵祖訓據古禮爾曹何得悞朕楊廷和曰書生焉知國體復持入上熟覽之喜曰此論一出吾父子必終可完也是日帝御文華召廷和冕紀入諭曰至親莫若父母因授以手勅曰卿等所言俱有見第朕罔極之恩無由報耳今尊父為興獻皇帝母興獻皇后祖母為康壽皇太后廷和退而上言曰皇上聖孝出於天性臣等雖愚天豈不知禮謂所後者為父母而以其所生者為伯叔父母蓋不惟降其服而又異其名也臣等不敢阿諛

順旨仍封還手勅於是給事中朱鳴陽史于光等御史王濬盧瓊等復奏興獻王尊號未蒙聖裁大小之臣皆疑陛下垂省張璉之說耳陛下以興獻王長子不得已入承大統難拘長子不得為人後之說璉乃謂統嗣不同豈可謂會通之宜乎又欲別廟興獻王於京師此大不可昔魯桓僖宮災孔子在陳聞火曰其桓僖乎以非正也如廟興獻王於京師在今日則有朱熹兩廟爭較之嫌在他日則有魯僖躋閔之失乞將張璉斥罰奏入俱命禮部議八月尚書毛澄等仍議給事中朱鳴陽御史王濬等皆欲皇上早從原議蓋有見於天理人情之公斷不容以私意為初政累也御史盧瓊給事中史于光歷數張璉建議之偏若與仇者豈得已哉誠懼其上搖聖志下起羣疑宜將張璉戒諭不聽九月興獻王妃至通州先是禮部具議聖母至京宜由東安門入帝不從再議由大明左門入復不從帝斷議由中門入謁見太廟朝議譁然以婦人無謁廟禮太廟非婦人宜入張球曰雖天子必有母也焉可有旁門入乎古者婦三日廟見孰謂無謁廟禮乎九廟之禮后與焉孰謂太廟非宜入乎上又命駕儀奉迎聖母禮部請用王妃儀仗迓之帝不從命錦衣衛以母后駕儀往又命所司製太后法服以待至是聖母至通州聞朝廷欲考孝宗志曰安得以我子為人之子謂從官曰爾曹已極寵榮獻王尊稱胡猶未定因留通州不入帝聞之涕泗不止啟慈聖皇太后願避位奉母歸羣臣惶懼冬十月上諭內閣楊廷和將冕毛紀曰朕受祖宗鴻業為天下君長父興獻王獨生朕一人既不得承緒又不得微稱朕於罔極之恩何由得安始終勞卿等委曲折中俾朕得申孝情廷和上言聖諭令臣等委曲折衷以申孝情切念大禮關係萬世綱常四方觀聽議之不可不詳必上順天理下合人情祖宗列聖之心安則皇上之心始安矣張璉乃復為或問一帙辨析統嗣之異及尊崇廟之說甚悉吏部主事彭澤錄遺內閣及禮官勸改前議不從璉乃齎至左順門上之廷和令修撰楊維瓊等阻之不得帝覽之留中不下廷和見勢不得已乃草勅下禮部曰聖母慈壽皇太后懿旨以朕繼承大統本生父興獻王宜稱興獻帝母宜稱興獻后憲廟貴妃邵氏稱皇太后仰承慈命不敢違帝從之廷和意假母后示非廷議意也壬午興獻后至自通州由大明中門入帝迎於闕內朝議不謁太廟上見奉先奉慈二殿而已兵部主事霍鼐見張璉言欲用亦上言禮官持議非是時同知馬時中國子監諸生何淵巡檢房濬各上言如璉議帝益為之心動矣甲午楊廷和以追崇禮成擬上慈壽皇后及武宗皇后尊號帝因遣司禮監諭廷和曰邵太后興獻帝后亦各擬上尊號廷和等上言不可宜俟明年大婚禮成慶宮闡加之可也巡撫雲南都御史何孟春上言以為興獻王不宜稱考廷和覽疏乃擢孟春

吏部侍郎給事中熊浹上言皇上貴為天子聖父聖母以諸王禮處之安乎臣以為當稱帝后而祀興獻於別廟則大統之議所生之恩兼盡矣乃出為按察司僉事浹大學士費宏鄉人也宏慮廷和疑已故出之十二月除張璉南京刑部主事先是帝下大禮或問於禮部時楊一清家居遺書吏部尚書喬宇曰張生此論聖人不易恐終當從之宇不聽至是廷和銜璉授意吏部除為南京主事尚書石瑤語璉曰慎之大禮說終當行也廷和寄語曰子不應南官第靜處之勿復為大禮說難我耳璉怏怏而去都御史林俊致仕家居廷和寓書於俊以定國是俊上疏曰孔子謂觀過知仁陛下大禮未協過於孝故耳司馬光有言秦漢而下入繼大統或尊崇其所生皆取譏當時貽笑後世陛下純德何忍寵之疏入留中廷和遂奏起林俊為工部尚書俊力辭不聽庚寅帝下御札諭加興獻帝后以皇字廷和等上言漢宣帝繼孝昭後追謚史皇孫王夫人曰悼考悼后而已光武上繼元帝鉅鹿南頓君以上立廟章陵而已皆未嘗追尊今日興獻帝后之加較之前代尊稱已極若加皇字與慈壽考廟並是忘所後而重本生任私恩而棄大義臣等不得辭其責願罷歸吏部尚書喬宇等奏曰皇者正統大義若加皇字於本生之親則與正統溷而無別揆之天理則不合驗之人心則不安非所以重宗廟正名分也上曰慈壽皇太后懿旨有諭令皇帝婚禮將行其興獻帝宜加與皇號毋興獻皇太后朕不敢辭爾摩臣其承后命廷和等見不可爭乃俱求罷歸不報禮部尚書毛澄侍郎賈詠汪後等上言若帝后之上有加則正統之親無別恐不可以告郊廟而布天下內閣大臣直言規諫宜賜諭旨帝不聽仍曰宜遵懿旨稱興獻皇帝興獻皇太后於是給事中朱鳴陽等御史程昌等編修陳沂等百餘人各上言加稱非是因請斥璉不聽

世宗嘉靖元年春正月郊祀甫畢清寧宮小房災楊廷和蔣冕毛紀費宏上言火起風烈此殆天意况迫清寧後殿豈興獻帝后之加稱祖宗神靈容有未悅乎給事中鄧繼曾上言五行火主禮今日之禮名紊言逆陰極變災臣雖愚知為廢禮之應主事高尚賢鄭佐相繼上言鬱攸之災不於他宮而於清寧之後不在他日而在郊祀之餘變豈虛生災有由召帝覽之心動乃從廷和等議稱孝宗為皇考慈壽皇太后為聖母興獻帝后為本生父母而皇字不復加矣巡撫湖廣都御史席書具疏曰邇者廷議大臣比之宋事竊謂英宗入嗣在衣衣臨御之日皇上入繼當宮車晏駕之後比而同之似或未安故皇上嗣續大業非繼孝宗之統繼武宗之統也非繼武宗之統繼祖宗之統也以皇上承繼武宗仍為興獻王子別立廟祀張璉霍韜之議未為迂也禮本人情皇上尊為天子慈聖將臨設無尊

稱於情難已。故追所生曰帝后。上慰慈闈。今踰年改元尊號未上。明詔未頒。母乃擬議之未定乎。臣愚謂宜定號皇考與獻帝。別立廟於大內。每時祭太廟畢。仍祭以天子之禮。蓋別以廟祀。則大統正而昭穆不紊。隆以殊稱。則至愛篤而本支不淪。尊尊親親。並行不悖。至於慈聖。應稱曰皇母某后。不可以與獻字加之。吏部員外郎方獻夫亦具疏曰。陛下之繼二宗。當繼統而不繼稱。與獻之異。羣廟在稱帝而不稱宗。繼統者天下之公。三五之道也。繼嗣者一人之私。後世之事也。與獻之得稱帝者。以陛下為天子也。不得稱宗者。以實未嘗在位也。請宣示朝臣。改議布告天下。稱孝宗曰皇伯。稱獻帝曰皇考。別立廟祀之。夫然後合於人情。當字名實。二疏俱中沮。不果上。三月。上孝宗太后尊號曰昭聖慈壽皇太后。武宗皇后曰莊肅皇后。聖祖母邵氏曰壽安皇太后。本生父曰興獻帝。母曰興國太后。先是司禮監傳諭興獻帝冊文。朕宜稱子。廷和等上言不可。復傳諭宜稱孝子。廷和等言冊文稱長子本生。文情自明。請勉行正禮。從之。遣官詣安陸。上興獻帝尊號。命司禮太監溫祥督禮儀。成國公朱輔上冊寶。禮部侍郎賈詠題神主。詠遵廷和指題。其主曰興獻帝神主。不稱考及叔。亦不叙子名。冬十一月。壽安皇太后崩。楊廷和定為哭臨。一日喪服十三日。而除文移兩京。不以詔天下。禮官請素服。御西角門。帝曰。朕哀慕方切。豈忍遽從所請。十二月。上壽安皇太后尊諡孝惠皇太后。羣臣奏壽安皇太后服制已滿。宜漸從吉典。御奉天門視事。久之乃免。仍命不鳴鐘鼓。不鳴鞭。

二年春二月。太常卿汪舉上言安陸廟宜用十二邊豆。如太廟儀。從之。禮部請置奉祀官。又言樂舞未敢輕議。帝命楊廷和集議之。禮部侍郎賈詠會公侯九卿等上言。正統本生義宜有間。八佾既用於太廟。安陸樂舞似當少殺。以避二統之嫌。帝曰。仍用八佾。於是何孟春及給事中張紳、黃臣、劉最、御史唐倫、儀秦武等。南京給事中鄭慶雲各上言。力爭不報。冬十一月。奉孝惠皇太后主於奉慈殿。遣官告安陸廟。南京刑部主事桂萼曰。興張璪討論古禮。其議符合。至是上言大禮。并獻席書。方獻夫議草疏曰。臣聞古者帝王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祭。未聞廢父子之倫。而能事天地。主百神者也。今禮官以皇上與為人後。而強附末世故事。滅武宗之統。奪興獻之宗。夫孝宗有武宗為子矣。可復為立後乎。武宗以神器授皇上矣。可不繼其統乎。今舉朝之臣。未聞有所規納者。何也。蓋自張璪建議論者。指為干進。故違禮之士不敢遽言其非。切念皇上在興國太后之側。慨興獻帝弗祀三年矣。而臣子乃肆然自以為是可乎。臣願皇上速發明詔。循名考實。稱孝宗曰皇伯考。興獻帝曰皇考。而別立廟於大內。興國太后曰

聖母武宗曰皇兄則天下之為父子君臣者定至於朝儀之謬。有不足辨者。彼所執不過宋濮王議耳。臣按宋臣范純仁告英宗曰陛下昨受仁宗詔親許為仁宗子。至於封爵悉用皇子故事。與人繼之主。事體不同。則宋臣之論亦自有別。今皇上奉祖訓入繼大統。果曾親承孝宗詔而為之子乎。則皇上非為人後。而為人繼之主明矣。然則考與獻帝。母與國太后。可以質鬼神。俟百世者也。臣久欲上請。乃者復得見席書方獻夫二臣之疏。以為皇上必為之場。然更改有無待於臣之言者。至今未奉宸斷。豈皇上偶未詳覽耶。抑二臣將上而中止。取臣故不敢愛死。再申其說。并錄二臣疏以聞。疏奏上曰。此關係天理綱常。仍會文武羣臣集議可也。

三年春正月。楊廷和罷。禮部尚書汪俊請曰。公去誰與主者。適主事侯廷訓據宗法為大禮辨。遍示羣臣。倭得之。喜曰。違斯議者當斬也。於是吏部尚書喬宇。奉九卿上言。必以孝宗為考。而後大宗為不絕。俊復會公侯卿佐及翰林臺諫官。上言祖訓兄弟。弟及以同產言也。皇上為武宗親弟。自宜考孝宗。母昭聖。前後章奏。惟張璁霍韜能決與桂馨議同。其他八十餘疏。二百五十餘人。皆如部議。其當從違可知矣。帝曰。更參眾論議之。給事中張紳等三十有二人。御史鄭本公等三十有一人。各抗章力論。以為當從眾議。上怒其朋言亂政。俱奪俸。修撰唐舉亦言陛下宜考所後以別正統。隆所生以備尊稱。帝謂舉稜稜持兩可。亦奪俸。於是汪俊等更議於興獻帝興國太后。止各加一字。以備尊稱。不報。是時楚王榮誠以儀賓沈寶疏上。代府長史李錫。南京都察院經歷。黃縮。錦衣衛千戶。聶能。遷各上疏。議其言與璁議合。帝益心動。乃命取督賑。侍即席書。南京刑部主事桂萼。張璁。詣京集議。時霍韜居里中。亦并召之。

興國太后千秋節。命婦各上箋賀。宴養倍常。是月晦日。昭聖皇太后聖旦。先期有旨。命婦免入朝賀。朱漸馬鳴。衡上言。暫免朝賀。在尋常固可。然當議禮紛更之時。正人心。勿惶之際。忽傳報罷。安得無疑竊。謂此事若出太后。其間必有因事拂抑之懷。往時存歿之感。若出自聖意。則母子至情。有隆無已。豈可以聖旦嘉節。而輟此盛禮哉。疏入。帝怒。命逮訊。侍即何孟春論救不報。已而陳迨。李本。刑部員外郎林惟聰。各抗言。馬鳴衡。朱漸。不知太后懿旨。輒有論列。原其本心。以為議禮之初。太后輒不受朝。人將謂陛下之心有所偏主。而奸譏之流。或從而乘間獻媚。其禍有不可言爾。今乃下之詔獄。加以嚴刑。天下聞之。將謂陛下以官闈之故。罪及言官。本生正統之義。不能無所軒輊。而忠臣義士。且將柱口結舌。不敢復議天下事矣。帝怒其煩擾。併逮繫。考訊大理卿鄭岳論救不報。二月。奉興獻帝為本生皇考。恭穆獻皇帝。與國太后為本生母。尊聖皇太后。初帝召張璁等。都御史吳廷舉。恐璁至不覺。初說請勅。

諸生及南京大臣及耆德舊臣各陳所見以備采擇璵璠乃復上疏申明統嗣之辨璵璠且曰今之加稱不在皇與不皇實在考與不考若徒爭一皇字則執政必姑以此塞今日之議臣恐天下知義禮者仍必議之不巳也帝嘉納之是日帝御平臺召冕紀宏論加尊號及議建室冕對曰臣等願陛下為堯舜不願為漢哀帝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冕等不能對乃命草詔加上尊號給事中張紳等御史朱實昌等交章力諫帝切責之勅禮部曰聖母昭聖慈壽皇太后特加尊號為昭聖康惠慈壽皇太后又勅曰本生父興獻帝本生母興國太后今加稱為本生皇考恭穆獻皇帝本生母章聖皇太后又曰朕本生父母已有尊稱仍於奉先殿側別立一室盡朕追慕之情禮部尚書汪俊上議曰皇上入奉大宗不得祭小宗為本生父立廟大內從古所無惟漢哀帝嘗為其王立廟京師師丹以為不可請於安陸廟增飾為獻皇帝百世不遷之廟俟他襲封與王子孫世世奉享陛下歲時遣官祭祀亦足以伸至情矣上曰朕奉太廟豈敢間越與漢哀帝不同務協公論以伸至情吏部尚書喬宇等復奏曰皇上聖曆於宗法大小必洞然無疑故曰建室以避立廟之名也於奉先殿側以避大內之名也推此則專於大宗必降於小宗安陸祭祀無庸改議矣時湛若水石瑤張紳任洛汪舉等皆具奏不聽於是汪俊求去上切責罷之戶部侍郎胡璫等上言大禮已定席書督賑江淮實關民命不必徵取來京上從之併止璵璠等勿來時璵璠已抵鳳陽矣見報勅加尊號乃復上疏極論兩考之非且曰臣知本生二字決非皇上之心所自裁定特出禮官之陰術皇上不察以為親之辭也不知禮官正以此二字為外之辭也必亟去二字繼統之義始明而人心信從矣疏入上命復召來京將冕言於帝前曰二人若來必撲殺之帝不問而遣人趨使速來遂降中旨以書為禮部尚書給事中安磐等上言大禮之失自霍韜張璠欲考本生而邪說始起自桂萼進席書方獻夫之論而邪說益張乞寢書新命治萼等好罪張漢卿等亦上言書督賑乖方煮粥誤民致死生民數萬宜正國法以快人心南京給事中黃仁山等亦上言書巧詐邪佞私蓄議黨而不自進陰託桂萼代奏于寵而璵璠等每造書所必在暮夜其為陰類險人無疑乞加罷斥召還汪俊南道御史田麟等亦上言汪俊席書邪正相反進退失宜且祖制上卿俱推舉簡用今何取於書而出自內降耶乞同璵璠併黜以避賢路俱不報禮部侍郎吳一鵬等會侯伯卿貳翰林臺省力言建室之非且曰臣等遵祖訓本禮經守師丹程頤之論以悟主心姑停建室仍廟安陸歲時遣官奉祭俟異日皇子眾多襲封興王世世承享帝曰朕承天命祇奉宗祀孝養聖母皇考陵園遠在安陸卿等安乎令黨同執奏敗父子之倫傷君臣之義朕中年掛忍網

常其奉先殿西室亟行修飾盡朕歲時急切之情於是修撰呂柟編修鄒守益俱上疏爭之帝怒俱逮赴鎮撫司考訊給事中張紳章倚御史張鵬翰等交章論救不報已而獄具請解州判官守益廣德州判官命內閣擬撰聖母昭聖皇太后與本生聖母章聖皇太后冊文帝遣司禮官傳諭欲於昭聖冊內稱嗣皇帝獻皇帝冊內稱孝長子章聖冊內加稱聖母自稱長子將冕等力言不可仍以原文封進帝覽之遂於獻皇帝冊內加一孝字章聖冊內欲去本生母三字冕等復上言此字惟宗廟祝文用之今稱長子已盡孝情又加此字有干正統且本生母三字係勅諭擬定亦難輕去仍封還御批乃依原文止稱長子章聖冊內加一聖字帝御奉天殿受賀布詔天下詔曰朕躬膺天命嗣承皇兄武宗毅皇帝大統祇奉宗祀惟我皇考孝宗敬皇帝神謨聖政是繼是行仰惟聖母昭聖慈壽皇太后擁翊之功莫罄名言本生父母興獻帝興國太后鞠育之恩罔殫報稱尊稱未極恒用歉然恭奉冊寶加上壽母尊號曰昭聖康慈壽皇太后興國太后曰本生聖母章聖皇太后義專隆於正統禮兼盡夫至情是時張璠至東昌讀詔書嘆曰執政忍為此欺乎兩考並稱綱常紊矣將冕求罷歸帝曰朕方倚任共圖治理建室禮儀朕自裁定既而冕上言皇上恭詣仁壽宮加上尊號聖母昭聖皇太后遽有懿旨免命婦入賀其故非臣等所知又命書為禮部尚書璠等復取來京聖意所向中外不能無疑宜追寢前命不報冕遂移疾乞去帝從之御史王泮等疏留不報五月以奉先殿西室為觀德殿欲安獻皇帝主也禮部侍郎吳一鵬朱希周即中江必東員外郎翁磐主事彭黯等上言獻皇帝主在安陸廟中神靈攸依奉先殿西室宜設神位以便時享如奉慈殿之儀不報遣司禮監太監賴義京山侯崔元侍郎吳一鵬之安陸改題神主奉上冊寶尊號曰本生皇考恭穆獻皇帝如京師一鵬等復上言歷考前代無自寢園迎入大內者况安陸乃啟封之地獻皇帝神主不宜輕動惟永祀安陸則本生之情盡而正統之義得不報 霍鶴將赴召復上言力辨二統之非而席書在鳳陽亦上大禮考議言諸臣講學不明固執私意且曰斯禮也廷臣者舊自有知者不敢犯眾而璠等感激不平力犯羣議舉朝疾之如仇其可畏也臣途窮矣尚言此者九廟神靈使之言耳六月璠等至京復同上疏條七事極論兩考之非以伯孝宗而考興獻為正俱留中不下鴻臚寺少卿胡侍上言唐睿宗不當兄中宗宋太宗不當兄藝祖不當稱兄則不當稱伯明矣帝怒其狂率出侍為潞州判官初張璠桂萼至京師廷臣欲捶擊之無一人與通璠等稱疾不出數日後退朝班恐有伺者出東華門走入武定侯郭勳家勳喜約為內助臺諫官交章攻較以為當與席書並正其罪章十餘上俱報聞給事中張紳取羣

臣彈章奏發刑部令擬璵等罪尚書趙鑑私語謂曰若得俞旨便撲殺之帝廉知之遂降中旨命桂萼張璵為翰林學士方獻夫為侍講學士切責神鑑罪之璵萼獻夫各上疏辭不允吏部尚書喬宇上言萼等偏執異說搖動人心願賜罷黜帝怒切責之宇遂求去從之修撰楊慎廷和子也率同官姚涑編修許成名崔相簡討邊憲金臬等上言君子小人不並立正論邪說不並行臣等所執者程頤朱熹之緒也萼等所言者冷寢段猶之餘也學術不同議論亦異臣等恥與萼等同列上罷其俸給事中李學曾等御史吉棠等亦爭之俱下獄外補已而南京尚書楊旦顏頤壽沈冬魁李克嗣崔文奎及侍郎陳鳳梧都御史鄒文盛伍文定等復以為言俱切責之員外薛蕙著為人後解以駁璵等之議畧曰禮立後者重大宗也適子不為後輕小宗也為人後者為之子言雖出公羊實與儀禮相表裏既為之子則當稱父矣而可仍曰伯叔父乎帝覽之怒連繫詔獄已而釋之秋七月璵等既拜新命復列十三事以上一曰三代以前無立後之禮二曰相訓亦無立後三曰孔子射於矍圃斥為人後者四曰武宗遺詔不言繼嗣五曰禮輕入生父母六曰祖訓係稱天子為伯叔父七曰漢宣帝光武俱為其父立皇考廟八曰朱熹嘗論定陶事九曰壞禮九曰古者遷國載主十曰祖訓皇后治內外事無得干預十一曰皇上失行壽安皇太后三年喪十二曰新頒詔令決宜重改十三曰臺諫連名上疏勢有所迫皆條列禮官欺罔之罪疏入留中何孟春為論條辨帝切責之璵等復辭職不許乃就官帝采其議屢遣司禮監官至閣諭毛紀等去冊文本生字紀等力言不可亡何帝御平臺召紀等責之曰此禮當速改爾輩無君欲使朕亦無父乎紀等惶怖退召百官至左順門初曰本生聖母章聖皇太后今更定尊號曰聖母章聖皇太后後四日恭上冊寶何孟春退草疏達旦語禮部侍郎朱希周曰此禮復更禮官尤當爭之於是希周率即中余才江必東等上言皇上考孝宗母昭聖已越三年今更定之諭忽從中出則明詔為虛文不足取信於天下孟春與尚書奉金學士豐熙等及翰林寺部臺諫諸臣各上言力爭本生字不宜削章十三上俱留中不報戊寅帝朝罷齊居文華殿金獻民徐文華倡言曰諸疏留中必改孝宗為伯考則太廟無考正統有間矣何孟春曰憲宗朝尚書姚夔率百官伏哭文華門爭慈懿皇太后葬禮憲宗聞之此國朝故事也楊慎曰國家養士百五十年仗節死義正在今日王元正張璠等遂疏留聲臣於金水橋南曰萬世瞻仰在此一舉今日有不力爭者共擊之何孟春金獻民徐文華復相號召於是奉金趙鑑趙璠俞琳朱希周劉玉王時中張潤汪舉潘希曾張九叙吳珙張璣陳雲張縉蘇民余璜張仲賢葛檜袁宗儒凡二十有三人貫詠豐熙張璧舒分楊繼聰姚涑張行慶許

成名劉棟張朝崔桐葉桂章王三錫余承勳陸鉞王相應良金泉林時王思凡二十人謝首毛玉曹懷張嵩王瑄張
 璉鄭一鵬黃重李錫趙漢陳時明鄭自壁裴紹宗韓楷黃臣胡炳凡十有六人余翺葉奇鄭本公楊樞劉穎和杲杜
 民表楊瑞張英劉謙亨許中陳克宅譚繼劉紳張錄郭希愈蕭一中張恂倪宗嶽王璠沈教鍾卿密胡增張濂何驚
 張曰韜藍田張鵬翰林有字凡三十有九人余寬党承志劉天民馬理徐一鳴劉勳應大獻李舜臣馬冕彭澤張鷟
 洪伊凡十有二人黃待顯唐昇賈繼之楊昌楊准胡宗明栗登党以平何岩馬朝卿申良鄭濬願可久婁志德徐嵩
 張序高主安鹽王尚志朱藻黃一道陳儒陳廷鸞高登程旦尹嗣忠郭日休李錄周詒戴元縲宗周丘其仁祖瑒張
 希尹金中夫丁律凡三十有六人余才汪必東張璉張懷翁盤季文中張潔張鐘豐坊許瑜丁汝變臧應奎凡十有
 二人陶滋賀縉姚汝皋劉淑相葛潮劉漳楊儀王德明汪濤黃加賓李春芳盧襄華鑰鄭曉劉一正郭持平余禎陳
 賞李可登劉從學凡二十人相世芳張義詹朝胡璉范祿陳力張大輪葉應駿白轍許路戴欽張儉劉士奇初勅趙
 廷松熊宇何驚楊濂劉仕蕭樟顧鐸王國光江嘉會殷承叙陸銓錢鐸方一蘭凡二十有七人趙儒葉寬張子表汪
 登劉璣江珊金廷瑞范德龐淳伍餘福張鳳來張羽車純蔣琪鄭錕凡十有五人母德純蔣同仁王璋劉道陳大綱
 鍾雲瑞王光濟張徽王天民鄭重杜鸞凡十有二人俱赴左順門跪伏有大呼高皇帝孝宗皇帝者帝聞之命司禮
 監諭退不去金獻民曰輔臣尤宜力爭朱希周乃詣內閣告毛紀紀與石瑤遂赴左順門跪伏上復遣司禮太監諭
 之退羣臣仍伏不起自辰迨午帝怒命司禮監錄諸姓名收繫諸為首者豐熙張紳余寬黃待顯陶滋相世芳母德
 純等八人於獄楊慎王元正乃掖門大哭一時羣臣皆哭聲震闕廷上大怒命逮繫馬理等凡一百三十有四人於
 獄何孟春等二十有一人洪伊等六十有五人姑令待罪已卯上聖母章聖皇太后冊寶唐辰錦衣衛以在繫官上
 請初逮繫時有奔匿者至是悉追繫之併待罪者總二百有二十人上責之命拷訊豐熙等八人編伍其餘四品以
 上者俱奪俸五品以下者杖之於是編修王相等一百八十餘人各杖有差王相與王思裴紹宗毛玉胡瑄張曰韜
 楊淮張燦申良臧應奎牟瑜余禎安璽殷承叙等十有九人俱病創先後卒恭穆獻皇帝主至自安陸帝迎於關內
 奉謁奉先奉慈二殿已乃奉於觀德殿上册寶尊號曰皇考恭穆獻皇帝不復言本生是日復取席書來京南京祭
 酒崔銑以災異陳言議禮一事或損斥或下獄非聖朝美事上不悅令致仕而陳洗先為給事中言事忤旨出為按
 察司僉事至是上言曰陛下察幾致決毅然去本生二字有人心者咸謂始全父子之恩無不感泣乙罷喬宇夏良

勝以息邪說復史道于桂曹嘉以作正氣帝悅復以洸為給事中連擊修撰楊慎編修王元正給事中劉濟安磐張漢卿御史張原王時柯於詔獄復撲之謫楊慎王元正劉濟戍邊何孟春調南京工部毛紀罷南甯伯毛良上言楊廷和要定策功沮撓大禮使陛下失天倫之正廢追崇之典千戶聶能濠百戶陳紀教諭王价錄事錢子威各論奏議禮差誤更正得宜俱留中不報八月席書至京以孝宗考名未正悉發諸議留中者命禮部集議鄭岳徐文華仍力言孝宗祝享昭聖冊寶尊奉已久不宜輕改帝切責之胡世寧時居夏里中亦上言與璉等合帝嘉之九月改稱孝宗敬皇帝為皇伯考昭聖皇太后為皇伯母初集議時汪偉鄭岳徐文華等猶與璉等力辨可否武定侯郭勳遽曰祖訓如是古禮如是璉等言當書曰人臣事君當將順其美於是書璉及獻夫會公鶴齡侯勳等六人有四人上言三代之法父死子繼兄終弟及人無二本孝宗伯也宜稱曰皇伯考昭聖伯母也宜稱曰皇伯母獻皇帝主別立禰室不入太廟尊尊親親兩不悖矣議上從之乃改稱孝宗為皇伯考昭聖為皇伯母祭告天地宗廟布詔天下安陸松陵帝既改名顯陵等諸陵矣及大禮既定百戶隨全請改遷顯陵下工部議尚書趙璜等上言太祖不遷皇陵太宗不遷孝陵願以為法帝命禮臣會多官集議尚書席書等會公侯九卿諸廷臣上言乞治全罪帝曰先陵遠在安陸朕瞻仰哀切其再議之書與璉等復上言舉大事當順人心今多官皆曰帝魄不可輕動地靈不可輕洩臣等敢不盡言帝乃罷議命顯陵祭如七陵十二月評事韋商臣上言臣以廷平庶獄為職臣自今年七月授官以來見以大禮伏闕觸犯聖怒大臣改任者何孟春一人編成者學士豐熙等八人決杖死者編修王思等十有七人以忤使臣而逮繫者副使劉秉鑑知府羅玉等若而人以織造抗拒使臣逮繫者布政使馬卿知府查仲道等若而人以失儀下獄者御史葉奇主事蔡乾等五人以京堂官為所屬許奏下獄者御史任洛副使任忠等二人此皆國家大獄上干天象下駭民俗所關甚鉅者也臣不敢愛死惟陛下大奮明斷將諸臣錄復其官及其子孫庶不失欽恤之意疏入調外巡撫江西都御史陳洪謨亦言之留中不報

稱廟不干正統此非臣一人之私天下萬世之公議也今淵乃以獻皇帝為自出之帝比周文武不經甚矣上干九廟之威監下駭四海之人心臣不敢不為皇上言之昔漢哀帝尊定陶共王為共皇立廟京師比孝元帝至今非之今淵請入獻皇帝於太廟不知序於武宗之上與武宗之下與昔人謂孝子之心無窮分則有限得為而不為與不得為而為之均為不孝別立稱廟禮之得為者也此臣昧死勸皇上為之入於太廟禮之不得為者也此臣昧死勸皇上勿為席書勸羣臣復上議爭之大學士費宏石瑤賈詠尚書廖紀秦金及九卿臺諫官各上疏力爭俱不報聽

萬乃謂書曰觀德殿規制未備宜聖心未慊也須別立廟不干太廟尊尊親親並行不悖書等遂上議宜於皇城內擇地別立稱廟不與太廟並列祭用次日尊尊親親庶為兩全從之六月作世廟初席書上廟議有曰親盡之期與孝廟同帝問其故書對曰我朝德祖比后稷太祖太宗比文武皆百世不遷懿祖以下隨世而祧獻皇帝與孝宗同世親盡同祧帝曰別廟不與祖宗序列他日奉祧藏於何所何以伸朕世享之情其再議之書上言宜藏主寢殿歲暮出祭如太廟議帝曰皇考生朕一人入繼大統今特立廟世世不遷伸朕孝思乃命工部相地於太廟左環碧殿旁立廟前殿後寢一如太廟而微殺其制路由闕左門入已而命定廟名曰世廟禮科給事中楊言等上疏乞罷世室畧曰祖宗身有天下太宗也君也獻皇帝舊為藩臣小宗也臣也臣並君亂天下人分以小宗並太宗干天下大統無一可者不聽十二月席書上大禮集議帝命頒賜藩府及中外羣臣仍令各省刊布以傳

五年夏六月獻皇帝實錄成秋七月帝以觀德殿在奉慈殿後地勢迫隘欲改建於奉先殿左工部尚書趙璜言移觀德殿於奉先殿左必與奉慈殿對峙孝肅太皇太后獻皇帝之祖母孝惠皇太后又聖母也廟出其左恐神靈有所不安席書亦言世廟之建民踰年今甫告成力亦當節帝復諭大學士費宏等曰遷觀德殿與奉慈殿無預卿等勿蹈前日之誤宏等乃乞勅禮工二部下日營度給事中張嵩衛道御史郭希愈陳察等各上言災異非常乞仍舊以寬民力不報丁丑世廟成帝自觀德殿奉獻皇帝主於世廟復自武英殿迎獻皇帝神位於觀德殿禮成羣臣表賀撰世廟樂章九月帝奉章聖皇太后謁見世廟先是帝諭輔臣曰聖母欲謁世廟卿謂何如費宏楊一清曰國初禮制皇后謁太廟永樂時改謁奉先殿無至太廟者帝以問璉璉對曰唐開元禮有皇后廟見之儀國初皇

后謁太廟內外命婦陪侍永樂止謁奉先殿當時禮官失考非祖制也皇太后中宮宜先見太廟以補前禮之闕次謁世廟以成今禮之全宏一清曰璉善所引開元禮不可為法國初禮文未定二臣欲復廟見是彰祖宗之闕也不

可席書劉龍曰高皇帝準古廟見禮為大婚冊后之制未及施行復定冊后止謁奉先殿禮等所引俱大婚禮今世廟告成是大祭禮不可附會章聖皇太后宜於奉主之後祇謁觀德殿則祖宗法守之益堅矣璵等曰周天子宗廟之祭王服衾冕而入立東序后服副禕而入立西序九獻各四拜是天子與后共承宗廟也皇上毅然舉行以復古禮未為不可因自具儀以上席書等不能難大學士石瑤上言祖宗家法凡后妃入宮未有無故復出者大廟尊嚴乃天子對越之所非時享祭亦未輕出入而况后妃乎漢唐之季事不帥古女禍時作其患不可勝言可不慮哉帝怒切責之席書等乃上請聖母謁廟必得上同行以主斯禮從之禮部議祭世廟用太廟次日太常寺謂時享太廟及觀德殿先三日齋戒先一日視牲今祭用次日則齋戒視牲日各不同且歲暮之際難於次日舉行禮部復請歲暮權與太廟同日帝曰俱用同日次第舉行

六年春正月諭修典禮全書張璵纂要卷二卷以進上言此禮之失非今日也自漢宋諸君失之此禮之爭非今日也自漢宋諸臣爭之故皇上之改改漢宋諸君也臣等之爭爭漢宋諸臣也昔唐有開元禮宋有開寶禮所載皆儀文制度而已今宜如通鑑凡例以年月日為綱事關大禮者必書備載聖裁乃輯為要畧以獻帝命付史館纂述費宏等定議世廟樂舞止用文舞隨堂何淵上言世廟樂舞未備下禮部集議詩即劉龍等議宜仍舊帝諭輔臣再議大學士楊一清賈詠翟鑾上言漢高帝以武功定天下故奏武德文治舞惠文二帝不尚武功故止用文治昭德世廟止用文舞亦此意也不為缺典張璵獨上言王制有曰祭用生者皇上身為天子尊獻皇為天子父宜以天子禮樂祀之缺一不可且天子八佾為人六十有四諸侯六佾為人三十有六國朝太廟文武佾各八計百有二十八人王國宗廟文武佾各六計七十有二人獻皇在藩時固用七十有二人今乃六十有四可乎以天子父不得享天子禮樂何以式四方法萬世帝從之

七年夏六月明倫大典成加張璵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追奪議禮諸臣官初曰大學士楊廷和謬主濳議尚書毛澄不能執經據禮將免毛紀轉相附和林俊著論迎合高宇為六卿之首乃與九卿等官交章妄執汪俊繼為禮部仍注和議吏部郎中夏良勝背持庶官望遂和志何孟春以侍郎掌吏部鼓舞朝臣伏闕嗷呼朕不欲已甚姑從輕處楊廷和為罪之魁以定策國老自居門生天子視朕法當優市特寬宥削籍為民毛澄林俊俱已病故各奪其生前官職將免毛紀高宇汪俊俱已致仕各奪職閑住何孟春情犯特重夏良勝釀禍獨深俱發

原籍為民其餘兩京翰林科道部屬大小衙門各官附名入奏或被入代署而已不與聞者俱從寬不究其先已正法典或編成為民者不問爾禮部揭示承天閣下俾在外者咸知警省秋七月加上皇考聖母尊號皇考為恭睿淵仁寬穆純聖獻皇帝聖母為章聖慈仁皇太后詔告天下

八年十月朔日食刑部員外郎邵經邦上言詩十月之交刺無良也意者陛下以議禮之故亟用張璠皇父專權致召天變則所議者不為公禮矣可守也亦可變也可成也可毀也疏入帝怒其疏末有引用茅焦語謫鎮海衛與楊慎等永遠不宥死戌所

十五年冬十月更世廟為獻皇帝廟帝諭禮部尚書夏言曰朕思皇考廟名似大不安太宗百世不遷故名世室恐皇考亦敦讓太宗宜別擬議且世字來者或用作宗號今施於皇考徒擁虛名可會郭勳李時議之既而又諭曰皇考廟止稱獻皇帝廟庶別宗稱以見推尊之意於是夏言上言禮惟有功德者別立廟祀百世不遷名之曰世周之

文武世室是也皇考獻皇帝雖篤生皇上比跡契稷而前有文皇既稱太宗義當尊讓後有聖帝必為世宗理宜虛竢今欽定獻皇帝廟庶幾明祀正而公議定帝從之命以所議付史館十二月九廟成獻皇帝廟止修時祀以避豐禰之嫌

十七年五月議集明堂秋饗禮先是皇考獻皇帝止舉時祀不祀太廟于是揚州府同知致仕豐坊上言孝莫大于嚴父嚴父莫大于配天宜建明堂尊皇考為宗以配上帝又天下郡邑宜各立明堂歲時拜祝君上以尊朝廷勿寄位釋宮教體統下禮部議坊熙子也尚書嚴嵩上言諸儒論禮不一臣惟明堂圜丘皆以事天地今大祀殿在圜丘之北正應古之方位明堂秋饗之禮即此可行不必更建至于餽饗之禮傳以為萬物成形於秋故秋祀明堂以父配之自漢武迨唐宋諸君莫不皆然主親親也至於錢公輔司馬光孫并程朱諸賢所論主祖宗之功德今以功德則宜配文皇以親則宜配獻皇帝第按以嚴父之旨以皇考而不得配陛下庸有所弗寤矣至于稱宗之禮則未有帝宗而不祔太廟者臣不敢妄議以負陛下惟聖明裁擇帝以示夏言言不敢議帝曰明堂秋饗宜於奉天殿行之其配享皇考稱宗不為過情何在為不宜也復命集議戶部侍郎唐胄疏爭之曰三代之禮莫備於周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帝未聞成王以嚴父之故廢文王配天之祭移於武王也皇上嗣統之初廷臣執為人後之說於是力正大倫者惟張孚敬席書諸臣及何淵有建廟之議陛下嘉念諸臣亦云朕奉天法祖豈敢有于太廟

顧今日乃惑於豐坊取臣謂明堂之禮誠不可廢惟當奉太宗配於禮為宜若獻皇帝得聖人為之子不待稱宗議配而專廟之享百世不遷矣疏入上大怒下胃錦衣獄出為民尚書嵩乃上言考秋饗成物之旨嚴父配天之文皇考侑饗允合周道帝嘉納之秋七月議附皇考於太廟初帝因嚴嵩請既初禮部議又諭嵩曰太宗靖難功與開創同當稱祖以別之嵩遂上議曰古者父子異昭穆兄弟同世次殷有四君一世而同廟不係父子故也晉則十一室而六世唐則十一室而九世宋真宗詔議太廟禮學士宋湜議以太祖太宗合祭同位其後禘祫圖又以太祖太宗同居昭位皆古事之可據者皇考親考宗弟臣謂宜奉皇考於孝宗之廟我太祖即位仁祖雖自布衣必饗天子之祀皇考願獨闕焉聖心必有所不安又曰古禮宗無定數祖非有功者不得稱漢世稱祖者二高祖世祖光武再造漢室故無二祖之嫌我文皇帝定鼎持危功莫大焉尊稱為祖聖見允宜嵩奏出羣臣翕然無異議時張孚敬死已六年矣九月辛巳奉太宗文皇帝為成祖皇考獻皇帝為睿宗癸未附皇考於太廟辛卯大饗上帝於玄極殿奉睿宗配享

二十年夏四月辛酉九廟災時久暘不雨是日初昏陰雨驟至大雷電以風勿震火起仁廟烈風噓之須臾燬其主延及成祖主亦燬遂及太祖昭穆羣廟惟獻廟獨存

二十四年秋七月太廟成布詔天下

穆宗隆慶元年春三月禮科左給事中王治上言獻皇帝入廟稱宗在今日猶有當議者蓋獻皇雖貴為天子之室實未嘗南面臨天下而今乃與祖宗諸帝並列雖親為武宗之叔父然嘗北面武宗而今乃設位於武宗之右揆之古典終為未合故先帝於獻皇帝祔廟之後世廟之享猶不忘設是先帝之心亦自有不安者臣以為獻皇祔太廟千萬歲後不免遞遷若專祀世廟則億萬世不改惟陛下下廷臣議求至當以妥獻皇之靈以光先帝大孝章下所司格不行

谷應泰曰孝宗仁聖麟趾不蕃武廟盤游前星夫耀再世哀微古今至變也當是時重繼嗣者私恩重承統者大義而世宗以臣紹君以弟承兄敷天臣民誰忍孝宗之嗣一傳卒斬者既已斬焉則忠臣義士不能復續求其同氣之近者立之統在嗣亦在矣所以武宗遺詔不敢子視世廟也既已兄稱武廟因欲併考孝宗則孝以無孫反因得子於義為誣稱子逼武二統嫌孝於理亦礙况父子至親豈可隔世軼代妄相附屬比之定陶濮

王。生視寢膳死視飲含。曾有鞠養之恩。蚤定父子之分者。迥相判也。既不孝。即考與獻。天下有無父之人乎。漢宣不皇其父。未嘗不考皇孫。光武不皇其父。未嘗不考南頓。既考與獻。即當皇與獻。天下有子為天子。父為列侯者乎。據稱兵逆父。遂不敢皇。猶之舜不王瞽瞍。不王鯀。也。與獻以肇肩啟聖。儼然皇焉。亦猶之周王季。周王又王也。湯不王商。而周王季。光武不王南頓。而世宗王與獻。踵事增華。禮以義起。孝子之至也。所疑者考與獻。則疑於無孝。宗皇與獻。則疑於躋武宗。燕几彌留。奉迂入繼。不能得世宗。而延其嗣。反欲召與獻而亂其統。此舉朝所以沸騰。百官所以號泣也。不知太廟者。承統之地。皇而不廟者。有異。稱宗者。繼統之名。皇而不宗者。亦殊。懿文太子亦得為康皇帝。英宗不郊。王然亦稱景奉帝。不入廟。則地不偏。不稱宗。則名不嫌。親近則尊親。蓋則祧辟之。遷除之。官追贈之。號曲體罔極之私情。無預朝廷之名器。乃世宗尊為天子。必欲使之不王。其父與獻為天子。父必欲與之共臣其子。此則議禮諸臣之過也。至於觀德殿足矣。必欲遷近太廟。與之同門。獻皇帝足矣。必欲削去與獻。崇加徽號。見太后於世廟。若獻皇之實錄。折衷禮經。毋乃不倫。與國皇太后聖旦。則宴賚有加。昭聖皇太后千秋。即傳免朝。實傳聞垂異。存歿傷心。卒之不加宗。不入廟。殺徽稱止遷葬。則亦總章有功於存統也。若夫廷和等之伏闕呼號。甚於牽裾折檻。世宗之疾威杖戍。竟同元祐黨人。大禮未成大獄。已起。君臣交失。君子譏焉。而廷和教及身後。楊慎謫死。所濬議諸臣。旋蒙賜還。與國之獄。無復全雞。此則世宗之錫類之仁。亦總章諸人無休休之量也。至於豐坊倡議。嚴嵩附和。嚴父之說。與。睿宗之號。進。孝宗幾疑。通宮武廟。嫌躋新鬼。以明察始。以豐稱終。蓋豐坊固子政之。劉歆分宜實議禮之。林甫善作者。不必善成。惜乎不令張學故見也。

明史紀事本末卷之五十一

更定祀典

世宗嘉靖九年二月。給事中夏言請更郊祀。洪武初。中書省臣李善長等進郊社宗廟議。分祭天地於南北郊。冬至則祀昊天上帝於圓丘。以大明夜明星太歲從。夏至則祀地於方澤。以五嶽五鎮四海四瀆從。德祖而下。四代各為廟。廟南向。以四時孟月及歲除凡五享。孟春特祭於各廟。孟夏孟秋孟冬歲除。則合祭於高祖廟。祀社稷。以春秋二仲月上戊日。太祖從之。行之十年。水旱不時。災異。太祖曰。天地猶父母也。況其文而情不安。不可謂禮。乃以冬至

合祀天地於奉天殿列朝仍之。至是給事中夏言上言。古者祀天於圓丘。祭地於方澤。是故兆於南郊。就陽之義。瘞於北郊。即陰之象。凡以順天地之性。審陰陽之位也。豈有崇樹棟宇擬之人道者哉。至于一祖二宗之配享。諸壇之從事。不於二至而於孟春。藉之古禮。俱當有辨。因引程朱之論。以駁合祀之不經。疏入上方。以大禮憲。羣臣將大有更易。得之甚悅。賜言四品服。織幣以旌其忠。夏四月。廷臣集議郊祀典禮。先是夏言疏見納。詹事霍韜嫉之。上言分郊為奉朝政。亂祖制。帝置不問。韜復為書遺言。甚言祖宗定制不可變。周禮為王莽偽書。諸儒議論皆言夢語。東西郊之說起自是。而九廟亦可更矣。言飛章并其書。上之。帝怒。下韜獄。於是中允廖道南上疏。雜引周禮漢志。唐六典諸書。以明我朝郊廟之禮。皆所當議。其畧曰。我太祖高皇帝初年。建圓丘鍾山之陽。方丘鍾山之陰。分祀天地。至十年。感齋居陰雨之應。覽京房災異之說。始命即舊址為壇。行合祀。夫前之分祀。酌萬世帝王之道。禮本太始者也。後之合祀。感一時災異之應。禮緣人情者也。太宗遷都。當時未有建白。以復古制者。禮樂百年而後興。詎不信哉。至於宗廟之制。國初立四親廟。德祖居中。懿熙仁祖次分左右。昭穆有定位。禘祫有定時。視商周七廟。九廟。其揆一也。九年十月。改建太廟。乃比漢人同堂異室之制。時享歲祫。則設累朝衣冠於神座。而祀之。於是始以功臣配享矣。恐非古先聖王尊尊親親之道也。周禮大宗伯。兆日於東郊。兆月於西郊。我聖祖亦有朝日夕月之禮。有其舉之。莫敢廢也。且今之大祀殿。正倣古明堂之制。宜法聖祖初制。兆圓丘於南郊。以祀天。兆方丘於北郊。以祀地。尊聖祖配享。以法周人尊后稷之意。而又宗祀太祖。太宗於大祀殿。以法周人宗祀文王於明堂之禮。兆天明於東郊。兆夜明於西郊。以法周人朝日夕月之禮。增太廟大禘之祭。正太祖南向之位。移功臣於兩廡。庶尊尊有殺。親親有等。而古典禮疏入。下禮臣議贊善。蔡昂脩撰倫以訓姚洙祭酒。許詔學士張潮編脩歐陽德給事中。陳侃趙廷瑞御史。陳講譚續皆以合祀為宜。而洙言猶切。夏言復疏申明祀享之議曰。周人以后稷配天於郊。以文王配帝於明堂。欲尊文王而不敢以配天者。避稷也。今宜奉太祖配天於圓丘。所以尊太祖。奉太宗配上帝於大祀殿。所以尊太宗。於是復會羣臣集議。右都御史汪鉉編脩程文德給事中。孫應奎御史。李循義等八十二人。皆主分祀。大學士張璠董玘。聞淵等八十四人。亦主分祀。而謂成憲不可輕改。時詔不可更作。尚書李瓚編脩王教給事中。魏良弼御史。傅炯行人。秦鰲柯喬等二十六人。亦主分祀。而欲以山川壇為方丘。尚書方獻夫。李承勳詹事。霍韜校編脩徐階。郎中李默王道二百六人。皆主合祀。而不以分祀為非。英國公張崙等一百九十八人。無所可否。帝命再議。於是張璠雜引五經

及諸史言郊祀者。條析合祀之非。明分祀之是。名曰郊祀考議上之。又疏言太祖太宗分配未當。帝然其郊議。疏言不報。尚書方獻夫詹事霍鑑亦上言。前主合祀非是。帝不問。尋復鑑職。五月初建四郊。羣臣議上。帝曰。分祀良是。乃命建園丘於南郊。其北為皇宮。宇建方丘於北郊。其南為皇祇室。作朝日壇於東郊。夕月壇於西郊。秋七月。罷姚廣孝配享太廟。移祀於大興隆寺。從禮部尚書李時之請也。罷列代帝王南郊從祀。及南京廟祭。命立帝王廟於京師。初立文華殿聖師之祭。奉皇帝伏羲氏神農氏軒轅氏。帝師陶唐氏有虞氏。王師夏禹王商湯王周文王武王南向。左先聖周公右先師孔子。東西向。凡歲春秋開講。先期一日。皇帝皮弁服拜跪行奠禮。冬十月正。孔子祀典。易木主及釐正從祀諸賢。洪武初。司業宋濂上孔子廟堂議。畧曰。世之言禮者。皆出於孔子。不以禮祀孔子。兼祀也。古者主人西向。几筵在西也。漢章帝幸魯祠孔子。帝西向再拜。開元禮先聖東向。先師南向。三獻官西向。猶古意也。今襲開元二十七年之制。遷神南面。非神道尚右之意矣。古者木主棲神。天子諸侯廟皆有主。大夫束帛。士結茅為葢。無像設之事。今因開元八年之制。搏土而肖像焉。失神而明之之義矣。古者灌鬯燭蕭。秉神於陰陽也。今用魚鱗代之。非簡乎。古者郊廟祭饗。皆設庭燎。示嚴敬也。今以秉炬當之。非肅乎。古之道。有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為樂。祖祭於替宗。謂之先師。若漢禮有高堂生樂有制氏。詩有毛氏。書有伏生也。凡始立學者。必釋奠於先聖先師。非其師弗學。非其學弗祭。開元禮。國學祀先聖孔子。以顏子等七十二賢配。諸州惟配顏子。今以首況之言性惡。揚雄之事王莽。王弼之宗老莊。賈逵之忽細行。杜預之建垣喪。馬融之附世家。亦廁其中。吾不知其何說也。古者立學以明倫。子雖齊聖。不先父食。今回參。復坐饗堂上。而其父列食於廡間。吾不知其何說也。古者士見師以菜為贄。故始入學者。必釋菜以禮。其先師其學官時祭。皆釋奠。今專用春秋非矣。釋奠有樂無聲。釋菜無樂。是二釋之輕重。以樂之有無也。今襲用漢魏律。所制大成樂。乃先儒所謂亂世之音可乎。古者釋奠釋菜。名義雖存。而儀注皆不可考。開元禮。彷彿儀禮饋食篇節文為詳。所謂三獻。獻後各飲福。即尸酢主人主婦及賓之義也。今憚其煩。惟初獻得行之可乎。他如廟制之非宜。冕服之無章。器用雜乎雅俗。升降昧乎左右。更僕不可盡。昔者建安熊氏。欲以伏羲為道統之宗。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次而列焉。臯陶伊尹太公周公暨稷契禹益傳說箕子皆天子公卿之師。式宜秩祀天子之學。若孔子實兼祖述憲章之任。其為通祀。則自天子下達。苟如其言。則道統益尊。三皇不淪於醫師。太公不辱於老夫矣。昔周立四代之學。學有先聖。虞庠以舜。殷學以湯。東膠以文。王復取當時左右贊成其德業者。

為之先師以配享焉。此天子立學之法也。上不喜譎濂安達知縣不果用天順間林鶚知蘇州時蘇學廟像歲久剝落或欲加以修飾鶚曰塑像非古也我太祖於大學易以木主彼未壞者猶當毀之幸遇其壞易以木主有何不可或以毀聖像疑之鶚曰此土耳豈聖賢耶孔子生佛教未入中國之前焉識所謂像哉於是併易從祀諸賢皆為木主然其他郡縣如故也至是上因纂祀典議成諭大學士張璠凡雲雨風雷之祀以及先聖先師祀典俱當以叙纂入禮因奏孔子祀典自唐宋以來未有得其正者臣謹採今昔儒臣議上聖明垂覽以為百世永遵之典一謚號漢平帝元年初追謚孔子曰褒成宣聖公唐玄宗追謚為文宣王元武宗加大成至聖文宣王宋姚燧曰孔子卒哀公誅之子貢以為非禮平帝始封謚蓋新莽以文其奸也國初大學士吳沅孔子封王辨曰後世之禮有甚似而實非者春秋列國僭王則黜之天子人臣也生非王爵死而謚之可乎書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師也者君之所不得而臣者也故曰詔於天子無北面所以尊師也彼以王爵之貴而隆於稱師者習俗之見也布政夏寅曰唐元宗開元既稱老子為玄元皇帝尊太公為武成王則追謚孔子不得而缺豈可以李林甫不學無術之謀制為萬世程乎祭酒丘濬曰自漢平帝追謚孔子為宣尼公至開元加以文文者經天緯地者也若夫宣之為言謚法之美不過聖善周聞而已何足為聖人輕重哉又曰自古謚號未聞有喻言者大成之言出於孟子成者樂之一終也加此於至聖文宣王之上於聖德無謂也一章服唐玄宗開元間詔追謚文宣王仍出王者哀冕之服以衣之宋真宗祥符間加先聖冕服桓圭一從上公之禮冕九旒服九章徽宗崇寧間始詔冕用十二旒哀服九章金世宗大定間大成殿聖像冠十二旒服十二章朱熹曰宣聖之設像非古也洪武間創南京大學止用神主不設像今國子監有設像者仍元之舊也丘濬曰塑像之設自佛教入中國始李元璣言顏子立侍則像在唐前已有之矣嗚呼姚燧有言北史敢有造泥人銅人者門誅則泥人固非祀聖人法也後世化其道而為之長短豐瘠郡異縣殊非神而明之道也一遵豆樂舞唐開元間詔祀先聖樂用九宮舞用八佾宋徽宗大觀間賜禮器一副內邊十竊全豆十蓋全國朝成化十三年用禮部尚書周洪謨議詔增六佾為八佾加邊豆為十二祭酒章懋及夏雷皆非之以為十二邊豆八佾惟太學可行天子所自祭也郡縣皆行之祭禮僭矣夫孔子不觀魯僭王之禮寔自臨非禮之祀哉一配享唐貞觀間始詔顏回配享曾參孔伋俱宋咸淳間配享孟軻元豐間配享宋洪邁曰自唐以來以顏淵至子貢為十哲坐祀廟堂上其後升顏子配享則進曾子於堂居子貢次然顏子之父路曾子之父點乃在廡下從祀之列子雖齊聖

不先父食其何以安能未曰宜別設一室以齊國公叔梁紇居中南面祀國公顏無由萊蕪侯曾點泗水侯孔鯉和國公孟孫氏侑食西嚮弘治時謝鐸程敏政俱是之敏政又以程子之父珣朱子之父松請珣不附王安石新法松不附秦檜和議其歷官行已足述也一從祀程敏政疏曰唐貞觀三十一年始以左丘明等二十七人從祀孔子廟庭而并及馬融等臣考歷代正史馬融初應鄧騭之召為秘書歷官南郡太守以貪濁免徙朔方又為梁冀草奏殺李固作西第頌美之劉向初以獻賦進喜誦神仙方術嘗上言黃金可成鑄作不驗下吏當死所著洪範五行傳流為陰陽術家之小技賈逵以獻頌為郎附會圖讖致通顯不脩小節蓋左道亂正之人也王弼何晏倡清談所註易專祖老莊而范甯追究晉室之亂以為王何之罪深於桀紂何休則止有春秋解詁一書黜周王魯又註風角等書班之於孝經論語蓋異端邪說之流也戴聖為九江守多不法何武劾之而免及為博士毀武於朝子賓客為盜繫獄武平心決之得不死則又造武謝王肅仕魏封蘭陵侯乃以女適司馬昭又為司馬師畫策討文欽母丘儉濟其惡杜預守襄陽數饋遺洛中貴要伐吳因所獲之議盡殺江陵人以吏則不廉以將則不義凡此諸人皆當罷黜而議者謂能守其遺經轉相授受臣竊以為不然夫守其遺經若左丘明公羊高穀梁赤之於春秋伏勝孔安國之於書毛萇之于詩高堂生之于儀禮后倉之于禮記杜子春之于周禮可以當之融等不過訓詁釋章句而已至於鄭眾盧植鄭玄服虔范甯五人雖若無過然所行未能窺聖門所著未能明聖學也臣愚乞罷戴聖等八人祀鄭眾等五人祀於鄉后倉在漢初說禮數萬言號后氏曲臺禮禮記賴以傳乞加封爵與左丘明等至孔子弟子見於家語者顏回而下六十六人而司馬遷史記所載多公伯察秦冉顏何三人文翁成都廟所畫多濂瑗林放申枻三人臣考宋邢昺論語註疏申枻孔子弟子在家語作申續史記作申堂其實一也今朝廷從祀申枻封文登侯在東廡申堂封淄川侯在西廡甚無謂且公伯察乃聖門之姦賊而孔子稱瑗為夫子家語史記林放俱不在弟子之列秦冉顏何疑亦字畫相近之誤臣愚以為申枻申堂位號宜存其一公伯察等五人宜罷其祀而瑗放者各祀於其鄉又洪武三十九年行人司副楊砥請黜楊雄董仲舒高皇帝納其言行之然首况楊雄實相伯仲而况以性為惡以禮為偽以子思孟子為亂天下宜并况黜之其尚可議者則隋之王通宋之胡瑗也先儒以通為僭經而瑗亦少論著程子曰王通隱德君子也其粹處始非楊荀所及朱子小學書亦備載瑗事以為自秦漢以來師道之立未有過瑗者亦宜加封爵使得從祀學宮臣按敏政所奏率多正論可採而弘治初禮官沮格不行同時謝鐸請祀楊時

罷吳澄舉人桂萼亦請祀祭元定以為律呂大行諸書俱有功於性理。又授其子皇極範數。此亦衆論之公也。臣又按歐陽修所著本論有明道之功。蘇軾曰自漢以來道術不出孔子五百餘年而得韓愈。愈之後三百餘年而得歐陽子。夫韓愈既以從祀歐陽修豈可缺哉。疏入。上命禮部會翰林諸臣議。編修徐階上言天子王祀孔子承襲已久。一旦不王衆人愚昧將妄加臆度以為陛下尊孔子王爵易惑難曉。且天子像祀孔子。哀冕章服。顯然王度。苟去王號勢必撤毀。臣聞愛其人者杜履猶加珍惜。况先聖之道像乎。國家廟祀孔子。宮牆之制。下天子一等。樂舞邊豆與天子同。今八佾十簋。蓋猶諸侯之禮。苟去王號。將復司寇之舊。夷官殺樂。以應禮文。恐妨太祖之初制矣。帝覽疏不憚。出階為延平府推官。帝乃自著正孔子祀典。說頒賜羣臣。璵復為孔子祀典。或問上之。上嘉焉。衆議乃定。於是改大成至聖文宣王為至聖先師孔子。其配享四子。仍稱復聖宗聖述聖亞聖。從祀弟子稱先賢。左丘明以下稱先儒。俱罷公侯伯爵。撤像題主祀之。申振申黨二人存。振去黨。罷公伯寮秦冉顏何首。况戴聖劉向賈逵馬融何休王肅。王弼杜預吳澄十三人。林放遠瑗鄭玄盧植鄭眾服虔范甯祀於其鄉。進石蒼王通胡瑗歐陽脩。又以行人薛侃議併進。陸九淵從祀。而別祀啟聖公叔梁紇。以顏無由曾點孔鯉孟孫氏程晌朱松祭元定從祀焉。改稱大成殿為先師廟。十一月己酉。初有事於南郊。先是上命製圓丘祀器。金爐玉爵。錦幕美屨。及鐘磬。貢鼓諸樂器。既成。陳於文華殿。召大學士張璉閱視。是日帝親祀於圓丘。奉太祖西向配。各駢犢一用璧三獻。九奏樂舞。用八佾。從祀四大明夜各駢牛一。恒星五曜羣星。及雲雨風雷師。各牛一。羊一。豕一。明日布詔天下。頒恩錫於庶官。布寬恤於小民。大學士張璉言。頃者生員等時颺疏請舉祀郊禘之禮。以祈聖嗣。夫古后稷之生。祈于稷。孔子之生。亦禱於尼山。大雅既醉之詩曰。公尸嘉告。曰君子萬年。永錫祚胤。曰釐爾女士。從以孫子。夫公尸之告。皆祖考之錫福也。臣願當茲慎選淑女之時。以廣求嗣續之誠。告於大廟世廟。以祈祖考之祐。慰聖母之心。以嘉其請。擇十二月二十四日行禮。夏言充祈嗣醴壇監禮使。

十年春正月乙未。特尊太廟。正大祖南向位。初太祖立四親廟。德懿熙仁。同官異廟。各南向。孟春特享於羣廟。三時各祭於德祖廟。序用昭穆。後改建太廟。同堂異室。亦各南向。四孟及歲除。俱各祭於宗室。仍序昭穆。如初罷特享禮。至英宗升祔。九室悉備。憲宗將祔。用禮官儀。祀懿祖。孝宗祔。祀熙祖。武宗祔。祀仁祖。獨德祖不祔。時享則太祖太宗以下俱東西向。至是帝諭張璉曰。朕欲自今春享奉太祖居中。太宗而下。各居一室。行特享禮。三時仍聚羣廟於

太祖之室。昭穆相向。行時禘禮。季冬中甸。升享太廟。親王功臣。配食兩廡。以存太祖當代之制。歲暮節祭。行於奉先殿。世廟止行四時之享。歲暮祭於崇先殿。庶祭義明。而萬世可行也。抑論勿惑。即會李時議上。或咨夏言以助之。乎敬唯唯。如諭議。聞帝從之。乃命祠官於廟中。設幣如九廟狀。奉太祖南向。羣宗遞遷就室。各南向特享之。始祖德祖於祧殿。不復預時享矣。祈穀於大祀殿。初帝以孟春上辛。行祈穀於大祀殿。祭皇天上帝。用駢犢一。蒼玉一。三獻九奏樂舞八佾。奉太祖太宗配享。夏言建議。二郊奉太祖配。祈穀奉太宗配。張孚敬以為不可。留中不下。言又疏請帝謂羣臣違君悖禮。切責之。乃命祈穀。太祖太宗並配。二郊專奉太祖焉。已而驚駭。始祈穀。命議禘祭。大雩。秋報諸禮。命五品官亦與議焉。詳請學士夏言上言。惟天子有禘。故立始祖之廟。則有世系可考者。十世猶將立之。然則又以何者為始祖。自出之帝而祀之。始祖之廟乎。我祖宗之有天下。以德祖為始祖。百有六十餘年。尊享太廟之祭。今又定為大禘。統羣廟之主矣。然則王禘之祭。又可復尊德祖乎。身為始祖。而又為始祖之自出。恐無是禮也。三代而下。必欲如夏商之禘。黃帝帝嚳。則無所考。若強求其人。如李唐之祖。又非孝子慈孫之所忍為也。臣愚以為宜設先祖虛位。而以太祖配享。蓋太祖始有天下。實始祖也。疏入。帝深然之。時中允廖道南上言。皇姓為顓頊之後。宜禘顓頊。大學士孚敬曰。言虛位者。失之幻。言顓頊者。失之誣。惟禘德祖為當。李承勳等皆以為然。夏言復抗疏折其非。是已。而帝竟從言議。定以丙午年孟夏行大禘禮於太廟。凡祭先一日。令中書官書神牌於太廟。曰。皇初始帝神南向。太祖配位西向。帝又欲於奉天殿行秋報禮。中陛行大雩禮。夏言言秋報宜於大祀殿。奉文皇帝配。大雩宜於郊。兆傍為壇。孟夏後雩祭。帝謂孟春上辛。既行祥穀禮。若春夏雨暘以時。則雩祭代攝。否則躬祀秋報禮。姑寢不舉。二月庚辰。初朝日。是日春分。初行朝日禮於東郊。一用玉。禮三獻樂七奏舞八佾。三月建大神殿於南郊。初南郊撤屋為壇。祭之。奉上帝神牌。園丘上配以大。既祭而神牌莫知所藏。帝命建大神殿以藏之。帝又念舊存齋宮。在園丘北。是踞視園丘也。欲改建於丘之東南。夏言言向者大神殿之建。乃陛下竭誠事天。此制為可。若更起齋宮。園丘之傍。似於古人掃地之意。未為允協。且秦漢以來。並無營室者。實誠尊天。不自封樹。以明謙恭之意。故惟大次之設。為合古典。陛下前日考據精詳。豈今偶未之思耶。伏望齋宮寢建。以仰答大靈。帝報可。遂建主穀祇先賢壇於西苑。初議皇后親蠶於北郊。自夏言首發之。至是帝召張孚敬。李時詣西苑相地。建土穀壇。乃併建先賢壇於神壽宮側。而毀北郊蠶室焉。五

月壬子。初有事於北郊。是日夏至。帝祀地於方澤。用騂牛一。黃琮一。三獻九奏樂舞八佾。太祖西向。配騂牛一。從祀四壇五嶽。及基運翊聖神烈山為一。五鎮及天壽紀德山為一。四海四瀆為一。各太牢一。八月。祭未初夕。月祭於西郊。如朝日祭東郊。

十一年夏四月。初營九廟。帝御文華殿東室。召大學士李時。禮部尚書夏言。議復古七廟制。其太廟寢祧俱存。舊弗撤。惟度地分建羣廟。不決而退。廖道南疏請建九廟。併獻大祀禮成。感雪賦。及御札曾及其名者三。帝悅。下禮臣議。夏言上言。昔唐虞五廟。夏后因之。殷周皆七廟。而祭法王制。與劉歆宗說。又各不同。未喜古今廟制引王制天子七廟外為都宮。內叙昭穆。漢不考古。諸帝異廟異地。不合都宮。不叙昭穆。明帝遵儉自抑。遺命勿別為廟。遂有同堂異室之制。魏晉唐宋皆然。我太祖初立四親廟。始為近古。後改建太廟。又用明帝之制。皇上大釐祀典。於廟制不能無疑。形諸翰札。召論者屢矣。第太廟南近宮牆。東適世廟。西阻前廟。地勢有限。垣外隙地。不盈數十丈。若依古制。列六廟。即盡闢其地。猶不能容。欲稍減規制。則太廟。庶幾然而羣廟。湫隘於義未安。即使廟成。皇上冠冕佩玉。循紆曲之途。遍列羣廟。而奠獻之日。亦不足矣。議者謂羣廟可攝。皇上仁孝誠敬。可終歲舉祭。止對越太祖。而不一至羣廟乎。丘濬謂宜間日祭一廟。自十四日而遍。此蓋無據而強為之說也。馬端臨曰。後世失禮。豈獨廟制。漢儒以來。講究非不詳明。而卒不能復古者。以昭穆難定故也。蓋昭穆必父子繼世而後可。兄弟相及。則紊矣。故東都以來。同堂異室。未可盡非也。帝曰。朕於天地百神。祀典俱已釐正。獨太廟之禮。未能復古可乎。今太廟堂寢俱有定制。不必更移。其昭穆廟次。即會官相度地勢。奏聞。於是言惶懼。謝罪。請先詣太廟旁。量定地勢。審度方位。以聞。帝從之。乃撤故廟。改建新宮。太祖居中。昭穆各三廟。成祖廟在六廟之上。諸廟合為都宮。廟各有殿。殿後有寢。寢祧主。太廟寢後別有祧寢。藏祧主。太廟門殿皆南向。羣廟門東西相向。內門殿寢皆南向。

十三年三月。帝視太學。釋奠先師。帝以孔子改稱先師。服皮弁。服謁拜。用特牲奠。常行釋奠禮。樂三奏。文舞八佾。從祀及啟聖。分奠用酒脯。已視學。進諸生橫經布講。仍諭令敦本尚實。勿徒事辭章。六月。南京太廟災。夏言上言。京師宗廟。行將復古。而南京太廟。遽罹回祿。陛下建德之意。聖祖啟後之靈。不可不默會於昭昭之表也。帝喜。令亟起新廟。南京太廟不復建。遂址築周垣焉。時祀并入南京先殿。蓋失備各遺意矣。

十四年二月。初建九廟。先是夏言請定七廟額。謂陛下復古廟制。正太祖南向位。則太廟之名。實行周典。太宗功德。

隆赫特建百世不遷之廟宜曰文祖世室在三昭上仁宗宣宗各為昭穆第一廟英宗憲宗為昭穆第二廟孝宗武宗為昭穆第三廟則萬世不刊之制也帝從之

十五年二月纂脩祀儀成自天地日月神祇帝王社稷及禘禘先師先農諸祀悉為分類成書首冠祀壇圖制及宸諭詩歌中書禮儀禮器樂舞樂章末附諸王表箋羣臣疏頌於是侍讀學士庾道南撰禮頌九章以獻五月建慈慶慈寧宮黜禁中佛像時帝欲黜去禁中釋殿以其地奉建慈慶慈寧二宮命廷臣議命以為不可帝即命撤之召李時夏言入視大善殿見金範佛像不下千百俱命銷毀其几案懸鐘金函藏貯尚多佛骨佛牙諸物言退上疏力請焚瘞帝從之於是禁中扣穢逆斥殆盡六月勅祀姜源后稷於武功十一月詔天下臣民得祀始祖夏言據程頤議為請也十二月九廟成詔天下帝乃定五年一禘祀皇初祖於太廟以太祖配每立春特享祖宗於羣廟三時合享於太廟季冬大禘於太廟皇考獻皇帝止舉時祀

十七年秋九月奉太宗文皇帝為成祖皇考獻皇帝為睿宗配上帝禮議十一月薦大號於天改昊天上帝稱皇天上帝

二十年夏四月辛酉九廟災禮部二十一年夏六月撤元世祖廟祀及其侑饗木華黎等五人從給事中陳棻議也秋七月太廟成復同堂異室之制

穆宗隆慶元年禮官言先農之祭即祈穀遺意今二祀並行於仲春不無煩數宜罷祈穀於先農壇行事大享禮亦宜罷詔可惟四郊如舊

谷應泰曰漢制近古其禮制缺焉唐祖李昉宋祀靈應禮官式微愈彰証襲明初宋濂諸臣講禮戎行頗多釐正高祖喜簡易不見採擇豈禮樂必百年後興歟後世謹守故府學士大夫莫敢辨難世宗自大禮議慨然有更定制之思而諸臣紛紛然祀事委嘉靖九年二月議郊社禮冬十月議孔子禮十一月有事南郊十年春正月享太廟議祀禮二月祈穀議禘行朝日禮建土穀先蠶壇五月有事北郊八月行夕月禮十三年四月視太學行釋奠禮十四年二月建九廟十七年五月議明堂秋饗禮九月祔獻皇帝加睿宗配祀上帝嗚呼盛哉至尊莫大於天地至親莫大於祖宗教天下莫大於孔子養天下莫大於土穀尊天地故有郊社郊壇於南社

至尊莫大於天地至親莫大於祖宗教天下莫大於孔子養天下莫大於土穀尊天地故有郊社郊壇於南社

壇於北。本其氣也。日月風雷。山海嶽瀆。隨焉從其類也。配以太祖。明受命也。秋復饗於玄極殿。報其功也。秋則配於太宗。告成功也。晚易睿宗。昵於私已。親祖宗。故有太廟。太廟七。太祖三。昭三。穆也。文世室一。別祀成祖。不敢祀也。立春特享。三時合享。勤時祭也。季冬大禘。禘。渙也。五年一禘。設皇初祖主。配以太祖。報本追遠也。德祖祧矣。禘宜用德祖焉。虛設皇初祖位。泥古而誣者也。黜德祖。若羣帝。然。嫌高帝已教天下。故祀孔子。孔子加封。自漢平帝始也。王拜於帝。僭已稱先師禮也。廟祀設像。自唐開元始也。其製已甚。易木主禮也。八佾十二豆。遵自宋徽宗始也。祭用生祿。大學仍之。即國減等禮也。帝釋奠。舞六佾。已從祀四聖七十二賢矣。曾點顏路退食廡下。子先父食。改附。啟聖禮也。剛申黨。黜公伯寮等十三人。改濂溪等七人。進后蒼等五人。考證班班勿僭勿黜禮也。養天下。故祀土穀。祈穀於太祀殿。用人道也。配以太祖。太宗。有天下之主也。遷賢室於西苑。申內禁也。土穀壇亦遷焉。非其類已。帝採稽典。聞精思禮祀。進退羣心。斟酌美備。庶幾一代之典。亦十世可知之故也。

明史紀事本末卷之五十二

世宗崇道教

嘉靖元年春三月。簿錄大能仁寺。妖僧齊瑞竹財資。及玄明宮佛像。毀括金屑一千餘。悉給商以償宿通。齊瑞竹正德間。賜玉簡書金印。賞資無算。至是從工部侍郎趙璜言也。禮部郎中屠墳發檄。徧查京師諸淫祠。悉折毀之。七月。帝漸興寺。觀崇奉諸教。汪珊疏言十漸其三。言議復諸不經淫寺觀。非初罷之意。章下所司。三年。夏四月。暖殿太監崔文以禱祀誘帝。乾清諸處。各建醮。連日夜不絕。又命內監十餘人。習經教於宮中。賞資不貲。大學士楊廷和九卿喬宇等疏。請斥遠僧道。停罷齋醮。給事中周瑯。張高。張汝安。盤等。交章劾文。乞置重典。俱不報。閏四月。停齋祀。時給事中鄭一鵬。上言。臣巡光祿。見正德十六年以來。宮中自常膳外。少有所取。適者禱祀繁興。制用漸廣。乾清坤寧諸宮。各建齋醮。西天西番。漢總諸廠。至於五花宮。西暖閣。東次閣。亦各有之。或連日夜。或間日一舉。或一日再舉。經筵俱虛設。而無所用矣。傷太平之業。失天下之望。莫此為甚。臣謂挾此術者。必皆魏彬。張銳之餘黨。曩以欺先帝。使生民塗炭。海內虛耗。先帝已誤。陛下豈容再誤。陛下急誅之。遠之可也。伏願改西天廠為寶訓廠。以貯祖宗御製諸書。西番廠為古訓廠。以貯五經子史諸書。漢經廠為聽納廠。以貯諸臣奏疏。選內臣謹畏者司其筭。鑰。陛下經筵之暇。遊息其中。則書何以不若堯舜。治何以不若唐虞。哉。帝曰。天時饑饉。齋祀暫且停止。

五年以道士邵元節為真人吳尚禮為左至靈

七年春正月大學士楊一清等言宮寢之中非祀天之所每日拜祀恐勞且繁請已之報聞

十年十一月遣行人召大學士張學敬還朝建祈嗣醮欽安殿以禮部尚書夏言充醮壇監禮使侍郎湛若水願與

臣充迎嗣導引官文武大臣遮日進香上親行初終兩日禮

十一年冬十月編修楊名上修省疏斥汪鉉郭勛之奸乞罷工作禱祀上怒收繫械訊瀕死謫戍

十三年五月上御重華殿召大學士張學敬武定侯郭勛等五人入觀祀天青巖作紀樂同遊詩

十四年夏四月大興隆寺災御史諸演請順天心絕異端勅禮部尚書夏言覆奏改僧錄寺于大隆善寺僧徒還俗

者聽併移姚廣孝神位廣孝神位帝更定祀典撤太廟配享移入興隆寺者也

十五年春正月加致一真人邵元節道號賜玉帶袍服元節興安人仙源范文奉見而奇之授以龍圖龜範之秘嘉

靖初徵入京召對便殿首以真教主靜之說進帝嘉納之已為禱雪輒應命為致一真人領金錄醮事給王金銀家

印各一會帝有事郊召元節分獻風雷靈雨壇預宴奉天殿班二品并封其師為真人勅建真人府都城西落成

命夏言作記刻之庭歲給祿一百石遣緹騎四十人充掃除役贈田三十頃蠲其祖徭至是寵待益隆夏四月詔

求紅黃玉以禮神十月除禁中佛殿建慈慶慈寧宮時帝欲除去釋殿召武定侯郭勛大學士李時禮部尚書夏

言入視大服于善殿有金鑄象神鬼淫孽之狀又金函玉匣藏佛首佛牙之類及支離傀儡凡萬三千餘斤言退

上疏力請瘞之中野不得潰留宮禁帝曰朕思此類智者以為邪穢而不欲觀愚民無知必以奇異奉之雖瘞中野

必有竊發以惑民者其燬之通衢永除之于是禁中邪穢遂斥殆盡十一月大修金錄醮于立極殿七日夜以謝

儲祥以大臣為上香監禮迎嗣引導等使如舊十二月以皇嗣生錄致一真人邵元節禱祀功加授禮部尚書給

一品服俸賜白金文綺寶冠法服詔表授其徒邵啟為等祿秩有差先是上命中使即貴溪山中建仙源宮既成元

節乞暫還山已而帝遣錦衣千戶孫經往趨起之舟至潞河命中使迎入賜彩蟒衣併闡教輔國王印時帝以祈嗣

設醮旦夕有雲氣見于壇上大悅越三日皇生子遂有是命

十七年命建金錄大齋于內皇壇白鶴遠壇卿雲捧日賞資天師張彥頰有加嘉靖初彥頰入賀上賜問以清心寡

慾對加封正一嗣教真人賜金冠玉帶蟒衣銀幣遂留京邸既而請還山上遣行人持詔召之稱卿不名宅燬為作

治給事中黃臣諫曰昔者樂巴郭憲嘆酒止火彥頊宅燬陛下又安用治之上不從彥頊尋卒詔如列侯例賜卹典天師永緒上所命名也

十八年八月致一真人邵元節死時上躬視顯陵元節留京師一日晨起召其徒語之曰我殆將逝矣安得走行在一見皇帝言未既卒帝駐蹕裕州聞之慟手詔勅行在禮部贈諡命官錦衣護其喪喪還勅有司營葬卹典如伯

爵例以方士陶典真為神霄保國宮教高士典真一名仲文黃岡人少為縣掾喜神仙方術嘗授符術羅田萬玉山而邵元節微時亦往來仲文家嘉靖初仲文授遼東庫大使秩滿至京師時元節貴幸比老欲請骸骨未有間會

宮中黑青見元節治之無驗遂薦仲文代已試宮中稍能絕妖帝寵異之至是扈駕南巡至衛輝白晝有旋風繞駕不散帝以問仲文對曰當火遣仲文穰之仲文曰火終不免可謹護聖躬耳是夜行宮果災宮中死者無算錦衣陸炳排闥入負帝出竟無恙明日勅行在吏部授仲文是職給誥印許攜其家于官九月上諭輔臣曰朕欲命東宮

監國朕靜攝一二年然後親政太僕卿楊最上言聖諭至此不過信方士調攝耳夫堯舜性之湯武身之非不知修養可以成仙以不易得也不易得所以不學豈堯舜之世無仙人堯舜之智不知學哉孔子謂老子猶龍龍即仙也

孔子非不知老子之為仙不可學也不可學豈易得哉臣聞皇上之諭始則驚而駭繼則感而悲大馬之誠惟望端拱穆清恭默思道不適聲色保復元陽不期仙而自仙不期壽而自壽黃白之術金丹之藥皆足以傷元氣不可信也帝覽之大怒連繫鎮撫司考訊久之死獄中

十九年春正月上疾不朝拜天玄極殿二月建宮祈禳三日八月萬壽聖節連三晝夜醮告天玄極殿郭勛以方士段朝用見曰能化物為金銀因以所化銀器進上大悅曰殆天授也因授朝用紫府宣忠高士薦其器於太廟加

勛祿米百石十一月進陶仲文為忠孝東一真人領道教事尋加少保禮部尚書又加少傅食一品俸二十年春正月連繫御史楊爵下詔獄爵上言曰君人者奉天安民而使之各得其所也今饑民顛連無告委命溝壑而土木之工十年不止又重委部臣遠建雷壇以一方士之故股民膏血民何以得其所哉執左道以惑眾聖主

所必誅今異言異服列于廷苑金紫赤紱賞及方術保傅之位坐而論道非極天下之選不足以當此貴而異之怪之徒名器之濫至此極矣陛下以天縱之聖為上天元子若遠宗帝道近守祖法則和氣致祥罔有天災山川鬼神亦莫不寤安用此邪佞之術立諸法禁之地而藉之以為福哉古人有言君聖則臣直若震之以天威加之危

明史紀事本末 卷五十二 二五

禍如往年楊最言出而身即死近日羅洪先等以言罷黜國體治道所損實多臣恐忠蓋杜口則讒諛交進安危休戚無由以見而堂陛之近遠于萬里矣疏入帝大怒命鎮撫司長繫之

二十二年春二月段朝用下獄論死初朝用以黃白術結郭勛于進久之技窮勛有罪繫獄脇索助賂捶死勛家廝役張瀾復上疏瀆奏帝怒收送法司論死宮婢楊金英等謀弑伏誅帝曰朕非賴天地鴻恩遇除宮變焉有今茲

朕晨起至離朝天宮七日離之日白鶴四十餘翔空中羣臣賀

二十三年冬十月大同邊卒獲叛人王三上曰叛惡就擒固義勇之効力實神鬼有以默戮之加秉一真人禮部尚書陶仲文為少師餘如故前此大臣無兼總三孤如仲文者

二十四年三月建祈年醮朝天宮秋八月永和王知燠獻白鹿上壽遂告鹿瑞于太廟是時上重箕仙真下亦命有司掩醜賂出故御史楊爵給事中周怡工部郎中劉魁詔獄皆從之爵怡魁甫出三日吏部尚書熊浹諫其真仙復逮獄如故浹乞休命錦衣衛遣校尉送原籍為民

二十五年秋七月久雨上曰鹿瑞龜祥存呈去歲今朕辰日近醴泉復出承華雖聖賢不恃以急也而不可不敬謝其自二十五日至八月望舉謝停封貢事毋慢八月加封陶仲文伯爵仲文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兼支太學士任

一子尚寶司水

二十九年夏四月加封陶仲文恭誠伯先是春不雨上以問仲文仲文曰疑有冤獄時楊武知縣王濂以罪坐絞子策走京師誣巡撫胡纘宗私隙故入人罪述纘宗迎駕詩有穆王八駿飛雲殿湘竹英皇淚不磨為詛咒上怒逮訊久不決至是因仲文言釋之是言漏下四鼓大雨明日傳旨封仲文賜誥歲祿一千二百石

三十年夏五月復事鎮國法壇先是帝從陶仲文請設立符鎮國法壇嚴事之曰禘鹵魄勿窺我邊圉至是帝以馬市成俺答款塞欲撤之忽報鹵有異謀帝諭羣臣曰朕于十九日欲撤鎮國法壇二十日即有警報玄感所至亦不可忘遂益敬事之冬十月邊吏獲叛人哈舟兒陳通事禮部上言二逆就擒實賴玄取所至宜告謝雷霆洪應壇行獻俘禮帝從之

三十一年二月太上道君誕辰建醮永壽宮九日三月詔修太和山玄帝宮

三十三年秋七月命駙馬都尉駙景和安平伯方承裕吏部尚書李默禮部尚書王用賓左都督陸炳吏部左侍郎

程文德禮部左侍郎閔如霖吏部右侍郎郭朴吳山並直西內撰玄文景和以不諳玄理解解免俄以金幣賜玄修諸
臣猶及景和景和自疏無功辭願洗心滌慮效馬革裹屍之報帝怒曰景和故出不祥語當擬怨誣律乃革爵安置
崑山時諸臣覬撰玄營進景和獨不屑直贊夏四月舉祀高玄大典止封停刑工部尚書趙文華乞歸以病請上
方修玄禁奏疏尤諱言疾疏入觸上怒罷

三十五年夏四月丁巳命翰林院侍讀嚴訥修撰李春芳並為翰林學士右春坊右中允童份直西內撰玄自是詞
臣多舍本職往往求供奉希進用九月廢徽王載瑜為庶人王善伺上意上宮中有需王輒先時獻道者南陽梁
高輔年八十餘手甲長數寸善導引王厚遇之進之上拜散人高輔謹有所賜予皆辭王使人求謝不能應王故煉
女葵服之上亦需此高輔馳求王不與而王方自恣興土木詐稱張世德自走南京市美女事聞奪爵幽鳳陽王聞
之自殺是歲上睿皇帝道號三天金闕無上玉堂都仙法主玄元道德哲慧聖母天后孝烈皇后號九天金闕玉堂輔聖天后掌仙妙化元君上自號
金闕無上玉堂總仙法主玄元道德哲慧聖母天后孝烈皇后號九天金闕玉堂輔聖天后掌仙妙化元君上自號
靈臺上清統雷元陽妙一飛玄真君後加號九天弘教普濟生靈掌陰陽功過大道思仁紫極仙翁一陽真人元虛
玄應開化伏魔忠孝帝君再號太上大羅天仙紫極長生聖智昭靈統三元證應王虛總掌五雷真人玄都境萬
壽帝君

三十六年冬十月玄嶽諸山獻紫芝已而總督胡宗憲巡撫阮鶚御史路楷等相繼上者不可勝計

三十七年夏四月總督胡宗憲獻白鹿五月復獻白鹿于齊雲山帝曰一歲二瑞天眷也命告謝玄極殿太廟以宗

憲忠敬陞一級百官表賀秋七月禮部類進四方獻芝凡千八百六十有四詔更求廣徑尺以上者

三十八年六月以陶世恩為太常寺丞世恩以陰歷尚寶少卿為言官所列奪官至是仲文乞復子原職帝命改為

太常寺寺丞兼道錄司右通法是時仲文請假還里帝下簡書褒諭之遣錦衣千戶一人護歸仍賜白金彩繒以示

眷懷令有司歲時存問

三十九年二月浙江總督胡宗憲上汪直獄上曰玄祐也命告玄極殿而論宗憲功有差已而宗憲獻芝草五百龜

二上悅賜金帛金彩鶴衣一襲禮部請謝玄告廟許之不數日白龜亡上曰天降靈物朕固疑處塵寰不久也十

一月乘一真人陶仲文死仲文習祈禳術得幸賜坐稱為師然亦小心憚帝威嚴不敢他有所干列爵五等死謚榮

康東肅以伯禮葬隆慶初奪爵籍其家。

四十年二月分遣御史王大任美徽奚鳳等往天下訪求仙術異人及符篆秘方諸書。十一月禮部奏四方進芝凡七百六十九本命採五色盈尺者。准王獻白鴈二賜金幣帝曰天降祥瑞其告廟。

四十四年三月萬壽宮成宮災于四十年十一月不三月而告成宮中有壽源萬春太玄仙禧諸殿極其宏麗上悅加大學士徐階等秩有差。夏四月癸酉方士郭縣王金進五色龜靈芝授太醫院御醫命成國公朱希忠告廟表賀。壬寅大學士嚴嵩免初方士監道行以其幸上故有所問密封使中官至箕所焚之不能答則咎中官穢中官

乃合方士啟示而後焚之每答其如旨上問今天下何以不治對曰賢不竟用不肖不退耳則問其賢否對曰賢如徐階楊博不肖如高上心動會御史鄒應龍劾之詳嚴嵩上曰人惡嚴嵩久矣朕以其贊玄壽君特優眷乃縱逆子負朕其令致仕已而上思高贊玄功意忽不樂諭徐階欲傳位居西內專祈長生階諫上曰必皆仰奉上命闡

玄修仙乃可有再言高者併鄒應龍斬之高知上意密賂左右發道行怙權及矯稱王詔諸不法事竟以妖言律論死。秋七月內苑獻嘉禾一莖三穗者兩穗者三十有一羣臣賀。十二月辛酉甘露降顯陵松上守備太監張方

奉祀都督僉事蔣華等以進上悅告郊廟。四十二年夏四月嚴嵩上祈鶴文檢及法秘高罷歸至南昌延道士藍田玉等為上醮鐵柱宮玉因以所藏召鶴符

驗法書附奏高玉官賞賚有差。秋八月御苑龜生卵者五。巡撫湖廣都御史徐南金獻白鵲言出自景陵羣臣表賀。

四十三年三月妖人李應乾等伏誅應乾居河南之濟源一目微渺兩手涅日月字懷衛間不逞者多附之陰鑄印章數百太白旗數十付徒眾為符驗約四月八日起兵時山東宣大真順諸處妖人尤眾互相煽結而呂某者潛入

京以白社法惑眾陰結無賴千餘人其黨有以偽告身二帙辟穀藥餌一裹首告大學士徐階者緝獲鞠實奏聞應乾匿山西久之乃獲俱伏誅。五月乙卯桃夜降于御帳左右云其空墮上喜脩迎恩典五日丙辰桃復降是夜白

兔生二子上益喜謝玄告廟頌之壽鹿亦生二子羣臣表賀上以奇祥三錫手詔答之。

四十四年春正月帝不豫帝注意玄脩先是王大任奉命陝西湖廣招至方外士王金等能合內養諸藥姜傲奉命

江西廣東亦得能通行法者還復命俱授翰林侍講傲不自安乞還里大任仍在朝不為翰林所齒上雖修玄西內

而權綱總攬。夜分至五鼓。猶覽決章奏。自王金等以修鍊幸與陶仲文子世恩希求恩澤。乃偽造五色靈芝。靈龜以
為天降瑞徵。又與陶傲劉文彬申世文高守中偽造諸品仙方。養老新書。及以金石藥進御。其方詭秘不可辨。性燥
熱。非神農本草所載。帝服稍稍火發。不能愈。然傲竟得遷大醫院使。世恩太常寺卿。金大醫院御醫。文彬太常寺博
士。三月。方士熊顯趙添壽各進法書數十冊。帝命留覽。賜冠帶銀幣。遣還添壽。又進法秘。乞留靜虛觀祈咒。五
月。方士胡大順監田玉等伏誅。初有監道行者。以方術見帝。帝頗信之。已而事敗。下獄死。胡大順者。故陶仲文徒也。
亦以事敗斥去。希復進用。乃偽造萬壽金書一帙。詭稱呂祖以箕授者。用黑鉛取白名。先天玉粉丸。命其黨何廷玉
齋至京。時嚴世蕃已敗。乃資以賄。因道行徒監田玉通內侍趙楹獻之。帝曰。既云箕書。扶算者何在。田玉等遽謂帝
念之也。遂與羅萬象者詐偽旨。徵大順至京。更名胡以寘薦于帝。具奏求圖書。及薦宮地。及至則大順也。帝惡之。時
宮中屢有氛孽。監田玉等遂以為監道行下獄。故至此欲以動帝。帝頗惑之。以問徐階。階力言大順小人。不畏法紀。而
田玉尤甚。且言尊已久。恐非道行。下獄所致帝悟。階又言田玉乃嚴世蕃黨。妄進白鉛。其意叵測。至妄傳密旨。罪惡
尤重。帝乃命收大順等下獄。獄具。帝猶欲寬之。復問階。階曰。聖旨至重。若聽詐傳。他日夜半出片紙。有所指揮。將若
之何。于是并極論死。八月。御几及褥各得樂丸一躬。謝太極殿告官廟。冬十月。戶部主事海瑞上言。陛下即位
初年。敬一歲心。履冠辨分。除孔廟之像。立敬聖之祠。疼斥元世祖于國門之外。宦官外戚。悉奪其權。天下忻忻謂煥
然更始。無何而銳精未久。妄念牽之。謬謂長生可得。一意修玄。土木興作。二十餘年。不視朝政。法紀弛矣。數行推廣
事例。名器濫矣。二王不相見。人以為薄于父子。以猜疑誹謗。戮辱臣下。人以為薄于君臣。樂西苑而不返。大內人以
為薄于夫婦。今愚民之言曰。嘉者家也。靖者盡也。謂民窮財盡。靡有孑遺也。然而內外臣工。修齋建醮。相率進香。天
天桃天藥。相率表賀。陛下誤為之。羣臣誤順之。臣愚謂陛下之誤多矣。大端在玄修。夫玄修所以求長生也。竟為禹
湯文武之為君聖之至也。未能久世。不終下之方外士。亦未見有歷漢唐宋至今存者。陛下師事陶仲文。仲文則既
死矣。仲文不能長生。而陛下獨何求之。至謂天賜仙桃藥丸。怪妄尤甚。臣聞伏羲御宇。龍馬圖河。大禹隨山。神龜書
洛。天不愛道。猶日月星辰昭布森列焉。可証也。宋真宗獲天書。乾裕山孫奭諫曰。天何言。豈有書也。桃必採。乃得樂
必搗。乃成。茲無因而至。有脛行耶。云天賜之。有手授耶。然則玄修之無益可知矣。陛下玄修多年。靡有一獲。左右奸
人。揣逆聖意。投桃設藥。以謾長生理之所無。斷可見已。陛下誠翻然悟悔。日旦視朝。與輔宰九卿侍從。言官講求天

下利害洗數十年君道之誤置身堯舜禹湯文武之域使諸臣亦洗心數十年阿君之恥置身臯夔伊傅周召之列內之宦官宮妾外之陰恩叙勞多有無事而官者上之內厨內庫下之寶物貨賄多有無事而積者諸臣必有為陛下言者矣諸臣言之陛下行之在一節首間耳官之侵漁將之怯懦吏之為奸諸臣必有為陛下言者矣諸臣言之陛下行之在一振作間耳陛下為此非勞也民與物洽薰為奉和陛下性中真樂也道與天通命由我立陛下性中真壽也此理之所有可旋至立效乃縣恩服食不終之餌鑿想遠興輕舉之方切切然散爵祿疎精神求之終身而不得大臣持祿外為諛小臣畏罪面為順君道不正臣職不明此天下第一事也疏上帝大怒命逮繫瑞下鎮撫

交城王表相得白兔于藐姑射山撰頌以獻賜金衣四十五年春正月上久病不痊諭大學士徐階欲幸承天拜顯陵取藥服氣階奏止之是年冬帝崩于乾清宮詔曰朕奉宗廟四十五年享國長久累朝未有一念慊慊惟敬天勤民是務祗緣多病過求長生遂至奸人誑惑自今建言得罪諸臣存者召用沒者卹錄見監者即釋復職穆宗踐祚釋尸部主事海瑞于獄中逮方士王金陶傲申世恩劉文彬高守中陶世恩下詔獄論死

谷應泰曰宋臣李沆之言曰人主當知四方艱難不則土木禱祠次第並作而伊尹之訓太甲亦曰酣歌恒舞時謂巫風此皆豫大之良規嗣王之炯戒矣世宗起自藩服入繼大統累葉昇平兵革衰息毋亦富貴吾所已極所不知者壽耳以故因壽考而慕長生緣長生而冀神舉惟備福于箕疇乃希心于方外也爰考初政即設齋宮及其末年猶餌丹藥益游仙之志久而彌篤未有若斯之甚者也方其前星未耀玄鳥方來瑤筐誕祥高禩有應世宗信之欣然以天神可降焉于是命道士邵元節為致一真人金銀象印陪祀南郊風雨靈壇職司秘錄而且祠神紅玉分詔詔使享天青爵召視重華雖黃帝憑五城以授神人漢武帝寵文成以延方士未為過也繼又召真人張彥頰設金錄大齋則有白鶴降庭卿雲捧日去天尺五幾于呼吸可通矣然元節身死玉棺不來彥頰宅火啜酒不減而世宗之意冀遇其真復召陶仲文者拜為神仙高士徐市既去更用盧生混康以還復徵靈素即蓬萊之想愈殷祈年之觀益麗矣乃若旋風四繞則行宮果災疑獄初平即春霖早霽以至白鹿一雙獻于浙地紫芝千本貢自荆州又且雲氣降于圻壇絳桃來于御帳比之建章宮中之房露掌玉津園裏幡節樓臺以今準古史不勝書宜世宗之甘心于此也雖其後段朝用下獄被戮胡大順蓋田玉等以次伏

誅不過少翁牛腹致疑辛辛。玉杯得譴耳而仲文死後更訪異人羈縻弗絕。一至此乎更可駭者。世宗清虛學道不御萬幾好高擯權二十餘載二世居深宮而趙高柄國徽宗稱道君而蔡京專政陰行蠱惑吾無責焉至於周瑯鄭一鵬等諫之于前楊爵海瑞等爭之于後而永嘉再相同游撰詩貴溪典禮充壇監醮豈王曰附會祥符冠準依阿乾祐為國大臣洪忍宜爾耶然而世宗初御括燬佛金燒除佛骨海內喁喁想聞聖學而乃于佛則紕于道則崇崔伯深不事胡神更奉天師孔祭酒詆訶佛法心存道黨較長絮短即二氏何擇也究之金石燥烈鼎湖既有龍升王陶論死雲中不乏雞犬語云服食求神仙多為藥所誤又云君以此始必以此終吁可慨也夫

明史紀事本末卷之五十三

誅岑猛

世宗嘉靖五年夏四月姚鏞督師討田州指揮岑猛按廣西諸土族岑氏為大自稱漢岑彭後國初元安撫總管岑伯顏以田州歸附高帝嘉其誠設田州府令伯顏為知府子孫世襲三傳為岑溥溥二子長琥次即猛弘治六年琥以失愛弒溥土目黃驥李蠻發兵弒琥嗣位未定而驥與蠻構驥以猛奔梧州督府奏以猛襲其父官慮蠻方命乃檄思恩知府岑濬以兵衛猛入田州濬猛族也亦土官兵力方雄兩江洎至田州李蠻拒猛不納驥復以猛奔思恩濬留之不遣十一年都御史鄧廷瓚檄濬歸猛濬不從以兵徵之濬始釋猛督府納之田州遂與濬仇鬪十五年十月濬襲攻陷田州偽以其族子洪守之猛走免十八年都御史潘蕃奏發兵討濬賊之并誅洪改思恩為流官知府兼攝田州降猛福建平海所千戶正德初猛賂劉瑾得復為田州府同知領府事猛撫輯遺民兵威復振稍蠶食傍郡自廣嘗自言督府有調發願立功冀復故秩督府使至田州猛厚賂之眾譽猛藉甚會江西盜起都御史陳金檄猛討之猛兵大肆掠掠所至民徙村落避之賊平金疏猛功稍遷指揮同知猛冀復知府秩授官不愜初意遂怨望驕蹇督府使又不得曩者厚賂多謂猛不法猛亦恃兵力凌轢鄰府日甚或言猛反者都御史盛應期揣猛冀得猛重賂猛遂出不遜語應期怒疏猛反狀請計之未報應期去都御史姚鏞代遂再疏請征猛制曰可至是鏞遣都指揮沈希儀張經李璋張佑程鑿等五將軍帥兵八萬分道進而令參議胡堯元為監軍督之九月岑猛奔歸順州知府岑璋誅之初猛聞大軍至令其下毋交兵刻帛書寃狀陳軍門乞憐察之鏞不聽督兵益急沈希儀擊斬猛

長子邦彥諸軍繼入。猛懼謀出奔。猛婦翁岑璋歸順州知州也。以其女夫愛于猛。素憾之。欲乘間擒猛。自為功。乃誘猛走歸順。先是軍門令諸土官有能擒猛者。賜千金。爵一級。畀其平地黨惡者。移兵誅之。又恐璋為猛婦翁。或當猛召希儀。問計。希儀知璋以女失愛。故憾猛。對曰。俟旬日當得實。以復希儀。察其部下千戶趙臣者。雅善璋。乃召臣問曰。聞岑璋與猛有隙。吾欲遣說之。藉令破猛。如何。臣曰。璋多智善疑。直語之必不信。當以計說之。希儀曰。計將安出。臣曰。鎮安與歸順為世讐。曾府往使人歸順。則鎮安疑。使人鎮安。則歸順疑。公今誠遣臣徵兵鎮安。臣迂道過璋。璋必詢故。臣為好故。以死泄漏其事。璋要領可得也。希儀曰。善。乃遣臣往檄鎮安兵。臣過璋。璋果喜。迂臣曰。久不見故人。今肯念我來耶。臣默然。佯為不豫者。璋曰。趙君有嗔乎。臣曰。感故人厚意。久契濶。故迂道來。何嗔也。稍語須臾。復歎息起。璋心疑之。明日璋置酒款臣。臣愈不豫。若有沉思者。璋益疑。問故曰。軍門有意督我。過耶。臣曰。無之。璋曰。鄰壤有所控訴。將逮勘耶。臣曰。無之。璋挽臣卧内。跪叩之。臣潛然泣下。璋亦泣曰。璋死即死耳。君何秘不告我。臣乃曰。託君肺腑。有急不敢不告。然今日非君死。即我死矣。璋驚曰。何故。臣曰。督府討田州。謂君猛婦翁必當猛。令我檄鎮安兵襲君。我不言君死。我言君必驟發。為自脫計。即我泄漏機事矣。必我死奈何。璋頓首謝曰。君實生我。君不言我赤族。不悟猛取吾女。雖視之。吾何暇焉。吾欲殺猛久矣。無間也。臣曰。君心如是。蓋自列督府。匪直免禍。功有藉也。璋遂強臣稱疾留傳舍。並遣馳詣希儀所。告變。陳猛反狀。恐連及願擒猛。自效。希儀許之。遂陽使追臣返。以其事白。鑊鎖喜。乃不備璋。岑猛子邦彥守工堯。璋以姻故遣兵千人助之。實為間邦彥。欣然納之。璋則遣報希儀曰。已遣千人為內應矣。及別有識。幸勿加我。希儀許之。及戰。歸順兵先呼敗。感眾。田州兵驚潰。希儀斬邦彥。猛欲奔。璋使人招之曰。事急矣。願主君走歸順。三四夕可達安南。再圖興復耳。猛倉卒無所之。又以姻故。遂佩印走歸順。璋伴涕泣迎之。處猛別館。盛供張。列侍美女。地遠僻。左右無一田州人。璋日詭猛曰。天兵退矣。又曰。天兵聞君走交南。不敢輒加兵。交南境。遣使詣督府。請進止也。猛喜。不疑。胡堯元與諸將見希儀已破。臨欲攘其功。頗聞猛走匿璋所。遂以兵萬人擣歸順。璋亟遣人持牛酒犒師境上。而自來見諸將。頓首謝曰。猛敗。昨越歸順。欲走交南。璋邀擊之。猛目被流矢。南走。不知所之。急之恐入交南。連逆賊為變。幸緩五日。當捕致之。堯元等許之。璋歸復詭猛曰。天兵已退。非陳奏事。不自為君草封事。令人上之。如何。猛曰。固所願也。乃為疏。令猛出印。印之璋得知。猛真印所。乃置酒賀。猛樂作。持鴛酒一盃。獻曰。天兵索君。急不能庇也。請自為計。猛大怒。罵曰。悔墮此老奸計也。遂飲鴛。死。璋斬其首。并所佩印。遣使

間道馳詣軍門上之諸將聞之引還猛三子長為邦彥既敗死次邦佐邦相出亡邦彥側室子曰芝方襁褓匿民間諸惡自韋好陸綬馮爵俱被擒斬惟盧蘇王受未授首捷聞論功行賞鑄請置流官治之事下兵部覈奏從之六年五月盧蘇王受反有自右江來者言岑猛實不死糾安南莫氏入寇陷思恩矣潘省曰暮當不保于是靖江諸宗室倉皇出奔人情惶懼潘臬諸司素銜姚鎮者又倡言猛實未死鎮為歸順所給御史石金聞之遂劾鎮擄無策輕信罔上圖田州不得并恩恩而失之帝大怒落鎮職以王守仁代之先是鎮上言田州遺黨復叛再乞集兵勦捕軍興錢穀相應議處帝命動支廣東司府帑庫金錢不得自分彼我致誤事機至是守仁未至鎮候代偵知恩恩未陷欲徵兵擒蘇等自贖乃徵廣西諸司議事而銜鎮者給郵吏發檄交誤各以檄誤不至鎮竟不獲集兵而去七年春正月王守仁將至田州調集湖兵數萬人南下諸土目皆憚之守仁乃自設晦示以無事及南抵甯見盧蘇王受勢熾度不可卒滅乃使人招諭使來輸罪會有造浮言誑蘇受欲取其賄者蘇受疑懼不即來守仁遣使慰諭之且與之誓蘇受言來見必陳兵衛又欲易軍門左右祇候皆盡以田州人守仁許之蘇受乃期日來見感兵自衛守仁數罪筆之蘇受表甲受筆已而諭歸侯命守仁乃上疏言思田久苦兵革民間已不勝況田州外捍交趾縱使克之置流官兵弱財匱恐生他變岑氏世有功治田州非岑氏不可請降田州府為田州官猛子邦相為判官以盧蘇王受為巡檢別立思恩府設流官統之帝皆從焉乃命邦相歸田州盧蘇等各之官田州以甯守仁復薦布政使林富為巡撫都御史張祐為總兵官鎮廣西守仁乃往南甯三月王守仁檄盧蘇王受等攻斷藤峽八寨盜賊盡平之兩江底定守仁上言盛稱蘇受等功大獲賞賚時兵部侍郎張璁及桂萼言守仁處田州非是上頗疑之十三年秋九月巡檢盧蘇殺田州判官岑邦相先是林富代王守仁為提督奏言思恩改設流官二十年兵不得罷田州決非流官所能控禦竟王守仁前議降田州為州治以邦相為判官命副總兵張佑鎮之許以三年而代時邦相年十五六張佑兒子畜之盧蘇自矜功大專橫邦相不能平遂有隙會張佑將代去望邦相厚賂已邦相賄之不滿意佑遂與盧蘇比欲沮奪邦相乃購得邦彥子芝育之別所邦相時欲殺之佑不果代留鎮底芝得免尋佑中邦相毒卒芝奔梧州督府都御史陶諧畜之至是盧蘇遣其黨刺邦相不克邦相與土目羅玉等伐盧蘇事覺蘇伏甲擒斬羅玉遂劫諸土目攻邦相執而殺之燔其屍賂陶諧言邦相病死無後乃立芝遣歸田州于是猛仲子邦佐

爭立而鄰府諸土官皆不平盧蘇叔主也合兵助邦佐攻田州入之蘇走免亂復大作兩江震駭諸遣人諭諸土官曰邦相實病死盧蘇何與而爾等自相殘害也亡何謂以憂去都御史潘旦蔡經相繼代皆曰思田苦兵革久矣朝廷今復以盧蘇故與問罪之師征伐當何時已乎朝議下核實副使葉傑參議陳大珮曰盧蘇稱亂殺主罪安可盡赦也縱宥之不誅當以上聞令立功贖罪耳經不聽上言邦相不孝奪其母田又虐殺其部下盧蘇因眾怨殺之朝廷遂置蘇不問仍官芝等如故于是兩江土官聞之莫不解體

谷應泰曰田州為粵西南徼蠻瘴荒裔不足重輕後失安南議者稍視田州為南海外屏欲寄重焉岑氏世守田州自弘治六年岑猛父膏逆鎮身逼強鄰間關奔走存邢遷衛朝廷視恩至渥也至十八年岑睿始懸首藁街正德中岑猛始克復舊業黎季式微重耳河水猛身扞天朝不忘舊德分固應爾而乃魯惠入絳邊絕秦關衛燬盧曹坐觀齊亂猛之單騎棄軍仰藥逆旅天亡之矣孰猛桀驁性成反形未見追兵四集猶勅下勿交鋒裂帛書免上狀軍門亦云哀已而雲夢陳兵決收韓信陳平奏詔竟斬舞陰姚鏌輕于討賊重于受降信于請兵疑于對壘猛既免死不自鏌亦功名不終猛負國恩而身歿鏌貪軍功而官奪天道好還適相當也至盧蘇王受之反覺本姚鏌夫又似由新建蓋新建於田恩厭苦兵革曲撫盧王立岑氏之後設田州之官陰假戰功陽羈蘇受而所舉張佑貪賄比匪種禍岑族張佑既隕邦相之毒邦相旋膏蘇受之戈沈王構惡義真必棄關中鍾鄧相傾姜維幾反蜀道新建寄托不終識者微有憾焉而繼佑來督者陶諧也邦相賊殺鎮臣朝廷寢而不問蘇受執殺州主大臣陽言病亡大天南未郡不知天子寵靈式憑皆懸督府張佑索表不與拘執唐侯陶諧寶賂亟行遂黨言僕處置舛錯刑賞乖張貽笑蠻方損傷國體君子知明細不振先在遠彝矣要之姚鏌之非在于捕反太急而貽謨者索賄之威應期陶諧之罪在于有賊不討而貽謨者亦索賄之張佑官務賄章邊釁日急故皇甫安邊奏免墨吏奉仙載寶僕固稱兵好利亡國好色亡身古今龜鑑蓋不誣矣

嚴嵩用事

嘉靖十五年冬十二月以南京吏部尚書嚴嵩為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時禮部選譯字諸生嵩至即要貨賄已而苞苴過多更高其價御史桑喬列其狀請罷黜之嵩乃疏辨未免帝曰卿所云為人臣于今日幸皆觀望禍福必

使人主孤立自勞。此言已盡。但盡心翼贊。以副簡任。不必復辭。高言得甚。給事中胡汝霖復劾其穢行。既彰。招致論列。不得飾詞自明。以傷大體。帝乃令以後大臣被劾。宜自首脩。勿得疏辨。高懼。益為恭謹。以媚上。

十六年秋九月。禮部尚書嚴嵩劾。應天試官品。隳文字。不書名。大不敬。大學士夏言又謂。策以戎祀為問。多譏訕語。當實于理。遂命官校逮繫。典試官江汝璧。歐陽衢。下詔獄。其提調官孫懋。楊麒。何宏。沈應陽。俱命南京法司。即訊同試官舒文奎等。各行所在。巡按即訊。貢士不得應試。南宮。十一月。嚴嵩摘廣東試錄。有體存故。可以厚本。用利故。可以明微。厚本故。可以合同。明微故。可以鼓舞等語。參錯不經。飛衛紀昌。道遇交射。及黃郊紫微。碧虛子之問。答詭異尤甚。且中庸畢命二篇。不道口指。俱戾體格。帝怒。命監臨余光法。司鞠問。提調陸杰。余鑑。監視。將塗鄆守愚。巡撫都御史鞠問。試官王本才等。各巡按官鞠問。貢士不得赴試。南宮。

十七年夏五月。通州致仕同知豐坊。上言。請復古禮。尊皇帝。廟號稱宗。以配上帝。下禮部集議。嚴嵩上言。萬物成形于秋。故王者秋祀明堂。以父配之。自漢武追唐宋諸君。莫不皆然。主親親也。若稱宗之禮。則未有帝室而不祔太廟者。恐皇考有所不寤。帝悅。已而嵩復向上旨。請尊文皇帝稱祖。獻皇帝稱宗。上從之。乃尊太宗文皇帝為成祖。皇考獻皇帝為睿宗。配上帝。詔天下。詳更定。

十八年二月。景雲見。夏言願。鼎臣以聞。嚴嵩請帝御朝。受羣臣賀。高乃作慶雲賦。及大禮告成。頌上之。詔付史館。帝南幸。嚴嵩從。賞賚優渥。與輔臣等。高以秦喬胡汝霖。故慚。且恨。因于帝前。以他事自白。且激怒帝。

十九年春正月。巡按雲南御史謝瑜。上言。嚴嵩為秦喬。所劾。不自咎責。反謂贊議明堂。扈蹕南幸。為諸臣所嫉。將以揚已功。激聖怒。籍眾口。且臣以嵩之可論。難以枚數。選譯字諸生。通賄無算。宗藩有所陳乞。每事徵索。故王府胥吏。交代動以千計。至于齋詔官役。去索重賄。旋索土物。收買內外童子。充斥家庭。豈宗伯大臣所為乎。嵩不以此自省。而巧佞誣罔。何奸邪無賴至此也。不報。

二十年秋七月。交城王絕。輔國將軍表。相謀襲之。遣校尉任得貴。至京。以黃金三千兩。賂嚴嵩。復賂儀制司令史徐旭。及王府科胥人。皆受焉。高乃題覆從之。東廠邏卒。執其籍以聞。下法司問。受賂者皆戍邊。高無恙。既而永壽共和王庶子。惟燧。與嫡孫懷燧。爭立。以白金三千兩。賂高。亦受之。為覆允。永壽。莊僖王妃。遣人擊登聞鼓。奏訴。于是御史葉經。劾高貪狀。乞賜敕正。高急歸。誠于帝。帝憫之。乃曰。表相惟燧。龍爵。應否。行所司勘之。高安意任事。勿以介意。

二十一年夏六月大學士夏言罷言與嚴嵩同鄉稱晚進以議禮驟貴嵩謹事之言不為下時嵩為禮部尚書初見寵信欲入閣而言阻之遂有劾會言坐夫自當罷呼嵩與謀而嵩已造上所幸秉一真人第謀持言言覺之屬所善者劾嵩時上已心愛嵩攻益力上益憐之上在西苑齋居許入直諸貴人得乘馬言獨用小腰輿以乘上恠之勿言會上不欲翼善冠而御香葉巾命尚方倣之製沉水香為五冠以賜言及嵩等言密揭謂非人臣法服不敢當上大怒嵩于召對日故冠香葉而冒輕紗于外令上見之上果悅留嵩慰諭甚至因泣訴言見凌狀上怒即下救逐言科道官以失職不糾降調奪秩者七十三人秋八月以禮部尚書嚴嵩為武英殿大學士參預機務仍掌部事吏科都給事中沈良材御史童漢臣等首論嵩奸污不當乘君子之器南京給事中王燁御史陳紹等復論嵩并及子世蕃同惡相濟關通首直動以千百計嵩疏辨乞休帝優詔百餘言慰留之賜嵩銀記曰忠勤敏達賜其家藏圖書之樓曰瓊翰流輝奉玄之閣曰延恩堂曰忠弼冬十月給事中童漢臣伊敏生喻時等再上疏論嚴嵩巡按四川御史謝瑜上言堯舜相繼百四十年誅四凶而陛下數月之間轉移之頃四凶已誅其二如郭勛胡守中而其二則張瓚嚴嵩是也請陛下奮乾斷亟謹之以快人心于是嵩復上疏乞罷帝慰諭留之已而謝瑜童漢臣俱以他事謫去二十二年夏四月嚴嵩解部事嵩既入內閣獨弄威柄內外百執事有所建白俱先白嵩許諾然後上聞于是副封首直輻輳其戶外大學士程鑾位望先嵩而勢實不競遂至不能給事中周怡上疏論之語多侵嵩疏入下獄已而鑾以二子侍第削籍去秋九月遼山東巡按御史葉經廷杖死初經劾嚴嵩受表相惟熿賂嵩銜之及經監山東鄉試嵩摘試錄中有諷上語激帝怒逮之至京杖闕下死布政使陳儒以下皆遠謫自是中外益側目畏嵩矣二十三年秋八月以吏部尚書許讚禮部尚書張璧為文淵閣大學士嚴嵩事取獨斷不相關白讚論之嵩乃上言獨蒙宣召于理未安往歲夏言惡與郭勛同列以致生隙夫臣子比肩事主當協恭同心不宜有此嫌異今諸閣臣凡有宣召乞與臣同如祖宗朝蹇夏三楊故事嵩蓋欲示厚同僚且明言妬也二十四年夏五月出南京吏部考功郎中許應旂補外職初嚴嵩入內閣南京給事中王燁首劾嵩于是言者踵至嵩恨之是春大計京官嵩令所私尚寶丞諸傑移書應旂使點燴應旂執傑使并其書白尚書張潤欲以奏聞潤止之釋其使而傑先為南京兵部主事有貪聲于是尚書潤及都御史王以旂并黜之常州守符驗故留臺御史也亦在所黜嵩乃嗾御史桂榮劾應旂以私怨黜本郡守謫補外十一月許讚削籍去十二月復召夏言入閣自嚴

嵩人相同事者多罷去。嵩獨相以太廟工成，加太子太師。後帝微聞其橫，厭之。于是詔起夏言，言至盡復其原官，且加少師，位在嵩上。言有所擬旨，行意而已，不復顧問。嵩亦唯唯，雖斥逐其黨，不敢救。心甚恨之。是時嵩于世蕃為尚寶司少卿，通賂遺，且代輪戶轉納錢穀，多所朘削。言知之，欲以上聞，嵩懼甚。擊世蕃詣言求哀，言稱疾不出。嵩賂其門者，直走言榻下，及世蕃長跪泣謝，言遂置不發。嵩又子愈恨之，會御史陳其學以鹽法論都督陸炳，言擬旨令陳狀，炳等造言請死，有所進案，皆長跪而解。嵩知之，日與謀傾言，言不悟。上左右小璫來，言恆僕視之，詣嵩必執手延坐，持黃金置其袖中，故璫輩爭好嵩而惡言。上或使夜瞰嵩，言多酣寢。嵩知之，每夜視青詞草，初言與嵩俱以青詞得幸，至是言已老倦思，令幕客具草，不復簡閱，每多舊所進者，上輒批之地，而左右無為報言。嵩則精其事，愈得幸，言以是益危。

二十六年秋七月，以尚寶司少卿嚴世蕃為太常寺少卿，仍掌尚寶司事。世蕃納賄日盛，高憚夏言知之，乃疏遣世蕃歸，帝特命馳驛往還。世蕃益橫。

二十七年春正月，夏言罷。嵩既罷，言都督陸炳亦怨言，持已陰比嵩圖之。會都御史曾銑議復河套，言主之，而高則極言其不可，語頗侵言，及言請給誓劍，得專裁節帥以下，上亦稍稍惡之。會澄城山崩裂，又京師大風，上益疑以套議問嵩，嵩因詆言擅權自用，及退復上疏劾銑開邊起釁，言雷同誤國，并自求去甚力。上溫旨留嵩，而切責言。于是吏部尚書聞淵禮部尚書費宗左都御史屠僑皆謂言誤國，帝乃命緹騎捕銑至京，因盡奪言師傅，俾以尚書致仕。三月，殺都御史曾銑，銑既被逮，嚴嵩復令仇鸞計之，刑部侍郎詹翰左都御史屠僑錦衣衛都督陸炳阿嵩意，謂銑行賄，夏言論斬西市。冬十月，殺大學士夏言，先是言既歸，舟至丹陽，復就逮。至京，上疏極陳為嚴嵩所陷，帝不聽。刑部尚書喻茂堅據曾銑律以請，而謂言實當入議，所謂議實議能者，帝怒，責茂堅等，阿附言，值居庸報警，嵩復以開釁力持，竟坐與銑交通律，棄西市。言既死，大權悉歸嵩矣。十二月，給事中厲汝進劾嚴嵩及子世蕃奸惡，謫為典史，尋以大計削籍。

二十八年五月，杖給事中沈束于闕廷。初，大同總兵周尙文屢立邊功，卒其家，奉束與典，不報。沈束上疏請卹尙文，語侵嚴嵩，嵩走乃下束法司訊鞫，法司論贖刑上。嵩恨未世，仍予廷杖，長繫鎮撫司。

二十九年夏六月，以仇鸞為宣大總兵，鸞坐廢已久，以重賂嚴世蕃得之。八月，加嚴嵩上柱國，高力辭，謂人臣無

上引郭子儀不敢當尚書令為比帝悅進嚴世蕃為大常寺卿仍行尚寶司事 俺答薄都城令人持書入朝承入貢言多恃慢上召嚴嵩及禮部尚書徐階于西苑曰事勢至此奈何嵩曰此躬寇乞食耳母足事帝曰何以應之嵩無以對乃命階具奏臣議司業趙貞吉抗言其不可帝壯之予金五萬募戰士而救中無督戰語不得統諸將因謁嵩嵩故與貞吉有却辭貞吉怒會通政趙文華趨入謂曰公休矣天下事當徐議之貞吉愈怒罵曰汝權門人何知天下事叱守門者嵩大恨已而貞吉軍騎出城徧諭諸營將諸將皆感奮而大將軍仇鸞獨難之比復命嵩謂貞吉狂誕且追論其申理周尚文沈束非是廷杖謫嶺南殺兵部尚書于汝變初俺答薄都城嵩授汝變計謂地近喪師難掩當令諸將勿輕戰寇飽自去諸將固怯戰輒相謂曰有禁勿戰故民間歸罪汝變及被逮嵩恐露前書給曰母慮吾為若地汝變信之弗自辨臨刑乃大呼曰賊嵩誤我遂棄市冬十二月帝以俺答故詔羣臣令人盡言刑部郎中徐學詩上言外攘之備在急脩內治內治之要貴先正本原今大學士嵩位極人臣貪瀆無厭內而勛貴之結納外而羣小之趨承輔政十年日甚一日釀成敵患其未有漸而嵩泄世自得諛引佳兵不詳之說以謾清問縱于世蕃受失事李鳳鳴金使任薊州總兵又受郭琮金使補漕運私徒南還輜車數十乘駟車四十乘洛河樓船十餘艘載而歸悉假別署封識以誑道路嵩謀已得如君父何今士大夫語嵩父子無不嘆憤而莫有一人敢抵牾者誠以內外盤結上下比周積久而勢成也世蕃狡警擅執父政凡諸司奏請稍涉疑畏者必關白然後上聞蓋嵩之機械足以先發制人利執足以廣交耳目乘機構陷足以平風脅眾又詞便捷足以飾非強辯精神敏給揣摩巧中足以趨避利害而彌縫闕失私交密會合色脂言足以結歡當路而緘奪人口故凡諸論嵩者嵩雖不能顯禍之于正言直指之時亦必托事假人陰中之于遷除考察之際如給事中王燧陳愷御史謝瑜童漢臣等當時已蒙聖恩寬宥今則安在天下之人視嵩父子如鬼如蜮不可測識痛心疾首敢怒而不敢言者誠畏其陰中之也臣請亟罷高父子以清本源疏入帝謂其乘間報復下鎮撫司拷訊斥為民

三十年春正月杖錦衣衛經歷沈鍊于闕廷初俺答薄都城求通貢趙貞吉以為不可鍊在眾中申貞吉指不休吏部尚書夏邦奇目之曰何小吏而言若是鍊曰大吏弗言故小吏言之已而上疏請以萬騎護陵寢萬騎護通州軍儲而合勤王師邀擊其情歸必大捷是時大學士高用事數請格邊檄不以上聞故鍊書奏不報鍊乃抗疏言高受國重任貪婪愚鄙不聞詔諫方畧治國安邊惟與子世蕃為全家保妻子計以朝廷之賞罰為己出故人皆計高愛

憎不知朝廷恩威因歷數其十大罪請戮之以謝天下詔以鍊誅誣大臣廷杖之謫田保安三月大討京官嚴高授指吏部中傷善類甚眾以徐學詩劾己削籍并黜其兄中書舍人應豐吏部奏上帝察其枉留之然亦不問三十一冬十月御史王宗茂疏論嚴高負國大罪八帝謂其狂率謫平陽縣丞三十二年春正月朔日食陰雨不見巡按御史趙錦請罷高以應天變疏上帝方以供奉青詞悅高命逮繫錦衣獄久之削籍為民兵部員外郎楊繼盛上疏論嚴高十大罪五奸畧曰方今在外之賊為俺荅在內之賊惟嚴高賊有內外攻宜有先後未有內賊不去而外賊可除者故臣請誅賊高當在勤絕俺荅之先高之罪惡徐學詩沈鍊王宗茂等論之已詳然皆止言貪污之小而未嘗發其僭竊之大去年春雷久不聲占云大臣專政夫大臣專政孰有過于嵩者又冬日下有赤色占云下有叛臣凡心背君者皆叛也夫人臣背君又孰有過于嵩者如四方地震與夫日月交食之變其災皆感應賊高之身乃日侍左右而不覺上天警善之心亦恐怠且孤矣不意陛下聰明剛斷乃甘受高欺人言不信雖上天亦警亦不省悟以至于此臣敢以高之專政叛君十大罪為陛下陳之我太祖高皇帝詔罷中書丞相而立五府九卿分理庶政殿閣之臣唯備顧問視制草故載諸訓有曰建言設立丞相者本人凌遲全家處死及高為輔臣儼然以丞相自居挾一人之權侵百司之事凡府部題覆先面稟而後敢啟稟高之直房百官奔走如市府部堂司高指使絡繹不絕一或少違顯禍立見及至失事又駕罪于人其高無丞相之名而有丞相之權有丞相之權而無丞相之責壞祖宗之法一大罪也權者人君所以統御天下之具不可一日下移高一以票本自任遂作威福用一人即先謂曰我薦之也罰一人則又號于眾曰此得罪于我故報之也羣臣感高其于感陛下畏高甚于畏陛下竊君上之大權二大罪也人臣善則稱君過則歸己今陛下苟有一善高必令于世蕃傳于人曰上故無此意我議而成之將聖諭及高所進揭帖刻板刊行為書名曰嘉靖疏義欲使天下後世謂陛下所行之善盡出于彼而後已掩君上之治功三大罪也陛下之令高票本蓋取君逸臣勞義也高何所取而令于世蕃代票又何所取而約諸義子趙文華等群會而擬題疏方上滿朝紛然既下若合符契如錦衣衛經歷沈鍊劾高疏發大學士李本擬旨本即叩之世蕃乃同趙文華自擬以上此人所共知也高既以臣而弄君之權世蕃復以子而弄父之柄京師有大丞相小丞相之誣縱姦子之僭竊四大罪也邊事廢壞自原于功罪賞罰之不明高為輔臣欲令孫冒功于兩廣故置其表侄歐陽必進為總督朋奸比黨將長孫嚴效忠冒功奏捷遂陞鎮撫效忠告病嚴鵠襲代

加陞錦衣千戶。效忠嚴鵠皆世蕃養乳與子。官朝廷之軍功。五大罪也。仇鸞總兵甘肅。以貪虐論革。世蕃乃受鸞
 重賄薦為大將。後知陛下疑鸞。遂互相誹謗。以掩初迹。是通寇者逆鸞。而受賄引用鸞者。高與世蕃也。進不肯蒙顯
 戮。引恃逆之奸臣。六大罪也。俺荅犯內深入。兵法擊其情歸。高乃曰。京邊不同勢。敗于邊可掩。敗于京不可掩。且俺
 荅飽自退耳。故丁汝夔傳令不戰。及汝夔臨刑。而後知為高所給。誤國家之軍機。七大罪也。刑部郎中徐學詩以論
 劾高。世蕃革任為民矣。又于考察京官之時。罷其兄中書舍人徐應豐。戶科給事中厲汝進。以劾高。世蕃降為典史
 矣。高才考察外官之時。逼吏部削汝進籍。夫考察巨典也。陛下持之以激厲天下之人心。賊高竊之以中傷天下之
 善類。亂黜陟之大柄。八大罪也。府部之權皆撓于高。而吏兵二部。尤大利所在。將官既納賄于高。不得不剝削軍
 士。有司既納賄于高。不得不濫取于百姓。皇上雖累加撫卹。豈足以當高殘虐之害。臣恐天下之患。不在塞外。而在
 域中。夫天下之人心。九大罪也。先朝風俗淳厚。近自逆瑾用事。始一少變。至高為輔臣。守法度者以為固滯。尚巧滑
 者以為通材。屬節介者以為矯激。善奔走者以為練事。風俗之壞。未有甚于此者。壞天下之風俗。十大罪也。高有十
 大罪。昭人耳目。以陛下之神聖。而若不知者。蓋有五奸以濟之。高知陛下之意。向者莫過于左右侍從。厚以賄結
 之。聖意所愛憎。高皆預知。以得遂其逢迎之巧。是陛下之左右。皆高之間諜。其奸一通政司納言之官。高令義子趙
 文華為之。凡疏到必有副本送高。世蕃先閱而後進。早為彌縫。是陛下之納言。乃高之鷹犬。其奸二。高既內外周密
 所畏者。嚴衛之緝謗也。高則令世蕃籠絡嚴衛。締結姻親。陛下試詰高所娶者誰女。立可見矣。是陛下之爪牙。乃高
 之爪葛。其奸三。嚴衛既已親矣。所畏者科道言之也。高于進士之初。非親知不得與中書行人之選。知縣推官。非通
 賄不得與給事御史之列。是陛下之耳目。皆高之奴隸。其奸四。科道雖入其牢籠。而部臣如徐學詩之類。亦可懼也。
 高又令子世蕃將各部之有才望者。俱網羅門下。各官少有怨望者。高得早為斥逐。是陛下之臣工。多高之心腹。其
 奸五。夫高之十罪。賴此五奸以濟之。五奸一破。則十罪立見。陛下何不忍割一賊臣。顧忍百萬蒼生之塗炭乎。陛下
 聽臣之言。察高之奸。或召問二王。令其面陳高惡。或詢諸閣臣。諭以勿畏高威。重則置之憲典。以正國法。輕則諭令
 致任。以全國體。內賊去而後外賊可除也。疏奏。帝怒。其引用二王。命繫錦衣獄。詰訊主使者。繼盛曰。盡忠在己。豈必
 人主使乎。又問引用二王故。繼盛大言曰。奸臣誤國。非二王。誰不畏高者。獄具杖百。送刑部尚書何喬受高意。欲坐
 以詐傳親王令旨。即中史朝賓曰。疏中但云二王亦知高惡。原無親王令旨。三尺法豈可誣也。高怒。降朝賓為高郵

判官侍郎王學益助成其說。竟坐絞繫獄。二月。建兵部郎中周冕下詔獄。初。楊繼盛劾嚴嵩父子。言及歐陽必進。竄嚴效忠名。冒功濫擢事。必進上疏辨。請下兵部查覈。世蕃乃自為題草。遣人遺武選司郎中周冕。欲冕依草上覆。冕奏之。畧曰。臣職司武職。敢以冒濫軍功一事。為陛下陳之。按二十七年十月。據通政司狀。送嚴效忠年十有六。考武舉不第。志欲報效。本部資送兩廣聽用。次年據兩廣總兵平江伯陳圭及都御史歐陽必進題。瓊州黎寇平。遣效忠奏捷。即援故事。授錦衣衛鎮撫。無何效忠病廢。嚴嵩以親弟。應龍又言效忠前斬賊首七級。例宜加陞。遂授千戶。問效忠為誰。曰。嵩之廝役也。鵠為誰。曰。世蕃之子也。不意嵩表奉百僚。而壞朝亂紀。一至于此。今蒙明旨。下本部查覈。世蕃猶私創覆。蓋虛遺臣。欲臣依草覆奏。天地鬼神。照臨在上。其草見存。伏望聖明。特賜究正。使內外臣工。知有不可犯之法。流入帝以冕為挾私。逮繫詔獄。削籍。嚴嵩以十五載考滿。錄其二子。又以京師外城完。嵩與有間。視勞。遷世蕃為工部左侍郎。嵩辭。帝諭以脩城贊玄。實為忠首。不允。三十三年春。倭寇浙江。工部侍郎趙文華請禱海神殺賊。遂遣文華如浙。初。文華為主事。有貪名。出為州判。以賄嵩。得復入為郎。未幾改通政。與嵩子世蕃比。周嵩復目為義子。不二年。擢工部侍郎。至是往浙。凌轢官吏。搜括財物。公私苦之。

三十四年冬十月。殺兵部員外楊繼盛。初。仇鸞既誅。上思繼盛言。自謫所。月餘。遷主事。隨改兵部武選司員外。繼盛嘗感激思報。妻張氏曰。公休矣。一鸞困公幾死。今相公高。父子自鸞也。公何以報為。休矣。且歸耳。繼盛不聽。密具疏。疏成。上方怒。逮諸言官。乃更越十五日而齋。齋三日。乃上。竟得罪。繼盛每出朝。審諸內臣。士庶夾道擁視。共指曰。此天下義士。又指其三木。竊嘆曰。奈何不以此囊。高頭司業。王材詣高。曰。人言藉藉。謂繼盛且不免。公不憂萬世邪。高曰。吾行當救之。令其子世蕃謀之。胡植即懋。懋曰。此養虎自遺患也。植亦言不可。高遂決。乃以張經李天寵疏覆奏。附繼盛于尾。上覽之。謂江南釀寇遺患。遂下旨行刑。是歲論大辟。當刑者凡百餘人。詔決。九人而繼盛與焉。將刑。張氏疏言。臣夫諫阻馬市。預伐仇鸞。聖旨薄譴。旋因鸞敗。首賜前雪。一歲四遷。臣夫啣圖報。誤聞市井之言。尚徂書生之見。妄有陳說。荷上不即加戮。俾從吏議。杖後入獄。剖肉二觔。斷筋二條。日夜籠枷。備諸苦楚。年荒家貧。臣紡績供給。兩賜奏。俱蒙特宥。今混入張經疏尾。奉旨處決。倘以罪不可赦。乞將臣梟首。以代夫命。夫生一日。必能執戈矛。禦魑魅。為疆場效命之鬼。以報陛下。奏人為嵩所抑。不得達。蓋殺諫臣自此始。由是天下益惡嵩父子矣。

三十五年春正月趙文華自江南還京與吏部尚書李默構隙知默與高巽疏劾之摘其部選策題有漢武征四夷而海內虛耗唐憲復淮蔡而晚業不終為謗訕上怒收繫獄拷訊竟死獄中高德文華擢為工部尚書加太子太保

二月以大學士李本攝吏部事本疏諸臣百十有三人別為三等其上二十八人吳鵬趙文華嚴世蕃等其中七十人馮懋卿徐履祥等其下十五人宜斥免乃葛守禮文守淳等多可大用者時論非之十一月連總兵俞大猷

下錦衣衛獄大猷不善滑刺世蕃怒其不附已授胡宗憲意論其失事故有是逮連至天猷假貸三千金餽世蕃得不死罷職發大同立功時有建議劄州增設戶部侍郎督糧練兵者嚴嵩佯以推趙自吉且召之飲酒詭曰是行非公不可自吉曰人臣之義死生以之酒半自吉徐曰今戶部侍郎督糧督京運乎抑民運乎若二運已有職掌徒增擾

耳况兵之不練其過宜不在是縱十戶侍出無益也嵩作色而罷嗾其黨張益劾之奪官去十二月賜大學士嚴高免朝賀准入直西苑仍賜腰輿先是賜得乘馬入禁至是復加恩寵為異數云

三十六年冬十月楊順路楷殺前錦衣衛經歷沈鍊初鍊既編保安即子身至里長老問知鍊狀咸大喜遣其子弟從學鍊稍與語忠義大節乃爭為鍊譽高以快鍊鍊亦大喜日相與譽高父子以為常嘗東為偶人三目為林甫

檜及高而射之語稍稍聞高父子銜之而侍郎楊順來為總督故高黨也應州之役多殺邊民掩敗鍊怒讓之且為樂府以誚順順大恚以其私人經歷金紹曾指揮羅鎧走世蕃所白之且謂鍊結死士擊劍習射將以間而取若父子世蕃曰吾固知之即以屬巡按御史李鳳毛鳳毛諤為謝曰有之竊陰已解散其黨矣鳳毛得代歸而御史路楷

來又嵩黨也世蕃為酒壽楷而使謂順曰幸為我除吾場楷至則與順合策捕諸白蓮教通叛者竄鍊名籍中以叛聞下兵部議尚書許論不為申理嵩竟殺之籍其家高乃予順一子錦衣千戶楷遷太常卿順猶快快曰丞相猶有

所不足乎謀之楷復取鍊二子杖殺之併繫其長子襄順楷敗乃得脫十二月趙文華罷文華自浙歸私行珍寶于嵩天嬪及世蕃至入內室叩首嵩妻高妻勞苦文華謂相公尚不能為即君易腰帶耶兼以李默故高亟稱文華

于帝進位尚書躡加太子太保然文華得寵者乃稍欲結知帝不稟嵩命一日密進藥酒方言授之仙飲可不死獨臣與嵩知之帝曰嵩有是方不奏乃文華奏我高聞之大懼且恨立召文華問之曰若何所獻對曰無有高取疏示之文華慚頓首謝罪高怒不令起呼左右拽出令門者毋得為文華通文華日憂懼不知所出從世蕃乞憐為白夫人夫人以其兒也憐之一日高休沐諸義兒及世蕃咸候起居置酒堂上高夫人上坐義兒及世蕃侍列文華遙望

不得入乃曲賂左右伏軒櫺下酒中夫人曰今日舉家在座何少文華高喜曰阿奴負人那得在此夫人因死轉暴
白嵩色微和文華竊望見遽走入伏席前涕泣高不得已遂留待飲然意未慊也又文華初賂世蕃金絲幕一具其
姬二十七人皆寶髻一世蕃以為薄恨之乃為疏草使上引疾歸帝從之而是時帝方脩玄以其疏中有病語怒削
其職子成邊

三十七年三月給事中吳時來上疏劾嚴嵩輔政十二年引用匪人邊事日壞令其子世蕃入直干預國政窺覬幾
微以市私恩引其親屬家為又選郎中方祥為職方郎中比周為奸公行賄賂進退一人行止一事必關白世蕃不
論賢否是非唯視所入多寡如趙文華南還餽遺數萬猶為未足而授卓引疾張經被逮行金五千及聖斷不貸而
為治裝賄卹王汝孝失律以三千而得遣戍蔡克卿撫淮陽以三千而轉地卿楊順誤國而三陰其子吳嘉會情邊
侵冒而驟遷二官邊事之不振由于軍民之困窮軍民之困窮由于上官之貪縱上官之貪縱由于謀國之匪人拔
本塞源之喻願皇上察之主事張紳重傳策亦交章論之俱下獄廷杖謫成嶺南

三十八年夏五月逮總督侍郎王忬下獄論死嚴嵩以忬歷楊繼盛死銜之忬子世貞又從繼盛遊為之經紀其喪
弔以詩嵩因深憾忬嚴世蕃嘗求古畫于忬忬有臨幅類真者以獻世蕃知之益怒會灤河之警鄢懋卿乃以嵩意
為草授御史方輅令劾忬嵩即擬旨逮繫爰書具刑部尚書鄭曉擬謫戍奏上竟以邊吏陷城律棄市

三十九年夏六月以都御史鄢懋卿總理天下鹽運懋卿益通賄無虛日御史林潤劾其貪冒五罪懋卿疏辨不問
四十年春正月以萬壽宮災命大學士徐階工部尚書雷禮興工重建先是嚴嵩在內閣凡御札下問辭旨未與西
苑玄脩聖躬卧起不常外廷得失時屢于懷內侍傳出或早或暮嵩毫而智昏多瞠目不能解世蕃一見躍然揣摩
曲中據之奉谷悉當上意又陰結內侍纖悉馳報必重資每事必先有以待上益喜蓋上不能一日亡嵩嵩又不
能一日亡其子也嵩政既久諸司以事請裁嵩必曰與小兒議之甚曰與東樓議之東樓世蕃別號也世蕃益自恣
一時無行之士清帥墨吏羣然趨之高妻歐陽氏嘗語嵩曰不記鈐山堂二十早清寂耶嵩甚愧之取世蕃九嚴歐
陽氏卒世蕃當喪歸高上言臣老無他子乞留侍許之以孫鵬代行世蕃因大佚樂干預各司事如故然不得入
直房代議間飛札走問則世蕃方擁諸姬狎客徵逐胡盧不甚了了亦不能得當如往時中使守直房迫促高引領
待片紙不得至乃自以意對既至追還復改大抵故步皆失上不擇頗聞世蕃淫縱心惡之會方士監道行以扶鸞

見得幸。上以為神。一日從容問輔臣賢不道行。遂詐為其仙對。具言嵩父子弄權狀。上曰。果爾。上玄何不殛之。詔曰。留待皇帝正法。上默然。適萬壽宮災。宮在西苑。上自壬寅宮變。即移于此。不復居大內。忽火作。乘輿。服御皆燬。上暫居玉熙宮。隘甚。邑不樂。廷臣請遷大內。上以列聖夏駕于此。不報。嵩請徙南內。故英宗幽錮所也。大不樂。次相徐階與尚書禮疏。并力營新宮。上喜報允。自是凡軍國大事。悉諮之。階間有及嵩者。不過齋醮符籙之類而已。十二月。吏部尚書吳鵬罷。嚴嵩黨也。先是御史耿定向劾其六罪。故罷。高復為所親。歐陽必進代之。未久亦歸。禮部尚書袁煒。太子太保。入閣參預機務。時帝漸有疑嵩音。密諭徐階舉堪輔政者。階密奏曰。人君以論相為職。陛下斷自宸衷。則窺伺陰阻之私自塞矣。帝從之。遂有是命。

四十一年三月。萬壽宮成。加大學士徐階少師。任一子袁煒少保。嵩加祿百石而已。五月。嚴嵩罷。猶給歲祿。繫其子世蕃詔獄。以御史鄒應龍為通政司參議。初嵩見張璠夏言以言禮驟貴。乃從災興獻帝稱宗。附太廟。春。遇日。隆人言不復入。自徐學詩王宗茂楊繼盛沈鍊吳時來張紳董傳策或死或戍。縉紳側目不敢言。至是徐階日親用事。廷臣多知之。未發。御史鄒應龍欲具疏。一夕夢出獵。見一高山。射之不中。東有培壘樓。其下甚將。樓俯平田。有米草覆其上。一注矢拉然醒而悟曰。此小兒東樓之兆也。遂上疏劾世蕃數其通賄賂行諸不法狀。乞置于理。因及嵩植黨蔽賢。溺愛惡子。且曰。如臣言不實。願斬臣首。懸之藁竿。以謝世蕃父子。帝覽之心動。命嵩致任乘傳去。而下世蕃于理。擢應龍嘉其敢言。世蕃因行金內侍云。鄒應龍疏皆監道行世之帝怒。并逮道行。鄒懋卿萬家復私致道行。許以金。令其妻罪徐階。則無事矣。道行大言曰。除貪官自是皇上本意。糾貪罪。自是御史本職。何與徐閣老事。懋卿家懼乃囑法司量坐世蕃贓銀八百兩。擬罪上請。于是成世蕃雷州衛子嚴鵠嚴鴻及其爪牙羅龍文牛信等。分戍邊遠衛。家人嚴年錮獄。追贓年最點惡。即士大夫所呼為善山先生者也。上猶以嵩故。特宥其孫鴻為民。嵩既去。上追思嵩贊玄功。意忽忽不樂。諭徐階欲遂傳位。退居西內。崇祈長生。階極言不可。上曰。卿等即不欲違大義。必天下皆仰奉君命。闡玄脩仙。乃可。嚴嵩已退。伊子已伏罪。敢有再言。同鄒應龍者。俱斬。嵩知上意已動。仍密賂左右。發道行怙寵招權。諸奸利。道行亦下獄論死。六月。御史鄭洛劾大理卿萬家刑部侍郎鄒懋卿太常少卿萬虞龍皆朋比奸賊。不職。索懋卿罷。虞龍降調。九月。給事中趙灼劾工部侍郎劉伯躍刑部侍郎何遷右通政胡汝霖光祿少卿白啟常副使袁應樞。給事中沈淳劾湖廣巡撫都御史張雨。給事中陳瓚劾諭德唐汝楫國子祭酒王材俱罷去。伯

躍女適嚴嵩之甥應樞嵩婿遷撫江西時厚斂遺嵩父子汝霖雨貪肆不簡啟常匿喪遷光祿入世蕃幕至以粉墨
塗面為徽笑汝霖吏部尚書龍之子以父事嵩得及第世蕃弟畜之與材俱出入卧內交通請託至是士論大快之
四十二年夏四月嚴嵩具奏起居并進祈鶴文及各宗秘法上優詔答之仍賜銀幣始嵩之致仕歸也至南昌值聖
誕即鐵柱觀延道士監田玉等為上建醮王自言能書符召鶴嵩試之良驗會上遣御史姜儼王大任訪秘法嵩乃
索玉所藏諸符錄以上久之疏言臣年八十四惟一子世蕃及孫鵠俱赴戍千里之外臣一旦先狗馬填溝壑誰可
托以後事惟陛下哀其無告特賜放歸終臣餘年上曰高有孫鴻侍養已因逮矣竟不許世蕃未達雷州至南雄而
返龍文亦逃伍潛往歙縣藏匿亡命刺客一日被酒大言曰要當取應龍與徐老頭洩此恨階聞厚為備嵩久之亦
聞驚曰兒謀我多矣幸聖恩善歸汝雖行戍猶在枕席上久可望赦若作此舉止如武元衡故事橫屍都門上方春
徐厚陞應龍官一震全族況矣初階之入政府也肩隨嵩者且十年幾不敢講鈞禮嵩懲夏言禍亦頗自恭謹惟世
蕃多行無禮階既曲忍嵩亦不知也方應龍疏上階往謁慰藉甚高喜頓首謝世蕃亦盡出妻子為托既歸其子密
啟曰大人受侮已極此其時已階偽罵曰吾非嚴氏不至此負心為難人將不食吾餘嵩遣所親探之語如前蓋階
亦知上猶眷戀未能即割也嵩既去書問不絕久之世蕃亦忘舊事謂徐老不我毒鳩工大治館舍陰賊彌甚先是
伊王不法納數萬金求援嵩既歸遣校尉樂工三十餘人走分宜坐索如數與之密遣人邀于湖口盡劫殺取前貨
以歸其他睚眦必報類如此高益老諫示恭謹而終不能禁世蕃世蕃勢為橫
四十三年冬十月復逮嚴世蕃下獄先是御史林潤既劾馮懋卿罷去知警言在必報會袁州推官郭諫臣以公事過
嵩里工匠千餘方治園亭其僕為督諫臣至宜踞不起役人戲以瓦礫擲諫臣亦不禁或尤之曰京堂科道官侯主
人門叱嗟誰敢動此何為者諫臣遂具揭上之潤潤得之大喜乃上疏言臣巡視上江備訪江洋盜賊多人逃軍羅
龍文之家龍文卜築深山乘軒衣蟒有負險不臣之志推嚴世蕃為主事之世蕃自罪謫之後愈肆兇頑日夜與龍
文誹謗朝政動搖人心近者假治第聚眾至四千人道路洶洶咸謂變且不利乞早正刑章以絕禍本疏入詔以世
蕃龍文即付潤逮捕至京潤下郭諫臣捕世蕃徽州府推官栗和捕龍文自駐九江勒兵以待
四十四年三月嚴嵩削籍沒其家其子世蕃及羅龍文俱棄市初林潤聞命馳至九江郭諫臣白監司盡散其工匠
四千人龍文走匿世蕃家捕得之潤因諭袁州府詳具嚴氏諸暴橫狀得之復上疏數世蕃父子罪略曰世蕃最惡

積非一日任彭孔為主謀羅龍文為羽翼惡子嚴龍嚴珍為爪牙占會城廩倉谷宗藩府第奪平民房而又改隆祝之宮以為家祠鑿穿城之地以象西海直欄橫檻峻宇雕牆巍然朝堂之規模也袁城之中列為五府南府居崇西府居鴻東府居紹慶中府居紹序而嵩與世蕃則居相府招四方之亡命為護衛之壯丁森然分封之儀度也總天下之貨寶盡入其家世蕃已踰天府諸子各冠東南雖豪僕嚴年謀客彭孔家貨亦稱億萬民窮盜起職此之由而曰朝廷無如我富粉黛之女列屋駢居衣皆龍鳳之文飾盡珠玉之寶張象床圍金幄朝歌夜絃宣淫無度而曰朝廷無如我繁甚者畜養廝徒招納叛卒曰則伐鼓而聚暮則鳴金而解郭寧三劉相誼共斗段回等數十百人明稱官舍出沒江廣劫掠士民其家人壽二銀一等陰養刺客昏夜殺人奪人子女誘入金錢半歲之間事發者二十有七而且包藏禍心陰結典樓在朝則為賢賢居鄉則為宸濠以一人之身而總羣奸之惡雖亦其族猶有餘辜嚴嵩子未赴任臆請移近衛既奉明旨居然藏匿以國法為不足遵以公議為不足恤世蕃稔惡有司受詞數千盡送父嵩嵩聞其詞而處分之尚可諉于不知乎既知之又縱之又曲庇之此臣謂嵩不能無罪也疏入帝怒詔下法司訊狀世蕃猶抵掌曰任他燎原火自有倒海水已而聚其黨竊議自謂賄字自不可掩然非上所深惡聚眾以通倭之說得諷言官使削去而故填楊沈下獄為詞則上必激而怒上怒乃可脫也謀既定乃令其黨揚言之刑部尚書黃光昇左都御史張永明大理寺卿張守直亦以為然依其言具稿詣徐階議之階固已豫知姑問稿安在吏出懷中以進閱畢曰法家斷案良佳延入內庭屏左右語曰諸君子謂嚴公子當死乎生乎曰死不足贖然則此案將殺之乎生之乎曰用楊沈正欲抵死階徐曰別自有說楊沈事誠犯天下公惡然楊以計中上所諱取特旨沈暗入招中取泛旨上英明豈肯自引為過一入覽疑法司借嚴氏歸過于上必震怒在事者皆不免嚴公子騎款段出都門矣眾愕然請更議曰稍遲事且洩從中敗事者必多事且變今當以原疏為主而闡發眾本謀以試上意然須大司寇執筆謝不敢當羣以讓階階乃出一幅于袖中曰擬議久矣諸公以為如何皆唯唯因曰前囑摺印及寫本吏同至竄忘之子皆曰已至即呼入局戶令疾書用印封識而世蕃不知也竊自喜計行謂龍文曰諸人欲以爾我償楊沈命奈何龍文不應執其手耳語曰且啗飯不十日釋縲縲善歸上因此念吾父別有恩命未可知雖然先取徐階首當無今日吾父養惡故至此今且歸矣用前計未晚誰謂阿儂智者龍文喜問故曰第俟之已而階改疏上但言其通賄僭侈狀且曰逆賊汪直徽州人與羅龍文姻舊遂投金十萬于世蕃操為授官充藩典樸陰冀非常世蕃

納其賄為護持。向非聖神威斷或徒或誅。則貽憂宗社矣。世蕃罪擢髮難數。陛下曲赦其死。謫戍邊衛。不思引咎。輒自逃歸。羅龍文招集王直餘黨。謀與世蕃外投日本。世蕃班頭牛信者。徑自山海棄伍北走。擬誘至北寇。相為響應。臣按世蕃所坐死罪非一。而缺望排上。尤為不道。罪死不赦。上賢疏曰。此逆情非常。爾等第迷潤疏。一過何以示天下。其會都察院大理寺錦衣衛鞠訊具實以聞。命下。階袖之出長安門。法司官俱集階。畧問數語。速至私第。具疏以聞。世蕃雖善探。亦不得知也。疏中極言事已勘實。其交通倭寇。潛謀叛逆。具有顯證。請亟正典刑。以洩神人之憤。上從之。命斬世蕃龍文于市。二人聞相抱哭。家人請寫遺書謝其父。不能成一字。都人聞之大快。各相約持酒至西市看行刑。有譽階能剪大熟者。感額曰。彼殺桂洲。我又殺其子。人必有不亮者。知其天也。已而籍嵩家得銀二百五萬五千餘兩。其珍異充斥。踰于天府。江西巡按鞫彭孔及嚴氏家人。得其蔽匿奸盜。稚埋殺人。及奪民田宅子女罪狀二十七人。各遣配。有差。十一月。山西巡按張檣言。住者嚴嵩與逆子世蕃奸惡相濟。皇上納言官鄒應龍議。置之法。而籍其家矣。復顯陟應龍以極其直。第先年首發大奸諸臣。如吳時來董傳策張紳王宗茂等。或雜列戎行。或流離瘴癘。臣竊痛之。乞赦過錄用以旌直臣之節。疏入。上大怒。命緹騎逮檣下于理。十二月。謫原任大理寺卿萬家充邊衛軍。廣西副使袁應樞充烟瘴軍。下刑部侍郎馮懋卿于巡按連問。尋亦遣戍。亡何嵩寄食故舊以死。谷應奉曰。嚴嵩相世宗入于嘉靖二十年八月。去位于嘉靖四十一年五月。盤踞津要。盜竊寵靈。凡二十餘歲。比之林甫相玄。寵任十九載。元載輔代。驕佚十餘年。嵩且過其曆矣。考嵩以葦閣庸材。贖貨嗜利。帝號英睿。竟稱魚水。嵩遵何道哉。或者謂其議禮贊玄。曲當上旨。然議禮創自張桂嵩。晚拾唾餘。不足要結主權。惟佑贊玄功。帝心感嵩。夫加爵賜醜。封禪用以媚臣民。美酒明珠。天書用以結朝貴。英主好姪之心。避諂之智。方交戰于中。而未能造書。冠準召相。桓譚非讖。光武加誅。桂洲胎禍于香冠。分宜追思乎召鶴。批逆鱗者。無全功。盜領珠者。有巧術也。況嵩又真能事帝者。帝以剛嵩以柔。帝以驕嵩以謹。帝以英察嵩以樸。誠帝以獨斷。嵩以孤立。脏婁累累。嵩即自服。帝前人言籍籍。嵩遂狼狽求歸。帝且謂嵩能附我。我自當憐嵩。方且謂嵩之曲。謹有如飛鳥依人。即其好貨。不過驚馬懸棧。而諸臣攻之以無將。指之以煬灶。微特許嵩且似污帝。帝怒不解。嵩寵日固矣。漢武嘗用公孫賀。賀田蚡不能用。董仲舒汲黯。德宗甚喜盧杞。裴延齡甚不喜陸贄。贄真卿猜忌之主。喜用柔媚之臣。理有固然。無足怪者。嗟乎。嵩下有殺人之子。上事好殺之君。身之頻死。固亦危矣。又從而固寵持位。鼓餘

沫于焦釜。餓殘膏于宛鋒。二十七年殺曾鉞。是年殺夏言。三十四年殺楊繼盛。三十六年殺沈鍊。三十七年殺王忬。假令嵩早以賄敗角中里門士林不齒已矣。乃至朝露之勢。危于商鞅燔原之形。不殊重卓。非特嵩誤帝。帝實誤嵩。歐陽氏勸憶鈴山堂。鄒御史夢射培壘樓。霍山將誅第門自壞。申生訴帝。披髮見形。嵩父子至此。尚有死所乎。夫羊舌之族。將覆叔向之母。已知獨惜。世宗自負非常。而明殺輔臣。始于夏言。明殺諫官。始于繼盛。大禮之獄。猶云母子之恩。為其太甚。夏楊之誅。乃以儉壬之相。甘為戎首。萊未貽戒于自用。仲尼致恨于鄙夫。其所由來也久矣。

沿海倭亂

明史紀事本末卷之五十五
太祖洪武二年夏四月。時倭寇出沒海島中。數侵掠蘇州崇明。殺畧居民。劫奪貨財。沿海之地皆患之。太倉衛指揮僉事翁德帥官軍出海捕之。遇于海門之上。幫及其未陣。摩兵衝擊之。斬獲不可勝計。生擒數百人。得其兵器海艘。命擢德指揮副使。其官校賞綺幣百金。有差仍命德領兵往捕。未盡諸寇。

三年三月。遣萊州同知趙秩。持詔諭日本國王良懷。令革心歸化。日本古倭奴國。在東海中。縮波而宅。自玄菟樂浪。底于徐聞東莞。所通中國。處無慮萬餘里。國君居山城。所統五畿七道三島。為郡五百七十有三。然皆依水附嶼。大者不過中國一村。落而已。戶可七萬。課丁八十八萬三千有奇。自元帥討日本者。沒于水。不得志。日本亦不復來。貢至是。帝遣使諭降之。

四年冬十月癸巳。日本國王良懷遣其僧祖朝來進表箋。貢馬方物。并僧九人來朝。又送至明州台州。被掠男子七十餘人。詔賜文綺答之。十二月。詔靖海侯吳禎。藉方國珍所部溫台慶元三府軍士。及蕭秀山無田糧之民。當充船戶者。凡十一萬一千七百餘人。隸各衛為軍。仍禁濱海民不得私出海。時國珍餘黨多入海。剽掠故也。禎既至三郡。每挾私意。多引平民為兵。瀕海大擾。再海知縣王士弘曰。吾甯獲死罪。不可誣良民為兵。即上封事。詞甚切。上立罷之。

六年春正月。德慶侯廖永忠。上言。今北邊遺孽。遠遁萬里之外。獨東南倭寇。負禽獸之性。時出剽掠。擾瀕海之民。陛下命遣海舟。剪捕此寇。以奠生民。德至盛也。燕臣竊觀倭。尋窺伏海島。因風之便。以肆侵畧。來若奔狼。去若驚鳥。臣

請令廣洋江陰橫海水軍四衛添造多櫓快船令將領之無事則沿海巡徼以備不虞倭來則大船薄之快船逐之彼欲為內寇不可得也上從之

七年夏六月倭寇膠海靖海侯吳禎率沿海各衛兵捕至琉球大洋獲倭寇人船俘送京師

十三年春正月胡惟庸謀叛約日本令伏兵貢艘中會事覺悉誅其卒而發僧使于陝西四川各寺中不後世不與通十七年春正月倭頻寇浙東命信國公湯和巡視海上築山東江南北浙東西海上五十九城咸置行都司以備倭為名

二十年二月置兩浙防倭衛所夏四月戊子命江夏侯周德興往福建福興漳泉四郡視要害築海上十六城藉民為兵以防倭寇增置巡檢司四十有五分隸諸衛

二十二年冬十二月倭寇甯海尋犯廣東

二十七年春二月倭寇浙東命都督楊文劉德商高巡視兩浙復命魏國公徐輝祖安陸侯吳傑往浙訓練海上軍士同楊文等防倭秋八月命吳傑同永定侯張全往廣東訓練海上軍士防倭冬十月倭寇金州

三十一年春二月倭寇山東浙東

成祖永樂元年日本王源道義遣使入貢賜冠服文綺給金印

四年冬十月平江伯陳瑄督海運至遼東舟還值倭于沙門追擊至朝鮮境上焚其舟殺溺死者甚眾

九年春正月丙戌命豐城侯李彬平江伯陳瑄等率浙江福建舟師勦捕海寇三月中軍都督劉江守遼東不謹斥堠海寇入寨殺邊軍上怒遣人斬江首既而宥之使圖後效夏五月倭寇浙東

十四年夏五月敕遼東總兵都督劉江及緣海衛所備倭寇相機勦捕命都督同知蔡福等率兵萬人于山東沿海巡捕倭寇六月倭舟三十二艘泊靖海衛楊村島命福等合山東都司兵擊之十二月置遼東金州旅順口望

海塢左眼右眼三手山西沙洲山頭瓜牙山敵臺七所

十五年春正月倭寇浙江松門金鄉平陽冬十月遣禮部員外郎呂淵等使日本先是帝命太監鄭和等齎賞諭諸海國日本首先歸附詔厚賞之封其鎮山賜勘合百道與之期十年一貢無何捕倭將士寇數十俘獻京師俱日本人羣臣請誅之以正其罪上乃遣淵賜救切責之

十七年夏六月遼東總兵都督劉江大破倭寇于望海塢先是江巡視各島至金州衛金線島西北望海塢上其地特高廣可駐兵千餘詢諸土人云洪武初都督耿忠亦嘗于此築堡備倭離金州城七十餘里凡寇至必先經此實濱海咽喉之地疏請用石壘堡置烟墩瞭望上從之一日薛者言東南夜舉火有光江計寇將至亟遣馬步官軍赴塢上堡備之翼日倭寇二千餘乘海船直逼塢下登岸由貫行一賊貌醜惡揮兵率眾勢銳甚江令犒師秣馬畧不為意以都指揮徐剛伏兵于山下百戶江隆帥壯士潛燒賊船截其歸路乃與之約曰旗舉伏起鳴砲奮擊不用命者以軍法從事既而賊至塢下江被髮舉旗鳴砲伏盡起繼以兩翼并進賊眾大敗死者橫仆草莽餘眾奔櫻桃園空堡官軍追圍之將士奮勇請入堡勦殺江不許特開西壁以待其命分兩翼夾擊之生擒數百斬首千餘間有脫走艘者又為隆等所縛無一人逸者凱還將士請曰將軍見敵意思安閑惟飽士馬及臨陣作真武披髮狀追賊入堡不殺而縱之何也江曰窮寇遠來必勞且飢我以逸飽待飢勞固治敵之道賊始魚貫而來為蛇陣故披髮作此狀以鎮服之所以愚士卒之耳目作士卒之銳氣賊既入堡有死而已我師攻之彼必致死未必無傷寇出縱其生路即圍師必缺之意此固兵法願諸君未察耳事聞上賜敕褒進封江廣甯伯子孫世襲將士賞賚有差先是元末瀕海盜起張士誠方國珍餘黨道倭寇出沒海上焚民居掠貨財北自遼海山東南抵閩浙東粵濱海之區無歲不被其害至是為江所挫斂跡不敢大為寇然沿海稍稍侵盜亦不能竟絕

英宗正統四年夏四月倭寇浙東先是倭得我勘合方物戎器滿載而東遇官兵矯云入貢我無備即肆殺掠貢即不如期守臣幸無事輒請俯順倭情已而備禦漸疏至是倭大高入桃渚官庾民舍焚劫驅掠少壯發掘塚墓束嬰孩竿上沃以沸湯視其啼號拍手笑樂得孕婦下度男女剝視中否為勝負飲酒積骸如陵于是朝廷下詔備倭命重師守要地增城堡謹斥堠合兵分番屯海上寇盜稍息

世宗嘉靖二年五月日本諸道爭貢大掠甯波沿海諸郡邑鄞人宋素卿者初奔日本正德六年與其國人源永壽來貢其從父澄識之告素卿附倭狀守臣以聞置不問至是其主源義植幼闇不能制命羣臣爭貢各強給符驗左京北大夫內執事遣僧宗設石京北大夫高貢遣僧瑞佐及素卿先後至甯波爭長不相下故事番貨至市舶司開貨及宴坐並以先後為序時瑞佐後而素卿狡賄市舶太監先閱佐貨宴又坐設上設不平遂與佐相讐殺太監又以素卿故陰助佐授之兵器而設眾強拒殺不已遂燬嘉賓堂劫東庫遂瑞佐及餘姚江佐奔紹興設追之城下令

縛佐出不許乃去沿途殺掠至西霍山洋殺備倭都指揮劉錦千戶張鏜執指揮袁璉百戶劉恩又自育王嶺奔至小山浦殺百戶胡源浙中大震設自固據海島巡按御史歐珠鎮守太監梁瑤奏聞逮素卿下獄待訊倭自是有輕中國心矣給事中夏言上言倭患起於市舶遂罷之初太祖時雖絕日本而三市船司不廢市舶故設太倉黃渡尋以近京師改設福建浙江廣東七年罷未幾復設蓋以遷有無之貨省戍守之費禁海賈抑奸商使利權在上也自市舶內臣出稍稍苦之然所當罷者市舶內臣非市舶也至是因言奏悉罷之市舶罷而利權在下好蒙外交內訌海上無寧日矣

四年二月宋素卿伏誅初宗設遁海島不獲獨素卿及瑞佐下獄會朝鮮兵徵海者得其魁仲林望古多羅等三十人國王李懌奉獻闕下于是發仲林等至浙責與素卿對簿備鞫遣首先後及符驗真偽既悉有司以爰書上請乃論素卿死釋瑞佐還本國

十八年國王源義植復以修貢請許之期以十年人無過百船無過三然諸夷嗜中國貨物人數恒不如約至者率遷延不去每失利云

二十五年倭寇寧台自罷市船後凡番貨至輒主商家商率為奸利負其責多者萬金少不下數千索急則避去已而主貴官家而貴官家之負甚于商番人近島坐索其負久之不得之食乃出沒海上為盜輒構難有所殺傷貴官家患之欲其急去乃出危言撼當事者謂番人泊近島殺掠人而不一兵驅之備倭固當如是耶當事者果出師而先陰洩之以為得利他日貨至且復然如是者久之倭大恨言挾國主賢而來不得志曷歸報必償取爾金寶以歸因盤據島中不去並海民生計困迫者糾引之失職衣冠士及不得志生儒亦皆與通為之鄉導時寇沿海諸郡縣如汪五峰徐碧溪毛海峰之徒皆華人僭稱王號而其宗族妻子田廬皆在籍無恙莫敢誰何巡按浙江御史陳九德請置大臣兼巡浙福海道開軍門治兵捕討聽以軍法從事乃以朱統為右副都御史巡撫浙江兼攝福興泉漳采至而泊寧波台州諸近島者已登岸攻掠諸郡邑無算官民解舍焚燬至數百千區巡按御史裴紳劾防海副使沈瀚守土參議鄭世威因乞救統嚴禁之海通番勾連主藏之徒從之統乃下令禁海凡雙檣餘艘一切毀之違者斬乃日夜練兵甲嚴糾察數尋船盜淵數破誅之因上言去外盜易去中國盜難去中國羣盜易去中國衣冠盜難遂鐫暴貴官家渠魁數人姓名請戒諭之不報于是福建海道副使柯喬都司盧鏜捕獲通番九十餘人以上

統立決之于演武場一時諸不使者大譁蓋是時通番浙自寧波定海閩自漳州月巷大率屬諸貴官家咸惴惴重足立相與詆誣不休諷御史周亮給事中葉鏜奏改統為巡視未幾統復上言長嶼諸處大俠林參等號稱刺達總管勾連倭舟入港作亂更有巨奸擅造餘艘走賊島為鄉導躡海濱論明確宜正典刑章下兵部侍郎詹榮覆奏中國待外裔不以向背責之以昭天地之量統所論坐俱關重刑之下都察院覆數從之于是御史周亮等劾統注措乖方專殺啟釁因及福建防海副使柯喬都指揮使盧鏜統擅殺宜置于理帝遂奪統官命還籍聽理遣給事中杜汝楨往福建會巡按御史陳宗慶訊喬等併覈統事汝楨宗慶劾統聽信姦回柯喬盧鏜擅殺無罪皆當死奏下兵部尚書丁汝夔如其議上帝從之命喬鏜繫福建按察司待決統恚自殺士論惜之遂罷巡撫御史不復設三十年夏四月浙江巡按御史董威宿應參前後請寬海禁下兵部尚書趙錦覆議從之自是船主土豪益自喜為奸日甚官司莫敢禁

三十一年夏四月倭寇犯台州破黃巖大掠象山定海諸邑汪直者徽人也以事亡命走海上為船主渠魁倭人愛服之倭勇而魁不甚別死生每戰輒赤體提三尺舞而前無能捍者其魁則皆浙閩人善設伏能以寡擊眾大羣數千人小羣數百人而推直為最徐海次之又有毛海峰彭老生不下十餘帥列近洋為民害至是登岸犯台州破黃巖四散象山定海諸處猖獗日甚知事武倬敗死浙東騷動秋七月廷議復設巡視重臣以都御史王忬提督軍務巡視浙江海道及興漳泉地方忬巡撫山東聞命即日赴浙度所至軍府皆草創而浙人柔脆不任戰所受簡書輕不足督率吏目乃上疏請假事權誅賞得便宜且欲嚴內應之律寬損傷之條勒撫勿拘從之改巡視為巡撫忬乃任參將俞大猷湯克寬為心膂徵狼土諸兵及募溫台諸下邑梁黠少年分隸諸將布列瀕海各鎮堡嚴督防禦浙人恃以無恐云

三十二年春三月王忬破倭于普陀諸山初忬廉知俞大猷湯克寬材勇既虛已任之而都指揮盧鏜坐前都御史朱統事尹鳳坐贓累俱繫獄忬知其能奏釋之以為別將亦募兵分帥之日犒撫激厲欲得其死力倭魁汪直等結砦海中普陀諸山時出近洋襲官軍忬偵知之乃夜遣俞大猷帥銳兵先發而湯克寬以巨艘佐之徑趨其砦縱火焚之倭倉皇寬餘艘走官軍軍隨擊大破之斬首一百五十餘級生獲一百四十三人焚溺死者無算偵颶風發兵亂汪直等乘間率眾逸去都指揮尹鳳復以閩兵邀擊于表頭北艾諸洋斬首百餘級生獲二百餘人先後以捷聞賜

白金文綺有差。夏四月。汪直毛海等既潰散。剽忽往來不可測。溫台盜紹俱惟其害。參將湯克寬率兵循海地護城堡捕奔軼斬獲亦相當。于是賊移舟而北。犯蘇松郡。二郡素沃饒。賊至捆載而去。有蕭顯者。九架筏率勁倭四百餘。屠上海之南。漚川沙。逼松江而軍。餘眾圍嘉定太倉。所過殘掠不可言。王忬遣都指揮盧鏜倍道掩擊。斬蕭顯。餘眾復奔入浙。俞大猷等邀殺殆盡。先道吳淞間。習選慎。而文武大吏復不能以軍法繩下。遂至破昌國臨山。霽霽乍浦青村柘林吳松江諸衛所圍海鹽平湖餘姚海鹽上海太倉嘉定諸州縣。忬不欲冒功。有所隱沒。隨擊走之。計倭所得亦不償。夫前後倭斬共三千餘級。東南賴之。五月。給事中曾溼奏留都根本重地。海洋密邇。鎮江京口乃江淮咽喉。瓜埠儀真又漕運門戶。請設總兵駐鎮江。從之。秋七月。太平府同知陳璋敗倭于獨山。斬首千餘。餘眾浮海東遁。冬十月。倭寇太倉州攻城不克。分掠隣境。有失舟倭三百人。突至平湖海寧等縣。自獨山之敗。倭東遁。江南稍寧。惟崇明南泊失風者幾三百人。不能去。總兵湯克寬及僉事任環留兵守之。環屬兵三百。皆新募。勵以必死。不入與家人訣。為書赴之而去。親介曾登陣。士無敢不用命者。環散衣芒履。與士雜行。伍依草舍。間當構飲水。同甘苦。至是相守不下。賊潛出沒環常夜追之。出其前後。宰夫佩恐有失。環衣介馬而馳。故賊不知所取。環常匿溝中。賊過之不知。匿至明士始得之。又遇矢石。士以死捍環。環被傷。昇之至水濱。梁已徹丈餘。超而過。追急。宰夫留禦之。死焉。環求其首。為流涕親酬之。相拒數月不克。克寬復督登岸。流劫至木涇金山衛。移舟泊寶山。克寬引舟師壁東南陬。倭遂潰圍出。掠蘇松各州縣。百餘人由華亭縣滯缺登岸。流劫至木涇金山衛。移舟泊寶山。克寬引舟師迎擊。及于高家嘴。毀其舟。斬七十三級。生擒十四人。倭別隊失風。至興化。殺千戶葉臣卿。知府黃士弘。指揮張棟。擊殲之。時沿海諸奸民乘勢流劫。真倭不過十之二三。

三十三年三月。倭自太倉潰圍出。乃掠民舟入海。趨江北。大掠通州如臯。海門諸州縣。復焚掠鹽場。有漂入青徐界者。山東大震。改王忬為右副都御史。巡撫大同。以徐州兵備副使李天寵代之。忬在浙江。薦盧鏜。釋柯喬。勸諸將。鄧城劉堂孫教等。爭奮逐北。以死綏著節。復廣為偵刺。凡沿海大猾。為倭內主者。悉擊之。按覆其家。自是倭不復知中國虛實。與所從向往。而餘艘在海中者。亦無以救粟火樂通。往往食盡自遁。又行視諸郡邑。未城者。計寇緩急。次第城之。凡三十餘所。稅州官吏以烽火不時發。日集坊民。登陴守多怨苦。忬曰。吾斥堠明無慮。勿及。奈何先敵受困。耶。令罷之一郡。皆歡至。是以徐州兵備副使李天寵為僉都御史代忬。忬去而浙復不甯矣。初。忬薦盧鏜為參

將鎮閩人故忌鐘劾鐘克險不可用罷之而沿海大猾且言忤令大猷搗巢非計欲搖動忤忤不為動已而南京各官復薦鐘乃用鐘為參將而以俞大猷為浙直總兵以南京兵部尚書張經總督浙福南畿軍務時朝議方徵狼土兵勦倭以經嘗總督兩廣有威惠為狼土所戴服故用之敕令即制天下之半便宜從事開府置幕自辟參佐經亦慷慨自負中外忻然謂倭寇不足平夏四月倭寇自海鹽趨嘉興參將盧鑑禦之稍却次日復戰于孟宗壩伏發殺官軍四百人溺死無算都司周應禎等死之賊乘勝入據石墩山分兵四掠攻嘉興府城副使陳宗燮帥兵禦却之焚其舟賊遁入乍浦與長沙灣寇合犯海濱諸縣既而東掠入海至崇明夜襲破其城知縣唐一岑死之倭自崇明進薄蘇州大掠六月倭自吳江掠嘉興都指揮夏光禦之背王江涇而陣倭鼓譟而前我兵大潰光急入舟中流矢溺死蘇州倭寇至嘉善轉掠松江出海總兵俞大猷擊敗之于吳松所擒七人斬二十三級八月倭寇自嘉興還屯採淘港柘林諸處進薄嘉定會募兵參將李逢時許國以山東民鎗手六千人至與賊遇于新涇橋逢時率麾下先進敗之賊退據羅店官軍追及之斬八十餘人許國恨逢時與同事不約已乃別從間道擊賊欲分逢時功追至採淘港乘勝深入伏起大潰溺死者千餘人指揮劉勇等死之工部侍郎趙文華上言倭寇猖獗請禱祀東海以鎮之帝命往祀兼督察沿海軍務文華至浙浚縣官吏公私告擾益無算日

三十四年柘林倭奪舟犯乍浦海鹽攻陷崇德轉掠塘西新市橫塘雙林烏鎮菱湖諸鎮杭城數十里外流血成川巡撫李天寵束手無策惟募人緹城自燒附郭民居而已張經駐嘉興援兵亦不時至副使阮鶚僉事王詢竭力禦之僅免失陷致仕僉都御使張濂自擊時事痛之乃上言臣本杭人頃復家居五載頗知海寇始末始以海禁乍嚴遂致猖獗而督撫因循玩愒養成賊勢夫堂堂會城閉門旬日已有垂破之勢徒以意得志滿而去更無一兵一旅阻其去來賊寇野心欲如溪壑能保其不復至哉臣恐賊退之後又復收拾傷殘首級虛張功次以欺陛下仍有從而庇之者則罰罪之典又移而為賞功之命矣臣寓父母之邦同舟共濟志惟切于報君嫌何避于出位敢以三策為陛下陳之一曰重軍法以作積弱之氣士惟力戰而後克敵亦惟畏法而後力戰今江南非無義勇也迎敵九死退走一生何恠其有退而無進哉軍法之行不在行陣而在平時誠得必死之士萬夫海寇百萬不足平矣一曰選民兵以收必勝之功夫江南衛所已成虛設地方有急輒假外兵糊口而來原非義勇捍臂莫可勾查臣愚以為莫若盡散調募之兵專責州縣立保伍更番較閱期于不擾一遇有警按籍而呼共保身家寇小至則率眾以攻之大

至則堅壁以守之一日復海市以散從賊之當夫海市舊制原非創設向使瀕海之軍衛如故則市舶未為害也惟武備日弛不能制變而後海禁漸嚴倭寇之食海寇之食海寇由之以起惟軍民既練寇掠則懼遭斬獲交易則可保首領彼雖至愚必不以彼易此然後相機稍復海市之舊不惟散已聚之黨而瀕海窮民假此為生又足以收未潰之人心夏四月廣西田州土官婦五氏引狼土兵至蘇州總督張經分隸總兵俞大猷等殺賊時倭據川沙窪柘林為巢經冬涉春新倭日至地方甚恐聞狼兵至人心稍安賊分眾三千過金山衛俞大猷遣游擊白泫及五氏兵邀之稍有斬獲趙文華至松江因謂狼兵可用厚犒之使擊賊至漕涇遇倭數百人戰不勝頭目鍾富黃維等十人俱死失亡甚眾于是賊知狼兵不足畏復縱掠如故倭犯江北淮揚諸處前後由通州之餘東場海門之東夾港登岸流劫狼山利河諸鎮呂四餘西諸場復突入通州南門燒民屋二十餘間而去三丈浦倭賊分掠嘗孰江陰村鎮兵備任環督保靖土兵及知縣王秩統兵三千攻其巢破之賊奔江陰川沙窪駕舟出海官兵縱火焚其巢賊舟一至戚家墩游擊白泫劉恩邀獲之江陰賊亦出江東遁五月張經破倭于王江涇連經及巡撫都御史李天寵俱下詔獄論死初經至浙中用將佐何卿沈希儀輩名位已抗驕不為用而新拔士又嫻猾不任兵所徵田州兵瓦氏山東鎗手俱不受律連戰敗望大損侍郎趙文華出視師隨指凌經經自以大臣位出文華上文華恚則連疏劾經謂其才足辦賊特以閩人避賊讐故縱賊耳帝大怒會臺諫亦有言者趣官校逮捕經時倭寇自柘林犯嘉興經遣參將盧鏗督狼土兵水陸攻之大敗賊于石塘灣賊北走平望俞大猷邀擊奔平望至王江涇永順宣慰官舍彭翼南攻其前保靖宣慰使彭蓋臣躡其後遂大敗之斬首二千級溺死者稱是餘眾奔柘林縱火焚其巢奪舟二百餘艘出海遁自有倭患來此為戰功第一而文華論經之疏已上矣捷聞兵科言宜留經平倭以自贖不聽并李天寵湯克寬俱逮至京以縱寇論死文華既疏劾經奏以巡按御史胡宗憲為僉都御史代天寵巡撫而以周琬代經未幾復罷琬以南京戶部侍郎楊宜為總督倭寇自海洋突犯蘇州南京都督周于德來援一戰而敗鎮撫蘇憲臣被殺賊中分其眾一由齊門擡馬頭而北轉掠浙暨關長洲五都地一由胥門木積而南轉掠吳縣橫鎮蔓延嘗孰江陰無錫之境出入太湖莫能禦者御史屠仲律上言宜守平陽港拒黃花澳據海門之險則不得犯温台塞寧海關絕湖口灣過三江之口則不得窺甯紹扼鼈子門則不得近杭州防吳松江備劉家河則不得據蘇松嘉興責江南守令以訓練土兵保全境內為殿最沿海沙民鹽徒及打生手宜收錄併力禦賊詔從之川沙窪

倭賊犯閩港周浦命事董邦政遊擊周藩數之遇賊驚潰潘被創死賊屯石塘橋流劫崑山石浦 六月倭寇蘇常諸縣嘗孰知縣王秩江陰知縣錢鏗及居鄉參政錢伴各督士民出禦力屈死之旋復寇蘇州民爭入城門不啟號呼震野登陣者望之而歎攀援上者又絕繩而下任環還自儀真曰奈何坐視之縱有規謀我在無患也乃出辟門令男女以列進所活蓋數萬人復幸解明道兵出城力戰賊退入太湖遣舟師邀之乃棄所獲逸去環以功進副使環復擊賊馬蹟山圍逃倭嘉定民家投火焚之盡死既而環有親喪詔留之任事如故 八月倭賊百餘自上虞爵谿所登岸犯會稽高埠奪民居據之知府劉錫千戶徐子懿圍之賊潛縛木筏由東河夜渡潰圍而出居鄉御史錢鯨遭于鯉浦見殺賊自杭州西掠於潛昌化至嚴州溫安以浙兵迫急突入歙縣流劫至南陵趨太平操江兵扼之賊引而東犯江陵鎮指揮朱襄幸勇士數百人禦之是時賊已至板橋襄等不知方袒裼縱酒突遇盡為所殲遂由安德鳳臺夾岡沿鄉搶掠趨秣陵關時應天府推官羅節卿指揮徐承宗率兵千人守關望風奔潰賊過關而去自南京出秣陵流劫溧水溧陽趨宜興無錫一晝夜奔一百八十里至許墅關南直巡撫曹邦輔慮與柘林賊合且為大患乃親督兵備王崇古會集各部兵扼其東路四面圍之隨地與戰親召僉事董邦政指揮樓宇以沙兵助勦一戰斬首十九級賊始却奔吳舍欲走太湖覺之追及於楊家橋盡殲其眾賊自紹興高埠流劫杭嚴徽寧太平犯南都六七十人經行數千里殺傷無慮四五千人歷八十餘日始滅邦輔以捷聞歸功僉事邦政時趙文華聞寇且滅欲攘功急趨赴之比奏則邦輔已先之文華怒會柘林賊進據陶家港文華乃悉簡浙兵得四千人文華及胡宗憲親將之營于松江之磚橋約邦輔以直兵會勦浙兵分四道直兵分三道東西並進賊悉銳衝浙兵諸營皆潰損失軍士千餘人直兵亦陷賊伏中死者二百餘人賊勢大張文華恨邦輔至是乃以罪委之及僉事邦政詔下邦政總督連問既而刑科給事中孫濟言後期之罪不在直兵今蘇松士民交稱邦輔實心任事而流劫留都之倭又為邦輔所滅功績顯然遽請罪斥文華非是兵科給事中夏斌亦言之上乃申飭文華秉公視師以圖大效已而邦政及指揮樓宇賞竟不及文華惡之也邦輔旋亦適戍邊巡按直隸御史張雲路為論奏不報 十一月止徵狼土諸兵土兵瓦氏等至浙驕悍不受約束所過殘掠而百姓苦之于是總督楊宜力請止徵從之命兩廣督臣隨路制止閩十一月給事中孫濟上言防倭諸臣既有巡撫總兵又有總督及都察院重臣事權不一牽掣靡定迄無成功兵部覆奏諸臣職守督察主竭忠討寇實嚴布聞總督主徵集官兵指授方畧巡撫主督理軍務措置糧餉總兵主設

法教練身親戰陳。至于有司責在保安地方。固守城隍帝然之。命行諸臣各遵救行諭施行。十二月趙文華疏乞還京許之。文華初奉命至浙。適狼兵瓦氏等至。知倭厚畜銳意請戰。文華感之。亟趣張經進戰。不得。則上書痛詆。經被逮。代經者周璠。楊宜皆無遠畧。賊勢益熾。及瓦氏戰敗。攻陶宅。餘倭復大。始知賊未易圖。有歸志。至是川兵破周浦賊。俞大猷復有海洋之捷。文華遂言水陸成功。請還。然是時海洋回倭泊浦東。川沙窪舊巢。及嘉定高橋皆倭據如故。副使任環奉永順保靖土兵勦新場倭。寇時賊眾二十人皆伏不出。詐令人舉火于數里外。若將引去者。上舍彭翅先入嘗之。不見一人。于是頭目田苗田豐等爭入伏發。皆死之。賊奔突去。未幾復攻上海。環以輕兵三百及之。擊敗于五里橋。習家墳。又以兵援崑山。而身間行抵太倉。毛家灣降諸屯。賊方會集治攻具。衝梯隊道。肉薄而登。環率死士飛刃破之。連碎其首。天石交下。相殺傷甚眾。又緹兵下突。而前賊漸氣奪。遂棄委走。環既居憂。辰與又積苦兵間疾作卒。

三十五年春正月。巡按御史周如斗。參總督楊宜提督趙邦濤。輕率寡謀。致川兵敗於東溝。苗兵敗於新場。東兵敗於四橋。乞罷。時上深以南寇為憂。疑趙文華言餘寇將滅。為不實。屢問大學士高拱。高曲為營解。上意終不釋。文華懼。因言餘寇指日可滅。督撫非一人。一敗塗地。皆因吏部尚書李默恨臣前歲劾其同鄉張經。思為報復。臣繼論曹邦輔則啖給事夏枝孫濬。孽臣及胡宗憲黨留邦輔。浙直總督。又不用宗憲。而用王誥。然則東南塗炭。何時可解。陛下宵旰何時可釋也。默因得罪。宜削籍為民。邦輔亦被逮。王誥以宗憲為兵部侍郎。兼僉都御史。夏四月。倭薄温州。同知黃釗馳檄出迎。擊被執。倭欲還之。索千金為贖。釗罵之不置。倭怒。磔殺之。江北倭流劫至圖山。山北等港。無為州同知齊恩率舟師迎戰。敗之。斬首百餘級。因長子尚文。次子嵩。叔仲實。弟寶榮。姪慎寅。及良大。鄉孫童俱在行間。嵩年十八。驍勇善射。獨前追賊至安港。因等從之。伏發。恩及其家丁錢鳳等。二十一人力戰皆死。獨嵩慎寅三人得脫。賊竟遂乘勝至金山。殺鎮江千戶沈宗玉。王世良於江中。倭率眾賊數千。自乍浦入。欲犯杭州。游擊將軍宗禮帥兵九百禦之。逆戰於皂角林。分左右翼夾擊。三戰三捷。獲首功七十餘級。賊首徐海等皆辟易。稱為神兵。會橋陷。軍潰。禮與鎮撫侯槐。何衡。義官霍貴。道力戰俱為陷陣死。禮驍勇敢戰。所部箭手三千人。皆壯士。事聞。贈卹有差。總督胡宗憲奏遣生員將洲胡可願。使倭若。傳諭渠魁。令無犯順。從之。已而可願等還。言倭渠欲通貢市。宗憲以聞。下兵部集議。不可乃止。寇倭圍巡撫阮鶚於桐鄉。初。鶚督學浙江。開武林門。納難民。全活數萬人。超

擢巡撫。方倭之寇嘉興也。議主勦而胡宗憲議主撫。不相能。倭自嘉興轉寇桐鄉。氣益銳。去來實徐海。麻葉鎮之陳東附焉。東。薩摩王弟書記也。宗憲謀間之。遣辯士說海。海心動。私諭桐鄉守兵曰。吾已歿督府矣。城東門陳當善備之。是夕海道崇德而西。東方急攻桐鄉。宗憲說海縛麻葉。因偽為麻葉書致東。令圖海。故連海所。東海中自疑始解圍去。五月御史邵惟忠上言。倭通州圍未解。餘眾自狼山轉掠瀕江諸郡縣。而瓜儀為留都門戶。鎮營為漕運咽喉。不可視為緩圖。宜大集兵。救諸臣戮力靖亂。下兵部議。請調河南睢陳及山東入衛陝西延綏兵。及徐沛募兵。救遣才望大臣一人。總督以為特角保障。留都帝然之。已命兵部侍郎沈良才矣。嚴嵩揣知上覺。趙文華欺罔且見譴。乃令文華自以其意請復視師。嵩為言。良才不勝任。江南人引領侯文華至。乃止。良才命文華以工部尚書兼右副都御史。總督浙福直隸軍務。文華既至浙。假監督權。凌脅百官。搜括庫藏百萬計。兩浙江淮閩廣所在徵兵集餉。留漕粟。除京帑給醮課。迫富民脫凶惡。浪授官職。于是外寇未寧。而內憂益甚。六月倭入慈谿縣。知縣柳東伯亡。初王行在浙。計城各邑木城者。慈谿士人獨持不可。至是倭眾大至。知縣不知所禦。攜印組亡去。殘殺民人無算。而縉紳尤甚。始悔失計。東伯失守。當坐死。以無城可憑。削籍為民。省祭官杜槐與其父文明。率兵追敗倭于王家團海道。劉起宗。委防餘姚。慈谿定海。未幾與賊遇于白沙。一日三戰。殺賊三十餘人。斬其一帥。槐被創墜馬死。文明別將兵擊倭于演武場。斬白眉倭帥一從。七生擒二倭。驚遁。呼為杜將軍。已而追至奉化楓樹嶺。以兵少無繼。陷陣死。倭薄海鹽。指揮徐行健。程祿百戶方存仁逆戰死之。八月海寇徐海伏誅。初胡宗憲以替瑯遺徐海侍女翠翹綠珠。令日夜說海。縛陳東以報朝廷。海且感而趙文華方治兵擊海。宗憲佯曰。彼且縛陳東何戰為。海果賂薩摩王弟。縛東以獻。于是海勢日孤。海自念數有功。又信羅龍文誘。約八月入謁督府于平湖。海先期以數百人。曹而入宗憲。文華鶚坐堂上。海等叩罪。復謝宗憲。宗憲下堂摩其頂曰。朝廷且赦若。慎勿再虞。厚犒遺之。海既出。知官兵大集自疑。宗憲使使諭之曰。官兵防東。當爾毋恐。海請居沈庄。陳東居西沈庄。又令東詐為書遺其黨曰。海約官兵夾勦汝矣。東當果疑相攻。海令裨將辛五即歸島。宗憲密遣盧鏗計擒之。文華調兵六千。既集移營薄沈庄。督之急。宗憲猶心憐海。不欲遽戰。文華迫之。宗憲乃下令。與總兵俞大猷整師前進。海知事變。掘深塹自守。柵數重。官兵望之不敵入。阮鶚檄趨之。大猷乃從海鹽進攻東庄。破之。又追擊于梁莊。會大風。縱火諸軍鼓譟乘之。賊大潰。斬獲一千六百餘級。海倉惶溺水死。引出斬其首。瀆直海寇平。海故抗之。虎跑寺僧。雄海上。稱天差平海大將軍。至是捷書上。文

華皆襲為己有。帝命械繫首惡。至京正法。時浙東仙居、浙西桐鄉二寇略平。其分掠海門者把總張成敗之。江北寇流入常鎮者。總兵徐珏敗之。蘇松甯紹相繼告捷。兵部奏文華功。帝從之。降敕令文華還京。論平倭功。加文華少保。宗憲右都御史。各任一子。錦衣千戶餘陞賞有差。倭倭麻葉陳東等械繫至京。禮兵部請獻俘。從之。羣臣俱賀。時倭畧平。惟舟山賊據險結巢。未下。官兵環守之。不能克。諸狼土兵俱已遣歸。而川廣兵六千人。始至。胡宗憲方留防。春汛。隸俞大猷經營舟山之賊。會夜大雪。大猷乃督兵四面攻之。賊悉銳出敵。官軍競進。賊敗歸。乃以棕蓑捲大擲之。賊四散。潰出斬首一百四十餘級。餘悉焚死。

三十六年冬十一月。海寇汪直伏誅。徐海等既死。汪直復糾眾三千餘人。入甯波岑港。大掠四境。汪直徽人也。宗憲亦徽人。乃以金帛厚賂誘之。云若降吾。以若為都督。置海上通互市。乃迎直母與其子入杭。厚撫之。而奏遣生員將洲往諭。與之盟。直信之。遂自奮言能肅清海波。贖死命。與其黨毛海峯、葉碧川等。從將洲來杭州。洲至而直未至。人疑其詐。巡按周斯盛請罷直罪。洲於是建洲獄。洲乃陳諭倭始末。及言直以誠來。其未至必風阻耳。已而直果乘巨舟。遣頭目數千人隨來。泊舟定海。蓋初舟實為颶風所損也。宗憲使人招直。直願見洲。洲方對理。疑其缺望。不遣。遣千戶夏正質。其舟直素與正善。不疑。遂詣軍門請罪。具言自效狀。宗憲待以賓禮。使指揮為其館主。給輿夫出入。復出蔬米酒肉。供餽其舟人。日費數百金。且交質為信。故因具狀聞請赦之。科臣王國禎力持不可。疏入。上謂直元兇。不可赦。宗憲乃密檄按察司收直等斬之。論平倭功。加宗憲太子太保。餘皆遷賞。然直雖就誅。而三千人皆直死士。無所歸。益恚恨。復大亂。

三十七年春二月。倭犯潮州之鮑浦。攻蓬州。千戶所僉事萬仲分部水陸兵馬。東西哨攻之。臨敵而哨兵皆潰。鎮哨千戶魏岳高洪俱死。尋犯福州。巡撫阮鶚不能禦。取庫銀數萬兩賂之。以新造大舟六艘。俾載而去。夏四月。倭掠台州臨海之三石鎮。約數千人。總督胡宗憲擊走之。倭攻福清破之。執知縣葉宗文。舉人陳見。率家僮禦賊不克。與訓導鄔中涵俱罵賊死。五月。自海口出港。參將尹鳳引舟師擊之。沈其舟七。斬首六十餘級。生擒七人。餘眾遁去。鳳追擊東洛外洋。復敗之。銃傷及溺水死者甚眾。福興患少熄。倭攻惠安。知縣林咸乘城禦之。攻五晝夜不克。丁壯死者數百人。倭亦失亡相當。乃引去。咸率兵擊倭鴨山。乘勝追奔。陷伏中死之。倭分犯同安。長樂。漳泉諸處。秋七月。以浙江岑港海寇未平。詔奪總兵俞大猷。參將戚繼光職。期一月。蕩平。命胡宗憲督之。初宗憲遣毛海峰誘降

王直直至下獄海峰遂與倭自善妙等五百餘人燒船登岸列柵舟山阻岑港而守官軍四面圍之屢斬獲然海中數苦毒霧賊憑高死關先登者多陷沒新倭復大至冬十月岑港倭移巢柯梅胡宗憲屢督兵討之不能克兵備副使谷崎捍禦海上屢破倭制府以捷聞進山東參政

三十八年春三月倭寇自象山河金縷并諸處焚舟登岸海道副使譚綸與賊戰於馬岡敗之斬首七十級總督胡宗憲上言舟山殘孽移住柯梅即其焚巢夜徙力已窮威勢易成擒而總兵俞大猷亦將黎鵬舉邀擊不力縱之南奔播言閩廣宜加重治上命逮大猷鵬舉至京訊治時人言藉藉謂倭之開洋也宗憲實陰遣之倭南行泊浯嶼焚掠居民由是福建人大譟謂宗憲嫁禍御史李瑚數其三大罪瑚與大猷俱福建人宗憲疑大猷漏言故委罪以自掩而大猷不善滑刺素不為嚴世蕃所喜故有是逮廷臣惜大猷才共假貸得三千金餽世蕃不死罷職發大同立功夏四月江北倭趨通州總兵鄧成禦之不利指揮張容被殺倭進據白浦鎮兵備副使劉景韶以游擊丘陞擊白浦于丁堰如皋海門三戰三捷賊謀犯揚州景韶復督陞等以火攻其老營擊敗之焚死二百人賊逸入潘家

庄盡銳攻之先後斬首三百餘級初賊自南沙登岸犯通州至是勤絕廟灣倭合眾攻淮安參將曹克新禦之戰於姚家蕩自寅至申大敗之斬首四百七十級賊遁入姚庄縱火焚庄死者二百七十餘賊退入廟灣拒守劉景韶督兵擊倭于印莊斬首四十級賊西走次日復戰于新州賊遁入民庄我兵以火攻之凡再戰斬首二百六十級賊悉焚元無一人脫者時江北流倭悉殄惟廟灣據險固守不出五月江北兵攻倭于廟灣衝其巢斬首四千我兵元傷過當復退守之時賊營甚固巡撫李遂以我軍鼓戰而疲宜圍守之賊乏食且水陸絕其行道可收全勝通政唐順之以為玩寇乃自環甲持矛麾兵以進屢挑戰賊終不出遂督兵入險賊盡銳東西衝殺傷相當自是復稍稍出掠覓舟為走計矣順之知失計乃駕言經畧三川沙倭南去踰月倭困廟灣既久劉景韶督卒填塹壘逼壘而陣令

水兵截葦焚其舟復水陸進擊倭潛遁入舟官兵進據其巢追奔至瑕子港斬獲頗多餘倭無幾不復能戰來風開洋而去福建新倭大至多費攻具先攻福建連江羅源流劫各鄉進攻福州不克移攻福安破之參將黎鵬舉以舟師擊倭於海中七星山屏風嶼斬首六十七級生擒六十八人時沿海長樂福清等境皆有倭舟廣東流倭往來詔安漳浦間浙江舟山倭其移舟南來者尚屯浯嶼福州漳泉無地非倭矣舟山倭屯浯嶼經年至是乃開洋去其毛海峰者復移眾南興建屋而居永福倭移舟出梅花洋參將尹鳳擊敗之巡按樊獻科請趨胡宗憲應援未及行

王直直至下獄海峰遂與倭自善妙等五百餘人燒船登岸列柵舟山阻岑港而守官軍四面圍之屢斬獲然海中數苦毒霧賊憑高死關先登者多陷沒新倭復大至冬十月岑港倭移巢柯梅胡宗憲屢督兵討之不能克兵備副使谷崎捍禦海上屢破倭制府以捷聞進山東參政

巡撫阮鶚往勦之倭稍創。六月倭眾別部二十餘艘屯崇明三川沙總督胡宗憲檄總兵盧鏜帥師攻破之前後斬首百餘遁去宗憲以捷聞兼言唐順之贊畫功擢僉都御史。秋七月三川沙倭突犯江北由海門縣七星港登岸流劫過金沙西亭將犯揚州泰將丘陞禦之戰於鄧家庄賊敗走仲家園復追至錫團陞輕騎先進賊規無後繼盡銳來衝陞馬蹶被殺已而官軍大至賊遁八月倭自鄧家庄敗後沿海覓舟不得官軍尾之於劉家橋白駒沙諸處倭餒甚奔庄我兵圍之時劉顯兵至先登各營繼進縱火衝擊破其巢斬首二百餘賊奔白駒沙追擊又敗之十七灶庄花墩共斬首四百餘賊盡殄焉。顯驍勇敢戰江北軍悉屬顯節制故有功。三十九年春二月倭寇六千餘人流劫潮州等處時浙直倭患稍息而閩廣警報日至。五月加胡宗憲兵部尚書兼右副都御史。

四十一年春三月泉州指揮歐陽深率兵擊倭破之生擒江一峰泉寇稍寧。倭陷福建永寧衛大掠數日而去復攻永寧城破之大殺城中軍民焚燬幾盡。冬十一月連總督兵部尚書胡宗憲削籍從給事中陸鳳儀之言也獄具罷浙閩總督大臣設右僉都御史巡撫其地。

四十二年五月復逮胡宗憲詣京宗憲自殺是時大計京官復有言宗憲未盡法者有旨逮治宗憲至京自殺宗憲在浙中與趙文華同事文華遠懷不敢前宗憲輒自臨陣戎服立矢石間督戰方倭圍杭時宗憲親登城臨視俯身堞外三司皆股慄懼為流矢所加宗憲恬然視之殲徐海汪直皆有功然稍稍事文華又握權太重勳臣總兵者由掖門通謁庭拜巡撫悉聽節制加三邊例宗憲才得展而禍機亦萌此矣上好玄脩宗憲進白鹿稱賀大學士高比之會嵩敗被逮時歸安茅坤上書頌其寬。冬十月倭犯福建其自浙之温州來者合福建連江賊登岸攻陷壽甯政和甯德等縣自廣之南畧來者合福清長樂賊攻陷玄鍾所蔓延及于龍巖松溪大田古田之境無非賊者初浙江泰將戚繼光既連破賊於林墩等處閩之宿寇盡平繼光引兵還浙遇倭自福清東營登岸麾兵擊之斬首一百八十級遂行而倭至者日眾始犯邵武殺指揮齊天祥轉掠羅源連江殺游擊倪祿遂攻玄鍾所城及甯德縣入之乘勝直抵興化府城不克乃合兵薄城下圍之且匝月巡撫游震得以狀聞請調義烏兵以繼光統之起丁憂泰政譚綸與都督劉顯總兵俞大猷協力共濟上從之十一月劉顯率兵援興化顯大兵留江西勦廣寇所提入閩卒不及七百人且疲屢戰倭新至氣甚銳顯知不敵乃去府城三十里隔一江按兵不進欲掩逗留之罪遣五卒賁文

詣府約欲幸兵赴城禦敵賊獲五卒殺之用其職銜偽為顯文剋期入城約城中勿舉火作聲恐賊驚覺詐以五人為劉卒貴入至期賊陽稱顯兵入城人莫之疑賊既大入猝起格殺城中驚亂泰政翁時器泰將畢言倉皇絕城走同知吳時亮被殺賊遂據城中三閱月殺掠焚毀顯卒乘亂攫之泰政王鳳靈妻竟為顯掠去賊既飽欲始如平海衛欲掠舟泛海去十二月倭結巢崎頭城與都指揮歐陽深相拒久之不出深望見兵少輕之直前挑戰伏發深與其下數百人皆戰死賊乘勝陷平海衛事聞罷巡撫游得震速泰政翁時器泰將畢高劉顯坐觀望不救立功自贖倭引兵出海把總許潮光以輕舟抄之賊還屯平海衛副總兵戚繼光督浙兵至福建與劉顯俞大猷合擊倭于平海衛大破殲之斬首二千二百級墮崖溺水死者無算福州以南諸寇悉平

四十四年春二月舊倭萬餘攻仙遊圍之二月戚繼光引兵馳赴之大戰城下賊敗趨同安繼光麾兵追至王倉坪斬首數百餘眾奔漳浦繼光督各哨兵入賊巢擒斬夏盡閩寇悉平其得出者逸出境至廣東潮州俞大猷又截殺之幾無遺類初倭既自浙創歸嘗一犯淮陽吳越皆不利遂巢閩中首尾七八載所破城十餘掠子女財物數百萬官軍吏民戰及俘死者不下十餘萬雖時有勝負而轉漕軍食天下騷動至是倭患始息

谷應奉曰島夷卉服首見禹貢秦漢以來罕被倭患蓋以其俗愛鮮華地多饒沃五州七道三島五百七十三郡率皆樂土環以大海君臣自保不愛慕中國也若乃海王充拓居民仰食雲帆所指有無懋遷則又彼此咸賴高帝時士誠友定遺孽竄伏北遼南粵歲被創殘已而通謀逆臣伏兵市舶帝乃閉關謝貢示弗復通然而創設市舶互市不絕計深遠也後世識慮迂拘放夫舊典初開橫海旋棄珠崖民競刀錐吏鮮保障秦關夜析楚吏晨驪勇士蹈險貪夫忘生於是內地奸民勾引潛深海邦貴倖藏匿不可勝計矣貧民勢家贖貨負真窮彘困頓進退咨且逃生水國求食波臣邊吏戒心搜捕始急於是沿海不逞之徒陳涉力耕怨家日眾黃巢下策憤志思兵稍稍收聚倭裔窺竊上國矣未統下車不畏疆禦窮治黨與少所報聞夫廣漢索酷先求魏相李膺破柱不避黃門政求亂本雖得河源禍發朝堂意悲虎尾紆死而朝貢與海通交相賀也代臣畏禍海禁復弛浙東再亂王忬出督拔大猷於偏裨出盧鏜於獄中普陀一戰幾殲渠帥游魂四潰旋掠江南而忬隨處邀擊頗多斬獲括乃代頗騎還易殺大功不終自古悲歎此間外有遠制之憂中樞失內贊之力也嗣是天龍握兵乃棘門之兒戲文華祀海實天雄之誦經倭患愈劇張經再出經以功在銅柱因而偃蹇凌轢度亦自大匹

天耳然視事一月指揮羣帥王江涇之捷賊兵宵遁史稱其兵騎將悍或亦讒人之蜚語獄吏之深文也文華行譖檻車入國蓋左豐未賂盧植徵還張讓交通王允下獄自古未有小人同事而得制成功者胡宗憲曲意主撫因勦成功賄斬徐海誘擒汪直武安誘殺李廣誅降長致恨于封侯空悲冤于賜劍憲雖引刃應無顏見二賊于地下也憲才望頗隆氣節小貶側身嚴越卵翼成功耿秉因實憲勦杜預事朝貴甚謹封疆之吏固應折節乃爾耶倭寇披猖禍延三省任環効命留都俞大猷經營兩浙戚繼光驅馳閩海類皆大國干城足以滅此朝食而乃大戮亟行更張不一事權牽制流毒生民九閩無金城之任分宜少裴度之忠羣賢隕喪國事凌夷固其宜也中丞張濂家居省會身在圍城訟言時事涕淚交頤觀其疏中所稱殘難民之首以償縱寇之功而督撫可知移罰罪之典為賞功之命而筦樞可知軍法不重人無死志客兵掉臂士無鬪心而卒伍可知嗚呼鄭監陳圖莫救當時之充耳然而睢陽劍在已成今日之爰書矣

月
三
日
入
ス
ラ
ニ
シ

日
三
日

明史紀事本末卷之五十六

豐潤 谷應泰 虞廬 纂正
吳縣 朱記 榮槐 盧校

李福達之獄

世宗嘉靖五年秋七月妖人李福達坐死福達山西代州崞縣人一名午初以妖人王良謀反事發戍山丹衛逃還改名五竄居陝西洛川縣與季父越同倡白社妖術為彌勒佛教誘愚民嘯聚數千人大掠鄜州洛川諸處殺掠亡算已而官兵追勦捕得越及其黨何蠻漢等誅之福達跳去占籍徐溝縣變姓為張寅寅賄縣中大姓以為同宗編立宗譜塗入耳目已又挾重貲入京竄入匠籍輸粟為山西太原衛指揮其子大仁大義大禮俱補匠役以燒煉術往來武定侯郭勛後仍往同戈鎮其仇薛良首發之福達懼逸入京官司捕其二子按繫之福達窘乃自詣獄置對先後鞠訊者代州知州杜蕙胡偉證之者李景全等具獄上布政司李璋按察司徐文華等復上巡按御史張英皆如訊獨巡撫畢昭謂福達果張寅為仇家誣所致反其獄以居民戚屬等為證坐良罪獄未竟昭乞侍養去會御史馬錄按山西復窮治之傳爰書如前訊勛為遺書囑免錄不從擬福達謀反妻子緣坐飛章劾勛黨逆賊井上其手書帝下之都察院席書亦助勛為福達地大理寺評事杜鸞上言劾勛及書乞將二人先正國法徐命多官集議福達之罪不報都察院覆奏李福達罪狀宜行山西撫按官移獄三司會鞠先是御史馬錄咨於徐鄉紳給事中常泰泰言為福達不疑又咨于獄獄郎中劉仕仕郎人也其言如泰錄復檄取鄜父老識福達者辨之俱以為真福達也乃檄布政司李璋按察使李珏僉事章綸都指揮使馬牙雜鞠之福達對簿無異辭遂附爰書上錄錄乃會巡撫都御史江潮上言福達聚眾數千殺人巨萬雖潛踪匿形而罪跡漸露變易姓氏而惡貌仍前論以極刑尚有餘辜武定侯勛納給匪人請囑無忌雖妖賊反狀未必明知而術客私干不為避拒亦宜抵法薄示懲艾章復下都察院冬十一月左都御史躡賢等覆奏李福達逆跡昭灼律應磔死帝從之錮獄待決因詰責郭勛令自輸罪勛懼乞恩因為福達代辨帝置不問勛又令福達子大仁具奏求雪父冤章下躡賢與原訊御史高世魁知為勛指奏寢其議勛謂大仁曰苟弗解爾曹姑亡命勿蹈叢戮也于是給事中劉琦程輅王科沈漢秦祐鄭自璧御史高世魁鄭一鵬南京御史姚鳴鳳潘壯戚雄各劾勛交通逆賊明受賄賂福達既應伏誅勛無可赦之理給事中常泰亦上

言勛以翰罪為名實代福達求理論以知情何辭勛為福達居間畫令大仁等事急亡命論以故縱何辭給事中張達等亦上言凡謀反大逆宜服上刑知情故縱亦從重典今勛移書請託黨護叛逆不宜輕貸勛賢亦奏勛當連坐帝不從勛亦累自訴具以議禮觸眾怒為言帝信之尋命錦衣千戶載偉疑取福達獄詞及囚佐下鎮撫司羈候會鞫給事中常泰奏祐御史任平邵幽郎中劉仕復文章勛江潮馬錄仍會疏極言福達不枉乞問如律勛乃與張璵桂萼等合謀為蜚語謂廷臣內外交結借事陷勛漸及議禮諸臣逞志自快帝深信其說而外廷不知也帝命速取福達至京鞫問刑部尚書顏頤壽侍郎王啟劉玉左都御史聶賢副都御史張閏劉文莊大理寺卿湯沐少卿徐文華顧似寺丞毛伯温汪淵及錦衣衛鎮撫司各官會鞫福達于京畿道對簿無異辭奏請論磔帝不從命會九卿大臣鞫于闕廷時告者薛良眾證李景全等共指福達福達語塞畢昭引證薛良之誣者戚廣也訊之復云我曩未就吏訊安得此言頤壽等以其詞上上心益疑命俟齋祀畢朕親臨鞫問大學士楊一清上言庶獄無足煩聖慮者乞仍屬諸勸官會訊刑部主事唐樞言福達罪狀甚明擬死不枉上怒黜為民願壽等懼乃雜引前後獄詞指為疑獄帝切責願壽等

六年夏四月遣錦衣官劉泰等逮馬錄赴京下錄撫司獄待鞫仍取原勘各官李璋李珪章綸馬多詣京即訊顏頤壽上言福達反狀甚明法難輕縱况彼以神姦妖術蠱惑人心臣等若不能執一或縱舍異時復有洛川之禍臣雖伏斧質何抵欺罔之罪帝怒謂願壽職司邦刑朋姦肆誣令戴罪辦事顏頤壽等復許會訊從之乃出錄與福達對鞫情無反異願壽等復以上請帝謂願壽等朋比罔上乃逮繫願壽及侍郎劉玉王啟左都御史聶賢副都御史劉文莊大理寺卿湯沐少卿徐文華顧似于詔獄其原鞫郎中御史寺正等官俱逮繫待罪八月帝命桂萼攝刑部事張璵攝都察院方獻夫攝大理寺雜治之太僕卿汪玄錫與光祿少卿余才忽偶語曰福達獄已得情何更多事乃爾詞者以白璵等奏聞帝命逮繫玄錫才于詔獄并掠之大學士賈詠與馬錄俱河南人錄被逮詠遺書慰之鎮撫司以聞復搜得都御史張仲賢工部侍郎閻楷大理寺丞汪淵御史張英私書上責狀詠引罪得致仕去而逮仲賢等九月張璵桂萼方獻夫逢合帝意復鞫錄等于闕廷榜掠備至錄不勝五毒乃誣服挾私故入人罪璵等以聞遂釋福達帝怒錄欲坐以死璵營解之得免乃論成編伍南丹衛子孫世及馬帝以羣臣皆抗疏劾勛朋姦陷正命逮繫給事中劉琦常泰張達程輅王科沈漢秦祐鄭鵬等御史姚鳳鳴潘壯高世魁戚雄等刑部郎中劉任大理

評事杜鸞等詔獄死。筮楚狂者十餘人。餘戍邊。削籍。流毒至四十餘人。謫大理少卿徐文華。願必戍邊。初願壽等既逮。治備嘗五毒。聞者慘之。已而皆奪官。罷歸。獨文華。必論戍邊。二人皆與璉等廷爭大禮者。江潮李璋李珪章綸馬多等俱奪官。韓良相及其佐證。俱論遣璉等自謂平反有功。請編欽命大獄錄。頒示內外諸臣。以明願壽等之欺罔從之。

四十五年。四川妖寇蔡伯貫反。已而就擒。鞫得。以山西李同為師。四川撫按官移文山西。捕同下獄。自吐為李午孫大禮之子。世習白社妖教。假稱唐裔。當出馭世。惑民倡亂。與大獄錄姓名無異。撫按官論同坐斬。奉旨誅之。都御史龐尚鵬上言。據李同之獄。福達之罪益彰。而當時流毒縉紳。至四十餘人。衣冠之禍。可謂烈矣。郭勛世受國恩。乃黨逆寇。陷縉紳。而樞要之人。悉願指氣使。一至于此。萬一陰蓄異謀。人人聽命。為禍可忍言哉。乞將勛等官爵追奪。以垂鑑戒。馬錄等特加優異。以伸忠良之氣。穆宗從之。見當時死事謫戍者。皆得叙錄。是獄始明。

谷應泰曰。永嘉安仁是舉也。果為平亭冤獄乎哉。亦黨武定讐諸臺諫爾。當其議大禮時。禮官嘗要勛同疏攻。永嘉勛後竊語永嘉曰。吾嘗謂汪俊。此事關係甚大。宜折中。不可偏執。俊與吾力辨。至大詬而止。竟署吾名疏中。非吾意也。永嘉信之。收其語于大典中。且曰。勛竟以是構怒于眾云。及後再議。考獻皇帝。徐文華等與璉力辨。勛遽曰。祖訓如是。古禮如是。璉等言當更何議。于是璉等與勛同上議。當考獻皇伯。孝宗。而勛益見悅於永嘉矣。游言一唱。鼓簧宸聰。則帝亦以勛為心膂臣矣。及福達獄起。而臺諫諸臣。乃力攻勛。必欲置之連坐。此其所以反覆追讞。必翻釋而後已也。永嘉等主之。必永嘉等成之。非為福達為武定耳。武定獲伸。則諸臣之竄削。有弗恤矣。甚哉。永嘉之舉也。然則臺諫豈盡無過乎。夫武定之主。福達罪固有在。而必欲連坐。則其妄當福達叛亂時。武定豈與其謀耶。及福以方術見勛。勛亦以方術遇之耳。而豈知前日之為叛賊也。迨其事露。特不宜與之請囑耳。而嗾使陳白。則未知其果有與否也。故待福達獄定之後。治其請囑之罪。亦足矣。而何故必欲其連坐哉。况知情藏匿。故縱之律。本與勛事不相似。而必引此繩之。欲置重典。此其所以激成翻釋之紛紛也。福達之獄前已奉命監決矣。使當時諸臣稍存寬緩。待福達伏誅之後。羣攻武定。則勛亦百口莫解。雖欲再鞫。福達以自為地。何可得耶。惜乎諸臣慮不及此。而使法司大臣。藩臬諸司。俱罹其禍也。悲哉。

明史紀事本末卷之五十七

明史紀事本末

卷五十七

二

大同叛卒

世宗嘉靖三年秋七月大同正堡軍叛殺巡撫張文錦參將賈鑑大同古雲中地北距塞地平漫不甚阨險巡撫都御史張文錦議鎮城北九十里築五堡將成欲徙鎮卒二千五百家往戍之堡五百家為大同藩籬諸鎮卒竊相謂去城下二十里猶苦抄掠無寧日今五堡孤懸幾百里敵至誰復相應援者即死不願徙也訴之文錦文錦不許嚴令趣之又所遣董復參將賈鑑望風白文錦杖其隊長且罪之諸鎮卒遂變有郭鑑柳忠既諸驍悍者倡亂殺賈鑑裂其屍時二十二日也遂嘯聚塞下焦山文錦恐與寇連招撫之入城即索治首亂者二十七日郭鑑柳忠脇諸卒焚大同府門劫獄囚又焚都察院門文錦倉卒踰垣避匿宗室博野王所諸亂卒掠其家脇博野出文錦殺之亦裂其屍遂發府庫兵仗盡甲而馳欲殺鎮守王某不果又欲殺總兵官江桓走免掠其家乃出逮擊故總兵官朱振於獄脇令主之振知不免乃告曰吾與眾約三事勿犯宗室勿掠倉庫勿縱火殺人能從我則可不從寘死無與諸亂卒曰唯命眾稍戢遂脇鎮巡為奏乞赦宥八月代王出居仙府時廷議遣兵部侍郎李昆宣赦赦諭之復命太監武忠鎮守都督桂勇為總兵官擢按察使蔡天祐為巡撫先是撫臣既遇害諸亂卒肆行劫掠天祐至乃會武忠桂勇集亂卒宣諭朝廷恩威反覆開諭諸亂卒稽首謝暫解散然皆恐不安又姦盜多乘隙亂亂卒劫掠居民桂勇稍督兵捶殺五十餘人乃寄郭鑑柳忠諸亂首餘釋之而人情洶洶相傳必盡殺大同人無何妄報京營暨諸鎮兵已駐近地勤大同矣適戶部遣進士李枝轉餉至鎮諸亂卒謂密旨也眾夜集擊李枝門訊故枝自門隙出公移示之始信然眾已集有謂知縣文昌曾白巡撫欲誅眾卒者遂往執文昌殺之又縱火延燒居民百餘家亂復大作明日逼脇代府謂其請兵也且索府賄代王曲應之解去王懼陷害率子弟數人潛出居宣府天祐委曲撫諭不定以狀聞九月命戶部侍郎胡瓚都督魯綱師討大同叛卒制曰誅首惡脇從不問也冬十一月大同叛卒執總兵桂勇胡瓚至陽和密檄桂勇督城中兵計擒首惡文移日下數十于是城中大懼眾自全天祐傳制諭之曰兵來惟誅首惡脇從不問也汝輩勿助惡即良民無事矣以是首惡者煽惑眾多不從桂勇遂率苗登諸將計擒郭鑑柳忠等十一人皆斬之鑑父郭庖子糾胡雄黃臣徐禮兒等復倡亂報復逼脇諸亂卒盡甲閉城門夜圍桂勇第掠其資殺家眾數人磔屍於坊有啖其肉者遂擁桂勇至葉總兵宅天祐暨太監武忠亟馳至諭之反覆譬曉眾復少定勇得不遇害眾詣天祐泣訴求止兵天祐曰汝等自作孽至此奈何若能除首惡吾為若轉達兵猶庶

可止也。諸亂卒乃復擒徐瓚兒等首惡四人以獻。天祐斬之。函首詣瓚。郭庖子暨諸首惡皆逃匿。瓚聞之欲提兵而西。城中士人數十輩詣瓚請緩師。不聽。天祐乃疏請班師。復以書止瓚。謂首惡既誅。餘黨金魚耳易處也。疏上。命瓚旋師。瓚遣御史蕭一中給事鄭一鵬等劾瓚討叛無功。逆黨未盡。得乃師不臨城。歸冒功。嘗請治欺罔罪。別遣大臣督兵討亂。疏寢不報。惟勅天祐等擒補餘黨。仍宥賜從。弗治。復遣使諭慰代王還國。

四年春二月。巡撫蔡天祐諭鎮城兵民各安業。所劫軍器令首官眾稍定。郭庖子胡雄既潛入城。度終不自容。復誘聚餘黨數十人。夜焚總兵王振第。諸卒奔告。天祐曰。曉當治之。明日集諸卒。諭以朝廷班師不屠城之意。且詰亂故。眾曰。夜倡亂者皆知。請閉諸門。戶索之。得首惡郭庖子胡雄等四十人。斬之。人皆稱快。事聞。優詔答之。賞賚有差。天祐厚賚間謀。因事捕誅。逆黨近數百人。大同始定。數年天祐遷兵部侍郎。言者追論其賈財竟罷去。多枉之。張文錦妻李氏上疏請却。上怒。執抱疏者治之。廷臣屢以為言。不許。江西巡撫陳洪謨疏言。文錦邊圍重臣。致滋大患。誠宜譴責。第事在朝廷。雖誅僂之可也。若假手士卒。又恐適之。臣恐羣小藉口。寢生陵替之階。其於國家紀綱所損不小。書奏。上切責之。萬曆中。贈文錦右都御史。謚莊愍。

十二年冬十月。大同戍卒叛。殺總兵李瑾。先是七月。套部渡河將入寇。巡撫大同都御史潘倣以聞。兵部尚書王憲曰。非設總制重臣不可。乃請以兵部侍郎劉源清為總制。都督邵永總兵。禦之。舊鎮大同總兵李瑾。議於天城之左。濟濠四十里。以遏突騎。源清從之。期三日。事竣。瑾素嚴馭。士卒少恩。及承源清令。益為捶楚。鎮卒李富子王賢等倡亂。從者六七十人。脅朱振攝指揮使。遂殺瑾。還圍巡撫潘倣。倣踰垣避匿。亡其符勅。諸卒搜得之。倣為奏。鎮將用法苛刻。兵悉變。請置勿問。源清曰。即兵悉變。法不可廢。請討之。事下兵部。議尚書憲曰。兵未必悉變。脇從宥弗治。渠魁必殲。降書責總制。巡撫相機撫勸之。倣督僉事孫允中等計擒首惡十餘人。縛以獻。時源清駐陽和。乃榜示大同城中曰。五堡之變。朝廷處太寬。乃今稔惡賊主帥。天討所必加者。五堡遺孽。見榜示。輒偶語不自安。謂追理甲申事也。允中檻諸囚詣軍門。請沮師。稍徐圖之。逆黨可盡得。又五堡事朝廷已處分。願勿以為言。源清曰。甲申之役。胡公以兵不臨城。致言者紛紛。吾不可更襲前轍。乃以囚屬御史蘇祐。訊而遣參將趙剛等率甲士三百人捕亂黨。倣驗所捕名。多擒賊有功。為諸囚所仇。誣者乃止。捕無功八十餘人。比晚。諸鎮卒比肩捕卷不納。捕者源清遣充中入城諭意。令明日釋甲迎王師。至夜城中益譁。言兵來屠城矣。遂羣起為亂。倣命允中暨諸裨將擒斬二十餘人。餘解散。

源清為書召朱振振至切責之振飲藥死明日源清師至城下斬關入大肆殺掠城外橫屍枕藉五堡遺孽遂變悍橫不可制開城門弗啟擁指揮馬昇楊麟為渠帥亡何邵永師亦至整隊及城亂兵開門迎敵殺參將一人倣允中亟馳往諭之眾曰城外屍塞道矣尚給我反覆論不聽倣與允中計曰亂不可遏矣乃列將士貪功妄殺激變鎮兵狀問道上之源清亦疏奏巡撫諸臣黨逆卒致抗王師言官劾倣去翌日乙卯源清次聚落驛允中往見之言將士妄殺故源清曰毋為賊說允中遂留居懷仁時禮部侍郎顧鼎臣黃綰皆言用兵之非綰言尤力忤輔臣張孚敬意吏部以他事謫參政出綰發憤上疏自列且指言用兵失上悟命復其官十一月兵部尚書王憲謂大同之變非大發兵誅之不可張孚敬主其議乃以江桓總兵擢參政樊繼祖為大同巡撫繼祖至陽和與劉源清議大忤遂上疏請假金牌單騎入城諭之可立下且云恐賊計無復之且北走胡貽患非小也疏入不報源清于諸闕設邏卒遏城中章疏又連疏奏宗室諸文武悉已從賊實天欲棄此城矣兵部是其議有旨命趨攻之源清乃有直攻城令郎中李文芝主事楚書決水灌之諸叛卒堅守不下

十三年春正月小王子寇大同塞初大同叛卒大掠城中潛出漠北誘小王子數萬人舉入寇邵永帥師禦之失利殺傷甚眾城中叛卒鼓譟以應之其渠長數十人入城諸叛卒指代府曰兵退以此謝小王子留精兵相持餘眾分掠渾應朔懷諸郡邑數月乃去羽檄達京師中外洶洶二月劉源清罷源清畏北騎猖獗再請設總制分禦之而已專事攻城張孚敬請從之上納夏言議不許下御劄謂叛卒殺主將法毋赦然非舉城所為邵永劉源清貪功引水灌城大同北門鎖鑰源清必欲城破人誅縱使成功何由興復其罪二臣別遣大臣御之密擒逆賊之魁庶免師老財匱劄下中外始知用兵非朝廷意源清聞之乃詣城下索首惡時郎中詹榮都指揮紀振游擊戴廉俱陷賊中相與謀曰總制誠索首惡當謀為內應指揮馬昇者為賊所擁戴威令行於城中榮等激以大義昇委心焉遂歃血盟今鎮撫王掌出告樊繼祖繼祖深加獎慰告源清源清陽許之令人穴城詐給票汲水灌之穴者死焉昇大志恨將不利于榮等事遂已源清知不可為乃謝病乞解任上大怒罷斥之以戶部侍郎張瓚代源清總制瓚入軍下令曰毋攻城吾將有請也因遣騎招孫允中於懷仁與議時允中已被劾落職矣又密遣使諭城中主事楚書觀兵城下城中登陴請曰吾輩非殺將者畏死自全耳請書入書遂入慰諭之且言用兵非朝廷意眾皆望闕呼萬歲書乃進馬昇等陳朝廷威德曉以禍福令獻首惡是夜斬倡亂黃鎮等二十四級獻軍門於是繼祖亦馳入城以鎮撫

人心卻永猶沮撓。倡言繼祖伏兵為內應。眾果夜驚。繼祖堅卧不起。乃安瓚復遣允中入城宣諭之。繼祖乃榜諭城中。大發倉粟賑濟。稍繩以法。無賴縱恣者搗殺一二人。以狗眾稍定。瓚遂馳至城下。退諸路兵。二舍外諸將領以次上謁。次日張鼓吹。與御史蘇佑自南門入。置酒高會。賞將士。城中乃大定。小王子聞之。亦遠遁。瓚還居上谷。遙制之事聞。上大悅。降璽書。遣禮部侍郎黃綰往核功罪。定賞罰。永猶欲沮敗事。綰先疏罷。永始抵鎮。宣御劄璽書。慰宗室傷殘。掩骸骼。賑窮乏。命守臣捕誅遺孽。雪誣罔。乃核激變之由。正欺敵之罪。差別諸將士功賞。疏上。久之徵劉源清。卻永下獄。源清削籍去。永降級立功贖罪。潘倣孫允中復原職。致仕。張瓚繼祖等。各賞賚有差。

答應泰曰。大同南敵太原。西阻榆林。東連上谷。蓋屹然重鎮矣。更得一二賢明將史。分甘絕少。噢咻士卒。號令嚴明。勇氣百倍。則李牧守郡。匹馬不窺。鄴都在邊。幕庭遠。徒斯蓋外攘之重寄。豈有內潰之猝患哉。乃嘉靖三年。巡撫張文錦議。以去城百里。增築五堡。堡各列戍。徙卒實之。藩籬固。而後明堂尊。屏障列。而後天府重。文錦之策。未為謬也。但當出車以遣新軍。采薇以勞遺戍。拊循有素。踐更有法。信而後勞。誰敢違者。奈何澤門興役。鞭笞賈怨。秦法送徒。後期皆斬。而郭鑑柳忠一呼。倡亂文錦。賈鑑裂屍並亡。嗟呼。楊炎建城。而涇原兵叛。弘靖刻糧。而盧龍軍反。事勢相激。無足怪者。此時便當擇智勇之臣。秉節鉞之重。或思義久敷。或雅量素著。聲罪渠魁。撫輯餘醜。收元振之黨。以戮叛人。燒王郎之書。以安反側。則戍卒雖譁。可一鼓而定也。無如下多獷悍。叛服不常。上鮮方畧。勤撫均失。以故鑑忠授首。郭庖復起。羶兒既斃。季富又興。脫巾相尋。勢若蠅毛。此固不可以勦也。又若泣訴天祐。更焚王振。縛獻胡雄。旋殺李瑾。磨牙相向。狀同瘕狗。此又不可以撫也。逮至劉源清斬關大殺。李文芝決水灌城。而後獸不走。險鹿不擇音。非馬穎厚結元海。即懷恩外誘。吐番許河西。以賂秦師。指金帛以酌回紇。邊關重險。幾於拱而授之矣。所幸樊繼祖。單騎直入。張瓚。摩退王師。發粟賑饑。鼓吹高宴。亂卒戩危。自茲釋左驥之子儀。入河中。而一府無譁。秀實入軍門。而眾皆解甲。無他。開誠布公。推以赤心而已。然則亂延十祀。變凡七起者。非真豺豕性成。威惠兩絀也。特以上下相蒙。弓影之疑。蓄於中。恩信不著。投杼之說。動於外也。所可恨者。劉源清之主勦也。王憲和之於內。張孚敬持之於上。而繼祖疏入不報。便宜濟事。卒之樊瓚。劉擊廷尉。奸臣在內。大將立功。賴肅帝之心。開爾。

明史紀事本末卷之五十八

議復河套

英宗天順六年春正月。毛里孩等入河套。是時李來稍衰。其大部毛里孩阿羅出少師。猛可與李來相仇殺而立脫思為可汗。脫思故小王子從兄也。於是毛里孩阿羅出李羅忽三部始入河套。然以爭水草不相下。不能深入為寇。時遣人貢馬。頗通采類。諸衛擾塞下河套。周圍三面阻黃河。土肥饒。可耕桑。密邇陝西榆林。保東至山西偏頭關。西至寧夏鎮。東西可二千里。南至邊牆。北至黃河。遠者八九百里。近者二三百里。即周之朔方。秦之河南地。漢之定襄郡。赫連勃勃趙元昊之所據。以為國者也。唐三受降城在河套北黃河之外。元東勝州在受降城之東。國初諸部遁河外。居漠北。延綏無事。正統以後。王驥等兵次甘肅。申明號令。河套以寧。然間亦渡河。繼而守將都督王禎始築榆林城。創沿邊一帶營堡墩臺。累層至二十四所。歲調延安綏德慶陽三衛官軍分戍。而河南陝西客兵助之。列營積糧。以遏要衝。景泰初犯延慶。不敢深入。至是阿羅出掠邊人。以為鄉導。因知河套所在。不時出沒。遂為邊境門庭之害。憲宗成化元年冬十月。毛里孩寇陝西。都御史項忠及彭武伯楊信禦之遁去。

二年春三月。延綏紀功兵部郎中楊琚奏。河套寇屢為邊患。近有百戶朱長年七十餘。自幼熟遊河套。親與臣言。套內地廣田腴。亦有鹽子海子。葭州等民多墩外種食。正統間有寧夏副總兵黃鑑奏。欲偏頭關東勝關黃河西岸地名一顆樹起至榆溝。速迷都六鎮。沙河海子山火石腦兒。鹹石海子。回回墓。紅鹽池。百眼井。甜水井。黃河溝。至寧夏黑山嘴。馬營等處。共立十三城。堡七十三墩臺。東西七百餘里。實與偏頭關。寧夏相接。惟隔一黃河耳。當時議者以為地土平漫。難據已之。後總兵官石亨又奏。欲將延綏一帶營堡移徙直道。實為萬世防邊之長策也。帝曰。楊琚所奏。移堡防邊。具有證據。其言有理。兵部即會官議處以聞。六月。大學士李賢等奏。河套與延綏接壤。原非敵人巢穴。今毛里孩居處其中。出沒不常。苟欲安邊。必須大舉而後可。乞令兵部會官博議。進兵搜勦。務在盡絕。其總制將官與凡出兵事宜。俱預處請畫。又秋。木方熟。彼必入掠。而延綏鄜慶環縣一帶。宜推選武將一人。統步騎精兵萬人守禦。庶幾有備無患。於是兵部尚書王復。同孫繼宗等集議。以大同總兵楊信舊鎮延綏。稔知地利。宜召還京。而受成策。其陝西寧夏延綏甘涼大同宣府總巡諸官。亦宜勅令整飭兵備。候期調發。帝允所擬。遂召信還。以修武伯沈煜代之。乃勅陝西巡撫項忠。太監裴當總兵楊信。協謀征勦河套。三年春正月。毛里孩乞通貢。制曰。無約而請和者。誅也。其令各邊謹備之。毛里孩不得貢。渡河東侵大同。廷議楊信

兵少不足制之。於是撫靈伯朱永為大將軍，率京兵往都督劉聚、鮑政副之。會毛里孩再上書求貢，許之。二月，毛里孩入大同，界帝命原調大同宣府偏頭關等處搜勦河套，官軍仍留各城守禦。四年春二月，配加思蘭殺阿羅出併其眾，而結元孽滿魯都入河套。

六年，字羅忽等據河套，邊人大擾。乃勅都御史王越總關中軍務，議搜河套，復東勝越等。奏言：河套水草甘肥，易於駐劄，腹裏之地，道路曠遠，難於守禦。陝西字羅忽配加思蘭等，糾率醜類，居套分掠，出入數年，雖常阻於我師，然未經挫衄，終不肯退。近日據我河曲，擾我延綏，盛夏深入我平鞏固原，近又覘我大同，逼我萬全。乞命廷臣共議得一爵位，崇重威望，素著者，統制諸軍往圖大舉，朝廷從其議，以武定侯趙輔充總兵官，總制各路軍馬搜河套，尋以疾還，遂不復舉。

七年春二月，朱永以河套寇未退，議戰守二策。事下兵部，白圭等以馬方瘦損，供餉不敷，勢難近勦，請命諸將慎為守禦，以圖萬全。帝從之。命吏部右侍郎葉盛行視河套，時議增兵設險，或請大舉驅之出河外。沿河築城堡，抵東勝徙民耕守，其中盛往上言搜河套，復東勝，未可輕議。唯增兵守險，可為遠圖。帝從之。

九年秋七月，滿魯都與字羅忽並寇韋州，總督王越偵知其老弱，盡行巢於紅鹽池，可取也。乃與總兵許寧游擊周玉等，率輕騎晝夜馳三百餘里，襲擊之，尋斬三百餘級，獲雜畜器械甚眾，盡燒其廬帳而還。自據河套以來，無歲不深入，殺掠人畜至數千百萬，邊將擁兵莫敢誰何。徽所遺老弱及殺平民以上，功冒陞賞，三遣大將朱永、趙輔、劉聚出師，亦多效邊將故習，以是益橫內地，且危。廷臣日議搜套，聚兵八萬，靡資儲無算，而師竟不出。至是捷賊內失其怒，相與悲泣，渡河北去，患少弭。

孝宗弘治八年，北部復擁眾入河套，住牧。十三年冬十二月，火篩入河套，火篩等渡河而東，焦家坪、娘娘、難羊園子等處，為衝其要在偏頭關，三受降城受降。城者，唐所築，禦寇於河外者也。中城南直朔方，西城南直靈武，東城南直榆林，相距各四百餘里。花馬池要地，成化前，患在河西，據套而河東為其衝。花馬池居其中，都御史徐廷璋、楊一清、王瓊新舊城，效力甚堅。花馬池西至興武營，一百二十里，又西至橫城堡，一百四十里，一漫沙漠，寇路拆牆頗易，入靈韋，掠環慶，犯平固，則清水營、鐵柱泉、小鹽池一帶為捷徑，自大廣武渡河而下，至靈韋亦易。

武宗正德元年春正月總制三邊楊一清上言受降據三面之險當千里之蔽正統以來舍受降而衛東勝已失一面之險又輟東勝以就延綏則以一面之地遮千餘里之衝遂使河套沃壤為寇顛巢穴其中而盡失外險反備南河此陝西邊患所以相尋而莫之解也茲欲復守東勝因河為固東接大同西接寧夏使河套千里之地歸我耕牧開屯田數百里用省內運則陝西猶可息肩也又上六事其一修築定邊營迤東邊牆其二修復寧遠基邊迤西北堡其三增設花馬池及興武營衛所其四防禦靈州上達其五整飭鞏州官軍其六增修黑山鎮遠關墩臺多中機宜帝可其奏刻期奏績以忤劉瑾乞休工亦罷僅築四十餘里屹然巨障也初弘治末朝廷清明諸大臣協和盡心體國為經久計以故議復河套會孝宗崩瑾既專政一清復得罪去遂無敢言及河套者我邊日減敵日進矣嘉靖元年套騎二萬自井兒堡撒牆入固原平涼涇州殺指揮楊洪千戶劉瑞先是正德間小王子三子長阿爾倫次阿著次滿官噴太師亦不刺殺阿爾倫遜入河西西海之有寇自亦不刺始也阿爾倫二子長卜赤次七明皆幼阿著稱小王子未幾死叢立卜赤稱亦克罕亦克罕大營五日好陳察罕兒曰召阿兒曰把郎阿兒曰克失旦曰卜爾報可五萬人卜赤居中屯牧五營環之又東有岡笛罕哈爾填三部岡笛部營三其渠滿會王罕哈部營三其渠猛可不郎爾填部營一其渠奇都笛三部共六萬人居沙漠東偏與朶顏為鄰西有應紹不阿爾禿斯滿宮填三部應紹不部營十曰阿速曰哈喇噴曰舍奴郎曰孛來曰當刺兒罕曰夫堡噴曰叭兒厥曰荒花旦曰奴母噴曰哈不乃麻故屬亦不刺亦不刺遁西海去遂分散無幾惟哈刺一營僅全阿爾禿斯部營七故亦屬亦不刺後從吉囊今為四營曰噶合廝曰偶甚曰叭哈廝納曰打郎眾可七萬滿官噴部營八故屬火節後從掩答合為六營曰多羅曰土悶畏吾兒曰兀甚曰叭要曰兀魯曰土吉刺三部眾可四萬古囊俺答皆出入河套阿著子也諸種中獨強時寇延寧宣大南有哈刺噴哈連二部哈刺噴部營一渠把答罕奈眾可三萬哈連部營一渠失利台及眾可一萬居宣府大同塞外北有兀良罕營一故小王子北部也因隙北去至今相攻又西為瓦刺可五萬人世與土魯番為讐諸部雖逐水草遷徙不定然營皆有分地不相亂冬十一月寇固原環衛間殺傷以萬計十七年冬十一月巡按山西御史何贊疏言河套為吉囊所據外連西海內構大同宜急勦除其策有二一曰計以破之二曰勢以走之而其要在於久任撫臣以責成效興復屯法以裕邊儲議寢不行二十四年春正月巡按山西御史陳豪疏言北寇三犯山西殺傷百萬此不可以常寇目之計費帑金六百萬而戰

守無尺寸功諸臣建議動稱屯守不知賊眾內侵不出諸隘口皆猿攀絕壁蟻附懸崖邊垣又何足恃况諸鎮烽卒皆謀寇日為生計多囊針刀遇偵者賂求不殺彼此譯語互為和同待其深入然後舉燧發砲降埃轉走蓋不止一日一處為爾且邇來之寇類多我民亡命為彼向導故連歲非時倭至冒險深入如履故途乞下廷臣集議萬全之策期於必戰盡復套地庶可弭其內擾之患而邊境無虞矣章下兵部議行

二十五年秋八月套騎三萬餘入犯延安府至三原涇陽殺掠人畜無算總督三邊侍郎曾銑請復河套條為八議一曰定廟謨二曰立綱紀三曰審機宜四曰選將材五曰任賢能六曰足芻餉七曰明賞罰八曰修長技計萬餘言指據明悉下兵部議行冬十二月總督曾銑巡撫謝蘭張問行等奏延綏密與套寇為鄰自定邊營至黃甫川連年入寇率由是道所當急為修繕分地定工次第修舉起自定邊營東至龍州堡計長四百四十餘里為中段自雙山堡而東至黃甫川計長五百九十餘里為下段歲修一段期以三年竣事乞發帑銀如宣天山西故事疏下部議銑復言套賊不除中國之禍未可量也今日之計宜用練兵六萬人益以山東鎗手二千多備矢石每當秋夏之交攜五十日之餉水陸並進乘其無備直搗巢穴材官驍發礮火雷擊則彼不能支歲歲為之每出益勵彼勢必折將避而出套之恐後矣俟其遠出然後因祖宗之故疆並河為塞修築燉陞建置衛所處分戍卒講求屯政以省全陝之轉輸壯中國之形勢此中興之大烈也願陛下斷自聖心亟定大計夫臣方議築邊又議復套者以築邊不過數十年計耳復套則驅斥克殘臨河作陣乃國家萬年久遠之計惟陛下裁之疏下兵部議行謂築邊復套兩俱不易相較則復套又難夫欲率數萬之眾費五十日之糧深入險遠艱阻之城以驅數十年盤據之兵談何容易故不若修牆築邊為計完而成功可期也但延綏一帶地勢延漫土雜沙鹹居民隔遠最為荒涼若欲一千五百里之地而責成於三年之功恐未易集縱使能成亦難為守宜仍行銑等計議以聞帝曰寇據河套為中國患久矣連歲關隘橫被荼毒朕宵旰念之而邊臣無分主憂者今銑能倡復套之謀甚見壯猷本兵乃久之始復迄無定見何也其令銑更與諸邊臣悉心圖議務求長算若邊境千里沙漠與宣大地異但可就要害修築兵部其發銀三十萬兩與銑聽其修邊餉兵造器便宜調度支用備明年防禦計

二十六年夏五月總督曾銑出塞襲套部勝之初春時銑督兵出塞掩擊敗還不以聞至是復擊之寇覺銑搜選銳卒督之戰馘斬二十六人生擒一人脫脫虎斃於天石者甚眾獲馬牛駝橐九百有五十械器八百五十三以捷聞

敵移帳漸北間以輕騎出掠銑復督諸軍驅之遂遠遁不敢近塞銑既以捷聞更列上諸臣功罪帝以套寇連年深入如蹈無人之境大損國威銑能率兵出塞擒斬有功命增俸賜白金紵幣有差十一月總督曾銑會同陝西巡撫謝蘭延綏巡撫楊守謙寧夏巡撫王邦瑞及三鎮總兵議復套方畧乃條列十八事曰恢復河套修築邊牆選擇將材選練士卒實捕馬藏進兵機宜轉運糧餉申明賞罰兼備舟車多置火器招降用間審度時勢防守河套營田儲蓄及明職守息訛言寬文法處孽蓄又上營陣八圖曰立營總圖及遇敵駐戰選鋒車戰騎兵迎戰步兵搏戰行營進攻變營長驅獲功收兵各圖帝覽而嘉之奏下兵部尚書王以旂會廷臣集議言曾銑先後章疏俱可施行帝曰寇據河套為國家患朕軫宵旰有年念無任事之臣今銑前後所上方畧卿等既已詳酌即會同多官協忠抒謀以圖廓清其定策以聞

二十七年春正月大學士夏言罷初河套之議言力主之嚴嵩積憾言且欲列其首輔於是因災異疏陳缺失謂曾銑開邊啟釁誤國大計所致夏言表裏雷同淆亂國事當罪遂罷言連銑詣京出兵部尚書王以旂總督軍務廷臣議罪凡與議復套者悉奪俸并罰言官廷杖有差於是復套事宜悉為停止會俺答蹈兵踰河入套將謀犯延寧聲勢甚張巡撫延綏楊守謙以聞嵩激上怒謂俺答合眾入套皆曾銑開邊啟釁所致於是兵部侍郎萬鎮等參曾銑罔上貪功之罪甘肅總兵咸宜侯仇鸞初被銑劾奏逮京亦上疏訐銑嵩主之棄銑市銑有機畧初為御史巡按遼東會遼陽廣寧撫順兵變銑密運方畧悉捕首惡誅之全遼大定時論以為才比視西師乃倡復套議夏言好邊功遂力主持之時敵勢方熾而我兵積弱銑疏下部議久之未覆上亦危疑之密以訊嚴嵩嵩素與言不相能欲因是陷言銑銑竟論死家無餘貲妻孥狼狽遠徙後九月復寇宣府上曰寇以言銑收河套故報復如此遂并斬言天下並寤之自言銑死竟無一人議復河套者

谷應泰曰邊備所爭者二地勢坦行敵騎四入列守不足追哨難及蘇子所謂大梁四戰之衝汪立信所謂長江隨處可入是也地或險阨山谷林薄寒饒不耕沙鹵乏水耿弇弟言五溪水險繼糧而食馬文升言西域道早因雪為泉是也若河套三面馮河荷戈守禦險踰長城地又肥饒耕桑自給然則河套屯守歲省租稅數十萬障塞之卒亦十餘萬東距偏頭西抵靈夏二千里中畫多旌旗夜擊鼓柝矣周城朔方漢開河西有自來也邊備久虛縱敵深入畜牧既久樂不思去伏蒿之雉不復畏鷹隼穴之處不復畏貓而邊將又坐視養癰莫敢

深入憲宗時楊琚請建一十三城堡七十四墩臺李文達又以中箠力贊乃三帥授劍或輿疾徵還或遷延不出惟王越深入紅鹽池焚其廬帳劫其器甲賊喪失妻孥相顧慟哭而大師不繼虎牢一關卒為楚有河西數郡折為秦臣武宗時楊一清又請力圖受降旋以瑤瑾去位夫仁愿且爭險於黃河之外而阮受降今人乃斂兵於河套之內僅守延綏開門延寇角勝堂奧三方被敵秦晉騷然世宗之世延安涇陽皆供蹂躪矣曾銑毅然請行願以數萬之眾持五十日之糧水陸星馳矢礮雷發燔燒積聚驅掠馬牛往來出沒歲無寧晷曾銑窮項王亦欲踐鴻溝之約將士思歸關羽不能救荊州之潰世宗屢降書特頒文綺展圖嘉歎刻期廓清而夏言又力主銑議樞臣俱先後奏行辟之充國既有孝宣復煩魏相魏尚已逢文帝更遇馮唐君臣將相千載一時而乃急殺大臣以當星變先誅渠帥以謝兵端道濟誅而長城自壞得臣死而晉毒已亡予所怪者反禍為福難於轉石化成為敗疾又轉圜九重廟算條智倏愚幕府平章忽功忽罪匣中之劍竟斬曹彬拜將之壇並收相國世宗之英察何如也

明史紀事本末卷之五十九

庚戌之變

嘉靖二十九年夏六月俺答寇大同境潰牆入悉精兵伏溝壑中而以老弱百騎往來為餌偵騎信之報總兵張達達素以果銳敢入至大將意輕之合兵兵未合而遽率麾下馳擊之伏發圍達數匝馬蹶遂見殺副帥林椿聞達被圍不介馬而馳救達不克亦死之達椿皆饒勇善戰俺答得二將首輒引去事聞逮總督侍郎郭宗臯巡撫都御史陳耀下獄耀杖死宗臯謫戍遼左贈達左都督椿都督同知賜祀立祠春秋祀之八月俺答入薊州塞初張達敗沒乃起復翁萬達代郭宗臯總督趙錦代陳耀巡撫以仇鸞為宣天總兵萬達家居未至命侍郎蘇佑攝其事佑抵鎮即上疏請益兵食未報而俺答狼台吉復擁眾窺大同初仇鸞坐廢居京師邸以賄嚴世蕃得總兵官大至是惶懼無策廝養時義侯榮者說鸞曰主勿憂吾為主解之乃為鸞持重賂賂俺答令移寇他塞勿犯大同俺答受貨幣遺之箭箠以為信而與之盟遂東去謀者復白敵中語欲寇宣府東遼左西兵部尚書丁汝夔謂帝厭警報不悉以聞但申節制州撫鎮使嚴備已而警報漸甚乃發諸邊兵萬二千騎京營兵二萬四千騎分布宣薊諸關隘邊兵取符驗期會未即至而京兵悉市井傭保子識者知其必敗秋八月乙亥俺答帥部下至古北口以數千騎攻牆都

御史王汝孝悉眾出火砲矢石下攻之。俺答乃佯督兵綴薊師而別遣精騎從間道黃榆溝潰牆出師。後京兵大驚潰。爭棄甲及馬。竄山谷林莽中。寇遂大殺掠。懷柔順義。士無算。長驅入內地。巡按順天御史王忬聞報。度兵弱無能禦者。夜草疏言敵兵慄悍若風雨。而古北口距京師僅七舍。漫行無衛戍。瞻望神京。陵寢萬一蕩搖。事係非小。請速集廷臣議戰守策。而身出駐通州。召吏民給仗聽約束。收漕舟艤。潞河西勿使為敵用。甫畢。而夜半敵兵果至。營河東二十里。孤山汝口諸處。悖復為疏。總城使使來京師請援。京師震恐。急集諸營兵城守。少壯者已悉出邊。墮喪僅餘四五萬人。而老弱半之。又半役總兵提督太監家。不令出伍。倉卒從武庫索甲仗。武庫闌。又援例需價。不時發。久之不能軍。丁汝夔乃以聞。帝大驚。詔吏部左侍郎王邦瑞。定西侯蔣傅。提督九門文武大臣各十三人守一門。又別遣都御史商大節督科道官募民間材力者。蒼頭義軍垂四萬。及坊甲保伍分置諸門。睥睨間。集天下應武試者千餘人。分從諸大臣策應。檄召諸鎮兵勤王。時寇騎逼通州。數日前阻水。未能渡。王忬日夜乘城守。不能支。連告急。詔遣都御史王儀往援。己卯。咸寧侯仇鸞得勤王檄。以大同兵二萬入援。先是寇既東行。時義侯榮謂鸞曰。賊騎東。公宜自請入。可以為功。而上結於天子。鸞悅。即伴奏臣偵賊東犯薊鎮。誠恐京師震驚。請以便宜應援。或隨賊搏戰。或徑趨居庸為防守。帝壯之。詔留駐居庸。關警入援。而俺答果由薊鎮攻古北口。入犯京師。帝益信鸞。詔入援。鸞與副總兵徐珏遊擊張騰等率兵馳至陳通州。河西帝大喜。時保定都御史楊守謙以五千騎至。延綏副將朱楫以三千騎至。人心稍安。已而河間宣府山西遼陽諸將各以兵先後至。凡七鎮五萬餘人。帝內視稍彊。各賜寶書褒獎。予金帛。令躡賊而拜。咸寧侯仇鸞為大將軍。諸道兵悉屬焉。賜襲衣王帶上尊及千金。又賜封記文曰。朕所重惟卿一人。得密啟奏。進以楊守謙為兵部左侍郎。總督各路戎務。衛京師。都督陸炳提督皇城諸門。譏察不虞。都御史商大節督巡五城防內。太子太保禮部尚書徐階奏釋故參將戴綸。歐陽安等。繫今從軍。自效。分遣京營諸將營於城內外各巷陌間。京營兵素未見敵。驅之。出不敢前。城外及近地居民擁入。連日夜不絕。多被血淋漓。至者都督陸炳請出大倉米減直濟流徙老弱。俱報可。時變起倉猝。諸務未備。勤王師各輕騎馳至。未資糗糧。制下犒師牛酒諸費。皆不知所出。戶部文移往復二三日。軍士始得數餅餌。開庾發粟。則囊釜頓皆無所需。故士卒饑疲。都督陸炳言戶部臣失預計。軍興糧餽不支。士多餒死。帝怒。奪尚書李士翱以下諸官職。戴罪辦事。俺答兵自白河東渡。潞水西北行。大掠村落。居民焚燒廬舍。火日夜不絕。郊民扶傷集門下。門閉不得入。號痛之聲徹於西內。帝命啟而納。

之是日俺答掠婦女大飲演武堂上遊騎往返六門外仇鸞率勤王諸兵不敢擊時遣義榮與之通許貢市以自安辛巳至東直門執御廐內八人以去不殺縛之見俺答踞坐禮帳中謂曰若歸見天子好為我致書自解送歸見帝啟書多慢語求入貢壬午帝召大學士嚴嵩李本尚書徐階對於西苑出書示之曰何以應之嵩曰此禮部事階曰事雖在臣唯上主之帝曰正宜商議階曰寇駐兵近郊而我戰守之策一無所有宜權許以款第恐將來要求無厭耳帝曰苟利社稷皮幣珠玉皆非所愛階曰止於皮幣珠玉則可萬一有不能從將奈何帝竦然曰卿可謂慮階因請以計款之言其書比漢文難信且無臨城賈賈之禮可令退出大邊外別遣使齎番文因大同守臣為奏事乃可從往返間四方援兵計皆可至我之戰守有備矣帝曰卿言是命出集廷臣議日午羣臣畢集階出俺答書言欲以三千人入貢許之則緩兵否則益兵破京師羣臣相顧莫敢發因陳筆劄令各書所見奏請上裁國子司業趙貞吉抗言曰此不必問問則奸邪之臣必有以和說進者萬一許貢則彼必入城三千之眾恐為蠻驛中莫之容也且彼肆深入內外夾攻何以禦之不幾震驚宮闈乎不務驅逐而畏其恐喝迫而許之何異城下盟檢討毛起謂時事孔棘宜暫許之邀使出塞而後拒之貞吉力叱起羣臣俱難之奏入乃止是夕火光燭天德勝安定門北人居皆燬上在西內大震懼聞中官稍道貞吉語乃馳使召入對給筆札命疏所欲言貞吉上言陛下宜御奉天門下詔罪已追獎故都督周尚文之功以勵邊帥釋給事沈東於獄以開言路輕損軍之令重賞功之格飭文武百司共為城守遣官宣諭諸營兵使力戰且士不力戰以主將多冒首功今誠得首功一即予金百捐金不十萬賊且盡矣帝壯之擢貞吉為左春坊左諭德兼河南道監察御史稱詔齎五萬金宣諭行營將士通政使樊深條禦寇七事申言仇鸞未聞一戰非士不用命即主將養寇要功乞密遣近侍詰狀書奏上大怒黜為民癸未寇由鞏華城犯諸陵轉掠西山良鄉以西保定皆震時帝久不視朝吏部尚書夏邦謨疏言人情洶洶非上躬御正朝廷見廷臣不足以塞天下望振威武許之是日文武大臣具服待命闕下晡時帝始出御奉天殿降敕切責諸大臣還宮羣臣就午門跪聽宣勅皆惴惴計有處分迨散門且下鍵矣乃勅遣官校逮繫駐守通州都御史王儀巡撫副遠都御史王汝孝及薊州總兵羅希韓詣京即訊已而儀至下獄以畏懦不戰削籍去汝孝以道梗不及逮初儀至通州命營兵屯戍城外而身閉閣臥城中會仇鸞引兵至敵少却鸞兵往掠食諸村落儀發兵捕執下獄死者十數人鸞兵大譁欲甘心儀時巡歷御史上其狀帝怒故逮治之尋以巡按御史王忬為僉都御史代儀守通州甲午執兵部尚書丁汝

變及左侍郎楊守謙下詔獄初寇逼通州汝變聞警束手無措遣募哨敵虛實者出城不十數里道遇扶傷者輒奔還妄言見敵某所城中輒震已而言不信汝變不加罰復募他卒偵之如故城中數震而成國公朱希忠理京營兵多役占行伍不足恐兵少見且獲罪乃東西調掣為掩飾計士疲不得息多出恚語而莫曉誰調爭訾汝變欲魚肉之語稍聞禁中時宣府延綏遼陽山西援兵悉集庫餉不能給兵饑怨望伏鸞大同軍尤無律往往椎擊劫掠村落中時被通獲或自詭為遼陽軍遼陽軍者朵顏諸部也先是有傳賊中語遼陽軍導我來者故京師訛言遼陽軍叛而鸞方被寵遇雖獲大同行掠者有司不敢置之理必以聞帝謂大同軍首入援行掠亦出饑寒令付鸞自處鸞復置不聞汝變不得已乃下令勿捕大同軍大同軍益無忌民苦之甚於賊大同軍既自詭為遼陽民間不知遂謂汝變山東人以鄉曲故庇遼陽叛軍及寇薄城下汝變益惶急恐喪師令諸將勿輕戰諸軍故恆怯不敢戰皆謗言汝變禁不發民間益歸罪汝變而鸞機譎謀於大學士嵩嵩謂敗於邊可隱敗於郊不可隱餉將自去惟堅壁為上策鸞數稱率兵往擊賊賊實在城下顧遠屯郊外不敢近城中莫知鸞擊與否鸞得死賊首六級奪馬十餘詐謂戰得之守謙被命屯城下又以兵少故不敢一擊賊帝聞之益謂鸞遠出禦敵而守謙畏懦不出師與汝變并切責之諸中貴圍豎在城外又多所殘毀爭泣訴帝前謂守謙汝變氣於賊帝時從高望城外火已心恚諸治兵者聞是益奮怒不誅一大臣亡以懲乃捕汝變下詔獄就廷訊使使自軍前逮守謙入下法司議罪以聞命王邦瑞攝兵部又希濤代將守謙兵於是刑部侍郎彭黯左都御史屠喬大理寺少卿沈良才等論汝變守謙罪當斬而爰書冗長錄不逮竟帝坐齋宮趣獄具不得謂黯等比周將有所規免俱逮繫獄各廷杖有差汝變守謙俱棄市流其妻三千里外子戍鐵嶺衛謫左諭德趙貞吉蒞浦縣典史初貞吉廷議罷盛氣謁嚴嵩於西苑直房嵩不見貞吉怒叱門者通政趙文華趨入顧印公休矣天下事當徐議之貞吉怒曰權門大何知天下事嵩聞大恨乃伴薦貞吉出城發銀勞軍方北騎充斥徵發旁午戶工二部官皆得罪犒銀不時發諸軍分屯城外貞吉僦民車致銀仇鸞所鸞不受敵騎已稍遠貞吉計無所出資勑巡城外徧給諸營而還復命嵩謂貞吉狂誕追論其申理周尚文沈東非是下獄杖九十有是謫已卯俺答引而西前後所掠婦女贏畜金帛財物既滿志捆載去欲西奪白羊口出塞而留餘眾京師外以為疑兵諸道兵悉屬大將軍凡十餘萬騎相視莫敢前發一矢俺答至白羊口守將扼險禦不得出稍棄牛羊婦女等復擁眾東南行至昌平北猝與鸞兵遇鸞出不意倉卒幾不能軍敵縱使蹂陣而入殺傷千餘人幾獲鸞

以裨將戴綸徐仁力救僅以身免乃更取平民首上之自以為功寇騎遂長驅至天壽山總兵趙國忠列陣紅門前不敢入奪道循潮河川由古北口故道出京師解嚴九月辛卯朔倫答悉眾出塞疲甚又願戀輜重不能軍諸將故怯兼白羊之敗愈不敢逼徐尾其後至石匣城及張家古北等口外而還其前後禦敵有功者大同遊擊王祿戰懷來斬十七級獲馬十二匹山西遊擊柴縉戰平昌奪還男婦二百四十二人都督仇聚戰海店生擒四人旣而鸞報功八十餘級以捷聞帝優詔慰鸞加太保賜金幣遣戶部侍郎駱顯賑撫被寇諸郡縣掩骼埋胔慰集瘡痍罷京營提督太監高忠成國公朱希忠遂安伯陳總改十二團營為三大營曰五軍曰神樞曰神機總三營曰戎政府以咸寧侯仇鸞入理之為製印章重其任以玉邦瑞協理戎政為鸞副邦瑞奏用兵部主事二人給事中御史各一人議論多牾鸞主事申燧復持法不為屈疏京營弊政乞釐革之鸞怒密陷燧出補外乃言京營用給事中御史不便皆革之置薊遼總督大臣以薊州保定遼東三鎮隸焉改孫禴為兵部侍郎總督薊遼未幾以何棟代之冬十月募諸道兵入衛京師山東山西河南諸府咸集京師練備秋防秋後復散去以是為常如踐更卒例復選各邊鎮銳卒入衛京師以京營將分練邊兵從咸寧侯鸞之請也兵部覆言二鎮京師之門戶禦寇者不於門戶而與之格鬪於堂奧之間鮮不危矣帝不聽第免二鎮卒不預徵於是各邊共選六萬八千餘人班上京師與京營兵雜練之塞上有警邊將不得徵集而京師在邊者不任邊責恣意賸削自營人自危矣仇鸞請駐師宣天間整飭兵甲俟冬月大舉以紓華夏之氣乃班師入衛以備秋防帝嘉之命兵部會官集議兵部左侍郎史道戶部尚書孫應奎工部尚書胡松等上議曰俺答犯順深入郊圻震驚陵寢荼毒元元罪在不赦皇上深懷大計欲興問罪之師而復有敵愾禦侮如鸞者身任其事臣等命謀俱如鸞議即今整齊士馬臣道等之職預儲軍餉臣應奎等之職利精器械臣松等之職帝悅從之十一月仇鸞請易置三輔重臣以大同總兵徐珏駐易州以徐仁代守大同而宣府薊鎮總兵李鳳鳴成勳互易其地帝命兵部從之於是王邦瑞上言予奪者朝廷之大權命將者天子之重柄祖宗時總兵正副官皆兵部會同府部大臣集議每上一人恭候裁定所以慎重防杜其漸示臣下不敢專也今鸞坐名擬任更易四將則九邊握兵柄者有不目屬心向妄生覬覦者乎皇上聖明推心賢帥何所不可臣愚以為國家典制關係非輕聖人舉動萬世作則臣待罪本兵不敢不言帝曰戎政初修忠賢是託况朕有密咨非鸞重權爾兵部若隨事效忠用無不當不待更易矧勞朕心耶一籌未發而攻毀之謀國之忠固若是乎復諭廷臣曰昔吾太祖兵

柄多委任諸大將未有作謗者邦瑞以敵退未受加擢故為是言是翟鵬之怨上也夫破格舉事而盡忠者乃不能容倘敢再至其效汝變之誤國乎邦瑞聞論莫知所指仇鸞帥諸鎮兵出宣大聲言搗巢歷久不擊乃稍出近塞夜襲敵營斬老弱數級而還鸞自効無功上不問乃復請廣積兵糧以明年大舉北征命戶部遣使盡括南都及各省布政司貯積且督歷年通賦時鸞恃寵作威福所上疏既自內批行之不下兵部議王邦瑞屢疏辯之鸞擠之遂落職去禮部尚書徐階極言北征事難以成功且後患有不可測議乃稍寢

谷應泰曰明制內立京營外列邊戍邊卒屯守要害蕃衛神京京營羽翼王室填撫中夏有事不相徵調無事不忘訓習制甚周也嘉靖時坐營大帥半出勳臣教以耳貴括讀書兼以勃鞞制閫魚朝觀軍戎伍狹狹入侯門之廝養羽林組練參中貴之蒼頭游手市閑不操寸刃厠身兵籍濫食數丁於是京營一制幾同贅疣矣庚戌之事主邊兵者仇鸞主京兵者丁汝夔也逆鸞私盟俺答賄路避兵鄭牛私犒用伐秦謀晉馬入陳故假虞道羣茲荀息果如是乎汝夔選懦素不知兵驟聞邊警急遣標軍倉皇就道莫知適從而敵騎已蹂躪內地王師外潰於潼關烽火內達於甘泉矣然後索虎旅於空營求兵仗於武庫楚軍不戰皆化蟲沙晉國先聲愈搖風鶴傳檄召募命曰義軍編列市人驅之城堡京營至此尚可問乎至於邊軍雲集九門敵騎長驅都下便當四面合擊隻輪不返而乃懷光便橋屯兵不進宏淵靈壁搖扇清涼楚兵皆屬冠軍邯鄲全恃晉鄙長戟不施長鍛不刺邊軍亦復至此國家武備真無可恃矣乃始親御午門召問百官時無樊噲僅有終生急散陳平之金親叩亞夫之壘宋義堅不渡河魏將虛名收趙惟有亟斬丁公先除元振奈何守謙無兵而使戰仇鸞不戰而陳俘賞加元惡戮出無名當時俺答實無志中國縱掠而歸不然幸則奉天梁州變且晉愍宋欽矣前車既覆後軫方邁汝夔出京兵以防邊仇鸞召邊卒以實京楊水之卒圻父以卒召當謀涇陽之兵德宗又以未雨失算殛罪酬功國是全非焦頭曲突人謀兩誤嗟乎已無澶淵之智尚思衛霍之功上表出師鸞欲誰欺乎百官明知其詐謬為陳情以追上譴蓋世宗所惡者直言而不必其忠所喜者殺戮而不必其當朝有真言則損其明朝有殺戮則損其武究之嵩本賄政當穢鸞已家居失職必欲強予將相之位成其亂賊之名身誅族滅為世指笑吾故曰嚴嵩仇鸞亦無死道其死也世宗殺之也

俺答封貢

世宗嘉靖八年冬十月吉囊俺答寇榆林寧夏塞總督王瓊率兵禦却之初小王子有三子長阿爾倫次阿著次滿官頃阿爾倫既死二子皆幼阿著稱小王子未幾死叢立阿爾倫子卜赤而阿著子二曰吉囊曰俺答強甚小王子雖稱君長不相統攝也吉囊分地河套當關中地肥饒俺答分開原上都最貧以故最喜為寇其後漸強威有騎十餘萬遂雄於諸部滿官頃等八營皆屬服之時時入寇瓊乃請修沿邊垣墉起蘭洮畫榆林三千餘里十月俺答寇大同掠井坪應朔

九年夏五月俺答犯寧夏時俺答與小王子吉囊諸部或合或分時時犯塞至是入寧夏六月入宣府十年春三月入大同塞秋九月犯陝西冬十月犯大同旋出松潘犯西川西境自是無歲不入寇前後殺掠吏民剽人畜以億萬計

十九年七月俺答諸部大舉犯宣府先是大同歸正人王九子言北部哈刺噴糾俺答凡祿吉囊書台吉赤台吉等共十餘部禱旗駱馬負十日糗糧入塞比報至俺答已過聖順州抵蔚州所過盡破關隘殺人盈野總兵白爵禦之戰於水兒亭敗績總兵雲冒又敗績於連雲堡俺答留宣府境內兩月始出塞八月朵顏革蘭台結吉囊俺答分道入大同大掠太原諸處初大同之變諸叛卒多亡出塞北走俺答諸部俺答擇其黠桀者多與牛羊帳幕令為僧道丐人偵諸邊或入京師凡國中虛實盡走告俺答其有材智者李天章高懷智等皆署為長至是俺答率諸部入塞大同鎮卒陰遣人與約勿掠我人畜我亦不闕汝俺答諸部喜與折箭而去乃竟越大同由井坪朔州抵雁門破靈武關入苛嵐興縣交城汾州文水清源諸處殺掠人畜萬計遇大同卒以所掠輜重遺之求假道焉巡撫大同史道總兵王陞若不聞宣府總兵白爵調赴應援亦觀望不戰巡撫山西都御史陳講告急事下兵部尚書張瓚曰寇且退矣何事張皇俺答吉囊縱掠既飽乃旋出塞十二月俺答吉囊寇大同

二十年九月吉囊入大同塞大掠太原等處又越而南殺掠人畜數萬京師戒嚴已而吉囊出關未及塞俺答復入又越太原而南至石州殺掠甚衆上命宣天總督樊繼祖發兵應援繼祖竟不應援俺答縱掠而去

二十一年夏六月俺答入大同大掠太原而南時吉囊掠忻代倡伎縱淫樂不休病髓竭死諸子不相屬分居塞中而俺答日強盛有子曰黃台吉臂偏短善用兵其眾畏之用命過於父俺答乃糾青台吉呢刺哈刺漢及叛人高

懷智李天章等。各擁眾數萬入大同塞。其精兵戴鐵浮圖。馬具鎧刀矢鉅利。望之若水雪。然不輕與我戰。即餘騎足扼我矣。至是經朔州破雁門。關掠太原而南京師戒嚴。秋七月。廷議懸賞格。斬俺答頭與千金官。不次其下。偏裨三百金。官三級。無不應者。俺答乃擁眾越太原。列營汾水東西。掠潞安平陽諸州縣。上命翟鵬提督宣天。偏保山東河南諸軍務。未至。諸軍連營不相統攝。皆觀望不戰。縱寇深入。俺答大衆駐平遙。介休間。散騎入山落中。殺掠人畜。輜重逆遷就大營。諸將竟無肯乘險邀擊者。已而俺答大得利。整眾且歸。副總兵張世忠自侯城村起營約誓諸將。躡寇力戰。諸將皆閉營不救。俺答見世宗軍壯戰又力。呼集精騎三千。覺世忠圍之。世忠傷矢。裹創下馬步戰。俺答眾亦窘。會矢及火藥俱盡。俺答益眾。感之。世忠憤呼曰。我軍被圍戰苦。諸將竟不相援。國憲天刑。盜汝道耶。復上馬督短兵接戰。自己至酉。兵死傷殆盡。諸軍卒無援者。世忠力竭腦中二矢。墜馬死。部將張宣張臣痛世忠死。亦力戰死之。俺答既勝。復分掠定襄五臺。又自代州出繁峙靈丘廣昌。殺掠人畜十餘萬。乃從廣武出關。安行出大同左衛。及陽和塞而去。俺答自六月丁酉入塞。至七月庚午始出。凡掠十衛三十八州縣。殺僇男女二十餘萬。牛馬羊豕二百萬。衣襍金錢稱是。焚公私廬舍八萬區。蹂田和數十萬頃。詔贈世忠右都督。立祠祀之。

二十三年秋九月。俺答入大同塞。總督尚書翟鵬御却之。冬十月。俺答破宣府塞。入紫荆關。時以巡撫朱方請撤防秋兵太早。致俺答深。入翟鵬不能禦。復連擊下。獄鵬削籍。方杖死關下。

二十四年。加總兵戚繼光。侯仇鸞。太子太保。鸞。夏人。祖絨。以襲竄。鑄功封伯。已平河北盜。進封侯。鸞粗悍。敢大言。朝臣俱薦之。襲封守寧夏。先是。吉囊寇甘肅。鸞與總督侍郎張珩巡撫張錦禦却之。遂上言。督兵御寇。追至柔蘭地。及之大戰。一日。凡五捷。斬首百餘級。及斬吉囊子狼台吉。而竄。其昆季斯養。卒姓名於籍中。稱有功。書上。兵科劾鸞奏捷辭多虛構。意涉誇張。往歲黑山墩之捷。謂賊吉囊子太不孩。意成空言。今復以衣鎧鮮華。謂為狼台吉。濫引勤王之語。妄覲封侯之勲。宜行勘覆。帝曰。勤獲既多。厥功可嘉。其加鸞官保。任一子所鎮撫。

二十六年夏四月。總督宣大侍郎翁萬達。上言。俺答請求入貢。乞參酌其可否。巡按御史黃汝桂。奏北邊自火篩為梗。貢禮寢廢。迄今四十餘年。自嘉靖辛丑。北邊諸部懷巨側之謀。石天爵倡入貢之請。去歲至今。又復踵行。前詐豈可輕信。隨其計中。蓋諸寇自庚子以來。連年蹂大同。深入潞澤宣府。抵紫荆。西掠延綏。東寇遼陽。塗炭我疆。宇殺掠我人。民凡我臣工。皆思剪此以雪憤。但時未可乘執。當徐圖耳。故貢亦寇。不貢亦寇。寇者外寇之故習也。貢亦備。不貢

亦備者邊臣之至計也事機貴乎先圖軍令重於申命乞嚴勅總督鎮巡等官加防禦上曰逆寇連歲為患詭言求
真勿得聽從其各嚴邊兵防禦如有執異處以極典

二十七年春正月俺答入河套三月總督宣大翁萬達上言俺答復投驛書求貢帝命拒之五月俺答寇偏頭
關七月寇大同九月俺答入宣府塞寇居庸諸處嚴嵩言於帝曰俺答諸部以夏言曾銳收河套故報復至此帝
於是益怒言不可解銳與言先後自棄世詳議復

二十八年春二月俺答大舉入寇畧大同直抵懷來指揮江瀚董賜迎擊之斬獲頗多力竭無援死之總兵周尚文
帥兵萬人追至曹家庄及俺答兵大戰總督翁萬達親率銳卒繼之俺答敗走斬首五十五獲其器鎧無算俺答兵
傷瘳甚眾乃馳出塞議者謂數十年間無此戰功捷聞諸臣升賞有差八月俺答入宣府大同塞備禦官張景福
百戶成策李松力戰死之

二十九年秋八月俺答越宣府走薊州塞入古北口圍順義長驅直入戊寅逼通州大掠密雲三河昌平諸處辛巳
進犯京師壬午俺答求入貢命廷臣集議之癸未俺答犯諸陵轉掠西山良鄉以西遂東去京師解嚴詳庚戌

三十年春三月與俺答通馬市初咸寧侯仇鸞偕大舉北伐之議內實畏怯乃密遣時義結俺答議子脫脫使俺答
以貢馬互市為請俺答利中國貨幣投驛書宣大總督蘇佑求通市佑以聞帝命羣臣集議鸞力主之羣臣弗敢異

上從之乃以兵部侍郎史道往大同總理互市兵部員外楊繼盛上疏力言不可畧曰互市馬者親親別名俺答
蹂躪我陵寢凌劉我赤子而先之曰和忘天下之大讐其不可一北伐之詔下天下曉然知聖意日夜輸兵食以助

京師而忽更之曰和失天下之大信其不可二以堂堂天朝而下與邊臣互市冠履倒置捐國家之重威其不可三
天下豪杰日夜摩礪其長技以待試而甘心於和歟謂國家厭兵無所用之隱憂杰效用之心其不可四庚戌之變

頗講兵事無故言和使邊鎮美衣餼食而自肆懈天下飭武之志其不可五往者邊臣私通外寇吏猶得以法裁之
今導之使通其不勾結而危社稷者幾希開邊方交通之門其不可六伏莽之莽在在有之往者厭國威不敢肆今

謂縣官惜而議和啟內地不靖之漸其不可七俺答深入時我雖不敢逆一矢然彼知我有備也備之已半歲而互
市終之彼謂我尚有人乎長俺答輕中國之心其不可八俺答狡詐出沒巨測我竭財力而董之邊彼負約不至未

可知也或因互市而伏兵若吐番清水之盟未可知也或互市畢即入寇入寇矣而駕諉他部未可知也或以下馬

索上價或責我以他賞或望我以奇禮未可知也嗚呼答狡詐之謀其不可九大約歲帑數十萬得馬數萬匹十年之後彼馬少而我帑亦不計將何以善其後不為國家深長之策其不可十凡為謬說者有五不過曰吾外假馬市以羈縻之而內寬吾以修武備夫俺答至無厭也至無恥也吾安能一一而應之是終非覺也且吾果欲修武備而何所藉於羈縻此一謬也因互市之馬吾藉此以資吾軍則又非也既和矣無事戰矣得馬將馬用之且彼亦安肯捐其壯馬而予我此二謬也曰互市不已彼且朝貢夫至於朝貢而中國之捐資以奉寇益大矣此三謬也曰彼既利我必不失信又非也夫中國之所開市者能盡給其所欲乎不給則不能無入掠此四謬也曰兵危道也佳兵不祥夫敵加於己而應之胡加也人身四肢皆癰疽毒日內攻而憚用藥石可乎此五謬也夫此十不可五謬匪唯公卿大臣知之三尺童子皆知之而敢有為陛下主其事者蓋其人內迫於國家之深恩則圖倖目前之安以見效外懼俺答之重執則務中彼之欲以求寬然公卿大臣皆知而莫為一言止之者止則身任其責而危開則人任其責而安陛下宜振獨斷發明詔悉按言開市者選將練兵聲罪致討不出十年臣請得為陛下勒燕然之績懸俺答之首於藁街以示天下後世疏奏帝連閱頗然之下內閣及禮兵部會大臣集議嚴嵩等唯唯莫敢以為是嘗憤然曰豈子目不識兵宜其易之乃密疏構之而帝意遂中變下錦衣獄拷訊繼盛持論不變獄具謫狄道典史夏四月宣大馬市成史道主市事每一馬償幣若干俺答驅馬至城下計直取償事竣俺答貢良馬九乞再為市仇鸞請勅厚養之賜衣幣甚渥遣官宣諭朝廷恩威仍勅嚴飭部落勿得生事開邊釁秋七月俺答獻叛人蕭芹等初華人蕭芹張振隆王得道喬源丘富等六十餘人潛出塞降俺答俺答任用之丘富每教以火食屋居俺答竟不敢屋居也為梁板升處之至是馬市通俺答頗利之芹等弗肯請仍謀入塞剽掠俺答不悅仇鸞遣時義囑俺答以利諷令縛獻芹等俺答以為然遂擒芹及振隆得道等三十餘人械至大同塞下納譯書於總督史道道以聞其丘富喬源等三十五人俱走免芹等伏誅詔進仇鸞史道官爵餘各陞賞有差十二月俺答寇大同初史道至宣大市事俺答以羸馬多索償直弗予輒大譁入大同市寇宣府宣府市寇大同甚者朝市暮寇幣未出境而警報隨至併所得羸馬掠之去俺答取日往來大同城外訊之輒以貢市為言將士不敢拒各邊垣及諸營堡俱壞戍卒盡撤俺答遊騎可長驅至城下矣史道上言俺答無馬者許以牛羊入市酬粟豆科道交章沮之俺答又請開市於遼東巡撫遼東許宗魯移書兵部反覆陳不可狀事得寢俺答知市利不博是月三寇大同巡按御史李逢時上言數日之內俺

答三入寇似與通市情實相左乞勅邊臣多方備禦仍遣使俺答宣示恩威令其約束勿啟邊釁每歲六九月通市外不許頻復求請倘若服從與通市如故若面從心違據實奏報一意戰守可也兵部尚書趙錦言自古禦寇之道戰守為上羈縻終非上策乃開市甫畢而旋三入寇防微杜漸誠宜審處上命督臣偵探備禦并嚴私通之禁三十二年春正月俺答寇大同巡按御史李逢時上言俺答敢於歲初擁眾入犯可見馬市之羈縻難恃今日之計惟大集兵馬一意討伐宜行各邊臣合兵征勦仍勅京營大將仇鸞訓練甲兵專事征進勿得隱忍顧忌釀成大患帝曰俺答非時擾攘邊兵不能防禦皆因平日尚恃馬市全不設備故爾今後一意戰守如仍前觀望重懲不貸二月俺答復入大同塞時仇鸞佩大將軍印偃蹇畏懦不敢發兵征進又恃通市亦不嚴飭邊將防禦而大同總兵徐仁復驕縱聲言馬市既通無庸戍守恣意賂克巡撫都御史何思亦以通市故即有警輒匿不以聞有拒殺零騎者抵死以故俺答敢出入關隘無復顧忌動以貢市為名往來官寺有司廩餼惟謹稍拂意輒大開甚至直入堡城奸辱婦女莫敢誰何至是俺答取萬餘入塞直抵懷仁大掠徐仁等各擁兵觀望不擊遊擊劉潭陰遣人結俺答索路獨中軍指揮王恭率所部禦之戰於管家堡力屈死之俺答得利遁去代府饒陽王上言其事上命逮徐仁劉潭等詣京即訊議處何思削籍王恭贈都督僉事任一子祠祀三月罷馬市時邊防久廢言官屢以為言仇鸞亦慮禍及密疏請止乃罷市召史道遷帝命復言開馬市者論死著為令於是兵部上言往歲宣大戍卒自足戰守自簡銳卒入衛京師眾分勢散致調各鎮兵赴援奔命罷勞餽饗繁費數年以來費百餘萬後將何繼不若以本鎮土著壯夫補足原額庶供億可省而戰守足恃從之初總督翁萬達修築宣大邊垣千餘里烽墩三百六十三所頗完固後以通市故大半為俺答眾所毀兵部請飭邊臣修補給事中李幼滋上言敵壘卑小宜於垣上增築高臺營建房屋以棲火器俱從之夏四月大將軍仇鸞帥師出塞襲俺答於威寧海敗績而還朵顏三衛導俺答眾數萬由遼東前屯衛撤去邊垣七十餘里掠至寧遠備禦官王相力戰死之詔贈相都督同知時俺答數寇遼東皆朵顏導之為患蓋劇秋七月俺答寇薊州塞先是遼東報至仇鸞請行邊已而中止至是薊州報愈急鸞當出禦適疽發背不能出師然願戀大將軍印不肯辭又無有敢言易將者兵部尚書趙錦曰事迫矣乃上言大將軍病不能禦敵而印在大將軍所諸偏裨令不行請暫假大將軍印旨將兵禦之帝謂本兵不可出師令收大將軍印綬上之別遣將將兵錦乃夜馳至薊第收印綬以總兵陳時代鸞佩大將軍印鸞聞大恙疾益劇遂死時上已知鸞奸連未

發命都督陸炳密訪之炳素惡鸞常伺察其動靜得其諸好事欲即發尚恐無案驗會時義侯榮姚江皆冒功授錦衣衛指揮等官知鸞死事必敗遂以八月十一日出奔居庸關肇華城諸處欲叛出塞炳知之使關吏及邏者執之以聞詔下獄炳乃盡發其前後交通納賄諸亂政狀帝大怒令諸司會鞠之下制暴鸞罪惡剖棺戮其屍父母妻子及時義侯榮等皆斬籍其家下詔布告天下俺答聞之引去趙錦亦以初附鸞誦成於是帝諭更戎政悉改鸞措置約束冬十月宣大總督蘇祐與巡撫侯錢總兵吳瑛奉詔出師北征鉞率數萬人出塞襲擊俺答幕俺答知之會兵逆擊殺把總劉欽等七人士卒死者無算瑛等急斂服歸塞內巡按御史蔡朴上言其狀因劾祐鉞詔不問仍命卹劉欽等

三十二年閏三月俺答寇大同副總兵郭都出戰死之詔速巡撫侯鉞為民予都卹典夏四月巡撫宣府都御史劉重上言修築邊垣須用磚灰以圖永久山西一鎮須用六十餘萬請給發御史蔡朴亦言土沙易圯費當不貲俱下兵部議尚書聶豹言奏乞之數六十餘萬則經營必須十年財力既不辦况曠日持久無救目前可姑為旦夕防禦之計日後別圖永世之利從之冬十月朵顏糾俺答率眾二十萬薄古北口烽火達京師帝懲庚戌事憂日疴忘食遣使偵諸軍戰守狀總督劉遠侍郎楊搏躬環甲乘城督將士防禦甚力俺答百道攻塞垣博隨方拒擊終不能入使者以狀聞帝大悅即軍中賜博衣一襲發帑金萬兩犒將士博承命宣朝廷威德諸將士人人喜勇氣益倍與俺答守八日俺答不得利乃引退猶徘徊數舍外不即去博募敢死士持火械夜數入其營擾之寇眾倉皇遁去

三十三年秋七月俺答眾數萬入大同塞官軍敗績建總督尚書蘇祐巡撫齊宗道于獄十二月俺答寇大同總督侍郎許論巡撫都御史王忬徵兵擊走之

三十六年秋八月俺答眾二十萬入雁門塞破應州四十餘堡總督楊順縱兵殺避難兵民上首功以自解已而辛愛妾桃松寨私部目懼誅來降順上其狀以為功辛愛俺答子士馬雄諸部且入寇順懼上言俺答巨測欲脅朝廷歸之敵故薄順等無能且黠甚詐言以叛人丘富來易順信其言之辛愛戮桃松寨丘富竟不可得順懼罪賂巡按御史路楷隱其事給事中吳時來聞之上言桃松寨來降不過寇中一亡婦耳苟明於啟釁之媒拒之勿納可也始則張皇己功既而輕墮敵計乃行賂按臣相為私蔽然則朝廷邊餉之用祇借順等潤家之資耳疏入上怒連順

楷下獄削籍以兵部尚書許論比順楷亦罷之

三十七年春正月。俺答圍大同右衛不克。四月。命兵部尚書楊博出督宣天軍務。時右衛圍久不解。議者以為非博往不可。遂有是命。仍虛部中位以待之。博乃徵諸鎮兵。聲言出塞北伐。羽檄日數十下。俺答聞博至。乃引去。守將尚表拒守。四閱月。誓志勵眾死守。不屈。博上其功。優敘之。王德戰死。奏立祠加卹。參將周現潛通俺答。奏褫之。自是邊人俱砥礪。思自奮。博因陳善後二十餘事。築牛心諸堡為烽堠。二千八百餘所。濬濠千餘里。五旬訖功。帝大悅。加博太子太保。

四十五年春正月。俺答寇宣府塞西陽河。先是。朵顏革蘭台影克每歲引小王子諸部寇薊遼。四十二年。由牆子嶺直犯通州。京師震動。而宣天諸邊頗安靖。至是復入寇宣府。旋引去。

穆宗隆慶元年夏五月。俺答犯大同。參將劉國引兵禦却之。九月。俺答子黃台吉擁眾窺伺陵後南山。上命總督劉燾率兵防護陵寢。俺答寇山西石州陷之。殺知州王亮。留壁石州。剽掠交汾等處。山西騷動。會有薊鎮之警。京師戒嚴。上命羣臣議防禦策。大學士徐階條十二事。時俺答入邊已二十餘日。執其橫已。雨潦連旬。馬多死。皆杖馬箠徒步歸。所剽獲不能盡載。往往遺於道。甚眾。十餘日始盡出邊。而官軍無一人邀擊者。大同總兵申維岳孫吳等覘俺答既去。汾石始約兵進戰。及俺答出。哥嵐東北。孫吳以非已信地。引還大同。維岳等終不敢戰。而還十四日。俺答始悉去諸將。乃稍稍出獲奸細明海等。及他老幼疲弱。掩襲得之。以為功。諸將獨方振一與俺答遇。九月。逐俺答於嵐縣。稍稱敢戰而已。事聞。詔奪督撫鎮諸臣官。聽勦。而逮諸將。至京鞫之。議功罪賞罰有差。時邊臣異懷。息玩。揜罪冒功。積弊已久。故恣盜出入。動得利去。至是議罰。將士始知畏法焉。

二年夏五月。兵部言山西一鎮。舊以大同為藩籬。警備差少。自嘉靖壬寅失事之後。大同棄墻不守。遂與俺答為隣。三開邊隘。皆俺答必犯之地矣。然鎮臣尚在內地。俺答必糾合諸部。乃敢深入。故在關內。則憂大舉。傍老一帶。逼近寇巢。居常則有遊騎出入之苦。遇冬則有套騎履水之備。故在關外。則慮零寇。今寧武在忻代偏奇之中。既以總兵駐師。便於東西策應。而關外一帶。宜增設防禦。請發太僕金。益募軍買馬。以備之上。令施行。

四年冬十月癸卯。俺答孫把漢那吉。率其屬阿力哥等十人來降。把漢那吉者。俺答第三子。鐵比台吉之子也。幼孤育於俺答妻一刻哈屯。所命僕阿力哥之妻乳焉。及長。那吉多智。有口辯。俺答娶塔比吉女為之婦。不相能。復聘鬼

捨金之女適俺答。長女啞不害有所生三娘子者，貌甚豔麗，已受禳兒都司聘。俺答奪取之，禳兒甚將攻俺答。俺答無以解，即以那吉所聘鬼捨金之女償之。那吉怒，謂阿力哥曰：「我祖妻外孫，又奪孫婦與人，吾不能為若孫。吾行矣，遂與阿力哥同妻比吉女等十人南走，叩關請降。」總督王崇古留之，邊吏譁曰：「孤豎無足重輕，宜勿留。」崇古曰：「此奇貨，可居。」俺答即急，因而為市，諭以執送叛人趙全等，還我乃優遣，以慰其舐犢之愛，而制其命。若其弗急，則我因而撫納，如漢賈子法使招其故部居近塞，俺答老且死，其子黃台吉執不能盡，有其眾，然後以居者，各盡扶置塞外。其與黃台吉構，則兩利而俱存之，弗構則以師助之外，以博興滅扶危之名，而實收其力。廷臣譁然以為不可。御史葉夢熊爭尤力，上曰：「寇慕義來降，宜加優撫，其以把漢那吉為指揮使，阿力哥為正千戶，各賞大紅絲絨衣一襲。俺答婦恐中國戕其孫，日夜尤俺答，俺答尋亦悔，遂擁十萬眾，摩境崇古，命百戶鮑崇德諭以存卹恩，而要其縛叛示信。俺答頗銜之，乃留崇德，隨遣驕兒，則那吉方蟒衣貂帽，馳馬從容歸報。俺答與婦感且愧，曰：「漢乃肯全吾孫，吾且嚙臂盟，世服屬無貳翼，有於叛人，遂定盟通貢，帝馬而諸部亦貪中國財物，咸從，使與無間言。」十二月，俺答執叛人趙全等九人來獻，索那吉許之，先是山西妖人呂明鎮，以白蓮妖術謀不軌，全與邱富等從之，事覺，明鎮伏誅，富與全率黨李自馨、劉四、趙龍、呂老十、猛國王之屬，叛歸俺答，駐邊外。古豐州地名曰板升，已而我百戶張文彥游擊家丁劉天祺、邊民馬西川等二十八人悉往從之。眾至數萬，因尊俺答為帝，富犯邊，死全等治第，如王者，署其門曰開化府。至是，誘執之，至雲石，保待命。總督王崇古受其獻，悉送闕下，誅之。遣使送歸那吉，那吉猶戀戀不欲行。崇古諭以朝廷恩意，許奉表通貢不絕，那吉感泣，誓不敢貳中國。攜其妻以歸，崇古以款俺答功，加少保尚書。巡撫方逢年、兵部尚書郭乾、侍郎谷中虛、王遴各陞賞有差，又加恩輔臣李春芳、高拱、張居正、殷士儋及原任大學士趙貞吉等五人。

五年三月己丑，封俺答為順義王。及其子弟部落為都督等官。俺答得孫後，遣使來謝，且乞表式請封。王崇古疑吉囊大，把都未與盟，恐有詐，未許。蓋吉囊者，俺答兄老把都兒昆都力哈，俺答親弟也。吉囊死，子四，長曰吉能，皆為俺答姪，而元慎攬腰、永邵卜、哆囉土蠻等部又多其支屬。俺答於諸部為尊，行力能合之，必同心內附。始可假以王封，得比三衛例。崇古以此脅俺答，俺答以土蠻故主，力不能致為辭，而崇古獨自計。老把都與土蠻善，且內親黃台吉，會黃台吉使來，乃令其約老把都以招土蠻，與俺答會同請封，因可以破三衛交媾之私。至是，俺答始與老把都吉

能永邵卜諸部各遣使十八人請通貢開市以息邊氓詔下羣臣廷議定國公文壁吏部侍郎張羅等二十二人為可英國公洛戶部尚書張守直等十七人為不可工部尚書朱衡等五人以為封貢便互市不便獨都御史李崇極言宜許狀上卒如崇古議封俺答王疏貢期聽於三四月後一行互市之數先定馬數其貢使不得至京鐵鑄諸物不得開出賞大紅五綵紗絲蟒衣一襲綵緞八表里五月總督王崇古為俺答陳乞四事一請給王印如先朝忠順王例二請許貢入京比于三衛各貢使貢馬三十疋三請給鐵鍋議廣鍋十勛煉鐵五勛尚未可為兵各洛鍋生粗每十勛煉鐵三勛宜可給與以散易新四請撫賞部中親屬布段米豆散所部窮丁塞上仍許不時小市六月順義王俺答使恰台吉打兒漢執趙全餘黨趙崇山穆教清張永保孫大臣及妖人李夢陽等求獻上嘉其陳順賞白金三十兩彩幣四表裡恰台吉等各十兩一表裏御史劉良弼以封貢事畢上疏陳六漸一曰封疆弛守之漸二曰屬部疑叛之漸三曰將領推諉之漸四曰塞下虛耗之漸五曰勇士散逸之漸六曰市地增加之漸又言黃台吉嚮化不醇他日必為邊患大學士高拱言嘉靖十九年北寇求貢當事憚於主計斬使絕之三十餘年邊民肝腦塗地此往歲之明失今其感恩慕義直受而封錫之猶非要領之圖本意之所在也及此閒暇積我金修我險練我士整我械開我屯田理我鹽法皆得次第行之彼若背約遂興問罪之師進退各有餘地苟見一時遂爾偷息良時不再得邊備寢弛難振矣上嘉納施行

六年九月俺答貢馬二百五十匹時穆宗已崩神宗即位十月授俺答兒子永邵卜大成都督同知十二月遣俺答舊使火力赤奴謀赤北還嘉靖間奉使六人以俺答內犯下獄二十年餘俱物故至是釋之

神宗萬曆元年三月順義王俺答番經并給鍍金銀印

二年十二月順義王俺答子賓兔求河西互市邀索刀仗朝議絕之兵部言以一部啟各鎮拒絕之心非計也宜諭俺答令其子改圖遂令督撫臣諭之

三年夏四月賓兔駐牧西海役屬兒革白利等番屢擾邊境詔陝西總督諭俺答嚴緝賓兔俺答言賓兔因甘肅不許開市若盜遠途遠巡撫甘肅都御史侯東萊上言賓兔屢侵諸番以報其掠馬因圖請市河西彫撤開市為難苟可安邊何惜甘肅一垣而不以糜之也上從之遂立大市於甘州小市於莊浪十月俺答乞佛像蟒段且城市成求賜名賜城名福化量給其請是年黃台吉改貢市於新平堡

四年十二月銀定台吉所屬嘗盜邊絕其貢俺答聞之從彼法罰羊千牛二百駝二詔宥之已服罪馬駝等不必進
五年二月順義王俺答叛盟獻鶴等四人上賜俺答幣諭叛者如法三月俺答請開市茶馬又求都督金印朝
議以請屬部並無金印宜諭遣上從之九月俺答上書甘肅巡撫復求茶市初西番擅藏請納馬保塞廷議勿受
巡茶御史李時成上言擅藏生西番中俗極遠未嘗通馬市一朝率眾來降彼實畏我威靈第以洮西極邊地更得
此族不益厚固藩籬耶矧今急須馬何為拒之上從之俺答以番人入漢久且慢我遣大都巴石虎啟幕府請得比
番開茶市廷議且許之李時成復奏言俺答今求茶市意不在茶在得番人耳夫洮西一帶抵嘉峪金城綿亘數千
里番族星羅西寇之不敢長驅而南以番為之蔽也顧番人須茶甚急一日無茶則病且死是番人之命懸於中國
俾世受約束藩我西土脫以茶市假之俺答逐利而專意於番番求生而制命於俺答彼此合一其遺患可勝道哉
上是之兵部謂茶市不可許但俺答稱迎佛僧寺必須用茶量給數十篋示恩報可俺答復求開洮州茶市進馬五
百匹諭止之

八年秋八月加順義王俺答次子不他失驃騎將軍常漢我不良台吉等百戶

九年秋八月順義王俺答上表貢馬十二月順義王俺答死賜祭七壇采幣十二雙布百疋其妻三娘子率其子

黃台吉上表謝貢馬黃台吉者俺答長子也嘉靖時有精騎萬餘庶弟曰青台吉精騎半之俺答老矣娶二妾棄其
妻黃台吉怨之妾各子一人俺答予萬騎自備以故中自疑不敢深入黃台吉日夜扼腕曰老婢子有此兵而老死
沙漠可笑也及俺答歸歿益老而厭兵且佞佛聽番僧言戒殺掠而朝廷威信亦足以服之以故十餘年終保塞不
敢南犯先是王崇古入為大司馬繼崇古者方逢時吳克代為總督各部俱貢帑無失期而三娘子切切慕華不時
款塞詣詣兒兒兒女畜之情甚昵或三娘子致手書索金珠翠鈿兒隨市給與以敦和好部落中間有梗化者三娘
子時時報聞督府得預為備

十年總督鄭洛遣通事馬應時伴為趣貢事陰以調之三娘子遣王骨赤請寬假辭以無詞王表文空其印

十一年閏二月黃台吉襲封順義王更名乞慶哈黃台吉先配五蘭比奴後受西僧給納婦一百八人以象數珠俺
答死黃台吉將收三娘子三娘子嫌其老病將別屬督臣鄭洛計曰若三娘子別屬我封此黃台吉何用乃命人說
三娘子曰汝歸王天朝以夫人封汝不歸一婦耳于是三娘子遁于利害乃歸之黃台吉襲封僅四年三娘子佐之

貢市惟謹

十四年二月順義王黃台吉死。子扯力克襲位。初把漢那吉歸俺答命主板升。號曰大成台吉。妻曰大成比妓。兵馬雄諸部。癸未年死。三娘子欲以己子不他。失禮妻比妓。而俺答用事臣。恰台吉不從。陰主扯力克以兵收比妓為妻。三娘子名哈屯別築城居。朝廷賜名歸化。至是黃台吉死。扯力克當嗣。督臣鄭洛復諭扯力克曰。娘子三世歸順。汝能與娘子聚。則封不亟。聚封別有屬也。扯力克盡逐諸妾。乃以十月入三娘子帳中。合昏。其部落牙答漢盜我助馬。保。洪。黃。盜。我。偏。頭。關。三。娘。子。俱。罰。治。如。法。

十五年秋七月。封扯力克為順義王。三娘子為忠順夫人。

十八年大學士王錫爵。上言古謀國之臣。無事則深憂。有事則不懼。自封款十九年。順義王扯力克以助火落赤。故罷市。寬兩年未與。忠順夫人三娘子。捕叛人。史二致塞上。請復市賞。詔復二年。以三娘子兒不他。失禮為都督。史二即擄力克兄安兔壻也。仍寬假其罪。分列于龍門滴水岸。史二亦款服。二十年來。史恬卒玩。一旦封豕生心。舉朝惶怖。止辦。啾。啾。追尤首事此一反也。武官襲下求安。專籍款關之利。文吏障中觀鬪。爭談出塞之功。此二反也。諸邊以彼此支吾為熟套。以日月玩愒為良謀。一遇緩急。重難之事。則隔垣內外。便分爾我。逃責于己。而嫁禍于人。此三反也。臣諺為三反之論。而約以經營鎮定之一言。蓋欲少省議論。使當事可以措手。暫寬文法。使文武貴於思心。上是之。

四十一年春二月。扯力克既沒。下失兔。以長孫嗣封。而素囊阻之。越冬。講乃成。于是總督涂宗濬。以爵禮請。詔下失兔襲封順義王。把漢比妓封忠義夫人。西僧表乞。蓋授都綱。遣官賞封勅至邊。各散去不受。御史李若星疏論。下失兔抗旨回巢。踰年告款。塞上乃始受封。其部落多散。失遂不競。

明史紀事本末卷之六十一

江陵炳政

世宗嘉靖四十二年秋七月。以諭德張居正克裕王講官。

穆宗隆慶元年二月。加恩侍從藩邸諸臣。以禮部右侍郎張居正為吏部左侍郎。兼東閣大學士。直內閣。四月。進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

明史紀事本末

卷六十一

二年春正月進大學士張居正少保八月居正上疏陳大本急務六事一曰省議論凡事不貴無用之虛詞務求躬行之實效欲為一事須審之于初及計慮已審即斷而行之如唐憲宗之討淮蔡雖百方沮之而不為搖欲用一人須慎之於始既得其人則信而任之如衛文侯之用樂羊雖謗書盈篋而終不為之動一曰振綱紀近年以來綱紀不肅猥以模稜兩可謂之調停以委曲遷就謂之善處伏望刑賞予奪一歸公道而不曲徇乎私情政教號令一斷宸衷而勿紛更于浮議一曰重詔令近日以來朝廷詔旨多格廢不行至十餘年未竟者文卷委積多致沈埋年月既遠事多失真遂使漏網終逃國有不申之法覆盆自苦人懷不白之冤是非何由而明賞罰何由而當伏乞勅下各司嚴立限期責令奏報違者查叅一曰覈明實器必試而後知其利鈍馬必駕而後知其駑良今用人則不然官不久任事不責成更調太繁遷轉太驟資格太拘毀譽失實臣願皇上慎重名器愛惜爵賞用人必攷其終授人必求其當仍勅吏部嚴考課之法審名實之歸一曰固邦本今風俗侈靡官民服舍俱無定制外之豪強兼併賦役不均花分詭寄偏累小民乞勅內外諸司悉心清理一曰飭武備全議者皆曰兵不多食不足將帥不得其人臣以為此三者皆不足患也夫兵不患少而患弱今軍位雖缺而糧俱存若能按籍徵求清查冒占隨宜募補從實訓練何患無兵捐無用不急之費以撫養戰鬪之士何患無財懸重賞以勸有功寬文法以伸將權則忠勇之夫孰不思奮又何患于無將至于目前自守之策莫要于選擇邊吏團練鄉勇併守墩堡臣考前代及吾祖宗俱有大關之禮以習武事而戒不虞今京師內外守備單弱伏乞勅戎政大臣申嚴軍政設法訓練每歲農隙之時恭請大閱以試將帥之能否軍士之勇怯注意武備整飭戎事亦足以伐外寇之謀銷未萌之患疏入上曰覽卿奏旨深切時務具見謀國忠悃所司詳議以聞于是都御史王廷等覆振紀綱重詔令二事析為八則疏上上允行之兵部覆飭武備事宜一議兵一議將一議團練鄉兵一議守城堡一議整飭京營又奏大閱之禮宣宗嘗行之恭請親臨較閱如閣臣所奏上曰大閱既有祖宗成憲允宜修舉其先朝整飭俟明年八月舉行餘悉如議戶部議固邦本言財用之當經理者有十宜嚴法整飭上一一允行之十二月廢遼王大學士張居正故隸遼王尺籍至憲燭頗驕醜多所凌轢居正攘以為第後復志朝選不附反律謀殺朝選

三年九月上大閱于京營教場勅諭戎政官及諸吏卒先是給事中駱問禮言大閱非今時所急不必仰煩聖駕居

正方持其說上遂行之

四年十二月大學士張居正秩滿進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進少傅兼建極殿大學士

六年春正月進大學士張居正少師五月上不豫己酉大漸召閣臣高拱張居正高儀至乾清宮受顧命上倚坐

御榻皇后及皇貴妃咸侍東宮立於左上因甚太監馮保宣顧命曰朕嗣統方六年今疾甚殆不起有負先帝付託

東宮幼冲以屬卿等宜協輔遵守祖制則社稷功也拱等泣拜而出翼日上崩六月甲子皇太子即位年始十歲

時太監馮保方居中用事矯傳大行遺詔云閣臣與司禮監同受顧命廷臣聞之俱駭一曰內使傳旨至閣拱曰旨

出何人上冲年皆若曹所為吾且逐若曹矣內臣還報保失色謀逐拱拱與居正俱負氣不相下居正乃結保自固

時臺諫交劾保必欲斥之而高拱自以與居正及高儀同與馮保每慷慨收官府權曰老臣謬膺托孤不敢不竭股

肱凡內降命勅府部章奏自合公聽並觀有傳奉中旨所司按法覆奏白老臣折衷之以復百官總己之義拱內慮

馮保專恣與居正議謀去之居正陰洩之保乃與保謀去拱六月既望庚午昧爽拱在直居正引疾召諸大臣於會

極門促居正至拱以為且逐保也保傳皇后皇貴妃皇帝旨曰告爾內閣五府六部諸臣大行皇帝賓天先一日召

內閣三臣御榻前同我母子三人親受遺囑曰東宮年少賴爾輔導大學士拱攬權擅政奪威福自專通不許皇帝

主管我母子日夕驚懼便令回籍閒住不許停留爾等大臣受國厚恩如何阿附權臣蔑視幼主自今宜洗滌忠報

有蹈往轍典刑處之拱即日出朝門得一牛車立而附載緹騎兵番跟隨追逐喪厥資斧大臣去國以為異聞拱去

居正為乞馳驛乃傳歸而高儀未幾亦卒以病死居正喪然首輔矣辛酉上御平台召張居正憫勞之曰皇考屢

稱先生忠臣居正頓首泣謝曰今國家要務惟在遵守舊制不必紛更至于講學親賢愛民節用又君道所先乞聖

明留意上曰善隨賜酒饌銀幣居正既柄政慨然以天下為己任中外想望丰采一意專主權課吏實賞言高皇帝

得聖之威者也世宗能識其意是以高臥法宮之中朝委裘而不亂今上世宗孫也奈何不法祖具詔草請於上召

羣臣廷飭之百寮惕然八月張居正請開經筵復請更定常朝日期御門聽政俱從之上遂御文華殿日講以為

常十一月太監崔敏請買金珠寶石居正上前六月間奉命停止今忽有此舉是前詔不信也乞暫停之以甦

民力因封還敏疏遂報罷十二月張居正進帝鑑圖說上見捧冊進喜動顏色遽起立命左右展冊居正從旁指

陳大義上應如響因即宣付史館賜居正銀幣一曰上御文華殿講畢覽至漢文帝勞軍細柳事居正因言皇上當

留意武備。祖宗以武功定天下。承平日久。武備日弛。不可不及早講求也。上稱善。甲戌。張居正奏請明年正月。上旬。即御備日講。但先帝喪未期。勿設宴。并免元夕燈火。上曰。已早停止。每侍聖母膳。甚簡素。或逢節日。且果宴不設。樂居正稱善。尋御光祿卿免節間供應七百餘金。戊寅。張居正上言。制勅宜尚簡嚴。近來過為誇侈。臣諛其君。猶謂之佞。況以上說下乎。乞戒代言諸臣。復古從實。毋懷制體從之。

神宗萬曆元年春正月辛卯。命成國公朱希忠。大學士張居正。知經筵事。上其故禮。居正每日御經筵。居正以詩書入。在文華殿後。張小幄造漆密語。一日居正在直廬感病。上御煖閣親調椒湯賜之。盛暑御講。上就居正立處。令內史搖扇。隆冬進講。以氈片鋪地。庚子。早朝。上出乾清宮。見一無鬚男子。偽作宦者狀。袖有佩刀。趨走惶遽。左右執之。馮保立鞠之曰。南兵王大臣。奚自曰。自總兵戚繼光來保。使密報居正。而居正令附保耳。曰。戚公方握南北軍禁。無妄指。可借以除高氏。保故甘心。陳內監洪。已運洪鋼禁獄。令大臣拱之矣。先是大臣為戚帥。三屯營。南兵不遂。流落都下。為人巧捷。便佞。一中國暱之。至是令稱拱。使改籍武進縣。即令廁卒。幸儒衣大臣蟒袴。予二劍。劍首飾貓精。異寶。送繫殿中。入以聞。請究主使。八居正亦上疏。如保意。上即付保鞠。保令幸儒屏語。大臣曰。第言高相君怨望。使汝來刺。願先首免罪。即官汝錦衣。賞千金。不然重榜掠死矣。因使儒界大臣金美。飲食之。儒日與大臣狎。欵即令誣拱家人。為同謀。獄具。保飛發五枝械。拱撲而居正前。疏傳中外。口語藉藉。謂且逮拱。居正乃密謀于吏部尚書楊博。博曰。迫之恐起大獄。抑上神聖。英銳持公平。察高公雖粗暴。天日在上。安得有此。居正面赤不懌。會大理少卿李幼孜者。居正鄉人。亦與疾告。居正曰。公奈何。為此惡名。污青史矣。居正強應曰。吾為此事。憂不如死。何謂我為。居正禁科道官不得有言。而御史鍾繼英上疏。不敢明言。暗指之。居正怒。擬旨詰問。左都御史葛守禮語楊博。過張公必諍之。博曰。向已告矣。守禮曰。輿望屬公。謂公能不殺人。媚人耳。大獄將起。公奈何。以己告為解。即共過居正。居正曰。東廠獄具矣。同謀人至。即疏處之耳。守禮曰。守禮聽附亂臣。黨耶。願以百口保高公。居正默不應。博曰。願相公持公議。扶元氣。廠中寧有良心。倘株連者。眾事更有不可知者。居正堅不承。博與守禮因歷數先朝政府同心輔政。及貴溪分宜。華亭新鄭。遞相傾軋。相名坐損。可為殷鑒。居正憤曰。二公意我。甘心高公耶。奮入內殿。廠中揭帖。投博曰。是何與我揭帖。有居正竄改四字。曰。歷歷有據。而居正忘之。守禮識居正手跡。笑而納諸袖。居正覺。曰。彼法理不諳。我為易數字耳。守禮曰。機密重情。不即上聞。先政府耶。吾兩人非謂相公甘心高公。以回天。非相公不能居正。揖謝曰。苟

可效敢不任第何以善後博曰相公患不任耳任則何難善後須得一有力世家與國休戚者乃可委治居正悟始
言上前度處之上即命馮保與左都御史葛守禮都督朱希孝會審而希孝懼與其兄成國公希忠相對泣曰設畫
此策也以覆吾宗急詣居正請命居正曰第見家宰大中丞希孝泣謁博博曰欲借公全朝廷宰相體耳何忍以身
家陷公顧亦何難公第使善調校尉入獄訊刀劍口語所從來雜高家僕稠眾中令別識且問其高何所今在何地
立辨矣希孝如博言使善調校尉密詢大臣何日來則來自保所語盡出保口校尉即告大臣入宮謀逆者法族奈
何甘此若吐實或免罪大臣茫然哭曰始給我主使者罪大辟自首無恙官且賞豈知當實言適高家僕逮至希孝
雜諸校中令揚色大臣不辨也及會審風靈大晦尋雨雹不止東廠理刑白一清者謂保初問官二千戶曰天意若
此可不畏乎高相國顧命大臣本無影響強我誣之我輩皆有身家異日寧免誅戮耶皆曰馮公已為具詞固有陰
持之者奈何一清曰東廠機密重情安得送閣改乎頃之天稍明出大臣會問故事先雜治大臣呼曰故許我富貴
何雜治也馮保即問曰誰主使者大臣瞪目仰面曰爾使我乃問也保氣奪強再問爾言高相國何也曰汝教我我
則豈識高相國希孝復詰其詳矜刀劍曰馮家僕辛儒所予保益懼希孝曰爾欲污獄使耶遂罷保密飲大臣生漆
酒瘖之而內以拱行刺事上聞有殿內監者年七十餘奏上曰高拱故忠臣何為有此隨願保曰高鬚子是正直人
張居正故懷忮刻必殺之我輩內官何須助彼保大沮而內監張宏亦力言不可於是上下刑部擬罪竟論大臣斬
拱被居正齟齬杜門屏居仕宦中州者不敢過新鄭幸枉道他去六月張居正上言稽劾章奏隨事考成有遷延
隱蔽者即舉劾上從之冬十月上御文華殿張居正進講言及宋仁宗不喜珠飾上曰賢臣為寶珠玉何甚居正
曰明君貴五穀而賤珠玉五穀養人珠玉飢不可食寒不可衣上曰然官人好治粧朕歲賜未嘗不節省居正曰皇
上言及此社稷生靈之福也上又曰秦始皇銷兵挺可傷人何銷兵為居正曰人君布德修政以結民心為本天下
之患每出所防之外秦亡于戍卒故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上曰然人定真能勝天也
二年春正月大學士張居正請上引見廉能官做祖宗午朝之儀從之甲午上御皇極門引見朝覲清廉卓異浙江
布政使謝鵬舉等二十五人特加獎勵各賜金幣并宴張居正進講章疏畧曰義理必時習而後能悅學問必溫
故而知新臣今將今歲所進講章重復刪定大學一冊虞書一冊通鑑四冊進言睿覽雖淺近之言然亦行遠登高
之一助四川西南都蠻平初隆慶時都蠻作亂張居正薦會省吾往討之省吾有偉畧而四川總兵劉顯以在閩

事被彈居正曰臨敵易將兵家所忌倘蜀事不效當併閩事建治之于是顯奮不顧身受省吾方略以平蠻自効凡六越月諸寨悉平俘蠻長三十六人拓地四百里上御文華殿講學問建文果出亡否張居正曰國史不載但故老相傳披緇雲遊題詩于田州有流落江湖四十秋之句上太息命錄詩進居正曰此亡國之事不足觀也請錄皇陵碑及高皇御製集以上見創業之艱聖護之盛明日輔臣進皇陵碑上覽畢謂居正曰朕覽碑讀之數過不覺感傷欲泣居正曰祖宗當日艱難蓋以天心為心故能創制顯庸皇上以聖祖之心為心乃能永保洪業因述聖祖微時事及即位勤儉上愴然曰朕敢不黽勉法祖然尚賴先生輔導也秋九月辛巳刑部請錄囚慈聖太后欲停之上問張居正對曰春生秋殺天道之常皇帝即位以來停刑者再矣根莖不除反害嘉禾凶惡不去反害良民上為請太后從之十二月壬子張居正率大臣上御屏屏繪天下疆域及職官姓名用浮帖以便更換上命設于文華殿後時加省覽閏十二月丁亥上御書弼予一人永保天命賜張居正明日居正侍進諫曰帝王之學當務其大自堯舜至唐宋賢主皆脩法行政治世安民不以一藝漢成帝知音律能吹簫度曲梁武帝陳後主隋煬帝宋徽宗皆能文善書畫無救於亂亡則君德之大豈沾沾一藝哉他日上日講專問居正元夕烟火熬山祖制乎曰非也成化間以奉母后時多諫阻今新政宜裁上曰然居正曰明年雖禪繼此當大婚又皇弟潞王出閣諸公主薨降所費甚煩宜預節省上曰朕極知民窮居正請減元日賜賞上大然之上又嘗與輔臣曰昨日禁中花甚開侍母后賞宴甚歡蓋指慈寧也居正奏曰仁聖太后處多時寂寞惟皇上念之起還宮白慈聖即自駕往迎仁聖過大內賞花傳觴歡宴而罷

三年夏五月大學士張居正上言近郡縣入學大濫宜勅學臣量加裁省并勅吏部凡所在督學臣非方正勿遣遼東告警上深以為憂張居正對曰暑月非北騎狂逞之時必無慮既而遼刺總兵戚繼光報稱諸部解散無警居正因上疏論邊事曰昨遼東撫臣張學顏報稱寇散二十餘萬謀犯遼東前鋒已抵大寧皇上面諭臣臣已面奏料其無事今據總兵戚繼光報稱寇久解散臣又使人于宣府密偵西人着把都動靜則把都在集駐牧未嘗東行遼東所報皆屬虛聲臣等因此反切憂慮夫兵家之要必知彼已審虛實而後可以待敵取勝今無端聽一記言倉皇失措則是被已虛實茫然不知其與風聲鶴唳草木皆兵者何異敵情狡詐萬一彼常以虛聲恐我使我驚惶疲于奔命久之懈弛不備然後卒然而至措手不及是在彼反得先聲後實多方以誤之之策而在我願犯不知彼已百

戰百敗之道他日邊臣失事必由于此故臣等不以寇之不來為喜而深以邊臣不知敵情為慮也兵部以居中調度為職猶貴審察機宜沈謀果斷乃能折衝樽俎坐而制勝今一聞奏報便爾張皇事已之後又寂無語徒使君父焦勞于上以憂四方豈僅以題覆公牘謂已畢本兵之事耶乞傳諭兵部詰以寇情虛實之由使之知警言并請賑各邊飢卒俱從之八月張居正請增各臣許之即日進吏部左侍郎張四維為禮部尚書入東閣故事入閣者止曰同某人辦事至是上手注隨元輔入閣辦事四維恂恂若屬吏矣十一月張居正上郊祀圖考為書三冊首敘分合沿革之由次具壇壝陳設次列儀注樂章大意遵高皇帝定制歲一合祀奉二祖並配上袞答之四年春正月御史劉臺劾大學士張居正專擅威福如逐大學士高拱私贈成國公朱希忠王爵引用張四維張瀚為黨斥逐言官余懋學傳應積罔上行私橫黷無厭居正怒甚見上辭政曰臣之所慮者危地也言者以為擅作威福而臣之所行正威福也將異順以悅下耶則負國竭公以事上耶無以逃罪擅之訊伏地不肯起上下御座手掖之曰先生起朕當責臺以謝先生詔下臺獄杖之百遠戍之時議藉藉居正不自安復具疏為解免杖奪職為民然心終恨之後竟致之死三月戊戌上御文華殿言及唐玄宗於勤政樓宴安祿山上曰樓名勤政而佚樂何也張四維曰玄宗開元之治有三代風至天寶荒佚乃致播遷居正曰無論往代我世宗皇帝初年西苑建無逸殿省耕勸農末年崇尚玄修不復臨幸治平之業亦寢故大寶歲云民懷其始未保其終上嘉納之五月辛酉上視朝張居正等請覽奏章時閱聖祖所親批疏稿為法上曰然居正因簡內閣所藏聖祖手諭六十三道御製四十四道聖旨并帖共七十道上之秋七月丁酉張居正上言致治之道莫要於安民安民之法莫重於守令守土牧民者削下奉上以希聲譽奔走趨承以求薦舉徵發期會以完簿書苟且草率以逭罪責其實心愛民者未嘗概見明春外計考察舉錯乃向背所係惟以安靜宜民為最虛文矯飾雖浮譽隆當列下考居正又請行考成法有司以徵解為殿最於是奉行者督責小民不勝朴楚相率為怨言然賦以時起居正上言近者仰賴皇上愛人節用京通儲粟足支八年太倉銀庫所積尚少宜將明年漕糧量折十三足國裕民一舉兼得上從之時府庫充溢太僕寺亦積金四百餘萬冬十月丙子進張居正左柱國太傅仍加伯爵勅曰先生親受先朝顧命輔朕冲年今四海昇平實賴匡弼精忠大勳言不能殫惟我祖宗列聖祐爾子孫與國咸休欽哉居正固辭伯爵許之山東撫按劾昌邑知縣孫鳴鳳貪賄上怒甚欲遣逮張居正曰貪人固當盡治但故事俱下臺訊上曰然鳴鳳之婪乃出進士乎居正曰此

人惟恃進士故爾志肆若乙科明經尚有畏忌今後用人但問功能不可拘資格上深然之。十二月上御文華殿舉袍示輔臣曰此何色也居正以為青上曰紫也久而色渝居正曰紫易渝昔皇祖不尚袷服御衣敝甚始易享國長久未必不由此願皇上以皇祖為法節一衣民間有數十人得其煖者輕一衣民間有數十人受其寒者不可不念也時左右亦言民窮至鬻妻子應上供上深然之

五年春正月庚午上御文華殿大學士張居正言殿之東堂祀伏羲以下數聖君皇上所當法也法古聖惟在省覽章奏日閱一二講明國事則他年躬攬萬幾無難矣上嘉納之五月戊申諭修慈慶慈寧兩宮張居正言兩宮于

萬曆二年落成今壯麗如故足以娛聖母乃欲懷其已成更加藻飾非所急也請輟工從之嶺西羅旁平羅旁據山海間驚江急峽巖壑險絕諸獠窟穴其中前代不入版籍國初甫一定之世宗朝諸獠轉相寇掠不可撲滅督撫

殷正茂既討平惠潮寇上疏言羅旁當誅廷議不能決居正毅然言當誅舉兵部尚書凌雲翼請賜璽書屬之討賊雲翼潮行居正謂之曰雖鞭之長不及馬腹即今兩廣諸獠雖所在都有然乘間竊發要當審所緩急耳雲翼既至

部諸路兵號三十萬八道並進克木衣山破諸峒五百六十有四俘斬四萬二千有奇拓地數百里置郡縣提聞賜賚有差先是四方多草竊有司秘不以聞張居正特嚴其禁匿盜者雖循吏必黜得盜即報決有司凜凜盜亦衰

止閏八月丁亥上視朝張居正因言近因陰雨朝講暫輟恐中外不知謂皇上勤學漸不如初願日慎一日非有他事及風雨不得輟上深然之九月上諭停刑蓋慈聖太后以大婚期進也居正上言春生秋殺天道所以運行

雨露霜雪萬物因之發育明王奉若天道刑賞予奪皆奉天意以行事若棄有德而不用釋有罪而不誅則刑賞失中慘舒異用矣且臣近詳閱所開諸犯皆逆天悖理其所戕害含冤蓄憤聖主明王不為一泄彼以其怨恨冤苦之

氣鬱而不散或上蒸為妖沴氣侵之變下或致凶荒疫癘之疾則其為害又不止一人一家也請俟明年吉典告成然後概免一年從之己卯張居正父喪訃至上以手諭宣慰視粥止哭絡繹道路又與三宮賻贈甚厚然亦無意

留之所善同年李幼滋等倡奪情之說於是居正惑之乃外乞守制示意馮保使勉留焉冬十月居正再上書乞終制不允乃請在官守制不造朝許之居正既又喪奪情吉服視事編修吳中行簡討趙用賢因星變陳言刑部員外

艾穆主事沈思孝合疏言居正忘親貪位居正大怒時大宗伯馬自強曲為營解居正疏而以一手撚鬚曰公饒我公饒我掌院學士王錫爵徑造喪次為之解居正曰聖怒不可測錫爵曰即聖怒亦為公語未訖居正屈膝于地舉

手索刃作劓頸狀。曰爾殺我爾殺我錫爵太驚。擢出十月二十二日中行等四人同時授杖。中行用賢即日驅出國門。人不敢候視。許文穆方以庶子充日講鑰玉杯。曰班班者何。下生派英英者何。蘭生氣。追追琢琢。永成器以贈。中行鑄犀杯。曰文羊一角。其理沈黜。不惜刻心。當辭碎首。黃流在中。為君子壽。以贈用賢。穆思孝復加鑲鎖。且禁獄。越三日。始命解發。成為更慘。毒時鄒元標觀政刑部。憤甚。視四人杖畢。而疏上。越三日。受杖。謫戍貴州。都勻衛。罷吏部尚書張瀚。先是瀚為南京工部尚書。廷推吏部。瀚名第三。以居正言。上越次用之。居正以為德。希瀚報奪情。議起。遂邀中旨。屬瀚留居正。居正亦自為牘風之。使留己。瀚若不喻其意者。謂政府奔喪。當以殊典。卹之。宗伯事也。何關吏部。居正乃令所善客說瀚。瀚不聽。又不欲顯居其名。乃偕三尚書密晤居正。動以微言。居正大不悅。於是有所謂切責瀚。謂瀚奉諭不復。無人臣禮。是時廷臣爭惴惴。各倡保留之議。瀚撫膺太息曰。三綱淪矣。居正益怒。嗾臺省劾之。以為昏耄。勒令致仕。丙午。上戒諭羣臣曰。奸邪小人。藐朕冲年。忌憚元輔。乃借綱常之說。肆為誣論。欲使朕孤立於上。得以任意自恣。茲已薄處。如或黨奸懷邪。必罪不宥。時言奪情者得罪都人士。皆憤怒作謗書。懸長安門。謂居正且反。上聞之。故宣諭於朝。謗議稍息。已而召居正於平臺。尉諭甚至。即日入直。初居正喪次。凡閣中事。令吏贊奏。就擬處分。手詔稱元輔。稱太師。稱先生。皆盡古師臣之禮。十一月癸丑朔。以星變考察羣臣。始張居正自矯飾。雖或任情。而敏因善斷。中外羣譽之。居正亦自負不世出。迨劉臺論居正得罪。志意漸恣。至是益知天下不見與。思威權劫之矣。令天下度田。國初天下土田八百五十萬頃。至後漸減。歲久滋偽。豪民有田不賦。貧民曲輸。為累民窮逃亡。故額頓減。張居正請料田。凡莊田民田。職田蕩地牧地。皆就疆理。無有隱其撓法者。下詔切責之。六年春正月。將舉大婚。首輔張居正充納米。問民副使給事中李泚疏言。居政有服制不宜與執事。乞改命。上不允。以聖母諭居正。遂從吉。三月甲寅。張居正乞歸治葬。許之。辭朝。上召見于平臺。勞諭之曰。朕不能捨先生。恐重傷先生懷。是以忍而允所請。雖然。國事至重。朕將焉依。居正奏言。皇上大婚之後。宜樽節愛養。留萬幾。因伏地而哭。上亦為之哽咽。墮淚曰。先生雖行國事。尚宜留心。乃賜銀印曰。帝眷忠良。令得密封言事。進辭兩宮。各賜贖金。慰諭有加。庚辰。遼東再奏大捷。上歸功張居正。使馳諭俾定爵賞。以聞。召趣還朝。居正以母老。俟秋。上道命錦衣歸馳趣之。六月乙未。張居正還朝。上召見于文華西室。問沿途所見。稼穡如何。民生如何。邊事如何。居正對甚悉。上大悅。賜休沐十日。十二月。命纂宗藩要例書。頒示諸王。先是世宗朝。公族繁盛。國用困竭。以故頗加損抑。至是

居正等念諸藩裁削非天子親親意乃畧舉事例未當者十一條請勅禮官集議著為令諸藩於是感激親上而厚薄親疎有體矣

七年二月上患疹慈聖太后命僧於戒壇設法度眾張居正上言戒壇奉皇祖之命禁止至今以當時僧眾數萬恐生變敗俗也今豈宜又開此端聖躬違豫惟告謝郊廟社稷斯名正言順神人胥悅何必開戒壇而後為福哉事遂寢二月河工成先是淮安有水患河決入淮淮勢不敵淮揚俱為巨浸直逼泗州患近陵寢上以問張居正因上言故河道都御史潘季馴可使乃降璽書及其家拜都御史使持節治河一切假以便宜久任帑藏不問出入諸奉行不及事者下詔獄鞠治之於是當事者日夜焦勞蓋踰年而堤成轉漕無患三月上疹愈徵光祿寺十萬金張居正上言財賦有限費用無窮使積貯空虛不幸有四方水旱之災疆場意外之變可為寒心此後望力加樽節若再徵金臣等不敢奉詔矣時上漸備六宮太倉所儲屢有宣進居正上戶部所進御覽錢糧數目請置之坐隅時賜省覽量入為出因言萬曆初年所入四百三十五萬有奇六年所入僅三百五十五萬有奇則已少八十餘萬矣五年歲出四百四十九萬有奇則已多四十餘萬矣夫歲出則浮於前歲入則損於前此不可不留心也王制量入為出計三年之出必有一年之餘而後可况財用止有此數設法巧取不能增多惟加意樽節則用自足上嘉納之夏四月上以內庫缺錢賞賚不足命部鑄大錢以進張居正上言先朝鑄錢呈式非供上用也萬曆二年進錢一十萬其後歲半之已非本意若闕錢鑄進是以外府之儲取供內府大失舊制矣上從之乃罷鑄錢癸卯張居正上肅離殿歲命書于御屏五月封遼東總兵李成梁為寧遠伯張居正言成梁屢立戰功忠勇為一時冠加以顯職此鼓勵將士之法也已成梁使使餽以金居正曰而主以百戰得功勳我受其金是得罪高皇帝也却不受七月甲子給事顧九思王道成等以江南水災請罷浙直織造內臣上以示張居正居正奏民重困宜召還孫隆上曰彼織幣且完當俟來春耳居正曰地方多一事則有一事之擾寬一令則受一分之惠災地疲民不堪催督暫去之俟稍稔可復也上從之時給事中李涑請卹江南水災并言四事上怒其譏訕居正曰水災請卹亦言官之常雖或觸忤恐傷聖度上意乃解冬十月劾遼總督梁夢龍報土蠻大舉入寇張居正奏言臣諭邊臣如敵騎入勿輕戰堅壁清野野無所掠彼將自阻請令夢龍駐永平威繼光駐一片石伺間邀擊上善之既而土蠻以四萬騎犯前屯梁夢龍李成梁率兵禦却之十二月張居正服闋召見于平臺

八年春正月己未先是永豐梁汝元聚徒講學吉水羅巽亦與之遊汝元揚言張居正專政當入都頌言逐之居正微聞其語授指有司捕治之已湖廣貴州界內妖人曾光竄入汝元巽姓名云謀不軌汝元巽俱先死湖廣守臣具爰書下法司訊之并曾光亦非真也第據律論罪三月大學士張居正具疏乞休再上上慰留懇切最後手書傳慈聖口諭張先生受先帝付託豈忍言去僕輔爾至三十却再審處讓後人非晚也居正因復就職甲子賜進士張懋修等三百人及第出身有差懋修兄敬修亦成進士得禮部主事俱居正子八月戊子刑部侍郎劉一儒移書張居正曰竊聞論治功者貴精明論治體者尚渾厚自明公輔政立有成之典復久任之規申考憲之條嚴遲駭之罰大小臣工鯁奉職治功能精明矣愚所過慮者政嚴則苛法密則擾今綜覈既詳弊端剔盡而督責復急人情不堪非所以培元氣而養敦厚之體也昔臯陶以寬簡帝舜姬公以悼大告成王淪洽當代矩矱後世願明公法之居正得書不懌十一月戊寅上以夜宴感於內侍孫海客等撻二內使幾斃慈聖太后聞之切責上令取霍光傳入覽上悔悟降孫海客等明日上諭閣臣朕在冲年自多過愆惟藉諸先生力諫使朕為堯舜之君張居正因奏諸內臣老成廉慎者存之詔佞放恣者汰之皇上亦宜痛改戒宴飲以重起居專精神以廣繼嗣節賞賚以省浮費却玩好以定心志親萬幾以明庶政勤講學以資治理端趨向以肅士風則聖德愈光矣上深嘉納之十二月甲辰張居正請屬儒臣以累朝寶訓實錄分四十餘則曰創業艱難曰勵精圖治曰勤學曰敬天曰法祖曰保民曰謹祭祀曰崇孝敬曰端好尚曰慎起居曰戒游佚曰正宮闈曰教儲貳曰睦宗藩曰親賢臣曰去奸邪曰納諫曰守法曰敬戒曰務實曰正紀綱曰審官曰久任曰重守令曰馭近習曰待外戚曰重農曰興教化曰明賞罰曰信詔令曰謹名分曰却貢獻曰慎賞賚曰甘節儉曰慎刑獄曰褒功德曰屏異端曰飭武備曰禦寇盜仍勅次第進呈俟明年開講其諸司章奏切要者即講畢面裁時上留意翰墨居正以為筆札小技非君德治道所係故有是請上嘉納之

九年春正月大學士張居正請令翰林分番入直應和文章或令侍上清譏質問經義陳說治理如唐宋故事夏四月辛亥上御文華殿張居正以給事中傳作舟疏進覽云今江北淮鳳及江南蘇松連被災傷民多乏食至以樹皮充飢或相聚為盜大有可憂上曰淮鳳頻年告災何也居正對曰此地從來多荒少熟元末之亂皆起於此今當破格賑之上曰然居正極言今有司負職如積穀一事屢旨申飭音成虛文上作色曰有司忽民宜重處之居正曰

以後犯者當如聖諭又曰江南北旱河南風災畿內不雨勢將竭賑惟皇上量入為出加意樽節如宮費及服御可減者減之賞賞可裁者裁之至若施舍輜黃不如予吾赤子也上曰然今宮費俱節賞費不溢居正曰皇上謂從舊亦近例耳如今年暫行明年即為例非祖制也臣不敢遠引如皇祖用度最繁然內帑尚有餘積隆慶初庫貯尚百餘萬今歲入百二十萬猶稱之惟皇上省察上是之十一月張居正一品考滿賜金幣及酒菓甚厚手勅復諭有精忠大勲言不能盡官不能酬之語加上柱國太師支伯爵俸居正固辭允之

十年二月丁酉大學士張居正上言安民之道在察其疾苦今尚有一事為民害者帶徵稅糧也夫百姓財力有限一歲之入僅足供一歲不孝歲款目前尚不能辦豈復有餘力更完累歲積積乎有司避責往往將今年所徵抵完舊通即今歲所欠又為將來帶徵矣况徵輸額緒繁多年分清雜小民竭脂膏胥吏飽溪壑甚者不肖有司因而漁獵夫與其脫民以實奸貪之橐孰若盡蠲以施曠蕩之恩乞諭戶部覈萬曆七年前積負悉行蠲免將見年正額責令盡完在百姓易辨在有司易徵是官民兩利也上從之詔下中外大悅三月丁卯張居正有疾求私宅票擬從之六月甲子居正以疾再乞休不允上以細務委張四維大事即居正家平章以遼左大捷斬速把孩功進張居正太師甲辰上遣司禮太監賈手勅諭張居正曰聞先生糜飲不進朕心憂慮國家大事當一一為朕言之居正力疾疏謝并上密奏薦禮部尚書潘晟吏部左侍郎余有丁明日上即命二人入閣丙午大學士張居正卒上震悼輟朝遣司禮太監張誠監護喪事賜賻甚厚兩宮太后及中宮俱賜金幣賜祭十六壇贈上柱國謚文忠居正性深沈機警多智數為史官時嘗潛求國家典故及時務之切要者剖晰之遇人多所諮詢及攬大政登自輔慨然有任天下之志勸上方行祖宗法度上亦悉心聽納十年來海內肅清用李成梁戚繼光委以北邊攘地千里荒外警服南蠻累世負固者次第遣將削平之力籌富國太倉粟可支十年向寺積金至四百餘萬成君德抑近倖嚴考成覈名實清郵傳核地畝一時治績炳然惜其福衷多忌剛愎自用初入政府即以私憾廢遼王久直信任奸佞好諛成風六曹之長咸唯唯聽命至章疏不敢斥名第稱元輔始譽以伊周漸進以五臣且諛之舜禹居正亦恬然居之而中允高啟愚至以舜亦以命禹題試士當時目為勸進居正卒餘威尚在言官奏事尚稱先太師方奪情時威權震主上雖虛已以聽而內顧不堪身死未幾遂遭削奪并籍其家子孫皆不保云初上在講筵讀論語色勃如也誤讀作首字居正勿從旁厲聲曰當作勃字上悚然而驚同列皆失色上由此憚之及居正卒後蒙禍時比之霍氏之

駿乘。御史郭維賢疏薦吳中行等降調然上意已漸移。御史楊寅秋劾王國光罷之發馮保南京閒住吳中行趙用賢艾穆沈思孝王用汲余懋學朱鴻謨趙應元何應禎趙世卿鄒元標俱復官。會潞王昏禮所需珠寶未備太后間以為言。上曰：辦此不難。年來廷臣無恥盡獻張馮二家耳。太后曰：已抄沒矣。必可得。上曰：保點猶盡竊而逃。自此內中張先生張太岳稱謂絕以為諱。而籍沒之舉亦胎於此。

十二年。上從遼府次妃王氏奏請。籍沒張居正家。其產不及嚴嵩二十分之一。株連頗多。荆川騷動。上曰：遼府廢革。既奉先帝宸斷。又無應繼之人。着推舉親枝。以本爵奉祀。仍准王歸葬。原封抱養。子述璽准依親居住。給與庶糧二百石。本折中半支。王氏從厚。援徽府例。贍養張居正。誣讒親藩。指制言官。蔽塞朕聰。私佔廢地。畝假以文量。遮飾騷動海內。專權亂政。罔上負恩。謀國不忠。本當斲棺戮尸。念効勞有年。姑免盡法。伊屬張居易張嗣修張順張書俱令烟瘴地面充軍。

谷應奉曰：聞之虞書良弼。義取協恭。秦誓介臣。都無他技。蓋下吏奉職。乃在才具。而端揆裁物。則在度量。卿貳奔走。不越章程。而宰相坐論。必資道術也。矧承平之相。與刑制異。冲人之相。與長君異。周公以惇大告成。王韓琦以財偏貶。公著。凡以養蒙作聖。不專在于宣之。綜核明之。察察耳。世稱張居正。相業譽者。或許其幹畧。毀者僅惡其專恣。然予以皆非事實。真知居正者也。考居正大節。特傾危。隋刻忘生。背死之徒耳。而其他緣飾。以儒術眩曜。以智數譬之。黃子文。牆高基下。陽處父。華而不實。求其論思。密勿之地。表帥百寮之間。此實難矣。方夫穆宗。憑几。顯帝。冲齡。居正。拱儀。同受顧命。而內臣馮保。竊叢于側。斯時。遂才之議。未行。弔讓之謀。潛固。費交附。璫。漏言。市重。彼商鞅之。因景監。相如之。藉繆賢。揆之。結主固如是乎。卒之會極傳宣。新鄭被斥。而馮保。以快己之怨者。即以酬次輔之恩。居正。以去保之疾者。還以固綸扉之寵。鶯雛。吟若互市。然及乎九齡。遠引。頤滄外。徒始。乃宮府交通。受唱。送和。馮倚。執政。則言路無憂。張特中。消即主恩。罔替。以故扇殿。清暑。鋪毡。禦寒。居正所蒙。豈皆媚璫之力也。至于犯蹕。具獄。詞連。拱奴。謀發。宰臣。風生。內侍。苟非天變。見于上。公議。格于下。則上官。詰詐。立碎。奉車。易之。飛文。赤誅。魏氏。居正之。包藏禍心。傾危。同列。真狗彘。不食其餘。矣。若夫。父喪。奪情。太阿。不釋。李幼。攷倡。之於外。馮保。應之于內。而居正。貌乞。持服。心冀。慰留。無魯伯禽。之東郊。不啟。蹈程方進。之脫。衰視。事語。云。求忠。于孝。又云。移孝。作忠。居正。其無。人心者乎。何相。陪之。戾也。矧。乃三月。歸葬。六月。還朝。宰我之意。惟在

短喪曹瞞之心恐失兵柄而但吳中行趙用賢俱以星變陳言文穆沈思孝鄒元標各以忘親入告乃復橫被鎖鑰咸加杖戍又且論死劉臺庚澈李期錫爵以刑顯驚奔張翰以附膺被斥雖王巨君之妾除忤恨沒將軍之收拷太史淫刑以逞不是過也又况懋修敬修非列魏科則躋清秩是豈向歆之學冠于漢廷抑亦京條之派相援宋室乎蓋至身死踰年違妃訃闕而東園秘器甫錫泉門緹騎金吾旋園府第匪漢元虧師傳之恩亦田蚡貽滅族之釁也乃論者以居正之為相也進四書經解而聖學修明進皇陵碑帝鑑圖而治具克舉請詞林入直而清讎無荒請宮費裁省而國用以裕任曾省吾劉顯而都蠻悉平用李成梁戚繼光而邊陲坐拓厥罪雖彰功亦不泯焉然予以居正救時似姚崇編礪則似趙普專政似霍光剛鷲則類安石假令天假之年長轡獲騁則吏道雜而多端治術疵而不醇斯豈貞觀之房杜而元祐之司馬乎更可異者自居正以錢穀為考成而神宗中葉一啟礦稅居正以名法為科條而神宗末造叢弊萬幾嗚呼事實之禍萌自催科申商之後流為清靜則猶居正之貽患也

明史紀事本末卷之六十二

援朝鮮

神宗萬曆二十年五月倭酋平秀吉寇朝鮮平秀吉者薩摩州人僕也始以魚販卧樹下有山城州倭渠名信長居關白職位出獵遇吉欲殺之吉善辨信長收令養馬名曰木下人信長賜與田地於是為信長畫策遂奪二十餘州會信長為其參謀阿奇支刺殺吉乃統信長兵誅阿奇支遂居關白之位因號關白以誘劫降六十六州朝鮮金山與日本馬對島相望時有倭戶往來互市通婚姻時朝鮮王李昫酒於酒弛備吉乃分遣其渠行長清正等率舟師數百艘逼釜山鎮五月潛度臨津分陷豐德諸郡時朝鮮承平久怯不諳戰皆望風潰朝鮮王倉卒棄王京令次子暉攝國事奔平壤已復走義州願內屬倭遂渡大同江繞出平壤界是時倭已入王京毀墳墓劫王子陪臣剽府庫蕩然一空八道幾盡沒旦暮且渡鴨綠請援之使絡繹于路廷議以朝鮮屬國為我藩籬必爭之地遣行人薛藩諭其王以匡復大義揚言大兵十萬已環甲至賊抵平壤朝鮮君臣勢益急出避愛州七月遊擊史儒等師至平壤不諳地利且霖雨馬奔逸不止儒戰死副總兵祖承訓統兵二千餘渡鴨綠江援之僅以身免報至朝議震動以宋應昌為經略督員外劉黃裳主事黃贊畫軍前八月倭入豐德等郡我兵稍集而行長等頗習兵詐謂不敢與中

國抗以緩我師。兵部尚書石星亦謂諸將未得利計無所出。議遣人探之。嘉興人沈惟敬應募。惟敬者市中無賴也。是時平秀吉次對馬島。據王京。分其將行長等。各發兵守要害。為嚴備。惟敬至平壤。行長令牙將以肩輿迎之。時平秀吉登山城。君自號大閣王。惟敬至。執禮甚卑。行長詭曰。天朝幸接兵不動。我亦不久當還。當以大同江為界。平壤以西。盡歸朝鮮。耳。惟敬既還。奏廷議。以倭多變詐。未可信。我師利速戰。乃趨應昌軍。統兵進擊。而石星頗惑之。以惟敬緩急可任。題假遊擊赴軍前。且請金行間。八月布衣程鵬舉請發遣羅兵自海道搗其巢穴。時以為奇策。又朝議調播州楊應龍援朝鮮。十二月以李如松為東征提督。上憫東征將士寒苦。特發同金十萬犒慰。且重懸賞格。先是宋應昌抵山海關。士馬芻糧徵調未至。而大將軍李如松甫平西夏。亦未至軍。因謬借。惟敬廢倭西向。前所羽檄徵兵七萬餘。至者半。乃置三軍。以副將李如栢將左。張世爵將右。楊元將中軍。趨遼陽。至是如松始至軍。而維敬歸自倭。稱行長願退平壤。迤西以大同江為界。如松大會將吏。叱惟敬。儉邪當斬。參軍李應試請問曰。籍惟敬給倭封。而陰襲之。奇計也。應昌如松以為然。乃置惟敬標營二十五日。誓師東渡。如松將諸鎮士馬四萬餘。東由石門度鳳凰山。馬皆汗血臨鴨綠江。天水一色。望朝鮮萬峯出沒雲海。監軍劉黃裳慷慨誓曰。此汝曹封侯地也。

二十一年正月平壤大捷。初沈惟敬三入平壤。約以正月七日李提督齎封典過肅寧館。至是初四日諸軍抵肅寧。行長遣牙將二十人來迎。如松檄遊擊李宜生縛之。倭猝起格鬪。僅獲三人。餘走還。告行長。行長問惟敬曰。此必通事西倭耳。行長令親信小西飛禪守。隨惟敬。謁如松。如松加撫。遣歸。六日抵平壤。行長並風月樓。候瞻龍節。倭偵花衣夾道迎候。如松分布將士。整營入城。諸將遂巡未入。形已露。倭悉登陴拒守。如松度地形東南。並臨江西枕山。陡立。惟進北牡丹臺高聳。最要。三倭列拒馬地。砲以待。遣南兵試其鋒。倭退。是夜倭龍李如栢營。擊却之。如松因部勒諸將。諭無割級。攻圍止。缺東面。屬遊擊。良惟忠。攻牡丹峯。陰取西南。以倭易麗兵。令祖承訓等。詭麗裝。潛伏八日。黎明鼓行抵城下。攻其東南。倭砲矢如雨。軍稍却。如松手斬先退者。以狗募死士。援梯鉤而上。殺數人。不退。倭悉力拒守。倭方輕南面為麗兵。承訓等乃卸裝。露甲。倭急分兵拒堵。如松已督楊元等。從小西門先登。李如栢等亦從。大西門入。火藥並發。毒烟蔽空。方戰時。吳惟忠中鉛洞胸。猶奮呼督戰。而如松坐騎斃。欬砲。易馬馳墮。斬。真出火。麾兵愈進。我師無不一當百。前隊留首。後勁已踵。突舞于堞。倭退保風月樓。夜半行長提兵渡大同江。遁。龍山是役。凡得級千二百八十五。餘死于火。反從城東跳。溺。無算。裨將李富查大受等。率精兵三千。潛伏江東僻路。獲級三百。

六十二生擒三倭乘勝追襲十九日李如柏進復開城得倭級六百十五朝鮮郡縣如黃海平安京畿江源四道並復平歸平壤惟咸鏡道為清正拒守開城破亦奔王京王京為朝鮮都會咸鏡忠清為之犄角頗據天險而援師既連勝有輕敵心二十七日去王京七十里朝鮮人以倭棄王京遁告如松信之將輕騎趨碧蹄館去王京三十里馳至大石橋馬蹶傷額幾斃倭猝至圍之數重將士殊死戰自己至午會中矢且盡金甲首前擄李將軍甚急裨將李有昇以身蔽如松刃數倭竟中鈞墮為倭支解李如柏李寧乃益夾擊李如梅箭中金甲倭隊驚會楊元援兵至欲重圍入遂潰而我精銳亦多喪失過橋者盡死天且雨近王京平地俱陷畦冰解泥深騎不得騁倭背山面水連珠布營城中廣樹飛樓鳥銃自穴中出應時斃諸軍乃退駐開城三月經畧宋應昌檄劉綎陳璘水陸濟師上益發帑金二十萬佐軍興時謀大台王京倭二十萬且聲言關白揚帆入犯李如松分留李寧等駐開城楊元等軍平壤扼大江接餉道李如柏等軍寶山諸處為聲援查大受等軍臨京而將銳卒東西策應聞倭將平秀嘉據龍山倉粟數十萬從間道縱火盡焚之倭乏食東師議欵初我師捷平壤鋒甚銳轉戰開城勢如破竹及碧蹄之敗久頓師絕域氣益索經畧宋應昌急圖成功於是惟敬之欵始用而倭芻糧並燼行長亦懲平壤之敗有歸志因而封貢之議起經畧既得請於朝赦不窮追且得倭報惟敬書乃益令游擊源弘謨同惟弘往諭倭獻王京返王子如約縱歸倭果于四月十八日棄王京遁如松及應昌整眾入城所餘米四萬餘芻豆稱是如松以兵臨漢江尾倭後欲乘墮歸擊之而倭步步為營用分番迭休法以退別將劉綎帥兵五千趨高州烏嶺烏嶺廣百七十餘里懸崖鑿削中通一道如線灌木叢雜騎不得成列倭尚拒險而別將查大受祖承訓等由問道踰槐山出烏嶺後倭大驚前移釜山浦築居屯種為久戍計我師乃張疑兵分遣劉綎祖承訓等屯大丘忠州檄調全羅水兵艤船分兵布釜山海口時倭已棄王京漢江以來千有餘里朝鮮故土奄然還定兵科給事中侯慶遠謂與倭何雙為屬國勸數道之師力爭平壤收王京挈兩都授之存亡興滅義聲振海外矣全師而歸所獲實多上乃諭朝鮮王還都王京整兵自守我各鎮兵久疲海外以次撤歸應昌復疏稱釜山雖瀕南海猶朝鮮境有如倭覘我罷兵突入再犯朝鮮不支前功盡棄考輿圖朝鮮幅員東西二千里南北四十里從西北長白山發脈南跨全羅界向西南正日本對馬島偏在東南與釜山對倭船止抵釜山鎮不能越全羅至西海蓋全羅地界直吐正南迤西與中國對峙而東保朝鮮與日本隔絕不通海道者以有朝鮮也關白之圖朝鮮意實在中國我救朝鮮非止為屬國也朝鮮固則東保朝鮮與日本

聖於泰山矣今日撥兵協守為第一策即議撤宜少需時日俟倭盡歸量留防戍部覆南兵暫留分部朝鮮量簡精
兵三千善後餘盡撤如前議 六月沈惟敬歸自金山同倭使小西飛禪守藤來請款而倭隨犯咸安晉州逼全羅
聲復江漢以南以王京漢江為界李如松計全羅沃饒南原府尤其咽喉侯乃命李平湖查天受鎮南原祖承訓李甯
移南陽劉綎移陝州已倭果分犯我師並有斬獲兵科給事中張輔之謂倭聚金山原伴退誘我撤兵圖漸逞無故
請貢非人情令猝犯晉州情形已露宜節制征勦遼東都御史趙燿亦報款真不可輕受 七月倭從金山移西生
浦送回王子陪臣時我師久暴露聞撤勢難久羈宋應昌乃請戍全羅慶尚議留劉綎川兵五千兵惟忠駱尚志南
兵二千六百合剿遼共萬六千人聽劉綎分布慶尚之大丘而兵部尚書石星一意主款謂留兵轉餉非策應昌師
老無成功亦願弛責然策倭多詐恐兵撤變生已而命沈惟敬復入倭營促謝表急圖竣役乃并撤吳惟忠等兵止
留綎兵防守 諭朝鮮世子臨海君璵居全慶督師以顧養謙總督遣左 九月兵部主事魯傳芳言倭款亦去不
款亦去款亦來不款亦來蓋關白大衆已遷行長留待知我兵未撤不能以一矢相加遺也欲歸報關白捲土重來
則風帆不利正苦冬寒故曰款亦去不款亦去沈惟敬前倭營講購咸安晉州隨陷而欲恃款莫來年不攻則速之
款者速之來耳故曰款亦來不款亦來為今日計宜令朝鮮自為守弔死問孤練兵積粟以圖自強章下部 十月
總督顧養謙力主撤兵許之因疏請封貢上命九卿科道會議時御史楊紹程奏臣考之太祖時屢却倭貢處至深
遠永樂間或一朝貢漸不如約至是稔窺內地頻入寇掠至嘉靖晚年而東土受禍更烈豈非封貢為厲階耶今關
白謬為恭謹奉表請封之後我能閉關拒絕乎中國之聲必自此始矣且關白弒主篡國正天討之所必加彼國之
人方欲食其肉而寢處其皮特劫于威而未敢動耳我中國以禮義統禦百蠻而顧令此篡逆之輩叨天朝之名號
耶宜急止封議勒朝鮮練兵以守之我兵撤還境上以待之關白可計日而敗也是時廷臣禮部郎中何喬遷科道
趙完璧王德完建中立徐觀瀾顧龍陳維芝唐一鵬等交章止封而劾遼都御史韓取善亦疏倭情未定請罷封貢
兵部尚書石星恐不能盡廢關白其張皇終主封貢不已

二十二年八月總督顧養謙奏講貢之說宜道宜定寧波關白宜封為日本王請擇才力武臣為使諭行長部倭盡
歸與封貢如約 九月朝鮮國王李昫疏請許貢保國上乃切責羣臣阻撓封貢追褫御史郭寶等詔小西飛入朝
時改總督侍郎孫鏞漸受事倭使抵京石星優遇如王公小西飛等殊揚揚過關不下既集多官面譯要以二事一

勒倭盡歸巢一既封。不與貢一誓無犯朝鮮。倭俱聽從。以聞。上復諭於左闕。語加周復。大畧如樞部意。十二月封議定。命臨淮侯李宗城充正使。以都指揮楊方亨副之。同惟敬往日本。時禮部議日本舊有王未。知存亡。關白或另擬二字。或即以所居島封之。行長以下。量授指揮銜。上竟准日本王號。給金印。行長授都督僉事。適謀報熊川島倭船三十六號。業起行。歸。石星遂請封事。必可成矣。

二十三年春正月。遼東都御史李化龍疏。倭六可疑。五可慮。謂倭不識漢字。恐中間兩相欺結。請從禮部量封秀吉。順化王。罷遣沈惟敬。增募水兵。而清正素不服關白。與行長不相能。可用魯運諭燕將計間之。時封使已發。竟不從。二十四年春正月。先是東封之使。久懷觀望。至是始抵金山。而沈惟敬詭云。演禮。同行長先渡海。私奉秀吉。燁玉真善冠。乃地圖武經。又驅壯馬三百。南戈。崖騎。從陰獻秀吉。取阿里馬女。與倭合。李宗城執袴子。經行之營。所在索貨。無厭。次對馬島。太守儀智夜飾美女二三人。更番納行帷中。宗城安之。倭首數請渡海。不允。儀智妻行長女也。宗城聞其美。并欲淫之。智怒不許。適謝周梓姪隆。與宗城弟道宗。城欲殺之。隆誅其左右。以倭將行刺。宗城懼。棄書。書夜遁。比明失路。自縊於樹。追者解之。遂奔慶州。副使楊方亨聞於朝。上震怒。連問宗城。議戰守。會方亨復揭倭情。無變。正使自為奸人。誤耳。上乃以方亨充使。加惟敬神機營銜。副之。廷臣交請罷封。上切責下。御史曹學程於理。立限渡海。于是惟敬益舞智揣摩。玩大司馬股掌矣。三月工部郎中岳元深。奉石星力主封事。有三辱。四恥。五恨。五難。疏入。謫為民。九月。楊方亨沈惟敬奉冊加日本。平秀吉齋沐三日。郊迎。節使受封。行五拜。三叩頭。山呼禮畢。欵使者備至。朝鮮王議遣光海君致賀。已而聽嬖臣李德馨言。使州判奉白土。綱為賀。秀吉怒。語惟敬曰。若不思二子。三大臣。三都八道。悉遵天朝約。付還。今以卑官微物來賀。辱小邦耶。辱天朝耶。惟敬慰諭之。秀吉曰。今留石曼子兵于彼。候天子處分。然後撤還。翼日具貨物數百種。奉貢。遣使齎表文二通。隨冊使渡海。至朝鮮。廷議遣使於朝鮮。取表文進驗。其一謝恩。其一乞天子處分。朝鮮廷議以為飾說云。

二十五年春正月。石星請自往朝鮮。諭兩國。就盟罷兵。不許。二月。再議東征。時封事已壞。而楊方亨詭報。去年從金山渡海。倭于大版受封。即回和泉州。然倭責朝鮮。三子不往謝禮。又微仍留金山如故。謝表後。時不發。方亨徒手歸。至是沈惟敬始投表文案。驗潦草。前折用豐城圖書。不奉正朔。無人臣禮。而寬奠副總兵馬棟。報清正等。擁二百艘屯機張營。方亨始直吐本末。委罪惟敬。并石星。前後手書。進呈御覽。上大怒。命遣石星。惟敬。按問。以兵部尚書邢

文進驗。其一謝恩。其一乞天子處分。朝鮮廷議以為飾說云。

二十五年春正月。石星請自往朝鮮。諭兩國。就盟罷兵。不許。二月。再議東征。時封事已壞。而楊方亨詭報。去年從金山渡海。倭于大版受封。即回和泉州。然倭責朝鮮。三子不往謝禮。又微仍留金山如故。謝表後。時不發。方亨徒手歸。至是沈惟敬始投表文案。驗潦草。前折用豐城圖書。不奉正朔。無人臣禮。而寬奠副總兵馬棟。報清正等。擁二百艘屯機張營。方亨始直吐本末。委罪惟敬。并石星。前後手書。進呈御覽。上大怒。命遣石星。惟敬。按問。以兵部尚書邢

玠總督劉遠改麻貴為備倭大將軍經理朝鮮。命都御史楊鎬駐天津。申警備楊汝南丁應泰贊畫軍前。五月。邢玠至遼。行長建樓。清正布種。島倭嘗水索朝鮮地圖。玠遂決意用兵。麻貴望鴨綠東發所統兵僅萬七千人。請濟師。玠以朝鮮兵惟嫻水戰。乃疏請募兵川浙。并調前遼宣大山陝兵。及福建吳淞水兵。劉綎督川漢兵六千七百。聽勦貴密報。候宣大兵到。乘倭未備。竟掩釜山。則行長擒。清正走。玠以為奇計。乃檄楊元屯南原。吳惟忠屯忠洲。大學士張位請屯田開城平壤。以資軍興。朝鮮恐中國吞併。以嶢岫為辭。議遂寢。六月。倭數千艘。先後度海。分泊釜山。加德安。骨安。窟放。丸。如雨。殲朝鮮郡守。安弘國。已復往來竹島。漸逼梁山。熊川。沈惟敬率營兵三百出入釜山。經畧邢玠。陽為慰籍。檄楊元襲執之。縛至貴營。惟敬執而倭嚮道自絕。七月。倭奪梁山三浪。遂入慶州。侵開山。夜龍。恭山。島。統制元均。風靡。遂失開山要害。開山島在朝鮮西海口。右障南原。為全羅外藩。一失守。則沿海無備。天津登萊皆可揚帆而至。而我水兵三千。甫抵旅順。開山破。經畧檄守王京。西之漢江。大同江。扼倭西下。兼防運道。八月。清正圍南原。乘夜猝攻守。將楊元聞倭至。驚起帳中。乘城跣足而遁。遼人衛楊元西奔。時全州有陳愚衷。忠州有吳惟忠。各扼要。而全州去南原僅百里。相犄角。南原告急。愚衷懼不發兵。聞已破州。民爭棄城走。麻貴急遣遊擊李伯英。赴援。與愚衷合兵。屯公州。倭遂犯全羅。逼王京。王京為朝鮮八道之中。東隘為鳥嶺。忠州西隘為南原。全州。道相通。自二城失。東西皆倭。我兵單弱。因退守王京。依險漢江。麻貴請於玠。欲棄王京。退守鴨綠江。海防使蕭應宮以為不可。自平壤兼程趨王京。止之。麻貴發兵守稷山。朝鮮亦調都體察使李元翼。由鳥嶺出忠清道。遮賊鋒。玠既身赴王京。人心始定。玠召參軍李應試。問計。應試請問廟廷。主畫云。何玠曰。陽戰陰和。陽勤陰撫。政府八字。密畫無洩也。應試曰。然則易耳。倭叛以處分絕。望其不敢殺楊元。猶望處分也。直使人諭之曰。沈惟敬不死則退矣。因請使李大諫。於行長。馮仲纓。於清正。玠從之。下石星於法司。併沈惟敬俱坐大辟。九月。倭至漢江。楊鎬遣張貞明。持惟敬手書。往責其用兵。有乖靜俟。處分之實。行長正成。亦尤清正輕舉。乃退屯井邑。離王京六百里。清正亦屯退慶。高離王京四百里。貞明返至中途。為人所刺死。麻貴遂報青山。稷山大捷。蕭應宮具摺上曰。倭以惟敬手書而退。青山稷山並未接戰。何得言功。玠鎬怒。遂劾應宮。惟法不親解。惟敬並逮。十一月。總督邢玠徵兵大集。上發帑金犒軍。並賜玠尚方劍。而以御史陳效監其軍。玠大會諸將。分三協。左李如梅。右李芳春。中高策。並以副總兵分將。經理楊鎬。同麻貴。率左右。協自忠州。鳥嶺。向東安。趨慶州。專攻清正。使李大諫通行長約。勿往援。復遣中協屯宜城。東援慶州。西

扼全羅以餘兵會朝鮮合營由天安全州南原而下大張旗幟詐功順天等處以牽制行長東援 十二月會慶州
 麻貴遣黃應賜賄清正約和而率大兵奄至其營時倭屯尉山尉山之南島山俱不甚高而城皆依山險中一江通
 釜塞其陸路由彥陽通釜山貴欲專攻尉山恐釜倭由彥陽來援令中協高重兵惟忠等扼梁山左協董正誼等赴
 南原張疑兵又遣石協盧繼忠兵二千屯西江口防水路援二十三日乃進攻尉山遊擊擺寨以輕騎誘倭入伏獲
 級四百餘倭盡奔島山于前連築三寨翼日遊擊率國器統浙兵先登連破之獲級六百六十一倭堅壁不出方力
 攻山寨時陣將陳寅身先士卒冒礮矢勇呼而上砍柵兩重清正白袍躍馬督倭拒守至其第三柵垂拔楊鎬遽令
 國器竊割倭級稍解國器復以李如梅未至不便首功遂鳴金收軍詰朝如梅至攻之不拔島山視尉山高石城
 新築堅甚我師仰攻多損傷諸將乃議曰倭艱水道餉難濟第坐困之清正可不戰縛也鎬等以為然分兵圍十日
 夜倭用砲者從隙發多命中彈皆碎鐵為之中多疊傷然倭亦饑甚暇我師稍怠偽約降緩攻而冀行長來援行長
 亦慮我襲釜營不敢輕進乃選銳卒三千虛張幟蔽江上朝鮮將李德馨訛報海上倭船揚帆而來鎬不及下令策
 馬西奔諸軍無統御皆潰清正縱兵逐北我兵死者萬餘遊擊盧繼忠三千人殲焉鎬貴奔星州撤兵還王京會同
 邢玠露布言尉山大捷諸營上簿書士卒亡者二萬鎬大怒駁正稱百餘人贊畫丁應太聞尉山之敗慚惋詣鎬
 問後計鎬示以內閣張位沈一貫手書並所票未下旨揚揚功伐應大怒驗進退情實首論位一貫交結邊臣扶同
 欺蔽鎬付勢煽禍飾罪張功及馬貴李如梅按律悉當斬并鎬駁改陣亡兵馬卷冊封進上覽之震怒欲付法輔臣
 趙志皋力救乃罷鎬聽勸因遣給事中徐觀瀾查勘東征軍務上怒張位以其密揭薦鎬削籍為民以天津巡撫
 世德代楊鎬經理遼左

二十六年春正月總督邢玠以前役乏水兵無功乃募募江南水兵精講海運為持久計 二月都督陳璘以廣兵
 劉綎以川兵鄧子龍以浙直兵先後至邢玠分兵三協為水陸四路路置大將中路李如梅東路麻貴西路劉綎水
 路陳璘各守信地相機行動時倭盤踞朝鮮七年沒海千餘里亦分三窟東路則清正據尉山自去冬攻圍增築
 西生機張在在屯兵而恃釜山為根本西路則行長據粟林曳橋建砦數重憑順天城與南海營相望負山襟水最
 據扼塞中路則石曼子據泗州北特晉江南通大海為東西聲援薩摩州兵剽悍稱勁敵而行長水師番休濟餉往
 來如駛尤倭擊重玠懲島山之失特于三路外置水兵一路約日並進尋報遼陽警李如松敗沒詔李如梅還赴之

中路以董一元代。九月東征將士分道進兵。劉綎進逼行長營。使吳宗道約行長為好會。行長許以五十人往。綎喜。分部諸將四面設伏。令部將詐為綎而詐詐為卒。執空鷓侍令軍中曰。視吾出帳即放砲圍住。盡殲之。翼日行長果率五十騎來。偽綎盤折迎於帳外。及席行長顧執空鷓者曰。此人殊有福。綎驚愕。置空鷓出。司旗鼓者遽傳砲行。長騰躍上馬。從騎一字雁列。風剪雷掣。旋轉格殺。遊擊王之翰。急率黔苗兵來援。倭已奪路而去。明日行長遣人謝宴。綎亦遣官謝。謂昨登席放砲。敬客禮也。誤生疑心。行長唯唯。遣使遺綎以巾幘。綎進攻城奪其橋。斬首九十二。陳璘舟師協堵擊。毀倭船百餘。行長潛出千餘騎扼之。綎不利退。璘亦棄舟走麻貴。至尉山據險。割其糧。稻頗有斬獲。倭偽退誘之。貴入其空壘。伏兵起。旗幟蔽空。遂敗董一元。進取晉州。乘勝渡江南。連毀永春。昆陽二寨。倭退保泗州。老營。屢戰下之。游擊盧得功沒于陣前。逼新寨。寨三面臨江。一面通陸。引海為濠。海艘泊寨下。千計築金海。固城為左右翼。中通東陽倉。十月董一元遣步兵遊擊葉國器。彭信古。葉邦榮。前攻城。騎兵游擊郝三聘。馬呈文。師道立。柴登科。繼之游擊藍方威。攻其東北水門。自辰至未。彭信古用火橫擊寨門。碎城堞數處。步兵進前拔柵。忽營中橫破火藥發。烟漲天。倭乘勢衝殺。固城援倭亦至。郝三聘。馬呈文率騎兵先走。遂大潰。奔還晉州。勘科徐觀瀾奏四路喪敗。旨下部斬馬呈文。郝三聘以徇。一元等各帶罪立功。初上見丁應大疏。謂御極二十六年。未見忠直如此人者。書其名於御屏。沈一貫。會王熙。宮宦侍。演東征劇。變惑聖聽。上為之霽顏。復召一貫入閣。福建都御史李學魯報平秀吉。七月九日死。各倭俱有歸意。十一月十七夜。清正發舟先走。麻貴遂入島山。西浦劉綎攻奪屯橋。獲級百六十。石曼子引舟師救行長。陳璘統蒼號船邀擊之。得級二百二十四。副將鄧子龍。朝鮮統制使李舜衝。鋒沒於陣。子龍驍將也。諸倭揚揚帆。盡歸。經畧萬世德。自六月受命。不敢前。比聞倭退。兼程馳至。會同邢玠。奏提督學御史李堯民知之。因告廟獻俘。上言諸臣欺誤狀。上艱然抵疏於几。而罷丁應大。亦再疏賂倭賣國。上念將士久勞苦。仍發問金十萬兩犒師。特諭優敘勘科。徐觀瀾抗疏論沈一貫。蕭大亨。邢玠。萬世德。党和賣國疏。至京。戶部侍郎張養蒙。尼之不得。上時觀瀾方註遠。造冊身歷釜山。尉山。忠州。星州。南援稷山。查獲各處敗狀。據實入冊。大亨危之一貫。簡觀瀾前疏。有抱病語。票准冊籍。調理改命。給事中楊應文代完勘事。

二十七年四月。征倭告捷。上御門受俘。島礮平秀。政平。正成。傳首九邊。總督邢玠刻贊畫。主事丁應大落職。七月給事中楊應文。勘報東征功次。四路擒斬首陳璘。次劉綎。又次麻貴。而董一元始破三寨。終掃諸巢。功亦難泯。晉

邢玠太子太保。陰一子。錦衣世襲萬世德。陞右副都御史。陰一子入監。陳璘劉綎各加都督同知。麻貴右都督。董一元復職。再敘稷尉功。賜茅國器。陳寅彭反。德等金楊鎬以原官敘用。御史陳效病死。陰一子錦衣棄師。楊元通係。沈惟敬先後棄市。

谷應奉曰。關白本薩摩州人。倭部之稍黠者耳。非有奇才異能。武勇絕藝。特以李昫縱酒。朝鮮備弛。遂狡焉啟疆。思有吞噬之舉。方其陷王京。劫世子。剽府庫。毀墳墓。八道盡沒。進窺鴨綠。勢岌岌矣。而請援之使絡繹于路。救邢救衛。春秋之義也。况乎世拱神京。地牽關海。薊遼之外。藩東江之噎咽。一或失守。重險撤焉。非如應龍之反播州。裸羅之陷西川。荒徼弄兵。有傷國體而已。然予以援之之法。有三。命武健之將。選精銳之師。出其不意。急擊勿失。如陳湯甘延壽之于康居。策之上也。其或因糧于敵。分兵斷道。坐而困之。窮蹙自斃。如趙充國之于金城。策之次也。又或始則震以兵威。繼則結以恩義。開城布信。堅明約束。如諸葛武侯之于孟獲。策之又次也。乃勦既不足。以樹威。而撫又不能。以著信。臨事周章。首尾衝決。不可謂非行間之謀。而中樞之失算矣。方李如松平壤大捷。李如柏進拓開城。四道復平。三倭生熟。廓清之功。可旦夕竣。而乃碧蹄輕進。兵氣破傷。功虧一簣。良足悼也。又若麻貴尉山之捷。三協度師。勢相犄角。砍柵拔寨。鋒銳莫當。而割級之令。解散軍威。會都之內。豈足食乎。况于沈惟敬以市井而銜皇命。李宗城以貪淫而充正使。以至風月候節之結。壺觴好會之詐。邢玠飛捷之書。楊鎬冒功之舉。罔上行私。損威失重。煌煌天朝。舉動如此。毋怪荒裔之不賓也。向非關白貪惡。疾亡諸倭。揚帆解散。則七年之間。喪師十餘萬。糜金數千鎰。善後之策。茫無津涯。律之國憲。其何以辭。而乃貪天之功。倖邀爵賞。衣緋橫玉。任子贈官。不亦愆乎。乃馬棟丁應太之疏。未直伸于關白未死之前。而李堯民之章。反見抵于關白已死之後者。蓋以用兵之初。神宗怒白甚銳。怒則望其速濟。故必欲核其真用兵之久。神宗憂白漸深。憂則幸其成功。故不欲明其偽。卒之忠言者。落職欺君者。封爵。而所遭逢異矣。

明史紀事本末卷之六十三

平倭拜

神宗萬曆二十年二月。竄夏倭拜亂。拜故韃靼種也。嘉靖中拜得罪。其酋長父兄皆見殺。拜伏水草中得免。來投。守備鄭印。隸麾下。驍勇。屢立戰功。歷陞都指揮。拜妻施氏。孕將產。拜夢空中大響。天裂出火焰。一妖物如虎入施脇下。

不見拜急手劍之驚覺遂產子狼貌鳥蹄名曰承恩萬曆十七年拜加副總兵致仕子承恩龍十九年洮河告警上遣科臣巡九邊尚寶交周弘禴以御史往寧夏舉承恩及指揮王文秀併拜義子呼雲等拜雖請老居恒多蓄養頭軍聲稱報國會經畧鄭洛檄夏鎮調發巡撫黨馨奉檄遣文秀率千騎西援拜驚曰文秀雖經戰陣恐不能獨將乃詣洛轅門願以所部三千人與子承恩從征洛壯而許之馨惡其自薦馬羸者不與易有餘馬亦不給拜拜快快去至金城見諸鎮兵皆出其下賊平馳還取徑塞外戎騎辟易不敢逼遂有輕中外心恣睢驕橫竟每裁抑之且欲覈拜冒糧罪而承恩以強娶民女為妾筆之二十呼雲文秀又以陞授事怨馨會鎮成請衣布花月糧欠勿給坐營江廷輔請給前銀以安眾心馨曰此有挾而求漸不可長彼不畏族乎軍鋒劉東陽拔撫署前鹿角作忿狀拜嗾之曰若等任為之遂羣哄不可制東陽者靖齒衛人素鳥桀有異志於是糾黨晨入帥府白事總兵張維忠素糾威望為眾所輕見眾驚懼不能壓彈眾露刃執副使石繼芳擁入軍門竟警急匿水洞索得刦至書院同繼芳偃之時二月十八日事也遂縱火焚公署收符印釋囚掠城中刦張維忠以侵糧激變報時河東僉事隨府通政穆來輔適抵鎮賊並刦之請招安以緩師二十日總督尚書魏學曾行部花馬池聞變遣標下張雲部龍諭降二十三日呼雲上文秀統兵五百自中衛互市歸合叛卒殺遊擊梁琦守備馬承光二十五日索勅印維忠與之自縊死東陽遂自稱總兵聽拜主謀據城刑牲而盟授承恩許朝左右副總兵上文秀呼雲左右參將挾慶王代請賞罪承恩乃勒兵分遣王虎何安等據城堡會張雲等至東陽曰必欲我降依我所自署授官世守寧夏不者與套騎馳潼關也承恩徇王泉營遊擊傅桓拒守千戶陳繼武執垣降徇中衛徇廣武參將熊國臣棄城匿河西望風靡惟上文秀徇平鹵參將蕭如勳堅守不下如薰妻楊氏總督尚書兆之女也謂如薰曰若為忠臣妾何難為忠臣婦盡出替且勞軍士妻師之守城賊攻圍數月竟不能克賊又帥兵過河欲取靈州齋金帛誘套部著力兔等許以花馬池一帶聽其駐牧勢大猖獗全陝震動三月四日副總兵李响奉總督魏學曾檄攝總兵進勦統遊擊吳顯趨靈州別遣游擊趙武趨鳴沙州張奇兵沿河扼賊南渡轉戰獲賊于正等八人舟十八艘賊鋒少銖總督駐下馬關徵調時靈州裨將吳世顯黨逆約是月九日與賊應參將李保誓死守賊齋書詐門拒却之响聞急與吳顯兼程馳赴逆謀始折翼日調延綏蘭靖兵稍集响乃分遣渡河收復營堡廣武偽遊擊張天紀大壩偽守備高天爵俱遁十五日復乘圍堡靖鹵參將吳繼祖搗中衛擒賊黨王虎石空寺堡亦下獲偽守備何安二十日套部千騎薄邵剛堡千總汪汝漢發三

矢殺三人乃解去進復玉泉營凡先後收還營堡四十七河西唯鎮城為賊據後三日總督移師小鹽池拜聞套部且至屬土文秀許朝分馳迎之二十五日着力免打正等引控弦三千騎馳金貴堡二十七日移鎮河堡入屯漢武場賊益掠城中子女媚之奉河東西地圖套人聲言已與呼王子為一家拜文秀並易服合兵攻玉泉急二十九日呼雲引着力免攻平鹵堡套將蕭如薰伏兵南關伴敗誘之入伏射雲死併傷驍賊吳教霸套部遁出塞因掠糧道聲犯花馬池諸處趙武駐玉泉被困急率駒馳赴之圍亦解响會原任總兵牛秉忠督六路兵翼日抵鎮城下時總兵已擢董一奎李資副之官兵抵城下賊東北二門各出精騎二千搏戰步卒列火車為營四月五日我師衝鋒奪火車百餘輛追奔入河溺死賊無算延綏副總兵王通戰尤力其家丁高益等三人乘勝先登殺入北門招榆林諸帥兵為後繼不至被殺通亦傷額榆林遊擊俞尚德戰死翼日許朝上文秀脇慶王至東城上樓乞斬罷兵願縛首惡獻劉川白金等謾語支吾願投誥勅城下示無所畏拜妻施氏時諫不聽又崔珮而立謂拜曰此何來悖德不祥奈何自取奇禍承恩推跌去之登南城遙謂都司李鯤曰吾父出萬死為國捍邊蒙恩至王將撫臣腹削激變自取滅亡吾父子勒部曲待命當事不察反以為罪今首惡具在乃不罪倡亂罪戾者吾當保此完城結塞北自全耳會官軍糧糗之遂假此休士近堡總督日夜促芻餉調延綏莊浪兵乃以二十一日進攻復抵城下斬濠監雲梯夾攻賊迎敵多殺傷承恩與東陽勒精騎潛伏從延渠掠我糧餉二百餘車先是眾議以李資非衝邊才乃調麻責自戍所代之貴素以勇聞且多蒼頭軍至是軍亦至二十九日夜貴等乘風縱火復以雲梯攻城賊豫治滾木礮石待擲火燃燒我兵千數賊日恣淫虐城中婦女寶貨已經搜括尚根索不已死者甚眾至迫脇慶府甚急如方氏懼辱拔劍將自刎保母抱持并世子匿土窖中以被服置井上環哭賊見信為匿盡取金帛及他官人去比發害如已死矣總督凡用兵兩月無成功憂之或謂招劉許陰授意殺呼拜父子立功贖罪無不應者督府然其謀遣家丁葉得新往見時四人方約共死生不可問暴其謀執得新折脛下獄命李如松總督夏兵浙江道御史梅國楨監其軍時言者謂李氏握重兵不宜拒虎近狼而國楨力保如松忠勇可任故有是命巡撫寧夏已推朱正色甘肅都御史葉夢熊上書願討賊詔協力赴之五月巡撫朱正色渡河督戰以上命頒將士賞一軍踴躍賊聞詭請降以張傑嘗總寧夏兵與拜交善進入城招安傑單騎往切責之許朝乃述葉得新用間謀殺語傑未信即昇至使吐實得新大罵曰死狗賊計不得行命也天旦夕磔汝何喋喋為朝怒攢刀殺之傑亦被擊時頓兵數月未能即下乃重懸賞

格購呼拜等。上特賜總督魏學曾劍違者立斬。六月都御史葉夢熊至靈州從甘州攜神砲火器四百車至。更約法益徵苗兵會浙江巡撫常居敬募浙江千人糧糗自辦詔嘉其忠調赴寧夏于是分為五軍董一奎攻其南牛東忠奪其東李昫攻其西劉承攻其北而麻貴歷遊兵策應二十日并逼城下呼拜自北門出戰意欲自往勾套部麻貴率參將馬孔英先登赴敵逐拜入城擒斬百十七先是拜與套部深相結日夜從着力鬼帳中使調度至是入城不得出套部不得拜亦不敢復渡河深入二十二日御史梅國禎提督李如松統遼東宣天山西兵厲集軍聲大振賊嬰城自守國禎樹受降旗於城南賊因索面陳歸順許之東陽許朝等梯城而下劍戟鱗次刃芒矐目城上皆控弦住矢以待國禎策騎直前朝大驚不覺膝之屈也然賊實給我無降意自此盡力攻城矣二十五日我師用布袋三萬盛土填集登城為砲石擊却都司李如樟夜半以雲梯上南城翼日遊擊龔子敬提苗兵攻南關如松乘勢欲擁入城皆為砲劍擊却我兵會食賊即縋下奪梯牌益縱火焚攻具是夜指揮趙承光葛臣戚欽武生張遐齡百戶姚欽約為內間夜半四面並舉烽火城下兵趨上而樵樓火發發南火弗起城中果鼓譟大呼殺賊欽使遐齡縋城名外兵行末中道欽復亟跳城下呼救而賊早覺已盡縛趙承光戚欽等縋之許朝因欲開小南門逸以外兵整不敢出自是城中糧且盡銳氣益喪矣七月給事中許子偉劾總督尚書魏學曾惑于招撫罷秩命葉夢熊代之賜劍如故七月二日許朝等至南關請總兵董一奎款語僉事隨府乘間家人抱關防從城躍下傷肱不能起賊復縋執擊獄翌日定議水攻寧夏城西北卑下且與金波三塔諸湖之水相近東南逼觀音湖新渠紅花渠形如釜底遂遠城築堤十七日隄成長千七百丈決水以灌先是呼拜遣養子克力益往著力兔求援松詢知狀命裨將李寬追斬之并其從騎二十九級獲符令箭居有項套部莊亮賴與下失兔合部落二萬先使土昧緝糾雷等犯定邊小鹽池而打正以萬騎從花馬池西沙拜入總督檄麻貴偵擊以牽打正別遣董一元乘虛出塞擣其穴麻貴進戰石溝旁敵稍却分趨下馬關及鳴沙州總督遣游擊龔子敬提苗兵八百堵沙拜口東趨定邊與董一元合亡何一元報擣土昧巢斬獲三千餘級套部驚引去而打正還至沙湃苗兵直前扼之敵寡不敵被圍十餘匝子敬立戰死然套部竟以搗巢解散賊授絕我師益決大壩水八月朔城外水深八九尺是夜賊小舟挖隄洩水官兵擒斬十六級生得一人為言城中乏穀士盡食馬馬餘五百足民食樹皮死亡相屬翌日城東西崩百餘丈都司吳世顯參將來保所治隄亦各崩二十丈水頓減總督暫吳世顯以徇來保用靈州功免仍悉力補隄賊數出兵來擾多被斬獲城

中飢民擁賊求招安十二日御史梅國楨檄賊以飢民故為治錢穀檄到三日開關迎大兵入賑賊不報時套部數
闌入堡來救二十一日着力鬼以八百騎入鎮北堡文擁眾萬餘入李剛堡分部渡河總兵李如松遣裨將李賓等
馳赴黃磬口擊之以勁卒千餘身往策應行至張亮堡遇敵搏戰自卯至巳敵銳甚如松劍斬縮胸二人會麻貴李
如樟等亦至張左右翼夾擊李賓手殪二人敵遂却追奔至賀蘭山盡走出塞我師捕斬百二十餘級駝馬獲無算
乃移級示賊賊為之奪氣九月三日參將楊文提浙兵至巳苗兵壯浪兵俱至大右臨衝船筏刻日攻城總督葉
夢熊布告軍中有能先登以城下者予萬金後五日水浸北關城崩南關薛永壽等約內應我師陽調舟筏擊北關
承恩許朝果移北關慶戰李如松蕭如薰潛以銳卒掩南關總兵牛秉忠年七十賈勇先登梅國楨呼諸將曰老將
軍登城矣餘何怯也遂畢登夢熊入城勞苦百姓承恩等見南關下則盡氣奪乃急絕張傑下城懇貸死夢熊陽許
諾益治攻具先遣王機密以蠟書行間時承恩雖求撫瑾門斷斬守益固有賣油李登者跛而眇負器木歌于市曰
癰之不法而狙于病危莫不覆而令鳥止監軍梅國楨聞之曰是可使也召登授三割縛木渡東門見承恩曰監軍
以吟氏有安塞功今與鼠輩駢首并誅深用惜之軍中非之所使以登殘民不駭視有密記授將軍將軍幸有意聽
登則殺劉許自贖即不聽願死麾下母留登承恩猶豫許之登趨而出問道詣東陽朝亦各致割曰將軍故漢將而
首亂在吟氏何橫與人嬰禍鎮卒幾何能當都督軍此無異驅乳雀而關羣鷄所恃不過套援將軍不記漢武臺
上彼親土吟目中豈有將軍哉所為貴智者以能度時審勢轉禍為福也東陽朝亦心動自是互相猜疑十六日
愈迫東陽頓足歎曰遂至此耶伴為風疾殺上文秀曰好頭頭毋令他人砍之先是鎮民郭坤有妾美坤死賊黨周
國柱以繭脫一雙聘焉許朝亦往議妾曰受國家聘矣朝以問柱曰誠有之朝怒其不相讓銜之會承恩聞李登之
說方惶惑召所親石棟問計棟曰周國柱見事審而決雖東陽臣然與朝有隙盡呼之國柱至承恩與謀欲召東陽
朝飲醉誅之國柱曰兩家前後皆戈鉞之士以一制二恐非萬全將軍當計誅朝城南柱乘間取東陽也承恩然之
遲明承恩過呼朝時朝正坐考訊承恩急呼曰將軍何暇問此有密事登樓議之塵眾下曰將軍知周國柱有異心
乎吾將與將軍斷其首語未竟承恩家卒世富大宣遽曰外營駭向樓母宜久駐此承恩疾下朝蹙從後大宣掖之
梯半世富抽佩劍砍之首墮梯下因縛其從騎盡斬之國柱見塵遽起有兵劍聲知事濟乃披鎧登樓伴謂東陽曰
官軍已入南城矣東陽驚起憑軒望國柱自後斬之不死走入廁房支戶國柱引足破戶鳥其首出眾譁曰國柱奈

何殺將軍柱叱曰若不避死走官軍蓋斬汝一逆賊何諱也眾盡散承恩既殺東賜朝及文秀懸首城上於是李如松楊文先登蕭如薰麻貴劉承嗣繼之大城悉定北樓火起李如璋馳往搜獲寤夏巡撫關防并征西將軍印各一時呼氏尚擁蒼頭軍總督葉夢能在靈州聞之亟令詰旦不滅呼氏者服尚方十七日晨承恩方馳南門謁監軍梅國楨出參將楊文執之李如松急提兵圍呼拜家拜方與牛秉忠飯聞承恩擒秉忠趨出欲拒敵如松給箭令卸甲拜倉皇縊閣室有焚李如璋部卒何世恩從火中斬拜首生得拜中子承寵養子呼洪大士文德何應時陳雷白鸞陳繼武等總督葉夢能撫朱正色御史梅國楨隨入城問慰宗室甯庶士夏平提奏上御門受貨已復與致承恩獻俘十一月詔磔呼承恩呼承寵呼洪大士文德等俱斬斬長安布頒布天下及四裔君長下詔慰慶復甯夏田租王妃方氏不屈死特賜褒異大賞甯夏功臣葉夢能朱正色梅國楨各蔭世官武臣李如松功第一加宮保蕭如薰次之麻貴劉承嗣李如璋楊文牛秉忠等如官有差如薰妻楊氏守平鹵有功制勅旌賞贈死事襲子敬都督僉事給事中曹大威劾穆來輔隨府依違緹騎遠治遣戍邊魏學曾以原官致仕

谷應泰曰呼拜以嘉靖中亡抵朔方屢立戰功萬厯中備位副將其子承恩襲爵乃拜雖請老而多蓄蒼頭軍聲言報國蓋不無異志焉方其豐饒請綬拔其子從三千人而西也毋亦觀諸鎮之虛實結套部為腹心潛伏陰謀待時而動豈真有廉頗之壯志文淵之據鞍哉乃以不給壯馬侵剋月糧為黨警罪此特呼氏之權譎借為兵端者耳以故劉東賜之變則拜嗾之呼雲文秀之怨則拜陰中之搗拜之意不過恃套為長城緩則倚之為外援急則引之為內助夫是以立於有勝而無敗敢於倡亂而輕於為叛逆也若然則善勤者不當勤拜而當勤套不在控套拜之鋒銳而在隔套拜之聲援套絕則拜者孤雛腐鼠取之如寄者耳植其初拜套聲言聯為一家即可驗其情狀而東賜之恐喝則曰與套馳潼關着力鬼之入寇則曰界以花馬池克力蓋之求援則能遠致壯克賴如是即拜之恃套相倚為命者也善乎葉夢能為帥而五路分兵扼守甯夏拜不得出城套不敢渡河而呼氏之計窮蹙極矣迨至打正驚奔賀蘭遠遁拜雖游魂可坐而縛也尤有幸者文秀見殺於東賜東賜蒙誅於國柱許朝隕命於承恩始則虎狼之殘物以類聚繼而昆蟲之嚙還相為攻倘所謂天道是耶非耶比神宗受化承恩得誠雖師武諸臣協謀有力而葉夢能聲請討賊自辦糗糧梅國楨仗劍從軍力保李氏蕭如薰之妻楊氏督瑯嶷軍羣婦里守則尤筆筆者也

神宗萬曆十七年四川播州宣慰司使楊應龍反按播州夜即且蘭地漢屬牂牁郡唐貞觀初分牂牁北界置郎州

領六縣已改播州乾符三年南詔寇陷太原楊端應募決策馳白錦出奇兵定之授武署將軍值唐亂留據長子孫

歷宋附屬稱臣大觀中楊文貴納土置遵義軍元世祖授楊邦憲宣慰使賜子漢英名賽因不花封播國公國初楊

鑑內附改播州宣慰司使隸四川其域廣袤千里介川湖貴竹間西北塹山為關東南附江為池蒙茸鏡前居然奧

區領黃平草堂二安撫真播白泥餘慶重安容山六長官司統田張袁盧譚羅吳七姓世為目把嘉靖初楊相龍庶

子煦欲奪嫡嫡妻張與子烈擁兵逐相走水西客死水宣西慰安萬銓挾奏索水烟天旺地聽遷葬烈即應龍父也

自列執殺長官相攻剽垂十年總督侍郎馮岳討平之應龍生而雄猜尤阻兵嗜殺隆慶六年襲職以從征喇麻諸

番九絲賊乃楊柳溝等多却敵先登斬獲無算先後賜金幣萬歷十三年進大木六十本助工上特給大紅飛魚服

加職級應龍窺蜀兵弱每征討止調土司而蜀將或從借給漸驕蹇輕縱法所居漸飾龍鳳擅用關寺嬖小妻田雌

鳳疑嫡妻張姦注出之已飲田氏兄所乘醉封刃取張并其母首屠其家應龍在州專酷殺樹威益結關外生苗為

翼肆行劫掠于是妻叔張時照與所部何恩宋世臣等上飛文告龍反巡撫貴州葉夢熊疏請發兵勦之而蜀中士

大夫率謂蜀三面臨播屬商以十百數皆其彈壓且兵驍勇數赴征調有功剪除未為長策以故蜀撫按並主撫朝

議行西省會勘應龍願赴蜀不赴黔

二十年十二月遠楊應龍詣重慶對簿繫論法當斬請以二萬金贖御史張鶴鳴方駁問會倭大入朝鮮羽檄徵天

下兵應龍因懇辨願自將五千兵征倭報效許可釋之兵已啟行尋報罷巡撫都御史王繼光至嚴提勘結遂抗不

復出而張時照等復詣奏闕下王繼光乃一意主勦

二十一年春正月撫臣王繼光馳至重慶與總兵劉承嗣參將郭成等議分三軍各道並進時軍至婁山等關屯白

石口應龍待令其黨穆炤等約降因統苗兵據關衝殺都司王之翰軍覆殺傷大半會繼光論罷即撤兵委棄輜重

畧盡黔師協勦亦無功以譚希忠為四川巡撫與總兵劉承嗣會同貴州撫鎮相機征勦時王繼光既罷御史薛繼

茂乃旋主撫應龍亦上書自白御史吳禮嘉劾郭成等失律令戴罪立功尋劉承嗣以疾乞骸骨兩省議久不決應

龍遣其黨攜金入京行間執原奏何恩詣綦江縣

二十二年三月以兵部侍郎邢玠總督貴州車駕郎中張國璽主事劉一相督畫軍前

二十三年春正月總督邢玠乘傳至蜀察永寧酉陽驛馬千斛皆應龍姻媾而黃平自泥諸司久為仇讐計先剪其枝黨以檄曉諭應龍大畧稱引咎劉事請龍來當得已不死不者國家懸萬金購而頭若早為計吾不爾欺也會水西宣慰安疆臣請父國亨卹典兵部尚書石星手扎示疆臣趨應龍就吏得賞罪疆臣亦奉扎至播招龍當是時七姓惟恐龍出得除罪而四方亡命竄匿其間又幸龍反因為利院道文移輒從中阻四月重慶太守王士琦奉總督邢玠檄詣綦江縣趨應龍安穩聽勸士琦屬綦江令前往宣諭應龍使弟兆龍至安穩治郵傳儲糧郊迎叩頭致鋪資餼牽如禮曰應龍久縛渠魁待罪松坎所不敢至安穩者以安穩多委民伏兵伺殺往有明鑑誠恐中計故不敢出使君幸往車騎臨謁松坎敬布腹心綦江令具言太守曰松坎亦曩奏勸地也即以五月八日單騎往松坎應龍果面縛道旁泣請死罪膝行前席叩頭流血請治公館執罪人及罰金獻廷中得自比安國亨國亨者曩亦被許懼罪不出界故應龍引之太守為請總督乃遣醫書張國璽劉一相及道府詣安穩應龍因服蒲服郊迎縛獻黃元阿羔阿苗等十二人案驗抵應龍斬以其族得論贖輸四萬金助採木仍革職子朝棟以土舍受事次子可棟竊府追贖黃元等鳥首重慶市總督以聞是時倭氛未靖大司馬欲緩應龍專事東方天子亦以應龍向有積勞可其奏總督議設撫彝同知治松坎從之論功加邢玠右都御史還朝以重慶太守王士琦為川東兵備使彈治之應龍再及寬政益怙終不悛而次子可棟尋死重慶則心益痛促取屍棺以勸報未完不肯發趣其完贖大言曰吾子活銀即至矣擁兵驅千餘僧招魂而去分遣土目置關據險僭立巡警搜戮軍民劫掠屯堡殆無虛日厚撫諸苗用以摧鋒名硬手州人稍殷厚者沒其家以養苗由是諸苗人願為之出死力矣

二十四年七月楊應龍肆逆虜餘慶土吏毛承雲棺礫其屍已又掠大阡都壩焚劫餘慶草堂三司偏及興隆偏鎮都勻各衛遣弟兆龍引兵圍黃平戮重安司長官張喜家勢復大熾

二十五年三月楊應龍流劫江津縣及南川十二月楊應龍臨合江索其雙表子并繩城下嚮割之石砭宣撫司土舍馬千駟入播先是千騎母尊與應龍私尊龍千駟謀奪長子千乘爵子是贈應龍次女為聲援

二十六年十一月兵備副使王士琦調征倭楊應龍益統苗兵大掠貴州洪頭高坪新村諸屯已又浸湖廣四十八

屯阻塞驛站。詞原奏。雙民宋世臣。父變。及羅承恩等。挈家匿偏橋。衛城龍執指揮陳天龍等。大索城中。得雙承恩及子女。慘戮以徇。令諸苗對父奸女。面天淫妻。或裸體坐木。叢射笑樂。或燒蛇從陰入腹。人蛇俱斃。又窟墳墓。屍屍反飛。敵天巡撫四川都御史譚希思。請於合江。綦江。各置遊擊一員。合江募兵千二百人。扼岡門。綦江募兵千二百人。扼安穩。

二十七年。二月。貴州巡撫江東之令都司楊國柱。指揮李廷棟。部兵三千。勦楊應龍。龍遣子朝棟。弟兆龍。何漢良等。迎敵於飛練堡。我師奪三百落。賊伴走天邦。國誘我師。殲之。楊國柱罵賊不屈。與經歷潘汝資等俱死。於是江東之坐浪戰罷。以郭子章代之。起前都御史李化龍。兼兵部侍郎。節制川湖廣三省兵事。決意進勦。調東征諸將。南征劉縱。督川兵先發。麻貴。陳璘。董一元。相繼回兵。五月。總督馳至。蜀即請設標兵。益調募浙閩滇粵將士。檄總兵萬鏊。自松播移重慶。并調集鎮雄永寧各漢土兵設防。六月。楊應龍乘我師未集。大勒兵犯綦江。分屯趕水。貓兒。岡。婁國等。以偏師一犯南川。一犯江津。其子朝棟守沙溪。緝麻山防永寧。宣府與貴州。十七日。游擊張良賢遇賊。舊東溪頗有斬獲。二十一日。應龍督苗兵圍綦江城。數匝。遊擊房嘉龍誤熱火磚。反傷城上兵。賊乘勢登城。嘉龍帥師巷戰。蜀兵爭譟走水上。嘉龍乃殺其妻與良。赴敵死。應龍因劫令縱囚焚掠。出綦江庫犒師。依倉就食。盡取資財子女。去老弱者殺之。投師蔽江而下。水為赤。退屯三溪。以綦江之三溪無度。南川之東鄉壩立石為播界。號宣慰官。廷聲言江津合江皆播故土。總督郭子章日夜徵調漢土各兵守渝城。分戍南川合江瀘州軍聲漸振。賊遷延不進。初賊本無意竟反。徒以安忍猖狂。既覆我師。飛練則騎虎勢不終下。益結九股生苗。及紅黑脚等苗。負險弄兵。然猶冀我如往事。曲宥。未敢鼓行深入。止言爭界營莽。并索奸民。而總督因我援師未集。蜀人畏賊如虎。時移文詰責。示無遽絕意。計以緩賊。賊果具文求撫。不復西向。總督亦謬為好語。廢之。止駐會城。調度示賊無張皇。已上聞。破綦江道。虜兩省撫臣譚希思。江東之各為民緹騎。逮兵備使王貽德。賜劍懸賞。嚴旨進勦。總督益調各路兵。專俟大舉。十月。命總督李化龍。駐重慶。調度川貴湖廣兵。總兵劉綎。兵亦至。綎素有威名。其家丁良馬。皆可決勝。然夙與應龍昵。人皆疑之。於是總督延入卧内。輸心腹。且以危言激之。引其父顯九絲功為比。綎大慟。願誓死報效。總督乃騰書於朝。遂委綎專制。而總督治軍益有次第。十一月。楊應龍屯官壩。聲窺蜀已。遂焚東坡。爛橋。楚黔路梗。黃平。龍泉。所在告急。賊復據偏橋。出掠興隆。鎮遠。總督議置勁兵萬餘。據要害。通楚黔道。黔帥董元鎮擁兵銅仁。不前革職立功。

以李應祥代命僉都御史江鏗巡撫偏沅監總兵陳璘之師

二十八年春正月楊應龍勒兵數萬五道並出攻龍泉司守備楊惟忠擁兵二千以勢不敵先期託臺蜀走思南鸚鵡溪土官安民志率步卒五百拒守死之更自劉玉鑾偕妻子並死於賊副總兵陳良珙託守偏橋不之援石柱宣撫司馬千乘軍鄧坎賊乘夜掩襲我軍堅壁詰旦奮擊連破金竹青岡紫虎跳關等七寨西陽宣撫司再御龍進攻官壩斬關直上復擒斬三百有奇初賊既下龍泉方移兵攻婺州聞敗撤兵遁徵兵大集延寧四鎮河南山東天津滇浙粵西兵至者踵背相屬各土司亦用命總督李化龍分兵八路川師分四路總兵劉綎從綦江入以參將麻鎮等隸參政張文耀監之總兵馬孔英從南川入以參將周國柱宣撫冉御龍等隸命事徐仲佳監之總兵吳廣從合江入以遊擊徐世威等隸參議劉一相監之副將曹希彬受吳廣節制從永寧入以參將吳文傑宣撫奢世續等隸參議使旌責監之而中軍率標下遊兵策應黔師分三路總兵董元鎮統土知府龍澄知州岑紹勳等由烏江參將朱鶴齡受元鎮節制統宣慰安疆臣等由沙溪總兵李應祥統宣慰彭元瑞等由興隆參議張存意按察司楊寅秋監之胡廣偏橋一路分兩翼總兵陳璘統宣慰彭養正等由白泥副總兵陳良珙受璘節制統宣撫單宜等由龍泉副使胡桂芳參議魏養蒙監之以偏橋江外為四牌江內為七牌五司遺種及七股惡苗盤踞故也其黔撫郭子章駐貴陽楚撫支可大移沅州部署既定大會文武於重慶登壇誓師二月十二日分道並發每路兵約三萬人官兵三之士司七之苗見驚曰今番真天兵與昔不同總督諭諸將以抵婁山等關為期移鎮重慶節制且曰關外且戰且招降多不可勝誅也關內疾戰勿受降師不可久老賊詐不可信也先是蜀玉壘山忽裂僉謂昔年平九綵地數動殆播平前兆云十五日劉綎進兵綦江連戰破三峒綦江自東溪入播並峻嶺茂箐桐木山羊簡臺三峒素號奇險賊首穆焯等據據縱力戰克之三月楊朝棟統苗兵數萬分道迎敵鋒甚銳我師夾擊縱身自陷陣中軍大驚曰劉大刀至矣棟潰圍走幾為我獲初綦江諸苗自分屠城慘戮罪不赦又應龍憚縱威名莫首挫其鋒屬朝棟悉動兵間道相角曰爾破綦江馳南川盡焚積聚餘無能為也及朝棟僅以身免賊膽落益為守禦計諸軍分道並捷南川則西陽石砬二司先登初八日遂克桑木關烏江則壩陽永順兵先登十一日遂克烏江關翌日克河渡關陳璘及副將陳寅擊四牌賊各披靡遂奪天都三百落諸國賊連敗乃乘隙出奇兵突犯烏江詐稱水西龍澄會哨誘永順兵斷橋淹死我師無算參將楊顯守備陳雲龍阮士奇白明達指揮楊續芝等死之事聞連總兵董元鎮下於理

月也己酉天下

卷二十四

三十一

時有飛語水西佐賊者。總督檄詰水西不自安。會賊殺其頭目澄大眼。二十六日賊託田氏修好。賄澄殺其使。擊斬偽將楊權棟等。安疆臣亦執賊二十餘人。以示不肯。二十九日劉綎戰九盤八婁山。關關為賊前門。萬峯插天中。通一線。我師從間道攀藤魚貫毀柵入。四月朔屯白石。應龍身率各苗決死戰。陰林楊珠等抄後山。奪關四面合圍。都司王芬中流矢死。劉綎親勒騎衝堅。以遊擊周敦吉守備周以德。分兩翼夾擊。敗之。追奔至養鳥城。與南川永寧路合。連破龍爪海雲險。圍壓海龍。國而壘。海龍國所倚天險。飛鳥騰猿不能踰者。時偏沅巡撫都御史江鐸已抵任。視師陳將軍璘帥師急攻。以十三日破青蛇。圍安疆臣。亦以十六日奪落濠關。至天水。田氏焚桃溪庄。賊見勢急。父子相抱哭。上國死守。每路投降。文緩我師。總督檄賊詭降。即斬使焚書。毋為所給。虞綎與應龍舊檄無通賊。綎械其人自明。而旱廣以朔三日入崖門。關營水牛塘與賊力戰。三日却之。賊詭令婦人於國上拜表痛哭。云田氏且降。復詐為應龍仰藥死報。廣輕信。按兵不動。已覘知田氏詐降。緩攻。而所云應龍死。乃川兵攻圍。以火砲擊死。所謂楊珠也。珠驍勇善戰。既死。賊痛如失左右手。廣覺詐。益厲兵協攻。燒二關。奪三山。絕賊樵汲。八路兵大集。海龍圍下。五月十八日始築長圍。更番進攻。自是賊坐困窮屋。知兵在頸矣。會總督李化龍聞父喪。詔以縗墨視師。化龍既而草檄益治軍。念賊困前陡絕。勢難飛越。令馬孔英率勁兵壁其間。餘併力攻後屯。時天若雨。將士馳淖中。苦戰六月四日。天忽開朗。五日劉綎身先士卒。進克土城。應龍益迫夜散。數千金募死士拒戰。諸苗皆散。無應者。起提刀自巡。見四面火光。燭天。徬徨長歎。泣語妻子曰。吾不能復顧若矣。詰朝我師遂登屯。破大城。入應龍倉。皇同愛妾二。闔室縊。且自焚。吳廣獲其子朝棟及妾田雌。鳳急覓屍出。燭中。廣中火毒失聲。絕。頃而甦。計出師至滅賊百十有四日。八路共斬級二萬餘。生獲朝棟兆龍等百餘人。播賊平。總督露布以聞。劉將軍綎為軍功冠。十二月獻俘闕下。劉楊應龍尸磔。楊朝棟兆龍等於市。分播地為二屬。蜀者曰遵義。屬黔者曰平越。

谷應泰曰。楊應龍播州土司官也。其地屬漢牂牁郡。唐乾符中楊端應募長子孫馬。歷宋元皆授世官。明室因之。應龍生而雄猜。尤咀兵嗜殺。然其竇叛不一。荒忽無常。亦土司之風類然也。應龍之初從征喇麻。進貢大木。亦嘗效忠順。膺賞賚矣。乃以嬖小妻田雌。鳳屠妻張氏之家。而何恩宋世臣連章告變。黃牛白泥諸司。久為仇讐。手凡七姓諸豪。咸喜龍之得罪。不欲其就徵對簿。而五司遺種。九股頑苗。及輕剽好作亂之徒。又鼓動其間。同惡相濟。龍雖狼子野心。亦所謂生長蠻鄉。無與為善者也。所幸援兵大集。調度多方。督臣李化龍發從之才。

總戎劉綎軍功之冠於是八路分兵四月告捷卒之應龍戮尸朝棟葉市威震遐荒功業爛焉然而重慶之會登壇垂節海龍之圍剋期並到兵法曰兵貴有謀又曰以多算勝固先定其規模非漫嘗於一擊也若應龍者倔強偏陲不知漢大宗嗣蕩滅取世戮笑尤足為憑險負固之戒悲夫

明史紀事本末卷之六十五

礦稅之弊

神宗萬曆二年二月太監張誠等求領直定木稅工部執論不許

七年七月給事中顧九思王道成請撤浙直織造內臣上以示大學士張居正居正曰地方多一事則有一事之擾寬一分則受一分之惠災地疲民不堪推督撤之便上從之十一月命浙直織造添織七萬三千張居正言添織之費不下四五十萬金在庫藏則竭在小民則疲浙直水災蒙恩蠲濟方撤織監又復加派非聖意所以愛養元元也上命減其半

八年九月太監王劾稱缺歲額銀硃等科戶部尚書張學顏奏登極一詔盡損不急之務宜諒停罷上從之

十年四月順天府尹張國彥請豁房稅不報

十一年正月戶部請停買金珠不報

十二年六月四川巡撫維遵奏採木之害八月房山人史錦請開礦命下撫按

十四年四月南京工部尚書陸武卿乞減免織造燒造瓶器停解花梨杉楠不聽九月戶部侍郎張國彥言蘇杭

之織造江西之瓶器公主之廣求珠寶得無與漢文百金之費相類乎不聽

十六年十一月遣內臣禱祠五臺山還奏言紫荊關外廣昌靈邑可定礦砂作銀冶好民張守清擅其利一日上視

朝畢召大學士申時行等於皇極殿語及之時行等請勅部行撫按查問禁戢上是之命逮守清伏法閉塞礦洞

十八年九月易州民周言請開礦玉田豐潤民復以請部未報上遣文書官至關速之輔臣因言開礦之害御史邵

以仁亦力言其不可

二十四年六月府軍前衛副千戶仲春請開礦助大工從之命戶部錦衣衛各一同仲春開採給事中程紹工楊應

文言嘉靖二十五年七月命採礦自十月至二十六年委官四十餘防兵一千一百八十人約費三萬餘金得礦銀二

月也己酉八月

三

萬八千五百得不償失不聽 七月錦衣衛百戶陸松鴻臚寺隨堂官許龍順天府教授馮時行經歷趙鳳等各言
 開礦助大工從之 戶部尚書楊俊民言真保劄易永平開礦恐妨天壽山龍脉上謂距陵遠且皇祖嘗開之不聽
 命戶部郎中戴紹科錦衣衛書楊宗吾開礦汝南 八月詹事府錄事曾長慶錦衣衛百戶吳應騏請山西夏邑
 開礦府軍後衛指揮王中允請青沂等開礦從之 招礦盜開採仍編富民為礦頭從太監王虎請也 錦衣衛百
 戶汪文通言沂州礦指揮郝承爵言曹縣礦指揮劉鑑言棲霞招遠等礦指揮馬清言文登縣礦千戶趙良將言沂
 水蒙陰臨朐礦命太監陳增同府軍指揮曾守約開採 九月巡撫山西魏允貞請停開礦不報太監王虎論保定
 巡撫李盛春阻撓開採下旨切責 十一月戶部郎中戴紹科進礦砂銀自後進者踵至 十二月遣太監張忠往
 山西曹金往兩浙趙欽往陝西各開礦 輔臣沈一貫言留守中衛王一清請稅煤炭為民害不報先是奸人王君
 錫奏開易州礦旨下戶部議尚書林材執奏且上言山冶之害小則爭掠大則嘯聚盜之四寇之藪也遂幡然從之
 逐君錫令勿潛住生奸計至是新張張位秉政以為利出於天地之自然可益國無病民採之便上遂從其言
 二十五年春正月御史况上進給事中楊應文言運昌採木之害人夫渡瀘觸瘴死者被野吏胥假公行私毒流百
 姓不報戶科程紹言開礦事變多端疏凡五上俱不報 二月給督徵天津等處店租內官關防 三月浙江巡按
 王葉弘言礦稅不使者六乞停罷不報 四月刑部侍郎呂坤言洮蘭之絨山西之紬浙直之段絹積於無用若服
 有定期歲用千匹而江南山陝之人心收採木之害饑渴瘡疫死者亡論乃一木初臥千夫難移遭險蹉跌死嘗百
 人倘減其尺寸少其數目而川貴湖廣之人心收礦稅無利勒民間納銀民不能支括庫銀代豈開礦之初意哉誠
 勅各省使臣嚴禁散砂不許借解而各省之人心收自趙承勗造四千之說而皇店開朝廷有內官之遣而事權重
 且馮保八店為屋幾何而歲四千金不奪市民將安取乎誠撤各店之內官而畿內之人心收不報 九月太監陳
 增幼福山知縣韋國賢阻撓開採逮下獄巡撫萬象春奪俸 山西巡撫魏允貞奏言巨璫出領礦稅為民孽齒竄
 窬而礦為尤甚璫亦反噬以激上怒允貞又上書言朝廷得失譏切宰臣不能輔導致使刑餘之人播惡上切責之
 二十六年六月命內監李敬採珠廣東七月神武衛千戶朱仁等奏湖口船稅可萬餘金鴻臚寺主簿田應璧言
 兩淮沒官餘鹽命內監李道督稅湖口詹保經理淮鹽俱許節制有司戶科給事包見捷上言開礦之害陛下謂徒
 取諸山澤在礦使實奪取之間閭扼擊入山者十二載虎狼出押者半天下科臣趙完璧郝敬道臣許聞造姚思仁

交章言之不報。奪保定巡撫李成春等俸。以天津店稅銀解進遲延故罰。八月太常寺少卿傅好禮言近郊假官抽稅不報越三日。好禮伏文華門求面對上。怒降唐昌典史大理寺卿吳定疏救削籍而假官二十八人下鎮撫司。惜新司柴炭兵工二部二十餘萬。至是求益給事賈維春言歲進物料上用什之二三。餘盡入溪壑。乞覓求益不已。豈真為國家計。盈細哉。不報。九月益都知縣吳宗堯奏礦務太監陳增罔上營私。益都有鉛砂。無銀礦。增強之入銀業。非法矣。夏強採者代納稍緩。逮及吏民。陛下所得十一。而增私橐十九。山東巡撫尹應元奏增罪狀二十餘條。忤旨奪俸。宗堯下鎮撫司削籍。十月下雲南大理採石。二十七年春正月。分遣御馬監高家權。京口供用庫官暨綠權儀真。二月百戶張宗仁請復浙江市舶。命太監劉成權稅浙江。千戶陳保請權珠。命內監李鳳採珠。廣州兼徵市舶司稅課。設福建市舶司。命御馬監高家兼礦務。命內監楊榮開採雲南陳奉徵荆州店稅。陳增徵山東店稅。孫隆帶徵蘇杭等處稅課。魯坤帶徵河南。孫朝帶徵山西。時奸弁馮綱等望風言利。皆朝奏夕遣。湖口稅監李道恭。南康知府吳寶秀。星子知縣吳一元。價侵國稅。命緹騎逮下理寶秀。至任纔十六日。初任大理廉平有聲。至是忤道被逮。妻陳氏自縊。鑑車傍。內監丘乘雲徵稅四川兼礦務。梁永徵稅陝西。各以原奏千戶翟應泰。樂綱等往御馬監。潘相督理江西。資廠前珠池。太監李敬兼廣東礦稅。輔臣沈一貫言。中使衙門皆創設。並無舊緒。可因大抵中使一員。其從可百人。分遣官不下十人。此十人各須百人。則千人矣。此十人每家十口。為率則萬人矣。萬人日給千金。歲須四十餘萬。乃得纔數萬。徒歛怨耳。今分遣二十處。歲糜八百萬。聖恩偶未之及也。乞盡撤之不報。尋諸省併稅於礦使。三月內監王忠徵稅密雲。張輝徵稅蘆溝橋。太監陳增馬堂爭稅。命堂稅臨清增稅。東昌。命錦衣衛千戶韋夢麒。同御馬監奉徵收湖廣等處店稅。徵銀六萬。有奇。上以湖廣荆州原有辛亥忠店房。曾經遺藩竊據。後張居正私意革免。命撫按奏明。巡撫支可大奏。湖楚內錯江湖。故稱澤國。物產非有練練綺繡之奇也。厥貢非有瓊琳琅玕之珍也。比歲採木重役。焚林竭澤。十室九空。舊有各項稅課。如荆州遠府張居正店房。已經沒入。變價解京。盡屬民間之業。今僅於沙市徵收稅銀。及各府原設有稅課司。有門攤商稅。有茶鹽油布雜稅。內以給解京。濟邊之用。外以充宗藩吉凶之資。大之供官軍。俸錢科舉兵餉之需。小之作紙劄公費。工食衣糧之數。紀載甚明。今若併前項收入。內帑則百用乏絕矣。若迫於用。詎復議加派。則下民怨咨矣。此猶以在官言之也。至其在民行貨有稅矣。而筭及舟車。居貨有稅矣。而筭及廬舍。

米麥菽粟。饗殮也。而稅雞豚肉食也。而稅耕牛驢一畜產也。而稅搜刮於十五郡之中。遍及於一百十六州縣之內。一歲之中。驛遞錢糧。動益千計。雖欲不擾地方。不可得矣。楚故獷悍。又以橫政驅之。有莫知其所底止者。不報戶料給事。包見捷。疏論礦店滋蔓。又疏論臨清稅使擾民。必致生變。又疏遼左。陪危礦市為患尤烈。一月三疏。指數內使切直。時論避之。諺貴州布政司都事。未幾臨清百姓變。歐稅使馬堂幾死。見捷言若左券。欽縣監生吳養晦投稅監魯保言大父守。通鹽課二十五萬。乞追入給占產。從之。左春坊左庶子葉向高。請罷礦使。不報。大學士趙志皋病篤。特疏請停礦稅。不報。四月。河南礦監魯坤言。礦砂贏縮不一。請均派官民從之。十月。南京守備太監郝隆。劾朝用採寶國池州等礦。戶科給事李應策。姚文蔚。以播警。乞停中官礦稅。不報。八月。錦衣衛總旗申敏。奏湖廣興國州礦洞丹砂。命陳奉開採。逮荊州府推官華鈺。黃州府經歷。車任重。降荊州知府李商耕。黃州知府趙文煒。荊門知州高則。巽各一級。以稅監陳奉誣劾也。初。奉由武昌抵荊州。商民鼓噪者數千人。飛礮擊。奉勢莫可禦。道府諸臣。身犯其衝。殫力防護。獨華鈺以公事至夷陵。奉疑之。又惡其禁革差官冠帶。阻截司役。畫弄故受誣尤烈。又稅課襄陽商人聚眾鼓噪。知府李商耕治其衆。隨開鎮荊門。增設稅課。而荊門故非巨鎮。往來商船頗少。誣知州高則。巽阻撓。俱降調。雲南稅監李榮。虐諸生。見詬榮。劾巡撫陳用賓。命下諸生於理。九月。戶部進大珠龍涎香。十月。驍騎衛百戶請徵湖廣郡縣積欠羨銀。又與國州人漆有光。報徐鼎等。掘古墓。得黃金巨萬。命陳奉同撫按查解。十二月。命應天府取帝屏龍旂龍簾。諸上供物。府丞徐申。上書言。費將巨萬。弊不可言。必不得已。請增鑪鼓錄。以濟急報可。武功衛百戶韓應桂。奏土民夏國瑚。報湖廣京山。具有真礦鉛砂大青等物。是時興國麻城開採。止得鉛砂。得不償失。即陳奉亦經營勞瘁。苦於奉行。巡撫支可。大疏參應桂。欺罔請置法。上免其罪。撤回雲南道御史葉允。盛奏差播播虐請誅首禍。不報。

二十八年春正月。武昌漢陽民千餘。集撫按門。陳稅監陳奉之毒。撫按不敢理。民情益憤。貴州巡按宋興祖。請停採木專力討播。逮西安府同知宋言。稅監梁永。劾其激眾倡亂也。二月。己卯。命太監暨祿。兼徵鳳陽安徽慶廬常鎮稅。前止徵應天太平寧國淮陽。至是。從羽林千戶王承德。金吾百戶王鎮。請也。南京守備太監邢隆。稅沿江洲田。辛巳。內監魯坤。開彰德衛輝懷慶開封等礦洞。以武驥衛百戶張欽。請也。戊子。錦衣衛百戶王體仁。奏徵長江船稅。從之。三月。戊申。四川貢扇不至。左布政使程正誼等五人。俱降調。庚戌。兩淮鹽務少監魯保。參稅監

陳增委官程守訓假武英殿中書舍人恣虐不報 廣洋衛鎮撫戴君恩奏廣東遺鹽及名馬天鵝絨鑲伏西錦珠
寶皆土產上即命徵收總督戴耀極言之不聽 四月甲申雲南礦稅寶井內監楊榮參雲南知府蔡如川趙州知
州甘學書等 乙酉珠池市舶稅務內監李鳳激變新會縣因參鄉官吳應鴻等命逮治 鳳陽巡撫李三才請停
礦稅曰自礦稅繁興萬民失業陛下為斯民主不惟不衣之且併其衣而奪之不惟不食之且併其食而奪之征權
之使急於星火搜括之令密如牛毛今日某礦得銀若干明日又加銀若干今日某處稅若干明日又加稅若干今
日某官阻撓礦稅掣解明日某官怠玩礦稅罷職上下相爭惟利是聞如臣境內抽稅徐州則陳增儀真則暨理
鹽揚州則徐保蓋政沿江則邢隆千里之區中使四布加以無賴亡命附翼虎狼如中書程守訓尤為無忌假旨詐
財動以萬計昨連同陶允明自楚來云彼中內使沿途掘墳得財方止聖心安乎不安乎且一人之心千萬人之心
也皇上愛珠玉人亦愛溫飽皇上愛萬世人亦戀妻孥奈何皇上欲黃金高於北斗而不使百姓有糠粃升斗之儲
皇上欲為子孫千萬年而不使百姓有一朝一夕試觀往籍朝廷有如此政令天下有如此景象而不亂者哉不報
辛未三才復奏數月以來章奏但繫礦稅即求高閣臣前疏非泛常國脈民命之所關天心祖德之所在也人主能
為萬姓之主然後奔走御侮若休戚不關威力是憑劫奪之已耳斬刻之已耳孤人之子寡人之妻拆人之產掘人
之墓即在敵國讐人猶所不忍况吾社席之赤子哉窮困無聊遂生窺竊如徐州趙古元之類是已夫天下非小弱
也草澤之人至廣且眾也欲為古元者何限獨以朝廷虛置得宜欲乘之而無覺故俛首降心從教從令耳今乃驅
之使亂臣懼萬姓不肯為朝廷屈也 南京守備太監下廬州問六安州礦有無狀知府具地圖上言六安有礦高
皇帝恐人盜採有傷皇陵朕故六安衛特重巡山之任不敢妄議開取詔止之 六月戊戌礦監趙欽劾富平知
縣王正志逮訊 七月稅監王虎劾通州同知邵光庭香河知縣焦光卿降調戊申稅監陳奉許江防參政沈孟化
蘄州知州鄭夢楨降調戊午巡按御史王立賢奏稅監陳鳳貪暴激變不報時陳奉道承天之金花灘勒居民黃金
拷及婦人并拘鍾祥知縣鄒竟弼遠近大震 八月把總韓應龍奏四川成都龍安產鹽茶重慶馬湖產名木命內
監丘乘雲往徵 十二月辛丑湖廣稅監陳奉遣荊州衛王指揮開礦穀城不獲責貸主簿督庫金若干邑人大懼
羣擊之指揮走免餘俱溺江中

屬不經而囊有神仙骨等物夫仙則飛昇安得有骨韓愈謂凶穢之餘不宜令入宮禁宜量給冠帶令還勿潛往京師不報已丑武昌兵備馮應京參陳奉十逆大罪逮至京下司理刑籍奉欲開礦青山東陽知縣王之翰以近顯陵拒之因誣及襄陽通判邱宅推官何棟如俱削籍逮下獄之翰尋斃三月武昌民變逐陳奉奉列兵殺二人匿楚府中命甲騎二百餘射死數人傷二十餘人奉踰月不敢出眾執奉左右六人投之江奉自焚公署門事聞諳知府王禹聲知縣鄒堯弼為民沈一貫論陳奉激變不報四月督理直隸儀真等稅御馬監暨豫言臣徵廬鳳徽安遺稅并沿江船稅各撫按皆云重疊不敷請題寬處臣未敢憑二項共二十萬金今徵不滿萬始信撫按為可據而原奏人無憑也乞軫念民瘼以實徵解上母拘原奏人揣摩之數上從之時權使奇暴獨警祿請寬卹凡五上六月己巳太監孫隆採稅浙直駐蘇州激變市人殺其參隨黃建節等數人撫按詰亂民有首成獨引服不及其餘下獄論死直隸巡按御史劉曰梧行部徽州見程守訓暨坊曰特旨下書咸有一德即收之守訓討奏曰梧短不報七月陝西撫按奏歲貢羊絨四千匹奉命改織盤陵又降柘黃暗花二則每疋長五丈八尺日織一寸七分半年得匹實能如額乞悉改織不報九月起禮部尚書沈鯉大學士入閣辦事鯉見其疏望上以言致治又極陳礦稅之害尋值長自節上使太監陳矩晏之語及開礦事鯉言洵山川靈氣傷陵脈關係聖躬與聖子神孫不細上領之禮部侍郎郭正域言世宗朝罷內臣鎮守及珠池貢物擾驛遞濫奏帶開銀場者按問遣戍不貸備在實錄寶訓幸罷諸中使以杜亂萌不報十月以內監魯保司兩淮鹽政兼浙直織造請專勅與關防禮部侍郎郭正域持不可往白內閣宋廣曰勅去矣勅中多勸戒語正域曰今文武臣奉勅者孰無勸戒能一一奉行否何望於關退而具疏力爭關防得無給

三十年二月己卯上偶不豫急召輔臣沈一貫入諭以勉輔太子併及罷礦稅起廢釋禁諸事翌日上安諸事遂寢停稅諭已出上悔急令追之太監田義諫曰諭已頒行不可反汗上怒幾欲手刃義義不為動一貫恐亟繳前諭義唾之始吏部尚書李戴左都御史溫純約即日奉行且頒天下刑部謂弛獄須再請亡何而旨格矣饒州景德鎮民變稅監潘相舍人激之相誣劾通判陳奇逮下獄三月雲南稅監楊榮肆虐激變滇人不勝憤火厥房殺委官張安民撫按以聞上怒持其章不下大學士沈鯉揭言定亂宜速久且生變又具列營罪狀得毋株及五月戊辰太監劉成徵稅蘇松常鎮激變江西稅監潘相掠諸生及輔國將軍謀託各宗大開挾門入相走免誣劾上饒知縣李鴻

報怨為除名。禮部侍郎馮琦上言礦稅之害。道以張安民故。火厥房矣。粵以李鳳釀禍。欲剗其腹矣。陝以委官迫死縣令。民洶洶不安矣。兩淮以激變地方。劫毀官舍。錢糧矣。遼左以余東翁故。碎屍抄家矣。土崩瓦解。亂在旦夕。皇上能無動心乎。不報。應天大風。拔富家樹。成災。魯保誣以盜礦。府尹徐申力白。富家冤而盛言。帝京王氣。不可鑿保不能奪。九月。揚州富民吳時修。獻銀十四萬兩。詔授其子弟各中書舍人。

二十一年。九月。雲南稅監楊榮。青麗江土官木增。退地聽開採。巡按御史宋興祖上言。麗江古荒服也。木民世知府守石門。以絕西域守鐵橋。以斷土番。不宜自撤其藩。貽誤封疆。不報。

三十二年。三月。都御史溫造言。礦稅毒虐。乞速廣東稅使李鳳。撤陝西稅使梁永雲。南稅使楊榮。不報。八月丙午。武驤百戶陳起鳳。請採大木。以覬利。除名。盡逐其黨。時大雨。都城奔壞。戶部尚書趙世卿言。蒼生糜爛。已極。天心示警。可畏。礦稅。猶掘墳墓。奸子女。皇上嘗曰。朕心仁愛。自有停止之日。今將索元元於枯魚之肆矣。不報。九月戊申。翰林簡討蔡毅。中上皇明祖訓。即畧內關礦稅者。為註疏二十二卷。不報。

二十三年。春正月。壬辰。廣東撫按戴耀。林秉漢。奏稅監李鳳。憾潮州推官姚會。嘉遮辱於廣州。不報。二月丙午。巡按廣西楊方國。言稅監沈永壽。以土產金銀鉛錫。派有司包解。永康思恩等州。原無礦洞。亦派多金。宜免。不報。八月。禮部侍郎馮琦。上言。礦使出而天下苦。更甚於兵。稅使出而天下苦。更甚於礦。皇上欲通商而彼專欲困商。皇上欲愛民而彼必欲害民。皇上戒以勿信撥置。而撥置愈多。皇上責以不許繹騷。而繹騷更甚。皇上之心。但欲裕國。不欲病民。羣小之心。必自瘠民。方能肥己。疏留中。十二月壬寅。詔罷採礦。以稅務歸有司。釋礦稅在獄。承天諸生沈機等十二人。

三十四年。春正月。癸巳。逮咸陽知縣宋時隆。下獄。時命停礦稅。監梁永堅報。咸陽潼關委官不宜罷。益樹黨布虐。巡撫顧其志。捕惡黨置之法。永大恨之。永又檄時隆。取絨繒千五百。隆時不予。遂誣時隆。劫稅閤臣。搨沮。不報。二月。己未。南京內官監丞徐壽。偽造印牌。稱中旨。徵南工部杉枋三千。部報詳詐。窮下守備。太監劉朝用訊之。三月。己巳。朔。大學士沈鯉。朱賡。言秦人恨梁永甚。宜撤。不報。乙亥。江西礦務太監潘相。以停稅移景德鎮。請專陶從之。丁丑。仍以江西湖口稅務。歸稅監李道。己卯。雲南礦務太監楊榮。被殺。榮久於滇。恣行威福。杖斃數千人。榜掠指揮樊高。明等。盡捕六衛官人。人自危。指揮賀世勳。韓光大。遂倡眾焚其署。徒黨輜重。皆盡。事聞。上怒。不食。曰。榮不足惜。何紀

綱頤至此。罪其首事。罷中使。不遣。以稅課歸四川。稅使丘乘雲世勳下獄死。光大戍邊。五月。巡撫鳳陽李三才言。恩詔中格。流傳二說。一新政原非聖意。故旋開旋閉。一沈一貫。恐沈鯉朱賡妨位。取事不出。已計傾左右。致善事不終。上怒。奪俸三月。一貫奉辯不問。

三十五年。七月壬辰。撤陝西稅監。梁永還京。初。巡按陝西御史王基洪劾稅監梁永。陳兵殺傷吏民。巡撫顧其志奏。至平甚。上疑之。梁永遂許奏。咸陽知縣滿朝薦。承御史意。伏兵渭南。劫貢。上怒。命逮朝薦。廷臣論救。不聽。時緹騎止灞上。宗室士民。毋慮數萬人。圍永署。朝薦聞道。就檻車。藍田知縣王邦才。亦發奸。別蠹與永相左。并為永誣逮。至是中旨撤永還。十一月。巡撫福建徐學聚。戶科給事中江灝。劾稅監高案不法。不報。初。案肆虐閩中。舊撫袁一驥。捕其爪牙。置之法。案造樓船。船艦治戎器。招集亡命。徵集百賀。將出與諸番市。閩人集其門。詬之。案所殺傷百餘人。焚居民無算。一驥力輯之。乃定。已。又招紅夷入市。殺戮商漁。漸窺內地。故學聚奏之。

三十六年。五月甲寅。遼東稅監高淮。激變錦州。淮恃寵恣橫。吏民小拂意。父子老弱。係累相屬。於道徵稅私賦。倍之。每開市。奪其善馬。駕者強勒保軍。以重價購償。自誦調度兵將。謂其功代。總督蹇達。劾奏內臣。不得豫政。典兵。不報。至是。索賄錦州軍戶。軍戶殺其使。激眾千人。圍之。淮倉皇逃入山海關。吏部左侍郎楊時喬。戎政尚書李化龍。力言。遼東重困。危在旦夕。皆高淮擾民激變。以資禍患。上命撤淮還京。

四十一年。六月初。廣東珠池。自萬曆三十二年。停採。至是。金吾右衛指揮倪英。上章。請開刑科。給事中郭尚賓。論開採之害。不報。

四十二年。二月。命各省稅課減三分之一。

四十三年。八月。命內官呂貴。暫提督浙江織造。江西稅監潘相。檄催福建廣東稅課。閣臣言之不聽。九月丁丑。江西湖口稅解火。大學士吳道南。請罷湖口商稅。不報。

四十四年。四月丙午。雷火焚通州稅監張燁樓。居御史金汝諧。以聞。請罷稅使。不聽。八月。萬壽節。加稅監河南胡江。江西播相。通灣張燁。天津馬堂。四川丘乘雲。南京劉朝用。歲祿賜呂貴飛魚服。

四十七年。五月。吏部候選儒士蔣定國。奏採山西夏縣等礦。疏不由通政司。通政使姚思仁。糾之時。遼東三路敗兵。餉告急。欽人曹致廉等。奏乞同內監搜江南富家。借餉數百萬。思仁復疏爭之。

四十八年七月。上崩。遺詔罷一切礦稅。并新增織造燒造等項。建言廢棄及礦稅。詰諸諸臣。酌量起用。奉皇太子令。旨。盡行停止。稅監張燁。馬堂。胡濬。潘相。丘乘雲等。撤還京。

谷應泰曰。聞之。鑲銀金品。列之禹貢。甘人璣貝。載在周禮。國有常經。非可以無藝征之也。况王者藏富於閭閻。天子不下求。金車良以多怨者。仁義難施。黷禍者原亂。斯伏有天下者。不可以不致謹也。神宗亦葉昇平。邊圉封豕。海內又安家。給人足。而乃苞桑之憂。不繫於慮。日中之昃。不虞於懷。遠賢士大夫。親宦官宮妾。女謁苞苴。陰性各晉。孽孽所談。利之所萌耳。逮至萬曆二十四年。張位王謀。仲春建策。而礦稅始起。於是命張忠往山西。曹金往兩浙。趙欽往陝西。陳增駐山東。高傑領福建。楊傑辦雲南。丘乘雲駐四川。李敬揖廣東。郝隆劉朝用。米池州。陳奉領湖廣。魯坤開彰德。衛輝。大瑞雜出。諸道紛然。而民生其間。富者編為礦頭。貧者驅之懇采。繹騷凋敝。若草菅然。又不特此也。礦務之外。天津有店租。廣州有珠權。兩淮有餘鹽。京口有供用。浙江有市舶。成都有鹽茶。重慶有名木。湖口長江有船稅。荊州有店稅。又有門攤商稅。油布雜稅。莫不設瑤分職。橫肆誅求。有司得罪。立繫檻車。百姓奉行。若驅駝馬。雖漢室。牢盆桑孔。乘傳熙豐。手實鷄豚。悉空。曾未若斯之酷也。至乃國法恣睢。人懷痛憤。反爾之誠。覆舟之禍。亦間有之。以故高淮激變。遼東梁永激變。陝西陳奉激變。江夏李鳳激變。新會孫隆激變。蘇州楊榮激變。雲南劉成激變。常鎮潘相激變。江西當斯時也。瓦解土崩。民流政散。其不亡者。幸耳。而深宮不省。疏入留中。其始因礦稅而設瑤者。繼則瑤廢而託命在瑤媚。而迎合在礦稅者。繼則瑤肥而交結在宮闈。則根深固。未易卒拔。故也。善乎侍郎馮琦之疏曰。皇上之心。但欲裕國。不欲病民。羣小之心。必自瘠民。方能肥己。逮至三十三年。而稅歸有司。礦使停罷。輪臺之悔。不亦晚乎。然且兩載以還。稅監不革。七年之後。珠池復開。比之衛武飲酒之悔。秦穆臨河之誓。亦何習與性成也。

明史紀事本末卷之六十六

東林黨議

神宗萬曆二十一年二月。京察竣。三月己未。刑料給事中劉道隆。論吏部稽勳司員外郎盧淳熙。兵部職方郎中楊于庭。臺省交謫。而吏部曲為解。謹議一職。方主事袁黃。非體上責。吏部回奏。尚書孫鑰。言淳熙臣鄉人。安貧好學。非有先容之助。于庭任西事有功。尚書石星亦言之。臣不忍以功為罪。且既命議覆。自有異同。惟各原其心。求歸於當。

責以宰相奉特簡不得專擅吏部尚書陳有年事之以為不宰總憲廷推自有故事王家屏為相有名若宰相不廷推將來恐開捷徑因乞骸骨上命馳驛還籍以孫丕揚代之辛卯以沈一貫陳于陞為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直文淵閣調文選郎中顧憲成給事中盧明陝遂中立先後疏救上益怒憲成削籍謫明陝中立按察司知事申午禮部郎中何喬遠奏救憲成謫廣西布政司經歷先是國本論起言者皆以早建元良為請政府惟王家屏與言者合力請不允放歸申時行王錫爵皆婉轉調護而心亦以言者為多事錫爵嘗語憲成曰當今所最怪者廟堂之是非天下必欲反之憲成曰吾見天下之是非廟堂必欲反之耳遂不合然時行性寬平所斥必旋加拔擢一貫既入相以才自許不為人下憲成既謫歸講學於東林故楊時書院也孫丕揚鄒元標趙南星之流蹇諤自負與政府每相持附一貫者科道亦有人而憲成講學天下趨之一貫持權求勝受黜者身去而名益高此東林浙黨所自始也其後更相傾軋垂五十年

二十三年秋七月己卯巡按直隸御史趙文炳劾吏部文選郎中蔣時馨倖進高第下廷議尚書孫丕揚代時馨辨丙戌時馨削籍時馨貪贖初知新喻調嘉魚遷南京大理寺評事故為敝衣冠從鄒元標講學歷考功文選二司及被劾請廷責且曰戎政兵部左侍郎沈思孝庇浙江海道丁此呂避察不得又求少宰不得遂同諭德劉應秋大理右少卿江東之等詆李三才授趙文炳莫陷太宰而代之上怒其瀆辨甲午逮故浙江海道副使丁此呂蔣時馨既斥孫丕揚為贗由此呂沈思孝以此呂建言不宜察不揚遂上此呂訪單貪婪贓跡雖建言無倖脫理命逮下獄對簿之曰承服硃砂床具等贗繫丕揚遂與思孝交惡矣八月沈思孝言孫丕揚庇屬負國不揚乞休不允十一月丁丑工部員外郎岳元聲言言官攻言官大臣攻大臣不若俱罷之

二十四年八月癸亥大學士張位乞罷不許時吏部尚書孫丕揚乞休疏二十上言權官坐謀鷹犬效力義難再留以位黨丁此呂沈思孝也上責丕揚無大臣體宜協恭毋相牴牾閏八月吏部尚書孫丕揚右都御史兼兵部侍郎沈思孝罷

二十七年五月丁巳以光祿寺卿李三才為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鳳陽

二十九年九月戊午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沈鯉朱賡兼東閣大學士值文淵閣時廷推九人上已點朱國祚馮琦而沈一貫密揭二臣年未及艾尚少需之先爰立老成者賡得入鯉先任禮部與申時行左請告上不許史科都

給事中陳與郊因疏劾鯉求去益力上私語曰沈尚書不曉我意遂有是命

三十一年夏四月楚王華奎與宗人華越等相訐章下禮部初楚恭王隆慶初廢疾薨遺腹宮人胡氏華生子華奎
華璧或云內官郭綸以族人如綉奴產子壽兒及弟如言妻子尤金梅所出並入官長為華奎次華璧儀賓汪若泉
嘗訐奏事下撫按王妃堅持之乃寢華奎既嗣楚華璧封宣化王華越素強禦忤王越妻又如言女知其詳越遂盟
宗人二十九人入奏楚先王風痺不能御內乃令官婢胡氏詐為身臨辱時抱妃兄王如言子為華奎又抱妃族王
如綉舍人王玉子為華璧皆出於妻恭人王氏口王氏如言女故知之二孽皆不宜冒爵章入通政司沈子木持未
上六月楚王劾宗人疏亦至事下部禮部右侍郎郭正域曰王奏華越事易竟華越奏王非恭王子亂皇家世系事
難竟楚王襲封二十年何至今始發而又發於女子骨肉之間王論華越一人而二十九人同攻王果有真見出真
情否王假則華越當別論王真則華越罪不勝誅沈一貫以親王不當劾但當體訪正域曰正域江夏人一有徇
禍且不測非勤則楚王跡不白各宗罪不定王跡勤各宗罪不勤人於何服時正域右宗人而輔臣沈鯉又右正域
戶部尚書趙世卿倉場尚書謝杰祭酒黃汝良皆謂王非假一時閣部互相齟齬給事中姚文蔚劾郭正域故王護
衛中人修怨謀陷王都察院左都御史溫純劾御史于永清給事姚文蔚刺及沈一貫九月己巳刑科都給事中楊
應文給事中錢夢皋各劾郭正域夢皋并及次輔沈鯉俱不報上卒以王為真而正域罷去尋楚府東安王英燧武
閩王華增江夏王華燿等請復勤假王不聽時票楚事皆朱慶二沈引嫌不出十一月妖書事起沈一貫疑郭正
域為之錢夢皋遂直指正域且及輔臣沈鯉陝西道御史康玉揚將例轉內監賈忠貞語不揚乘妖書可免不揚遂
起而佐之後歸獄皦生光得解詳本國本

三十三年春正月考察京官時主察當屬吏部左侍郎楊時喬輔臣沈一貫憚其方嚴請以兵部尚書蕭大亨主筆
疏上以時喬廉直竟屬之時喬與都御史溫純力持公道疏上留中三月辛巳吏部趨計疏中旨留被察給事中
錢夢皋御史錢一鯨等復論京察科道不稱職者甚眾豈皆不肖必有私意朕不得無疑蓋以一貫私人被詰責也
時喬純言察處科道萬歷二十一年科七人道七人二十七年科五人道九人今議處科四人道七人皆參眾失公
而聖諭嚴切臣等無狀宜罷上不問南京總督糧儲尚書王基以拾遺自辨上特留之夏四月刑科給事中錢夢皋
復論楚事請削前侍郎郭正域籍并言左都御史溫純黨庇工科給事中種兆斗例轉亦誣奏純純乞休理少卿

徐宗濟吏科都給事中侯慶遠御史孔貞一等皆論夢泉違禁妄辨吏部左侍郎楊時喬亦言之俱不報五月候補職方郎中劉元珍劾沈一貫偏置私人蒙上指下錢夢泉妄奏求容士林不齒一貫夢泉皆疏辨夢泉謂元珍為溫純鷹犬降一級調極邊六月吏部員外郎賀燦然言被察科道與溫純皆當去南京吏科給事中陳良訓御史蕭如松朱吾弼各論王基錢夢泉鍾兆斗必不可留沈一貫結近侍陽施陰設秋七月兵部主事龐時雍直攻沈一貫欺罔誤國於是太子太保都察院左都御史溫純致仕錢夢泉鍾兆斗各避疾京察始得奏尋譴賀燦然龐時雍奪朱吾弼俸拾遺南京戶部尚書免王基時有布衣在一貫坐夢泉戲之曰昔之山人山中之人今之山人山人山外之人布衣應聲曰昔之給事給黃門事今之給事給相門事識者嗟之

三十四年夏六月吏科給事中陳良訓御史孫居相劾沈一貫好貪大學士沈一貫沈鯉並致仕一貫連歲乞休疏八十上始允鯉居位四載嘗列天戒民窮十事書之於牌每入閣則拜祝之或謾鯉為咀咒上命取觀之曰此非咀咒語也妖書事起危甚賴上知其心得无恙及放歸得旨不如一貫之優各賜金幣鯉半之出都日猶有讒其衣紅袍閱邊者中官陳矩為解乃已孫居相奪歲俸陳良訓鐫三級調外

三十五年五月以禮部左侍郎李廷機南京禮部右侍郎葉向高為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直文淵閣又諭朱康名舊輔王錫爵時顧憲成移書向高言近日輔相以模稜為工賢否溷淆引張禹湖廣為戒廷機故出沈一貫門人多疑之給事中王元翰胡忻曾于汴宋一韓御史陳宗契等文章劾廷機廷機故清介而攻之者詆為董金輿援御史葉永盛極辨之廷機伏闕辭不允上下旨切責元翰等秋七月總督漕運李三才請補大遠選科道用廢棄其論廢棄曰諸臣祇以議論意見一觸當路永棄不收總之於皇上無忤今乃假主威以錮諸臣又借忤主之名以飾主過負國負君莫此為甚參政姜士昌賈表入京奏別遺奸錄遺遺遺奸指王錫爵沈一貫朱康又曰古今稱廉相必稱唐楊綰杜黃裳然二賢皆推賢好士惟恐不及而王安石用之驅逐諸賢竟以禍宋時李廷機有清名故士昌規及之賡廷機上疏辨隆士昌廣西僉事御史宋燾論救謫平定州判加謫士昌興安典史

三十六年五月禮部主事鄭振先劾輔臣朱康李廷機大罪十有二指一貫賡廷機為過去現在未來三身布置接授從風而靡上以其誣詆謫普安州判九月先是王錫爵辭召手疏言皇上於章奏一概留中特鄙棄之如禽鳥之責不以入耳然下以此愈置臣謂君父至尊必自立於無過之地請幡然降旨盡降關稅台還內差散內庫之有

餘濟邊儲之不足上下必歡呼踴躍以頌聖德留中章疏亦自有緩急如推補九卿以吏部都察院為先庶官以科道為急如道考選久停與其故裁抑留不肖以塞賢者之塗孰若稍疏通簡新進以決舊日之壅此今日攬權上策也時疏其密而都御史李三才鈎得之泄言於眾請錫爵以臺省為禽獸於是南京戶部給事中段然首論錫爵與朱慶密揭擅權亂政不報起孫丕揚太子少保吏部尚書十月壬戌起吏部文選郎中顧憲成為南京光祿少卿辭不至丙寅工科給事中何士晉劾錦衣衛左都督王之楨為輔臣爪牙心腹亟宜顯斥禮科給事中張鳳彩刑科都給事中蕭近高給事中張國儒交章糾王錫爵朱慶國儒言臺省五十餘人共糾朱慶奸狀而尚書趙世卿曲媚之俱不報十一月壬子朱慶卒於官慶性淳謹同鄉沈一貫當國善調護故妖書楚獄其禍不蔓慶卒廷機當首揆言路益攻之廷機決計不出葉向高獨相而攻廷機者未已也遂移居演象之所真武廟乞放凡五年至萬曆四十年始得請寒暑閉門無履跡

三十七年春二月丙寅御史鄭繼芳劾工科右給事中王元翰貪婪不法元翰亦奏辨繼芳為王錫爵申時行吐氣初給事中王紹徽善湯賓尹營入閣甚急嘗語元翰曰公語言妙天下即一扎揚湯若湯者且為公死世間如湯者可恃也元翰辭焉紹徽叩之因喉繼芳撫元翰夏四月吏科糾擯去諸臣初工科給事中孫善繼拜疏竟去劉道隆繼之王元翰顧天峻李騰芳陳治則各先後去命削善繼籍道隆等各降秩時南北科道互相攻訐至不可問戶科給事劉文炳請召鄒元標不報十二月乙丑工部主事邵輔忠論總督漕運李三才結黨徧天下前圖枚卜今圖總憲四岳存絲漢臣諫莽天下之大可憂也時三才需次內臺輔忠首劾之繼以御史徐兆魁三才奏辨工科給事中馬從龍御史董兆舒彭瑞吾南京工科給事中全在衡交章為三才辨俱不報三才負才名初為山東藩臬有聲民歌思之撫淮十年方稅增橫甚獨能捕其爪牙以尺筆斃大盜三才多取多與收採物情用財如流水顧憲成之左右譽言日至憲成信之亦為遊揚三才嘗言憲成止疏三四色破明盛陳百味憲成訝而問之三才曰此偶然耳昨偶之即寥寥今偶有故羅列憲成以此不疑其綺靡至是挾縱橫之術與言者為難公論繼之三十八年五月壬子吏部主事王三善乞勸李三才不報前吏部郎中顧憲成遺書葉向高謂三才至廉至淡莫勤學力行為古醇儒當行勸以服諸臣心時給事中全士衡段然力保三才給事中劉時俊兵部郎中錢策爭之紛如聚訟

三十九年二月戊子總督漕運李三才免三月吏部尚書孫丕揚糾御史金明時倡言要挾逃察命下都察院議處初明時巡闕劾寶坻知縣王叔沐吏部右侍郎王圖子也及臨京察知不免遂先發攻王圖御史史記爭論之明時奏辨主事秦聚奎言明時論王圖在去年十二月丕揚論明時在令考察先一日而卒之明時撓察之疏查乎無聞大臣結黨欺君天下大勢趨附秦人今之丕揚非復昔之丕揚矣於是吏科都給事中曹于汴御史湯兆京喬允升俱以撓察論聚奎丕揚奏參聚奎并以湯賓尹等七人訪單送內閣閣臣葉向高疏如丕揚指金明時以不謹免尋以辨疏犯御諱削籍四月庚辰計疏下命秦聚奎閑住南京國子監祭酒湯賓尹邱中張嘉言主事徐大化御史劉國縉王紹徽喬應甲岳和聲降調有差五月給事中朱一桂御史徐兆魁疏稱顧憲成講學東林違執朝政結淮撫李三才傾動一時孫丕揚湯兆京丁元薦角勝附和京察盡歸黨人不報翰林院修撰韓啟疾去敬先師事湯賓尹在禮闈越房拔為第一敬有時名而好縱橫之學恣色貨之好時攻賓尹因及敬

四十年二月癸未吏部尚書孫丕揚掛冠出都

四十一年二月辛丑御史劉廷元劾光祿寺少卿子玉立依附東林風波翻覆宜顯斥不報十月禮科給事中元詩教言今日之爭始於門戶門戶始於東林東林倡於顧憲成刑部郎中于玉立附馬憲成自賢玉立自好賢奸各還其人而奔競招搖羽翼置之言路爪牙列在諸曹關通大內操縱朝權顧憲成而在寧願見之哉未刺及葉向高向高奏辨

四十二年八月癸卯大學士葉向高致仕十一月御史劉廷元參李三才佔廠盜皇木結交內侍起官御史劉光復給事中官應震等交章論之命給事中吳亮嗣往勘亮嗣報其實下三才舍人於理三才尋削籍

四十五年三月京察革刑部主事王之案職為民竇子偁陸大受皆被斥時葉向高既去方從哲獨相庸庸無所短長吏部尚書鄭繼之主察徐紹吉韓浚佐之之案初爭挺擊為韓浚所糾部處坐以貪污子偁大受有清操持論與之案合亦被逐時上於奏疏俱留中無所處分惟言路一糾其人自罷去不待旨也於是臺省之勢積重不返有齊楚浙三分鼎峙之名齊為元詩教韓浚周永春楚為官應震吳亮嗣浙為劉廷元姚宗文勢張甚湯賓尹輩陰為之主賓尹負才名而淫污辛亥京察被斥至是察典竣韓浚以問鄉人給事中張華東華東曰王之案論甚正何為重處之浚驚愕不語

四十六年十二月主事鄒之麟奪職閑住之麟負才名附給事中元詩教韓浚求轉吏部不得遂許奏詩教浚又擅離任被斥

四十七年十二月會推閣員禮部左侍郎何宗彥以吏科給事中張廷登不署名不得預御史薛敷教蕭毅中左光斗李徵儀倪應春彭際遇張應詒等交章惜之而禮科都給事中元詩教兵科薛鳳翔又屢駁具如廷登指各歸責於輔臣方從哲從哲奏辨俱不報先是國本之論起廟堂益相水火上頗厭惡之斥遂相繼持論者愈堅乃一切置之高閣方從哲獨相七年上喜其無能而安之山東趙煥為冢宰詩教又從哲門人故其勢尤張已而鄒之麟倡言張鳳翔為選君必以年例處姚宗文劉廷元齊浙遂離之麟既被黜其友夏嘉遇魏光國尹嘉賓鍾惺皆有才名俱改用而嘉遇素潔清亦與求共擢趙興邦為兵垣仍入禮閣之麟嘉遇遂糾之井及詩教言路合疏糾嘉遇興邦遽陞京卿御史唐世繼助嘉遇攻興邦而元趙之勢衰時廷議所宣持者唯禁道學一事吏治邊防俱置不理

秦昌元年即萬曆四十八年也八月己酉起鄒元標為大理寺卿科臣惠世揚上言君子小人之進退關係國家之治亂然小人不退則君子不進吏部尚書周嘉謨奏列建言得罪諸臣王德完等三十三人於是王德完孟養浩鍾羽正滿朝薦等悉起部寺諸官壬戌以侍讀學士劉一燝韓爌為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直文淵閣仍諭內閣特召舊輔葉向高初光宗踐祚踰月朔未及用向高等嘉宗既即位乃遣行人徵之十一月給事中惠世揚遇災陳言因叅大學士孫如游薦高攀龍劉宗周孫居相劉象王之案陸大受等十二月大學士方從哲致任從哲以紅丸移宮二案臺省文章論之至是歸

熹宗天啟元年春正月兵科給事中楊連予告回籍連以移宮一案御史賈繼春侵之連因乞歸詳三御史馬逢皋上言楊連何罪無罪即功在安社稷罪在攻大璫罪璫未誅而發璫罪者先作楚囚之悲君子退則小人進矣二月御史周宗建上言國家之治亂由於議論之公私皇祖祖戊申以後沈一貫未敗之時在朝者豈無君子而一雜以小人則沈鯉可逐郭正域可芟察典可壞大獄可興時則有錢夢皋康丕揚為之首庚戌辛亥之交在朝者豈無君子而一雜以小人則大貪之淮撫可保極險之銓佐可阿直即可擢清流可放時則有史記事徐縉芳等為之首壬子癸丑之交在朝者豈無君子而一雜以小人則學差可擢考選可排吏兵之諸事可日試以為嘗考察之把持可一網以為阱時則有元詩教趙興邦為之首有如今日二咨並下君子進庸矣而臣竊為先事之慮者以用人言

之如所引董應舉高攀龍史子麟李邦華熊明遇魏雲中等二十餘人，類皆磊落奇才，如必借此相引積橫之貪邪，亦思梯架於月旦窮凶之醜類，尚留春夢於餘灰，將朝廷大公之盛舉，翻作臣子私德之私援，臣之所謂不得不慮也。以移官言之，如方震儒、毛士龍等十有餘章，闡發既明，在科臣楊連潔志遠嫌不難聽，名用於他日，臺臣賈繼春質心愛主，何妨付定論於國人。若復侈談羽翼，追憶几筵，欲掃疑端，愈增滋蔓，又臣之所謂不得不慮也。臣請約言之：銓除在真品，母容夾雜，以同升。朝論在輿評，母輕出言，以佐聞。國家要以邊事為首務，母自起室內之戈。今日終以君德為大本，母徒為將順之節。三月，起劉宗周禮部主事，王之采刑部主事，高攀龍光祿寺丞。八月，給奉聖夫人客氏地以陵工成，命叙錄魏進忠。御史王心一馬鳴起，吏科給事侯震暘、倪思輝、朱欽相等先後糾之，降調有差。詳魏忠賢亂政

二年春正月，起吏部郎中趙南星為太常寺卿。三月，禮科惠世揚疏參輔臣沈淮借募兵之名為護身之術，陰使其黨晏日華潛入太內，誘劉朝等練兵，再見江彬之事。外戚鄭養性厚募死士，有違祖制，不聽御史侯震暘亦以劾淮調外。六月，刑部尚書王紀奏劾輔臣沈淮巧能移人主之視聽，力足倒天下之是非，交結權黨，誅鋤正士。黃臺瓜詞已賦，同文館獄將興，又曰臣指其蔡京而淮不肯受試，取惠世揚周瑞魏大中董羽宸等疏一一讀之，則京之為京，隱括於此矣。上以煩言責之，淮尋予告回籍，紀革職為民。八月，以楊漣為太常寺少卿。兵科給事朱童蒙疏劾都御史鄒元標副都御史馮從吾建壇講學，釀金立院之非，標等上疏自理，上優詔答之。工部給事郭興治復劾內有比擬妖賊諸語，上責其狂悖，奪俸。於是元標從吾五疏乞休，元標即移家出城，遂予告馳驛去。翰林修撰文震孟上言勤政講學之實，留中。庶吉士鄭鄮疏促之，俱降調。詳魏忠賢亂政太僕少卿滿朝荐上言國事顛倒，成於陛下者什之一二，成於當事大臣者什之八九，疏入，除籍為民。十一月，以趙南星為都察院左都御史。十二月，以顧秉謙魏廣微為大學士，入閣辦事。

三年二月，奪御史周宗建俸。南京御史徐世業劾宗建保舉熊廷弼，宗建疏辨。詞連郭鞏，有結交宮闈，獻媚進忠之語，中旨切責。冬十月，以楊漣為石叵都御史，協理院事。四年二月，推南京吏部尚書鄒元標中旨，以衰老罷之。夏四月，吏部尚書趙南星上言吏部四司惟稽勳司一人，餘司皆二人，以稽勳事寡也。然今日之稽勳，皆儲為文選考功之用，宜就近推補，司官不拘資格，一省不妨二人，引

陸光祖調吏部。呂坤黃克念等。同邑同司之例。為言上從之。於是南星調職。方司郎中。鄒維璉為稽勛主。外察維璉與原任主事吳羽文。皆江西人。羽文遂拘舊事。求去維璉。亦不敢履任。刑科傅櫬疏。侵之。羽文求去。益堅。維璉亦上疏。力辭。櫬復疏。以僉都御史左光斗。吏部都給事魏大中。交通故內監王安。中書汪文言。詔下文言於獄。嚴訊之。光斗上疏自理。大略謂櫬之意。不利於稽勛。有鄒維璉銓司。有程國祥。吏垣有魏大中。故欲一網去之。且指其冒東廠。理刑傅繼教為兄弟。布置窟穴。大中亦上疏辨得旨。命大中赴任供職。御史袁化中。給事中甄淑。相繼為光斗辨。大學士葉向高。請骸骨疏曰。臣十八疏乞歸。皇上謂時艱。主憂臣卹。即去。何安顧臣罪戾多矣。即如科臣傅櫬所論。汪文言寔臣具題。左光斗魏大中之善。文言尚屬曖昧。而臣之用文言。則事跡甚明。臣取罪之故。當聽公論。不敢妄辨。以滋紛紜。耿耿愚忠。竊謂言官之許奏。覺不可開。駕帖之擊人。漸不可長。惟皇上罪臣一人。而稍寬其他。於以釋官府之嫌。消縉紳之禍。上慰諭留之。已而大中既蒞任。復傳旨詰責大中。櫬情事未明。何得赴任。櫬乃上言。明旨不宜二三。中旨恐開旁竊。糾近臣以自解。七月。大學士葉向高。予告回籍。向高再入相。政移忠賢。同事者更希意阿旨。向高動即掣肘。楊璉二十四罪。疏上。中賢恨刺骨。御史林汝翥。琦璫。羣璫。圍向高第。索之。向高知時不可為。發憤決去。疏三十三止。後得請。左都御史高攀龍。糾劾貪污御史崔呈秀。落職。回籍。呈秀巡按淮陽。有狼籍聲。吏科都給事魏大中。發其醜。遺攀龍。因回道考察。劾罷之。已而呈秀以魏璫義子起用。冬十月朔。有事太廟。輔臣魏廣微。不至。魏大中糾其無禮。指稱。惟翁安不拜。正朔。廣微深銜之上。疏自辨。御史李應昇復疏。糾之。謂廣微不可見。乃父於地下。廣微見書。甚。廣微父魏允貞也。嘗為諫官。得罪。閣臣去。降吏科都給事魏大中。吏部員外夏嘉遇。御史陳九疇。三級調外。吏部尚書趙南星。左都御史高攀龍。乞罷許之。給事中沈惟炳。疏救不允。亦調外。時推山西巡撫。南星以太常卿謝應祥。沈靜。有為。欲以處之。言於員外夏嘉遇。嘉遇還其意。於河南道御史袁化中。化中深然之。及化中途逢大中。告以故。先是。應祥令嘉善。大中知其才守。遂會推焉。陳九疇。有私恨。遂論應祥昏耄。大中以門牆私之。互相奏辨。有旨會勘。吏部坐臺。臣論人。失定。上中旨。以比周切責之。降大中等。於是南星攀龍。皆引罪去。大學士韓爌。力救不聽。引疾歸。已而刑部尚書喬允升。吏部侍郎陳于庭。都御史楊連。左光斗。太常卿謝應祥。部屬張光前。鄒維璉。科道袁化中。許譽卿等。一時盡黜。部署皆空。戶科給事中陶崇道。上言。諸臣各執成見。不無異同。尤望皇上。盡入陶鎔。化其畛域。而天語頻煩。責以明比。彼此之互意。既章。水火之情形。立見。慶廷黜陟。不過賢奸。唐宋末流。可為殷鑒。

疏入降調 十二月起徐兆魁為吏部左侍郎朱童蒙郭允厚李春煒太僕寺少卿徐大化呂雲鵬孫杰大理寺寺丞霍維華郭與治楊維垣等皆科道以御史梁夢環追論復逮汪文言自是羅織靡已楊璉魏大中相繼斃於獄詳魏忠賢亂政御史李養疏劾輔臣朱國禎時韓爌既去魏廣微未得為首輔嗾著劾之

五年秋八月御史張訥請廢天下書院 殺熊廷弼初楊左事起以移官為案但屬楊左與顧大章等無與也已復改為封疆周朝瑞曾疏荐廷弼而顧大章與楊維垣相疏辨與楊左又無與也乃以封疆牽入移官於是一網盡矣

詳魏忠賢亂政

七年八月上崩無嗣遺命以信王入繼大統誅魏忠賢客氏其黨相繼伏法詳魏忠賢亂政冬十月吏科都給事中陳爾翼上言東林餘孽徧布長安每欲因事起釁憂不在小乞勅下廠衛嚴緝禁之上曰羣臣流品先帝澄汰已分初朕御極嘉與士大夫臻平康之理毋事揣摩形影以滋爭競 十一月戶部員外王守履劾崔呈秀薦舊輔韓爌上以韓爌清忠有執下所知之

懷宗崇禎元年春正月翰林院編修倪元璐上言臣入都即抄凡攻崔魏者必引東林為並案一則曰邪黨再則曰邪黨夫崔魏而既邪黨矣向之劾忠賢論呈秀者又邪黨乎虛中之東林則亦天下之才藪也其所宗主者大都秉清挺之標而或繩人過刻樹朋黨之幟而或持論太深此之謂非中行則可謂之非狂狷則不可且天下之議論寔涉假借而必不可不歸於名義士人之行已寔任矯激而必不可不準諸廉隅自以假借矯激深咎前人而彪虎之徒公然毀裂廉隅背叛名教矣連篇頌德匿地生祠夫頌德不已必將勸進生祠不已必且高呼而人猶寬之曰無可奈何嗟呼充一無可奈何之心又將何所不至哉議者能以忠厚之心曲原此輩而獨持已甚之論苛責吾徒亦所謂悖也今大獄之後湯火僅存恩綸酌用乃任事諸臣猶以道學封疆四字持為鐵案深防報復臣竊以為過計也水落石出正人相見總屬崔魏之異已即可化牛李為同心况年來借東林以媚崔魏者其人自敗不須東林報復若其不附崔魏又能攻而去之者其人既已喬歡矣雖百東林烏能報復哉臣所謂方隅未化也韓爌清忠有執聖諭鑑知而廷議殊有異同則徒以票擬能廷弼一事耳夫封疆失事累累有徒而時議獨殺一廷弼豈平論哉此曠之所以闕筆也然廷弼不死於封疆而死於局面不死於法吏而死於奸璫則又不可謂後之人能殺廷弼而曠獨不能殺之也詞臣文震孟三月居官昌言獲罪有人如此雅謂千秋而起用之旨再下悠謬之談日甚豈以其

前兄從龍不逞之事乎。夫賢愚相越古今多有不聞柳下惠膺盜拓之誅司馬牛受向魃之罰臣所謂正氣未伸也。總之臣論不主調停而主別白不爭二臣之用舍而爭一日之是非至於海內講學書院凡經逆璫矯旨毀拆者俱宜葺復如故。蓋書院生祠相為勝負生祠毀書院豈不當復哉。疏入上不納御史楊維垣以詞臣持論之偏疏駁之。元璐復上言維垣疏臣持論甚謬怪臣甚稱東林以東林之尊李三才而護熊廷弼也然亦知東林中有首參魏忠賢之楊璉提問崔呈秀之高攀龍乎且當時于三才特推其揮霍之略未嘗不指之為貪于廷弼特未即西市之誅未嘗不坐之以辟則猶未為失論失刑也。今忠賢窮凶極惡維垣猶曰厥臣公。厥臣不愛錢。厥臣為國為民而何况三才。虎彪結交近侍。律當處斬初擬止于削奪維垣不聞駁正又何况廷弼而以臣為謬。臣不受也。維垣又怪臣盛稱韓爌夫舍爌觸璫嬰禍之跡加以說情罔利已非矣如廷弼得票免一梟未舍而欲用之也。至廷弼行賄之說逆璫借為楊左朱人追贓地耳。維垣奈何尚守是說乎。而以臣為謬。臣不受也。維垣又怪臣盛稱文震孟夫震孟臣不更論即如王紀清著聲以參沈淮忤逆璫而譴斥震孟則以薦王紀而降削均得罪於逆璫者也。維垣試觀數年來破帽策蹇之輩較起階級之儔孰為榮辱。自此義不明於是畏破帽策蹇者相率為頌德生祠而希蟒玉馳驛者遂呼父呼九千歲而不顧而以臣為謬。臣不受也。維垣又怪臣盛稱鄒元標夫謂都門駁議非宜則可謂元標講學有邪謀則不可逆璫毀書院遂正人箝學士大夫之口自元標以偽學見驅而逆璫遂真儒自命學宮之席儼然揖宣聖為平交使講學諸人而在豈遂至此而以臣為謬。臣不受也。維垣又極力洗發臣假借矯激四字夫崔魏之世人皆任真率性為頌德生祠使有一人矯激假借而不頌不祠豈不猶賴此人哉。而謂東林之名義蓋假也。東林自鄒元標王紀高攀龍楊璉外如顧憲成趙南星馮從吾陳大受周順昌魏大中周啟元周宗建等之真理學真骨力直氣節真清操真吏治豈有所矯激假借而然。而曰臣大謬臣益不受也。維垣以真小人侍其贊滿可攻而去之。崔魏之贊滿久矣不遇聖明誰攻而去之。維垣以無可奈何之時為頌德生祠解嘲假令呈秀舞蹈稱臣於逆璫諸臣亦以為不可異同而舞蹈稱臣乎。又令逆璫以兵劫諸臣使從叛逆諸臣便亦畏而從之。以為適值無可奈何之時乎。維垣又言今日之忠直不當以崔魏為對案臣謂正當以崔魏為對案也。夫品節試之于崔魏而定矣。有東林之人為崔魏所恨必欲殺之逐之此正人也有攻東林之人雖為崔魏之所借頌勅節不阿或逐或遠此亦正人也。以崔魏定邪正譬之以鏡別妍媸而揭揭代逆璫分謗臣願維垣之熟計之也。上是之時元璐屢言事大學士來宗道

帝曰渠何事多言吾詞林故事惟香茗耳時謂宗道清宰相五月御史袁弘勳劾大學士劉鴻訓一入黃扉揚揚自得決旬之間革職閑住無虛日最可異者楊所修賈繼春楊維垣夾攻表裏之奸有功無罪而誅鋤禁錮自三臣始且軍國大事未暇平章惟亟毀要典謂水火元黃是書為崇今燬矣水火元黃息耶戰耶未燬以前崔魏借之以空善類既燬以後鴻訓文借之以猛忠良以暴易暴長此安窮鎮撫司僉書張道濬亦許攻鴻訓工科給事中顏繼祖爭之且言道濬出位亂政非重創不止御史堯高捷相繼彈鴻訓鴻訓尋以事罷歸十一月庚申會推閣員吏部侍郎成基命禮部侍郎錢謙益等禮部尚書溫體仁許謙益天啟初主試浙江賄中錢千秋不宜枚卜上召廷臣及體仁謙益於文華殿質辨良久上曰體仁所參神奸結黨誰也曰謙益黨與甚眾臣不敢盡言即枚卜之典俱自謙益主持吏科給事中章允儒曰體仁資深望重如糾謙益何不先於枚卜也體仁曰前猶冷局今卜相事大不得不為皇上慎用人耳允儒曰朋黨之說小人以陷君子先朝可鑒上叱之下錦衣衛獄削籍禮部以錢千秋試卷呈上責謙益引罪而出旋回籍除名為民下千秋於刑部周延儒曰自來會推會議皆故事僅一二人主持餘無所言即言出而禍隨之矣上大稱善遂停枚卜卒用延儒延儒力援體仁明年亦入政府初延儒以名對稱旨至是枚卜謙益必欲得之而慮以延儒同推勢必用延儒遂力扼止之不知上果意在延儒否推適滋上疑耳于是黨同之疑中於上者深體仁發難而延儒助之謙益不知也忽蒙召對謙益自為枚卜定於此日及入見方知有體仁疏體仁與謙益廷辨體仁言如湧泉而謙益出不意屈

二年春正月定逆案召廷臣於文華殿先是御史毛九華劾禮部尚書溫體仁有媚璫詩刊本上問體仁體仁謂出自錢謙益誣論又出御史任贊化參體仁疏其語襲上不憚諂贊化於外御史吳姓言因溫體仁前削章允儒降房可壯瞿式耜今又斥任贊化班行無色乞召還言官不聽

三年五月左諭德文震孟上言呂純如羅織諸賢今藉輿援思借邊才起用吏部尚書王永光假竊威柄年例變亂祖制考選擯斥清才疏入命指實具奏永光有清執東林以其異已給事中張國維御史毛羽健等交劾之俱不問至是震孟再糾之

四年春正月翰林院編修黃道周疏救錢龍錫調外初定魏崔逆案輔臣錢龍錫主之袁崇煥之獄御史史堯立謀借崇煥以報龍錫因龍錫以羅及諸臣周延儒溫體仁主之欲發自兵部而尚書梁廷棟不敢任又上英察不能遽

起大獄也。道周疏上，延儒意稍解。時大學士韓爌亦被劾歸。二月，給事中葛應斗糾御史袁弘勳、錦衣衛都督同知張道濬通賂竊權，命下理。弘勳受參將胡宗明主事趙建極賄囑於兵部尚書梁廷棟，吏部尚書王永光、弘勳、道濬皆承先所任也。俱論戍，刑科給事中吳執御論王永光貪學，累光罷。五月，釋故大學士錢龍錫獄。戍定海衛龍錫出獄，周延儒即過之，極言上怒甚，挽回殊難。龍錫深德之，未幾，溫體仁至，龍錫因述延儒語。體仁曰：「上固不甚怒也。於是聞者謂體仁質直，而延儒虛偽，然亦體仁之巧於擠延儒也。」嘉善錢士升為龍錫門生，聞體仁語頗多之，而輕延儒。體仁遂與相結。

五年春正月，刑科給事中吳執御奏薦黃克纘、劉宗周等。御史吳彥芳奏薦李瑾、李邦華等。一以其朋比惡之。下彥芳執御於理，坐上書不以實律杖為城旦。

六年三月，刑科都給事陳贊化劾大學士周延儒招權納賄，遊客李元功借叢威人，延儒嘗語去輔李標事云。上先允放，余封還原疏，上即改留，頗有回天之力。今上義皇上人也，此是何語？豈徒小人之輕泄乎？至指借停刑以罔賄利，此固通國所共聞也。且引刑科給事李世祺為證，世祺亦奏延儒有此言。不問戶科給事中朱文煥亦劾延儒重荷國恩，毫無補救。六月，大學士周延儒罷，始溫體仁與延儒深相結納，延儒力援之以進。至是，體仁將奪其位，太監王坤疏攻延儒，體仁無一語相助。於是陳贊化屢糾延儒，即義皇上人一語窮究不已。體仁知上意，凡與延儒為難者，必陰助之，而助延儒者皆誣延儒放歸。

七年三月，召大學士何如寵入朝。在道屢引疾不許。刑科給事中黃紹杰奏言：「從來君子小人不能並立，如寵排徊瞻顧，則次輔溫體仁當知所自處矣。自體仁為相，水旱沴臻，盜賊滿路，變理固若是乎？秉政既久，窺旨必熟，中外諸臣承奉其意，用一人則曰此與體仁不合也，行一事則曰此體仁所不樂也。凡此皆名譽之由乞命，體仁引咎辭位以回天心，慰民望，上責其率妄調外。」八月甲戌，召廷臣於平臺，問誰堪家宰總憲者。令各給條對。吏部左侍郎張捷曰：「臣之所舉與眾不同，上許之。勳戚在殿西室，文臣在殿東室，捷旁皇四顧，大學士王應熊目屬之。諸臣覺其異，及問所薦，則前兵部呂純如也。時諸臣或舉鄭三俊、勳戚亦如之，或舉唐世濟。捷曰：「總憲世濟可家宰，非純如不可。俄入奏，力言純如之長，諸臣以純如列逆案不可。刑科給事中善應甲言之尤力，捷失色。上問溫體仁對曰：「謝陞可。上是之。應熊故善周延儒，而純如又與延儒善者，故體仁陰持之。給事中范淑泰、吳甘來交章劾王應熊張捷同謀。」

黨附計反逆案之友。召南京吏部尚書謝陞為吏部尚書。以唐世濟為左都御史。

八年夏六月刑部主事吳江給事中何楷宋學顯御史張縉曾各劾大學士溫體仁。並及王應熊。初流盜陷中都。巡撫楊一鵬巡按吳振纓被劾。而振纓體仁鄉人。曲庇之。時何吾騶亦與應熊不合。錢士升力劾其間。得解。秋七月。進少詹事。文震孟為禮部左侍郎兼東閣大學士。震孟講春秋稱旨。既而以疾告不允。溫體仁語之曰。行相若矣。何避也。至是出特簡入政府。十一月。大學士何吾騶文震孟罷。初吾騶震孟在直。欲以工科給事許譽卿補南京太常卿。溫體仁與吏部尚書謝陞難之。陞遂疏糾譽卿。震孟自恃特簡於體仁。無所依附。嘗與體仁論庶吉士鄭鄞當遷除。大拂體仁意。至是票附疏。止欲奪譽卿俸。體仁不肯。震孟作色擲筆曰。即削籍無害。體仁夕揭上。而吾騶震孟朝罷矣。譽卿擊璫有直聲。沈淪諫垣。十年不調。至是削籍。震孟有時望。入相僅三月。而齟齬同官。不竟其用。建庶吉士鄭鄞鄞繼母。大學士吳宗達女弟也。鄞薄于宗達。宗達嘗揭其杖母蒸妾。震孟既忤體仁。體仁並恨鄭鄞。即以宗達所揭入告下獄。

九年一月。吏部尚書謝陞疏救陳子壯不聽。先是子壯以論宗秩事下獄。辭崇積。巡按蘇松常鎮御史王一鶚奏

薦周延儒等。以濫及廢籍責之。夏四月。大學士錢士升罷。祁溫體仁深結士升。其入相也。體仁凡有所為。必力推之。如用家宰謝陞。總憲唐世濟。皆體仁意。而士升成之。體仁逐文震孟。頗引士升為證。士升亦助體仁。至是體仁並欲去士升。固福建右衛經歷吳緄化許奏。士升弟士晉。即擬嚴旨。仍囑林鈺丹世言。欲借弟以逐其兄也。士升遂引歸。五月。逮滋陽知縣成德。下錦衣獄。德性剛激。入前大學士文震孟之門。至是連章攻溫體仁。凡十上。盡殺其奸狀。母張氏伺體仁輿出。輒道詬之。德移獄刑部。成延綏。秋七月。國子祭酒倪元璐免。元璐與同邑左庶子丁進不合。嗾誠意伯劉孔昭許奏也。十一月。下左都御史唐世濟於獄。世濟以邊才薦。故兵部尚書霍維華。上謂維華逆案。世濟蒙赦。下刑部獄。明年正月。霍維華戍沒。

十年春正月。常執章從儒許奏。前禮部右侍郎錢謙益。科臣瞿式耜疏上。溫體仁修都逮之。下刑部獄。幾殆。謙益嘗作故太監王安祠記。曹化淳出王安門。憤其冤。發從儒陰謀。立枷死。謙益等尋得釋。二月。逮巡按山西御史張孫振。相提學命。袁繼咸守官奉公。自書卷外。無長物。孫振貪穢不職。誣奏之。貢士衛周祚等。訟其冤。命並孫振逮訊。三月。陸文聲陳風俗之弊。皆原於士子。太倉庶吉士張溥。前臨川知縣張采。倡復社以亂天下。命南直提學御史

倪元珙徽奏元珙因極言文聲之妄上責其蒙飾降光祿寺錄事專采為古學以相砥礪天下靡然鄉風不為政府所悅故朝論多奇及之時蘇州推官周之夔亦許奏論等樹黨挾持夏四月兵科給事中朱學顯貴州道御史張盛美俱例轉湖廣河南然議撫寧侯朱國弼劾溫體仁私左都御史唐世濟逐學顯盛美上不聽又劾體仁受霍維華賂令唐世濟發端上慰諭體仁奪國弼侯爵世濟亦戍邊六月大學士溫體仁引疾免賜金幣遣行人吳本秦護歸體仁在事諸臣攻者無虛日體仁與舉朝為仇其庇私黨排異已未嘗有跡但因事圖之使若發自上者而主柄陰為所假上竟不之疑八月以薛國觀為禮部左侍郎兼東閣大學士十月定東宮官屬右諭德項煜編修楊廷麟讓左諭德黃道周閣臣以道周意見偏上疏有不如鄭鄖之語寢之刑科給事中馮元颺言道周忠足以動聖鑒而不能得執政之心恐天下後世有以議閣臣之得失也不聽已而道周疏劾楊嗣昌奪情謫外詳崇禎十一年八月南京戶科給事張焜芳論前巡鹽兩淮御史史德復侵幣三十餘萬命逮革下刑部先是巡鹽御史張錫命憂去遺課二十一萬並摺事盡入其家簡討楊士聰攻之詭譏索錫命時錫命前卒子沆奏辨大學士錢士升擬旨罪逆主應熊曰史太僕大有才未易擢也擬上上果不聽至是復奏辨又發張焜芳朋黨狀焜芳奪官十二年六月以左懋第袁愷陰潤蘭剛中范士髦為給事中詹時雨李近右汪承詒張緒論楊四重為試監察御史吳昌明等並各部主事昌時首選吏部疏上上自手定先後示不測昌時謂薛國觀所為恨之八月故庶吉士鄭鄖礫於市先是中書舍人許曦許奏鄖不孝濫倫與溫體仁疏合法司法司定罪擬辟上命加等鄖初選庶吉士有直諫聲文震孟黃道周皆與之遊當時欲借鄖以傾震孟道周獻駁逾重而鄖居鄉多不法遂罹慘禍十三年夏四月巡撫江西右僉都御史解學龍薦舉布政司都事黃道周上以道周黨邪亂政學龍徇私俱逐下理廷杖論戍戶部主事葉廷秀請覽之併杖削籍監生徐仲吉上言黃道周通籍二十載半居墳廬稽古著書一生學力止知君親雖言嘗過懇而志實忠純今喘息僅存猶讀書不倦此臣不為道周惜而為皇上天下萬世惜也昔唐太宗恨魏徵之面折至欲殺而終不果漢武帝慈及黯之直諫雖遠出而實優容皇上欲遠法堯舜奈何出漢唐王下斷不宜以黨人輕議學行才品之臣也通政司格之不上仲吉並劾通政使施邦曜遏抑言路再奏道周上怒下獄杖之論戍六月大學士薛國觀免初國觀以溫體仁援得入閣同官六人皆罷獨國觀東政至首輔上頗向用之至是因擬諭失旨下五府九卿議處致仕刑科給事中袁愷再疏劾之言國觀納賄有據并及尚書傅永淳侍郎

蔡奕琛等遂下鎮撫司訊初上召國觀語及朝士蔡賄對曰使厥衛得人朝士何敢贖貨東廠太監王化民在側汗出浹背於是專偵其陰事以及於敗國觀既削籍吏部尚書傅永淳南京吏部尚書朱繼祚並免下左副都御史葉有聲於獄以通賄國觀也時株連頗眾十二月國觀奏辨不聽命入京即訊

十四年春正月故大學士薛國觀奏辨刑科給事中袁愷誣劾出於禮部主事吳昌時之意上不聽夏四月名前

大學士周延儒張至發賀逢聖入朝至發辭不出逢聖不久以病歸初延儒既罷舟陽監生賀順虞城侯氏共斂金

屬太監曹化淳等營復相至是得召用主事吳昌時之力居多延儒德之六月故刑部右侍郎蔡奕琛在繫上言

去夏六月同邑諸生倪襄贄於庶吉士張溥之門歸語知縣丁煌誇溥大力可立致人禍福因言及臣旦夕必建未

幾而王陸彥果劾臣矣一里居庶常結黨招權陰握黜陟之柄豈不異哉上令丁煌指證下倪襄於獄既而奕琛亦

劾張溥并及故禮部侍郎錢謙益八月辛亥故大學士薛國觀賜死誅中書舍人王陸彥各籍其家初國觀以王

陸彥通賂免官命伺其邸則王陸彥至執下獄陸彥為吳昌時甥臨刑呼曰此舅氏所作我若有言即累名教矣時

國觀事發於東廠僉云昌時實啟其機十二月甲子戌黃道周解學龍初刑部尚書劉澤深擬道周瘴戍再奏不

允因上言道周之罪前兩疏已嚴矣至此惟有論死死生之際臣不敢不慎也自來論死諸臣非封疆則貪酷未有

以建言誅者今以此加道周道周無封疆貪酷之失而有建言蒙戮之名於道周得矣非我皇上覆載之量也且皇

上所疑者黨耳黨者見諸行事道周具疏空言一二臣工始末嘗不相與也今且短之繼而斥之烏有所謂黨而煩

朝廷之大法耶去年行刑時忽奉旨停免今皇上豈有積恨於道周萬一轉圜動念而臣已論定嗟臍何及敢仍以

原擬上上從之

十五年夏四月宥馬士英起兵部左侍郎兼右僉都御史提督鳳陽士英初撫宣大以總監王坤論罪至是故太常

少卿阮大鍼為營救得起用八月召還黃道周仍任少詹事時周延儒承上眷最深凡上怒莫能回延儒能談言

微中先是道周在獄人謂必不可救延儒以微詞解之得減放至是上偶言及岳飛事歎曰安得將如岳飛者而用

之延儒曰岳飛自是名將然其破金人事史或多溢辭即如黃道周之為人傳之史冊不免曰其不用也天下惜之

上默然甫還宮即傳旨復官

十六年三月改禮部儀制主事吳昌時為吏部文選主事署郎中事昌時好結納通司禮太監王化民等欲轉銓司

史部尚書鄭三俊嘗以問鄉人徐石麒答曰君子也石麒遂薦於上蓋石麒畏昌時機深故舉之而三俊不知例轉給事中范士髦等四人御史陳蓋等六人故事例轉科一道二文選主事吳昌時特廣其數意會臺省為驅除地也夏四月河南道御史祁彪佳劾吳昌時奏制弄權山東道御史徐殿臣賀登選各疏參之五月吏部尚書鄭三俊以荐吳昌時引咎罷大學士周延儒放歸給事中郝綱復劾吏部郎中吳昌時禮部郎中周仲璉竊權附勢納賄行私內閣票擬機密每事先知總之延儒天下之罪人而昌時仲璉又延儒之罪人御史蔣拱宸何綸交劾之七月乙卯上自訊昌時於中左門拷掠至折脛乃止徵延儒聽勸延儒先薦大學士王應熊途中密語令先抵京上遣緹騎趨延儒入偵知之罷應熊尋誅昌時賜延儒死初延儒再召時庶吉士張溥馬世奇以公論感動之故其所舉措盡反前事向之所排更援而進之上亦虛已以聽溥既沒世奇遠權勢不入都延儒左右皆昌時輩以至於敗倪元璐曰自神祖中葉以來三四十年間朝廷之局凡三變其始天下靜攝聽臣工羣類之自戰而不為之理所謂鼠鬪穴中將勇者勝耳故其時其血玄黃時勝時敗其既闢寺擅權宵人處必勝之地正人亦戰心搏志而甘處不勝不敢復言戰宵人亦不曰戰直曰禽馘之耳然其時正人雖嬰禍患其心愈益喜曰吾君子也其後魁柄已振握照虛公百爾臣工皆怵然不敢窮戰而陰制以謀故其時氣戰者敗謀戰者勝謀陽者敗謀陰者勝凡明主所箝鍵以繩貪人者宵人皆借之以穿正人其正人既禍敗即無可自解曰吾君子其宵人亦不靳歸名君子而但使其無救於禍敗宵人正人皆以不敢言黨而黨愈熾黨愈熾而國是不可問矣究之指以朋比斥為偽學竄逐禁錮殆無虛日予以世患無真品望不患無真經濟耳所謂道德事功垂之竹帛貞之珉石蓋鑿乎未有睹也嗟乎此後世之所以衰也

明史紀事本末卷之六十七

豐潤谷應泰廢虞編輯
吳縣朱記榮槐廬校正

爭國本

神宗萬曆十年八月丙申皇元子生頒詔赦天下

十四年正月皇第三子生進其母鄭氏為貴妃二月輔臣申行時等請冊立東宮疏曰早建太子所以尊宗廟重社稷也自元子誕生五年於茲矣即今麟趾龜斯方興未艾正名定分宜在于茲祖宗朝立皇太子英宗以二歲孝宗以六歲武宗以一歲成憲具在惟陛下以今春月吉旦勅下禮部早建儲位以慰億兆人之望上曰元子嬰弱少俟二三年舉行戶科給事中姜應麟吏部員外沈璟上言貴妃雖賢所生為次子而恭妃誕育元子主竟承祧顧反令居下耶乞收回成命首進恭妃次及貴妃上怒謫應麟廣昌典史環亦調外上諭閣臣曰降處非為冊封慈彼疑朕廢長立幼先揣摩上意耳我朝立儲自有成憲朕豈敢以私意壞公論即刑部主事孫如法上言恭妃誕育元嗣五年未聞有進封之典貴妃鄭氏一生子即有皇貴妃之封貴妃能得之於皇子之生之日而恭妃不能得之五年故奉之久此天下不能無疑也上怒謫朝陽典史御史孫維城楊紹程請定儲位俱奪俸禮部侍郎沈鯉奏宜並封恭妃王氏上諭待元子冊立行皇貴妃鄭氏父鄭承憲為其父請卹典援中宮承年伯王禕例禮部疏駁上命予墳償五百兩

十五年春正月禮科都給事王三餘御史何倬鍾化民王慎德各奏建儲不報輔臣請建儲封王令候旨行十六年六月山西道御史陳登雲請冊立東宮且罪鄭承憲驕橫之狀不報十八年春正月朔上御毓德宮召輔臣申時行許國王家爵王家屏於西室以冊立東宮係宗社計請上曰朕知之朕無嫡子長幼自有定序鄭妃亦再三陳請恐外間有疑但長子猶弱欲俟其壯大使出輔臣復請曰皇元子年已九齡蒙養豫教正在今日上領之時行等出上遽令司禮監追止之云已令人宣皇子來與先生一見輔臣遂至宮門內有頃皇長子皇三子俱至引至御榻前皇長子在御榻右上手携之向明正立輔臣等注視良久因奏曰皇長子龍姿鳳表岐嶷非常仰見皇上昌世天仁上欣然曰此祖宗德澤聖母恩庇朕何敢當輔臣奏皇長子春秋長宜

讀書且云皇上正位東宮時方六齡即已讀書皇長子讀書已晚矣上曰朕五歲即能讀書復指皇三子云此兒亦五歲尚不能離乳母遂手引皇長子至殿前撫摩嘆息輔臣叩頭奏曰有此美玉何不早加琢磨使之成器上曰朕知之時行等叩頭出十月吏部尚書宋纁禮部尚書于慎行率羣臣合疏請冊立東宮上怒下旨奪俸輔臣申時行引疾乞休王家屏居中調之上意稍解以鄭國泰請冊立疏示羣臣傳諭立儲之禮當於明年傳立廷臣無復奏擾如有復請直躡十五歲

十九年冬十月閣部大臣合疏請建東宮先是建儲事既奉上旨申時行與同官約遵守稍需一年每諸司接見亦以此告之故辛卯歲自春及秋曾無言及者至是工部主事張有德請備東宮儀仗時行方在告次輔許國乃曰小臣尚以建儲請吾輩不一言可乎倉卒具疏首列時行名以上時行聞之大愕別具揭云臣已在告同官疏列臣名臣不知也故事閣臣密揭皆留中而是疏與諸疏同發禮科羅大綏遂上疏論時行迎合上意以固位武英中書黃正賓繼之上怒杖正賓削大綏籍十二月輔臣王家屏乞明春建儲以塞道路揣摩之口銷墻障牽制之私不報二十年春正月禮科都給事李獻可疏請豫教削籍大學士王家屏具揭申救封還御批上怒給事鍾羽正舒弘緒陳尚象李固策丁懋遜吳之佳楊其休葉初春御史錢一本鄒德泳費名儒陳禹謨王事董嗣成交章申救削籍降調有差科臣孟養浩疏疏最後上加杖一百家屏三疏乞歸許之吏部主事顧憲成章嘉禎等廷推家屏忠愛不宜廢置請召還上怒憲成削籍嘉禎謫羅定州州判十一月禮部尚書李長春屢請冊立疏十有四不報尋罷去二十一年春正月輔臣王錫爵歸省還朝密疏請建東宮曰前者冊典垂行而輒為小臣激聒所阻皇上親發大信定以二十一年舉行於是羣囂寂然蓋皆知成命在上有所恃而無虞也倘今春過期外廷之臣必曰昔以激聒而改遷今復何名而又緩伏乞降諭舉行使盛美皆歸之獨斷而天功無與於人謀上報云朕雖有今春冊立之旨昨讀皇明祖訓立嫡不立庶皇后尚少倘復有出是二儲也今將三皇子并封王數年後皇后無出再行冊立錫爵復疏曰昔漢明帝取宮人賈氏子命馬皇后養之唐玄宗取楊良媛子命王皇后養之宋真宗劉皇后取李宸妃之子為子與其曠日持久待將來未定之天孰若酌古準今成目下兩全之美臣謹遵諭並擬傳帖二道以憑採擇然尚望皇上三思臣言俯從後議以全恩義服人心上竟用前諭工部郎中岳元聲謂科臣張貞觀史孟麟曰此舉何如貞觀曰此乃錫爵密進者元聲復請禮部郎中陳大來家兵科給事許弘綱禮部郎中于孔兼皆在弘綱以屬元

聲元聲曰我方論錫爵若言謂有反敗乃事其以元聲為後勁可也弘綱不允元聲遂歸草疏禮部中顧
允成張納陞至遂聯名上大約言皇上正位東宮之日仁聖亦青年莊皇帝不設為未然事以誤大計疏入刑科王
如堅光祿丞朱維京疏繼上曰皇上念及中宮良序願中宮春秋方盛前屋一權則所冊元子自當避位何嫌何疑
今以將來未期之事格見在已成之命恐中宮聞之亦有不安者皇上以手札咨之錫爵錫爵不能如李泌之委曲
叩請如旨擬勅難以厭中外之心光祿少卿徐傑署丞學曾即中陳泰來于孔兼疏繼上上怒如堅維京謫謫成
傑學曾等為民而元聲允成納陞得寬旨然並封旨竟如故元聲與允成納陞泰來孔兼為李啟美曾鳳儀鍾化民
項德禎面詰錫爵于朝房錫爵色厲甚元聲曰閣下奈何誤引親王入繼之文為儲宮待謫之例鳳儀語稍遜元聲
厲聲呵之曰曾員外不知祖訓錫爵容齋眾欲出元聲曰大事未定奈何出錫爵曰然則如何元聲曰當以廷臣相
迫告之皇上錫爵曰書諸公之名以進何如元聲曰請即以元聲為首杖戍惟命錫爵唯唯庶吉士李騰芳上書錫
爵曰聖明在上議者俱為杞憂以公苦心疑為集苑此皆妄也但聞古賢豪將興立權謀之事必度其身能作之身
能收之則不難晦其迹于一時而終可皎然于天下公欲暫承上意巧借王封轉作冊立然以公之明誠度事機急
則旦夕緩則一二年竟公在朝之日可以遂公意志否恐王封既定大典愈遲他日繼公之後者精誠智力稍不如
公容或壞公事隱公功而罪公為尸謀公何辭以解此不獨宗社之憂亦公子孫之禍也錫爵讀訖爽然曰諸公嘗
我我無以自明如子言我受教但我每揭皆手書秘跡甚明也騰芳曰揭帖手書人何由知異日能使天子出公手
書傳示天下乎錫爵默然良久復曰古人留侯留侯皆以權勝騰芳曰鄴侯不欲以建寧為元帥而咏摘爪詩以衛
廣平此經也非權也但與肅宗私議家事恐皇上不安而遞廣平為太子別是一則然建寧之死胎此矣若子房以
極諫為無益而招致四皓有似行權然未嘗請太子與趙王並封且行權必大智人委曲宛轉或立語而移或默然
而定若需之數年更以他手雖聖人不能保矣語次錫爵不覺泣下翌日上疏自劾三誤不允二月輔臣王錫爵
復疏冊立上命三皇子俱停封錫爵復疏爭之畧曰皇上旋止封王之三月訂二三年冊立之期真古聖王從善轉
圜之盛德顧臣私憂過計去年之命既改於今年則焉知今年之命不改於他日夫人情惟無疑則已疑心一生則
將究及宮闈之隱情慮及千萬世之流禍復曰皇長子年近加冠未就外傳從來所未聞皇上子縱欲稍緩冊立之
計豈可不行豫教之禮上不允尋降陳泰來薛敷教于孔兼顧允成于外削禮科張貞觀籍為民八月王錫爵

以星變言天以皇子為子皇上以太子為子天子之象帝星太子之象前星方今讓慧第一議莫如冊立上慰答之十一月上御煖閣召輔臣王錫爵錫爵叩頭力請建儲上允明年出閣聽講尋又諄諭皇長子皇三子齡歲相等欲一併行出閣禮錫爵復奏皇上有子而均愛之均教之固慈父一體之念然自外廷而觀皇長子明年十三歲皇三子明年九歲大抵皇子生十歲而入學以皇長子之太遲形皇三子之太早先後緩急之間一不慎而聖心又晦矣十二月輔臣王錫爵等請皇長子先行冠禮上報云東宮與王衮冕皮弁二服冠則皆同其服則異今冠禮將何從宜暫著常服出講

二十二年二月皇長子出閣講學禮部郎中馮琦進儀注上以未冊立免侍衛儀仗

二十六年五月吏科給事戴士衡全椒知縣樊王衡削籍謫戍先是庚寅山西按察使呂坤輯閩範圖誌鄭國泰重刻之增刊后妃首漢明德皇后終鄭貴妃科臣戴士衡指其書上言謂呂坤逢迎掖庭苑枯之形已分語便貴妃樊

王衡前疏皇長子冊立中亦有皇上不慈皇長子不孝皇貴妃不智等語貴妃聞之泣訴于上會有援引歷代嫡庶廢立之事著為一書內刺張養蒙劉道亨魏允貞鄭承恩鄧光祚洪其道程紹白所知薛亨呂坤等名曰憂危竝議

者戚黨疑其書出士衡手張位教之鄭承恩遂上疏力辨並奏士衡假造偽書中傷善類目為二衡以激聖怒欲並殺張位上怒甚二臣謫戍六月御史趙之翰以憂危竝議為戴士衡偽造主於張位預謀者徐作劉楚先劉應秋

楊廷蘭萬建崑也中旨禮部右侍郎劉楚先都察院右都御史徐作罷國子祭酒劉應秋降調吏部左給事楊廷蘭禮部主事萬建崑俱謫典史張位先以密薦楊鎬東征失利罷去命值赦宥

二十八年春正月禮部尚書余繼登請先皇長子冊立而後冠禮可致祝婚禮可致醮大學士沈一貫請皇長子冠婚不報三月南京禮部尚書葉向高等乞行皇長子三禮不報已巳移皇長子慈慶宮再諭內閣冊立有期羣臣

不得實據夏四月刑部主事謝廷讚請冊立謫貴州布政司照磨成寅沈一貫密揭請撰勅上報曰謝廷讚狂妄少待之俾天下臣民曉然知出自朕心秋七月癸卯諭長子子清弱大禮稍俟之百官毋沽名煩聒冬十月己酉諭內閣來春冊儲庚子工部都給事王德完言臣入京數月道路相傳中宮役使止數人憂鬱致病帖危不保臣

竊謂不然第臣得風聞言事若如所傳則宗社隱憂臣表哀盜邵坐之事祈皇上眷顧中宮止輦虛受臣死且不朽上震怒下錦衣衛獄訊其由吏部尚書李戴御史周盤等論救俱切責之十一月戚臣鄭國泰疏請皇長子先冠婚

後冊立科臣王士昌糾之署禮部朱國祚以國泰顛倒其詞與明旨有背恐釀無窮之禍不報皇長子出閣講學時嚴寒皇長子嘆甚講官郭正域大言天寒如此殿下當珍重鳴班役取火禦寒時中官圍爐密室聞正域言出之上聞亦不罪

二十九年五月丙午戚臣鄭國泰請冊儲冠婚奪俸戊申禮科右給事楊天民王士昌等請立儲俱謫貴州典史御史周盤等疏救奪俸八月甲午沈一貫上言詩既醉之篇臣祝其君曰君子萬年介爾景福繼曰君子萬年永錫祚脩則願其子孫之多又曰釐爾士女從以子孫願淑訓媛而生賢子孫也干斯之篇曰築室百堵其南其戶爰居爰處爰笑爰語美新宮也繼曰吉夢維何維罷維熙男子之祥言吉祥善事當生聖子聖孫無窮也今稱編萬壽兩宮落成在廷同祝而啓天之祥實自聖心始皇上大婚及時故得聖子早今皇長子大禮必備其儀推念真情不如早偕伉儷之為適皇上孝奉聖母朝夕起居不如早遂含飴弄曾孫之為樂乞今年先皇長子大禮明春後遞舉諸皇子禮子復生子孫復生孫坐見本支之盛享令名集完福矣上心動諭俟即日行之冬十月己亥上以典禮未備欲改期冊立沈一貫封還聖諭力言不可十五日己卯冊立皇長子為皇太子暨冊封福王瑞王惠王桂王詔告天下上特諭在籍輔臣申時行王錫爵知之壬辰皇太子加冠福瑞諸王俱冠

三十年春正月丁巳增東宮官屬己未福王暫講武英殿西廡二月丙子冊皇太子妃郭氏上引疾免賀三十一一年十一月丁卯有蜚語曰續憂危竝議凡三百餘言謂東宮不得已立之而從官不備寓後日改易之意其特用朱廣慶者更也內外官附慶者文則戎政尚書王世揚巡撫孫瑋總督李汶御史張養志武則錦衣都督王之禎都督僉事陳汝忠錦衣千戶王名世王承恩錦衣指揮僉事鄭國賢又有陳矩朝夕帝前以為之主沈一貫右鄭左王規禍避禍他日必有靖難勤王之舉吏科都給事中項應祥撰四川道監察御史喬應甲刊其書一夕聞自宮門迄于櫺巷皆遍殿明舉朝失色莫敢言大學士朱廣慶得于私宅以聞請緝其人乞歸不允上大怒令廠衛搜緝務得遺書主名責項應祥喬應甲回奏沈一貫請嚴跡之偵校塞路購賞格五千金官指揮僉事或曰妖書似出清流之口將以傾沈一貫者或曰此奸人作之以陷郭正域正域時有清流領袖之目見忌一貫已喬應甲項應祥各回奏奸書謗人無自名理不問召皇太子慰安之太子泣上亦泣隨令內監以慰安太子語諭內閣時一貫方以楚宗事恨正域正域輔臣沈鯉門生也鯉素踴躍尤望供天啓聖聰于于閣入則禮之時聞告密鯉語人曰曰此何事

必張皇也一貫大不憚正域放歸待凍洛河之楊村問問不絕一貫益例目十二月壬午給事錢夢阜直指正域併及沈鯉御史康丕揚佐之初喬醫吳江沈令譽多貴遊丕揚巡城跡捕之搜得楚王揭華題副封及刑部主事于玉立所致吏部郎中王士騏書以玉立起官士騏與正域左右之又前漢中府同知荆門胡化首渠縣訓導阮明卿撰妖書廉問無據而明卿為夢舉姻故夢舉首攻正域疏中稱沈令譽郭氏之食客胡化同鄉之年友當亟訊好黨治正域罪次輔沈鯉屢為奸人緩頰舉朝曰大變彼曰小事舉朝曰當捕彼曰可容所上揭有震動人心虧損聖德等語回互隱伏意欲何為疏入中外大駭于是發卒圍正域舟捕其僕隸乳媪十三人巡捕都督陳汝忠又獲正域舍人毛尚文江夏布衣王忠巡城御史康丕揚捕僧達觀琴士鍾澄百戶劉相等同沈令譽下詔獄考訊無所得還杖且環逼鯉迫脅不堪皇太子遣閣人語閣臣曰先生輩容我乞全郭侍郎會都察院溫純上書訟之唐文獻陶望齡先後詣沈一貫為解陳矩亦力持之鯉得安王士騏于玉立以詞連落職錦衣衛督王之積千戶王名世等首錦衣都督周嘉慶下東廠會鞠關門株掠嘉慶亦不承吏部尚書李戴為嘉慶外父拷訊時不忍恠視起入中堂上聞而怒之罷戴歸命錦衣嚴鞠妖書沈一貫朱庸請寬疑獄沈鯉亦上章引咎且乞歸不聽最後錦衣百戶崔德績順天黜生繳生光并其子其篇婦趙氏陳氏鞠之生光性險賊善脅人金坐謹戍大同赦歸終不悛猶脅鄭國泰家方廷訊時丕揚等欲坐郭正域御史牛應元指天為誓沈裕厲聲折生光從重論恐株連多人無所歸獄生光自誣服歎曰朝廷得我結案如一移口諸君何處求生活乎刑部尚書蕭大亨必欲窮究之禮部侍郎李廷樞趙世卿告輔臣廣謂即此可以具獄廢以語一貫事得稍解

三十二年夏四月乙酉提督東廠司禮太監陳矩上妖書獄移繳生光刑部論斬上欲加等以謀危社稷律論磔矩素清直妖書事保全善類為多壬寅繳生光磔于市其子成邊妖書非生光也第其人可死故人不甚憐之或謂妖書出武英殿中書舍人永嘉禎士禎後士禎疾篤自言之內碎落如磔

三十九年九月己酉皇貴妃王氏薨妃雖生皇太子失寵目青比疾篤太子始知之亟至宮門尚閉扶輪而入妃手太子衣而泣曰兒長大如此我死何憾太子慟左右皆泣莫能仰視須臾薨

四十年冬十月閣臣葉向高請福王之國報明年春舉行

四十一年春正月禮部請東宮開講福王就國不報四月兵部尚書王象乾復請之上曰親王之國祖制在春今踰

期矣其明年春舉行五月辛未葉向高言福王之國奉旨明春舉行頃復以莊田四萬頃青撫按如田頃足而後行則之國何日聖諭明春舉行亦實可必哉福王奏稱祖制謂祖訓有之乎會典有之乎累朝之功今有之乎王所引祖制抑何指也如援景府則自景府而前莊田并未出數千頃外獨景府踰制皇祖一時失聽至今追究王奈何尤而效之自古開國承家必循理安分為可久鄭莊愛太叔段為請大邑漢竇后愛梁孝王封以大國皆及身而敗臣不勝忠愛之念不得不明言之六月己丑錦衣衛百戶王日乾許奏奸人孔學與皇貴妃宮中內侍姜胤劉諸人請妖人王子詔詛咒皇太子刊木像聖母皇上釘其目又約趙思聖在東宮侍衛帶刀行刺語多涉鄭貴妃福王葉向高語通政使具奏疏與日乾奏同上之向高密揭日乾孔學皆京師無賴講張至此此大類往年妖書但妖書匿名難詰今兩造俱在法司其情立見皇上第靜俟勿為所動動則滋擾上初覽日乾疏震怒及見揭意辭遂不問東宮遣取閣揭向高曰皇上既不問則殿下亦無庸更覽皇太子深然之尋御史以他事奏日乾下之獄踰年而挺擊之獄興詳三

四十二年三月丙子福王常洵之國

四十二年三月丙子福王常洵之國 秋七月太常寺少卿史孟麟請冊立皇

太孫謫兩淮鹽運判官

四十四年八月壬寅皇太子出閣聽講蓋曠期十二年

四十八年夏四月皇后王氏崩后賢而多病國本之論起上堅操立嫡不立長之語羣疑上意在后病不可知貴妃即可為國母舉朝皇皇及上年高后以賢見重而東宮益安至是崩中宮虛位數月貴妃竟不進位上不豫右諭德張鳳上言皇上起居靜攝皇太子執禮之暇時親左右皇長孫少成之氣娛樂庭除既足寬懷亦稱懇順臣竊見士民之家或慈母見背嚴父孤單推兒孫統緒可開眉宇雖天子不同民間而骨肉應無二理七月時上寢疾久皇太子希得召見御史左光斗等詣方從哲請候安從哲曰上諱疾即入門左右不敢傳兵料給事中楊漣曰昔宋文潞公問仁宗疾內侍不敢言潞公曰天子起居汝曹不令宰相知將無他志下中書省行法今誠日三問不必見亦不必上知第令內臣知大臣在門且公當宿閣中從哲曰非故事曰潞公不訶史志驥乎此何時高問故事二十一日丙申上疾大漸召輔臣方從哲等入私德殿尋出日已盱皇太子尚傍徨寢門外不得入漣光斗遣人語東宮內

月史已言下下

侍王安曰上疾甚不召太子非上意太子當力請入侍以備非常即夜毋輕出安故守正力擁佑太子即日崩遣命封貴妃鄭氏為皇后

泰昌元年即萬曆四十八年也八月先宗既踐祚遵遺命封皇貴妃命禮部查例行尚書孫如游爭之曰祖宗朝其以配而后者乃敵體之經其以妃而后者則從子之義故累朝非無抱衾之愛終引割席之嫌者則以例所不載也皇貴妃事先帝有年不聞倡議于生前而願遺詔于逝後豈先帝彌留之際遂不及致詳耶且王貴妃誕育殿下豈非先皇所留意者乃恩典尚爾有待而欲令不屬毛離裏者得子其母恐九原亦不無怨悵也鄭貴妃賢而習于禮處以非分必非其心之所樂書之史冊傳之後禩將為盛代典禮之累且昭先帝之失言非所以為孝也中庸稱達孝為善繼善述義可行則以遵命為孝義不可行則以遵禮為孝臣不敢奉命從之

谷應泰曰光宗本元妃所產神皇之元子也恭妃無寵擅寵者鄭貴妃耳乃自萬曆十四年輔臣申時行以建儲為請至二十九年而儲位始定自古父子之間未有受命若斯之難也語云貴夫人愛孺子又云母愛者子抱其時枯菀之勢已形金玦之寒斯據羽翼孝惠者少樹功舒王者多而青宮一席尚忍言哉乃首以爭國本獲護者禮垣羅大綏中書黃正賓也又給事李獻可尚書李長春輩或杖或戍一鳴輒斥甚至九臣面詰政府十四官同時降削而神宗動加激擻之名冀籍天下之口不特不改建儲也因儲禮之不舉而婚冠愆期曠不豫教其後乃令三王并封又啟二王并講女戎伏妖蓋若是其忍乎夫易稱長子主器記美一人元良重光重潤自古榮之而神宗乃以正天倫之論為不入耳之言深相怨毒酷罰示威則有物以蔽之也究之前星之耀漸明摘瓜之謀不行論者以諸臣靜聽則蚤且觀成子則以諸臣力爭故久而克定也方鄭妃歲年神宗固嘗許以立愛矣而言者紛紜格不得發始則譴諍臣以快宮闈終亦未必不援朝論以謝慶倖始則欲以神器之重酬晏私之愛究亦不能以房闈之睚廢天下之公如是則王家屏之封還御札李騰芳之上書執政斷當以口舌爭之者也已而妖書反間詛呪橫行緹校勾攝紛然四出與漢之巫蠱何異嗚呼王之頑猶江充也四明猶公孫賀也即不株累東宮而舍沙射人甯有幸乎幸生光誣服得地羅織設事更蔓延魚網之設鴻則離之都人士甯得安枕卧耶比太子既建而禁不出閣者又十二年至史孟麟請冊皇太孫猶加降謫焉蓋神宗怒未怠已

明史紀事本末卷之六十八

三案

神宗萬曆四十三年五月己酉有不知姓名男子持棗木棍撞入慈慶宮打傷守門內官李鑑直至前殿簷下內官韓本用等執縛付東華門守衛指揮朱雄等收之次日皇太子泰聞命法司提問庚戌巡視皇城御史劉廷元奏人犯供名張差係薊州井兒峪民語言顛倒形似風狂臣再三考訊本犯啾啾稱喫齋討封等語話非情實語無倫次按其迹若涉風魔稽其貌的係點猾情境巨測不可不詳鞠重擬者已卯刑部郎中胡士相岳駿聲等審張差供被李自強李萬倉燒差紫草氣憤于四月內來京要赴朝聲冤從東走不識門徑往西走路遇男子二人結之曰爾無憑據如何進爾拿槓子一條來便可當作冤狀等語差日恒氣忿失志顛狂遂于五月初四日手拿棗木棍一條仍復進城從東華門直至慈慶宮門首打傷守門官走入前殿下被擒擬依宮殿前射箭放彈投磚石傷人例斬決不待時戊午刑部提牢主事王之察言本月十一日散飯牢中末至新犯張差見其年壯力強非風顛人初招告狀着死撞進復招打死罷臣問實招與飯不招當饑死即置飯差前差見飯低頭已而云不敢說臣乃魔吏書令去止留二役扶問之招稱張差小名張五兒父張義病故有馬三舅李外父叫我跟不知姓名老翁說事成與爾幾畝地種老公騎馬小的跟走初三歇燕角舖初四到京問何人收留復云到不知街道大宅子一老公與我飯說你先衝一遭撞着一个打殺一個打殺了我們救得你遂與我棗棍領我由厚載門進到宮門上守門阻我我擊之墮地已而老公多遂被縛小爺福大又招有栢木棍琉璃棍棍多人眾等情其各犯名至死不招臣看此犯不顛不狂有心有膽惟之以刑罰不招要之以神明不招噉之以飲食始欲默欲語中多疑似願皇上縛兇犯于文華殿前朝審或勅九卿科道三法司會問則其情立見矣辛酉戶部郎中陸大受言青宮何地男子何人而橫肆手棍幾驚儲蹕此乾坤何等時耶北人好利輕生有金錢以結其心則輕為人死至大姦之奔走死士也或出其技之庸庸者姑試之於死地以探其機而後繼之以曉禁用其死力于忽不經意之處有臣子所不忍言者張差業招一內官何以不言其名明說一街道何以不知其住彼三老三太互為表裏而霸州武舉高順竄等今竟匿于何所變豈無因警甚非小乞皇上大振乾綱務在首惡必得邪謀永銷明肆兇人於朝市以謝天下疏中有姦戚二字上惡之與之案疏俱不報御史過庭訓為移文薊州蹤跡之知州戚廷齡具言其致顛始末諸臣據為口實以風顛二字定為鐵案矣乙丑

刑部司官胡士相陸夢龍鄒紹光曾曰唯趙會禎勞永嘉王之宋吳養源曾之可柯文羅光鼎曾道唯劉繼禮吳孟
登岳駁聲唐嗣美馬德澧朱瑞鳳等再審張差供稱馬三舅名三道李外父名守才同在井兒峪居住又有姐夫
道任本州城內不知姓名老公乃修鐵瓦殿之龐保不知街道大宅子乃住朝外之大宅劉成三舅外父常往龐保
處送灰龐劉在玉皇殿商量和我三舅外父逼着我來說打上宮中撞一個打一個打小爺喫也着着也有劉成跟
我來領進去又說你打了我救得你又有三舅送紅票封我為真人等語刑部行薊州道提解馬三道等疏請法司
提龐保劉成對鞠給事中何士晉上言頃者張差持挺突入慈慶宮事關宗社安危皇上宜如何震怒三司大臣宜
何如計安乃旬日以來似猶泄泄豈刑部主事王之宋一疏果無故而發大難之端耶雖事涉宮闈百宜慎重然謀
未成機未露猶可從容曲處今形見勢逼業已至此所謂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明主可與忠言此事甯毋結局
疏留中閣臣促之上諭曰朕自聖母升遐奉襄大典追思慈恩罔極哀慕不勝方在攝靜中突有風顛奸徒張差持
挺闖入青宮震驚皇太子致朕驚懼身心不安朕思太子乃國根本豈不深愛已傳內宮添人守門關防不時護衛
連日覽鄉等所奏姦宄叵測行徑隱微既有主使之人即着三法司會同擬罪具奏是日刑部據戚知州回文以上
壬申上再諭法司嚴刑鞠審速正曲刑時語多涉戚臣鄭國泰國泰出揭自白給事中何士晉復奏陸大受疏內雖
有身犯姦吮克鋒等語特借此發端以明杞憂之果驗而語及張差原止欲追究內官姓名大宅下落並未直指國
泰主謀此時張差之口供未具刑曹之勘疏未成國泰豈不能從容少待輒爾具揭張皇人遂不能無疑若欲釋疑
計惟明告宮中力求皇上速將張差所拱龐保劉成立送法司考訊如供有國泰主謀是大逆罪人臣等執法討賊
不但宮中不能庇即皇上亦不能庇設與國泰無干臣請與國泰約今國泰自具一疏告之皇上嗣後凡皇太子皇
長孫一切起居俱係鄭國泰保護稍有疎虞即便坐罪則人心帖服永無他言若今日畏各犯招舉一惟榮惑聖聰
久稽廷訊或潛散黨與使遠遁或陰斃張差使滅口則疑復生疑將成實事惟有審處以消後禍不報笑面駕幸慈
慶宮召見百官從御史劉光復請也輔臣方從哲吳道南暨文武諸臣先後至內侍引至聖母靈次行一拜三叩頭
禮時上西向倚左門柱設低座俯石欄百官復至御前叩頭上連呼曰前來羣臣稍勝而前去御座不數武上練冠
練袍皇太子冠翼善玄冠素袍侍御座右三皇孫鴈行立左階下上宣諭曰朕自聖母升遐哀痛無已今春以來足
膝無力然每遇節次朔望忌辰必身到慈寧宮聖母座前行禮不敢懈怠昨忽有風顛張差闖入東宮傷人外庭有

許多閑說爾等誰無父子乃欲離間我郎通見刑部郎中趙會禎所問招情止將本內有名人犯張差龐保劉成即時凌遲處死其餘不許波及無辜一人以傷天和以驚聖母神位尋執東宮手示羣臣曰此兒極孝我極愛惜御史劉光復跪于班後大言曰皇上甚慈愛皇太子甚仁孝其意固將順也上不甚悉詰問為誰中使以御史劉光復對光復猶大言不止上斥之至再光復不聞仍申前說上色頓改連呼錦衣何在者三無應者遂令中涓縛之挺杖交下上戒無亂殿但押令朝房候旨方從哲等叩頭言小臣無知妄言望霽天威怒稍解乃以手約皇太子體曰彼從六尺孤養至今成丈夫矣使我有別意何不於彼處更置今又何疑且福王既已至國去此數千里自非宣召彼能飛至矣因命內侍傳呼三皇孫至石級上今諸臣孰視諭曰朕諸孫俱已長成更有何說顧問皇太子爾有何語與諸臣悉言無隱皇太子曰似此風癩之人決了便罷不必株連又曰我父子何等親愛外廷有許多議論爾輩為無君之臣使我為不孝之子上因謂羣臣曰爾等聽皇太子語否又述東宮語連聲重申之羣臣跪聽未起上屢顧閣者令續到官皆放進無阻以故後來者踵趾相錯班行稍右與帝座遠上又持皇太子面向右問曰爾等俱見否眾俯伏謝乃命諸臣同出甲戌決張差於市乙亥上命司禮監會九卿三法司于文華門前鞠審龐保劉成保原名鄭進成原名劉登雲其與差飯及木棍引進等語展轉不招方審問時東宮傳諭曰張差持棍闖宮罪大殿廡下當時就擒并無別物其情實係風癩誤入宮闈打倒內侍罪所不赦後招出張保劉成本宮反覆參詳保成身係內官雖欲謀害本宮于保成何益此必保成素曾凌虐于差故肆行報復之謀誣以主使本宮念人命至重造逆大事何可輕信連日奏求父皇速決張差以安人心其誣舉龐保劉成若一緊治罪恐傷天和况姓名不同當以讐誣干連從輕擬罪奏請定奪則刑獄平本宮陰陽亦全矣六月戊子刑部審馬三道李守才孔道以左道從律論應流李自強等萬倉應答從之尋斃劉成龐保于內庭王之寀為科臣徐紹吉台臣韓浚所糾部處閣任中旨特黜為民補何士晉于外着刑部重擬劉光復罪奪刑部侍郎張問達俸既而釋光復于以于上下人

熹宗天啓元年閏二月御史魏光晉上言父母之仇不共戴天忠臣事君有死無二先皇帝以長君當主何嫌何疑而無端燕啄王孫瓜抱空蔓奸人構煽每思為所欲為海內正人君子一有指斥輒以東林淮上為阱驅除既盡釀禍既烈并封妖書之事張差挺擊之謀九廟有靈旋即撲滅而招聚番花山圍聚之逆謀三十六都頭內外多人之布列棗木栢木棍之凶器打死小爺之逆詞洞心駭目此時稍有人心謂宜請劍殺賊乃謀臣精神不用之以護青

宮而偏用之以護奸黨不用之以伸法令而用之以難問官首捏風癩以為張本司官望風承旨曲意偏護改業內為教內都頭為香頭許地二十五畝已載入招又復割去致張差以首搶地謂同謀做事事敗獨死竟付之不問也主事王之采懼為赤族之謀明言入告而諸奸恨不附己巧借察典追奪誥命主事李倬聲言處分勒令致仕即中陸大受張廷上疏告變張廷卒以憂死而大受又以大計黜去嗟嗟逆君者有罪發奸者有罪借風癩漏獄詞者有罪打公憤捐身命者何罪是非不兩立之案非則張差是矣之案當罪則張差當寬矣况此一事也拿賊奏聞者先帝請下法司者先帝皇祖曾不以先帝之請為非而為之決張差殲奸凡十年不御之朝堂一旦口見羣臣而行撫慰然則皇祖之于此事亦曉然明白特諸臣以風癩二字無所歸着故寬寬賊徒而罪之案耳聖明在御恩及林藪達言受杖之人先後光明而三臣去國孤跡不蒙昭雪此忠臣義士所以感憤而不平也伏乞皇上立賜擢用以為忘身殉國之勸若傍撓有人終從禁錮亦須明白此案于天地間使人知三臣心事亦曾有人議之者即三臣終老巖穴無恨若區區一官三臣自誓之日業已棄擲而今日乃欲以腐鼠嚇之乎嗟嗟之案本無罪而諸臣強名之曰罪楊連本無功而諸臣強名之曰功有罪者去有功者亦去則為今之臣必當何如而後可乎臣願與天下萬世共質之上可其秦

二年二月刑部主事王之采上言乙卯之變先帝安危在於呼吸鄭國秦私結劉廷元劉光復姚宗文等無復忌憚遂欲睥睨神器化家為國國秦雖死法應開棺斷尸俸其族藉其官以為人臣大逆不道之戒總之用藥之方即通問之術通問之術即挺擊之謀向使張差窮究根株今日之盧受崔文昇敢復爾哉長安公論有曰風癩二字欲抹殺亂臣賊子就廷元評廷元也奇貨無功四字欲抹殺忠臣義士就光復評光復也擊不中而假之謀謀勢緩而促之藥是昇之藥慘於差之棍是受之書烈於哲之書也張差之前從無張差劉成之後豈無劉成亂賊接踵而皇上孤立於朝矣又言郎中胡士相等主風癩者也堂官張問達調停風癩者也寺臣王士昌疏忠而心佞評無隻字頗多濫詞堂官張問達詞轉而意圓先允風癩後寬奸宄勞永加岳駿聲等同惡相濟張差招有三十六頭兇則胡士相閣筆招有東邊一起幹事則岳駿聲波及無辜招有紅封票高真人則勞永加言不及究紅封教今高一奎見監荊州係鎮朔衛人蓋一奎係主持紅封教者也馬三道管給紅票者也龐保劉成供給紅封教多人撒棍者也諸奸亦有人心者以堂官對眾手單而改之以十八人會審公單而增減之大逆不道非止大不赦也疏入上不問五

月御史馬達舉給事中張鵬雲交章劾劉廷元吏部尚書張問達履奏廷元倡論保奸降調

五年春正月御史張給垣劾張差一崇王之案倖功躡躡誣皇祖負先帝不惟無功抑且有罪又曰從來君臣父子之間開以理喻未聞以勢激也投鼠者既不忘器則騎虎者豈復擇音彼中夜之泣何求不獲是先帝之危不危于張差之一挺而危于之案之一激也即碎之案之骨豈足贖哉疏入削之案籍五月原任刑部郎中岳駿聲復申挺擊始末疏入起用王之案逮訊追贖之案竟以重譴死

夏允彝曰挺擊之事王之案所詢張差其言甚悲刑部各司官會鞠時亦多相合于是舉朝喧然以為國戚有專諸之意貴妃亦危懼訴于上上命自白之太子貴妃見太子辨甚力貴妃拜太子亦拜且拜且泣上亦掩泣為榮二璫以解而攻東林者言上于貴妃盛時曾許以立愛晚而媿言之不符也因勸貴妃廣修佛事且助其費上發銀十萬建祠二璫以為碑瓦甚多不若置靈自造利甚倉居民多驚新于璫者張差賣田買薪亦往市于璫土人忌之焚其新差訟土人於璫璫復嚴責差差以產破薪焚訟又不勝憤憤持挺入宮欲告御狀不意闖入東宮事亦不可知然東宮雖侍衛蕭條何至使外人闖入諸臣危言之使東宮免意外之虞國戚懷揚若之慮斷斷不可少顧事聯宮禁勢難結案若必誅外戚費親藩度能得之于神宗乎從古有明行之法有必不可明行之法則田叔燒梁獄詞亦調停不得已之術何者光宗無恙尚可以全骨肉也乃彼劉廷元韓浚輩必斥逐執法者而後已是何心歟

神宗萬曆四十八年八月丙午朔光宗踐阼先是七月先宗遵遺命封皇貴妃鄭氏為皇后命禮部查例鄭貴妃進美女四人乙卯上不豫召醫官陳瓊等診視丁巳上力疾御門視事聖容頓減己未內醫崔文昇下通利藥上一晝夜四十三起支離牀褥間辛酉上不視朝輔臣方從哲等赴宮門候安有數夜不得睡日食粥不滿盂頭目眩暈身體罷軟不能動履之旨乙卯鄭養性請收還皇貴妃封氏成命久之刑部主事孫朝肅徐儀世御史鄭宗周上書方從哲責以用藥乖方之故給事中楊漣上言賊臣崔文昇不知醫不宜以宗社神人託重之身妄為嘗試如其知醫則醫家有餘者泄之不足者補之皇上哀毀之餘一日萬幾于法正宜法補文昇反投相伐之劑然則流言籍籍所謂興居之無節侍御之盡惑必文昇籍口以蓋其誤藥之奸冀掩外庭攻摘也如文昇者既益聖躬之疾又損聖明之名文昇之肉豈足食乎臣聞文昇調護府第有年不聞用藥謬誤皇上一用文昇倒置若此有心之誤耶無心之

誤耶有心則釐粉不足償無心則一誤豈容再誤皇上奈何置賊臣肘腋間哉丁卯傳錦衣官宣兵科楊連并召輔臣方從哲劉一璟韓爌英國公張維賢尚書周嘉謨李汝華孫如游黃嘉善黃克纘都御史張問達給事中范濟世御史顧慥等時廷臣疑上且杖連既入上目視連久之各諭以國家事重卿等盡心朕自加意調理辛未再召見羣臣于乾清宮上御東暖閣倚榻憑几皇長子侍立上命諸臣前連諭曰朕見卿等甚喜從哲等請皇長子移宮上曰令他別處去不得請慎醫藥上曰十餘日不進矣久之又諭冊封李選侍諸臣退二十九日甲戌上再召諸臣等于乾清宮仍諭冊立皇上如從哲等以冊儲原旨期宜改近番竣吉典以謝聖懷皇上顧皇太子諭曰卿等輔佐為堯舜又語及壽宮輔臣以皇考山陵對則自指曰是朕壽宮諸臣言聖壽無疆何遽及此上仍諭要緊者再因問有鴻臚寺官進藥何在從哲奏鴻臚寺丞李可灼自云仙丹臣等未敢深信上即命中使宣可灼至朕視具言病源及治法上喜命趨和藥進上飲湯輒喘藥進乃受上喜稱忠臣者丹諸臣出宮門外疎少頃中使傳聖體用藥後煖潤舒暢思進飲膳諸臣歡躍而退可灼及御醫各官留時日已午比未申可灼出輔臣迎訊之可灼具言上恐藥力竭復進一丸啞問復何狀可灼以如前對五鼓內宣急召諸臣趨進而龍馭以卯刻上賓矣時九月己卯朔也中外藉藉以李可灼誤下劫劑恐有情弊而方從哲擬旨賞可灼銀五十兩御史王安舜首爭之疏曰醫不三世不服其藥先帝之脉雄壯浮大此三焦火動面唇赤紫滿面火升食粥煩燥此滿腹火結宜清不宜助明矣紅鉛乃婦人經水陰中之陽純火之精也而以投于虛火燥熱之症幾何不速之逝乎然醫有不精猶可藉口臣獨恨其膽之大也以中外危疑之日而敢以無方無藥之藥駕言金丹輕存庸醫之罪亦不小不知其為謬猶可言也以其為善而荐之不可言塞外廷之議論也夫輕用藥之罪固大而輕存庸醫之罪亦不小不知其為謬猶可言也以其為善而荐之不可言也疏入乃改票罰俸一年而議者遂起矣御史鄭宗周上言往歲張差之變操權禁門幾釀不測之禍祇以皇祖優容未盡厥罪故文昇尤而效之臣請可斬文昇以謝九廟臣非謂誅一文昇遂足伸國憲而消逆萌第恐張差之後因有文昇今文昇復置不問奸人得志何所憚而不為也從哲擬旨下禮司監于是御史郭如楚主事呂維祺交章論崔文昇李可灼 壬午給事中惠世揚劾奏輔臣方從哲言鄭貴妃色藏禍心先帝隱忍而不敢封后之舉滿朝倡議執事從哲兩可其間是徇平日之交通而忘宗社之隱禍也無君當誅者一李選侍原為鄭氏私人慶色藏劍且以黃緣近侍之故欺抗先聖母從哲獨非人臣乎及受劉繇李進忠盜藏美味夜半密約封妃不得佑居乾清

是視登極為兒戲而天子不如宮嬪也無君當誅者二崔文昇輕用剝伐之藥廷臣交章言之從哲何心必加曲庇律之趙盾許世子何辭弑君之罪無君當誅者三癸巳南京太常寺少卿曹珍請究醫藥奸黨
熹宗天啓元年春正月御史焦元溥請誅崔文昇十月丁卯御史傅宗龍馬逢皋李希孔交章請誅崔文昇
二年夏四月光祿少卿高攀龍上言崔文昇故用泄約元氣不可收復是明以藥弑也在律故違本方殺平人者死况至尊乎陛下不即誅儻僅止斥逐今文昇復潛住京師意欲何為往者張差謀逆實係鄭國秦主謀劉保謀逆實係盧受謀主受鄭氏人不可掩也文昇素為鄭氏腹心特當時失刑不及考訊其罪豈在張差劉成下乎不聽禮部尚書孫慎行上言皇考賓天雖係夙疾實緣醫人進藥不審邸報有鴻臚寺官李可灼進紅藥兩丸乃原任大學士方從哲所進凡進御藥太醫院呈方簡明恐致失誤可灼非用藥官也丸不知何藥物而乃敢突以進故春秋許世進藥于父父卒世子自傷與弑不食死春秋尚不少假借直書許世子弑君然則從哲宜何如處焉速劍自裁以謝皇考義之上也闔門席藁以待司寇次也而乃晏然支解至滿朝攻可灼僅索回里調理豈以己實處灼恐與同罪夫己與可灼可愛而皇考可忍乎臣謂縱無弑之心却有弑之事欲辭弑之名難免弑之實即忠愛深心欲為君父隱諱不敢不直書云方從哲連進紅藥兩丸須臾帝崩恐百口無能為天下萬世解矣且從哲所不能解者非獨此也先是則有傅皇貴妃欲立皇后事夫祖制未有以妃為后者亦未有帝崩立后者貴妃寵幸數十年皇祖英明不聞有楚歌楚舞啼噓之態即彌留之際尚不能因緣僥倖而突傳此旨觀禮部疏云輔臣方從哲傳其言可思若非禮部執爭諸科道力責貴戚上章請免幾何不誤立皇后貽社稷憂此從哲不能為天下萬世解者一也又有議上尊諡稱恭皇帝夫宋之恭端將亡哀王晉主降宋隋主降唐周主降宋俱為恭帝皇祖四十八年平倭平播平甯夏豈無他懿美可稱而比降王通喬若非言官預糾便應如議詛呪君國等于弁髦此從哲不能為天下萬世解者二也又有選侍垂簾聽政事夫選侍宮中何知前代有垂簾事即劉遜李進忠小豎何遂膽大揚言言者以為從哲實教之從哲即未肯承然以顧命元臣曾不聞慷慨一言任婦寺之縱肆忍冲主之机控此從哲不能為天下萬世解者三也以此三事例彼進約相臣所宜急擔當之事一切為且泄泄相臣所宜相慎重之事反覺勇猛真前春秋無將漢法不道真無以過伏乞皇上大奮乾綱赫然震怒毋訪近習近習其攀援也毋畏忌憚忌憚其布置也如臣言有當乞將從哲大正肆放之罰速嚴而觀之誅併將李可灼嚴加拷問置之極刑如臣言無當即以重典治臣亦所

甘受矣。奉旨會議具奏。左都史鄒元標上言。臣聞乾坤所以不毀者。恃此綱常。而綱常所以植立者。恃此信史。臣舟過南中。諸士紳爭言先帝卒然而崩。大事未明。難以傳信。臣謂先帝先妄之為。迹或有之。而以誅心之法例之。臣未忍聞。既入都門。聞諸臣曰。說到先帝大事。令人閣筆。說到壬辰以後。諸相事。令人閣筆。誰敢領此。臣益復致疑。近讀孫慎行一疏。令人神骨為悚。即未必有是心。當時依違其間。不申討賊之義。反行賞奸之典。無以解人之疑。方從哲秉政七年。未聞輔相何道。但聞一日馬上一書。催戰將祖宗柳風沐雨。一片東方。盡致淪沒。試問誰秉國鈞。而使先帝震驚。使張差闖宮。使豺狼當道。使宵人亂政。使潛鱗駭浪。將何辭以對從哲。近在肘腋。羣陰密布。臣投林一世。恥言人過。豈敢過求。從哲惟是臣身為風憲之官。名在會議之列。畏禍緘口。勢所不能。君臣大義。今日不明。再無有明之日。臣官不言。再無有言之人。臣亦知陛下隆禮舊輔。未必能毅然立斷。諸輔同籍同官。未必能捐情立剖。易曰。益之用凶事。凶事政所以益之也。臣讀學士公鼐疏曰。六七年間。以言及東宮者為小人。不言東宮者為君子。此何等景象。是誰使之。又云。盡除天下之清流。陰翦元良之羽翼。此真寶錄。真史筆也。從來亂臣賊子。有所懲戒者。全在青史。臣不知忌諱。為先帝計。為陛下萬壽無疆計。為天下萬世君臣計。為寒將來奸臣賊子之膽。殺將來奸臣賊子之謀。計疏入。方從哲上疏。辨自請削奪。投諸四裔。以禦魍魎。時九卿科道會奏。久延給事魏大中。逆之曰。禮臣孫慎行痛先帝崩殂。討舊輔。方從哲以春秋之法。皇上命諸臣據實回奏。何以迄今未報也。蓋先帝之棄羣臣。在庚申九月之朔日。而率士忠義之驚心者。已在己卯五月之四日。自前日之擬不中。而圖所以中者。百端至。藏醜毒於女謁。俟元精耗損。億不可支。而蕩以暴下之劑。樂以純火之鉛。先帝猶留而不起矣。然則張差。文昇。諸人先帝之賊也。自乙卯以迄庚申。其時執政者。誰為賊者。誰何以迄今未奏也。且非獨不討而已。酬可灼。以賞賜。獎可灼。以忠愛。寬可灼。以罰俸。優可灼。以養病。而崔文昇者。代為委之於先帝之宿疾。至一至再。夫以數十年忠肝義膽。所羽翼之賢良。數十日深山窮嶽。所謳吟之堯舜。一旦戕於二賊之手。從哲不從討。反從而護之。從哲真無人心者。何以迄今未奏也。春秋之法。誅意。闡入慈慶。非張差之意。固鄭國泰之意也。投劄益疾。非崔文昇之意。乃鄭養性之意也。而茲執政者。何以不問也。春秋之法。誅賊。必誅夫賊之所恃。今造意者。何所持。黨賊者。何所持。恃從哲也。不必紅鉛之進。出從哲之意。而從哲已為罪之魁也。何以迄今未奏也。李可灼之為。不合之崔文昇。不備崔文昇之逆。不遯之張差。不明鄭國泰。鄭養性。方從哲之罪。不參之三案。不定不悉。崔文昇之情。罪不下張差。而李可灼次之。如是而朝廷之所以

處從哲與從哲之所以自處者可以權衡其間矣何以迄今未奏也時先後禪者主事王之案劉宗周給事中周希令彭汝南傅樞御史吳牲薛文周沈應時方有度安伸溫基謨江日彩張慎言會議駁正者書王紀汪應蛟王永光侍郎楊東明陳大道李宗延張經世陳邦瞻太僕卿蕭近高張五典少卿申用懋于倫李之藻歸子顧劉策孫居相周起元田生金何景滿朝荐能明過黃龍光太常少卿高攀龍給事劉弘化霍守典御史蔣用儀劉嶽李玄等於是吏部尚書張問達會戶部尚書汪應蛟等公奏畧曰禮臣孫慎行首論李可灼進紅丸事可灼先見內閣臣等初未知至奉皇考宣召於乾清宮輔臣與臣等乃共言可灼進約多言不可進或言可進俱慎重未敢決又宣臣等進宮內跪御榻前諭臣等輔以上為堯舜隨問寺官李可灼何在可灼至視疾進紅丸少頃又進一丸至申間聖體服藥微微汗身覺溫熱就寢此進約之始末臣等所共見聞者是時輔臣侍皇考之疾急迫倉皇惶然共切弑逆二字何忍輕言但以我皇上之身可灼輕進嘗試從哲未能力止九卿與輔臣并候于宮門內亦未能力止詣臣均有罪焉至於可灼之處分中外共痛之憾之乃臺臣王安舜上疏力爭先票劄俸繼票養病去則失之輕失之輕故即按其輕而罪其不盡法處也不重處可灼何以慰皇考服中外而正大法輔臣於辨疏後自請削奪以釋中外之疑臣等謂應如輔臣之請為臣任咎是亦大臣引罪之道所宜爾至於選侍欲垂簾聽政吏部九卿公疏請移宮科道專疏請移宮皇上允其奏諸臣共快之然其心猶以輔臣之奏不毅然為諸臣倡也倘其時非諸臣共扶大義乾清何地令其竊威福又將如我皇上登極還宮何哉夫李可灼非醫官也非知脉知醫者也一旦以紅丸進希圖非望之福而龍馭上昇攀髯無及可灼罪勝誅乎應即勅行法司究問以正刑章崔文昇當皇考哀感傷寒之時進大黃涼葯可灼輕進紅丸不加詳察罪又在可灼上矣法應速文昇于法司從重究擬以三尺除二惡肅綱紀而洩公憤庶中外之心可以釋輔臣之心可以明議上李可灼法司究問崔文昇仍發遣南京是時與從哲合者刑部尚書黃克纘詹事公孫御史王志道徐景濂給事中汪慶百十月李可灼遣戍

五年四月免李可灼戍十一月尚寶司少卿劉志選劾原任禮部尚書孫慎行倡不審葯之說妄疑先帝不得正其終更附不討賊之論輕詆皇上不得正其始并侵及葉向高張問達命宣付史館

懷宗崇禎元年三月太監崔文昇下獄戍南京初魏忠賢擅權復以文昇曾漕運至是敗

谷應泰曰先宗方諫閹鞠凶哀勞毀瘁而宮中巧相蠱惑更進女尤於是罷免常朝鞅脚致疾一月之內五几

且得梓宮再哭嗚呼此亦皇家之不幸也考其時提督御藥房橫加攻泄者內侍崔文昇也洎子疾漸彌留氣息纔屬而王梳初調金匱不御者李可灼也然而光宗之疾無文昇或可倖生而却可灼亦難免于必死者蓋文昇之調護在初可灼之援救已劇也善乎吳姓之言曰文昇故投泄葯可灼誤進紅丸故以葯之補泄相較則大黃之克過於紅鉛而以事之早晚相衡則文昇之幸浮於可灼此時為政府者宜援憲宗柳泌之事純皇李致省之獄論生文昇誦誼可灼仲嗣主之叫號愍域中之哀痛則其法平矣而奈何文昇保全可灼蒙賞獲罪為功一至此乎夫庸醫殺人律應承錮拙工誤治俗奮老奉何嘗疑其別有主使內蒙醜毒而情有所微法不得貸獨奈何宮車晚出銀幣登膺崇德報功義于胡有執筆者不學無術甚愚鮮量矣宜諸臣之起而攻之也夫諸臣以攀髯之忠矢批鱗之奏小雅傷時樂於誹怨嬰兒哭母失其常殷過於懸微無足怪者至若以文昇可灼之不慎而即比之王莽之椒酒梁冀之煮餅則深文周内不無傷於好盡矣語云吾儔兩分其過可也光宗泰昌元年八月乙卯上不豫傳諭禮部曰選侍李氏侍朕勤勞皇長子生母薨逝後奉先帝旨委託撫育視如親子厥功懋焉其封為皇貴妃欽天監擇九月初六日行乙丑主事孫朝肅徐世儀御史鄭宗周上書輔臣方從哲請册立皇太子且移居慈慶宮庚午上召閣部九卿至榻前諭曰選侍數產不育止存隨女隨傳皇長子出見上又言皇五子亦無母亦是選侍撫育傳皇五子出見上召諸臣於乾清宮又諭速封選侍禮臣孫如游奏臣部前奉聖諭上孝端顯皇后孝靖皇太后尊諡加封郭元妃王才人為皇后皆未告竣宜俟四大禮舉行之後若論皇儲保護功則選侍之封惟恐不早即從該監之請未為不可上命如前期甲戌上再召諸臣於乾清宮仍諭封皇貴妃語未既選侍披幃立呼皇長子入咄咄語復趨之出皇長子向上曰要封皇后上不語九月乙亥朔上崩給事中楊漣語周嘉謨李汝華曰宗社事大李選侍非可託少主者急宜請見嗣主呼萬歲以定危疑隨擁出宮移住慈慶宮是二臣然之以語方從哲漣遂先諸臣排闥入閣監挺亂下漣厲聲曰皇帝召我等至此今晏駕嗣主幼小汝等阻門不容入臨意欲何為問者却諸臣乃入哭臨畢請見皇長子皇長子為選侍所阻於煖閣不得出青宮舊侍王安給選侍抱持以出諸臣即叩頭呼萬歲皇長子曰不敢當羣臣共請詣文華殿王安擁之行閣臣劉一璟掖在勳臣張維賢掖右內侍李進忠傳選侍命召還皇長子者三唱諸臣曰汝輩扶之何往漣叱之共擁皇長子乘輿至文華殿皇長子西向坐羣臣進見畢請即日登位不允諭初六日即位復擁慈慶宮一環奏曰今乾清宮奉寧殿下請先暫

居此嘉謨曰今日殿下之身是社稷神人托重之具不可輕易即詣乾清宮哭臨須臣等到乃發皇長子首肯連語中宮曰外事緩急在諸大臣護調聖躬在諸內臣責有所歸王安等踴躍稱諾諸臣退諸臣有議即日正位者令中官耳傳不允眾皆朝服侍命省卿徐養量御史左光斗唾連不宜阻今日即位連恐語歸衣帥駱思恭嚴緹騎內外防護丙子尚書周嘉謨等合疏請選侍移宮左光斗上言內廷之有乾清宮猶外廷之有皇極殿也惟皇上御天居之惟皇后配天得共居之其餘嬪妃雖以次進御遇有大故即當移置別殿非但別嫌亦以別尊卑也今大行皇帝賓天選侍既非嫡母又非生母儼然居正宮而殿下乃居慈慶不得守几進行大禮名分倒置臣竊惑之且殿下春秋十六齡矣內輔以忠直老成外輔以公孤貳卿何慮乏人尚須乳哺而襁褓負之哉即貴妃之請許於先皇猶留之際其意可知且行於先皇則俯錫之名猶可行於殿下則尊聞之稱有斷斷不可者倘及今不早斷借撫養之名行專制之實武后之禍將見於今上諭移宮已有旨冊封事既云尊卑難稱着禮部再議給事中暴謙貞抄參曰大寶將登上有百靈呵護下有羣工呵戴亦何用此婦人女子為且聞選侍非忠貞愛國者萬一封典得行事權或假則滋蔓難圖慎終慮始事屬可已抄出寢之戊寅選侍用李進忠謀選皇長子同宮王安忿然宣言且聞楊左楊連遇進忠於宮門問選侍移宮何日進忠搖手曰李娘娘怒甚今母子一宮正欲究左御史武氏之說連叱曰誤矣辛遇我皇長子今非昨比選侍移宮異日封號自在且皇長子年長矣若屬得無懼乎進忠默然去科道惠世楊依發從東宮門來駭傳今選侍垂簾遠光斗連曰無之已卯選侍尚無移宮意楊連上言先帝升遐人心危疑咸謂選侍外托保護之名陰圖專擅之實故力請殿下暫居慈慶欲先發別宮而居之然後奉駕還宮蓋祖宗之宗社為重宮闈之恩寵為輕此臣等之私願也今登極已在明日矣豈有天子偏處東宮之禮先帝聖明同符堯舜徒以鄭貴妃保護為名病體之所以沈錮醫葯之所以亂投人言藉藉至今抱痛安得不為寒心此移宮一事臣言之在今日殿下行之亦必在今日閣部大臣從中贊決毋容泄泄以負先帝幾几輔殿下之托亦在今日疏上連復往趨方從哲從哲曰待初九十二亦未晚連曰天子無復反東宮理選侍今不移亦未有移之日此不可頃刻緩者內侍曰獨不念先帝舊寵乎連怒曰國家事大豈容姑息且汝輩何敢如是嚴徹大內皇長子使人諭連出命司禮監按盜藏諸侍收李進忠劉遜等選侍移居仁壽殿已亥御史賈繼春上書輔臣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至德曰孝先帝命諸臣輔皇上為堯舜夫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父有愛妾其子終身敬之不忘先帝之於鄭貴妃三十餘年天下

側目之隙但以篤念皇祖渙然冰釋何不輔皇上取法而乃作法于涼縱云選侍原非淑德風有舊恨亦亦婦人女子之常態先帝彌留之日親向諸臣諭以選侍產有幼女款款情事草木感傷而况我輩臣子乎伏願閣下委曲調護今選侍李得終天年皇幼女不慮意外卒且御史左光斗上言選侍既移宮之後自當存大體捐其小過若使株連蔓引使宮闈不安是與國體不便亦大非臣等建言初心伏乞皇上宣召閣部九卿科道面諭以當日避宮何故今日調御何方不得憑中使口傳聖旨正劉遜李進忠法其餘弊從寬政庶幾燒梁獄之詞者正以寢淮南之謀疏入上傳諭內閣朕幼冲時選侍氣凌聖母成疾崩逝使朕抱終天之恨皇考疾篤選侍戚挾朕躬傳封皇后朕心不自安暫居慈慶選侍復差李進忠劉遜等命每日章奏文書先奏選侍後與朕覽朕思祖宗家法甚嚴從來有此規模否朕今奉養選侍於熾鸞宮仰遵皇考遺愛無不體悉其李進忠田詔等盜庫首犯事干憲典原非株連卿可傳示遵行輔臣方從哲讀諭鸞宮具揭封還言皇上既仰體先帝遺愛不宜暴其過惡傳之外庭上再諭發抄南京御史王允臣糾從哲曰陛下移宮後發一聖諭不過如常人表明心迹之意而宰相輒自封還司馬昭之心路人知之十月丁卯熾鸞宮災上諭選侍皇妹俱無恙十一月丁亥給事中周朝瑞以賈繼春之揭謂其善樹旌旗妄生題目繼春復揭曰保全選侍蓋亦人倫天理布帛粟菽之言非旌旗題目也朝瑞揭駁之曰安選侍者猶謂之是安宗社者顧謂之非乎繼春復揭曰至上父子相繼宗社何常不安而必得傾選侍以安之即移宮原是正理豈必移時驅逐革其已進儀注之貴妃因其無端羅織之先父伶仃之皇八妹入井誰憐傭窶之未亡人雉經莫訴朝瑞又揭謂繼春操戈於解忿平爭者繼春又揭職非操戈乃止戈耳聖德無損為臣子者同心為國有何不解之忿不平之爭而煩左右袒之費詞乎刑部尚書黃克纘執奏鄭隱山劉尚禮姜昇劉遜四人罪名當從末減不允執纘執奏如初因言父母並尊事有出于念母之誠迹似涉于忘父之過必委曲周旋使渾然無迹方為大孝因力求罷十二月乙卯都給事楊漣疏曰前選侍移宮一事護駕諸臣知之外廷未必盡知及今不一昭明將以今日之疑端成他時之實事臣蒙先帝召見目擊當日情形敢不一語憶先帝憑几之言間及選侍而耳四叮嚀則曰輔皇上要緊選侍忽從門幔中手挽皇上而入復推而出隨有要封皇后之言諸臣相顧錯愕夫君臣正相引痛之時忍於要挾求封一旦事權在握豈僅僅虛名足稱其意此八月二十九日事也迨九月初一日子夜先帝急召諸臣而薨馭上賓矣此時主君為重宜急於請見一見即呼萬以慰人心而宮門內使乃有持挺不容入者臣冒犯忿誓與爭此

初一日卯刻入宮時事也諸臣哭臨畢請見皇上於寢門拜呼萬歲大語不敢當者三諸臣捧龍軒至文華殿門行
嵩呼叩頭禮呼已而大小臣工共祈皇上即日登極上傳諭卜吉而諸臣皇皇深以未登極為危蓋先帝變出倉卒上
無聖母之憑依中無皇后之慰藉在旁窺伺誰為可恃此初一日辰刻事也爾時諸臣議皇上宜歸何宮臣思選侍
推挽景象又習聞其上有深相交結之貴寵乃云從來冲齡天子不宜託之素無恩德之婦人且選侍如可託皇上
必深知之雖強之難而不可得如不可託雖強之留而亦不可得而聖駕果還歸慈慶宮矣此初一日已刻事也御極
小期初六至初二日九卿科道有移宮之請御史左光斗有移宮之請蓋因皇上一正九五斷無避宮而又不可同
居至初五日期且迫矣臣是以有正位參及李進忠等之疏總以宮嬪自有分定即加恩選侍原不在宮之移與不
移假令登極之後而宮嬪悍然居天子之宮天子歸青宮非理歸乾清不得尚得朝廷尊而體統正乎此初五日午
刻臣從諸臣於慈慶宮前憤事也至本日移宮臣即語諸大臣移宮自移宮隆禮自隆禮必兩者相濟而後二祖
列宗之大寶始安先帝在天之靈始安即本日緝獲罪璫只宜殲厥渠魁無滋蔓引大抵宸居未淨先帝之社稷付
託為重則平日之寵愛為輕及其宸居已定既盡臣子防危之忠即當體皇上如天之度今諸大臣猶在耳也臣之
所以議移宮者始終如此乃移宮之後忽來蜚語有倡選侍徒踉蹌欲自裁處皇妹失所至于投井者或傳治罪
璫過甚者或稱內外交通者使夙夜憂時之士誤收為一時感慨嘆息之言作此日不白之案九廟神靈鑒此熱血
若夫緝拿罪璫此譬如人家主人謝世羣僕乘間竊其幣藏主人之子偶一究問只在法司得其平耳于選侍恩禮
何與臣謂甯可使今日惜選侍無使移宮不早不幸而成女后垂簾之事彼三十餘年混依蟠結之羣邪又得以因
緣多事何者保惜先帝寵愛則得矣而輔皇上要緊之深意在天之靈果以此為愉快耶况兩奉聖諭選侍居食恩
禮有加噫嚅宮火復奉有選侍皇妹無恙之旨方知皇上雖念及於孝和皇太后之哽咽仍念及於光宗先帝之歎
歎海涵天蓋盡仁無已伏乞皇上採臣懇言更於皇弟皇妹時勤召見諭安不妨曲及李選侍者酌加恩數遵愛先
帝之子女當亦聖母所共喜者疏上下旨展諭又特諭羣臣曰朕冲齡登極開誠布公不意外廷乃有謗語輕聽盜
犯之佞傳釀成他日之實錄誠如科臣楊漣所奏者朕不得不再伸諭以釋羣疑九月初一日皇考賓天諸臣入臨
畢請朝見朕李選侍阻朕於煖閣司禮官固請選侍許而後諭又使李進忠請回者至再至三朕至乾清宮丹陛上
大臣扈從前導選侍又使李進忠來牽朕衣御等親見當時景象安乎危乎當避宮乎不當避宮乎是日朕自慈慶

宮至乾清宮躬視皇考入殮選侍又阻朕於煖閣司禮監王體乾固請得出初二日朕自乾清宮朝見選侍畢躬送梓宮於仁智殿選侍差人傳朕必欲再朝見方回各官皆所親見明是威挾朕躬垂簾聽政之意朕蒙皇考命依選侍朕不任彼宮飲食衣服皆皇祖皇考所賜每日僅往彼一見因之懷恨凌虐不堪若避宮不早則彼瓜牙成列盈盈在手朕亦不知如何矣既殿崩聖母每使宮眷王壽花等時來探聽不許朕與聖母舊人通一語朕苦衷外廷不能盡知今停封以慰聖母之靈奉養以尊皇考之意該部亦可以仰體聖心矣臣工私於李黨不顧大義論卿等知之今後毋得植黨背公自生枝節時方從哲在告劉一璟等上言皇上嗣位以來宮禁肅清乃以形逆影響之疑互相紛辨致塵聖懷次讀聖諭當年宮掖事情及向者避宮景象悽惋危衷宛然在目諸臣徒以事後論安危謂周防為多事皇上責以猜疑輕聽誠恐有以若云庇護私黨則萬萬不敢也御史王業浩上言先帝毓德青宮止孝止慈何以一女子之微致生枝節如聖諭派與照管并殿崩聖母等語天下萬世不察則先帝御家之盛德不無少損且父母之讐不共戴天普天率土俱有同仇之義而聖諭至此且曲處如此則前日之肅清既未得為義之盡今此之優厚亦不得為仁之至外庭臣工比肩事主至分目之日安社稷安選侍臣恐水火之情形既判玄黃之戰辯方興奏留中庚午都給事楊連乞歸疏曰垂簾之祕事未聞入井之煩言噴起臣不過發明移宮未始未使了然在人耳目而旋荷綸綍之褒過逸忠直之譽使臣區區之苦心反為夸詡臣節之左券臣之不安一也當時首請御文華殿受嵩呼者周嘉謨等也初出乾清宮捧皇上左右手者張維賢劉一璟也臣乃以憤爭之故獨受忠直之名俯慙卑末豈可掩人於朝仰藉清平豈可會天為力臣之不安二也宮禁自就肅清社稷有何担抗而聖諭以志安社稷為言君幸有子不憂祀國之天臣獨何人敢捧虞淵之日臣之不安三也臣引分自思俯全臣節惟有決去一着而已臣蹇窮離航之人披上方之文綺賚兩朝之賜金步歸里門以忠直二字出告親友入教子孫真覺俯仰皆實即不幸先犬馬填溝壑持此二字以報皇考於在天見先人於地下臣亦可瞑目安寢矣臣無病不敢以病請皇上未罪臣又不能以罪請惟有明微薄之心跡乞浩蕩之恩波放臣為急流勇退之人而已詔許之

喜宗天啓元年春二月御史賈繼春直陳具揭之賢奉旨切責繼春復上言臣初行入班當移宮之後祇因痛切先帝急欲劾忠皇上及捧讀聖諭乃知天地之高厚曲為保全而小臣之狂愚猶妄有規勸謹備錄原揭回話上以其疏中無雜經入井二語着再回話夏四月吏部尚書周嘉謨及九卿科道會議云繼春席黨待罪懇請優容仍下旨

切責落職永不叙用

四年夏四月大理寺少卿范濟世請遵遺命封李選侍為妃下旨切責先是先宗青宮舊監王安強直不阿選侍魏忠賢既矯殺之乃盡反其所為會楊漣上疏發忠賢二十四罪忠賢益憤六月遂矯上命復議封選侍禮臣林堯俞奏止之不聽竟封李氏為康妃 十二月召還御史賈繼春徐景濂王志道等

夏允彝曰庚申一月之內連遭大喪中外洶洶楊漣率眾排闥見東宮即羅拜選侍時在乾清宮以母禮自待左先斗遠疏言乾清宮非至尊不可居持論自正但中言武氏之禍立見於今差亦過當楊左即拉閣臣揭請即日移宮選侍頗覺皇遽御史賈繼春遂言先帝至孝何至一妾一女不能遺庇亦未可盡言其非然宮之應移自屬定禮楊左不可居以為功他人亦何可詆之為罪也楊與賈互相譏諷賈以楊必將與大璫共受封拜譏之楊遂挂冠歸中旨切責賈實倉皇自辨詞頗哀高弘圖張慎言出疏兩解之言至平且確而賈終融為民而楊不久優擢至副院則亦東林失平之事也後遂以此殺楊左則冤彌甚即賈亦心憐之總之東林操論不失愛君而太苛太激使人難受攻東林者言風癩言可無他意移宮太亟不失調停卒以此罪諸賢而加以一網不大謬乎

五年夏四月給事中霍維華上言挺擊紅丸移宮三案畧曰選侍之請封也請封妃也妃之未封而況于后請之不得而況于自后不妃不后而況于垂簾臣謂宮不難移也王安等故難之也難移宮者所以重選侍之罪而張擁戴之功神祖冊立東宮稍遜諸臣群起而爭之然驚愛震器始終不渝倘果如奸邪所稱廢立巫蠱之謀則九閭遂密乃藉一風癩之張差有是理乎非祖神先帝慈孝無間王之寀陸大受同惡相濟開費骨肉矣神祖升遐先帝哀毀遽發風疾而悠悠之口致疑於宮掖豈臣子所忍言孫慎行借題紅丸誣先帝為受鳩加從哲以弑逆鄭元標鍾羽正從而和之兩人立名非真晚節不振委身門戶敗壞生平伏乞嚴禁纂修諸臣以存信史已而三朝要典成起乙卯至辛酉魏忠賢矯宸翰奔之

懷宗崇禎元年五月侍講倪元璐上言主挺擊者力護東宮爭挺擊者計安神祖主紅丸者仗義之言爭紅丸者平情之論主移宮者弭變幾先爭移宮者持平事後六者各有其是不可偏非也未幾而魏忠賢殺人則借三案虐小求富貴則借三案故凡雅慈歸教於先皇正其頌德稱功於義父批根今日則服正之黨碑免死他年即上公之鐵

券由此而觀三案者天下之共議要曲者魏氏之私書以臣所見惟毀之而已假閣監之之役史臣之筆亘古未聞當毀一未易代而有編年不直書而加論斷當毀二矯誣先帝偽託宸編既而可比司馬光資治之書又不可援宋神宗手書為例當毀三臣謂此書不毀必有受其累者則非主三案者之累而爭三案者之罪又纂修三案者之累也爭三案諸臣品原三等如崔呈秀劉志選李春暉等不足問矣最上如黃克繹賈繼春王業浩高弘圖劉廷宣等始處君子而不必求同既遇小人而自能為異本末炳然管華之席未割老韓之傳同編數人高明之觀豈不引為坐墜之辱若其次者雖非盡有執持要亦不皆濡染而特以史氏抑揚之過保不為後人翻駁之端至於纂修詞臣之在當日更有難言者再鉛未下斧鑊先懸姜孟元閣筆一喋朝聞夕逐楊世英吳元士余煌等備極調維其於許璫諸疏有匿其全文有刪其已甚時傳書成而獄又起則有甯加醜詆之詞決不下一不道無將等字以傳會爰書凡此苦心亦多方矣而事在見聞之外未易可明若復彈章一加萬節俱喪此臣之所謂累也願勅部立將要典毀毀一切妖言市語如舊傳點將之謠新騰選佛之說毋形奏牘則廓然蕩乎上從之

平奢安

熹宗天啟元年九月四川永寧宣撫使奢崇明叛奢氏猓獮種也洪武中歸附命為宣撫使世守其土數傳至奢崇周無子崇明以族子得立崇明性陰險鴛伴為恭順凡有徵調罔不應命人漸狎之子奢寅有逆志負篋保招納亡命時以邊事急徵四方兵崇明遂上疏請提兵三萬赴援遣其將樊龍樊虎以兵至重慶四川巡撫徐可求點核汰其其老弱發餉餉復帶龍等遂鼓眾反龍走馬舞樂直刺可求可求死遂一擁而上道臣孫好古駱日升李繼周知府章文炳同知王世科熊嗣先推官王三宅知縣段高遠總兵黃守魁王守忠參將萬金王登爵等皆死之原任鞏昌同知董盡倫聞變帥眾入城殺賊遇伏死募兵科臣明時舉臺臣李達通判王大運俱負傷踰牆逃時土兵數千列江岸城內砲震城外應之賊遂據重慶分兵一扼夔州水口一踞綦江遵義一路瀘州一截川西棧道全蜀震動奢崇明陷遵義時遵義道臣李仙品參將萬金督兵援遠俱赴重慶城中守備空虛奢崇明同其子寅帥原奄至遵義署府通判袁任先期委任遁賊乘勢焚劫納溪瀘州江安等城興文永川長寧榮昌隆昌壁山皆空賊攻合州江津知州翁登彥知縣周禮嘉志力捍禦破走之陷興文知縣張振德不屈率妻子赴火死石砭宣撫司掌印女

官秦良玉勤王秦氏世為宣撫使良玉兄秦邦屏邦翰林道方戰死弟秦民屏重傷突圍出得歸時蘭賊厚遣秦氏求其助良玉斬使留銀率所部精兵萬餘同弟民屏侄秦翼民等搃甲疾趨潛度重慶營于南坪關扼賊歸路遣兵夜襲兩河燒其船以阻賊汎舟東下自率大兵沿江而上水陸并進又留兵一千多張旗幟護守忠州等地方以為犄角之勢移文夔州設兵防瞿塘為上下殼援十月賊逼成都時瀘叙諸郡邑瓦解木龍泉諸隘口俱失賊乘勢向成都指揮冉世洪雷安世瞿英周邦泰張愷帥眾拒之邦太先至資陽遇賊不戰降冉世洪等至九泉賊駐兵山上據高臨下眾寡不敵我兵陷陣世洪安世英俱死之張愷走免賊兵進薄城下懸旌僭號四面夾攻城內僅有鎮遠營七百人調到松潘茂州龍安兵一千五百餘人御史薛敷政左布政使朱燮元登陴而守初燮元方以輯瑞就道蜀王出國門與百姓遮留之燮元慷慨自誓賊薄城燮元使土司坤汝常乘賊指揮常恭等火炮助之賊稍卻斬賊先鋒一人坎目賊數千人障葦裏竹牌進矢石不得近燮元命架七星砲火劍火磚衝擊之殺數百人至暮賊擁鉤梯數千攀城欲上燮元戒士卒第放砲礮石亡詳遞明賊積屍陵城下時冬濠水涸賊帥降民持葦束薪載濠土壘如山上架蓬蓽形類行屋以避銃石伏弩仰射城中垂簾蔽矢石燮元夜縋壯士持筒塗膏殺守者縱火火舉山墮賊大阻燮元又遣人決都堰水至濠濠滿賊乃治橋得少息因緝獲城中與賊通者二百人懸其首陴上賊又於城四面立望樓高與城等燮元曰賊設瞭望必四出剽掠其中虛逐命死士五百人突出擊之賊果無備斬其三將燒樓而還當是時諸道援兵相繼至十二月二十四日復安岳縣二十八日復樂至縣與賊戰于倒流鎮石橋永清舖俱有斬獲各路兵或轉戰得至城下或潰敗去秦良玉兵三千亦至然賊兵亦日益增無退意賊圍城八十餘日歲且盡城中人伏臘不祭王正不賀賊城外日發諸人塚墓城上望見皆泣會有俘民脫歸者言賊旦夕須臾船一決勝負

明史紀事本末

卷六十九

上三

與飲乾象衷甲佩刀變元不之疑就榻呼同卧酣寢達旦乾象感激示以死報許之縋而出後賊營舉動纖悉無不知者乾象之力也踰數日又使牙將周斯威詐降噴其來設伏待之崇明果自至甫懸一人上松藩守兵不知大噪崇明走伏起獲其從騎數人崇明跳身免乃謀遠遁燮元偵知造水牌數百面投錦江順流而下今有司沈舟斬後斷橋梁嚴兵以待賊夜半果逸乾象等內變賊營四面火起崇明父子拔營走乾象等皆來歸成都圍凡百有二日而解賊渡瀘歸重慶事聞以燮元為巡撫三月羅乾象復江安四月官兵復新都初奢賊據新都縵城積粟為守計因克安岳攻保寧殺言直取潼關人心震動安錦副使劉芬謙湖廣監軍楊述程合兵攻之兵至牛頭鎮賊以騎數千步萬人來援秦良玉譚大孝等夾攻敗之遂復新都賊退入蘭州復遵義府時有涓潭叛民王倫引賊焚掠涓潭為川貴險要都司陳一龍追至水西境降之諸軍追駐遵義時惟重慶尚為賊巢五月進逼重慶初奢崇明父子據瀘納倚樊龍為聲援龍盤踞重慶已九閱月重慶古渝州地也三面臨江春水泛漲一望彌漫不可渡其出入必經之要道惟佛圖關至二郎關一路賊自通遠門城濠至二郎關連營十有七宿精兵數萬監軍副使丘志元楊述程總兵杜文煥帥兵進攻之再戰幾入其壘翌日文煥帥參將楊克順等直抵賊營石駐宣撫使秦民屏率部兵遠出其後賊驚敗遂連復佛圖二郎關殺賊三千餘人積屍深溝兩岸俱平乘勝進逼崇慶二十七日以計擒賊首樊龍張彤何若海等三十一人遂克之六月舟師復瀘州七月遵義復陷貴州水西土目安邦彥叛邦彥安堯臣別枝也安堯臣冒隴姓弁隴地受撫得襲兄疆臣世職堯臣死妻詹杜輝子安幼幼邦彥挾之反時四十八馬頭與頭目安邦俊魯連安若山陳其愚陳萬曲等喜起和之都司楊明廷以三千人敗沒于畢節參將尹啟易等自烏撒奔回露益炎方松林皆不守平彝衛亦為賊黨李賢所破賊圍普安安南雲南都司李天長率兵四千枝之賊將羅應奎偽降誘至壘水舖伏起全軍皆沒於是交水曲靖武定尋甸嵩明之間騷然苦兵矣賊分遣王倫石勝俸下甕安襲偏沅以斷我軍倫等榜應襲餘孽也洪邊士司宋萬化糾苗仲九股據龍里邦彥自統蜀賊仲苗數萬進圍貴州自二月初九日薄城下道雲梯製滾箱築砲臺百計攻城撫臣李澧按臣史永安悉力禦之賊沿山紮營四面伏路把截以斷城中出入盡掘環城墳墓殺掠甚慘置木棚壘戶牆鳥雀不能飛渡鎮將張彥芳將兵二萬赴援隔龍里不能進貴州總兵楊愈懋推官郭象儀與賊戰于江門白杵營死安邦彥破烏撒衛指揮管良相死之先是水西未叛良相李權曰奢氏反安必繼之黔中無兵餉猝然有變計將安出宜招兵萬人積二年穀用許

17R

成名將之以觀其變。糧以力不能止。後良相以祖母病乞假去。泣而曰：烏撒孤城，且與安效良相仇，水西有難，禍必首及。良相隻身無子，願以死報國。乞圖長策保此一方，樓亦泣。良相去甫一月，而難起。烏撒首被賊破，良相自縊死。巡撫都御史王三善進兵平越，時平越所陳兵只萬餘人，副總兵徐時逢、參將范守仁不相能，仲仁先進，遇賊于瓮城。河戰不利，時逢擁兵不救，遂大敗。諸將馬一龍、白自強等，各處援俱絕。實陽圍益困，城東隅有山岡，與城齊。賊據其上，作廂樓，官兵設計燒之，火三晝夜不絕。城中糧久乏，將士病不能戰。巡按史永安上疏，詔王三善大督疾呼。十一月，三善大會將士，議曰：省城不能待矣，外援不至，吾輩死法死敵等死耳。尚何俟耶？命道臣史天麟督兵七千從清水江進，為右部道。臣楊世實督兵萬人從都勻進，為左部。三善自將二萬與道臣向日升從中路進。當賊鋒十二月，抵新添，脚疾走。二日進母豬洞，三日次新安。是夜賊報至營中，驚擾議退兵。三善曰：退即蓋粉以死，捍之按兵不動，卒無賊。四月，命劉超為前部，抵龍頭營。三善以身尾之，相去不二里。聞銃聲，眾股栗欲止。三善曰：前驅當賊必無退者，吾當為後勁。遂策馬而前，未一里，劉超捷音至，超兵遇兵卻，超下馬斬二人，持刀斷賊一標。賊首阿成、駝勇善戰，超與步兵張良俊直前，斬其首。賊遂披靡，適大兵至，大呼齊進，龍里賊眾復大集，大戰卻之。五日，往龍里城，眾議去者會不遠，賊必重兵堵截，宜少休息。三善曰：我兵猝至，賊無備，不能持久，急擊之，勿失。六日，遂策馬先進，眾隨之。賊覘者亦知新撫自將，意有數十萬兵，相顧駭愕。安邦彥給其眾曰：吾當增兵求助，遂遁去。賊相率退屯龍洞，我師於是奪高寨七里，冲乘勝進兵畢節，輔賊步騎如雲。孫元謨將所製木發貢七門，齊發賊死無數。楊明楷率烏羅兵如堵而進，賊大敗。其渠安邦彥被斃，死棄輜重器械，山積。遂乘勝抵會城，撫臣李灃按臣史永安學。臣劉玄錫死守者幾十月，旦夕城且陷，忽見賊兵奔潰如蟻，喊聲震俄頃，五騎衝鋒至城下，云：新撫至矣。軍民大悅。慶更生是時三善同將卒披擗單騎，冒矢石以二萬人破賊十萬，樓等迎入城。三善曰：賊兵不遠，軍心未定，我大帥也不可即安。遂營于南門外坡上，大雪次日移營宅溪。賊聞遠遁，陸廣河外。三善遣使諭奢社輝母子，縛安邦彥降，不報。越數日，左右兩部兵至，又十日而楚粵蜀之兵亦至。三善怒其後期，且憂之，食欲謝遣之。將校皆曰：數千里赴後，不可却也。三善念眾多倉儲空虛，欲因糧于敵，又諸軍視賊過易。十一月三十日，前鋒楊明楷率兵渡河，札營三十里外。一軍屯陸城，向大方奢社輝一屯鴨池，向安邦彥巢穴。三年春正月，賊復糾蘭賊與雲安安效良等率眾數萬，并力攻陸廣。楊明楷奮勇接戰，蒙兵先潰，眾遂瀕溺水死者

數千明楷陷賊中賊乘勝赴鴨池我兵退屯威清三善收兵入城土司苗仲見我軍不利復肆劫掠自瓮城屍橫四十餘里夏四月川師復遵義時賊首尤朝柄楊維新鄭應顯據遵義副將秦衍祚侯良柱督兵二千攻之誘賊于九接灘以銳斃其渠揀賽復追賊于南門外羅綱渡遂克之賊安鑾帥妻子部眾降安鑾為奢甯右臂監軍道趙邦清密遣賊黨了相喻文富招之鑾心安顧以妾石氏子安在當在符國植營未敢發十四日官兵抵羅付大河口擊奢甯敗之鑾見軍敗乃密約副總兵侯良柱助兵扶取妻子良柱分遣羅安良進陶公灘以牽賊自帥親兵七百人同饗步兵夜經三寨抵賊巢銳砲震天賊倉猝不知我兵多少符國植先走鑾率妻子及步兵數千自板來歸川師復永甯先是川撫朱燮元會眾議曰我之久而不得志於賊者我以分賊以合也於是列營納給陽為進取而陰令大兵會長竄首攻麻塘坎觀音庵青山佳天蓬洞等處乘霧奪險而出與石砭兵會進攻永甯遇賊於土地坎奢甯親率兵搏戰我兵奮勇擊賊之追至老君營涼傘舖盡燒賊營甯身被二鎗鏃虎亦創死復敗賊於橫山八甲青崗坪等處直抵城下一鼓拔之生擒周邦泰等降賊二萬踰城溺水死者無算奢崇明父子列營江岸上官兵隔水而壘降者日至賊復遁安邦彥知我兵潰扇誘苗仲糾合逆黨宋萬化等復欲犯貴州使其黨何中尉據龍里李阿二督四十八莊兵圍青巖斷我糧道宋萬化督洪邊兵苗仲為左翼吳楚漢結八姑蕩平八莊苗仲為右翼自統水西兵約共犯會城王三善遣游擊祁繼祖統盧吉兆左世選兵下龍里一鼓破蓮花堡連燒上中下三牌賊寨百五十處何中尉敗逃深箐龍里路通遺參將王達中劉志敏宋迪屈朝先等救青巖斬首三百餘級王元佐等兵繼進焚賊寨四十八莊李阿二中神鎗逃歸水西定番路通謀報賊方究八姑蕩洪邊二路兵進犯會城三善夜遣王達中祁繼祖等兵六萬五千進勦八姑蕩焚生寨二百餘處斬首五百級窮追渡河溺死者無算焚其積聚數萬賊糧絕其謀遂寢宋萬化遣人詐降覘動靜三善佯許之而調監軍楊世實督劉志敏祁繼祖等搃甲赴之賊倉皇出戰遂被擒并其妻子及偽軍師劉洪祖等萬化驍勇善戰邦彥倚之至是奪氣四路既通秦氏屏兵至平越復還守龍里諸苗叛者相繼降三善給黃旗使各監寨中邦彥望見之不敢復出但于鴨池陸廣諸要路掘坑壑修補水西屯兵為自守計五月川兵發水甯追追奢崇明連克紅崖天台二處賊數千人迎降遂安撫四十八砦時總兵盧世明禽偽御史汪澤遠偽參謀文道南副將秦翼明禽偽監軍夏奇雲偽給事中孔聞過等并偽印十餘鎧仗如山又獲安兵田進忠云奢賊計窮將美女黃金降水西借兵安邦彥遣兵十六七營已過河到獅子山目把曹仲英

領兵六營高駐赤水河謀分兵一由鎮雄兵三營乘永甯之後一由普山入新寨攻永甯之前十三日羅乾象督兵破蘭州焚其九鳳樓掃其巢屠賊狼狽走雲南六佐縣營長安應龍合甯益賊首補昨為亂圍羅平巡撫閔洪學攻羅平克之移兵覆其巢俘其妻子應龍逃普安復入烏撒已安効良乞降責縛補昨應龍以誘之効良縛應龍以獻水西蘭賊合兵窺遵永時蘭賊奢崇明奢寅戰屢敗窮魔投水西安邦彥復助兵合謀一窺遵義一窺永甯官丘合長納兩路敗之於芝麻塘賊遁入青山六月貴州總兵魯欽等三路進兵直入賊巢尋土司何中尉等進營紅崖紅崖者天台水脚婁石牛酸草等七國素稱天險官兵未有至者總兵張彥芳擊賊于羊耳亦敗之追至鴨池河奪其戰象斬首二百七十餘七月大兵戰勝深入大堤洪紅鳥岡賊所借鳥芸等部苗望風奔潰三善按營直入大方降者千計救出田景猷劉志敏楊明楷等奢社輝安位焚大方老巢竄火灼堡安邦彥逃入織金川兵入龍場陣獲奢崇明妻安氏及奢崇輝蔡金貴李廷王承恩張尚極等安位母子遣漢把劉光祚赴鎮遠乞降總督楊述中許之授賊黨袁紹等狀令擒奢寅父子自贖遣之回巢紹等至省竊省未發而撫按會議亦勒限安位母子縛解安邦彥奢寅然後請旨治罪大抵三善以元凶未窮常用勦為撫而述中一意主撫議遂不合三善駐大方日久邦彥日夜聚兵自益令其黨陳其愚詐降其愚者目把中大猾也三善輕信之多與參贊軍務由是邦彥纖悉盡知四年春正月王三善自大方還貴州陳其愚相繼隨行忽傳其愚山後遇賊三善勒馬回視其愚故縱饒衛三善墮地三善知有變將帥印付家人囑令護持先去即抽襟中小刀自刎頸皮已破其愚下馬奪其刀羅鬼諸苗蜂擁而至三善罵賊不屈賊割其首去副將秦民屏亦死之秦祐明祚明突圍出賊勢復張事聞總督楊述中回籍聽勘既而監軍御史傅宗龍獲陳其愚誅之其愚狡凶多計數邦彥倚為耳目至是伏誅秋七月總理魯金劉超克巖頭寨破平茶乘勝深入至織金敗績

五年春雲南巡撫閔洪學復甯益水西蘭烏雷三逆合兵數萬窺甯益走敗之四川烏撒土目安効良水西賊安邦彥肺膈至親也其順逆惟水西是視水蘭相繼叛滇撫閔洪學以兵力不繼羈縻之令其擒賊自贖効良亦伴為恭順擒安應龍以獻而所遺獻功之人頌文還中逢被劫効良又見黔師出陸廣滇師入甯益隱然有撫背抗吭之勢水烏益成騎虎矣至是遂乘截黔之餘焰南向入滇合蘭水烏雷安南諸部三十九營直抵甯益原十倍於我副總兵袁善宣撫使沙源等督率將士奮勇血戰對壘城下者五日夜屢出奇兵破走之

六年春水西苗老虎阿引等殺賊酋奢寅采降苗老虎隨侍奢寅有年着巴乃寅騎引馬卒李老松乃寅看茶卒與寅同居曷古堪上寅妻在菁林山上相去二三里奢崇明居克仲堪相距三百餘里寅子阿甫年七歲一女嫁阿部時水西約二月三路進兵一攻雲南一攻遵義奢寅專攻永寧寅素性凶淫附近夷人妻女有姿色者強奸之富于財者勒索其銀不遂輒死以此部下多往鎮雄芒部逃生其麾下人阿引等故嘗受撫臣宋燮元金錢今圖寅與總兵李維新敵血密謀舉事寅微覺縛阿引拷掠之以利刃穿其左足一晝夜阿引至死不承乃釋之阿引因引苗老虎李明山等同謀適奢寅與其下痛飲酣歌登床而寢老虎伴與寅蓋絮見寅方鼾持刀砍其胸寅大呼李明山復助砍身死勝出明山刀折偽總兵等闖入苗老虎等直往箐中擒寅妻妻已聞變逃矣賊黨追苗老虎等甚急至一碗水遇官兵乃降二月安邦彥率眾數萬渡江與我兵大戰數日總理魯欽力禦之抵暮賊兵益眾而我兵因數月無餉乘夜皆潰魯欽自刎死賊燒劫麻姑孫官堡苗仲復助逆貴州三十里之外棋蘇不行城中大震樞撫王城巡按傅宗龍先遣王國禎等攻河沙壩羅鬼蓋俘之廣順定番青巖白納一帶苗蠻為之奪氣繼遣張雲鵬逆邦彥于趙官堡小戰二日大戰二日所殺傷者甚眾水外水內之賊奔潰走歸道路復通總督朱燮元以父喪歸加偏沅巡撫閔夢得總督從中調度控制五省夏黔兵攻勻哈長田一帶諸苗黔中四面苗仲而最狡悍者無如勻哈安邦彥初叛圍龍里新添皆藉其眾至是數出沒劫掠清平新添地方餉道為梗平越知府會同都司張雲鵬率兵攻擺沙大寨擺沙居寨之中距平越百餘里乘夜由間道襲破之賊遁入箐中中米積如山次日搜百里大山移營牛場箐保文鸞攻甕岳等寨復攻都勻城西向仲賊八路會兵入箐各有斬獲復攻江時戶西高平養古數十寨斬首二千餘級掃蕩二千餘里

七年秦參將楊明輝奉命宣諭安位令擒獻首惡為安邦彥所殺

懷宗崇禎元年秋七月詔復朱燮元仍總督桂湖雲川廣五省軍務

二年夏六月初大方東倚播北倚蘭相為犄角後播蘭既平賊惟恃烏撒為援而畢節為四裔交通處先是王三善由貴陽陸廣入大方陸廣至大方百七十里皆羅鬼巢窟前可衝我後可色我左右可衝擊我三善卒以失地利陷天啟間燮元建議滇兵出雲益遏安効良應援而別布天生橋尋甸等以絕其走蜀兵臨畢節扼其交通四裔之路而別出龍場之後以奪其險黔兵由普定渡思臘河徑趨彥巢而陸廣鴨池擣其虛粵西出泗城分兵策應然後帥

大軍由遵義敷行而前尋以憂去未及用總督閔夢得繼之亦以貴州抵大方路險而賊惟恃畢節一路外通用兵宜從永甯始自永甯而番市而摩泥而赤水百五十里皆坦途赤水有城郭可憑而守宜結營于此漸進漸逼四十里為白巖六十里為層台又六十里為畢節畢節至大方不及六十里賊必併力未禦須以重兵扼之斷其四走之路然後遵義貴陽尅期並進亦不果用至是燮元再蒞黔及檄滇兵下烏撒蜀兵出永甯畢節扼各路要害而親帥大軍駐陸廣逼大方八月詹崇明號大梁王安邦彥號四喬大長老費小阿烏繼阿蘇怯等各號元帥悉力趨永甯先犯赤水謀知之燮元授意守將許成名佯北誘賊深入度賊已抵永甯分遣林兆鼎從三岔入王國禎從陸廣入劉養胤從遵義入邦彥分兵四應力不支劉乾象復以可兵繞出其背急擊之賊大驚潰崇明邦彥等皆被創漢兵斬其首獻燮元不欲窮兵乃移檄安位赦其罪許其歸附而位豎子不能自決其羣下復謀合潰兵拒我燮元乃大會諸將曰水西多山險叢菁篁蠻烟棘雨莫辨晝夜深入難出此其多敗當與諸君扼其要害四面迭攻漸次蕩除使賊之糧將自斃於是焚蒙翳剔巖穴截溪流發勁卒馳驅百餘里或斬樵牧或焚積聚暮還歸屯賊益不能測凡百餘日所得首功萬餘級生口數萬每得鄉導輒發客粟就食而賊饑甚劉養胤遣其客入大方燒其宮室懸榜而出安位大恐乞降與約四事一貶爵一削水外六目之地歸朝廷一獻殺王巡撫者首一開畢節等驛路安位皆受命遂率土目納款燮元為奏請詔許之乃條陳便宜九事不設郡縣治軍衛不易其俗土漢相安使一地益懸闕聚落日煩經界既正土目不得以民不耕地漸侵軼使二黔地瘠仰給于外今自食其土省轉輸之勞使王國用方置出太府金弊勞諸將不足以爵酬之爵輕不若以地於國無損使四既許世其土各自立家經久遠水為折衝使五大小相維輕重相制無事易以安有事易以定使六訓農治兵耀武河上使賊日備我使七從兵民便願耕者給之且耕且戍衛所自實無均軍之累使八軍耕抵餉民耕輸糧以屯課耕不輸其籍以耕聚人不世其伍糧使各樂其業使九上可其奏

九年朱燮元遣兵誅擺金兩江巴香狼壩火烘五洞苗叛志平之水西勢益孤又通上下六衝并清平偏鎮四衛道路凡一千六百餘里設亭帳置游檄以便往來滇中沐氏土舍普名聲亂燮元奉命移兵討平之名聲伏誅十年水西安位死無嗣族屬爭立朝議欲乘其弊郡縣之燮元上書諫乃止燮元遂傳檄土目諭以威德諸部爭納土獻重器燮元召將吏議以為眾建土司使其勢少力分則易制各欲保土地傳子孫則不敢為逆乃上奏曰臣按

西南之境皆荒服也。楊氏反播，奢氏反，蘭婁氏反，水西而滇之定番，彈丸小州為長官司者十有七。二百年未聞有反者，非他司好逆而定番忠順也。蓋地大者按扈之資，而勢弱者保世之策也。今臣分水西之壤，授諸渠長，及有功漢人，咸俾世守，凡其俗虐政苛，斂一切除之，使參用漢法，可為長久計。制曰：可。西南遂底定焉。

谷應泰曰：天啟中，奢崇明以猓種據重慶，安邦彥以水西酋反貴州，蓋苗俗叛服不常，乃其天性而兩家者又倚為唇齒。時通姻媼，所謂同功一體之人也。乃謀亂之初，則奢先而安繼，窮追之日，則奢敗而安亡。覆轍相尋，合若符契。小醜墜宗於人，何尤焉！以予觀奢崇明陰鷲有謀，其子寅招納亡命一舉，而全蜀震動，劇銳莫當。宜非邦彥所敢望也。然而邦彥之師尚堪持久，而崇明之眾旋即挫衄。又往往降于水西，投于安，部者則以安之地大而力強也。奢酋竊發，止蜀道一隅，而安首轉戰西通巴楚，南壓滇黔，又合烏雷南安諸部落，綿亘長驅，動搖數省。此之不戢，真江楚之深憂也。以故恢蕩之功，亦以平安為首。平安者秦良王之夜襲，兩河杜文煥之佛圖，奪壘盧元卿之紅崖，積仗其功不可泯也。平安者王三善之奮斬十萬秦，衍鮮侯良柱之夜拔三寨，張雲鵬之八路進兵，許成名之三方深入，其功更不可泯也。乃崇明邦彥同時陣殲，奢寅淫縱內自相圖，既平五洞，叛狂又聞，新平四衛新設亭障，增置游徼者凡一千六百餘里，雖漢之樓船十道，西通冉駝，其盛不能及也。然其時發縱指示出奇無窮，多出於督臣朱燮元之手。畧論者以固守成都，蕩滅群妖，招降安位為燮元功，不世出而不知善後撫綏，分裂其地，使兩人不復反者，皆燮元之長算也。善乎燮元之疏曰：今分水西之壤，授諸渠長，及有功漢臣，俾咸世守，蓋地大者跋扈之資，而地弱者保世之策也。昔王父偃，令宗室得分王子弟，而藩服益削，則知庶建土司而少其力者，其真馭遠之良規歟。

明史紀事本末卷之七十

平徐鴻儒附王賢 杜志

熹宗天啟二年夏五月，山東賊妖徐鴻儒倡亂。鴻儒，鉅野人，遷鄆城，萬曆末以白蓮教惑眾，黨數千人。深州人王森以救一妖狐，妖狐斷尾令藏之，招人入，聞異香，多歸附之。號聞香教，森死，遺資巨萬，子好賢藉其貲，以結客有異志。景州于弘志以棒篋會聚，少年好賢與通，密約鴻儒于八月望日。三方同起，而鴻儒以他事相徼，先發在下家屯刑牲誓眾，令眾至梁山泊寄家口，然後起兵，往圍魏家庄。又二千餘人圍梁家樓，據為巢，去縣二十里。官兵不敢前。

又攻鉅野縣其黨楊子雨李泰等被擒又曹州擒張世佩其身旁匿紙人數千號四大金剛亦鴻儒黨也鴻儒攻鄆城知縣余子翼逃遂據城曹濮騷動兗西道閻調羹以聞巡撫都御史趙彥總河侍郎陳道亨巡撫都御史王一中合兵捕之其時四川亦有白蓮妖賊洪原劉應選白仙台等助賊壽起巡撫朱燮元擒捕正法夏六月徐鴻儒陷鄆縣署印道判鄭一傑挈家出走進臨騰縣知縣姚之胤逃遂據二城時括遠餉殆盡至是徵兵無餉可給止練鄉勇責有司捕治魯王捐貲保城上賜璽書褒之山東都司廖棟破武安賊巢焚之撫臣趙彥奏捷賊盤踞穴動以數萬官兵奮勇力戰斬首三千餘級砲擊死者六七百人又焚武安集賊巢近旁小寨俱燬之賊勢窮蹙奔梁家樓都司楊國威與賊對壘斬首千級其東南東北之賊充塞道路官軍攻擊賊不能支復斬首二千餘級賊欲窺伺寇府官兵尾其後襲之連戰皆捷遂復鄆城鉅野秋七月錄叙山東平妖將士楊國威廖棟等功績巡撫趙彥奏賊聚眾日多官兵策應日難乞暫留秋班邊軍隨營勦賊可省招募之費從之賊攻夏鎮至彭家口掠京船四十餘艘阻絕運河侍郎陳道亨告急上命兵部議添兵防守時沙溝營把總姚文慶等集軍壯鄉勇擒賊十一人殺五十餘人奪回鄆城淮兵又驅夏鎮妖賊漕道復通山東一日二報捷賊奔滕縣與鄆縣賊會合斬攻曲阜領馬步萬餘擁至城下知縣孔聞禮率兵極力捍禦殺賊甚眾賊不能陷旋以援至拔營而去復刻官營都司楊國威大敗游擊張榜等皆死之營內糧草火砲器及俱被劫賊偕稱大興興勝元年崇有十數兵十餘萬欲先攻兗州次取濟南聲勢甚銳陳道亨疏請登萊兵防兗恐糧餉有失也景州妖賊屯阜城武邑殺人祭旗聲言取景州焚掠四十餘里官兵往捕之賊首于弘志立馬仗弓飛舞而來官兵斬之于馬下餘賊披靡四散又擒妖民田付民等于是賊眾牛朝利等退據白家屯掘深濠伐木為寨以固守艾山賊趙大奉劉水明為主稱安民王以二十八人塗面稱二十八宿聚黨二萬餘人合鄆滕賊共十七枝官兵攻破之獲永明臨刑猶稱寡人云賊攻兗州先是趙彥親至兗州同監軍道王從義徐從治總兵楊肇基至演武場閱兵賊眾進逼城下肇基迎敵都司楊國威廖楊分擊殺賊十餘人賊回滕縣九月賊流劫金山口徐州震動官兵復錫山賊始懼偽都督侯五偽總兵魏七等據城乞降去其幟而鴻儒同黨高尚甯歐陽德鄆九叙許道等三百餘人復力督官兵分攻之趙彥下令鴻儒不出即四面焚攻賊因縛鴻儒出降三道巨入城安撫軍民復滕城十月安插鄉民共二十七萬餘人收騾馬千匹神鎗八百杆大砲二百六十九餘弓刀無算十二月獻山東俘徐鴻儒等磔于市加趙彥兵部尚書餘進秩有差鴻儒臨刑嘆

曰我與王好賢父子經營二十餘年徒屬甚眾更遑數日孰敢櫻其鋒者而好賢見鴻儒敗走蔚州又挈家二十餘人南走至揚州事敗就禽史科給事陳熙昌上言東省妖賊難平地方善後宜策并請存邱修復孟氏廟上從之命四年八月鄆縣賊餘黨因旱災復聚于泗州數百劫掠兗州知府曾文衡鄆縣知縣郭人吉署泗水縣事同知張景親詣其地安撫李守己等二十餘人新為鄉里凌遠願就招撫編入保甲始安

谷應奉曰慨自周之成康刑措不用漢之文景斷獄四百海內又安何其盛也其他致治之主非有外患則有內憂若夫火坑之寇旋即艾際飛燕之兵逾時解散此亂之小者也然而解疥致患蜂蠆有盡兩葉不去斧柯是尋有國者可不慎乎明室數傳中外多盜憲武師神反者數起雖常命張敞于京兆遺虞訓于朝歌而涕塗游魚相隨斬馘然弄兵者疇非赤子蠶食者皆吾腹心止渴而進鴆酒救疾而吞烏喙崔符屢殄明祚不得長矣比及嘉宗東省又起鄆人徐鴻儒倡亂號白蓮教應之者深州王好賢號聞香教景州于私志號棒篋會艾山劉永明號安民王而其餘四大金剛二十八宿莫不三方并起尅日興師猶之樊崇鼓亂而下江新市互有聲援張角煽妖而小方大方各推渠帥雖賊徒之故智亦奔命之深憂也然聞之孽由自生釁由人作考其時閭閻擅政必外吏橋虔苞苴在官必脫削在下俗敝則輕於為非民貧則去而為盜固然其無足怪而論者又云蓮社以梵教而惑妖狐以吹火而興經營廿年蓋亦有道豈足盡信哉乃若魯藩捐貲保城趙彥盡力擒捕而膠棟破之于武安楊國棟殲之于鉅鹿夏鎮告捷運艘復通滕縣既恢鴻儒遂磔彼諸臣者雖非整遂之平渤海亂絲徐理抑亦廣漢之治三輔枹鼓不鳴矣然而抗蜂不懲亂令亟行黃巾既叛仍行鈞黨之誅河朔初平更遣括田之使從此鴻蜚滿野長楚無家政散民流積薪蘊火人為潢池雲擾禍烈于懷宗予以為東陵伏莽孽叢于嘉廟也後三年而餘孽覆泗州又七年而季自成起米脂明竟以亡悲夫

明史紀事本末卷七十一

魏忠賢亂政

嘉宗天啟元年秋八月魏忠賢矯殺前太監王安魏忠賢初名盡忠河間肅寧人也少黠慧無籍好酒善啣喜馳馬能右手執弓左手執絃射多奇中目不識丁然亦有膽力能決斷顧猜狼自用喜事尚諛嘗與年少賭博不讐走匿市肆中諸少年追害之甚甚因而自宮萬曆十七年隸司禮監掌東廠太監孫暹時熹宗為皇太孫忠賢謹事之導

之游宴甚得皇太孫歡心孝和皇后太孫生母也忠賢入宮辦膳具介紹引進者魏朝朝故屬太監王安名下安素剛正主持一宮事魏朝日譽忠賢安善視之朝初與太孫乳媪客氏私即所稱為對食者然朝以待安又承侍太孫多不暇忠賢乘間亦通焉客氏者故定興民侯二妻也年十八進宮又二年而發生子國興先宗踐祚冊太孫為東宮忠賢得充東宮典膳客氏力也先宗升遐東宮暫居慈慶給諫楊連疏參及忠賢忠賢無措泣求魏朝於王安力營救之遂與李選侍宮中李進忠為一人外廷不知也忠賢深德朝結為兄弟而兩人皆客氏私人上即位數月一夕忠賢與朝爭權客氏於乾清宮煖閣醉詈而驚聲達御前時上已寢漏將丙夜俱跪御榻前聽上令客氏久厭朝係薄而喜忠賢慈猛上逆知之乃退朝而與忠賢忠賢卒矯旨發朝鳳陽縊殺之自是得專客氏而尾大不掉之患成焉初帝之立也王安與諸大臣同受顧命見忠賢侵權欲重懲之秦之帝會御史方震孺上疏請逐客氏帝乃令客氏出宮忠賢發安鞫問安詰責令其自新忠賢得釋客氏黃綠復入宮將甘心於安焉時安奉旨掌司禮監辭未赴王體乾即欲起攘之因忠賢以危言動客氏曰爾我比西字如何勢在騎虎無貽後悔西字者李選侍也忠賢遂唯給事崔維華劾之又令劉朝田詔等上疏辨冤客氏從中附和之於是矯旨革安職而以體乾掌司禮監忠賢必欲殺安遂以劉朝提督兩海子而降安為安海淨軍勒令自裁方先宗居青宮時慶讓畏讓幾三十年安左右勤勞靡敢怠玩先宗頗任用之安素剛不肯願使于李選侍劉朝李進忠皆選侍私人故以移宮恨安至是安既死忠賢益無所憚矣忠賢閣文義乃取舊司禮監李水曾入備替畫李實李明道崔文昇各司監局探上意為奸忠賢自掌東廠客氏封奉聖夫人命奉聖夫人客氏如皇祖戴聖夫人例加其子侯國興為錦衣衛指揮使御史劉蘭上言皇上初登寶位客氏保護是賴今釐降之儀肇舉闕雖之慶方新恩禮所加權勢歸之初上大婚禮成忠賢隆姪二人給事中程注周之綱亦奏祖制非軍功不襲國典不當濫予俱不聽九月上以客氏保護聖躬命戶部擇田二十頃以為護墳香火之用魏忠賢侍衛有功命工部于陵工成叙錄御史王心一奏云梓宮未殯先窺客氏之香火陵工既成強入忠賢之勤勞于禮為不順于事為失宜忠臣愛君必防其漸上怒責之冬十月降吏科給事中侯震暘于外初客氏已出宮復召入震暘奏曰皇上于客氏始而徘徊眷注稍遲其出猶可言也出而再入不可言也中涓羣小煬竈借叢王聖寵而煽江京李閏之奸趙媵寵而媾曹節王甫之禍可為寒心上怒降之時李思憲朱欽相馬鳴起王心一相繼奏劾皆降謫吏部尚書周嘉謨論救不報刑科給事中孫杰疏糾周嘉謨劉一環謂

統均仰輔臣之權輔臣奉王安之意中旨錯出致誤封疆嘉謨免一環尋亦回籍

二年春正月禮科給事中惠世揚疏糾大學士沈淮使其門客晏日華潛入大內誘劉朝等練兵賴使聖明之朝再見江彬之事外戚鄭養性厚募死士色藏禍心上慰留淮而謫世揚于外初淮繕內監劉榮得通于忠賢內搽之議皆自淮導之未幾刑部尚書王紀亦劾淮與客魏交通彼此攻訐忠賢矯旨削紀籍夏五月御史周宗建上言近日朝廷處分章奏外庭噴噴咸謂與空之中莫可測識論旨之下有物馮焉如魏忠賢者目既不識一丁心復不諳大義揭其志慮有阿嘉謨又曰耳目頰笑之暇漸與相親宮廷禮法之事漸與相近一切用人行政墮于其說必且東西易面而不知奏入咸為宗建危之秋八月兵科給事中朱童蒙疏糾朱元標馮從吾釀金講學比之妖賊元標等致仕歸冬十月修撰文震孟上言勤政講學之實中云君臣相對如家人父子則左右近習無緣可以蒙蔽疏入忤魏忠賢不下庶吉士鄭鄞復疏促之曰經御覽而留中則非止輦轉圈之意不經御覽而留中必有藏伏與援之奸本朝故事惟武宗及神宗末年有之權璫煬竈相顧太息無可如何矣忠賢深慮之承上觀劇摘震孟疏中有傀儡登場語激怒上時太僕寺卿滿朝薦亦言之力俱謫歸十二月命劣轉科臣霍維華孫杰優陞京堂顧東謙魏廣微為大學士入閣辦事

三年秋八月內官張守仁等索冬衣譁於工部堂上尚書鍾羽正致仕歸詔開內操鉦鼓之聲喧闐宮禁或云皇子生震死馬御史劉之鳳上言虎符重兵何可倒戈授卷伯之手假令劉瑾擁甲士三千能束手就擒乎御史李應昇黃尊素宋帥襄交章論之尊素疏有阿保重于趙鏡禁旅近于唐末等語忠賢尤惡之皆矯旨切責忠賢自殺王安後益驕橫設內標萬人衷甲出入內監王進嘗試鏡上前鏡炸傷進手上幾危光宗選侍趙氏與客魏不協矯旨賜死選侍出光宗所賜珍玩列于庭再拜投繯而絕裕妃張氏方辭廢冊封禮客氏請于上絕飲食閉禳道中偶天雨匍匐擗簷溜數口而絕成妃李氏誕二公主而殤先是馮貴人嘗勸上罷內操客氏惡之矯旨貴人誹謗賜死成妃從容為上言之乃矯旨革封絕飲食成妃故鑿裕妃饑死密儲食物廢間數日不死客魏怒少解斥為宮人遣乾西所皇后張氏素精明魏客深憚之后方姓腰痛客氏密布心腹宮人奉御無狀墮馬又于上郊天之日掩殺胡貴人以暴疾聞

四年春二月加錦衣衛田爾耕太子太保以其緝捕有功也爾耕尚書田樂之孫以軍功補雁錦衣附魏忠賢逆得

美擢 三月刑科傳樹疏參命都御史左光斗。吏科都給事魏大中詞引故內臣王安及中書汪文言。廢魏忠賢弟姪一人錦衣百戶。五月以許顯純掌北鎮府司理刑。六月左副都御史楊漣疏參魏忠賢二十四罪曰忠賢原一市井亡賴人耳。中年淨身賣入內地。初猶謬為小忠。小佞。以倖恩既而敢為大奸。大惡。以亂政。祖宗之制。以崇擬托重閣。臣責無他。委自忠賢。擅權旨意。多出傳奉。徑自內批。壞祖宗二百年來之政體。大罪一也。劉一璟周嘉謨同受顧命之大臣也。忠賢急于翦己之志。不容皇上不改父之臣。大罪二也。先帝一月賓天。進御進藥之間。實有隱恨。執春秋討賊之意者。孫慎行也。明萬古綱常之重者。鄒元標也。忠賢一則逼之告病去。一則噉言官論劾去。顧於護黨氣毆聖母之人。曲意綢繆。終于蠶玉。以贈其行。親亂賊而讐忠義。大罪三也。王紀鍾羽正先年功在國本。及紀為司寇。執法如山。羽正為司空。清修如鶴。忠賢一則使人交評于堂。辱而迫之去。一則與沈淮交構。陷之削籍去。必不容盛時有正色立朝之直臣。大罪四也。國家最重無如枚卜。忠賢一手握定。力阻前推之孫慎行。戚以私吏為他辭。以錮其出。是真欲門生宰相乎。大罪五也。爵人于朝。莫重廷推。去歲南太宰北少宰。所推皆黜陪貳。致一時名賢不安。位去顛倒。有常之銓政。掉弄不測之機。權大罪五也。聖政初新。正資忠直。乃滿朝薦文震孟等九人。抗論稍忤。忠賢傳奉。盡令降斥。屢經恩典。竟阻賜。緣長安謂皇上之怒。易解。忠賢之怒。難調。大罪七也。然猶曰外廷之臣子也。傳聞宮中有一舊貴人。以德性貞靜。荷皇上寵注。忠賢恐露己驕橫謀之私。比託言疾病。立刻掩殺。是皇上且不能保其貴幸矣。大罪八也。猶曰無名封也。裕妃以有喜得封。中外欣欣相告。忠賢以抗不附己。囑其私比。矯旨勒令自盡。是皇上不能保其嬪妃矣。大罪九也。猶曰在妃嬪也。中宮有慶。已經成男。乃繞電流虹之祥。忽化為飛星墜月之慘。傳聞忠賢與奉聖夫人。實有謀焉。是皇上不能保其子矣。大罪十也。先帝在青宮。四十年操心積慮。所以護持孤危者。僅王安一人耳。皇上倉卒受命。擁衛防護之中。亦不可謂無微忠。而忠賢以私忿。矯旨掩殺于南海子。是不但讐王安。而實敢於讐先帝之老僕。與皇上老犬馬。畧無顧忌。大罪十一也。今日獎賞。明日祠額。要挾無窮。王言屢褻。近又于河間府毀人房屋。以建牌坊。鑲鳳雕龍。于雲插漢。又不止於瑩地。擅用朝官規制。僭擬陵寢而已。大罪十二也。今日廢中書。明日廢錦衣。金吾之堂。口皆乳臭。誥勅之館。目不識丁。如魏良弼魏良材魏良卿等五侯七貴。何以加茲大罪十三也。因立枷之法。以示威。枷號家人者。欲扳陷皇親也。扳陷皇親者。欲動搖三宮也。當時若非閣臣力持。椒房之戚。天興大獄矣。大罪十四也。良鄉生員章士魁。以爭煤窰傷其墳。脉託言開礦而致之死。假令盜長陵一

叔土何以處之趙高鹿可為馬忠賢煤可為礦大罪十五也伍思敬胡遵道以侵占牧地細事而致之囚阱草菅人命使青旃赤壁之氣先結于壁宮洋藻之間大罪十六也科臣周士樸執糾織監一事原是在工言工忠賢竟停其陞遷使吏部不得專其銓除言官不敢私其封駁大罪十七也北鎮撫臣劉儁不肯殺人媚人自是在刑言刑忠賢以其不善鍛鍊竟令削籍明示大明之律令可以不守而忠賢之律令不可不遵大罪十八也科臣魏大中到任已奉明旨鴻臚寺傳單忽傳詰責及科臣覆奏台省文章又丹襄王言而煌煌天語朝夕紛更令天下後世視皇上為何如主大罪十九也東廠原以察奸細非常不以擾平民也自忠賢受事雞犬不甯野子傳應星等為之招搖引納陳居恭為之鼓舌搖唇傳繼教為之投畧設網片語違忤駕帖立下如近日之逮汪又言不從閣票不令閣知而傅應星等造謀告密日夜未已勢不至於典同又之獄刊黨錮之碑不已者當年西敬汪直之僭惡未足語此大罪二十也前韓宗功潛入長安偵探虛實往來忠賢私房之家事露始令避去大罪二十一也祖制不蓄內兵原有深意忠賢創立內操使羽黨盤踞其中安知無大盜刺客深謀不究之人識者每為寒心昔劉瑾招納王命曹吉祥傾結達官忠賢蓋已兼之大罪二十二也忠賢進香汾州餞騎之旗擁如雲婦王之趨隨耀日警譟傳呼清塵壑道人以為駕幸汾州及其歸也以車夫為遲故駕馭馬羽幢青蓋夾護環遮則已儼然乘輿矣大罪二十三也蓋寵極則驕恩多成怨聞今春忠賢走馬御前皇上曾射殺其馬貸忠賢以不死忠賢不自畏罪請死且進有傲色退有怨言朝夕隄防介介不釋從來亂臣賊子只爭一念放肆遂至收拾不住奈何養虎兇於肘掖間乎此又寸鬻忠賢不足盡其辜者大罪二十四也凡此逆跡左右既畏而不敢言外廷又皆觀望而不敢言即或內廷奸壯敗露又賴有奉聖客氏為之彌縫其罪戾而飾匿其回邪故掖庭之內知有忠賢不知有皇上都城之內知有忠賢不知有皇上即大小臣工又積重之所移積勢之所趨亦不覺不知有皇上而止知有忠賢宮中府中大事小事無一不是忠賢專擅反覺皇上為名忠賢為實且如忠賢已往汾州矣一切事情必星夜馳請意旨票擬必忠賢到始敢批發嗟嗟天顏咫尺之間忽漫不請裁而馳候忠賢意旨於百里之外事勢至此皇上威霸尚尊於忠賢耶疏入忠賢亦揣揣懼禍欲結輔臣韓爌為之地爌嚴拒不得已泣訴御前客氏又從中委曲調之遂令魏廣徵條旨廣徵素固結忠賢附為同姓連疏中復有門生宰相語廣徵恨之是時忠賢亦有疏辭廠疏先下備極温諭次日乃下連疏切責不少貸先是連疏成意欲於午門面奏出疾雷掩耳之計繕寫甫竟次日免朝恐丹宿則機棧且害成也遂循例封進故忠

賢得以彌縫連愈憤激葦補續以伺對仗忠賢聞之阻遏上不御朝者三日至四日乃出御皇極門刀劍倍於平時侍班官僚更為嚴謹左班諸臣不許擅出奏事而諸臣公憤愈甚繼連上書者捆至給事陳良訓魏大中許譽卿劉茂傅樞陳熙昌周之綱杜三英楊夢霖顧其仁胡永順朱大典陳奇瑜熊奮渭李精白孫紹沅陳維新楊維新御史袁化中周宗建劉芳劉廷佐李應昇房壯麗劉環胡良機喻思洵林汝翥胡士奇謝奇舉洪如鍾黃尊素梁元柱李光春張鑛翟學程劉之侍周汝弼李喬崙劉其忠宋政南科道徐憲卿趙應期兵部尚書趙彥詹事翁正春等卿寺朱欽相胡世實吏部郎中周維漣撫軍侯朱國弼等不下百餘疏先後申奏或專或合無不危悚激切俱不聽南京兵部尚書陳道亨等引疾杜門不與公事及見楊漣參疏忽奮擊扼腕曰國家安危誠在此舉吾備位大臣不言誰為言者即日出署合部院九卿諸大臣公疏以上凡十言指陳剴切疏入嚴旨切責道亨嘆曰此何時尚可在公卿間耶乃具疏力辭而去 屯田司郎中萬燦先授營繕司主事管寶源局疏請內監廢銅忤忠賢意至是燦復上疏白忠賢原名進忠今改名忠賢當亦顧名而思忠賢之義乎夫以忠賢珠玉盈筭金銀滿屋何求不得何欲不遂以此破廢銅器無足入其目當其心而亦必一手握定者其設心以為不若是無以操天下之利權既操天下之利權何難攬天下之政權奸雄用意最深蓄設甚毒臣有以窺其微矣疏入忠賢矯旨杖燦於午門外羣闖至燦厲聲呼而出辱殿於道涼幾危及至闕受杖忠賢命立斃之先是御史林汝翥葉向高鄉人也忠賢欲借之以傾倒向高會汝翥巡城有火者曹大傳國與挾人命劫財闖於塗汝翥欲參之皆願受杖免參翥信其無他也即杖之數日後萬燦禍作忽中旨逮汝翥廷杖汝翥懼出亡羣闖疑向高匿之百餘人直入其廬辱及婦女嫖辱坐索向高奏之置不問至七月林汝翥自詣遵化軍門獄蓋翥懼未受廷杖先殞命於中涓之私殿故逸出都門詣遵化撫臣獄求為代題各道潘雲翼等疏救不聽執前旨如故已而被杖創甚幾斃向高奏曰楊漣一人之言容有過激未幾而諸疏繼至矣又未幾而臺臣九卿復有公疏舉朝聞然即臣等亦被其指摘甚者款其為忠賢畫策富與焦若同傳矣臣地居密勿不敢自同于廷臣即受疑受疑情固甘之惟是皇上念忠賢則當念所以保全之而今日保全忠賢之計莫如聽其自請且歸私第遠勢避嫌以釋中外之心使天下曉然知忠賢之無他其于轉禍為福直徹頃間耳至內操一事祖宗朝所無數千之甲兵于宮廷肘腋間在今日雖無可慮他日終屬隱憂疏上溫旨復悉數忠賢勤勞責羣臣附和 詔錦衣衛杖汪文官革為民 大學士葉向高予告回籍向高初相時猶可展布自忠賢專擅同官顧

東謙魏廣微希意阿旨。向高強半註籍。三十一上至是以御史林汝禽逸出羣閣圖。決意去初廣微以己意用墨
筆點緝紳一冊。分差等目為邪人其人則葉向高韓煥何如寵錢謙益成基命繆昌期姚希孟陳子壯侯恪趙南星
高攀龍楊漣左光斗魏大中黃尊素周宗建李應昇等約六七十人。密達于忠賢以漸擯斥。復手書所欲起用之人
黃克纘王紹徽王永光徐大化霍維華阮大鍼等五十六人。指為正人以次點用。至是向高去東謙居首。揆吏部謝
陞起用。至京見時政日非。勉終一選歸。且以書規廣微中旨。大拂廣微之意。史記事黃汝亨各有書以大義告廣微
咸拒不納。八月署國子監祭酒。禮部右侍郎蔡毅中監丞金維基博士門洞關鄧光舒王裕心助教張翰南徐伯
徵姚士儒孫世裕董天胤學正王永興將紹燧學錄聶雲翔杜士基典簿萬民懋典籍陳烈公疏劾魏忠賢上不問
穀中既與璫忤。四疏請告亦不許。九月左都御史高攀龍疏參貪汙御史崔呈秀革職聽勅。冬十月朔有事太
廟。上冕而升。百執事咸集。大學士魏廣微不至。迨飲福受胙。禮且告畢。踰階入班拜跪。吏科給事魏大中劾之曰。皇
上升殿。頒來歲之曆。四方萬國。誰不頌首奉行。其矯命雄行。獨奢安耳。廣微執政重臣。何以驚焉。不拜正朔也。皇上
於一日間行二大禮。頒朔不至。享廟則後。至其無禮於皇上。亦以甚矣。廣微上疏自理。且乞骸溫旨留之。廣微恨大
中甚。御史李應昇上言。閣臣魏廣微疏辨自謂罪止失儀。夫行禮悞錯始謂失儀。謹按大明律失儀朝賀者笞四十
祭奠失悞者杖一百。廣微尚可覲馬。入中書之堂乎。國家設立言官。稱耳目近臣。言及乘輿則天子改容。事關廟
則宰相待罪。廣微父允貞嘗為言官。公正發憤得罪。閣臣以去。聲施至今。廣微獨不念乎。奈何比之路馬斤之輩。
夫不與此輩為伍者。必另有一輩為緣。方今聖天子在上。賢公卿在下。廣微有何疚心之事。清夜抱慚。每見指摘。
自張皇若十手十目之暴。其隱也。廣微當退讀父書。保其家聲。毋倚三窟。與言官為難。異日亦可見乃父於地下。
切責之。降吏科都給事魏大中。吏部員外夏嘉遇。御史陳九疇。三級調外吏部尚書趙南星。左都御史高攀龍。乞
罷許之。大學士韓爌力爭不報。南星等狼狽去國。削吏部左侍郎陳于庭。右都御史楊漣。左僉都御史左光斗。籍
趙南星之去也。銓部以陳于庭代署西臺。以楊漣代署俱留中。及會推家宰漣以註籍不與其。所會推喬允升。馮從
吾汪應蛟。上仍以南星私人責之。并責楊漣。袁化中一時盡去。部署皆空。降御史房可壯。三級吏科許譽卿。沈惟
炳。河南道御史袁化中。各一級降。吏部文選司郎中張光前。三級俱調外。光前甫入署二旬。因南星等先後奉旨去
乃上疏曰。臣若緘默不言。為苟免之計。是賣友也。賣友之人。即是欺君之人。臣豈敢蹈欺君賣友。今皇甫規笑人千

載之上哉 冬十二月復建汪文言

五年春正月起崔呈秀復為御史呈秀為高攀龍所糾乃微服持賂叩忠賢願為忠賢子呼之以父忠賢大悅遂出中旨免其勘起用時忠賢竊柄動曰中旨兵科給事中李魯生阿忠賢意上言執中者帝宅中者王旨不自中出而誰出時論鄙之罷禮部侍郎何如龍右諭德繆昌期削太僕寺少卿劉宗周籍起用阮大鍼十一人二月大理寺丞徐大化劾楊連左光斗黨同伐異招權納賂命侯汪文言逮至鞠之削御史周宗建李應昇黃尊素張慎言籍工部主事曹欽程復劾趙南星周宗建張慎言李應昇高攀龍黃尊素鄒維連魏大中大約証以受熊廷弼賂以汪文言為之證三月上視太學魏忠賢王體乾擅改儀注賜坐而大臣不得賜茶五月上祭方澤還宮即幸西苑時日已曠忠賢與客氏乘大舟飲酒歡甚上獨與宦暨二人泛小舟蕩漾上身自刺舟一璫佐之相顧笑樂忽風起舟覆上及二璫俱墮水中二璫死馬上救免忠賢及客氏相顧錯愕而已詔肅甯縣建坊賜勅旌獎魏忠賢并廢其弟姪一人都督僉事特賜璽書褒美錦衣衛都督田爾耕仍命所司資之羊酒建坊以示眷答至意時修舉屯政以濟軍需爾耕乃捐田七千餘頃以佐縣官之急故下璽書美之錦衣衛指揮掌北鎮撫事許顯純勘問汪文言獄辭連及趙南星楊連左光斗魏大中繆昌期袁化中惠世揚毛世龍鄒雄璉鄧漢盧化鰲夏之令王之宋錢士晉徐良彥熊名過施天德等略曰移宮建議原為立名躡等之資整頓銓政實是偏聽招權之藉布買命之金而楊雄之刑停啓賄賂之門而陞遷之法濫總文言得力於父事王安結納權要濁亂朝政請勅法司研鞠已而忠賢矯旨仍命顯純訊之於是周朝瑞黃龍光顧大章并以求緩楊熊獄入馬初文言再以詔獄鍛鍊兩月餘弗屈有旨杖之百其甥悲失聲文言叱曰孺子真不才死豈負我哉而效兒女子相泣耶至是下獄嚴鞠者四酷刑備加弗屈如故最後不能堪始仰視許顯純曰吾口終不似汝心任汝巧為之我承焉可也顯純証魏周諸人以賊文言蹶起曰天乎冤哉以此饒清廉之士有死不承六月九門提督太監金良輔劾御史倪文煥擅責官軍文煥求解於崔呈秀呈秀引入瑞幕青衣叩頭珍奇羅列求為忠賢義子閱數日即舉疏劾周順昌等以逢其意忠賢悅自此入幕用事秋七月下楊連周朝瑞左光斗顧大章袁化中於北鎮撫司初獄上擬連以移宮一案許顯純等相與謀謂不引入移宮則罪名不大不假借封疆則難與追賊遂坐以受熊廷弼賄連等不肯承而顯純筆楚甚醒無生理左光斗曰彼殺我有兩法乘我之不服而亟鞠以斃之又或陰害於獄中徐以病聞耳若初鞠輒服即送法司或無死

理於是靡馬承順遂五日一比慘毒更甚。比時囂囂跪階前。訶詬百出。裸體辱之。弛紐則受榜。弛錄則受夾。弛榜與夾。則仍戴紐錄。以受棍創。痛未復。不再宿。復加榜掠。後訊時。皆不能跪。起荷桎梏。平臥堂下。見者無不切齒流涕。材官將應陽。因能廷弼。下獄代為投揭。白其寃。時入監左右之。魏忠賢緝獲。以其所携遼東圖畫。指為妖書。以獻上。命寃重。辟加廢忠賢。以羊酒銀幣賜之。八月。御史張納。上書論東林書院。詆鄒元標。孫慎行。馮從吾。余懋衡。俱削籍。副都御史楊連卒於獄。連身事三朝。親受光宗顧命。自下獄。體無完膚。及其死也。土囊壓身。鐵釘貫耳。僅以血濺衣。裹直棺中。後輓歸無地。置於河側。母妻俱棲息城樓。而忠賢仍令撫按追贓。吏科都給事魏大中。卒於獄。其子學洵死之。大中家徒四壁。卓然以名教自持。熊楊之獄。大中力言宜置重辟。諫草傳布。而竟誣以熊楊賄賂。坐贓死。方溽暑。殷雷旨。故遲遲不下。越六七日始出尸。穴中尸潰甚慘。方被逮時。其子學洵徒跣攀號。欲隨之。北大中曰。覆巢甯有完卵。耶父子俱斃。無益也。學洵微服間行。尾緹騎刺探起居。抵國門。邏卒四布。則變姓名。匿旅邸中。晝伏夜出。以救其父。迨獄益危。榜掠益毒。度無生理。欲揭登閣鼓。上書自刎。已而不果。扶觀歸朝。夕號哭。未嘗入寢室。勺水不進而死。決能廷弼於市。僉都御史左光斗。卒於獄。先是楊連疏。上魏廣微惡之。時有謂廣微者曰。楊連攻魏公。波及於閣下。公知其故乎。曰不知也。曰出疏者楊連。造意者左光斗。潤色者繆昌期也。吾為閣下足了此事矣。廣微首肯。遂與盟。投旨於御史陳九疇。發其端。而旋以會推彰其事。復理移宮。為傷孝。垂簾為阿黨。定策元勳。為居功。及再鞠。改為封疆。誣以贓矯。旨五日一比。竟斃於獄。九月。賜魏忠賢印文曰。顧命元臣。客氏印文。欽賜奉聖夫人。顧大章下獄。尋卒。冬十月。逮御史惠世揚。夏之令於獄。刑部侍郎朱世守。大理寺丞楊一鵬。兵部侍郎劉策。布政陸完。學削籍。中書舍人吳懷賢。下獄。懷賢以忠賢傾陷忠良。目擊不平。時聞郎報見楊連。有二十四罪之疏。擊節稱快。旁註曰。當如任守忠。即時安置。適工部吳昌期。以劾忠賢還籍。懷賢服其不阿。遺書稱之。為事極必反。反正不遠。辭多激烈。凡對書及貽書親朋。輒寓感憤義形於色。同官傅應星。入官。忠賢即逮之。下獄。拷死。籍其家。妻程氏以驚死。十一月。以崔呈秀為工部右侍郎。歲加魏忠賢祿米一千二百石。為殿工也。呈秀初倚許秉燾。通忠賢。至是殿工興。忠賢借督工。無日不與崔呈秀相見。屏人密語。移時呈秀授黨人姓名。如天鑿等。錄忠賢奉為聖書。一時梁夢環。李魯生。曹欽程。各獻諛入告。而追贓嚴比等旨。俱自顧秉謙出之。天鑿錄首列東林。葉向高。韓爌。孫承宗。劉一燝。趙南星。楊連高。攀龍。左光斗。孫居相。李邦華。喬允升。王洽。曹于汴。李騰芳。錢謙益。姚希孟等。次列東

林之黨孫鼎相徐良彥熊明遇沈惟炳熊蒼清侯恪等又列真心為國不附東林願秉謙魏廣微王紹徽王永光霍維華徐大化周應秋崔呈秀閻鳴泰王在晉楊維垣卓邁倪文煥李魯生吳惇夫孫國楨劉廷元等同志錄者首列詞林部院卿寺則陳宗器韓維思易應昌張澂等臺省則黃尊素李應昇劉芳張慎言惠世揚房可狀章允儒劉鴻化侯恂游士順等部屬則賀煊張光前孫必顯汪如亨等點將錄者首曰天罡星托塔天王李三才及時雨葉向高浪子錢謙益聖手書生文震孟白面郎君鄭鄞霹靂火惠世揚大刀楊連智多星繆昌期等共三十六人地煞星神機軍師顧大章旱地忽律游大任鼓上阜汪文言等共七十二人揚州知府劉鐸下獄僧本福撰鐸贈三詩至京為其語多譏刺遂逮之錦衣衛指揮僉事高守謙毆翰林丁乾學斃之乾學試典江西試策中引汪直劉璟觸怒忠賢降級調外未及赴守謙與乾學有舊憾遂嗾忠賢使二十餘人擁入乾學廬矯稱有詔乾學俯伏就逮守謙諸人叢楚交下乾學創甚尋卒時科臣陳熙昌詞臣陳子壯亦以試錄有庸主失權英主攬權等語亦削籍戊吏部尚書趙南星南星以忤沈一貫削籍家居三十年其入朝也大理寺卿周應秋知其柄用郊迎結歡南星益鄙之歎曰吾入山三十年安知士風至此乎見大學士魏廣微廣微父魏允貞與南星善以父執自居廣微因力排之中旨削奪巡撫山西郭尚友誣其贓追論成振武衛子清衛戍莊浪衛南星日短衣執士伍卒於戍所六年春正月削曹欽程籍為民欽程以媚璫劾周宗建諸人稱忠賢為父讎秩太僕寺卿復與同黨不合忠賢厭薄之遂責其敗羣削籍出都門時再拜忠賢前云君臣之義已絕父子之恩難忘遂倉卒踉蹌而去命修三朝要典以紅丸挺擊移宮三案編輯成書蘇杭織造太監李實疏劾南京巡撫周起元松江知府張宗衡同知孫應崑詔逮之時李實特印空疏遣人持至京奉忠賢忠賢令李朝欽李永辰屬草而命孫昇書之以上三月御史周宗建下獄宗建屢劾魏客恨之先是為曹欽程所誣逮至詔獄鞠時善楚較厚更毒宗建偃臥不能出聲許顯純指罵之曰此時尚能說魏公不識一丁否蓋忠建前疏魏忠賢有目不識一丁語也卒斃於獄遼人武長春往來京師魏忠賢指為間諜緝之以邀功竟磔之以獲武長春功封魏良卿肅甯伯世襲并賜養贍田七百頃忠賢用事獎勅約百道閣臣撰勅全倣曹操九錫文為之先是掌司禮秉筆者非公事不得出忠賢獨招搖畿輔以恣馳逐每先期治儲待於停驂所在數千百騎絡繹不絕民間皆焚香挿柳於戶又以輿夫遊駕四馬輿青蓋羽幢環遮火擁疾於飛鳥凡朝中草疏亭水貞必遺急足馳白即百里外一日常再往返章疏至分閱者王體乾梁棟李水貞石元

雅徐文輔有闕切者。鈴以寸紙。又必捏一指。甲痕重。為識。永貞等以次朗誦。而體乾為疏。其意旨焉。左諭德繆昌期下獄。昌期湖廣典試策語。侵魏忠賢忠賢。以昌期負文名人望。所屬不即發。及楊漣二十四罪。疏昌期為之屬草。忠賢深恨之。昌期往告葉向高。以清君側之惡。向高唯唯。昌期色變而出。韓爌富國。頗信昌期。益持正議。及爌去。越南星高攀龍。逐楊左削奪。昌期日慷慨置酒。餞別忠賢。愈使人言於朝。曰。昌期何人。敢留此送客耶。昌期請告忠賢。矯旨勒閑。任忠賢嘗營墳於玉泉山。遣人詣昌期乞墓碑。昌期瞋目。曰。吾生平。恥為設墓。豈肯順瑞旨耶。客曰。身處虎尾。不畏其噬。子壽甯事可鑒也。昌期大恚。曰。壽甯曾困李獻吉。今日壽甯安在。忠賢怒益不解。至是起大獄。與周順昌同詔獄。為許顯純所斃。左都御史高攀龍卒。攀龍削籍。歸居杜門。著書。聞緹騎至。焚香沐浴。親手繕遺疏。封固。以授其子。其子世儒。曰。事在方圖之。乃給家人。令各自寢。息勿得驚恐。夜半密起。整衣冠。望闕叩頭。自投於園池。次日世儒。闕戶。寂無人聲。啓視之。留詩以寓意。亟走池中。出尸。因以遺疏附呈。疏曰。臣雖削籍。舊屬大臣。大臣不可辱。辱大臣。則辱國矣。謹北面。以效屈平之遺。君恩未報。願結來生。望使者持以此復。皇上忠賢復矯旨。逮世儒。吏部主事周順昌。下獄。順昌吳縣人。時緹騎至魏大中。被逮。遇吳順昌。周旋累日。臨別涕泗。即以女許配其孫允柁。緹騎促大中行語。侵順昌。順昌張目。叱之。曰。若不知世間。有不畏死男子耶。若曹歸語。爾忠賢。我即故吏部郎周順昌也。大中下獄。御史倪文煥。即以締婚事。劾順昌。削籍。內臣李實。復疏。順昌攀龍。應昇尊。素宗建五人。俱矯旨逮擊。緹騎挾威橫行。所至索金數千。宗達。連行未三日。而逮順昌者。復至。吳中沸然。士民素德順昌。聞其逮。不勝冤憤。吳令陳文瑞。順昌所拔士也。夜半叩戶求見。撫牀夜慟。公曰。吾固知詔使必至此。特意中事耳。毋效楚囚對泣。顏色不變。語良久。令請順昌入治裝。舉家號慟。順昌笑曰。無事。亂人懷也。願案上有素榜。徐曰。此龍樹菴僧。屬我書者。我向許之。今日不了。亦一負心事。乃題小雲棲三字。後識年月。投筆而起。改囚服。出門。士民擁送者不下數千人。順昌出赴使署。開讀。巡撫毛一鷺。至署。諸生五六百人。王節。楊廷樞。劉羽儀。文震亨等。遮中丞。懇其疏救。一鷺汗流不能出一語。緹騎見議久不決。手擲銀鐺于地。厲聲曰。東廠逮人。鼠輩何敢置喙。于是市人顏佩章等前問曰。旨出朝廷。乃東廠耶。緹騎曰。旨不出東廠。將誰出。眾怒。闕然而登。蓋殿。緹騎立斃一人。諸司不復相顧。順昌榜徨立久之。無所屬。步詣府署。通緹騎之。逮黃尊素於浙者。舟泊胥門。要挾需索。聞變。焚其舟。沈駕。帖於河。緹騎皆泗水道。不復往。浙時有謂順昌者曰。公不幸遭清流之禍。忠良無得全者。矧今日變因公起。恐徒自苦。順昌數曰。以我一人貽禍。

桑梓死且目不瞑我豈不自裁然順昌小臣也豈得引高公不辱之意乎今我赴都必死則死所高皇帝以建旌元
克以清君側之惡手書別親友以三月二十六日行人無知者就詔獄顯純拷比倍酷身無完膚罵不絕口無一語
哀乞好義者醵金代其納贖顯純令獄卒私殞之臨死短章祈以尸諫獄卒見而毀焉魏良卿請第宅朝房工部
議如李成梁例給庫銀一萬九千兩為第宅之價以武清伯西朝房改付從之御史李應昇下獄忠賢擅權應昇
草十六事欲上會楊漣先發遂易稿以奏忠賢切齒嗣後救萬燻有疏劾魏廣微有疏廣微見疏棄擲于地不食者
三日欲廷杖之讀至異日何以見乃父于地下氣歎乃已方駕帖之將至也應昇獨立門側佇望使未一無他顧惟
入慰父母云兒此去或邀君恩得以生還慎勿憂念縣令至門奮身就道登舟作賦畧無抑鬱之色至獄亦拷之卒
之前一日寄詩別親友遺書戒子詩有云白雲渺渺送歸夢春草凄凄泣路岐寄與兒曹焚筆硯好將犢聽黃鸝
聞者傷心焉戊毛士龍削夏嘉遇姜志禮王心一劉大受等籍御史黃尊素卒于獄卒前一日獄吏告尊素曰
公休矣內傳欲斃公公何語即書以寄家尊素畧不及他事即於三木上賦詩是夜卒五月王恭廠災兵部尚書
王永光請寬訟獄停工慎票旨給事中彭汝楠御史高弘圖亦言之俱削籍未幾降勅獎忠賢撲滅雷火功從尚
書韓貞之請也六月命遠吳養春等養春歛縣人家世饒富祖守禮常輸邊二十一萬養春官中書有黃山收息
不實又准浙中鹽與從兄弟計訟置僕吳榮于獄榮脫入京訴于東廠誣其私占黃山歷年獲租稅六十餘萬金忠
賢遂矯旨逮養春至京坐養春贓六十餘萬程夢庚贓十三萬六千其山場木值估價三十餘萬命官變易之以助
大工忠賢以能發奸剔弊歷錦衣衛指揮時養春等俱拷死工部遣主事呂下問至歛追產吳氏家已破其妻女俱
自縊呂下問專召富家派買坐累至破家者甚多激民變下問遁回忠賢復命太僕寺丞許志吉至歛續追志吉即
徽人其酷不減下問殺揚州知事劉鐸方鐸下獄時李承恩方震蕩同繫獄鐸與二人相得甚洽會鐸以前詩乃
歐陽暉所作事白得釋遂為承恩行金救免為張體乾所緝獲體乾欲媚璫遂誣劉鐸與假官曾雲龍同謀乃情道
士為方景陽咀囁厥臣忠賢聞之怒甚即使谷應選逮景陽至榜掠數百景陽不勝楚誣服然景陽實未識鐸具獄
時鐸亦不復與景陽面質獄成始擬戍既擬絞忠賢矯旨令從重擬是時景陽已斃于獄而刑部尚書韓貞承忠賢
意竟擬斬決不待時疏上報可方貞再鞠時語鐸曰當今之時以己功名為重耳他人生死何與已事鐸曰一時之
功名有限千秋清議難逃貞大恨之撲之二十未幾詔斬於西市并戮景陽屍浙江巡撫潘汝楨議為忠賢建祠

字乞賜額從之時汝頑疏先至而巡按劉之侍疏遲至一日忠賢怒削奪之 命都御史周起元下獄拷死 九月
削廣西副使曹學佺籍時學佺有野史紀畧一書議論與要典相反故削籍毀板 以皇極殿工成晉魏忠賢為上
公加恩三等原封肅寧侯魏良卿進爵國公賜鐵券世襲加吏部尚書侍郎周應秋等十八人宮保進秩金幣有差
馮嘉會崔呈秀廕子錦衣衛指揮世襲郭允厚薛鳳翔廕子入監徐大化孫杰升工部尚書科道郭興言加銜賜銀
幣有差加恩張惟賢等七人傅應星加太子太保李承錦加太子太傅魏士望等十四人升都督僉事各賜銀幣有
差又勅賜魏忠賢庄田二十頃甯國公祿米照魏國公例歲支五千以示酬眷至意 蘇杭織造李實奏獻臣祠宇
已建乞授杭州衛百戶沈尚文等永守祠宇世為祝釐崇報上允之建祠于西湖之麓居闢壯繆岳武穆祠之中備
極壯麗閣臣縉紳施鳳來撰記張瑞圖書丹賜額曰普德子衿微有反唇者則守祠之豎叢殿之蘇州立普惠祠松
江立德馨祠者巡撫毛一鷺巡按徐告也淮安立瞻德祠揚州立沾恩祠者漕運郭尚友巡撫宋禎模許其孝也盧
溝橋立隆恩祠者工部郎中曾國禎也崇文門內立廣仁祠宣武門外立茂勳祠者順天府通判孫如冽府尹李春
茂立巡撫劉詔巡按卓邁戶部主事張化愚也濟甯立昭德祠河東立宸勳祠者巡撫李精白巡按李然黃憲卿
并漕運郭尚友也河南立戴德祠成德祠者巡撫郭增光巡按鮑奇謀守道周錡也山西立報功祠者巡撫牟志燾
曹爾禎巡按劉弘先也大同立嘉德祠者巡撫王點巡按張素養汪裕也登萊立報德祠者巡按李嵩也湖廣立隆
仁祠者巡撫姚宗文巡按溫奉謨也四川房山立顯德祠者工部郎中加侍郎何崇聖也陝西立祝恩祠者巡撫朱
童蒙巡按莊謙王大中也徽州立崇德祠者知府顏鵬也通州立廣仁祠者督漕內監李明道也通州昌平二鎮立
崇德彰德二祠者總督閻鳴泰也密雲立崇功祠者巡撫劉詔巡按倪文煥也林衡署中立水爰祠者庶吉士李若
林也嘉蔬署中立洽恩祠良牧署中立存仁祠者上林監丞張永祚也福建則絕未有請江西亦最後明年六月內
方題建賜隆德祠者巡撫楊廷憲巡按劉述祖也各曲意獻媚務窮工作之巧據民田墓伐人樹木無敢發聲其上
食饗祀一如王公像以沈香木為之眼耳口鼻手足宛轉一如生人腹中肺腑皆以金玉珠寶為之衣服奇麗髻上
穴空其一以簪四時之花一祠木像頭稍大小豎上冠不能容匠人恐急削而小之以稱冠焉小豎抱頭痛哭責匠
人 薊州道胡士容下獄士容任薊州督師有聲崔呈秀薦其妻弟蕭惟中宋珏等為守備私人鄭冲宇等為中軍
不從且置之法欲達祠于薊州士容又勿聽遂激忠賢怒矯旨逮之許顯純拷掠最毒幾斃 大學士顧秉謙同籍

冬十月順天府丞劉志選上言張國紀怙惡不悛上下旨切責國紀后父也后賢明客氏忘之誣稱后非國紀女
幾搖天聽忠賢嗾忠選及御史梁孟環論之志選疏有丹山之穴藍田之種等語尤悖逆上一日幸后宮願見几上
書一券問后何書曰趙高傳也上默然忠賢益怒至日伏壯士數人於便殿上御殿搜得之懷及上大驚送殿衛忠
賢乃誣后父國紀謀立信王為不軌欲興大獄謀之王體乾曰主上凡事憤憤獨于夫婦兄弟間不薄脫有變吾輩
無賴矣忠賢懼乃亟殺之以滅口事得寢

七年春正月削禮部尚書李思誠吏部主事于志舒懷來兵備邱志充籍命錦衣衛連志充同上林監署承王家棟
下獄家棟以太醫院醫士授署丞出入崔呈秀門時戶部主事于志舒託家棟通賄呈秀得除吏部而懷來兵備邱
志充亦與棟有交囑棟營求呈秀謀升太僕寺卿棟暮夜攜賂呈秀適遇廠中旂尉獲之棟倉急往呈秀家叩門求
解時呈秀與禮部尚書李思誠接壤而居遂誣以此所以賂思誠者忠賢疏發其事而思誠實不知也因削籍魏
忠賢欲任天下兵柄以提督忠勇營內操大監劉應坤陶文紀用鎮守山海關又命司禮監涂文甫總督太倉節慎
二庫原任司禮監崔文昇李明道總督漕運疏通河道凡司道以下俱行屬吏禮李明道至淮以淮安道楊廷槐不
廷跪參論削籍削翰林陳仁錫文震孟鄭鄞籍撤孫文多顧同寅罪斬文多仁錫籍也嘗時策論嘲時忠賢知之
因誣文多造妖言謗朝政置重辟所指妖言者則韓愈原道篇欽天監步天歌也先是仁錫在講筵因王恭廠火災
又見正人居戮忠賢竭土木不休講時不避忌諱忠賢怒復以不撰甯國勅怒愈甚遂命許顯純擬文海獄詞連仁
錫等因削職追奪誥命夏四月遵化道取如杞下獄時劉詔巡撫順天行縣至甯甯叩首於忠賢家及謁祠見忠
賢像即行五拜三叩頭因立生祠諭意於如杞不應祠成又欲率如杞往拜如杞半指而出事聞忠賢怒令詔疏劾
之疏連入而如杞遂下獄遣三王之國忠賢包藏禍心故有是遣五月監生陸萬齡請建魏忠賢祠於國學之
旁謂孔子作春秋而忠賢作要典孔子誅少正卯而忠賢誅東林許之秋七月以邊功加恩魏忠賢三等廢弟姪
三人錦衣衛指揮世襲王體乾等各有所差既而以廠臣安攘天下封魏鵬翼安平伯三殿告成加甯國公魏良卿太
子太保襲伯爵錦衣衛指揮魏明望進秩少師封魏良棟為東安侯時良棟僅三歲鵬翼二歲世襲賜奉聖夫人客
氏金幣加恩三等廢一人錦衣衛指揮使世襲以田吉為兵部尚書霍維華總督劉遵袁崇煥不為魏忠賢所喜
邊功不敘恩蔭維華請以已蔭讓之上下旨切責初維華內弟陸蓋臣為午門瑤得通於忠賢因進仙方靈露飲其

法雜取秬糯諸米淘盡入本甑蒸之甑中底安長頸大口空銀瓶一米漸添漸熟水漸熟漸易而瓶中之露滿矣乃米穀之精也上飲而甘之以餘滙分賜近侍及上不豫忠賢歸罪於此因恚維華維華又偵知上彌留於是先與魏忠賢二八月以崔呈秀為兵部尚書少傅兼太子太傅仍兼左都御史奪情視事從來九卿未有兼官如呈秀者呈秀初以御史監工帶左都銜及晉司馬尚如故既竊兵柄復奪紀綱奪情視事不用綠墨上不豫禮部頒爵賞列封於羣臣謝恩之日即帝上賓之日也二十二日乙卯上崩初上病亟時召皇弟信王入諭以當為堯舜之君再以善事中宮為託及委用忠賢語既崩忠賢自出迎王入王危甚時羣臣俱在寓聞訃恐入朝之時有他變生死且不測厥明至殿門宦者持門不得入告以宜用喪服既改服又言未成服宜如常羣臣奔走出入者三氣喘且不續哀訴宦者乃得入既哭大行皇帝司禮太監王體乾及忠賢在喪次獨體乾語禮部備喪禮忠賢目且腫無所言羣臣出少頃獨呼兵部尚書崔呈秀入屏人語移時秘不得聞或曰忠賢欲自篡而崔秀以時未可止之丁巳信王即皇帝位九月東廠太監魏忠賢乞辭位不許奉聖夫人客氏出外宅國子司業朱之俊劾監生陸萬齡曹代請祠魏忠賢國學宜罪命下獄忠賢乞止建祠上優答之其前賜額如故餘俱罷止同時更有一張生者欲上疏以忠賢與孔子並尊入國學自稱見子路擊之遽殂給太師甯國公魏良卿少師安平伯魏鵬翼鐵券巡撫江西會都御史楊邦憲巡按御史劉述祖請建魏忠賢祠不許冬十月巡撫登萊孫國楨報宣州之捷敘及廠臣論賞廕魏忠賢王體乾徐應元崔呈秀各錦衣衛指揮同知御史楊維垣劾兵部尚書崔呈秀呈秀奏辨求守制不允維垣再疏劾之維垣黨忠賢首糾顧大章入熊廷弼案羅織諸賢以嘗代其座師徐召吉謀攘戶部左寺郎魏廣微銜之故未大用至是維垣遂首與其黨馭然未敢直指忠賢也工部主事陸澄源上言四事正士習糾官邪安民生足國用其正士習畧曰比來士氣漸降惟以稱功頌德為事廠臣魏忠賢服事先帝論功行賞自有常典何至寵踰開國爵列三等也外庭奏疏不敢名書姓盡廢君前臣名之禮釐祝遍於海內奔走狂於域中士習漸衰莫此為甚兵部主事錢元愬上言魏忠賢以梟獍之姿供綴衣之役先帝念其服勤左右假以事權羣小蟻附勢漸難返稱功頌德布滿天下幾如王莽之妄引符命列爵三等昇於乳臭幾如梁冀之一門五侯徧列私人分置要津幾如王行之狡兔三窟輿珍董寶藏積肅甯幾如董卓之郿塢自固廣開告誅鋤士類幾如節甫之鈞黨株連陰養死士陳兵自衛幾如桓温之壁後置人使先帝而早知其如此亦必有以處忠賢矣即皇上念其勤勞貸之不死宜勒歸

私第使國家無尾大之患魏良卿輩既非開國之勳又非從龍之寵安得玷莖茅土自宜襪革至告討獲賞之張體
乾假棟驟貴之楊震夫頭乘轎之張凌雲委官開棍之陳大同號稱大兒之田雨耕富國契友之門大始凡為爪牙
俱宜明暴其罪或殛或放而奸黨肅清矣貢生錢嘉徵上數忠賢之罪曰並帝內外封章必先闕白稱功頌德上配
先帝及奉俞旨必曰朕與厥臣自古未聞有此奏體曰後皇親張國紀於御前而折逆奸遂遭羅織欲置之死賴
先帝神明祇膺薄懲不然皇親危則中宮危矣曰弄兵祖宗朝不聞內操忠賢外脅臣工內逼宮闈操刀禁中深可
寒心曰無二祖列宗高皇帝垂訓中涓不許干預朝政乃忠賢一手障天流毒縉紳凡邊腹重地漕運咽喉多置腹
心意欲何為曰克削藩封三王之國莊田賜賚甚薄也而忠賢封公侯伯之士田膏腴萬頃曰無聖先師為萬世名
教主忠賢何人敢祠太學之側曰濫爵古制非軍功不侯忠賢竭天下之物力佐成三殿居然襲上公之爵醜不知
省曰邀邊功遠左用兵以來墮名城殺大帥而冒侯封伯曰傷民財郡縣請祠遍天下記祠所費不下五萬金敲骨
剝髓孰非國家之脂膏乎曰惡名器順天賢書崔呈秀之子鐸目不識丁遂登前列疏上俱報聞大監魏忠賢有罪
免甯國公魏良卿改錦衣衛指揮使東安侯魏良棟改指揮同知安平伯魏鵬翼改指揮僉事十一月甲子安置魏
忠賢於鳳陽籍其家初上神明默操忠賢黨與林立莫發其奸楊維垣首糾崔呈秀語侵忠賢而崔魏之勢衰後陸
澄源錢元愨直攻忠賢至錢嘉徵十大罪疏上忠賢不勝憤哭訴於上上命內侍讀嘉徵疏使聽之忠賢震恐喪魄
客魏相倚知信邸內監徐應元為上所任忠賢屈身事之餽以貨告之辭東廠印援為後勁應元果為間至是諫忠
賢鳳陽司香祖陵籍客魏二氏安置徐應元於顯陵尋謫戍丁卯諭兵部曰逆惡魏忠賢擅竊國柄誣害忠良罪當
死姑從輕降發鳳陽不思自懲素蓄亡命之徒環擁隨護勢若叛然令錦衣衛擒赴治其罪庚午魏忠賢宿皂城尤
氏邸舍其黨密報上旨知不免夜同李朝欽自經忠賢初直東宮有道人宿朝天宮日歌市中曰委鬼當朝立茹花
滿地紅蓋指客魏也至是始驗下魏良卿鎮撫司獄庚辰奉聖夫人客氏有罪誅先是籍其家命太監王文政嚴訊
之得宮人絛身者八人蓋出入掖庭多携其家侍媵莫如呂不韋李園事也上大怒立命赴浣衣局掠死子侯國興
下獄良卿國興俱伏誅客光先客璠楊六奇等永成光先璠客氏之兄子六奇忠賢之婿也初忠賢肆惡皆客氏成
之忠賢賄客氏必屏宮人密語移時其危中宮害裕妃成妃用王體乾殺王安等皆客氏造意也天啓初橋旨慰留
客氏皆體乾為之客氏在宮中乘小轎內宮負之如妃嬪之儀然自視為上八母之一誕日上必臨幸升座歡飲賞

月... 卷之十一

三五

資無限中宮皇貴妃迫不及也客氏往私宅內侍王朝忠等數十人着紅玉帶前驅客氏盛服倩粧乘輿由嘉德門
 經月華門至乾清宮前亦不下輿出西下馬門傳殿侍從之盛遠過聖駕燈炬簇擁熒然白晝衣服鮮華儼若神仙
 都人士所罕見也其到私宅升廳事自管事至近侍挨次叩頭老祖太太千歲之聲喧闐震天各以銀幣犒答之欽
 賜金幣無算每日三時較御前膳以賜絡繹不絕在外或任旬日忠賢促之始入出入皆以五更忠賢亦有私第與
 客氏居斜對不遠先是熹宗崩上準歸私第客氏五更哀服起梓宮前出一小函用黃色龍袱包裹皆先帝胎髮痘
 痂及累年剃髮落齒指甲等痛哭焚香而去良卿謹慎稍善言詞國興昏愚與人坐輒欠伸入夢鄉至是俱駢首受
 戮嬰孩赴市有眈睡未醒者天下以為慘毒之報無不快之 給事中許可徵劾崔呈秀下吏部勘處都給事中吳
 鴻業論吏部尚書周應秋南京兵部右侍郎潘如楨及呈秀子倬舉呈秀歸荆州列姬妾羅諸珍異器縱飲一卮
 即擲壞之飲已自經其子鐸覆試僅構二義削籍戍邊廷議呈秀死有餘辜命法司按律暴其罪於天下 河南道
 御史倪文煥吏部郎中周良材工部尚書吳淳夫吏部尚書周應秋兵部尚書田吉太僕寺卿白官始尚寶司卿魏
 撫民並劾免 東廠太監張體乾漕運太監李明道崔文昇免 復先帝成妃李氏裕妃張氏封號右都督張國紀
 爵 釋劍鎮兵備耿如杞於獄復其官 提督操江都御史劉志選削籍 復撫甯侯朱 弼俸 復故太監王安
 官予祭葬立祠慰勞 降太監李實奉御安置南京徐文輔司香鳳陽 尚書楊夢環孫杰左副都御史李燧龍免
 戶部員外王守履奏逆黨文臣崔呈秀田吉吳淳夫李燧龍倪文煥為五虎武臣田爾耕許顯純孫雲鶴楊震崔
 應元為五彪命削爾耕籍籍其家爾耕貪婪好羅織諸臣榜掠慘毒皆爾耕為之 御史楊維垣參太監李承楨劉
 若愚佐逆御史卓邁亦言承貞習於文字其惡過於忠賢遂下承貞獄戍顯陵初承貞辭任聞忠賢敗其黨徐應元
 王國泰俱危 餽太監王體乾王永祚王文政各五萬金懼泄以獻內承運庫承貞知之即遁久而獲之赴戍所
 十二月監生王之鼎劾大理寺副許志吉借黃山一案毒害民命下志吉於理 初監生胡煥猷論大學士黃立極
 施鳳來張瑞圖李國樞當魏忠賢專權揣摩意旨專事逢迎浙直建祠各撰碑稱頌宜亟罷罷併糾督撫按之請祠者
 法司引臥碑生員禁言事律論杖除名立極等各上疏辨言忠賢碑文使其食客遊士自為之至於取旨褒贊則文
 書官稱上命擬票臣等不能盡職計惟有見幾之作而忠賢不惟視臣等去就輕即視臣等死生亦輕不得已徘徊
 其門冀有毫髮之益於國則亦少盡區區之心耳鳳來疏中並引及陳平周勃狄仁傑事上優答之 太常寺卿阮

大鍼論魏忠賢之罪。且辨要典勒入臣名。釋大理寺少卿惠世揚。御史方震孺。獄李承恩論減郵工部郎中萬燦。定逆案先將五虎五彪下法司議罪。時呈秀已伏法。獲龍淳夫文煥吉追贓遣戍。爾耕顯純死。應元雲鶴實戍邊。懷宗崇禎元年春正月。召前兵部尚書霍維華。維華辭勅命且述忤瑞始末。薦周道登郭華不允辭。法司追論魏忠賢等罪。上命礫忠賢於河間。斬崔呈秀於冀州。又戮客氏屍。尋復誅許顯純田爾耕天下咸快之。阮大鍼請合計先朝奸狀。畧曰。汪文言以徽州庫吏。逃罪投王安幕下。引左光斗入幕。務官之疏紛紛迎合。此中外謀傾宮閣之始。御史曹繼春疏揭力爭。汪文言等嗾臺省譏王安。佐楊連左光斗。繼春削職。此中外謀殺言官之始。吏部尚書周嘉謨雅重能。廷弼復任經略。而重處姚宗文馮三元。此中外謀危封疆之始。汪文言處霍維華以謝王安。逆閣效之。遂戚畹。擢中官。此中外謀危母后之始。時逆黨次第伏法。二月免楊連能廷弼等誣職。戶部尚書曹爾楨免。爾楨撫山西祠魏忠賢。明年追論削籍。御史高弘圖劾順天府丞劉志選。太僕寺少卿梁夢環。順天巡撫劉詔。媚瑞俱逮之。下太監李永貞劉若愚李實於獄。永貞粗通文墨。為司禮秉筆。導李實往蘇松織造。誣陷周起元。周順昌等若愚博洽典故。永貞每詰問之。俱為言官所劾。尋誅李永貞共籍銀二十七萬。大監崔文昇下獄。戍南京。五月兵部推戎政尚書霍維華署督師事。工科給事中顏繼祖上言。維華狡人。瑞熾則借瑞。瑞敗則攻瑞。擊楊左者維華也。楊左逮而陽為救者亦維華也。以刑科給事中三年。躐致尚書。無敘不及。無資不加。即維華難以自解。乞禡革。以儆官邪。遂罷維華。行邊。尋免官歸。太僕寺少卿楊維垣削籍。御史鄒胤祚劾維垣為逆瑞私人。占氣最先。轉身最捷。貪天為功。沽名反覆。故有是命。光祿寺卿阮大鍼免。大鍼意也。至是御史毛羽健劾其黨。邪明年追論中。閔宜補大鍼。廷議以太鍼貪邪。遂授魏大中。其後左魏被陷。皆大鍼意也。至是御史毛羽健劾其黨。邪明年追論削籍。兵科給事中李魯生。太僕寺少卿李藩。相繼免。魯生當忠賢之時。迎合中旨。倡為執中之說。李藩督學。建忠賢祠。至是給事中顏繼祖。御史王之朝。劾罷之。魯生藩故與禮科給事中李恒茂。號三李。謠曰。官要起問三李。都察院左僉都御史曹繼春。免。先是繼春首事。移官削籍。楊左去中旨。復繼春官。上嗣位。踰月。繼春督學南畿。馳疏劾忠賢。恬權流毒。狀累遭內臺。至是劉新棟劾其變詐。明年削籍。編修倪元璐追論大學士顧秉謙。魏廣微。媚瑞奪恩。陰廣微尋削籍。上曰。故輔魏廣微。持國柄。授逆瑞。毒遍海內。實為禍首。其以先朝舊例。除名為民。以為人臣附奸不忠者戒。六月。前吏部尚書周應秋。戶部尚書黃運泰。兵部尚書門鳴泰。太僕寺卿郭興治。御史卓邁。並削籍。

明史紀事本末 卷三十一 三十一

南京兵部尚書范濟世免。以言官劾其媚璫也。大學士楊景辰新被命亦以豫修要典罷。誅前提督巡捕營張體乾。谷應選。八月前兵部尚書邵輔忠。戶部尚書李精白。黃憲。翰林院編修英孔嘉。削籍。孔嘉微時故怨族人。及登第。因詰奏黃山之案。傾陷數百家。九月。協理京營兵部尚書呂純如免。

二年春正月。召大學士韓爌。李標。錢龍錫。吏部尚書王允光。刑部尚書喬允升。左都御史曹于汴。定逆案論。以首開諂附。傾陷擁戴。及頌美不置。并雖未頌祠。而陰行贊導者。據法依律。無枉無徇。初。逆璫既伏法。上欲因臺諫言。定逆案。大學士韓爌。錢龍錫。不欲廣搜禁錮。僅列四五十人。以請上大不悅。再令廣搜。且云。當皆重處。輕則削籍。閣臣又以數十人。進上怒。其不稱旨。諭以稱頌贊導。速化為題。皆書列入。又曰。忠賢一人在內。苟非外廷逢迎。何處至此。且內臣同惡。亦常入之。閣臣以外廷不知內事。對上曰。豈皆不知特畏任怨耳。聞日召閣臣。指黃祿所封章疏。勸勸示。閣臣曰。此皆璫實迹也。宜一一按入之。閣臣知勢難遺漏。乃云。臣等職司輔導。三尺法非所習也。乃呼王永光問之。以吏部止諸考功。不習刑名。對乃召喬允升。曹于汴。參定之。二月壬子。召廷臣於平臺。問張瑞圖來宗道。何以不在逆案。對曰。二臣無實事。上曰。瑞圖善書。為璫所愛。宗道祭崔呈秀。母稱在天之靈。其罪著矣。問賈繼春。何以不處閣。臣言。繼春欲善待選侍。不失厚道。後雖反覆。其持論間有可取。上曰。唯反覆故為小人。於是發原奏。并前紅本。未入各官六十九人。案列無遺。三月辛未。廷臣上欽定逆案詔。刊布中外。以七等定罪。魏忠賢。客氏。磔死。外曰。首逆同謀。兵部尚書崔呈秀等六人。結交近侍。提督操江都御史劉志選等十九人。結交內侍。次等大學士魏廣微等十一人。逆孽軍犯。東平侯魏志德等三十五人。諂附擁戴軍犯。內監李實等十五人。結交內侍。末等俱配贖。大學士顧秉謙等百二十八人。祠頌。照不謹例。冠帶閑任。大學士黃立極等四十四人。

谷應奉曰。魏忠賢者。河間惡少。肅甯醜類。權滿坐困。磨身自媒。斯固以刀鋸之克。殘奠鼎俎之拾。潘者也。遂乃潛事皇孫。惟供刀匕。玄宗藩邸。力士傾心。肅帝東宮。輔國稱職。攀鱗附翼。有自來耳。乃熹宗之初。御忠賢。輒伺嘖笑。欲攬太阿。而乳媪客氏。又以妖倖毀政之姿。為洽比對食之舉。於是勢同羶附。情昵晏私。王聖寵而京閭煽孽。趙嬖尊而甫節。媼禍女子。小人朋淫於國矣。乃王安者。名在閣餘職。邀願命。郭耽清謹。不事威權。呂強剛直。終陷刑戮。蓋自安死而忠賢愈肆。滔天益無顧忌。調奉者。登進。忤恨者。誅傷。此左官有回天之名。令致有阿父之號也。乃若燬開宗社。毒流縉紳。誣織封疆。飛文官禁。威明豈貨。羣羗乃輪左校。張儉詎危社稷。更煩北寺。

耶洎乎文官寃獄徧染清流楊連左光斗等並繫銀鑰魏大中周順昌等同嬰桎梏正如朱並所告二十四人李膺所坐六百餘士雖夕陽亭下震醜何辭首陽山前滂屍不愧而田爾耕三木橫加許顯純五毒備至乳虎乍逢盡灑其弘之血蒼鷹所擊皆合杜伯之寃是則拊髀之憤原不馮生而破柱之風猶能為厲矣倘非金閣告變佩韋含怒殺詔使於廁上沈駕帖於河中則懸金之募沈命還多瓜蔓之抄囊頭未已也又若中外戚屬濫賜褒封呈秀淳夫俱邀顯秩五人同貴首自單超一子為侯威尊馬惠而伯榮出入宮掖張胡貪橫野玉又有光以太尉承望內官延光司空徧徵親故此所謂蹶馬番徒倡子和汝者也尤可異者祠宇徧天下俎豆及學宮賢非荀勗乃祀安陽學真荆公敢配孔子頌功德者四十萬人趨勢利者鴻都門下也至操兵禁御將衷甲於桃園蓄孕閨房欲繼牛於典午又且遣王郡國遠從扶疏危后中宮謀誅伏氏取代之規誠難掩覆矣而况大行當憑几之日多官邀橫拜之恩弓裘不御鬼蜮仍多城社已摧狐鼠猶據所幸者武陽色變易與北軍猶豫無成而信郎英開神明獨運雲龍初入方深斷仗之憂江陵收壘漸除徐傳之黨迨至卓濟燕京莽頭傳宛而人心始快國紀肅焉嗚呼自予考之神光二廟朝議紛爭玄首溷清朋徒互論至此則鈞黨同文得禍斯酷矣然封諸事發始知顧及之賢蔡京事敗益信元佑之正身雖湯滅名義所從判兩

明史紀事本末卷之七十二

崇禎治亂

熹宗天啟七年八月上不豫時魏忠賢張甚中外危栗上召信王入見諭以吾弟當為堯舜之君信王惶恐不敢當但云陛下為此言臣應萬死信王出上崩忠賢自出請王入王危甚袖食物以入不敢食大官庖也當是時羣臣無得見王者王秉燭獨坐久之見一奄攜劍過取之視留置几上許給之賞聞巡邏聲勞苦之問左右欲給以酒食安從取手侍者以宜問之光祿寺傳旨令取給之歡聲如雷次日即皇帝位于中極殿受百官朝賀朝時忽天鳴九月諭停刑十一月魏忠賢客氏伏誅罷各道鎮守內臣戶部郎中劉應遇上言天下六大苦一逮繫二獄死三追贓四仕途去就五新進禁錮六廷臣被劫上然之命速死各臣賊銀盡免之釋其家屬魏崔黨次第伏誅時魏璫其熾帝不動聲色遂元克旁無一人之助而神明自運宗社再安崇禎始政天下翕然稱之工部尚書楊夢寰請停開納事例廷推閣員以錢龍錫楊景辰朱宗道李標周道登劉鴻訓為禮部尚書東閣大學士罷蘇杭織造

諭曰封疆多事征輸重繁朕甚憫焉不忍以衣被組綉之工重因此一方民其俟東南抵定之日方行開造以稱朕敬天恤民至意 十二月復故建文臣練子甯官 南京御史劉漢言四事崇正學以培治本勵廉耻以清仕路惜名器以尊體統重耕農以節財用上是之命吏部嚴加清汰凡會典額外官添註添設者有闕勿推補文臣非正卿武臣非勳爵總兵非實有戰功者不得加保傳銜 上御偏殿閱章奏聞香烟心動疑之出步階城間乃定詢內官此自何至曰宮中舊方上叱令毀之勿復進太息曰皇考皇兄皆為此悞也

懷宗崇禎元年春正月禁衣飾侈僭及嬪女金冠冠帶等從御史梁天奇之言也 命司禮監斥責魏忠賢田宅因以賜第請上曰俟東西底定留賜第以待功臣榜曰策勲府 二月以待讀學士溫體仁直經筵日講 三月以周延儒為禮部右侍郎 五月上召廷臣于平臺諭輔臣來宗道曰票擬之事宜悉心商確諭吏部曰起廢太多會推宜慎責戶部措辦邊餉無術侍郎王家禎引罪論邊事兵部尚書王在晉語未詳命申官給筆札錄進諭刑部曰天時亢旱用法宜平允次日復諭吏戶兵三部曰昨召對九卿科道官輔臣劉鴻訓言更調甚速宜行久任之法責實效又云海內罷于賦役朕甚憫之夫更調速則民滋擾任事久則功易成自今藩臬郡邑毋輕改調言官薦舉人才市私恩坐之遼黔兵興催科日益加其有司私徵者撫按禁飭毋貸 六月上召廷臣于平臺以掃漢故發帑十萬給邊吏刑科給事中薛國觀疏營伍之弊令自官讀至關門虛冒上善之復示諸臣召提督京營保定侯梁世勳戒以訓練已命翰林官凡值召對入侍記註 戶科給事中黃承昊上言祖宗朝邊餉止四十九萬三千八百八十八兩神祖時至二百八十五萬五千九百餘先帝時至三百五十三萬七千七百餘其他京支雜項萬歷年間歲放不過三四萬一千六百餘通來至六十八萬二千五百餘今出數共五百餘萬而歲入不過三百二十萬即登其數已為不足而重以通負實計歲入僅二百萬耳成卒安得無脫中司農安得不仰屋乎乞教各邊督撫清覈歷年增餉至京師雜項亦令各衙門自加嚴法又先臣葉淇變鹽法改折色以至邊粟踊貴必復祖制開中輸邊之法西北多曠土責有司開荒以足軍餉上納之召廷臣于平臺以御史吳玉錢擅積弊疏宣示閣臣問何不指名也玉對曰此夙弊非獨一人一事無可指名出黃承昊疏問戶部侍郎王家禎何濫增至此曰皇祖入數多出數故太倉粟紅朽內帑又無算後邊臣隨請隨給出入不相準又讀至鹽法閣臣請復祖制開中種引上然之出宣府巡撫李養冲疏云旗尉往來如織不賂之恐毀言之日至賂之慈物力之難勝上不憚兵部尚書王在晉曰大同焚掠宜以按臣勸

不煩禱尉上曰。疆事仗一喇嘛僧講款。諸文武何為。敵不輕中國。耶諸臣退時大同以持漢講款。不設備。故上責之。戶科給事韓一良。上言。皇上召對平臺。有文臣不愛錢之語。然今之世。何處非用錢之地。何官非愛錢之人。向以錢進。安得不以錢償。臣起。縣官居言路。以官言之。則縣官行賄之首。而給事為納賄之魁。今言靈民者。俱咎守令之不廉。然守令亦安得廉。俸薪幾何。上司督取不曰無碍。官錢則曰未完。紙賸衝途。過客動有書儀。考滿朝覲。不下三四千金。夫此金非從天降。非從地出。而欲守令之廉。得平科道。號為開市。臣兩月來。辭金五百。臣寡交。猶然餘可推矣。乞大為懲創。速其已甚者。使諸臣視錢為污。懼錢為禍。庶幾不愛錢之風可觀也。上召廷臣于平臺。命一良誦前奏。嘉納之。擢一良右僉都御史。八月。諭曰。朕欲與大小臣工。日籌庶務。而諸司各有職掌。恐不暇給。惟是輔臣左右拂予。自今非感暑祁寒。朕當時御文華殿。閱章奏。丁未。上御文華殿。翰林科道各二人。備宣讀中書舍人二人侍班。十月。已丑。召廷臣于平臺。以錦州軍譚崇煥請餉。疏示閣臣。閣臣求允發。上責戶部尚書畢自嚴。禮部侍郎周延儒曰。關門昔防敵。今且防兵。前軍遠譚錦州。尤而效之。未知其極。上問延儒。若何對曰。臣非阻發幣。雖予之。當益求經久之策。上稱善。又責科道官言事失實。即召對商確。徒具文耳。諸臣俱媿謝。十一月。辛未。召甯陽侯陳光裕。襄城伯李守鉞。清平伯吳遵周。誠意伯劉孔昭。于文華殿。問京營整理若何。各有所對。上以守鉞總督京營。十二月。已丑。大學士韓爌入朝。二年。夏四月。時秦晉飢。盜起。朝臣捐俸助餉。上曰。諸臣興利除害。國家受益多矣。何必言助。六月。御史李長春論周延儒有私不聽。九月。順天府尹劉宗周。上言。陛下勵精求治。召對文華殿。躬勤細務。朝令夕考。庶幾太平。立至。然程效過急。不免見小利而慕近功。夫近日所汲汲于近功者。邊事也。竭天下之力。以養飢軍。而軍愈驕。聚天下之軍。以冀一戰而戰無日。此計之左者矣。今日所規規于小利者。理財也。民力已竭。司農告匱。而一時所講求者。皆聚斂之術。水旱災傷。一切不問。有司以培尅為循良。而撫字之政。絕大吏以催科為殿最。而黜陟之法。亡赤子無寒歲矣。頃者嚴賊吏之誅。自執政以下。坐重典者十餘人。可謂得救時之權。然貪風不盡息者。由于道之未盡善。而功利之見未泯也。十一月。河南府推官湯開遠。言。皇上急于求治。諸臣救過不給。臨御以來。明法救罰。自小臣以至大臣。與眾推舉。或自簡拔。亡論為故。為誤。俱褫奪配戍。不少貸。甚者下獄考訊。幾于亂國。用重典矣。皇上或以薦舉不當。疑其黨。狗四岳不薦。繇乎。續用弗成。初未併四岳。錘之也。皇上又以執政不移。疑其貌抗。漢帝不從廷尉之請乎。

亦以張釋之曰。法如是止耳。不聞責其逆命也。皇上以策勵望諸臣。于是多戴罪夫。不開以立功之路。而僅戴罪戴罪無已時矣。皇上以詳慎望諸臣。于是有認罪夫。不晰其認罪之心。而槩以免究。認罪亦成故套矣。侵糧欺餉之墨吏。逮之宜也。恐夷由之侶。不皆韓范。宜稍寬之。不以清吏詘能。臣今諸臣休于參罰之嚴。一切加派。帶征餘征。行無民矣。民窮則易與為亂。皇上寬一分在臣子。即寬一分在民生。如此則諸臣可幸無罪。而尤望皇上官府之際。推諸臣以心進退之間。與諸臣以禮。錦衣禁獄。非有冠賊奸究不可入。而謂大小臣工不圖報為安攘者。未之有也。十二月進禮部侍郎周延儒為禮部尚書。東閣大學士。

三年春正月甲申召戶兵丁各科于會極門。令註銷案牘。各委給事中一人清理六曹。勒期奏報。前尚寶司卿原抱奇劾大學士韓爌致寇曠致仕歸。復故大學士張居正廕。賜故都督戚繼光表忠祠。六月進禮部尚書溫體仁。東閣大學士。

四年春正月刑科給事中吳執御言理財加派不得已而用之。未有年餘不罷者。捐助搜括二者猶難為訓。上曰加派原不累貧。捐助聽之好義。惟搜括滋奸。若得良有司奉行。亦豈至病民乎不聽。上召廷臣及各省監司于平臺。問浙江按察副使周汝弼浙閩相連海寇備禦之策。對曰去秋寇犯海上。五日即去。問江西布政使何應瑞爾省宗祿何以不報。應瑞曰江西山多田少。瘠而且貧。撫按查覈有司尚未報耳。問湖廣右布政使杜詩爾楚去夏民變樹幟何也。詩曰樹幟之後地方仍安。問福建布政使吳賜祿之棋海寇備禦若何。賜曰海寇與陸寇不同。故權撫之。但官軍租撫為安賊。又因撫益恣。故數年未息耳。上問實計安在。棋曰海上官兵肯出死力。有司練鄉兵築城要地。多設火器以戰為守。此上策也。問河南布政使楊公翰賈鴻洙以收稅耗重宜斥有司。鴻洙曰近奉命已革去矣。問廣東布政使陳應元焦元溥曰爾省所負宣大兵餉數十萬何也。應元曰近已解納。問其數曰七千兩。上少之。曰宣大重鎮急需。其毋玩。問山西按察使杜喬林流氛若何。對曰寇在平陽。或在河曲。須大創之。但兵寡餉乏耳。上曰前言寇平何尚阻也。曰山陝界河倭去倭來。故河曲被困。問河曲之陷。曰賊未嘗攻。失于內應。問導賊何人。平喬林曰大抵出于飢民。問陝西參政劉嘉遇對曰寇見官兵即散。退復嘯聚。上曰寇亦我赤子也。可撫撫之。曰今方用撫。上曰前王子順既降。何又殺之。曰彼撫仍掠宜其慘也。近寇何如。對曰一在延安。一在雲岩。宜川問廣東布政使陸問禮按察使孫朝肅時問禮已除南贛巡撫。上曰南贛多盜。若何對曰南贛在萬山中。接壤四省。當行保甲。練兵伍庶足弭賊。

上曰此須實效空言何為問海寇若何曰廣東海寇俱至福建且舟大而多火器兵壯難近但守海門勿令登陸則不為害問廣西布政鄭茂華李守俊靖江王府爭繼何也對曰憲定王二子履祥履祜履祥早沒正請立履祜為世子而履祥未有奏選之妾生子今已長矣是以爭問四川布政華敦復鄉紳挾御史何也以通賊對上曰守臣何不彈壓對曰遠方有司多科貢故不能耳時雲南布政要九德被劾問貴州布政朱芹以安位事對曰督撫臣責安位以四事一擒奢崇明一獻樊虎奢宦妻馬人子阿甫一送賊巡撫王三善人一責削地故議未決對畢召各官諭之正已率屬登春百姓用命有顯擢不則罰隨之各退謝召左都御史閔洪學左副僉都御史張捷高洪圖諭洪學曰巡按賢則守臣皆賢若巡按不肖其誤非小屢劾回道嚴核何近日不稱職之多也又曰卿與吏部實心任事天下不難為乃退 四月上念早擇前工部尚書張鳳翔左副都御史易應昌御史李長春給事中杜齊芳都督李如楨于獄 五月吳執御上言昨見計臣疏稱歲額四百萬今加至七百萬關額尚百六十萬則餉猶未裕也加派則害民不加派則害兵前年遵永之變袁崇煥王元推皆以數百萬金錢狼狽失守而史應張星王象虞左應選各以一邑固守于嬰城之際由此言之今日之餉不在創法而在擇人可知已臣安謂沿邊諸邑宜救吏部選補賢能界以本地錢糧訓練上著此法一行餉不取償于司農兵不借援于戍卒計無便于此上以錢糧留本地則國課何從出不聽 八月吳執御論周延儒攬權壅蔽私其鄉人塘報奏章一字涉邊疆盜賊輒借軍機密封下部明畏廷臣摘其短長他日敗可以提隨功可以罪案也皇上習見廷儒摘發細事近于明敏遂爾推誠抑知廷儒特借此以行其私乎上切責之執御劾疏凡三上俱留中 十一月中允倪元璐上言原任中允黃道周抗疏獲譴臣恐海內士大夫之氣化為繞柔前府尹劉宗伯清恬耿介道周既蹇諤承貶宗周以骯髒投問天下本無入得其人又不能用誰為陛下奮其忠良者上不聽時道周以救錢龍錫論外 十二月時考選科道後更核在任征輸于是戶部尚書羅自嚴下獄熊開元鄭友玄俱論吏科都給事顏繼祖上疏救上切責之自是考選將及先核稅糧不問撫字專于催科此法制一變也 禮部侍郎羅喻義直日講以尚書商王布昭武聖章送閣溫體仁裁其半以所引京營大閱語也喻義執不可體仁上言舊制惟經筵多進規語日講則正講多進規語少喻義以日講而用經筵之例駁改不聽自愧不能表率後進命下部議聖聰天宣何俟喻義多言遂放歸五年六月兵部員外華允誠上言三大可惜四大可憂刺溫體仁閔洪學上切責之允誠回奏又極言其失謂私沈潢唐世濟等上怒奪允誠俸體仁上疏自理 十二

月詔停開納例

六年二月諭吏部薦舉潛修之士科通不必出考選館員須應先懸知推垂為法冬十月論囚上素服御建極殿召閣臣商榷溫體仁竟無所平反陝西華亭知縣徐兆麒赴任七日城陷竟棄市上頗心側體仁不為救人皆寬之

七年春正月刑科給事李世祺劾大學士溫體仁吳宗達請于外復罪考選郎中吳鳴虞山西提學僉事袁繼成上言曰養鳳欲鳴養鷹欲擊今鳴而箱其舌擊而繼其羽朝廷之于言官何以異此使言官括囊無咎而大臣終無一人議其後大臣所甚利忠臣所深憂臣所為太息也且皇上所樂聽者諫言而天下誤以攻彈責近為天子所厭聞其勢將波靡不止上以越職言事切責之三月山陝大飢民相食發金五萬賑之免浙江崇禎三年以前織造

六月江西飢通賦益多觀政進士陸運昌上撫字八條上可其奏下戶部議冬十月上數御經筵遇雪不輟諭講官尚書韓日燾姜逢元等毋忌諱少詹事文震孟講春秋上諭仲子歸贈云此見當時朝政有闕所以當講自今進講當以此類推十一月侍讀倪元璐上制實八策曰離敵交繕旁邑優守兵靖降戎益寇餉儲邊才莫董嚴嚴教

育又制虛八策曰正本伸公議宣義問一條教慮久遠昭激勸勵名節明篤駁疏入上令確奏戎交實計其撫降戎儲邊才留秦晉餉館監教習俱下部其制虛八策多係奉旨不必繼陳既而元璐再陳問敵之術且請盡撤監視內臣以重邊疆不報禮部右侍郎陳子壯嘗謁大學士溫體仁體仁感稱主上神聖臣下不宜異同子壯曰世宗皇帝最英明然社廟之議勳戚之獄當日臣工猶執持不已皇上威嚴有類世宗公之恩遇孰與張桂但以將順而廢匡救恐非善則歸君之意也體仁意沮遂成嫌隙

八年春正月兵部職方主事賀王威再劾溫體仁庸奸誤國請外御史吳履中劾溫體仁王應熊并及監視內臣上切責之議湖廣加派上以祖訓凡郡王子孫有文武才能堪任用者宗人府具以名聞朝廷考驗授以秩其遷除以常例禮部右侍郎陳子壯上言宗秩改授適開僥倖之門隳藩規濶銓政上以其沮詔問親下手理明年四月始得釋已而蒞官多不法公私善之二月侍讀倪元璐上言盜賊之禍震及祖陵國家太辱極矣陛下下罪已之詔布告天下然此非徒空言也今民最苦無若催科未敢興言冀停加派惟請自崇禎七年以前一應逋負悉與蠲除斷自八年督徵有司考成亦少寬之東南雜解擾累無紀如絹布絲綿顏料漆油之類悉可改從折色此二者于

下誠益于上無損民之脫此猶湯火也至發弊而遠追數十年之事糾章一上蔓延不休扳貽而旁及數千里之人部文一下冤號四徹誰有以民間之苦告之陛下者乎及今不亦日蔓一日必至無地非兵無民非賊刀劍多于牛犢阡陌絕為戰場陛下亦安得執空版而問諸煨燹之區哉上是之 候補給事中劉含輝乞蠲陝西八年以上逋租不許承運庫太監周禮言崇禎六年七年省直金花銀共通八十九萬命趨之 夏四月予故遼東總兵甯遠伯李成梁祭葬 五月諭戶部暫開援納濟軍需 秋七月進文震孟禮部左侍郎兼東閣大學士尋忤溫體仁罷歸 丙子召廷臣于中左門試時政邊才論又出各疏命翰林官擬上 八月上諭致治安民全在守令命兩京文職三品以下五品以上各舉堪任知府一人 亡論科第貢監在內翰林科道在外撫按司道知府各舉州縣官一人 亡論貢監吏士過期不舉者議處 夫舉連坐 冬十月乙巳上罪已避偏殿徹樂下詔朕以涼德繼承大統不期倚任非人邊乃三入寇則七年帥徒暴露黎庶顛連國帑匱乏而征調未已閭閻凋敝而加派難停中夜思維不勝愧憤今年正月流氛震驚曾陵祖恫民仇責實在朕今調勅兵留新餉立救元元務在此舉惟是行間文武吏士勞苦飢寒深切朕念念其風餐露宿朕不忍安卧深宮念其飲水食糲朕不忍獨享甘旨念其披堅冒險朕不忍獨衣錦繡茲擇十月三日避居武英殿減膳徹樂非典禮事惟以青衣從事與我行間文武吏士甘苦共之以冠平之日為止文武官其各省巡洋薦用回天心以救民命 十二月城鳳陽初穎州賊將趨鳳陽巡撫楊一鵬請移鎮大學士王應熊擬旨止之賊陷鳳陽焚皇陵幽宮不保諸臣忌諱不敢聞尋以權穴為解又因而秘之至是城始成 吏部尚書謝陞奏起廢張士範等一百六人不果用先是寬恤條款議及罪謫諸臣奉旨下部刑部方具招列名疏請旨未下而陞為家宰銳意欲疏起用大學士錢士升語陞曰公意大善蓋俟刑部疏下先釋罪而後起廢方有次第陞守前說不聽疏上臚列無有遺者上怒切責遂下選郎于獄而事不可為矣至是復以一百六人上溫體仁力沮之事遂中止

明史紀事本末 卷七十二

三十一

九年春正月以劉宗周為工部右侍郎 淮安武舉陳啟新上言今天下有三大病曰科目取人資格用人推知行取科道惟皇上停科目以誦虛文舉孝廉以崇實行罷推官行取以除積橫之習蠲災傷錢糧蘇累困之民而且專拜大將舉行登壇推轂之禮使其節制有司便直行事庶幾民怨平而寇氛靖上異其言特授吏科給事中命遇事直陳毋隱啓新本庸人時政府規知上意必有闕門特達之典故令啓新上書跪正陽門曹化淳實聞之于內立致

省垣將借以搏擊善類迨啟新既得進惟從事救車為以逢迎上意而政府有求皆不應故政府恨之不見信任三月工部右侍郎劉宗周上言皇上以不世出之資際中興之運即位之初銳意太平其盛心也而施為次第之間未得其要屬意邊疆職臣以五年為期之說進遂至戎馬生郊震及宗社而朝廷始有積輕士大夫之心矣由此耳目參于近侍腹心寄于干城嚴衛司讖防而告密之風熾詔獄及卿士而堂簾之情違人人救過不給而欺罔之習轉甚事事仰承獨斷而詔諛之風日長甚者參核之法推重征輸官愈貪民愈困而賦愈通總理之外復設監紀權愈分法愈廢而盜愈多夫君臣相遇至難也得一文震孟以單詞報罷矣得一陳子壯又云過聽詔下獄矣而于釀為厲階遂幾于莫可匡救則今日轉亂為治之機斷可識已皇上所恃以治天下者法也而非所以法也所以法者道也如以道則必體上天生物之心而不徒倚用風雷念祖宗學古之益而不至輕言改作以寬大養人材以相循結人心而且還內庭以掃除之役正儒帥以失律之誅慎宗賢以改秩之授特頒一尺遣廷臣費內帑巡行風國為招撫使赦其無罪而流亡者當責撫鎮陳師險隘堅壁清野聽其窮而自歸誅渠之外不殺一人此聖人治天下之明效也武生新授吏科給事中陳啟新一言投契立置新華此誠盛事臣愚謂宜先令以冠帶辦事黃門猶如御史例俟數月後果有忠言奇計實授未晚不然如名器可惜何皇上天縱聖明而諸臣不能以道事君徒取一切可喜之術臣竊痛之疏入不報國子祭酒倪元璐上言昨見黃安縣學生鄒華安行薦舉列及名臣不勝驚異陛下求言若渴本期宣幽燭隱而宵人干進薄孔孟為批糠網罽纓為桃李吳觀化邵民也參及撫按鄒華下士也薦及朝紳如是而望朝廷之上昂首伸眉豈可得乎上是之夏四月武生李璉奏致治在足國請搜括巨室助餉大學士錢士升擬下之法司不聽士升上言自流寇蔓延皇上憫生民之憔悴懲吏治之貪殘擢陳啓新置省闈豈真謂其言遂為確論哉毋亦借此以勵縉紳動其愧懼耳比者借端俸進實繁有徒而李璉者乃倡為縉紳豪右報名輸官欲行手實籍沒之法此皆衰世亂政載在史冊而故陳于聖人之前小人之無忌憚一至於此其曰縉紳豪右之家大者千百萬中者百十萬其萬計者不勝枚舉臣江南人也以江南論之數敵以對大數以百計者十之六七以千計者十之三四以萬計者千百中一二江南如此他郡可知且所惡于富者兼併小民耳郡邑之有富家亦貧民衣食之源也兵荒之故歸罪富家而籍沒之此秦始皇所不行于巴清漢武帝所不行于卜式者也此議一倡也

命無賴之徒相率而與富家為難大亂自此始矣已而溫體仁以上欲通言路竟改擬上仍切責士升以密勿大臣即欲要譽已足效之母庸汲汲士升遂乞罷許之初士升以助體仁幾見擯公論至是復為體仁所構去御史詹爾選上言大學士錢士升引咎回籍明乎輔臣以執事去也此舉差強人意皇上以鼓舞之不暇顧以為要譽耶人臣而沽名義所不敢也乃人主不以名譽鼓天下使其臣爭為尸祿保寵習為寡廉鮮恥之世又豈國家所利哉天下之疑皇上者不少矣其君子憂驅策之無當其小人懼陷累之多門明知一切苟且之政拊心愧恨有難彈述輔臣不過偶因一事代天下請命耳而竟鬱志以去所日與皇上處者維此苛細刻薄不識大體之徒毀成法而釀隱憂天下事豈可言哉癸巳上召廷臣及御史詹爾選于武英殿上怒爾選語之聲色俱厲爾選從容不為詰問何如為苟且對曰即捐助一事亦苟且也反復數言且曰臣死不足惜皇上幸聽臣事尚可為即不聽臣可留為他日之恩上益怒欲下之獄閣臣申救良久命頸繫直廬下都察院論罪大學士溫體仁等各捐俸市馬從闕竄太監高起潛之請也劉宗周上言一歲之間助陵工助城工又助馬價亦何報稱于萬一而時奉急公之旨諸臣于此毋乃沾沾有心惟皇上罷得已之役停不急之務節省愛養不徒為一切旦夕之計亦何事屑屑以利為言乎不聽宗周奏罷歸令有司務脩練儲備毋科擾命鄉會試二三場兼武經書并放榜後騎射刑部尚書馮英以貌玩下法司擬罪英自赴獄左侍郎朱大啟以聞上令出私邸待罪重慶翟昌進白免斥之秋七月都城戒嚴召廷臣于平臺問方略時斗米三百錢上憂之戶部尚書侯恂言禁市酤左都御史唐世濟言破格用人刑部侍郎朱大啟請列營城外為守禦吏科都給事中顏繼祖言收養京氏細弱上諭莫若蠲助為使冬十月前工部右侍郎劉宗周上言自巳以來無日不綢繆未雨而亂禍一至於此往者袁崇煥謀國其他不過為法受過耳小人競起而修門戶之怨舉朝士之異已者概坐煥黨次第置之重典或削籍去自此小人進而君子退中官用事而外臣浸疏朝政日隳邊政日壞今日之禍實巳已釀成之也且張鳳翼之溺職中樞而與之專征何以服王洽之死丁魁楚之失事于邊而與之戴罪何以服劉策之死諸鎮巡勤王之師爭先入衛者幾人何以服耿如杞之死今二州八縣生靈塗炭極矣廷臣之憂憂若若可幸無死者又何以謝韓爌張鳳翔李邦華之或戍或去豈昔之為異已驅除者今不難以同巳互相容隱與臣于是知小人之禍人國無巳時也皇上惡私交而臣下多以告訐進皇上釋清節而臣下多以曲隱容皇上崇厲積而臣下奔走承順以為恭皇上尚綜覆而臣下墮屑苛求以示容窺其用心無往不出

于身家利祿皇上不察而用之則聚天下之小人立于朝而有所不覺矣至于近日刑政最弊成德傲吏也而以脏成何以肅懲貪之令申紹芳十餘年監司也而以營求成何以昭抑競之典鄭野又于鄉議而杖母之獄特以無告生何以示敦倫之化此數事皆為故輔文震孟引繩批根即向者驅除異己之故智廷臣無敢言皇上亦無從而知之也嗚呼八年之間誰秉國成臣子是不能為首揆溫體仁解矣語曰誰生厲階至今為梗惟皇上念亂圖存進君子退小入急罷三協通津之使責成中外諸臣各備職業不再以人國為僥倖體仁桑榆之收庶幾在此疏入不報禁文武輿蓋器飾之僭起守制楊嗣昌兵部尚書命採平陽鳳翔諸礦以儲國用十一月蠲山東五年前通租命吏部指奏數年銓政大弊吏部覆奏上切責之以爾部職專用人推舉不效乃反稱綱目李密使中外束手且平時陞轉必優京卿甲科乃云京卿未必勝外官甲榜未嘗勝乙榜如此游移豈大臣實心體國之道尚書謝陞罷

十年春正月工部尚書劉遵憲因培築京城上加泐輸納事列二月遣廷臣趨各省通賦夏四月諭百官求直言刑科給事中李如燦上言冠盜馮馮陵以來天下財賦之區已空其半而又遇此亢旱吳楚齊豫之間幾千萬里是所未盡空者殆將盡空矣臣謂欵怨干和皆財用為之也國朝祖制千古稱善自軍不用而兵設民始不得安其身自屯不耕而餉興農始不得有其食有兵不練兵增而餉益匱有餉不核餉多而兵愈冒比者核實之使四方而培克屢聞占冒不減可謂有政事乎魏呈潤詹爾選李化龍劉宗周皆以一鳴輒斥今下明詔求直言儻救其前愚收之左右是直言不求而自至也若夫輔成君道尤在相臣今俱泯默未有聞也此瞻彼顧結黨徇私蓋自八九年拂戾干和之事始于宮闈成于金虎又何怪水旱盜賊之屢見哉上怒下如燦于獄左諭德黃道周上言陛下下詔求直言清刑獄然方求言而建言者輒斥方清獄而下獄者旋聞大臣雖清強曾何益理亂之數臣願陛下訓練軍士以固邊圉選舉賢能以任州縣而最切者尤在起批鱗強項之臣旌應詔直言之士使天下淒風苦雨盡為皎日祥雲則朝廷之刑威可以漸措何必敵敵于兵刑錢穀之下哉上不憚切責之新安所千戶楊光先劾吏科給事中陳啟新及元輔溫體仁昇棺自隨上怒廷杖成遠西楊嗣昌上均輸事列六月大學士溫體仁引疾免初體仁以摘發錢謙益受主知遂入相時上英明憤廷臣苞苴直狀體仁以殘刻輔之園扉之內候訊追比孽孽趾相屬者千餘人性忌而險初藉周延儒入旋以權相軋周去而溫獨存同官文震孟何吾驥錢士升皆先後抵牾罷自佐

政以來邊徼潢池之孽漫無經畫。惟斤斤自守不殖貨賄故上始終敬信之。八月上登正陽門閱城徧視雉堞樓櫓成國公未純臣以京營兵屯宣武門外上善之召登西南城樓賜之爵闕城外以南城薄詔加築命內官監太監丁紹呂馬光忻總理分任濬大濠于五里外壞塚墓無善工未竟而止東西北無城不之問。十二月罷禮部尚書姜逢元兵部尚書王業浩先是陳啓新疏論考選又進吏部訪冊而逢元業浩獨圍多上嫌其濫啓新遂叅知縣尹民興等俱降調。

十一年春正月裁南京冗官八十九員。翰林館討郭之祥請進士二甲以下盡任知縣推官不歷州縣毋補部曹。不歷部曹毋改翰林科道。二月撫按河南御史張任學改都督僉事總兵官鎮守河南任學親得巡撫且欲薦故丹徒知縣張放極詆諸總兵不足恃盛稱文吏有奇才可禦寇上竟以總兵授之意大沮悔尋被逮。丙午上御經筵畢召詹事府翰林院諸臣顧錫疇等二十餘人問保舉考選孰為得人少詹事黃道周言樹人如樹木須養之數十年近來人才遠不及古况推殘之後必深加培養既復班又詢之對曰立朝之才存乎心術治邊之才存乎形勢先年督撫未諳形勢隨賊奔走事既不效輒謂兵餉不足其賢新舊餉約千二百萬可養四十萬之師今錦衛三協師僅十六萬似不煩別求供勦寇之用也。庶子黃景昉請有鄭三俊上曰三俊蒙徇雖清河濟又命諸臣各陳所見上曰言須可行如故講官姚希孟竟欲折漕一年誤矣編修楊廷麟曰自溫體仁薦唐世濟王應熊薦王繼章今二臣皆敗而薦者無恙是連坐之法先不行于大臣而欲收保舉之效得乎。上默然命諸臣出宴午門之廡道周等退各補奏會南京應天府丞徐石麟亦上言鄭三俊清節得釋三俊為司寇敝衣一篋囊烟不給以擬獄輒得罪上亦素知之故得放還。三月上御左順門召考選諸臣五人為班遞進問兵食計知縣曾就義曰百姓之困皆由吏之不廉使守令俱廉即稍從加派以濟軍需未為不可上被第一未幾即有勦餉練餉之加。夏四月己酉丑刻焚感去月僅七八寸至曉逆行尾八度掩于月五月丁卯夜焚感退至尾初度漸入心宿兵部尚書楊嗣昌上言古今變異月食五星更不絕書然亦觀其時政事相感災祥之應不一其致昔漢世祖建武二十三年月食火星明年呼韓單于歿五原塞明帝永平二年日食火星皇后馬氏德冠後宮常衣大練明帝圖畫功臣于雲臺馬援以椒房不與焉唐憲宗元和七年月食焚感其年田興以魏博來降宋太祖太平興國三年月掩焚感明年興師滅北漢遂征契丹連年兵敗今者月食火星猶幸在尾內則陰宮外則陰國皇上修德以召和同內以威外必有災而不害者工科

都給事中何楷糾之言古人謂月變脩刑又言禮虧則罰大焚惑誠欲措刑莫如右禮誠欲右禮莫先者刑今爰書之贖極矣部司議宥止于重辟數人而未折之案先後疊疊誰復過而明焉楊嗣昌縷縷援引出何典記其言建武款塞者欲借以伸通市之說也其言元和宣慰者欲借以伸招撫之說也其言太平與國連年兵敗者欲借以伸不敢用兵之說也附會誠巧矯誣實甚至所述永平皇后等語一篇之中三致意焉臣更不知其意所指斥矣嗣昌上疏自理但言科臣以危機中臣不復及通市招撫事先是嗣昌因講筵誦孟子善戰服上刑上語非之至是乃借月食火星以為可化災為祥莫以動上意然考之漢書建武二十三年三月月食火星二十五年匈奴部人始立呼韓邪單于內附則與明年無與永平二年少府陰就于豐坐自殺陵鄉侯梁松坐誹謗下獄死而圖畫雲臺則三年事與日食火星亦無涉嗣昌不自知其說之謬也時戶部尚書李鳳鳴亦言火星逆行常而非變禮科給事中解學尹糾其詔六月兵部尚書楊嗣昌改禮部兼東閣大學士仍署兵部七月命嗣昌大祀大慶暨傳制頒詔諸大典不與朝講召見如常服隨班時嗣昌母服纒五月工科給事中何楷劾嗣昌忘親上切責之先是吏部會推閣員止及詞臣資序上不允命并在籍守制者蓋嗣昌為陳新甲地也已而特召新甲為兵部右侍郎總督宣大侍講學士黃道周上言朝廷即乏人豈無一定策效謀者而必破非常之格以奉不祥之人上不憚已已召廷臣于平臺問道周曰朕聞無所為而為之謂天理有所為而為之謂人欲爾前疏適當枚卜不用之時果無所為乎道周對曰大人止是義利臣心為國家不為功名自信其無所為上曰前月推陳新甲何不言對曰時御史林蘭友給事何楷皆有疏二人臣同鄉恐涉嫌疑耳上曰今遂無嫌乎曰天下綱常邊疆大計失今不言後將無及臣所惜者綱常名教非私也上曰清雖美德不可傲物遂非唯伯夷為聖之清若小廉曲謹是廉非清也道周曰伯夷忠孝故孔子許其仁上怒其強說道周又極詆嗣昌嗣昌出奏曰臣不生于空桑豈遂不知父母臣嘗再辭而明旨迫切道周學行人宗臣實企仰之今謂不如鄭鄭臣始太息絕望鄂枝母行同鳥獲道周又不如鄭何言綱常也道周曰臣言文章如不鄭鄭上責其朋北道周曰眾惡必察何敢為比上曰孔子誅少正卯當時亦稱聞人惟行僻而堅言偽而辨不免孔子之誅道周曰少正卯欺世盜名臣無其心臣今日不盡言則臣負陛下陛下今日殺臣則陛下負臣上曰爾讀書有年祇成佞耳叱去道周叩頭起復奏曰忠佞二字臣不敢不辨夫臣在君父之前獨立敢言為佞豈在君父之前纔語面諛者為忠乎忠佞不分則邪正混淆何以致治上怒甚嗣昌乞優容之上曰朕亦優容多矣諸臣退上

召回翰以母黨同伐異宜共脩職業翰林院脩撰劉同升編脩趙士春都給事何楷試御史林蘭友各疏救道周劾
嗣昌俱請調有差 十一月括廢銅鑄錢

十二年二月貴州道御史王聚奎劾刑科右給事中陳啓新絀職上切責之左僉都御史李先春議當奪俸上
不憚譴聚奎吏部左侍郎董羽宸以不能駁正奪俸并罷先春先春前河南布政使以編脩林增志薦入遂追責增
志增志亦引罪 三月乙酉召參議鄭二陽于平臺問練兵措餉之計對曰大抵額設之兵原有額餉但求實練則
兵不虛冒餉自足用是覈兵即足餉也若兵不實練雖措餉何益上問措餉曰諸臣條陳盡之矣在得其人得人則
利歸公家否則在私室上曰各處災傷奈何曰裁不急之官亦可省費又曰臣見州縣殘破急宜下寬大之詔收拾
人心上稱善擢二陽都察院右僉都御史 四月免高淳去年旱蝗田租諭釋輕繫時上頗于內庭建設齋醮禮科

給事中張塚上言宗社之安危必非佛氏之禍福正德初年遣太監劉允誠馳驅西域可為鑿戒山西道御史廖惟
義亦言之不聽 京城浚濠廣五丈深三丈給事中夏尚綱上言連年塞垣失守門庭無恙若使墊水足拒則去年
通德滄濟其為廣川巨浸何限而揚鞭飛渡如入無人則控扼險要在人不在險明矣今擲此百萬于水濱孰若移
而用之于巖疆使敵騎不得躡入哉不聽 五月出帑金三十萬濟餉仍命後償之 山西按察副使魏士章請禁
有司收賦耗羨遣京官搜括天下錢糧充餉從之 六月禮部尚書林欲捐請數僧道贍地毀淫祠括絕田助餉

七月辛未戒中外官饋遺請託 九月免唐縣等四十州縣去年田租十之五禹州等十州縣十之二光州等八州
縣十年之五去年之二時中外交訐上念窮民罹災已卯庚辰之間蠲貸屢下而有司執法侵蠹如故 十月彗星
見謝停刑 十一月前庶吉士張居請行銅鈔從之

十三年春閏正月紀錄卓異諸臣蘇州知府陳洪謐多通賊不預尋削籍松江知府方岳貢亦以通賊奪官 浙江
永康知縣朱露上言有司科罰擅取撫按不以聞上命申飭各官授露吏科給事中改名統鑣 命巡城御史煮粥
賑饑發帑金八十賑真定 諭戶部以保定永清等郡縣多糧給饑南饑民抵秋以償發帑金六千賑山東 二月

令會試貢士先廷對日校射 風霾亢旱下詔求直言 三月免畿郡十一年料匠等銀賑京城貧民各錢二百戶
科給事中左懋第上言去歲彗見下詔停刑而彗即化何今日之不應也大停刑之詔特其具也今之齋禱猶其文
也臣知皇上先以文即繼以實此時得毋實尚未見而天不之信乎臣敢以實進練餉之派以益軍實不得已之事

也。今兵汰而餉猶未減。恐貪者藉以飽其私。惟陛下詔寬加派之數。使天下明知之。至于刑獄之輕重。宜一一得其
實。停刑可以消。豈明刑不足以返風乎。已分賑畿南三萬金。是日雨。免兩河積通其災。甚者緩征之。免八年九年
十之三。宿州沐陽通州等州縣災。免通賦有差。策貢士于建極殿。賜魏藻德第一。先是上召貢士四十八人于文
華殿。上問邊隅多警。何以報仇。雪耻。藻德對曰。以臣所見。使大小諸臣。皆知所恥。則功業自建。魏藻德數言藻德通
州人更自言。戊寅守城功。上心識之。得拔第一。夏四月。命撫按薦舉分治兵治餉失實者。坐考選大典。須科貢兼
取。以收人才之用。已而以吏部考選不列舉。責遂命貢士并歲貢士二百六十三人。俱補部寺司屬。推官知縣不為
例。令朝臣及撫按各舉將才。五月。減商州湖廣田租。上以兩京及山東西河南陝西各處告飢。命方地有司設法
賑濟。招徠流徙。無按躬行州縣。定殿最以聞。召九卿科道于平臺。問守邊救荒安民三事。通政使徐石麒以守邊
在農戰互用。救荒在勸民輸粟。安民在省官用賢。對上是之。截漕米萬石。賑山東免震秦潛山七年以上。通稅之
五。近年之三。七月。發帑金三萬賑順天保定。八月。發倉粟賑河東飢民。帑金三萬賑真定山東河南飢民。九
月。免汝州十年前田租。隴西五縣通賦折徵。江南絹布等歲課。諭災荒停刑。又恐人心肆玩。其事關封疆及錢糧勤
寇者。限刑部五月具獄。命有司奈難民瘡。暴骸。諭吏部推待即巡撫。併及資深翰林著為令。御史魏景琦論囚
西市。御史高欽舜。工部郎中胡璉等十五人。已論辟。忽內臣本清銜命馳免。因釋十一人。明日景琦回奏。被責下錦
衣衛獄。蓋上以因或有聲。免者。停刑請旨。景琦倉卒不辨也。冬十月。命抵通州漕米。每石帶練米八升。以山東河
南飢十五年為始。餘從明年。出帑金萬兩。市舊綿衣二萬。給京師貧民。戶部尚書李待問請。損交際裁工。食為
恤窮之計。從之。十一月。工部主事李振聲請。限品官占田。如一品田十頃。屋百間。其下遞減。下部議。諭刑部繫
囚。早結。毋延。斃。

十四年夏四月。召前大學士周延儒入朝。時薛國觀有罪。尋賜死。國觀性褊刻。自僉憲驟登政府。溫體仁實薦之上。
常憂用國觀對以外。則卿紳臣等任之內。則戚畹。非自出。獨斷不可。因以李武清為言。遂密旨借四十萬金。李氏
盡鬻其所有。追比未已。戚畹人人自危。因皇子病。倡為九連菩薩之言。云上薄待外戚。行天折。且盡上大懼。國觀又
忤太監王化民。遂敗。冬十一月。特設裕國足民奇謀異勇科。詔訪微僻。稱朕破格旁求之意。

十五年春正月。辛未朔。上朝畢。召大學士周延儒。賀進聖。謝陞入殿。曰。古聖帝明王。皆崇師道。卿等朕之師也。宗社

奠安惟諸先生是賴命東向立上降產西向揖之各媿謝 蠲各省直十二年以前蠲金等統 二月發帑金二萬
賑山東免有直十二年以前稅糧有司混徵者罪百姓歡呼稱慶又從刑部左侍郎惠世揚請免十二年以前贓罰
竊罪 夏四月禮科給事中倪仁禎上言臣等初拜官例候閣臣謝陛言及兵餉事忽曰皇上自用聰明察察為務
天下俱壞陞位極人臣敢罪歸天子如此上怒命削陞籍 周延儒奏詞臣一員佐兵部從之著為令 免四川貢
扇三年 諭釋輕繫 六月免開封河南歸德汝州去年田租諭各省直停刑三年 進將德環黃景昉吳桂東閣
大學士且責吏部會推大典自當天慎令稱謂狗情如房可壯張三謨宋致並與推舉此豈大臣之道辛酉召
廷臣于中左門賜饌上青袍皇太子定王永王緹衣侍上詰吏部尚書李日宣曰朕屢諭諸臣有實背君父不肯私
交爾職業不破情面兩語昨故卜猶濫舉如此况其他乎日宣奏辨上又責吏科都給事中章正宸河南道御史
張煊閣臣力為解救不聽明日下日宣等六人于理日宣等成邊可壯等削籍初大學士陳演所親廖惟一為試御
史及考核託副都御史房可壯為之地不納張煊又加厲馬遂外調演憾之適上游西苑演從密陳云杖下大典皆
二人主持上怒故有是謫 御史吳履中上言皇上之失有二曰大奸之罪狀未彰而身為受過圖治之綱領未挈
而用志多分臨御之初天下未大壞也溫體仁託嚴正之義行媚嫉之私使朝廷不得任人以治事釀成禍源體仁
之罪也專任楊嗣昌恃款撫加練餉致民怨天怨水旱盜賊結成大亂之勢楊嗣昌之罪也皇上信任二人二人售
其奸欺輒曰皇上自為之皇上亦曰彼實未嘗擅置是皇上為二奸所誤而反代二奸受過也至于圖治自有綱領
因時制宜內治關而後戎馬生民生民而後寇盜起今者敵起小外而政治愈急起于內而賦歛愈急欲無生亂
得乎 八月刑部尚書鄭三俊改吏部尚書范景文改刑部尚書進劉宗周左都御史 蠲濟南兗州東昌濮州通
祖 刑科右給事中陳啓新匿裘被劾下撫按訊之尋道 九月誅兵部尚書陳新甲初周延儒為營解甚刀因奏
國法大司馬兵不臨城不斬上曰他邊疆即勿論優厚親藩七不甚于薄城乎不聽 十月賜貧民米布 十一
月左都御史劉宗周上言六事曰建道揆京師首善之地先臣馮從吾立首善書院臣請亟復之以昭聖明致治之
本曰貞法守高皇帝讀老氏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立焚錦衣刑具請一切獄詞專聽法司不必下錦衣曰崇國
體大臣自三品而上犯罪者宜令九卿科道會詳之後乃付司寇司寇議辟始得收條此于優辱之中不忘禮遇之
意曰清伏奸凡禁地匿名文書請一切立毀曰懲官罪京師士大夫與外官交際愈多愈巧臣必為風聞彈劾之惟

析嚴斷曰飭吏治今吏治之敗無如催科火耗詞訟贖錢已復為常例矣至于營陞謝薦巡方御史尤甚臣請以風
憲受賄之律為回道老察第一義上是之 召考選官時敏等尚問兵食即註官俱補給事中初敏令固始驟轉主
事因禮部主事吳昌時通周延儒自奏固始御寇求考選得旨對上面註御史敏出語人曰安能以數補向人乎是
夕延儒揭入改給事中 周延儒薦大學士王應熊延儒知外漸有異議故以自代蓋資其強狼為獲也上從之命
召應熊已而延儒敢上知其非入朝陛見請老許之賜幣金還 發帑金十萬資餉 閏十一月詔曰比者災害頻
仍干戈擾攘宵旰靡甯皆朕不德所致也自今日始朕敬于宮中默禱上帝戴罪視事以贖罪戾惟二祖舊制每日
朝畢勅成文吏諸司等奏事者起弘政門報名候召 下禮科給事中姜琛于理先是上戒諭言官久時有匿名書
二十四氣之說隱詆朝士琛言皇上脩省罪已又致誠言官唯視言官獨重故望之獨切若云代人規卸安敢謂盡
無其事臣獨展轉而不得其故皇上何所聞而云然乎如誹語騰謗必太奸巨惡惡言官而思中之謂不重其罪不
能激皇上之怒箱言官之口後將爭效寒蟬雖閉天聽誰為皇上言之哉上怒立置獄 甲子召廷臣于中左門問
御敵及用督撫之宜左都御史劉宗周曰使貪使詐此最誤事為督撫者須先極廉上曰亦須論才宗周退御史楊
若橋舉西人湯若望演習火器劉宗周進曰唐宋以前用兵未聞以火器自有火器輒依為勁諒專任此上邑不憚曰
火器終為中國之長技命劉宗周退羣臣以次對上邑解宗周又請釋姜琛能開元云殿衛不可輕信是朝廷有私
刑者也上遽怒仰視屋梁曰東殿錦衣衛俱為朝廷何公何私宗周抗論不屈左副都御史全光宸言宗周無他意
上益怒責宗周免冠謝徐起退先是行人右司副能開元求獨對召入德政殿請屏閣臣周延儒求退不許開元所
奏大抵摘延儒之失命補牘明日奏劾延儒以釋繫囚竊宿通起廢籍奉行德意自謂有裨于聖德有功于人才孰
敢起而攻之願皇上偏召羣臣問延儒賢否即以所論賢否定其人之賢否于是察吏安民誅凶除暴天下之治端
在于此若皇上不加體察一時將吏徂于賄賂雖失地喪師皆得無罪誰復為皇上捐軀報國者上怒下鎮撫司詰
中使周延儒引退手執慰留初開元出朝禮部儀制司主事吳昌時力沮之雖補牘未敢盡在獄列款具奏鎮撫司
格不以聞尋廷杖姜琛能開元仍下鎮撫司劉宗周削籍全光宸降調吏部尚書鄭三俊刑部尚書徐石麒各疏救
不聽貢士祝淵奏寬宗周下淵于刑部獄吏科都給事中吳麟徵等疏救琛能開元不聽徐石麒罷以琛開元竟具獄
不廷訊也開元至十七年始釋獄琛成邊 刑科給事中陳其翼上言兵餉匱乏朝廷無剛正之臣利口獲進陛下

設嚴衛即因嚴衛為介紹近侍即因近侍為後升陛下籌兵指餉不遺餘力而此輩平日所輩輸以得官者皆陛下之兵所滿載而候代者即陛下之餉也陛下深居法宮左右大臣發憤改圖庶幾挽積習而強國本

十六年三月免直隸山東殘破州縣去年田租夏四月釋輕繫五月己亥召巡撫保定石會都御史徐標入對

標曰臣自江南來數千里見城牆處因蕩蕩一空即有完城僅餘四壁蓬蒿滿路雞犬無聲曾未過一耕者土地人民如今有幾皇上亦何以致治乎上歎歎泣下標又曰須嚴邊防天下以邊疆為門戶門戶固則堂奧安其要更莫若修內治重守令守令賢則政簡刑清而盜自息上曰諸臣不實心任事以至於此皆朕之罪標又言車戰墾田上

善之標四月己卯受事辛卯陞見賜金帛至是復召蓋上閱畿民欲得其將也五月進修撰魏藻德為禮部右侍郎兼東閣大學士 閱京營刀甲車才於觀德殿命勳武臣于習騎射 六月戊辰召廷臣及桐城諸生將臣于中

左門臣前保舉戶部尚書倪元璐薦為戶部司務其言鈔法曰經費之條銀錢鈔三分用之納銀賣鈔者以九錢七分為一金民間不用以違法論不出五年天下之金錢盡歸內帑矣吏科給事中馬嘉植疏爭之 詔除河南五年

被陷地方稅糧其省直殘破州縣自十六年為始一切三餉雜賦俱蠲免 己卯召山東武德道兵備僉事雷演徐入朝先是總督范志完在山東縱兵淫掠演祚面奏之上命逮訊七月己亥召演祚及志完面質於中左門問志完

兵淫掠又金銀鞍數千兩馬百匹行賄京師狀演祚歷歷有指因召問演祚云爾所言構功頌德徧于班聯者誰也曰周延儒招權納賄如起廢清獄蠲租自以為功考選科道盡收門下凡求總兵巡撫必先通賄募各董廷獻後

得之上怒即命逮廷獻又問志完鞍馬何所餽志完謝無有且曰是日臣在大王莊副總兵賈芳名等御嚴乘大風却之上斥其妄問御史吳履中爾在天津察志完云何履中對如演祚言尋誅志完 以史可法為南京兵部尚書

發帑金四十萬貯富新倉出陳納新毋得輕重 出千金資大醫院療疫時京師自春徂秋大疫死亡累盡又出金二萬下巡城御史收殮 八月諭入覲官薦將才令兵部彙上并廷臣所舉堪督撫總副者時所用多夸誕雖三尺不負而嗜進不已 九月諭廷臣凡失事定罪戰守定賞俱限十日奏餘犯疑可速結毋淹留朕久服瘠衣減

膳各衙門裁節事宜各條對 擢山東漕儲副使方岳貢為左副都御史岳貢上言四事清言路以收人心定推選以養廉耻責吏治于荒殘儲將才于部伍上是之尋進岳貢東閣大學士 冬十月諭有司贖錢其留額積穀外俱

充餉括民間廢銅鑄錢上自用銅錫木器屏金銀命文武諸臣各崇節約士庶不得衣錦繡珠玉 免懷來桐城田

明史紀事本末 卷七十二

祖

十一月諭臣民助餉立功者錄之。十二月誅吏部文選郎中吳昌時以事連前大學士周延儒賜死。谷應奉曰嗚呼自古未有端居深念。時食宵衣不遁聲色不殖貨利而馴致敗亡幾與暴君昏主同夫而均貶者則以化導鮮術貪濁之風成于下股肱乏材孤立之形見于上夫是以欲安而得危圖治而得亂也考之懷宗以漢昭嗣服之年。膺唐堯繼見之曆手剪紹瑠人廢玉燭減五登三。將是在是矣。而無如神祖倦勤王綱解組。喜宗拱手魁柄潛移。漢進靈帝以還。周自赧王之後。斯真儒生流涕而指陳聖哲。馳奮而不足矣。然而懷宗之圖治與其所以致亂。揆之事實。蓋亦各不相掩焉。方其大東。龍負便殿。停香記注。重珥言之。臣寒暑御文。華之講。進監司而問民疾苦。重宰執而尊禮賓師。以至素服論囚。蠲通珥亂罪。已則輟減音。樂賑饑。則屢發帑。金于凡愛民勤政。發奸摘伏。此則懷宗之治國也。及其禦寇警。則軍興費煩。急征徭。則閭閻告病。以至破資格。而官方愈亂。禁色直而文網愈密。惡私交而下滋告訐。尚名實而吏多苛察。于凡舉措。聽蒙貞邪。淆混。此則懷宗之致亂也。然其時亦未嘗無深識之士。不二心之臣。強項批鱗。呼號入告。如珥亂有近功之慮。匡時多救過之憂。批龍鱗則制實八策。攀殿檻則應詔一言。而究之。實生慟哭。無救突新。崇靖啣悲。自然荆棘無他。九關之虎豹。格于中間。而文具之積弊。澤不下究也。雖然。吾有疑焉。周藉舊基。天命未改。秦得中主。二世不亡。以懷宗之殫慮竭精。勤求民瘼。英察類漢明。猜忌則優于唐德。綜覈近孝。宣偏聽則異于宋神。斯固治世足奮烈。而亂世足救亡者。獨奈何。皇輿掃跡。天祿隕墜。相報益若斯之酷耶。是豈夫積善氣。必難返于夷庚。抑亦榮公賄風。定欲摧其傾軫也。語云。始于宮闈。成于金虎。懷宗之遇。則然而議者欲與暴君昏主同失。而均貶。則皆吹聲之論矣。予無取焉。

明史紀事本末卷之七十二終

明史紀事本末卷之七十三

豐

潤

谷

應

泰

廣

虞

編

輯

吳 脩明歷法

太祖吳元年冬十一月太史院使劉基率其屬高翼上戊申大統歷。

洪武元年冬十月徵元太史院使張佑張沂司農卿兼太史院使成棣太史同知郭讓朱茂司天少監王可大石澤李義太監趙恂太史院監候劉孝忠靈臺郎張谷回回司天監黑的兒阿都刺司天監丞迭里月實一十四人脩定歷數。

二年夏四月徵元回回司天臺官鄭阿里等十一人至京議歷法占天象。

三年六月改司天監為欽天監設欽天監官其習業者分四科曰天文曰漏刻曰大統歷曰回回歷自五官正而下至天文生各崇科肆焉五官正理歷法造歷歲造大統歷御覽月令歷六壬遁甲歷御覽天象七政躔度歷凡歷註上御歷三十事民歷三十二事壬遁歷六十七事靈臺郎辨日月星辰之躔次分野以占候保章正專志天文之變辨吉凶之占掣壺正知漏孔壺為漏浮箭為刻以考中星昏明之度而統於監正丞

十五年命大學士吳伯宗等譯回回歷經緯度天文諸書

十七年冬閏十月欽天監博士元統上言臣聞一代之興必有一代之歷隨時脩改以合天道今歷雖以大統為名而積分猶踵授時之數非所以重始敬正也授時法以至元辛巳為歷元至洪武甲子積一百四年以歷法推之得三億七千六百一十九萬九千七百七十五分經云大約七十年而差一度每歲差一分五十秒辛巳至今年連數盈漸差失度擬合脩改請以洪武甲子歲冬至為歷元而七政之行有遲疾順逆伏見不齊其理深奧實難推演聞磨勘司人王道亨有師郭伯玉者精明九數之學願徵令推算以宣昭一代之制書奏報可擢統為監正

二十年冬十一月選疇人年壯解書者赴京習天文推步之術

二十六年秋七月欽天監副李德芳言故元至元辛巳為歷元上推往古每百年長一日下驗將來每百年消一日永久不可易也今監正元統改作洪武甲子歷元不用消長之法考得春秋晉獻公十五年戊寅歲距至元辛巳二

千一百六十二年以辛巳為元推得天正冬至在甲寅日夜子初三刻與當時實測數相合洪武甲子元正上距
獻公戊寅歲二千二百六十一年推得天正冬至在己未日午正三刻比辛巳為元差四日六時五刻當用至元辛
巳為元及消長之法方合天道疏奏元統復言臣所推甲子元實於舊法無爽上曰二說皆難憑獨驗七政交會
行度無差者為是於是欽天監以洪武甲子為元而造歷依授時法推算如初

英宗正統十四年造己巳大統歷冬夏二至晝夜六十一刻行之而疏尋廢不行學士楊廉言漢興四百年更三造
歷唐三百年更七造歷宋三百餘年至十八造歷本朝自洪武至今百四十年未更造而交食一一驗不爽則知許
平仲郭守敬所造歷理數極精古今歷無過之者乃天生祭出之智豫國家歷數無疆之用也

憲宗成化十七年秋八月真定教諭俞正己言歷象授時乃敬天勤民之急務後世歷法失差由不得古人隨時損
益之法也我朝盡革前代弊政獨於歷法可議臣竊以經傳所載日月行天下之常度本歷元以步算又以陰陽虧
盈之理求之以驗今歷詳定成化十四年戊戌十一月初一日己丑子正初刻合朔冬至日月與天同會於斗宿七
度至三十三年丁巳十月初一日戊辰酉正初刻合朔冬至日月與天復同會於斗宿七度所謂氣朔分齊是為一
章者也今將一章十有九年七閏之數冬至月朔閏月節氣年月日時逐月開坐編成一冊上進請勅該部精加考
訂仍行欽天監從宜造歷頒布天下疏下部尚書周洪謨掌欽天監事童軒與正己參者議論竟日不能決洪謨等
因奏正己止據邵子皇極經世書及歷代天文志推算氣朔又祖述前代術家評論歲差之意言古今歷法俱各有
差曾不知與天合雖差而可令正己膠泥所聞輕率妄議請下法司治罪詔錦衣衛執治之

孝宗弘治十一年訪世業疇人并諸能通歷象道甲卜筮者

武宗正德十三年夏五月己亥朔日食起復弗合日官周濂請驗交食以更歷元

十五年冬十月禮部主事鄭善夫奏曰今歲及去年三次月食臣皆同欽天監官登臺觀驗初虧復圓時刻分秒多
不合占步益天道幽玄其數精微以人合天誠亦未易歲差之法晉虞喜定以五十年差一度久而驗之弗合也何
承天以百年劉焯以七十五年僧一行以八十三年久而驗之又弗合也許衡郭守敬定以六十六年有餘似已密
矣今據法推演仍又不合天道豈易言哉且如定歲差之法積四期餘一日以一日分加於四期故二至之時只爭
絲忽此所宜定也又如定日之法一日百刻而變為九百四十分者以氣朔有不盡之數難分也凡月三十日二氣

絲忽此所宜定也又如定日之法一日百刻而變為九百四十分者以氣朔有不盡之數難分也凡月三十日二氣

盈四百一十一分二十五秒一朔虛四百四十一分積盈虛之數以制閏故定朔必視四百四十一分前後為朧朧
只在一分之間此又所宜定也如日月交食惟日食為最難測月食分數惟以距交遠近別無四時加減蓋月小閏
虛大月入閏虛而食故八方所見皆同若日為月體所掩而食則日大而月小日上而月下日遠而月近日行有四
時之異月行有九道之異故旁觀者遠近自不同矣如北方食既南方才半虧南方食既北方才半虧故食之時刻
分秒必須據地定表因時求合而後准也如正德九年八月朔日食歷官報食八分六十七秒而閩廣之地遂至食
既其時刻分秒安得而同今按交食以元時分刻刻分分秒極精極細及至於半秒難分之處亦須酌量
以定者也若皆半秒積以歲月則躔離朧朧皆不合矣漢宋以來皆設算學與儒藝同科稱四門博士九章之法大
明故定差法更歷元每得其人我朝算法既廢而占天之書國法所禁官生之徒明理實少必須明理然後數精方
令海內儒術之中固有天資超邁究心天人之學者使得盡觀秘書加以歲月必能上按往古下推未來庶幾歷元
可更也不報

世宗嘉靖三年光祿少卿管監事華湘言天子奉順陰陽治歷明時蓋時以作事以厚生而世從治也時苟不明
將每朔弦晦望失其節分至啟閉乖其期無以該治生靈而世亂矣夫歷數之典代有作者曷嘗不廣集眾思人無
遺智法無遺巧期於永久不變也哉然不數歲而輒差歷所以差由天固有餘而日周不足也日之差驗於中星堯
冬至昏昴中而日在虛七度躔玄枵之子今冬至昏室中日在箕三度躔析木之實計去堯三千餘年而差者五十
度矣再以赤黃道考之至元辛巳改歷冬至赤道歲差一度五十秒今退天三度五十二分五十分矣黃道歲差九
十二分九十八秒今退天三度二十五分七十四秒矣是以正德戊寅日食庚辰月食時刻分秒起復方位類與推
算迤恭惟皇上入繼大統之年適與元革命改憲之年合則調元正歷固有待於今日也臣伏揆古今善治歷者三
家漢太初以鐘律唐大衍以著策元授時以晷景而晷景為近其所因者本也欲正律而不登臺測景竊以為皆空
言聽見非事實已伏望許臣暫住朝參督同中官正周濂及掄選曉人子弟諸曉本業者及冬至前詣觀象臺晝夜
推測日記月晝至來年冬至以驗二十四氣分至合朔日躔月離黃赤二道昏旦中星七政紫氣月孛羅喉計都之
度視元辛巳所測差次錄聞昔班固作漢志言治歷有不可不擇者三家專門之裔明經之儒精算之士臣三者無
一晝夜皇皇罔知所措乞勅禮部延訪有能知歷理如楊雄精歷數如邵雍智巧天授如僧一行郭守敬者徵赴京

師令詳定歲差成一代之制不報

神宗萬曆二十三年秋九月鄭世子載堉疏請改歷畧曰高皇帝革命之時元歷未久氣朔未差故仍舊費不必改作但討論潤色而已今則積年既久氣朔漸差以應修治後漢志所謂三百年斗歷改憲者宜在此時仰惟列聖御極以來未嘗以歷為年號至我皇上始以萬曆為元而九年辛巳歲距至元辛巳正三百年適當斗歷改憲之期又協乾元用九之義而歷元應在是矣繼述之盛舉甯不可待於今日乎前代人君或有新歷考成則改年號以應為名以紀之以為福壽之徵然此不過後天而奉天時者也聖上預以萬曆為元此乃先天而天弗違固宜有歷以應之為聖壽萬萬歲之嘉徵乃俟之久而未見焉此愚臣日夜之所惓惓也於是採眾說之所長輯為一書名曰律歷融通其學大旨出於許衡而與衡歷不同後漢志曰陰陽和則景至律氣應則灰除是故天子常以冬至日御前殿合八能之士陳八音聽樂均度晷景候鍾律權土灰放陰陽效則和否則占晉志曰日冬至音比林鍾浸以濁日夏至音比黃鍾浸以清十二律應二十四氣之變其為音也一律而生五音十二律而為六十音因而六之六六三十六故三百六十音以當一歲之日故律歷之數天地之道也夫黃鍾乃律歷本原而舊歷罕言之新法則以步律呂爻象為首此與舊歷不同一也堯時冬至日躔所在宿次劉宋何承天以歲差及中星考之應在須女十度左右唐一行大衍歷議曰劉炫推堯時日在虛危間則夏至火已過中虞廟推堯時日在斗牛間則冬至昂尚未中蓋堯時日在女虛間則春分昏張一度中秋分虛九度中冬至胃二度中昂距星直午正之東十二度夏至尾十一度中心後星直午正之西十二度四序進退不逾午正間軌漏使然也元人歷議亦云堯時冬至日在女虛之交而授時歷考之乃在牛宿二度是與虞廟同大統歷考之乃在危宿一度是與劉炫同相差二十六度皆不與堯典合新法上考堯元年甲辰歲夏至午中日在柳宿十二度左右冬至午中日在女宿十度左右心昂昏中各去午正不逾半次與承天一行二家之說合而與舊歷不同二也春秋左傳昭公二十年己丑日南至授時歷推之得戊子先左傳一日大統歷推之得壬辰後左傳三日新法推之與左傳合此與舊歷不同三也授時歷以至元十八年為元大統歷以洪武十七年為元新法則以萬曆九年為元其餘各條不同者多詳見歷議新法比諸授時庶幾青生於藍兩青於藍者章下禮部覆言歷名沿襲已久未敢輕議至於歲差之法當為考正所以求之者大約有三曰考月令之中星移次應節曰測二至之日景長短應候曰驗交食之分秒起復應時考以衡管測以臬表驗以刻漏斯亦僥得

之矣。夫天體至廣，歷家以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而紀日月星辰之行次，又析一度為百分，一分為百秒，可謂密矣。然在天一度，應地二千九百三十二里，其在分秒，又可推也。譬之輪轂外廣而中漸，以狹至於輻轉之處，間不容髮矣。夫渾儀之體，徑僅數尺，外布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每度不及指許，安所置分秒哉？至於臬之樹，不過數尺，刻漏之籌，不越數寸，以天之高且廣也，而以徑尺寸之物求之，欲其纖微不爽，不亦難乎？故方其差在分秒之間，無可驗者。至踰一度，乃可以管窺耳。此所以窮古今之智巧，不能盡其變與令之設歷者，或得其算而無測驗之具，即有具而置非其地，高下迴絕，則亦無准。宜非墨守者之所能自信也。即如世子言以大統授時二歷相較，考古則氣差三日，推今則時差九刻。夫時差九刻，在亥子之間，則移一日在晦朔之交，則移一月。此可驗之於近也。設移而前，則生明在二日之昏，設移而後，則生明在四日之夕矣。弦望亦宜各差一日。今似未至此也。此以歷家雖有成法，猶以測驗為準，為今之計，直令星歷之官再加詳推，以求歲差之故，亟為更正。嘗聞前禮官鄭繼之有言：欲定歲差，宜定歲法。於二至餘分，絲忽之間，定日法於氣朔盈虛一晝之際，定日月交食於半秒難分之所。斯其言似中歷家肯綮，要在得精思善算，而又知歷理者以職其事，誠博求之，不可謂世無其人。而其本又在我皇上秉欽若之誠，以建中和之極，光調玉燭，默運璇璣，正歷數以永大統之傳。是在今日，誠千載一時也。載堦議遂格不行。二十四年，河南按察司僉事邢雲路奏：窺天之器，無踰觀象測景候時籌策四事。乃今之日至，大統推在申正二刻，臣測在未正一刻，是大統實後天九刻餘矣。不甯惟是，今年立春夏至立冬，皆適值子午之交，臣測立春乙亥而大統推丙子，臣測夏至壬辰而大統推癸巳，臣測立冬己酉而大統推庚戌。夫立春與冬，乃王者行陽德陰德之令，而夏至則其祀方澤之期也。今皆相隔一日，則理人事神之謂何？是豈為細故，且歷法疎密，驗在交食，自昔記之矣。乃今年閏八月朔日有食之大統推初虧已正二刻，食幾既而臣候初虧已正一刻，食止七分餘。大統實後天幾二刻，而計閏應及轉應，若交應則各宜如法增損之矣。蓋日食八分以下，陰歷交前初虧西北，固歷家所共知也。今閏八月朔日食實在陰歷交前，初虧西北，其食七分餘，明甚，則安得謂之初虧正西，食甚九分八十六秒耶？而大統之不效亦明甚。然此八月也，若或值元日於子半，則當退履端於月窮，而朝賀大禮當在月正二日矣。又可謂細故耶？此而不改，臣竊恐愈久愈差，將不流而至春秋之食晦不止。臣故曰：閏應轉應交應之宜俱改也。久之刑科給事中李應策亦言：國朝歷元聖祖崇諭二說難憑，但驗七政交會行度無差者為是。惟時以至元辛巳，揆之洪武甲子，僅百

四年所律以差法似不甚遠至正德嘉靖已當退三度餘矣俟今日哉春秋不食朔猶直書官失之今日食後天幾二刻冬至後天逾九刻計氣應損九百餘分乃云弗失乎。歷理微渺日月五星運轉交會咸取應於窺管測表歐陽脩所謂事之最易差者雖古太初大衍諸書詎不深思立解得羲和氏之歷象授時遺意然果以鍾律為數無差則太初歷宜即定於漢而後之為三統四分者若何又果以著策為術無差則大衍歷亦當即定於唐而後之為五紀貞元觀象者又若何益陰陽迭行隨動而移移而錯錯而乖違日陷不止則躔離之誤分至之忒積此焉窮雲路持觀象測景候時籌策四事議者應宜俱改使得中秘星歷書一編閱而校焉必自有得於是欽天監正張應候等疏詆其誣禮部言使舊法無差誠宜世守而今既覺少差矣失令不修將歲愈久而差愈遠其何以齊七政而釐百工哉。理應俯從雲路所請即行考求磨算漸次修改但歷數本即玄微修改本非易議益更歷之初上考往古數千年布算雖有一定之法而成歷之後下行將來數百年不無分秒之差前此不覺非其術之疎也以分秒布之百餘年間其微不可紀蓋亦無從測識之耳必積至數百年差至數分而始微見其端今欲驗之亦必測候數年而始微得其概即令該監人員不過因襲故常推行成法而已若欲斟酌損益緣舊為新必得精諸歷理者為之總統其事選集星家多方測候積算累歲較析毫芒然後可為準信裁定規模復乞即以邢雲路提督欽天監事該監人員皆聽約束本部仍博訪通曉歷法之士悉送本官委用務親自督率官屬測候二至太陽晷刻逐月中星躔度及驗日月交食起復時刻分秒方位諸數隨得隨錄一切開呈御覽積之數年酌定歲差修正舊法則萬世之章程不易而一代之歷寶維新其於國家敬天勤民之政誠大有裨益矣疏奏留中未行

四十年南京太僕寺少卿李之藻上西洋歷法畧言邇年臺諫失職推算日月交食時刻虧分往往差誤交食既差定朔定氣由是皆舛伏見大西洋國歸化陪臣龐迪我龍化民熊三拔陽瑪諾等諸人慕義遠來讀書談道俱以穎異之資洞知歷算之學攜有彼國書籍極多久漸聲教曉習華音其言天文歷數有我中國昔賢所未及道者一曰天包地外地在天中其體皆圓皆以三百六十度算之地經各有測法從地窺天其自地心測算與自地面測算者都有不同二曰地面西北其北極出地高度度分不等其赤道所離天頂亦因而異以辨地方風氣寒暑之節三曰各處地方所見黃道各有高低斜直之異故其晝夜長短亦各不同所得日景有表北景有南景亦有周圍圓景四曰七政行度不同各為一重天層層包裹推算周徑各有其法五曰列宿在天另行度以二萬七千餘歲一周此

古今中星所以不同之故不當指列宿之天為晝夜一周之天六曰五星之天各有小輪原俱平行特為小輪旋轉於大輪之上下故人從地面測之覺有順逆遲疾之異七曰歲差分秒多寡古今不同蓋列宿天外別有兩重之天動運不同其一東西差出入二度二十四分其一南北差出入一十四分各有定算其差極微從古不覺八曰七政諸天之中心各與地心不同處所春分至秋分多九日秋分至春分少九日此由太陽天心與地心不同處所人從地面望之覺有盈縮之差其本行初無盈縮九曰太陰小輪不但算得遲疾又且測得高下遠近大小之異交食多寡非此不確十曰日月交食隨其出地高低之度看法不同而人從所居地面南北望之又皆不同兼此二者食分乃審十一曰日月交食人從地面望之東方先見西方後見凡地面差三十度則時差八刻二十分而以南北相距三百五十里作一度東西則視所離赤道以為減差十二曰日食與合朔不同日食在午前則先食後合在午後則先合後食凡出地入地之時近於地平其差多至八刻漸近於午則其差時漸少十三曰日月食所在之宮每次不同皆有捷法定理可以用器轉測十四日節氣當求太陽真度如春秋分印乃太陽正當黃赤二道相交之處不當計日勻分凡此十四事者臣觀前此天文志諸書皆未能及或有依稀揣度頗與相近然亦初無一定之見惟是諸臣能備論之不徒論其度數而已又能論其所以然之理蓋緣彼國不以天文歷學為禁五十年來通國之俊曹聚而講究之窺測既核研究亦審與中國數百年來始得一人無師無友自悟自是此豈可以疏密較者哉觀其所製窺天窺日之器種種精絕即使郭守敬諸人而在未或測其皮膚又況現在臺諫諸臣刻漏塵封星臺迹斷者甯可與之同日而論也昔年利瑪竇最稱博覽超悟其學未傳溘先朝露士論至今惜之今龐迪我等鬚髮已白年齒向衰失令不圖政恐後無人解伏乞勅下禮部亟開館局首將陪臣龐迪我等所有歷法照依原文譯出成書其於鼓吹休明觀文成化不無裨益也

懷宗崇禎二年九月癸卯開設歷局命吏部左侍郎徐光啟督修歷法先是五月朔乙酉日食時刻不驗上切責欽天監官五官夏官正戈豐年等奏言大統歷乃國初監正元統所定其實即元太史郭守敬所造授時歷也二百六十年來歷官按法推步一毫未嘗增損非惟不敢實不能若妄有竄易則失之益遠矣切詳歷始於唐堯至今四千年其法從粗入精從疎入密漢唐以來有差至二日一日者後有差一二時者至於守敬授時之法古今稱為極密然中間刻數依其本法尚不能無差此其立法固然非職所能更改豈惟職等即守敬以至元十八年成歷越十八

年為大德三年八月已推當食而不食大德六年六月又食而失推載在歷律志可考也是時守敬方以昭文殿大學士知太史院事亦未能有所增改良以心思技術已盡於此不能復有進步矣於是禮部覆言歷法大典唐虞以來咸所隆重故無百年不改之歷我高皇帝神聖自天深明象緯而一時歷官如元統李德芳輩才力有限不能出守敬之上因循至今後來崇官修正則有童軒樂龔華湘等著書考定則有鄭世子載堉副使邢雲路等建議改正則有俞正己周濂周相等是皆明知守敬舊法本未盡善抑亦年遠數贏即守敬而在亦須重改故也況歷法一志歷代以來載之國史若史記漢書晉唐書宋元史尤為精備後之作者稟為成式因以增修我國家事度越前代而獨此一事略無更定如萬歷間纂修國史擬將元史舊志謄錄成書豈所以昭聖朝之令典哉已而光啟上歷法修正十事其一議歲差每歲東行漸長漸短之數以正古來百五十年六十六年多寡互異之說其二議歲實小餘昔多令少漸次改易及日景長短歲不同之因以定冬至以正氣朔其三每日測驗日行經度以定盈縮加減真率東西南北高下之差以步日躔其四夜測月行經緯度數以定交轉遲疾直率東西南北高下之差以步月離其五密測列宿經緯行度以定七政盈縮遲疾順逆相離遠近之數其六密測五星經緯行度以定小輪行度遲疾留逆伏見之數東西南北高下之差以推步陵犯其七推察黃赤道廣狹度數密測三道距離及月五星各道與黃道相距之度以定交轉其八議日月去交遠近及真會似會之因以定距午時差之真率以正交食其九測日行考知二極出入地度數以定周天緯度以齊七政因月食考知東西相距地輪經度以定交食時刻其十依唐元法隨地測驗二極出入地度數地輪經緯以求晝夜晨昏永短以正交食有無先後多寡之數因舉南京太僕寺少卿李之藻西洋人龍華民鄧玉函同襄歷事疏奏報可故有是命

三年夏五月徵西洋陪臣湯若望秋七月徵西洋陪臣羅雅谷供事歷局

四年春正月禮部尚書徐光啟進日躔歷指一卷測天約說二卷大測二卷日躔表二卷割圓八線表六卷黃道升度七卷黃赤道表一卷通率表一卷夏四月戊午夜望月食徐光啟豫定月食分秒時刻方位奏言日食隨地不同則同地緯度算其日分多少用地經度算其加時早晏月食分數寰宇皆同止用地經度推求先後時刻漢安帝元初三年三月二日日食史官不見遼東以聞五年八月朔日食史官不見張掖以聞蓋食在早獨見于遼東食在晚獨見於張掖當時京師不見食非史官之罪而不能言遼東張掖之見食則其法為未密也唐書載北極出地

自林邑十七度至蔚州四十度。元人設四海測驗二十七所。庶幾知詳求經緯之法矣。臣特從輿地圖約略推步。開載各省今食初虧度分。益食分多少。既天下皆同。則餘率可以類推。不若日食之經緯各殊。必須詳別也。又月體一十五分。則盡入闇虛。亦十五分止耳。而臣今推二十六分。六十秒者。蓋闇虛體大於月。若食時去交稍遠。即月體不能全入闇虛。止從月體論其分數。是夕之食極近于二道之交。故月入闇虛一十五分。方為食既。更進一十一分。有奇。乃得生光。故為二十六分。有奇。如回回歷推十八分四十七秒。畧同此法也。冬十月辛丑朔日食。先啟復上測候四說。其畧曰。日食有時。蓋舊法用距午為限。中前宜加。中後宜減。以定加時早晚。若食在正中。則無時差。不用加減。故臺官相傳。謂日食加時有差。多在早晚。日中必合。獨今此食既在日中。而加時則舊術在後。新術在前。當差三刻以上。所以然者。七政運行。皆依黃道。不由赤道。舊法所謂中乃赤道之午。中而不知所謂中者。黃道之正中也。黃赤二道之中。獨冬夏二至。乃得同度。餘日漸次相離。今十月朔。去冬至度數尚遠。兩中之差。二十三度有奇。豈可仍因食限近午。不加不減乎。若食在二至。又正午相值。果可無差。即食于他時。而不在日中。即差之原尚多。亦復難辨。適際此日。又值此時。足為顯証。是可驗時差之正術一也。交食之法。既無差誤。及至臨期。實候其加時。亦或少有後先。此則不因天度。而因地度。地度者。地之經度也。本方之地。經度未得真率。則加時難定。其法必從交食時測驗數次。乃可較勘畫一。今此食依新術測候。其加時刻分。或前後未合。當取從前所記地經度分。斟酌改定。此可以求里差之真率。二也。時差一法。溺於所聞。但知中無加減。而不知中分黃赤。令一經目見。一經口授。人人知加時之因。黃道人人知黃道極之歲一周。天奈何以赤道之午。正為黃道之中。限乎。臣今取黃道中限。隨時隨地。算就立成。監官已經膳錄。臨時用之。無不簡便。其他諸術。亦多類此。足以明學習之甚易。三也。該監諸臣。所最苦者。從來議歷之人。誠為擅改。不知其斤斤墨守者。郭守敬之法。即欲改不能也。守敬之法。加勝於前矣。而謂其至今無差。亦不能也。如時差等術。蓋非一人一世之聰明。所能揣測。必因千百年之積候。而後智者會通立法。若前無緒業。即守敬不能驟得之。況諸臣乎。此足以明疎失之非辜。四也。有此四者。即分數甚少。亦宜詳加測候。以求顯驗。故敢冒昧上聞。六年冬十月。以山東布政司右叅政李天經。督修歷法。時徐光啟以病辭。應務。逾月卒。所著崇禎歷書。幾百卷。七年春正月乙巳。督修歷法。山東右叅政李天經。疏言七政之餘。依新法則火土金三星。本年九月初旬。會於尾宿之天。江左右木星。於是月前犯鬼宿之積尸氣。一時五緯。已有其四。非必以數合天。即天驗法之一據也。從來歷家

於列宿借星有經度無緯度雖回曆近之猶然古法故臣等所推經緯度數時刻與監推各各不同如本年八月秋分大統曆算在八月三十日未正一刻新法算在閏八月二日未初一刻十一分相距兩日臣於閏八月二日同盤局官生測太陽午正高五十五度零六分尚差一分入交推變時刻應在未初一刻一十分照合新曆隨取輔臣徐光啟從前測景簿數年俱合春秋傳曰分同道也至相過也二語可為今日節變差訛之一証蓋太陽行黃道中線迨二分而黃道與赤道相交此晝夜之所以平而分應所由起也迨二至則過赤道內外各二十三度有奇夫過赤道二十三度為真至則兩道相交於一線詎不為真分乎太陽有平行有實行平則每日約行若干而實行則有多有寡不獨秋分為然謹將諸曜會合凌犯行度開具禮部委司官同監局官生詳議以聞蒲城布衣魏文魁上言今年甲戌二月十六日癸酉曉刻月食今歷官所訂乃二月十五日壬申夜也八月應乙卯月食今乃以甲寅遂令八月之望為晦并白露秋分皆非其期訛謬尚可言哉奏上命文魁入京測驗秋七月甲辰李天經上歷元二十七卷星屏一卷冬十一月日晷星晷儀器告成上命太監盧維甯魏征至局驗之先是西儒羅雅谷湯若望在歷局造測儀六式一曰象限懸儀二曰平面懸儀三曰象限立運儀四曰象限座正儀五曰象限大儀六曰三直游儀復有弩儀弧矢儀紀限儀諸器不樂錄

谷應泰曰古今改曆者無慮數十家由黃帝訖秦凡六改由漢初訖漢末凡五改由曹魏訖隋凡十三改由唐訖周凡十六改由宋初訖宋末凡十八改由金熙宗訖元凡三改其間傑然名家者漢太初以鍾律唐大衍以著策元授時以晷景而晷景為最密明太祖吳元年太史令劉基率其屬進戊申大統曆已而欽天監博士元統請以洪武甲子歲冬至為歷元大約錫名雖殊立成罔異與授時都無增損良以才非守敬革故滋難也自時厥後建議改正則有俞正己鄭善夫周濂周相諸專官修治則有童軒樂麓華湘諸人著書考定則有鄭世子戴埴副使邢雲路諸人志切持籌事同築室言人人殊旋復報罷迄于萬曆西儒來賓繼軌迭至一時象緯歷算之說迴出尋常噫與天會李之藻既推較于定陵徐光啟復連茹于懷廟開局京圻允稱甚盛其法以二十四刻二十一分八十八秒六十四微為平行歲實小餘而以均數加減之則為定冬至由是太陽有平行實行而三百六十五度之盈縮因之太陰有自行次輪又次輪而朔望之遲疾因之交食有時差里差視差而食時之刻數分秒方位因之有所為根數者猶授時氣應也引數者猶授時盈縮歷遲疾限也均數者猶授時加

減差也。黃道東行一分四十三秒餘者。猶按時歲差一分五十秒也。至如午中分黃赤之辨。分至有贏縮之殊。而隨動自動。疾動遲動不同。則交道之廣狹生焉。闡微析幽。思出象表。雖使楊子譚玄洛下。握算無以及此。衆言淆亂。迄未通頌。適我

南嚮之辰。詔司天西歷之布。法象維新。璣衡愈密。豈非宏制尙闕于垂成。而大典終歸於有待哉。唐乎盛矣。明史紀事本末卷之七十四

宦侍誤國

熹宗天啟七年。秋八月。懷宗踐祚。冬十月。魏忠賢伏誅。南京守備太監楊朝。浙直織造太監李實。承天守備太監李希哲。提督太和山太監馮玉。天壽山太監孟進。漕運太監李明道。崔文昇並免。上御日講畢。召閣臣入便殿。出劄遼督師王之臣。疏示之。曰。王之臣。自云贊員。又云虛拘。非內臣牽制之乎。其盡撤各邊內臣。十一月戊辰。諭曰。先朝於宣大薊遼東江諸地。分遣內臣協鎮。一柄兩操。甚無謂。矧宦官觀兵。古來有戒。其概罷之。一切相度機宜。俱聽經督節制。無復委任不專。以藉其口。凡爾諸臣。宜體此意。先是自萬歷以來。礦稅既行。騷然苦之。既而魏忠賢擅權。敲骨剝髓。天下重足而立。上即位。首罷之。朝野翕然。望至治焉。

懷宗崇禎元年春正月。命內臣俱入直。非受命不許出禁門。二月。諭戒廷臣結交近侍。

二年夏四月。以內官監太監曹化淳提督南京織造。秋七月。以司禮太監曹化淳提督東廠。冬十一月。我

清兵南下。始遣乾清宮太監王應朝。監視行營太監馮元昇。覈軍訖。始下戶部發餉。又命太監呂直。督軍。十二月

以司禮監太監沈良佐。內官太監呂直。提督九門及皇城門。司禮太監司鳳翔。總督忠勇營。提督京營。

三年春二月。司禮太監曹化淳等。各廕錦衣衛指揮僉事。

四年秋九月。命太監張彝憲。總理戶工二部錢糧。唐文征。提督京營戎政。王坤。往宣府。劉文忠。往大同。劉允中。往山

西。各監視兵餉。冬十月。命太監監軍。王應朝。往關甯。張國元。往薊鎮。東協王之心。中協邵希韶。西協。十一月。以

太監李奇。茂。監視陝西茶馬。吳直。監視登島兵餉。初。上既罷。諸內臣外事。俱委督撫。然上英察。輒以法隨。其後。外臣

多不稱任使者。崇禎二年。京師戒嚴。乃復以內臣珥行營。自是。卿憲四出。動以威倨。上官體加於庶司。羣相壅蔽。矣

罷工部郎中孫肇興。肇興。監督盛甲廠。以帑誦疏。劾張彝憲。上怒。落職。

五年春三月工部右侍郎高弘圖上言臣部有公署中則尚書旁列侍郎禮也內臣張彙憲奉總理兩部之命儼臨其上。不亦辱朝廷而褻國體乎。臣今日之為侍郎也。貳尚書非貳內臣國家大體。臣固不容不慎。故僅延之川堂相賓主而公座毋甯已之。雖大拂彙憲意。臣不顧也。且總理公署奉命別建。則在臣部者宜還之。臣部豈不名正言順。而內外平。上以軍興餉事重。應到部驗核。不聽。弘圖遂引疾求去。疏上。竟削籍。秋七月。以司禮監太監曹化淳提督京營戎政。冬十二月。南京禮部主事周鑣上言內臣用易而去難。此從來之通患。然不能遽去。猶冀有以裁抑之。今張彙憲用而高弘圖之骨鯁不可容矣。金鉉之撫蓋雖幸免罪。以他事中之矣。王坤用而魏呈潤以救胡良機處矣。趙良曦以直糾扶同處矣。鄧希詔用而曹文衡以互結排間矣。王弘祖以禮數苛斥矣。若夫孫肇興王弘祖之激直。李曰輔熊開元之慷慨。無不罷斥。未能屈指。尤可嘆者。每讀邸報。半屬內侍之溫綸。從此以後。草菅臣子。委棄天言。秋狗中貴之心。將不知所極矣。上怒其切直。削籍。禮部員外郎袁繼成疏救之不聽。以司禮監右少監劉夢馨提督九門。令百官進馬三品以上。各貢一匹。餘合進俱納于御馬監。實費金買之本監也。否則雖駿驥亦却之。六年春正月。大學士周延儒以宣府閱視太監王坤疏劾乞罷。不允。左副都御史王志道。上言王坤不宜侵輔臣。上召廷臣於平臺。謂志道曰。遣用內臣。原非得已。朕言甚明。何議論之多也。昨王坤之疏。朕已責其誣妄。乃廷臣舉劾莫不牽引內臣。豈處分各官。皆為內臣耶。對曰。王坤直劾輔臣。舉朝皇皇。為紀綱法度之憂。臣為法度惜。非為諸臣地也。上曰。廷臣於國家大計。不之言。惟因內臣在鎮。不利奸弊。乃借王坤疏。要挾朝廷。誠巧佞也。因詰志道者。再周延儒曰。志道非專論內臣。實責臣等溺職。上色稍霽。曰。職掌不修。沽名立論。何堪憲紀。立命志道退。延儒遂放歸。夏五月。命司禮監太監張其鑑等。赴各倉。同提督諸臣。盤驗收放。太監張應朝。調南京與胡承詔協同守備。諭兵部流寇蔓延。各路兵將功罪。應有監紀。特命太監陳大金。閻思印。謝文舉。孫茂霖。為內中軍。會各撫道。分入曹文詔。左良玉。諸營。尋復以閻思印。同總兵張應昌。合歡。汾陽。知縣費甲。鑄。以逼迫苦供。億墜井死。六月。命太監高起潛。監視錦甯。張國元。監視山西石塘等路。綜核兵餉。秋七月。敘內臣守萊州功。徐時得。程升。各賡錦衣衛正千戶。命湖廣守備太監魏相。監視登島兵餉。七年春二月。監視登島太監魏相。以給事中莊贊獻上太平十二策。內撤監視。因求罷。不允。賡獻於外。總理太監張彙憲。請入覲。官投冊。以隆體統。許之。山西提學僉事袁繼成。上言士有廉恥。然後有風俗。有氣節。然後有事功。

如總理內臣有覲官賞冊之令。皇上從之。特在劇釐奸弊。非欲羣臣誦膝也。乃上命一出。靡然從風。藩臬守令。參謁屏息。得免呵責為幸。嗟乎。一人輯瑞。萬國朝宗。諸臣未覲天子之光。先拜內臣之座。士大夫尚得有廉恥乎。逆璫方張時。義子乾兒。昏夜拜伏。自以為羞。今且白晝公庭。恬不知怪。國家自有覲典。二百餘年。未聞有此所為。太息也。上以越職言事責之。既張彞憲。亦奏辨謂。覲官參謁。乃尊朝廷。繼成復上言。尊朝廷。莫大於典例。知府見藩臬行屬禮典例也。見內臣行屬禮。亦典例乎。諸司至京投冊。吏部各官典例也。先謁內臣。亦典例乎。事本典例。雖坐受猶以為安事。創彞憲。即長揖。祇增其辱。高皇帝立法。內臣不得與外事。若必以內臣繩外臣。會典所不載。上仍切責之。夏五月。陝西按察司副使賀自鏡。奏監紀太監孫茂霖玩寇。宣府太監王坤。奏監軍紀功罪耳。追逐有將吏在。果如自鏡言。則地方官罪不在茂霖下矣。上不問。六月。敘禁旅功。詹太監曹化澂。世襲錦衣衛千戶。袁禮。楊進朝。盧志德。各百戶。賜衣幣。以擊盜屢捷也。罷各道監視太監諭曰。朕御極之初。撤還內鎮。舉天下事。悉以委之大小臣工。比者多營私。罔恤民艱。廉謹者又迂疎。無通論。己之冬。京都被兵。宗社震恐。此士大夫負國家也。朕不得已用成祖監理之例。分遣各鎮監視。添設兩部總理。雖一時權宜。亦欲諸臣自引罪。今經制粗立。兵餉稍清。諸臣應亦知省。其將總理監視等官。盡行撤回。以信朕之初心。張彞憲。俟漕竣。即回監供職。惟閩甯密。邇外境。高起潛。兼監兩鎮。管內臣提督如故。秋七月。發帑金。蟒段。給監軍太監高起潛賞功。九月。司禮監太監張從仁。改內官監提督九門。冬十月。命兵部同內中軍張元亨。崔良用。往西甯。監眎及茶馬御史易壯馬。總理戶工二部。司禮太監張彞憲。改司禮監提督。十一月。侍讀倪元璐。上言邊臣之情。歸命軍容。無事。稟成為恭。寇至。推委百出。陽以號于人曰。吾不自由也。陛下何不信賞必罰。以持其後。而必使近習之人。試之鋒鏑。又使藉口。迄用無成。始陛下曰。行之有績。即撤令行之。無績。益宜撤。不聽。十二月。以乾清宮太監馬雲程。提督京營戎政。撤南京守備太監胡承詔。張應朝。以司禮太監梁洪。泰。內官太監張應乾。協同守備。八年。夏四月。承運庫太監周禮言。崇禎六年。七年。省直金花銀。共通八十九萬。命趣之。冬十一月。太監高起潛。弟詹錦衣衛中所正千戶世襲。九年。夏六月。命司禮太監曹化澂。同法司錄囚。秋七月。我清兵至居庸。遣內中軍李國輔。守紫荆關。許進忠。守倒馬關。張元亨。守龍門關。崔良用。守固關。勇衛營太監孫維武。

劉元斌以六千五百人防馬水沿河 兵部尚書張鳳翼督援兵出師以監視閩甯太監高起潛為總監南援霸州
 遼東前鋒總兵相大壽為提督同山海總兵張時傑屬起潛給起潛金三萬賞功牌千購賞格 以前司禮太監張
 雲漢韓贊周為副提督巡城閱軍司禮太監魏國徵守天壽山尋以國徵總督宣府昌平京營御馬太監鄧良輔為
 分守太監鄧希詔監視中西二協太監杜敷分守 以張元佐為兵部右侍郎鎮守昌平時內臣提督天壽山者皆
 即日往 上語閣臣曰內臣即日就道而侍郎三日未出何怪朕之用內臣耶 以司禮太監盧維甯總督天津通州
 臨清德州內中軍太監孫茂霖分守 八月命科道各官分地督運從太監張彙憲之言也召廷臣於平臺及河南
 道御史金光宸初光宸參督師張鳳翼及鎮守通州兵部右侍郎仇維楨首叙內臣功為借援又請罷內臣督兵上
 勿善也是日上怒甚曰仇維楨方至通州爾即借題沽名欲重治之適大雷雨議謫 九月我
 清兵從建昌冷口還守將崔秉德請率兵過歸路總監高起潛不敢進揚言當半渡擊之偵騎報師已盡行四日
 潛始進石門山報斬三級 司禮監太監孫彙憲調南京同張彙憲守備 冬十月工部侍郎劉宗周上言人才之
 不競非無才之患而無君子之患今天下即乏才亦何至盡出二三中官下每當緩急之際必依以大任三協有遺
 通津臨德有遺又重其體統等于總督中官總督將置總督于何地是以封疆嘗試也且小人與中官每相引重而
 君子獨岸然自異故自古有用小人之君子終無黨比中官之君子皇上誠欲進君子退小人而復用中官以參制
 之此明示以左右祖也不報 賜太監曹化淳等綠帶時各進馬也 敘京師城守功太監張國元曹化淳詹指揮
 會事各世襲賜金幣初化淳為京營提督收用降丁及守昌平俱散去至有叩京師城下者皆稱京營兵莫能辨
 十一月敘禁旅功太監劉元斌詹錦衣衛百戶 命御馬太監陳賁總監大同山西牛文炳分守御馬太監王夢弼
 分守宣府昌平鄭良輔協理 召兵部左侍郎王業浩司禮太監曹化淳于平臺 十二月曹化淳加後軍都督府
 左都督世襲錦衣衛指揮僉事

十年春正月常熟張從儒許錢謙益溫體仁修都下之獄謙益嘗為王安作祠記太監曹化淳者故王安門下也謙
 益得免體仁尋致仕還 詳東林 以御馬太監李名臣提督京城巡捕王之俊副之司禮太監曹化淳提督東廠
 分守津通臨德總理太監楊顯名參前巡鹽御史張養高欽舜各侵稅額詔逮之時養先卒下撫按錄其家 夏四
 月命南京守備太監孫彙賢張雲漢同兵部尚書范景文清覈兵馬械杖 總監太監高起潛行部永平道劉景耀

關內道楊于國俱恥行屬禮上疏求免上謂總監原以總督體統行事罷于國降景耀二級以後監司皆莫敢爭時
監視之設止多一扣餉之人監視欲滿則督撫鎮道皆有所恃以飾功掩過故邊吏皆樂有監視而上方倚任中官
不察也 秋七月工部員外郎方璽請外璽上言皇上親擒魏忠賢而手刃之豈溺情闇豎者不過以外廷諸臣無
一可用而惜才及之况人臣感激聖恩苟知報答何論內外每見廷臣處地懸絕不若宮庭督御効忠倍易凡此內
臣微茲曠典孰不欲棄捐頂踵以酬我皇上者不必總總過計也刑科給事中何楷駁其通內呈身吏部請削其籍
上手改降三級謫外 冬十一月以司禮太監曹化淳杜勳等提督京營孫茂霖分守薊鎮中西三協鄭良輔總理
京城巡捕

十一年春正月任邱清苑涑水遷安大城定興通州各有司不法上內訪逮入責撫按不先劾為溺職近畿如此遠
地可知命部院申飭 二月丙申城廬溝各拱極城太監督役掠塗人受工民力為憊 冬十月以御馬太監邊永
清分守薊鎮西協

十二年春正月敘緝奸功東廠太監王之心曹化淳蔭錦衣衛百戶 二月以司禮太監崔琳清理兩浙鹽課賦稅
秋七月以司禮太監張榮提督九門王裕民總督京營戒午門端門諸內臣延接朝士 九月以內官監太監杜
秩亨提督九門

十三年春三月詔撤各鎮內監還京 夏六月大學士薛國觀免先是上召國觀語及朝士貪婪對曰使廠衛得人
朝士何敢如是東廠太監王化民在側汗浹沾背於是專偵其陰事而國觀亦褊枝坐通賄敗詳東林黨議

十四年夏四月召大學士周延儒入朝 秋八月辛酉上幸太學以重脩告成也正一真人張應京請慮從臨雍先
期司禮太監王德化奉命率群臣習儀于太學時比之唐魚朝恩講經元李邦甯釋奠事 九月改東廠提督京營
者亦稱總督 冬十一月禁朝臣私探內閣通內侍于是待漏俱露立毋敢入直舍 十二月諭停內操勅內臣神

官等監及各司局庫等毋干外政并申戒廷臣毋交通近侍
十五年春正月罷提督京營內臣 御史楊伯願上言臣讀勅諭申結交內侍之律因稽高皇帝初無所謂緝事之
令臣工不法止於明糾無陰許也臣待罪南城所見詞訟多假番役妄稱東廠甚者誣人作奸挾仇首告矣夫餌人
以陷禍擇人而肆喙惟恐其不為惡又惟恐其不即罹於法揆之皇上泣罪解網之仁豈不傷哉伏願先寬東廠條

例東廠寬而刑罰可以漸省。抑臣復有請焉。如臣子獲罪。但勅撫按檻車。送詣闕下。未為不可。若緹騎一遣。有資者家門破散。無資者地方驚擾。為害匪淺。上是之諭。東廠所緝。止于謀逆亂倫。其作奸犯科。自有司存。戒錦衣校尉奉使需擾。秋七月。以司禮太監齊本正提督東廠。王承恩提督勇衛營。冬十月。誅司禮太監劉元斌。初元斌監軍河南。群盜在陝洛。元斌留歸德。不敢進。縱諸軍大掠。殺獲汲者論功。及論辟未得旨。即奏辨。上怒。并誅太監王裕民。十六年夏五月。以內官監太監王之俊提督京城巡捕練兵。秋七月。戒廷臣私謁內侍。果有事。朝房商之。八月。以司禮太監王承恩督察京營。戎政韓贊周守備南京。冬十二月。前大學士周延儒有罪。賜死。延儒當中外交誼。竟無能為。上畫一策。其罷內監撤廠。衛內臣日夜文致之。故延儒始終皆以瑞敗。初延儒受主眷深。諸瑞稍稍乘間。媒孽上。俱不信。延儒益忽之。不為慮。迨視師行邊。上意稍移。而諸瑞乃盡發其蒙蔽狀。上信之。吳昌時事發。聖怒遂不可回矣。

十七年春二月。李自成自山西趨真定。保定命太監高起潛等分據要害。三月。李自成陷宣府。太監杜勳迎降。入居庸關。太監杜之秩迎降。以司禮太監王承恩提督內外京城。召前太監曹化淳等分守諸門。丙午。賊騎薄彰儀門。太監杜勳絕城上。入見大內。張皇賊勢。語守瑞輩曰。吾黨富貴自在也。是夕。太監曹化淳開門降。上死。杜稷內臣從死者。惟王承恩一人。

谷應泰曰。嘗聞宦者四星。在皇位之側。而腐身薰子。動相銜達。金貂左璫。口含天憲者。所由來漸矣。然秦以趙高敗。漢唐以宦侍亡。太祖鑒之。凡內監不令讀書。取備掖庭。給灑掃而已。及乎中葉。寵用刑餘。英憲武熹。亂者四世。比至懷宗中。齡踐祚。睿謀天縱。手翦凶璫。雖李閏有伺安之功。曹騰參建桓之策。而卒之張遠坐收。甘露無變。不動色而去。大奸斯已奇矣。然其初年。江南織造。即便撤還。塞北監軍。悉皆免罷。仍諭內臣受命。始出禁門。廷臣在官。勿交近侍。于時。嘯突不假。狐鼠無竊。宮中府中。肅清極矣。詎意渭水陳兵。甘泉舉火。而問錢穀。則大僚不對。咨廟筭。則肉食寡謀。秦既無人。王真孤立。乃始參任。貂璫往來。給使勞軍。轉餉。偵刺行聞。蓋亦有所不得已也。自是之後。曹化淳等。以錦衣蒙廕。而張夔憲總理戶工。唐文征親督京營。高起潛監臨。錦甯張其鑑。盤驗收放。內外各司。必兼貂貴。緣邊諸鎮。復設中涓。語云。西頭勢重。南衙樞機。權過宰相。良不誣矣。其後高宏圖。熊開元。次第投効。倪元璐。袁繼成。先後上章。侯覽用事。而朱穆發。直朝恩。即燕而魯公。爭坐國體。既傷宜士。

大夫之所鄙也。然而英主在御，太阿未落，非有王振土木之罪，汪直西廠之酷，劉瑾不軌之謀，魏忠賢閹奸之狀，而潛窺意旨，副致敗亡者，無他，陽授以國柄者，猶摘龍之珠而陰寄以耳目者，直竊叢之神也。總之，懷宗怒在門戶，故必用甫節，以伺膺滂，而懷宗疑在蒙蔽，又必用弘石，以發楊賈卒之。中常子弟，悉合黃巾涼州，議郎責輸貨賄，而天下事不可為矣。以予論之，崇禎初造人望，太平假令推誠置腹，則場窳可除，任賢去邪，則卜羣可浼，與其詞之于閹人，孰若信之于正士，回天獨坐，固無事此曹也。獨奈何輔國就誅，元振更用左愴，既殺張讓，復然眉睫之喻，乃為識者所悼惜哉。

明史紀事本末卷之七十五

中原羣盜

崇禎元年，延安饑，十一月，府谷民王嘉胤倡亂，饑民附之。白水盜王二等復合徒眾，劫掠蒲城、韓城間。時承平久，猝被兵人，無固志。巡撫陝西都御史胡廷宴庸而老，惡聞盜，杖各縣報者曰：此饑氓，徐自定耳。于是有司不以聞。盜偵知之，益恣劫，宜君縣獄北合嘉胤五六千人，聚延慶之黃龍山。

二年正月壬戌，撫治鄖陽都御史梁應澤以漢南盜告急，請兵撫標，止步兵三百人。陝西巡撫胡廷宴延綏巡撫岳和聲各報洛川、高化三水略陽清水成縣韓城宜君中部石泉宜川綏德葭州靜甯甯遠關陽平關金鎖關等處流賊恣掠，給事中薛國觀上言：賊之熾也，由喬應甲撫秦置盜劫不問，實釀其禍。今弭盜之方，在整飭吏治，有先事隄防之法，有臨事剪滅之法，有後事懲戒之法，上是之。己巳，固原逃兵掠涇陽富平，執游擊李英。二月，陝西兵備商洛道劉應遇率毛兵入漢中，合川兵敗賊，略陽守備黃元極擊賊馬，躡被殺，猶手刃賊，不置賊走。漢陰應遇遣兵追斬五百餘，誅渠魁數十人，餘走蜀。其匿漢陰山中者，並自殺。漢南盜平。三月丙子，流盜掠真甯甯州安化三水。四月甲午，固原賊犯耀州，督糧參政洪承疇合官兵鄉勇萬餘人圍賊於雲陽，幾覆之。賊乘夜雷雨潰圍走，高化入神道嶺。劉應遇以千人徧漢中，賊於五丁峽甯羌知州陳元瓚失防，盜遁。巡按陝西御史吳煥言：秦寇恫掠古所罕有，撫臣胡廷宴狃於積弛，束手無措，則舉而委之邊兵，至綏延巡撫岳和聲諱言邊兵為盜，又委之內地總之兩撫，欺飾釀患，致奸民悍卒相煽不已，而西安延安諸邑皆被盜矣。盜發於白水之七月，則邊賊少，而土賊多。今年報盜皆騎銃，動至七八千人，則兩撫之推諉隱諱，寔釀之也。十一月，京師戒嚴，山西巡撫都御史耿如祀

以兵入衛諱於詠大掠良鄉如杞逮論死西兵皆沿邊勁卒潰而失次竄走剽掠山東 大盜混天王等掠延川米脂青澗等縣起前總兵杜文煥勦之

三年正月陝西邊盜王子順苗美連逃兵掠德衆三四千南圍韓城總督楊鶴巡撫劉廣生提兵赴援斬首三千級賊遁復犯清澗官兵追逐之賊走西川官兵追擊降三百餘人餘苗美叔苗登霧嘯聚于安定總兵杜文煥

擊敗之先是萬曆時朝廷念西軍勞苦預給三月糧以為常崇禎二年秦大旱粟騰貴軍餉告匱延綏巡撫楊鶴甘肅巡撫梅之煥分道勤王兩軍復以稽餉而諱其潰卒畏捕誅亡命山谷間倡饑民為亂時東事益急廷議核兵餉

各邊鎮咸釐汰裁餉至數十萬乘障兵咸諫而下又以給事中劉懋請裁定驛站即給郵乘傳有額毋濫用縣官錢歲省費無算謂蘇民力也而河北游民向籍食驛精用是益無賴歲不登無所得食所在潰兵煽之而全陝無甯土

兵命洪承疇以都御史巡撫延綏 王嘉胤陷府谷他賊入山西犯襄陵吉州太平曲沃 四月賊王子順苗美陷蒲縣山西自河曲至蒲津千五百里俱鄰陝河最狹賊自神木渡河陷蒲已分三部東犯趙城洪洞汾霍西掠石

樓永和吉隰賊首自號橫天一字王 五月賊破金鎖關殺都司王廉 六月王嘉胤陷黃甫川清水二營遂據府谷洪承疇與杜文煥圍之賊夜劫營官兵擊敗之 延安知府張肇都司艾穆感賊于延川賊求撫王子順張述聖

姬三兒等俱降王嘉胤等掠延安慶陽城堡多陷總督楊鶴主撫不以聞與陝撫劉廣生遣官持牌四出招賊賊魁黃虎小紅狼一文青龍江水掠地虎郝小泉等俱給牒免死安置延綏河西但不焚殺其淫掠如故民罹毒益甚有

司莫敢告而寇患成于此矣 兵科給事中劉懋上言秦之流賊非流自他省即延慶之兵丁土賊也邊賊倚土寇為鄉導土寇倚邊賊為羽翼六七年來韓蒲被掠其數不多至近年荒旱頻仍愚民影附法劫經原富耀之間賊勢

始大當事以不練之兵剿之不克又議撫之其勦也所斬獲皆饑民也而真賊飽掠以去矣其撫也非不稱降聚眾無食仍出劫掠名降而實非降也且今年麥苗盡枯斗粟金三錢營卒之食三十餘月即慈母不能保其子彼官且

奈兵民何哉且邇來貪酷成風民有三金不能供納賦之一金至于捕一盜而破十數人之家完一贖而傾人百金之產奈何民不驅為盜乎若營兵曠伍半役于司道半折于武弁所餘老弱既不堪戰又不練習當責督撫清汰操練以備實用也 山西流賊破蒲州潞安官兵敗沒 七月御史黃道直言盜起于饑請發餉銀易米一從保德州

河路一從洛宜陸路賑饑民庶收拾人心解散黨附不報 八月王嘉胤勾西人入犯伴乞降仍奪路走黃甫川復

引西人入掠洪承疇杜文煥從孤山進擊大破之賊奔潰十月王嘉胤陷清水營殺游擊李顯宗復陷府谷大盜李老柴于鄜維間糾三千餘人攻合水甯夏總兵賀虎臣擊賊于盤谷斬六百餘級又敗之甯州十一月山西總兵王國樞追賊于河曲發西洋礮礮炸兵自亂賊乘之大潰遂陷河曲十二月乙巳盜神一元破甯塞據之殺參將陳三槐圍靖邊副使李右梓固守賊勾西人四千騎益圍靖邊三日夜遂陷柳樹澗保安等城四年正月神一元陷保安副總兵張應昌擊敗之神一元死弟一魁領其眾癸未山西賊犯平陽庚寅王嘉胤渡河掠菜園溝副總兵曹文詔擊却之己亥命御史吳牲齋金賑陝西饑荒招撫流盜諭曰陝西屢報饑荒小民失業甚者迫而從賊自雁鋒刃誰非赤子顛連若斯令特發十萬金命御史前去酌被災處以次賑給仍曉諭愚民即或脇從僅入賊黨若肯歸正即為良民嘉與維新一體收恤上詔輔臣九卿科道及各省監司于文華殿上問山西按察使杜喬林流寇之事對曰寇在平陽或在河曲近聞漸已渡河河曲尚阻須大創之但兵寡餉乏耳上前言寇平何尚阻也對曰山陝隔河倏去倏來故河曲獨被困問河曲之陷曰賊未嘗攻大抵饑民為之內應今不早圖有誤國事上問陝西參政劉嘉遇以流寇對曰流寇因兵餉不足故難勦耳且寇見官兵即散退復嘯聚上曰寇亦吾赤子也宜招撫之又問近寇所在對曰寇在延安亦在宜川上凝思久之命退甯武總兵孫顯祖言聞喜樓山賊二十餘萬日勤日益官兵不過二千奔逐不支乞發京營或調邊騎夾勦命下所督便宜專制總督張宗衡以兵餉並乏竟不行二月壬子總兵賀虎臣杜文煥合軍圍保安神一魁勾西人千餘騎突圍出復糾賊數萬剽甯夏都指揮王英兵潰諸道將棄城南奔戊午一魁至慶陽破東關游擊伍維藩擊斬五百餘人戊辰賊圍慶陽總督楊鶴在邠乾不即援宜君賊趙和尚等南犯涇陽三原韓城澄城各賊分犯不知其數壬申神一魁陷合水三月丁丑張應昌等援慶陽賊解圍時議招一魁散其黨癸未賊帥孫繼業茹成名等六十餘人來降總督楊鶴受之設御座于固原城樓上賊跪拜呼萬歲因宣聖諭令設誓各解散或歸農自此群盜視總督如兒戲矣甲午陝盜劉五可天飛據鐵角城混天飛獨行狼等聚蘆保嶺眾各萬餘分犯平涼固原耀州涇陽三原盜混天猴薄甯州分犯環縣賊陷武安走平涼詐稱官兵襲陷華亭時大盜王老虎圍莊浪曹文詔王性善西勦諸賊乘虛四犯楊鶴給降人牒令各還鄉簡其豪千餘人以參將吳宏器領之駐甯塞而宜君維川盜又蠢起矣副總兵曹文詔擊賊于栗園大敗之四月己未神一魁降于楊鶴鶴責數其罪俱伏謝一魁有戰騎五千鶴侈其事上

言乞賜一二萬金濟賑又止巡撫練國事北征宜雜賊亦求撫于國事從之其脇從饑民各給牒回籍首領置軍中
省臣初宣大總督魏雲中陝西總督楊鶴惟怯玩寇上切責雲中等平盜自贖時言官交論鶴鶴疏引咎曹文
詔等克河曲斬賊一千五百餘級獲兵械馬騾數千丁卯延綏巡撫洪承疇令守備賈人龍勞降者酒降者入謝
一兵斬三百二十人庚午賊陷始興御史吳牲西行至延長寇聚城下諭以禍福委同知趙鶴年分賑賊各解
散游賊聞之皆回受賑撫賊七千有奇降盜不沾泥擁衆賜糧賞復攻米脂總兵王承恩侯拱極率三千人至葭
州洪承疇張應昌亦至賊分兩營以待連戰賊始遁追至西川斬三百餘級賊溺死無算官兵屯西川雙湖峪其間
窟寨六十有四皆險絕盡為賊藪承疇乃令在在設防堵截不沾泥懼率百騎逃關山嶺都司馬科等追之盡殲其
騎不沾泥乃降手殺賊目雙翅虎縛獻紫金龍以自贖五月乙亥王承恩擊宜川賊敗之賊闖王虎金翅鵬乞降
金翅鵬即王子順姪成功也餘賊走宜君其衆二萬陝西都司曹變蛟追甯塞遺賊于唐毛山賊大潰四戰皆捷
先後斬一千四百餘級而甯塞之逸賊稍殺矣御史吳牲至榆林鎮以晉兵過糴斗米銀六錢草根木皮俱盡人
至相食牲因奏榆林為西北雄鎮病將勁兵出焉非他鎮比雜販牟利商民欣赴初無損於晉若以防河為名而絕
秦人之命恐謀國不在此也延安賊趙四兒以萬餘人掠韓城郃陽靈州參將張全昌以五百人戰三日斬三百
餘級賊走鄜州復進擊斬六百餘級時榆林連旱四年延安饑民甚衆西安大旱巡撫練國事更請帑賑濟不報趙
四兒尋降初洪承疇撫盜王子順等駐榆林巡按御史李應期誅之上謂賊勢蹙甚招撫為非殺之良是命吳牲
覈奏丁酉延綏榆林大雨始有禾庚子盜滿天星降于楊鶴鶴選其驍勇置營中散其黨萬二千人即命其魁
分勒回籍未數月皆畔去壬寅賊萬人自合水保安逃出攻中部降丁內應城陷六月癸卯曹文詔擊斬王嘉
盾于陽城其黨復推王自用為首號曰紫金梁其黨自相名目有老回回八金剛闖王闖將八大王埽地王闖塌天
破甲錐形紅狼亂世王混天王顯道神鄉里人活地草等分為三十六營辛酉鄜州賊混天猴張孟金謀襲靖邊
張應昌邀之于真水川敗之追斬四百餘級癸亥混天猴獨行狼等萬餘人自甘泉犯合水洪承疇率兵追擊敗之
甘泉山中混天猴等乞降七月賊首上天龍馬老虎獨行狼復掠鄜州列三營于太平原楊鶴王承恩擊破之上
天龍等以二千人降給事中孟國祥曹履泰各奏撫賊欺飾之弊癸未速總督陝西三邊都御史楊鶴下刑部獄
論戍之丁亥曹文詔等諸將擊賊連敗之賊奔東北是役也合督撫四鎮之兵窮追半月先後數十戰賊敗潛遁

山谷延安慶陽千里內暫安焉。甲午賊趙四兒六千餘人東渡山西總督洪承疇等兵從之賊入泌水縣縣東北有竇莊故張忠烈公銓里居也先是銓父尚書五典謂海內將亂築牆為堡甚堅至是賊犯竇莊五典已沒銓子道澹道澤俱官京師惟銓妻霍氏守合衆議棄堡去霍氏語其少子道澄曰避賊而出家不保出而遇賊身更不免等死耳死子家不猶愈死于野乎且我守堅賊必不得志躬率僮僕為守禦賊至環攻之堡中矢石並發賊傷甚衆越四日乃退其避山谷者多遇賊淫殺惟張氏宗族得全冀北兵備王肇生表其堡曰夫人城。辛丑陝西賊陷中郎王承恩擊斬千七百級。八月癸卯總兵賀虎臣擊斬慶陽賊劉六斬其餘黨五百餘人西路漸平。先是巡按陝西御史李應期言秦賊旋撫旋叛上命御史吳姓確查報聞廷上言延慶地亘數千里土瘠民窮連歲早荒盜賊蠭起西路則神一元破甯塞安邊攻保安一元死第一魁繼之又破合水圍慶陽總督楊鶴招撫四十有奇餘黨郝臨菴劉六等眾不下數萬掠環縣真甯間此保安合水之流孽也延安四載奇荒邊軍始亂出掠米脂綏德清澗賜從甚眾幾於無民流劫延南點燈子眾號數萬自山西回黃龍山西安北界數州縣被毒甚慘此延北邊賊流毒西安者也近官軍南勦賊望風潛逃相繼招安滿天星等降于榆林餘賊遂徙而北其降賊雖散原籍仍復劫掠于是有官賊之謠而人致恨於招撫之失事矣點燈子眾五六千在清澗旋撫旋叛慶陽郝臨菴劉六等亦曾受撫今攻陷中郎者皆其眾也又降賊獨頭虎見大兵之來已出韓城潼關道臣胡其俊猶追贖錢九十萬賊復橫索一一給之惟謹要挾重資之說有自來矣為今之計集兵合勦殲其渠而餘眾自破明賞罰而士氣自鼓秦事猶可為也山西賊陷險州蒲州命許鼎臣巡撫山西。洪承疇駐慶陽報之餉已承疇大敗趙四兒于山西桑落鎮。九月山西賊入河北犯濟原。神一魁復叛據甯塞劫守將吳宏器范禮官兵圍攻之其黨黃友才斬一魁以獻。盜獨頭虎滿天星一丈青上天猴等五部悉掠宜維副總兵趙大胤在韓城去賊營二十里不敢出戰土人強之出報斬五十級驗之則率婦女首也給事中魏呈潤劾大胤落職。壬辰命洪承疇總督陝西邊張福臻巡撫延綏。黃友才復叛而遁追斬千一百級。洪承疇擊賊趙四兒擒之即點燈子也起清澗綏德奔突延西間往來秦晉沿河郡縣多苦之至是伏誅平陽稍安其黨黑煞神起又有過天星蝎子塊與紫金梁等共數十部自賊據中郎官軍攻圍兩月不下冬十月曹文詔及張福臻兵俱至克之。陝西賊陷宜川。十一月丙子陝賊譚雄陷安塞襲掠一空仍乞撫。閏十一月王承恩誘譚雄等五人斬之。癸丑陝賊不沾泥張存孟等陷安定甲子王承恩克安塞斬五百餘級即

進勦安定。賊潛走綏德。降丁混天猴勾盜陷甘泉。劫餉銀十萬八千兩。殺知縣郭永圖。備兵河西。張允登戰死。洪承疇聞之。遣王承恩分勦。以甘泉郡延咽喉。而自以四百人赴之。賊勢日熾。承疇日不暇給矣。甯武總兵孫顯祖敗賊蝎子塊于萬泉。十二月。甘泉賊陷宜君。又陷葭州。備兵食事郭景嵩死之。己丑。降盜復叛。攻綏德。上憂延綏賊蔓。以山陝督撫請餉。疏切責戶兵二部。兵部尚書熊明遇請措二十萬金接濟秦中。甲午。孫顯祖于河津聞喜等處與賊六戰俱捷。

五年正月。延綏賊偽為米商。入宜君。遂陷之。復陷保安。合水。流入山西者。陷蒲州。永甯大掠四出。山西巡按御史羅世錦歸咎于秦。謂以鄰為壑。給事中裴君賜晉人也。上言責成秦之撫鎮。驅之回秦。而後再議剿撫。蓋當事之無定見如此。洪承疇請留陝西餉銀二十萬。資勦費。并以勸農從之。先是甯塞逆賊合環慶諸寇屯鎮原之蒲河。欲犯平涼。走鳳翔漢中。陝撫練國事檄固原備兵王振奇。同副總兵王性善等截守各隘口。檄平涼兵備徐如翰。同副總兵董志義守涇州各要害。又檄總兵楊嘉謨等緝奸殺賊塘馬。斷其耳目。賊遂不敢出。又食乏。互相猜疑。洪承疇從鄜州間道疾至慶陽。曹文詔以臨洮兵至。賀虎臣兵亦至。會于西澳。各夾擊賊。大小十餘戰。追奔數十里。斬首千餘級。傷墜無算。而甯塞之寇盡矣。惟混天猴等尚據襄樂。練國事遂移鎮甯州。時以西澳之捷。為用兵來第一。戊午。洪承疇等擊敗賊于槐安堡。賊遂奔還尚破華亭。擾莊浪。而官兵追捕。皆破膽潛匿。先是延西諸寇承疇偕文詔先後蕩清。而鐵角城乃邊盜藪。郝臨庵可天飛。為官軍所敗。獨行狼跳入其伍。耕牧鐵角城。為持久計。聞他盜盡平。甚懼承疇文詔擊破之。斬可天飛。其二賊亦生得就。誅自西澳捷後。軍聲大振。曹文詔忠勇善戰。承疇與下同甘苦。得士卒心。轉戰四載。斬級三萬。西人稍稍休息。然亦憊甚矣。甲子。陝西原任通政使馬鳴世奏曰。三秦為海內上游。延安慶陽為關中藩屏。榆林又為延慶藩籬。無榆林必無延慶。無延慶必無關中矣。乃自盜發以來。破城屠野。四載於茲。良以盜眾我寡。盜飽我飢。內鮮及時之餉。外乏應手之援。揆厥由來。緣廟堂之上。以延慶旣延慶。未嘗以全秦旣延慶。以秦視秦。未嘗以天下安危旣秦。而且誤視此流盜為饑民。勢焰燎原。莫可撲滅。若非亟增大兵。措大餉。為一勞永逸之計。恐官軍驚於東賊。馳於西師。老財匱。揭竿莫禦。天下事尚忍言哉。乞勅所司。亟措餉二十萬。給民牛種。為兵士犒賞。急圖安戢。庶全秦安。而各鎮安矣。張應昌等擊黃友才斬之。二月。甯塞通寇復熾。庚寅。盜夜入鄜州。備兵食事郭應響死之。三月。壬戌。陝西賊陷華亭。知縣徐兆麟赴任。七日。城陷。逮至竟坐。棄市。人皆冤。

之。四月湖廣流盜自興。闖入江西。秦和吉安等處。七月山西賊陷大甯。八月曹文詔擊賊甘泉。敗之。洪承疇令脇從者免。殺降四千餘人。散者亦數千人。餘賊散匿山谷。山西巡撫宋統殷擊賊于長子。賊奔沁水。庚辰賊首紫金梁老回回八金剛以三萬眾圍寶莊。時張道濬得罪家居。率其族禦之。賊多死。聞秦師且至。懼欲乞撫。紫金梁呼于壁下。道濬登陣見之。紫金梁免胄前曰。我王自用也。誤從王嘉。削故至此。此來乞降耳。賊老回回亦至。道濬諭之曰。急還所俘。散若徒眾。吾為請於撫軍。貸爾死。賊乃還。所掠拔營而西。入陽城界。道濬以賊情告於統殷。曰。賊狡未可信。因遣使往覘。賊諸賊咸就約。惟八大王闖塌天五營不受命。紫金梁歸款未決。諸軍乘賊不備。輕騎襲賊營。賊怒。南犯濟原。陷溫縣。九月山西賊破臨縣。賊魁豹五等據其城。又陷修武。殺知縣劉鳳翔。焚掠武陟。暉縣。遂圍懷慶。上以藩封重地。切責河南巡撫樊尚煥。殺賊自贖。賊既盡。嚮河北。山西巡撫宋統殷備兵冀北。王肇生率軍次陵川。扼賊北歸。賊北走。遇官軍。賊死鬪。互相勝負。會夜與賊爭險。對營兩山頭。賊緣窮谷而登。大譟。官軍亂。統殷肇生皆走。與諸軍相失。宣大總督張宗衡將兵至高平。統殷肇生以師畢會。大破賊於秦子鎮。賊復入沁水。十月詔副總兵左良玉將兵二千五百人援懷慶。癸未王承恩敗安塞遺賊于西川。胡堡賊目喬六自斬其魁。以黨降。餘遁。延綏稍甯。十一月罷山西巡撫宋統殷。以許鼎臣代之。十二月張宗衡許鼎臣同逐賊臨縣。賊轉入盤磨山。山方六百里。賊間正虎據交城。文水以窺太原。邢滿川上天龍。據吳城。向陽以窺汾州。紫金梁以秦豫屯兵俱集澤潞。東南遂乘虛從沁州而北。入榆次。又入壽陽。距太原不五十里。許鼎臣撤師北歸。時賊首亂世王與紫金梁爭一掠婦。搆小隙。遣其弟混天王來歸。廷議方督進討。諸將諱言受降。權詞謝之。約得紫金梁頭始為請於朝。混天王唯唯泣涕而去。亂世王與破甲錐合謀圖紫金梁。賊分為三。陷霍垣。曲長子縣壬辰陷遼州。是日除夕也。是月趙和尚等賊斬其魁霍維瑞以降。諸將分領入營。還宜君。

六年正月丁酉賊闖入畿南。西山距順德百里。時大隊在山西。分為二。一北向西犯平縣。窺固關。一南向河北。懷衛之間盡遭蹂躪矣。丁未左良玉敗賊於涉縣。西斬其渠賊。望其旗幟皆靡。然賊勢尚熾。謀渡河南犯。癸丑進曹文詔都督同知文詔連敗賊於忻代間。斬首千五百級。二月許鼎臣曹文詔屯平定。張應昌屯汾州。駐太原。東西以禦寇。賊踞林縣山中。饑民相望而起。左良玉敗績於武安。河南兵七千先後死亡殆盡。賊益熾。左良玉勢孤。乃請鄧玘兵相援。備兵井陘。副使寇從化檄守備李定王國璽逐賊畿輔。陷賊伏中兵敗死亡畧盡。賊長驅保定。備兵

副使盧象昇禦卻之。曹文詔敗賊于榆社時文詔屢捷張應昌逗遛不進紫金梁老回回從榆次敗北奔。三月蜀賊寇百丈關官軍敗沒。詔總兵鄧玘將川兵二千益以石砮土司馬鳳儀兵馳赴河南未幾馬鳳儀敗沒。丙午山西兵擊賊於陽城北張道濬設伏於三纏凹賊至伏起擊之斬其魁生擒賊首滿天星闖王賊大奔巡撫鼎臣獻俘闕下奏道濬功第一。四月丙寅山西賊陷平順。乙酉曹文詔敗賊於陽城斬千餘級。河南西路賊自輝縣入清化鎮所在守將敗沒部臣以河南不塞太行之險揖賊使入撫臣不得無罪。五月癸巳山西巡撫鼎臣以流寇恣掠請蠲積逋并豫免數年額賦不許。己酉上以勦賊諸將一切功罪勤惰應有監紀特命內監陳大金閻思印謝文舉孫茂霖分監曹文詔張應昌左良玉鄧玘軍紀功過催糧餉仍發內帑四萬金素紅蟒段四百匹紅素千匹軍前給賞。庚申曹文詔夜襲賊於偏店賊亡走墜山谷者亡算盡南奔諸將會兵逐之沙河奪馬騾數千賊自邯鄲南走。河北賊陷涉縣。六月乙丑川兵潰於林縣毛兵殺傷甚眾潞王告急乞濟師。丙寅河北賊圍湯陰林輝涉安諸邑別賊自陽城垣曲來合於濟源。山西賊陷和順。辛巳左良玉破賊於懷慶賊盡奔太行山。上念中州寇盜蔓延命總兵倪寵王樓分將京營兵監以內監楊進朝盧九德賜二帥弓矢千五百戰馬三百健丁三百馳赴中州夾勦。七月乙未賊屯彰德汾州張應昌進勦汾陽知縣費甲鏗以逼迫苦供億投井死。丙申山西賊陷樂平。河北賊攻彰德左良玉禦卻之。辛丑山西賊陷永和旋陷沁水賊自秦入晉五犯沁水至是陷之。八月丁亥陝西賊攻隆德殺知縣費彥芳分守固原參政陸夢龍戰於綏德城下死之。九月己亥張應昌敗賊於平山獲賊首張有義即一盞燈也。十月丁卯山西河北諸賊二十四營乘冰渡河而南犯閻鄉陷澗池分入河南湖廣漢中興平。畿內賊至甯晉掠南宮甚慘尋走五臺山周數百里賊據顯通寺其中薪儲皆具險阻足守官軍不敢擊。十二月己未河南賊陷伊陽庚申陷盧氏徧掠汝州浙川內鄉光化均州戊寅犯南陽。庚辰湖廣賊假進香客陷鄖西。癸未湖廣賊陷上津丙戌陝賊陷鎮安。時秦賊既盡入晉流突熾輔河南至數十萬而延綏賊首鑽天哨開山谷獨據水甯關前阻山險下臨黃河負固數年不下延綏巡撫陳奇瑜謀取之乃陽傳總制檄發兵簡衆七千人抵延川潛師疾走入山賊不虞大兵至倉皇潰伏焚其巢縱擊斬首千六百級二賊死分兵擊賊首一座城斬之延水盜悉平奇瑜威名著關陝。是年陝西山西大饑。七年正月壬辰降盜王剛王之臣通天柱等至太原挾賞巡撫戴君恩設宴誘剛等斬之共斬四百二十九人王之

臣即約五通天柱孝義土賊也而嵐奇大盜高加計號顯道神尤橫會大旱饑民投賊者逾衆 畿輔兵漸集賊西竄 河南賊自鄆陽渡江薄穀城掠光化新野而襄陽賊六路俱集郡兵不能支又賊四五千入鄆界圍均州往荆門西北夷陵 辛丑陝賊陷洵陽逼興安西鄉土寇乘之漢中震動興安賊連陷紫陽平利白河道臣王在臺固守興安洪承疇赴援城得全時練國事移兵商維賊南破鳳縣入四川癸丑陷遷安 乙卯楚賊陷房縣保康 南京兵部尚書呂維祺奏言南都鳳泗承天陵寢所在宜以宿毒襄葉為咽喉淮徐則京師咽喉也乞救淮撫楊一鵬急宜預備防賊東犯 二月壬戌蜀賊陷興山壬申入瞿塘陷夔州一宿去 賊既蔓延秦晉楚豫之郊流突無定廷議以為各鎮撫事權不一互相觀望宜以重臣開督府統攝諸道兵討賊制曰可僉擬洪承疇因陝西三邊所恃未可輕易詔進延綏巡撫陳奇瑜兵部右侍郎總督陝西山西河南湖廣四川軍務賊所向隨方勤撫奇瑜檄諸將會兵於陝川 三月己丑南京右都御史唐世濟上言流寇有四一亂民一驛卒一饑黎一難氓宜分別勸撫上善之下總督奇瑜 乙巳川兵敗於巴州 山西自去秋八月至是不雨大饑人相食 四月丙辰連撫治鄆陽將允儀以失陷鄆西諸邑也 川賊渡利州河札陽平白水等關分四路土人力拒之賊走奉節 楚賊在房縣婦倍於男總兵張全昌連擊敗之 甲戌發帑金五萬命御史梁炳賑饑陝西時山西永甯州民蘇倚哥殺父母爰而食之 川賊三萬人返屯鄆陽之黃龍灘分三道一均州趨河南一鄆陽趨荆川一趨高洛盧氏張應昌兵敗於均州 丁丑川賊復入陝陷兩當己卯陷鳳縣先是三邊總督洪承疇因插漢犯甘肅即漢中北行至棧道青橋驛聞州賊數萬營甯羌乃返至沔州援之賊由陽平關過河奔鞏昌承疇追至成縣見賊勢盛須益邊兵乃檄副將賈人龍劉成功等兵三千赴藍田夾擊及兩當鳳縣連陷賊分道一向邊方一向漢中知府斷棧道守雞頭岡賊不得前聞道犯城固洋縣官兵禦卻之賊走石泉漢陰又別部賊二萬由鳳縣趨寶雞汧陽求撫承疇姑慰諭焉時撫治鄆陽盧象昇總督陳奇瑜以數省兵力萃於楚楚賊盡西奔漢中而川巴通江入西鄉者復三二千凡名賊盡歸漢中與平而接於商維葵未賊復謀入川阻大江入西安之終南五月陝別賊陷文縣文縣去歲大旱入秋早霜冬無雪今春不雨斗米銀七錢延綏西路數年不登賊分部一畧鄆延一掠延慶官軍迫之賊皆傍終南山竄入商維羣盜畢集深入山峪承疇會師進逐之遂東走網峪川復入大山遠竄 己亥賊復出再陷鳳縣漢南招撫之賊一出棧道西陷麟游永壽東陷同安庚子賊走鳳翔西趨汧陽隴州 乙巳洪承疇自漢中西援甘肅 巡撫陝西練國事奏

卷之七十五

今日最難有五。一曰缺兵。大盜起延綏榆林。兵不足。轉調甘肅。自甯夏甘肅再喪師。今防插漢尚不足。能分以勦賊乎。榆林兵止五千。陳奇瑜率以勦賊。而防秋又當西還。則兵愈少。二曰缺餉。西安鳳翔兵荒所留新餉。即使支盡。不抵三鎮之用。司府無可借。餉將安出。三曰缺官。荒盜頻仍。有參罰戴罪。有追贖客死。有失城就逮。道府且不樂就。何況有司。令官缺三十餘員。何以治民辦賊。故缺官宜急補。而參罰亦宜少減也。四曰宗祿。秦俗囂悍。貧宗尤甚。垂涎賑金。漸不可長。五曰驛地。秦晉驛遞。例不全給。今募夫之苦。更加十倍。故人人思遁。凡在衝路。宜全給以安其心。洪承疇進師岐山。駐三原。賊十餘萬。承疇兵僅三千。張疑設伏。賊從耀州奔同州。時漢中兵三千四百有奇。總兵左光先等將之。臨鞏兵三千四百。總兵孫顯祖等將之。平涼兵千人。副總兵艾萬年將之。止可城守。總兵張全昌等兵六千。專睨盜所向為援。勤。六月丙寅。總督奇瑜。鄒撫象昇。勦竹山竹谿各山寇。連戰斬一千七百餘級。奇瑜復敗賊於硤石。斬七百餘人。淹死五千餘人。墮崖死者二千餘人。七月陝西降盜陷隴州。己丑。洪承疇奏言。入陝猖獗之賊。大抵可十四五萬。明知官軍一二萬不能四馳。恃其勢眾。旁伏遮進。則勦賊之難。賊多精騎。每跨雙馬。官軍馬三。步七。則追逐之難。賊攻堡掠野。到處可資。官軍待餉轉運。則糧芻之難。賊入山負嶠。官兵相持一日。即坐誤一日。則時日之難。且請鹽課銀三十萬。加曹變蛟秩鼓其敵愾從之。辛卯。賊至鳳翔西關。藉口奉督撫檄安插城內。守臣知其詐。給以門不敢啟。須臾城上先登三十六人。盡殺之。總督陳奇瑜因借為辭。勦地方官紳。撓債撫局。以激上怒。命提騎逮寶雞知縣李嘉彥。及鳳翔鄉紳孫鵬等五十餘人。下刑部獄。叛兵楊國棟擁三千騎披雙鎧直抵西安城下。乞撫。巡按范復粹無計。登陴固守。巡撫練國事在鄠縣。聞之。馳還登南城。檄賊至濠畔語。一日夜未決度不受撫。必西走鄠蓋屋。密檄沿途官兵飭備。更設伏蓋屋之夾水溝。時未茂泥淖。騎不任馳。伏發殲其半。國事遣官招之。諭殺渠自贖。予上賞。頃之一賊斬國棟以獻。賊人人自疑。互戕千餘人。餘仍入南山。乙未。洪承疇進次華州。各賊聞之。自朝邑折而北。奔澄城郃陽。賊混世王等從鳳翔東奔。云犯西安。洪承疇馳一日夜入西安。檄諸路兵赴西安。合擊賊。賊颺至西安東境。官軍以力疲未能出承疇恐賊東出潼關。先令張全昌曹變蛟聞道走渭。華過其前。而自率兵至潼關。紅鄉溝追賊。游擊李效祖柏永鎮力戰。賊卻不能出關。因登山。承疇馳赴藍田。欲從山後聞道勦之。丙午。賊覘知官兵意。夜走商雒。初老回回等萬餘人。先路南。山中今又益盜萬餘。其地山谷險阻。承疇率諸將共兵三千人。赴潼關大峪口。截其出。仍備關鄉靈寶諸處。總兵尤世威兵潰於雒南。群賊越盧氏。奔永清。先是守隘諸兵。

露宿凡三月皆致疫痢不任戰左良玉兵自內鄉赴援盧氏慶陽賊南下烽火徹三原涇陽耀州富平八月上
憂寇詔發各鎮兵四萬五千並赴河南時豫賊衝突高許長葛間凡十三營大營在永甯盧氏約九月向山東誘官
軍東出謀襲汴梁陝賊復陷隴州屯州城決月參將賀人龍等援隴州賊圍之羣賊到處烏合簡精壯為前驅收
婦女老弱急則用之餽官軍改諸臣動輒報捷賊勢不減總督奇瑜報降賊一萬三千有奇斬渠十人餘俱
延安民竝令還鄉先是賊為洪承疇所逐竄漢中川兵扼巴西諸險賊饑無所得食故乞降於奇瑜凡數萬人奇瑜
專事招撫受其降檄諸軍按甲無動遣官監護降者諸盜未大創本無降意徒以饑疲困於地險不得逞姑從款以
紓我師奇瑜檄所過郡邑為具糗糧傳送之既度棧道已出險數萬眾漸不受繩束仍事殺掠所至罷市賊遂盡殺
監護官五十員攻陷麟游永壽勢不可遏矣賊先鋒高傑降於賀人龍人龍率以襲賊卻之閏八月乙酉陝賊
陷靈臺辛卯陷崇信白水丙辰陷涇州河南大旱壬寅陳奇瑜至鳳縣時賊益熾北接慶陽西至鞏昌西北至
邠州長安西南則盤屋寶雞眾殆二十萬始悔其見愚分兵出禦而兵已寡矣九月賊二十餘營西至函谷關東
至河陽屯百餘里別賊萬餘連營雒南閿鄉癸亥陝賊陷扶風庚午命吳姓巡撫山西甲戌豫賊東至於
蕪水大隊盡入黃州廣濟兵部檄河南兵入同華湖廣兵入商雒四川兵入漢中興平山西兵入韓州蒲州丁
丑陝賊分三部一由鳳縣攻漢中一出略陽由陽平關入梓潼劍州犯蜀一由甯羌犯廣元辛巳承疇遣副總
兵左光先等援隴州賀人龍圍始解十月甲寅陝西巡按傅永淳上言漢南降盜臨城破邑所在騷然皆由奇瑜
常主招降謂盜已革心不許道途訊詰故郡邑不敢問開門揖盜勒撫兩妨皆奇瑜之流毒也山西巡撫吳姓言招
安流盜最宜慎重彼狼子野心勢難馴服況邊地窮荒蕪居無食僅曰免死遂甘心易慮乎哉癸巳河南盜掃地
王等趨江北自英霍分掠潛山太湖宿松別部陷陳州靈寶己酉楚賊自京山間道趨顯陵明日遁入山中時大
寇仍聚秦中老回屯武功辛亥河南賊陷盧氏上以秦寇猖獗壬子速巡撫練國事命李喬巡撫陝西官
軍三敗賊於華陰南原之間斬首千二百級十一月總督奇瑜請各撫鎮分地責成從之時撫局大潰賊氛日熾
故有是請欲分委其過也壬戌江北賊陷英山楚霍山庚辰削總督陳奇瑜職聽勅十二月進洪承疇兵部
尚書總督河南山西陝西湖廣保定真定等處軍務其總督三邊如故先是西甯殺將領承疇還軍甯亂賊遂分陷
關隴西甯既定承疇自甘肅旋師東行賊聞承疇將至悉眾東奔分道盡入河南集宛雒間左良玉軍滬池總兵陳

永福合鄧玘軍南陽頗有斬獲而山西防河之戍多逃至靈邱廣昌徑走五臺陝西鄜陽各處告警賊游兵東下常

八年正月丁巳河南賊陷滎陽屠汜水又陷固始時秦賊數十萬出關分為三一自陝州上平平陽入晉一自武關
密襄陽入楚一自盧氏東向分犯河南北諸盜復分為三一走伊汝陷滎陽焚掠無遺東劉及鄭州復分道
犯商城一自葉蔡南圍汝甯一自懷慶東渡河掠歸德汝陳許等州其襄陽賊與汝甯合十五營眾數十萬並入襄
陽境給事中常自裕上言中原天下安危所係今群盜充斥乃僅以左良玉一旅塞新濶陳治邦等數營扼汝州陳
永福孤軍堵南陽賊勢日眾兵力日分賊二三十萬大小七十二營蜂屯伊嵩宛雒之間以數千官軍東西堵拒賊
何所畏而不長驅哉乞更選邊兵統以廉勇之將特選重臣視師庶腹心不致決裂也 河南逸賊復入漢中陷甯
羌轉入臨鞏 庚申江北賊陷霍丘 兵部議調西北邊兵及南兵共七萬二千餉九十三萬六千并發內庫銀二
十萬齊赴督臣軍前更命尚書承疇統率大兵出關節制諸路撫鎮合力勦除期以六月掃蕩廓清立頒上賞如仍
留餘孽督撫諸臣立賞重典其進止一聽督臣概不中制承疇率軍赴河南 陝西賊陷靈臺 河南賊分三道一
趨六安一趨鳳陽一趨潁淮 壬戌陷潁州知州尹夢賢通判趙士寬俱圍室死之 丙寅賊陷鳳陽鳳陽無城郭
賊大至官軍無一人迎敵者遂潰賊焚皇陵樓殿為燼燔松三十萬株殺守陵太監六十餘人縱高牆罪宗百餘人
留守朱國荃戰斬賊二十七人力竭死渠掃地王太平王入府治知府顏容暄因服匿獄中賊縱囚獲之賊渠張益
鼓吹坐堂上杖容暄於堂下殺之推官萬文英等六人武官四十一人俱殺士民被殺者數萬剖孕婦注嬰兒於糞
燭公私邸舍二萬二千六百五十餘間光燭百里賊渠列幟自稱古元真龍皇帝恣掠三日戊辰太監盧九德總兵
楊御蕃以川兵三千救鳳陽南京兵亦至賊奔以莖專卜於神祠不利劊神像而去賊拔營南下沿途殺掠無遺趨
廬州 丁卯命洪承疇趣東馳勦寇 甲戌鳳陽賊陷巢縣已攻舒城知縣章可試塞三門開西門誘賊入陷於坑
斧潰死千人因掠霍山合肥諸縣是日圍六合聚樺子百十環木焚之聽其哀號以為笑樂又裸婦人數千署於城
下少有媿阻即磔之攻三日而去 出帑金二十萬助勦餉發太僕金十萬輸西安其湖廣餉十九萬資鎮軍等兵
鹽課十萬駐淮揚以防寇逸初兵部會戶部調南北主客兵七萬馬一萬五千每兵日銀三分米一升五合馬日草
一束銀二分豆三升銀二分計五閱月約十一萬金云 戊寅江北賊自舒城抵廬江邑人具幣求免偽許之夜襲

城陷已卯臨無為州。洪承疇抵河南河南諸盜知承疇至又入潼關承疇遣副總兵來省昌以千二百人往戍西安令總兵秦翼明游來朝間道向山東趨徐州捍江北逸寇。庚辰江北賊滿天星張大受等攻桐城不利賊渠乘輿繞城呼降守將射中其腰夜走潛太諸邑諸邑多山氓習獵射虎豹藥弩窩弓其設所在結寨殺賊賊遂西向麻城抵漢口。二月癸未江北賊陷潛山乙酉陷羅田。命總兵曹文詔勦寇陳許時湖廣扼賊賊仍走太湖攻陷之而河南賊迫於諸路兵其在南陽者過應隨駐襄陽在汝寇者則入黃州而鳳穎賊入英霍蕪黃一帶擾殆遍其在嵩盧靈陝諸寇密邇潼關雒南者又折入秦中約六七萬西安諸縣並遭蹂躪有四大營北渡渭突剽邠耀聞其山西寇則在平陽汾州諸縣並野掠而土寇助之。癸未巡按鳳陽御史吳振纓始以皇陵之變疏聞是日上當御經筵特傳免素服避殿親祭告太廟命百官修省俱素服從事速巡撫鳳陽都御史楊一鵬并振纓下獄一鵬論死棄西市振纓遣戍。乙未命侍郎朱大典總督漕運巡撫鳳陽同洪承疇協勦承疇請四川撫鎮俱移夔門達州進援襄漢湖廣撫鎮分駐承天襄陽鄆撫移駐鄆襄漕督移駐穎毫進援汝甯歸德山東撫臣移鎮曹濮進援江北江南山西撫臣移蒲州進援靈陝陝西撫臣移商州調度興安漢中河南撫臣移汝南南陽間保定撫鎮移駐邯鄲磁州可南北策應從之。三月癸丑湖廣賊陷麻城。丙辰省臣乞蠲陝西八年以上通租不許。庚申斬黃大盜爬天王擁衆八百餘人村民擒之身長八尺自言天亡我非我罪也倡亂十二年陷十州縣其子日咬人心髮雙自俱赤。先是鳳陽賊奔斬黃洪承疇次汝甯慮其再入江北令鄧玘扼之令曹文詔邀之應隨聞又總兵賀人龍劉成功率兵分駐信陽泌陽恐其入豫也。壬戌漢中賊陷甯羌。丙子總兵鄧玘為叛卒殺於樊城玘無紀律所將蜀兵好淫掠俄騎營畔玘避樓墜火死舉營北竄惟步卒未動洪承疇命副總兵賈一選周繼元分領之。是月給事中常自裕言皇上赫然振怒調兵七萬其實不過五萬且分之各處未足遏賊鳳陽焚却四日而馬曠至歸德圍解三日而鄧玘來穎毫安廬之賊返旆而北尤世威等信尚杳然至賀人龍等各處淫掠所謂賊梳而軍櫛也唯皇上嚴飭之以伸軍法。四月乙酉承疇次汝州以各寇之復入秦也率諸將自汝入秦檄曹文詔以師會丙午承疇次靈寶文詔自南陽至以商維為賊藪漢中興平其寄境也令文詔出閿鄉直搗商維自馳興安遏其奔軼。五月甲寅曹文詔夜至五峪寇伏險以誘文詔擊敗之張全昌自咸陽出興平之東老回回等拒官兵營五十里賀人龍南入子午谷奪其南徑劉成功及游擊王永祥往東南遏其北走夜渡河走郿縣承疇亦渡河追之丙辰至王渠鎮寇

日... 卷一百一十二

方下南山恣掠賀人龍遠擊走之追至大泥峪寇舍騎登山丁巳官兵至鄧縣之秦王嶺值寇張全昌擊敗之自是
 商維之寇逃終南山中餘寇西奔與平蓋冬春之間寇奔豫奔楚奔江北其勢多而且散至是寇又悉萃於秦矣
 六月壬午下河南巡撫玄默於獄丁酉免陝西巡撫李喬官議罪以庸懦玩寇也以甘學濶巡撫陝西乙酉秦賊
 搖天動響隔西和丙午總兵曹文詔至婆羅寨寇大至力竭自刎文詔敢關前後殺賊萬計為賊所畏官軍聞之
 奪氣秦賊在晉者巡撫吳姓會兵逐之走河南惟顯道神活地草鄉里人三營留晉姓方謀合兵勦滅會西人入
 塞飲兵防河賊復熾七月癸亥秦賊陷澄城八月壬午陷咸陽丁酉商維寇復入河南犯盧氏癸卯命湖
 廣巡撫盧象昇總理直隸河南山東四川等處軍務統關遼兵賜尚方劍便宜行事帝治中原洪承疇勦寇西北象
 昇勦寇東南如寇入秦象昇進兵合擊十月壬辰老回回襲陷陝州乙巳上下詔罪已避居武英殿減膳徹樂
 除典禮外惟以青衣從事以示與行間文武士卒甘苦相同之意先是賊翻山鷄降於承疇賊首闖王退屯乾州
 承疇命降賊翻山鷄說之不聽南走武功承疇追擊敗之闖王率大隊自藍屋武功分道渡河十一月辛酉河南
 賊焚關廟而西老回回犯南鄧秦賊一字王等部眾二十萬撞天王統十七萬自潼關出犯閩鄉靈寶大隊東行
 塵埃漲天濶四十里絡繹百里老弱居中精騎居外左良玉與總兵祖寬兩軍相隔東西七十里遙望山頭不敢邀
 擊賊抄掠諸路截燒糧草諸軍乏食秦賊屯於鄜州綿亘百里己未祖寬破賊整齊王於九嵩賊潰而為二東走
 偃鞏南走汝州丙辰群賊大會於龍門白沙連營六十里祖寬分兵襲擊之斬首千餘級群賊敗歸東南奔光固入
 霍丘進逼鳳陽淮督朱大典率兵馳壽州十二月乙酉賊闖王曹操數十萬圍光州昇大礮二十座攻城然二礮
 城拉然崩頽城中頃刻大作賊乘而入官吏士民屠戮無遺漢中羣賊會於漢南戊戌雅黎參將羅於萃連擊敗
 之窮追賊於子午谷奪其所掠子女二千口賊奔饒風關庚子江北賊陷巢縣含山遂襲陷和州
 九年正月丁未總理盧象昇師次於鳳陽諸道兵畢會壬子闖王闖塌天八大王搖天動七賊連營數十萬攻滁
 州環山為營包絡原隰百餘里行太僕寺卿李覺斯知州劉太鞏督率士民固守賊雲梯衝輞穴地填濠百道環攻
 城頭火輪巨礮相續發旬轟毀諸山出賊不意縱將士奪其雲梯燔之賊斲者眾斂兵稍退賊復進攻掘為支河洩
 濠以涸之賊騎黑牛渡河城上連礮擊之賊死益眾癸丑賊退掠村落山谷婦女數百人裸而沓淫之已盡斷其
 頭孕者則剗其腹環牆堞植其附而倒埋之露其下私血穢淋漓以厭諸礮守城兵多掩面不忍視賊嗥呼向城城

上然礮礮皆迸裂或暗不鳴城中惶懼覺斯立命取民間圖諭亦數百枚如其數懸堞外嚮以厭勝之燃礮皆發賊復大創賊怒攻益急甲寅盧象昇合諸道兵馳援滁州祖寬以關遠勁卒為前鋒象昇以火攻三營為後勁躬率麾下三百騎居中督戰昧爽至城下賊以雲梯魚麗肉薄攻城已墮西北兩關羊馬牆賊多空營出掠塵起大兵至賊不虞也祖寬躍馬而進賊群起接戰諸將並至戰於城東五里橋官軍踴躍爭奮賊大潰象昇麾諸軍追之逐北五十里積死相撐枕獲其器械甚眾斬級一千二百朱大典遣副將楊世恩復截之於定遠斬六百餘級其東奔者劉良佐扼之於廣武賊遂西突池河乙卯賊自池河別道出東岡守禦劉光輝等以五百人守東岡賊萬眾並至孤軍格鬪光輝等力竭赴水死一軍皆沒賊襲其甲裳旂幟渡河守者不覺也既畢渡賊乃奪路而走江浦提督總兵杜弘域自浦口馳追之不及丙辰滁洲潰奔諸賊西向鳳陽犯圍陵漕撫朱大典總兵楊御蕃列營陵壘守甚嚴賊不敢攻遂西渡河焚抄懷遠丁巳乘陽土賊廖三袁世儒李玉石以牛酒迎河南大賊張樂高譙連夥入營癸亥江北賊紫微星陷懷遠甲子朱大典兵至懷遠賊焚廬舍北渡己丑陷靈璧進逼泗州副將祖大樂敗賊於永城斬賊首混天王奪驢馬萬頭鄭襄賊焚穀城士民空城走戊辰江北賊陷蕭縣己巳陝西賊陷麟遊滁陽敗北之賊祖大樂再破之於永城精銳散亡大半東奔宿州突入沛縣焚燒婦豎不遺盡掠丁壯置營中壬申河南別賊陷閩鄉給事中常自裕上言流寇數十萬最強無過闖王彼多番漢降丁堅甲鐵騎洪承疇盧象昇即日報斬獲不過別營小隊耳於闖勢曾無損也今秦賊在宜君鄜州不過闖將當責成秦撫豫賊在河南汝州者止老回回數賊當專責豫撫而督理兩臣宜令崇圖闖王在承疇以王承恩孫顯祖等邊兵川兵二萬出闖由汝魯疾趨光固遏其後在象昇以祖大樂祖寬等關兵軍兵二萬由息縣奔英六截其前淮撫朱大典提督楊御蕃等屯於盧霍防其東突應撫張國維以許自強等屯於潛太防其入安慶楚撫王夢尹以秦翼明等屯於麻黃防其南衝唐鄧隨棗之間則責鄧撫宋祖舜若徽獸合圍則賊自無所逃賊渠職而餘賊自成破竹矣闖王合掃地王紫金梁等二十四營攻徐州不克遂西陷虞城入河南一字王曹操掃地王五營由歸德趨開封至石家樓辛未祖大樂潛師歸德截其前分兵設伏而以輕兵誘之遇賊於雪園既戰官軍佯敗賊爭先馳逐大樂鳴鼓舉麾東西兩翼突出攻賊賊驚大亂官兵三面奮擊斬首一千四百餘級鄭襄賊分為二一往均州一入四川乙亥羣賊大會於蘭陽盧象昇駐師壽春二月丙子賊陷潛山己卯陷太湖鄭襄賊犯竹山竹山自崇禎七年為賊屠陷八年十

月巳巳書下天

卷之五十五

十六

月知縣黃應鵬僅棲草舍數椽至是賊復至應鵬棄城走賊遂入據城有徵糧六百石盡為賊有食盡焚縣治而去為空城矣。山西饑人相食。甘肅總兵柳紹宗敗賊過天星於西甯州過天星合九條龍等八營西掠蘭河南擾會甯洪承疇檄左先與紹宗合兵擊之絕其西奔賊復自萬安走鹽池兩軍力戰破之賊窮蹙請降陝西巡撫甘學淵受其降安插其部數萬人於延安尋沿河劫掠如故。三月丙午山西賊陷和順。兵部奏賊在秦豫山中聞其向來糧餉多由浙川水運以通荆襄賈販可艘而致之宜遣將往浙川斷寇報可。丁未賊九條龍張胖子從南漳柳池陷穀城官山逼保康二千里焚掠靡遺庚戌陷竹溪房縣知保康城空不入總理盧象昇率諸將追賊至穀城丁巳賊走鄖州官軍三道並進大霧賊迷道不知兵至倉猝接戰奔山官軍逐之賊顛而墜者無算殺賊將黑煞神飛山虎追奔數十里屍填溝壑時河南巡撫亦討內鄉浙川餘寇祖寬李重鎮兵由荆門達荊州防其奔軼會秦翼明楊世臣等搜山祖大樂由光鄧夾擊江北賊略盡河南賊少大寇俱遁秦楚萬山之中象昇言秦豫楚大山綿亘千里賊出沒無端若奮勦窮追何地可歇凡崇岡峻嶺密菁深林板木懸崖日行三四十里馬不能進人苦於登此時折色銀無所用本色糧無從運重驢無所施勢必以人負米二斗隨兵來往日食一升一供兵一自贍十日而二斗之糧盡毋論此十日內遇賊勝負而以千兵入須千人肩運萬兵入須萬人肩運即賊不出而俱歸於盡矣。唐王聿鍵奏南陽存饑有母烹其女者。癸亥陝西巡撫甘學淵削籍聽勸以孫傳庭代之。乙丑賊闖王蝎子塊自興安入漢中。甲戌撫治鄖陽宋祖舜削籍以追寇失利亡其符印。四月以苗胙土撫治鄖陽。免土津等十五州縣田租。辛丑總理盧象昇會師次於洛陽。五月癸丑下詔大赦山陝脇從羣盜令地方多方安插以消反側違者重治之。是月陝賊過天星復叛於延安謀渡河入山西李自成老回回混十萬等數部自楚豫入商南維南大嶺。總兵秦翼明擊賊南漳山中敗之。總兵俞冲霄擊賊安定恃捷輕進敗沒。命職方員外郎包鳳起賈詔招撫群盜。六月乙酉洪承疇上言秦中兵今實數共騎步一萬三千有奇見選川兵五千有奇俱步卒專藍田商雒等處堵勒秦豫接界之寇先是闖將李自成眾約三四萬混天王眾約二萬過天星滿天星眾約二三萬歷次勦散混天王逃延綏定邊勢孤復合闖將過天星滿天星等今奔延綏等處猶可督責收拾闖塌天闖王蝎子塊俱出鄖襄已奔興安漢中進則入三秦退可犯楚豫亟宜。兵奏餉力圖協勦。七月癸丑陝西賊陷成縣。壬戌巡撫陝西孫傳庭擊賊於藍屋大破之擒賊首闖王高迎祥及劉香等獻俘闕下磔於市蝎子塊走河西。八月庚辰

老回回焚開封西關時群盜出沒豫楚間屢散而復合 九月京師戒嚴命總理盧象昇總督各鎮兵入援癸亥
 改象昇總督宣天山西軍務初象昇方追賊至鄆西聞警以師入衛遂有改督之命時關王已誅蝎子塊已為象昇
 追逐入秦河南少甯自群盜擾河南北者三年夾河千里難犬無聲關市盡空荒村深谷殘黎多夜伏豐州深林中
 採野穗以食田壠間亂木朽椽皆成拱矣虎狼千百成羣者非人境賊既無可掠而象昇合大軍於中原羅而蹙之
 羣盜盡入楚疆悉銳以相持及是象昇既以關遼之兵北去老回回等盤踞鄆襄間休糧息馬秋高足食乃以全軍
 合曹操闖塌天諸賊共二十萬沿江長驅而下蕪黃六合懷甯望江江浦所在告警烽火及於儀揚矣 壬戌寇至
 尉氏甲子至登封至汝南於是寇復入河南矣 己巳以兵部侍郎王家貞巡撫河南總理直隸川湖山陝軍務
 十月甲申河南賊陷襄城 漢南賊陷襄城 十二月以鄆襄賊逞罷撫治都御史苗胙土以陳良訓代之
 十年正月丙午老回回等趨桐城 丁未總兵秦翼明逐賊於麻城黃岡間敗之老回回所部整齊王八大王九營
 潰而為四一支走羅田一支走團風鎮一支向蕪水一支趨岐亭闖塌天等諸賊分兩路至江北一自桐城犯蘆江
 舒城一由光固踰霍山六合東行各分為數十股分擾江北戊午淮撫朱大典馳赴之時諸賊混天星侵軼商洛李
 自成縱橫西安過天星盤路汧隴獨行狼在漢南蝎子塊在河西與西番合謀其餘楚賊盡在江北而豫賊亦自光
 固而南會之應天巡撫張國維駐師京口沿江戒嚴甲子別賊自穎毫趨潞州營火夜燭數十里羣賊會之至池河
 禮離於大山寺薦拔亡者遂分屯大江小江皇甫常山諸山儀真六合人民俱倚墻而立 二月左良玉大破賊於
 舒城六安連戰三捷秦翼明敗闖塌天於細石嶺擒賊首一條葱新來虎賊至英山分營山險伐竹為筏謀渡江潛
 竄大山中張國維檄左良玉入山搜捕良玉新立功驕蹇不奉調發憚入山險屯於舒城逾月擁降丁萬人軍中婦
 暨數千為營環數十里所至焚劫壯丁衣緋橫行耶集為墟國維三檄之始自舒城進發賊已飽掠出境山西總兵
 王忠以兵援河南稱病數月不進一軍噪而西歸給事中凌義渠勸之詔逮王忠入都革良玉職殺賊自贖 乙酉
 命陝西巡撫孫傳庭兼總理河南 閏四月壬寅以熊文燦為兵部尚書兼副都御史總理直隸山陝川湖軍務督
 勦流寇時文燦新平閩寇有威望故有是命 大旱 羣盜盤踞江北老回回等八營謀避暑六安乃散入潛山太
 湖諸嶺蔭林樾以息馬時出抄掠因分屯醉石嶺諸路離安慶四十里而軍 河南巡撫陳必謙罷以常道立代之
 廷議大發兵計臣苦於無餉兵部尚書楊嗣昌建議因改糧為均輸以濟軍食因加賦二萬兩下詔有暫累吾民

月七日

卷三十一

上

一年除此腹心大患等語 五月鄖襄賊犯荊州焚荆王墳園 七月以史可法為右僉都御史巡撫安廬池泰等處軍務時以寇患故創設 丁亥江北賊陷六合遂圍天長 八月戊申賊突入鳳陽掠械器而出渡河分往河南泗州 十月陝賊過天星同李自成入蜀 混天王蝎子塊隨之川兵大敗 混蝎二賊於廣元斬首千級 十一月庚寅兵部尚書楊嗣昌請限勦寇之期令秦撫斷商南雒南 鄖撫斷鄖西楚撫斷常德黃州安慶撫斷英六鳳撫斷穎毫應撫截潛山太和江西撫截黃梅廣濟東撫截徐宿晉撫截陝州靈寶保定撫扼渡延津一帶總理熊文燦提邊兵太監劉元斌提禁旅豫撫率左良玉陳永福等兵合勦中原從之 癸巳江北賊陷靈璧 十二月禁軍大集於襄陽賊盡走鄖西 乙巳以戴東旻為都御史撫治鄖陽 命洪承疇合孫傳庭并勦河南寇 十一月正月總兵左良玉陳洪範大破賊於鄖西 二月巡按河南御史張任學改都督僉事總兵官鎮守河南任學欲薦故丹徒縣知縣張放極詆諸總兵不足恃或稱文吏原有奇才可以禦寇故有是命 三月戶部主事張縉彥言臣任清澗知縣於兵情賊勢親見有素蓋賊之得勢在流而賊之失勢在止賊之長技在分而賊之窮技在合賊之乘時在秋夏而賊之失時在冬春昔大賊王嘉胤破河曲據其城曹文詔等奮門砍殺而嘉胤殲李老柴破中都據其城巡撫練國事督兵攻圍而老柴擒神一元破甯塞據其城左光先等與戰而一元死譚雄破安塞據其城王承恩等攻圍而譚雄諍此皆守而不去之賊故速死也過天星老回同混十萬等所破城邑無算官軍未至旋即奔逸此皆流而不居之賊故緩死也賊入晉豫分頭成部自秦及汝雒以至江北無處不被賊豈賊真有數十百萬蓋分股以披其黨牽制我兵故見多也前總督陳奇瑜驅天下之賊盡入漢中出棧道關正可一鼓而滅乃以招安致敗不可復收古人以八日而平賊數萬者利其合也夏秋之間芻糧盡在場圃足供士馬之資冬春非破城攻堡不能得食官兵促之則尤易故時有利有不利也今若欲破賊惟有亂其所長而使之短破其所得而使之失直截以攻之分番兩軍一追一駐賊當之必破矣賊黨雖眾大都觀望其先倡者不過一二支故盡一股則論賞不必事平彙叙縱一股則論罰不許報級塞責賊不望風而靡未之有也上是之 四月丙申奪總督洪承疇尚書爵仍以侍郎總督總兵左光先曹變蛟並奪五級限五月盡賊 六月逮湖廣巡撫余應桂以方孔炤代之 八月總督洪承疇報陝西賊勦降畧盡命出關向河南湖廣 癸卯江北賊陷睢甯 曹操會群盜過天星托天王十反王整齊王小秦王混世王整十萬革里眼於陝州遂南走內鄉浙川犯襄陽 九月庚申熊文燦次於襄陽甲子遣副將龍

在田邀擊革里眼射塌天於雙溝大破之老回回等俱東奔棗陽諸軍追逐數十里斬首六千級奪其牛馬驟萬頭羣盜披靡四逸曹操獨留內浙山中勢孤守險自保文燦檄良玉洪範進兵浙川招安羣賊十月京師戒嚴召孫傳庭於陝西召洪承疇於三邊於是承疇傳庭率諸將合兵五萬先後出潼關入援曹操聞之謂為勦己也率九營從鄖陽漢水亂流而涉突走均州叩太和山提督太監李維政乞撫維政為言於文燦文燦乃檄止諸軍曹操九營俱就撫文燦上言請貸其罪令諸將宴曹操於迎恩官署授操為遊擊將軍供億甚備曹操名羅汝才庚戌以丁啟睿為都御史巡撫陝西羅汝才既撫分屯羣賊於房竹保障四邑自言不願受署為官並不願食餉願為百姓耕田此中而已文燦一切為羈靡檄汝才解散脇從諸眾簡驍壯從征立功汝才不聽因與鄖均諸邑居民分地錯壤而居時張獻忠亦就撫屯穀城汝才遠與為聲援撫治鄖陽戴東旻奏曰曹操過天星十數大寇近以理臣襄陽之捷回革東逸曹操就撫分插其眾於鄖均諸邑不從解散之令且曰願為百姓耕田此目前盜鈴之說耳張獻忠入據穀城屢檄不前將俟民間田熟分其夏秋之糧稍不遂意干戈遂起荆襄重地今數省大寇環聚二三百里羽翼已成將有不可言者然各賊盡聚鄖地四面合圍有金魚耕獸之勢以理臣各鎮現在兵馬再令督臣發秦兵由興安馳赴協同掃蕩渠魁授首脇從盡散此實蕩平之機也十二月改洪承疇蒞總督孫傳庭保定總督傳庭以失聰辭上不許尋速傳庭繫獄

十二年正月癸未巡撫河南常道立削籍以縱寇渡河也以李仙風代之二月左良玉大破河南賊飛虎劉國能於許州國能降老回回既東奔請降於監軍孔貞會未決革裏眼射塌天等東走合於混十萬分掠信陽光山三月群盜集於固始東北阻河河上之兵嚴守不得渡羣盜乃趨六安息馬茶山以避夏庚午遼河南總兵張任學左良玉大敗河南賊於內鄉上聞其步兵淫掠責之四月戊子撫治鄖陽戴東旻免以王贛永代之辛卯左良玉再破射塌天老回回改世王於河南之鎮城射塌天乞撫連營百里奪民二麥以自給良玉遣人諭止之不聽戊申良玉率副將陳永福金聲桓會兵壓賊壘賊倉卒接戰諸大軍擊之斬首二千七百賊退保山險良玉遣降將劉國能招之庚戌射塌天李萬慶率其眾四千解甲詣內鄉城下降於良玉良玉言於文燦署國能為守備其黨散去七千餘人賊渡淮進光山或走黃州境革裏眼走商城六月張獻忠復叛於穀城羅汝才九營並起應之七月二賊合於房縣左良玉追及之大敗而還良玉失其符印事聞革文燦任仍視事降良玉職戴罪殺賊安

慶巡撫史可法以憂歸。初文燦與大學士楊嗣昌深相結納。嗣昌冀文燦成功以結上知文燦既獲嗣昌內不自安。請督師南討上甚慰勞之。八月壬戌命大學士嗣昌以兵部尚書督師討賊。賜尚方劍并督師輔臣銀印給帑金四萬賞功牌千五百蟒綺緋絹各五百。九月丁卯嗣昌陛辭上宴於平臺後殿上手觴嗣昌三爵。賜詩勒詩於各文廟嗣昌南征會兵十萬本折色銀二百餘萬兩。十月嗣昌至襄陽入熊文燦軍中詔逮文燦入京論死棄西市。丙子拜左良玉為平賊將軍良玉所部多降將嗣昌謂可倚以辦賊為請於上故有是命。老回回草裡眼左金王南營四股合二萬人分屯英霍潛太諸山寨突犯安慶桐城諸路遣將黃得功川將杜先春屢戰却賊賊每避兩軍賊多購斬黃人為間或攜藥囊著蔡為醫卜或談青烏姑布星家言或緇流黃冠或為乞丐戲術分部江皖諸境現虛實時時突出焚掠相持逾年毒流四境。是年兩京河南山東山西旱饑。十三年正月乙丑逮湖廣巡撫方孔炤命宋一鶴代之閏正月督師楊嗣昌奏辟永州推官萬元吉為軍前監紀從之。二月甲子給楊嗣昌黃金賜斗牛服又賜海驢馬一乘。嗣昌駐襄陽調兵會勦以陝西與安一路失期斬其監軍殷太白。辛未羅汝才掠信陽尋陷光州。三月丙申嗣昌次荆門立大勦營以新募湖南殺手二十人隸之更以戲下騎兵為上將營新撫降丁皆隸焉以副將猛如虎將之。四月罷鄧撫王鰲永以袁繼威代之。五月羅汝才過天星七股盡入蜀監軍萬元吉扼夔門。癸未賊陷大昌犯夔州石砬女帥秦良玉發兵援夔州萬元吉與合兵以舟師由巫山上三峽賊十三哨過夔門魚貫而進羅汝才為殿官軍遙望不敢擊賊循河而行欲渡川西元吉左良玉川撫邵捷春俱會於夔州副將賀人龍所將陝兵驍勇善戰而多擁降丁思得總兵號名以統轄之捷春為請於嗣昌初嗣昌以良玉兵強足破賊表佩平賊將軍印良玉進止多不從節度嗣昌乃密疏於朝請以人龍易之後不果人龍始怨。羅過諸賊自夔州山後抄掠官軍分扼諸隘賊掠無所得副將羅于莘擊過天星於鄭家寨敗之過天星以百騎走羣盜既因謀奪尖山西走四川總兵鄭嘉棟湖廣副將張應元汪雲鳳會陝西副將賀人龍李國奇之師赴之賊以奇兵攻尖山寨人龍等諸軍奮呼齊進入賊陣斷賊為二賊皆騎陷泥淖不得馳川兵跳澗谷類猿猴賊潰自相騰踐斬首七百餘生擒自來虎等七十一人奪甲仗馬騾無算賊退屯羊橋四出抄掠石砬兵邀之於馬家寨復斬首七百又追破之留馬堽斬賊首東山虎。庚子賊屯譚家坪南北兩山山頭張幕負鱗相掩疊諸軍分道並進南山賊拔寨先走北山賊馳而下逆擊官軍諸軍薄之賊不能當退守山巔不動。

官軍仍分兵疾走繞山後前後齊登賊披靡竄走澗谷諸將皆下馬人與草履一量緣山逐賊自龍溪追奔四十里斬首千一百餘級賊走營仙寺嶺癸卯諸將會秦楚蜀兵擊賊於嶺上諸軍雲合賊營大亂斬首千級秦兵登羅汝才大旗擒其老管隊副塌天賊突圍遁走七箸坎入於乾溪丙午羅過諸賊犯夔州下關城羅汝才老而滑多機詐過天星多擁徒眾二賊以智力相倚至是屢戰不利謀歸楚以瞿塘水漲不得渡反走下關城巡撫提督檄總兵嘉棟副將應元雲鳳以楚兵自夔州出雲陽邀其師監軍元吉督人龍等將秦師間道疾走尖山以截之夔府山溪險隘七賊連營數萬林樾不能勝營帳酷暑炎敵毒人馬矢盡達數十里蚊蚋嗜草間人馬俱病羅過分道西行汝才率小秦王上天王混世王一連營五營走雲陽尖山壩過天星關索二營走雲陽水碓口期同會於開甯戊申人龍等追賊至七箸坎賊簡其銳為殿以挑官軍潛以老營先走人龍擊破殿後兵長驅擣其中堅賊逾山人龍亦逾山夜抵馬溺溪壓城壘而軍是月江北賊陷羅田黃梅貢士吳御上言流賊肆毒姦宄出沒尤善偵走如官軍在汝穎襄德彼奪鳳陽臨淮一日一夜兼程行數百里光州固始為吳楚往來之要地宜設一道臣於此此亦扼吭之計也然賊分則寡合則眾晝則賊騎相顧夜則賊營連哨且賊日馳二百里酌酒耽色渴睡不醒若將卒勇敢銜枚夜襲賊不能覺也今兵不殺賊反以仇民窮鄉男婦匿林逃難割首獻功以愚主將主將以愚監紀監紀不知遂奏其功此弊踵行久矣所當痛懲者也六月辛亥昧爽賀人龍等諸將薄賊營賊奔已疲秦師三道俱進大噪騰而上賊驚潰秦蜀軍爭逐之斬首千二百俘六百人赦其俘一桿鎗自來虎伍林三人隸為軍鋒壬子秦軍躡賊而前度賊必設伏以邀我遣都司李仲興高光榮勒輕騎先往人龍國奇潛以大兵繼之二將已入隘賊伏起兩山間圍之數重二將戰方酣人龍國奇麾兵並進噪而揚塵聲動山谷圍中奮呼以應之賊圍開四潰斬首五百餘級生擒賊渠掠山虎十六人羅汝才精騎二千餘二日之內俘其部曲四十人斬馘無算精銳殆盡狼籍東走與四營合保其婦暨共萬人走大甯之小嶺諸將扼之於夔東己卯過天星關索走開縣屯南壩知羅汝才東竄而楚蜀兵漸逼因北走丁巳鄭嘉棟率諸將連營躡賊及之於觀音山逐北二十里至于臨江斬首二百餘張應元窮追至寶山遇賊百餘騎擊殺二十騎餘騎皆大呼釋甲渠托天王常安國請降應元止兵裂帛作書令國安所部拈地虎馳諭過天星過天星曰必托天王身至為信乃降也拈地虎反命庚申賊首高守達率麾下二百騎來奔過天星遂之邀止百餘騎來者七十五騎皆關西健兒常為楚師軍鋒辛酉過天星西走諸軍拔營逐之至新甯西關外賊騎三千

不戰而走。高守達率其健兒當先陷陣。賊陣亂。馬竄。未中。泥驚。蹶相騰。踐官軍。斃而射之。追奔二十里。血流稻畦。泥徧赤。酷日炎赫。刀甲皆生烟。諸軍以泥滑不得馳。斂兵。壁於風烈。舖諸軍共獲首千七百餘級。擒賊首流金鍾金狗兒奪馬驥三百過關。二賊東奔達州。張應元等進逼之。丁卯常國安前馳遇賊。川楚兵並進。斬首二百餘。奪其營。賊奔袁壩驛。設伏。清湖中營火出林間。如星者二十里。明日應元等前驅搏戰。令常國安高守達繞谷中。搗其脇。賊伏發。戰方接。國安突出。四圍奮呼。賊驚墜山澗。共斬首九百。獲甲仗弓矢無算。生擒滾地狼等一十七人。降其管隊可天虎等四十人。庚午賊自袁壩東奔開縣。至高城。諸將分營出戰。嘉棟將中軍副將羅於莘將左軍。降將楊旭一隻虎將右軍。戰於城下。賊敗走大昌。七月羅汝才小秦王上天王混世王一連鷲連營路大甯監軍元吉在夔。遣守備劉正國及羅營降丁伍林入其營。招之。汝才疑以香油坪之役。殺我楊羅二將。或不救。攜正國東走。聲言詣夷陵。乞撫於督師。先是汝才與金翅鵬不相能。金翅鵬常懼為所并。至是小秦王金翅鵬相率降於嗣昌。汝才殺伍林。劉正國東走巫山。左良玉兵分屯興房二竹間。汝才屢敗黨羽多降。勢益孤。而張獻忠時在巴巫。與良玉相持。謀西走。遂合於獻忠。謀渡川西走。過天星素與獻忠有郤。前在新甯。諸將招之。過天星對常安國曰。作賊非本懷。諸將驟攻之。狼狽東走。聞羅張既合。益懼不並立之勢。決計歸命。左良玉乘勝移師擊之。過天星惠登相乞降。嗣昌令良玉撫其眾七千人。簡其精銳。隸良玉軍中。安其老弱於鄧西。以降將掃地王李靖王隸監軍元吉登相清澗人。八月癸丑元吉遣降丁入羅汝才營。嗣昌復命降將金翅鵬所部飛上天入其營。招之。汝才遠巡未決。時張羅新合。獻忠懇汝才之再降也。日說汝才。毋為官軍所獲。且曰。閣部已停過天星。閣下矣。元吉請檄左良玉攜惠登相至陣前。招汝才。汝才必聽。嗣昌不從。汝才降意遂決。饑民復相煽為盜。嘯聚太行山所在。蠢起應之。江北賊革裏眼左金王突霍太閣上命太監劉元斌監禁軍六十。馳赴河南江北。合皖豫兵討之。禁軍擊破賊於霍山。賊竄走。尋陷麻城黃梅。是月發倉賑河東帑金三萬。賑真定山東河南饑民。給事中戴明說上言。荒極盜起。蠢動疊告。畿輔淮陽陝西中州所在不一。皆緣撫按有司。素不休養。饑荒不恤。招徠無策。迨盜起。議勤死於鋒鏑者。此百姓也用兵加餉。死於追呼者。此百姓也。今乞責成撫按諸臣。以卹荒弭盜為第一事。上是之。九月上諭河南巡撫誅勤。以平賊為功。不必屢報捷級。無裨掃蕩。丁亥河南鄆縣盜李際遇。申請邦任。辰張鼎舉至五萬。總兵王繼禹遣游擊高謙擊之。一日三捷。斬二千餘級。追至尉氏。己丑。嗣昌屯巫山。先是關索敗伏深箐中。聞過天星降。益懼。嗣昌遣人招之。

關索見諸降將勅力軍前遂來歸與其黨王光恩謁嗣昌於巫山舟次率其副楊光甫等數人頓首涕泣請死罪嗣昌撫慰之給以銀幣光恩延安人光甫鄖陽人所部六千殺傷散亡已去其半存者三千乃簡其精銳赴軍前殺賊羅汝才之入川也凡九股整十萬埽地王小秦王金翅鵬托天王過天星關索惟汝才合於獻忠其人相繼俱降矣嗣昌飛章以聞叙賚文武將吏有差回左革諸賊走英霍逼鳳陽是月秦師大破賊於函谷斬首數千誅蝎子塊餘賊分竄延安慶陽十月嗣昌在夔州令楚將王允成楊文富自巴巫趨當陽東勦回革趨楚撫軍宋一鶴赴蕪黃協勦命諸將分屯襄鄖承天諸扼要降將掃地王張一川擊獻賊於梓潼陷陣被擒賊副之監軍元吉命卹其妻子於夷陵十一月陞陝撫丁啓睿總督陝西三邊山西河南軍務河南巡撫李仙風率諸將高謙李建武擊河北賊於萊園斬首一千三百餘級十二月楚豫皖兵大集回革懼而乞招撫丙辰監軍員外郎楊卓然入二賊營議之是冬闖賊困於峭函蝎子塊既死群賊滿天星張妙子邢家米及闖賊部將大天王鎮天王一條龍小紅狼九梁星相繼請降闖賊潰圍而出是年兩京山東河南山西陝西浙江大旱蝗至冬大饑人相食草木俱盡道殣相望河南土寇並起自真定至河上道路梗塞開州人袁時中聚眾數萬破開州時壽州賊有袁老山一營時中自號小袁營以別之諸賊各有眾數萬惟時中最高傑羣賊相繼敗死時中走河南十四年正月甲辰山東土賊李廷實李鼎銓陷高唐州時山東盜起東平東阿張秋肥城所在皆賊兗州二十州縣一時嘯聚響應惟濟甯滋陽無盜京畿道梗省直餉銀數百萬俱阻於兗州東平州吏胥倡亂迎賊入城據之巡撫王國賓發六道官兵防兗州檄總兵劉澤清擊破東平賊復其城河南土賊艾一侯二侯四嘯聚數千人封邱知縣蘇茂柏擊破之二月丁卯河南土賊陷新野張獻忠羅汝才俱自川入楚惟搖天動留川東萬元吉留秦蜀兵千八百屯白帝神女之間絕其入楚路戊午河南土寇瓦罐子一斗穀諸盜盡歸於李自成合攻開封山東土賊留東阿汶上時東寇益熾徐德數千里白骨縱橫又旱荒大饑民父子相食行人斷絕革左諸賊因張羅遠竄豫皖之兵四集急而歸款楊卓然議抽之潛大間二盜實無降意借款以緩師而公行肆掠卓然每左右之以塞人責及闖獻陷襄雒革左遂承機復熾倚山剽攻詔朱大典進總督節制諸路鎮撫兵進英霍以討之己丑魯王捐金數萬募兵於山東以防盜丙寅河南土賊孟三陷河陰據之游擊高謙攻圍七晝夜拔之斬孟三三月革山東巡撫王國賓職命楊御蕃劉澤清會兵剿曹濮賊是春招安內邱山西餘寇革左賊五營聞獻忠東來走

麻城以勾之湖廣巡撫宋一鶴聞之渡江進兵屯蘄州擒賊謀焚舟斷渡五月設徐臨通津四鎮以護漕以東寇熾故也河南土寇袁時中聚眾至二十萬入江北窺鳳泗自宿毫入蒙城土礦羣盜蟻附之丁丑朱大典率諸軍擊敗之賊眾保險潛棄牲畜宵遁丁酉總兵劉良佐簡驍騎自義門追擊五十里賊竄逸深林良佐分輕兵追捕明日及賊大隊賊方扼險拒守官軍以火炮奮擊之賊大奔自義門至界埔二百里尸撐交橫棄仗滿阡陌賊或自經林間或自刎餘或降或逸去二十萬眾鳥獸散時中以數百騎宵遁北渡河走入河南所獲仗甲弓矢山積泰安土寇十餘萬掠甯陽曲阜兗州所至燔屋廬掠婦女賊蒙婦女以甲冑執刀仗偽為男子守營賊則四出焚掠聞青州兵至遂走邳州焚其南郭至沙溝屠慘嬰穉不遺庚子犯徐州北闕焚之抄劫至揚州南沙河店燬漕船十六艘復東北行入東平州豐縣土寇十餘萬圍縣城徐州賊合之攻城愈急東平賊首李青山屯於梁山六月兩京山東河南浙江旱蝗多饑盜庚戌革左諸賊陷宿松英山朱大典駐師壽州造長槍三千長丈二尺鳥銃三千大閱諸軍數萬人刻期入山搜剿賊方分掠諸縣聞之盡合營屯潛山七月庚辰革左陷潛山遂圍麻城督師丁啓睿大破賊於麻城斬千二百級賊解圍去九月羅汝才自南陽趨鄧浙以合於闖賊時獻忠大敗於南陽其眾散盡闖賊踞河維有眾五十萬故汝才往附之張獻忠敗奔命於回革左諸軍同入霍山扼險拒守十月太監劉元斌盧九德率京營兵與總兵周遇吉黃得功合追賊於鳳陽及之元斌留四十日不進城門盡閉縱諸軍大掠殺樵汲者以冒功已而欲攻城索賂乃免張獻忠糾合同革左諸賊自霍太北行會闖賊於河南十一月襄城守將李萬慶沒于賊萬慶乃降將射塌天也累功至副將至是闖賊陷襄城殺之詔贈都督同知榮祿大夫立祠襄城十二月傳制朱大典受命督賊專辦五營縱賊流毒全無一劫其革職聽勅以高斗光提督鳳陽兼督皖楚豫師會勤

十五年正月丙子山東盜平擒李青山入京青山本屠人乘饑嘯聚數萬人屢寇兗州給事范叔泰魯府左相俞起蛟拒之俘青山辛巳左革陷潛山壬午陷巢縣二月左革陷全椒三月丙子革左老回回五股合步騎數萬趨壽州復以兵合獻忠攻六安袁時中亦會之時中旋合於闖五月丙子革賊陷無為州士民投河自沈者亡昇穎州參將李相大破左金玉于壽州癸巳左金玉合回革連營趨穎州以報壽州之役也李相偵知之分布步兵伏城東南二十里相以騎兵迎擊戰於城南樊家店伏兵繞其後奮擊敗之斬首千餘六月革左諸賊復入六安

英霍諸山中倚林樾度夏秋爽復出歲以為常安廬州縣殘破者半官吏咸攜印篆艤舟理事城中荆榛塞路人烟
久斷革裏眼入舒城屯於板山 癸丑詔建安廬巡撫鄭二陽鳳陽總督高斗光入京馬士英提督鳳陽軍務 七
月甲戌革賊毀廬州城 八月回革左連營光山羅山一軍掠信陽一軍出麻城仍與獻忠合軍 保鎮游擊趙崇
新與賊袁時中講撫於夏邑為賊所紿被殺時中復伴就撫詔許其投誠自新時中出不備突入蕭縣執知縣以去
九月老回回分兵犯蕪湖掠桐安革左犯潁州旋北合於闖賊 十月戊午誅監軍太監劉元斌以征勦縱軍焚
掠也 十一月袁時中會合於闖賊 閏十一月李自成令其渠賀一龍趨德安以窺黃麻一龍至黃陂沮水不前
止收左良玉殘兵八百人而回先見羅汝才自成大恨之始忌汝才 河南土寇蜂起大者李好孫學禮李際遇眾
各數萬小者亦數千 十二月袁時中東犯鳳皖
十六年正月左良玉率眾二十萬避賊東下沿江縱掠江南北流土寇降將叛兵白貴小秦王托塔王劉公子混江
龍管泰山等所在蜂擁俱冒左兵攻剽南都大振南都留守諸軍盡列於沿江兩岸不問為兵為賊進兵擊之斬千
人良玉列狀上兵部自白兵稍戢群寇始盡散 二月湖廣土寇陷澧州常德又陷武岡州殺岷玉時湖南諸蠻獠
皆伺隙土寇勾引攻掠盡歸於闖賊 三月癸卯闖賊襲殺革里眼左金玉并其眾時群賊俱歸闖賊聽約束無敢
異同惟革里眼恃其眾意不相下闖賊置酒宴左革殺之席上革里眼名賀一龍 闖賊屯襄陽命羅汝才攻鄖陽
久不下多死汝才所部怨闖賊 四月甲子朔闖賊數十騎突入汝才營汝才卧未起入帳中斬其頭汝才一軍皆
譁闖賊以大隊兵脇之七日始定所部多散亡降于秦督孫傳庭汝才延安人賊中號為曹操以其多智而狡也初
肆賊首高迎祥後合獻忠又合自成折節下之每破城自成取六汝才取四汝才戰士四五萬戰馬萬餘騎馬騶廝
養不下四五十萬闖兵長於攻羅兵長於戰相倚為用汝才老而猾嗜聲色每破城邑擇子女之美者數十人後房
數百女樂數部所至華侈珍食山積酣歌舞闖賊每噓之曰酒色之徒也以山東人玄珪為謀主每事取決焉闖
賊并殺珪 五月闖賊攻袁時中殺之初時中困於陳蔡間闖賊過而招之許配以女遂為闖前鋒時中畏闖之強
非心服也時中叛而他徙有眾數萬擾穎毫時通款於巡按蘇京然終無降意也扶溝諸生以闖賊命招時中時中
執送于京斬之復擒闖賊游騎送于京闖賊大怒以兵二萬攻時中殺之小袁營遂滅于是秦中蜂起之賊大半降
於官軍其強者俱為闖賊所併至是而盡惟老回回遂為闖賊所部老回回名馬守應自後止闖獻兩大賊陸沈中

原矣

谷應泰曰天禍人國延安盜起揭竿走應所在縱橫亦猶禁崇弄兵于莒而逢安徐宣引眾相附韓拔陵聚黨于沃野而二夏幽涼叛者蓋發此雖同惡相濟實繁有徒良亦鉅而走險短于撫御也方饑民王嘉胤之倡亂也自成輩從之而白水王二邊盜苗美等往往合潰兵以應假令汲黯發河內之粟秀實定郭曖之軍則解甲歸農賣刀買犢匪異人任也奈何應變乖方蔓延莫制嘉胤擒斬之後分顯道神活地草等為三十六營而混天星侵軼商雒過天星盤據汧隴獨行狼屠毒漢南蝎子塊焚掠河西中原版圖蹂躪盡矣比之苜藥不剪流為擁腫疥癬不治結為大疽以至石韞谷而躊躕扁鵲望色而却走嗟乎豈不晚哉乃群盜之最可恨者窮則乞降勝即狂逞此則投誠彼即負固以故羅汝才之入巴蜀也八部投戈李自成之因峭函也九軍歸命及乎孫傳庭整屋之戰擒關王以獻俘劉良佐左良玉義門之戰破賊兵二十餘萬此何異李固之入荊州度尚之臨艾縣而乃摧陷雖多廓清難奏者則以分閫之事權不一前門拒虎而後門進狼行間之款附非真豺聲已成而鷹眼不化也至于十五年之後袁時中既滅老回回并營而弱者半降於官軍強者悉隸於闖部究至公私塗炭宗社淪胥論者咸謂自成之罪上通於天而予未嘗不嘆息痛恨於群盜也譬猶蠹木焉獻忠啄之自成殊之實群盜攢穴之譬猶逐鹿焉獻忠倚之自成擢之實群盜聚路之蓋自成者鴟張之孽而群盜者蟻附之妖自成者肘腋之憂群盜者腹心之疾矣若夫懷宗滅膳撤懸則奉天之德音也常自裕合圍獵獸則楊侃之奇策也秦軍士曾無激勸韜鈴絕不奉行卒之固鼎既遷庭堅不祀豈罪己之詔聽者充耳而決勝之條談者掛壁歟嗚呼秦祚之亡闕外俱為賊藪隋國之末山東悉屬寇壤懷宗志在蕩平而禍同瓦裂以彼群狐聚溷蜂虻有毒也悲夫

明史紀事本末卷之七十六

鄭芝龍受撫

熹宗天啟七年六月海寇鄭芝龍等犯閩山銅山中左等處芝龍泉州南安縣石井巡司人也芝龍父紹祖為泉州庫吏蔡善繼為泉州太守府治後街與庫隔一街相望芝龍時十歲戲投石子誤中善繼額善繼擒治之見其姿容秀麗笑曰法當貴而封遂釋之不數年芝龍與其弟芝虎流入海島顏振泉黨中為盜後振泉死眾盜無所統欲推

擇一人為長不能定因共禱于天貽米一斛以劍插米中使各當劍拜拜而劍躍動者天所授也次至芝龍再拜劍躍出於地眾咸異之推為魁縱橫海上官兵真能抗始議招撫以蔡善繼嘗有恩於芝龍因量移泉州道以書招之芝龍感恩為約降及善繼受降之日坐戟門令芝龍兄弟囚首自縛請命芝龍素德善繼屈意下之而芝虎一軍皆譁竟叛去六年春遂據海島截商粟閩中洩饑望海米不至于是求食者多往投之七月劫商民船勢浸大其黨謀攻廣東海豐嵌頭村以為穴芝龍乃入閩泊于漳浦之白鎮時六年十二月也巡撫朱一馮遣都司洪先春率舟師擊之而以把總許心素陳文廉為策應鏖戰一日勝負未分會海潮夜生心素文廉船漂泊失道賊暗度上山詐為鄉兵出先春後先春腹背受敵遂大敗身被數刃然芝龍故有求撫之意欲微達于我兵乃舍先春不追獲盧游擊不殺又自舊鎮進至中左所督師俞咨皋戰敗縱之走中左人開城門求不殺芝龍約束麾下竟不侵擾警報至泉州知府王猷知其詳乃曰芝龍之勢如此而不追不殺不焚掠似有歸罪之萌今勦難猝滅撫或可行不若遣人往諭退舟海外仍許立功贖罪有功之日優以爵秩興泉道鄧良知從之遣人諭意

懷宗崇禎元年春正月工科給事顏繼祖劾福建總兵俞咨皋下獄初巡撫朱欽相招撫海寇楊六楊七等鄭芝龍求返內地楊六給其金不為通逖流劫海上繼祖上言海盜鄭芝龍生長于泉聚徒數萬劫富施貧民不畏官而畏盜總兵俞咨皋招撫之意實飽賊囊舊撫朱欽相聽其收海盜楊六楊七以為用夫撫寇之後必散於原籍而咨皋招之海即置之海今日受撫明日為寇昨歲中左所之變楊六楊七杳然無踪咨皋始縮舌無辭故閩帥不可不去也疏入逮咨皋下于理三月禁漳泉人販海芝龍縱掠福建浙江海上六月兵部議招海盜鄭芝龍九月鄭芝龍降于巡撫熊文燦工科給事顏繼祖言芝龍既降當責其報效從之

二年春二月海盜李魁奇伏誅魁奇本鄭芝龍同黨芝龍忌之擊斬粵中夏四月廣東副總兵陳廷對約鄭芝龍勦盜芝龍戰不利歸閩不數日寇大至犯中左所近港芝龍又敗寇夜薄中左所四年春正月上召廷臣及各省監司于平臺問福建布政使吳暘陸之祺海寇備御若何暘曰海寇與陸寇不同故權撫之但官兵狃撫為安賊又因撫益恣致數年未息上曰前撫李魁奇何又殺之暘曰魁奇非鄭芝龍比即撫終不為我用今鍾斌雖撫亦反側不可保也上問定計安在祺曰海上官兵肯出死力有司圍練鄉兵多設火器以守為戰勦之不難上問巡撫熊文燦暘曰文燦才膽俱優但視賊太易故前有吉了之敗祺曰鍾斌與鄭芝龍勢不兩

立七月間。賊擾福州。撫臣計誘往泉州。前間撫臣同芝龍討賊。偃其兄賊遁去。問廣東布政使陸問禮對曰。廣東海寇。俱自福建至。舟大而多。火器兵船難近。但守海門。勿令登陸。則不為害。

五年冬十一月。海盜劉香老犯福建。小埕游擊鄭芝龍擊走之。

六年夏六月。海盜劉香老犯長樂。

七年夏四月。海盜劉香老犯海豐。十二月。總督兩廣熊文燦奏。道將信賊自陷。時文燦令守道洪雲蒸巡道康承祖。參將夏之本。張一傑。往謝道山。招劉香老。被執。上以賊渠受撫。自當聽其輸誠。豈有登舟往撫之理。死備長寇。尚稱未知。督臣節制何事。命巡按御史確覈。以聞。已令文燦戴罪自效。

八年夏四月。福建游擊鄭芝龍。合粵兵擊劉香老于田尾。遠洋。香老腸兵備道洪雲蒸出船止兵。雲蒸大呼曰。我矢死報國。亟擊勿失。遂遇害。香老勢感自焚。溺死。康承祖夏之本。張一傑。脫歸。八月。香老家屬六十餘人。部屬千餘人。至黃華。降于溫處參軍。

十三年秋八月。加福建參將鄭芝龍署總兵。芝龍既俘劉香老。海氛頗息。又以海利交通。朝貴震以大顯。

十六年冬十一月。設南贛兵三千。以副總兵鄭鴻逵統之。

十七年春正月。前兵科都給事中曾應遴薦副總兵鄭鴻逵。緩急可用。詔益南贛兵二千。命鴻逵鎮守。踰年。鴻逵以舟師守鎮江。我。

清兵南下。潰歸鄭芝龍降。

谷應泰曰。海上亡賴奸民。多相聚為盜。自擅不討之日久矣。蓋以魚鹽蜃蛤。商舶往來。剽掠其間者。累千金。利則乘潮上下。不利則嘯聚島中。儼然以夜郎扶餘自大。東南邊徼。益騷然苦之矣。泉州人鄭芝龍。筦庫之子也。年未弱冠。為海寇顏振泉所掠。振泉愛芝龍狀貌。因有寵。泉死。眾推為魁。然而龍特饒智。數架點喜。持兩端。其一也。及其受撫內地也。私關則勇于魁。奇公戰則怯于廷。對殺陳餘于泚水。縱匡術于石頭。其持兩端者二也。又若擁兵閩越。援立外藩。定策功高。閩門橫玉。而乃陰懷首鼠。百計沮軍。海沲既未合兵。東吳豈能遽下。居異人為奇貨。以澶淵為孤注。其持兩端者三也。又若閩門既下。釋甲入臣。居第京師。招搖海上。曾無麟閣之功。但

比遼東之豕鹿。置侍子而身反于外。廷之在臺而子更舉兵。其持兩端者四也。夫奉先之失。在於去就輕脫。故依建陽則背建陽。依董卓則背董卓。卒之敗。在于天性反覆。故附道子則反道子。附元顯則反元顯。今芝龍以盜賊之雄。挾遨遊之智。而鷹眼不化。狼心已成。身在樊籠之中。志存江湖之上。一旦緩急。可得信乎。然子又怪崇禎之初。芝龍既撫。銳意行金。織皮丹珀。來自賈胡明珠。文犀至皆兼兩。是以薦剡。頻上爵秩。屢馳坐論。海王奄有數郡。人但知元龜象齒。都自淮來。而不知寶玉大弓。原從魯竊。若能卻盜泉之水。則不至辱君子之器矣。說在孔子之對康子也。

明史紀事本末卷之七十七

張獻忠之亂

崇禎元年。延安饑。谷府民王嘉胤作亂。延安人張獻忠從之。獻忠陰謀多智。賊中號八大王。其部最強。旁掠延安諸郡邑。

四年。張獻忠率眾二千人。就撫于三邊總督洪承疇。

五年。獻忠復叛。隨賊首高迎祥、紫金梁等。轉寇山西諸郡縣。

七年。群賊轉寇河南。張獻忠犯信陽、鄧州。遁入應山。洪承疇率諸將逐賊于河南。獻忠西奔商雒。遁蓋鄆間。與延安賊李自成、陷澄城。寇平涼、邠州。旋與羣賊出潼關。寇嵩汝。

八年正月。諸賊盡集苑。張獻忠東走。掠廬鳳安慶。二月。與老回回西走商州。復至秦川。十一月。獻忠與羣賊自潼關出。犯閿鄉、靈寶。東行。庚申。總兵祖寬大破獻忠于姑家廟。十二月。獻忠合諸賊圍廬州。分道陷巢縣、含山。遂陷和州。沿江下犯江浦。

九年正月。張獻忠合羣賊圍滁州。總理盧象昇大敗之。賊竄河南。

十年。羣盜久擾河南。無可掠。悉入楚。寇蕪黃間。官軍敗獻忠于黃岡。獻忠復入江北。東掠至儀真。揚州告急。獻忠尋西走入楚。

十一年正月。總兵左良玉、陳洪範大破賊于鄖西。張獻忠請降。初。獻忠自良涿。噪而為盜。洪範捕獲獻忠。異其貌。而釋之。以是懷舊恩。乞降于洪範。請率所部殺賊自效。總理熊文燦承制撫之。獻忠請置家口于鄖西。文燦為請于朝。

詔貸其罪立功自贖獻忠乃率部曲數千居白沙界山獻忠狡而多計群盜每以為的其降也自言能制鄖襄荆承
數百里內外無一賊文燦每曲徇其請益驕不奉法屢檄從征不應獻忠又求襄陽一郡以屯其軍文燦議餉二萬
人獻忠乞餉十萬人文燦遷延不能應十月獻忠聲言寄家口于穀城入據守之分屯群盜于四郡十一月羅汝
才亦就撫文燦安其眾于房竹間與民錯壤而處遙與獻忠為聲援奪民禾而食不奉縣官法鄖楚偏沅諸撫咸以
為憂文燦剛而愎又新有功而驕皆不聽鄖襄人惴惴恐禍至無日矣

十二年五月張獻忠叛于穀城初賊首高迎祥既誅李自成因川西群賊失勢獻忠連敗精銳俱盡始乞撫以緩誅
初無降意及據穀城潛勾諸賊為犄角遂復思叛去舉人王秉貞為之謀主至是遂殺穀城知縣阮之鈿以叛羅汝
才九營並起應之獻忠賜御史林鳴球上書求封于襄陽鳴球不從遂殺之七月熊文燦檄諸將進兵穀城獻忠
焚穀城西走與羅汝才合左良玉追賊于房縣西賊設伏羅睺山良玉兵度隘入伏中賊四合圍之突圍戰敗績一
軍盡沒良玉失其符印僅收殘兵數百走回房縣事聞文燦良玉俱革職殺賊自贖九月大學士楊嗣昌督師討
賊十月至襄陽遂熊文燦論死

十三年二月平賊將軍左良玉大破張獻忠于太平縣之瑪瑙山斬首萬級獻忠精銳俱盡止驍騎千餘自隨遁走
興歸山中尋自贖并竄興房界上左良玉屯興安平利諸山連營百里諸軍憚山險圍而不攻賊伏深箐中重賄山
市鹽芻米酪山中人安之反為賊耳目陰輸兵情于賊獻忠得以休夏收散亡養夷傷群盜往往歸之兵復振時羅
汝才過天星七股賊盡入蜀六月獻忠自興房走白羊山入巫山隘聞川兵躡之益入深谷中掩息旂鼓轉入而西
不知所往都司曹進功率兵入山偵賊不見一人而還七月獻忠既西羅汝才屢為官軍所敗勢孤率黨走合于
獻忠共謀渡川西諸將賀人龍李國奇張應元汪雲鳳張奏凱等會師擊之應元雲鳳營于夔之土地嶺待賀人龍
兵三撤不至初督師嗣昌以左良玉跋扈難制而人龍屢破賊有功請以人龍代良玉佩將印既而以良玉瑪瑙山
捷度未可動復奏留良玉佩印如故別加人龍總鎮銜須後命人龍初聞大將之拜踴躍動三軍既報寢乃鞅鞅良
玉知其故意亦恨當獻忠之遁伏興歸也千餘殘寇可盡乃良玉以奪印懷慚人龍復以歸印期望遠巡不復深
入致獻忠復熾皆嗣昌失兩帥之心玩寇故也人龍屯開縣每以餉乏為辭頓兵不進矣亥人龍兵噪而西歸已巳
官軍敗績於土地嶺時張應元汪雲鳳所將楚兵五千皆新募未經行陣待人龍兵久不至獻忠知官軍無後繼悉

銳來攻應元雲鳳簡銳千人搏戰晨至日中未決賊分兵繞後山而下突入營中守營新兵皆譁賊乘之前後合圍二將連兵死戰應元中流矢奮擊突圍出賊方渡巴霧河應元馳赴河上然礮擊殺一賊帥衣緋者賊不得渡雲鳳苦戰久得脫渴飲水斗餘臥血凝臄而卒兵多潰亡九月獻忠汝才陷大昌庚寅屯夔城山背賊行營輜重婦女甚衆而諸軍多觀望不前但尾賊後所至關隘防兵多遠遁賊長趨直過二賊合兵趨達州謀西渡丙午賊渡河遂入巴西督師嗣昌命監軍萬元吉監諸軍西行尾擊賊十月壬戌獻忠汝才陷劍州甲子過劍閣趨廣元直走陽平關從間道別出百丈山將入漢中總兵趙光遠守陽平甚嚴賀人龍李國奇復整兵而東賊乃踰昭化走西川丙寅川兵追賊于劍州敗績賊擒四將以去官軍轉戰于綿州遂北至城下賊渡綿河而西十一月庚辰督師監軍元吉大饗將士于保甯以諸軍進止不一立大帥以統之以總兵猛如虎為正總統張應元為副總統癸未發保甯趨綿州諸將分屯要害元吉督諸軍自間道趨射洪扼蓬溪以待之癸卯賊屯安岳知大兵且至宵遁走內江已巳猛如虎至安岳選驍騎逐賊元吉與應元屯于安岳城下以遏賊歸路十二月己酉賊走瀘州賀人龍等以兵躡之辛亥賊陷瀘州瀘州三隅皆陡絕臨江止立石站一路可北走賊既走絕地元吉謀以大兵自南搗其老營伏兵旁塞險要賊賊北竄永州逆而擊之可以盡殲也乙卯元吉兵至立石站賊營先移渡南溪官軍隔水追之不及癸亥賊越成都走漢川德陽復至綿河

十四年正月丁丑獻忠汝才入巴州己卯走達州甲申賊渡還河而東往新開焚燬驛道人烟斷絕者七百里初賊南竄元吉欲從間道出梓潼扼歸路以待賊嗣昌檄諸軍躡賊急追不得距賊遠令他逸諸將皆盡向瀘州賊折而東返歸路盡空不可復遏賀人龍頓兵廣元不進己丑猛如虎率諸將及賊於開縣日暮雨作諸將咸以人馬乏請詰朝戰參將劉士傑曰自瀘州逐賊馳騫四旬僅而及之惟敵是求今遇賊不戰縱敵失賊誰執其咎乎請為諸君先揮戈而進如虎亦率親兵從之士傑奮勇前搏賊陣連勝之獻忠憑高而望見後軍無繼左軍皆前卻不進因以精銳繞谷中出官軍後馳而下左軍先潰士傑及游擊郭關如虎子猛先捷皆戰死前軍已覆如虎突戰潰圍出馬仗軍符盡失賊東走巫山大昌監軍元吉赴開縣收召殘兵祭陣亡諸將哀動三軍嗣昌在雲陽聞開縣失利始悔不用諸將扼歸路之謀矣初賊之西渡還河也嗣昌策其必入秦令左良玉自興歸趨漢中及賊東走嗣昌復檄良玉自夔夔進勦使者憚行中道反命曰平賊已入漢中矣既慮其言不售也更使人給良玉曰賊向漢中矣良玉不

至嗣昌之使十九返良玉曰向依督師令瑪瑙山安得功乎遂檄興房兵趨漢中賊下夔門無一人攔截者賊既度巫山晝夜疾走興房山中二月獻忠汝才走當陽鄖撫袁繼咸悉兵扼賊于房竹賊走宣城偵襄陽無備簡二十騎持符偽為官兵己酉夜至城下守者驗符信啓關賊既入即揮刀大呼殺門者城中先伏賊百餘俱起應之縱火光燭天賊大隊疾馳至城中大亂門洞開庚戌昧與賊盡入城知府王承曾突圍走兵備副使張克儉推官鄒曰廣死之賊焚襄王府執襄王獻忠據坐王宮坐王堂下勸之以卮酒曰吾欲斷楊嗣昌頭而嗣昌遠在蜀今當借王頭使嗣昌以陷藩伏法王其努力盡此一杯酒因縛王殺之投屍火中福清王常澄逃免潛遣人索王屍已燼僅拾顱骨數寸以歸賊殺官眷并貴陽王常法盡掠宮女發銀十五萬以賑飢民襄陽守兵數千軍資器械山積盡為賊有初左良玉屢破賊掠其輜重盡蓄之許州為獻忠襲取良玉在鄖厝家口質蓄于襄陽至是復盡為獻忠有良玉聞之同鄖撫袁繼咸發兵馳援已不及癸丑賊渡江破樊城己未陷當陽鄖縣乙丑陷光州新野三月丙子督師大學士楊嗣昌自縊于軍時李自成已陷河南福王遇害嗣昌以連失二郡喪兩親藩度不免遂自盡監軍元吉部署行營命猛如虎駐斬黃防獻忠東進上以襄陽失陷左良玉違制避賊削職戴罪平賊逮鄖撫袁繼咸入京四月獻忠廷掠襄陽既空聞左兵漸逼以兵三萬犯應山知縣章日輝擊却之北至隨州掠汝甯縣難民逸歸見獻忠面帶刀瘢二箭創一方令羣盜備乾糲為半月糧往攻固始陷光州漸逼麻城革左諸賊在皖桐聞獻忠東來自潛太至麻城勾合之將謀渡江巡撫宋一鶴擒賊謀焚其舟庚午獻忠汝才合兵陷隨州知州徐世瀉死之合戶被殺吏民屠慘不遺血流成溝六月左良玉敗獻忠于南陽之西山獻忠西走與汝才合兵攻南陽晝夜穴城知府顏日愉力拒之賊去陷信陽獲左兵游職令群盜襲以入泌陽陷之癸亥走隨州七月丁丑獻忠圍鄖陽鄖兵禦之多殺傷己卯獻忠宵遁總兵黃得功戲下兵叛西走投獻忠獻忠陷鄖西羅汝才忤于獻忠北走合自成左良玉敗之于鄧州再敗之于浙川辛卯鄖兵與獻忠戰敗績獻忠以所擒鄖兵人斷一手縱歸以辱官軍督師丁啟睿與左良玉俱屯南陽頓兵不進獻忠既技鄖西馬騾器用搶獲甚盛群盜蟻附之眾至數十萬獻忠屢勝而驕八月東掠信陽左良玉營多降將家在鄖襄多被獻忠殺掠人思致死于賊良玉乃自南陽引兵逆擊獻忠于信陽斬其首將沙賊大破之奪其馬萬餘降眾數萬獻忠負重創易服夜遁竄入山中良玉軍聲大振降附日眾遣諸將分道窮搜獻忠戊午獻忠收餘眾數千反走向鄖陽驟遇官軍不戰而潰棄馬騾二千尚有眾二千趨南陽負創

不能馳保其婦。暨日行三十里。部曲日逃十六七。僅隨數百人。辛未。良玉自鄆北發。獻忠已過南陽。追之不及。監軍御史汪承詔劾將士觀望縱賊。羅汝才既北。合李自成。自成踞河維。有衆五十萬。獻忠衆散。且盡。九月。因汝才以奔自成。初。獻忠與自成並起。延西。以狡詐相雄。長自陷襄陽。嗣昌縊死。自以威名遠出。自成右及敗。來歸。僅從數百騎。自成方強。欲屈之。獻忠不為。下自成怒。欲殺之。汝才知之。陰選良馬五百騎。資獻忠。令他從。獻忠乃盡夜東馳。與同輩諸賊合入霍山。扼險拒守。督師啟睿以兵赴商。城旋北行討李賊。獻忠得逸山中。十月。張獻忠合六營賊復出攻舒城。

十五年二月乙卯。張獻忠陷亳州。亳州官吏先已棄城走。賊按兵入城。三月。獻忠合同革諸賊復攻舒城。四月。壬寅。舒城陷。時舒城無令。參將孔廷訓以兵千人同編脩胡守恆。率民共守。七閱月。廷訓降于賊。勾賊攻城。守恆倡舒人死守。賊以洞車穴城。穿者數處。守恆督軍民補塞之。賊射書勸降。守恆燔其書于城上。越三日。城陷。賊執守恆刃其腹。被數十創。以死。獻忠屯舒城。改曰得勝州。令降將孔廷訓攻霍山。河南賊袁時中以兵會獻忠。乙巳。獻忠合諸賊陷六安。五月甲戌。張獻忠襲破廬州。先是。獻忠遣英霍遊民陽為貿易者。潛入廬州城。適督學御史以較士至郡。獻忠遣賊數百負書卷衣。青衫雜諸生。應試者。旅寓城中。甲戌夜。漏三下。獻忠捲甲疾馳入郡。城中賊縱火應之。城陷。學使者及備兵副使蔡如衡俱走。知府鄭履祥死之。廬州城池高深。賊屢攻不能克。至是一夕而陷。獻忠斂兵退屯巢湖。畧含山巢縣。六月辛亥。獻忠襲陷廬江。焚燬一空。還兵舒城。八月辛丑。獻忠分三軍。一軍上六安。一軍趨廬州。一軍往廬江三河。掠雙橋巨舟二百艘。復大治舟艦于巢湖。習水師。因大會群賊。合水陸五十六營。集于皖口。壬子。獻忠復陷六安。將州民盡斷一臂。男左女右。總兵黃得功。劉良佐。兵救六安。營于夾山嶺。再戰。敗績。得功歸。定遠。獻忠再陷六安。挫得功。良佐。兵謀渡江入南京。遂僭號。改元。刻偽寶。選自宮男子。偽署總兵。以下官。九月。黃得功復以大兵逐之。己卯。賊悉走。潛山命賊將一堵牆為殿。營于山上。步騎九十哨。分營為四。前阻大溝。後枕山險。為持久計。得功良佐。捲甲疾趨。夜半緣山後謀而升。賊驚起失措。且前阻大溝。不能成列。官軍奮擊。賊踰崖跳澗。四潰。追奔六十里。斬首萬餘。獻忠潰圍走。一堵牆伏林中。焚殺之。填屍溢溪壑。臭達百里。奪馬驟數萬。賊腹心謀士婦暨俱盡。十月丙午。劉良佐再破獻忠于安慶。奪馬驟五千。救回難民萬餘。獻忠引兵西走。蕪水。十一月。獻忠西入楚。劉良佐旋師。准安。黃得功旋師。定遠。十二月。獻忠復東去。陷桐城。屠之初。獻忠西遁。諸軍俱勦。袁

時中于穎故獻忠乘虛突出丙戌陷無為州遂陷黃梅壬辰陷太湖

十六年正月辛酉張獻忠以二百人夜襲陷蘄州明日令薦紳孝廉文學各冠帶自東門入西門出盡斬之遂屠蘄州留婦女毀城稍不力即被殺執守道仁和許文岐獻忠曾販杭州識文岐頗禮之文岐陰謀圖賊乃被殺時楚兵盡隨良玉東下蘄黃一帶惟土兵三百人守蘄水獻忠乘虛充斥三月丁酉陷蘄水屠之甲寅左良玉引兵自池口西上屯安慶丙辰獻忠自蘄水疾馳至黃州乘大霧攻城黎明城陷執副使樊維城欲降之罵賊不屈賊刺之洞胸死獻忠據府自稱西王麻城諸生周文江倡亂迎降獻忠獻忠大喜偽授文江知州賊尋陷羅田五月總兵方國安率兵七千扼蘄州獻忠西向武昌武昌武備積弛聞獻忠交窺江漢時議募兵守城而庫藏空絀楚王有積金百萬三司長史貸金數十萬以贍軍王不聽大學士賀逢聖家居倡義捐貲募兵會謂宜募土著適承天德安潰兵俱下楚王盡募之為軍鋒以長史徐學顏領之號楚府兵獻忠沿江而上悉師破漢陽臨江欲渡武昌大震議撤江上兵嬰城守參將崔文榮曰守城不如守江守江不如守漢磨盤煤炭諸洲淺不過馬腹縱之飛渡而嬰城坐困非策也議者不從賊果從煤炭洲而渡直逼城下文榮禦之小有斬獲賊攻武勝門文榮率諸軍拒之多殺傷壬戌楚府新募兵為賊內應開門迎賊文榮躍馬持矛大呼殺賊三人賊攢矛刺之洞腋死大學士賀逢聖與文榮俱守武勝門城陷歸家衣冠北向再拜以巨舟載其家出壞子湖至中流鑿舟全家溺者十二人逢聖屍沈百七十日不壞十一月壬子始出葬長史徐學顏與賊格鬪斷左臂右手持刀不仆賊支解之楚宗多從賊者賊執楚王盡取宮中積金百餘萬輦載數百車不盡楚人以是咸憾王之愚也賊以獲輿籠王沈之西湖屠僇士民數萬投屍于江尚餘數萬人縱之出城以鐵騎圍而獻之江中浮屍蔽江而下武昌魚幾不可食其遺民數百多削斷手足鑿毀目鼻無一全形者獻忠遂據楚王府僭稱武昌曰京城偽設六部五府鑄西王之寶開科取士殿試取二十人為進士授郡縣官初李自成兵臨漢陽不克聞獻忠取之自成怒榜示遠近曰有能擒獻忠以獻者賞千金及聞取武昌復遣人賀之曰老回回已降曹草左皆被殺行將及汝矣獻忠得書而懼多賚金寶報使于自成自成留其使獻忠恨之六月丙戌諭平賊將軍左良玉專勦張獻忠母老師糜餉七月辛亥方國安合江營副將徐德馬士秀等步騎二萬從蘄州而上夜擊賊于大冶斬首千級前鋒既勝左鎮諸軍並進獻忠聞之戊午以四賊帥守武昌為浮橋于金口悉眾西渡屯舟師于湖中謀向岳八月丙寅方國安等進兵黃州斬偽知府癸亥諸將進次陽邏堡臨

武昌三舍。監紀知縣吳敏師聯絡蕪黃四十八寨義勇數萬人與師會。總兵常安國以舟師先進。轉戰金沙州。奪賊舟百艘。賊騎反走。焚城下。諸舟嬰城自保。安國等退屯漢口。丙寅。諸軍齊壓武昌。而軍賊出戰。大敗。退入官軍。遂之。遂入城。賊開門西走。諸將縱兵屠。僂萬計。遂復漢陽。并諸屬縣。張獻忠陷咸甯蒲圻。距岳州二百里。沅撫李乾德。總兵孔希貴。以兵二萬守城。陵磯盡移岳州。居民他遷。令軍士詐為居民。開門迎賊。賊入城。伏發。賊盡殲。留四賊。賊割一耳貫箭。縱回。以辱賊。獻忠益兵進攻。乾德虛立營壘。道傍林中植旂幟。伏大炮。積薪其上。賊以火攻之。延燒積薪。砲大發。殺賊數百。賊益怒。水陸並進。乾德飾戰艦中流。向賊。警度矢石可及。即止不進。賊連弩射。良久。乾德度賊矢礮且盡。水陸奮擊。大破之。三戰。獻忠乃悉眾二十萬圍岳州。百道俱攻。力屈。城陷。乾德希貴俱走。長沙。戊辰。賊前鋒至湘陰。湘陰民俱空城。走獻忠分軍為二。一軍下長沙。一軍上荊州。獻忠欲北渡。卜于洞庭湖。神不吉。三卜。神終不許。庚辰。獻忠斂舟。湘潭數千艘。將北渡。忽大風起。覆舟百餘。溺死數千人。因復還岳州。盡殺所掠婦女。投屍江中。焚其舟。火延四十里。江水夜明如晝。遂陸行向長沙。甲申。至城下。長沙人民先已走。李乾德奉吉王惠王走衡州。丙戌。長沙陷。總兵尹先民。何一德。降賊。巡撫王聚奎。單騎走江夏。推官蔡道憲。死之。先是武昌陷。聚奎南奔。長沙道憲請還屯岳州。謂岳與長沙唇齒也。併力守岳。則長沙可保。而衡永無虞。聚奎屯岳數日。仍南徙。驅萬人入長沙。所過如洗。慘甚于賊。尋遁入湘潭。及賊至城下。呼推官曰。吾軍中皆知爾名。可速降。毋自苦也。道憲挽強弩射之。獻忠怒。攻三日。夜而城陷。執道憲。百計誘降。不屈。磔之。健卒林國俊等九人。追侍道憲。不去。賊勸道憲降。時國俊曰。如吾主可降。亦去矣。不至今日。賊云爾主不降。爾亦不得生。國俊曰。若我輩願生。亦去矣。不至今日。賊併殺之內。四卒奮然曰。願且延旦夕。葬主骸。而後受刃。賊義而許之。于是四卒解衣裹骸。葬之。南郭畢。四卒自經。死。獻忠既陷長沙。設立偽官。大書偽榜。馳檄遠近。降賊將先民。一德。願効前驅。進取江西。獻忠悅。偽封世襲伯。庚寅。賊襲陷衡州。桂王及吉惠二王走永州。九月。獻忠拆桂王府殿材。至長沙。構造宮殿。遣兵南追三王。至永州。巡按湖南御史劉熙祚。督水師禦之。遣兵護三王南行。入廣西。而自入永州。死守。奸人內應。開門迎賊。熙祚被賊執。賊欲腦降之。不屈。囚之。永陽驛中。閉目絕食。題絕命詞于壁。賊再三諭降之。臨以白刃。熙祚大罵不已。遂遇害。于是全楚皆陷。戊戌。官軍入岳州。初。獻忠陷岳州。置偽官守之。悉率群賊。南略地。官軍進復之。偽官盡伏誅。獻忠屯衡州。復分軍為三。一軍往永州。一軍入廣西。全州一軍犯江西。袁州。獻忠歸長沙。開科取士。丙辰。賊前鋒至袁州。獻忠至萍鄉。知縣

月史已事下天 卷之二十一 三

棄城走。萍鄉士民牛酒遠迎賊路相屬。戊子賊陷萍鄉。盡焚公廨。屋廬空其城。獻忠歸長沙。分兵徇攸縣分宜。十月甲子。賊陷萬載。于是瑞安臨江新喻分宜之人俱空。獻忠遣別將趙連州南贛。兵備副使王孫蘭駐韶州。兵不滿百。聞之遽自經。知府踰城遁。韶民盡逃。袁州迎降于賊。賊陷袁州。左良玉以副總兵吳學禮援袁州。次于分宜。甲戌。進圍袁州。偽將邱仰震拒守。都司高山奮身先登。斬賊二千四百。奪馬六百。擒斬邱仰震。遂復袁州。時江西袁州吉安臨江。人民多徙山谷。官兵淫殺獻忠。三郡民所在屯結。以拒官軍。江西巡撫郭都督檄撤兵回九江。招土著戍三郡。官兵既撤。賊自長沙突至吉安。丁丑。備兵副使岳慶。密方閱軍于郭。俄報賊至。皆潰。慶走。戊寅。吉安陷。諸縣同日而陷。賊設偽官。改吉安為親安府。廬陵為順民縣。賊將張其在。發偽檄馳下。袁州兵民皆傾城先竄。賊復入袁州。獻忠在長沙。增兵為九營。四營皆老卒。五營皆新附。左良玉令馬進忠諸將馳兵赴袁州。馬士秀以步兵上臨湘岳州。令惠登相規復襄陽。劉洪起規復南陽。乙酉。獻忠遣賊將馬賜下臨湘。取米及釜。方國安遣兵進扼于蒲圻。十一月壬辰。江督呂大器兵復吉安。癸巳。獻忠遣四賊將下岳州。沿江設伏。藏輕舟於汊港。以巨艦載輜重。順流下。副將王世泰。楊文富。以兵三千邀擊之。賊逆流陽走。以誘官軍。官軍爭利。沂流上。盡奪其資。入舟舟重不能速行。賊輕舟四出圍之。夾岸賊兵邀擊。官軍殺溺無算。方國安等諸將合兵救之。僅奪回文富。世泰。喪師二千。舟二百艘。岳州軍民空城走。賊疾趨復陷之。壬寅。詔承天太監何志孔。勞良玉軍。以恢楚有功。加良玉少師。蔭一子。吏士各陞秩。大賚各軍。詔良玉移鎮武昌。良玉令馬士秀趨長沙。搗賊後。令馬進忠等趨袁吉。迎擊其前。甲寅。馬士秀等復臨湘。賊奔岳州。諸將追至岳州。賊將混天龍步騎數千。拒南岸。以輕舟數十順流下。邀官軍。士秀三分其軍。以殿後者交射。南岸賊乘風直上。繞賊舟後反擊之。賊大敗。盡奪其舟。南岸賊疾入城。士秀麾諸軍登岸。四面乘城鱗次入。賊突門復走長沙。斬首四千餘級。遂復岳州。乙卯。馬進忠等進兵分宜。賊盡竄袁州。丙辰。進趨袁州。賊開門西走。諸軍逐之三十里。復袁州。蓋誅諸偽官。斬首三千級。奪賊馬五百。弓矢數萬。十二月。張獻忠遣兵陷建昌。又陷撫州。南豐。獻忠遣人通好于老回。時老回為李自成據荊州。獻忠與修舊好。合兵。李自成既入關。獻忠益橫荊岳間。丁亥。獻忠前鋒艾四轉戰至蒲圻。馬進忠禦之。再戰。敗績。十七年正月。張獻忠自岳陽渡江。虛設偽官于江南。大隊俱往江北。遂棄長沙。造浮橋于三江口。以一軍過荊州。盡棄舟楫。步騎數十萬入夔州。二月。方國安馬進忠復長沙。左良玉遣兵追賊于沙陽。六月。張獻忠陷涪州。瀘州。

蜀王告急請濟師于南都。良王兵屯德安。獻忠順流陷佛圖關。遂圍重慶。悉力拒守四日而陷。瑞王闔宮被難。舊撫陳士奇死之。賊屠重慶。取丁壯萬餘。劊耳鼻斷一手。驅狗各州。縣兵至不下。以此為令。但能殺王府官吏。封府庫以待。則秋毫無犯。由是所至官民自亂。無不破竹下者。八月。張獻忠進陷成都。蜀王闔宮被難。巡撫龍文光暨道府各官皆死之。獻忠大索全蜀紳士。至成都皆殺之。既而懸榜試士。諸生遠近爭赴。獻忠以兵圍之。擊殺數千人。咸挾筆握策以死。蜀中士類俱盡。復大殺蜀民。全蜀數千里。蕭條絕無人跡。時中原多故。諸將無暇西顧。獻忠遂奄有兩川。李自成敗益發兵攻漢中。陷之。獻忠遠巡自守。不敢出。未幾獻忠以病死于蜀中。

谷應泰曰。昔者周書越人。閔不畏死。三輔縱橫。持斧而出。以至鄭苦荏苒之警。楚定僕區之法。草竊奸究自古患之矣。然未有自秦寇晉豫。由豫入楚。蜀轉掠江右。旋犯粵西。二十餘年之間。取肝益臍。流血成渠。里落蕭條。宗社顛覆。若張獻忠之甚者也。考獻忠與李自成。因飢煽亂。並起延安。孫恩甫叛。盧循即興。仙芝既起。黃巢來附。同惡相濟。若連矢然。天禍人國。以有此孽耳。其時掩捕渠魁。賑卹餘黨。用張京兆之鳴鼓。兼汲長孺之發粟。平定安集。一長吏事也。奈何燎原莫撲。滋蔓難圖。嘯聚為群。旁抄郡邑。楊大作而湖湘悉陷。黃巾起而山左不平。使天子有西顧之憂。蒼生有喋血之患。者。揆厥亂源。誰執其咎哉。然而獻忠無他技巧。止以陰謀多智。暴蒙嗜殺可乘之敝。正自不少耳。方夫賊師屢挫。其弱可擒。賊氣方張。其驕可掩。賊黨內攜。其釁可間也。假令良玉太平之捷。精銳俱盡。得功潛山之捷。屍填溝壑。便當乘勝追奔。不令逸去。即子儀克新店。而收東京。懷仙克河陽。而滅朝義。故曰其弱可擒也。又若襄陽初陷。獻忠橫恣。六安再下。獻忠改元。若能轉敗為功。出彼不意。即元濟氣盛。而李愬夜襲淮蔡。穎川甫陷。而長源規取范陽。故曰其驕可掩也。又若南陽之敗。自成蓄謀以圖漢陽之取。自成懸金以購。若能用謀出奇。兩虎自鬪。即呂布交疎于袁術。慶緒授首于思明。故曰其釁可間也。乃諸臣計不出此。而天與不取。地險坐失。遠棄漢川。近防江夏。纔屯石站。已渡南溪。以至萬元吉才同崔浩。不竟其用。李乾德孔希貴。智竭淮陰。勢絀而走。賀逢聖蔡道憲。忠比睢陽。力盡而死。比至歲月遷延。四分五裂。師老財匱。而天下之大勢去矣。然予以元和討賊。全倚裴度。建興恢復。獨任武侯。而楊嗣昌者。白面書生。不嫻將畧。寇氛剽銳。即非郝曇之移疾。大藩蹂躪。便同孟昶之仰藥。雖復引義自裁。亦云無媿。而應元士傑。尚昧發縱。如虎人龍。終乖駕馭。譬之次律陳濤之敗。中軍石頭之勦。為法受惡。亦所不得辭也。論者又以獻猶據蜀。闔則犯

闕按法行誅薄乎減等而不知獻亂以來財賦絀于吳楚士馬斃于荆襄民命塗于中野夫是以瓦解土崩一
蹙而壞譬猶人之死也獻其手而後闖刺其心獻其胸而後闖扼其吭則獻之與闖厥罪惟均也窮奇禱
祝又可以九品差次乎哉

明史紀事本末卷之七十八

李自成之亂

懷宗崇禎元年延安大饑不沾泥楊六郎王嘉胤等率眾掠富家粟有司捕之急遂揭竿為盜米脂人李自成性狡
黠善走能騎射家貧為驛書往投焉已而參政洪承疇擊賊破之不沾泥等相次俘獲自成走匿山澤間得免
二年冬十月都城警詔天下勤王山西巡撫耿如杞入援兵潰于涿鹿叛走秦晉間山谷李自成出與之合旬日間
眾至萬餘推高迎祥為首稱闖王轉寇山西河南賊中稱自成為闖將已而官軍擊迎祥斬之羣盜推自成為主
七年總督洪承疇率總兵曹文詔等先後勦諸賊斬獲甚眾群盜悉奔入商維興平大山中眾潰散李自成與張獻
忠奔蓋鄆間六月總督陳奇瑜圍李自成于漢中車廂峽會連兩四日賊馬乏弱死者過半弓矢俱脫賊大窘
自成乃自縛乞降奇瑜許之各給免死票回籍自是復縱橫不可制矣秋七月李自成陷澄城圍郟陽聞洪承疇
兵至解圍去轉寇平涼邠州八月李自成陷真甯殺知縣趙躋昌洪承疇兵至賊棄金帛餌官兵竟西遁屯乾州
招之不聽十月總兵左先擊李自成于高陵富平間斬首四百餘級自成佯求撫於監軍道劉三顧真甯知縣
王家永遠信之出城招諭失其印三顧逆其詐即入堡自守賊走涇原
八年群賊盡集宛雒李自成獨留秦中其眾七八萬總督洪承疇邀擊連敗之秦中郡縣俱堅壁清野賊飢疲東西
分竄退屯興平武功諸盜計窮乞撫以緩兵陰遣諸賊攻掠山谷堡寨搜掘巨室窖藏罽糧盡為賊有賊既得食復
連營走漢中為西兵所挫東走郿甯環慶其眾漸散會承疇以甯夏兵變旋師邊鎮自成得收餘燼復振突出潼關
守將艾萬年等兵俱潰
九年春正月李自成出河南攻固始左良玉遇自成于閿鄉相持六日總兵陳永福援之敗賊于朱仙鎮自成走登
封密縣三月李自成誘別部賊入河南當官兵而自帥麾下奔漢南循南山險陁導商維而行復出陝西官軍敗
績于羅家山失士馬無算自成自郿州至延綏夏四月李自成欲往綏德渡河入山西定邊副將張天機力戰

却之賊沿河犯朝邑將圍綏德延綏總兵俞神霄引兵逐賊陷賊伏中神霄被執綏延精卒盡覆分陷米脂延安綏德賊本延安人至是再入延安衣錦繡畫遊街其親戚故從亂者益衆

十年春正月官軍敗績于寶雞李自成寇涇陽三原西安大震賊勢益熾冬十月丁酉李自成回過天星九股陷甯羌分三道入西川自成自七盤關度朝天閣戊戌至廣元壬寅陷昭化癸卯過劍閣甲辰陷劍州乙巳陷梓潼黎雅參將羅尚文大敗賊于廣元斬首千級賊自梓潼分為三一走潼川一趨綿州一入江油遂陷青川彰盟盤亭諸縣圍綿州庚戌賊漸逼成都止寇蟻附之巡撫王維章次保甯畏賊不敢出丙辰賊焚郫縣詔革維章職以傅宗龍

巡撫四川

十一年二月李自成陷瀘溪陝寇盡聚川西總督洪承疇檄川中諸道兵嚴守要害賊因乏食承疇以川師誘之陝兵設伏于梓潼自成率羣賊逐川兵川兵走伏發賊大敗斬首千餘幾殲之自成率殘衆數千走溪南子身入楚依張獻忠不許至竹溪獻忠謀殺之自成獨乘騾日行六百里走商維至浙川老回回營卧疾半年餘老回回授以數百人仍出剽掠其同自成入川諸賊仍出階文向陝西

十二年九月秦兵大破李自成于函谷自成衆散盡其部下相繼俱降自成竄漢南秦兵戮之于北左良玉阮武闕以南自成窮蹙不得他逸食且盡自經者數四養子李雙喜救之自成因令軍中盡殺所掠婦女以五十騎衝圍而南初諸將困自成峭函諸山中斷其要害合圍甚密將坐斃之督師大學士楊嗣昌曰圍師必缺不若空武闕一路設伏商維鄆均以待之可一擊而盡也自成乘隙突走諸將不能禦遂自武闕逃入鄖陽息馬深山中時河南大饑饑民所在為盜自成乃自鄆均走伊洛饑民從者數萬勢復大振十二月自成圍永甯雲梯肉薄攻城陷之焚殺一空殺萬安王采鏗連破四十八寨土賊一斗殺等群盜響應遂陷宜陽衆至數十萬杞縣諸生李巖為之謀主賊每以剽掠所獲散濟饑民故所至咸歸附之其勢益熾

十四年春正月李自成圍河南府福王募死士逆戰斬獲頗多賊引退賊以大砲環攻城守嚴不動及昏而退總兵王紹禹兵有馳而呼于城上者外亦呼而應之紹禹兵即執副使王脩昌于城上紹禹馳解之諸軍曰賊已在城下即總鎮其如何揮刀殺守陣者數人守陣者皆驚墜堞賊緣堞而上叛兵迎之賊遂入賊焚福王府福王及世子俱走城走士民被殺數十萬執副使王脩昌已下各官皆不死惟一典史不屈見殺河南方大饑通判白尚文墜

城死其屍為饑民所食頃刻盡自成發藩邸及巨室米數萬石金錢數十萬賑饑民先是自成聞福藩最富為謀已久通陝西叛兵數百逃至河南巡撫招至城中禦寇事聞詔逮其首惡數人解京正法叛兵大懼乃陰勾自成襲河南為內應故一夕而陷 丁酉自成跡福王所在執之并執前兵部尚書呂維祺維祺遇王於西闕謂王曰名義甚重毋自辱王見自成免怖泥首乞命自成責數其失遂遇害賊置酒大會以王為俎裸鹿肉食之號福祿酒維祺罵賊不屈死世子逸走遇亂兵劫之裸而奔于懷慶是時羣盜輻輳自成自稱闖王雄諸賊變間上震怒連總兵王紹禹磔之籍其家 二月李自成搜掘河南富室窖藏席捲子女玉帛捆載入山以書辦邵時昌為總理官令守河南府巡撫李仙風偵賊已去引兵至城下時昌閉門拒守尋開門迎官軍仙風收時昌斬之 戊午自成合羣盜圍開封開封城為宋汴京金完顏亮益加增築土堅厚五丈賊以洞車數百障壯士多具犁鋤斧鐮環傅城鑿而穴之七晝夜不息鑿之深者四丈有奇巡按高名衡率司道官嬰城固守賊兵砲及城中殺傷相繼軍餉告匱周王恭枵出庫金五十萬買米麥日夜造飯屑麥餉守陴者復懸金募死士能擊死一賊者予五十金兵民踴躍共擊賊斃者甚眾賊懼退數舍 李仙風督諸將高謙等馳至開封陳永福背城而戰一日三捷賊退開封解嚴仙風與高名衡互相許奏詔達仙風仙風聞之自縊遂以高名衡巡撫河南 壬辰李自成陷歸德 四月甲子進陝督丁啓睿兵部尚書代楊嗣昌督師討賊時嗣昌討賊無功飲藥死啓睿督秦師至潼關 左良玉自襄陽進擊李自成自南陽自成北出屯於盧氏永甯寶封舉人牛金星向有罪當戍邊降于賊自成以其女為妻金星薦卜者宋獻策善河洛數獻策長不滿三尺見自成獻圖識云十八孩兒當主神器自成大喜拜軍師 五月乙亥賀人龍破李自成於靈峽山中高名衡屯開封保定總督楊文岳屯禹州左良玉屯南陽張獻忠羅汝才漸北向思合於自成猛如虎進阨德安黃州疽發背退屯承天 癸巳赦兵部尚書傅宗龍出之獄以右侍郎都御史督陝西兵討賊 羅汝才不合於張獻忠七月自內鄉浙川走鄧州與自成合營時自成有眾五十萬復得汝才軍眾益熾九月張獻忠眾散于南陽以數百騎奔自成自成將殺之汝才以五百騎資獻忠獻忠東奔合回華 丁丑陝督傅宗龍率兵四萬次新蔡與保督楊文岳之兵會賀人龍李國奇將秦兵虎大威將保定兵共結浮橋渡河合兵趨項城戊寅兩軍畢渡走龍口是日自成汝才亦結浮橋于上流將趨汝甯現官軍至盡伏精銳松林中陽趨諸賊自浮橋西渡人龍使候騎覘賊還報曰賊渡河向汝矣己卯宗龍文岳兩軍並進次孟家庄諸將以士馬俱疲請詰朝戰諸軍遂弛馬中散行據落

以求為牧賊。賊之突起林中，搏官軍。人龍斂兵不戰。國奇迎戰不勝。兩軍俱潰。人龍大威北奔。國奇從之。賊以步兵攻二督營。以大礮擊却之。日暮，賊引去。保定兵宵潰。文岳夜奔項城。宗龍獨立營。當賊壘。壬午，飛檄人龍。國奇以兵還救。二帥不應。以兵走陳州。宗龍穿塹築壕，以拒賊。賊亦穿壕二重，以困之。宗龍兵食盡，乃殺馬驪以享軍。馬驪復盡，殺賊取其屍分噉之。辛卯，營中火。器弓矢俱盡。宗龍簡卒尚有六千，夜漏二下，潛勒軍突賊營。潰圍出，諸軍星散。宗龍徒步率散卒，且戰且走。壬辰，至項城。賊追之，被執。至城下，賊呼于門曰：「我秦督官軍也，請啟門納秦督。」宗龍大呼曰：「我秦督也，不幸墜賊手，左右皆賊耳，毋為所給。」賊唾宗龍，宗龍罵曰：「我大臣也，殺則殺耳，豈能為賊詐城以緩死。」賊抽刃擊宗龍中腦而仆。復厲聲罵賊，斷其耳鼻，死。城下人龍國奇俱歸陝。賊獲衣甲器械，無算。遂陷項城。屠之分兵，屠商水扶溝。所在土寇蜂起，騷動。詔復宗龍兵部尚書太子太保。戊戌，督師丁啓睿自商城北發，檄左良玉兵共擊李自成。楊文岳招集散亡於陳州，兵稍集。自成汝才合兵，陷葉縣。殺守將劉國能。初，國能與自成汝才同為賊。結兄弟。十二年，左良王大敗國能於陳州。國能率眾萬人降。汝才恨之，誓殺國能。至是，聞國能在葉，乘勝拔其城。執國能，責其負約殺之。詔贈國能左都督。賊移兵臨泌陽。十月，張獻忠糾回革左諸賊，自霍太北行。會李自成、河南諸土寇，以兵畢赴自成。眾逾百萬。左良玉兵至臨潁，臨潁為賊守。良玉攻破屠之，盡獲賊所掠。自成怒，合兵攻良玉。良玉退保鄆城。自成汝才圍之。良玉悉兵拒守賊。陷襄城。十一月，陝西巡撫汪喬年率馬步三萬總兵鄭家棟、牛成虎、賀人龍將之，趨河南。先是，喬年于陝西發李自成先塚，得小蛇，即斬蛇以徇。誓師兼程進兵，以輕騎萬餘抵郟縣。時襄城新破，喬年遲疑不敢進。襄城貢士張永祺率邑人出迎官軍。屯于城下。自成聞之，解郟城之圍來迎。戰喬年安營未定，有二將先逃。官軍大潰。賊乘之一軍盡覆。喬年以數百人入城居守。五日，襄城復陷。喬年自刎未殊。被執見殺。自成深恨諸生，遂剽削百九十人，又購永祺，永祺匿免。屠其族人九家。殺守將李萬慶。萬慶乃降將射塌天也。自成再破秦師，獲馬二萬，降秦兵數萬。威鎮河維。乘勝圍南陽。數日，城陷。總兵猛如虎死之。唐王遇害。楊文岳屯杞縣。丁啟睿屯汝甯。太監劉元斌率京軍救河南。聞南陽陷，乃擁婦女北去。俄上命御史清軍元斌倉皇悉沈之于河。十二月，李自成連陷洧川、許州、長葛、鄆陵。鄆陵知縣劉振之方誣衣冠，北向再拜自剄。死。自成汝才合兵陷禹州。徽王遇害。復圍開封。巡撫高名衡總兵陳永福等竭力守禦。周王貯庫金于城頭，禽一賊者，予百金。斬一首者五十金。戰殺者卹其家五十金。傷者以輕重為差。殺賊甚眾。永福射中自成左目。自成屯朱仙鎮。內鄉鎮平唐縣

新野俱降于賊鄧州知州劉振世死焉

十五年春正月李自成攻開封益急洞車附城鑿城堦土而空之廣數尺實以火藥燃之一烘而裂曰小放窟城縱橫數丈實火藥燃之一發震天曰大放癸未賊以精騎數千布圍于外執汴人畚土穴城為大窟十餘窟火藥數萬斤百炬齊燃賊擐甲持矛望城崩將擁入賊穴城奮其土礮於外累累成阜火藥一發崩天輒击皆飛鳴外嚮賊之布圍于外者人馬成血糜城之未穿者堅如石猶尋丈賊駭解圍去南陷西華起孫傳庭兵部侍郎總督陝西兵剿寇三月庚午李自成羅汝才合群盜八十萬圍陳州兵備副使闕永傑率士民死守賊周圍四十里更番進攻永傑力竭城陷戰死城上鄉紳崔必之舉人王受爵等咸手刃數賊被執罵賊死賊怒屠陳州辛卯陷睢州陷大康遂圍歸德府歸德無兵民自為守乙未賊鱗次穴城城陷賊乘勝陷甯陵考城夏四月孫傳庭檄召諸將于西安聽令固原總兵鄭家棟臨洮總兵牛成虎援勦總兵賀人龍各以兵來會傳庭大集諸將縛賀人龍坐之旗下而數之曰爾奉命入川討寇開縣譟歸猛帥以孤軍失利獻賊出柙職爾之由爾為大帥遇寇先潰致秦督秦撫委命賊手一死不足塞責也因命斬之諸將莫不動色因以人龍兵分隸諸將刻期進討人龍米脂人初以諸生効用佐督撫討賊屢殺賊有功總全陝兵叛將劇賊多歸之人龍推誠以待往往得其死力襄城之役朝廷疑人龍與賊通密勅傳廷殺之賊聞人龍死酌酒相慶曰賀風子死取關中如拾芥矣癸亥李自成羅汝才合羣賊復攻開封先是賊再攻不克士馬多殺傷群賊畏憚日逃亡數千賊乃申約圍而不攻以坐困之五月李自成分兵隔開毫六月命侯恂以兵部侍郎總督援勦官軍討賊與孫傳庭協力援開封七月賊圍開封久守臣告急詔援勦總兵許定國以山西兵渡河援之定國兵潰于覃懷己巳督師援勦諸軍潰于河上時督師丁啓睿保督楊文岳合左良玉虎大威楊德政方國安諸軍次于開封朱仙鎮與賊壘相望啓睿督諸軍進戰良玉曰賊鋒方銳未可擊也啓睿曰汴圍已急豈能持久必擊之諸將咸懼請詰朝戰良玉以其兵南走襄陽諸軍相次而走督師營亂啓睿文岳聯騎奔汝甯賊渡河逐之追奔四百里喪馬騾七千兵數萬俱降賊啓睿勅書印劍俱失事聞詔逮啓睿下獄文岳革職聽勦八月開封久困食盡人相食周王先後捐庫金一百二十餘萬復捐歲祿萬石以養兵國庫空虛宮人咸有鐵色詔山東總兵劉澤清援開封澤清以朱家寨距城八里提兵五千渡河為營列水環之達于大堤築甬道以運糧則救援可濟遂往立營賊攻之三日諸兵不至澤清引兵去時羅汝才營亦食盡謀他徙自成乃分糧以餽之約破開封以東

隅屬之。汝才汝才乃留不去。開封城北十里枕黃河。巡撫高名銜推官黃澍等城守。且不支特引河水環濠。以自固。更決隄灌賊。可潰也。李自成遣兵攻陷歸德。推官王世琰死之。九月河決開封。賊先營高處。然移營不及。亦沉其卒。萬人。河流直衝入城。勢如山岳。自北門入。穿東南門出。流入渦水。水驟長二丈。士民溺死數十萬。巡撫高名銜陳永福。咸乘小舟至城頭。周王府第已沒。從後山逸出西城樓。率宮眷及諸王露樓。戰栗雨中。七日督師侯恂。以舟迎王。庚寅總兵卜從善。以水師至開封城上。推官黃澍從王乘城。夜渡達隄口。諸軍列營。朱家寨賊乘高據筏。以矢石擊汴人之北渡者。城中遺民尚餘數萬。賊浮舟入城。盡掠以去。河北諸軍以大礮擊沈其前鋒。奪回子女五千。人舊河故道。清淺不盈尺。歸德隔斷在河北。邳毫以下。皆被其災。汴梁佳麗甲中州。大隄之上。絕管紛咽。羣盜心豔之前。後三攻汴。士馬死者無算。賊積恨矢必拔。久懷灌城之謀。顧以子女珍寶山積。不忍棄之。水族憤其城久不下。河大決。百姓生齒。盡屬波臣。斷垣矗水上。數堞隱見而已。黃澍以守禦功。詔授御史。回革左諸賊北合于李自成。孫傳庭率兵至南陽。李自成羅汝才西行逆之。傅庭設三伏以待。牛成虎將前軍。左勳將左。鄭嘉棟將右。高傑將中軍。成虎陽北以誘賊。賊奔逐入伏中。成虎還兵而鬪。高傑董學禮突起翼之。左勳鄭嘉棟左右橫擊。斬首千餘級。賊潰東走。追之。賊盡棄甲仗軍資于地。官軍爭取之。無復步伍。賊覘官軍寬反兵乘之。左軍先潰。諸軍繼之。喪材官將校七十有八人。賊倍獲其所喪焉。冬十月。李自成復陷南陽。屠之。回兵屯開封。北孫傳庭以兵敗。上書自劾。詔傳庭圖功自贖。自成汝才合兵趨汝甯。十一月。孫傳庭治兵于登封。收斬逃帥。進兵汝甯。賊游兵窺懷慶。欲北渡。劉澤清禦卻之。閏十一月己酉。李自成合諸賊圍汝甯。監軍孔貞會以川兵屯城東。楊文岳以保定兵屯城西。賊兵進攻。相拒一晝夜。川兵潰。保定兵不支。庚戌賊四面環攻。戴扉以障矢石。雲梯如牆而立。城上矢石俱下。賊死傷衆而攻不休。一鼓百道並登。執文岳及分巡僉事王世琮于城頭。文岳世琮厲聲罵賊。怒縛文岳等。以大砲擊之。洞胸糜骨以死。世琮初授河南推官。屢卻賊射。矢貫耳不動。號王鐵耳。賊屠士民數萬。燔燒邸舍無遺。丁巳拔營走確山。向襄陽。掠崇王由橫及世子諸王妃嬪以行。左良玉自朱仙鎮南潰。久屯襄陽。諸降卒附之。有衆二十萬。其饑于官者僅二萬五千餘。俱因糧村落。襄人不聊生。十二月。李自成羅汝才合兵四十萬。由唐縣而西。良玉始結營襄陽。近郊大造戰艦于樊。將避賊入鄆。襄人怨其淫掠。縱火焚之。良玉怒。掠荆襄。巨估舟載軍資婦女其中。而身率諸軍營樊城高阜。賊勢既盛。襄民咸焚香牛酒以迎。戊辰賊以數萬騎至樊城。良玉乘高飛礮擊殺賊千餘騎。賊從間道

至白馬渡臨江欲渡良玉移營拒之賊不得渡良玉拔營而南賊亦不敢逼自成切齒于良玉每戰必力良玉懼不敢復與爭鋒故恆避之鄖撫王永祚跳城走己已襄陽陷賊分兵陷夷陵宜城荆門向荆州良玉全師出漢口遂下武昌次于金沙洲賊逼荆州甲戌偏沅巡撫陳睿謨奏荆州奉惠王走湘潭自成遣賊將馬守應據夷陵以犯費賈一龍趙德安竊黃麻辛巳自成至荆州士民開門迎之賊入荆州荆州諸縣土寇盡起

十六年春正月李自成圍承天知府開門迎賊巡撫宋一鶴時守城下城巷戰將士勸之走一鶴不聽揮刀擊殺賊數人死鍾祥知縣蕭漢有賢聲賊戒其部曰殺賢令者死無赦乃幽之寺中戒諸僧曰令若死當屠爾寺僧謹視之漢曰吾盡吾道不礙汝法遂自經賊改承天府曰揚武州遂犯顯陵巡按李振聲守陵迎降賊賊列之上班振聲自以與賊同姓肩輿出入營中揚揚自得自成坐殿大會群賊飲天監博士楊永裕亦降于自成自稱天文禮樂兵法地理俱該洽請賊發顯陵忽大聲起山谷若雷震賊懼而止分兵陷潛江京山諸縣遣賊將攻德安乙巳陷雲夢

丙午陷孝感丁未自成汝才至黃陂知縣懷印走賊設偽令黃陂士民殺偽官賊怒反兵攻黃陂屠之夷城垣為平地戊申陷景陵賊別將陷德安自成馳檄黃州指斥乘輿偽託仁義以誘遠近黃州守將王九成棄城順流東下掠江上客舟大擾江南北方國安諸將退屯漢口賊大隊逼漢陽左良玉自金沙渚東下九江遂至于蕪湖初自成流劫秦晉楚豫攻剽半天下然志樂狗盜所至焚蕩屠夷既而連陷荆襄鄢郢席卷河南有眾百萬始侈然以為天下莫與爭思據有城邑擅名號矣群賊俱奉其號令推自成為奉天倡義文武大元帥號汝才曰代天撫民德威大將軍自成據襄陽號曰襄京其餘所陷郡縣俱改易名號修襄王宮殿設官分職武官有權將軍等九品文官有太師六政府諸品封崇王由積為襄陽伯邵陵王在城保甯王紹玘肅甯王術授俱降賊改封伯偽吏政府侍郎喻上

猷薦列荆州紳士賊下檄徵之江陵舉人陳萬策李開先在所薦中偽檄下萬策自經開先觸牆死楊永裕又勸進牛金星不可乃止二月庚午李自成遣賊陷麻城城空無人賊回屯德安自成分兵為四老回回守承天羅汝才守襄陽華里眼往黃州自將其一癸未自成攻郟縣知縣李貞率士民堅守一晝夜殺傷甚眾賊百道環攻一鼓而拔縱兵大殺李貞大聲叱賊曰驅百姓死者知縣耳妄殺何為罵賊不已自成怒褫其衣倒懸于樹貞大呼曰高

皇帝有靈我必訴之上帝以殺賊賊斷其舌副之母喬氏及妻俱死三月乙未澧州土賊勾李自成陷常德常德富強甲湖南生齒百萬積粟支十年巡撫陳睿謨遇賊于郟先奔士民無固志賊遂陷之自是辰岳諸府相繼俱陷

而雲貴路梗矣。丁酉命大學士吳姓出督師給五萬金旌功以大理評事萬元吉為職方員外郎仍充督師軍前
贊畫兵部尚書張國維請隨輔臣躬率六軍討賊復詔答之。癸卯李自成襲殺革裏眼左金王并其衆。甲寅左
良玉引兵自池口西上屯安慶傳制襄承失守明法具在左良玉憫其久勞行間責令圖功自贖方國安陳可立革
職充為事官殺賊。夏四月李自成殺羅汝才并其衆降將惠登相王光恩在鄖陽陰使人招汝才所部多犇降之
自成怒攻鄖陽登相光恩屢敗之自成遂築長圍以困鄖丁酉陽保康知縣石惟壇死之辛丑蜀成遣賊將以兵十
萬至禹州守將楊芬張朗先期具禮迎賊設偽官之任。甲申下詔厲將士討賊告諭天下。五月河南所在擒
斬偽官。李自成在襄陽所造宮殿皆傾塌遂移屯鄧州益兵攻鄖陽王光恩禦之賊屢戰不利孫傳庭復遣高傑
以兵援鄖陽擊賊敗之賊退屯襄陽拘鐵工晝夜造鐵鉤釘各萬餘謀向潼關踰越山險。戊申上諭輔臣牲奉命
督師討賊自當星馳受事乃三月以來遷延不進將出都門籌畫不固若在行間何以制勝還宜在閣佐理不必督
師詔趨孫傳庭作速勒寇。丙辰李自成攻袁時中殺之并其衆。巡撫河南秦所式上言中州大勢關曹蹂躪五
郡八十餘城盡為瓦礫及革左諸賊由宛汝跨江漢旬日陷數名郡此流寇之大畧也自永城以至靈閣自宛汝以
抵河岸方千里之內皆土賊大者數萬小者數千棲山結寨日事焚掠此土賊之大畧也辦賊必須兵舊撫餘兵不
及二千陳永福餘兵不及四千合下從善三千人亦不滿萬此主兵之大畧也用兵必裕餉河南五郡淪沒河北強
半蒿萊本賦五十萬昨年完不及二十萬撫鎮關餉五月有餘此糧餉之大畧也轉餉必須民自經寇十餘載人烟
幾斷守城修河轉運至于稚子荷旗老婦鳴柝此民生之大畧也撫民必須官按除目則有人稽地方則無官或年
餘不赴或士團寄命此官吏之大畧也敗壞已極惟願皇上速發內帑亟練精銳佐以土寨開荒選牧庶有濟乎時
上召保定巡撫徐標入對標曰臣自江淮來數千里見城陷處固蕩然一空即有完城僅餘四壁蓬蒿滿路雞犬無
音曾未遇一耕者土地人民如今有幾皇上亦何以致治乎上欵歎泣下標又上言屯田及車戰諸策上善之。是
月給事中吳甘來上言諸撫臣借名護藩實棄城走乞救諭各藩并覈王永祚等棄城之罪上不問。六月丁丑立
賞格購李自成萬金爵通侯購張獻忠五千金官極品世襲錦衣指揮餘各有差。進孫傳庭兵部尚書總制應鳳
江皖豫楚川黔勦寇軍務仍總制三邊鑄督師之省之印。李自成大造戰艦于荆襄遣老回回攻常德自成謀自
王于荆其親信大帥二十九人分守所陷郡邑自成自隨騎兵五營營精騎二千步兵十四哨哨精卒三千。劉宗敏

總步。白旺總騎。每屯以騎兵一營。外圍巡徼。晝夜更番。餘營以次休息。警候嚴密。人不得逃。逸者追獲。必磔之。營兵不許多攜輜重。兵各攜妻孥。生子棄之。不令舉。男子十五以上四十以下。咸掠為養子。為奴隸。故每破一邑。眾輒增數萬。每一精兵。則蓄役人二十餘。其馱載馬騾。不與馬。眾實五六萬。且百萬也。雖拔城邑。不聽屋居。寢處布幕。彌望若穹廬。其甲縫綿帛數十重。有至百者。輕而韌。矢鏃鉛丸不能入。每戰一騎。兵必二。三馬。數易騎。終日馳驟。而馬不疲。嚴寒則掠茵薦布地。以藉馬足。或刳人腹。為馬槽。實以芻藪。飼之。飲馬則牽人。貫耳。流血。雜水中。馬習見之。人則嘶鳴。思飲。噉馬。行兵倏忽。雖左右不知所往。雞再鳴。並起。奪食。糶馬。以俟。百萬之眾。惟自成馬首。是瞻。席卷而趨。遇大川。則囊土壅上流。雖淮泗諸水。亂流而渡。百萬合營。不攜糧。隨掠而食。飽則棄。餘有斷食。斷鹽。數月者。臨陣鐵騎三重。反顧則殺之。戰不勝。馬兵陽北。官軍乘之。步兵拒戰。馬兵繞而合圍。無不勝矣。以牛金星為謀主。日講經一章。史一通。每有謀畫。集眾計之。自成不言可否。陰用其長者。人多不測也。其攻城。分晝夜為三番。以鐵騎布圍。步兵肉薄。向城人戴鐵冑。蒙鐵衣。攜椎斧。鑿城得一甓。甓即還。易人以進。穴城可容一人。則一人匿之。奮土以出。以次相繼。遂穿空旁。側迤四五步。留一主柱。巨絙繫之。去城十百丈。牽絙倒柱。而城崩矣。望風降者不焚。殺守一二日。殺十三四。或五六日。不下。則必屠矣。殺人數萬。聚屍為燎。名曰打亮。城將陷。以兵周布濠外。繩城者殺之。故城陷必無噍類。掠馬騾為上功。次軍仗。次帶帛。衣服次珍寶。其金銀恆散棄之。或以代鉛置礮中。屠城則夷其城垣。令後莫與太守立投順牌四。凡破城四向負牌。至村落降者。即負牌過別村。否則加兵。牌所至日。塵千里。性慘酷。斷耳剔目。截指折足。剖心錄體。日以為常。談笑對之。其兄從秦軍來。自成獲而殺之。性又澹泊。食無兼味。一妻一妾。皆老嫗。不蓄奴僕。無子。以李雙喜為養子。嗜殺更酷于自成。自成一在襄陽。以構殿鑄錢。皆不成斬一謀士。令術士問紫姑卜之。不吉。因立李雙喜為太子。改名洪基。以厭之。鑄洪基年為錢。又不成。七月間。秦督兵將至。留毛賊守襄陽家口。自成率精銳往河南。庚子。督師孫傳庭發兵潼關。分道進討。以總兵牛成虎副將盧光祖為前鋒。會河南總兵卜從善。陳永福。合兵洛陽之下。池塞。檄左良玉以兵自九江赴汝甯。夾擊賊。大營移向宛。維詔薊。總兵白廣恩。四川總兵秦翼明。入衛土。漢官兵。陝西三鎮兵。俱隨督師進討。傳庭以副總兵高傑將降丁為中軍。命秦翼明出商雒。為犄角。總兵王定官撫民。率綏夏二鎮兵為後勁。八月辛未。傳庭師次閿鄉。自成盡發荆襄諸賊。俱會于河南。步賊沿河列守。自汜水至滎澤。伐竹木結筏。人佩三胡盧。將渡河。先驅千餘賊北渡。總兵劉弘起以兵逐之。復渡南岸。丁丑。牛成虎

率諸將前驅。遇賊于洛陽。擊破之。再敗之。河岸。追奔至汝州。成虎以孤軍無繼。退屯澠池。九月己亥。傅庭次汝州。偽都尉四天王李養純率所部來降。知賊并兵守寶豐。傅庭進軍寶豐。合圍賊堅守不下。壬寅。自成以輕兵來援。戰于城東。白廣恩高傑盧光祖分兵逆戰。却之。癸卯。復以精騎數千直攻官軍。諸將復擊走之。傅庭曰。寶豐不即下。而賊救大至。則腹背受敵矣。親督諸軍。悉力攻城。拔之。斬偽州牧陳可新等數千級。遂以大兵搗唐縣。賊家口盡在唐縣。賊發精騎來援。官軍已入城。盡殺賊家口。賊滿營痛哭。誓殺官兵。壬寅。傅庭自朱仙鎮而南。大雨。六日。糧車日行三十里。又直淖未至。士馬俱飢。或勸傅庭旋師。就運。傅庭曰。軍已行。即還亦飢。吳濟乎要當破一縣。就食耳。甲辰。傅庭復郊縣。縣俱窮民。集驛羊二百餘。頃刻分糲食。盡不足給。己酉。命河北山西就近餉。傅庭軍自成將步騎萬餘。逆戰。官軍前鋒擊斷自成坐纛。進逐之。賊披靡。賊營逃亡者相屬。時傅庭前鋒盡收革左故部。皆致死於賊。而高傑統諸降賊。備悉賊中曲折。自成遣其弟一隻虎逆戰。三戰三北。自成奔襄城。諸軍進逼之。自成累敗。而懼挑土築牆。自守。已食匱。賊有飢色。初。自成在河南。以河雒荆襄四戰之地。且荒蕪赤地千里。關中其故鄉也。士馬強甲天下。據之可以霸。乃謀西向。憚潼關天險。將從浙川間道入陝。如不能。則從楚豫下淮安。金陵可襲。而有也。既至陝州。屢敗。盡發河上屯守諸賊。以迎官軍。驅所掠難民。為前鋒。以誘敵。官軍屢勝。輕敵日馳。遂數百里。河南所在皆荒。諸軍既深入。饋餉不繼。丙子。自成書巨牌行至官軍。刻期會戰。時襄洛豪傑並起。各保寨。以逐賊。大者萬人。少者數千。若毛顯文劉弘起沈萬登。皆起布衣為將。領潛山宋正奇。集鄉兵數萬。扼險隘。賊不敢下。承天方國安以兵復承天。老回回屯夷陵。官軍擊敗之。諸縣多恢復。大雨連旬。傅庭軍乏餉。壬子。兵謀于汝州。降盜李際遇。陰通賊。癸丑。賊率精騎大至。傅庭問計于諸將。高傑請戰。白廣恩曰。我師困宜。駐師分據要害。步步為營。以薄賊。易耳。傅庭恐賊遁。曰。將軍何怯。獨不如高將軍耶。廣恩不懌。引所部八千人而去。賊前鋒名三堵牆一紅一白一黑。各七千二百人。來薄官軍。接戰。陷賊伏中。賊乘之。官軍大敗。陷泥淖。死者數千人。高傑立領上望曰。不可支矣。麾眾退。諸軍盡西走。賊驅大隊疾追。一日馳走四百里。至于孟津。官軍死四萬餘人。盡喪其軍資數萬。傅庭與傑收散亡數千騎。渡垣曲。走河北。初。賊驅難民誘官兵。斬獲皆良民也。傅庭不知其詐。奏賊聞臣名。皆驚潰。清楚豫。不以一賊遺君父。識者憂之。至是。果敗賊別將克汝州。殺僂過當。戊午。自成向潼關。白廣恩擊破之。孫傅庭亦回軍潼關。眾尚四萬。十月辛酉朔。副總兵沈萬登復汝甯。萬登汝甯大俠也。聚鄉勇萬餘人。李自成偽授威武大將軍。不受。鳳督馬士英承制。

授副總兵是日偽將軍馬尚志蒞任為登潛遣謀入城因擁眾入誅尚志并諸偽官 壬戌一隻虎隔閭鄉即自成弟李過也疾走至潼關獲督師大纛丙寅賊以纛給守關者乘間突入潼關陷李自成間道緣山崖出潼關後夾攻官軍大潰賊既入關西行一隻虎陷華陰傳庭及白廣恩退屯渭南賊合眾數十萬陷渭南傳庭沒于陣知縣楊暉被執不屈死賊屠渭南陷華州戊辰陷商州商維道黃世清不屈死之賊屠商州乙丑陷臨潼關中人心所在瓦解陝西巡撫馮師孔知寇棘急入西安收保俄賊至辛未師孔督兵出戰陷陣被執不屈死之西安陷按察使黃烟自盡長安知縣吳從義指揮崔爾達俱投井死秦府長史章世烟自經死紳士死者甚眾右都御史三原焦源溥罵賊磔死磁州道副使祝萬齡至學官拜先聖從容自經死禮部主事南居業罵賊死宣撫焦源清參政田時震俱不受偽職死御史王道純大罵賊不屈死解元席增光舉人朱誼泉俱投井死山東監軍僉事王徵七日不食死都司吏邱從周罵賊死餘吏民皆相率降于賊總兵白廣恩逃而追獲降之初自成剽掠十餘年既席捲楚豫始有大志然地四通皆戰場所得郡縣官軍旋復之至是既入秦百二山河遂不可制自成據秦王府偽授秦王存樞權將軍世子妃劉氏曰國破家亡願求一死自成遣歸外家秦藩富甲天下擁資千萬賊之犯秦也戶部尚書倪元璐奏曰天下諸藩無如秦晉山險用武國也宜諭兩藩能任殺賊不妨假之以大將之權如不知兵宜悉輸所有與其齎盜何如享軍賊平之後益封兩藩各一子如親王亦足以報之兩王獨不鑒十一宗之禍乎賢王忠而熟于計必知所處矣書上不報至西安陷秦藩府庫盡為賊有賊分兵徇諸縣皆陷蒲城知縣朱一統抱印投井死初自成在楚議所向牛金星請先取河北直搗京師楊承裕欲先據留都斷漕運獨顧君恩曰否否先據留京勢居下流難濟大事其策失之緩直搗京師萬一不勝退無所歸其策失之急不如先取關中為元帥桑梓之邦且秦都百二山河已得天下三分之二建國立業然後旁掠三邊資其兵力攻取山西後向京師進退有餘方為全策賊從其計先是賊好殺掠牛金星勸以不殺遂嚴戢其下民間稍安堵輒相誑惑人無鬪志自成遂改西安府為長安榜掠巨室助餉 辛未進白廣恩為盜寇將軍勦賊時上信廣恩尚未知其降賊也 李自成分兵畧郿延中部知縣華堞知城小不支令妻妾自縊一妾年少遣之其妾亦垂泣投縶華堞遂經死 官兵進勦汝甯一路偽官土寇俱盡河南稍甯 庚寅上始聞潼關失守以兵部侍郎余應桂總督陝西三邊收拾邊兵相機勦寇應桂聞命飲泣陞辭曰不益兵餉雖去何濟上默然發帑金五萬給軍應桂遷延河上不進 十一月總兵王定高傑自渭南敗各帥所部奔延安自成

命賊將田斌守西安自往塞上甲午高傑聞賊至以兵渡河而東入山西王定奔榆林自成陷延安大會羣賊戎馬萬匹旌旗數十里於米脂祭奠以五百騎按行鳳翔守將誘而殲之自成怒親攻鳳翔隔之屠其城士寅李自成發金數萬招榆林諸將以大寇繼之備兵副使都任及故總兵王世顯侯世祿侯拱極尤世威惠顯等飲各堡精銳入鎮城大集將士問之曰若等守乎降乎各言效死無二遂推世威為長主號令繕甲兵賊遣偽官說三日不聽賊怒乙未賊四面環攻城上強弩射賊死屍山積更發大砲擊之賊稍卻丙午賊攻甯夏鎮兵逆戰三勝之殺賊精銳數千自成歸西安益發賊往甯夏關中諸賊聞甯夏之敗數萬東奔商維出潼關復散入河南士子自成復往攻甯夏丁巳李自成陷榆林榆林被圍諸將力戰殺賊死者萬人賊攻益力逾旬不克賊以衝車環城穴之城崩數十丈賊擁入城遂陷副使都任闔室自經死總兵尤世威縱火焚其家百口揮刀突戰死諸將各率所部巷戰殺賊千計賊大至殺傷殆盡無一降者闔城婦女俱自盡諸將死事者數百人榆林為天下勁兵處頻年餉絕軍士飢因而殫義殉城志不少挫闔城男子婦女無一人屈節辱身者榆林既屠賊搗甯夏甯夏總兵官撫民迎降三邊俱沒賊無後顧長驅而東矣自成攻慶陽城中堅守四日力不支城陷備兵副使段復興董宛鄉紳太常少卿麻禧死之屠慶陽執韓王時賊遣偽王往關東靈閣諸路大張偽榜移檄河南郡縣河南西境賊皆設偽官官兵守懷慶府十月二月李自成遣賊入漢中不克高傑在絳州聞李自成將東渡分道東走戊辰至蒲州李自成前鋒渡河入山西巡撫蔡懋德先屯平陽至是以歲暮還太原庚辰賊至河津陷平陽知府張嶙然走太原吏民皆降賊殺西河王等三百人高傑聞平陽陷擁兵東下澤州山西郡縣聞賊至望風迎款賊遣偽牌徧行山西其辭甚悖李自成遣賊陷甘州先是鳳翔蘭州開門迎賊賊渡河莊浪涼州二衛俱降遂圍甘州乘夜雪登城巡撫甘肅林日瑞總兵郭天吉同知藍臺等並死之殺甘民四萬七千餘人西甯衛尚堅守不下至明年二月詐降殺偽官賀錦等十七年春正月李自成稱王于西安僭國號大順改元永昌自成久覬尊號懼張獻忠老回回相結為患既入秦通好獻忠獻忠厚幣遜詞以報之自成喜遂僭號牛金星為丞相更定六政府尚書等偽官三月乙巳李自成自山西抵京師環攻九門丁未京城陷帝后崩丙辰遼東總兵平西伯吳三桂聞京師陷帝后殉難遂縞素發哀乞師于我

清討賊薄山海關傳檄遠近李自成聞之大驚脅三桂父襄作書招三桂令舊將唐通持其父書勸降且言東宮無

月... 卷... 十一...

三桂不答。上書其父略曰：父既不能為忠臣，桂亦安能為孝子？桂與父訣，請自今日雖真父鼎俎，旁以誘三桂，不顧也。書至，自成益懼。三桂頓兵山海關，以忠義激將吏，規取京師，唐通不能禦。三桂殺賊騎殆盡。初三桂諭其下曰：吾不忠不孝，何顏立天地間？欲自刎，其下俱曰：將軍何至此？吾輩當死戰，遂大破賊。己巳，京城外徧張吳三桂檄，共約士民，縞素復仇。一時都人皆密製素幘。庚午，李自成率兵六萬，東行，劉宗敏、李過等從之。挾太子永王、定王、吳襄，自隨。太子二王玄幘綠衣，各一兵抱之。馬上都人擁觀，多隕涕。甲戌，李自成向永平。丁丑，吳三桂大破賊于關門。賊初破京師，精銳不過萬數，所至虛聲脇下。未常經大敵，既飽掠，思歸，聞邊兵動，無不寒心。自成知成敗，決于一戰。益驅賊連營並進。三桂悉銳出戰，無不一當百，奮擊殺賊數千人。賊亦賈勇疊進，自成挾太子登高岡，立馬觀戰。賊眾三面圍三桂兵。三桂兵東西馳突，賊散而復合。我

清兵至，繞出三桂右，所向披靡，莫當。自成策馬走，諸賊遂大潰，自蹂踐死者數萬人。諸軍分道乘之，殺其大帥五人，奪輜重無算。自成以數千騎急走永平。戊寅，自成遣使赴軍中，議和三桂。曰：歸我太子二王，速離京城，使鐘簾如故。而後罷兵。自成請旋師，如三桂言，求和三桂許之。自成拔營而西。己卯，三桂追賊于永平，又破之。賊奔竄，還京師，毀京城外民居數萬間，并夷牛馬牆，稍遲者殺之。凡數萬人。三桂兵壓城，自成合兵一十八營以拒戰。三桂進攻之，連拔其八寨，斬首二萬。自成殺吳襄，首以高竿懸城上，盡殺襄家三十八口。三桂披髮墜鞞，哭于地。三軍感憤，怒拔刀砍地誓殺賊。丙戌，李自成自稱帝，即位于武英殿，偽磁侯劉宗敏扶創出，平立不拜。曰：爾故我等夷也，偽官皆拜宗敏不得已。再拜而退。丁亥，昧爽，李自成出齊化門西走。先運薪木積宮內，縱火發砲，擊毀諸宮殿，又燒九門雉樓。火光燭天。先是三桂知賊將西走，設疑兵于西山，密取酒壘數千，實以石灰。夜埋齊化門道上，上覆浮土。賊萬馬並馳而出，踐壘穿馬足，驚踏後騎相壓，奔石灰，迷目不可睇。疑兵遠譟以驚之。賊陣大亂。三桂望城中火作，知賊走，繞城而西，追奔三十里。賊馬驟俱重載，日行數十里，追兵至，盡棄其輜重。婦女自蘆溝至固安百里，盛甲衣服，盈路。賊兵散去者又數萬。三桂徐收所棄，已逾數百萬。賊既得脫，西走。三桂復率大兵追賊至保定。賊還兵而鬪，奮擊破之。又追破之于定州北，奪其婦女二千，獲輜重無算。招降潰賊萬餘人。自成屯真定，既屢敗，憤極，復勒精騎擊三桂。三桂兵張兩翼以進，擊斬其大將三人，首萬級。自成大敗，還真定。益發兵攻三桂。三桂接戰，自晨至晡，未決。三桂分兵疊戰，自成漸引却。自成中流矢墜馬，掖而騎馳還營，即拔營西走。度故關入山西。三桂以兵逐之，及關而止。遂還

軍京師。李自成自井陘西行至平隕分兵守山西諸隘。益發關中兵西攻漢中。李自成復遣兵出潼關攻掠河南。又遣降賊叛將馬科至四川。略保甯一路。吳三桂追賊入山西。時西部復攻臨洮。甘肅以牽之。自成數戰不勝。遂棄山西。走西安我。

清兵西伐李自成。合賊數十萬。悉銳迎戰。鐵騎衝堅而入。賊披靡斬首數萬。劉宗敏田見秀等俱死。賊眾大潰。棄西安走商維丙子。自成棄陝以兵出潼關。分軍為八營。三道俱下。南略地。至襄郊我。

清兵既定三秦。下河南入楚。取荆襄。自成南奔長州。將合張獻忠。獻忠已入蜀。遂留屯陽部。賊亡大半。然尚擁眾十餘萬。之食。遣賊將四出抄掠。黔陽四境雞犬皆盡。川湖何騰蛟進攻之。自成營于羅公山。倚險築壘。為久屯計。勢猶熾。食盡。逃者益眾。自成自將輕騎抄掠。何騰蛟伏兵邀之。大敗。殺傷幾盡。自成以數十騎突走村落中。求食。村民皆築堡自守。合圍伐鼓共擊之。自成麾左右格鬪。皆陷于洩。眾擊之人馬俱斃。村民不知其為自成也。截其首獻騰蛟。驗之。左腫傷。始知為自成。李過閬自成死。勒兵隨赴。僅奪其屍。滅一村而還。結草為首。以表冤葬之。羅公山下賊諸將奉李過為首。改名李續。渡湖入險山中。後改名李赤心。羣盜俱散。

谷應泰曰。國以民為本。民以食為天。故曰積貯者天下之大命也。史稱關中大祲。而三輔寇盜縱橫。周官荒政十二。而興大役以養貧民。至若青徐歲饑。樊崇以起。長垣歲凶。仙芝作亂。蓋揭竿之變。往往由于請罄之匱也。况乃汰郵驛。減冗卒。使亡賴奸人。無所得衣食。則益煽而為亂。走死地如驚耳。崇禎之初。銳意恭儉。東南織文。西北游徼。並行裁罷。而李自成以驛胥失職。值饑民不沾泥。等倡亂。延安因往從之。又與耿如杞潰兵相合。旬月之間。眾至萬餘。推為闖將。蓋潰兵得飢民。則嚮道既精。飢民得潰兵。則擊壘益厚。又况延綏地連邊鎮。俗嫻弓馬。民多獷悍。秦長西陲。雄制列國。唐起靈武。終復兩京。揆之自成起事。雖屬毛賊。實則勁旅也。此時明察之官。剽銳之將。便當厚集眾師。一鼓擒滅。比之唐周上書。馬元車裂。宋賢謀亂。虜擄捕斬。斯為得之。而乃養難坐大。馴致蔓延。此豈非計之失耶。雖然。自成之起。延安也。自秦入豫。由蜀躡楚。轉寇關東。僭號襄鄧。十餘年之間。曹文詔敗之于商維。陳奇瑜敗之于漢中。左光先敗之于富平。左良玉扼之于武關。賀人龍破之于靈陝。孫傳庭敗之于襄城。亦未嘗不自縛乞降。投繯引決。而究至狼奔豕突。死灰復燃者。則以號令乖方。齟齬不飭。中朝無良平之謀。而行間無李郭之將也。乃者車兩峽之困。自成解甲矣。而更給票免。死興平武功之捷。自成計阻。

矣而乃緩兵待撫。喻函合圍之舉。自成坐斃矣。而云圍師必缺。又且得臣之猛。撲劍行誅節度之師。同日奔潰。以至嗣昌仰藥于前。傅履陣亡于後。而天下事不可為矣。自成乃更北攻甯夏。略定三邊。東揭居庸。長驅京邑。洎乎祿山陷。都惟事聲色。黃巢入。莫大掠貨財。突令言于宜春。坐朱泚于北關。遂使銅駝。棹棹。鍾震。灰銷。自古潢池之禍。未有若斯之酷者也。嗟乎。彼自成者。非有殊才絕力。不過狡黠。喜騎射耳。而謀主牛金星。顧君恩輩。則井窺之智也。孽黨劉宗敏。白旺等。則瘡犬之猛也。奈何千丈之隄。潰于蟻穴。天府之險。陷于困獸。我以予論之。假令貨賄屏絕。則將必盡材。文法便宜。則權不中制。而又有武侯以興復自任。晉公以討賊自効者。即寇雖鴟張。不難一舉而撲滅之也。然則顛覆之禍。固當責之廟算歟。

甲申之變

懷宗崇禎十七年。春正月朔。大風霾。占曰。風從乾起。主暴兵城破。鳳陽地震。李自成稱王于西安。僭國號曰順。改元永昌。賊掠河東。天津。稷山。榮河。絳州。一路俱陷。自成偽牒兵部約戰。言三月十日至兵部。執牒者則京師人自涿州還。值逆旅客。予十金。代投。以為詐。斬之。上憂寇臨朝而歎曰。卿等能無分憂哉。大學士李建泰進曰。主憂如此。臣敢不竭力。臣晉人。頗知寇中事。臣願以家財佐軍。可資數月之糧。臣請提兵西行。又曰。進士石隆。願單騎走陝北。連甘肅。甯夏之兵。外連羌部。召募忠勇。勸輸義餉。勦寇立功。否亦內守西河。扼吭延安。使賊不得東渡。上悅曰。卿若行朕當倣古推轂。上欲用石隆。建泰曰。俟臣西行。酌而用之。癸丑。夜。星。八月。中。占云。星。八月。中。國破君亡。己卯。上命大學士李建泰出師。行遣將禮命駙馬都尉萬燦。以特牲告太廟。上臨軒。授建泰節劍。備法駕。警蹕。御正陽門。賜宴餞之命。五府掌印。侯伯內閣六部。都察院掌印官。及京營總協侍坐。鴻臚贊禮。御史糾儀。大漢將軍侍衛。設宴作樂。上親賜卮酒曰。先生之去。如朕親行。建泰頓首起行。上目送之良久。返駕。是日。大風揚沙。占曰。不利行師。建泰御肩輿。不數武。杆折。識者憂之。授進士凌嗣職。方司主事。隨輔臣監軍。赦李政修罪。隨輔臣軍前。效用。以郭中杰為副總兵。充督輔中軍旗鼓。西洋人湯若望。隨行脩火攻水利。進士程源。私于監軍凌嗣曰。此行也。兼程抵太原。收拾三晉。猶可濟也。若三晉失守。無能為矣。建泰出都道。聞山西烽火甚急。建泰家且破。因遲行。日三十里。師次涿州。營兵逃歸者三千人。行至廣宗。紳於城守不納。攻三日破之。殺鄉紳王佐。答知縣張弘基。是日。即移兵出城。初。建泰承上

寵命恃有家財可佐軍需已聞家破進退失措巡畿內而已二月朔上平旦視朝忽得偽封啓之其詞甚悖末
云限三月望日至順天會同館暫繳一時相顧失色朝罷遂不復問李自成陷蒲州及汾州懷慶不守福王出奔
與太妃相失遂至衛輝依潞王自成至太原太原無重兵為守山西巡撫蔡懋德遣牙下驍將牛勇朱孔訓出戰孔
訓傷于砲牛勇陷陣死一軍皆歿城中奪氣賊移檄遠近有云君非甚暗孤立而煬敵恒多臣盡行私比黨而公忠
絕少甚至賄通官府朝廷之威福日移利入戚紳閭左之脂膏盡竭又云公侯皆食肉紋袴而倚為腹心宦官皆戴
糠太厥而借其耳目獄囚累疊士無報禮之心征斂重重民有偕亡之恨人讀之多為扼腕蔡懋德知事必不支寫
遺表令監紀賈士璋聞道奏京師中軍盛應時見之退歸先殺其妻子誓將死敵初八日風沙大起賊乘風夜登城
懋德應時策馬赴敵死趙布政毛副使及府縣各官四十六員咸死之賊屍之于城李自成至黎城他將陷臨晉
上下罪已詔曰朕嗣守鴻緒十有七年深念上帝陟降之威祖宗付託之重宵旦兢惕罔敢怠荒乃者災害頻仍流
氛日熾忘累世之養養肆廿載之凶殘赦之益驕撫而輒叛甚至有受其煽惑頓忘敵愾者朕為民父母不得而卵
翼之民為朕赤子不得而懷保之坐令秦豫丘墟江楚腥穢罪非朕躬誰任其責所以使民罹鋒鏑蹈水火殲量以
罄骸積成丘者皆朕之過也使民輸芻輓粟居送行齋加賦多無藝之征預徵有稱貸之苦者又朕之過也使民室
如懸磬田卒汙萊望烟火而無門號冷風而絕命者又朕之過也使民日月告凶旱潦薦至師旅所處疫癘為殃上
干天地之和下叢室家之怨者又朕之過也至于任大臣而不法用小臣而不廉言官首鼠而議不清武將驕懦而
功不奏皆由朕撫馭失道誠感未孚中夜以思跼蹐無地朕自今痛加創艾深省夙愆要在惜人才以培元氣守舊
制以息煩囂行不忍之政以收人心蠲額外之科以養民力至於罪廢諸臣有公忠正直廉潔幹才尚堪用者不拘
文武吏兵二部確核推用草澤豪傑之士有恢復一郡一邑者分官世襲功等開疆即陷沒脅從之流舍能逆反正
率眾來歸許赦罪立功能擒斬閹獻仍予通侯之賞於戲忠君愛國人有同心雪恥除凶誰無公憤尚懷祖宗之厚
澤助成底定之大功思克厥愆懋告朕意詔下賊前鋒已至大安驛議京師城守賊至忻州官民迎降遂攻代州五
臺官吏迎降總兵周遇吉守代州出奇奮擊連戰十餘日殺賊萬餘賊合諸路賊進攻遇吉兵少食盡退守寧武關
賊陷懷慶抵固關分趨真定保定督輔李建泰兵過東光不戰士民閉城拒守建泰怒留攻三日破之上至是始聞
山西全陷命跡訪諸王遣內官監制各鎮太監高起潛監寧前鎮盧惟寧監天津通德臨津方正化監真定保定杜

勳監宣府王夢弼監順德彰德閻思印監大名廣平牛文柄監衛輝懷慶楊茂林監大同李宗允監蔚鎮中協張澤民監西協兵部言各處物力不繼而事權紛拏反使督撫藉口上不聽 真定兵叛降賊知府丘茂華聞倣先違家
 人出城總督徐標執茂華下獄標麾下中軍何標登城畫守禦劫標城外殺之出茂華茂華遂檄屬縣叛待寇賊數
 騎入城收幣籍近京三百里寂然無言者 進魏藻德禮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總督河道屯練往天津進方岳貢
 戶部尚書兼兵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總督漕運屯練往濟寧魏藻德辭新銜允之有言各官不可令出出即潛遁
 遂止藻德等不遣 詔徵天下兵勤王命府部大臣各條戰守事宜上候於文華殿都察院左都御史李邦華少詹
 事項煜石庶子李明睿各言南遷及東官監撫南京上驟覽之怒甚曰諸臣平日所言若何今國家至此無一忠臣
 義士為朝廷分憂而謀乃若此夫國君死社稷乃古今之正朕志已定毋復多言吏科都給事中吳麟徵請棄山海
 關外寧遠前屯二城徙吳三桂入關屯宿近郊以衛京師廷臣皆以棄地非策不敢主其議 前總督陝西余應桂
 奏賊眾號百萬非天下全力注之不可天下鎮將河南左良玉關東吳三桂並高傑唐通周遇吉黃得功曹友義馬
 科張天祿馬岱劉澤清土國寶劉良佐葛汝芝及副將卞磊惠登相王光恩孔希賢金守亮等合之調赴軍前會師
 真保之間督撫之外加一督師如史可法王永吉其人賜以尚方懸公侯之賞以鼓勵之庶賊可滅也 大學士陳
 演乞許休之賜金幣始上憂秦寇演謂無足慮至是不自安求去 寇薄寧武關傳檄五日不下且屠總兵周遇吉
 悉力拒守大砲擊賊萬餘人會火藥盡或言賊勢重可欬也遇吉曰戰三日殺賊巨萬若輩何怯耶能勝之一軍盡
 為忠義萬一不支縛我以獻若輩可無恙於是開門奮擊殺賊數千人賊懼欲退或為賊策曰我眾彼寡但使主客
 分別以十擊一茂不勝矣請去帽為識見戴帽者擊之遞出戰不三日可殲也賊引兵復進迭戰脫帽以自別我兵
 大敗遇吉闔室自焚揮短刀力關被流矢牙兵且盡見執罵賊賊于市磔焉遂屠寧武嬰稱不遺李自成既殺遇吉
 嘆曰使守將盡周將軍者吾安得至此 寇犯大同兵民皆欲降命城守不應總兵朱三樂自刎巡撫衛景瑗督理
 糧儲戶部郎中徐有聲朱家仕俱死之文學李若葵闔家九人自縊先題曰一門完節李自成入大同六月殺代府
 宗室殆盡留偽將張天琳守之天琳殺慘凶暴閱兩月陽和軍民約鎮城軍民內應殺天琳 二月己丑命部院殿
 衛司捕各官譏察奸宄申嚴保甲巷設邏卒禁夜行巡視倉庫草場魏藻德請自出京議餉不許召兵部尚書張國
 維庶吉士史可程進士朱長治陳川諸生張鐸于中左門鐸言三策首請太子監國南京擇耆臣輔之 宣府告急

命鎮朔將軍王承胤偵寇所向唐寅召文武大臣科道于中極殿問今日方畧奏對可三十餘人有言守門之員當今之急無如考選科道餘皆練兵加餉習聞也是日命內監分守九門稽出入京城武備積弛禁兵皆南征太倉久罄至是命襄城伯李國楨提督城守守西直門各門勳臣一卿亞二諭文武各官輪助初議僉民兵魏藻德曰民畏賊如一人走大事去矣上然之禁民上城辛卯督師大學士李建泰上書請駕南遷願奉太子先行壬辰上召對平臺諭閣臣曰李建泰有疏勸朕南遷國君死社稷朕將何往大學士范景文左都御史李邦華少詹事項煜請先奉太子撫軍江南兵科給事中光時亨大聲曰奉太子往南諸臣意欲何為將欲為唐肅宗靈武故事乎景文等遂不敢言上復問戰守之策眾臣默然上嘆曰朕非忘國之君諸臣盡亡國之臣爾遂拂袖起 欽天監奏帝星下移詔封總兵吳三桂平西伯左良玉盛南伯唐通定西伯黃得功靖南伯給敕印劉澤清實陞一級劉良佐周遇吉高傑馬岳馬科姜宣孔希貴黃蜚葛汝芝高第許定國王承胤劉芳名李棲鳳曹友義杜允登趙光遠卜從吉楊御著各陞署一級督撫馬士英王永吉黎玉田李希沈分別應加實署始棄遠徵吳三桂王永吉率兵入衛又召唐通劉澤清率兵入衛澤清前命移鎮彰德因縱掠臨清南奔惟唐通以八千人入衛已同太監杜之秩守居庸賊犯保定大學士李建泰已病中軍郭中傑絕城降賊兵潰賊入保定建泰被執御史金毓峒守西門賊執之入三皇廟見賊帥毓峒奮拳毆賊帥仆之躍入井中死妻王氏自經毓峒從子振孫以武舉效力行間登城射賊多應弦而斃城陷眾解戎衣自匿振孫王福禧大呼曰我御史金毓峒姪也賊支解之毓峒子嬰婦陳氏年十八與其祖母張母楊嫂常一時盡投于井張抱孫于懷同下侍婢四人亦從下 乙未命太監馬思理馳赴大同督兵援勤 李自成宿陽和遂長驅向宣府叛將白廣恩貽總兵姜瓖書約降監視太監杜勳緋袍八驛郊迎二十里軍民聚謀籍籍巡撫朱之馮懸賞勞軍守城無一應者三命之咸叩頭曰願中丞聽軍民納款之馮獨行巡城見大砲曰汝曹試發之可殺數百人賊雖殺我無恨矣眾又不應之馮不得已乃自起燃火兵民競挽其手之馮乃奪士卒刀自刎宣府軍民俱迎降于賊鄉紳張羅彥自殺 上按籍勲戚大璫徵其助餉遣太監徐高諭嘉定伯周奎為倡奎謝無有高泣諭再三奎漫詞以對高拂然起曰外戚如此國事去矣多金何益奎奏捐萬金上少之勒其二萬奎密書皇后求助后勉應以五千金令奎以私蓄足其額奎匿中宮所界二千金僅輸三千金太監王承祚曹化淳助至三萬五萬王之心最富上面諭之僅獻萬金諸內官各大書于門曰此房急賣復雜出雕鏤玩好諸物陳于市以求售後賊

拷王之心。追十五萬他金銀器玩稱是周金抄見銀五十二萬珍幣復數十萬。魏藻德首輸百金。陳演既放未行召入訥清苦百官共議捐助。勉諭至再。最後每省限額浙江六千山東四千。先後共二十萬。時論上等三萬金皆無應。惟太康伯張國紀輸二萬餘不及也。又議前三門巨室各輸糧給軍。且贖其妻孥。使無內顧。諸巨室多不樂而止。或謂從速官吏多非其心。請赦河南北所俘偽官以擒賊黨。丙申大風。靈晝晦。命司禮太監王承恩提督內外京城。總督劉遵王永吉節制各鎮。俱聽便宜行事。賊警益逼。有勸上南遷者。上怒曰。卿等平日崇營門戶。今日死守。夫復何言。諭兵部曰。都城守備有餘。援兵四集。何難刻期滅寇。最有說言惑眾及私發家眷出城者。擒治。庚子。上召對。惟問兵餉。以舉朝無人。常泣下。廷臣長策。惟閉門止出入。餘無一籌。議增兵外城。則內關增兵。內城則外關。襄城伯李國禎在事。亦未敢抗王承恩。辛丑。分營都門。設大砲。上又召對羣臣。問禦寇方略。諸臣皆唯唯。不能對。廷臣舉兵部職方司員外萬元吉。知兵。第任司馬。給九門守者人百錢。召前太監曹化淳可守城。南京孝陵夜哭。癸卯。風晦。寇自柳溝抵居庸關。柳溝天塹。百人可守。竟不設備。總兵唐通。太監杜之秩。迎降。撫臣何謙偽死。私遣總兵馬岱自殺其妻子。疾走山海關。時京師以西諸郡。望風瓦解。將吏或降或遁。偽權將軍移檄至京師。云十八日至幽川。會同館督。京師大震。詔三大營屯齊化門外。甲辰。賊陷昌平。州諸軍皆降。總兵李守謙罵賊不屈。手格殺數人。人不能執。諸賊圍之。守謙拔刀自刎。賊焚十二陵。享殿傳燬。至京師。先是上知寇倣益急。下吳麟徵請徒盜遠。疏飛檄赴三桂入關。三桂徒五十萬。眾日行數十里。是日始及關。賊騎已過昌平矣。太監高起潛妻關走西山。賊分兵掠通州糧儲。上方御殿。召考選諸臣。閱餉安人。滋陽知縣黃國瑞對中旨。授給事中。餉以次對。未及半。封入上覽之色變。即起入。諸臣立候。殺刻命俱退。始知為昌平失守也。是夜賊自沙河而進。直犯平則門。竟夜焚掠。火光燭天。京師內外城堞。凡十五萬四千有奇。京營兵疲其精銳。又太監選去登陣羸弱五六萬人。內關數千人守。陣不充無炊具。市飯為餐。餉久闕。僅人給百錢。無不解體。而賊自破中原。旋收秦晉。久窺畿輔。空虛潛遣其黨。金銀糧。屬飾為大賈。列肆于都門。更遣奸黨挾贊充衙門。據史。專刺陰事。繙悉必知。都中日遣撥馬探之。賊黨即指示告賊。賊掠之入營。厚賄結之。撥馬多降賊。無一騎還者。有數百騎至齊化門。遠平則門。而西營兵屯近郊者。詰之曰。陽和兵之勤王者。實皆賊候騎也。時人心洶洶。皆言天子南狩。有內官數十騎擁護。出得勝門矣。守門皆內官。為政御。賊勳感不得上。乙巳。昧爽。聞西直門納避難者。內官坐城上。以令箭下。門立啟。與賊詰問。勳感大臣惟坐視而已。上

早朝召對諸臣而泣。俛首書御案十二字以示。司禮監王之心。尋找去。漏下已刻。急足叩城下曰。遠處衝天。寇深矣。守城內臣使騎探之。報曰。哨騎也。不為意。日且午。有五六千騎。彎弓貫矢。大呼開門。守卒亟發砲。斃二十騎。難民死數十人。門始閉。須臾賊大至。方報過蘆溝橋。俄攻平則彰義等門矣。城外三大營皆潰。降火車巨礮。裝裝鹿角。皆為賊有。賊反駁攻城。轟聲震地。京軍五月無餉。一時驅守。率多不至。每堵一人。多不及諸臣。方侍班。襄城伯李國楨三馬馳闕下。汗浹露衣。內侍呵止之。國楨曰。此何時也。君臣即求相見。不可多得矣。內臣叩之曰。守軍不用命。鞭一人起。一人復臥如故。上召入。因命內臣俱守城。譁曰。諸文武何為。且言官止內操。我甲械俱無。奈何。或曰。我輩月食五十萬。效死固當。乃請如己。已歲所派數俱乘城。凡數千人。上括中外庫金二十萬。犒軍。是日細民有痛哭輸金者。或三百金。或四百金。各授錦衣衛千戶。丙午寇攻城。礮聲不絕。流矢雨集。仲語守兵曰。亟開門。否且屠矣。守者懼。空礮向外。不實鉛子。徒以硝磺鳴之。猶揮手示賊。賊稍退。礮乃發。賊驅居民多木石填濠。急攻。我發萬人。敵大砲誤傷數十人。守者警潰。盡傳城陷。聞城號哭奔竄。賊駕水部攻西直平。則德化三門。勢甚危急。太常少卿吳麟徵累土填西直門。因單騎馳入西安門。吏部侍郎沈惟炳守門曰。內守有宦寺百官。不得入。奈何。麟徵排門而入。太監王德化語麟徵曰。守城人少。奈何。請增益之。麟徵至午門。遇大學士魏藻德。止之曰。兵部調度兵餉已足。公何事。張皇耶。藻德且出閣。上方休。公安從入。麟徵流涕。固請得以非時見。藻德挽之出。是日封劉澤清。東平伯。時左論德。楊士聰。衛胤文。入立。語閣臣左良玉。吳三桂。俱封。而遺劉清澤。且臨清地近可虞也。閣揭上得封都察院。左都御史李邦華。至正陽。欲登城中。貴拒之。李自成對彰義門設座。晉王代王。左右席地坐。太監杜勳侍其下。呼城上人莫射我。杜勳也可。繼下一人。以語守者曰。留一人下。為質。請公上。勳曰。我杜勳無所畏。何質為。提督太監王永恩。繼之上。同入見。大內盛稱賊勢重。皇上可自為計。守陵大監申芝秀。自昌平降賊。亦繼上入見。備述賊犯上不道。語請避位。上怒叱之。諸內臣請留勳。勳曰。有秦晉二王為質。不反則二王不免矣。乃縱之出。仍繼下勳。語守瑞王。則堯緒。憲章輩曰。吾輩當貴自在也。初聞勳殉難。贈司禮監太監。陰錦衣衛指揮僉事。立祠。至是方知勳固從賊為逆也。兵部尚書張縉。縉奏曰。時勢如此。急危。臣屢至城闕。欲覘城上守禦。輒為監視。抑泚。今聞曹化淳。王化。成。繼賊。杜勳。上城。未知何意。恐有奸宄不測。章上手書。遺縉。縉上城。按之。至城內。監沮之。如故。示以上傳。始登閣。杜勳安在。云昨暮上今晨下之。已上聞無容致詰。又曰。尚有秦晉二王在城下。亦欲通語。縉曰。秦晉二王既降寇。如何可上。化淳拂衣去。因閣城上。

守卒寥寥兵部侍郎王家彥痛哭云賊勢如此監視將營兵調去李襄城處尚有十之四家彥所守兩堵僅一卒語未竟城下坎墻聲急太監王永恩砲擊之連斃數人化淳化成就酒自若縉彥馳至內閣約同奏至宮門傳止之上下詔親征召駙馬都尉鞏永固謀以家丁護太子南行對曰臣等安敢私蓄家丁郎有之何足當賊乃罷已召王永恩亟飭內員備親征申刻彰義門啟蓋太監曹化淳獻城開門也賊恣殺掠前大學士蔣德璟宿會館被劊上亟召閣臣入曰卿等知外城破乎曰不知上曰事亟矣今出何策俱曰陛下之福自當亡慮如其不利臣等卷戰誓不負國命退是夕上不能寢內城陷一閣奔告上曰大營兵安在李國楨何往答曰大營兵散矣皇上宜急走其人即出呼之不應上即同王永恩幸南宮登萬歲山望烽火燭天徘徊踰時回乾清宮硃書諭內閣命成國公朱純臣提督內外諸軍事來輔東宮內臣持至閣因命進酒連沃數觥嘆曰苦我民爾以太子永定王分送外戚周田二氏語皇后曰大事去矣各泣下宮人環泣上揮去令各為計皇后頓首曰妾事陛下十有八年卒不聽一語至有今日皇后拊太子二王慟甚遣之出后自經上召公主至年十五嘆曰爾何生我家左袖掩面右揮刀斷左臂未殊死手慄而止命袁貴妃自經繫絕久之蘇上拔劍刃其肩又刃所御妃嬪數人召王永恩對飲少頃易靴出中南門手持三眼鎗雜內暨數十人皆騎而持奔出東華門內監守城疑有內變施矢石相向時成國公朱純臣守齊化門因至其第閣人辭焉上太息而去走安定門門堅不可啓天且曙矣帝御前殿鳴鐘集百官無一至者遂仍回南宮登萬歲山之壽皇亭自經亭新成所閣內操處也太監王永恩對縊上披髮御藍衣跪左足右朱履衣前書曰朕自登極十七年逆賊直逼京師雖朕薄德匪躬上千天咎然皆諸臣之誤朕也朕死無面目見祖宗于地下去朕冠冕以髮覆面任賊分裂朕屍勿傷百姓一人又書一行百官俱赴東宮行在猶謂閣臣已得殊諭也不知內臣持殊諭至閣閣臣已散置几上而反文武羣臣無一人知者丁未昧爽天忽雨俄微晝須臾城陷賊先入東直門殺守門御史王章守卒蟻墜兵部侍郎張伯鯨走匿民舍賊騎塞巷大呼民間遠獻驛馬賊經象房橋羣象哀鳴淚下如雨內臣前導兵部侍郎王家彥自經于民舍大學士魏藻德等未聞變猶傳單醖金方岳貢范景文方傳導至西長安門亟還賊千騎入正陽門投矢令人持歸閉門得免死於是俱門書順民太子走詣周奎第奎臥未起叩門不得入因走匿內宮外舍上之出至南宮也使人詣懿安皇后所勸后自裁倉卒不得達兩宮已自盡宮人號泣出走宮中大亂懿安皇后青衣蒙頭徒步走入成國公第尚衣監何新入宮見長公主斷肩仆地與宮人救之而懿公主曰父皇賜我

死我何敢偷生何新曰賊已將入恐主公道遭其辱且至國丈府中避之乃負之出午刻李自成攬笠縵衣乘馬駁馬
偽丞相牛金星尚書宋企郊等五騎從之時宮中大亂諸賊帥率其騎皆環甲執兵先入清宮諸宮人逸出遇賊復
入宮人魏氏大呼曰賊入大內我輩必遭所汚有志者早為計遂躍入御河死頃聞從死者積一二百人自成自西
長安門入彎弓仰天大笑手發一矢中坊之南偏至承天門自願贖自復彎弓指門榜語諸賊曰我一矢中其
中字必一統射之不中中天字下自成愕然牛金星趨而進曰中其下當中分天下自成喜投弓而笑司禮視印太
監王德化以內員三百人先迎德勝門令仍舊任各監局印官迎亦如之因集選百餘人餘皆散去自成入宮問帝
所在大索宮中不得偽高璽卿黎某進曰此必匿民間非重賞嚴誅不可得今日大事不可忽也乃下令獻帝者賞
萬金封伯爵匿者夷族自成登皇極殿據蒲座牛金星檄召百官期二十一日俱集于朝禁民間諱自成等字自成
同偽都督劉宗敏等數十騎入大內太監杜之秩曹化淳等前導自成責其背主當斬秩等叩首曰識天命故至此
自成叱去之賊分宮嬪各三十人牛金星軍師宋獻策等亦各數人宮人費氏年十六投簪并賊鉤出之見其姿容
爭相奪費氏給曰我長公主也若不得無禮必告汝主羣賊擁之見自成自成命內宮審之非是賞部校羅賊羅攜
出費氏復給曰我實天潢之胤義難苟合惟將軍擇吉成禮死生惟命賊喜置酒極歡費氏懷利及侯賊醉斷其喉
立死因自刎自成大驚令收葬之內臣獻太子自成留之西宮封為宋王太子不為屈亥辛改殯先帝后出梓宮
二以丹漆殯先帝黜漆殯先后加帝翼善冠衮玉滲金靴后袍帶亦如之

谷應泰曰粵稽懷宗以戊辰即位而李自成諸賊即以是歲起延安禍本相尋若與俱始焉自茲以後懷宗未
明求衣徵兵檄餉日以討賊為事而自成輩蹶而復振有同鳥獸之散忽若鳶鳥之聚遂使民勞板蕩將賞妖
氛蓋至十七年之久而黃巢直逼關門赤眉大入內地雖有智者又安所謀禦敵哉乃若正旦風靈孝陵夜哭
恒星八月帝曜下移則天變見矣又若僭號咸陽畧據太原突入居庸驟窺畿輔則地險失矣更若勤王之徵
徵者未赴罪己之詔聞者不感飾費吏于輩下而機務盡輸誘撥馬於營中而偵刺鮮實則人事去矣當此之
時苟且以自救忍恥以圖存者止三策耳余應桂請會師真保吳麟徵請徒師入衛范景文李邦華請遣國南
都此其可行者也然而發言盈庭是用不集者智絀于晚圖而事乖于窘步也卒之北門鎖鑰盡授紹閣東閣
鼎鑄徒聞肉食絮乏瓊林之聚兵多祁父之呼奪禁門而不啟幸戚里而却返斯時虞淵日墜空想揮戈周鼎

天祿誰能沒水蓋至後宮賜盡三王出奔國破家亡既血飛于繡襦生人死別又斷腸于桓山豈非涉亂世而多艱生皇家而不幸者乎更可哀者酌卮內殿望火南宮殺身取義甯從青蓋之占披髮投繯不入景陽之井然且朕屍可裂民命母殘恨結幽泉言存衣帶語云國君死社稷又云亡國正其終宜乎蓐屨之誓御誓欲前驅而芟舍之大夫相從地下也然而致禍有由因衰激極彼周葉衰于幽厲不在惡狐漢道替于桓靈豈關蜀郡故明不亡于武皇者以孝宗之蘊澤厚而明無救于懷帝者以喜廟之留毒長也乃論者又以善善惡惡郭公致亂知人則哲帝竟所難即懷宗遺詔亦以諸臣誤國理或有然爾

明史紀事本末卷之八十

甲申殉難

懷宗崇禎十七年三月十九日丁未賊李自成陷京師帝崩于煤山大學士兼工部尚書范景文死之初賊犯都城景文知事不可為嘆曰身為大臣不能從疆場少樹功伐雖死奚益十八日召對已不食三日矣飲泣入告聲不能續翌日城陷景文望闕再拜自經家人解之乃賦詩二首潛赴龍泉巷古井死其妾亦自經

戶部尚書兼侍讀學士倪元璐聞難曰國家至此臣死有餘責乃衣冠向闕北謝天子南謝母索酒招二友為別酬漢壽亭侯像前遂投繯題几案云南都尚可為死吾分也慎勿棺衾以志吾痛因詔家人曰若即欲殮必大行殮方收吾屍乃縊死三日後賊突入見之顏色如生賊驚避他去一門殉節共十有三人

左都御史李邦華聞難嘆曰主辱臣死臣之分也夫復何辭但得為東宮導一去路死庶可無憾已矣勢不可為矣乃題閣門曰堂堂丈夫聖賢為徒忠孝大節矢死雖他乃走文丞相祠再拜自經祠中賊至見其冠帶危坐爭前執之乃知其死驚避去

左副都御史施邦曜聞變慟哭題詞于几曰愧無半策匡時難但有微軀報主恩遂自縊僕解之復蘇邦曜叱曰若知大義毋久留我死乃更飲藥而卒

大理寺卿凌義渠聞難以首觸柱流血被面盡焚其生平所著述及評議諸書服緋正笏望闕拜復南向拜訖遺書上其父有曰盡忠郎所以盡孝能死庶不辱父乃繫帛奮身絕吭而死

協理京營兵部右侍郎王家彥賊犯都城奉命守得勝門城陷家彥自投城下不死折臂足其僕掖入民舍自縊死

賊燔民舍。焚其一臂。僕收其遺骸歸。

刑部右侍郎孟兆祥。賊犯都城。奉命守正陽門。賊至。死于門下。妻何氏亦死。其子進士章明收葬父屍。亟歸別其妻。王氏曰。吾不忍大人獨死。吾往從大人。妻曰。爾死。吾亦死。章明以頭踏地曰。謝夫人。然夫人須先死。乃遣其家人盡出。止留一婢在側。章明視妻縊。取筆作詩曰。復大書壁曰。有侮吾夫婦屍者。吾必為厲鬼殺之。妻氣絕。取一扉置上加緋服。又取一扉置妻左。亦服緋。自縊。囑婢曰。吾死亦置扉上。遂死。

左諭德馬世奇。是日方蚤食。聞變曰。是當死。家人曰。奈太夫人何。世奇曰。正恐辱太夫人耳。遂作書別母侍妾朱氏。李氏盛服前。世奇曰。若辭我去耶。二妾言。主人盡節。吾二人亦欲盡節。拜辭已。並入室自縊。世奇亦遂縊。家人救之。復蘇。告曰。聞聖駕已南幸矣。可為從亡計。世奇不應。睹二妾已死。笑曰。若年少。遂能死乎。乃朝服捧勅北面再拜。取冠帶焚之于庭。以司經局印置案上。囑僕曰。上如出幸。以此上行。否則投之吏部。復南向拜母。端坐引帛力自縊死。

左中允劉理順。賊入城。理順題于壁曰。成仁取義。孔孟所傳。文信踐之。吾何不然。酌酒自盡。其妻萬氏妾李氏及子孝廉。并婢僕十八人。闔門縊死。賊多河南人。至其居曰。此吾鄉。祀縣劉狀元也。居鄉厚德。吾軍奉李將軍令。護衛公。何遽死也。數百人下拜泣涕而去。時謂臣死君。妻死夫子。死父僕死主。一家殉者。以劉狀元為最。

大常少卿吳麟徵。奉命守西直門。賊勢急。同守者相繼避去。麟徵遺友人書曰。時事決裂。一旦至此。同官潛身遠害。某惟致命。遂志自矢而已。丁未城陷。徒步歸。賊已據其邸。因入道左三元祠。時傳天子蒙塵。有勸公南歸。不應。同官來招之。降賊怒。揮之戶外。遂自經。家人救之。甦泣而請曰。明旦待祝孝廉。至可一訣。麟徵許之。先是祝孝廉。滿以奏保。劉宗周被逮。留京師。淵晨至麟徵酌酒。慷慨與別曰。自我登第。時夢見隱士劉宗周。題文信國。零丁洋詩二語于壁。數實為之。今老矣。山河破碎。不死何為。相對泣數行下。因作書訣家人曰。祖宗二百七十年宗社。一旦而失。身居諫垣。無所匡救。法應禡服。殮時用角巾青衫。覆以單衾。藉以布席足矣。茫茫泉路。咽咽寸心。所以瞑于目者。又不在于此也。罪臣吳麟徵。絕筆書畢。投繯死之。淵為視合殮。乃去。

右庶子周鳳翔。帝崩。梓宮暴露東華門外。鳳翔赴哭。慟絕。歸寓。遺書訣父有曰。男今日幸不虧辱此身。貽兩大人羞。吾事畢矣。罔極之恩。無以為報。矢之來生。復作詩一首。有碧血九泉依聖主。白頭二老哭忠魂之句。向闕再拜自縊。

二妾從之俱死

簡討汪偉。先是聞賊漸近都城。遺書友人曰。京師單弱。不惟不能戰。亦不能守。一死外無他計也。及賊犯關。偉怵懾。累日不食。妻耿氏從容語曰。苟事不測。請從君共死。丁未城陷。偉趨吳給事甘來所。約同殉難。歸與妻耿氏呼酒命酌。偉大書前人語于壁曰。志不可屈。身不可降。夫婦同死。節義成雙。為兩縷于梁間。偉就右。耿氏就左。既皆縊。耿氏復揮曰。止。雖在顛沛。夫婦之序不可失也。復解縷。正左右序而死。

戶科給事中吳甘來。賊薄京師。兄禮部員外泰來至寓。執甘來手泣曰。事勢至此。奈何。甘來曰。有死無二。義也。城陷。傳聞聖駕南出。甘來曰。上明且決。必不輕出。乃疾趨皇城。不得入。返寓。家人進飲食。却之。有勸甘來潛遁者。甘來曰。今不能調兵殺賊。願欲苟全。求活耶。遂作書以後事囑其兄弟。簡几上有疏草在。曰。留此。恐彰君過。取火焚之。兄子家儀奔至。相與慟哭曰。我不死。無以見志。汝父死。無以終養。古者兄弟同難。必存其一。使皇上在。則土木袁彬。遼國程濟。皆可為也。否則求真人于白水。起斟鄩于有仍。是我雖死。猶生也。努力勉之。遂冠帶北向拜者五。南向拜者四。賦絕命詩一首。引佩帶自縊死。

監察御史王章。賊犯京師。章與給事中光時亨同巡城。至阜城門。賊緣堞而上。從人駭走。賊持刀問曰。降否。章叱之曰。不降。賊以刃築其膝。仆地。遂遇害。童子之拭。後亦死。難于閩。甚烈。與章同。

監察御史陳良謨。聞變。痛飲作詩為縷。于梁。欲自盡。妾時氏有娠。良謨謂之曰。吾年踰五十。無子。汝幸有娠。倘生男。以延陳氏血食。汝必勉之。時氏曰。主人死。妾將誰依。與其為賊辱。不如無子也。妾請先死。以絕君念。遂入投縷。良謨別作一縷。與之同盡。

監察御史陳純德。時提督北直學校。行部至易水。試士未竟。聞都城賊警。即裝入都。不數日。城陷。自縊死之。四川道御史趙讓。巡視中城。捕賊謀殺之。城陷。賊護讓。讓瞑目大罵。賊怒。殺于白帽衙街。

太僕寺丞申佳胤。聞城陷。投井死。

吏部員外郎許直。都城陷時。傳先帝從齊化門出。有客勸曰。天子南遷。公等宜扈蹕。偕行。共圖光復。直唯之。既而出門。一望曰。當此四面干戈。駕將焉往。比聞帝崩。號慟幾絕。有客從旁慰解。動以親老子幼。直曰。有兄在。吾無憂也。是夜為書報其父。作詩六章。起拜闕。已復拜。父單自縊死之一。手持繩尾。一手上握神氣如生。

兵部郎中成德賊報急即致書同年馬世奇曰主憂臣辱我等不能匡救貽禍至此惟有一死以報國耳君常忠孝夙稟諒有同心也及帝崩梓宮暴露東華門德以雞酒哭奠梓宮前賊怒露刃脅視之不為動歸寓跪母張氏前慟哭母曰我知之矣入室自縊死一子六歲德撲殺之然後自殺

兵部員外郎金鉉賊攻城急鉉跪母章氏前曰兒世受國恩職任車駕城破義在必死得一僻地可以藏母幸速去母曰爾受國恩我獨不受國恩耶事急無下井是吾死所鉉慟哭即辭母往視事丁未歸至御河橋聞城陷鉉望寓再拜即投入御河從人拯救鉉嚙其臂急赴深處時河淺俛首泥湓死之家人報至母章氏亦投井死鉉妾王氏亦隨死其弟諸生錄哭曰母死我必從死然母未歸土未敢死遂棺殮其母既葬三日復投井而死

光祿寺署丞于騰蛟冠帶呼妻亦衣命服同縊死

副兵馬使姚成中書舍人宋天顯皆自盡

中書舍人滕之所阮文貴經歷張應選成投御河死儒士張世禧二子懋賞懋官父子俱自經死又萊傭湯之瓊見先帝梓宮過慟哭觸石死

襄城伯李國楨賊李自成昇帝后梓宮于東華門外設廠百官過者莫進視國楨泥首去幘踉蹌奔赴跪梓宮前大哭賊執國楨見自成復大哭以頭觸階血流被面賊眾持之自成以好語誘國楨使降國楨曰有三事爾從我即降一祖宗陵寢不可發一須葬先帝以天子禮一太子二王不可害自成悉諾之扶出賊以天子禮葬先帝于田貴妃墓惟國楨一人斬哀徒步往葬至陵襄事畢慟哭作詩數章遂于帝后寢前自縊死

新樂侯劉文炳賊破外城帝召文炳同駙馬鞏永固各率家丁二十餘人欲于崇文門突圍出不得乃回宮文炳嘆曰身為戚臣義不受辱不可不與國同難其女弟適李年未三十而寡文炳召之歸城陷與弟左都督文耀擇一大井驅子孫男女及其妹十六人盡投其中縱火焚賜第火燃俱投火死祖母瀛國太夫人即帝外祖母也年九十餘亦投井死

駙馬都督鞏永固從帝突圍出不得歸家殺其愛馬焚其弓刀鎧仗大書于壁曰世受國恩身不可辱時樂安公主先薨以黃繩縛子女五人于柱命外舉火遂自剄從之

太傅惠安伯張慶臻聞城陷盡散財物與親戚置酒一家聚飲積薪四圍全家燔死

宣城伯衛時春聞變合家赴井死無一存者

錦衣衛都指揮使王國興聞變自縊死

錦衣衛指揮同知李若珪守崇文門城陷作絕命詞云死矣即為今日事悲哉何必後人知自縊死

錦衣衛千戶高文采守宣武門城陷一家十七人皆自殺屍狼籍于路

順天府知事陳貞達自盡

陽和衛經歷毛維張不屈死

太監王承恩從帝于煤山帝崩承恩再拜慟哭退而自縊于亭下與大行相望

百戶王某周鍾寓其家百戶勸鍾死鍾不應出門欲降百戶挽鍾帶至斷鍾不聽百戶自經

長洲生員許璣聞京師之變悲號欲絕遍體書崇禎聖上四字絕粒七日而死

谷應泰曰聞之君臣大義有死無貳忠孝大節有死無隕以故須漕碎體弘演納肝湯陰被矢侍中濺血莫不

氣激傾軀志堅化碧臨臈子與秋日嚴霜比潔也然而為之君者或智昏救麥恩同草芥有若東昏在齊屠肉

沽酒孫皓居吳燒鋸截項而且軛道率牲糞存木裔東堂索蜜猶馬餘生甚乃騎導劉聰之敗身際景陽之井

莫不義辱宗社形汚囚繫然為之臣者猶尚奮臂不顧臨難如歸辛賓之死抱而不解吉明之亡哭而猶嗚

呼主辱臣死無所逃也况乎懷宗宵旰臨朝唏噓畢命公主堪胸妃后並縊引經死社稷遺詔愛百姓自古亡

國正終未有若斯之烈者以故鼎湖弓墜到處攀髯望帝魂歸自然啼血雞穆滿之一軍皆化因橫之五百從

死傳美殺身成仁易稱致命遂志蓋亦未為過也考其時閩門同死者中允劉理順新樂侯劉文炳惠安伯張

慶臻宣城伯衛時春駙馬鞏永固金吾高文采是也父與子俱死者少司寇孟兆祥儒士張世禧是也母與妻

子俱死者樞部郎成德金鉉是也妻妾從死者大學士范景文左諭德馬士奇簡討汪偉御史陳良謀勛丞子

騰蛟是也獨身效死者大司農倪元璐中丞范邦曜廷尉凌義渠少司馬王家彥太常卿吳麟徵庶子周鳳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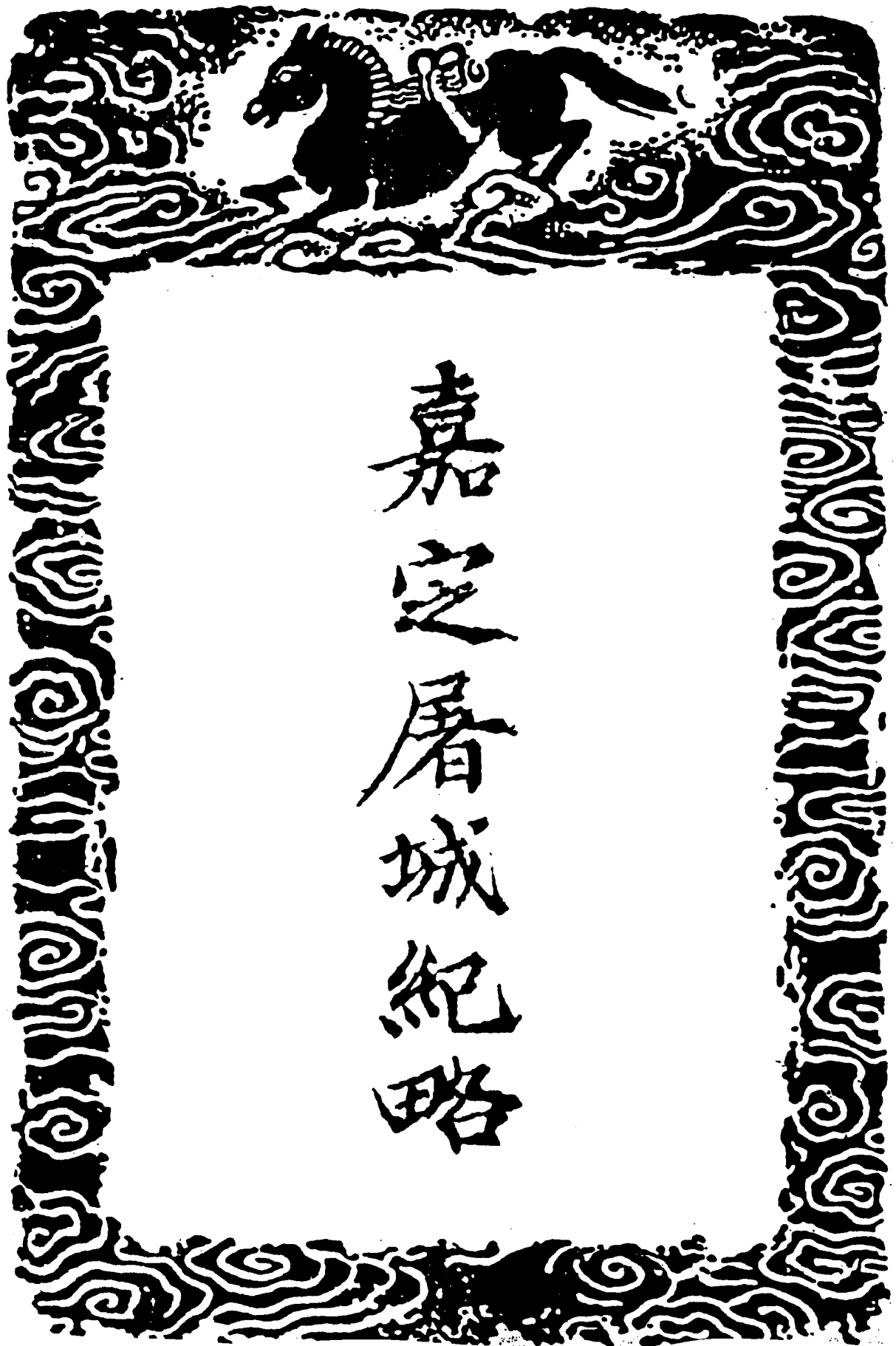
給諫吳甘來御史王章陳純德吏部郎許直兵馬姚成中書宋天顯滕之所阮文貴百戶王某知事陳貞達經

歷張應選毛維張是也聞難餓死者長洲諸生許璣是也凡此諸臣者無論道術素許至性勃發位列三階榮

邀一命莫不推心扼腕追路相從良以衣帶風銘馮生者回少官車晏駕薦蟻者益多耳若乃袁景倩之父子

並藏石頭。江萬里之夫妻同趨止水。甚者一門伏劍。闔室自焚。雖祖宗養之恩。亦懷帝拊循之效也。論者又以生多誤國。死未酬君。夫文山開闔宋室何功。張巡嚼齒。睢陽不守。而諸人乃以刀筆之深文。詆箕尾之毅魄。含血噴人。適以自污其口矣。又若李國楨斬哀送葬。絕命陵前。王承恩扶服煤山。雉經亭下。以至菜傭湯之瓊。慟哭梓宮。觸石而死。抑何盡節之多也。嗚呼。石窰河西。盡有吾君之痛。風車雲馬。猶聞殺賊之聲。予益讀懷帝之君臣。而嘆其亡國之正也。雖與日月爭光可也。

明史紀事本末卷之八十終



嘉定屠城紀略



嘉定屠城紀畧

明烈皇帝殉國之次年

五月九日南都破弘光出亡

明禮部尚書錢謙益率先降附欲樹德東南以

自解于吳人士郡人周荃謙益客也有口辯密

受謙益旨謁 清師豫王言吳下民風柔軟飛

檄可定無煩用兵王大悅即日拜官使降人黃

家煎佐荃單騎安撫吳中甫出都門郡邑長吏

望風解印綬士大夫皆草間求活所過輒降至

嘉定屠城紀畧

吳家煎南面自若荃獨微服出沒市廛郡人多

為之用數日後明監軍道楊文驄率兵五百人

入郡城執家煎等戮于市發取庫銀滿載去莫

知所之荃匿民間免間行歸豫王王聞文驄襲

殺家煎等始發兵入吳三吳脫本實基于此云

五月十三日嘉定縣聞緝揚陷留都將不守

十五日不肖子矜羣集縣治索廩糧鄉試條編

盤費及私贖卷資諸雜項分毫不遂攘臂大呼

奸胥亂卒乘勢劫奪城中鼎沸舊令錢默水執

袴子惜愕不知所為盡發公帑置步上恣其所

取潛出重賄朋嘉定總兵官吳志葵求遣卒衛

送出境并疏倡亂數十人姓氏欲悉抵于法隸

卒聞風悉遁去三十日錢令得間出亡

六月初一日吳志葵遣兵執諸生十一人去

褫衣就縛徒跣行烈日中窘辱備至緣中軍官

力挾釋之初四日 清大將兼刑部侍郎李延

齡副將總兵官署督撫事土國寶率大兵入郡

始聞改南直隸為江南內閣為內院十四日安

撫周荃單騎至邑邑中縉紳皆出避百姓無主

因結綵于路出城迎之競用黃紙書大清順民

四字揭于門旋緘邑篆并冊籍上于郡

清授新邑令吳郡張維熙至

時六月二十四日也是日亭午志葵以百人用

白布裹頭伏時侍御墓旁哺時入人家亂索酒

食聲言欲取張令人定後各刈蒲葦一束然其

端持之以行其光燭天城中大震乃厚集民夫

鳴鑼發砲東向大噪志葵兵亦羣噪應之維熙

鳴鑼發砲東向大噪志葵兵亦羣噪應之維熙

恐倉卒亦遁士民狼狽出莽遺棄嬰兒失散婦
女者無算天明間巷一空卒無他二十七日志
葵復發兵來城內外百姓謂志葵恢復之帥懸
綵執香較迎周荃時十倍志葵用南都逃將蔣
若來為前導若來本市井無賴以膂力遭逢權
貴得為兵官不三載陞南京後軍都督聞維揚
不守棄其軍仍作微裝馳走至是從志葵入城
遽趨庫僅存銅銳數十急使人舉之行過徐家
行大掠寸縷無遺至雞麻菽麥亦席卷而去貧

嘉定屠城紀事 三

民婦子與聲震天志葵若來欣然有得色因重
載入海

明淮撫田仰等奉義陽王以舟師駐崇明沙

是時淮撫出仰監軍荆本徵總兵張士儀張鵬
翼與官李國輔等合兵共奉之志葵乃率妻
子從之旋合去

閏六月初六日維熙復入縣

初八日 清將李成棟偏裨將梁得勝等以百
餘艘載步騎二千鎮守吳淞是夕泊東關外恣

百姓聚觀傳令索取婆子維熙以角妓應之成
棟大喜坐二妓於旁笑謂觀者曰今與爾為一
家人勿畏我也黎明從陸路往吳淞不甚剽掠
惟初七日騎兵先至者過新涇鎮大肆淫雪婦
女不勝其黷斃者七八時大旱水涸兵船悉泊
東關外梁得勝以三百人守之城外居民與質
易如平時黠者或撫其背相與嘲中如舊識維
熙議使人戽水運東關外得勝大喜已刻期至
吳淞行有日矣十二日城內外喧傳有雍髮之

嘉定屠城紀事 四

令人情始懼遂有變志是日志葵遣馬軍俞飛
熊資牌至畧云初十日郡中民變殺北兵過半
餘皆躲入府庠已列柵圍之本鎮卽刻統大兵
入縣仰附近百姓于今晚俱用白布裹頭雜插
栢枝竹葉紅著鵝毛為號共勦東關兵事成有
重賞各路鄉兵久為邑諸生支益國子生須明
徵等訛言扇動一聞有牌持兵帽集謬傳志葵
自劉河東過外岡矣頃又云抵青岡墩矣未及
一瞬又云暫憩察院矣時卽在城居民亦以為

志葵已入城矣門遂撤不閉以待遠近鄉兵集者漸衆王家宅鄉兵最稱完整其首許龍于客歲縛誅閭邑叛奴威名頓著至是首犯清兵與戰頗力時漏下數刻不辨誰爲志葵胆氣甚壯競舉人擲得勝船成棟自下維揚金陵京口毘陵諸處所獲精金美玉名劍寶刀無算悉付一爐未及毀者盡爲鄉兵所擄舡中多載婦女已悉被焚一少婦最姝麗呼曰我翰林公女家在揚州被掠至此列公哀憐救我鄉兵云速

嘉慶元年

五

投水中水淺尙可活婦曰我是被鎖在船語未竟烈焰燒其身矣得勝急據高岡使兵三五作隊自上射下皆應弦而倒許龍亦中流矢死鄉兵大潰始知志葵固未嘗至也天明計首級殺清兵八十四人得勝率餘衆奔吳淞狼狽得達初成棟至吳淞策馬周視四境駭曰此絕地也張令誤我矣及聞得勝敗兵船悉盡終夜繞舡不敢復寢十五日精選營中得四十騎皆驍捷善戰募吳淞居民朱宇及其子香爲前導往婁

東求救至羅店被圍奮死突出馳而西過三官堂殺一僧有四騎失隊鄉兵從馬後掣其佩刀刀落卽取而連斬之人馬俱斃二騎奔鄉兵追及攢稍刺死惟一騎戰苦得脫前隊至時家墳遇鄉兵復馳而東鄉兵急追漸近羅店鄉兵復大出兩路急攻諸騎窘極隨朱香自間道過蔡家橋繞出鎮後扶創而歸過月浦復爲鄉兵截殺落荒而走望見吳淞城猶大呼救命救命至丁家橋人馬氣息僅屬一綫成棟窘迫無計惟

嘉慶元年

六

縱兵大掠西至月浦羅店南至江灣楊家行北至錢家樓施家巷居人里徙畧盡城中風聞不一憂怖彌甚望志葵眼穿始悟見棄皆號哭棄家而走是夕月蝕條忽食旣時天無纖雲色暗如漆占曰食盡無光主奸人誤國百姓死城邑空其兆成矣

明都察院觀政進士黃淳耀及弟邑諸生淵耀入城

時閏六月十七日淳耀及弟淵耀與前通政使

司左通政侯嗣曾二子邑諸生元演元潔倡爲
守城計初淳耀避兵石岡有同科孝廉丹陽葛
麟與二力士至嚙貌甚雄武絕不類文人叩淳
耀門大聲問曰年翁在否淳耀父家柱出迎荅
以在鄉隣攢眉良久曰我憂之甚年翁純儒朱
諱世故恐不免思一相見故迂道今不及矣家
柱乃固止之爲樽密飲食及淳耀兄弟歸與之
同訪志葵于雲間共論當世事出謂淳耀曰志
葵庸奴耳其言夸誕欲使他人幹事彼坐享其

嘉定屠城紀略 七

成必誤國事年翁何故信之天下事尙可爲然
君儒者非其倫幸勿鹵莽遂掉臂去不言所之
後追尋其語若明鏡鑒蔡云

成棟悉銳攻羅店屯兵馬橋

時十八日也與鄉兵隔水而語作言成棟等奉
命守吳淞與羅店初無仇讐今假道歸婁東並
無侵擾幸寬其一面鄉兵支洪陸文等敢手罵
曰汝曹檻羊豕耳莫作痴想成棟怒率兵混
戰陰遣銳卒東渡練祁塘西渡荻涇繞出陣後

鄉兵大潰退屯來龍橋接戰良久大敗入鎮時
日未出居人方爲市間變急升屋步兵亦升東
西馳逐屋瓦亂飛騎兵四面殺人大呼唐秀才
何在百姓縛出者有賞唐秀才者景耀也初與
吳宏宇爲隣宏宇降成棟景耀面數其罪肆言
極罵且曰歸告李成棟汝是明朝人何投降速
反正可免大戮宏宇銜恨切骨悉以告成棟景
耀復大書一白牌立馬橋南諭成棟降至是爲
清兵所得磔於市

嘉定屠城紀略 卷三 八

邑諸生唐培率鄉兵巷戰而死

唐培誓不反顧 清兵銳箭並發培被殺鎮已
破時有諸生朱霞者尙張小蓋登屋鳴金冀集
眾復戰 清兵四集身披數創墮河號呼竟日
乃死成棟知鎮民支廉爲鄉兵首支家橋一帶
房屋焚毀畧盡男婦被殺者一千六百四人是
日城中百姓共殺須明徵毀其室明徵故尙寶
卿須之彥之猶子也素無行爲鄉里所擯一聞
南都破卽冠帶乘輿謁成棟稱畧嘉定營守備

事仍通志葵復稱監紀推官勢劫維熙取官銀數千招家丁六十名悉衣錦綺懸佩刀招搖街市間時率之至安亭鎮訪其奸豪與促膝密語每揚言遣人赴各鎮請鄉兵分守諸要害時城守頗嚴有夜半叩關者稱爲明徵請兵人特啟關納之問鄉兵何在漫應曰城主性怪不肯發糧已散去矣衆口詰問語極支離始大疑之十八日薄暮城中競傳明徵家高藏奸細復私造都督牌印并冠帶盔甲數十副謀盡殺滿城百

嘉定府城紀略

九

姓迎成棟兵合城擾驚有頃西關外獲奸細嚴刑鞫之供爲須黨一時大譁眞假莫辨明徵倉卒出亡至南關受縛步稍遲大挺擊之疾呼稱冤莫爲置辨驅至察院前斬首刳腸斷四肢分置各城門捕其家丁悉誅之家室糜碎十九日淳耀等相與謀曰今事成騎虎無主必亂乃令元演作書急促其父峒曾入城鄉兵亦到職往迎既至集衆公議畫地而守東門峒曾爲主邑諸生龔孫玳佐之西門淳耀爲主其弟邑諸生

淵耀佐之南門孝廉張錫眉爲主前秀水縣儒學教諭龔用圓佐之北門國子生朱長祚爲主鄉食唐咨禹佐之處分已定各率衆上城巡邏嘉人士爭縛袴執刀以從人情眞覺鼓舞東北二門俱用大石疊斷街路惟西南二門稍安時啟閉仍用庫木亂石橫塞道途以遏兵鋒二十日立挨門出丁法分上中下三等上戶出丁若干衣糧自備仍出銀若干備客兵糧餉并守城頭目燈燭之費中戶出丁若干衣糧自備仍出

嘉定府城紀略

十

銀若干下戶止出一丁分堞而守每丁日給錢六十文衣糧燈燭悉自備城上分四隅自某地起至某地止分屬各圖每圖擇一人爲長日入後當事者親自巡歷以稽勤惰其大事專屬侯峒淳耀處分是日二都鄉兵縛一投堞者至解斬馘殆盡杭州之虜貝勒云亡之語當事者深信不疑不虞其見問也二十三日志葵復遣牌至許遣游擊蔡喬督兵協辦當事者議云新命

張維熙係清兵所署難與共守驅出城推明
原任儒學訓導萬達攝縣事巡司俞尚德充捕
官是日復有健兒四人持志葵牌至來文與原
牌互異嚴鞫之供爲婁東諸生浦學浦嶠偽造
將乘我不備襲取縣城既得實立梟四人於市
爾時聲勢岌岌人不自保然恃侯黃諸縉紳協
力守城避難士民扶老攜幼而歸不絕干路城
土揭白旂大書嘉定恢剿義師奈兵餉兩缺所
仗惟城外鄉兵乃設計四布流言云清兵驅

嘉定屬城紀略

上

百姓薙髮髮訖卽臨以白刃逼令自殺其妻子
籍爲兵使居前隊當矢石必無活理與其客死
他鄉何若集衆禦之可僥倖獲免也鄉民聞之
大震怖弱者終日鍵戶與妻子對泣强者斬木
揭竿擊金鼓集衆然百姓騷然不遑寧處矣因
念燒雉一事雖志葵首旣使非支益扇動其間
不至敗決如此且益在閣部史可法標下聽用
領胖襖銀五千兩南都破悉飽私橐衆欲取爲
義兵餉競往攻之勢如轟雷父子祖孫死者五

人悉斬其頭與明徵並頭懸城上頃之南翔獲
明徵妻子斬割屠戮一如明徵鎮中著族李氏
自世廟以來蟬聯不絕貢士李陟少有雋才知
名當世居干城開南都破干勸農公署起鶴杜
傳籤巡吏與何凌虛等招集義兵號匡定軍議
干南翔諸富賈戶派出餉諸賈人皆銜之誅明
徵之夕陟方會飲南城聞變遽擲杯走犯夜南
朔里兒怪之妄言李氏潛通干敵有洪濱者暴
起諸生問阿附李氏爲衆所賤指爲奸細濱恐

嘉定屬城紀略

上

匿李氏宅鎮中諸惡少羣擁之門陟與其從叔
抗之濱等對衆猶嫚罵自若里兒素憚李氏懼
事定後必正其罪因遂破其門直入無少長皆
殺之分投捕殺諸李赤其族各路聞風競相盤
詰路人單行稍涉疑似卽縛去亂鎗戮死棄尸
河中甚至一言忤意白刃驟加其人方欲置辨
身首已離窮鄉僻壤自相仇殺三四人聚黨拔
刃至人家往往滿門受戮遠近殺害無算時正
亢旱災威逼人道旁乞丐爭挾毒投井中以扼

鄉兵事露引頸受刃無一言莫知所使僑道扼要處皆設廠晨夜共守雖五家之聚亦起鄉兵以無餉故一再至城中即絕跡不來當事者懼張榜四門此後鄉兵來者集護國留皇光慶寺中為首一人入城領餉於是來者漸眾二十四日成棟遣其弟統精騎數十奪路往婁東求救涕泣與訣曰我軍成敗在此一舉汝不勝勿復見我矣諸騎奮死衝殺一路搏戰至北門鄉兵大集諸騎前後受敵以漸逼入倉橋街鄉兵兩路夾攻將舉火焚之諸騎皆死突出鄉兵合圍殺獲五騎餘騎將過倉街諸王朱元亮出新炭數十隻熾火橋上用酒醋潑之橋石頓毀城上發火礮殺三人一馬連橋擊斷一人手撒佩刀被創死路旁蓋成棟弟也從騎急下馬取首級掛鞍後馳而東復返吳淞哭于路也曰我等皆高鎮勁兵自隨那太太降後所過風靡嘉定縣何物蠻子來數日殺我副將六員幾日無援我軍生路絕矣成棟聞弟死日夜與諸副將相

對涕泣奈鄉兵本村農鳥合初無將領乘輿一聚即鳥獸散郊外無一人往來孤城蕩蕩僅存一白旂迎風招颺而已成棟于軍中選點者二人去其辮作僧人服潛至城下偵得實歸報成棟舉手加額曰天也天也始謀身自率合婁東兵共破嘉定云爾時城中束手無策惟連請志葵星馳赴救時志葵已貳于義陽王以計脫其妻子遁歸雲間歛諸鄉衰暨出貴金建牙泖河矣許即日遣游擊蔡喬率兵來援當事者大喜用白旂大署游擊將軍蔡督令精兵十萬鄉兵三十萬刻日會剿云云冀奮動老營使為內應募急足資至吳淞境上成棟謀者早伏近郊織悉畢知二十五日城中以書幣迎蔡喬于塗其兵不滿三百皆癯弱不振惟喬頗勇健使鉞簡重二十五斤差以可用所攜火藥糧儲在舟中求如置城內自率兵營于城外議者皆曰宜許之讓戰而勝軍資在我其心益固不勝留以為實勢不敢棄我去喇曾淳耀等以喬素微賤心

不可保乃遣人饋問令泊舟南關外二十六日
五更方遣入市羊豕祭旂傳令于東關外安營
次第引舟前成棟遣諸將銜枚疾走已嚴陣以
待蔡兵不知所措爭赴水奔逃追騎以踏尖貫
其胸若刺魚鼈喬向臥舟中聞變驚其持鍊簡
躍登岸步行衝陣頗有殺傷奪一馬乘之孤身
獨戰力盡敗回 清兵圍之數匝東關有徐福
者奮力往救與喬俱死其兵初無紀律一時潰
散嗣會淳耀等拔堞而望見喬敗惟連呼高皇

嘉定府城紀略

五

帝烈皇帝在天之靈慟哭相向而已成棟遣十
餘騎若將薄城者城上連發大砲傷二人遂引
去過新涇鎮縱火焚屋雞犬悉盡成棟至吳淞
分遣步兵于月浦楊家行等處捉人剃頭且云
助我破賊財物恣汝取之時吳淞老營已降願
因沿村擄強壯益之兵勢復振二十九日成棟
悉眾過東門迤邐以北當事者懸千金募人渡
濠焚倉橋一帶民居成棟至婁塘扎營磚橋鄉
兵預于鎮之東偏駕木爲高臺用作偵探出弓

箭手二十餘人立宣家墳鄉兵環集左右成棟
使騎兵分左右翼自將中軍衝殺而前鄉兵力
戰以步騎不敵死傷畧盡會日暮成棟吹螺收
兵入村落淫殺無度取其雞豚夜縱飲不輟各
村鎮猶傳 清兵自吳淞來一路爲鄉兵截殺
所存不過十數騎今力竭勢窮噴獻精金百鎰
買路歸婁車矣未幾又傳二十三都鄉兵夜負
豆葉一大捆于背伺 清兵熟睡入其營誘致
羣馬驅之南騎兵恐獲罪逃逸者過半矣諸鄉

嘉定府城紀略

六

兵未諳兵勢爭裹糧彌兵而來嗣會淳耀等親
自臨城勉以忠義言與泊俱人皆感奮因下令
諸鄉勇能鼓衆赴敵者每人先給白布二疋仍
每日頒折餉銀二錢有能得敵其首級者每顆
給銀十兩

七月初一日會兵磚橋東

不下十餘萬人排擠擁塞紛呶如聚蚊多適爲
累 清兵每戰必分左右翼鄉兵不識陣勢呼
爲蟹螯陣每發挑戰多不過十餘騎皆散落不

集一處諸鄉兵遙見兵出擁擠益甚手臂相摩
憂軋輒作聲淳耀聞事急呼其僚婿諸生徐文
蔚慰勉之使率西門鎮鄉兵疾馳赴救拜而送
之杭家村安亭鎮一小聚落也亦集眾赴義獨
揭一紅旂在前諸鄉兵因言紅旂者宜作前鋒
執旂者杭文若也其人曾習舉子業少年銳氣
率爾獨出其降人毛玉佩揮斬馬刀直前亂砍
殺騎兵二人戰良久復殺一人將奪其馬清
兵攢稍刺之玉佩文若並死於陣西門鎮鄉兵

嘉定屠城紀略

七

馮滿龐瑞許臣等猶奮死血戰大呼併力卒無
應者乃曳兵反走徐文蔚被殺清兵乘勝直
前走者不知所爲相蹈藉而死抉眼流腸不計
其數前阻大河欲退無路殘兵競投戈赴水時
正溽暑數暴兩河水驟漲尸骸亂下一望無際
成棟大陳兵仗踞鄉兵所架高臺麾兵入鎮肆
行屠戮共殺一千七十三人虜去婦女無算選
美婦室女數十人置宣氏宅慮有逃逸悉去衣
裙淫蠱毒雪不可名狀分部括取金帛滿載往

重東城中猶訛傳鄉兵大捷戶派煮酒飯若干
以犒勝兵頃之間敗悉括城中老幼驅使上城
連日夜莫敢交睫於西東南北荒落處各設層
臺一座集眾守之因所獲奸細藏詩謎于衣領
間有女牆無樹不棲鸞之句疑于此處有內應
也是日東關外傳入成棟榜文有開門降誓不
殺一人之語或謂大勢已去諸公宜爲十萬生
靈計淳耀拂然推案痛哭峒曾錫眉等亦悲不
自勝取榜共裂之急遣人焚沿城一帶民居烟

嘉定屠城紀略

六

焰張天累日夜不息于烈日中督促民夫搬運
磚石置城上莫敢暫休視城外一望曠蕩鄉兵
無一置者每近黃昏風景慘淡鬼聲啾啾城中
掩洎相視共知必死矣

清兵至婁塘

解甲韜戈寂然不動初三日會同婁東兵擁大
衆至盡銳攻城砲聲轟轟不絕守城百姓股栗
色變當事者懼分投慰勉曰我與爾曹室家婦
子盡在是少有蹉跌萬家同命矣百姓哭應曰

諾復懸重賞募人渡濠焚西關外河南一帶民
居莫肯應先是錢令去時開庫盡給羣胥軍器
火約惟人所取四門城樓扇鎖甚堅尚有存者
鄉兵至乃悉取之至是徒手應敵而已嘉定木
徒城嘉隆間倭奴屢攻不能克自邑令楊巨榮
磚城最稱完固 清兵發大礮衝之頽落不過
數版乃多昇板扉至東北城下以禦矢石使數
十人伏其下穿大穴腰間各繫長繩有死者卽
牽去復用壯丁補之穴遂透諸生馬元調侯元

嘉定屬城紀畧 元

演元潔等督民夫急用金汁灰瓶盡力防禦陷
處下巨木塞之 清兵乃佯攻東門潛遣卒至
北門欲從水竄入城中復連下大石不能克是
夕有赤氣起于北方俄變成黑其長亘天守俾
者噴傳有神人披髮仗劍立馬雲霧中皆曰元
武神也望空羅拜曰神人相助我屬無患矣然
瞰城下兵益衆攻益力舉砲益繁終夜震撼地
裂天崩砲鎗鎗屑落城中屋上簳簳如雨嬰兒
婦女狼奔鼠竄雖至窮苦必以一簪一珥繫肘

間曰此買命錢也捱至初四日五更大雨守城
百姓露立三晝夜兩眼沍爛睛騰欲仆復遇暴
雨舉體沾濕食飲紀絕不能自支漸有去者時
當事者與諸孝廉青衿恣仗劍立雨中見守城
者將散大驚分投勸勉然不能禁矣 清兵見
守城者漸弛攻愈急多縛軟梯至城下一將以
大桌覆其面躡梯而上勢如飛鳥城上磚石如
雨悉中桌上一躍而登遂斧斷束關縱兵大人
峒曾猶坐城樓指麾曰若二子侍遠呼曰事急

嘉定屬城紀畧 辛

矣何以爲計答曰有死而已復何言所恨者枉
送一城百姓耳語未竟守陣者而過大呼城已
破峒曾急呼二子去不從復大聲訶之走數步
復還峒曾怒叱曰我死國事分也祖母在若輩
應代我奉事戀我何爲二子慟哭而去至孩兒
橋皆被殺峒曾溺宣家池不死立水中歎曰人
死亦大難事欲顧見一伍百乃其兵盡時諫也
隨峒曾在城因使抑其首冀得速死諫泣不從
固命之乃兩手抑其首入水啾啾有聲復不死

為 清兵引出斬之競奪其獻首之成棟泉示
 四門三日復懸門左旂竿上大署逆官侯峒曾
 首級示眾初六日 清兵棄城去繩絕墮地眼
 鼻已潰鬚髮猶赫然可辨國子生朱之熙識急
 捧歸篋送厥頭里覓尸身不得其僕哭于路曰
 主君殉難時下體着黃紗褲用綠絲帶結襪有
 童子指之知其處驗之良是得就木若有神助
 云方城破時西門尙未有兵城中男婦悉西走
 街路俱有亂石走塞顛頓得達號哭求啟關淳

嘉定屠城紀略

三三

耀堅握鎖鑰不應其同榜進士王泰際適至為
 百姓請命語甚哀懇不從復以年誼動之淳耀
 大怒曰若欲獻城請自為之我頃刻死人不顧
 年誼矣泰際急走南門縋城逸去俄聞城破方
 聽啟關城門為巨石堵塞僅容一人往來然鼠
 竄而出者尙數十人及 清兵至悉從屋上奔
 馳通行無碍難民在下者反阻絕不得路悉投
 河死水為不流淳耀兄弟知事不可為方下城
 過其紀綱僕急問我父安在謬應曰死亂兵矣

嘉定屠城紀略

三三

淳耀痛哭仆地不能起時大雨滂甚淵耀自控
 一馬至趨淳耀及乘至一庵乃平日與其同年
 友陳似讀書處也主僧毫無等者尙在獻茶啜
 茶畢論事無等曰大師急避某兄弟從此辭矣
 因起鍵戶取筆書云遺臣黃淳耀于弘光元年
 七月初四日自裁于西城僧舍嗚呼進不能宣
 力皇朝退不能潔身自隱讀書寡益學道無成
 耿耿不滅此心而已異日寇氣復靖中華士庶
 再見天日論其世者尙知予心書罷顧視淵耀
 已赫然梁間矣淳耀仰屋而歎遂縊其側初淳
 耀精心理學于書無所不窺著述甚富既連撥
 糲科布衣徒步不異秀才時嚴勅家人勿預外
 事居常鬱鬱恨所志不遂自國變益復無聊淵
 耀每警解之一日淵耀自外入見幼弟戲于庭
 撫其背曰六郎汝豎子何知國事至此汝大兄
 必死節兄死我不忍獨生汝將來未知流落何
 處尙爾嬉笑耶時 清兵未至眾人詫為不祥
 至是果驗云

明張孝廉錫眉守南城度必破死之

於六月二十六日先作絕命詞大書袴上云我
一生不辰僑居茲里路遠宗親邈隔同氣與城存
亡死亦爲義後之君子不我遺棄及聞城破謂
其友曰宜速死對曰城破之原不由我輩空死
何爲君若獨斷于心無所不可錫眉先驅妾入
水方自溺冀教諭用圍抱其兄邑諸生用廣大
勸相謂曰我祖父清白自天已歷三世今日苟
且圖存何面目見祖宗于地不因其溺兩尸皆

嘉定屠城紀略

卷五

出水面猶握手不解其弟邑諸生用厚搗妻子
出避尊自溺蓋兄弟三人同殉云城之破破在
東關北偏第一鋪成棟尙在東關外小武當廟
中辰刻乃開門入下令屠城約聞一砲兵丁遂
得肆其殺戮家至戶到小街僻巷無不窮搜亂
葦叢棘必用槍亂攔知無人然後已兵丁每遇
一人輒呼蠻子獻寶其人悉取腰纏奉之意滿
方釋遇他兵齊取如前所獻不多輒砍三刀至
物盡則殺故僵尸滿路皆傷痕遍體此屢次使

然非一人所致也予隣人偶匿篋篋中得免親

見殺人情狀初砍一刀大呼都爺饒命至第二
刀其聲漸微已後雖亂砍寂然不動刀聲剗然
遍于遠近乞命之聲嘈雜如市所殺不可數計
其懸梁者投井者斷肢者血面者被砍未死手
足猶動者骨肉狼籍彌望皆是投河死者亦不
下數千人三日後自西關至葛隆鎮浮齒滿河
舟行無下篙處白膏浮于水面岔起數分婦女
寢陋者一見輒殺大家閨彥及民間婦女有美

嘉定屠城紀略

卷五

色者皆生虜白晝于街坊當眾姪淫恬不知愧
有不從者用長釘釘其兩手于板仍逼淫之嘉
定風俗雅重婦節慘死者無數然亂軍中姓氏
不聞矣初六日成棟拘集民船裝載金帛子女
及牛馬羊豕等物三百餘艘往婁東財物木棉
悉委棄不取初十日後士民倖脫者始絡繹入
成見室家零落里井蕭然無不放聲大哭十四
日城內外喧傳明大將左良玉已復南都清
將李成棟等俱避歸揚州或云成棟悉輩金寶

置高郵州俟秋高後復謀大舉今崑嘉雖破戮
清兵業已解散爾時人心惶惶聽不根語莫
敢寧居二十三日江東朱瑛自稱游擊將軍率
五十人入縣行牌督百姓守城莫肯應諸生張
有光自郡歸從衆薙髮過察院前見門啟偶入
閑觀朱瑛立使人縛之叱使北面詭數其罪戮
之于市民間競傳明兵至瑛出西門就護國寺
給已經薙髮者免死碑百姓爭取之葛隆鎮外
岡馬六楊豕行等鎮鄉兵復聚遇薙髮者輒亂

嘉定屠城紀略

三

殺因沿路燒劫烟焰四起遠近聞風護髮益堅
有徐元吉者明吳淞所諸生徐鳴距之子向爲
本鎮中軍成棟使署坐營把總事嘉定破每丁
一名勒令納細衣五領銅錫器五件積貲臣萬
以薙髮爲名日出行劫割人于啖人心肝動以
百計雖遇親戚朋友無所擇其父鳴鹿素長厚
每聞元吉殺人輒仰天大號元吉怒壽殺滋甚
與朱香曹壽趙五哈百章等分部殺掠數十里
內草木朱殷時城中無主積尸成坵惟三四僧

入于被焚處撤取屋木聚口焚之民間炊烟斷
絕忽集東浦嶠率兵至有郭元者街市細民也
不勝憤登城數之曰浦六我嘉興太倉一水之
隔嘉定被屠未出十日汝人面獸心公然來作
賊剝取煨燼狗鼠不食汝餘汝速去不去將磔
汝于市嶠掩面反走歸想成棟曰嘉定恃其巖
頑將復叛矣成棟怒二十四日遣集東降將萬
國昌等率兵至葛隆鎮屯織女廟本鎮劉教王
憲等集衆得千餘人椎牛其盟誓不反願因會

嘉定屠城紀略

三

合外岡鎮鄉兵扎營薛市門橋吹角鳴鑼連發
大砲挺及奮呼乘銳疾戰清兵少却鄉兵奮
死追擊且戰且行有清將一失其姓氏身長
八尺餘面色如鍔乘馬壓陣偶失隊鄉兵朱六
十道旁登瀾適清將單騎過其前不意中哭
出抱之因墮河中清將倉卒拔刀未及出鞘
失六用兩手繫束之疾呼求球鄉兵聞喚聲甚
急反視見朱六正與清將相搏濺水如濤山
浪屋大笑爭下水擒之立刻梟斬首級大幾如

五升槩復鼓衆急追及及于南馬頭復大戰其
斬七十二級鄉兵懼營動地以爲此後不敢正
昨觀葛隆鎮矣遂稍懈散二十六日五更清
兵大至鄉兵未集惟孫小次父子四人守南橋
小溪被殺清兵入鎮居人尙未起肆行屠戮
流血沒踝乘勝屠外岡鎮二十七日浦嶂等知
外岡葛隆二鎮已破道路無梗且嘉定初被屠
雖有存者勢不敢抗然不剿絕後必有變因力
勸成棟再屠其城是日逢嶂者齟齬不留嶂既

嘉定屠城紀略

三

據縣治作令自念本婁東人距嘉定不四十里
與嘉人士素通營氣非刑殺無以示威于是邑
諸生朱衷恂以留髮故梟首東門諸生婁復閏
嶂友也于南門外被縛尙呼嶂字曰浦君屏我
好友釋我當厚報語未脫口并其妻子及娣及
外甥悉斬首婁氏血脉遂絕遺民重足而立嶂
乃安意肆志發兵入村落打糧鄉里男婦悉用
亂草蒙頭伏水中以避害蓋數十里無寧居者
嶂日夜與其鄉里兵丁其分財帛并括取木棉

器物滿載婁東于是邑中貧富悉盡未踰年

清部院廉知嶂罪不郡獄受笞無數旋伏誅焉
呼孰謂天道遠哉初成棟至吳淞明百戶哈伯
董首獻軍器火藥三科武舉馮嘉猷獻吳淞遠
近地形本所攻圍守禦之法及成棟攻淞松江
府以嘉猷置吳淞總鎮事嘉猷于地方所多所
寬貸遠近百姓甚荷之惟徐元吉甚肆荼毒嘉
猷反憚之原在陸營把總吳之蕃者父斗南于
崇禎朝奉命討流賊死事之蕃常自謂忠孝之

嘉定屠城紀略

三

門聞手下百戶降怒曰奴輩皆世賊降何容易
俟大明兵得汝定當抉汝眼剖汝腹鑿汝筋抽
汝骨今日且莫喜也

八月十六日把總吳之蕃起兵江東被獲死之
之蕃于江東起兵至吳項橋登岸嘉猷聞報聚
老營兵涕泣曰汝曹聞之蕃前日語耶猝有不
利我汝與皆碎首矣老營兵踴躍用命先遣人
焚之蕃舟之蕃兵皆烏合見火起一時潰散之
蕃連殺數人不能定呼天哭曰我父子並死王

事分也所恨心力殫盡得起義師未戰而潰我
目弗瞑矣于是挺鎗欲赴鬪死居民汪三素與
相識以好言誘之陰謀竄取之蓄素抗直不疑
與同行至水旁三忽推之墮水爲所擒嘉猷兵
呼之蕃及其父祖名大罵以所得首級懸其項
困辱萬端嘉猷大陳鼓吹取花紅羊酒犒得勝
兵卽于其地縛之蕃推入陷車競指罵曰吳之
蕃之本吳淞牧兒僥倖得一官何足指數敢作
此事豈非沒福之蕃大笑罵曰奴輩自謂得福

卷之三

三

我懼滅門不久乃是禍徐元吉曠自顧之之蕃
復罵曰我朝廷世臣父子忠節汝曹逆賊狗彘
所不食何敢以面目向人元吉以糞穢塞其口
之蕃唾而大罵解郡城殺之遠近始薙髮稱
大清順民云是役也城內外死者一萬餘人縉
紳則有侯峒曾黃淳耀龔用圓李廉張錫眉貢
士則王雲程青矜則黃淵耀等七十八人其時
孝子慈孫貞夫烈婦才子佳人橫罹鋒鏑尙不
可勝計設縣以來絕無禪君之異變也予目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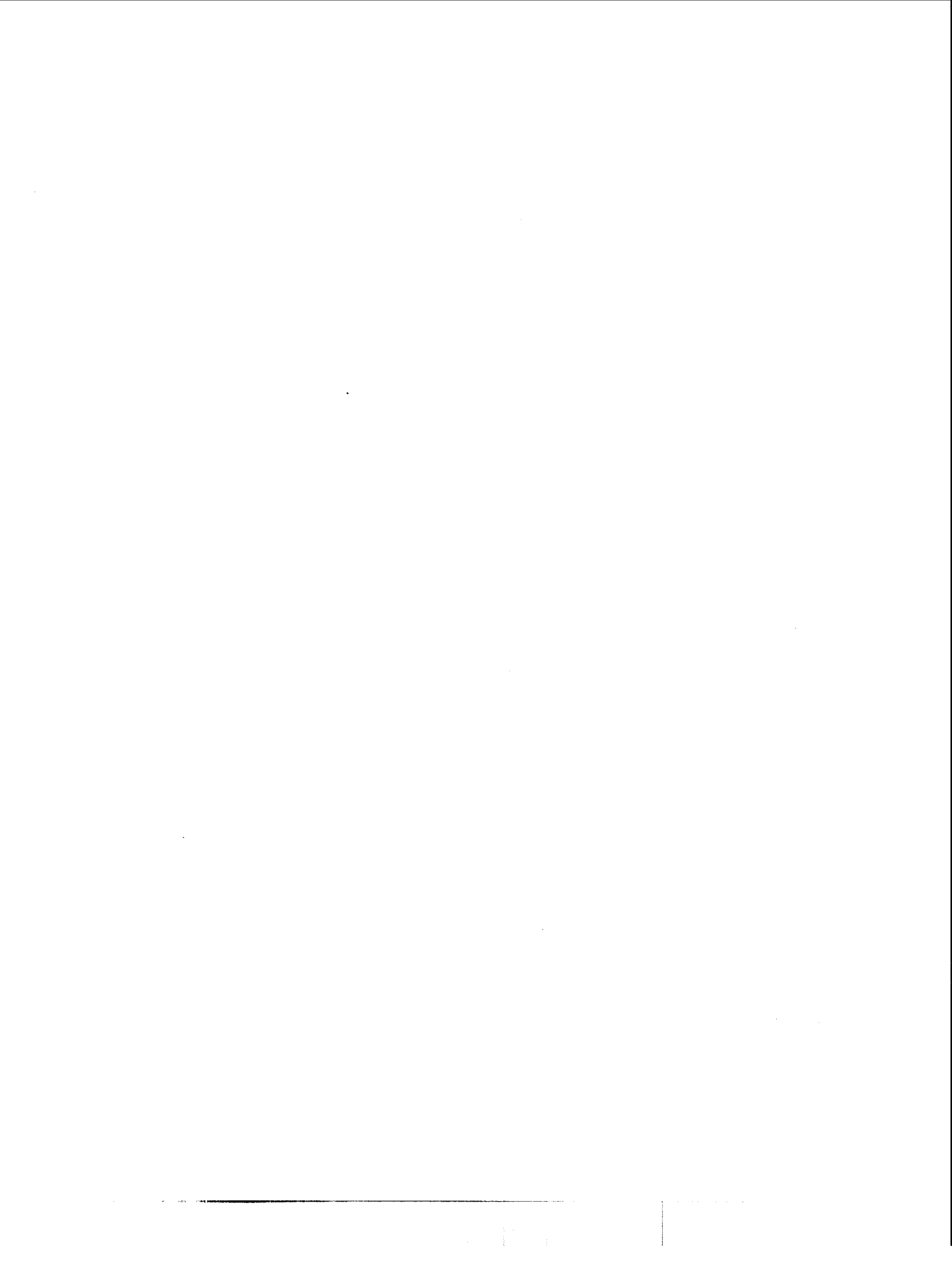
寃酷不忍無記事非灼見不敢增飾一語間涉
風聞亦必尋訪舊衆口相符然後筆之於簡後
有弔古之士哭寃魂于悽風慘月之下者庶幾
得以考信也去

嘉定府城紀略

三



幸
存
錄



幸存錄上

乙酉九月朔明吏部考功郎夏允彞敬述
予少鈍劣讀書數百過僅得上口十五以後心稍
開不數過亦時能記憶弱冠名浮應酬日劇夙困
公車不能舍帖括技強仕始第又困簿書失恃而
還三年崩壞北都南陷遺弓痛憤生理已訖稿京
再興宮隣金虎內憂外患交至而潰予也應死之
人也生平未暇多讀書時有著述隨手淪散今待
死耳又復何云然于國家之興衰賢奸之進退屢

幸存錄

寇之始末兵食之源流懼後世傳者之失寔也就
予所憶質之言平言之或幸而存後世得以考焉
失之畧者有之失之誣者予其免夫跳身出潛卷
帙無所攜偶所遺忘無可詢質筆墨時缺蠅頭書
之後之覽者或亦重悲予志也

其論有極正者有極偏者不足盡信存之可也

神廟冲齡踐祚膚質夙成慈聖內訓甚肅輔臣張
居正擅權而才以法制天下朝令夕行雖多苛察
人奉法惟謹尤留心邊事初與高拱合策撫俺答

邊鄙不聳宣大以西桴鼓凝埃矣用大帥戚繼光
于薊鎮譚綸為督撫一切用合輿建惟繼光言是
從繼光建城堡墩台制度皆精絕烽火精明又調
素練浙兵雜邊兵練之車馬步雜用東夷聞而畏
之匹騎不敢入者二十餘年迨烈皇帝登極磔魏
璫亟召袁崇煥以大司馬經畧邊事慰勞倍至詢
以東夷何日可滅崇煥以五年為期及賜食出至
午門羣臣問可奏績否崇煥謂上期甚迫故以
五年樹上心云爾時有識者訝其不成功再入對

幸存錄

崇煥遂吏部用人兵部指揮戶部措餉言論俱以
邊臣相照應乃方得成功為請上即命各部及言
路如崇煥言崇煥无可卸責一至寧遠遂為講款
計蓋自崇煥寧遠奏捷之後即令番僧往吊東夷
以講和以罷歸未就再出無以塞滅東夷之命遂
以平東夷自歸慮島帥毛文龍洩其計遂身入島
誘文龍斬之文龍當遼事破壞之後從島中收召
遼人牽制舍伏海蓋時時襲東夷有所斬獲頗有
功但漸驕恣所上事多浮夸索餉又過多朝論多

疑而厭之者以其身權重兵又居海島中莫能難也崇煥初斬文龍上亦甚喜之褒諭倍至不嫌其矯詔未幾東夷闖入遵化撫臣劉大司馬王洽俱不習邊事倉皇無以應敵東夷長驅迫都城急召崇煥入衛宣大各鎮之兵亦先後至崇煥固以滅東夷自任一旦縱夷至此惟死戰庶足贖罪乃與東夷相值輒避去及以對先以危言悚滿朝羣朝臣懼而從欵議也顧上英明終不敢以欵上奏第力請率兵入城休養上不許已深疑崇煥矣都

三

三

中人又喧言崇煥導東夷入犯上益切齒再召崇煥入即下詔獄而擢滿桂為武經略以祖大壽黑雲龍輩俱為統帥遠兵素感崇煥桂與大壽又互相疑大壽擅歸罪不問彼鼓勵之大壽之母亦宗言置大壽擢歸罪不問彼鼓勵之大壽之母亦以忠義責之得不叛去滿桂合各鎮兵與虜戰桂戰沒雲龍被擒兵大潰幾殲焉幸虜亦得志歸都城危而復安于是磔崇煥誅王洽用承宗鎮關門梁廷棟為大司馬印巡撫寧遠劉大訓撫薊州

孫元化撫登萊布置一新虜所陷各城亦皆恢復然秦撫耿杞入衛之兵中道潰去為亂貧民附之而流寇之患起矣承宗未久亦罷去印巡撫與大壽不合梁司馬劉大訓以中朝水火事相連俱罷此後用人亦皆草率塞責東夷一犯宣府一入山西兩由薊入燕而壬午之入直走青齊及淮而止所至屠掠一空禍為至劇我之兵力每以計寇寇急則調邊兵以征寇東夷急又輟剿寇之兵將以防東夷卒之二患益張國力耗竭而事不可為矣

三

四

闖寇逼都城欲輟關外之兵入關禦寇議久不決而寇已破都門而入烈皇帝身殉社稷普天痛憤吳三桂父陷寇中之不顧務報國仇但力不能當借兵于東夷與寇一戰大勝寇即棄都城西走而東夷晏然以為得都成于寇非得之我也傳檄三齊迅掃秦晉既得河北復取江南一時迎降恐後者以為寇為先帝之仇東夷能為我滅寇非我仇也嗟乎寇之發難以何事起天下嗷嗷皆以加賦之故然賦加于何年皆以東夷發難也且河北

得免嘉善錢繼登為蘇松道柳賁徐周以示眾仍
戍之

熹廟病亟時危璫張甚中外危慄意天下事不可
為矣熹廟召烈皇帝入見卽諭以吾弟當為堯舜
之君烈皇帝惶恐不敢當但云陛下為此言臣應
萬死熹廟再以善視中宮為托又言忠賢宜委用
烈皇帝益惶恐求出熹廟賓天忠賢自出請烈皇
帝入宮烈皇帝亦自危甚袖食物以入不敢食宮
中物也當是時羣臣無一人得見烈皇帝者皇帝

秉燭獨坐久之見一鎗搗劍過卽取視其劍留之
几上許給以賞聞巡還聲勞苦之問左右欲給以
酒食安從取乎侍者以宜問之光祿寺傳旨取給
之歡聲當動羣臣俱在寓問卜懼入朝之有他變
生死且不可知矣厥明至殿門宦者持門不令人
告以官用喪服既改服又謂未成服宜如常服羣
臣奔走出入者三氣喘且不續哀訴官者乃放入
既哭大行皇帝見王魏兩璫在喪次是日皆玉璫
發言各部備喪禮而魏璫自且瘡矣默默矣羣臣

出少頃獨呼呈秀入屏人語移時秘不得聞或云
魏欲自纂而呈秀以時未可為止之也從此諸奸
失勢憂懼不知所出而烈皇帝不動聲色逐元凶
處奸黨宗社再安旁無一人之助而神明自運較
之世宗之中興為更難矣時在朝者皆魏璫莫能
發其奸揚維垣寔首糾呈秀始自相搗貳然于璫
仍不敢致訛也陸澄源錢元愨乃直指璫罪至錢
嘉徵所言十大罪乃羣盡璫不勝憤哭訴于上愈
觸上怒始放之出至中途言者益甚璫知上必重

處之遂自縊于旅店中呈秀列姬妾并羅列珍異
酒器縱飲三杯卽擲壞之飲已乃自盡天地再闢
皆上獨斷也言者特知其機已就故發之月嘉徵
與余交循循大雅人其子孝廉津有聖性惜早夭
嘉徵以貢為縣尹元愨擢司銓澄源旋與東林反
唇所行亦多不簡以京察錮之為善不幸惜哉
上既處忠賢卽因臺諫言定逆案閣臣韓爌端而
厚錢龍錫和而謹亦不欲廣搜樹怨僅以四五十
人列案以請上大不然再令廣搜且云皆當重處

止尤爲史籍所不輕見已未二十九日四路發兵
京師大風霾余以計借出飲友人家坐小輿中兩
壯夫舁之震蕩若在危濤中掀播不已兩沾衣皆
黃土也既抵席忽睹庭中火光赫然咸謂設庭燎
耳實天色如頰下炤也酒散歸衣巾皆染雨土滿
矣閱兩日報至遼東之破余館于鄒平張師家是
日忽大風蔽天地顛面不相睹廣陵之破余亦計
偕在都連日風霾東望但見黑氣蔽天而已癸未
甲申之期天變尤多其最異者雷擊奉先殿雷火

幸存錄

七

下焚銅鐵皆融而下注擊死內侍若干甲申二月
寇漸逼都余姪永遊北雍遠歸至中途遇大風不
止拔木飛瓦行人皆偃仆焉天之示戒爲何如也
惟南都之破無甚外徵豈天以爲不復可做故置
之耶

自有遼事所用人鮮能有勝任者當時所望成功
惟熊廷弼袁崇煥孫承宗爲庶幾而武臣如劉挺
杜松滿桂祖大壽吳三桂其最著也廷弼剛而驕
唾罵一世謂皆出己下此雖成功亦不能居况功

未成乎吾鄉朱本洽爲永郡守平嘉興錢士晉爲
眞定郡守熊一見賞其才且云遼事將興將與其
功名兩公意其能成功也譽以公至必能滅東夷
而固遼廷弼握手與密語云公解人也何爲亦作
此語遼事豈可爲但當尋一散場耳意謂怒罵人
以圖逐歸也此其言豈意在國家者乎當其督學
江南行法極嚴然嚴而不當如郡邑一槩徇私致
孤寒壅塞或有不平之鳴但知嚴處士子而已不
能一破情面也卽此亦見其不足有爲矣崇煥少

好談兵見人輒拜爲同盟肝腸頗熱爲聞中縣令
分校閩中日呼一老兵習遼事者與之談兵絕不
閤卷或問之則曰士子宜中者自有命在隨意抽
取可也斯豈執事必敬者乎寧遠一捷寔爲有功
遂自矜爲東夷已破胆必肯獻地講和召對自言
五歲滅東夷了無成算給諫許譽卿而叩之崇煥
自言聊慰上望云爾給諫亟言上英明豈可浪對
異日按期責功奈何崇煥亦自慙失言遂以用人
措餉等事再請于上倘有不相應卽可借爲卸擔

地不意上之威從所請也赴援都城召見卽請統兵入城休息上不可以三千騎入城請上曰三十亦不可上之所以疑之者至矣而崇煥絕不悟也閣臣錢龍錫嘗問以遼事答以當從東江做起錢謂舍是地而問海道何也且毛帥未必可得力崇煥云可用用之不可用殺之此吾所優爲錢固庸人也不以其言爲意及斬文龍疏中卽入錢語及虜闌入朝論遂以殺文龍爲崇煥罪而弁及龍錫以崇煥爲逆督而以龍錫爲通逆一凌遲一擬碎

幸存錄

蓋以逆瑞一案爲附逆者所切齒欲借崇煥亦起一逆案以相報因龍錫以羅及諸名賢其事且成矣欲自兵發之而大司馬梁廷棟始與謀旋悔不肯任且賴上聖明不能遽起大獄也龍錫賴詞臣黃道周疏救後以天旱肆筵言路屢以爲請釋戍定海而崇煥先置極刑妻子流數千里刑浮于罪多矣承宗練而才凡軍中利弊每發言洞中能令諸帥心服且部曲器用亦精嫻諸帥咸服之但謂其不能無欲其所推轂大帥馬世龍貌甚偉而無

將略也承宗以爲韓白復出人亦訝之兩鎮關門俱無事然幸不與東夷值耳歸居理里中城陷合家被難傷哉劉杜世將有名杜勇而疏劉爲尤勝其所招致奇材劍客之屬寔甲于羣帥劉敗後無有及之者矣大壽家富而勇曾犯法幾被戮于承宗賴崇煥力救故相得甚權及爲大帥子弟皆貴爲劉帥家丁皆夷人遠人多善戰都下擅歸以崇煥下獄激之使然而其母痛責之其妻故妾也亦持之甚堅故仍爲國用永平恢復錦州力守皆有

幸存錄

功但攻圍旣久糧以竭而援兵不赴遂以城降而身自逃歸或云已輸誠于東夷已謂吾歸卽舉八城盡降故東夷縱之然歸而卽爲國固守雖其子在虜中不之顧也亦非有意負國者力守松山杏與洪承疇被圍年餘力竭而陷遂致失節三桂卽大壽甥也其父吳襄向爲大帥三桂少年勇冠三軍邊帥莫之及闖寇所以誘致之者甚至三桂終不從都城已破以殺寇自矢色胥復楚三桂無愧焉色胥借秦兵而獲存楚社三桂借東夷而東夷

遂吞我中華豈三桂罪哉所遣之不幸耳滿桂勇而廉然起自行伍不解文墨拔爲統帥羣帥不服也况各鎮之兵紛紜而集桂未得稍撫循之也亟驅以戰兵不與將相習且將與將亦多不相識者一戰而覆非桂之罪也數人而外卑卑不足論矣遼人守遼亦策之得也而廷弼以爲遼人必不可用爾時遼俗富而奢莫肯力戰故廷弼云然然數戰之後遼人寔可用也如浙兵川兵秦兵皆可用但間用之者何如耳嗟乎勝敗得失但當擇將

詩存錄

五

乃云兵惟某地最良古豈有此論哉督撫莫能勝任將士莫能敵愾是固然矣政府中樞尤皆庸庸遼事所以益壞也當張江陵柄國時九邊之事如視諸掌如某處令將往某地防其犯某邊江陵必先知之戒諭邊臣無故敗事後鮮繼之者矣一邊撫嘗語余曰葉臺山相國固不可及也每邊臣上書必乎答之此後止發一名諫而已中外不相應安望成功哉然猶未極壞也周宜與富國或以庇邊臣奏許之周力辨謂向來不與邊

臣通書若謂邊事非閣臣所與知者其敗不亦宜乎崇禎朝凡爲中極者無不被戮雖上之用法嚴亦下多負國耳其稍可者梁廷棟似明暢余大成李繼貞兩職方未必知邊事而守甚潔債帥之風賴以少改亦庶幾云

門戶大畧

自三代而下代有朋黨漢之黨人皆君子也唐之黨人小人爲多然亦多能者宋之黨人君子爲都然朋黨之論一起必與國運相終始迄于敗亡者

詩存錄

五

以聰明偉傑之士爲世所推必以黨目之於是精神智術俱用之相顧相防而國事坐悞不假顧也且指人爲黨者亦必有此此黨衰彼黨興後出者愈不如前端延宗社固其所也國朝自萬曆以前未有黨名及四明沈一貫爲相以才自許不爲人下而一時賢者如顧憲成孫丕揚鄒元標趙南星之流蹇諤自負與政府每相持附一貫者言路亦有人而憲成講學于東林名流咸聚趨之此東林漸黨之所自始也國本論起一時名流俱以淪序

有定早建爲請此亦一定之理言者無可居以爲功聽者亦無可指爲罪也而上以爲有意擁力乃冀他年富貴必欲自發之而不使羣臣上請然羣臣不之請上亦竟不行也使旋請旋得不獨上無骨肉之猜并下無蒸節之目矣乃初請不許再請嚴斥後遂廷杖累累務仇言者而痛懲之卽上慈愛無他意而欲靜議論議論愈煩實國家之大不幸也于時政府諸臣惟山陰王家屏沈鯉與言者合力請不允卽忤旨放歸餘自一貫以及申時行

幸存錄

七

王錫爵輩皆以調護爲名未嘗不宛轉力請于上而心亦以言者爲多事上以爲激聒政府亦以激聒目之此其意亦未必有他也不過欲上憐其意而不之疑或卒從其請耳然言者逆耳而難居調停者言甘而無患宜至相體而不宜兩相難也不意調停者目言者爲黨人斤逐不能救時行性寬平所黜必旋加拔用而一貫頗持權求勝受斤者身去而名益高東林君子之名滿天下尊其言爲清論雖朝中亦每以其是非爲低昂交日益廣而

求進者愈驟始而領袖者皆君子者繼而好名者躁進者咸附之于是淮撫之論起矣淮撫爲李三才家居三輔年少早貴所至有赫赫聲但負才而守不潔及爲淮撫垂涎大拜多結游客日譽于憲成左右憲成因而悅之亦爲游揚糾三才者卽以爲東林玷三才挾縱橫之術與言者爲難公論益細之而東林并受累不小未幾妖書之獄而清流有累卵之危挺擊之案起而兩黨益相水火妖書者所謂續憂危竝議也不知出自誰手大抵言奪

幸存錄

七

長之事雖難然有當世豪傑如沈四明某某輩輔成之必成無疑其言若出于清流之口將以傾四明輩者或云此奸人造爲之以陷郭正域者郭時有清流領袖之目政府所最忌也時上震怒甚羅織甚嚴搜郭寓并偵其左右危迫之至卒無述歸獄于嫩生光而終不得其寔也挺擊者張差持挺以闖青宮據稱欲訟二瑞于上瑞乃貴妃所遣建佛寺者巡視御史劉廷元報疏云觀其狀一似瘋癲類其情大爲詎測于是劉光復輩皆主風顛之

說而刑部主事王之采入獄中鉤得其言以爲主
使出自鄭戚舉朝喧然以國戚殆有專請之意貴
妃亦危懼訴于上上命自白之東宮貴妃見東宮
遂奏懇上出見羣臣爲之昭白上與東宮俱諄諄
剖明之遂以二瑞及張差成獄而餘置不問劉光
復倡言上甚慈愛太子甚忠孝其言固將順也而
聲甚壯且越班以言上未所其所言云何卽逮下
獄當張差事起中外不能無疑因事發于貴妃之
瑞而又直闕東宮若巧合也之案疏稱差言甚鑿

三存錄

三

鑿或差恨二瑞已甚故以主使擬擊誣之亦不可
知而廷元輩恨之榮特甚之榮素守亦不潔廷元
與韓浚輩遂于計典重處之然擦論與之案合如
寶子備陸文瀛皆至清而亦爲所掠遂不少恕此
則其曲在浚輩也蓋東宮侍衛蕭條全外人關人
漸不可長諸臣危言之使東宮免意外之虞國戚
懷惕若之慮亦斷斷不可少顧事聯官禁勢難結
案則田叔燒梁獄詞亦調停不得已之術也二說
者亦互相濟而不當兩相執乃必斥逐執法而後

已是何心歟若主使擬擊原未必然卽令國戚懷
凶謀固不用鳩而用擬不使中官而使外人皆愕
之所無第不虛妨平言之至重怒執法吏而必加
一網及啟後世之疑則誰之咎也當是時兩黨遂
爲不並立之勢有辛亥之京察孫丕揚主之曹于
汴湯京兆佐之而所處湯賓尹王紹徽輩則攻東
林者也紹徽有清望而賓尹負才名故秦聚奎直
糾其不平有丁巳之京察鄭繼之主之徐紹沅韓
浚佐之而所處皆東林也世之所謂清流者一網

三存錄

三

盡矣是時葉向高去而方從哲獨相庸庸無所主
持上于奏疏俱留中無所處分惟言路一糾則其
人自去不待旨也臺省之勢積重不反有齊楚浙
三方鼎峙之名齊爲方詩教韓浚周 輩楚爲官
應震吳亮副輩浙爲劉廷元姚文宗輩其勢張甚
湯賓尹輩陰爲之主於是有宣黨皇黨種種列名
宜講賓尹崑謂顧天峻也天峻高亢自喜而賓尹
淫汙無行庚戌之榜如韓敬錢謙益王象春鄒之
麟皆負才名急富貴而相如軋之麟附于韓浚求

銓部不得遂反攻之于是之麟之友皆為時貴所抑禮部主事夏嘉遇初亦為時貴所推重因與之麟交亦被抑而遼東四路失事之報至趙興邦時為兵垣仍入禮闈嘉遇遂糾之并及詩教言路合疏糾嘉遇與邦遠升京卿其勢愈張而公論憤矣御史書世濟助夏攻趙而元趙之焰漸衰神廟殂落光廟首召葉向高而閣臣劉一燝家臣周嘉謨俱以召用名流為首輔自鄒元標趙南星曹于汴之屬皆為銓憲大臣即附麗東林者亦無不出田

幸存錄

七

間起相次為顯官齊楚浙前此用事之人俱放斥一時以為元祐之隆不過也然附麗之徒惟營踪進京卿添許累累已不滿人意而南星為家宰時高坂龍楊璉左光斗皆為憲臣魏大中為吏垣長鄒惟璉夏嘉遇程國祥為吏部司官咸清激操論不無少苛人益側目大璫魏忠賢陰持國柄初亦雅意諸賢而諸賢以其傾殺王爰彌恨惡之周宗建侯震賜等相繼糾彈并及客氏客氏者熹廟之乳母而與忠賢私為夫婦者也上于庶務皆委不

問宮中惟忠賢客氏為政向高故欲調停之而諸賢必欲遂去為快楊璉二十四大罪之疏上遂為不其仇向高亟去事而大變矣初廷杖工部主事萬燝以威林廷臣後遂因嘉遇大中與御史陳九疇相詰違行斥降旋盡斥諸賢且起大獄竟成清流之禍國祚幾危雖小人崔呈秀輩陰導諸賢不可謂先咎也議論高而事功疏名位輒而猜忌起異已者雖清必駢除附已者雖穢多容納雖領袖之賢諂諂可重而蠹之者眾矣忠賢一得志盡用

幸存錄

七

邪人崔呈秀輩舉國如狂銀璫四出自楊璉左光斗魏大中周順昌周宗建李應昇輩皆下詔獄備受毒刑以死天下痛之而稱忠賢功德請為祠祀者滿天下凡羣臣上疏必以上與賊臣並稱一門封公侯者三人其勢視魏璉輩且十倍天下重足而立斯時憂國者已駸駸有易祚之勢特以呈秀輩雖凶惡寔庸陋無足數嘉廟賓天忠賢呼呈秀語移時竟不能有所圖而烈皇帝一登極神明日捺國柄忠賢之黨內外林立不覺其自屈部臣錢

元愨陸澄源貢士錢嘉徵先後糾忠賢忠賢呈秀
皆自縊死其黨皆放廢凡忠賢所逐名無不召用
上復定逆黨之案勵精求治數數召對每發言羣
臣皆不能及天下欣欣望太平是時東林諸臣魏
瑞所羅織甚慘其尙存者人無不以名賢推之爲
忠賢拔用者自屬下流無可復爭衡金謂君子小
人之分界至此大明諸賢之死而生皆上恩也宜
同心愛國以報上恩然急功名多議論惡逆耳收
附會其習如前上人而厭之心疑其偏黨及枚卜

幸存錄

九

事起而錢謙益與周延儒才名相軌謙益必欲抑
延儒不得上溫體仁乘其隙疏糾謙益科場舊事
上爲震怒面加詰問吏垣章允儒憤爭甚力上逮
而默之謙益亦斥歸黨禍且再起而諸臣亦潰泄
不思圖寔績以回上意惟疏攻溫周無虛日攻愈
力而上愈疑慮入薊鎮逼都城上視諸臣無一足
仗者史 袁弘勛之屬糾閣臣韓爌錢龍錫罷之
龍錫旋以崇煥事逮下獄延儒首輔體仁亦相繼
入政府而門戶之訛爲上所深惡幸上神聖知兩

黨各以私意相攻不欲偏任故政府大僚俱用攻
東林者而言路則東林爲多時又有復舍之名與
東林繼起而其徒彌盛文采足以動一時雖朝論
苛及之不能止也周溫以權相軋旋又自相傾周
罷去而溫秉國又引薛國觀繼其後大抵周明敏
而貪溫潔清而險薛才不如兩人而傲與偏同之
虞寇之患日迫而終無能爲上建一策者溫去而
薛遂敗以貪賜自盡亦屬大甚且其事發於東廠
僉云部臣吳昌時寔發其機要亦薛之偏狹上自

幸存錄

三

心厭之非下所爲也未幾再召延儒與張至發賀
逢聖等至發辭不出逢聖不久以病歸延儒乘上
悔赦逋負宥罪斥諸臣多收用之救詞臣黃道周
之獄一時有賢相名蓋延儒罷相時其門人張溥
馬世奇時以公論感諭之昌時又與深相結延儒
每納其言故其所舉措盡反前事向之所排更援
而進之然性素貪又見登論之相推也蓋自忝納
賄蓋廣上亦虛已聽之溥遽沒世奇欲遠權勢不
入都巡之左右皆小人所趨日下若虜圍杏山寇

團開封竟不能設策救援虜闖入邊自燕及淮縱橫二千餘里無一禦者延儒值虛歸將請出視師上以裴度目之然意已移矣及在軍中未嘗鼓勵一戰惟與幕客私人納賄縱酒喧傳虜輸銀于延儒買歸路以出邊其說虛妄而上以此懷怒彌甚亟放之歸親詆昌時置之死仍提延儒至都勒自盡如所以待國觀者延儒雖寬厚再出所行多善政及死而人莫憐之者以大纜權及婪賄也其時各流尚多在列要皆負虛聲無濟國事寇一入都

三存錄

三

烈皇帝以身殉國而羣臣從死者寥寥以是蓋爲世譏罵然如范景文李邦華倪元璐劉理順馬世奇成德輩皆烈烈就死日月爭光雖仇口不能不推重也南都再建國事累卯宜盡捐異同專心憂國尙恐難支而相仇益甚當擁立之始鳳督馬士英移書商之樞臣使可法有擇賢之語可法意士英有所謂也遽與姜曰廣呂大器輩移文士英言今上失德事而錢謙益雖家居往來江上亦意在路藩若以福邸向有三案舊事與東林不利也士

英得移文卽與大帥黃得功高傑輩持爲口是力主今上其所探倫序之說自當但與初時移書意不相合法輩是爲其所賣上旣立可法爲首輔亟召天下名流以收人心而士英一入可法卽出爲督師士英首以阮大鍼荐舉朝力爭之卒以中旨起爲少司馬大鍼一出日以翻逆案處清流爲事憲臣劉宗周以疏爭士英大鍼內用羣瑞外用藩帥并收勛臣爲助其意不過欲逐宗周輩而內瑞勛藩逐不可制賄賂大行凡 察處者重糾敗

三存錄

三

官者駐迹狼籍者皆用賄卽還原官或數加超擢時以擁立懷異心并三案舊事激上怒上寔寬仁不欲起大獄故清流不至駢首若平心言之三案原各有曲直但當光熹以至烈皇帝未嘗稍以前事有歉于福邸諸臣亦未嘗以尊長之謀必欲鋤異論者以厚法也今上旣立自當以國本持論無他槩置舊事不問卽上啟其機羣臣亦當力解之而一時柄臣務以離間骨肉危動皇祖母欲中諸各流以非常之法如楊維禎袁弘勛張孫振者不

啻入頭畜鳴又擁立操異論者不過數人而柄臣
欲自侈其功凡糾人必欲以此誣入之如妖僧等
事幾起大獄卒致左帥以眾憤有清君側之舉士
英盡激勁兵以防左帥虜已至維揚而滿朝俱謂
虜必無虞且欲用虜以破左一時有識者謂亂政
亟行羣邪並進莫過于此虜一渡江國事瓦解其
死難者有張捷與維垣兩人亦攻東林之黨獨全
大節者不可以其生平持論之偏少抑之也馬阮
之徒身統重兵望風奔竄不亦痛哉二黨之于國

三行錄

三

事皆不可謂無罪而平心論之東林之始而領袖
者為顧鄒之賢繼維揚左又繼為文震孟姚希孟
最後輩如張溥馬世奇輩皆文章氣節足動一時
而攻東林者始為四明繼為元趙繼為魏崔繼為
溫習又繼為馬阮皆公論所不與也東林中亦多
敗類攻東林者亦間有清操獨立之人然其領袖
之人殆天淵也東林之持論高而于籌虜制寇卒
無定著攻東林者自謂孤立任怨然未嘗為朝廷
振一法紀徒以枝刻可謂之聚怨而不可謂之任

怨也其無濟國事則兩者同之耳東林附麗之徒
多不肖貪者狡者俱出其中然清議猶得而持之
間亦以公道拔人其行賄者尙耻人之知之也攻
東林者納賄維日不足至崔魏之時南都之政則
明目張胆以網利為事以多納賄為榮而不以為
恥者東林初負氣節每與內璫為難即賢璫王安
亦與諸賢往來乃璫之慕賢非諸賢之通璫也及
其衰也求勝不得亦有走險之士與璫結交者崇
禎之季往往有之矣攻東林者當神廟之時羣璫

三行錄

三

無權未有內通者自呈秀輩奉忠賢為主而所以
媚當者無所不至無異誦莽功德誠天地間一大
怪事也迄于南都而通璫者揚揚驕語惟恐人不
知之也若兩黨之之最可恨者專喜逢迎附會若
有進和平之說者既疑其異已必操戈隨之雖有
賢者畏其鋒而不能自持又有因友及友并親戚
門牆之相連者必多方猜防務抑其進而後止是
有和平無競公正無偏者亦不之信者也激而愈
甚後忿深前身家兩敗而國運隨之謂皆高皇帝

之罪人可也但後世之論必一賢一邪有難渾者
余亦以全輩所愛重欲推而入之清流禍中然余
不以此稍懷偏忿特平言其寔庶鬼神之可質也

門戶襟志

神廟仁聖非常雖御朝日希而柄不旁落止以鄙
夷羣臣之故置庶務于不理士大夫益縱橫于下
故國事大壞兩黨相攻亦未嘗一剖其曲直聽其
自爲勝負而已然東林所持如國本挺擊等事皆
忤上旨而攻東林者詆東林爲好名爭國本爲離

幸存錄

五

間骨肉固上之所喜也故東林之徒雖盛而其勢
不得不屈惟是國本之說謂神廟欲以愛易長神
廟仁聖之主未必有此但是時中宮賢而多病羣
疑上揆立嫡不立長之語意在中宮病不可知貴
妃卽可爲國母故欲欲于立嫡也御史詹仰庇因
宮病上疏諷及此廷杖八十舉朝益皇皇然公論
愈激上雖心厭惡之亦見衆論之堅立長之意亦
定矣錫爵一貫皆負氣錫爵之意謂上意俱定不
欲歸權于羣下但令羣臣無亟請卽册立然三王

並封之論下而錫爵卽爲票擬施行至大宗伯馮
琦力爭之而始自知其悞不可謂无咎也一貫于
相比之臺前錢陳輩已經吏部計典處分而特擬
旨留之大爲公論所非于建儲事亦大指如錫爵
言李廷機清而勤自負甚高顧于國本之爭輒謂
羣臣不可過爭過爭或激而有變遂僉以奸邪目
之及上年高中宮以賢見重而東宮益宮及中宮
薨虛位數月貴妃不進位至賓天之時乃命光廟
加封皇后此則神廟善處骨肉原無尊長之意久

幸存錄

美

而彌著矣惜乎羣臣力請時何不早行以自啟天
下之疑亦國家之氣運爲之也李三才自負罪名
爲山東藩臬極有名余嘗館于山東李去已二十
年矣民歌思之不忘謂大盜大猾皆爲李所掠治
殆盡民得安生也錫爵蒙特召時手疏言上于章
奏一槩留中特鄙夷之如禽鳥之音不以人耳然
下以此愈囂稱神稱鬼成何國體此疏甚秘密而
三才餽得之洩言于衆謂錫爵以臺省爲禽獸臺
省益攻錫爵其詞甚醜三才多取多照結客遍天

下憲臣之左右譽言曰至意其真足以幹國矣然
余嘗見其辨疏謂相傳上于宮中請仙二語以三
才爲聖人故羣臣益妬之此其言亦是不根大抵
才而不羈非純臣也其豪華之習宜不爲清流所
喜或言三才初請憲成時止常蔬三四色厥明盛
陳百味憲成訝而問之三才曰此皆偶然耳昨偶
乏卽寥寥今偶有此故羅列憲成以此不疑其侈
靡又問一孝廉負才名者當計借時與一孝廉借
謁之留兩日不過贈數金而已所借孝廉頗以爲

三才錄

三

愾及至都旅館甫定而三才之使者已至贈孝廉
二百金所與借者亦四十金其操縱類如此使以
其才智盡用之職業亦非常人也

金壇于王者者東林中用勝于體之士也于諸生
中獨愛韓敬之才托丁元薦與結婚姻相與至密
及敬爲鼎元而元薦首攻之元立寔發其機此又
人情之不可解者敬于賓尹往來素密取之爲元
未必無故但敬之才亦不愧耳敬好縱橫之學恣
色貨之欲則自非治平之臣要不如賓尹之甚每

奪人妻而壞人節也

妖書之事甚怪一夕間自宮門以迄衢街間皆遍
厥明舉朝失色莫敢言搜索無不至其揚揚自得
者不過書中所指康丕揚輩數人而已所冤陷甚
多卽高僧達觀因上所素重亦死獄中噉生光素
因凶狡無賴于妖書亦無寔迹竟坐以凌遲夫見
怪不怪其怪乃敗當初發時倘上令焚去置不問
不亦可乎而當局者欲借以傾清流故激上怒至
此可歎也

幸存錄

天

挺擊之事王之案所訊張差語謂兩瑞寔說之云
苟打了小爺吃也有官也有其言甚悉刑部各司
官與之案語亦多相合而攻東林者言上于貴妃
寵盛時曾許以立愛至對關真君立誓晚而媿言
之不符也因勸貴妃廣爲佛事且助其費遂發銀
十萬建寺于通州二瑞以爲用磚瓦甚多不若置
窰自造利甚奢居民多鬻薪于瑞張差非通州人
也乃粥田貨薪亦往市于瑞土人忌之焚其薪差
訟土人于瑞瑞復嚴責差以產破薪楚訟又被屈

不勝憤憤遂持挺入宮欲告御狀不意闖入東宮
二說者未知孰是總是不祥之徵謂之人妖可也
其處分之法不過始則嚴訊之繼則以二端及差
結局所謂化大事為小事也一時擾擾紛爭其曲
豈可偏坐哉

爭論之聲莫如辛亥京察御史金明時于察前上
言察出勢必及某某其意固在已察非所宜言也
而於汴北京養以阻撓察曲嚴糾之明時辨以阻
撓何迹兆京謂俟察典竣宣言之于是察典尚未

三行錄

三

下而民時先為民然兆京所謂阻撓者不過前疏
頗魁太甚秦聚奎舍死報國之疏人亦有稱之者
但疏中自稱今年卒命談死故舍生為此亦可訝
也時稱察典寬處者七人總為賓尹盛才名一時
重處或以為駭然繩其品行寔不寬也至于已京
察不平彌甚竟無一人起而爭之者則在朝清流
驅逐已盡矣

余師張華東總憲同齊人與韓浚輩皆至戚然嘗
謂余曰當丁巳察典韓浚嘗問以如何對以必翻

韓詢其故張曰王之案題目甚正何為重處之韓

驚愕半日不語嗟乎吾師可謂不阿矣世皆謂吾

師元韓之友而持論公怒每怪諸公之大甚又如

吾友徐石麟家宰侯嗣曾銀臺馬世琦太史陳子

龍給諫皆所指為東林也其言亦甚公平每病東

林之襍而偏不盡公忠然世于張師必曰攻東林

者也于吾友必曰此東林也物而不化不亦悞乎

齊楚浙三方之貴者相與甚密也忽而相疑是時

山東趙煥為家宰并詩教為方從哲門人搽其權

三行錄

三

故齊勢尤甚鄒之麟倡言張鳳翔為選必以年例

處宗文廷元輩而齊與浙漸漸離矣之麟既黜其

友夏嘉遇魏光國尹嘉賓鍾惺輩皆才名盛一時

人擬臺省銓司俱改令曹此其持局其固然適所

以自敗也如嘉遇之淳和清潔而亦與眾俱損不

亦悞乎

韓錢王鄒才既相伯仲又為同籍而相仇至甚殆

不可解王象春目述云與鄒全游西山鄒為對偶
云敬字無文便是苟思其對不可得王忽云林中

有點不成材以資尹號霍林故也此皆輕薄之尤
韓鄒固爲世詬矣王居鄉最爲鄉人所疾其族人
亦多恨之錢聲色自娛末路失節此皆國運所關
生此輩以致朝野紛紛也

熹廟之初羣賢並召其勢甚盛而敗于汪文言文
言之起甚微或以爲新安門役也而向高南星輩
愛之彌甚言必移時兩公卽以病避客文言直入
臥內所言必納楊左輩均重之傅尪首彈文言下
獄廷杖放歸愈以尪通內訛之尪亦彈忠賢以自

存錄

三

解未幾大獄起首彈文言連及楊左諸公而縉紳
之禍靡天矣諸公所以及禍皆以忠賢相仇此固
君子本色而狎昵文言授人以口寔殆不可解余
與向高之仲孫交言及此仲孫謂余曰嘗熹廟時
條召諸名賢此誰力哉文言向客于王安所每爲
安言天下某某皆清流也故一朝召用皆文言所
爲文言雖遊諸公卿間未嘗自私嗟乎諸賢之出
而謂得一文言力安得不爲所累始之終之宜哉
古人云小人不可與作緣又云不輕受人惠誠有

以也

楊副院二十四大罪之疏上政府韓爌亟稱之而
首輔葉瓚足以爲事從此不可爲矣然忠賢無外
應亦未敢遽自閣臣魏廣微以頒歷失朝臺臣李
應昇糾其應杖春而廣微憤甚先是南星自以老
病請時免其人朝得專心職業于是廣微謂家臣
自請免朝不之罪而閣臣一失朝卽杖春何不平
至此挾憤與忠賢通盡逐諸臣及忠賢興大獄坐
楊左諸公以多賍仍命鎮撫司五日一比廣微亦

存錄

三

駭愕上疏爭而不可得矣引賊入門而欲其不掠
不殺詎可得乎若顧秉謙輩庸劣不足數不過爲
忠賢奴役耳不足論也
當忠賢盛時舉國若狂最盛者爲五虎五彪然皆
由崔呈秀以進或謂李夔龍不應在五虎之數尙
有甚焉者如周應秋爲十狗之首其貪鄙不可言
其罪亦不在虎彪下也此時與之合局而不思與
同汚者亦自有人如高弘圖首言詔獄削奪之非
王志道召用不肯出王永光上疏力言淫刑以致

天變王業浩張捷赴召卽忤黨斥歸此皆能自振拔者崇禎之朝諸賢卽宜與之捐成心偕大道而終亦落落不合此則諸賢之過也惟崔呈秀窮凶極惡其致死于清流因巡鹽淮揚時總憲高振龍特糾其貪幾致之死故計不反顧因呈秀之縱惡愈成攀龍之知人矣

諸賢之變瑞禍也慘絕一時名高千古然亦有向來攬權好事自致此禍者其高卑不齊也最高惟周順時生平至清亦獨立無黨當魏大中盛時順

聖在錄

三

昌未嘗與之合也見大中逮至吳門時向來交好皆星散撫臣毛一鷺素奉大中惟謹至是不與大中通隻字順昌憤甚遂以女許嫁大中孫且呼緹騎而詈之曰若歸與忠賢此亂臣所爲受詆萬代向來未有正人端語之者故至此當以我言告之每見人輒痛詆時事遂及于禍使順昌稍默默必不及此此真鉄漢也緹騎至時吳中士民發憤擊之十存一二擁順昌不令去以夜跳身入都旣下詔獄受刑至酷詞不少撓刑已極卽痛罵忠賢輩

加刑時則呼高皇帝同時入獄者語或少與順昌卽怒罵之忠義所激遂至王恭厥異變舉朝駭愕合疏諷諫忠賢之黨亦多畏而逸巡者忠賢以不殺順昌則威中紉故終不免偉哉其清中之清忠中之忠乎

聖在錄

語

幸存錄下

乙酉九月朔明吏部考功郎夏允彝敬述

是時士大夫下詔獄者俱五毒備至惟高忠憲聞
逮卽自溺閨池中死而不仆其絕命詞曰大臣受
辱則辱國謹遵屈平之遺則聞忠憲生平學道得
力死生之際泰然文閣學嘗語余曰生平止服一
忠憲事事合道繼此者惟華鳳超然勉強與自然
尙有分也忠憲嘗自言少年以氣節自許以此一
念受譴亦不念及行遠竄阻風雨困臥舟中數日

幸存錄下

餘遇晴霽登岸入旅店中推窓忽睹桃花爛然遽
有悟從此事事有異并氣節之想亦永融矣觀其
遺書真有得者獨于門戶異同之際持之斷斷終
不化也

四月請祠忠賢者其言皆絕醜不復知廉恥事而
最甚惟太學陸萬齡直比之先師謂孔子作春秋
而忠賢定三案孔子誅少正卯而忠賢黜東林請
祀之學宮更有一張生者欲上疏以忠賢如先師
並尊入國學遽死自稱見子路怒擊之陸當崇

頑初亦伏誅小人所得幾何而甘爲此可恨亦可
怪也

忠賢凶惡非常國史當備載 余見一術士徐姓
者言遊都下五人共飲于旅寓忽一人倡言忠賢
之惡不久當敗徐四人或默或駭諷以慎言此人
大賢忠賢雖橫必不能將我剝皮我何畏至夜半
熟臥忽有人排門以火炬其面卽擄去旋投四人
並入內地見所擄之人乎足咸釘其門板上忠賢
語曰人曰此人謂不能剝其皮今姑試之卽命取

幸存錄下

憑清撻其遍體用椎敲之未幾舉體皆脫其皮殼
儼若一人四人駭欲死忠賢每人賞五金麻鷲縱
之出嗚呼惡貫古今矣

三案者挺擊紅鉛移宮也挺擊已識其畧矣二案
亦當平言之光廟病亟遍體皆冷勢已不起李可
灼請以紅鉛進是日上召諸大臣入并召兵垣楊
漣因漣上疏欲上慎起居防意外也羣臣至上言
病已危殆諸臣言皇上一月之內善政甚多必蒙
天佑無虞上慰以病勢難挽且言立東宮要緊又

云李選侍奉侍勤勞嘗生子女宜封皇貴妃朕在
 內亦安即呼皇長子宜出與羣臣一言燕廟出遂
 將上諭再為口傳李選侍忽從簾開手挽喜廟入
 傳以宜封皇后宗伯已唯唯時有言皇上命封貴
 妃非皇后也宗伯再奏明之上再以封皇貴妃命
 因呼可灼進藥羣臣持命干外藥進少時上遽稱
 可灼諸臣速命再進藥凡用藥三九厥明上賓天
 矣仍賞可灼銀幣加等于是羣臣謂可灼進藥懷
 不軌心閣臣故賞之此其言亦太過但不宜干賓

幸存錄

三

天後復擬賞耳是時一月之內建遭大喪朝中洵
 洵揚漣率眾排闥入奉東宮登極眾見東宮即羅
 拜選侍時在乾清宮以毋禮待東宮左光升遽疏
 言乾清非至尊不可居欲速其移宮自當但中言
 武氏之禍立見于今且慮有垂簾視政之事此亦
 過當楊左即拉閣臣揭請即日移宮選侍頗受逼
 迫御史賈繼春遂言先帝干羣臣至厚何至一妾
 一女不能遺庇其言亦不可謂盡非然宮之應移
 仍屬定禮楊左不可居以為功他人亦不可詆之

為罪也楊與賈互相機颯賈以楊必將與大瑞共
 受封拜譏之楊遂挂冠歸中旨切責賈賈違違自
 辨詞頗哀高弘圖張慎言出疏兩解之其言至平
 且確乃賈終斥為民而楊不久復擢至副院則亦
 東言失平之事也後遂以此殺楊左則冤彌甚即
 賈亦心憐之東林搽論不失愛君而太苛太激使
 人難受故東林者言瘋癲言可灼無他意移宮太
 亟不失調惇然以此規諸賢之過則可以此罪諸
 賢而加以一網不亦悞乎當東林極盛時其重處

幸存錄

四

惟一繼春耳餘不過年例外傳而已受處者即以
 為不堪而崔魏之時諸賢重者備受酷刑死誦戍
 遠配者累累至輕者亦必為民盡追奪其誥命誰
 敢殺機日甚一日則政東林者之罪不可言也
 當忠賢盛時雲間奸人徐姓者上疏言士民願為
 立祠寔絕無其人也惡生有周姓者與徐為姻相
 附麗借此索詐恣行其所營祠地逼余居後欲攘
 余地廣祠基所以相通者多方余終拒之余時布
 衣徒步以待禍之至幸聖明御宇徐周立敗余乃

爲寇所攘猶曰取之于寇江南何罪而奄有之耶
我謀不藏將不擇兵不練廷臣邊事于度外邊臣
以尋端卸患爲得計至南都之政賄賂滋章如狂
如醉使 高皇帝之開辟 烈皇帝之憂勤一朝
宗社邱墟大可痛也

遼事雜志

申大司馬玄渚嘗語余曰爲少司馬時嘗一晤李
成棟成棟以其文定公子也待之極恭叩以邊事
云爲費甚多凡所育健兒恣其所好凡衣服飲食

李存錄

五

子女第宅及呼盧狹邪之類俱曲以從之有求必
予但令殺虜建功而已玄渚叩以費從何出曰非
能自給之也嘗其窮時則貸予之或責以零剽劫
帳或責以禦虜先登計繳受賞卽除前貸故人皆
樂爲之用此李氏功名所由盛也當是時天下皆
疑李氏有異志兵莫強焉然李氏之費以養健兒
者漸移以給朝費凡撫按出都必預有以結之至
則相與雷同任其欺蔽凡山人墨客求朝貴書出
游者必以李氏爲利藪李之子弟恣意聲色婦人

出遊騎若雲錦而功名衰矣余嘗叩之遼友曰此

天也當成梁如松之貴與之語皆媿媿精當及如
柏輩既弱且蠢與言皆潰而其父兄之風無一存
者一見而知其必敗也嗟乎李氏之盛衰卽遼事
之興壞係焉豈非天哉後之論者又往往以通夷
罪李亦屬太苛如柏敗後如標卽以大金吾出鎮
不過以孝廉五六人以計偕寓其家上疏舉之卽
因而用焉已太草草廷弼至卽糾廷標十大罪下
獄擬辟言亦太過然人皆以李氏素有富名積謗

李存錄

六

所集無有一人寬之者如柏旣瘦死如標自分死
無日矣忽中夜奉烈皇帝旨宥之出獄如標夜出
圍圍家寓城外人不相通忽而叩門家中駭以爲
夢中事也後遂續其寧遠舊封古人云記人之功
忘人之過宜爲君者也烈皇帝之謂乎遼事之起
三十年矣每當破城殺將天象必徵靡不彰明較
著也當戊午發難彗星亘天四五年前地生白毛
鬼哭于空近在簷際遠則數丈之高如俗所稱鬼
車鳥者民間鳴鑼發砲以駭之去則旋來竟夜乃

最輕者爲民閣臣又以數十人上上怒其不稱旨
諭以稱頌贊道述化爲題皆當列入且云忠賢一
人在內苟非外廷逢迎何逮至此其內廷同惡者
亦當入之閣臣以外廷不知內事對上曰豈皆不
知特畏任怨耳閣日上召閣臣入先有黃袱包裹
者累累指示閣臣曰此皆紅璫黨是迹也當一一
按入之閣臣知勢難遺漏乃云臣等職掌惟司票
擬三尺法非所習也止呼吏部問之家臣王永光
以吏部止習爲功法不習刑名對上乃令法司同

幸存錄下

七

事又云張瑞圖來宗道何以不處閣臣以無事是
對上曰瑞圖以善寫爲瑞所愛宗道爲呈秀母祭
文稱在天之靈可惡何如又問賈繼春何以不處
閣臣言其請善持選侍不失厚道後雖改口覺反
覆其持論亦多可取上曰惟其反覆所以爲真小
人于是案所羅列甚廣幾無一遺矣其不妥者如
楊維垣首撥呈秀不宜入也以其力扼韓爌文震
孟之出遂處以謫戍虞廷陞曾孫居相耳干趙
南星原無彈章以糾南星誤處之目純如雖有訟

增之疏疏至熹廟已賓天瞿維華取其疏稿削去
之矣竟據邸報亦入之此何等而草草羅入致破
處者屢思翻案持局者日費隄防糾纏不已迄南
都再建逆案翻而宗社墟矣此則當局者之咎矣
烈皇帝登極以王永光爲冢宰永光亦清執王恭
厥之變其所獨侃侃或云此司馬張履端王陞所
勸爲然亦永光矯矯之徵也乃東林諸賢必欲逐
而去之致永光憤激爲難引用袁弘勛張道濬輩
再啟玄黃之爭寔已甚之故耳卽枚卜一事錢謙

幸存錄下

八

益必欲首推而慮周延儒方以召對得上意懼同
推必用周力扼而止之不知止果意在用周不推
適啟上疑耳安能力止耶干是黨同之疑中於上
者愈深溫體仁發難而周爲之助或云內廷已有
爲之應者共賞銀八萬兩官府同聲以排東林而
謙益輩揚揚不知也條發召對謙益且自以爲枚
卜定于此日矣及人朝方知有溫疏溫與錢廷辨
溫言如涌泉而錢頗屈因事出于意外也先是錢
已與韓敬爲仇韓固浙人錢欲典試浙中文震孟

會諷止之錢不之納及應召北上文又勸以緩緩
故卜而錢又不納其科場一事寔寬而溫以為非
此不足以扼之觀錢立身本末原不足用而溫已
首發難端與滿朝為仇勢不得不自給于上及入
政府專意逢迎推以苛急為事未嘗敢于上前救
一人爭一事上彌信其公忠而天下元氣凋殘盡
矣其操守亦能自勵故上始終敬禮之盧杞之清
忠強介固其倫也周再出頗反溫之所為而操守
蓋甚敗壞國事寔在兩人而寔在東林過激以至

幸存錄

九

此遂致天下左祖痛哉痛哉

當溫之秉政臺省攻之者沒先相繼皆以門戶異
同其言非盡由國家起見也乎心言之不納苞苴
是其一長其庇私黨排異已亦未嘗為之有迹但
因事圖之使其機自發而發上不欵也無識者遂
謂溫于各輸自勝然其伎刻陰險自非端人始而
與周深相結周固力助而且援之以進及周為大
璫王坤所排舉朝爭之而溫無片言相助及科臣
陳贊化糾周去之凡與周為難者溫皆援之以進

助周者皆屈焉蓋周之去寔溫擠之也當袁崇煥
之獄起攻東林之黨欲陷錢龍錫以逼織時賢周
溫寔主之後因黃道周疏抹周意頗固久旱不雨
言路復言及錢得減辟為成初出獄周即相過極
言上意怒甚有可恨甚多卿等豈能盡知之語挽
回殊費力錢極感之未幾溫錢因述周語謂非公
等力抹何以再生溫第曰上原不甚怒也于是聞
者遂謂溫為質寔而周多虛偽然特溫之巧于擠
周則嘉善錢士升生平端謹為東林所推重而龍

幸存錄

十

錫其座師也聞溫語頗重溫而輕周溫遂與相結
士升之入政府溫凡有所為每推之令先發而後
繼之如用冢宰謝陞總憲唐世濟皆溫意也而錢
成之及溫攻去文震孟頗引錢為證錢亦有助溫
語及溫所欲進者已進溫所欲退者已退而視錢
為贅物也因有詰奏錢之弟瀆撫士晉者溫即擬
嚴旨仍囑同事林針毋得洩言蓋欲借弟以逐其
兄耳錢旋上四箴疏語多諷上又爭搜括江南富
戶事遂去也其去也頗光明而中間為溫所用幾

受賈于公論受溫累不小溫棄之如遺也其立心
概如此國家元氣剝喪良多至于虜寇交訌不展
一籌則凡居政府皆如是不得獨責溫也

烈皇帝太阿獨搽非臣下所得竊用而每當大舉
措則內璫每發其端似陰中而不覺也若滿朝之
用舍榮枯則一視首揆之趨向亦似爲所陰移而
不覺者當初政時不許內璫與廷臣交一私語廷
臣遂忽璫輩不之顧而攻東林者默結之日以朋
黨之名中于上其時以通內自詡者史莖也輔臣

三才錄

十一

錢之入獄皆史擠之及其得出錢自云大當王寔
心寬之不然必無生理溫之陷錢謙益于獄也謙
益去死如髮大璫曹記淳憤而發奸棍陳履謙張
漢儒之陰謀陳與張立枷死溫逐而錢釋矣薛之
死也嚴璫王寔爲之而周之死也則又小璫
怒之也逆臣通內者漸亦不以爲醜曹璫之喪其
父也大臣與言路多往致祭焉小璫喪母大臣
亦多往送甚有倡爲傳單者揚揚不之諱其尤
卿不往者鄭三俊程國祥耳廉恥道喪國事安得

而不敗然此時璫輩特陰爲播弄耳其畏上英明
寔甚也若南都之事則攘臂揚眉內外交相市以
爲卽聞之上無傷也票擬銓除羣黨人人可言卽
大璫自好者亦歎以爲繩閑盡裂知敗極之不可
救也視先帝朝天淵矣

周延儒之承上眷也最深其應對敏絕凡上怒時
莫能挽回惟周能談言微中如黃道周之獄人皆
以爲必不可採周自能微調挽之已得減戍歸矣
上偶言及岳武穆事歎曰安得將如岳飛者而用

三才錄

三

之周進曰岳自是名將然其破女直事史哉多虛
張卽如道周之爲人傳之史冊不免曰其不用也
天下惜之上默然甫還官卽傳旨還以原官矣此
周所長不可沒也

烈皇帝之英明勤敏自當中興而卒致淪喪者以
輔佐非人也庶幾如范景文之博大好賢方岳負
之清勤憂國不失賢相惜用之少遲謝陞不狗物
情亦不違公論三公者于二黨皆公虛不滯謝時
合時離或以其機智少之其糾許譽卿也是逢迎

意未幾又推鄭三俊為總憲似亦善補過者但
虜者難范死節最烈可矧耀千古方以直精微
房入內閣難卽自縊為僕人所釋欲再縊而寇已
人擒之矣受刑至慘已搜其寓蕭然無一物欲說
而大用之方終不屈以死或惜其死之少晚然大
節終無玷也謝不免于臣虜又未幾死或云為虜
所疑也惜哉出方下遠矣

馬士英素以才望稱其調大不羈或亦選材之選
而用之政府則乖甚矣初為王坤參之請戊周道

三
三

儒再召阮大鍼寔以士英托之遂起為屬督與大
帥黃得功劉良佐善曾一收袁寇募其鄉點兵為
親丁頗能戰高傑之南循也士英厚待之劉澤清
初至淮士英與通殷勤頗自任德而歸怨于南樞
史可法以為我固願公等來而史公不喜也及擁
立之舉馬遂聯絡二劉高黃為己助馬入政府而
四鎮皆開茅土馬入輔而史公出鎮卽國事敗壞
之始也蓋四鎮驕悍馬尚可以向來交誼籠絡之
史則與之相水火要肯聽其驅使一至維揚卽為

高傑所困史竭力調劑僅得相安久之高與清皆
欲渡江而南且縱其軍士大擾維揚瓜步間殺人
無算莫敢聲其罪者劉宗周以總憲名首疏直糾
之謂二鎮皆可殺輔臣姜曰廣擬優旨下史館記
錄于是澤清忽然欲與姜劉為難馬遂因而用之
四鎮遂合疏攻姜劉其詞皆凶悍甚史詢之四鎮
皆以不知對史遂疏言此疏乃黎丘之巧混劉澤
清又上疏攻史謂疏寔其所止因史偶問故偶混
答之至尊之前倏偽條頓此卽大怪事而馬方快

三
三

于逐姜劉用大鍼不復顧大柄之委去也史從此
展布益難大鍼一出凡海內人望無不羅致巧詆
貪夫任人無不湔洗拔用馬立心疎濶原無殺人
之意故不至遽與大獄而每上疏一曰奸黨再曰
奸黨總以擁立二心為題殊不思擁立懷二者不
過錢姜數人與諸臣何與而欲一網攷之乎未幾
有妖僧者自稱為先帝又自稱為某王殆類病狂
者而張孫振與大鍼欲借以起大獄流傳有十八
羅漢五十三參之名海內清流皆入其內如徐石

麒徐汧陳子龍祁彪佳之屬咸列焉卽余未嘗一日為京朝官楊廷樞一老孝廉而羅織俱欲首及之馬意頗不欲殺人故中止又未幾而有膺東宮之事據聖諭謂以孟春至留都留之不肯止直由嘉興武林至紹興上密遣人召之乃還而言兒多可疑欲羣臣識認馬亦先有揭言其必傷及羣臣往察王鐸首言其偽舊東宮講官劉政宗李景廉亦以為所言講讀事皆非寔眉目亦不符力馬之揭請遣羣臣識認也謂講官方拱乾現在當令阮

三存錄 下

大鍼密諭之往認拱乾入馬許以卽復原官且加趨擢及識認之日偽東宮指方以為此固講官也方不敢應及劉李具疏方亦不肯列名仍出都都民籍藉不平皆以為真中官言亦如之而縉紳皆以為偽阮張輩又欲借以起大獄而黃得功首上疏不得遽加害劉疏繼之左良玉袁繼成遂上疏力爭左遂詆馬阮輩稱兵犯闕馬盡遣江都下勁兵往禦之是時虜已逼維揚有言及虜事者馬輒以為必無虞且欲用虜以勦左四月二十五日揚

州城破可法死之或云遁未去死也虜左逼江而都城終不以為意五月初九虜渡江無一矢相向者馬擁兵出遁大鍼孫振華或遁或降惟張捷楊維垣死難上至得功營中得攻戰沒上亦陷虜如士英者本無意于悞社稷而社稷為墟本無心于歛賄賂而賂門大啟本無心于剪清流而清流靜逐及其遁也既不守城又不衛上第云奉皇太后以行所至縱兵大擾卒未嘗與虜一戰謂非天下罪人安可得哉方諸好欲起大獄肆誅劬之時卽

三存錄 下

余亦賴士英知其無辜得免陷誑當私感然不可以廢公論也萬世而下亦以余言為無私否南都之政咄咄怪事殆不勝書其大者如偽東宮其一矣又有偽皇后自稱上之元配且已生有子初在河南按臣陳潛夫為之疏聞奉旨以為偽托蒼廷出境而必欲自請至京及至上震怒下之獄備受拷訊終無變詞此古今未有之異也要其真偽總非陛下所能測又有市人忽聞空中語令其入宮認子遂儼然排闥闔為狂言諸好每借一事

即欲爲羅織之案賴上寬平士英亦素無殺機故
得以幸免然庶務乖張如狂如醉無一官不用賄
以入其價倍苛餉費多金雖身負至垢立致要地
權要與中官劫臣藩鎮皆得捺用舍之權中官向
冢臣徐石麒居間用一縣令爲吏部石麒怒拒之
奏聞于上上亦不之問又有給事外轉者費銀數
千得中旨留之石麒質之內瑞內瑞云此以進御
遂無敢言者而給事反彈石麒去位矣要以進御
罔妄言但諸瑞與馬阮輩相表裡或偶聞于上竟

卷之七

以從龍而來貧苦無資寔對上憐之不之罪也票
擬前後相反銓政濁亂無章至樞部爲尤甚凡白
混至部者卽日可爲大帥凡前官未出缺而後官
渡復陞授者累累皆是及至任互爭乃令舊者仍
任而新者候缺于是舊者欲固其位也不得不輸
賄新者前費難追更加賄以求舊官之速去大抵
武官之揚揚罔忌莫甚于此時而囊橐盡傾以奉
權要亦莫若于此時也都城有滿街都督一部職
方之語謠嗚呼始于官隣卒于金虎豈不痛哉羣

臣之負烈皇帝也上事事焦心而羣臣無一忠公
者之負弘光帝也上事事虛已而羣臣無不恣肆
者其負固同也水落石出蓋棺論定北都覆而范
景文李邦華倪元璐馮世奇申嘉胤成德金鉉劉
理順許直自盡于官南都覆而徐石麒劉宗周侯
嗣曾徐汧黃淳耀殉難于家不可以其東林也而
誣之若其臣虜臣寇如錢謙益李建泰輩自不得
以東林也而恕之又如張捷楊維垣之死難不得
以其攻東林也而少之如蔡奕琛唐世濟鄒之麟

卷之七

張孫振陳子鼎劉光斗輩之矢節亦不得以攻東
林也而恕之也北都死難如孟兆祥及其子章明
汪偉夫婦死節凌義渠施邦曜周鳳翔陳純德吳
甘來朱之馮衛景瑗吳麟徵王家彥助城襄城伯
李國楨惠安伯張慶孫戚臣新樂侯劉文炳及其
弟都督文耀太康伯張國紀駙馬輩永固舉家焚
死武臣周遇及內臣黃承恩南都死難如高倬劉
邦弼何剛錢棟郝彪佳吳嘉胤陳于階助臣靖南
侯黃得功魯之璵侯承父子陳天叙等皆爭光曰

月與二黨皆中立故附記于此成德之自盡也先
 語其妹云爾尚未嫁留此何依妹請先自盡德哭
 而視其縊其妻請繼之德痛不及視入別其母哭
 盡哀出而自縊母見子女及媳皆已殉亦慟而自
 縊當德之屢糾溫體仁也廷杖拷訊備受慘毒其
 母多力醫體仁于途且欲擊之體仁訴于上遂之
 出都謫戍遇虜變家屬盡沒又以流離顛沛其妹
 年二十餘竟未及嫁甫召還即合門殉難最為烈
 烈理順盛德士也亦合門自盡寇在中州知其清

三 九

元

淳亦在哭之世奇二妾皆先自盡汪偉與其妻對
 飲自盡妻悞在左即曰悞矣夫宜左也仍易末而
 沒南都之覆虜勢甚盛人皆以為無可為矣惟石
 麒矢死必圖與復禾城殺偽官後眾情紛紛互相
 猜出石麒于外及城垂破自請入城死慷慨賦詩
 自縊二義僕從死馬侯嗣曾倡義守城殺虜最多
 故虜最恨之城破已自投池中仍出而取其首指
 為元凶其子玄演玄潔少年高才自閩南都破即
 發憤求死與玄同守城至是兄弟爭死俱為虜所

殺淳耀初登第即知生時已非不受職而歸布衣
 徒步蕭然高隱及與侯同守城城破及其弟淵耀
 同自縊仍題壁以不能謀國為歉陳子偕官止欽
 天監博士閻難衣冠謝國恩首自縊吳嘉胤已奉
 差出都聞虜渡江仍服回車寓于城外僧寺中欲
 上書求復明社稷屢請不達及書上即自縊侯承
 祖守金山衛殺虜五百餘力屈被擒罵賊而死此
 數公者尤死難中最烈尤生平美行不勝書計異
 日史臣當各為立傳也凡死難者皆烈烈千古未

三 九

三

知其詳又南都破後起義而死即草野間亦多其
 人俟再為詳記

流寇大畧

流寇始於陝西潰兵皆耿如杞入援之師也陝西
 連年饑饉民窮賦重遂從寇者日眾其始固易剪
 除也楊鶴為三邊總制欲撫安之既撫復叛鶴逮
 請戍洪承疇為陝撫剿之甚力洪廉而勤將士愛
 戴之剿寇幾盡僅遺三千人渡河人晉晉撫許鼎
 臣不能禦漸猖獗遂至河南四川蹂躪彌廣用陳

奇瑜爲總督寇入川而哀幾爲川兵所盡奇瑜再
主撫衛而遣之入秦至秦又叛逮奇瑜下獄用承
疇總制陝豫楚蜀賊聞承疇來大懼盡避入終南
山中官兵圍之大帥曹文詔勇而驕遽入山搜寇
爲所敗沒賊復圍出豫楚間用盧象昇爲總督與
承疇共剿孫傳廷爲陝豫撫象昇身先士卒以善
戰稱而傳廷父爲邊將亦習行問事雖與洪不合
而其才自優象昇用關外兵一破寇于豫而承疇
傳廷亦時時以捷聞寇且衰矣因虜入邊亟召三

幸存錄

三

公入援虜追卽用象昇于宣大承疇于薊遼傳廷
于保定而寇又復盛傳廷以稱病不寔逮下獄是
時楊嗣昌爲中樞疏薦熊文燦爲總督議僧天下
餉初以溢地爲名蓋言額外之地此或楚中寥濶
偶有之而四方寔無寔無是也有上疏爭者輒被
處遂總加之額田中特設一少司農理剿寇餉俾
文燦專心兵事然文燦向在閩中幸以撫鄭芝龍
成功遂謂寇必可撫專意招降初寇之起也紛紛
無主名久之有老獅獅鬪榻天滿天星番山鷓等

名亦未著姓氏至是有張獻忠李自成小袁銀輩
漸升各寇爲雄長熊招忠降之處于勛獲肆其兇
悍日侮居民熊每伸寇而屈民獻忠旋颺去其勢
益張文燦逮論羣寇旣復叛而虜又關人燕齊殺
掠無算嗣昌乃自請剿寇贖罪上爲賜坐設宴賦
詩寵之雖大帥及司道皆得以賜劍自戮之權莫
重焉楊至楚申軍令鼓將士一時赫然旋敗獻忠
而圍之瑤瑤山中獻忠出戰墜馬幾被獲揚謂勦
功必可成先是嗣昌在閣時議練兵十餘萬于各

幸存錄

三

鎮用以破虜特加練餉更浮于遠餉之數至是卽
撥練餉以充勦寇之用餉足而民怨已極獻忠破
圍入鑿山徑走入蜀嗣昌彈劾撫招捷春逮論辟
蜀民爲訟寃不之釋也獻忠造奸細入襄陽城與
獄中大盜相通又遣寇僞作商人運車入城兵器
皆藏車中至夜內外相應城遂立破襄王被難自
發難以來未嘗破藩封傾重鎮也自襄陽破後勢
遂滔天關賊李自成又破河南府福藩不屈破難
關賊得珍寶無算其勢益強嗣昌旋沒或云服毒

或云病歿其罪固應誅死矣而上終心憐之有言其服毒者輒遣責闕賊再圍開封府前後且百餘日城中斗米十餘金草木皮筋乃人相食上令各路進兵救援皆不能至初次圍城賴大帥陳永福及其子德力戰却之至是永福父子亦被困按臣任濬與司李廣澍輩矢死力守周藩所費不貲左良玉來埽為寇所擊去城已不支而河忽大潰城沒焉周王與守土諸臣皆走高處得免而百姓死且盡矣或謂城中諸臣自決河以便出走然河堤

三三三
三三三
三三三

向高于城賴年年修隄以得無潰寇既圍城堤久不修治其潰固宜也上為之痛惜拔澍為御史優詔慰周藩出孫傳廷于獄而總制悉發秦晉兵從之傳廷大治兵自謂必能破寇上亦屢輒之出關傳廷銳而疎寇屢偽敗以誘之深入一戰而敗軍資悉蕩寇遂入關據有長安傳廷走死先是寇所破城邑弁弁多先節文臣未有降者至是秦中方伯陸之祺輩多蒙而屈降矣寇遂出秦入晉所向風靡上先遣閣臣吳牲出督師牲遂巡未行而寇

賊已破武昌舊閣臣賀逢聖死節上怒黜牲旋捉問謫戍獻賊所至殺戮無孑遺而闕賊稍愚民競以鬪賊為不殺人至即迎降幾不留行惟榆林力守與賊殺傷相當破城之日皆門死無一降者榆林多世將故也寇渡河而東閣臣韓爌撫臣蔡懋德皆死之郡守張嶙然迎降且為之用上遣閣臣李建泰督臣躬送之出城待以殊禮然兵向皆缺選京兵從行中途多散去李至真定不能前而寇已逼死李為寇得不能死傳聞寇以同姓稱之為

三三三
三三三
三三三

叔要以不死即為失節不待其臣虜而後知之也李生平頗負重望至此殊可恨惜寇一支從真定來一支破居庸關而入京師尙傳捷報詞臣李明睿建議南遷科臣光時亨疏阻之又有言東宮宜出撫軍于南亦不果上已遣閣臣魏藻德方岳貢屯田練兵淮揚間復以寇迫留之羣臣建議者紛紛而城守卒無料理十五日尙館課庶常十六召對考選而十八寇已從通州至都一到即破張掖門矣而內城尙未覺也城守皆中官為政百官無

一上城者銃聲不絕是皆空砲守堞者亦寥寥好
網已滿城有二瑞懸城而入以寇勢報上不知所
云聞一寇使之內間也上遂令中官自盡刀劈公
主一臂不能殊上怜而止馳騎至城門不能出復
入宮自縊于天壽山白以身失天下不欲以衣冠
見祖宗裂冠毀冕而崩猶書襟以不殺百姓爲戒
聞者莫不痛絕而寇以馳騎入城矣其所以破城
者城中人亦莫之知聞齊化門內有寇內伏大呼
曰城破矣爲兵者卽殺民皆免城兵遂棄甲走復

三不錄下

三

從齊化遍走各門大呼所至兵皆潰遂開門納外
兵居民見兵入皆倉皇走寇慰之曰大兵不殺人
毋用遁走爲也李自成入至大明門自持善射祝
曰我得天下如安平則箭中其中間箭發人瓦楞
中或以爲射及空虛殆空名耳自成入宮舉帝后
之靈出置通衢梓官莫能具傳聞敝棺置席棚下
有僧以麥餅爲供萬姓無不感勵而羣臣無有拜
哭者自死難二十餘人外皆寥寥自成卽勒各官
報名出見羣臣皆趨至庭中立候竟日不許見押

至藁街又留之押至空舍中巡邏守之備加頓辱
羣臣至此求死亦不可得矣其無恥者遂用關節
通其用事者再呼見遂分別用舍用者令出東華
門押至吏部受職不用者押出西華門至各營追
取金帛夾而暴之庭中所獻金帛不足則再加酷
刑不能早致自死以改此辱耻莫大焉然較之求
用諸奸揚揚自得者尙天淵也如魏藻德方岳貢
皆先求爲死人所擇再三請死終無屈詞亦有潛
身得免者其志亦皆可亮但先帝神聖憂勤身殉

三不錄下

三

社稷千古所希而諸臣死難者寥寥大可恨也尤
抵野史所記降寇諸臣鮮不寔者而南都初定六
等之案總以賄賂出入及門戶相仇讐者則陷入
之案屢定屢移蓋恐一定則無從索賄故爲出入
游移不及之案卽死難其烈者亦必索賄乃爲題
請而刑死諸臣則有優贈者有醜詆者惟視賄之
有無耳寇初索金帛于百官繼及大戶無不騷然
不過寇劫故態自成每登御座卽昏眩人皆知其
無成而自燕及齊遍設僞官所至靡然從之僞官

至地方亦惟以搜求士官金帛為亟亟百姓始有悔悟意自淮而南偽官方不敢至以淮撫路振飛與按臣王燮取為官呂弼周等戮之也寇未破都城時傳言吳三桂已降舉朝驚懼上召其父襄問之襄言三桂忠孝必不至此三桂旋斬寇使奏問上為大喜寇破都城寇發兵萬餘往關外三桂殺之幾盡自成憤甚帥眾以往三桂偽敗誘之出關適 兵至三桂前後皆勦敵不得已乃與虜合自成敗其步兵無一存者騎兵亦潰自成亟奔

三桂存錄下

還取所掠宮中珍寶以及金帛子女西馳三桂率虜追之至真定而返寇至舍發重賂于西虜市焉西虜復奪賂殺其人寇遂不振虜再令三桂西伐寇不戰而死走傳聞剩寇止千餘嗟乎虜稱天驕其存食中華無足怪也寇皆歷朝長育之赤子乃墟我宗社使聖主蒙難以崩中官從焉東宮二王皆為所獲此其罪萬乃不足刺也破都城不滿四十日每欲僭位受朝擇於四月二十七日而迫于三桂倉皇出走自古大寇敗亡亦未有如是之速

者誰謂天道無知哉二王至陝中尙無恙吾鄉人有親見之者是或神靈所呵護也

東彝大畧

奴兒干固女直之裔也在 昭代甚衰微 又几合亦少嘗服侍李成梁後受 朝命為屬夷積功為龍虎將軍忍詢多智初事成梁甚恭已包翼心成梁初以力戰起後日貴至封寧遠伯子弟皆為元戎奴隸無不金紫盛極而衰既驕惰其長子如松頗勇竟以戰沒諸子如樟如梅如栢遠不逮其父

三桂存錄下

兄惟以納交朝貴窮奢極欲為事于是兵備日虛健兒甚寡內臺又惟與李氏交好得賄為樂遼事日已甚矣己午之間又一發難于清河李永芳以城降 又 以女妻之上書言七宗惱恨大抵言邊臣侵侮寡信之事當承平之餘驟聞 又 變舉朝倉皇時撫臣李維翰貪而寡識奪職去起楊鎬為經畧杜松劉綎馬林李如楨為大帥鎬同庸人且老矣治兵年許無所經理朝論欲其速戰輔臣方從哲兵垣趙興邦皆不知邊計發紅旗催戰鎬匆匆

發兵分爲四路兵分則弱已爲失筭而師期濶宣
又一得預爲備曰憑爾幾路來我只一路去偵知
杜松最勇兵先至渾河沙壅上流伏兵山下杜至
河催軍速進渡未畢伏兵起凡火藥利器俱未渡
水大至兵多沒馬已渡之兵陷伏中杜登山巔呼
飲飲已出戰不能支我兵內壅至不能舉手咸斃
焉馬帥尋亦敗惟劉綎深入營亦堅又一假杜旗
幟馳報之令亟來合戰劉啟營而一騎闖入不復
可止綎與其下養子劉招孫喬一琦等力戰不支

非存條下

完

得脫者無幾惟李如栢不遇一遇以全師歸一時
朝議喧然謂李實通一鎬底李而以劉杜陷危地
此其說或太苛然鎬之算謀李之怯避皆其罪也
鎬與如栢先後逮下獄起熊廷弼代鎬廷弼向爲
遼左巡方力糾李氏且向以才幹稱故以御史起
用爲經畧既至勇于任事號令嚴肅身自偵探將
士多畏而服之遼事幾振然性好自矜多怒罵人
鄙夷朝貴原其隱情亦欲嘗人以異人之相改得
郤但去獻一時邊材無出其右者朝貴皆碌碌專

以臺省之煇燄人不復念國事姚宗文以科臣往
關視與廷弼不相得贊化主事劉國縉者舊臺中
以攻道學與熊姚皆同類也熊以獨立自許姚劉
皆以夙好望之彌相失劉主用遼人而熊謂遼人
不可用此其說亦各有得失感負氣相訾過甚姚
歸朝而逐熊之局定矣省中魏應嘉臺中馮三元
張修德與姚連章力攻熊熊奔悔四人即請魏馮
張三人出勸遼事上允之而臺省又以爲非體
力爭不可能遂有原告脫逃之訛改命省中朱童

非存條下

完

蒙往勸童蒙疏稱廷弼無大失但不宜悻悻求去
鬪臣劉一燝擬旨申熊臺省方起而攻劉而遼東
陷矣熊之去也姚宗文輩力舉朝國用代之是時
余方館于鄒平座師張華東家師頓謂薛必敗遼
事以其人好名鮮寔余詢之遼人大抵好收物情
既爲經畧乃理詞訟細務以悅人心爲主殆循良
之選也而以主兵不亦左乎于是亟詔起廷弼廷
弼辭優詔勉以君臣大義甚有哀切之詞而熊氣
益甚顧其再出也撫臣王化貞蒞治廣寧與二相

逼而熊乃處關內熊未至王已自許必能剿一朝
論俱商之蓋臆王之必能成功而厭熊之侮人過
甚也王之任亦壯而寡智適人每愚以一必可破
王遂欲渡河剿一而熊以為一未易敵惟當慎守
熊向自誇舍我無可當一者王遽以此自任亦不
相得互詆之章日止朝論多在祖王欲削熊經畧
衝而仍責以與王相照應不得膜外視余時以計
借至都偶言于所交一二臺中謂王未足恃欲責
熊以任事不應削其衝朝貴皆以為不然此論未

李存錄

下

及定而廣陵陷矣化貞幾為麾下將縛送一狼
狽遁出城廷弼時在寧遠方幸化貞之敗自驗其
言又以衝門在關內亟馳入關不知蘄遠之責與
王其之廣陵雖失寧遠尚可守也委而去之詎得
無罪化貞旋被逮廷弼解任候期大司馬張崔鳴
亦負氣自矜廷弼向嫚罵中朝無敢與抗張自以
撫黔定亂負豪傑聲與廷弼互詆不少遂至是力
排廷弼謂化貞功罪相等廷弼有罪無功朝貴亦
多恨廷弼者廷弼懼歸而被伯陌也自請人都與

化貞廷勘既至並下獄遂與化貞同擬大辟化貞
固當死而廷弼似太重云時廷臣無可任遠事者
臺臣方震孺特舉詞臣孫承宗承宗出視師以王
在晉為經畧承宗旋上疏欲自任遠事以在晉輩
俱未可恃也一聞承宗以閣臣出任邊事頗為悚
動年餘不犯邊而魏璫之亂起承宗幾不能容有
為之游說以解者得請歸以王之臣為總督而袁
崇煥以道臣治寧遠未幾又一又大舉入寇前此
一所攻必破無不望風潰者寧遠孤城外懸忽聞

李存錄

下

一警舉朝政駭以為必不可乎崇煥泣血誓守啖
草以勵眾曰苟能同心死守我為牛羊以報是所
甘也眾感其意為取西洋大砲置之城頭為堅守
計一至數里而近一望無際眾皆懼謂一至城下
便不可敵欲發砲擊之而未有習者惟崇煥一庖
人嘗聞西人之發銃而無害也姑試為點放銃一
發而數里之外見一狂奔不止其被擊殺者數百
人于是一懼不敢以大隊薄城而城中亦以銃為
可恃大小間發殺一無算一遂罷歸崇煥軍聲大

振擢爲撫臺大帥滿桂亦受優擢中國之敢議賊
守實自此始也崇煥旋又與王總督及大帥滿桂
不合朝議曲調之終不偕一又犯錦州至寧遠城
外皆不得志而去又一旋死崇煥亦不爲魏璫所
喜罷歸 烈皇帝登極磔魏璫後凡璫所用邊臣
咸廢不用遂召崇煥以大司馬經畧遼事 上虛
已委用之召對之日慰勞倍至崇煥銳而輕每易
言天下事 上諭以一向日可滅崇煥浪應以五
年爲期及賜食出至午門羣臣有問以五年果可

幸存錄

奏積否崇煥謂 上期望甚迫故以五年慰 上
心云爾時有識者卽訝其不能成功再入對崇煥
遂以吏部用人兵部均揮戶部措餉言路持論俱
直邊臣相炤應方得成功爲請 上卽命各部及
臺省有如崇煥言崇煥無可卸責一至寧遠遂爲講
欵計蓋自崇煥寧遠奏捷之後卽令番僧往弔又
一以講和以罷歸未就再出無以塞滅 之命遂
以平又自詭慮島帥毛文龍洩其計遂身入島誘
文龍斬之文龍當遼事破壞之後從島中收召遼

人牽掣金復海蓋時時襲 又有所斬獲頗有功但
漸驕恣所上事多浮夸索餉又過多 朝論多疑而
厭之者以其握重兵又居海島中莫能難也崇煥
初殺文龍 上亦甚喜之褒諭倍至 不嫌其矯詔
未幾 闕入遵化督臣劉策大司馬王治俱不習
邊事倉皇無以應敵 又長驅薄都城急召崇煥入
衛宣大召鎮兵亦先後至崇煥固以滅一自任一
旦縱 至此惟死戰庶足贖罪乃與 相值輒避
去及入對先以危言脅侍臣冀朝臣懼而從欵議

幸存錄

也賴 上英明終不敢以欵上奏第力請率兵入
城休養 上不許已深疑崇煥矣都中人又喧言
崇煥 入犯 上益切齒耳召崇煥入卽下詔
獄而擢滿桂爲武經總管以祖大壽黑雲龍輩俱爲
統帥邊兵素感崇煥桂與大壽又互相疑大壽輒
率兵歸寧遠遠近大駭曠用孫承宗言置大壽擅
歸罪不問仍鼓勵之大壽之母亦以忠義貴之得
不叛去滿桂合各鎮兵與一戰桂戰沒雲龍被擒
兵大潰幾殲焉幸亦一得志歸都城危而復安于

是礫崇煥誅王洽用承宗鎮關門梁廷棟爲大司
馬丘民仰撫寧遠劉可訓撫薊州孫元化撫登萊
布置一新一所陷各城亦皆恢復然晉撫耿如杞
入衛之兵中道潰去爲亂貧民附之而流寇之患
起矣承宗未久亦罷去丘巡撫與大壽不合梁司
馬劉可訓以中朝水火事相連俱罷此後用人亦
皆草塞責一犯宣府一入山西由薊入燕而王
午之入直走皆徐及淮而止所至屠掠一空禍爲
至據我之兵力每分以討寇寇急則調邊兵以征

三石錄

三

寇一急又輟剿寇之兵以禦一卒之二患益張國
力耗竭而事不可爲矣闖寇入都城欲輟關外之
兵入關禦寇議久不決而寇已破都 烈皇帝身
殉社稷普天痛憤大帥吳三桂借兵于一與寇一
戰大勝寇卽棄都城西走而一晏然以爲得都城
于賊非得之我也傳檄三齊逆掃秦晉既得河北
復取江南一時迎降恐後者以寇爲 先帝之仇
一能爲我滅賊非我仇也嗟乎賊之發難以何事
起天下噉噉皆以加賦之故然加賦于何年皆以

十一發難也且河北爲賊所攘猶曰取之于賊江
南何罪而奄有之耶我謀不藏將不擇兵不練廷
臣置邊事于度外邊臣以尋端卸擔爲得計至南
都之政賄賂彌彰如狂如醉使 高皇帝之開門
烈皇帝之憂勤一朝 宗社丘墟大可痛也

三石錄

三



續
幸
存
錄

續幸存錄

一卷

續幸存錄

雲間夏完淳存古著

南都大略

北都之變也以倫以序本宜立 福邸其次則惠
瑞桂三王也潞邸比四王為疎 福邸素有異議
三王又在遠于是有推立潞邸之說鳳督馬士英
擁強兵挾四鎮以桐喝南都諸大臣諸大臣懼不
敢逆南樞史可法實司擁立事私問諸士英士英
遣其私人口傳立君當以賢倫敘不宜固泥可法

續幸存錄

一

信之答書極刺 弘光帝藩邸諸不道事意在潞
邸士英得書竟奉 上至龍江關廷臣錯愕可法
始知為士英所賣已無及矣勉強出迎嵩呼定策
而可法書已入士英手從龍諸內臣俱得見之此
兩輔之分左右也然可法所答士英者不過南都
部院公移及十三大臣擁戴議耳可法列名而已
為首者掌禮部之姜日廣也五月三日 上即監
國位廷臣尚紛紛論不一推上者不過李沾等三
四人後皆以不次貴十六日登極用可法日廣及

南儲高弘圖爲閣臣從物望也再用士英及南禮
王鐸士英固定策功鐸則藩邸舊恩雖五相登庸
而苑枯固有別矣然可法實秉中樞高姜居中要
擬張慎言爲冢宰劉宗周爲總憲九列大臣各得
其任士英豪宕有材四鎮俱其心腹督師淮左
有臂使之使亦未爲失人既而士英擁兵入朝遂
假中官之援請留輔政于是有內外均勞之議而
可法出督師士英兼揆樞矣士英之入也其心亦
欲爲君子而可法一去天下皆斥爲奸雄呂大器

續幸存錄

二

等羣起而攻之迨薦阮大鍼而舉朝唾罵矣大鍼
之阿瑞也仍無實迹致以落拓不羈之才久躡田
間不爲不屈且其欲得者不過遠方一撫臣耳廷
臣謂大鍼一出則逆黨盡翻逆黨一翻則上且
駭駭問三朝舊事諸君子將安所置足乎于是一
呼百和衆論沸騰士英見滿朝異議愈結內宦及
外鎮爲拔士英之力本可鉗制內外一假其力遂
橫不可禁士英自謂得計亦失計也大鍼所求不
得其毒愈張故佐樞命下斥逐空庭惡遂不可遏

未必非廷臣激之使然可法之出實與四鎮爲隔
膚之交與平伯高杰遂困可法于軍中舉動不得
自展初四鎮分藩可法本以廬州屬靖南侯黃得
功淮安屬東平侯劉澤清鳳陽屬廣昌伯劉良佐
興平則屬鎮徐州留揚州爲宰相迴翔之地徐州
苦寒揚富麗甲天下杰遂挾可法以求揚可法謂
停宛轉竟與揚州杰遂解其困從此綢繆王事可
法開欸布誠杰恭謹受命反成握手之交杰跋躓
非常一變而爲忠勇亦良將也四鎮調停就緒方

續幸存錄

三

議北征而宗周之疏作宗周謂澤清等可斬也澤
清固可斬也處南都之勢發此危言不足以壯國
威且速其禍于是四鎮合疏糾宗周去曰廣繼之
曰廣之去竟與士英詈于殿陛之間幾至老拳相
向尙謂有法紀乎兼之得功杰兩鎮水火幾成克
用全忠之禍朝堂與外鎮不和朝堂與朝堂不和
外鎮與外鎮不和朋黨勢成門戶大起虜寇之事
置之蔑聞當虜之初入也我一旅北征山東河南
人心響應歲幣之供虜可去也士英漠然不問但

與大鉞等章賄賂樹彼此而已道虜已有南下之志始遣陳弘範左懋第北行洪範與鹵合謀賈夜逃歸遂成秦檜之奸計懋第竟不屈死亦何益于國事哉士英雖有用小人之意而無殺君子之心大鉞一用小人連比而進愼言去國徐石麟代為冢宰石麟介直不阿虛公無我觸怒羣小挂冠而歸遂以魏公徐弘基之請用張捷捷雖偏執亦介而廉以錢謙益請用楊維垣為副院謙益素稱儒林之望至是有使過一疏名節掃地謙益不過欲

續三行錄 四

得揆席為此喪心之事士英借謙益以用羣奸而愈疑謙益反絕揆望秋冬之季朝事一變天地玄黃顛倒錯亂無所不至而鹵寇和戰僅委之可法一人可法諭四鎮渡河親督其行通除不得歸內廷之上以纍卵為厝薪絕無任邊疆一事者李沾以七品小臣超遷總憲用劉應賓于文選張孫振于掌道其間大小名流相繼告罷卽宦寺之有人心者如韓贊周四十疏乞休盧九德殿前慟哭僅屈田張三秉筆及外廷大臣不以國事為憂日

夜娛樂上端拱宮中後宮子女以千計人春改元鹵遂下通河南高杰拜表北行寇期西濟當時見可法掃陵杰渡河二疏草野痛心而當事但答以優旨而已自以江南天塹飛渡無絲盡其心力追秦韓史賈之遺風始也議和遣使上英曰和則和耳既而和議不成上英曰不和則不和耳戰耶守耶我不見廟堂之上有道此二策者也二月中而妖僧大悲之獄起大鉞等借此為名欲盡殺諸君子大悲自稱先帝既歸法司復言潞邸之弟羣奸

續三行錄 五

竟鍛鍊以合擁戴一案于是有十八羅漢五十三參七十二菩薩之說士英義形于色奮然阻之遂僅以大悲口中所供謙益及申紹芳二人入上聞二人疏辨亦旋解二月晦日斬于通衢三月朔而王之明童氏兩獄俱發一稱故 皇太子一稱上應妃其真其偽草野小臣不敢仰度天家總之處置無術斧燭之疑難免千古遂致靖南有揭廣昌有疏定南侯左良王遂以清君側為名舉兵向闕建翎而下士英大恐遂檄得功良佐以抗上游而杰

已爲許定國所害矣河上之師盡歸瓜揚定國導
鹵直下可法死守揚州不支而死左氏復下破安
慶盡殺阮氏大賊等遂謂與左氏之來不若鹵來
我且用鹵以殺左氏路殺王之明以絕其望鹵信
日急遂不得行杰潰卒渡江靖鹵伯鄭鴻逵掩而
殺之且也露布告捷璽書褒封潰卒遂轉降鹵引
之以南鴻逵連報虛捷五月八日鹵遂南渡破鎮
江矣初九夜 上遂與屈張二內臣單騎奔靖南
營平明士英入朝車駕已先出矣遂以黥兵五千

續幸存錄

奉 皇太后幸杭州良佐憤兩朝倫典不明遂叛
降鹵得功力戰不屈自刎而死其將士遂縛 上
出降南都因 上之出也獄中擁王之明爲主十
三日鹵豫酋至諸大臣開門迎欵潞邸監國杭州
復遣陳弘範請割江南四郡以和洪範陰與鹵疾
趨武林潞邸手足無措爲鹵所縛與 上及之明
同以檻車北狩而士英由廣德與鄭東伯方國安
兵二萬奉魯邸監國于是有江東之事鴻逵自鹵
渡江後海道奔還奉唐邸卽 皇帝位改元隆武

除弘光年號于是有開中之事日月雙懸錢塘天
險唐與魯皆 孝陵之後也

續幸存錄

南都雜志

弘光帝之入南都也有兩黃星夾日而趨此太白與辰星也新主肇元太白晝見夫孰為祥哉神木者此高皇帝建殿之餘材積在南工部庫中且朽矣一時遂稱為嘉瑞致興土木之功道三殿落成國運從之以畢當時大臣處天崩地坼之變不思祥桑之修省徒引禎祥以愚庶民不學無術亦一至于此我不見光武建元先言河清嘉穀也史道陵清操有餘而才變不足馬瑤草守已狼藉

賈字彙

八

不脫豪邁之氣用兵將略非道陵所長瑤草亦非令僕之才內史外馬兩得其長此易之泰所以外小人而內君子也今兩睽焉宜其流于否也

史道陵為馬所擠渡江時止三千騎首與高英吾遇維揚為英吾所欲得揚人懼其焚掠嬰城不納英吾全師圍之且泊矣聞史公且至急斂兵退十餘里揚之望史如父母不意一見為英吾所輕史之左右皆分屬與平麾下僅以子身寄命軍中且論揚人亟納高兵史之聲望自是大減英吾于是

竟逼城下史亦困于福祿菴一應章奏書問必先呈英吾然後得行一舉手足皆不得自專矣後微服為道者得脫賴黃虎山助之稍能自立英吾懾服史開款披誠泣陳王事反成至交甲申之冬史率四鎮列守河外迄歲除不能反顧勤勞王家鞠躬至死有武鄉之遺風焉

姜翰及馬瑤草朝堂大閱姜辭朝上御殿羣臣陪列姜曰微臣觸怒權奸自分萬死聖恩寬大猶許歸田但臣去後皇上還當以國事為重上

續幸存錄

九

曰先生言良是馬憤晉姜曰我為權奸汝且老而賊也因叩頭言臣從滿朝異議中擁戴皇上願以犬馬餘生歸老貴陽請避賢路皇上留臣臣亦但多一死姜厲聲曰擁戴是人臣居功之地耶馬曰曰廣定策時意在潞藩上曰潞王朕之叔父賢明可立二先生無傷國體內廷之爭不可向外人道也姜出馬從之復于朝堂相詬晉一時謂二相開朝良可怪也此聞之陳撫軍軼符陳為姜之門人馬之年家子去國諸大老高徑竺之老成

練達張藐姑之大度清操徐處求之休休廉懋劉
念產之蹇蹇不阿四大臣者皆五朝元老贊襄中
興庶幾無媿宗臣降函諸大老王鐸之奸媚害儲
錢謙益之淫昏獻妾李沾之搖尾求生蔡奕琛之
歡呼飲酪四大臣者皆亡國之材得之必敗所進
者如此所退者若彼夫烏乎不敗
中旨用人自張靜涵爲大司農始當時臺省力爭
皆言爭其事非爭其人也迨阮張之用絕無言者
道消道長可見一斑

阮圓海之意十七年開居草野祇欲一官其自署
門曰無子一身輕有官萬事足當事或以貴撫或
以豫撫任之其願大足矣圓海原有小人之才且
阿瑞亦無實指持論太苛釀成奇禍不可謂非君
子之過阮之阿瑞原爲枉案七年田野斤斤以七
年合算一疏爲楊左之通王安呈秀之通忠賢同
爲通內遂犯君子之忌若日以爲阿瑞烏能免其
反擊乎

疏草薦阮疏以爲在廷諸臣無出其右爲阮任怨

任咎無所不至阮既得志遂欲奪其樞席瑤草遽
以協理處之馬是小人中之君子阮是小人中之
小人其他蔡奕琛陳盟又不如阮有爽朗之氣可
與言大義者矣

顧瑞屏爲宗伯其所表揚數事皆有益於國體如
尊惠代二廟旌請難北變諸忠臣追謚傅馮二王
俱有條理但非大變後所宜急行者耳

景皇帝廟號稱代以其類唐代宗且代爲天子也
唐諱世故易世爲代本朝自有世宗復有代宗非
矣或襄或桓不爲過褒于典制亦協惠宗讓帝無
遺議焉

烈皇帝之謚始爲思宗其德可思其功可思其死
社稷也可思特以周思之後絕無此謚周思又非
賢主故耳改爲毅宗毅是武宗微稱不宜復用當
事以烈皇中絕故以武宗相擬但聖德懸殊終屬
未安恭皇帝之改爲孝也何孝之有

楊斗樞首先糾崔呈秀其疏曰厥臣公而呈秀私
厥臣廉而呈秀貪厥臣名而呈秀汙雖若阿瑞而

開科璫之機者楊也久不得伸及爲副院疏請復
三朝要典反自入其惡既而投纜殉節失之小得
之大蓋棺論定貶不勝褒然張楊又尙有別張僅
編而刻楊則奸猾之尤

祁世培爲巡撫時有軍儲之裕八萬以二充史道
陵軍儲六萬尙在鎮江庫中楊龍友監軍京口欲
漏其賦而無辭遂爲城金山之說金山雖百丈之
高七尺之堅于江防何益耶前人節之後人靡之
祁公苦心一旦填之江魚可爲切齒

續存錄

三

阮圓海誓師江上衣素蟒圍碧玉見者叱爲梨園
裝束錢謙益家妓爲妻者柳隱冠插雉羽戎服騎
入國門如明妃出塞狀大兵大禮皆媚優排演之
場欲國之不亡安可得哉

瑤草當國賄賂滋章千名百品受者既多饒者無
以爲異門下僧利根時時爲次餽獻之高下總盡
李沾進一帶慮其不之重也囑利根稱爲至寶瑤
璋遂以進 上亦囑中宦贊其非常 上每服以

御朝

京師諺曰都督多似狗職方滿術走相公止愛錢
皇帝但喫酒又有著瑤草之門曰兩朝丞相此馬
彼牛同爲畜道二黨元魁出劉入阮豈是仙宗復
于兵部門署曰陶賊無門匹馬橫行天下元凶有
耳一亢直入中原朝事微諸野太史陳風時事可
知矣

南都之政幅員愈小則官愈大郡縣愈少則官愈
多財賦愈貧則官愈富斯之謂三反三反之政又
烏乎不亡

續存錄

三

妖僧大悲者非真大悲乃吳僧大悲之行童從大
悲往來錢謙益申紹芳家故妖僧折對時但知有
青門牧齋而已其夜叩洪武門自稱 烈皇帝闢
人擒之以隸戎政張玉筍玉筍以爲此等妄男子
但當速斃之若一經窮究國體不無少損此大臣
憂國之至誼而都人藉藉遂謂玉筍且杖殺 烈
皇矣玉筍遂以屬三法司又變而爲潞邸之弟自
言受封郡公本朝烏得有郡公哉物怪人妖豈非
亡國之祥

東宮事黃虎山左崑玉及劉良佐各有爭疏獨虎山一揭爲孚簡明切若所云不殺則東宮爲假殺之則東宮爲眞 皇上雖以大公至正之心恐臣下逢君之惡臣受 先帝知遇之恩不敢不言舉朝悚然良佐兩朝倫典一疏蒼旨至言朕夫妻伯姪之間豈無天性九五真龍其辭卑以遜一至于此孰爲爲之

劉澤清幼時曾習舉子業試時一拳毆殺一隸遂跳出應兵部將材舉天下第一其對客常曰我二

續存錄

四

十一投筆三十一登壇四十一裂土竟不知二十年中所作何事僅僅以富貴自誇小丈夫小丈夫高英吾幕府多才英吾跋扈飛揚之氣一變而爲忠烈固是千古奇男子渡河兩疏令人讀之慟哭何異諸葛出師二表耶英吾死前虎山死後兩賢雖相厄于生前當釋然于地下茅土之賞斯爲不媿二劉之死何足贖罪耶

東宮自三月朔八都三日而元妃至又二日而詹行道遂冒稱 恭皇帝有道者南都一皮傭耳聞

空中有聲曰汝可至宮中尋子忽若爲物所憑遂直叩東華門口出妄言立斃杖下又有劉祥神附其身自稱玄天大帝者國之將亡必有妖孽斯其然乎斯其然乎

廣陵之繁富冠絕海內高黃之爭端由此起英吾之死諸鎮將何欲爲與平伯報仇而虎山竟分兵圍揚州諸鎮將妻子俱在城中遂倒戈南向虜遂乘勢而下虎山死矣我不欲謂之非誤國也

從逆一案竟與南運相終始大抵守節固是臣誼

續存錄

五

然君子不責人以死從逆者六等定罪最爲不爽降寇復降兩且遲禍于本朝殺無赦降寇寇敗從之而西反顏事讐爲寇死守者殺無赦雖汗寇命寇函之際乘間南逃者其罪猶可追寇未敗而先歸者情則最輕今在函在寇者國法旣不能行僅執歸者而問罪焉索賄百端從逆之獄七推五合寬嚴之旨相問而出逆資告賈欲滿未飲遂殺光時亨周鍾以假印鍾負重名于天下旣汗僞命萬惡皆歸時亨亦一名諫議力阻南遷 烈皇帝及

于難而身事仇賊市朝之戮在所當行但于元惡
大憝之中獨執二人而誅之此其東林也復社也
則二人不爲刀環冤怪乎且二人之死亦非當事
之意但借二人以殺雷周耳雷介公周仲馭以三
朝舊事力阻定策者也夫叛國降賊與擁立異議
孰重孰輕若告重殺輕則無辭故殺周以行己
之志掩人之口至若漏網之奸投身各鎮遂冒朝
班不可勝計朝廷刑書爲執政法篋之府哀哉
瑤草雖稱大貪其實不及周宜與十分之八一經

續幸存錄

六

談國萬惡皆歸總之太子元妃兩獄罪不容死瑤
草爲元妃出揭言童氏借有金哥玉哥一婦人不
足惜然皇嗣正重嗚呼 弘光帝之皇嗣固宜重
矣 烈皇帝之皇嗣豈不更重乎且童氏而真也
婦人亦非臣子所敢稱如其偽也又何皇嗣之有
高興平潰卒之渡江也鄭羽公矢石俱發殲者萬
人布告大捷京口人口祝羽公爲之建祠立碑無
所不至潰卒進退無所遂叛降兩羽公少年奇貴
氣揚揚自負名世自二十五日至五月七日無一

日不捷轅門鼓角凱歌震天京口民牛酒爭犒羽
公開藩世上初七日大宴軍中歡舞雜興江聲濟
發函乘閒潛入金山寺初八夜大霧四塞兩遂截
流而渡僅一三百人使羽公以全力制之當便隻
輪不返軍心一潰靖鹵一軍竟爲方士之船入滄
波而不復徒使江南塗炭夷爲左衽天耶天耶卽
閩中有桑榆之收其誤國亦非淺鮮矣

續幸存錄

二

馬本有意爲君子實廷臣激之走險當其出劉入
阮之時賦詩曰蘇蕙才名千古絕陽臺歡舞世間
無若使同房不相妬也應快殺寶蓮波蓋以若蘭
喻劉陽臺喻阮也尙見相臣之體
東平之母賈東平進侯時值入裘初度稱觴極一
時之盛及東平之降而戮也賈遂流離道傍無以
朝哺靖國之母徐卒于廬州送葬亦極一時之盛
及靖國死節竟瘞其旁千古憑弔生何足榮死何
足悲于二夫人見之矣

以書生談朝事其說者十之三四故予矧其
訛而存其是非全錄也

1



青燐屑

青燐屑二卷

青燐屑上卷

慈谿應雲衛著 更名延吉字斐臣戊辰進士

思宗御極之元年五鳳樓前獲一黃袱內襲小書一卷題云天啟七崇禎十七還有福王一清晨內侍檢得即奏御前思宗因傳巡皇城各官究所從來時袁槐眉先生以肯垣隸皇城事奏上曰此事不經何由得至大內且臣等巡視俱各未見而內臣特奏之焉知非有奸人包藏禍心潛伏肘腋而為此耶如一追究將來必有造謠立異簧惑聖聽者矣上可其奏立命火之

青燐屑

丁丑予計偕北上禮闈竣事訪宣武門外斜街見鄉民數輩擁一白雞羽毛純白喙距俱赤云重四十斤索價一兩觀者環堵莫之敢售蓋不知為何物也偶閱字彙鳥獸部鷲字註云鷲形如雞毛色純白喙距純紅所見之國亡

癸未六月夜坐納涼忽陰雲四合雷電交作爆光之中出火星一道聲如炮炭考之天元玉曆曰電中聚火人君絕世

壬癸年間都下變異種種如天津撫院將台旂竿
終夜號泣撫臣具疏以聞權牲祭之亦不輟

鳳陽祖陵悲號震動三年不止守陵內臣大集雲
水齋懺彌夕鸞鶴翔空累數千百震號如故

五鳳樓前門拴風斷三截京師黑書見大內百怪
出如此之類紀述未盡

都人士為予言癸未春京營巡捕軍夜宿旗軍之
西首更定時一老人囑曰今夜子時有一婦人渾
身縞素涕泣而至自西向東汝切不可放過如放

奇異傳

二

過為害不淺至雞鳴即無事矣吾乃地祇神靈將
來救此一方民命如違吾言當得重譴至夜將半
果有一婦泣訴如前云歸母家不意夫死急欲奔
喪不避昏夜避者謹如前戒堅執不允婦亦暫退
迨漏五不避者睡去婦折而東矣輒復旋反蹴避
者醒而告之曰吾乃喪門神也上帝命我行罰災
此一方汝何聽老人言阻我去路汝今抗旨災首
及汝言遂不見避者大懼奔歸告其家人言未及
終仆地而死嗣後遂有疙疸瘟西瓜瘟探頭瘟等

症死亡不可勝計

甲申四月鳳陽總督馬士英總兵黃得功剿寇內
臣盧九德聞變南行江北郡縣擄掠一空

總漕黃希憲聞變南行挾持獨富東省士民多從
之者山東總兵劉澤清至淮安安東守將邱磊截
其家口輜重數日得還

番山鶴高傑之別號首將李成棟至清江浦守將張士
儀以火攻之殺獲甚眾

奇異傳

三

五月閣臣高弘圖樞臣史可法督臣馬士英內監
韓贊周盧九德科臣李沾臺臣左光先等共擁福
藩世子正位南京改元弘光遣諸臣分道安撫天
下從龍定策諸臣進位有差
上命諸臣集議誰任居守誰任督守內監韓贊周
言于眾曰馬相公弘才大略堪任督師史相公安
靜寧一堪任居守士英不樂出鎮辭曰吾往歲擒
劉超服老回回多負勤苦筋力備矣無能為也史
老先生鎮撫皖城屢建奇績目今番山鶴已至淮
南淮安士民仰公盛德不啻明神慈父督是師者

非公而誰史公曰誠如公言毋乃過其實耶東西南北惟君所使吾敢惜頂踵私尺寸墮軍實而長寇仇乎願受命越數日遂進太子太保兵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視師淮揚

朝議既定以史公督師淮揚蘇州吳縣廩膳生盧渭率太學諸生抗疏爭之有秦檜在內李綱在外宋終北轅等語朝野傳誦以為名言時人方之陳東云

時劉澤清據淮安維揚士民之懼番山鵠之乞據

揚城也登埤固守堅不令人四野居民奔竄靡寧而高傑之兵殺人無忌莫敢櫻鋒江都觀政士鄭元勳恃其才之足以服衆也且認時局之線索在乎岸然出而為調人往來高營酣飲達旦傑復以幣餌之元勳氣益揚揚語于衆曰高帥之來勅書召之也馬士英聘書現在卽入南京尙且聽之况揚城乎百姓未知眞實聞然以元勳與賊通賣揚城以市德遂其及之才骨片肉咀嚼俱盡先是士英用金幣往聘番山鵠弘光帝手詔有將軍以身許國帶纒共之等語

程歸于京師

史公勾當公事每至夜分隆冬盛暑未嘗暫輟且恐勞人畧不設備員役倦怠獨處舟中亦自有言宜加警備者公曰有命在天人爲何益坦然如故後以公務冗煩以黃蠶源老成練達欲令與處一舟而加商確蠶源憐曰月若老矣不能日侍左右師臺亦當節勞珍重毋以食少事煩蹈前人故轍且發書走檄募僚濟濟俱饒爲之徵兵問餉胥吏有司事耳老師但董其成綽有餘暇何必晝夜損

神以躬親轉勞瘁乎公曰固知公等皆受用人不堪辛苦蠶源曰兵者殺機也當以樂意行之將者死官也須以生氣出之汾陽聲伎滿前窮者極欲何嘗廢乃公事乎公笑而不答

二月公還自徐州黃潯山聞英吾之變啟慶欲襲維揚代領其衆守城戒嚴總河王鐵山總漕田百源深以爲憂且慮高兵橫軼令兼屯田僉事監紀推官應廷吉持節安撫而史公令節適至遂并行焉至爲伯鎮撤其橫稅商民歌舞

十五日公自徐至揚令同知曲從直中軍馬應麒入濟山營門所欲為濟山曰吾乃朝廷大將累立戰功僻處儀徵小邑番山鶴一賊耳有何功績占據名邦今既身故今將泰興興化通泰三州行鹽地面盡歸于吾念其死于王事權分高郵寶應江都等處養其妻子如拂我意誓不罷兵高營將士亦摩拳擦掌雄據不一月命高盧二太監持諭解兵始退去時人爲之語曰誰喚番山鶴子來關仔不和諧平地起刀兵夫人來壓聚邢夫也虧殺老媒

言婦人

婆也史公走江又走淮俺爺醉燒酒全不保二鎮

罷兵高藩邢氏夫人慮稚子之孤弱也恐獨立不足以有成知閣部無子欲爲螟蛉公怪之謀諸將佐僉曰無傷公心不然殺形于色輒有獻策者曰是不難渠係高氏有高監在公盍爲三盟令父其父子其子公可其議次日邢夫人設宴將吏畢集公備降意語高監監忻諾受其子拜邢夫人亦拜并拜公公不受環柱而走高監止焉宴畢各散又明日高監設宴宴公并宴高世子公甫就坐令小

三日城西北隅火焚死一驢燬民舍三間匝月有土橋之變而督師高監以王命至公因其之非妄也時咨問焉

九月從淮抵揚初定從征文武官員經制俸贖之數開標額兵三萬人四鎮同之每鎮本色米三十萬石銀四十萬兩左良玉稱是各鎮不等

閣部請印七顆設督餉道印一顆以原任副使黃鉉掌之監軍道印一顆以原任副使高岐鳳掌之行軍兵部職方司印一顆以黃日芳掌之同

言婦人

七

其官者爲秦士旂主事何剛施鳳儀等監餉同知一員以知縣吳道玉署之無印監紀推官印一顆先後掌其印者爲原任僉事陸遜之原任知縣應廷吉同其官者爲劉景縉梁以樟呂彥良等從征立功爲原任翰林院庶吉士吳爾璵滁泗兵備石叢明開府推官李長康贊書通判張鐔知縣殷垵支益等參贊等官不及備載侯方岳後至以爲桃源知縣督師六廳副總兵印一顆以李正春掌之督師中軍旂鼓印一顆以馬應魁掌之同其官者

為翟天葵陶正明等督師軍前賞功叅將印一顆以汪一誠掌之

靖南伯黃得功標下監軍職方主事一員以馮元慶為之監紀推官一員以徐為之

東平伯劉澤清標下監軍道一員以淮海道加太僕寺少卿張文光為之監稅知縣一員以原任

榆縣知縣方來商為之東平鎮淮唯職役人无所顧忌北來朝臣韓如愈等悉被慘殺其餘民者不能盡悉然願指唯諾惟熊民之言是聽樊明片言轉移全活甚眾

廣昌伯劉良佐標下額設未詳

興平伯高傑標下監軍道一員以王相業為之監紀同知一員以原任安塞縣朱統鏞為之監紀通判一員以許鴻儀為之

總河軍門王永吉標下監軍道一員以黃國琦為之監紀推官一員以楊芬為之

江北督師太監高起潛標下額設未詳

四鎮各私設行鹽理餉總兵監紀等官自畫分地商賈裹足鹽壅不行各私立關稅不係正供東平則陽山安東等處興平則邵伯江堰等處多兇橫

掠民民不聊生

弘光帝既立以戶科右給事中左懋第加兵部侍郎總兵官陳洪範加宮保都督使北修和議懋第不屈以身殉難洪範放還壽亦被戮

當事者議以阮大鍼為兵部尚書舉朝爭之南都人夜書一聯于司馬堂闖賊無門匹馬橫行天下元兇有耳一人濁亂中原爾時獎正難以枚舉南都人復書西江月一詞于演武場云有禍自然輪着無錢不用安排滿街都督没人撞偏地職方多

無賴本事何如世事多才不若多財門前懸掛虎頭牌大小官兒出賣

黃蜚自登州來欲觀南都路經淮揚慮為高劉二鎮所掠以書致黃得功欣然以兵迎之弗虞高之尼其來也至邗關外五十里地名土橋角巾緩帶飲馬蓐食高營三义河守備不審其由以得功暗襲維揚高急高遂密布精騎于土橋左右而黃不知也俄而士馬圍合漸漸逼身馬不及介人不及裝箭集如雨得功以鎗撥去無及虜者所乘戰馬

價值千金贖族而難得功奪他馬而馳隨行三百騎盡爲高營收夫

曠昔之夜番山鵝以得功離鎮發兵離鎮千人夜襲儀徵守城副將丘鉞馬岱等偵知之相與謀曰

高兵來以主帥他出也姑以舊城委之天明主帥必主內外夾擊吾事濟矣因閉門堅守令士卒飽

食熟睡城外四圍虛設烟火以爲疑兵薄暮高兵大至見已設備不敢前進又見烟火聯絡以爲黃

兵營盤砲矢齊發夜半與火葯俱盡城中望見馬

岱爭先殺出千人喪魄俄頃盡殲

番山鵝必欲以揚爲鎮屢肆要挾閣部爲請于朝

維揚士紳又復大闕守土以無嗣爲辭閣部遂遷

于東信行署以督府居之入城日高夫人邢氏號

令巖肅頗稱宏堵按邢氏關賊李自成妻也番山鵝通馬自成覺之杖之百將殺之番山鵝挾而南奔自成追之不及邢氏美而驚然嚴殺將士棟揚番山鵝見之終身不復議置側室閣部銳意河南黃日芳陸遜之叩應廷吉曰師

相將有事于中州君意何若廷吉曰明年太乙在

震角亢司垣始擊掩壽星之次當殞上將天下事

農吾當親見藩臺面議可否差官唯唯而退裴臣即以令箭子夜叩關退回高郵屯劄

公至草鞋峽黃泔山等已敗左兵于江上公先具疏入告奉

旨有北兵南向卿速回料理不必入朝公登燕子磯南面八拜慟哭而返

諸軍駐高郵奉閣部令箭云左手順流而下邳宿道即督一應軍器錢糧至浦口會勦于刻奉令箭

云北兵南面諸軍不必赴泗速回揚州聽調晡後

復奉令箭云盱眙告急邳宿道可督諸軍至天長

接應裴臣謂諸將曰閣部方寸亂矣豈有千里之程如許之餉而一日三調者乎驚急頻仍揚城必有內變吾等第當堅守相機而進諸將唯唯否否

計無所出偶語而散

十一自公至天長檄召諸將救援盱眙單騎當先不避風雨忽報盱眙已降泗州降將侯方嚴全軍

敗沒浮橋亦陷公一日一夜冒雨拖泥奔至揚州

尚未得食城中聞傳許定國領大兵至欲盡殲高

氏以絕寬對且云出自公口十四日五鼓高兵斬關奪門而出悉奔秦州牲畜舟楫爲之一空

十五日移泗諸軍荷屯高郵黃日芳檄防河兵至適見北來舡艘挂帆江上蜂擁而來問之則劉鶴洲田百源之勤王師也棐臣以劉有前隙遂移屯高郵湖

是日有北使至高郵自稱前庚辰進士陳某云湖廣人又云江西人僚屬無識其面者捧三函內一函封題如前一函題曰某王令旨仰總河都御史

某開折一函題曰某王令旨巡撫淮安都御史某開折職方郎中黃日芳等歎之辨論種種使者以三罪罪我曰爾君葬葬城偶汝輩聽其凌夷草土竟不發喪一罪也吾國爲汝國報仇汝輩擅立福藩世子二罪也吾國爲汝君發喪歸葬又爲汝國殲除勁敵罔知報謝亦無一介行李往來三罪也日芳等云光帝變起倉卒諸臣料理不及重頓發喪已差大臣左懋弟等恭伸款謝使者曰土地山川皆吾國之餘也些須玉帛何足掛齒今奉天討

府通判李長康爲開封府推官經略中原皆原任戶部主事蔣臣歸安縣儒學生員韓釋祖後至閣部乞奏官之辭不受

諸藩各分汛地長江而上爲左良玉汛地天靈州而下至儀徵三义河爲黃得功汛地三义河而北至高郵州界爲高傑汛地自淮安而北至清江浦爲劉澤清汛地自黃家營而北爲史公汛地自宿遷至駱馬湖爲總河軍門王永吉汛地

開標張天祿爲前鋒鎮駐瓜州許大成爲游擊鎮

忠貫營李栖鳳爲甘肅鎮駐睢寧劉肇基仍總兵官駐高家集張士儀爲河協鎮駐王家樓沈通明爲參將駐白洋河

黃鉉督理糧餉往來常鎮何剛傑督糧餉往來蘇松兼理忠貫營事高岐鳳爲監軍道同李栖鳳協防睢寧黃日芳爲行軍職方郎中秦士奇施鳳儀副之應廷吉爲監紀推官吳道正爲監餉知縣馬應魁爲中軍副將翟天葵爲旗鼓副匡明副之汪一誠爲賞功參將同駐白洋以任防河之役後北

兵入揚州吳道正馬應魁陶匡明汪一誠等死之
有使從北方來自稱燕山衛王百戶特書一函函
題云某王致書史老先生閣下史公令中軍官厚
加欵待上其君子當宁令詞臣擬議報書以答之
十月有旨以莫須有事捕安東副將邱孫下獄劉
澤清自往唁之飲饌豐美把臂嗚咽且諭獄吏小
心永值會當書疏請稀復職無何孫竟殺 雖史
公奉

旨而行實東平修怨爲之也

十一月四日爲閣部懸弧之辰舟抵棗鎮各官免
秦急報剗城夏固山闌入宿遷史公愀然不樂亟
召衆官舟皆未至惟應廷吉從因召見徐問曰在
昔姜子牙張子房諸葛孔明何如人也廷吉對曰
三公皆王佐才不得位置優劣雖勲名事業成就
不同則時有利有不利也龐德公曰臥龍雖得其
主未得其時斯言確矣公曰陳壽有言將畧非其
所長廷吉曰考之傳記孔明種種調度出人意料
豈壽所能窺測他不足論出師表云鞠躬盡瘁死

而後已至于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睹只此
數言萬世人臣之軌則也公改容謝曰年兄教我
矣廷吉與公同語故云既而曰天下事已不可爲先帝變曰
予待罪南樞宜固應死轉念天下國家之重庶幾
主器得人希紹一成一旅之烈不意決裂至此揆
厥所由職由四鎮尾大不掉爲今之計惟斬四臣
頭懸之國門以爲任事不忠之戒或其有濟哲之
建議而封四鎮者高弘圖也從主中張贊成其事
者姜日廣馬士英也依違其間無所救正者余也

又曰連日天象變異如許年兄何不擇其善者而
言之廷吉曰據實而言猶疑僞妄敢臆說乎令取
新書二冊贈廷吉而別

次日抵白洋河令廷吉監劉肇基軍高岐鳳監李
栖鳳軍進取宿遷初八日黎明師濟河夏固山遁
去遂復宿去

越數日夏固山復圍邳州軍于城北劉李二將軍
軍于城南兩將相望未嘗一矢相加樵採者出北
兵諭之曰爾民卽吾民吾不殺汝好守城池毋爲

他賊所據相恃半月各引去

邳宿報至南都貴陽方箕踞而戲讀罷大笑哈

不住時東省楊公士聰在座驚問曰邳宿淪陷幸

而復完南北關係不淺公何泄泄為貴陽曰君以

為誠有是事耶楊曰寧有無疾而呻者貴陽曰不

然此史道隣之妙用也哉將莫矣陽河將吏例應

叙功耗費錢糧例應銷算蓋為叙功銷算地也楊

且信且疑明春奉使河上始知無偽

復有使從北方來自稱鴻臚寺班周某者致書如

前公不啟封沅之于水重資其人而遣之

鹵薄所至凡一技一能欲效用者皆投策進見隨

試隨收月有廩餼以推官應廷吉董其事命曰禮

賢館于是四方倖進之徒接踵而至甚有獻策請

驚三山街天功坊以助軍餉者裴臣病之自史公

曰是皆躁冷之士究無寔用所捐精糜亦百姓脂

膏也曷不遣此輩歸塾就業另儲真才以副寔用

乎公曰吾將以禮為羅莫拔一于千百以濟緩急

耳廩之如故相聚數月既无拔萃之才亦無破格

1532

1531

之選始私相謂曰求之甚殷遇之甚疎吾輩其齊

門之瑟也夫稍稍引去城破日從公及于難者止

一十九人

額餉雖設所入不敷所出遂以戶部主事施鳳儀

行鹽揚州

揚州為高藩汎地不隔碍不行復以周某為理餉

總兵與取米豆官私夾帶上下為奸利之所人不

全在官遂議屯田以陸遜之為大梁僉事官給牛

糧籽粒另設屬員迄無成功復欲應廷吉屯田邳

宿廷吉辭曰國家屯政原有成額小民世受謂之

恒產焉所謂開曠而屯之且屯田籽粒既入于官

有司常賦又何從出聞之桃源縣生員有愿輸百

頭小麥五百石以請縣官者斷无是事為此言者

而欺公也公不以為然強之視屯田僉事事

朔風日勁河陽倍嚴因令秦士奇等沿河築墩以

為施放炮火之地應裴臣曰是无益也黃河兩岸

沙磧墳塚土性虛浮春水泛漲斷必傾圮安能架

炮而同事諸公力欲以築墩多少居為己功且欲

爲富身進身地讓格不行迄今兩岸一望平沙墩
基尙存識者嗤之以爲博沙之智

延陵鄉紳朱一馮者虎踞灘田盈千累百家殷富
衆怨所歸公慮經營不足輒造其窟請助餉萬金
以塞衆口朱不理焉及興平鎮揚甯詠者皆至興
平遂疏于朝追賍數十萬減至四萬力不能完一
馮浮海赴閩第三子庠生號長源者受刑追比羅
管社學隆冬隔宿卸校墮其二指後北兵入復與
戴姓兄弟糾集灘兵橫行衡命戴已就戮一馮父
子不知所終

敬告讀者

歷年來，本公司所整理出版古籍善本
(孤本、珍本)皆一時精選絕版好書，經
歷了數十年，甚至數百年木刻刷版，因彼
時情景不同，致有好壞殊異，本欲重行排
印，又恐泯滅原板價值，且手民校植錯誤
難免，遺害更大，故仍其舊，深望仁人君
子多所參攷，並乞見諒!!

新文豐出版公司 謹啓

青麟眉下卷

慈谿應喜臣著 更名廷吉字業臣戊辰進士

乙酉元旦大風拔木積雪數尺自臘迄春陰凝不

霽白洋河干聊為綿葭飄灑浸潤竟不成禮閣部

以糧餉不前諸軍飢餒斷葷絕飲澆食啜茗而已

興平至徐州程肖宇率驍健之士六人以降 肖宇豐沛

開大盜也聚眾數千攻掠无忌思宗末年百戰復之下廷尉獄未正厥辜闕賊隴入釋之而南仍復為盜畏興平

強盛率眾附降興平遂與敵血定盟餽遺酬酢略

无虛日浹旬酒酣俱殺以殉及至永城鄉紳某者

蓄積甚厚輸犒數千興平亦與定盟旋復見殺并

籍其家故許定國力為之備

興平所宅徐州館舍極其精潔忽異物叠見坐臥

不寧陡于白晝無因而火興平胸首俱焦須臾走

出隨身寶玩灰燼無餘爰是決意北征抵睢城焉

天啟甲子七月五星聚張辛巳春黃河涸漕艘不

行錢塘江舟人炊飯水入釜為火壬午秋樊惑入

南斗棗臣歎曰伯陽父有言今周之德若二代之

季矣象緯告凶名川枯竭將毋同乎是時黃河清

泗州麒麟見閣部謂棗臣曰是非休徵與將謂有

建武紹興之事也棗臣曰天心仁愛托物徵奇魯

獸獲麟未聞為尼山之瑞公聽然而起

是月閣部命監紀通判張鑾往河南招撫土寇劉

洪啟 混名一李際遇楊四等便道過許定國營且

戒以勿令興平知也

莫吾至睢州扎營二十里外懸王命旂于城堦令

曰无故而入城者視此兵民安堵秋毫無犯翌日

莫吾率親信精銳之三百人入睢州城許定國素

服角帶候迎二十里外執禮甚恭有千戶某者攔

馬投訴云定國謀汝莫吾不之信馬前責六十棍

送定國營許即臬示英吾遂與定盟歃血鑽刀結

為兄弟定國以美姝進英吾屏不御徐謂許曰行

軍之日無所事此弟如有心為吾畜之掃者中原

以娛吾老定國唯唯而退

興平意欲急行定國遲遲不果興平詰之定國曰

山妻偶恚興平懼曰弟人傑也何無丈夫氣兒女

子願去則去否則殺之以絕他念前途立功惟君

所欲倘濡濕不能吾當爲君祿之定國驚曰此末弟結髮非他婦比當卽隨行幸勿見罪定國爲上燈之酌已則待飲于輿平令伊弟許泗陪宴諸將各侑以妙伎一人飲半酣諸將愆其有異密告輿平曰今日之宴大非昔比伊弟許四神魂不安將毋懷不仁乎輿平笑曰爾等以定國爲虎狼耶吾視之直蟻蟻耳諸將再欲進言輿平揮之而退遂各暢飲人挾一伎不怕知其落子設中也輿平寢室無宿將健兒止髻髻之童數輩所用鐵棍重十

八斤詭稱四十斤每以自隨漏將殘前後左右長鎗叢集小童急報輿平急起索鐵棍失之矣猶奪他人之鎗步戰達旦連殺數人而斃三百人盡皆開膛身首異處覓一全屍不得也次日亭午城外將士約略聞之猶未敢入越三日李本深等始率衆至定國已渡河北向矣睢城接壤屠戮幾二百里所至之處飛走皆刑

元正十日閣部所乘座船桅竿夜輒作聲自上而下復自下而上中軍官備牲祭之亦復不止詢之

長年曰無他不過主人欲更舟耳十八日輿平凶問至公遂如彭城

輿平旣沒諸將互相雄長下弦之夕幾至血刃公環甲戴弁坐以待旦兢兢不免昧爽與諸將盟以輿平嫡甥李本深爲揚州提督嫡弟高某爲副將以胡茂楨爲開標大廳李成棟總兵徐州其餘將佐各有分地立其子爲世子請卹請廕于是衆志帖然

東平開藩淮邸大治宮室窮極壯麗造一水閣費

及千金落城日淮岸諸生爭獻詩賦稱頌功德其間忽傾二生溺水死

淮陰紫霄觀皂莢樹一株產物如飴色黃味淡淋漓不徹士民以爲甘露縱觀如市菜臣過而見之曰此爵饒也白者爲甘露黃者爵陽所見之地期見身主

公弟原任翰林院庶吉士可程自北來歸公疏請歸之可適有旨卿宣力于外不遑將毋卿弟可程在居私第侍奉甘旨靜聽處分不必引咎由是可

元勳有別墅在城西東南隅水色山光互相掩映
顏曰影園壬午春日牡丹盛開得姚黃二本因言
宋錢公輔園亭會得此種賞花同時之客俱登崇
階爲一代名佐元勳意頗自擬刻影園集徵名人
詩歌以百什計而竟遭奇禍何也

元勳既死番山鵠大懼因劫閣部于福緣庵羅列
兵仗甲士環堵公夷然處之將及浹旬乃爲具疏
以瓜步城屯其士卒衆志稍安

高傑橫甚頭顱滿野聞督師來亦頗嚴憚分命將

言燹屑

五

士寅夜掘坎埋蕩掩幣升帳之日傑詞色俱變惴
惴然若有不可測者及庭見時坦衷撲實平易近
人偏裨亦各留茶自此將師視爲易與矯命橫行
大爲跋扈之勢矣

六月初議封黃得功爲靖南伯劉澤清爲東平伯
劉良佐爲廣昌伯高傑爲平興伯是爲四鎮左良
玉鄭芝龍唐通等進爵有差

七月安撫浙江監察御史左光先疏薦原任徐州
碭山知縣應廷吉于朝有三式之學皆精天官之

微更悉臣與久處信而有徵所當投大遺艱究其
底蘊等語部覆授廷吉淮安府推官閣部具疏請
之奉

旨廷吉卽以淮安府推官職銜閣部軍前效用同
得是旨者爲劉湘客通判張鑠紀克用等

揚州初定遂于八月督巡淮安點視劉澤清兵馬
奏以澤清駐淮安高傑駐瓜揚黃得功駐儀徵劉
良佐駐壽春各有分畝

是月魯藩從東充來信宿而去

言燹屑

六

唐藩從鳳陽來會于淮浦盤桓旬日唐藩以閣部
有肄業之恩往還簡札稱門生唐藩先以罪廢禁
錮高鸞弘光帝登極閣部具疏救之

八月十五日閣部升帳忽旋風從東南起吹折牙
旂一面其風旋轉丹墀良从方散公以廷吉初至
軍前欲試其實卽命占之占曰風從月德方來爲
本日貴人時當有貴臣奉王命而至者風勢旋轉

飄忽其事爲爭音屬徵象爲火數居四二十日內
當有爭鬪之事五日前後須防失火且損六畜越

黃門數輩俱圍有衣蟒者挾公坐不得起令世子拜邢夫人亦拜以父稱之公無可奈何勉強盡歡快快彌日前冬紫微垣諸星皆暗公屏人夜出召裴臣從公仰視曰垣星失曜奈何裴臣曰上相獨明公曰吾昔位上相近爲瑤草矣雖然輔弼皆暗上相其獨生乎愴然不懌吳爾墳從莫吾北征睢州變化流寓祥符偶遇一婦自稱王妃爾墳不察以爲弘光帝元后也因開封守臣附疏以進至京師鞠之則周府宮人也爾墳以妄言得罪楊公留

三十一

二

不遣夜發飛騎促爾墳至代疏引罪爾墳獲免後守新城不知所終
鴻臚卿高姓蒼頭從北平來路過一男子着綉蟒裙着頭驚曰子其王子乎男子詭曰然吾太子也少選則曰非也吾乃王戚晚族屬王之明也蒼頭因爲設策令渠昌稱太子詐往浙江因報主人曰太子渡江而來矣高弗審立命追之且聞于朝百僚勘察舊時認識盡得其情高鴻臚棄市之明尙繫廷尉未服上刑弘光帝出奔北兵未至市囂數

百擁入大內黃袍加身三日斃于亂兵公向不知顛末曾爲具疏後深悔之

三月左良玉帥師南下監二旂于鵠首左曰清君側右曰定儲位其實良玉不知也首其事者以他詞誘良玉出府良玉顧問欲何所往首事者輒令衆曰命燒府第衆共舉火烟焰張天良玉不知所爲首事者進曰小人乘權儲君未定袁臨候等約同舉事良玉唯諾及至九江繼成乘城拒守炮達于寢良玉始知爲首事者所賣驚怖而殞左衆遂

三十一

二

舍九江歷皖城逕趨都下馬瑤草等羅拜黃濟山于榻前濟山曰吾受國厚恩臨事致身分也何煩公等重禮遂視師江上累戰皆捷左衆計緇渡江納欵北兵入白土關濟山臂中箭毒不能挽強披甲登舟竟爲流矢所殞句容東南數十里地名白土關靖南罷兵高營將士敕命投城惟閣部是聽內有枝其威名者以原任翰林院編修衛亂文總督淮揚軍事公恬不介意而將士憤懣不平慰諭再三終不受命子安蒞任之曰無一人至者維揚旣設

督撫幕僚集議于公曰公督師也督師之體居中調度與諸藩異奈何與彼互分汎地是關部與藩鎮等也為今之計公盍移駐泗州防護祖陵以成居重馭輕之勢然後繕疏請命將此仔肩交付衛子安王鐵山乎公曰曩之分汎虞師武臣之不力也吾故以身先之移鎮泗州未為無見遂于是月一日令裴臣監督叅劉恒祚游擊孫桓都司錢鼎新于光等舡隻會黃蠡源于清江浦時蠡源防渡河未撤也澤湖向泗州進發

青燐精

九

屯泗之議既定公謂應裴臣曰禮賢館諸生隨軍有時兼之河防多負勤苦今又趨泗是重勞也君盍品定才識量能授官酬其積勤乎因于四月二日于督撫左廂策試諸士第嘉禾歸昭崑山孫元凱等為甲乙并授唐大章唐妍張大武陸燧等通判推官知縣等官
盧涓是年充歲貢生赴揚謁見實有非分之望公優禮有加劇談不倦及試職銜識卓議高詞采瀟灑原擬壓卷公手其文學節歎賞另立特等贈以

路費三兩而已諸生遷次次日進謝公各論遺留裴臣小飲從容問曰君精三式之學所言淮陰安堵終不被兵與諸人同第言夏至前後南都多事予所不解亦無持是說者裴臣對曰令歲太乙陽局鎮坤二宮始擊關提主大將囚客叅將發而又文昌與太陰并凶禍有不可言者夏至之後更換陰局大事去矣公子袖中出弘光帝手詔示裴臣曰左兵南矣吾將赴難君言不信則可倘如君言奈天意何執裴臣手唏噓而別遂于午刻發平山

青燐精

十

公既赴召將一應軍務付裴臣令箭便宜行事三日裴臣督諸軍赴泗過淮揚劉鶴洲以令箭取軍器火藥餉銀等件蓋施誠菴教之也誠菴以公為劉之私人且南北危急謂不假兵柄心忌應之獨任且此餉無主故令東平取之裴臣堅執不與謂其差官曰吾朝廷命官欽定關員非徇委者比藩鎮令箭何為至我差官曰令箭所以差官也裴臣曰然但此軍器錢糧受命關臣督往泗州今雖暫時隔絕何可便付况已薄暮亦非交割錢糧之時明

未可知也問東省探細人至臨淄士民翹望王師如雨濟早何不取道于東義警直進彼中豪傑必有嚮應者二公默然

朝廷疏論時政有微刺公者曰督師之地爲招亡納叛之區閣部之前爲藏垢納污之所蓋指北來諸公而言也公置之不辯于是東平各挾阿私上疏論薦中外之勢同水火矣

興平定居閣部遂如儀徵點視黃得功兵馬大閱于部賞資金帛千金有差

黃高交惡遂各治兵番山鷓曰曩昔千人皆維揚惡少嘗欲圖我我故駢之假手于黃君之士卒豈敢敗歟也黃必欲報怨閣部不得已復之儀徵泊舟吾臺庵側以爲調釋值得功母夫人逝苦次與語稍霽色焉因命監紀通判許鴻儀推官應廷吉往高營議和高雖聽命而所得馬匹匿弗肯還往反再四始償百匹皆羸瘦不堪者解至黃營止收其半閣部復以二千匹強之餘二十匹漸次斃矣高不肯補閣部不得已償解三千兩復令高傑以

千金爲黃太母賜憾始稍釋

南內出太祖時所積軍器及新造弓矢等件數可十萬副解赴閣部軍前路經儀徵聞黃營將士搶掠過半督藩令箭禁不能止黃營監紀推官徐某解犯令者數人皆牧豎也閣部宥而弗治所失軍器亦不可問矣兵部主事馮元颺來見閣部以其名家子禮接之而倨傲不恭氣質與得功等遂令監黃軍蓋外之也

儀徵返旆決意河南之行番山鷓于初十日祭旂風吹大纛頓折紅衣太砲無故自裂傑曰此偶然耳遂于十月十四日登舟應廷吉私謂人曰旂斷砲製已爲不祥今十四口俗稱月忌又爲十惡大敗何故登舟同列曰高藩幕下智囊濟濟豈無解此者詩曰無易由言莫捫朕舌應吉曰其然吾言過矣

二十一日閣部暫駐清江浦遂奏李成棟爲徐州總兵官賀大成爲藩標先鋒總兵官陸遜之爲火梁屯田僉事胡蘄忠爲睢州知州冷時中爲開封

罪以有道伐無道何說之辭日芳等辭以主帥不在徐當另議彼亦不留馳驛北云

十六日北氛日極黃日芳檄川將胡尙友韓尙良各領本部扎營茱萸灣以為聲援應廷吉帥諸軍來會屯瓦窰舖以為犄角是日田劉撤兵回淮安矣

十七日移泗諸軍駐瓦窰舖何剛率忠貫營兵來會時方至午食北哨陞至射倒棊臣家丁眾大駭愕諸君執三眼鎗逐之既退復奔邵伯鎮遇胡驥

青燐屑

二將兵斬首七級適南風大作諸軍復退邵伯胡盧家嘴地方屯劄

十八日城守慈嚴公檄各鎮援兵無一至者前鋒鎮移軍天靈洲矣午刻公檄黃日芳駐邵伯鎮即為汎地秦士奇副之黃鈇遣糧未回以東省未任

監軍道孫芝秀署督糧道事應廷吉副之駐邵伯鎮轉運糧儲胡韓二將往來護送

十九日公檄何剛督所部兵入城守衛劉肇基率所部兵亦至遂共入城城陷日剛以弓弦自經死

二十日北兵以大炮未至屯斑竹園驍將押住單騎劫營奪馬一疋斬首一級而還公賞以蟒紗一襲白金百兩

二十一日甘肅鎮李栖鳳監軍道高歧鳳帥所部兵四千入至梁以牌應廷吉張鐸施鳳儀弁禮賢館講生俱入城守衛

二十二日李高有異志將欲劫公以應北兵公正色拒之曰此吾死所也公等何為如欲富貴請各自便前此兵譴我降人百計稅公初猶令馬旂鼓

青燐屑

青

往來陳說是日止令隔河而語詞後有北人來亦不容矣李高見公志不可奪遂于二鼓拔營而出并帶護餉用將胡尙友韓尙諒諸兵北去公恐生內變亦聽之不禁也自此備禦單弱餉不可繼城不可守矣

二十三日漏下二鼓公謂棊臣曰移泗餉銀約二十萬軍器火葯十萬并諸糧米俱君首尾奔之可惜諸將非君至當斬不與可夤夜出城陸續轉運

以濟緩急又云吾自思憤憤已後急務便宜行之

不必關曰于我事竣日彙報可也裴臣曰廷吉現守南門若何公曰以施誠世代之于是縋城而下城陷日誠巷走至鈔關門皆中流矢斃

北兵未集時劉肇基等請乘不備背城一戰公曰銳氣不可輕試且養全鋒以待其斃不知坐失事機及北兵從泗州運紅衣砲至一鼓而下肇基率所部四百人巷戰而死

川兵既去護餉無人二十三日游擊韓飛護運糧七百石至楊子橋遂為北兵所掠殺死捐水數人

焚毀畧盡

二十四日北兵試砲飛至郡堂彈重十斤四兩滿城惶怖知府濟寧任民育吉服危坐城中城破死之眷屬俱投井中同知曲從直并其子拔貢生某分守東門皆死之

舊城西門地形卑下城外高阜俯瞰城下勢若建領且為興化李官祖營樹木陰翳由外達內絕無阻隔枝幹回互勢少得出諸將屢以為言公以李氏蔭沐不忍伐也且言諸將以此地為險吾自守

之二十四日夜砲落雉堞二堵二小卒緣牆而上城上鼎沸勢遂不支

周志畏以少年兩榜蒞事江都頗立崖岸遂與高營將士不協時被窘辱百計謝事以難其請適江右羅伏龍至遂以水土不服議調而以伏龍代之羅受事三日羽檄交馳周仍不去公因勅新舊縣令一同守城城破日周羅死之家口無一免者縉紳故大司馬張伯鯨督修重城同知王縉爵運使揚振熙與難

二十五日揚城失守邵伯鎮文武一時星聚移泗之餉退屯赤岸湖堦人灣至二十九日舊甘肅鎮李栖鳳令其弟栖鸞率眾大掠時李成棟扎營高郵東門栖鸞不敢逕進乃以小艇載輜重潛過護餉各官得以漁舟遁去

二十六日漕河諸臣望風歸附劉鶴洲田百源等從安東航海三溝閘瓜步等處北騎密布許大成決下河堤以沙艇至船海安場等處避亂黃斌卿鄭彩守江口揚文馳駐金山築圍牆以避砲矢

五月初丁之夜大霧橫江北兵夜取瓜州市廛門
扇柵欄竹椅木椽結爲一屏上然燈燭大施號砲
亂流而下以爲北騎之襲江也悉力攻擊北兵從
坎墜橋狹流輕舟飛渡不過一二十人耳黎明高
阜僻處虛設亭幃擊鼓吹螺沿江守兵遂無固守
且金右先期納款者江東王氣于斯盡矣

閩部沒後新朝念其忠勤勅有司給粟帛以養其
母與西門小房一區以處其室戊子歲鹽城人復
有竊其名字以號召蚩氓者掠廟灣入淮浦震驚

青燐屑 七

白下官復拘擊其孥有北將曰曩下淮揚吾當先
摧敵若史公者業手及之矣此固假編名字者行
當自敗河必疑其母妻哉並釋之或曰今有墓在
梅花嶺逸史云聞爲神史威所築疑假疑真不必

深辨

唐存德先生言乙酉元旦南都一大儻夢至帝所
見冕玉兩摺笏者捧冊觀帝曰此在劫人數也帝
問兩人多北人少乎冕玉者曰然高傑開刀定數
應爾帝首肯而退嗚呼前定之說不虛也

1
1
3

2
2
1



粵游見聞

粵游見聞

前行人司行人瞿其美記

唐王次閩

高帝之子封國河南省南陽府王諱聿鍵因累
囚鳳陽高墻國變淮撫路振飛護之出 光元
年某月保國公朱國弼劾舊淮撫路振飛賊信
日逼先縱獄囚天潢游至兵拒河上皇上扁舟
不納入城且云鳳陽有天子氣蓋為王也鄭鴻
達鎮守京口有武弁王姓者以三千金賂職方

粵游見聞

司王麗青欲得京口王利其賄遂調鴻達鎮山
東鄭失職固快快而清兵又屠揚州犯瓜州鴻
達聞風先遁挾王至閩一云鴻達曾與清兵相
拒于京口清將張天祿史公法愛將也鴻達陣
傷其一目故清從天寧州渡江鄭遂奉王入閩
總兵方國安圍金華府

國安浙人左良玉標官也左夢庚投清兵南奔
與朱大典有隙回兵至婺圍攻匝月殺掠甚慘
至閩六月二十五日方解

桂王在梧州

王神宗之子也萬曆末年就國衡州崇禎十七
年張獻忠破衡州長世子次王子俱為賊書王
僅與第三子安仁王及妃王氏馳永州第四子
永明王即今上也為賊所囚宣國公焦璉時為
湖南列較斬守者負之西馳追至永州與王會
是時楚地殘破粵中稍安七月壬辰惠桂二王
駐廣西十一月戊子桂王薨諡曰端弘光元年
四月有旨召安仁永明二王赴近畿六月巡撫

粵游見聞

瞿式耜梧州上任遂同太妃王氏聯舟東下王
撫軍值靖江之難家屬得王母覆庇之力永明
王正位葬王于梧州之陵是為興陵廟號端皇
帝
魯王監國于會稽

王諱以海崇禎十一年清人犯山東劉澤清鎮
守兗州清人賂之黃金十萬澤清遂棄不守清
人入兗執魯王王年幼詭稱魯王牧兒見清兵
掠王邸皆忽流淚清人怪之旁有人曰此是魯

藩八千歲也清人刃之三擊不中駭曰汝大有福我不駭汝前有一少年女子甚麗犯之不從死于墻下意汝婦耶汝其埋之王因得脫十七年夏六月丙子王渡江入浙十二月乙巳王移居台州紹興起義陳璘揮首先推戴張國維繼之迎王至紹興卽監國位以明年爲監國元年是年仍稱弘光元年

唐王卽帝位于閩中

以丙戌本年爲隆武元年封鄭鴻逵爲定虜侯

粵游見聞

鄭芝龍先封南安伯至是封平虜侯并賜子成功國姓以喇馬體統行事掌宗人府事封皇弟某爲唐王叔某爲鄧王拜鴻逵爲大將軍擇吉授鉞至期大風雨駕旣登壇當授鉞時風吹所懸匾墮中鉞柄折爲二乘馬冒雨還宮閣臣黃道周與芝龍爭班列都御史何楷亡之尋道周以督師出關楷請急歸離城市四十里爲賊所傷幾死或云鴻逵使之也

詔改福州府爲福京

以布政司爲行宮按察使爲芝龍第

太僕寺少卿萬元吉春坊庶子楊廷麟守贛州

曠昭巡撫江西清將劉一鵬統數百騎至南昌

脚先至招卽命士民出迎而身自扁舟遁去獨

贛州不下上命萬元吉督鄉紳楊廷麟等協力

固守措置有方人情大悅改分巡道爲行宮累

疏請迎車幸贛州贛居山川上游豫不能仰

而攻且左爲楚右爲閩浙背爲粵東足以控制

三面使四方豪傑知朝廷有恢復大計也芝龍

粵游見聞

19

力阻之不報

秋八月靖江王自稱監國于桂林

王固篡位者自立後其嫡嗣同其宗二十餘人

上疏告訐天啟崇禎兩朝迄無寧歲王厚賂朝

貴以故輒直王每下訐者于獄弘光元年二月

丙寅王表賀登極因奏金永連三州皆爲土賊

所據撫按匿不以聞及南郡失守王遂叩祝神

器以楊國威爲大將軍推官顧奔爲吏科給事

中臬司曹燁等皆俯首聽命推賢僚者有差撤

廣左右江四十五洞土狼標勇自稱監國

靖江執廣西巡撫都御史瞿式耜囚之

逆藩作難兵將東撫臣瞿式耜啟以大義謂之

曰兩京繼階大統懸于一髮豪傑睥睨逐鹿聞

詔既頒何可自與內難為漁人利靖怒使促耜

入桂耜即陰檄思恩參將陳邦傅防梧又止狼

兵勿應靖靖再遣桂平道井濟促耜入俱弗應

未幾靖提兵至梧耜坐梧城中靖竭者促耜朝

耜曰王也而朝禮也謁者曰易朝服耜曰王烏

粵海見聞

五

用朝服以常服朝禮也靖知耜不可奪一日還

耜語耜未及靖舟搜上一小艇至宦官門正劉

應科羅之護衛指揮曹升持刀加耜頸逼巡撫

勅印耜曰勅印可刃求耶桂推官顧奔遮耜頸

拽過數舟數仆數起耜坐神稍定曰我朝廷開

府重臣若欲為帝曾廬陸之漁戶之不若矣靖

假撫軍令入署入勅印撫軍家人疑有變奉勅

印惟謹靖實恐西撫與東督應而西撫情形已

達數週兵兵之羽馳颺矣用小艇挽耜上桂塞

其倉實不令見人但聽水石澌澌聲至桂閉于

王邸耜日疑坐不與諸靖人語諸靖人無敢向

耜語者王邸人進食撫軍未嘗食也先是五月

中撫軍知靖藩必有變先遣標官徐高至桂林

察王動靜高幼子得出入宮中至是得進餽粥

云高後為坐營掛制勝將軍印永曆四年殉始

安王難

廣西巡撫遣人福京請乞師

耜以王之立也非序不勸進靖變防禦有素故

粵海見聞

六

處之泰然而夫人邵日夜啼哭因遣家人周文

賚疏問道至閩賀上即位并乞師曰嶺表居楚

豫上游嶺表失則豫無所憚楚未得通天下事

益不可為矣臣式耜朝以死則粵中夕以亡豈

惟一省之憂因陳靖江形勢有必敗狀上大喜

九月思恩參將陳邦傅討靖江克之

靖既遣師挾撫軍西矣驟與陳邦傅遇兵收返

桂時耜猶着單紗矣靖送衣服飲食俱不受一

日趨耜撫軍令調狼兵耜曰戴罪之臣曷可蒞

戎事噴目不食求自斃諸靖人畏之送居劉仙
岩距桂城五里許王符調狼狽不應外兵且急
復迂躬入請還撫軍治邦曰戴罪之臣曷可再
還撫軍治送勅印至邦即免冠南面拜勅印而
受之諸靖懾然復請蒞事不答曰使往返薄暮
還治城中人士始帖然時湖南列校焦璉為粵
西總鎮揚國威旂鼓知所事非正歸撫軍撫軍
授之以計會邦傳兵應檄至璉夜縋城下入邦
傳軍復緝邦傳上城陴守皆璉兵隨擒國威顧

粵游紀聞

七

奔等五鼓攻靖邸戒士士第求靖江以安人心
他無所擾厥明大定復誠兵將獲鼓惑靖江數
人其外並無侵株

冬十一月總河兵部侍郎路振飛入閣辦事

上以淮撫路振飛有舊恩下詔購訪募能訪致
者賞千金官五品京官至是某訪得立授都督
府經歷振飛相飛第三子年十七就見賜名太
平授錦衣百戶復改兵部職方司主事尋陞廣
西按察使僉事復奉勅招撫丁父艱南歸與其

兩兄居洞庭兩山之間

帝幸太學行郊禮

十有二月詔親征

初六日登舟泊芋原驛二十二日發二十九日

至建寧府駐蹕

遣錦衣衛康永寧如安南不克行

遣康永寧航海借兵至明年五月回云風逆不

得泊岸望涯而返

附

粵游紀聞

八

隆武元年安南國王貢使至使人衣冠頗類中
國差承但椎髻跣足所貢惟金龜銀鶴銀爐香
絹等無他異物

丙隆武二年舊監國元年
清順治二年

春正月以舊輔馬士英為辦事官

鄭芝龍方國安合疏荐舊輔馬士英兩人皆士

英門下也時國安營錢塘江上士英在營中詔

充為辦事官軍前辦事候恢復杭城復官

二月廣西總制丁魁楚執逆藩靖江歸於福京

委總兵官馬吉翔解至建寧行在王病死從叛
推官顧奕總兵楊國威等伏誅封丁魁楚思恩
伯陳邦傳富州伯

以廣西巡撫瞿式耜為兵部右侍郎

平逆藩功也晉司馬兼副都式耜辭曰國家禍
變構難同室詎臣子稱功地西臣奔西笑以功
為不聽復授是職
以晏日曙巡撫廣西

輔臣曾纓荐也式耜得代遂放舟東下山水詩

自娛

遣錦衣衛同知馬吉祥招撫闖賊李自成軍

陞吉翔都督同知管錦衣衛事尋領勅招撫流

賊李錦錦印自成之侄也自成破京後清兵追

逼遁至黃州棄眾先奔為鄉兵所殺錦代領其

眾同其妻高氏弟必正渡洞庭湖竄踞山寨至

是賜錦名赤心封氏忠義夫人頒勅往招之

督師閣部黃道周救徽州元之

道周與徽州清將有舊清將之黃因督兵三

百人長驅至徽州進險清兵伏四出盡殲其眾
轎乘道周至郡送至金陵時洪承疇為南都內
院慰勞令降大罵不屈不食半月被殺

三月帝幸延平府

建寧行宮閣臣蔣德璟所營也即巡方署以湫
隘喧嘩屢形責讓初一日移駐城外伽藍初六
日登舟十一日抵延平以府署為行宮兵侍東
閣陳洪謐在藉遣內官鄧金趨之不至

魯王遣行人林必達來

必達同一武弁通書鄭芝龍意欲私自招徠之
而不及表聞芝龍以上聞逮下詔獄會百官廷
鞫上大怒切責必達已而釋之改必達福建督
學御史

清人龔績溪督師金聲死之

績溪居萬山中四面皆峭壁前止通一路遠三
十里聲營其中山上立十三營以十三副將主
之前路以大木扎營防守甚固曾有降清鄉官
黃澍來始說以天命聲慨然叱之澍即婉順而

陰間其下于是各標離心清從寧國山中間
道襲績溪遂無與抗執聲至金陵不屈被殺合
門十餘口皆自縊時洪承疇監斬聲既死尸猶
不仆洪入院見聲儼然衣冠危坐堂上洪驚入
內恍惚不敢出者數日其靈爽若此

四月錦衣衛百戶徐某至自雲南

雲南撫按及沐天澤交章稱黔國公沐天波造
反有土司沙定周出奇兵撲滅之天波子身遁
去時有識者咸疑非實會一宗室任彼中道府

粵游見聞

二

力証成之遂詔天澤襲封定周搜捕陸宗室僉
都御史往督師已而錦衣衛者戶徐某前以弘
光登極頒詔雲南至是歸述所親見云一土司
反天波調定周兵往定周不奉調叛司平天波
密有移師意定周先發統本司勁兵突闖府第
天波僅以身免母妻及弟天澤俱被劫脅令具
疏通判素黑曾爲天波所糾以宿恨故爲沙左
袒嗣又傳聞天波遁出糾合各土司擒縛定周
然地遠莫能得要領朝廷置而不問

五月清師渡錢塘江方國安降兵部尙書張國維
死之

清人渡江馬士英方國安合兵奔至天台詢之
士人云山西有徑可通楚粵至滇閩者因眾衆
未聚稍憩以俟山上有石橋恐敵人之來襲也
命毀之橋中有石版版有文曰方馬之兵至此
而止二人大駭以爲天意也遂留不去遣人至
杭投誠貝勒大悅命阮大鍼遺之以書以異其
禮兩人大喜卽遣將押魯監國欲執之以贄所

粵游見聞

三

遣將至魯營卽發病不省人事魯監國欲執之
逸兩人至杭貝勒復誘兩人使盡攜眷屬及愛
將銳卒入城中駐札月餘貝勒治宴其將領四
十八人同時就戮囚士英國安挾之入閩俱械
一室士英曰吟詩消遣忽一日引入淇塘與總
兵數人俱被戮時有黑氣從西南來以爲諸臣
被慘猶有天變云張國維聞靖兵渡江謂知府
王禮曰子有父母在可無死余國之大臣也義
不得生齎欲獲髮以抒民難於是經理諸事三

日畢從容自縊清重之

附

兵侍楊文聰士英戚也乙酉夏道蘇州取庫金二十餘萬子鼎卿以總兵帶孤衛有兵一千掠取民貨無算又詭稱兵數萬要餉朝廷不能應文聰至行在語頗不遜至是降清又聞清兵渡江文聰與田仰居山島中有兵一二萬田楊同遣兵四百載幣獻貝勒貝勒盡殺之次日田仰私送幣帛數車貝勒受之使田兵別營以鉄騎

粵游見聞

三

千餘圍之盡放田兵出圍令田兵下馬器器械又次日火炮四衝亂箭齊發一營化爲肉醬貝勒至聞阮大鍼隨行至嶺上口稱雷爺相見遂墮馬死雷名縝祚太平府人也以孝廉仕至河間道因劾周延儒被黜者聖安朝六等定罪爲阮大鍼冤死故顯靈云

逸史氏曰金人破兩京死者寥寥未遂以亡清師渡江是何死者之多也豈天之不祥明也耶死有重于泰山者張司馬輩是也死有輕于鴻

毛者方國安輩是也有死非所貴者仍氏甘爲

忠臣其何光少康之烈耶更有死不盡其辜者

馬士英阮大鍼非耶士英從君子昏刈忠臣于

朝投賢者于遐荒而不之恤也委典刑于撤局

而致之顛連也奔而抗抗而降罪浮于秦檜賈

似道矣寸磔之何以雪海內之忿耶

清人屠金華府都師閣部朱大典死之

大典守金華清貝勒圍之出兵與戰殺其衆數

萬清人怒攻之益力逾月有五日力竭城破大

典以家眷悉置樓土竄火藥筒於下焚之滿門

一四

殞焉

附

清兵破錢塘一云水涸一云二十八日夜月

色甚明似有天意云是平貝勒以諸將不

竭力各責有差張存仁亦責三勒云

監國魯王還台州

魯王復還台州航海有疏自謝云向爲諸臣所

誤士憫而許之杭城失後錢塘拒守皆浙中諸

將士力闕無與也鴻逵以擁立居首功卽授鉞
出師逗遛觀望歷冬逾春不敢越關乃詔班師
及錢楚師潰金華旣失無復抗衡者矣

附

清兵追魯王海中忽有龍升天清兵沒水者
無算因此得免一云錢塘師潰隆武君臣酌
酒相慶嗚呼人之痿痺一至此哉

誅妖人

貴州撫臣俞思恂疏稱弘光舊主疏寓該屬土

粵游見聞

五

司詔議奉迎儀注及遣副都御史周昌晉向內
曰往認尋細閱疏中情形并詳詢資奏人事多
訛舛御史錢邦芑等上疏止之已而思恂續疏
言其詐偽詔卽時處決 召方士蔡鼎閩諸大
臣所荐命召之以方外服見封國師然所言庸
鄙占策無驗

六月皇子琳原生

進百官有差詔封鄭芝龍泉國公尋改平國公
鄭鴻逵漳國公尋改定國公

盜殺閩部顧錫疇

錫疇流寓温州有鎮將與督學相結取事例銀
供餉諸生鼓噪總兵賀君堯執一二人殺之錫
疇欲參之君堯乘夜縛而投之江子鑿遁

附

顧爲佟邦年門生邦年之子爲清嘉湖道鑿
在署中君堯以賂佟求官鑿以以告乃置諸
法

秋七月殺總兵陳謙

粵游見聞

七

御史錢邦芑劾其外嬖有狀逮下詔獄鄭芝龍
力救不聽尋殺之

雷州守將黃海如殺清知府趙最推官李宜國

高州府義師逐清所置官復其城

詔釋都察院僉都御史田闢于獄

闢河南人甲戌進士弘光中以戶部權稅虔州

二月募兵入衛改都察院僉都御史署院事疏

糾閩臣曾纓語連中官上含怒未發也五月遣

錦衣衛王之臣往閱其師并發月餉之臣迎合

上意疏糾詭兵冒餉遂下詔獄然兵籍俱實餉
又自辯上所給尙未發也衛臣王永恩婉轉辯
曰班行亦多申救上怒不解至是以皇子恩得
釋清兵至卒抗節擁衆山谷崎嶇楚粵間至戊
子九月兵死

秋八月黃鳴俊退自衢州

督師閣部黃鳴俊久駐衢州忽退入仙霞關上
怒其子職方司主事天復從駕退下詔獄又命
建寧府羈鳴俊懼請奮勇自效尋統兵出

傳游見聞

關

皇子薨諡莊敬

清人人關御史鄭爲虹死之

先是鄭芝龍力請旋踵福京且云傾家相助可
四百萬人關固守決難飛渡上不聽芝龍歸又
令歸又赴行在力向中官言又不聽決策赴皮
詔宣芝龍商留守事宜芝龍亦不至

詔改贛州府爲忠義府

時萬元吉楊廷鷹協力固守夏又命吏部尙書

郭維經經理圍困經年士氣不挫故有是褒

清人襲汀州帝崩

二十一日駕發延平二十八日抵汀州府清兵
踵至建寧知府楊三畏延平道趙秉樞一路迎
降隨征御史王國翰以警急聞上怒欲殺之次
日清兵至扈從俱先遁上及中官俱陷國翰同
子都督同知涼武死之按科臣吳其嵩疏云舊
輔臣何吾驥領兵駐關聞清人至輒遁清人卽
假何兵旗號以進汀州城中未之知也半夜卒
起犯駕帝自刎侍郎曾學佺死之

傳游見聞

六

安仁王薨

王英明特達才畧過人有知人之鑒嘗曰居安
可寄社稷臨難不奪大節者惟司馬瞿公一人
而已與人言必諄諄辨論曲盡人意一日宴罷
夜半疾作急召瞿式耜人付以後事執手流泣
曰孤負先生顧子弟永明王曰國家事一聽瞿
先生處分且自言其前世曰孤再生伽藍而王
弟一羅漢也先生好輔之言畢而薨式耜慟哭

日王乃漢光唐肅之流也天不祥明學奪其年
悲夫

幸母傷神如是乃奉永明王嗣之節今上也

秋九月清人破忠義府督師閣部萬元吉春坊庶
子楊廷麟吏部尙書郭維經及龔棻死之

余至吉安遇山人李伯開述贛州事甚詳一時
死難者甚衆余時欲急往桂林未及詳記偶于
舟中得楊翰林詩集有與家人書知其子在某
縣困苦伶仃後因亂失其集良可惜也

粵游見聞

九

冬十月永明王卽帝位于肇慶

閩汀之變丁魁楚失雄還肇闕首授何吾騶亦
自閩遁歸香山大司馬瞿式耜在肇慶憂日朝
廷事裂矣曷可一日無君謂魁楚曰公制府帶
甲五嶺寧坐視顛危耶請急議監國時閣學呂
大器自閩來李永茂以大司馬守制亦至式耜
曰永明王賢此殆天意十四日迎王于梧王三
讓王太妃亦曰此大事恐不勝任願先生更擇
可任者羣臣固請乃至肇慶府卽皇帝位改元

永曆和風旭日現五色雲有五色大鳥從南來
集殿上士民懽呼咸謂中興可卜頒詔楚滇黔
蜀軍士謳吟靡不以爲再觀神京也初上至寶
鼎寺禮肉身無量佛佛忽起立益信安仁王羅
漢之說云

兵部尙書呂大器兩廣總制丁魁楚入閣辦事吏
部右侍郎兼閣學瞿式耜掌銓事推置僚屬有差
李永茂守制不朝請

清人犯南海舉人陳邦彥死之

粵游見聞

二

南海縣起義舉人陳邦彥兵敗被擄十月初一
日清佟養甲令礫諸市談笑就刑神色不變
十一月蘇觀生自閩逃來

楚師百萬戎旌星屬總督何騰蛟方節制三面
楚豫遼遠不及援虔贛州抗守經年析骸易子
極其慘酷聞輔蘇觀生駐兵南寧輔車相依宛
若秦越一聞汀變卽撤兵回廣虔州遂不守矣
蘇觀生立唐王子廣州

觀生過三水不赴肇以監國諸公不與議也適

唐淮諸王航海至廣觀生遂擁唐王立之國號
詔武僉曰今上監國詔盡頒矣天下知有新君
今復蹈靖王覆轍以速外氛二百里立兩帝白
樹內鯁三百國紀人披其葉而我刈其根矣奚
奚不利孺子王耶觀生不聽

帝白梧州還肇慶

贛州敗書至司禮內監王坤趨上移梧避之家
宰瞿式耜曰上之立也為祖宗雪仇恥為生民
援塗炭正宜奮大勇以號令遠近今強敵日迫

粵游見聞

東人不靖荷自畏縮外棄門戶內釁蕭牆國何
以立爭之不聽遂移梧尋還肇

東都殺兵科給事中彭耀

大學士陳子壯書達冢宰瞿式耜讀力馘蘇而
兵東上遣彭耀泣諭之曰今上神宗嫡胤奔然
靈光大統已定誰敢復爭且閩虔既陷強敵日
逼勢已剝膚公不協心戮力為社稷衛而同室
操戈此袁譚兄弟卒并于曹瞞也公受國家厚
恩乃貪一時之利不顧大計天下萬世將以公

為何如人也觀生大怒戮耀于市集兵向肇翟
粵東人舊為秦令有政警

兵部右侍郎林佳鼎師師伐東郊敗績死之李明
忠走

東兵將西上遣佳鼎督兵勦之時有白旗賊新
就東撫觀生用以拒命賊故海寇狡猾善水戰
詐以數十艘降林林不備遂以火炮焚林艘焚
死總兵李明忠登岸陷泥中幾不免

鄭芝龍以福州降清

芝龍欲出降弟鴻逵子成功力阻之不聽既降
目勸謂其親從俾離右右尋發遣赴燕都惟狎
客陳鼎隨之去芝龍妻日本人也以兵死成功
樹殺父報國旗至今出沒海上時成功年十三
歲或曰二十歲云

十二月清人入廣州殺唐王蘇觀生

先是九月二十日漳州府降清貝勒分命副總
兵李成棟率偏師取廣東以佟養甲督之潮惠
兩府相繼下省會寂不聞也至是十五日清兵

突至先遣十餘騎入城無一抗拒者餘兵相環此城上閱日乃下遣唐王自裁蘇觀生繼宗室皆被殺時潮州山寨私擁趙王佟李遣王往趙王即自歸削髮居光孝寺會陳子壯致啟事泄王實不知也廣州知府陸元機降清佟李勅令元妙觀自盡

清人犯高州大學士陳子壯死之何吾驥降

禮部尙書陳子壯初爲佟養甲逼令獲髮尋悔之所居地名九江集衆起議屢攻省城不克後

粵游見聞

三

攻高州李成棟追及擒歸彼殺子壯以誘臣起義于端州九江鄉衣甲器械無不精絕部伍士卒皆蛋戶番鬼其人敢勇善發西洋銃故殺敵不下數萬計尋間出爲清兵所得養甲深恨之以木丸塞其口置于重臺之上設祭三壇遣舊輔何吾驥學政袁彭年羅拜拜訖碎磔之

粵游見聞 終



東
明
聞
見
錄

東明聞見

錄一卷

東明聞見錄

丁永曆元年 魯監國二年

春正月帝幸桂林

清師薄廣城且急輔臣瞿式耜請視師督戰士駐峽口而清師復據廣城司禮王坤趨上西避之耜夜棹小舟留駕曰我兵水路鳧至三水可上下盍也爭之不得請身留肇宗人府朱容藩曰左右所恃惟式耜一人式耜留守上行益孤亦不許上舟西耜部署五日始疾發抵梧上行

東明聞見錄

又五日矣丁魁楚惑於奸弁蘇聘從悟人岑溪王化澄攜中樞印去潯州西上護躡者惟輔臣瞿公而已上于正月抵桂耜分部守禦諭誠楚蜀各路征鎮粵西居山川上游東決不敢仰而攻兵士雲屯湖南北立需戰粵南寧太平出滇柳州慶遠通黔左右江四十五洞土狼標勇襲國家威惠三百年撫勇悉受銜繫足資內備復疏請王錫衮文安之為相周堪廣郭都賢劉遠庄為六卿召給事丁時魁掌禮垣給事金堡素

稱清直終制召還時草味之初惟罷輔臣導護
聖德修紀細挽人心布威武抑權閹起用人望
招徠俊傑爲首務一時朝廷倚以爲重

文安之王錫袞入閣辦事

從罷式相請也不書原官闕疑也

湖廣巡撫何騰蛟督川廣江諸路兵馬

從罷式相請也晉閣事

清師入肇慶府朱治調走

治調字子晦浙江舉人崇禎時爲肇慶府同知

驟陞兩廣總制至是終爲佟李逼薙髮云

清師入梧州曹燁降了魁楚被殺

先是人傳清兵取肇將薄梧蒼梧知縣萬思夔

作一大木繩令人牽之號于路曰降敵者似此

及佟李兵進薄梧州廣西巡撫曹燁以春秋得

雋者也因輿襯肉袒牽羊以迎曰燁不知天命

不早事君使君懷怒以及下邑燁之罪也若以

罪不赦俾諸軍唯命若惠邀天之幸苟保首領

使得自新君之惠也涕泣不敢仰視李成棟笑

而釋之兵入梧城思夔大書曹燁姓名于木

上置諸堂遁去時輔臣了魁楚以三百餘艘

黃金二十萬兩白金二百四十餘萬兩入岑溪

李成棟追及之殺而投諸河閩門無存者

清師入平樂府陳邦傳走

清師入平樂邦傳棄城趨南寧佟養甲改廣東

布政耿獻忠爲廣東巡撫獻忠陝西人初任金

華府同知與朱大典同守府城歷陞道陞撫隆

清授布政

三月帝幸全州

平樂報至司禮王坤又趨上幸楚輔臣罷式

上疏畧曰上不幸楚楚師得以展布自有出楚

之期茲半年之內三四播遷兵民狐疑局促如

飛瓦翻手散而覆手合又曰在粵而粵存去

而粵危我進一步則人亦進一步我去速一日

則人來亦速一日又曰楚不可遽往粵不可

棄今日勿遽往則往也易今日若輕棄則入也

難今海內幅員止此一隅以全盛視粵西則一

隅似小就西粵版中原則一隅甚大若棄而不
守愚者亦如拱手送矣不聽

以兵部尚書瞿式耜留守桂林

式耜知駕不可留請身留桂遂勅耜為留守特
賜尚方劍兼文淵閣大學士便宜行事各路悉
秉節制復疏請上暫蹕全州以扼楚粵之中內
外兼顧楚奉威靈近奮氣而下粵士知法駕素
遠踴躍以恢東

三月清師犯桂林留守督師瞿式耜帥師大敗之

東明聞見錄

四

清從平樂直入桂林虛無甲兵留守連檄召焦
璉璉駐別縣黃沙鎮聞召即率騎三百人來時
山水汎溢士卒俱從水中行百里水及馬腹至
江無舟搜村落得漁舟二小艇士卒次第渡畢
璉乃渡以三月初十日薄暮抵留守府留守懼
甚拊其背而勞之如家人父子翌日遣人于大
墟運糧而清兵數萬猝至一卒倉皇奔報氣志
舌結喘息僅屬東西指曰 留守笑曰 至

耶何張皇若是清騎數十乘虛突入文昌門留

守署在城東樓下清 已登城樓下矢集留

綸巾留守叱曰狡 乃敢爾呼焦璉璉和偕
弦提刀至留守門挽弓自下射一酋顛清矢
屋上或中免謁牌璉發數矢敵應弦而倒清
乃下城短兵接戰時城中乏食璉所統三百
方糜粥畢猶不知清騎已入閉城門清餘騎
是不得出繞城走璉復殺數人清騎復上城
馬越城下奔大軍璉即麾五百騎大呼殺出清
兵自渡江東未有抗衡者見璉方錯愕璉引騎

東明聞見錄

五

直貫其營左右衝突所向披靡自寅至午斬首
數千級衝清兵為三清復合兵圍之璉又大呼
殺入戈刃所及血肉飛殺數千騎清兵胆落
留守復率士民擊金鼓從之以助軍威追殺數
里清以數十騎遁去斯役也璉以三百騎破清
兵數萬桂林得全南渡以來武功第一
安國公劉承允遣兵次於桂林

先是留守疏請詣全徵兵承允從武岡入猶尊
朝廷遂司禮王坤為竊天子權而叱周鼎潮為

奉奄寺鼻息雅重留守發兵數千援桂

詔晉瞿式耜武英殿大學士兼少師太子太師不拜

止遣官教式耜入行在嚴敵甚備不敢奉召以

守桂功進官不拜

吏科給事張家玉恢復博羅縣清兵至復陷家玉

死之家玉癸未進士廣州新會人也官侍讀兼

吏科給事誓不降清起兵海上沿海諸縣旋復

旋矢志不少挫復恢博羅縣慷慨賦詩自必

死已而清兵追獲乃斬之懸首通衢顏色如

夏五月劉兵亂守將焦璉逐之

承允諸部至桂挾餉不出兵留守搜庫藏而

捐囊萬金夫人邵捐簪珥數百兵卒不肯出

焦兵主客不和譁變擊鬪掠市而去

帝幸武岡改為奉天府

劉承允請以金吾郭承昊馬吉翔嚴雲從封侯

御史毛壽登參金吾無矢石功何得拔邊例

翔等疑疏出劉湘客指周鼎瀚遂羣喉承允

上立下廷杖旨縛壽登湘客及御史吳德操

六吉子行在午門外朝諸臣亦跪午門外伏

不起申救乃免四臣俱落職承允益橫遂攬

權挾天子幸武岡留守瞿式耜疏留蹕全陽

間郊禮成卽歸移駕不知將回桂林耶將幸

武岡辰沉耶夫上原以恢復兩粵爲心不徒

西粵未恢未可移駕卽東粵未恢且富駐全

也不蹕武岡專官再促留守入直留守不奉

召清師犯桂林留守督師瞿式耜帥師大敗

之遂

陽朔平樂

清遣恭王孔有德淮王耿仲明治王尚可喜

取湖南諸府進取廣西全州將抵桂林五月

二十五日偵兵變積雨城壞遂大關入薄城

下環攻文昌門吏士失色時焦璉爲流矢所

中血流至肘奮臂而呼督師撫按肘羽投石

分門嬰守用西洋銃擊中馬騎清勢稍却乃

出城戰擊殺數千人白辰至午不及餐將士

枵腹留守居署中米蒸飯親出分哺將士

益樂用命向哺雨未息

暫收兵明復出戰璉奮刀直入橫衝其陣清兵
 天靡棄甲曳兵而奔留守先令路將馬之驥
 伏于隔江聲相接勢倍振清兵初分路從問道
 栗木嶺來之驥待統一決疾馳渡江運棚提難
 連斃三人清兵氣奪大北追殺二十里而還孔
 有德敗時望虞山樹木皆以為天神幾為焦兵
 所及自此不敢窺桂云是三月之內危於清亂
 于兵留守從容指麾乃得底定璉人將桂得桂
 人心留守以國士遇之故得其死力璉乘勝遂

東明聞見錄

復陽朔并下平樂

征蠻將軍思恩侯陳邦傅復梧州

時懷集縣丞徐定國向匿山中誓不雜髮至是

引兵復懷集縣廣西御史魯可藻督師復賀縣

富川引兵至平樂與焦兵會陳邦傅由賓柳及

尋州清兵大懼其巡撫耿獻忠遁還廣州遂復

梧

旌保桂功封瞿式耜臨桂伯焦璉新興侯式耜

不拜

疏曰本朝封拜文臣自王威寧王新建外指不
 多屈或憐臣死守孤城謂省會無虞不妨破格
 以行鼓勵其如貽笑四方何不允復疏報軍情
 曲折并自劾曰自二月十五日移蹕之後以迄
 五月二十九日凡百有六日矣此百六日中遇
 口變者二遇兵變者一皆極危險萬死而無一
 生之望者夷狄患難變故當前總辦一死字亦
 遂不生恐怖不起愁煩惟是臣之病不徒在身
 而在心不徒在形而在神身與形之病可療也

東明聞見錄

九

心與神之病不可醫也又曰臣所依恃者皇上

皇上駐全猶有見天之日駕既幸武臣復何望

再請返蹕全陽不聽

以魯可藻巡撫廣西

可藻和州人以明經授新城縣有政聲考最陞

御史巡撫廣西留守敘軍功拜是職

秋八月劉承允叛降清奉天皆陷清師殺之

勳鎮劉承允號鐵棍擁重兵善健鬪然子女玉

帛過多愛戀恐失遂出降清上倉皇出走清師

入武岡利承允之賈伴與結盟數月後召與飲宴殺之

清師執吳炳

上之出也百官俱未之知吳炳以疴疾留通

薙髮投誠未逾月病死

帝幸柳州

承允之降也百官未知上死知之獨與太后會

皇出奔惟錦衣衛馬吉翔步從百姓獻雞黍土

司獻金刀上皆慰勞之崎嶇險阻由武入粵

東明聞見錄

留守遣人問道請由古泥還象州入桂土次柳

州留守極言不可也移一步黔滇地荒勢隔忠

義心換三百年之土地僅存粵西一綫返蹕收

復號召聯絡粵師出粵以恢江韻楚師出楚以

恢武荆再疏請迎極言粵西之山川形勝兵馬

入情俱有可恃年時豐稔飛輓有資上三勅召

留守留守不赴

督師閣部何騰蛟來桂林

督師何騰蛟新泰嚴起恒咸至桂南安侯郝永

忠率兵驟至疑主賓不相容大不安瞿留守加

禮撫慰永忠樂為之用宜章伯靈鼎亦至自楚

留守復疏請返蹕極言柳州猺獞雜處地瘠民

貧不可久駐慶都黔蜀南寧地逼交夷壤遠

僻難圖中興不可遠幸邇來將士瞻雲望口以

桂林為杓樞道路臣僚疲斫重繭以桂林為

極江楚民情倚以桂林為拯救之聲援騰蛟

永忠鼎璫等俱分防住汎可圖恢復不聽

帝次象州

東明聞見錄

覃裕春子鳴珂與龍文明備兵驚移聖駕倉

跋涉宛如武岡時會陳那傅子禹玉以二十

送駕軍容備始復次象州

冬十有一月督師何騰蛟大敗清師於全州

瞿留守晚夕籌畫調和主客集郝永忠焦璫

于神前刻期出師宜章伯盧鼎與滇鎮總兵趙

印選分路駐全鼓勵空浦勸餉捐輸轉運不絕

騰蛟得展其韜畧大敗清三王之兵于全州

級無算獲名馬駱駝而還諸帥連營而軍如天

津閣道亘三百里清兵退入楚

帝還桂林

劉湘客作留守傳詳其事曰自十一月止自
蹕桂自春徂冬公不徒治軍而兼治民身在
念切廷陛公口所重者在外猶在內也司禮
天壽七月請催兵下梧久在粵舊司禮王坤
劉承胤逐者復入自武岡至柳至象票擬皆
全出馬吉翔手也公欲上擡大權明賞罰嚴
惡親正人聞正言威德兼行以服遠近其政事

東明聞見錄

三

之得失肇慶時爭而得者十年茲爭而不得者
斗半閏移多改票儲付上意爭而不勝其爭者
更十之九矣公歎曰勳帥異懦觀望詎非朝廷
之處置無以服其心耶騰蛟再督師出全兵益
不睦焦璉下平樂永忠壁興安公憂勞于密勿
之間每日既無以挽政事之得失又無以輯和
勳鎮之心在內在外兩無所得心倪倪搏手
奚補哉五鼓蕭衣冠而起黎明入閣夜分始歸
處流極之運肅然如治朝也視上動靜審土飲

食雖美瓜燒餅非時且進上不食不敢先食家

人凜凜操作猶孝子之事嚴親也各路奏使延

之入語計道路遠近給發路糧江閩廣浙書使

慎密周遠方蠟表月數至其遠人亦以桂為歸

勅諭繁蜀進兵召入伏處之臣以下闕疑

戊永曆二年魯監國二年

春二月帝幸柳州

郝永忠壁興安聲言被襲夜至闕欲撤兵左右

禁近即欲上遷金鑿輿不旋時留守瞿式耜曰

東明聞見錄

三

不可督師警報未至營夜驚無大恐二百里外

之風塵遽使九五露處耶播遷無寧日國勢愈

弱兵氣愈難振民心皇皇復何依左右禁近

周章不止無已侯督師果急甲士山立正宜親

兵督戰天威咫尺激勵將士若以走為上策

愈危柳又不危乎今日可到桂明日獨不可到

南太乎反獲數百言上曰卿不遇欲朕死社稷

耳留守泣下沾衣嚴起恒曰明晨且議五鼓留

守備御用銀三百兩將進而乘輿已發矣時二

月二十二日也

盜掠桂林

郝永忠闖賊李自成之左營也受撫後素不
約束先是總兵陳龍友忠勇善戰屢挫強敵以
二百騎候見督師何騰蛟永忠襲其營而殺之
剛復貪傲其天性也惟騰蛟稍制之前與焦兵
不睦瞿留守曲為調和撫慰永忠稍為留守用
及壁興安會有江西進士蕭琦留守知永豐時
門生也為人僉予以禮垣驟陞司馬時居永忠

東明開見錄

五

營日夜求所以媚之遂言桂林富饒留守殷厚
趨永忠赴闕因聲言清兵劫營撤兵西上抵
巡撫于元燁請老以堅壁閉城弗納而琦說
舊誼說留守納永忠比入城即縱兵宣淫掠
極其慘酷焦璉遣人謂留守曰強敵外逼奸
內訌勢不能兩全願移師至桂保公出城駐兵
城外俟賊之食必出城外掠即統兵四面擊之
不過數日而賊兵可盡然後以全為保障以梧
為門戶協力守之事可萬全留守以治兵相

攻恐傷百姓且慮敵騎搗虛不聽至是留守
乘輿早發疾出送駕永忠即以數十兵遮路
車數十兵躡留守署冠服圖書被劫城中百
奮擊俱為殺傷留守家人假何督師令箭救
守家屬得出留守裸體坐署中持令箭者遍
守登舟演營亦自靈川撤兵城內烟火高于
櫓留守家人放舟三裡樟木港黎明少司寇
遠生等至港留守一日一夜不飲食唯嘆息
及送駕不死署中為悵遠生等謂兵變倉卒

東明開見錄

三

難着守請下朔不聞催焦璉入援發檄遠近
內恐檄紳士毋驚疑雍髮檄一吏入桂息烟
收倉儲毋為亂人所搬盜留守然之舟亦三
里登市井入民屋草檄分發明日留守小艇
桂城下俾知留守在也仍暫下陽朔璉兵續
上楚鎮周金湯熊兆佐亦入桂城留守檄按察
司僉事邵之驍部璉兵收視倉中餘米定人
三月初一日入桂撫舍零落滿城但暴屍骨火
烟中燔炙氣耳留守令軍悉屯官舍灑掃街路

寧其從官被擄似妻人者漸周給之太常卿黃
太元死于兵棺殮之桂城星星始有人督師何
騰蛟自永安至滇鎮胡一清統兵至焦璉自平
樂統兵至軍復大振

豫國公金聲桓建武侯王得仁圍贛州

聲桓雖為清臣意常快快不樂為用及鎮江四
屢忤按臣副將王得仁勸金反正金領之正月
二十七日乘清官俱集府治驟率兵圍之盡殲
焉令百姓俱易漢裝稱隆武正朔草檄四出遠

東明聞見錄

三

近應向江西全省俱復楚地震動獨贛州未
清鎮守湖廣羅提督恐兵趨廣欲先敵金兵於
贛州西觀勝負為血背遣人移書曰人心未死
誰無漢思公創舉非常扶大義為天下倡天下
咸引領企足日夜望公至但贛州東西要害山
川上游公欲通粵則贛界其中公欲他出則贛
乘其後莫若先下贛下則楚地可傳檄定矣
金以為然至是帥師圍贛贛守將高進庫即前
右吉安府父兄妻子俱為滇兵所殺者也又以

先受師不肯下移書佟養甲謂贛為東粵門戶
贛朝下則粵夕受兵贛城三面距山皆崇峴峭
壁仰面萬仞勢難驟攻第列營固守城中乏食
不及旬日束手待斃我為公守公資我糧先有
清官贛到採辦銀六萬兩養甲借三萬給之

三月清師復犯桂林督師何騰蛟帥師大敗之追
至全州

郝賊亂後清兵意桂林空虛烏金王帥兵數萬
直抵北門指揮談笑謂城且旦夕下瞿留守坐

東明聞見錄

七

北門慰勞軍士勉以忠義何督師督將校分三
面出胡一清統滇兵從文昌門周金湯熊兆佐
統楚兵從榕樹門督師同焦璉從北門戰未合
璉即奮臂顧左右曰璉為諸君破賊賊騎橫矛
直奔清營清兵圍之矢如雨下璉左右冲擊勢
如游龍清兵合而復散者數次撫粵將軍劉起
蛟見璉被陷大呼殺入與璉合擊殺數百人貫
其營而出曾胡一清從東至督師撫其背曰兒
好為我破一清即躍馬奮擊殺數人奪敵馬

而馳一清好剪馬駝每乘馬必剪馬駝清兵認
為牛輒由此騎牛蠻子不易當也胡與焦合兵
而前金湯兆佐從旁橫擊璉標下趙興白貫統
銳師四面夾攻皆殊死戰白貫戰沒清兵大奔
追殺二十里烏金幾獲北渡甘棠遁去留守于
北門待督師還交相勞苦是三月二十二日也
督師遂列營格江諸師分大小兩路軍 桂當
郝賊之亂監司府縣俱散留守悉令還署舍無
順荒餘收拾破傷治簿書職守招徠撫宇四

東明開見錄

二

野漸集大兵日需粟數百石留守然髮爪辦之
督師乃得督兵出嚴關 留守上疏詣行在候
天子三宮起居當乘輿發桂塵霄裂矣留守獨
處城中傳聞頗凶止欷歔泣下至是大喜知留
守也在下璽書旌美遣官慰視憔悴留守寸縷
無遺賜紗段銀兩并賜精忠貫日金圖書一方
皇太后亦賜紗段銀兩與夫人邵桂城儼然一
都會云留守卹死事軍士家為壇祭之焚白貴
屍得箭鏃數升人皆駭曰此楊貴後身也

帝幸南寧府

上自柳如南寧留守念天子宵衣旰食南寧蠻
鄉不可久踣日為上清輦道請還桂督勦嶺將
士直取全州促巡撫魯可藻下梧會東人有反
正信令可藻繕兵若待敵者可藻銜自署兩廣
舊例東撫稱制兼粵西西撫稱撫留守曰方今
武人多自署撫軍師一面牽制輒自命貽遠人
笑周鼎瀚以閣部擅留守亦疏止之陳邦傳稱
粵西世守牒四飛留守駁止之今日功晉五等

東明開見錄

三

尚未裂土海宇剝削止粵西一隅為聖蹕之地
楚漢數萬之師日需食輒曰獨擁豈老成憂國
所隱料瞿留守身雖在外朝廷綱紀無不極言
力請曰臣與皇上患難相隨休戚與其原自不
同于諸臣一切大政自得與聞朝議可否象指
所聞本亂而求末治未之前有又念無講官經
筵不御石室塵封何由聞得失手書入箴于扇
進一 趙臺順天人錦衣籍以武職改文階陞
南寧添設巡撫有才幹能得土司心曾有潮州

人胡執恭爲吏部當該在先帝時陳邦傅因醜職與執恭有舊既而執恭至廣西在邦傅軍中邦傅之子禹玉因迎駕得近上票擬時下勅有拜君之賜于無窮句遠近笑之禹貢欲得南寧執恭在之臺不讓日洽兵相攻

夏四月清將李成棟以廣東來歸詔封東安伯不拜進侯又不拜尋封惠國公

先是清之下閩也前期鑄印特遣貝勒爲大將其于粵固未之及也成棟以副總兵吳淞貝勒

東明別具錄

三

調隨閩閩下令以偏師赴粵不意唾手得之將卒皆成棟麾下自謂汗馬功高及修養甲斂功疏下進兵部尙書假便宜成棟受其節制又凡成棟所下地方委官署養甲必亟易之以是缺望形之詞色養甲漫不省成棟又遣大廳方某載寶賂于朝廷過江西地已反正扼之不得通密謀附和李兵號稱五十萬實十五萬而我兵鱗集于江廣者不可勝計陳子壯雖殉難其子中書齋生統舊卒居腹心成棟甚懼一日同署

藩司袁彭年養子李元允登樓去梯相謂曰吾輩因國難去順歸清然每念之自少康至今三千餘年矣正統之朝雖有敗必有繼起而興者本朝深仁厚澤遠過唐宋先帝之變遐荒共轡焉今金將軍聲桓所向無前焦將軍璉以二矢復粵七郡陳將軍邦傅雖有降書而不解甲天時人事殆可治也又聞新天子在粵西遣人啗仰龍表酷似神祖將相交和神人其戴若引丘輔之事成則易以封侯事敗亦不失爲忠義且

東明別具錄

三

時兵餉之權在藩司養甲牒銀五萬兩犒師彭年不與以激怒其軍心舊將軍李明忠辱役養甲之委署官以挑之有池州胡奇故從養甲辦事得授南雄知府及清遣御史劉顯明巡粵至雄守將張某許奇提問被職開游省會窺見也倪以告養甲養甲不提一卒所親從皆成棟也計無所出勉出一示許士民復冠裳翼以告發得赦死而成棟已密製大旗二面刺靖安民四大字十五晨遣人掣去養甲所堅總督旗

而以新旌易之養甲唯唯惟命時上駐南京成
陳遣洪天耀赴行在自陳謝罪請迎乘輿時
趙仇殺人心皇皇本聞反正之舉驚百出天
等皆舊臣降清者力陳成棟忠誠且述金聲
反正事甚悉人心始安諸臣在粵者爭往迎
成棟遍布選卒分道遮止惟耿獻忠在梧州
先輸款詔下歸附功亞成棟尋陞工部尚書
素與成棟家厚得不更置

夏五月清師圍南昌府

夏明開身錄

金聲桓反正江西聲撼南北警報至北京大恐
盡撤滿洲驍騎移檄遠近徵兵四集遣固山譚
大劉良佐等帥師犯江西時步兵二十萬騎兵
十萬水兵十萬舟萬餘艘牛車駱駝西洋銃等
無算舟尾相接浮江而上金鼓震天亘三百里
清兵出師之盛前此未有也聞聲桓聞贛州欲
急救之有獻救韓伐魏之策者遂趨江西圍南
昌初聲桓反正時舊輔姜日廣為督師奉孟藩
世子鎮守南昌精銳盡撤以行姜固文士不嫻

將畧被圍大懼不知所為

豫國公金聲桓圍贛州不克師還

先是聲桓愛高進廬才欲降之令軍士不得放
礮日增壘堅壁為久困計及南昌警至王得仁
先知之計曰我聞先發制人不制于人莫若
其警報不令人知督三軍之士銳志攻城城中
乏食不知外救不及三日贛必下贛下則一師
守贛一師守粵粵知贛破必從風而靡然後西
通西粵右守嶺表清兵知贛破粵下必解圍向

東明開身錄

贛我以逸待勞戰則勝守則固南昌亦得息肩
間出以絕糧道則數十萬之眾可殲于旦暮矣若
若攻城垂破而撤兵棄之強敵在前贛乘其後
此危道也獨不見寧王覆轍乎聲桓以家在南
昌聞警急不約王遽退師王兵見金兵退不知
其故亦大降得仁雖斬之不能禁止贛師突出
自相踐踏者數千人金抵南昌突圍而入自此
江西府縣仍為清有贛亦間出取吉安府南昌
遂成孤注矣

建武侯王得仁救九江府師還

金聲桓已入南昌王得仁率兵二萬直趨九江
姜日廣以檄召之得仁曰九江據長江要津清
兵轉輸必由之道我聞興師十萬日費千金以
數十萬之衆深入攻城而糧道已絕非分兵攻
我印撤兵東下分則勢弱撤則師勞九江四面
臨江城小而固以我守之未可卒下公輦引兵
徐出東西撓擊內外夾攻此犄角之勢若棄要
害入孤城警猛虎陷阱此成擒耳日廣不聽一

夏月月見錄

三

日夜檄數十至得仁嘆曰不過欲得仁同公輩
死也遂撤兵西上清兵以舟師扼諸江以萬騎
持勁弩駕西洋砲扼諸路得仁首先士卒轉鬪
而前斬級數千奪輜重火砲什物無數城中亦
出兵相應乃入城清兵屠九江老弱婦女殺掠
殆盡

六月留守督師閣部瞿式耜犒師全

前月二十七日督師何騰蛟乘勝復全陽上疏
報捷不自為功曰為皇上以信臣用臣者瞿式

耜一人也至是初三日式耜方病署往金勞頓
諸軍列營全城外數十里旌旗蔽日將帥咸帥
首弓刀伏馬前曰微瞿公無以有今日

金聲桓王得仁以江西來歸封爵有差

聲桓反正半年尚稱隆武正朔後有舊臣至述
閩陷廣立之詳始改稱永曆至是反正報至留
守瞿式耜疏請慎選持節大臣往諭聖德彼數
年不見天子其號令署置苟緩急失宜不亦
朝廷而失人心乎憂正非細少司寇劉遠生

夏月月見錄

三

秦人久于節鉞名聞江右可遣疏入不報尋
聲桓豫國公得仁建武侯

惠國公李成棟攻贛州不下

先是江西反正贛州不從聲桓攻圍三月困
欲降會北兵突至南昌聲桓師退至是成棟頓
兵南安信使往復迄無要領遂巡却退

帝幸肇慶府太后中宮俱駐端州

四月中李成棟遣舊臣洪天耀等迎駕上意未
次勳鎮陳邦傅等請留輔臣瞿式耜請駕幸桂

疏曰興陵兩載陷風塵成棟令地方官修葺陵殿巍然大壽彼數年想見天子漢官一旦奮不顧身且移山趨海之力更非有所疑也但事權號令宜歸于一茲軍功爵賞文武器置決于成棟若歸于朝廷則事權中擾閭外不能專制不歸朝廷則徒虛擁且楚黔雄師百萬騰蛟翹首威靈如望雲霓聖駕既東軍中將帥謂皇上御新復之地成棟亦有邀駕之嫌號令既遠人心渙散再疏令簡討蔡之俊入迎又疏令給事中

東明問見錄

蒙正發迎駕又曰前日粵東未復上宜住桂以視楚今日江廣反正則宜住楚桂以出楚事機所在毫釐千里吏部侍郎吳貞毓請幸廣城成棟適自嶺還師上遣使勞軍成棟備法駕進御用嚴護衛自梧州迄端州結綵數百里旌旗與樹色靄映甲兵與日月爭光千里間樓船相屬極其壯麗連日天氣和朗帝駐雞籠山有景靈覆護留守翟式邦築三亭于其上以忠其志碑文至今存焉復有黃龍見于海口呂宋遣使

貢鳳邏巴國人進圖識上大喜成棟親率將士築沙堤議改兩廣軍門為行宮留守翟式邦命少司寇劉遠生謂成棟曰天子天下主也爵賞征伐出自天子天子又與天下共之脫上駕此爵賞征伐疑天子必有私隱令奇政不可不嫌也指揮進取奚能如意成棟曰然遂罷修行宮仍以肇為發祥正位之初都

附

東明問見錄

時從上艱難者頗自負五蛇功而成棟意不憚也盡用其素所私昵常為清官者布列內外又用其乾兒元允本姓費河南人門幹吳之蕃堂錦衣衛事凡不出其門下并不經其題授者必捕擊之

惠國公李成棟師取彬

是月分兵三萬往湖廣彬州先是佟李進取廣西不克差辦事翟紹祖往湖南乞師監軍兵部侍郎佟養和即養甲兄也以兵少不允紹祖三

往仍撥裨將田起鳳統兵五千來援行至彬閣變止頓成棟欲并其眾計遣一介可折筆使然意在縱兵擾民時從部部分兵三萬取道昌宜章往招起鳳起鳳以師來歸往來驛肩一方不勝困敝云

附

有潘名世者先授清任梧州府推官反正後改保昌知縣成棟過嶺時有養馬卒病付之世畜之卒有所索不遂成棟敗歸蜚語云

夏月月見錄

三

縣謂君不能殺只會殺百姓成棟怒以他事呼之至縛斬之時聞粵多盜鄉民結寨自保廣州有一寨下瞰河成棟舟過戲謂起鳳試往攻之起鳳登寨民懼發砲擊斃成棟怒厲眾攻之毀之捕其質屠其民

李成棟妄殺廣州府良民八百餘人

是時成棟得自專恣縱兵殺掠有土人衛姓者家頗溫潤與鄰黨相謂曰兵若至須協力禦之釀酒告神一無賴嫌酒薄告成棟謂合謀殲公

等問何以爲驗曰凡肉裾綴幅短一截許者其黨用以自別也成棟怒即欲屠城會日已暮百官跪請雷雨又大作姑頓刀凌晨邏卒四出得即戮之妻子飲泣皆不知所坐云衛姓身被戮家被抄沒

盜殺潮州知府凌犀渠等

叛將車任重賊殺道臣李某潮州知府凌犀渠海陽知縣岳桂任重故武弁後入綠林丙戌冬就無隸王承恩帳下爲中軍官佟李至授委潮

夏月月見錄

三

州府鎮反正後李某任肇慶道凌犀渠任南寧知府岳桂任懷集知縣並調令各抵任岳出任重所部卒不遜道直前衝突岳怒執而答之經府府責之解道道責之任重怒咬衆兵詭稱山寇至突入三人署擒殺之

秋八月閩臣路振飛錦衣衛康永寧總兵汪某來朝從閩航海至行在

閩臣晏日晴兵部尙書蕭琦相繼去

盜殺兵部右侍郎劉季鏞

季鏞吉水人父升丁丑狀元以劾楊嗣昌奪情
謫官家居後以起義官至閣部封廬陵伯卒諡
文襄季鏞從起義丙戌授翰林待詔繼入廣而
至今官戊子五月統衆至鄱縣逐清所置官而
居之已而衆散己丑還行在尋出有羣盜來就
撫統之至樂昌四出剽掠禁之不止反爲所殺

九月定興伯督師閣部何騰蛟復永州衡州
先是七月初十日騰蛟統勳鎮曾志建等圍平
州清兵食盡殺民以食舊紳劉興秀鄉居清官

東明聞見錄

三

力致之羈城中首被禍已而民盡九月二十日
清兵突圍走至衡州旋望風遁二府皆復將厥
長沙會志建不受節制還屯永之龍虎關騰蛟
因頓兵

冬十有一月惠國公李成棟攻贛州敗績

時爲清守贛者高進庫柯某故隸左良玉麾下
與成棟相締盟前此六月遣使招之約以踰杖
址救不至當輸款至是成棟厲氣攻之軍中火
具盡移以行鋏劍等器多方促辦又慮無舟過

嶺苛執人夫昇過梅嶺土人亦不免焉道路
者頗多既抵贛日暮薄城將飢卒餓而成棟氣
驕莫敢言者是夜城中鼓角齊鳴清兵突出
棟策馬先奔軍士爭竄所賫器械皆棄不顧
有存者

李成棟殺佟養甲并劉顯明

養甲於崇禎年間謫名董茨由提塘得志總兵
宏光時賄馬士英提督南直鹽法贏積過多
勒至攜之人閩因令取粵反正後封漢城侯

東明聞見錄

三

閣銜至是成棟敗歸以宿恨且慮有他變願
朝廷以公差遣出夜半襲而殺之顯明則清
遣以巡粵者并將官劉某係遼東人及同差兵
部某等成棟皆分頭捕戮之時又有內官李元
培賈銀六萬來粵採辦養甲于內借銀三萬給
贛州元培以餘銀進上得人司禮仍拜成棟爲
叔李元允吳之藩弗善也力詆之成棟出師日
陛辭卽于御座旁擊之行上愕不敢問太后遣
內官問而挽之成棟不聽更肆慢語而出

督師閣部靖允錫復湘潭進攻長沙不克

允錫統李赤心等恢復湘潭蘇赤心桀驁甚至

營中稱高氏為太后及具疏稱自成為先帝允

錫皆隱忍聽之不上聞且請封為興國高氏

弟必正輩封伯者十餘人統眾至湘潭縣屠其

民長沙懼協力為清拒守故弗克

十有二月執清人李紹祖歸于桂林誅之

紹祖瞿留守同年進士也降清任楚撫守永州

何騰蛟攻圍七旬城中乏食軍士掠婦女為糧

東明聞見錄

重

猶堅不下有馬廷鸞者明朝縣令吳郡太倉

人也時在城中與紹祖居守騰蛟獲其子不殺

廷鸞感恩由是城中動靜纖悉皆通清之援兵

遂絕紹祖始降滇營解至桂林留守流涕讓之

曰汝素受國恩奈何生為背叛之人死為不義

之鬼今復何言紹祖曰天下人皆降清豈獨紹

祖也留守曰天下人皆不為紹祖清其奈我何

紹祖詞窮遂磔之

遣使召弋陽王不至

王江西宗室也請兵入建陽建陽者從英德縣

之滄光嚴溯流而上為陽山縣連州連山縣遠

于湖廣地皆深林峭壁人喜用砲砲卒背負不

用手攜而發帳命中郡王入土人擁護之成棟

屢攻弗克反正後遣科臣洪士鵬往亦不得入

七月有宣忠伯王承恩請行遂命賚勅往十二

月與王遇於楊山然眾皆居奇自恣不聽王赴

闕卒不得其要領而還有標下彭鳴京鍾某羅

某願統其眾數萬隨承恩出自劾亦不果用

東明聞見錄

重

己永曆三年 萬曆四十四年

春正月李成棟殺宣忠伯王承恩

承恩大興人世襲錦衣指揮衛事加今職至是

彭鳴京等願為之用又胡中丞田闢有眾數千

亦願隨之承恩大喜成棟聞之忌且怒初八日

兩舟相遇于英德成棟邀過舟歡飲夜闌伴醉

即席殺之

李成棟殺東閣大學士朱由櫜

由櫜江西宗室壬午鄉舉廣東教諭丙戌鄉試

充同考官歷陞翰林院侍讀至是入閣出自上命成棟令錦衣衛捕繫獄中死之

清師襲湘潭縣督師閣部定興伯何騰蛟死之

騰蛟貴州人以孝廉歷官至楚撫左夢庚反逼

至南京不從自投江中流四十里若有物負之

遇救不死清兵至糾合其鄉健勇稱滇營并統

曹志健等崎嶇湖南粵西間戰功甚多可稱中

興名佐治至是同總兵馬進忠輕騎趨李赤心

營會師恢長沙日已暮駐師湘潭會進忠兵已

東明州見錄

雖城所統止馬養麟百五人清提兵徐更德李

紹祖子密報遣驍騎五十皆夜入城養麟馳騰

蛟隨馬被獲不屈死之

詔贈何騰蛟中山王子諡

騰蛟既死其夫人某幼子二皆大罵被賊殺上

聞之大慟輟朝三日贈諡陰其子文瑞為中書

舍人文瑞歷任兵部侍郎水歷五年病卒于行

在

清師屠南昌府豫國公金聲桓大學士姜日廣死

之建武侯王得仁不知所終

南昌被圍有一道士至自稱雲水真人能運粟

役鬼且云合城人宜茹素戒殺自有天兵來助

非惟解圍又能破敵日廣信之凡城中有飲酒

殺生者皆重罰之百日不出兵清兵因此得合

圍增壘百日後道士自稱我奸細也為清朝進

士現任某職汝輩若不降必遭屠戮矣城中人

怒車裂而食之南昌三門傍山清皆掘塹築墻

三門沿江則以漕艘圍截江南警柙兵不得出

東明州見錄

發砲皆軼墻外或突江中城中升米數金易子

析骸之憐等於睢陽自夏及冬日夜混戰至正

月大雨連旬城磚毀爛清以西陽砲攻之城皆

震裂聲柙知不可守使匠為數指闔門親屬漢

裝坐入其中四面縱火自焚王得仁統死士三

百殺出澹臺門清兵斃者無筭得仁不知所之

或云列難

逸史氏曰友人何松石令南昌余與季弟西

遊屈指以計八十有五甲子矣每追往事淚

鐵箠下南昌城外有廣廈撫軍解石帆建以
治兵者也壯麗過于滕王閣而秋水長天落
霞孤鶩殆與閣景相峙歲在丙子春夏之時
時值鄉試羣英咸集郡人時華萬茂先執牛
耳與盟者一百七十二人皆自以爲振衣干
初濯足萬里與日月爭光者也孰意時異勢
殊改革之際殉難殆盡姜太師被難後余過
南昌取道吉安知己零落寥寥數人耳又復
四年學士郭宇止以憤死于平南王師還部

東明聞見錄 卷五

蕭伯玉以憂死于金蓮山中若萬風后輩皆
遭時不偶骨化魂消俯仰之間俱成陳迹豈
不痛哉友人爲余道南昌忠烈事甚詳豫國
公人才皎皎見人默無一語建武侯遼東人
髮五色人俱稱爲王雜毛善談論有謀畧當
反正時有勸聲桓直趨楚地與何騰蛟夾水
而軍表裏山河必無害也聲桓不從及南昌
被圍建武侯欲扼九江絕餉道姜督師不聽
二策不用遂絕中興之望矣兩粵失余落

遊羅定州遇給興人金芳爲清羅定州同其
兄某在平南王衙可喜幕府與謀議二人在
先帝時曾居袁崇煥幕中芳以劍敵功授靖
安縣二尹得交于忠黨舒魯直家宰熊文舉
詢魯直近事則以姜勦靖節于大同者也嗚
呼忠義之氣何獨鍾豫章若此哉予歸同一
儉父路途悽愴無復生人之望十一月二十
二日遇家中遺族姪起莘侯余并季弟一札
詢諸江右同盟之贛州路遇二孝廉俱易姓
者前掛勞余因問季弟所寄札遽咋舌曰此
皆起義諸君子也俾勿高聲余笑而謂之曰
不佞豈畏死者顧諸君子安在哉孝廉曰曩
者金王之難諸君子各懷徇國之心是以受
禍俱烈今其存者十之一二也又皆或謫或
隱無有安然食息于茲土者忠義之氣之死
靡他是以履蹟而不悔也子之南昌試往觀
焉余終扼于儉父不得見

東明聞見錄 卷五

一明惠國公李成棟攻贛州行至信豐卒

時江西警報日至成棟麾下各大鎮俱懸粵東
繁華不肯出師成棟獨以其屬行且愧且忿又
恣睢殺戮人皆不敢近次信豐夜聞鼓噪聲或
曰清兵或曰民變成棟醉甚倉皇上馬無一驢
者渡江溺死三日後有鐵人鐵馬浮于水面始
知成棟死也朝野傷之蔭其子元允爲南陽伯
逸史氏曰余從先太師在朝無仕宦嗜好詢
前言往行成棟雖武夫備有過人處敬先大
師瞿稼軒李愬之于裴度也信學憲袁特邱

呂布之于王允也慕黃門金道隱董卓之于
蔡邕也讓引鹽濟西事雖不行心可尚哉先
士卒援南昌命雖不延志可嘉矣又謂朝廷
功賞不宜濫文武職掌各宜分言官直氣宜
獎進鹵簿不得與內閣機務駿乎有古大
臣風闖賊肆虐成棟深恨赤心爵列五等牧
遊之力居多成棟弗是也成棟亡部曲益不
振嗣後喪師失地官官諸臣欲倚收游以傾
異已遂借蹕東粉刑書先太師悉其冤直書

四年朝事致收遊君側恨之廣西從此附矣
至于恣睢直慝不無有之記者著其大不遺
其細若曰驕泰以失可不信哉

夏四月清師入衡州又入彬州

三月清時鄭王至長沙府四月陷衡州續陷彬
州時李赤心分布各營屯駐彬州及諸屬縣一
聞清兵至望風而遁清兵追之至龍虎關而還
五月督師閣部堵允錫來朝

時允錫過龍虎關宿民寨曹志建遣卒圍之免

不免會建以保昌侯晉承國公中書廖某責勅
印至爲和解之得達行在人閣辦事三日復有
督師之命 志建覲人也字光宇世襲滄州衛
清兵入京師合家死事者九十三人允錫爲長
沙太守與志建善謀招兵志建薦楊國棟爲將
楊後爲將晉武陵侯胤錫亦晉閣部督忠貞營
志建爲楚將復地得楚粵二十餘縣晉承國公
卽以所得地爲食邑老營駐龍虎關忠貞故起
羣盜所過殘虐戊子秋何騰蛟帳長沙檄忠貞

援江西取道龍虎關志建恐疾引兵還騰蛟由是遂困時允錫復督忠貞入衛非理木刊志建疾之設兵提防遂至格鬪允錫爲志建所獲強留月餘會有江西宗室朱謀烈舊認志建爲父在志建營乘曹堵不睦欲陰搆之于中取事允錫夜逸匿故御史何某之子何圖復家志建率兵往索圖復不與圖復家近獠獠貴財富厚素能撫集獠人遂與志建戰志建誘殺圖復破其家圖復二子走獠獠恨志建入骨志建銳卒亦

盡矣清兵橫行湖南遂無與抗者惟守道州二十縣而已後志建言及此事甚悔幾至墮淚誓殺朱謀烈

忠貞營師次德慶州

李赤心至行在移屯德慶州時江西陷沒已久行在猶不聞會兵部侍郎程峒抗節深山至是赴聞因命資勅趨李赤心往援途遇赤心赤心伴稱清兵已逼當亟入衛因自爲殿而以子女行裝托崎謀之先行北入界口守將張某利其

輜重發砲斃峒而取之赤心既至屯德慶州聲言欲清君側之惡行在震恐遣堵允錫力解之乃止

盜殺兵部侍郎程峒

峒吉安府進士舊蘇松糧道去任時招兵三百人攜歸江右日與鄰里相鬪姻親郭之祥解之隆武丙戌授惠湖添設巡撫盡室至粵西至與攜家至忠貞營并允錫家屬及兩家輜重放舟東下守將利其多財殺而取之兩家家屬殲焉

詔誅楊弘遠

有董姓伯爵者陝西人也上命鎮羅定州取道德慶見程峒被殺以上聞將領楊弘遠不戒用士奉勅勦之董以碗碎楊三百艘弘遠伏誅兵殲焉

滇將趙印選來桂林

印選滇將也初清入南京時印選同王一清王承祚出滇勤王至江西吳浙俱爲清有遇清將高進庫與戰襲其老營盡殺其父兄妻子進庫

忿戰益力破滇軍三人走湖南授閩部何騰蛟
已丑正月清師破湖南執騰蛟于湘潭楚地盡
爲清人三有相謂曰吾濟以勤王出滇因國破
君亡暫依何閩部今閩部死軍新破不可復振
將死封疆乎則吾無封疆責將就降乎則當時
之出滇者謂何桂林留守督師仁慈好士可與
其當一面盡往焉收殘卒得萬餘皆走桂林留
守大喜遣使郊迎但部署不嚴路過多行劫掠
焦新興部將趙興奸剛使氣怒滇營之橫遂治

夏明開見錄

兵相攻殺滇兵四五人免成肘腋之變留守亟
詔新興語之曰國家危在旦夕方賴諸將軍協
力同心共扶社稷豈容私鬪兩軍皆感泣焦新
興斬趙興以謝滇將事始得釋因進印選閩國
公一清興寧侯王永祥寧遠伯以滇軍守桂林
全州是爲滇營焦新興守陽朔
焦璉殺其將趙興
死不以罪粵人惜之曰白貴戰死趙興劉起蛟
相繼誅焦營自此弱矣

逸史氏曰糾糾武夫公侯干城趙興是耶始
安所統焦兵最弱敵之輒大創之何以致此
茅平菴僧爲余道將將軍起蛟戰于虞山下
帶首級垂馬下纍纍如貫珠當是時免殲
嗟乎此真將軍也獨白將軍貴以戰死趙劉
二將皆以細過誅嗟乎乃壞汝萬里長城不
獨宣國之過也

新興侯焦璉治師陽朔

逸史氏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雖天步艱艱

夏明開見錄

使各勳鎮同心協力上下和睦卽傾國南牧
豈能長驅也焦宣國見余于陽朔舟中促膝
而語淚綬綬下余與宣先太師語弗省也一
日余讀范文正公傳先太師語余曰今日無
可耕有城必守余曰談何容易惟焦侯可符
斯意耳太師默然

秋七月新興侯焦璉開國公趙印選遣將王永祚
張明剛同圍永州
九月督師閩部堵胤錫卒于潯州

乙未冬余同清凝上人遊兵陽菱山中識公里
次年春公長子問關至楚觀公余欽敬者久之
通家吳二公子天石述公招忠貞營始末余唱
然曰自成爲率士大仇其部雖無罪猶不念朱
全忠故事耶先生之志則大矣未幾余遊粵悉
公事忠貞自蜀轉戰由楚至梧休息甲士初無
入東粵意焚掠特甚行都近郊諸瑞凜凜焉皇
時貂璫鹵簿秉政每用強鎮之勢脅天子復借
天子之權制朝士大抵崔胤故智也武岡則以

東明開見錄

豐

劉承胤潯州則以陳邦傅東粵則以李成棟而
朝中之士又各值朋黨爭門戶楚人袁彭年丁
時魁蒙正發秦人劉湘客浙人金堡舉朝側目
稱爲五虎皆海內名士素以先太師爲景行自
附于正人之列至于凌轢官府侵軋同寮所恃
東諸侯也吳人吳貞毓張孝起吳霖朱士鯤燕
人于元燁蜀人程源趙昱豫人朱謀烈等皆朝
中矯矯者遼人馬吉祥上之倖臣也北人夏國
祥以士人爲內侍者也俱心恨五人并忌東諸

侯陰以陳邦傅爲朱全忠李茂貞不勝則寄徑
于牧游而藉忠貞以佐邦傅故牧游入朝激忠
貞入東東人力圖中興以東土爲行都是誰力
也若邊臣提兵咸入衛靡東土不能屯正竭東
錙誅不能供億牧游無以應移先太師稼軒書
云上有密勅東人握君子掌一朝不戒生劫入
舟朕不復有中土之望唯卿與瞿先生圖之先
太師得書知斯語非上意復書曰我輩不力士
封疆聽入臯牢而起釁端非社稷福也公無可

東明開見錄

豐

奈何未幾公薨公長子以疾夭于忠貞營中公
之家屬死于德慶州亂兵蜀人武陵侯楊國棟
每向余悲之公之夫人獨留家困頓特甚今里
中故國士大夫有過而問焉否耶萬里孤忠憂
銷塵土今日爲公叙其事不可謂無緣也已唐
寅春余圖入蜀不果悶甚太師手持一編至曰
此堵太師之手蹟也弟世治春秋少有異才堪
太師數年之精神于是乎在子爲之正之且死
不朽矣余受命正其疑而刪其繁蕪兩月始畢

對演事沸先太師曰曰春秋干弑君之賊汚其
宮瀆其室先帝之變忠貞是由堵牧遊儼然錫
其子姪何歟余唯唯嗚呼華督弑殤公後有忠
良世其家善善及子孫惡惡止其身亦春秋之
義歟第赤心勇于私鬪怯于公戰仍穿窬之
智收遊不省也依以為重猶童蒙之鴿云

清師破梅嶺治兵中寨

清耿尙二王將下廣東駐師吉安府命贛州守
將高進輝為嚮導道之枯樹清兵舉火焚之

東明開見錄 吳

師中屯寨贛州清將柯某以六騎逐我兵四百
餘人謂進輝曰南雄即日可下也高謂柯曰南
雄破當壽我四千金柯不應因此不進余從清
寨中閒遊至行在語大司馬曰警賊人已入門
戶猶熟睡不省耶

永國公曹志建遣人報捷

清定南王孔有德至衡州馬蛟麟先期攻道州
志建與賊敗遂出白金二十二萬置營中令曰
斬一級者賞金一錠軍士爭先赴敵死戰清人

大敗斬首無算蛟麟却走志建遣人赴行在報
捷

冬十月寶豐伯羅成耀戍南雄次于韶州

清兵在中寨舉朝震恐命羅成耀戍南雄府為
禦敵之計賊耀畏懦師至韶州止焉與南雄尚
隔十里也

十有一月忠貞營至梧州李赤心死

先是流賊李自成被北京沿邊鎮將無不望
而靡獨吳三桂世鎮關外不服自成欲往征之

東明開見錄 吳

軍師宋矮子曰皇命去皇命不利三桂來三桂
不利自成不聽至山海關與三桂戰三桂兵敗
宋矮子云明日午時數當大凶宜收兵回京又
不從是晚矮子忽失所在次日巳午間忽見塵
沙山起聲如雷鳴軍士色戰自成大驚不知何
故方錯愕間清兵突至自成兵不能支大敗而
奔至紫荊關遣本朝降將唐通守之通復降清
自成至陝西稍收部署殘兵尚五十餘萬而清
騎三千猝至自成曰來何神也遂發兵圍之三

日三夜入馬寂然自成不敢擊欲伺其動靜方
勦滅之而清大兵已至三千騎從中奮起金鼓
齊鳴左右冲突內外夾攻自成復大敗奔湖廣
至江西屯兵九月山中或曰黃州忽一日單騎
出至民寨為鄉兵王姓兄弟所殺存兵三十餘
萬自成兄子李錦賜名赤心號一隻虎同自成
妻兄高必正左營郝永忠等十八人俱至湖廣
隆武元年馬吉祥往招撫不從後督師何騰蛟
堵胤錫招撫之各受封號為忠貞營至是楚地

東明聞見錄 吳

已失計無所之伴入衛粵西郡縣受其荼毒陳
邦傳與之聯姻冀藉其力以傾東勳殊不知放
虎自衛也師次橫州止焉赤心死必正統其眾
其部下將領岳侯某病死于梧州准侯劉國昌
出懷集或曰降清或曰死矣兵散橫州屬南寧
府界在南潯之間

十有一月王永祚張明剛敗績於永州

永州三面距河我軍以陸師臨其一面清師李
東斗堅守五月食盡兵疲猶不肯下是月十二

日會孔有德兵至衡枚疾走遠出河外乘我不
棄取我老營我兵自相擾亂遂各逃入山谷棄
甲兵而走百姓恨滇營之擄掠也爭縛而獻諸
清惟焦部將張明剛全師而還留守瞿式耜頓
足曰我畜銳卒兩年一朝奔潰豈天果不祚明
耶嗣後出偏師以恢楚者不可復問而粵西之
門戶危于累卵矣

清師屠南雄府羅成耀逃自韶州伏誅

清既屠南雄西上成耀棄韶州至廣城會輔臣

東明聞見錄 吳

何吾騶輩餉至行在中途成耀劫掠密勅李元
胤討之元胤遂于席間斬之以正失守封疆縱
軍掠掠之罪

郝尙文以潮州降清

余里人 朝行在道由閩中見郝尙文述

潮州事云尙文之子因在南京未降時已遣人

通馬部院矣至是遂以潮州降 馬部院名國柱

庚 永歷四年 清順治七年

春正月帝幸梧州南陽伯李元胤留守肇慶

南雄失守成耀葉韶報至行在震恐戒舟西上
給事中金堡爭之不得留守罷式邦疏曰粵東
水多于山雖長驥不能桎合成棟反正上有
寧宇財賦繁盛十倍于粵西衣甲糧餉內可自
強外可借敵材官兵士南北相雜制勝致王可
操券而求也且肇去韶餘千里強弩乘城堅營
固守亦可待勤王兵四至傳曰我能往寇亦能
在以天下之大止存一隅退寸失寸退尺失尺
今乃朝聞警而夕登舟不知將退至何地疏再

東明聞見錄 五

上而已移肇抵梧矣百官踉蹌就道提督葉旅
都督同知南陽伯李元胤慨然曰百官皆去
委空城以待敵耶遂留守之

杜永和出奔海口復入廣城

先是鎮守廣東江寧伯兼管兩廣印務杜永和
棄城奔海口李元胤移檄責之永和復還廣州

堅守

盜掠廣西巡撫魯可藻新凱侯焦璉遭兵討之盜

奔龍虎關永國公曹志建誅之

時可藻丁艱居舟中永國公權稅官劉成玉利
其貨欲劫之可藻竊聞即放舟赴行在瀟州柁
壞不能行成玉兵卒至撫標下趙玉與成玉同
謀遂無禦者劫掠一空宣國公焦璉聞之怒即
遣兵討成玉成玉奔永國軍兩國兵幾相向余
時在恭城致書永國勸解之志建杖死成玉事
始解

逸史氏曰天下安制在相天下危制在將惟
將相和士卒豫附非獨將相然也將與將亦

東明聞見錄 五

然中興永國宣國皆有將畧永勤而器小宣
勇而才疎小人間之遂至兵敗身軀豈不悲
夫劉成玉平樂隸也為永國權稅將趙玉惠
國公蒼頭也為撫軍旗鼓兩人始相好繼相
惡也撫軍在兩人臯牢中成玉毀撫軍于永
國而撫軍不之覺也庚寅正月十日余送清
疑上人東歸見撫軍撫軍大言欲經畧東南
謀寄徑龍虎關余因見永國語甚異余曰宋
時李忠定公出撫河東以幕中多士遂至將

相之情扞格不通終于無濟文士且敗事况
羣小諛佞輩乎永國心善余言而成王遂以
十四日提兵掠撫軍矣宣國聞變即日發兵
靡平樂余在恭城致書永國曰方今天子蒙
塵強敵四逼惟藉羣公同廉蒞之交繼桓文
之業乃忘君父之大仇修細人之微隙天下
後世以爲此何等舉動哉永國悟兵始解宣
國兵多鄉人皆士著粵人心歸之永國兵皆
楚人以何圖復故豨獠士民恨焉是役也兩
人之構雖釋兩國軍士益立門戶如水火矣
嗣後清兵襲曹關借豨獠之力清人襲平樂
將士不戰疑爲永國兵嗚呼葺爾一隅將帥
如此尙何言哉

新興侯焦璉帥師入衛

璉以討劉成王故帥師東下遂赴行在

滇人孫朝宗入貢

朝宗一名可望流賊張獻忠養子也獻忠破蜀
屠戮殆盡盡收蜀府金銀載入錦江爲川將楊

東門月日錄

卷三

展截殺重貨悉沉江中奪入貴州病死時李赤
心已歸順朝宗慨然曰我輩汗馬二十年破壤
天下張李究無寸土而清享漁人之利甚無謂
也我當仍歸明朝力挈天下而還之一雪此耻
遂率衆入雲南會沐國公爲洞蠻所劫即提兵
平蠻與沐結姻歸朝廷因封景國公武康伯胡
執恭同陳邦傅假堵牧遊令檀封朝宗爲秦王
矯詔所載崇之以監國許之以九錫推之以總
攬朝政節制天下兵馬事之以父師朝宗傳檄

東門月日錄

卷三

四方定番侯皮熊首祭其不道留守瞿式耜疏
請斬胡執恭以正欺君辱國之罪朝宗亦知封
王非出朝廷意至是遣人入貢黃金一萬兩良
馬一百匹自上書請封復以黃金四萬兩賂朝
貴高必正出疏爭之閣臣嚴起恒堅執不許由
是怨兩人人骨矣

慶國公陳邦傅帥師入衛詔杖禮科給事中金堡
兵科給事中丁時魁尋遣戍削奪都察院左都御
史袁彭年翰林院侍讀劉湘客遣戍兵科給事中

蒙正發

時詞諫諸臣多失人意羣輩伺權者指政所必去會陳邦傳入衛遂下丁時魁金保蒙正發劉湘客于詔獄瞿式耜聞報上疏申救謂中興之初宜保元氣勿濫刑再疏爭之曰詔獄追賊乃魏忠賢弄權鍛鍊楊左等事不可祖而行之上頒勅命四人罪狀皆宦官意勅出忌者之手式耜封還謂法天下之公也不可董語橫加開天下之疑失遠人之望凡七疏皆不報詔杖金堡

丁時魁削奪袁彭年劉湘客蒙正發亦遣發

逸史氏曰嗚呼柱之亡也奚侯庚寅之十一月耶詔獄興而亡于是乎在矣武岡之難上馳太后中宮騎錦衣馬吉翔步從三日不得食至一士人舍其人供神宗像與上貌類上月拜且泣士人夜夢有天神降其家諸天人悉從有一學士侍側一鬚而魁梧者曰此蘇軾學士也一秀而傑瘦者此李泌山人也士人師學士方以智識其貌似山人奇寤因自

揣曰當中南坐者豈當今天子耶跪而進膳上受之大駭羣鄉人環視各具雞黍吉翔慰之翌日土司庫祐始來朝庀器用具卒乘黃金刀若吉翔者真患難君臣也

吉翔幸上時窺太后堡大怒欲殺之大司農吳貞毓當成棟反正時又勸上蹕五羊又以縣令薦于成棟得賄八百金成棟輕之堡奏其事二人恨堡入骨劉湘客貪丁時魁富金給事刻意清操有所需求輒資于二人二人

有彈劾或敲骨或吸髓則以金給事先之袁彭年中郎子神宗朝東林兩裔也反正後與東諸侯善蒙正發給事其鄉人每

輒出五人手每一令出五人自伐其功遂為衆的道路以目上移蹕梧州陳邦傳自潯州入衛遂下四人于獄而疏彭年留守關邸報得堡疏愛其文憐其遇至于泣下七疏中救而吉翔貞毓及朝士并恨留守思中傷不遺力矣留守文臣不憚兵凡所以彈壓勳鎮號令諸

軍者惟曰借爵賞以勵將士也從來勳績不
 得獻士于廷是時吉翔秉政督撫有疏尚稽
 遲勳鎮薦人朝拜疏而夕下矣一日軍餉以
 養戰士也焦餉六萬半食桂林灌陽入永國
 義興入宜章惟靈田臨桂二縣督府得專資
 焉滇營舊為楚鎮食楚地十二月之敗全撫
 馬光匿穴中餉道絕趙印選懇之朝司農牒
 二邑之餉與之錢穀之出入并不在督撫矣
 嗚呼名為留守不知何藉可守號為督師不

知何師可督哉自人桂以來列較勳鎮可以
 推腹心共患難惟宜國一人耳印選軋之駐
 不樂矣鞭長難及又恐其復合也每師退必
 曰焦兵來桂截老營也自全退榕江榕江退
 木黎嶺莫不皆然夫以焚焚一桂扞江南半
 壁剪其手足掣其肘腋城無一卒庫無一錢
 雖武侯復生亦奈之何留守時為余言較較
 欲淚可傷也已欽宗之棄李綱也出之于外
 秦檜之殺岳飛也罷其兵權今更仇讐事之

方面托之委國于仇委仇于敵用之而即殺
 之奸臣之誤國也愈出而愈奇矣先太師以
 余善理財余曰叢爾國惟錢法鹽政屯田三
 事耳遂開錢局月得二萬金余意得請于朝
 東省行錢則以錢易鹽以鹽使民地可漸闢
 財可漸理嗚呼朝廷方困廣西其肯濟廣西
 耶印選一日來小東臯忽發大言請餉恢永
 余曰全州無敵奈何棄之而欲他圖乎楚師
 數萬食粵地師老則財匱財匱則兵散敵來

何以應金給事曰今日敵來諸君肯降耶敵
 亦何屑受君等降耶余曰莫若三分現在之
 兵一軍守全城一軍衝鋒出奇兵一軍屯田
 充餉印選勃然曰屯田須牛種練兵須足食
 衝鋒須堅甲利兵方學士曰努力向前自有
 天授印選默然余因嘆曰外患可禦內究難
 除桂其殆哉此庚寅八月九日也嗟乎一桂
 林也在內則馬吳諸臣在外則趙陳諸勳鎮
 日夜圖維以亡桂為事而一老臣拮据其中

此實難矣桂亡時余遇李元允于梧州云朝
士聞桂警有酌酒稱賀者嗚呼獨何心哉獨
何心哉

趙印還自桂林逃靖江世子及其弟鎮國將軍死
之清師入桂林督師閣部臨桂伯翟式相總督楚
師司馬張同敞不屈死之

十月初五日清兵大舉入嚴關趙印還胡一清
王永祥佯以分餉入桂林榕江其空壁也武陵
侯楊國棟寧武伯馬養麟方馳出小路榕將軍

夏明開見錄

未見敵而四潰留守發使趙印還兵出城城中
大亂沿途驅掠留守令敵不得城外潰兵雲飛
鳥散水東門外烟火蔽天而鳴鑼警繞城靖江
王及綬寧侯蒲縷出走王世子及其次子俱縊
于宮中留守方巾行衣危坐署中胡一清躍馬
入署曰至矣至矣公上馬且從一清去留守曰
去何之從一清去何如從留守留守因舉杯屬
一清曰能飲酒乎一清曰今日豈飲酒時遂躍
馬遁適總督張同敞自靈川回遇東江不及家

來留守署留守喜曰敵至我死不孤矣敵曰公
將何行留守曰封疆之臣知有封疆封疆既失
更復何去敵曰將欲得當以他圖也公有命敵
敢不死遂止飲酒督標致遠將軍戚良勳牽三
馬至跪而請曰公為元老係國安危身出危城
尚可號召諸勳再圖恢復留守曰四年忍死留
守其義謂何我為大臣不能禦以至于此更
何面目見皇上提調諸勳乎遣之出城復有家
人泣請曰當忍死須臾次公子從海上二二三

夏明開見錄

日且至萬里赴行在乞一而面訣留守曰我重
負天子尚念及兒女耶亟揮之曰去毋亂我厥
明清兵入二公冠帶南而坐清兵望見以為神
不敢入乃發千人圍留守署執去見定南王孔
有德有德曰公閣部耶好閣部留守曰汝王子
耶好王子有德箕踞地上顧曰坐留守曰我不
慣胡坐有德肅然起且揖之見同敞曰汝何人
左右命之跪敵大罵曰汝非我毛姻家僕耶提
溺器時誰為汝跪有德大怒厲聲曰余大聖人

之後也散曰汝等已為大羊辱侮先聖罪當死
有德氣咽直前批其頰旁武士或牽項或以刀
背折足強作跪狀敵大罵不屈遂去將斬之留
守正色叱曰張司馬國之大臣不得無禮死則
我同死有德素重留守悚然遂止因曰某年二
十起兵海上橫行山東南面稱孤後為清將賜
稱王擁眾數萬任以南方之事富貴如此公今
日降明日亦然矣語曰識時務者呼為俊傑清
自甲申乘闖賊之變驅馳中國五年之間南北

東明問身錄

一統至一縣縣破至一州州亡天時人事意可
知已公守一城扞天下數年于茲屢挫強兵能
已見于天下尚誰為乎不轉禍為福建立非常
以事明者事清無憂富貴空以身膏草野誰復
知之留守曰汝為丈夫既不能盡忠本朝復不
能自起逐鹿稱孤未幾甘為人鷹大俊傑固
如是乎尚得以時務富貴欺天下男子耶昔少
康一成一旅恢復光武十八年中興天時人事
亦可知也且本閣部無功德異能受累朝大德

位三公兼侯伯常願殫精竭力掃清中原今大
志不就自痛負國雖刀鋸湯鑊百死莫贖尚蒙
耻于腥膻中逐臭耶一死足矣毋多言有德知
不可屈愈欲降之總督叱曰痴口口豈有天朝
大臣降口者乎存德愈重之館二公子別所防
禦甚嚴而供帳飲食如待上賓留守日與總督
慷慨廣和清臬司王三元蒼梧道彭燾皆留守
里人有德使說以百端不應復進曰國家興亡
何代無之生人若朝露何自苦如此公可難髮

東明問身錄

為僧自當了悟為世人所不能焉豈僅僅守拘
儒之節耶留守曰僧者降臣之別名也佛即聖
人聖人人倫之至也未識人倫何為了悟賦詩
倡和自若見浩二人見其至誠喟然曰此真正
人不敢復言會留守遣死士遺焦璉書極言清
兵羸弱勸璉急提兵抵桂且日中興大計無以
我為念遲卒得之以獻有德大恐閏十一月十
七日晨謂二人留守方食撤席總督振衣同
出留守曰我二人多活四十一日今事畢矣總

督曰快哉行也今日獲死所清人皆爲泣下二
公顏色不變洋洋如平時總督臧一白綱巾于
懷至是服之曰爲先帝服也將服此以見先帝
至獨秀岩下留守指曰一生只愛泉石願死于
此整衣冠爭就刃俱被殺時日色無光大雷冬
發遠近士民莫不流涕同破難者旗鼓陳希賢
錦衣衛楊芳齡家人陳祥先是初三日留守知
不可守遣坐營制勝將軍徐高賁印謝表赴行
在道阻匿陽朔山中清兵攻窟洞獲之至是亦

東明開見錄

卷三

同殉難演營一卒怨總督刺其心食有德怒而
殺之阿達哈哈番又一拖沙刺哈方馬蛟麟蒞
殺雅重留守命以蘆席覆之加土于上越三日
侍御姚端留守門下士也楊藝入王邸謀殮兩
公啟視留守刃血在頸身首不殊面色不變兩
人撫之而哭曰忠魂儼在知某等殮公乎忽張
目左右視楊撫之曰次子來見公耶長公失所
耶曰猶視端叩首曰我知師心矣天子已幸南
寧師徒雲集焦侯無恙自始瑱遂具衣冠瘞葬

二公子風洞山之曠地

姚端築室于

旁同清疑上人守墓不去云留守孫翰林流檢
討昌文于十月遣人入行在辭世襲臨桂伯爵
印且陳桂林不可守狀聞警辭朝同南大司馬
曾可藻御史朱田林問道而上阻山中次年四
月爲叛將王陳策扶之以出至梧州大學士方
以智爲僧在大雄寺聞昌文將至謂清將馬蛟
麟曰瞿閣部精忠今古無兩其長孫來汝能以
德綏之義聲重於天下爲蛟麟以然厚遇之浙

東明開見錄

卷三

浙人魏元翼以遷吏黜心恨昌文譖于清將執
之至桂將甘心焉未至一日元翼家中鐵索鏗
然繞室有聲元翼伏地請罪忽吳語曰汝不忠
不義乃欲殺我孫耶元翼叩頭乞縶三日少畢
家事又忽楚語曰此不義奴速殺之奚問焉九
竅流血而死有德疾遣將禱于城隍忽見宮詹
司馬四大字入殿見總督南面儼然大驚拜歸
以告有德大駭俱雙忠神位子鐵佛寺昌文適
至有德因厚禮之昌文遂遷留守柩于明月洞

清疑亦選總督之樞與夫人合葬焉總督無
惟一女通兵部主事吳重義收葬之其夫婦道
至人謂忠義所感而清疑上人者陽羨人真誠
不談禪能忘人難從子入粵留守愛而禮之桂
陷時適在昭平同留守次子元鎔踰嶺赴難走
至永安州遇兵元鎔失于路清疑倉皇入桂
而留守已沒清疑結廬于板側朝夕焚香種菜
自給衣食時缺終依依不忍去元鎔有至性
月航海親艱苦備嘗至十月始至粵西萬里
尋親不獲一見可哀也矣或曰已死或曰入
不知所終

東明聞見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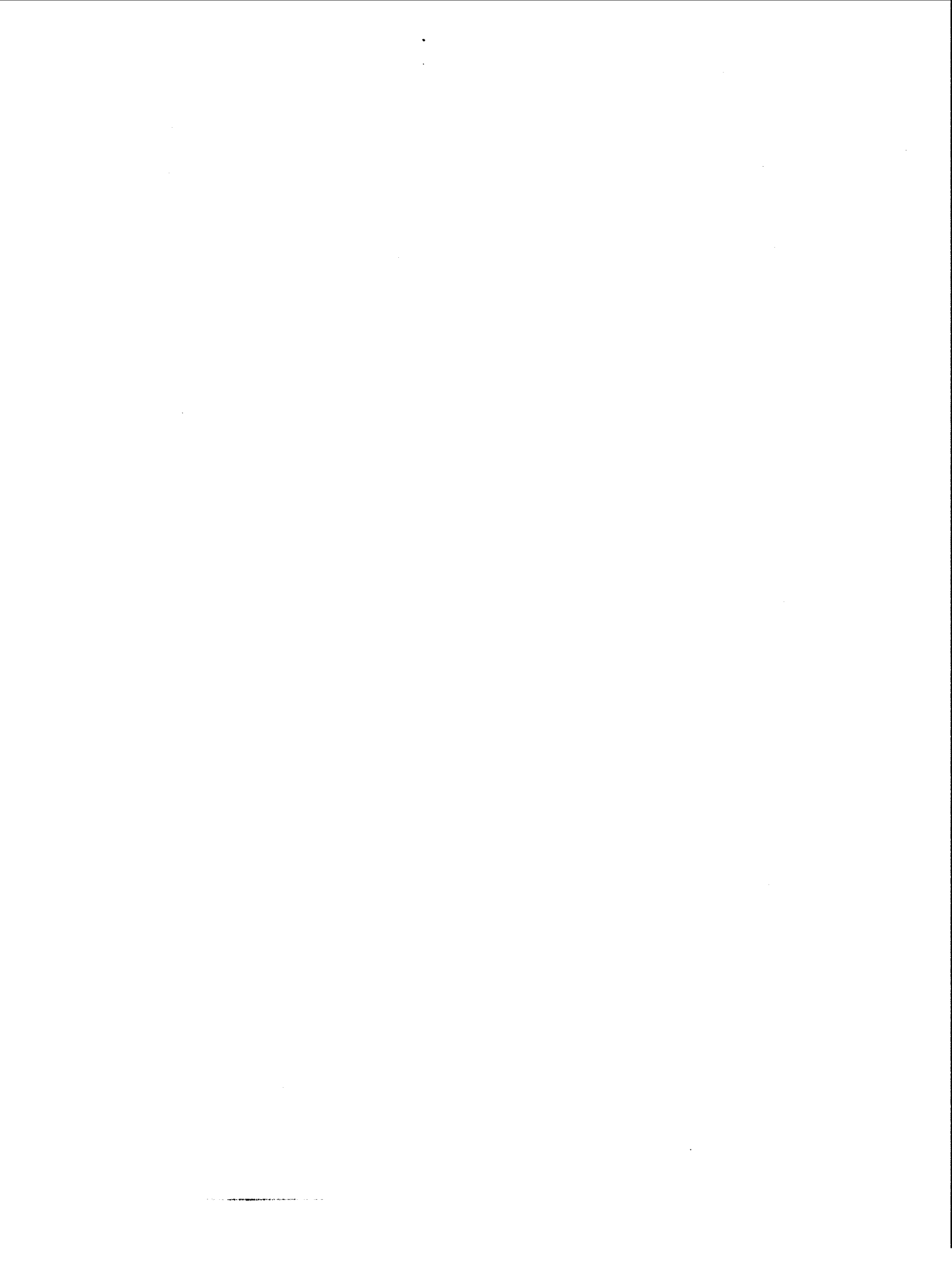
逸史氏曰人有五福死往重考終命余世
為非也土生亂世不能馬革裹尸亦當肆
市朝余乙酉詹世勳不能死我丙戌仇人
能死我戊子己丑虎狼盜賊不能死我庚
辛卯刀鎗劍戟不能死我是書既成世有黃
祖盡否耶國可滅史不可滅死固甘心矣

東明聞見錄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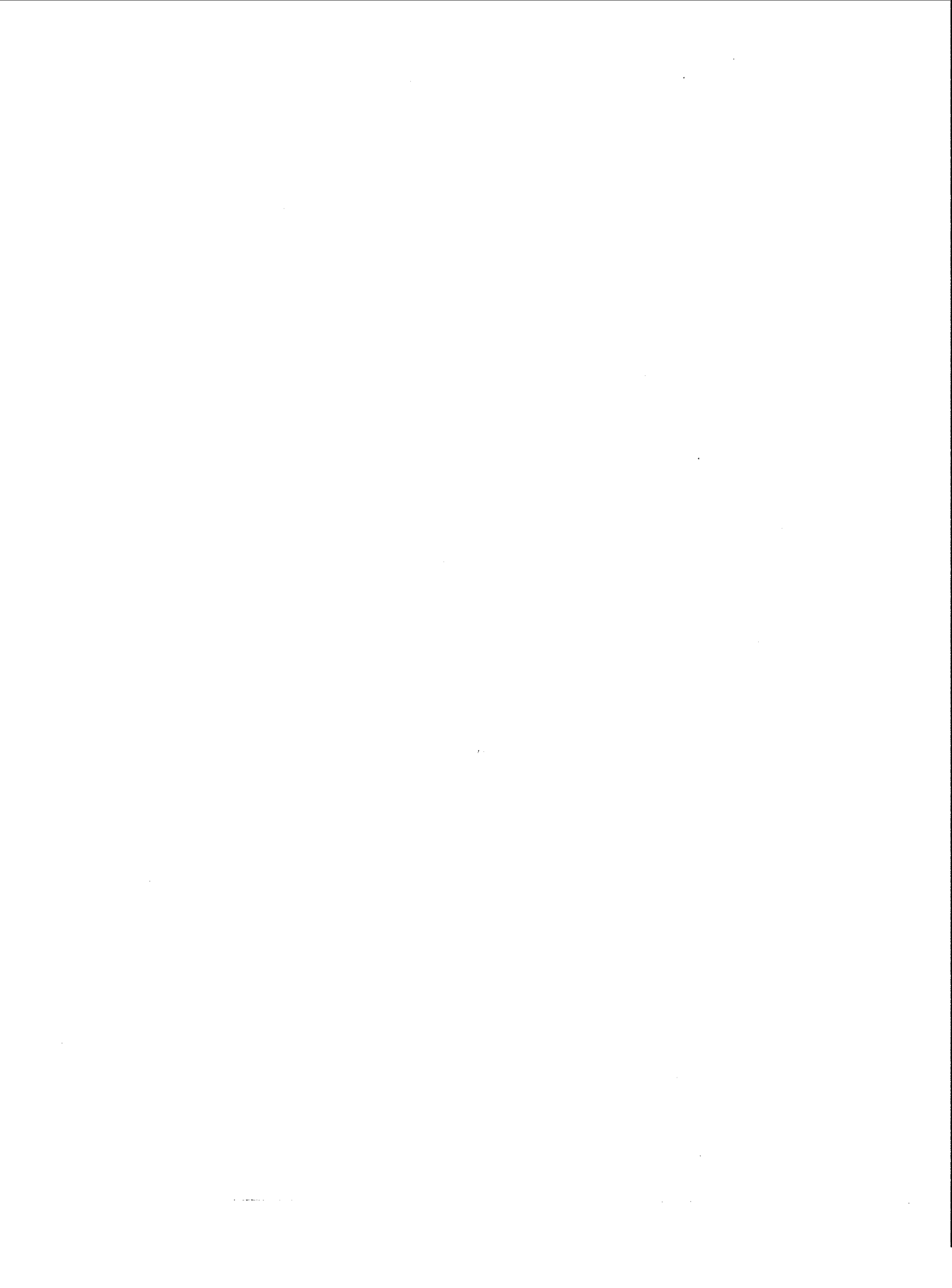
敬告讀者

歷年來，本公司所整理出版古籍善本
（孤本、珍本）皆一時精選絕版好書，經
歷了數十年，甚至數百年木刻刷版，因彼
時情景不同，致有好壞殊異，本欲重行排
印，又恐泯滅原出版價值，且手民校植錯誤
難免，遺害更大，故仍其舊，深望仁人君
子多所參攷，並乞見諒！！

新文豐出版公司 謹啓







兩廣紀略

一卷

兩廣紀畧

華復謫

甲申三月二十七日梁溪發棹逗留茗書者一月
 五月朔渡江六月朔過南昌十九日踰梅嶺七月
 朔上新興陸道十五日渡海二十一日抵臨高任
 署無室術無役梅三百金資斧至此也每二更聞
 雞啼聲愀然曰此亂徵也胡為乎來哉方匝月生
 熟黎以署令而破城先一日居民告我於所寓前
 後書新任某寓此則無患是日早為之署令已戮
 及母妻矣慘哉貪酷可為哉我嘗晝寢寢殮招撫

兩廣記畧

者六十日至十月府道拿齋從保全者千餘家推
 官相公欲殺無辜我力阻逢怒十一月遂遜本道
 林文蔚以坐視不救幸災樂禍責我因罷官舉邑
 紳民哀之哭而送者數百人植去思碑於城隍廟
 西以誌變亂時得賢父母斯時適適然釋重負也
 周子先棄我去就儋州陳知州館子養隨我馬遷
 居瓊臺望五指插天並緣海尋水落石出處東眺
 大洋見巨濤如山而來初驚怖特甚後則數其濤
 之大小而樂焉乙酉年六月殺署令事復發以閩

地爲皇居其家屬特奏故也欲提該邑紳民間罪
舉國狂走我又爲之出銀八十兩於粵東臬司寢
其事十一月周孚先卒於李司李署停棺小北門
復爲楚之丙午年二月天衢爲道府所拿逃入瓊
府依我時春夏交城外野雞每每夜啼惡之後人
秋冬益甚曰必亂徵也去之十月朔攜家眷過海
而北客雷州二更雞啼更甚棄去行七百里上廣
西梧州府陸川縣孚先子亦隨焉時十一月望舊
令施古璜已去任我爲屋三楹於城以貯眷屬十

兩廣紀畧

二

二月朔上北流同古璜下蒼梧時古璜已召銓曹
欲趨端溪也二十日至德慶州傳言羊城紹武帝
已爲清朝所除古璜不敢再下我獨往二十二日
入肇慶擁戴首相丁魁楚者嗷嗷要銀至二十五
日早晨猶遲退朝官拖朱施施少刻永曆帝以兩
人轎下小艇走矣我有一小艇下河隨衆而逃除
夕傍晚遇古璜於藤縣丁亥年元旦舍舟從陸古
璜止於北流我仍回陸川時已元宵夕也陸川縣
城野雞又復二更啼矣心雖惡之計亦無他之二

月初六日古璜忽挾家眷仍奔陸川依我者四月
二十二日清兵大至百宰安堵我止費銀三錢爲
一飯以待浙人嗣三四月舊總戎陳邦傳潛於賓
陽始則縱兵劫掠後則被搶者率多追隨以肆劫
掠自四月初一日破容縣五月初五日破北流之
後遍地皆賊皆曰恢復兵也五月初六日將家眷
寄人深山之大橋村山水田土佳絕幾欲家之因
有幾担朱香在城不欲遠去離城數里棲一庵中
至十五日陸川縣破矣我亦被掠送入監一夕索

兩廣紀畧

三

銀五百兩我以一妾與之彼贈我銀八兩深入大
橋周孚先子棄我入博白陳邦傳部下爲參將七
月內家眷染瘴氣初七家婦亡二十五先妻亡至
八月初婢僕輩死者五人我父子亦大病九入城
寓城東紫銅坡十六日孫時顯者率兵攻雷州路
經我寢室全室俱齧父子二病體受其毒拳者累
百與死爲隣矣二十五日周孚先子提兵過陸川
來看我病九月初一日遷入陸川署令內室因念
家鄉骨肉俱喪此地戀此何爲十月十五日將先

妻家婦之樞焚焉攜其殖一千五百里上南寧府
經綠珠貴妃故里山水奇秀甲天下知南寧從未
經兵火也定兒并妻不從十一月二十二日人郡
賊人物繁庶糧食便易昔號爲小南京猶然樂土
意欲居之適一浙人送一梧州女子吾大兒遂買
屋四楹於治前蕭元圃之對門復有盛巷項竹匠
之族國初至此甲第聯縣現兄弟姪舉人四人
與我爲家人好亦足樂也至戊子三月初十日永
曆帝又踰躡而至矣斯時見有隨駕者吾常吳元

兩廣紀畧

四

警浙東嚴秋冷江右王登水蕭韓若數人耳四月
抄廣州李成棟者忽反投明朝遣洪天擢潘曾瑋
李綺三人齋疏迎駕六月初十日永曆帝駕下肇
慶時南寧城野雞又二更啼矣我決意東下苦無
舟至七月十三日丹陽賀退庵與吾一舟方欲解
維退庵爲仇人所劫行李被搶將及於我我急所
之而止退庵飄驚不知何往我身自捺舟月白風
清迅水順流任其所之自永淳而橫州而貴陽而
潯州而平南而藤縣而梧州而封川而德慶而肇

慶竟日竟夜三千里鼓棹而下過德慶時夜聞征
鼓聲有言曰此皇舡也我初不信明日視之是也
抵端溪西峽時爲七月二十九日也僑寓於東門
外閱江樓右師古璜亦在焉賀退庵皆在焉遇龔
端木令郎在田言元琳事爲之淚零者彌夕斯時
凡屬相知皆爲我揀如何好官做不知我冷眼觀
破見宰執仍無柱石之才羣僚率多徼倖之徒瞿
稼軒官非不顯也戊子年二月二十三夜之弔打
不免丁魁楚銀非不多也丁亥年四月初四日夜

兩廣紀畧

五

父子駢首就戮生當斯世爲官適近喪身一路人
情險惡世事涼薄知此筵席決無好散場遂以空
閒觀忙官忽聞賀退庵以特參李綺三人三人復
仇囑成棟養子李元允擊之於監欲絕其食以斃
之退庵無親戚僕隸只告哀於我我若放手退庵
死矣爲之用銀一百兩以活其命又爲之求解於
太監夏國祥以減其罪至己丑年二月初一日復
爲之保出獄再贖銀四兩買衣飾四月初一日又
贖銀令之逃入桂林後退庵不知何往後三月初

李成棟亡之信已確肇慶君臣各復解體適有浙人旅亡遺妻無養歸之於我我亦遷於鄉以消夏一年來文官之命制於武臣之手身登兩榜時爲武弁揮拳屈膝五虎一狗笑破人口至八月雞又二更啼矣甚至兩翅生距駭之此必大亂之徵也宜急去十月中再攜家眷遷至番禺縣之石壁鄉至庚寅年正月初七日肇慶聞清兵破南雄自己兵丁在城內外大搶大殺先從官之顯者囊之重者及之惜我不及見也庚寅一年清朝兵馬頓首

兩廣紀畧

六

五羊城外守禦諸人以爲萬分無慮一浙人邀我入廣因見天衢爲同知宿三夕于毛子霞寓每酒後將睡雞輒大唱我私念曰如此兵圍困雞又何啼豈有更甚於此者乃我出方一月而城破矣破城後十一月二十日入城見天衢二軀體也問我討銀三兩置衣服妻妾被拿又討銀二十兩贖妻出又討銀五兩置衣被徧富貴時不曾受他一毫之惠徧於患難相逢眞惡緣哉晤香山令張嘉仲談家鄉事甚是茫然殊悶悶仍還石壁至辛卯正

月有土部州之便遂寄曲江

丁魁楚

丁魁楚原以撫臺失機造成貶歸癸未年四月擒劉超報功王崇岩在職方復還原職戴罪屯田者也至南京弘光則授爲兩廣制臺矣到任以來惟崇賄賂留都敗時竄通靖江王後靖藩自洩其機反爲魁楚所縛隆武晉封平粵伯焉丙戌年十一月永歷擁戴意雖出於西撫式耜而決成之功魁楚爲最也當此大任宜稍易其平生之所向矣乃

兩廣紀畧

七

擁戴後兩月苞苴更甚十二月十五日知廣城已陷新主又逃乃撥心腹幹事者三人各挾幾千金令之潛上廣城謀入清朝主帥營內相機作事魁楚則將三年官橐裝載四十號大哨船棄永應帝獨上岑溪縣蒞候此三人回音此三人者初入李成棟營爲家丁情纒密事以魁楚下情再告以珍寶進成棟曰今在何處速請出仍惜重兩廣可也三人持成棟請書上岑溪魁楚大喜將四十號哨船盡行移出丁亥年三月初四日至肇慶成棟知

之先五里迎接握手歡以恨相見晚許以明日即仍督兩廣事傍晚設風酒盡歡而散先是魁楚三子同來廣東先已殞其二子端溪署此存一子并幼孫相隨妾婢及夫人婦則不止數百人也俱在四十號哨船內至三更成棟船北傳令請了老爺相公講機密話魁楚父子不敢不往至則成棟端坐不起兩列火炬魁楚即跪而曰犯官有罪乞饒兒子成棟曰令你先看兒子即砍其子次砍魁楚成棟走出船頭高燈齊起照耀如同白日將家丁

四十船之男人各營分撥一人其女人不論老少美惡一五一十數入李家船間止有一妾於過船時投入水中此外不曾失一針也三年狼毒送於一旦不保其身並不保其妻子人言魁楚官囊精銀八十萬珍珠金寶番貨十倍之所遺二孫聞在李氏官頭家做奴僕見其自言姓了又打頭半死云

洪天擢

洪天擢乙酉丙戌兩年俱在廣東做兩司官擁戴

永歷時自擇其地要做高雷廉瓊四府軍門則以都察院副都御史寫勅駐高州丁亥正月清兵下高州則攜妻子奔雷州清兵至雷州則攜妻子奔瓊州清兵以無船過海劄徐聞者一月天擢在瓊為練兵指餉索詐地方幾萬金復擅行殺戮者幾千人至四月初二日先航海投誠于李成棟仍以海道事與之管理至戊子年成棟叛歸明天擢首至南寧永歷寵之以銓左遣賚諭至廣慰勞成棟朝夕同堂者袁彭年也潘會緯也李綺也耿獻忠

西廣紀略

九

也佟養甲也皆蓄髮四月餘矣忽一席間令在座言志至天擢則曰我不願做官若有一千銀子養得老母便去做和尚矣成棟曰好好快叫裡邊擢一千銀子送洪和尚速喚剃頭人替洪和尚薙髮在席莫敢措一詞見銀子擢去矣薙髮人來矣成棟令去天擢巾帽竟剃做和尚矣天擢不敢道一字只得歸去至明日又不好戴和尚帽又不剃髮絹亦不敢見成棟之面無可奈何之極先央人勸以不敢領銀之說還過銀子後再逐一解說方許

他上肇慶到任永歷于七月二十八日到肇慶故天擢十二月方來也在肇慶以李用楫與之有隙復修怨一場庚寅年正月間清兵至請為高廉四府軍門攜妻子復去高州為舊日受害之人所殺妻子俱擄去天擢歛人丁丑進士向同侯淡泉二次上春官路結社後又同榜淡老令黃岡時彼為知府宗祿事獨受其害擁戴時彼為四府軍門李武舟與有力到瓊州即難為武舟一家絕無香火故舊之情故天報之如此

兩廣紀畧

十

李綺

李綺字友三庚辰進士松江人也授瓊山縣知縣在任六年見人惟有無飯吃三字為啓口之談資乙酉年四月欲上南京考選竟自離任入廣城六月知南京潰遂買屋三千置田六千為安土計八月仍入廉再掌廣刑館事大兒子死於廣城丙戌年八月福京又潰綺攜家眷下肇慶遇永歷登極授西臺十二月十八日知廣城又潰永歷必走恐侍御欲隨行二十日乃為一疏特叅首揆丁魁楚

二十二日下旨降三級調用喜極即刻解維西上梧州至橫州由靈山攜妻妾弱媳二大女二幼女一幼子入廉州居城中丁亥年二月清兵至廉州綺家為地方人所搶人口無恙綺解入廣城總兵李成棟仍昇廣刑館五月中言不稱旨打二十板因為佟養甲之幕賓九月朱統鑿起兵破廉州綺妻尙有金子三千藏在地時一家男婦大小俱搶散并地中金亦去綺在廣不知也戊子年正月間綺夫人與家人漸聚第二兒亦出相對一破屋中

兩廣紀畧

十一

真無飯吃矣聞有同年選茂明縣知縣今科張鳳翼者時護在官在南寧綺幼子閏三月初二日至南寧府年十七八歲與鬼為隣詢其令尊云無音耗亦連聲無飯吃詢其來為張年伯因入見鳳翼淡淡也送程二兩出在寓且欲無鬼為侶矣侯之但云家母在廉絕粒者半月矣望兒歸同鄉相知者恐幸此再致意鳳翼及早送歸鳳翼乃送銀六兩又程二兩再益又一兩斷斷不能矣抑為買藥僱輪止存三兩再身初十日早晨出城行不滿五

十里逢盜罄其身穿衣服俱去又被大棍數十下
直與鬼爲一矣轎夫仍擀之回一襪體而已此時
同鄉在南寧者其爲出衣出被出柴米舊寓主人
不許其入另覓一室安頓之至半夜見有香一柱
燃起綺子自念曰此必觀世音菩薩來救我當坐
起領受从之香不見矣再欲睡下仍取衣被蓋無
有也伸手摸帳亦無有也及天明所脫下之衣服
及鍋頭柴米碗箸之類盡爲偷兒所竊方知夜間
之香非觀音大士斯時彼亦甚無氣息停二日卽
殞再爲告張鳳翼贈銀二兩凡在同鄉其爲殮之
停柩于西門萬壽庵至四月初十日綺至南寧知
其子已死矣又知其妻在廉州往迎之止一夫人
也女之大者不必論矣有六歲小女出招贖出五
月中同夫人小女下廣城至德慶又遇盜夫妻二
人寸絲無存及至廣小女亦殞至九月李成棟以
綺爲學道己丑至庚寅十一日皆是也十一月初
二廣城既破綺在肇慶江縣考秀才初六日下午
後報到急忙起身回廣顧家眷路遇大兵弔綺於

樹百般拷打隨身之物無一存焉及至家已有一
武將來拿素去銀一萬矣十二月綺投誠見而銀
一萬又押出助餉三萬辛卯正月拘入廣城將妾
出賣又云無飯吃矣





真

寺



滇 序

維鍾潔



滇攷

餘姚 黃宗羲 太冲撰

普明聲阿迷州土人也。初為馬者。哨哨頭水鳥之亂。與沙源吾必奎等俱奉調。率兵破賊有功。既而京營御史傅宗龍受命按黔。聞道山建昌回滇。募兵赴任。知明聲勇點。所部土兵亦強。特請隨行。滇撫閔洪學入奏。嘗言自明聲東行。滇土司兵益弱。其為時所重如此。明聲在黔。屢破水西賊衆。會宗龍以內艱歸。水西隨就撫。明聲亦回。得授阿迷土知州。日益驕蹇。崇禎五年。巡按趙洪範至臨安。明聲率兵逐之。戈甲旗幟列數里。洪範惡之。貽書撫軍王伉。謂其養癰。伉亦習聞明聲不法。遂列奏。請檄調黔蜀兵會討焉。是年冬。三省漢土兵俱集。以黔鎮商士傑掌兵政。伉自出臨安督糧。右布政使周士昌監軍。擊明聲敗之。進圍阿迷。明聲使其下僞約降。陰使人以重賄誘吾必奎曰。君不聞狐死兔悲乎。阿迷平。兵行及元謀矣。既而官軍與賊戰。必奎覆陣先走。官軍大敗。事聞。大司馬熊明遇以起聲為仇。遂與洪範俱被逮。士昌沒于陣。明聲雖戰勝。仍巧詞乞撫。當道懲前事。不復致討。總督朱燮元自黔至。以兵威撫定焉。廣西郡守張繼孟奉撫明聲。思以計殺之。每

滇 攷

梨洲遺著

稱明聲才武。且有功。不宜摧毀。以致變亂。皆有司之過也。明聲聞之喜。一日。繼孟將調兵備道於臨安。先誡其下必取途阿迷。見明聲將至。故熟睡輿中。其下不得請。醒而問所次。已逾其境數里矣。伴怒。責其從行者。且曰。我有事。急須至臨郡。往返恐後。期可沿途置驛俟我。我今回見普公。遂盡屏輿蓋先行。獨與從者馳數騎至阿迷。明聲先已有人偵繼孟。聞其言益大喜。出迎。謂語甚歡。方持茶餉客。繼孟戲曰。嘗聞南中土司善藥人。我不敢飲。明聲驚。遽指天誓曰。方德公。無以報。何有此。公果疑。明聲請先飲。竟易醜飲之。不知繼孟執茶時。已預藏毒藥手中。置茶內矣。明聲留治饌。辭以有事。調兵備急。侯回。當痛飲。明聲已聞其途中言。信以為實。因別去。繼孟疾馳。易數馬。即夕達臨安。明聲藥發始覺。命其黨率兵追之。不能及。明聲死。其妻萬氏。江右寄籍人女也。狡而淫。據其衆。役使諸小彝。選部下壯而美者。更番入侍。沙源諸子定海。定洲。少年白皙。更竊殺定海而贊定洲。其子普服遠。恥為贅壻。已復嫌其樸陋。而定洲少年白皙。更竊殺定海而贊定洲。其子普服遠。恥之。與萬氏分寨而居。後服遠以病死。定洲遂兼有安南阿迷之衆。併近彝地。益廣。南至交岡。甲申。張獻忠陷蜀。雲南震恐。使參將大贊率兵防金沙江。吾必奎者。其

先爲元謀士知縣久絕不嗣矣。至必查以戰功得官。仍居故地。自阿迷賣陣後。桀
驁日甚。大執禽獸。屢以事侵之。乙酉八月。必查聚衆反。連陷武定。祿豐。楚雄。諸郡
縣。黔國公沐天波。檄各土司兵會剿。六月。官軍與土官祿永命龍在田等。擊取必
奎。擒之。永命寧州土知州。在田石屏州土人也。俱以水鳥之亂。有戰功。在田列級
副將。崇禎十一年。奉調至襄陽。隸總理熊文燦軍前。擊流賊革里眼。射塌天。於雙
溝。敗之。以是知名。張獻忠等受撫。殺城。頗與密。既而獻忠叛。文燦獲罪。在田亦罷
歸。元謀之役。與永命俱在行間。十一月。沙定洲兵亦至。時必查已伏誅。定洲猶留
城外。不肯歸。會奸人饒希之。干錫朋等。通騙天波金寶。無以償。以寶易往來。各土
司營中。誇天沐家饒富。定洲心動。陰結都司阮韻。張國用。袁士弘。爲內應。以十
二月朔。入城。辭行。天沐以家忌未出見。定洲入門大呼。其下蜂起。焚劫。天波由小
寶出西城。時祿永命在省。方巷戰拒賊。從官周鼎。止天波留討賊。天波疑鼎見誘。
殺之。遂走楚雄。其母陳氏妻焦氏。亦走城北。普吉村之金井。當夜舉火自焚死。
定洲因盡得沐氏所有。盤踞省城。劫巡撫吳兆元。爲題請代天波鎮滇。又至祿豐。
執家居大學士王錫哀。置貢院。協之。與兆元傳檄各郡縣。龍在田在安寧。與祿永

命等各引所部歸。萬氏在阿迷。聞變驚曰。吾家當爲此賊敗矣。謀至省。執定洲以

投誠。既至。見定洲氣焰赫然。資用饒洽。更喜過望。夫婦坐八人輿。持劍與撫按往
來。欣然自得也。沐天波至楚雄。定洲率衆追之。是時楚雄新爲吾必查所破。金滄
道副使楊畏知奉調監軍至楚。楚人留之。畏知遂駐楚。聞定洲西出。與天波計。守
禦之具未集。曰。公在楚。賊以全力聚攻。城必破。公不如西走永昌。楚得爲備。賊
即西迫。恐楚塞其後。留攻楚。又恐公從西來。首尾牽制。上策也。天波從之。定洲至
楚雄。城閉不得入。爲畏知所結。遂去。遣其黨王朔。李日芳等。分攻大理。蒙化。陷之。
屠殺以萬計。畏知乘間徼城外居民。盡入城。清四野。築障障。檄調漢土兵馬。郡縣
多遙應之。其明年丙戌。定洲恐畏知截其歸路。又聞迤東祿永命龍在田等各自
守。因不敢至永昌。徹兵回。竭力攻楚雄。楚雄守具既集。屢攻不能下。一日。畏知坐
城樓。賊發巨礮擊之。烟焰所指。正軍畏知。賊相慶謂必死。須臾烟散。畏知端坐如
故。惟擊去左幟耳。因驚嘆以爲神。畏知視賊懈。輒出奇兵奮擊。前後所殺甚衆。至
夏。賊稍稍引去。東攻石屏。石屏守亦堅。復回攻寧州。破之。永命死。至嶧峨。土官王
克猷走死於路。龍在田在石屏。懼。與其黨許名臣。竄大理。定洲既定迤東。復引而

西。攻楚雄。分兵爲七十二營。每七營各爲一大營屯之。環城圪壕。爲久困計。畏知
守益堅。修不能入。又明年丁亥。張獻忠被誅於西充。其義勇孫可望等。率殘兵由
遵義入黔。龍在田使人告變。且勸其至滇。可望因詐稱黔國焦夫人弟。率兵來復
仇。雲南初苦沙亂。皆延頸望其來。不知爲賊也。三月。可望等至滇。定洲解楚雄之
圍。率衆禦於革泥關。大敗。遁歸阿迷。可望破曲靖及交水。俱屠之。遂由陸涼宜良
入省。宜涼知縣方輿。佐率衆特羊酒迎。可望不入城。至省。巡撫吳兆元等。迎
於郊。巡按羅國職。在曲靖。被執不從。帶至省。自焚於署前。通判朱壽琳。以僉都御
史。奉差募兵於滇。亦不屈。從容賦絕命詩。被殺。可望等因盡據城池官署。布列以
居。法禁苛切。百姓失業流離。視昔較甚矣。既而分遣李定國。狗迤東諸郡。可望自
率兵西出。楊畏知禦於啟明橋。兵敗被執。可望聞其名。不殺。誘降之。曰。吾今已不
爲賊。當與爾共扶明耳。畏知曰。果爾。當從吾三事。一不用獻僞號。二不殺百姓。三
不虜婦女。可望皆許之。即折箭對誓。迤西得免屠戮。畏知之力也。可望至大理。龍
在田許名臣迎降之。復以書諭沐天波。如與畏知言。天波遣子報命。永昌通判劉
廷標。上杭人。推官王運開。夾江人。俱不屈自縊死。可望分兵入麗江。悉取其數代

所善。厚待天波子。陰使劉文秀隨之。疾馳度蘭津橋。至永昌。會天波與鄉官龔彝
等於北城門樓。遂携同楊畏知等。俱至省。姚安舉人席上珍拒賊。見執至省。被磔
甚慘。李定國至臨安。臨安爲定洲部目李阿楚駐守。拒戰甚力。定國穴地道置砲。
砲發而城陷。阿楚赴火死。兵猶巷戰。定國怒。執城中紳矜兵民。盡戮之。於城外白
場。所殺七萬八千餘人。而陣亡與自焚自縊者。不與焉。初。意遂襲阿迷。蒙自取定
洲。聞晉寧有變。因盡掠臨安子女而還。過河西。在籍巡撫都御史耿廷籙。赴水死。
其妻楊氏被執。亦不屈見殺。至晉寧。圍之。屠其城。并屠昆陽。呈貢歸化。所殺又數
十萬人。先是昆陽有孔師程者。以從軍得官。糾合晉寧各城人拒賊。定國既至。師
程入舟遁去。晉寧知州石阡。冷陽春。呈貢知縣嘉興。夏祖訓。俱死之。定國又盡殺
臨安被獲婦女於路。亦千餘人。江川知縣周柔。強不迎定國。率衆屯于撫仙湖中
之孤山。定國既至省。使人出擊。盡殲之。蓋迤東屠戮之慘。幾與蜀省同。而迤西獨
免。宜楚雄人至今戶視畏知不衰也。然城亡與亡。大節不奪。如冷陽春諸人。亦何
可多得哉。可望定國既俱回省。經營土木。毀南城民居萬間。作演武場。城內置四
王府。碑石毀呈貢昆陽二城爲之。而可望定國與艾奇能皆僭稱王。在籍御史任

僕等。又倡議尊可望爲國主。可望遂置六部等官。以僕兼吏禮二部尙書。鑄興朝通寶錢。括近省田地及鹽井之利。俱以官四民六分收。取各郡縣工技。悉歸營伍。以備軍資。可望饒機智。既據有全滇。益自尊大。而其黨猶儕視之。李定國尤崛強。每事相阻。迨明年壬子。可望與劉文秀等議。縛定國于演武場。聲其罪杖之百。既復相與抱持而哭。命定國取沙定洲以贖罪。定國心憾之。念相推奉已久。無能與抗也。初。定洲歸屯兵。俱革。與萬氏分險自守。其下湯嘉賓陳長命等。各據一山。立營相去數十里。爲犄角之勢。私通交趾。借其援以固諸蠻心。一日。偶集於嘉賓營。定國偵得之。率兵遽至。圍以木城。困守三閱月。絕其水源。諸蠻懼。出降者相續。遂械定洲等數百人。回省剝其皮。於是沐天波具衣冠。謝雪祖宗母弟妻子之讎。漢人之被沙毒者。亦咸以爲快焉。

滇攷終

滇 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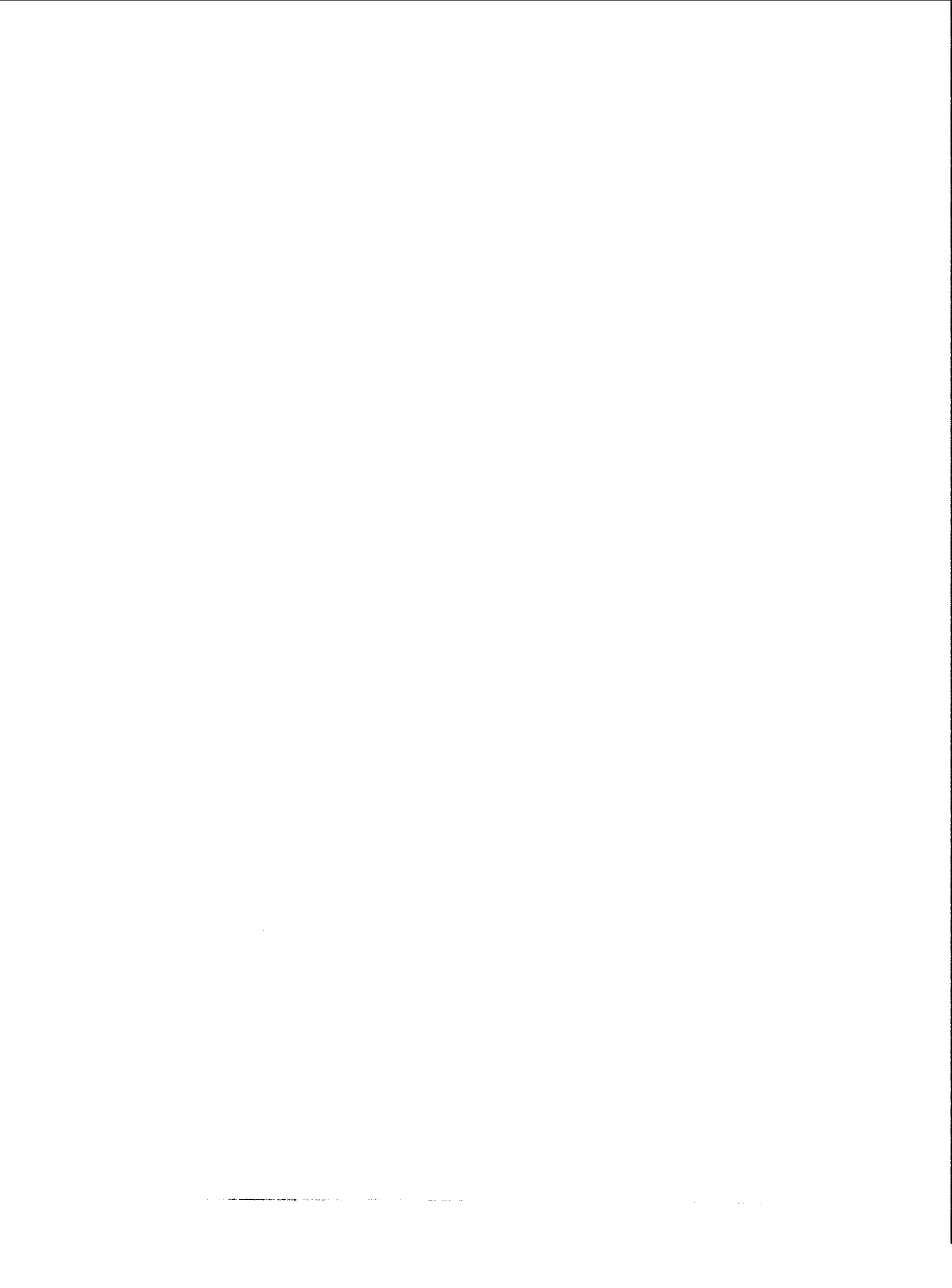
四

梁洲遺著





海外慟哭記



海外慟哭記

楊逸題

海外慟哭記

餘姚 黃宗羲 太冲著

往遠在海上。與諸臣無所事事。則相徵逐而為詩。諸臣唯吳鍾巒張肯堂。故以詩名。其他雖未嘗為詩者。愁苦之極。景物相觸。信筆成什。李向中之悲壯。朱養時林瑛之淡遠。劉沂春感時之篇。沈宸荃思親之作。上聞亦時一和之。深時謂諸臣之詩。即起杜甫為之。亦未有以相過也。豈天下擾擾多杜甫哉。甫所遇之時。所歷之境。未有諸臣萬分之一。諸臣即才不及甫。而愁苦過之。適相當也。語曰。求仁得仁。又何怨。諸臣之愁苦而見為愁苦。無乃怨乎。曰。諸臣當惟是寄命舟楫。波濤之愁苦乎。宗廟亡矣。亡日尙矣。歸於何黨矣。當此之時。諸臣默無所用力。俯首而聽武人之恣睢排募。單字隻句。刻琢風騷。若物外幽人之所為者。其愁苦不更甚乎。梁故學於舊史者也。因次一時流離愁苦之事。為海外慟哭記。以待 上之收京反國。即創業起居注之因也。舟山以後。梁所未詳。行朝之臣。必有同志者。

監國魯元年丙戌夏六月丙子朔。浙江兵潰。上發紹興。定西伯張名振駐師岑。海外慟哭記。 梁洲遺著

江道裨將張名斌統所部軍迎 駕由江門入海。

御舟旋蛟門。

毅廟末年。閩人黃斌卿為舟山參將。已而將任。隆武皇帝登極。封斌卿肅虜伯。給餉銀萬兩。發九船至舟山。命收其部曲。以窺浙直。至是不聽。 上入。

下詔削方國安王之仁等爵。

國安前封荆國公。之仁封定國公。

以大學士熊汝霖兼兵部尙書。

熊汝霖收殘卒百餘人。由小查入海。編修張煌言亦間道至。而兵部左侍郎錢肅樂右都御史沈宸荃義興伯鄭遵謙皆棄浙入閩。隆武皇帝召對晉秩有差。

己亥。大學士孫嘉績卒。

孫嘉績。字碩膚。餘姚人也。五世祖巡撫江西右副都御史燧。死宸濠之難。祖文淵閣大學士如游。嘉績口崇禎丁丑進士。授南部主事。改北兵部。十一月。虜薄都城。扎營不動。舉國莫測其謀。嘉績曰。此甚易知。待後虜入。即放苗頭。南下耳。

急擊勿失。兵部尚書楊嗣昌曰：虜已傾巢而入，安得復有後虜？越三日，虜果挾西夷五六萬，從青山口入，即日南下。於是嗣昌以嘉績知兵，越次升職方司郎中。時總督盧象昇聞人高起潛分辦東西二路，象昇主戰，起潛陰與虜和。亡何象昇陣亡，而起潛自叙戰功，下部求世蔭。嘉績奏疑之，毅宗曰：御觀德殿閱軍器，起潛辨其良楛，悅之。起潛乘間譏嘉績下獄。十三年，上怒侍讀學士黃道周，廷杖之，昇入獄中。一切裝齎藥物，格不得入。嘉績撤衣被，親視飲食湯藥，保護之。少間，從之受易，會諸生涂仲吉上書理道周。上益怒，取道周自刑部入黃門獄，雜治之。諸與道周通者，鑿為黨人，多許奏自脫，而嘉績獨承獄中往來狀。周延儒再相，事得解。弘光時，起補九江道，未至而虜渡大江，頃之虜入浙，徵戶口冊籍。餘姚知縣王曰俞棄城走，教諭王玄如迎降虜，即以玄如為知縣。玄如發關左為馳道，挾役者，役者反毆玄如。嘉績遂入縣，朝鳴鐘鼓，斬玄如以徇。當是時，虜入江南，郡縣無以一矢相加遺者。自嘉績建義，而豪傑皆起，然嘉績寔不知兵，以其權授之總兵王之仁、方國安、東浙之事，不能有所發舒。上監國，加右僉都御史，尋又加文淵閣大學士。浙江失守，渡海至舟山，遂

海外傳記

二 梨洲遺著

卒道隆觀。丁丑，計偕知縣梁佳植、夢嘉績擢第一，榜發不驗，及嘉績葬舟山，其稟適當張信坊下。張信者，洪武時擢進士第一者也。嗚呼，豈非天哉！
秋八月丙子，張名振敗叛將張國柱於橫水洋。
張國柱者，劉澤清之標將也。航海至東浙時，王鳴謙以總兵守定海，國柱有弓箭手五百人，劫王鳴謙肆掠富家巨室，同至餘姚。行朝震恐，議以伯爵縶之，與孫嘉績裁量不許，不得已署為勝虜將軍，乃返定海。既聞虜渡，遂放兵擄掠，保定伯毛有倫、扈元妃世子出海，國柱邀奪之。已與王鳴謙駕樓船四百餘艘，將攻舟山。黃斌卿憂懼不知所為，求援於張名振。於是名振斌卿合營而軍，名振之神將阮進善水戰，以四船衝國柱之營，砲聲雷動，波濤起立，國柱遁去。挾元妃世子為投拜之贊，虜殺元妃世子而官之。
九月壬子，永勝伯鄭彩定波將軍周瑞自閩迎上於舟山。
福建失守，隆武帝走死，叛將鄭芝龍迎虜入境，鄭彩不與同降，以戰艦四百抵舟山。黃斌卿素畏鄭氏，閉城不敢出。平海將軍周鶴芝起兵海壇山，鄭芝龍之降也，先虜未至納款，散遺關隘水陸之帥以待。隆武帝命周鶴

芝出師蘇松，芝龍中阻之，而鶴芝滯于沙埭，及虜兵入閩，芝龍在安海，檄鶴芝會於其所。鶴芝不虞其降，遂以水師南還，道遇督撫張肯堂，肯堂止之。鶴芝不信，已而至定海，始知芝龍降虜，爭之不得。平海參謀林學舞、陳降虜八不可，芝龍亦不聽。監軍朱永佑謂鶴芝曰：處山趙牧其人，勇士也，我欲見之於芝龍而刺之，不果。於是鶴芝移師海壇。

參將阮進移師於瓊琦。
阮進者閩之舵工也，嘗為小寇於松，撫張名振拔之，使管水營而進精於水性，能以少擊衆。既敗張國柱，舟山人多德之。黃斌卿忌名振勢出其上，說進使背名振，進乃取其船二十艘，軍資數萬至閩海，自為一軍。
冬十月丁酉，御舟發舟山，十一月丙寅，上次中左所。
鄭芝龍知鄭彩奉，上入閩，索之急，彩力不能禁，乃匿。上於他所，而以南口貌類上者，服上冠服，居上舟，使一人守之，乃謂芝龍曰：彩欲出監國而難於為辭，不若公使人取之。於是語守者事急，則縊南口，以屍與平國使者，已而虜挾芝龍北去，事得解。

海外傳記

三 梨洲遺著

黃斌卿殺右都御史荆本澈。
荆本澈，字大澈，丹陽人也。由濼闕來朝，奉命西征，移師出舟山，泊蘆花鼻。斌卿畏其強，所以周旋之者唯恐後。越月而本澈破崇明，虜會師擊之，本澈大敗，收其殘卒還舟山。斌卿視其兵力既弱，禮之浸衰，本澈無所取餉，漁奪居民，居民既怨之，斌卿之營將顧乃德與斌卿有隙，本澈乃結驪乃德，潛以珍寶易其火器，事頗洩。斌卿下教各募團練，次日故遣部下取民斗粟，團練殺之勿問。本澈知其意在己也，遂移兵攻之，三日而城不下，師潰。本澈至蘆花鼻，為團練所殺。斌卿設祭，斬團練一人以謝。
二年丁亥春正月癸卯朔，上次中左所。
周鶴芝復海口。
海口，鶴芝之故鄉也。鶴芝既復海口，以參謀林學舞總兵趙牧守之。
大僕寺卿王瑞旂自盡。
王瑞旂，字聖木，溫之永嘉人。天啓乙丑進士，除蘇州府推官，累官至太僕寺卿。清國貝勒過溫州，虜守朱從義逼令見之，瑞旂自誌縊死。

幸未。上福牙出師。提督楊耿總兵鄭聯。皆以兵來。令進鄭影爲建國公。張名振爲定西侯。封楊耿爲同安伯。鄭聯爲遠定伯。周瑞爲閩安伯。周鶴芝爲平虜伯。阮進爲蕩湖伯。

時張名振在南田。周鶴芝在海壇。阮進在椰崎。二月壬申朔。王師攻海澄。克之。

癸酉。攻漳平。失利。甲戌。虜救海澄。王師復退入海。丙子。攻漳浦。克之。以閩人洪有文爲令。五日而漳浦陷。有文死之。

周鶴芝遣使乞師於日本。鶴芝少時往來日本。以善射名。父事撒斯瑪。撒斯瑪者。日本一島之王也。黃斌卿之至舟山。鶴芝以都督令水師。乙酉冬。告哀撒斯瑪。願假一旅以助恢復。撒斯瑪壯之。許助兵三萬。軍需戰艦一切。不資中國。侯鶴芝自往受約。於是鶴芝益市錦繡金玉奇物。與斌卿合謀。將以丙戌四月十一日東行。而兵部尙書余煥。高書斌卿。以叛將吳三桂之用虜爲戒。斌卿遂阻鶴芝。鶴芝怒而入閩。至是復理前約。日本待鶴芝不至。其意浸衰。所遣使又多商賈。不能得其要領。故日

海外傳記 四 梨洲遺著

本之師不出。

鄒西王復建甯。

王變姓名隱武夷山。至是聚兵以應。

鄒西王裨將王祚復邵武。

祁營山中。虜城守甚嚴。祚從民間取几桌數百。置火繩藥銃其上。月死夜。順流放之。環城而過。虜以爲祁兵薄城。砲石交下。遲夕方知其僞。已乃復然。虜習之不疑。一日。祚至。遂破。

夏四月。虜陷海口。參謀林學舞總兵趙牧死之。

虜攻海口。牧出戰。殺虜四百餘。虜又益兵攻之。城遂陷。平虜伯周鶴芝退保火燒寨。

虜殺國子監博士林化熙於行宮。

林化熙。字暉如。福清人也。隆武元年。授國子監博士。福京陷。避之海口鎮。虜破海口。得化熙。執之。至其酋張存仁所。存仁意欲降之。問曰。吾聞海上周鶴芝。有人留髮而不剃。頭子受其所脅也。化熙立而笑曰。人生髮膚。不能自主。而受脅

於人耶。若髮可脅之而留。今日亦能脅之而剃乎。存仁怒。置之獄中。化熙賦詩有鎮骨凌千古。冰心扶五常之句。明日存仁復降之。不可使戮之於市。過隆武皇帝登極之行朝。化熙趨入朝門。坐地上。謂虜卒曰。我大明臣子也。當死於是。口占一絕云。吾頭戴吾髮。吾髮表吾心。一死還天地。名義終古欽。命在旁者書之。而欽字誤書爲矜。化熙視而改之。乃就戮。

松江虜帥吳勝兆。詣定西侯張名振。降爲其部下所執。

吳勝兆以兵守松江。頗懷故國。吳中崇仁勳義之士。欲因以爲功。於是相率募中。爲之計畫。而以招撫之名。內結太湖義旅。戴之倭周天等。外求援於海上。兵部尙書陳子龍。蠟書至黃斌卿。斌卿猶豫不敢應。張名振乃召其兵就約。時斌卿進爵爲威虜侯。其肅虜故印猶在。名振請得之。齎使者以拜勝兆。期四月廿六日渡海。勝兆之聚謀者。既衆。人人謂事成。在旦夕。遂肆言無隱。而所招之義旅。又不就約束。欲陵虜卒出其上。虜卒恨之。次骨。其未經招撫者。亦不忌口。而曬就之。虜捕之於勝兆。勝兆無以自解。斧質以徇。義旅既感勝兆中變。名振渡海旋崇明沙。颶風海嘯。樓船自相激撞。飄沒者什八九。軍資器械都盡。名振與

海外傳記 五 梨洲遺著

翰林張煌言御史馮京第。單騎脫走。而右都御史沈廷揚。見獲勝兆。因海上之失約。區籍無序。義旅遂劫勝兆斬虜官之在松江者。而勝兆之部曲。既與義旅異志。又不見海上之兵。視湖中所招。其力易制。於是虜中軍以勝兆之命。召義旅之帥。次第入斬之。勝兆未知。已而執勝兆。虜酋巴山陳錦雜治其獄。誅戴武功吳鴻欽。浩張謝石番壇侯美漢等三十三人。其所連染。復數百人。

兵部尙書陳子龍赴水死。

陳子龍字臥子。青浦人也。父所聞。天啟壬戌進士。子龍天才絕出倫輩。少而知名於時。與樞李夏允彝爲生死交。崇禎丁丑登第。授紹興府推官。十六年。寇患已深。朝野之議。有欲出皇太子降南京以防未然。東陽人許都頗好事游學於樞李。其師何剛謂之曰。天下多事。將及於江南。子所居。江南精兵處也。盡結其豪傑以待變。此江右夷吾之業也。都信之。歸而聚衆數千。東陽知縣桐城姚孫樂家富美。以其鄉邑不可居。遷其資於官所。都衆無糧。囚孫樂。劫其資。都不得已。遂攻下三城。浙東震動。子龍知都非欲反。往說降之。誓以不殺。而巡撫御史左光先斬都。子龍倉卒。不能得之光先。深以爲恨。還南京吏部文選司主事。終

養祖母。毅宗偉其定亂。改兵科給事中。子龍聞寇逼京畿。與夏允彝何剛等操練水師。欲從津門入援。而北都已陷。弘光即位。馬士英自以援立不狎人望。盡疑當世高名之士。意在路王。而子龍以知兵見忌。虜渡江。允彝繼死。子龍建義守松江三月。上加總督兵部尚書兼右都御史。亡何。城陷。子龍旁皇山澤。作為詩歌變徵之聲。虜意吳勝兆獄。子龍爲之主。獲子龍一奴。謂嘉善錢旉。李黃濬舍匿子龍。索之不得。已得之。嘉定侯岐曾之丙舍。虜酋見之。子龍不屈。鉗於戰艦。泊松江跨塘橋。子龍伺隙投水死。子龍少爲古文詞。宗歷下太倉。于歐會獲如也。江右艾南英爲長書刺之。相遇南中。至於相搏。其後子龍學益進。文章爾雅。一變其少時之作。天下喪亂。子龍南英。皆建義不成而死。所謂白首同歸者非耶。侯岐曾字雍瞻。兄左通政。峒會並以文名。峒會守嘉定不下。城破而死。岐曾復以客子龍見捕。亦不屈死。徐式敷字似之。吏部尚書石麒之養子也。嘉興陷。石麒死之。吳勝兆之降。式敷與謀。虜窮竟得之。亦死於難。

虜殺舉人楊廷樞。
海外備哭記
六 梨洲遺著

楊廷樞字維斗。長洲人也。聞人魏忠賢亂政。速吏部郎中周順昌。吳人相聚。擄其官校殺之。諸生則廷樞爲之魁。兩京既陷。隱跡吳江之蘆墟。吳勝兆事敗。虜搜村落之伏聽者。到蘆墟。廷樞曰。必爲我也。即詣虜大罵。四月二十九日被縛。餓五日不死。爲詩十二章。俘于大口殺之。妻費氏女觀慧。皆罵賊而死。總制尙書張肯堂兵科給事中徐孚遠。平海監軍朱永祐。避地至舟山。

五月甲辰。永嘉諸生葉天章。自盡於獄。
葉天章一名尙高。虜令剃頭髮。天章佯狂自免。賦詩諷諷。馬草詩曰。可憐昨夜選爲被。和淚拖來到馬欄。胡服時曰。安得好婦易生。猶存楚楚好衣裳。上丁釋菜。天章入。文廟痛哭。虜守朱從義執而答之下獄。天中節前一日。爲絕命詩曰。待斟蒲酒心先醉。未浴蘭湯骨已香。飲鳩卒。

六月。攻漳州。我師敗績。
安昌王與御史馮京第師日本。
馮京第自崇明歸。張名振之軍。喪失且盡。而黃斌卿又志在自守。於是至日本。

乞師。先是歐羅巴國。欲行其教於日本。其教務排釋氏。中國之所謂西學也。日本倭佛。乃殺歐羅巴之行教者。歐羅巴精火器。所發能摧數十里。舉國警。日本駕大船。置火器。向其城擊之。日本謝罪。大船始退。退一日而京第至長崎島。日本新遣外國之侮。聞外國人至。一切不聽。登陸。京第遙望而哭。晝夜不絕聲。會日本巡方者。監輿過長旂。收血書。達其國王。京第還舟山。使斌卿之弟孝卿從商。商待命。而孝卿出入妓館。日本益輕之。

舟山行洪武錢。
日本始用洪武錢。後始鑄其國號。而舊錢不敢銷毀。藏之庫中。至是盡發黃斌卿助舟山國用。
秋七月初五日。攻福州。我師敗績。八月己卯。上次長垣。
上親征。會鄭彩周瑞阮進周鶴芝之師。攻福州。石田僧宋惺。以其義旅應之。丙戌克連江。
冬十月。長樂虜帥逃。永福閩清皆下。羅源虜知縣朱丕承。甯德虜知縣錢楷。以城降。福甯州虜帥徐登華。章雲飛。全師來歸。督師大學士劉中藻起兵福安。新建

海外備哭記
七 梨洲遺著

王克大田沙縣尤溪等路。朱成功克同安等縣。曹大泉克建陽。
以熊汝霖馬思理入閣辦事。劉沂春吏部尙書。林正亨戶部尙書。吳鍾禮禮部尙書。兼通政使。錢肅樂兵部尙書。余屬左都御史。林帽吏科給事中。黃岳吏部考功司郎中。
鄧藩審理陳世亨復安固。兵敗死之。

陳世亨。溫之瑞安人也。浙東建義。授中書舍人。改鄧藩審理。虜渡甌江。晦跡山中。聞。上至閩。十月初四日。以一旅復安固。援兵莫繼。被執。罵虜而死。
吏部文選司主事林塗起兵攻福清。不克死之。
林塗。字子野。福清人也。崇禎癸未進士。授海甯知縣。隆武立。遷吏部文選司主事。抑絕僥倖。已而歎曰。此潤色太平之事。願豈今日之所急耶。乃辭去。募兵得數千人。而閩事一稟鄭芝龍。塗不得自行其志。於是散遣其衆入山。製棺一具。布衣一襲。上書大明孤臣之柩。自爲挽詩曰。繞廂風雨莫歸愁。燈暗心明淚不收。易舍妻孥惟有父。無慚膚髮但多頭。復仇到底落人後。做鬼應居最下流。

門外長江知我恨。年年海捲未能休。上既復閩。塗約平虜伯進攻福清。當是

時其門人來訪將歸海甯送之詩曰天地荒荒已如此君今歸去去何方山川麥秀傷心淚日月刀頭帶血光屠狗市中聲忽變探蘭潭畔志徒芳寄言父老休相念我死魂猶到此鄉明日臨陣豈不避矢石殺虜過當會日暮虜酋其營遂歿之友人葉子器者初在壘營中爲虜所獲虜使作書招壘子器受紙筆書一詩授之其末句云到得死時方是我縱然活去不成人虜殺之壘起兵時有詩云蘭蕙當門不怨秋口口口口盡也空休拋它七尺留千恨何必三口口口樓月肯照人雲作性龍方潛擊刺遊誰能移古留高響博浪聲中五世仇

兵部左侍郎林汝濬攻福清兵潰死之林汝濬字心泓福州人也釋褐知沛縣妖賊徐鴻儒之亂汝濬城守有功考授御史閩人魏忠賢干政汝濬巡城遇火者曹進傳國輿擡金於途汝濬杖之中旨逮汝濬先數日遣工部郎中萬璟內侍數百人殿環至死於是汝濬授大杖則走之義亡至運化托撫臣鄧儀具疏投獄廷杖得不死上至閩徵拜兵部左侍郎總督義師攻福清兵潰被執虜欲降之不屈除夕服金屑死十二月庚午黃斌卿攻甯波不克

海外備災記

八

梨洲遺著

甬諸生華夏屠獻辰楊文琦文瓚董德欽王家勳謀起兵內應而御史李長祥亦結會稽豪傑以待皆使人走舟山約賊入亡何長祥爲人告變亡命姚江人王翊乘兵於海山華夏以帛書約之爲虜所得降人謝三賓又許夏等於虜夏等入獄而水師始至內無應者斌卿之兵遂去虜詰夏之同謀者夏對曰太祖高皇帝崇禎先帝虜曰然則汝帛書所謂布置已定者何耶夏曰直爲大言鼓動人心耳是時虜利三賓之財亦諛以同謀故令夏引之夏曰若謝三賓者行同狗彘建義之事胡可假之三賓在旁聞其言搏頰以謝明年五月初二日夏與屠獻辰楊文琦文瓚董德欽王家勳皆論死妻子爲奴楊文瓚妻張氏杭州人文瓚既歿張氏從容語其舅曰兒不從死無以成夫之志出簪理分餉姊似閉戶自縊華夏妻陸氏屠獻辰妻朱氏楊文琦妻朱氏皆自縊

禮部尚書兼通政使吳鍾楮上申明職掌疏時遠近章奏武臣則自將軍都督文臣自稱都御史侍郎三品以下不計而江湖游手之徒假造符璽販鬻官爵偃臥丘園而云聯師齊楚保守妻子而云聚兵千萬故鍾楮請加嚴核募兵起義者則當問其冊籍花名原任職官者則當

辨其勳書符付

三年戊子春正月丁酉朔上次閩安鎮

同安伯楊耿大學士朱繼祚攻興化克之

虜守道彭遇慶故弘光時之御史也至是納款楊耿攻興化遇慶令其守將出戰登陣立大明幟守將不敢入

癸丑鄭彩殺大學士熊汝霖

熊汝霖字兩股餘姚人也舉天啟乙丑進士授同安知縣考選戶科給事中汝霖抗直敢言謂今日以情面賄賂斷送封疆二祖列宗飲泣地下降福建按察使知事弘光立復補給事中是時四鎮迎立之功逼取淮揚朝臣莫敢議其進退左都御史劉諱言劉澤清高傑之棄淮北可斬也澤清遣刺客伺劉諱刺者不忍而去汝霖獨論之曰一鎮之禍多至六十萬勢必不供即仿古藩鎮法亦當在大河以北會與竄之內遽以藩籬視之已爭阮大鍼之用其議論皆不違歸虜渡大江汝霖入省欲發羅木營兵擢之不得劉諱將死念諸人愆愆無可與計事者獨以建義屬之汝霖汝霖聚兵又不得九江道僉事孫嘉績既斬

海外備災記

九

梨洲遺著

餘姚虜知縣王玄如汝霖始出領兵渡海甯戰三晝夜敗歸上監國加兵部左侍郎右僉都御史汝霖雖不知兵然趨死不顧利害當是時總兵方國安王之仁所領皆營兵而分別召募者以爲義兵同汎未嘗敢均糧糈至汝霖則未敢易之三吳之豪傑欲爲應者皆因汝霖而來魯元年又加東閣大學士浙江失守從亡至閩閩之諸鎮鄭彩以商船爲事唯閩安伯周瑞勇敢可任汝霖批答右瑞而左彩彩積恨之已而彩又與義興侯鄭遵謙交惡上次閩安鎮從亡諸臣之室俱保現瑞彩將李茂守瓊琦汝霖奴子與之爭口正月望汝霖自上下休沐熊鄭兩家以簪璜相問遺李茂奔告於彩彩疑熊鄭合而圖己也授意其下殺之

鄭彩殺義興侯鄭遵謙

鄭遵謙字履公餘姚臨山衛人也父之尹按察司僉事遵謙少喜任俠不爲繩墨之士所理南都官屬聞虜渡江皆棄弘光帝而逃馬士英至浙江省聞人屈尚忠至越左都御史劉諱曰凡係逃臣皆可斬也於是分守甯紹于類聚尚忠以待遵謙出而殺殺之曰此劉先生之命也紹興府通判張謙以城降虜

即以懷守紹興府。而別遷彭萬里以爲會稽知縣。弘光元年閏六月十一日。遣謙建義。皆斬之。而召其故所知少年數千人。應九江道孫嘉績。先是知府王期昇。夢有持調入者。覺而記其姓殷。問於推官陳子龍。子龍曰。此會稽守殷通也。君夢見之。越亂兆矣。自遣謙斬張懷而夢。浙江失守。遣謙依鄭彩。彩以同姓弟畜之。使領陸兵。於牛田海中洋船。皆統於彩。遣謙強取二船。資萬計。由是交惡。遣謙爲人疏誕。不能慮患。大學士熊汝霖見殺。復不祕其辭色。彩乃詐撲部將吳輝。輝扶傷就遣謙求書。投鄭鴻遠。遣謙入輝船送之。被擒。輝既擒。遣謙而難於面。伏槍底不出。遣謙呼曰。汝鄭彩所養。殺我豈出汝意。而相避乎。輝出。遣謙乞隻雞孟黍。哭曾熊汝霖既畢。蹈海死。遣謙之妾金四姐者。故倡也。嘗笞殺其侍婢王氏。諸不理遣謙者。必欲致金四姐於獄。遣謙以千金脫之。遣謙死。金四姐束草象鄭彩。每食斬草人以侑食。彩聞之。沉金四姐於海中。

二月。以兵部尙書錢肅樂爲東閣大學士。

虜帥郭天才來降。

江西虜帥金聲桓。遣郭天才授閱。與虜撫修國藉有隙。故降。封爲忠勤伯。後聲

海外傳記

十 梨洲遺著

桓反正。天才乃返江西。

三月。虜陷興化。吏科給事中林帽。興化道湯葵死之。

林帽。字小眉。自縊。湯葵。字方侯。嘉善人。絳衣坐堂上遇害。

虜陷甯田。大學士朱繼祚。知縣都廷諫死之。

廷諫。杭州人。

虜陷永福。兵科給事中鄒正畿。御史林達經死之。

鄒正畿。字德都。永福人也。賦絕命篇。投溪水死。林達經。字守一。以文名於閩中。

有通鑑甲子圖行世。城破赴水死。

餘姚人王翊。起兵四明山。克上虞。執虜攝印。推官劉章志斬之。

虜陷長樂。御史王恩及死之。

王恩及。長樂人也。以縣令歸里。上徵爲御史。城破。服毒自盡。妻李氏同死。

閏三月。虜陷建甯。王祁死之。

王祁。江西人也。城破。祁猶巷戰。自焚死。上在閩中。先後復三府。一州。廿七縣。

虜調江廣兩浙之兵來款。所復府縣皆陷。至是僅留甯德福安二城。

江西虜帥金聲桓反正。

金聲桓者。故楚帥左良玉之部將也。良玉死。良玉之子夢庚降虜。虜俾聲桓仍統其軍。大學士黃道周。督鄭鴻遠。鄭彩二軍出杉關。聲桓故曾役於道周。乃爲送款。而使別將張天祿襲之。道周被執。由是得鎮江西。上取閩。虜調各省之兵。復陷其地。聲桓之力居多。虜撫以聲桓降將。故輕之。從之取賄。不得。聲桓私居。嘗改舊服。於是虜撫上變。書聲桓謀反。聲桓使人竄之中途。得其書。乃置酒召虜撫。以書示之。虜撫失色。遂斬之。奉永歷皇帝正朔。受爵豫國公。江西郡縣皆定。當是時。南都震動。以爲聲桓且夕且下。虜官豫擬降附。而虜之守贛州者。不從聲桓。聲桓欲攻之。守贛州者曰。吾不動以待汝。汝得南都。則吾以贛下。乃爲聲桓之謀者。以寧麻人之敗。急於順流。故使新建得制其後。今門庭之寇未除。而動遠略。是追麻人之債車者也。聲桓遂急攻贛。贛守愈堅。各省之援虜大集。圍聲桓困之。數月。食盡。部曲斬聲桓。降於虜。

夏六月。戊戌。鄭彩殺大學士錢肅樂。

錢肅樂。字希聲。鄞人也。舉崇禎乙丑進士。授太倉知州。遷刑部主事。轉員外。九

海外傳記

十一 梨洲遺著

江道孫嘉績建義。會稽諸生鄭遵謙應之。鄒諸生華夏等謀起事。而精神謝三賓不從。時定海總兵王之仁已降虜。三賓寓書之仁。謂寧郡淪瀆。訛起。自諸生。需公以兵威脅之。亡何。夏等奉肅樂爲主。之仁亦以其軍聽命。上監國。遣僉都御史代熊汝霖爲東閣大學士。劉中藻起兵福安。已攻福寧州。將破。而虜帥涂登華詣彩降。彩使其私人守之。中藻不可。於是與彩交惡。彩橫其視諸大臣。若無有。肅樂惡之。欲以中藻之力制彩。其在彩營。以陰事泄之中藻。故恐彩之疑也。爲深言實彩。令備中藻。而彩之伏聽者。已得肅樂密書。彩閱及書中一二語。肅樂大驚。嘔血。明日死。

冬十月。大學士馬思理卒。

馬思理。長泰人也。崇禎時。戶科給事中。坐侍讀學士黃道周黨。下獄。隆武起。

陞禮部侍郎。加尙書。上入閩。召授今官。卒沙埋舟中。

以工部尙書沈宸荃吏部尙書劉沂春爲東閣大學士。

四年己丑春正月辛酉朔。上次沙埋。

二月。王翊破上虞。虜官施鳳翔棄城走。

三月癸卯虜陷寧德。

夏四月虜陷福安。大學士劉中藻死之。

劉中藻字薦叔。福安人也。崇禎庚辰進士。授行人司行人。隆武皇帝登極。以兵科給事中使浙。上至閩。中藻起兵。其邑。復數縣。累進至工部尚書。東閣大學士。中藻能激昂富人。使出其財。故一時。兵。各。歸。影。事。則。聞。事。唯。中。藻。不。相。下。由。此。有。隙。上。使。大。學。士。沈。宸。荃。解。之。不。得。也。中。藻。在。福。安。虜。前。後。攻。之。所。殺。傷。四。五。千。人。三。年。十。月。虜。大。集。傳。城。十。里。圍。逼。留。守。中。藻。不。得。戰。明。年。四。月。食。盡。中。藻。為。文。自。祭。吞。金。死。部。將。董。世。尚。等。同。死。者。數。百。人。

六月定西侯張名振復建跳所。

秋七月壬戌。上次建跳所。

閩地盡陷。張名振迎。上至浙。從亡者。為大學士沈宸荃。劉沂春。禮部尚書吳鍾樹。兵部尚書李四中。兵部左侍郎孫廷齡。御史黃宗義。兵部職方司郎中朱養時。主事林瑛。

壬午虜攻建跳。乙酉虜退。

海外雜記

十二 梨洲遺著

分使使山濠投官。

蕭山石仲芳。會稽王化龍。陳天樞。台州俞國望。金湯。奉化吳查明。皆將軍。四明山。馮京第。右僉都御史。王翊。河南道監察御史。黃宗義。奏曰。臣觀諸營長。文則自稱都御史。侍郎。武則自稱將軍。都督。未有三品以下者。上嘉其慕義。亦遂因而命之。唯王翊不自張大。使者頒書授以御史。御史在承平。固為要官。然其號令不可行之待耶。御史諸營。或不及王翊。一小小部。故諸營於王翊。度若小侯之事。大國。自今以後。若諸營事。如故時。則無貴王命。若因王命。使翊之令不行於諸營。將山中自此多故。方今草昧。時多假借。慎重名器。不宜獨薄王翊。一大學士。劉沂春。禮部尚書。吳鍾樹。皆以為然。定西侯張名振持之不肯下。初諸營迎表。皆因名振以達。唯翊不關名振。名振惡之。上命黃宗義為左副都御史。辭不受。封平西將軍。王朝先為平西伯。時朝先營事化之鹿。彌山。有兵萬人。寧城為之盡閉。八月壬辰。世子生。

世子母李氏。

九月乙丑。大學士劉沂春。禮部尚書吳鍾樹。定西侯張名振。盟於維江。

大明監國魯四年。太傅兼太子太師。定西侯張名振。治兵於台州。夏六月。長樂劉沂春。宅。授。統。均。昆。陵。吳。鍾。樹。學。秩。宗。從。上。至。自。閩。三。人。者。皆。先。朝。遺。老。同。守。臣。貞。共。獎。王。室。者。也。越。二。月。定。盟。於。維。江。之。上。於。時。重。九。天。高。氣。肅。雲。物。屏。徹。秋。陽。杲。然。薦。性。蒸。香。神。人。若。接。司。盟。者。舉。爵。而。招。曰。今。日。之。事。君。事。也。義。莫。大。於。君。臣。交。莫。良。於。朋。友。合。朋。友。之。交。以。篤。君。臣。之。義。時。乃。功。屬。馮。馮。子。於是。三。人。者。上。各。受。爵。進。於。神。拜。手。稽。首。致。詞。曰。歲。在。甲。申。中。原。逐。鹿。痛。深。共。主。之。悲。暨。及。乙。酉。於。屋。曠。鳥。迸。落。孤。臣。之。淚。惟。是。三。黃。髮。蓬。蓬。于。荒。爰。訂。斯。盟。永。以。為。好。既。盟。之。後。業。務。修。而。交。動。過。必。糾。而。從。繩。役。在。社。稷。竭。蹶。而。爭。後。先。政。在。朝。廷。和。衷。而。商。可。否。功。名。不。必。出。諸。己。恩。怨。一。切。任。諸。人。矢。填。獻。之。無。欺。期。恢復。之。克。濟。吾。三。人。者。無。愧。作。於。天。地。留。榜。棧。於。子。孫。奉。身。而。退。共。詠。太。平。不。亦。休。乎。司。盟。者。受。詞。而。戰。之。書。君。子。謂。斯。盟。也。蓋。三。有。禮。焉。尚。齒。一。也。詩。有。之。曰。三。壽。作。朋。尚。賢。二。也。詩。有。之。曰。正。直。是。與。尚。功。三。也。詩。有。之。曰。邦。家。之。基。司。盟。者。乃。錫。爵。而。稱。曰。神。之。聽。之。介。爾。景。福。於是。三。人。者。受。爵。下。而。飲。

海外雜記

十三 梨洲遺著

丁酉定西侯張名振。滿湖伯阮進平西伯王朝先。殺黃斌卿。

黃斌卿之在舟山。保島自棄。不欲奉。上入城。分其兵賦。於時。隆武皇帝崩。四年矣。猶稱隆武五年。以拒監國之期。先是張名振從崇禎敗歸。斌卿每事侮之。雖結婚姻。而意相猜忌。阮進。屢。躍。至。建。跳。所。軍。中。乏。食。進。念。保。全。舟。山。之。力。以。百。艘。泊。舟。山。告。急。總。制。尚。書。張。肯。堂。謂。斌。卿。曰。上。屬。泊。海。中。宜。奔。開。官。守。阮。進。之。請。不。當。違。也。不。聽。於是。張。名。振。阮。進。皆。因。王。朝。先。以。謀。斌。卿。朝。先。同。張。國。柱。王。鳴。謙。出。海。斌。卿。強。使。出。其。部下。三。年。之。間。未。嘗。任。之。以。事。朝。先。鬱。鬱。請。狗。邊。海。至。鹿。頭。四。五。月。而。致。萬。人。邊。海。皆。賦。其。軍。斌。卿。又。使。其。私人。以。奉。朝。先。之。賦。朝。先。恨。之。有。黃。大。振。者。故。聞。盜。也。劫。商。船。得。金。數。萬。分。饋。斌。卿。不。髮。大。振。懼。誅。亡。抵。朝。先。朝。先。之。孀。寄。舟。山。大。振。偽。使。人。以。魚。舟。赴。朝。先。曰。威。虜。以。某。日。盡。殺。平。西。妻。子。矣。朝。先。遂。與。張。名。振。阮。進。合。攻。舟。山。斌。卿。與。二。女。皆。赴。水。死。十月己巳。上駐舟山。以張肯堂為東閣大學士。孫廷齡為戶部尚書。

時劉沂春與張名振不合返閩。

五年庚寅春正月乙卯朔 上駐舟山。

夏五月御史王翊烹虜使。

江南久不寧虜主患之其撫臣馬國柱欲自以為功嘗以語其客其客與所善會稽人嚴我公謀之我公曰此吾處通候之一時也清之用兵江南良苦使得見吾於撫軍吾得山海要領能口舌下之乃偽為告身銀印曰吾行朝之御使也因客以見國柱以見虜主我公大言揚虜主曰陛下以江南為一方之事與巖山未覆大元不書正統臣尚未見陛下之有天下也虜者臣在海上海諸營將故臣之屬吏臣荷得奉明詔開以丹青之信則江南之患可刻日定也虜主大悅以我公為招撫都御史詔山海之帥解甲降者復其位視嚴我公然我公故未嘗為山海之帥所識第使人走諸營告曰我公之所以為此者固利卿高漸離之心也公等第令出而歸我我分置通都大邑搖手而江南舉矣若公等所為徒勞耳於是諸帥多惑其說湖州柏蘆甫會稽顧虎臣等皆降我公將渡海發使者入四明山王翊之將黃中道曰嚴我公甘言間我業已搖

海外備要記

十四 一 翠洲遺著

動山寨復可使之遷 行在截趨烹之我公由是不得志而去。

秋八月御史王翊破新昌縣虎山所。

九月朱靖恭攻鄭彩敗之。

上既入浙聞安伯周瑞平虜伯周鶴芝樓船三百餘艘分屯温之三盤以為舟山犄角亡何芝瑞有隙 上使武林人吳明中往解之明中之三盤構之益甚瑞遂南依鄭彩芝亦北依阮進鄭彩與朱靖恭爭中左彩大敗泊沙埕具表請援芝進既怨瑞而張名振欲結驪於靖恭反擊彩之餘兵破之。

虜破四明山寨。

上在舟山虜欲出寇御史王翊從中梗之於是悉發行省虜騎其酋金礪田雄將之而東金礪由奉化入田雄由餘姚入會師大蘭山設帳二十里遊騎四出以搜伏聽者翊聞虜鋒銳甚避之於海。

冬十月辛巳朔日有食之。

十一月甲子虜殺兵部右侍郎馮京第。

馮京第字騰仲慈谿人也福京初建上中興十二論 隆武皇帝奇之召封授

兵部職方司主事改監察御史巡視浙江至衢州而虜渡浙京第僊伏里中聞肅虜伯黃斌嗣保舟山未下乃渡海依之從定西伯張名振至崇明敗還從安昌王乞師日本哭於舟中日本不許又從攻寧波事敗於是至吳興聚兵數千

亡何又敗復渡錢塘入四明山依御史王翊以其兵付之京第倚山為城立老寨於杜鰲練兵數月頗可觀而虜撫蕭起元下教團練虜攻杜鰲團練從而擄之翊走天台京第匿民舍以免明年翊兵復盛京第亦收殘卒自居薛縣京第自負經濟然欲以承平體統待其士卒雅不為人所親附故往往致敗初京第入海虜即收繫其家屬母尹氏徙燕妻葉氏自縊死子頌年十五斬於市虜破四明山寨購京第甚急京第之將王昇降虜欲致京第為功謂虜曰馮都御史人莫知其處獨昇知之耳引虜得之鶴頂山京第已病甚見金礪不肯跪田雄在側掠之仆地明日遇害。

六年辛卯春正月己卯朔 上駐舟山。

得謀報虜主死郡臣入賀。

是時訛傳恢復禮部尚書吳鍾鐸有志喜詩曰毘陵隔北有柴扉寂寞荒庭草

海外備要記

十五 一 翠洲遺著

自肥從此兒孫尋舊業可將詩酒弄斜暉衣冠不改容顏好夢想還疑城郭非却笑令威何化鶴去家千載始來歸又世同滄桑變亦奇忽於意外愜心期兵機只在爭先著天道何嘗不可知主壘一樽歸帝子繡邊百計在胡兒中興作手非容易喜懼頻勞野老思。

二月乙卯張名振殺平西伯王朝先。

王朝先四川土司人也自言為童子時已結無賴者為伍有大姓扶其同伍童子朝先夜緣屋極發瓦抽椽放野蜂數百螫之天啟間調土司兵從征朝先因至塞上累立戰功 弘光即位以參將隸黃蜚部蜚死航海至浙東時江干兵賦已定朝先自以老將不肯出總兵方國安王之仁下以西征之命滯於定海浙江失守同王鳴謙出海遂為黃斌所留朝先欲借樓船百載揚子江以還虜運道斌卿不許既與張名振阮進共破斌卿進收其水師朝先得陸兵二千餘人軍資甲仗一不以賦名振嫌隙遂成鄭彩之敗振進因而墮之朝先又不與合是時朝先居守名振治兵南田朝先不虞名振之見襲也士卒散遣民舍名振猝至乃手格十數人以死其部將涂登華張濟明呂廷詔降虜告之虛實

虞蓋決犯行在之謀矣。

秋八月丁巳。虜殺兵部左侍郎右都御史王翊。

王翊字完。幼餘姚人也。翊小而自負。好為大言。世人未之知也。浙東建義。翊自募一旅。不肯屬人。故派糧不及。同事。整人舒益生。故新安王客。新安王自新安至。益生遂以其軍屬之。然王亦無分地。可賦軍。遂散。司餉者案翊所破召募之金。將罪之。會浙守洪。翊渡海依黃斌卿。斌卿保其。馮京第以。隆武御史與之爭禮。斌卿不悅。翊不肯下。斌卿既欲害之。翊知斌卿不足藉。乘夜四明山。四明山連三府。八縣。翊往來乘隙。虜孤守一城。其城外之田賦。訟獄。一歸之翊。已而為虜撫蕭起元所敗。明年。擊破圍練。其兵益盛。上至浙。勛功。議右僉都御史。張名振欲其恩出自己。曰。需之以俟。翊至。詔授福建道監察御史。翊朝。行在。陞右僉都御史。辭不就。曰。吾之入覲。豈為官也。明年。加兵部左侍郎。兼都御史。虜屯大關山。翊入海。謀與王朝先舟師入浙。攻杭州。而名振擊殺朝先。翊還山。中山中所留諸將。降殺且盡。七月廿四日。大星墜地。團練兵執翊。賦絕命詩。虜副使王爾禪使書之。翊書生平忠憤。血飛灑於群虜。書畢。乃引其筆以撞王爾禪。

海外備哭記

十六

梨洲遺著

上發舟山。御舟泊道頭。

丙寅。虜寇舟山。九月丙子。城陷。大學士張肯堂。禮部尚書吳鍾燾。兵部尚書李向中。吏部侍郎朱永祐。通政司鄭遵倫。兵科給事中董志寧。兵部職方司郎中朱養時。戶部主事林瑛。江用楫。禮部主事董玄。兵部主事李開國。朱萬年。顧珍。工部主事顧宗堯。中書舍人蘇兆人。安洋將軍劉世勛。左都督張名振。工部所正戴仲明。錦衣衛指揮王朝相。內官監大監劉朝定。西參謀顧明楨。棋生林世英。死之。虜會浙直之兵。行朝。松江張天祿。出崇明。金華馬進寶。出海門。而虜酋陳錦。金礦劉某。田雄。總重兵。出定海。行朝聞之。定西侯張名振。英義將軍阮殿。上出舟山。登舟泊道頭。八月十六日。虜試舟海口。王師以三舟衝突。獲樓船一隻。戰艦十餘。擒虜卒十一人。賊而縱之。廿一日。大霧。虜舟悉被抵。

螺頭門。王師纔覺。先是阮進詣海門議和。虜欲誘之。進數船脫歸。值酋金礦之舟。進以火毯投。風轉蓬閣。反擊進面。進創甚。投水。虜刺取之。安洋將軍劉世勳。都督張名揚。統營兵五百。義勇數千。背城力戰。殺傷虜千餘人。九月初二日。城陷。

張肯堂字載寧。松江人也。天啓乙丑進士。知餘干縣事。丁母憂。服除。補大名澤縣。考選御史。弘光時。以右僉都御史。巡撫福建。隆武登極。加總制。尚書。肯堂以額餉招集義勇。將出三吳。而芝龍劫其餉。肯堂遂棄官。遁於海島。已而依平海將軍周鶴芝。海口破。又依庸虜伯黃斌卿。斌卿移為恭敬。不用其言。肯堂鬱鬱無所發舒。灌圃栽花。排豁憂悶而已。肯堂與斌卿不睦。斌卿不聽其言。肯堂上駐舟山。起為東閣大學士。城陷。肯堂驍衣南面。視其妻周氏。方氏。姜氏。暨姐子婦沈氏。女孫茂。滿皆縊死。然後題詩。上云。虛名甘載著人間。晚節空勞學圃閒。漫賦歸來慚靖節。聊存正氣學文山。君恩未報徒憂瘁。臣道無虧在克艱。傳與千秋青史筆。衣冠二字莫輕刪。乃自縊。從死者。守備吳士俊。饒張俊。彭欽俊。妻某氏。吳鍾燾。字懋。武進人也。從學禮部尚書孫慎行。知名數十年。晚登

海外備哭記

十七

梨洲遺著

崇禎甲戌進士。選長興知縣。降紹興。府照磨。於仕宦之意。泊加也。大學士周延儒。勸之出山。鍾燾答曰。公為山巨源。某何獨不為嵇叔夜。公為富彥國。某何獨不為邵堯夫。移桂林府推官。弘光召為禮部主事。未至而南都陷。遂留福唐。不歸。上至閩。起通政司。通政使。禮部侍郎。尋晉尚書。行朝權在武臣。卿相不能有所可否。鍾燾歎曰。當此之時。惟見危授命。是天下第一等事。不死以圖恢復。成敗尚聽諸天。非立命之學也。當此之時。避世深山。亦天下第一等事。微倖以就功名。禍福全聽諸人。非保身之道也。故鍾燾漂泊所至。試其士之秀者。前車見。上。渡海。橋樑之間。彌彰巾服。拜起秩秩。至舟山。益無所事事。退居補陀。舟山告急。鍾燾曰。吾從亡之臣。當死。行在。乃渡海入城。城陷。過別張肯堂。歸而自縊。年七十有六。鍾燾嘗謂燾曰。李應昇。吾受業之門人也。請誅逆閹。不得而死。吾為詩哭之。吳福之。吾子也。建義而死。吾為詩哭之。錢肅樂。吾分房之門人也。從亡而死。吾為詩哭之。吾無愧於三子已矣。李向中。號立齋。楚之鍾祥人也。崇禎庚辰進士。知長興縣。入為兵部職方司主事。進尚書司卿。避地福安。上入閩。召巡撫福寧。城破。走。從亡。至浙。陞兵部尚

書。行朝諸臣。寄命舟楫者。日災風變。面目黧黑。獨向中修飾如故。時父死舟山。向中居憂城外。城陷。虜執向中欲降之。不可。衰絰翔武其營。虜殺之。朱永祐號聞玄。崑山人也。甲戌進士。吏部主事。虜南下。避入浙。東依平海將軍周鶴芝。為監軍。周鶴芝取海口。海口陷。復至舟山。上以為吏部侍郎。虜執永祐。欲剃髮活之。永祐曰。吾髮可剃。何俟今日。虜欲其死。僕負屍出城。流血落服。僕哭曰。主生前好潔。今豈無知耶。血遂止。

鄭遵儉。紹興人。義興侯之從弟也。

董志雷。鄞縣人。

朱養時。江陰人也。為人慷慨。嘗與濼爭御史王翊事台州。虜守道耿應衡遣奸細入舟山。託於日者。謂災星見。上之祿命盡矣。定西侯張名振信之。使讓

上擇日行香。養時上疏爭之。名振不以為然。養時怒曰。使虜聞之。謂行朝無

一人矣。舟山陷。自縊。

林瑛。字玉之。閩人也。同母妻婿。五人航海。上入浙。墻隨鄭彩。瑛至健跳所。而母又死。貧甚。妻陳氏及女。為人奴。歲以食。已而女又死。虜入舟山。瑛與陳氏

海外備要記

十八

梨洲遺著

分梁縉。陳氏。腕弱不得死。瑛使其童子噉噉助之。陳氏揮之曰。吾守婦道三十年。垂絕而死。男子之手乎。卒自力而死。

江用楫。蘇州人。

董玄。字天孫。會稽人。賦絕命詩自縊。

李開國。餘姚臨山衛人。

朱萬年。字虎拜。閩人也。與吳鍾巒同死。

顧珍。顧宗堯。皆長洲人。

蘇兆人。字黃侯。蘇州人也。大學士張肯堂之客。城陷。謂肯堂曰。黃泉之路。請以

兆人為道。絕命詞云。保髮展胡夏。扶明一死生。孤忠惟是許。義重此身輕。自盡

於雪交亭。雪交亭者。肯堂讀書之所。有梅一梨。故稱之雪交云。兆人死。肯堂

爵之。而後自裁。

劉世勳。南直人。黃斌卿之在舟山。世勳即與安洋將軍守之。守甚力。城陷。自刎。

虜相謂曰。吾兵南下以來。所不易拔者。江陰涇縣合舟山而三耳。隆武皇帝

嘗聞江陰涇縣之以守見屠也。歎曰。吾家子孫。遇江陰涇縣三尺之童子。亦當

哀而敬之。

張名揚。定西侯名振之弟也。名振之屬。上以名揚居守。城陷。母范氏以下數

十人。闔門自焚。

戴仲明。寧波人。抱高皇帝主投火死。

王朝相。劉朝。皆北直人也。奉。上妃陳氏。貴嬪張氏。義陽王妃杜氏入井中。以

巨石覆之。朝相與朝。皆自刎其側。當宮眷未入井之時。闔門放火。虜將滅火。而

有校尉七人者。登屋極。注矢向虜。虜不敢動。相朝蓋井既畢。七人挾弓矢投火

中。

顧明楫。順天人。張名振之客也。

林世英。閩人。自閩入浙。上書遇難。自縊。

海外備要記

十九

梨洲遺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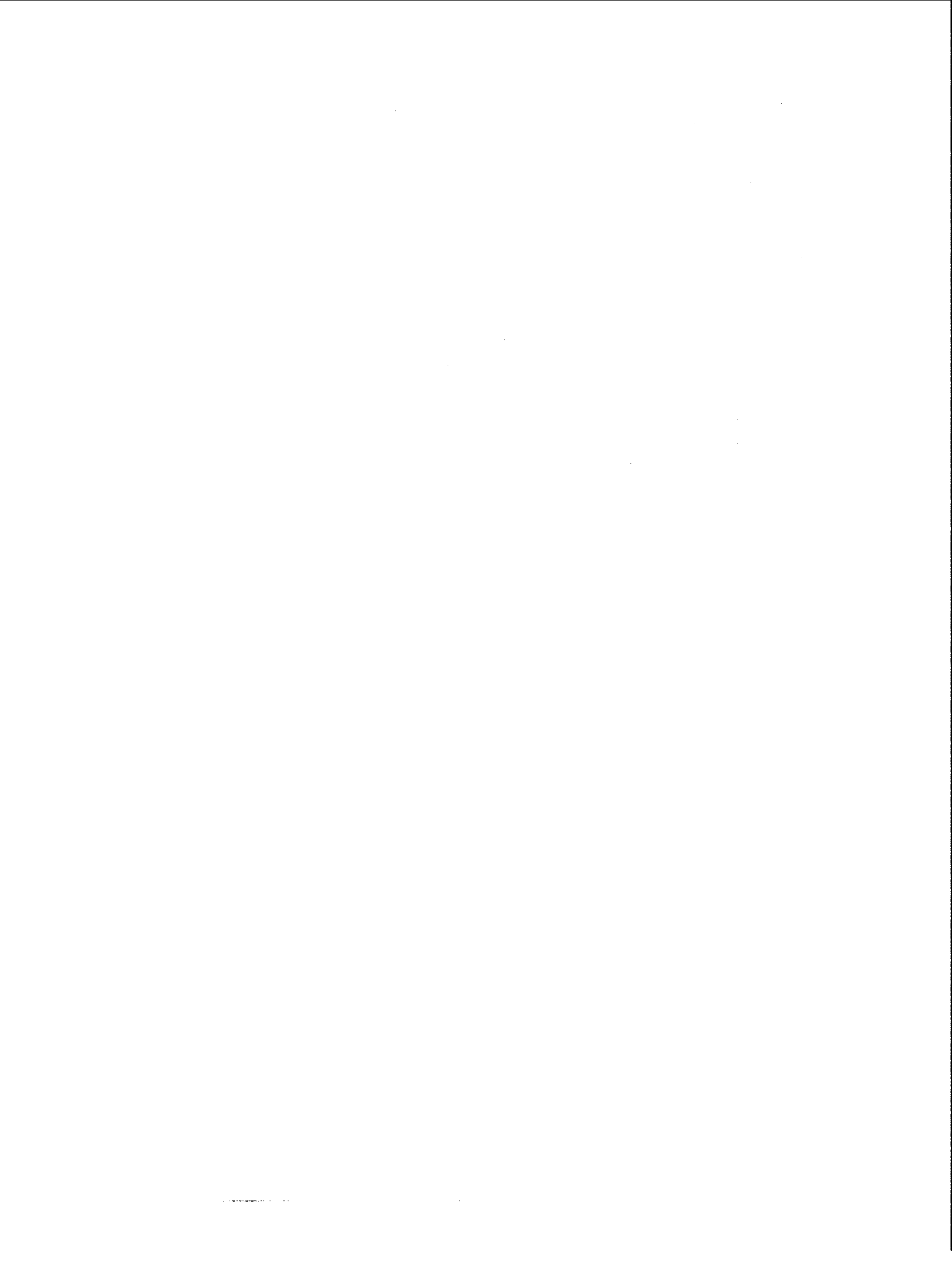
右海外慟哭記。據書前引讓人名錄。黃大冲先生託名之作。全祖望撰先生神道碑銘。臚列所著。有海外慟哭記一卷。蓋必有所據矣。碑稱先生已丑聞監國在海上。乃與都御史方端士赴之。又全氏書先生所著行朝錄後云。先生從亡。累官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按記云。己丑七月壬戌。上改建跳所。壬午。分使山塞授官。河南道監察御史。□□□奏曰。元嘉本凡先生姓名。臣觀諸營長文。則自稱都御史侍郎。武則自稱將軍都督。唯王翊不自張大云云。同日上命□□□為左副都御史。辭不受。凡作□□□。即先生姓名。行朝錄書後云。錄中凡古某書先生所當是甬抵行在。即有左副都御史之命。其辭官之年。即從亡之年。碑稱先生以柯公夏卿孫公嘉績等交薦。由職方改監察御史。而分道河南。則見於記。可補碑文之闕。其奏薦王翊之言。則碑亦載之。與記致合。行朝錄書後云。累官左副都御史。而不知其未嘗受命也。記前引云。舟山以後。築所未詳。按碑云。公從亡。太夫人居故里。中朝詔下。勝國遺臣不順命者。錄其家口。公聞之。歎曰。主上仗我。我不忍去。今方寸亂矣。乃陳情監國。得請變姓名。開行歸家。事在辛卯八月已前。兵部云。公歸家。失

海外慟哭記 跋

梨洲遺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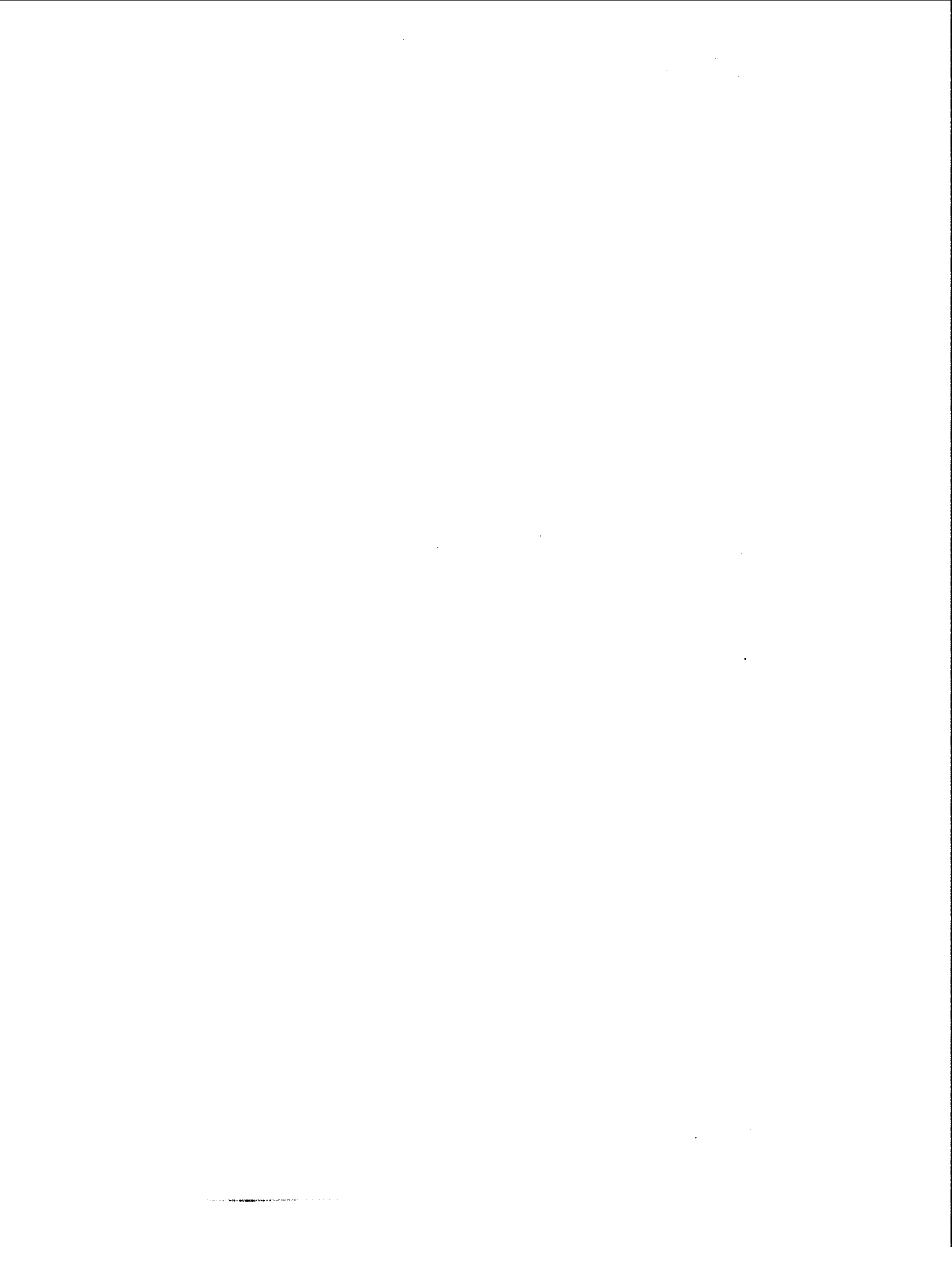
八月丁巳。上發舟山。是書之作。當在開行歸家後。其所謂變。疑即當時所變之名。宜舟山已後。事弗詳也。碑又云。是年為生監國。由建跳至翁洲。復召公副馮公京第。乞師日本。抵長崎。不得請。據記丁亥六月。安昌王與御史馮京第乞師日本。下云。至長崎島。日本新遣外國之侮。已行外國人至。一切不聽。登陸。其時監國猶次中左所。丁辛相距五年。此事何得在辛卯八月已後。且是馮京第副安昌王。何得云先生副馮京第。不知全氏何據而云狀。尤可據記糾碑之繆。唯此記稿為太冲所作。則亦可據碑以決之。當時事實。隱顯同異之間。以記與碑互證。皆有草蛇灰線。可尋之迹。竊謂後儒傳述。總不如自記為尤可信也。有清方隆盛時。忌諱甚深。文网尤密。凡殘明掌故之書。得以流傳至今。事非幸事。譬而錄之。庸可緩摩。上元甲寅季春。月山陰吳隱石瀟跋。

又按碑云。張國柱之浮海至也。諸營大震。廷議欲封以伯公。言於孫公嘉績曰。如此則益橫矣。何以待後。請署為將軍。從之。以記攷之。此事在丙戌。元年八月丙子。記所述築之言。即碑所紀太冲先生之言。則築為先生之變名。無疑誼矣。逐重再錄。





也
是
錄



也是錄一卷

敬告讀者

歷年來，本公司所整理出版古籍善本（孤本、珍本）皆一時精選絕版好書，經歷了數十年，甚至數百年木刻刷版，因彼時情景不同，致有好壞殊異，本欲重行排印，又恐泯滅原板價值，且手民校植錯誤難免，遺害更大，故仍其舊，深望仁人君子多所參攷，並乞見諒！！

新文豐出版公司 謹啓

也是錄序

嗚呼國運之興衰成敗天平人也人乎天也每讀史至國破君亡之際未嘗不掩卷歔歔而不忍多讀者嗟乎天步之艱如此人謀之失如彼天人俱失何以爲國嗚呼痛哉前明肇基江左繼定燕都永洪之蘊釀其人宣嘉之昌隆其運隆萬之裕大其休吁可謂盛矣旣而流寇橫噬金甌墮地君死社稷萬古增光一時之忠臣烈婦死國殉夫四海之志士遺民勤王舉義破

也是錄序

巢殞首死亡不顧不可謂非德澤之在人者深而忠義之天常難泯焉耳繼而聖安不守于南京思文復潰于閩越制閩諸臣援立先帝意以成旅未始不可興少康白水未始不可起光武帝立一日明祀亦藉延一日者諸臣不敢負先帝之心卽諸臣不敢負太祖養士之心也奈何兵皆烏合將盡叛臣流離行間跋涉險阻成棟之師旣覆騰蛟之功不成翠華奔播于巖壘黃屋飄零于瘴雨無掛鄂之餘燼可然無朔方之

義可召無海島之戰艦可航帝至是雖有大可
爲之才亦英雄無用武之地矣奈之何哉奈之
何哉南寧迎駕僅同催汜之謀可望任候罪可
勝誅乎幸而晉王以喪敗之餘計無所出乘虛
奪駕遂躡雲南交水之犯省曾之攻岌岌乎
刺及于二宮矣一敗塗地狼狽降

清示瑕獻圖兵端遂啟漁人之利

清是收之况乎定國既自擲其藩籬維新且曰弄
其威福三路外攻逆賞內應晉王方倉皇于舟

也是錄序

中之敵國奚暇整戈禦敵也變興西邁奔走三
宣托食緬蠻有如寄寓方且文恬武嬉苟延歲
月不思出險天波之策不行吉翔之恣日甚卒
之衆叛親離內外三絕文武屠滅誰與圖存

清兵出塞帝遂北轅逆賊進弑明之宗祀忽焉遂
斬嗚呼嶺嶠之遺聞猶載輟耕之錄茲焉緬甸
之遷播難徵文獻之存幸有從蹕故臣鄧凱一
之錄焉予以收什一千百千而忠奸罪狀自爾
昭然僕不揣疎謬竊欲博採遺聞以續明紀仰

以帝立于廣其始事也終于緬其終事也自古
無不亡之國獨惜帝以仁柔之資際不可爲之
日宗社板蕩豺虎縱橫上係于母后高年弗忍
引決而懷愍再辱殞身賊手嗚呼人與天也然
天絕明于纒而不絕明于史則斯人斯錄之存
未始非天意焉是錄得之鄉閭好古者之家亟
請而繕錄一帖初讀而抑憤續讀而漣而天命
既衰人謀復否嗚呼痛哉因序而藏之以俟後
世之司馬遷班固其人者桐山樵隱冥鴻子元

也是錄序

三

益氏雪涕敬書

也是錄

自非逸史編

永曆十二年戊戌十二月十五日帝自瀕畿起行

永曆十三年己亥正月初四日帝至永昌府

閏正月十五日永昌府起行

十八日至騰越五日丙至緬

自永昌一路入緬文武官四百餘員隨從之役

三千餘人其時護駕者則斬統武也

二十四日甫下營而未炊忽揚武兵到傳言後而

也是錄

滿兵隨到各營兵士俱忙亂奔散馬吉翔與司

禮李宗遺催駕卽行遂狼踰而奔君臣父子夫

婦兒女不復相顧兵馬亂處火光竟天各營行

囊皆彼搶劫上之貴人宮女俱爲亂兵所掠

二十五日至鐵壁關孫崇雅叛肆掠行在輜重凡

文武追扈稍後者悉爲所擄

二十六日勦統武弁帝由斜谷而去

二十八日帝入緬關緬人懇請各從臣去弓矢刀

杖勿驚擾緬人衆不從馬吉翔傳旨命悉去戎

備衆乃遵行是日抵芒漠緬人迎貢亦頗循禮

二十九日黔國公沐天波與皇親王維恭典爾李

崇貴等計曰我等須引東宮入茶山旣可在外

調度各營且皇上入緬亦可透爲聲援或不

受困皇后不許

三十日起行

二月初一日帝至大金沙江僅得四舟止可供上

用餘各自買舟走小河又訪問得陸行亦可達

彼岸卽有從陸者計諸臣隨行之衆于騰越起

也是錄

行尙不下四千此時餉闕止一千四百七十八

人從舟行者六百四十六人餘者從陸

初四日馬吉翔李國泰不候太后東宮卽命放舟

太后大怒曰連我也不顧欲陷皇帝于不孝耶

衆乃止

初六日長行

十八日至井梗緬人爲阻每日止行二三十里

二十日緬人來報我兵四集請勅阻之是晚諸臣

悉會御舟前議誰可往衆各推諉惟鄭凱興行

人任國璽請行馬吉翔恐二臣暴其過惡因私謂緬人曰此二人無家去則不還矣旋復報各營已撤去遂輟不行

二十四日緬酋來邀大臣過河議事上命馬雄飛鄔昌往至則緬酋不出惟令通事傳語所問皆神宗時事二臣不能答緬人哂之因所賚勅書與神宗時所賜御寶相去微別以爲僞又出黔國公征南將軍印相對乃信蓋緬人于神宗萬曆二十二年因亂來朝請救朝廷却之是年遂

也是錄

三

與緬絕出此蓋以示前代未嘗受恩也時亡國出奔情境體貌大有非臣子所忍言者矣

三月黔國公沐天波與綏寧伯蒲縷總兵王啟隆邀馬吉翔等集大樹下天波曰緬猶遇我口不如前可卽此走護臘撤蓋良諸處尙可圖存吉朔曰如此我不能復與官家事將皇上三宮交諸公爲計可耳衆默然遂散時自文選率兵于二月初五日已抵緬亞哇迎駕相去不過六十里寂無知者然皆不探聽虛實惟焚掠爲事而

已

十七日起陸諸臣至亞哇城對河屯駐緬酋疑曰此等非避亂乃是陰圖我國耳發兵圍之傷者甚衆因分居各村總兵潘世榮降于緬通政寺朱蘊金中軍姜成德自縊死

四月芒漠來報有我兵祁信者來迎駕請勅止之吉翔卽請以錦衣衛丁調鼎考功司楊生芳往至五月望後始還祁兵得勅不進吉翔復與緬官之把隘者勅一道云朕已航閩後有一切兵

也是錄

14

來都與我殺了

五月初一日緬酋遣都官備龍舟鼓樂來迎

初五日上午去井梗

初七日至亞哇城對河安扎

初八日至者梗卽後陸諸臣所駐舊地也先建草房十間請上入居之外以竹爲城每日守護者百餘卒其諸文武自備竹木結宇而居

初九日緬酋遣貢甚厚上亦優答之時緬婦白相貿易雜踏如市諸臣恬然以爲無事屏去禮貌

皆短衣洗足闌入緬婦貿易隊中踞地噴笑呼盧縱酒雖大僚無不然者其通事爲大理人私語人曰前者入關若不棄兵器緬王猶備遠近今又廢盡中國禮法異時不知何所終也

八月十三日緬酋來招黔國公沐天波渡河弁索禮物蓋緬酋以中秋日各蠻皆貢獻故責幣帛以彰聲勢天波至酋令椎髻洗足以緬禮見天波不得已而從之歸而泣告衆曰我所屈者爲保全皇上計也若使執抗不知將作何狀衆且

不以我爲罪府乎于是禮部楊在行人任國璽皆疏劾之留中不發是月上患腿瘡且夕呻吟而諸臣日以酣歌縱博爲樂中秋之夕馬吉翔李國泰呼梨園黎應祥者演戲應祥泣曰行宮在邇上體不安且此時何時而行此忍心之事乎雖死不敢奉命吉翔等大怒令痛鞭之時蒲纓所居亦密邇西內纓大閱博肆叫呼無忌上聞而怒令毀其居纓仍如故

九月十九日緬人進新穀上命給從臣之窘迫者

馬吉翔狗私散給鄧凱見之大罵吉翔于行殿

吉翔旗鼓吳承爵捧亂而仆傷其足遂不能行

永曆十四年庚子七月緬人復招黔國公沐天波渡

河天波力辭緬使曰此行不似從前可冠帶而

行至則遇之有加禮始知各營將臨緬城晉王

李定國率兵迎駕有疏云前後具本三十餘道

未知會達御覽否今與緬定約議于何處迎鑾

伏候指示而諸臣在緬燕雀自安全無以出險

爲念者緬營索勅朦朧而去外兵久候音問俱

絕遂拔營去後緬人來言此輩全無是心爲主

惟向各邨焚掠亦不計議恢復方畧或索本圖

象隻糧草相助而行乃惟播惡于無辜不邀天

之庇也時馬吉翔楊在以潘璜能通緬語囑其

扶鸞曰仙告我矣其處有兵來迎當以某日至

岡上以邀賞取悅又恐定國至衆將疾攻其惡

不得自恣故矯旨令勿入緬而一切惟事牢籠

諸臣好醜蓋難枚舉至文武陞遷仍由權斯國

事至此尙可問乎

九月馬吉翔奏有大臣三日不舉火者上怒令典

璽太監李國用碎皇帝之寶以濟之國用叩頭

曰臣萬死不奉詔既而馬吉翔李國泰竟鑿以

散各臣吉翔弟雄飛專恣尤甚託者必先通雄

飛乃得于是行人任國璽纂宋末諸奸行事彙

成一帖進之吉翔聞恨之不置進御殿上方覽

閱次日國泰竊袖之出

永曆十五年辛丑二月二十八日鞏昌王白文選密

遣緬人賁疏至云臣不敢進者恐驚萬乘欲

北是錄

其扈送出關爲上策耳候卽賜璽書以決進止

後五六日文選率兵造浮橋爲迎蹕計相去行

在僅六七十里緬人復斷其橋文選候話不得

遂徹營去

三月有敵盟謀劫東宮斬關以出者兼殺吉祥國

泰以強後患事洩坐以結盟投緬密旨捕黔國

公沐天波家人李姓王啟隆家人何愛各付木

主殺之

五月道臣任國璽有時事三不可解之疏意以禮

在然眉急圖出險上令國璽以出險策條奏馬

吉翔李國泰扼之不可

二十三日緬蠻弑其兄而篡其位遣官索賀不從

七月十六日緬人來邀當事大臣渡河議事皆辭

不行

十八日緬人又遣官至曰此行無他我王子慮眾

立心不善請飲咒水後令諸君皆得自便貿易

生計耳否則我國安能久奉芻粟耶

十九日馬吉翔李國泰齊粟俱行止留年老內監

北是錄

一二人侍上鄧凱以足疾得免已而緬人以兵

三千圍駐蹕處大呼曰爾大臣可俱出飲咒水

有不出者亂鎗攢刺之諸臣猶豫既無寸兵可

以相持又慮上與宮闈有失延从無可爲計遂

悉出出則以三十人縛一人駢殺之上聞與中

宮皆欲自縊內侍之僅存者奏曰上死固當其

如國母年高何且既亡社稷又棄太后恐貽後

世之譏盍姑緩以俟天命上遂止已而緬兵入

營搜財帛宮中上貴人自縊宮女及諸臣妻女

縊于樹者纍纍如瓜果然上與太后以下二十
五人同聚一小屋中驚皇無措已而通事引緬
官來護守惟曰不可傷皇上與沐國公時遍地
橫屍緬官請上移沐天波所居之室大小止存
三百四十餘人聚于一樓哭聲聞于一二里外
寺僧私以粗糲進賴以得飽且知諸臣之飲咒
水俱爲所殺而黔國公沐天波及王昇魏豹王
盛隆等各擊傷緬兵數人而死死亦倍慘赴緬
飲咒水被殺者共四十二員爲松茲王某黔國

也是錄

公沐天波馬吉翔馬雄飛蒲纓王維恭鄧士廉
鄧居語楊在鄔昌琦任國璽三祖望裴廷模楊
生芳郭璘潘璜齊應選魏豹王自金安朝柱王
昇陳謙王盛隆龔勳吳承爵張伯宗任子信張
拱極劉相宋宗宰宋國柱劉廣益兄弟丁調鼎
李國泰李茂芳楊宗華李崇貴又有周廬沈楊
諸內監皆同時畢命焉

二十一日緬人仍請上還舊居處

二十五日進鋪陳銀布等物且致詞曰我小邦王

子實無傷犯諸臣之心因各營兵殺戮卹民
恐寔甚乃甘心于諸臣以快其忿也幸無介介
于小邦上頷之而已上病所存大小男女無不
病者死亡相繼諸臣送之由陸路而去者約離
緬半月程住四五日皆爲緬人所屠其子身無
家累者約離緬一月程方住于一小國中緬人
以兵洗之而擒其王以歸蓋從上入緬者殘無
噍類矣

也是錄

十二月初二日未時有緬官二王人來謁去此地
不便于居處請移他所爾國兵近我城將發兵
取道于此恐驚官家耳語未畢而緬人昇上所
坐杌子卽行太后大哭隨之繼有二肩輿昇太
后中官以行大小男女步行五里外渡河至岸
已昏黑不知所由爲何徑三鼓後至營始知爲
清師也

初四日上入清師大營

初六日上復轉陞哇城

初九日上長發歸滇

曆十六年王三月十三日上入滇城

月初四日命鄧凱帶小子出外

八日上被難

緬兵爲害吉王同妃自縊及總兵王華宇熊維
賢與馬寶二官錦衣趙明見王大雄王國相吳
承胤朱文魁吳千戶鄭文遠李旣白凌雲嚴蔴
子尹襄俱干有戶內官陳德遠等十八人同時
一自縊婦女則劉 二貴人松滋王妃皇親王國
璽妃及諸臣妻女不下百五十人又莫承魯齊

北是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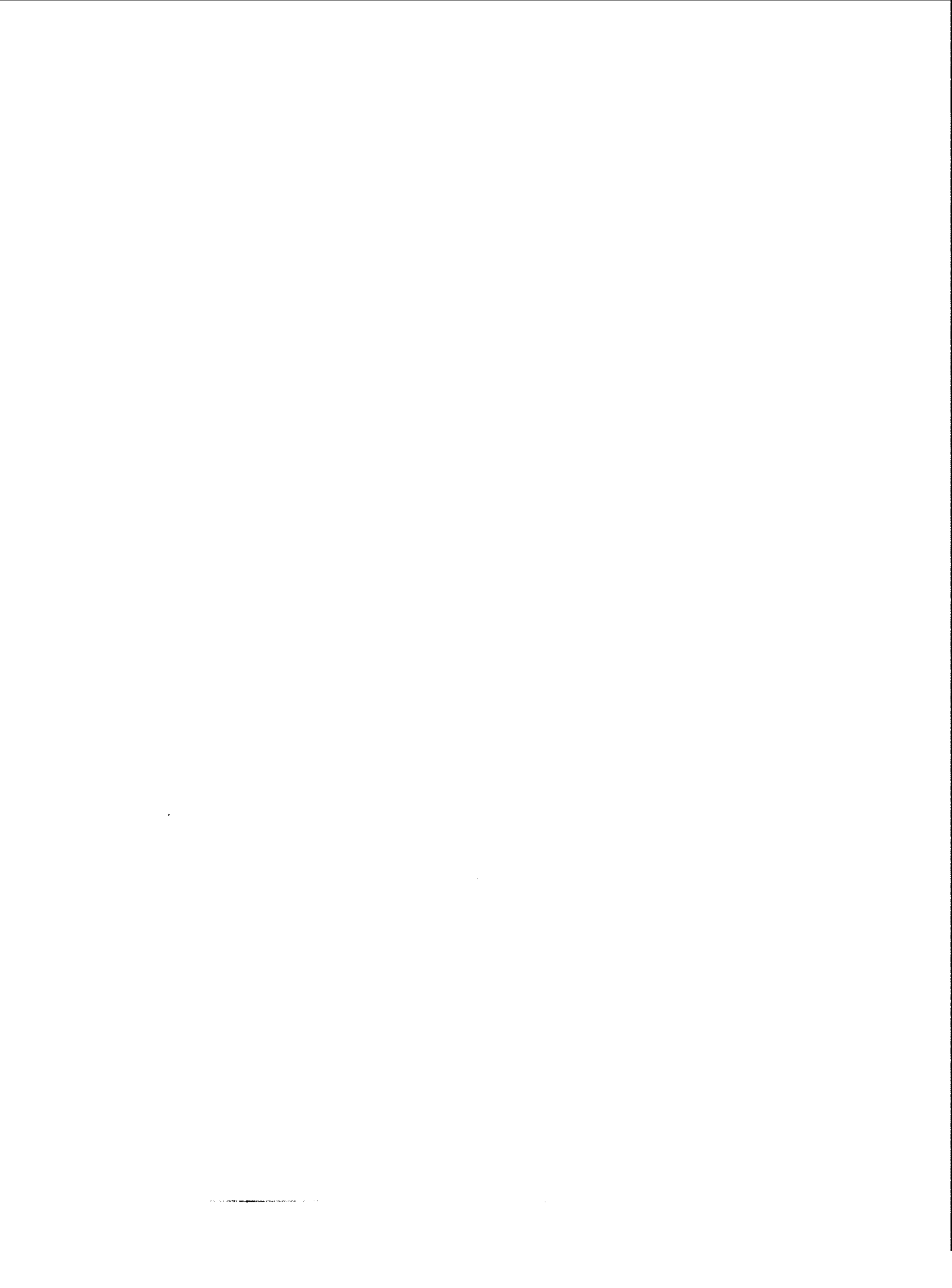
二

環王盛隆姜成德等諸臣之妻赴死尤烈其陸
行諸臣氓王朱蘊金姜世德馬九功潘世榮危
禮存向鼎忠溫如珍劉九臯等亦就義而末亂
時以病卒者潘其齊環米仲王偉瑞昌王劉盡
忠徐鳳翥并內臣數人其諸臣子女之死者不
及悉記也吁酷矣

也是錄 終



求野録



求野錄一卷

敬告讀者

歷年來，本公司所整理出版古籍善本（孤本、珍本）皆一時精選絕版好書，經歷了數十年，甚至數百年木刻刷版，因彼時情景不同，致有好壞殊異，本欲重行排印，又恐泯滅原版價值，且手民校植錯誤難免，遺害更大，故仍其舊，深望仁人君子多所參攷，並乞見諒！！

新文豐出版公司 謹啓

求野錄

容溪樵隱編

永曆十二年戊戌正月詔以原督師兵部尚書程源為禮部尚書都御史錢邦芑掌院事 賜故輔臣吳毓貞范鏞等贈卹

鑛總督雲貴駐劄黔省時係可望兩使李定國一使白文選將兵赴黔與鑛盟其申信義扶國之約鑛因從容為定國文選開陳大義且曰一可望渝盟奈何定國曰可望扶明我則奉之

文野錄

一

若其渝盟我則殺之無難也迨後帝暉安龍可望強橫自恣無人臣禮文選燕見鑛有慙色邦芑巡撫四川時文選與忠國公王祥盟于烏江邦芑為執牛耳後可望襲遵義王祥走死文選晤邦芑亦汗愧不能仰視邦芑曰非公賣國乃他人賣公耳因時閉燕言帝在安龍主辱臣死兩人泣數行下也于是文選對邦芑折箭自誓必殺可望會定國自粵西入安龍擁帝而南居間調護文選之力居多可望疑其有陰謀辱其

兵權幽之別室而鑛已憤卒莫有爲之解者可
望齊程源爲兵部尙書時那芭爲僧矣亦傳之
至授詹事府正詹兩人遂密連行在舊臣皆交
權可望鎮將此輩朴魯武人酒酣耳熱輒志可
望罵曰劊一張賊皮又生一張賊皮耶源又乘
間言于可望文選驍勇可用使功莫如使過文
選以得還兵權迨交水戰勝文選馬寶雖爲功
首而開導于平日與離間逆黨奮發忠義于臨
時鑛源那芭其功成不可沒至是帝皆旌之

求野錄

二

馬吉祥用事頗忌源芭之來源功名自許入朝
卽發吉祥奸狀吉祥嗾言者劾源曾臣事可望
非純臣源發憤杜門不視事芭雖掌憲而督理
晉王李定國之軍事者爲金維新秩左都御史
位在芭上以故都御史待命閣下不發芭亦鬱
鬱浮沉朝請而已毓貞與吉祥仇也鑛亦非吉
翔所善贈郵皆不副望公論惜之
二月清師取湖南入武靖沅辰遂至貴陽安順巡
撫令孟惟死之

于是粵西之南太四川之川南川東皆失自可
望敗走朝廷論功行賞諂官設吏率皆宴飲恬
愉爭功修怨絕不以國事爲念部官二人一名
字禹藏人越人後死獄中次第進諫謂內患雖
其一一人惜失其姓名焉 除外憂方棘伺我者方雁行頓刃待兩虎之一
斃一傷以奮其勇而我酣歌于漏舟熟睡于積
薪之上能旦夕否乎二王老子兵事者也胡亦
泄泄如是定國疑其劾已遠于帝前激切陳
帝擬杖二臣以謝之朝士交論其執不可移時

求野錄

三

未决失陷之報踵至定國始遂巡引罪一臣乃
得免

四月蜀王劉文秀薨

文秀之追可望至貴陽也盡收其潰兵可三萬
人練以備邊漸有成局矣而晉王不悅請召之
還并召諸將之在邊者與從可望之南犯者論
功罪爲分兵多寡之地是以邊警猝至兵火其
將將不得兵迄于大潰文秀先以正月還滇抑
鬱不自得每屏人語曰退狼進虎晉王必敗國

至是病革上遺表曰我怯國事可預知臣精兵
三萬人皆在黎雅建越之間嘗密金二十萬臣
將郝承裔知之臣死之後若有倉猝至妻操盤
匪以待臣子御駕勒以備誓御請駕幸蜀以十
三家之兵出營陝洛庶幾轉敗為功也乃薨晉
王惡之

七月晉王李定國秉黃鉞出師

令李承爵出左路壁黃草壩初三昇出中路壁
雞公背白文選出右路壁遵義之孫界壩自三

文野錄

四

方告急屢促定國師期輒云有待蓋隨妖人賈
自明之惑也自明善幻術多大言言上帝助兵
當以某日下為木偶人數百皆長大許執旛幢
為行陣久而無驗時已初秋矣定國怒而斬之
而諱其事乃出兵帝授以鉞鉞凡古命將之禮
無不備先由中路出關嶺後李承爵告急乃移
師黃草壩有以兵事諫者曰守石關一夫之力
能制勝久之踰石關營于遮炎河那三昇壁雞
公背之絕頂糧少運艱士不宿飽孫家壩孤懸

滇蜀之表聲援不及議者俱以為憂

月晉王李定國告遮炎河之捷

二月晉王李定國兵潰於遮炎河

于是雞公背孫家壩之師俱大潰

五日帝出奔

李定國與清師戰于遮炎河之石小勝遂不

設備清師驟至壓其營而壘明日決戰南兵

砲北兵弓矢日中不決忽大風北來金鎗失火

其地山茅野草烟焰障天北兵乘風馳射定國

文野錄

五

驚懼棄衆先奔遂大潰十三日變服還滇請帝
出幸言戰守計者以為書生不足聽也十四日
帝大集諸臣共議所之蜀王劉文秀之將陳建
等舉人秀遺表請華蜀定國曰蕞爾建昌何當
十萬人之至不如南楚緩出粵西急入交趾難
之者曰清兵乘勝踰黃草壩則臨沅廣南道路
中斷且喪敗之後馬能整兵以迎方張之勢不
可黔國公沐天波進議曰自邇西達緬甸其地
糧糈可資出邊則荒遠無際無一追勢稍緩据

大理兩關之險猶不失為蒙段也帝可其議明日駕遂發滇官兵男婦馬步從者數十萬人從古乘與奔播未有若此之衆者時定國以大行殿後國勢既播人心思叛艾能奇之子承業糾狄三嫂等數人以驍卒千餘伏大寺中謀劫定國而北定國覘者知其謀以告十八日晡時定國遽率兵千人嚴隊西走承業等不敢追

永曆十三年己亥正月初四日帝至永昌

帝發滇時百官護從軍民泣隨者日行不過

永野錄

六

十里其後兵士乏食恣取民間以至所在逃避御前供頓缺而庶僚貧病扈蹕離次不前者甚衆崎嶇過大理而定國亦至明日帝行定國請堅守大理許之後數日白文選以孫界壩南潰之兵至列陣下關衆尙萬餘定國以數百騎赴之文選憤涕叱定國曰人主以全國全師畀王一旦至此誰執其咎定國漸南向叩首曰帝幸赦臣謂文選日上既救我願身一死以贖前罪文選收涕謝曰王許幾人死敵何益王行矣定

國遂行又數日清師平西王吳三桂追文選及之戰于下關又戰于丁當山文選敗南走入滇晉王李定國敗績于磨盤棄其軍走清師引還

先是定國問文選敗遂渡潞江即古怒江至磨盤山

下即古羅拔山諸將他趨者皆會勝兵萬人分

設三伏以待之以泰安伯竇民望爲初伏廣寧

侯高文貴爲二伏總兵王國爲三伏今日須敵

至三伏舉礮首尾橫擊之清師至山下得降人

盧桂生言其計清師乃釋馬而步搜伏者望榛

七

莽叢積中失礮兩發民望不得已舉礮出戰三

伏亦發礮趨下救之戰于山下短兵相接自辰

迄午僵屍堵壘民望血戰不已中流矢死南兵

氣沮猶踞險而守及聞定國走將士失望半夜

散去定國當日坐山頭上聞信砲失序大驚曰

兵敗矣遂先走便諭險間帝安在知者曰帝西

行去去騰越已百里路界茶山緬甸之間定國

曰我焉從彼蹕而追者及之君臣俱死無益也

姑他往以圖再舉遂棄帝而奔二十四日帝南

行尚未知磨盤之潰野次未定而總兵楊武至
言定國遠逃追者將及帝遂接浙而行時漸昏
黑行數里失道途大谷中時距故處僅一望諸
官人竄失公私囊橐多為楊武劫奪

二十五日扈將孫崇雅劫擄殺害尤烈

二十八日扈衛靳統武引其眾叛云

帝以從臣多叛決意入緬遂出鉄壁關關外即

緬地矣緬酋使使迎之自稱于國也曰金樓白

象王蓋處則樓居出則乘象足不履地也進貢

戎野錄

八

天朝則稱緬甸宣慰使臣某國人稱之則曰某

某法此言而公道主人也至是奉迎具表如常

儀復奏曰天王遠臨百蠻驚畏請從官以下勿

佩戎器馬吉翔傳旨從之諸從臣皆諫曰猛虎

所法威百獸者以有爪牙故也奈何自棄其防

歸戒戒心不聽是日帝至芒漠緬人執禮甚恭

並進衣食食物華亭侯王維恭謀擁太子還入

關由茶山出鶴慶不果

一月初一日帝至水次

緬人艤四舟以待帝一后及太子一司禮監李

國泰一文侯安馬吉翔一浮水東下即大金沙

江其南與海接古稱黑水此其一也從官無舟

或水或陸聽其為計先在騰越從官以下及婦

寺數尚四千及至蠻漠止一千四百五十餘人

至是僅六百四十六人而已

十八日帝至井梗駐蹕

因緬人奏宮室未備故暫憩也

二十日緬酋迎大臣議事

戎野錄

九

帝遣馬吉翔弟雄飛及鄒昌琦往及至酋亦不

見令通事傳話所問者皆神宗時事二人未諳

中朝典故竟不能答緬人晒焉最後出神宗時

勅書相示其寶文較今微異以為偽又以黔國

公沐天波征南將軍印驗之無異遂不言是役

也行人不才遂開遠蠻以不恭之漸

三月黔國公沐天波等謀奉帝往就晉王李定國

之師不果天波及綏寧伯蒲縵總兵王啟隆等

謀奉帝往護撤孟良以就定國馬吉翔不從遂

止是月也緬人戕我從官以下數百人通政司朱蘊金姜承德自縊死自定國率殘潰之衆假道入緬焚掠劫殺十里相望緬人遂大發兵防緜與官軍忿怨益甚至是從官以下從陸者始知帝尚在井梗也竟抵緬都之亞哇城緬人以爲寇至發兵圍之被殺者過半餘安置遠方後竟無存焉

四月咸陽侯耶三昇帥師迎蹕

三昇上表迎帝緬人請勅止之諫者曰此我君

求野錄

十

臣出險之一恃也不聽使丁調鼎及部司楊生芳往以勅書止之曰朕已抗問將軍善自爲計

三昇捧勅痛哭以爲帝眞航闕也遂撤師

五月初四日緬人以龍舟鼓樂迎帝次于者梗

亞哇城下有地名者梗卽大鷓鴣城舊池也界

大金沙大盈沙之間地饒而險緬人結草爲廬

編竹爲城帝入居之百官咸聚草次

初八日緬人來貢禮儀甚腆

自潰衆四掠百蠻受荼毒之慘然未敢請人主

也三昇奉勅撤師之後緬人以帝威令尚行恐

一旦移蹕杼禍無計故迎帝優奉以爲緩急自

救之策且潛阻內外聲聞不通而帝益困矣

八月十五日緬酋齊黔國公沐天波執臣禮以見

學士楊在行人任國璽疏劾之不報

緬俗八月十五日羣蠻贊見酋張嘉曾以享之

至是紹天波至齊令從緬制白衣椎髻跣足領

諸海郡及棘夷酋長而拜以夸示遠近天波歸

而自守且曰我爲皇上屈也在等以天波貪生

求野錄

十一

辱國疏劾之留中不發

九月緬人進禾帝以廩給從官

永曆十四年庚子羣昌王白文選帥師迎蹕次亞哇

城不克而還文選自大理之敗問道渡隴川滯

江踵帝之後以帝且入亞哇城矣二月中臨江

不知帝之所在還兵南甸者久之至是招集流

亡有精兵萬餘人是年七月復至江詳諭緬人

假道迎帝不許遂攻之垂克矣緬酋懼求勅止

之文選不奉詔謂使者曰前者祁將軍來詔云

已航聞若前詔為真則今勅為鷹使今勅為真則航聞之後何自而來君非臣何以威眾臣非君何以使人蠻人不足信也使者曰諾既夫不復至緬人守益堅文選望鷓鴣城痛哭引兵去九月帝推御寶以頒從官之不能舉火者

先是楊武孫崇雅之叛乘輿輻重敬亡殆盡至沙漠惟中宮餘金盆銀盃各一又為輿夫盜逃而庶僚之貧者饑寒藍縷鳩鵠不足喻也馬吉翔李國泰以語激帝怒擲皇帝之寶命碎之以

宋野錄

三

濟從臣典璽李國用叩頭不敢奉詔吉翔國泰竟鑿以分餉焉時吉翔等擁貲自贍且縱博酣飲高歌達旦安寢咫尺不顧也更值蠻人來往無尊卑少長皆短衣岸幘與蠻婦坐地交易雜以諠笑中國紀綱蕩然蠻人視之齒冷矣

永曆十五年辛丑二月鞏昌王白文選會晉王李定國之師大敗緬兵於錫波

先是定國人緬中餘眾不過千許檄調諸將皆以磨盤山之敗日是不相附遂引而南至順蒙

界外界地而食勢寔窘迺會慶國公賀九儀以

全師自廣南渡江龍江赴之精兵萬人攻孟良拔其城池饒魚稻諸將稍集軍警復振久之九儀以文選先居木邦之南旬相去二千里不相聞也迨攻緬兵還以不克為恥知定國取孟良并有九儀之眾乃為書稍之責以大義定國遂全師而四會文選于半途相與刑牲歃血誓必克緬緬人知之拔其豪邊牙鮮邊牙傑為大將集兵十五萬人遇於錫波江上臨城巨象千餘

宋野錄

三

夾以鎗礮陣橫二十里鳴鼓震天大噪而進二王之兵不及什一且戎器耗失所操惟長刀手槊白楛而已定國警眾橫擊之大敗緬兵僵死萬計殺其將邊牙傑而邊牙鮮猶收餘眾柵大榕樹林中蔭可百里其夕鳴鼓竟夜如列陣比曉竟走還無一存者二王遂渡錫波江臨大金沙江以壘緬城

四月晉王李定國等迎蹕不果引兵還至亦渺賴

山師大潰

先是定國等兵宗大金沙江諭緬人假道入覲
弁責其象馬行糧爲入邊之計緬人不聽盡燒
其江船沿江據險設礮以守月餘定國等以糧
少氣阻緬中耆老曰從此而北至鬼窟山有大
芭蕉林伐之作筏可渡既渡尙有大居江阻之
地饒材木居民數百家燒礮治鉄舟可立具也
定國從之浮蕉爲梁汔濟伐材設礮造舟焉未
幾緬人斷浮橋優廠所而軍饑疫作死亡相繼
時軍行皆挈眷以行老幼疊疊爲累不堪不得

求野錄

已爲還君之策或曰緬中瘴癘夏秋爲甚加以
千里無烟人何以濟孟良不可得而返矣省地
民風沙擺古者在西南海上行月餘可至其地
高涼其產魚稻蓋往諸定國等以從之行至亦
渺賴山下其山百數百里登峯一覽竟其西面
大海矣是夕文選裨將趙得勝感其擁衆文選
白還且曰王母爲賀九儀之續文選入山据險
自保數日後定國不得已引餘兵三千間道還
孟良其後文選入邊遂迎降于清師

五月緬人弑其酋弟爲緬王

自潰兵躡入緬地其民罹兵火之厄死者幾半
國人歎其緬曰王迎帝故帝階之爲禍者王也
酉曰我迎帝不迎賊也賊禍我帝不禍我奈何
以是爲怨乎於是上下相猜忌今定國等來攻
酋之弟守景邁景線引蠻衆五萬人入援弁大
出金帛以犒其衆諸蠻奮發凡爲戰守其畧一
出于酋之弟國人愛之遂歸心焉是月二十三
日縛酋置篋輿中投之江立其弟爲王遣弟來

求野錄

告且紫金賀不報

六月緬人紹大小從臣盡殺之弁圍行在漢人多
遭其禍
前年八月黔國公沐天波屈拜緬酋其後外來
兵迎緬人大恐又札迎天波乞詔諭止之且許
資象馬糧糗相助入邊而外兵飄忽既進速退
是以蠻益輕我及二王亦渺賴山之潰蠻尤肆
志然尙未敢爲逆也時清師平西王吳三桂旣
留鎮其固山楊坤謀劾黔國公世守滇土以爲

磐石之計必入緬取帝以獻乃可遂上疏固山
巖檄緬酋令獻帝白劾緬人于是謀殺從官以
孤帝勢使人來曰賊眾潰矣緬土安矣請天使
大臣詛盟以相信也天波欲辭焉吉翔李國泰
曰蠻人敬鬼重誓可往也乃行日向午緬人以
兵三千圍行在索漢無少長貴賤皆飲及而死
有竄入帝所伏匿者亦搜而殺之宮中兩貴人
及命婦自縊死者相望伏屍枕藉良久緬人護
駕宮大呼曰毋得驚害老皇帝亂始定移帝他

所緬酋使其徒來進食數日帝乃得進是日赴
咒水之會死知名者松茲王王某國公沐天波
文安侯馬吉翔都督馬雄飛綏寧伯蒲縵華亭
侯王維恭侍郎蔡士廉楊在御史任國璽鄔昌
琦部司楊生芳鄧居詔學錄潘潢典簿齊應選
總兵魏豹王起隆內臣李國泰等二十四人其
自縊行宮者吉王慈燧王妃張氏宗臣議漆關
臣王國璽錦衣衛官趙鳴鑑王大雄等二十三
人嗚呼行在諸臣雖賢不肖間殊其崎嶇守國

則一至是同為一邱之貉而帝已為三桂儿上
肉矣緬人何足恨耶明日帝驚悸致病緬人恐
帝又不測無以致辭於三桂乃逃潔行宮迎帝
復入居之復貢衣被錦布等物

十二月初三日清師平西王吳三桂帥師臨江緬
人執

帝以獻三桂既以大兵臨緬城大江緬人奉金
盤一十六枚置饌以迎即日緬蠻來給帝曰李
定國兵又至矣馬步軍數萬列江畔索帝甚急

語未竟蠻人遂昇帝所坐以行後宮號哭震天
步從五里外乘舟渡河舟大不及陸三桂使將
負帝登岸帝問曰卿為誰對曰臣平西王前鋒
章京高得捷也帝默然

初九日清師平西王吳三桂以師擁帝還滇
帝既還滇三桂遂以捷聞

百王李定國薨

緬自萬曆中絕貢且據有木邦麓川及八百媳
婦之地雄視西南然與古刺暹羅兩國為世讐

帝自蠻漢舟行從官雲散有入古刺者馬九功
江國泰等有入暹羅絕愛之妻以女如珍之已
以女爲定國計妃于是問道通愬勲謀連兵伐
緬九攻等亦爲古刺招到潰兵得三千人亦到
書致定國相與犄角兩國之兵將發曾三桂繫
帝旋滇謀者以告定國聞之躡踊號哭自擲于
地者百計不食三日自表于上帝以祈死憤懣
致病七日而薨暹羅古刺之師失望而返

永曆十六年壬寅四月二十五日吳三桂以帛進帝

求野錄 二

所帝遂崩皇太子及皇姪殉之明亡

時在禺中忽大風霾黃霧彌天雷電交作室中
有二龍蜿蜒而逝滇民無不悲悼焉

是年三桂卽進爵爲親王益甲餘萬人移家口
于漢中姜厥功也其後緬蠻至者云晉王李守
國所葬地至今春草不生蠻人過之輒跪拜而
去

求野錄 終



江南聞見錄



江南聞見錄

敬告讀者

歷年來，本公司所整理出版古籍善本（孤本、珍本）皆一時精選絕版好書，經歷了數十年，甚至數百年木刻刷版，因彼時情景不同，致有好壞殊異，本欲重行排印，又恐泯滅原版價值，且手民校植錯誤難免，遺害更大，故仍其舊，深望仁人君子多所參攷，並乞見諒！！

新文豐出版公司 謹啓

南聞見錄

酉五月初十日連日警報叠至是日趙忻城有放大砲之示不果夜分北風甚急北兵渡江由里港進迫神京時日將晡宏光計無所出召內韓贊周問策韓云此番勢既洶湧我兵單力弱和無一可者不若御駕親征濟則可以保社稷濟亦可以全身上下其議卽刻束裝跨鞍時將鼓從通濟門出攜帶惟太后一妃及內相多人武絕少或云往武林或云往雲貴或云往太平

江南聞見錄

傳不一是舉旬日間噴有人言未嘗不叱其偽至是果然知其作計已非一日究所從來則馬士其實始之也○十一日味爽聞傳上已出城京中女武一時隱遁有不去者將門首封示盡行洗去男女蜂擁出門扶老攜幼者不可勝數間有娼媚少女金蓮躑躅蛙步難行見者心惻既出而復十有八九以路多兵也已而閉門欲返不得者十居二三莫竟其終矣○辰刻忻城出示安民有大駕遷本府死守此土已致 大清帥自有裁酌爾

此不必驚惶徙避等語。副院楊維垣疏云天

子出巡乃古今暫避常理本院惟有盡忠殉國一

等語已即自經。各門既閉百姓數百人往中

獄擁太子上馬從西華門入宮尙未櫛沐圍中

悉自出奸悍兵民乘機入大內搶奪金帛甚多

一半為強者所得太子雖為百姓擁入文武元老

一至者百姓遂擒相國王鐸禁中城拔鬚擗髮

毀其毆打旋入其家搶劫一空。兩月以來天氣

愈趨悽慘日色罕見是日天清日朗晝夜明朗。

江門月身錄

海遷離馬士英主之其實宏光埋怨士英勸其即

位今值多難仍着士英設法故以出奔之說進且

上之之賢浮于宏光士英之欲生亦甚於宏光宏

光存士英不能獨去迨既出置宏光于靖藩黃得

行營士英乃揚鞭挾贊兵從擁護竟作天外冥鴻

大先是馬士英調川兵三千為出奔捍衛計去而

不盡者若干人作崇於城方勇協力一心竟夜巡

官兵而不敢。肆秦淮兩岸燈光燭天達旦如晝

十二日早開太平門驅川兵出走門外之民。

仗之傷一二十人銃砲之聲自朝至午少息川兵

無復存者。城內柵門盤詰甚嚴獲奸細及馬士

英中軍共八人忻城立斬之。阮大鍼家被搶馮

可宗陳盟王一心周之瑛馮夢禎蔣鳴玉張元始

姚士衡沈應且吳希哲陸康稷申緒葛含馨羅志

高黃哀赤陳濟生申縝芳吳道履繹詒陶廷煜俱

云張捷高倬張有譽俱死。午後太子傳示告示

用硃標坐日空字黃紙書之曰泣于先皇帝丕承

鼎克狀前猷凡諸臣庶同苦播著中外罔不宣

知胡天不弔慘莊奇禍凡有血氣裂皆痛泣予小

丁分宜殉國思以君父大仇不共戴天皇祖基業

血汗非易忍耻奔避圖雪國耻予惟先帝之哀奔

及南都實欲與陳大義身先士卒不意巨奸蔽障

環攫桎梏予雖幽城獄每念先帝無一日不三痛

一絕也如今者聞兵遠避先為民望其如高皇帝

陵寢億萬倉之性命何泣予小子將歷請勳舊

武諸先生念予高皇帝三百年之鴻烈先皇帝

七載之舊恩助予振旅扶此顛沛何期父老人

圜抱出獄擁入皇宮于見宮殿披靡踉蹌祖業
勝悲涕奈諸父老焉知予負重免豈稱尊而南
日乎謹此布告在京文武勳舊諸先生士庶人
等念此痛懷勿借會議予當恭聽其抒皇猷勿以
前日有不識予之嫌惜爾經綸之兆也不念舊惡
至諸訓典非敢云赦惟願即臨匡予不逮謹此十
二日早開通濟門放勇衛營兵入城中乘間而出
者甚衆柵禁稍寬店肆頗有開張者文武臣僚集
中府會議安民城守各有告示不等然俱不及立

江有問見錄

4

新主事太子勅封中城獄蕭王周龍匪差官奏
赦二人執金棍前行至禁中開讀兵馬司素服迎
之以其所居之室改爲殿宇傍晚有雲間首生徐
瑜蕭某謁忻城而陳太子宜卽位忻城立此斬之
○十四日北兵至城忻城縋出見于營議進城事
保國朱鎮遠廬駙馬齊等俱在豫王問爾等勳戚
爲太祖爲成祖一一問答有差豫王喜忻城城守
有功加位興國公手攜立保國有賜金銀鞍馬
錦裘八寶達帽等物進牛酒席地共飲問太子何

在忻城次日送至營李喬攜進 大清告示偏掛
通衢民心稍定告示二道 大清國攝政叔父王
令旨曉諭河南南京浙江江西湖廣等處文武官
員軍民人等知道爾南方諸臣當明朝崇禎皇帝
遭難陵闕焚毀國破家亡不遺一兵不發一矢不
見流賊一面如虎藏穴其罪一也及我兵進勦流
賊西奔爾南方向未知京師確信又無遺詔擅立
福王其罪二也流賊爲爾大仇不思征討而諸將
各自擁衆擾害良民自生反側以啟兵端其罪三

江有問見錄

五

也惟此三罪天下所共憤王法所不赦予是以恭
承天命爰整六師問罪征討凡各處文武官員率
先以城池地方投順者論功大小各陞一級梗命
不服者本身受戮妻子爲俘倘福王悔悟前非自
投軍前當釋其前罪與明朝諸王一體優待其福
王親信諸臣早知改過歸誠亦論功次大小擢到
之處民人毋得驚惶奔竄農商照常安業城市秋
毫無犯鄉村安堵如故但所用糧料草束俱須預
備運送軍前兵部作速發牌出令各處官員軍民

人等及早互相傳說毋得遲延致稽軍務特茲曉諭咸使聞知順治二年五月日 欽定國大將軍豫王令旨諭南京等處文武官員軍民人等悉知余奉聖旨統領大兵勘定禍亂順者招撫逆者勦除大兵到處兵不血刃官員資捧勅印來除一次優擢者有之照舊供職者有之民間秋毫無犯產業安堵如故昨大兵至維揚城內官員軍民城固守予痛惜民命不忍加兵先將禍福諄諄曉諭遲延數日官員終於抗命然後攻城屠戮妻子

江南開元錄

爲何是豈余之本懷蓋不得已而行之嗣後大兵到處官員軍民抗拒不降維揚可鑒夫人皆天地所生逆命之徒欲死則宜自盡何得貽累生靈本朝承天之眷遇戰必勝攻城必克諒爾等聞之熟矣雖然耀德必觀兵仁義招撫天時人事洞然可鑒今福王僭稱尊號沈緬酒色信任僉壬生民日瘁文臣弄權只知作惡納賄武臣要君惟思假威跋扈上下離心生民塗炭極矣予念至此感歎不已故奉天伐罪救民水火合行曉諭○十五日太

子出洪武門入營豫王敬禮甚厚留之營中衣以錦紫袍云其真假不能辨須帶歸于北以明之百官是日朝王豫王始十六日百官遞職名到營參謁朝賀如朝時將無禮部尚書錢謙益引大清官二員兵使五百餘騎從洪武門入謙益向帝闕四拜因下淚北兵問故謙益曰我痛惜太祖高皇帝三百年之王業一旦廢墜憂國深恩能不痛心北兵歎息候開正陽門進索鎖題不得引進東長安門盤九庫錢糧官兵俱住內忻城 搶掠大內

江南開元錄

兵丁入人遊于街市傳令百姓設香案俱用黃經書大清國皇帝萬歲萬歲并風調雨順國泰民安等字又大書順民二字粘於門午後撥達兵五十名守通濟洪武聚寶三門劉良佐兵爲崇南門外百姓訴於豫王發北兵三 趕殺立刻降之○十七日文武各官爭趨朝賀職名紅揭堆者五尺者十數堆凡生監候選候考無一不至豫王不見○十八日文武官員及鄉保方長人等送幣帛牲醢米麵熟食茶葉糟酒果烟等物於營絡繹塞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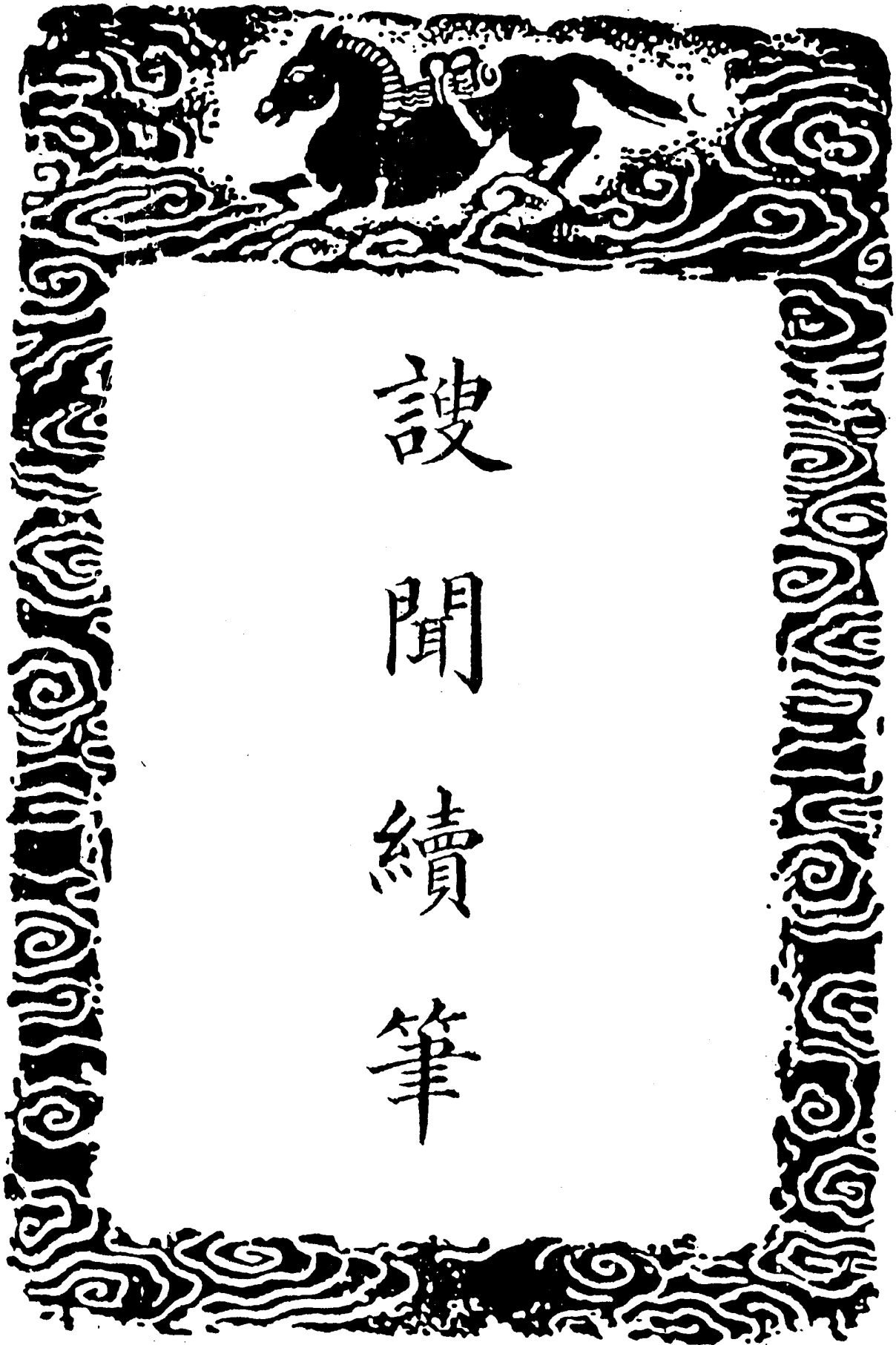
舉國若狂。忻城約各勦喚戲十五班進營開宴。逐齣點演正酣暢間。塘報各領兵至忻城城遞報于王閔之。漠然又點戲四五齣方撤席發兵迎敵。即刻就行。鱗鱗內相進鱗魚二大籠。用龍旗籠。祇卑禮小心。彘王不受。十九日達兵八人搶小物于神樂觀道士稟王命縛贖之。差御史王愷少卿黃家竊御史劉光斗等往淮安寧國蘇松等處討取降順冊。達兵搜不朝賀現任官陳盟等家。有收其家屬者。豫王出示令前日入內搶劫金銀。

緞疋腰刀等物自行交還武英殿或江寧縣免其前罪。仍令總甲逐戶搜有藏匿者。梟示。二十日令文武各官將印信簿付盡數交納武英殿聽候。給又令大開南門放城三日。忻城刺頭起是後徐魏國柳安遠徐永康湯燾壁李臨淮等以漸俱刺訖。文官惟李喬孫策華應祖等寔為出家。適合時向。二十一日合城百姓既苦搬移。又恐五旗兵至。雖免殺戮。惴惴不寧。三日之間路不能行。而露宿與暴觀城市者不可勝記。二十二日豫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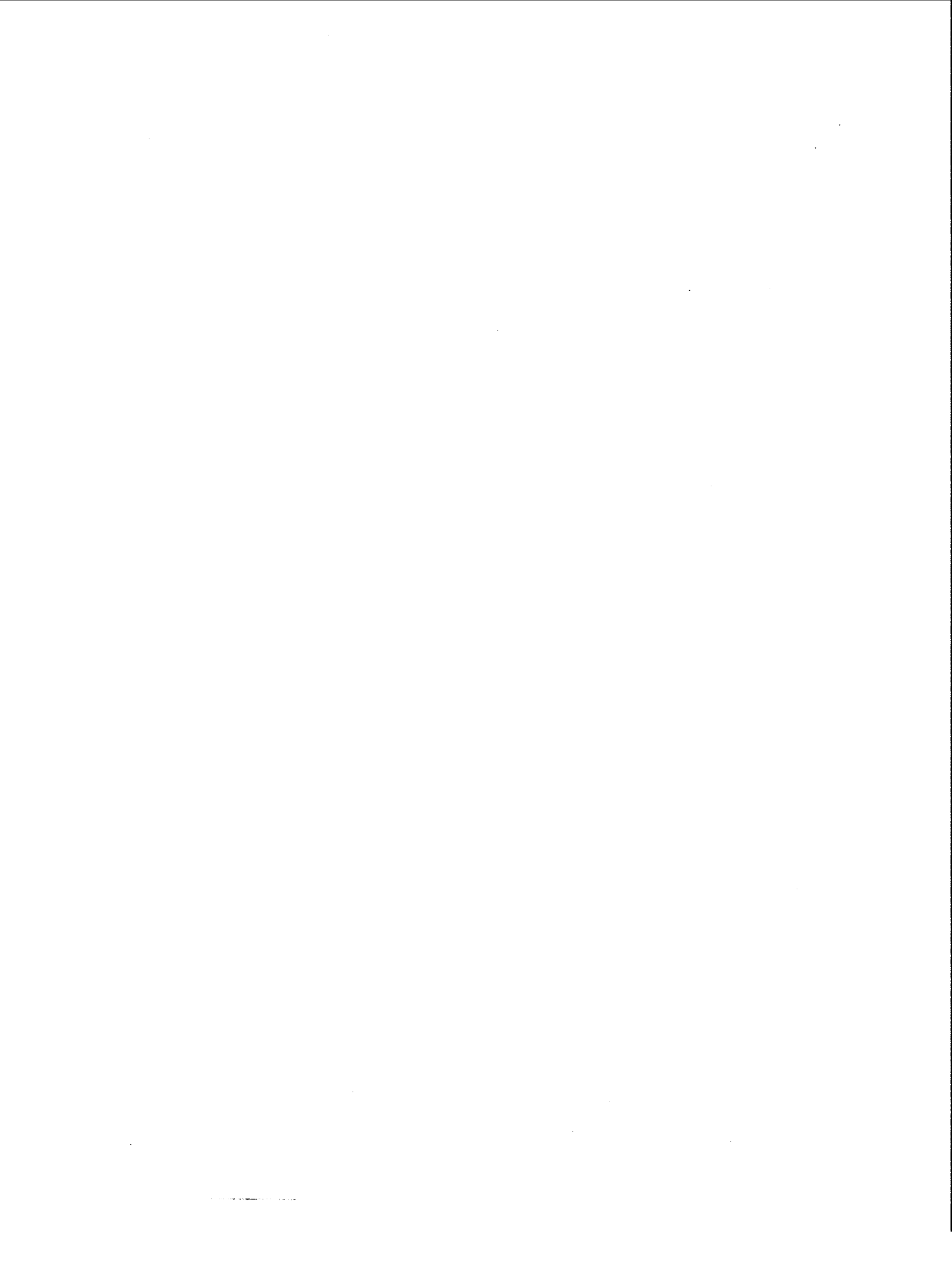
念史閣部忠烈可嘉。令建祠坊。旌揚薦馨。仍令禮部尚書優恤其家眷。以示異數。二十三日中書龔廷祥義不臣服。投武定橋河死。浮尸二日。二十四日豫王進城。穿紅錦箭衣。乘馬入洪武門。官員紅素服。不等分班。兩旁迎賀。預一日禮部紅榜徧粘城市。故無一不至。二十五日尋到宏光暫停天界寺。豫王往接昇以無帳小轎。首蒙包頭身被藍布衣。以油扇掩面。百姓唾罵。太后及妃俱隨後從。正陽門宏光易馬衣一把。拋乘馬至靈璧侯

家設宴。太子上坐。宏光昭坐。豫王穆坐。從容向宏光曰。不為先帝報仇。反將太子監禁。此是何意。宏光穆然。又曰。我大兵尙在揚州。為何棄了。陵寢土。地先去。以失民望。自主之耶。抑左右教之耶。宏光答語支吾。汗出浹背。餘言尙多。不能盡求。逆喚樂戶二十八人。歌唱有酒。席散發還。仍限。二十日內着教師開戲一本。以便供應。黃虎山兵約萬餘人。俱自薙髮。隨進兵進城。向豫王求用。不收。止取其衣甲兵刃。二十六日點印官及二十四衙

門內相三人到遲要打百棍沒其家告道乃止○
二十七日發兵三千在蘇抗催討降冊此時尙未
知楊文聰殺黃家鼎等官也○二十八日豫王出
南門報恩寺拈香觀者如堵黃端伯抗節歸等左
右欲兵之豫王不思加刑忻城送之獄○傳清朝
入政一日求賢二日薄稅三日定刑四日除奸五
日銷兵六日隨俗七日逐僧八日均田互相傳說
尙無頒示○二十九日中南西三城百姓幸免于
遷居歸功忻城踵門言謝忻城勸令三城釀金犒
兵以絕窺伺百姓從之



說
聞
續
筆



明遺民著



諛聞續筆

諛聞續筆提要

明遺民著姓氏不可考凡四卷諛聞而曰續筆未識初筆安在也書中述閩賊事甚詳頗有為明史流賊傳所未及者即隆武紹武二帝記載亦不略他如偽先帝偽皇后偽太子等亦皆本末源流察然具備所載雖聞有與他書相出入然野史傳聞不能盡確匪獨此書為然取其大致之近實可也

諛聞續筆卷一

明末遺民著

盧氏牛金星者丙子舉人以按臣糾劾除名與邑醫高綱素為賊得與親謀未分金星於自成星大言曰若欲終為賊則無所事我若有大志當從我言因為畫策於淫掠城中取人心云云自成奇謀雖曾賊中與謀謀無何私歸籍妻子宗人執首官坐斬後得減死聞自成出河南往見自成大喜偽署弘文館學士偶言大軍所至百姓給復一年軍士願餉外預給三月所出偽示有殺一人如殺我父淫一人如淫我母之語於是人心煽動望風瓦解皆金星之謀也至垣莫傳職有云君非甚暗孤立而竭靈性多臣盡行私比周而公忠能少賄通官廡朝廷之威福日移利權宗紳閭閻之脂膏立盡公卿骨肉食餓殍而併為腹心宦官悉盡燼火版而借其耳目欲囚素素士無報禮之心征故重軍人有借亡之概云云金星復疏達通政略云臣白面書生前得一氣有何值事而按臣信讒必欲殺臣無家可歸自成初所遇焚掠自臣入軍輸以仁義師之所過城郭晏然倉庫不改皇上誠能翻然改鑄別用一番賢能臣猶得望皇上固有之土地未散之人民全而歸之皇上是皇上負臣臣不負皇上也疏入廷臣索賂時賊已僭號秦晉諸士紳顯然為用至以公書入長安指斥朝廷誦賊功德毫無忌憚毫無廉恥真異變也

卷一

紀魏舉人李宏初名信素廟時大司馬精白子也性倜儻嘗出家乘十石駝覓人德之爭稱李公子精白奄家也士大夫羞與伍信恒以為憾因亂請之甘麻祥衛鄉里積資萬金以報其私把人士仇之緣他事文致為通賊令亦惡其市名得飛訊而緝之賊曰李公子向活我今有急何可坐視乃殺令破械出之逆歸自成改名宏偽署制將軍用事

甲申五月賊由河津渡屠廣武太原平陽相繼陷沒上命輔臣李建泰視師以二十六日出京先一日風塵雲昏為期關塞士庶歡呼乃建泰所乘輿抵關門而卒賊其從役曰此報捷之旗也然議者知其不祥矣上御殿輔臣受命奉高方劍由御道出上親饒于正陽門樓閣部大臣陪宴百官拜道左軍幕輔臣服所賜介冑騎上手金身勳騎者三曰寇勢猖獗先生朕腹腹非彼先生躬負矢石保為朕此拾人心耳輔臣出門外騎而行上見其境日送之奏軍中樂而還諸輔送至表忠祠時建泰行惟自募健兒數百人及三大營千騎送至境上此外無一兵也翌日上召戶兵二

部諭曰補臣之行非不得已卿等當力為接應毋違置不問戶部倪元璐對曰臣已
職僅某省餉若干其省報若干矣兵部張縉亦曰已撥某某軍某軍前據補遺矣
上曰實有是數朕姑權以塞責卿能擬至無慮不悞軍機否二臣無以對補臣亦
慮難求其上嚴旨督責然無濟于用也

賊既以詐術愚民偽為接聞王不徵報之諷民受其愚開城迎之聞官軍至反拒守
寇泰至東光不得入乃遣數十騎為賊誘召令開門入鼓樂迎導設宴甚盛
建奉錄令及紳士十數人二月初至真定侯師集賊已突至補臣被擄京師猶不知
也

賊分三路入犯一由真定知府與中軍應之緝殺餘撫一由宣大走居庸叛降內監
迎降縛殺朱撫一由遼外柳溝自陵後直抵昌平人心惶惶無固志兵部張縉奏
塘撥十二人出探無一返者上日召閣部大臣議登廷紛然有獻南邊之策者有為
日月雙懸之說者

勸募於江浙者大約見事勢危急咸近聞其詞以塞責或欲借題遠去以自全茫無
著數可恃也簡討汪公偉語閣臣宜急遣大使分守畿輔八郡一切得便宜行事而
後開請

都中城守文臣自軍敗而下武臣自公侯而下內臣自印廠而下各率子弟分汛嚴
防城中百姓家自為守統以紳士而京軍分番游巡以待勤王之禁聞臣魏藻德曰
大僚守畿郡縣尊居卑舍安就危誰肯為耶惟曰此何等時猶敢尊卑計安危耶請
以一劇即見矣得身先之藻德微笑曰尚早尚早格不行汪公憤歎而已

允遣勁旅賊至輒降獨榆林多忠義其裁別集寧夏亦固守不下予友馬興之獻圖
故大將軍世龍子也以大金吾丁內報歸躬率家將從丁履食城頭晝夜拒守賊百
計攻圍每被挫傷甚既得京師乃悉秦中甲往攻外援既絕力竭城陷興之兄弟
死於城頭賊令盡拘其家屬赴京將甘心焉至西安遇賊敗而免榆林王公定大將

軍威之子也城守時殺賊頗多城陷出塞入西虜郡中以免賊圍馬興至寧武為大
帥周公遺言所本按賊言自用兵以來未有此劫故故屠戮最慘聽賊無留者乃知
未嘗無材如周公老婢白何讓馬其夫人亦錦繡繡旗流亞也帳下健兒同心誓死
無一伴脫者何減田橫五百義士孤軍無援其自賊自守自存自亡如秦越越

督之罪過天矣
京軍多虛冒自辛巳大飢大疫後繼以逃亡謀尺籍者十僅一二時提督京營者

為襄城李國棟橫放統統精銳軍能為優排之戲虛構負氣大言不慚初受事時
言練六千君子營以備緩急突空言耳賊抵近畿乃議城守國棟知營中虛無人
揭言曰無登降勞我軍侯賊至迎戰費勇之耳十三日賊至昌平傳者稱云孫兵
索餉索事備極信相率十五日聞臣猶試館深十六日東宮猶日謀是日始議守城
而國棟所領所練以一人派五保口猶不足參以內員二十守之城上炮聲不能軍
士登城自朝至日莫尚榜腰以司餉官索常例未遂不時給也長深汪公慶之捐五
千金為保約諸同鄉各捐貨市餅餌以供城西之守春而各城效之嗚呼司餉者內
置足食耶

自十五演砲後嗣是晝夜不能聲定未嘗擊殺一賊蓋賊每以零騎三五環城而馳
以嘗我城上見之即發砲砲未發烟必先出賊則下馬伏溝壑或從蓋間避之聲止
復起揚鞭柳榆我軍墮其衝中無如何也時徽連師動玉無一至者而所遣擊賊之
京營副將王永胤已為賊用公然坐車比招探攻城鎗彈之及于西四牌樓者如五
如鉢履元皆穿十八日午賊已破彰義門入關廟拜殺掠而城中猶未知也

先是上遣中官杜敷監大同軍人傳熱死於賊上為下詔復賜贈厚加等而數寶已
降賊為前監十八日賊抵齊化門下云有機密上聞之八見不知作何機而杜敷
存亡於是判矣痛哉痛哉先是國棟與上有密約脫不測以六千義勇護上南幸是
夕漏下數刻上微服乘騎御馬監臣王公承恩從至前門免國棟不可得至齊化門
欲出不得適嘉定伯周奎家闖入以軍容辭至成國朱純臣家以就寢辭蓋皆不知
為上也上歡飲流涕還宮適皇后自盡手及皇女斫其臂遂至煤山以身殉矣承恩
從之痛哉此變後老監為予言者

十九日早喧傳駕已南幸百官相約入朝請上御門以安眾心既而日已早食殿上
寂無人聲時周公亮工初授臺中乃約同官往候聞則輔臣五人咸在請公曰事勢
急各官俱有巡守責今駕久不出奈何輔臣曰且歸辦事侯召對可也於是皆退至
左掖門宮牆卷寺倉皇四出莫知其故周公歸時書一牌云適在朝知總兵吳三桂
統兵三十萬已抵近郊御前發銀十萬犒師賊不日成禽云云遣人持呼以安民心
行未半許門已閉賊騎紛紛而上而從德勝門入之賊亦馳馬城頭守城內紛紛自役而
下矣賊入城未知先帝所在大索城中至二十一日始於煤山下得先帝屍聞賊髮覆面白髮中

車上書朕得非祖宗不敢衣冠見人於地下又有百官可殺百姓不可傷之語賊且棺殮

車上書朕得非祖宗不敢衣冠見人於地下又有百官可殺百姓不可傷之語賊且棺殮

皇后梓宮同伴東華門外茶蓬下兵部主事劉養與韓通使次哭臨三日而去
 宗師長班最為奸惡平日結黨麻痺背比婦神者皆此輩也賊入爭往投用賊即遣
 報各官之潛匿者每報一名給賞五千元其勢要衙門素與官通付賂者往往匿
 官於家而查有其室愛妻寵婢充此輩下陳矣至於冷曹閑署素無所傷則以投首
 遺棄轉相告訐驅索如虎甘心從賊之徒即報職名具履歷赴賊之吏政兵政聽點
 選用而不肯從賊者即與經手錢糧豐貪污有名各官同受夾打號呼不絕於耳捕
 獲不絕于日白馬清滿千古同慘矣

方城破曉子在周公室歸而賊已據于室蓋子所居為金陵會館屋宇高敞鼓額目
 也子乃投泥花卷圍自剋而為老僧友答所覺持不得死遂為子削髮二十一日聞
 梓宮停東華門外將往奔哭已為賊所執押見偽國公劉宗敏宗敏與賊為弟兄
 行最用事而出身狹匪性最慘刻時居田皇親宅中聽事數處丹堦廣斥刑夾景
 塞滿無下足處宗敏見子傳服已大怒因簡長班所報曰汝能寫作乎曰武人不解
 寫作能寫馬乎子曰南人不會寫馬益大怒即欲刑失而塔下無餘隙乃發後營張
 姓賊將令進比千金子時才身備舍寓館已為賊據即衣履書篋不可問何從得

金乃被兩火禁一驚以四步賊兩馬賊監之後賊捕牛金星趨閣請辭比狀入言
 於閣閣馳入宗敏家見被夾數百人展不能容至克塞街衢稍稍詭詐令行審擇適
 是日五城解夾棍五百副備至閣取封之不許用而予以在後營被禁如故
 賊既得宗師以為天下傳檄可定一時名流沒之如賊賊皆錄用改六部為六政府
 翰林院為弘文院給事中為議議大夫御史為直指使諸守巡各道為防禦使府曰
 尹州曰縣曰令悉以從賊諸人為之揚揚道上開提騎驢恬不為恥誦功德無
 所不至竟有出示通衢云皇上伐暴安民救濟于水火云云復有先朝鼎甲得授弘
 文與他衙門爭體統者而宗敏一月事旗鼓諸公爭往投刺或稱門下或稱晚學或
 用手本頭顱小字但使跪拜皆名下士也

先是三月十六定更後有兩中官從數十騎手捧黃漆篋至前門令開門云奉勅往
 守良派後一小角與復數騎從之欲出時職方司劉若宜守門曰夜深賊在近郊誰
 敢開門即有執何從辨真偽其前導內臣乃啟篋出篋帖以示云內官監太監某可
 是馳良派一帶皆催策勳兵馬即刺出城下復一篋則秘不肯啟云別有密旨乃啟
 門有與坐若宜舉燭視之中官唱曰母奉見有成服坐與中若以兩手據城而身

倚於後不認其面或以為上南幸後乃知為東宮也東宮既至派與賊遇蓋賊所
 遣偽將軍孟姓者由真保直趨良派東宮所從皆內臣跡既易辨而賊勢浩大民間
 無敢匿者遂獻出送至京東宮見聞痛哭再拜賊亦答拜曰勿憂當封汝東宮曰但
 使宗祀不絕他何計耳自是隨隨居宮中而永定二王為宗敏所得居其家後賊自
 關門賊歸東宮遇害於通州之東門城下此賊中人所言也

牛金星為賊畫策以四月十五卯天十七借位先十日演禮於別殿賊拜起急遠意
 無感偽鴻臚告曰故事拜起應引禮者為節請習之每唱一字引聲是延約二刻許
 賊大怒襖衣脫冕戴手而言曰我馬上天子耳何用禮為徑去至光祿署中看厄人
 牽鉞以手撮而食之郭事遂不行沐猴而冠信然
 薛所極既降賊為其祭酒考諸生首題厚也高也次題泚中國而撫四夷也一生破
 云地天交泰聖人所以大一統也所益大喜取第一
 庶常張嘉玉東莞人上書於賊稱明原吉士今侍宸張某上書大順皇帝云師臣
 者帝有臣者王願陛下為古之帝王母為後世庸主某今請為帝不能為臣也又云
 黃道周劉宗周等急當為明尊顯之而不第為明尊顯之也范景文周鳳翔等急當

為明復師之而不第為明復師之也陳名夏周鍾等亟當為明謀用之而不第為明
 謀用之也專責道周等而天下知陛下之明復范景文等而天下知陛下之義周陳名
 夏等而天下知陛下之仁書數千言大約於強強之中寓諷諭之意復上書牛金星亦
 各同既見賊長揖不拜賊命縛至松欄下令飽其飲食必稱臣乃釋之嘉玉意中變
 獲釋投弘文院以前二書刊刻通送諸同輩極口揚揚有比克典而多武功較湯武
 而無悔德等語從嘉玉歸東莞復為陸武守會伯齋永歷時加兵部日與清賊間復
 兵賊死之宗族死者千餘人是時城門外即清兵而東莞終未之降

賊好以術籠人小民無知為所愚既下太原撤州郡云子祖建文帝之孽子也辟難
 易姓天命復集運子故物土地百姓我之土地百姓也文武諸臣我之臣子也各
 安職業無得疑我人雖知為偽猶以為取名近正愈樂從之既得京師大肆淫掠雖
 出示禁止然群黨騷擾本無情理有以奸淫誘者即將本夫與奸夫同斬去婦手足
 兩乳及頰上肉割盡之血自口滴如注數日積不得死見者慘憺無敢復訴兵士十
 餘萬雜居民間飲食貿易皆取辦焉暴虐不可堪忍而其惡者陽為和好還翁媪則
 結為乾父乾母遺孀美則呼為兄弟姊妹出入卧榻毫無禁忌室中之藏無不具知

及去之日席捲而去。絲毫保留。曰借作盤費耳。他日相逢。仍是親眷也。其狡詐如此。吳三桂先帝末年。受其國之封。鎮山海。後以寇急。廷議盡棄關外地。令與遼撫蔡公玉田撤兵入關。而守。傳專力辦冠。賊得京師。召三桂。至永平。聞其父大將軍。盡為所繫。索餉二十萬。乃驚曰。此誘我將所忘耳。乃率兵還。知賊必見迫。一路盡驅居民。塞井夷墓。曰此地皆戰場也。時既素關外地。九王已統所部。牧馬關下。將侯秋高。取關。而關賊聞桂歸。不謀於。率兵進之。桂念腹背受敵。勢不得全。乃與清師約云。從吾言。并力擊賊。吾取北京。歸汝不從吾言。等死耳。請決一戰。問所欲。曰毋傷百姓。毋犯陵寢。訪東宮及二王所在。立之。南京。黃河為界。通南北。好清神許之。鐔刀說誓。而以兵若干。助桂擊賊。

賊欲進。桂金星爭之。曰不可。我新得京師。人心震盪。彼必不敢輕動。且即真而頒爵。賞。示激勸。偏師往擊。未晚也。賊軍師宋獻策者。長不及三尺。稱宋矮子。當上議記。曰十八子。主神器。賊大悅。以其形狀。藉以惑人。呼為軍師。初犯關時。獻言曰。若十九日天氣晴。則國運未盡。急進軍去。若微陰欲雨者。城可破也。屆期。果微陰。而城破。賊益重之。至是。亦語賊曰。數不宜戰。賊則當速敗。二十餘陣。從金星言。可。無慮。賊不從。以四月十二日。薄暮。自率所部出阜成門。諸賊以得京城。不獲爵賞。咸離心。一路居民。逃徙。井窺供廢。索食不得。兼程而進。因敵殊甚。至順義。與吳通。吳遣入城中。賊驗其。曰此彈丸者。不足當京師。一。用靴尖踢倒耳。令奪食。而後攻。諸賊悉解鞍卸甲。掠掠沒。毫無備。忽城門四開。胡服突騎。四出攻擊。賊出不意。四散倉卒。無持尺刀。隻箭者。遂大潰。先是。內府監局所收。盛甲弓矢。鞍仗等物。三百年來。不啻山積。賊悉取之。以給其下。故軍容最盛。至是。步兵統五十萬。實為合。亦不下二十萬。逃散一空。所棄甲仗。高如山阜。賊氣索不復振。而宗敏等。亦恐其不。願辭。率所部。竟歸關中。賊以二十五日。還京。蓋人馬所存。不過十之二三。而馬。贏于羊。人。勝於鬼。不成軍矣。賊既還。悉取城。及。各營。諸神。器。火。樂。運入皇城。欲縱火也。步賊之僅存者。盡運西歸。謀于五月。朔。即。偽。安。人。心。而。後。去。繼。關。吳。軍。已。逼。遠。於。二十九日。草草。借。立。以。示。彈。壓。而。三十日。遂。遁。矣。

先二日。令各營。查有。鴻。臚。錦。衣。兩。衙。門。官。各。令。報。名。還。原。職。供。事。賊。之。監。子。者。來。取。賊。名。子。白。死。四。十。日。令。視。顏。何。施。宰。拘。禁。聽。死。生。之。耳。三十日。卯。刻。賊。傳。精。兵。分。赴。各。營。聽。號。令。精。兵。者。其。騎。也。時。子。與。省。中。顧。君。鏡。同。榮。生。員。田。寒。宅。中。二。精。兵。監。之。

至是。已結束將盡。乃以子二人付索曰。謹守之。賊既去。子謂索曰。曷釋子。索曰。彼以付我。何以應之。子曰。子不當走耶。子不見平日之。賊。子。者。豈。有。益。于。子。耶。索。僅。然。曰。然。乃。反。扇。前。門。而。奉。其。母。從。後。逸。去。曰。幾。子。所。之。但。勿。尾。我。復。耳。子。約。顧。公。同。去。顧。曰。已。延。至。今。日。彼。臨。行。教。念。當。止。余。何。復。冒。險。耶。強。之。不。可。乃。已。子。踰。垣。跳。入。一。民。家。時。賊。已。縱。火。宮。中。城。中。烈。燄。四。起。百。姓。惶。惶。東。西。驚。竄。莫。知。所。向。子。所。入。之。家。夫。婦。二。人。正。束。裝。出。避。見。子。驚。呼。子。急。止。之。曰。我。避。難。者。幸。無。高。聲。其。本。來。婦。曰。我。輩。亦。將。去。何。能。留。汝。因。指。屋。上。警。臺。曰。姑。伏。于。彼。相。機。行。止。可。也。時。子。衣。布。衣。尚。完。好。婦。曰。此。易。為。人。識。因。以。敝。衣。更。之。子。登。而。伏。臺。上。從。隙。中。窺。賊。已。歸。見。門。高。怒。甚。破。門。入。索。索。與。子。俱。不。得。惟。顧。公。在。遂。以。絕。繫。之。八。室。索。室。已。空。咆哮。怒。書。而。顧。公。遂。為。所。害。

二賊既去。子登屋脊。擬覓一出路。而賊四處縱火。每一巷口。以兩騎張弓注矢而立。有自屋下者。即射之。火勢漸逼。正倉皇間。見巷口。賊亦馳去。則大隊發。城中百姓。互相糾結。已投。賊。既。而。火。亦。稍。息。蓋。先。是。大。荒。先。帝。下。積。穀。之。命。北。城。一。帶。多。巨。塚。宅。舍。聽。事。前。皆。囤。米。盈。積。以。備。查。閱。故。火。不。能。即。焚。也。旋。亦。撲。滅。子。乃。從。原。登。處。下。則。其。夫。婦。亦。歸。時。日。將。夕。問。子。所。往。子。曰。被。執。後。館。為。賊。擁。僅。僅。散。盡。勢。不。可。歸。將。歸。浣。花。巷。暫。憩。而。苦。不。識。路。奈。何。婦。乃。謂。夫。曰。我。幸。已。至。家。汝。可。無。憂。幸。送。之。至。巷。邊。則。宿。彼。明。早。歸。可。也。夫。諾。送。子。既。出。門。見。各。街。巷。居。民。手。持。白。棍。攔。索。賊。軍。各。以。門。板。椅。桌。之。類。堆。積。道。上。令。往。來。者。從。桌。下。低。俛。而。過。詳。加。盤。詰。一。有。不。明。眾。棍。交。下。立。成。齏。粉。而。子。願。送。者。以。土。音。代。子。宣。說。得。無。畏。聲。如。此。者。百。餘。道。至。城。隍。廟。前。遇。同。官。一。舊。役。見。子。而。喜。曰。無。恙。耶。我。當。偕。往。至。巷。遂。謝。其。夫。歸。擬。繫。魂。稍。定。足。瘡。稍。愈。當。往。謝。居。停。田。君。及。此。夫。婦。而。未。三。日。清。兵。至。未。幾。移。城。遂。莫。知。其。踪。跡。無。德。不。報。思。之。增。愧。矣。

賊東西兩偽將軍。皆姓李。在兩者性慈和。凡拘繫各官。不苦加刑。所索銀兩。或完或不。皆善遣去。臨行。取胡床坐道上。盡發軍士。而親殿其後。曰。在此。擄。害。已。極。何。忍。復。加。焚。掠。耶。相。俾。即。李。公。子。若。也。其。在。東。者。性。最。慘。毒。被。禁。士。紳。百。有。五。人。顏。行。封。刀。不。用。皆。以。巨。石。動。木。捶。擊。至。斃。慘。不。可。言。惟。安。慶。劉。君。餘。堪。為。其。長。班。以。計。給。脫。耳。

賊大隊既去。零騎之在城者。藉千餘。凡開巷口。肆焚掠。皆此輩也。有二賊縱火于油

房衙衙口一人伏簷下持巨杖擊馬足折仆地一賊逃去衆相謂曰危矣呼聲復來
我輩且無他願乃輩老弱婦女子孫血脈空者中以薪塞門曰事敗則自焚而壯者
各持棍伏簷下以待賊果糾數十騎至巷最窄馬不得馳騁而屋簷又最卑賊僅當
騎者各各夫不得施是賊揮棍擊馬足仆傷相繼賊馬盡獲賊騎置殿內取諸門板
撞焚為柵柵巷口阻其後來諸處聞風致之爭出擊賊無得免者復有十餘賊知闖
賊不足恃各懷重賞結隊而行將從西山後散入他郡為諸細之屠牛者誘而賊
之盡得其賞蓋賊初至祇以虛聲動人富者避其鋒貧者獲其利故爭下之既而淫
融肆虐詳失望順義一賊說氣盡喪合居民之心擊懷歸之賊所以無不勝也
各城門俱被燒燬居民下開聚木石塞之而請故將軍楊國棟坐前門以守請不從
賊被刑禁得脫者所在居民請之分沉防守賊聞城中人殺其後隊遣三百騎來將
守心為見城門塞閉不得入晉曰故軍反耶楊公語之曰爾輩既去以城還我今我
為守不可復入將砲擊汝賊知砲火無效皆經燒燬無留城頭者以為大言將來攻
擊適有神箭一俵滿裝發後但無藥線耳楊公乃取火置砲口祝曰天若絕我輩則火不
發且連發如數十萬生靈不當絕者神其助擊賊砲應聲發數十騎賊乃驚逸
後二日復遣三十騎來屠城至蘆溝橋與吳帥之前鋒連戰奔四黃真天幸也
自五月朔始凡諸臣之未死者可十餘人集承天門下行哭臨履禮畢率居民城守
至初三日見吳公舊履夏姓者馳而朱曰大喜我公破賊借清兵送太子至矣眾聞
之踴躍往迎至東長安門見大清亦心知有變同行者胡子曰腐儒彼不難借兵破
賊復予明時而不察其出示耶乎終不敢以為然至鑿窟見大金吾駭養性及各
順街街吳惟華騎而前導數十騎吹角跳躍有出有與而來板與者非太子也遂復
諸宮殿俱為賊燬惟武英獨存清人來居其中見我人甚有禮曰中華佛國也我輩
來作廢佛地罪過罪過逾數日復召西連三千來勸城守皆從弓矢未及而上城曰
急驚百姓也次日數大人坐承天門下故百官職名凡職銜尊卑悉以三月十九日
為斷各復原職於是諸名公巨卿齊集於殿前又紛紛舞踏矣旋召滿銓至賜靴帽與
清相范文程翰林王文奎等坐生門下范致濬獨請先顧童百姓當曰我大明骨大
清肉耳與銓鑲坐銓遂其蓋范戲之曰猶自謂美少年耶銓曰從習滿語清字范曰
畢竟滿公總鑲混沈開聰明人不同也銓悟不知復以為榮

說明書

卷一

八

清令朝臣自初六日始赴朝天宮為先皇帝設位哭臨三日分下雖擔夫乞馬皆片
布索頭仰天號泣悲聲四徹風日慘淡清人皆嚔指相視初九遂下令葬髮十一下
令移城以南北二城與居民而盡圍中東西三城為營地宗師侯門人宅盡在中三
城南則城外關廂北則後湖一帶皆禁嚴官寺花園別墅及僧寺菜園限期既迫
婦孺皆獲扶老携幼無可棲止前三門城門皆經燒燬以木撐開板距地三尺許必
但僅而後得過男婦擁集肩背摩擦失足仆地踐踏立斃而人多木樁開板下墜
壓死又數十人其得出者皇皇無歸飢寒交迫一路米且拋撒滑不覺步履跌跌
哭聲震天婦女懷抱嬰孩力不能支輒棄城濠中傷心慘目不可具述予與友會卒
至順城門阻雨時許不得出乃往北城之金剛寺
雖髮令下有言其不便者曰南人剃髮不得歸遠近聞風驚非一統之策也九王
曰何言一統但得寸則寸得尺則尺耳眾議未決而出視街衢已有兒頂無髮揚揚
道上者矣巡城某御史猶呼而責之而事遂不可挽復吳帥至齊化門居民出迎見
已剃髮無涕曰清人輕中國矣前得高麗亦欲剃髮麗人以死爭之曰我國衣冠相
傳數千年若欲去髮寧去頭耳清人亦止堂堂天朝不如為國耶我來邊候前等兵
復入而極言之諭半月九王下令自責曰不顧民情予之罪也今當髮加冠冠如舊
制次年以賊臣李若琳誅之辭言始復制二賊真天下之罪人也
吳駱二君既以首迎為功遂用養性為天津巡撫令惟華世其爵九王曰從未見中
國勳爵服制今服以見乃以二十五日設朝惟華籠帽趨義充班首時雖剃髮請漢
臣衣冠如故是日九王居中德晉二藩尚左右並坐而受朝
諸藩既為賊屠而惟華獨得復爵乃揚言請勳舊家子女貧困無依者悉來歸為撫
養之既集則選其女子之有色者得二十人以獻九王王問其故曰是明勳舊家兒
父兄亡家破無所歸以死下陳備酒掃耳王愀然曰不可明之勳昔猶我與若今日
也以我與若之子女供他人婢妾之役可乎悉遣出令擇良家子嫁之
九王性寬大范公法制亦嚴而京師諸市棍徒無識取所掠宮中錦被履飾等物
于市清兵體而爭鬻之范公歎曰甚矣商民之愚也我于王前極言京師百姓之窮
苦嚴禁搶劫而今炫耀若此既動其貪復放其饒後言安得入乎且我權兵士據民
各給兩月餉而米今盡以市請錦綺向後無食能無搶奪乎是有賊也亟出令止之
有以果物列市者數為掠食遂毒之斃數人清部大澤王出令責所部之違令致斃

說明書

卷一

九

責百姓之無知實稱令五城御史盡索各布肆中毒藥焚之通衢有藏隱者此
居金剛寺二十餘日欲作歸計而寺在北城僻處聞見阻隔乃往順城門外之長椿
寺以其地多南人可結伴也隻身穿營出歸時天街化為地毒毒畫片宣究殿合
與馬道人素稔稟道旁見之作空諸所有想時予一駭一笠遇騎而馳者耽耽厲目
則就之暮暮結緣亦施數錢而去如是所遇可二十輩乃出門抵寺寺故聖母慈孝
皇后是以居水齋禪師者其大弟子為神廟營傳所賜千佛衣及結絨衣各八百餘
件他物稱是供養米麥油蠟等物動以千百石計有二庫監以二中官專貯三宮布
袍金錢徒二人長白然和能誦通諸內典梓布蓮池大師諸語錄修行惟謹次日
務冥朴如其名自言先世為燕山衛十夫長寔與予家共譜牒既至則殿宇蕭然香
燈斷絕必芻流散訪所積為賦掠一空相與採高梁作糜而食初不能下咽既亦習
之矣時各門俱以兵守出入盤詰寸絲尺布無不搜索敝衣破履無不更換而城外
土寇橫行殺人如麻數被阻延至六月初十乃隻身破衲一老僧養兩日糧送予出
調臣何瑞徵壬午主南場有聚納之響聲入唐聽以所取強半巨室宦家幾起大獄
賴錦衣帥略養性執不肯行極力救解而止聞賊人前首先迎順遂以弘文學士教
授州州事
卷一
習庶吉士館課出天興之論聖德詩下江南蒙最可鄙可憎至是復以原官任清疏
乞大索在京各官無令南還即有還者微沿途軍將阻回予時附一小舟至德州為
所遮乃中夜乘舟登岸走涉歷險阻百死一生沿途乞食一百二十餘日乃得歸詳
載于甲申苦言
過德州界一路鄉勇圍結以滅賊扶明為幟所在皆然至濟南細兵數千自相糾合
隊伍整肅器械精好清河置糧凡舟必盤詰乃得過即以所濟之土堆集兩岸僅容
步不可騎而沿河民家塞向墜戶留一實以通出入防守頗嚴引領南師如室時而
既知弘光登極史公督師無不踴躍思却每遇南來客旅輒訊督師聞部所至使斯
時乘其銳而用之數十萬義士因報于衆人自為戰大功可立也日復一日坐失事
幾成忠義之心皇朝食之無厭土崩瓦解伊誰答哉
南都初起者數多仲見其公曰廣亦紀七事其一計迎立君云聞賊之變即報斷絕
中外大震南中率無稍扶執軍思運勢洶甚大司馬史公將有勤王之行善力贊之
德惠節允計守禦而後從適粵東解餉至大司馬高公公圖取以給軍軍亦贊奸人
憚不敢動久之魏國徐公弘基約諸帥取言路畢集其家出報知先帝帝向社稷矣相

率北向猶鐘號哭盡哀遂議迎立嗣君事時江南北諸紳意在潞王史高意在桂
王鳳督馬士英適以議事至亦曰以親以賢惟桂為可議定矣士英歸屬擬成與
法物往魯聞諸將高杰黃得功劉良佐與大璫盧九德已有所擁戴則福王也士英
不敢違遂隱前說與瑞帥合謀有稱定策矣史公聞之書與士英訟言福不當立語
不無指斥英得之喜欲藉此以制史公而復以不肯畫押之說并除委公福王至士
英恥故曰聞南中有臣尚持異議臣請勒兵五萬以備非常于是史公被責失勢聞
然而已士英遂結黨留輔而黜史公于外更請疏之
福王舟至諸臣次第入謁通名畢旋請監國王曰富貴人之所欲也不欲置不願
但宗社事重恐不能任願史計諸臣俯伏固請乃從識者謂國破家亡君父之仇萃
于一身倍大重擔子何等艱危而開口言富貴已知其無大志矣即位之日天氣開
朗所焚祝帛騰空而上直入雲際天心未嘗不眷顧人亦以偏安望之而詎意任用
非人遂不食新哉
國變時諸勳臣藉藉歸獄文臣張國弘光立謀復國初徐中山為左丞相例以相推
歸勳臣尚未發一日朝罷魏國徐弘基誠意劉孔昭等面奏文臣朋黨誤國并言宗
宰依儀言專權結黨擅引舊輔吳姓而科道官李雲郭維德等亦言諸勳臣不勤王
不忠乃乘國變侵官亂政并說魏國入閣事爭久之閣臣曰廣國求罷斥上不允諭以
朝廷用人自是吏部職掌但有不容許勳臣科道糾參于是孔昭起招諸勳臣曰宋
聖明許吾輩糾參矣遂謝恩相率叩頭呼萬歲越日召對上諭曰勳臣置爭卿等何
不力斥之曰廣曰天顏咫尺諸臣乃敢情爭已為奉國臣等德薄望輕不能調和而
議戰之惟有求罷斥耳若跡涉位關事益沸羹非臣等待罪給廢之體也上聽之會
科臣難為象疏言上在位淺未習國家故事勳臣執矜子易動以利天下事使彼得
操短長非國之福曰廣乃擬旨云朝政得失原許諸人直言無隱期乃勳臣但朝廷
設官各有職掌乘機歸之閣臣守歸之各部糾參歸之言官乃便言成并息其說
祖宗二百年良法宜容頌更所奏甚是今後糾參仍責成科道等官別衙門不得借
端旁撓着中飭行旨下諸勳計油糾參時從龍諸瑞瑞漸張奸人導之謀取東廠
群索王鐸出諭行鐸某會御史郝彪佳指陳三大弊政力請禁某曰緝事曰詔獄
曰廷杖曰廣贊之而甚乃擬旨云所奏三大弊政雖係舊制寔為府奸生事害人屢
見前事失祖宗忠厚立國之憲時置民怨恨解體之端朕痛心之日久失覽奏洞悉

情隱有律新政其如此其若為令併播告天下示朕更始之意今後敢有奏請者以違制論科道官立行糾參閣臣擬論朕將覽焉擬上發改曰廣持不可群瑋日交越乃變其詞云國家新造人心未附朕多難孤立時深冰淵若寡恩多事府臣怨民朕雖涼德不至于此所奏三弊政洞悉至德深當朕心但先朝著定編章原為叛逆營幹關係匪輕奸惡不剪良善不安如有前情者五城御史不時糾察以聞其知情容隱及不留心體訪者俱以偽職論會罪瑋孫水榜之旨下水榜者先朝防河大瑋也國變潛逃被執閣擬降調國功自勝而中旨竟復原官曰廣志甚乃疏摘之井上所改與旨極言承緒之不可全有瑋事之不可復行得旨報可而群瑋恨入骨矣瑋瑋韓公贊周者賢瑋也時留守于南亦以立殿為非乃進言曰先帝講學勤政十七年如一日誠賢君也徒以聽信內臣一旦至此一劑毒藥皇上并不調引使噫耶上亦慚而群瑋心不息以為非上震怒則閣臣終持不下非瑋爭件旨則上亦不怒事不見瑋則閣臣亦不爭于是今群小瑋故以坐殿分司書之障扇弘園見而欲爭之曰廣曰前已盡言之矣是不可絮請託德貪而并申明之于是擬論以進曰朕維周官六計所冠惟廉官方清濁國家治亂託焉先聖云君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盜何

魏州瑋瑋

卷一

十三

給竟同慶水祥宮未冷增龍馭之凄涼制臺未乾頤四方之觀聽科臣袁彭年蕭萬象臺臣屠兆恒郭維經等群起合劾士英氣沮未幾復密疏他有所薦引謀愈深及憲臣劉宗周兩疏攻擊遂咆哮無忌遂曰廣而大誠即以是日出受事持道靖南伯黃得功厥勇殊絕遺決無前人以黃聞呼之廣昌伯劉良佐亦有勇力每騎花馬而出當者辟易故稱花馬劉江淮間成畏此兩人然皆不知書貪財好色使氣肆罵無良將風東平伯劉澤清故曹濮間大盜也受撫獲逸大奴跳歸會孫至大鎮周延儒督師受其二十萬金題為中軍周輔貶歸山東賊破山東跳走江淮擁兵橫甚以修怨殺科臣韓如愈于道劉其心朝廷置不問雖平伯高杰故聞賊腹心翻山鷓也歸降孫督為軍孫孫賊挾東南奔散處河干為淮撫路振飛所扼士英在鳳入其賄縱之渡既渡河剽掠無虛日江淮驕然至是以擁戴功各督前鋒今分地而守杰具州傳功爪步良佐臨淮澤清淮安而史公以閣部督師駐揚州居中調度杰無從揚地當厚家馬三鎮起爭得功至治兵相攻督師諭之不聽請詔優解之亦不聽會相持久兵自解先是得功首朝見上虛已欲答禮下之過當至呼為先生良佐次至稱賀畢叩頭請死以不入後先帝為果也隨請至兵上曰兵不肯多且倘難措也佐復奏臨淮士民擊殺其兵憤甚矢必報上曰兵民一體也卿勿解現佐佛然語空酒不休曰廣乃呼斥之曰良佐母多言朝廷待爾恩殊厚外議則籍籍分封弊政也閣臣碌碌因人耳爾輩總總五等而今閣臣包羞乎今惟有賈勇殺賊為先帝報仇為皇上增氣為閣臣洗羞我且稽首納拜所甘心他何言良佐唯唯退最後澤清至澤清差知書于四鎮為獨從陸見即感言東林好究先帝近且國立路王祖宗天下為白面書生壞盡此曹宜東高閣侯臣等殺賊後取而用之耳今請罷制科使上曰此無與卿事今所急者防河也澤清亦唯唯退而杰克不至澤清自殺科臣人為寒心至是入朝咸側目澤清微自解說而士英則笑語曰止此一殺煉牌之甚何讓為閣者賊之士英既與四鎮比及澤清等求大治具出女樂備饗命其子侍酒跪拜如子侄禮令其妻與其家人結婦姒行宮袍玉帶時雖不絕曰廣曰昔王威等拜老卒于馬前胡梅林嘗將官以受妻恩威不測鼓之舞之督臣事也吾子儼然其膝矣揚館登而元勳歎李勉列而朝廷尊豈異人任乎士英大驚以為迂亡何四鎮求復舊欲一切誅戮著置監謀商稅以及正供之賦俱得便宜行事儼然藩鎮自為曰廣力持之言官亦群起爭之而罷制科

魏州瑋瑋

卷一

十三

澤清鎮淮日治國治學為詩所著有學劍集結尾唇牙。然自思無符之志。形于口角。有時危魏武亦英雄之語。山東劉鴻訓仲子。素俠好名。嘗與澤清通。甲申夏。自募甲騎五百人。赴義至淮。與澤清敘弟兄甚歡。酒酣。澤清曰。仲子相推重乎。曰。公事勝人。但不作詩。更勝。澤清銜之夜。半遣人刺于殿。五百騎宵渡而北。四鎮既近守門庭。不肯北行一步。日惟請爵。請封。與慶廡。無不橫金腰玉。書帳。買古董。教歌舞。結官監所收詩。賄賂動以數千計。至關者為通。一刺亦必五千金。乃受。而上方沈沈酒色。日請求房中之術。不問閭外事也。諸大奄競購民間女子。以進。日御數人。如恐不及。其以童稚。不任淫毒而死者。昇出北安門。日有二三。致奸相弄權。群邪場。秦檜進講和之謀。李斯助坑儒之說。曹前王爺。懷成稿于內。朱泚許當。制生殺于外。雖欲不亡。何可得耶。

士英既與諸奸比。而熟史公于外。姜高異趣。咸相繼去。孟津無職。依何而已。英獨操魁柄。以閣臣掌大司馬。刑賞予奪。恣睢任意。群僚奔競。恐後。少子鑿甫十九。口尚乳。已開督府。晉宮保。而長子錫獨心非之。出居于外。盡絕交游。錫嘗生日。英訝其不往見也。使人偵之。則門無賀客。庖厨寂然。心恠之。乃治其遺門下。客往視。客坐良久。錫遂頭散帶而出。曰。諸君何為者。曰。奉公相命。來為壽耳。錫傲然曰。相公不深圖遠慮。但取快目前。中外解體。諸君祇小意。亦無進一言者。我家旦夕族滅。何壽為。因歎。勸諸客無以對。勉陳尊。竟席無歡。而罷。客以復英。英微哂曰。痴兒子。我家何有于天下。而過計至此耶。後錫屢練不聽。遂逃歸。伴保全。而鑿為清執斬于市。

王孟津鐸以翰墨有聲。然畧不知經濟。既入相。昏瞶益甚。致履屐以為有陳乞也。票云。著給與應得誥命。一金吾奉差出。往解。其門人也。鐸云。今有一急務。首當行者。門人亟請教。鐸曰。經書上北字甚多。相沿日久。急須改正。使我得君行。志莫急於此。門人胡盧而退。一大將出鎮。危極。往候。鐸傳命留坐。諄復再三。良久始出。曰。然他言。軍事之暇。不可不學字。切記切記。入定。先時。罪票云。使當日時。亨不阻南。邊則先帝夫妻父子。豈不尚有國之日。中外傳為笑柄。及弘光遷鐸為市人所執。嘗其誤。國束手交加。鬚髮立盡。有為語者。曰。當時胡說不堪。今日何須如此。

北歸諸臣。以六等定罪。全憑私臆。顛倒是非。如方公以智實未從。賊。雖受刑禁。因失意。於其家長者。某。而國是錄載。其有夾夾叩頭求用之語。果念此事。秘無人知。疑

智所為。遠映其當。大加羅織。送入閩粵。乃免。韓四維為賊侍。議。萬目共睹。而擬果云。韓某忠誠可嘉。若以原衙門照舊供職。時敵夜半叩賊。文進之門。稱名求用。授某地防禦使。而以原衙銜監對。澤清。軍至。于無罪。無事。翻加彈擊。一時空。數。白道。黑。口。若惡。及身。逃。事。變。搖尾乞憐。百。醜。俱。備。真。可。恥。也。

有內監陳致中者。寵擅後宮。群司奉為真。一日病。足不出。宰相以下。俱往候之。形于色。都院李其。其。足。而。致。中。曰。苦。無。置。足。處。李。歸。即。製。綉。褥。裝。飾。如。僅。月。狀。備。極。精巧。致。中。大。悅。趙。師。弄。桂。松。壽。衣。鉢。至今。編。成。也。

是時有五偽。一為偽太子。有妄男子自北。知。經。鴻。禧。高。某。在。居。官。在。僕。獲。虎。見。其。胸。前。繫。龍。獲。麟。異。之。叩。姓。氏。曰。我。故。東。宮。也。蓋。龍。獲。麟。惟。天。家。諸。親。屬。服。之。晝。夜。不。解。他。人。不。敢。也。移。當。獨。聞。之。遂。以。為。真。而。不。知。亂。後。流。落。人。間。僥。得。之。遂。僥。服。之。也。夢。某。時。任。于。高。僕。以。告。某。司。是。不。可。當。使。之。他。往。通。浙。既。而。士。英。知。之。懼。有。他。變。至。閩。于。上。遣。人。迎。以。來。初。至。朝。陽。門。外。香。梅。園。中。遣。兩。內。監。往。視。兩。監。老。死。且。在。南。久。不。甚。了。而。令。宦。之。性。最。善。哭。叩。頭。畢。不。詳。舉。捧。足。大。哭。以。為。真。太子。也。在。廷。諸。臣。遂。亦。以。為。真。聞。城。士。民。無。不。以。為。真。者。即。宮。中。聞。之。亦。心。以。為。真。矣。弘。光。召。輔。臣。入。對。

大怒曰。諸臣既有主當奉之宜思所以置我。拂袖竟入。責陽。禮。乃。已。是。不。辨。真。偽。而。王。鐸。亦。含。糊。似。以。方。拱。乾。為。講。官。侍。從。久。召。令。辨。之。時。既。送。方。欲。附。音。陽。翻。逆。黨。惟。恐。其。真。也。宿。拱。乾。于。家。密。語。達。旦。人。不。得。聞。而。拱。乾。見。人。心。洶。洶。不。敢。言。其。偽。但。曰。一。時。認。不。確。而。已。乃。發。錦。衣。馮。可。宗。問。可。宗。斗。背。小。人。也。已。于。軍。政。為。北。科。糾。斲。矣。值。國。變。未。及。更。至。是。論。事。責。陽。表。裏。為。奸。置。白。璧。與。羅。織。人。咸。恨。之。太子之初至也。可宗以為奇貨。出妻妾。跪進飲食。事之惟謹。既而詔下。殺并。夢。箕。穆。虎。俱。逮。問。一時。諸。臣。不。敢。直。指。真。偽。而。責。其。滿。身。惡。瘡。瑣。與。同。伴。諸。棍。棍。也。以此。為。榮。端。真。天。破。天。下。口。矣。四。鎮。亦。以。為。真。各。上。疏。乞。留。以。是。未。敢。徑。置。于。法。至。朝。門。外。多。官。會。審。審。出。為。故。騎。王。馬。之。孫。名。之。明。以。賊。里。故。習。聞。官。禁。中。事。而。年。晚。行。佛。狡。詐。有。口。故。人。皆。信。之。有。題。詩。皇。城。者。云。百。神。護。神。賦。中。采。會。見。前。星。閣。復。開。海。上。扶。蘇。原。未。死。殿。中。病。已。又。莫。徐。安。危。定。有。閻。宗。社。忠。義。何。曾。到。鼎。台。烈。烈。大。行。何。處。過。普。天。空。向。球。圓。哀。蓋。先。皇。聖。明。威。願。吾。君。有。子。而。不。知。其。是。非。也。

一為偽先帝。偽福王。時有狀僧大悲者。乃其僧大悲之行童。常從之。住朱鏡。謀。蓋。申。紹。芳。家。一。夜。叩。洪。武。門。自。稱。親。皇。聞。人。擒。之。以。見。戎。政。張。公。國。維。公。以。為。此。等。妄。男。

紹芳家一夜叩洪武門自稱親皇聞人擒之以見戎政張公國維公以為此等妄男

子若一窮究國體不無少損但當遠覽之耳此老成謀國最當而愚民嗜噴噴戎政
欲杖死先帝公無可奈何乃以爲三法司又變而爲洛王之弟自言受封郎公不知
本朝并未有郎公之稱也即其稱大慈亦係假冒物性人妖亡國之兆也又有肩梅
福王者拷究之則南中一皮備厚有道也恍惚中聞空中有聲曰汝可至宮中尋子
忽若爲物所迷遂直扣東華門口出妄言立斃杖下又有劉祥者神附其身自稱玄
天上帝國家將亡必有妖孽斯之謂乎

其一爲僞皇后弘光爲郎王娶黃氏早逝既爲世子繼娶李氏洛陽之變又亡嗣王
之歲冊童氏爲妃生一子不肖已而遭亂播遷各不相識及乘薄南奔太妃與妃各
依人自活太妃來南按臣陳潛夫奏太妃故在上不召至是自詣越其杰所送至京上
方有易交易妾之意命付錦衣衛氏在德祥書入宮日月離別情形甚悲可宗連上
上擲不宥可宗乃覓一死嬰投獄廂指爲妃生以汚之即以惡虐責之明之故智也
弘光走妃出獄逃去爲尼

一爲僞皇姑有老嫗詣關自稱皇姑曰亂中流落依一木匠糊口今與俱來朝議以
爲失身非類絕屬不許通住德門外久之其夫失望捨之去後不知所之

卷一

十六

左南寧討曹陽樞已載別集見東村索客所載不同存于此有云馬士英者贊發
無知貪狼悖義挾吳人爲奇貨私於孟以種奸欺蠅蝶之不聞忠鹿馬以任意不難
屠滅皇宗遂敢刑戮太子祥小羅織比燕啄而已深中奸幽視雀探而更慘李雲
威捧何如崔李舒拳跪王鐸唱招有甚朱友春寒涼豈先帝不足復留種既沉其衆
又滅其兒將小朝自有一番人既制其臣并剪其主嗟乎安全藏之不作丙定侯之
已亡臨江之當孔虎尚可忍也子與之遇毒荼尚何言哉某受恩故主爵亦通侯幸
無食甚之思詎忘結草之報願同義士共討天仇嚴虎豹以驅風雲氣憤失鷹鷂
之必逐日月光昭廟宇盈應有燃燭之禍漸臺高樓難逃切舌之災

補神充之城外將士供牛酒極豐騰杰既酣寤諸健兒各醉擁婦人臥入夜定國
杰首從西門出而營內外莫知也定國夜上疏自歸其言杰有異志爲敵國豫不得
已便宜誅杰狀下部議皆云杰故賊也嗚呼不可使今已投首急收所部擇人統之
乃定國定議請赦其死今國功自贖母令北走胡南走越而阮馬之捷方恃四鎮
爲重恐救定國失他鎮心不從定國七疏請而七不報遂與李際遇投清際遇故若
至能禦賊先帝時與劉洪起土國寶同授鎮街至是接臣陳潛夫欲以廣獲待之不
從被執際遇憤甚與定國合而迎清清是以渡河

卷一

十七

左良玉初無叛志黃湖諸將士英不見聽出按楚人良玉與其子夢庚謀以清君
側立東宮爲名將圖南下良玉未之知也夢庚但云聞賊逼近勢大姑登舟避之甫
登舟而諸營四起焚劫良玉甚悔既而謝進前議且云江督袁公實有同心良玉軍
已行無可奈何矣至九江感儀從以迎袁公繼成袁幕中野服而至詩之曰何爲者
玉曰君寬約我云云何耶袁曰所以約君者欲君駐兵近地車騎入朝哭訴于上職
諸奸惡爲明忠臣也今若所爲是叛也其誰與我玉益恨四月初三日夢庚等遂出
檄討奸賊立誓爲玉已知之明之偽也情急疾呼曰逆子陷我于不忠立嘔血數升
而死先是守風陵內臣報清兵至泗繼成亦疏稱左兵南下上集廷臣議求謂宜勅
諸鎮備北左來以備師級之耳士英憤然曰軍以天下予清決不令左賊得志衆爲
咋舌士英因命宋大典阮大誠合黃靖南及各鎮兵七板子礮復建城于礮上仍令
黃璽鄭彩等帥水師前擊之五有勝負二十八日靖南奮勇先登大戰破之追逐數
十里浮屠蔽江左兵乃逃先是清君側之議寔出自一二大僚與馬阮異志者近併
靖南之強而遠藉南軍之勢今謝於此雖端有爲謀者曰靖南一勇夫耳無遠慮蓋
一爲人所購反爲彼用事敗矣主者不以為然大誠微聞之乃捐所得贖八萬金揚
靖南師復携家樂至軍中逢迎阿諛無所不至而靖南果爲之用向使無南軍一着
留靖南全力以固根本即江上諸師猶可以守火候攢發以成亡國之局豈不痛哉
朝議既盡撤諸兵樂友而史公孤立于揚告急之檄雨至絕無應者初公欲扼守嚴
洲去英撤以守揚揚無險可守且市賣之區兵力脆弱不足恃也是時洋清良位督
提議于清矣四月二十五遂破揚州問至舉城惶惑不知所爲而馬阮揚揚自得若
無事者五月初四猶申選淑女之令初五猶行瑞柳之宴士英飲于內廷沾沾而出
次日復入內宮議外廷不聞先莊節一舊後從子在北數年馮可宗以其賢

中典制也招為辦事至是出語予曰... 親選小舟數十艘舟尾俱插上用小黃旗... 賜千金署一閣集首領官初十日召對... 曰祖宗止此片土邊野何之至是忍角度出... 千擁太后奪門出奔廣德沿途百姓呼名... 而逃探臣劉孔昭新闢出內臣韓普周有... 臣藉口進駕乘輿置捐毒手先復逃去... 等家錚錚對正宗為市民錚錚擊賊擊... 之龍處以龍猶掌京營戎政也乃以擊... 擬始稍定時國弱招未散諸臣會議中... 龍而之龍不應民間諸惡少破獄出王... 致書之龍勸其推宜招集為城守計而... 次日遂大張告示云軍民人等無得... 時在位而死者有刑部尚書張投都察院楊維垣大理卿高傳此三人同定王之明... 罪案問之明為泉惡少擁入皇城懼有... 河干乞兒諸君子同日拾也

弘光至太平以靖南家屬所寓也城門閉不納... 十三日靖南大誠等至咸谷上不當輕出... 加靖南恐鶴于地口所不盡大馬以報者... 太平之拒駕也召守令詰之不至群擊... 南賊兵彌之多死者遂扶上登舟十七... 督曹伯勳大誠大典拜左右相共統師... 清游兵至為將請捕未刻劉良佐以書... 日臨泥涼中皆香燭馳陷重圍矢盡刀... 得免乃叩首自刎標下田旗馬得功下... 之上唱令速加良佐曰上不應捨臣等... 良佐故會宦家叔孫籍禁檢冒伯勳清... 兵渡河首投會馬阮召之入援遂長驅渡

江至城下聞駕已出欲入守定欲為內應也... 掠南郭攻明家門咆哮殊甚清兵入... 良佐從從譚奉定江西利和向曰當五... 百萬乃南軍以狂情破城而欲恨于犯... 九道軍獨圍梁勉乃敢倒戈逆叛射... 獲臂虎穿楊舉鼎果凌霜之節而數... 以後一人而已

清兵之過江也風雨中取崇禎板片結筏... 不足恃如此清帥豫王或曰浙紹人入... 臣望塵迎謁候于正陽門東城內有... 幾心矣何連迎為善曰既已喪心必... 敢即入駐兵天壇先遣相城中駐牧... 始定二十日始遷而二十一辰到馳... 曹集于東復經馬阮會官將路昔之... 一榜必半與分不論錢也扶老挈幼... 陸沉他物不足惜惟是藏書萬卷無... 投職名求用甫定北來諸臣之罪... 有戴生君恩者走之龍家數其罪而... 京若稱為我報仇賊未嘗破南京若... 仇者耶謀曰此狂生也今習學水慶... 與公同姓名幾于殺人曾子矣

士英護太后至廣德殺州守趙喜和... 寫西湖樓上兵士屯于昭慶慈淨兩... 謂士英曰此間人情疑惑皆因皇帝... 慶之音至太后始命路王監國監國... 三萬金大刑榜認將修建炎故事而... 遊監國出降

紹興諸生鄭尊謙前大同副使之子也... 請父舉義尹不可道清所授山陰令... 彭萬

里至。真謀擊殺之。尹阻之不得。至下。跪諫。傷言曰。昨夢金甲神告我。萬里間。乃天
地下。拜。今。逆。名。與。夢。符。而。吾。父。為。屈。神。言。乎。合。時。不。可。失。遂。馳。告。方。園。安。共。舉。義。
一時。從。者。能。汝。露。劉。學。勤。孫。嘉。禧。馮。元。龍。鄭。錫。漢。金。堡。丘。若。濟。盧。斗。虞。也。

洪承疇者。福是子也。始辦賊。頗有功效。繼以備邊。松山不守。其中軍大鎮曹變蛟。拔
佩刀自刎于承疇前。旗鼓王廷臣繼之。以承疇明大節。必死義也。洪僕走京師。上書
言承疇。始末甚詳。先帝震悼。痛哭。贈卹有加。命設壇。朝。天。宮。前。將。親。祭。以。示。激
勸。有。臺。臣。言。其。家。人。偏。詞。恐。不。足。信。姑。緩。以。待。確。報。而。孰。知。承。疇。竟。不。死。大。員。先。帝
意。且。負。曹。王。二。公。也。豫。王。北。歸。時。承。疇。代。衆。謂。時。隔。身。三。載。未。當。受。官。而。一。旦。來。江。南
控。兵。柄。意。有。為。耳。疇。至。竭。力。反。面。誅。戮。忠。良。不。遺。餘。力。即。孝。陵。松。栢。六。朝。以。來。千。餘
年。弊。意。未。改。而。承。疇。縱。人。煎。採。不。留。草。草。真。可。恨。也。時。有。以。不。孝。為。父。所。訟。者。疇。拘
至。詰。曰。汝。罪。不。容。于。死。汝。知。之。乎。其。人。不。承。曰。汝。以。不。孝。為。父。所。訟。者。疇。猶
云。無。罪。耶。其。人。叩。首。曰。有。之。風。以。患。愁。夫。父。歎。非。敢。不。孝。也。即。不。孝。與。今。之。不。忠。者
等。耳。何。足。罪。承。疇。愧。意。不。敢。復。言。重。懲。之。去。

清兵至江陰。縣官出走。典史閻公應元。與訓導馮公某。鼓勵士民。嬰城而守。士民感
奮。互殺妻女。曰。勿以內顧分心也。清百計攻圍。多被創。而城中餉。縱兵出擊。斬
獲無數。趙之龍所發。戎政營兵。凡損折九千餘人。他可知矣。援絕。刀竭。縱火自焚。無
一降者。後朱公大典。守金華。亦然。攻圍數月。所殺無算。清驅拉難民。填土與城。奔馳
而上。已登城矣。大典從城上穿穴數十。適足以火藥。火發。所傷復數千。知不可守。
乃闔城縱火。男婦同盡。予過金華。其中人。猶能詳言之。閻中清城之守。亦然。紳士兵
民。各負心。史一節于首。曰。努力殺敵。勝則已。不勝而死。轉生為男子。必酬此志。城破
自焚。如金華。閻清之精甲。勁兵。幾盡于三邑。至今言之色變。

金正希聲。初在詞林。口之。薦用申甫。甫。上疏。自劾。願還山。請書十年。探討方
略。為國家收後效。甲申。倡義于蕞。所練士。皆拳勇。使。可當一隊。不意有受清命為
間者。其人武健。善說。公誤信之。以為軍師。盡撤各隘口。戰士從習陣法。而以其借來
壯士百餘。分守各隘。清遂從撤防處。入。聞與壯士內應。事敗。被執。執至南京。見承疇。叱
曰。爾為誰。承疇呵之曰。洪內院也。公叱曰。安所得洪內院者。我洪年兄。請書明義。松山
殉節。先皇帝親哭奠焉。豈有視爾偷生。自同狗彘者。此無籍。假借名號。以欺人
耳。承疇伏几掩面。不能對。公大笑而出。畢命之日。整衣跏坐。笑而受刃。友人江天。

及四與人皆從死。
黃仲欽。廣文。帝所拔。癸未。武科第一人也。與金公共事。金公敗。猶擁兵山中。後知事
不可為。削髮為僧。清督馬國柱。招留營中。其弟號為將軍者。勇健異常。連舉如飛。不
知所終。
宣城。麻三衡。被執不屈。死。梅小峰。不知其終。
池州。吳次尾。映。策。事。敗。被執于家。執之者。其舊識也。說以降。公曰。死耳。乃呼其門人
某。以生平文稿付之。一女送至塔家。端坐受刃而死。內子聞變。方驚哭。兵已入室。內
子手持十金與之曰。速殺我。兵猶豫。問曰。死。我。我以金買死。而尚遲疑耶。遂遇害。
江寧。吳大眼。善戰。有紀律。通術數。敗後入楚。
徽州。程九思。每敗復振。改易姓名。家屬四十餘口。盡遭屠戮。而志不衰。後受撫。六安
張復。據若有節。經十餘載。後以偽降。欲誘清師入。殲之。而同事者。輸誠于清。以告
因而執之。焚其營。破害。
太湖。吳日生。易所聚。亦數萬人。聚屯水滸。勢甚。而押比頑童。輕身就之。為所害。被
執死。

後開州事

卷一

二十

下

後開州事

卷一

二十

下

貴州。楊龍友。文。總。處。守。姑。蘇。事。敗。被。執。友。人。孫。克。威。在。側。揚。曰。爾。局。小。人。也。遂。去。公
曰。我。天。朝。司。馬。事。不。濟。則。死。之。耳。肯。偷。生。乎。被。害。
通鎮。張公之。斗。金陵。人也。由通入浙。浙事壞。復居通之海山上。一日。召所善數生。酣
飲。竟。出。金。付。之。曰。為。我。市。一。棺。以。十。月。之。期。復。會。于。此。諸。生。知。其。欲。引。決。也。不。為。市
居。期。亦。不。往。公。曰。是。欲。生。我。耳。遂。以。丁。亥。元。日。絕。粒。惟。飲。酒。如。果。而。已。又。數。日。并。果
餌。絕。之。惟。日。飲。酒。數。杯。月。餘。不。死。而。病。久。之。病。亦。愈。踰。六。七。年。而。貌。不。衰。有。構。之。于
當。事。者。當。事。以。屬。通。守。守。滿。人。也。遣。兵。官。往。曰。若。嚙。聚。有。徒。即。擒。以。來。如。復。身。不。必
深。究。也。時。公。寄。居。寺。中。寺。僧。聞。之。懼。公。曰。不。汝。累。也。衣。冠。坐。山。石。上。曰。至。則。投。海。中
耳。既。而。守。先。以。刺。至。僧。求。強。持。之。為。削。髮。後。歸。老。善。寺。又。數。年。乃。卒。
廣州。一替者。嘗卜州衙前。獨不剃髮。性慧而敢言。每吏胥來卜。輒譏罵。或危言做之
眾。咸怒。聞于官。官曰。奉旨剃髮。汝獨不剃。是亂民也。罪當死。曰。所以令剃髮者。懼不
從。今為亂耳。我無目。肯卜而食。何亂之能為。曰。此王制也。誰敢違者。曰。幸而功今止
剃髮耳。萬一穿心。國人來主中國。下令必穿心。能從之乎。不幸而官官暴。令人皆
去其髮。亦從之乎。官不能難。重。押剃髮而罷。

魯藩監國于紹興初與開合受隆武帝命仍命方逢年張國維孫嘉績能法霖米大
典方國安王之仁等輔之而會人敗類積習難破浙東彈丸地耳備設百官與開立
異一切奸人藉口獻策謀官鬻爵惟力是視臺省咸稱互相水火將將備廢廢
與文臣角而兵日增餉日匱民不堪命根本撥矣加以馬阮之黨煽惑其中大誠實
緣平定一候力保之以原官戴罪圖功自贖復密款于清紛紜一年而守竟不固魯
藩行逃于海

先是英法差馳入閩鄭之龍故與善欲納之而廷議云士英茲國倚師禍延宗社禮
權納賄怨結生靈養私兵以致寇為凶暴于國門擁天子以出居遠音君于中道由
昔言之悞我帝后蒙塵播遷罪在天下當為天下所共誅由今言之不奉正朔矯虔
狼戾罪在與朝當為與朝取討若能圖功自贖以默人收漢兵以馬兵收象賊僅有
桑榆之收畧寬銜極之路亦曲體天心弘開法網者也隆武帝以為然勅禁各關兵
將毋放士英關入英遂回紹興清兵渡錢塘與大誠投誠獻策請辭帝王以自効會
逢年等蠟丸事露被殺士英以北諭碎謀獨大誠百計獻媚月勤得無恙從過仙霞
關尚未辨色忽大呼曰雷介公在此遂墜馬時軍行騰躍莫有知而援者及月勤至

詔命大誠不得隨從有聞其呼聲者急遣騎逐視則馬蹂躪之下寸骨無存矣
大誠有所用羅勝故柳工也事予久後從誠過嶺歸言之

方書田逢年為監國首輔紹興陷被執貝勒優禮之扶以入閩將至仙霞與國安等
十三人歃血盟謀內應逢年以蠟丸密奏所遣非人以首死焉疏畧云臣等濫竽履
錄短級奉瓶沐累朝養育之恩受先帝知遇之厚鞠躬望闕欲泣攀髯皇上辱數承
訕股履啟聖差勅臣等佐命魯藩代上監國控保越服亦既一年于茲矣臣等仰蒙
廟算仙慈恩德無余師老財賄舟楫馬疲孤城苦戰高恃九壑爭持間道取援竟之
即收策應以致義旗難執故騎鞭投所未解者惟輔黃鶴僅存壇坫之寵擁糾桓之
衆朝翔觀望怯懦逼逐非皇上誤封疆大計而并棄群臣寔嗚後漢文武群臣而大
負皇上也臣等失守若邑伏竊何辭復念腐草鴻毛尚裨威恥不若包羞忍恥勉三
敗之教齊圖一當以報漢光已難而冠仍楚狂雖左而袒翼劉伏願勿懲小節勿損
偏安披乘擊險林靈詰戎再申險阻之防嚴飭宗廟之守折衝長驅開關慶戰臣等
跪伏陰謀伺隙規便進黃蓋之苦計致朱序之大呼使其內外交攻腹背受敵詎謂
立質朝食可期云云原疏數千言此摘其十一耳蠟丸為關是何等事而駢詞偶句

盈為滿福識者知其必敗矣時兩出師表令人背製髮指吳代同仇請此公疏修飾
填塞渾如嚼蠟由文情有餘忠肝不足耳

張悅湖首堂翼魯藩居舟山城陷有松江岸生蘇兆人寓公園亭先一日為絕命六
詩至是自縊公拜之亦為絕命詞三首設饌園亭命酒痛飲有最少妾晚縲而笑曰
吾先試之其次妾曰死亦有序何可先耶遂盡室投縲死僧無凡者公部將也先知
事不可為就普陀為僧聞公死語營請葬送田雄大怒叱斬之因山金不可令人押
與俱僧負諸骸以次葬葬還請就法固山義而釋之

吳蠻喚鐘燃吳人居海上日手一編有丘生者從之游一日奉告曰清師登岸事急
矣公笑曰何遠為吾夜製仁義禮知四箴為子誦之誦甫畢而兵及門因以箴付丘
生曰持此去盡節事我做不得汝做不得也整冠服投縲死
上虞諸生王珣為職才師讀破執見兵備王爾祿提立不跪自稱職銜爾祿怒曰汝
那一家命官耶公笑曰汝那一家進士祿報而禮之時既足命取履與之相隨二卒
跪而進爾祿慰解令降公笑而不答解往定海舟中二卒曰數年辛苦全為今日願
無錯念頭至營賦絕命詞二章命二卒去卒曰死生險阻相隨數年今何往乎同聲
嗚呼而死二卒大奇承時名夏不堪為執虎子也與金正希四與人可同傳情火姓
氏耳

鄧孝廉楊文瑞舉義被執并兄弟四子俱死妻張氏周旋喪事咸盡禮乃市纓置旁
繪像為誓擇吉日沐浴更衣而死時年二十九諸如聞之皆就縊

馮京第字躋仲才而恃氣崇禎末年諸父元颺為大司馬躋仲來京省之頗與事國
變航海從監國為總憲老母幼子悉藏于清往來湖紹間要結紳弁及諸義士復走
日本說其王為援及監國敗躋仲入山削髮為僧蒼僧以首清金固山故浙產也以
禮迎之來設宴欲降之公入座即縛焉斥供其不進金曰已矣馮君予知君烈士顧
事已至此徒自苦耳高降富貴可立得也公厲愈甚金部下士不能堪起殺之
李向中楚人庚辰進士舟山陷時丁憂在鄉為兵所執勒降不應大罵見殺

諫聞續筆卷一終

隆武帝上率下建國藩第十二世孫榮中襲封以父為叔即舉兵報仇聞
 輔有微倡義勤王為寇梗遠祖制親王不得與兵事被劫以越關獲免送高橋弘
 光初故後親王冠帶送粵東閑住未住而南變避歸入湖傷奉藩藩具本勸進不允
 會北撤至潯藩從命奔議出降王聞而悲憤填胸伯朝鴻遠禮部尚書黃道周等請
 監國凡三讓而後從道周第一疏多云天造不奪道先立主昌期協應臣亦擇君二
 載而陷兩京河山雪涕數天而汚左社人鬼惘心非有不世出之英莫勝大有為之
 任殿下倬若著于維城玄風閣于主世太祖廓清六合有天下者還屬太祖之孫漢
 家再造神州起而南陽者即復漢家之業昔當敵迫都城殿下已請師投袂况今禍連
 江左蒼生又仰屋瞻烏那那先討石勒遂渡五馬之江兒業初會平林遂發昆陽之
 師以今按古異世同符語德則德於那那語親則親於兒業所謂合命元光武以成
 殿下之身藉猛士謀臣以繼太祖之緒者也二疏畧云日月重光四海切黃衣之望
 乾坤再開萬方仰白水之祥五百年必有王興適逢今日十八傳宜歸哲后當屬仁

賢殿下聰明天縱玄德日升險阻備嘗晉公子之播遠良有以也聞閩親歷史皇孫
 之艱難宜徒然哉國不可一日無主主不可一日非人伏乞仰思祖宗創垂之統下
 念蒼黔推戴之誠早膺負辰以肅王綱三疏畧云國步多艱王室已深于板蕩天心
 厭亂人情咸屬于仁賢殿下聰明天縱慈惠風成恭儉溫文躬備寬仁之度聖神文
 武翕然海宇之歸近聞敵迫武林人無固志賊臣有屈膝之議奉國同蒙面之羞思
 萬皇創業之艱退一尺即失一尺為中興恢復之計早一時毋候一時神若不可以
 久曠令旨不可以時權並總統極以臨魁極云云上命監國之請下諭畧曰孤聞漢
 家再隆大統猶繫人心唐室三喪長安不改舊物豈獨其風俗醇厚不忘累世之澤
 哉亦其忠義感懷柔懷激勸使然也孤少遭多難勉事詩書長痛冠冕遂親戎旅二
 十年來未嘗兼味而食重席而處此方二載兩京繼陷天下蕭條委身奔竄孤中夜
 臥起涕泗縱橫城得少康一旅之師周平魯鄭之助躬率天下以受形弓豈憂板蕩
 哉今幸南安靖因二大將軍志切匡復共賦無衣一二文臣以奉使那那之義過相
 推戴感動路人神器乍燭天命未改知明明赫赫之際願我太祖佑其子孫猶未有
 父也自今孤親總六師一切民間刑獄許賢達條陳孤將悉與維新總其道統副海

上親賢好士從諫如流一監國即議親征以恢復自任初至浦城水師總兵陳有功
 啟請印儉愛民上覽之嘉悅賜直銀五兩下諭云孤覽爾啟為之慨懷自允監國
 之後若一日幸陵未見一日西北赤子未獲一統舊疆未復即是孤負祖負民如劍
 在心如湯沃背斷斷不與爾並立天壤設將啟內勸孤節儉愛民足徵忠諫孤監
 于古凡真忠臣必明指君之過失改正君身天下自定孤雖至闕見此啟本即是中
 興名跡著發時由伯大張榜示見孤汲汲求賢願拜昌言至意
 朝見臣民于建安隨出榜安民云寡人布素十年毫無煩擾一切支應并一切禮緣
 無益等事俱各免行當百姓刺青見隨之時誓約己以安天下違旨者治以不忠擾
 民之罪隨侍官校不過十人務要公買公賣敢擅取民間尺薪粒米即時稟啟請究
 網打八十穿耳游示寡人上下費用件件自備生平直性實心字字真誠爾官民一
 體遵依毋負奉至意
 諭布政司云自古忠臣孝子未備居室宗廟為先今孤瞻仰孝陵不勝情痛既謀監
 國于茲必先祭祖方敢攝政速于該省擇一公所造諸祖牌扁曰行太廟以便屆期
 行禮按易享帝立廟享渙之大義也此舉可稱知所先務
 即位數日諭文武諸臣曰朕今痛念祖陵痛惜百姓狂由汚我宗廟害我子民淫掠
 剝頭如在水火朕今誅逆使極忠臣外粵于八月十八日午時統率六師御駕親征
 尚賴文武臣民勇効智力謀富才能同報祖宗以救百姓有功必報朕不食言復勸
 諭行宮中不許備辦金銀犀玉各器四止用磁瓦銅錫等件并不許用錦繡酒線絨
 花帳幔被褥止用平常布帛件件俱從減省成孤恬淡愛民至意違者以不忠不敬
 治罪
 上御門親饒肅由伯黃斌卿授以印劍賜以銀幣勸諭有云一統不全即朕不孝三
 吳未復即卿不忠盼望我孝陵臺榭如見可憐我百姓湯火易歸復御製詩送之云
 朕今伸大義卿任董恢復寸心遠聖祖一德壯留家將應天地裕恩惠事功成終始
 封勞報君臣共治平時文武羅列郊外饒送郵鴻遠解所來玉帶贈之軍容整肅觀
 者夾道
 楊文聰賀登極表摺云自統肇神必以陶唐為祖功同神為運從明德興基三百
 年德澤在人比于夏商咸謂遇矣十三宗大河由己子賢于堯舜不亦遠乎陛下

行禮按易享帝立廟享渙之大義也此舉可稱知所先務
 即位數日諭文武諸臣曰朕今痛念祖陵痛惜百姓狂由汚我宗廟害我子民淫掠
 剝頭如在水火朕今誅逆使極忠臣外粵于八月十八日午時統率六師御駕親征
 尚賴文武臣民勇効智力謀富才能同報祖宗以救百姓有功必報朕不食言復勸
 諭行宮中不許備辦金銀犀玉各器四止用磁瓦銅錫等件并不許用錦繡酒線絨
 花帳幔被褥止用平常布帛件件俱從減省成孤恬淡愛民至意違者以不忠不敬
 治罪
 上御門親饒肅由伯黃斌卿授以印劍賜以銀幣勸諭有云一統不全即朕不孝三
 吳未復即卿不忠盼望我孝陵臺榭如見可憐我百姓湯火易歸復御製詩送之云
 朕今伸大義卿任董恢復寸心遠聖祖一德壯留家將應天地裕恩惠事功成終始
 封勞報君臣共治平時文武羅列郊外饒送郵鴻遠解所來玉帶贈之軍容整肅觀
 者夾道
 楊文聰賀登極表摺云自統肇神必以陶唐為祖功同神為運從明德興基三百
 年德澤在人比于夏商咸謂遇矣十三宗大河由己子賢于堯舜不亦遠乎陛下

來此御宇撥亂救民萬姓時依白水真人之地六龍驟騰起赤符帝子之祥克勤克儉大禹之無間然至孝至仁姬文之熙敬山黃龍龍能比周武之甲子更自昭明白鳳鳴此想漢光之已而于今為烈臣志本報錄于房之樞未陸奈天不許漢曹沫之空空存念此膝一屈不復伸敢斬齒頭南走越雖寸心既枯猶不死願隨馬足北谷掛上給勒印印文曰恢復南京聯絡浙直都院關防子鼎卿印曰恢復南京整理浙兵督鎮關防

上親征正先鋒鄭鴻遠副先鋒鄭彩登壇授旗先期工部于洪山橋之陽搭一木臺高一丈方三尺四圍木欄奉上帝牌一位太祖牌一位先御製善冠至臺所百官吉服行禮武臣各戎裝左右侍御先鋒吉服入就位行四拜禮畢趨出易戎衣上御武服升臺先于神牌前行五拜禮拜畢立于神位之西稍前南面鴻臚贊授旗御先鋒北面跪兵部取試跪上命授旗兵部官承命立于先鋒東以試授之先鋒承之以授執事者立于西鴻臚贊叩頭興上東向揖賜錢光祿官及內員傳賜錢酒御先鋒跪受錢候上戒勞畢贊叩頭謝恩興趨立臺下之左以俟上親御甲冑于臺上跪今出征將士御先鋒率諸將士跪聽號令叩頭畢遂按步伍建旌旗鳴金鼓揚兵

就道執旗官率旗前行上解甲冑仍御製善冠回鑾是日風雨晦冥幾不成禮太祖神位吹倒御先鋒又有墜馬之事人咸知其不祥初衛行在執部等衙門同出征兵部侍郎吳震交等各有選用府州縣官催糧之責准各以原官帶吏禮等衙蓋軍中事必便宜難以千里請旨帶吏部科街者取其便子府縣無官稱官應會舉康也戶部科街者取其為兩到處催餉今不價也兵部科街者取其軍中令知國法不許冒功害民也禮部科街者取便宜赦罪錄功并省直忠奔節義得先行禮表後奏恩例并違有髮為順民無髮為難民之功令也內閣即以此意各給勅書與之

命御史林蘭友巡按江西聯絡義師諭曰爾此行酌破情面明聖授當大展忠誠令人指曰如此行事方是中興之略馬如此教揚方是天子之法臣爾是朕親簡爾之不善即朕不明爾之有為亦朕善用工民惟悖于命政久矣切切以朕先教後刑先情後法八字行之又八字曰小會必赦大會必殺真能代朕行此十六字始不負耳目之寄根心而行休說說話至諭切諫者記着吏科陳洪莫上劾忠十事曰重王言慎敷封嚴用人辨緩急專兵事擇賢勳杜翻案

突圍繞指名器真正崇上答云所奏十事國勢人心無不洞悉真中興第一名疏也朕錄一通置之座右朝夕省覽朕躬者朕自省察關各衙門的着憲舉行陳燕翼昌言不諱者加假一級以勸直言

十二月初六上自戎服登舟百官鑾集現令嚴明南平縣小民張安禮等數百里躬進米豆酒漿遠迎王師上嘉納之命將米酒分賜諸將安禮等給與序班冠帶仍賜號忠良處士各賞銀牌一面以旌嘉舉

手勅鳳陽知府張以謙云朕今正位福京志雪祖教民八月十八日兵發五路十二月初六日朕駕親征趙音至京河南兵備御起知爾在厥感念嗜首賜爾手諭爾當速聯英傑助朕中興監國登極親征三詔爾其善為宣布不負朝廷朕親謁皇陵是爾見朕不忘之日也特諭

輔臣黃道周聯絡忠義糾合鄉勇九千餘人從廣信出金衢前後擒斬偽官百數通衢換某與謀不投忌其師屯境上密疏其短公初不覺也繼而請兵請餉絕不一應乃知其由遂決意長驅深入婺源山中孝廉某公門人也清帥張天祿執某妻子令某設計誘公執于其家并從軍主事趙士超中書毛玄水蔡時培賴叔慎四人俱傳送江南省城公欲盡節士超曰此去南京不遠倘得面數永時悵國之罪魂魄得傍棄陵死亦未晚公從之遂行作詩四首云陋巷慚相問行等自管蕭風雲生造次毛羽宛飄揚屠火難棲燕橫江捨沒檣可憐委瑣者要坐坐花朝火樹難開眼水城倦着身支天千古事失路一時人碧血留青草白頭遺滄海更無遺恨處燥髮為君親搏虎仍之野投詩又出關席心如可羨鴛鴦久當刑怨子不知怨問人安得辨乾坤猶半壁東恩臨文山諸子收吾骨青天知我心為誰分板蕩不燕共浮沉鴛鴦空山

有青近即大臣亦從畫一朕天性忠厚愛諸臣以大體以原和登極七月優禮備至乃始以聖訓之套必待朝廷親次溫旨如請諸君及至一善不處推委因海無愛君之真情止循假恭之甚例朕今奉日不知所倚殊可痛傷看今日之情態則知世朝之于夏言神廟之子張位烈廟之子劉鴻訓皆不得已也此次皆且從寬若再因循推卸或以緊要軍事委于中書或將緊要勅書故意延遲要壞國事或當會要之宗大法斷斷必行何等詳之慎之呼吸死生大速不暇不如此行也嗟乎隆武帝之英明不下烈皇而一時際會之臣如繼祚鳴俊等武臣如馮遠斌卿等出即敗轉居則益國雖大有為之君能以孤掌鳴乎甚矣彼其亦等千古同慨也

卷二

五

天與府育生鄭獻可謀立生利以祝萬壽詔育之曰朕紹統七月疆土不復臣子因循不能變百姓湯火不能援推朕之髮不足數朕罪惟此一念身殉太祖天地臨之自登極以來上無血性擔當之輔下無愛民如子之臣兵餉之極累我百姓朕寔痛心有何功德作此妄舉速速停止無重累民有遠方士上書條陳大計者上覽而嘉之即賜召對得之酒肆已大醉矣跪拜未畢跟踏仆地唯喉振振御史糾之上曰書生未請朝儀且以遠方之士上書陳言未卜用否朕即無聊排遣至醉此亦人情朕未先行宣示而倉卒即召此朕求賢若渴之虛懷失于詳慎非其罪也命扶歸舍命晨未辨又有疏乞嚴邑自劾者上召諭曰朕方窮瘁求人豈吝一邑但此時縣邑僅半危懼諸生自揣倘有外侮內憂能保障無虞否倘其未能毋以身試法也

記着
上以民間食米全資運載流通論禁官兵凡往來船隻一概不許封禁以絕小民生路如朕親履水火浙中士紳在朝者速議拯救良策

卷二

六

諭吏部主事鄭爾瞻居不御酒肉已久宜為難事若王言屢易時事使然朕豈得已至求治過速止為心切親履言樂石遠識深心朕心嘉悅又覽戶科黃周星疏曰奏因三寒心虞真可寒心盜賊公行民生凋敝兵將退縮左藏無幾且訛蚩涿角戶分門全不以國恤為念者爾大小文武諸臣之罪也政教不行威令不信舉措刑賞失中廷議紛紜狡竊者朕躬之過也從君務政結臣亦須猛省

卷二

六

雪耻之心頃刻不忘一免元旦之賀再免誕辰之賀情詞真切讀者感動而有君無臣大志不遂真可慟哭

留守唐王率鏢騎回鑾上諭云六師久出豈得回鑾暫駐天津正規進駐止以戰守總無成算文武仍不同心餉誅兵車內憂外懼不得不迴環却顧計慮萬全之着東以農事方殷驛路艱苦朕愛民切切于心豈忍重困王知朕意毋惑謠言

初諭御營內閣傳示臣民云臣民擁立朕躬志誓救民雪耻逆寇雖狂尚可暫守而養銳諸臣議論紛紜殊為違害案今國姓成功巡關回來迎駕暫至鄂武相機出關總之自古創業中興誰不危而後濟朕惟以寧遠死不退生六字自誓并以此六字察驗臣工此後除戰守駐蹕一難條陳外若有敢請回天與并請退避廣東者諸臣必從重議罪錄立新刑以狗後有說言駕回天與者上大怒曰朕以進戰自誓豈有復回之理誰為此言惑亂耳目即應立刻察明斬首以儆餘謀

諭吏部郎維經曰此番考選朕親簡定或偶聞于無心之言或見其有一二勤勞可取皆由朕性過急痛念民生倘有未當御覽執奏以收成命事協至公斷不為忤

禽新山游蘇山冠百餘奏聞上曰賦首累豎誰非赤子乃至犯不赦之條朕實切憐

念大哉王言何殊下車之泣

禁地方官買云上帝命君惟為養民君之設官惟在安民會風流行民始不欺府州縣之有行戶寔善民惡政官之稍有良心者高給以價比市價十去五六其無良心者直棄取如棄更者錄之奸孔百出朕昔游岷久知此弊宜行改革急救民生在外都察院榜示所屬恪遵違者必置重典

實史料給書朱作揮銀牌二面文曰禮廉上諭曰作揖以嘉旅之臣直言受知身履被坦却暮夜金真濁世之曹靈光也

諭輔臣何吾驥曰朕在廷日久漫云兼顧江浙終于江浙何補不如實定出關禁定一件做去尚為得法且今地方止有閩廣江楚四省咽喉全在一處彼所必爭我所必守今不自出負祖負朕之存亡猶其小者催林咨并陳天榜兵到決意初一日行

上諭平苗芝龍輔臣吾驥吏戶兵三部曰官兵虐民極而從由此為目前第一失政則御將安民為目前第一急務今當商定民如何安應用何人將如何御應換何人近民既定遠民自安民心既固自能自與中興收復此外無道卿等共謀所以成之

卷二

江南布衣魏驥疏直言上曰此疏于古今得失之局亦有所規切朕躬履言書樂石誠可嘉焉准候對上官之不受夜病卒上悔其才贈翰林待詔賜銀二十兩以葬曰朕視忠臣過于骨肉一臣之亡朝廷即少一助賜金着與立一碑仍賜四傳勒石云生既盡君臣之義死亦秉華夷之節名播大明正士愛關天地綱常

上曰天下之壞不壞于賊而壞于官而壞于官殊可痛念浙中無所事事之官道這子家驛驛于途畏縮不進漁從細民劫道者撫按詳行清察即日撤回務期安輯地方

李錦奏聞賊猶子季過也號一隻虎夙聞妻高氏渡河履屐山茶替換招降之且疏上聞賜名赤心校御營前部左軍掛龍虎將軍印封高氏為貞義夫人勅諭有云爾以善教為慈赤心以導母為孝慈孝既萃于前門忠義必成于功業爾其時以不義訓子俾其一德明良始終後上既為瑞鳳錫以水府閣部撫湖廣赤心就招捕賊然從驚如故在營稱高氏為太后其疏稱自成為先帝朝謀亦姑聽之何騰蛟以聞部督師魏驥入其營會師取長沙封興國侯高氏弟必正等封伯十餘人而赤心驛掠不止

掠不止

當是時楚督何騰蛟總兵王承成馬進忠李赤心等保湖南以窺江左舊撫楊凱

常德以應辰沅長實衡永一帶江督萬元吉聞臣楊廷禎御史陳蓋等起兵南魏以板吉德慶之聞保聚數十萬一時響應上復命督臣楊鼎和馳諭川輔王應熊漢督吳兆元對督樊一衡催募兵將兼冊富順為蜀王命鄭鴻遠出仙霞關施福出崇安關鄭彩彰出形關黃鳴俊郭偉援浙出福寧分水關黃斌卿督水師由海道抵溫台人心踴躍調度兵將俱井井有條魯監國扼錢塘而守惠藩鎮廣東丁魁楚守梅嶺而上親出南嶺亦中興一大機會也無奈壤地偏小兵餉兩缺御營將士召募未足而監國乘差于浙境鄭彩濱敗于前某君無一德之臣將無調和之士奸人撒備遂以不守哀哉當閩局初定芝龍擅定策功亦竭力輸助上至以先生呼之且云孤之南來實惟先生是倚在朝則孤之腹心在邊則孤之左右手也然芝龍狼心未除其子弟皆擁兵自衛多驕橫無禮見上之英明綠核意殊不樂上出駐汀命之居守既而芝龍自稱監國留後上手初令去監國字又以兵敗則鄭彩伯辭又以人言誅其

姻陳謙芝龍愈不樂初與道周子盾道周遂會於東行援絕被執復與吾驥議論不合時清兵已抵嶺下芝龍盡撤嶺上守備悉運城中火器兵甲歸海上臨行復焚北

庫大砲聲如山崩而去清兵抵嶺見虛無人就設伏誘之連兩日乃敢度上日治兵于外為收復計而不意芝龍之內變也豈非厄運哉

卷二

上在延平知大事已去將入籍為陳謙之子率騎進駕遂及于難謙武進人弘光時為總兵嘗詔晉芝龍南安伯比請券誤書安南謙謂芝龍曰南安僅一邑安南則東兩廣請留券易詔更晉伯為侯芝龍大喜厚贈而別及半途而聞南變謙遂留閩或言為魯藩心應與鄭文深恐有內患將誅之芝龍為跪請至夜半傳片紙斬之芝龍伏哭甚哀以千金治葬遂稱海寇押至臣無海則無家拜表即行而守關將施福盡撤兵還安平至是汀陷上狼狽出奔諫子降于清遂率兵進駕及而被難僕行者何吾驥郭雅京族散去朱繼祚黃鳴俊被執繼祚為亂兵所殺鳴俊許授五品官以老疾辭免

太宗伯曾公學倫初見朝中文武不和知不可為嘗曰戰守非吾事天欲非爾莫能謀可成則宜爾倘不詐明有死而已三閩兵撤敵騎長驅聞上去廷津即刺髮為僧會閩省云生葬集中書張僧僧不空等鳩眾起義殺清之掛示安民者強公歸措餉公知其無成而嘉其志助以千金乃降神黃文煥之子選密報員勤促其兵至

餉公知其無成而嘉其志助以千金乃降神黃文煥之子選密報員勤促其兵至

等遂散公問兵已入城曰吾志久定今日正吾盡節日也沐浴縊于中堂傳聞學冠北兵入走至門人汪亨龍家為汪之仇家執北師不廢免之初公被執于石牛村中作書以發骨託汀士民述其狀甚悲陳濟生親見之

輔臣路振飛追不及自縊于邵武山中上游巡撫吳開禮遁入山寺不肯削髮曰宜有室堂撫臣而怕死耶率鄉勇起義為亂兵所殺

延平太守王士和正衣冠經于堂上術指揮胡上琛與妻劉惠並坐中堂服就而死理時年三十八妻二十一有子喲母撫養母不奪其志

清兵至海按臣鄭為虹閉城守百姓請出降不可請出走不可被執不跪今制髮曰負國不忠辱先不孝不忠不孝生亦何用寧速死髮不可去也明日復召青翰虹不應民欲代輸虹不可遂遇害科臣黃大鵬都督洪祖烈都司張魁鸞父子千戶張萬中軍游擊原某紅樓陳龍俱死之

芝龍既歸安平軍谷赫炬燬檣奔砲聲震天地猶寐未敢迎派自持先撤關兵一夫不加為有大功而兩廣素屬所部若招兩廣以自劫不失關廣總督也月勤今所厚招之芝龍曰我非不忠於清恐以立王為罪耳月勤貽書曰吾所以重將軍者以將軍能立王也人臣事主苟有可為必竭其力力不勝天則投明而事建不世之功此象傑事也今歸國專總督印以相待吾所以欲與將軍相見者欲商確地方人材也芝龍得書喜其子弟皆勤入海不願降而芝龍田宅過八閩棧馬德運遂連降表至福州見月勤握手甚歡折箭為誓芝龍益喜聞事略定月勤將歸送芝龍送之貝勒勤芝龍舟命酒痛飲每進一食必加贊勉見一人必加褒數信宿乃去芝龍過舟報謁月勤款之曰我所用人粗悍而茶何足當公意命悉取芝龍舟中庖厨僕從來供飲食侍左右乃大喜芝龍心亦自喜而不知隨其術中也留信宿已出閩乃謂龍曰公功高同我入京一見天子何如芝龍以未風戒龍曰公之左右僕隸志在是矣芝龍無行李費即命取二萬金置舟中令親面作書告其家龍曰北上而君乃龍本願願子弟不亂今操兵海上萬一有他變奈何月勤曰不至是即有之與公無與也遂挾以行馮遠成城皆率所部入海張肯堂沈猶龍等亦住舟山依營蓋芝約獨

奉母居安平芝龍至京奉朝請後為所殺外史氏曰蓋請天與諸幼翁及諸托答而不禁其悲憤填膺物天欲絕也古亦有云天之所廢孰能興之其謂是乎天以烈皇帝之聰明仁聖育肝勵精而大化未臻皇氣自然盡此自人事無足怪矣乃若陸武帝英邁不凡恭儉禮下從諫如流懷賢若渴兩年中中淳復勸勉委曲鼓舞自用兵措餉外無一事分心自雷祖安民外無一言他及真誠到切可泣鬼神而且肯罰嚴明恩威交濟使得李伯紀虞允文等為之相李郭韓岳等為之將光復舊物豈待問哉乃穴中之蟻關方開閩外之鴉音未革撤關去備是敵長驅高光之業困于陵律蕭蕭之謀壞于素餐軍不備哉天以弘光之昏庸而亡以烈皇之仁聖而亦亡以陸武之智勇而亦亡雖曰人事致之然使宰諾不生何至召兵一老慈還猶可莊漢惟天夢夢人茲泄池下民之夢又誰咎乎

閩縣男子趙卯見刺髮令撫掌大笑或曰子能違令耶曰吾豈不刺有妙于刺者乃市酒內請父母賜飲曰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今將刺去敢忘養育恩耶請拜謝

父母謂其子曰爾為我所生可不拜而刺耶拜畢日已暮曰明日刺未晚也俟父母寢後命二子去乃書雙日男子趙卯不肯刺頭允擲筆自縊卯以糴米為生生平素爽不屑刀鎗此舉人為擯居生也

萬安令梁欽光于按揚州人金聲桓攻城公守頑固城頭砲擊所殺甚眾清法凡抗敵者必屠城聲桓素知公欲生之為題官而公卒死不屈聲桓作家書付老僕手集詩文數首顏曰牢騷之言其冠服自縊書云但知生當貴誰識死功名到頭成個是方見古人情此我絕命詞也天生此人即了此為讀書做人止了得自怨怨天不得若大江西止有我一人可以千古抑又何恨家下事以耕種閉門守法免刑為主餘不足過母親年老潘太太無傷心之痛在此志不能守封疆孝不能贖父母羞不能周濟友生知不能保全性命生平自勉遺恨於天幸平昔宗門得力不難撒手慈崖耳此是實實證盟汝等可免俗人之悲悼也送內歸家云霜風淒淒雁南飛忍見孤舟送北歸骨肉遂成生死別家鄉偏與夢魂連龍板風附知何在鶴舉鴻冥放道非還笑黃冠無用處龐家相對補襟衣六言云曾請出師一表死以討賊為名幾番對人說過到底讓賊孤行此世幾無心肺千秋誰是豪英哀下未能瞑目引領商

芝龍既歸安平軍谷赫炬燬檣奔砲聲震天地猶寐未敢迎派自持先撤關兵一夫不加為有大功而兩廣素屬所部若招兩廣以自劫不失關廣總督也月勤今所厚招之芝龍曰我非不忠於清恐以立王為罪耳月勤貽書曰吾所以重將軍者以將軍能立王也人臣事主苟有可為必竭其力力不勝天則投明而事建不世之功此象傑事也今歸國專總督印以相待吾所以欲與將軍相見者欲商確地方人材也芝龍得書喜其子弟皆勤入海不願降而芝龍田宅過八閩棧馬德運遂連降表至福州見月勤握手甚歡折箭為誓芝龍益喜聞事略定月勤將歸送芝龍送之貝勒勤芝龍舟命酒痛飲每進一食必加贊勉見一人必加褒數信宿乃去芝龍過舟報謁月勤款之曰我所用人粗悍而茶何足當公意命悉取芝龍舟中庖厨僕從來供飲食侍左右乃大喜芝龍心亦自喜而不知隨其術中也留信宿已出閩乃謂龍曰公功高同我入京一見天子何如芝龍以未風戒龍曰公之左右僕隸志在是矣芝龍無行李費即命取二萬金置舟中令親面作書告其家龍曰北上而君乃龍本願願子弟不亂今操兵海上萬一有他變奈何月勤曰不至是即有之與公無與也遂挾以行馮遠成城皆率所部入海張肯堂沈猶龍等亦住舟山依營蓋芝約獨

家一成人自笑天生就漢功名落在誰家只今城郭都非舊做黃梁一半刀砧任爾
相如生死已有定算不須計較思量跌碎枕頭自見又蓬蓬先生出醜城城力堅
守吳天不念民窮此身已非我有從來忠義肝腸不向外人分剖留得自己主張便
是天長地久示符兒云落落忠魂耻世情孔孟仁義讓誰先捐軀大快平生志豈肯
尤人與怨天謂其人有胆大無前不可辱時不能盡時自序云原原作難難經揚子雲為畔半悲雲均
不遇慎悼江干子雲亦復蕭條閣下爾爾若梁子有懷沙之痛無執戟之憊而為囚
狂語重復憂難合牢騷二字以名其言斯為確乎前以死事悲遇之不救也後以
制敵賊此物之傷人也牢騷之言甚于痛哭矣佛氏以寂滅為樂修死也太上以形
神俱妙修生也獨吾天子有殺身成仁之說又曰朝聞道夕死可矣牢騷之言大半
祖此仁人君子見是某者或悲其志憐其心補其力庶幾存知言之意

自傷摧折干將埋獄底應冲斗牛有餘光
傳復卷鼎鑪辛卯四月八日被執崇安張村題詩云浴佛傳名日孤臣竭節時棘荆

顯彰風與狗噬靈斷首玉琴碎剖心山不移爭留巾履在聊示漢官儀望一杯手
弟趙公汝愚云千載名輕酒一觴孤忠慘淡抱斜陽如今共有三閭怨愧殺當年趙
子昂善吉云顧影蕭然衣襟涼孤臣力竭告先皇祇存三寸常山舌捫向章江馬犬
羊杜鵑云幾年帶血叫蒼天日暮春殘墮草烟不信歸家能語鴉化為亡國苦啼鴉
永唐帝諱上由下柳桂王常瀛之第四子也先封永明王桂王建國于衡嶺中殿
賊破衛王携宮眷及第三子避入粵世子次子被帝帝逃至永州亦被執將解衛而
廣西總兵楊國威之兵至時宣國公焦璉方為國威復執璉眾登陴擊賊賊潰破璉
出帝披上馬帝不能勝璉負之里許渡河負與送入粵與王宮眷同居既而王與第
三子相繼薨帝奉太后入格城移居榮慶隆武榮慶隆守宋治湖與兵侍製式相謀
監國時皆臣丁魁楚以登武出行無確信尚捕飛獲丁魁先復奉使諸臣畢集榮之
江洲而輔臣吾驥自汀間道歸粵馳書魁楚具述汀變且言帝倫序當立乃上箋勸
監國三上帝允之

魯可憐曰上生而厚重靜嘿絕無酒色嗜嗜好幸太后極素太后習文墨晚事幾到
決諸務皆當情理上凡事秉承即位之明年清道掃榻遣陳斌來任奉城度與揮而

言曰此未明地也及入粵過全州福獨勤儉身患雙立上出還坐有聲皆以為有天
祐云
兩身新書云丙戌九月福京失守兩廣總督丁魁楚自晉省撥攝家軍奉西撫
羅氏報督宗伯與知機密擁立桂王于為帝以肇慶所署為行宮此十月初九事也
時廣東布政顧元鏡同舊閣臣何吾驥蘇觀生俱自閩逃歸初陸武備兵于魁楚楚
遲遲不應時觀生以擁戴功為輔臣露章勅之至是投魁楚楚拒之乃歸廣立陸武
之弟韋鎮改元紹武以都司署為行宮

紹武既立加學道林佳鼎為總憲督兵下肇慶與永府爭魁楚聞之乃加式招宮衙
行大司馬事提兵至東峽口禦之十一月十五兩兵相接一砲而佳鼎殲焉偵者誤
傳報賊請臺省部屬皆新設逃徙一空上隨東西下直達梧州東稍稍集太后馬氏
呼省中李用楨臺中程源等面詰逃棄賊適羅報至知勝敵諸臣伏地引罪遂奉上
舟下肇慶別達清江伯嚴雲從獲三宮駐桂林十二月李成棟突入廣紹武方奉
督射咬傳後西賊至時廣州州府為西賊款停于學訊之則清兵也君臣相顧失
色道術官民俱罷紹武被執終養甲命置檣曰朕宜就天羊之坐進茶曰朕宜食脰

履之味遂就絃養甲殺在城趙節諸王并宗室十三人觀生曰汀之變吾應死尚以
差出在輓今得死所矣自縊于朝房而元鏡等皆投誠魁楚等尚未知也上于二十
五日聞廣州信肩輿出城駕小舟西上兩峽文武奔仗

丁亥正月朔上再達梧州魁楚挾重寶西走岑溪次相李永茂晏日曙太僕田芳等
逃于博白隨駕者唯總憲王化澄戶尚吳炳翰林方以智文選吳貞毓科唐誠道程
源中書吳其雷洪士鵬錦衣馬吉翔等時李用楨奉使交趾武棍在梧江二月上抵
桂林以智炳入相柳材使于督母今後世以既為宗宗皆七區具得似反立有命
而和後一月式報至時湖廣武岡州及長衝寶永四府尚為我有議駕駐武岡聖相
留守桂林以智忽棄妻子入山去王化澄吳炳典閣務并馬吉翔等隨行四月上至
武岡用道臣嚴起恒為相百日間曾志廷王朝俊等數十人皆率眾來歸前河悲
賜魯管何騰蛟為總制駐衡州堵胤錫為總制駐長沙聲勢大振八月二十四武岡
賊上及宮眷以小艇南行閣臣吳炳不及從十一月月中旬至袁州又欲至南寧為亂
兵所阻吉翔左右帝舟甚力分命閣臣化澄史左貞龍間道護三宮往南寧上仍至
桂林嚴置王相

戊子二月二十三日，郝永忠、張永忠、李賊將降于何中洲，封永成伯，忽以兵劫上將，在城各官相吊，劫過，覆相亦被掠，盡城內官民眷屬，悉去，吉州鎮上至南安，隨駕者，起恒、吉、郭、吳、其、富、洪、士、鵬、計、北、進、尹、三、聘、四、人、皆、及、兵、高、蕭、琦、七、八、人、拜、海、柳、二、府、陳、邦、傅、為、上、守、起、恒、以、首、於、東、太、宰、四、月、十、日、廣、東、李、成、棟、反、正、以、全、粵、未、歸、遣、洪、天、振、潘、富、輝、李、綺、三、人、衛、冬、駕、蹕、瑞、州、收、收、收、兩、廣、印、信、數、五、十、顆、亡、何、金、聲、桓、反、正、以、江、西、來、歸、藏、表、疏、于、佛、羅、部、面、奏、至、化、澄、再、相、朱、天、麟、從、太、平、府、至、亦、相、暴、清、自、田、州、至、為、家、宰、吳、自、統、吏、持、兼、憲、副、先、遣、下、廣、答、謝、成、棟、張、鳳、翼、兵、科、兼、翰、樞、張、佐、辰、自、貴、州、至、掌、選、司、顧、之、修、張、起、王、者、友、等、皆、至、兩、月、方、下、筆、廢、駕、至、海、州、陳、邦、傅、挽、留、請、功、于、是、有、慶、國、劉、付、官、邦、博、浙、人、原、任、廣、西、總、兵、陸、武、中、掛、征、蠻、將軍、印、督、慶、國、公、曾、通、于、成、棟、時、部、劉、外、青、欽、劉、謂、上、用、重、降、出、不、由、吏、兵、兩、部、者、也、八、月、朔、至、肇、慶、成、棟、逆、駕、一、百、里、外、上、慰、勞、備、至、至、官、儲、銀、一、萬、兩、以、備、賞、衣、歸、服、用、具、備、行、營、盤、飭、人、皆、歡、悅、十、二、日、成、棟、陸、離、上、南、韶、欲、下、贛、州、因、奏、曰、南、雄、以下、事、諸、臣、工、任、之、庚、關、以、外、事、臣、獨、肩、之、

左都袁彭年者，向為周宜興腹心，宜興敗，首背之後，降清為學道，出示有金錢鼠尾

乃新朝之推戴，威冠博帶，莫亡國之陋規，語及從成棟及正復狂，欲他人橫制，當局時成棟有養子元胤，本性貴，河南人，留肇慶，為反正功臣，最尊貴，洪天振為吏侍，潘曾緯為大理正，李綺為學道，三人皆成棟所遣，故與自廣城來，諸臣為一黨，嚴王朱三相及從駕自廣西來，諸臣為一黨，又有從各路來者，若憲副劉湘客，禮高吳煥，吏都丁時魁，兵都金堡，戶都蒙正發，禮都李用楫，文選地召徽，光祿陸世康，太僕馬光儀等，為一黨，其廣求士紳，新用者，又自為一黨，元胤為人率易，客至不揖，去亦不送，簡傲殊甚，而人爭事之，十月初十，元胤受成棟密計，殺清撫佟養甲，時廣東一省，成棟為政，桂林平樂，禮相為政，慶連柳州，焦新興為政，海南思大陳慶國，先道成棟，棟薦于上，至是金堡疏擊之，邦傅疏辨，和皇上前兩年變次，奔逃流離，顛沛，並無一位兩衙門，何至今日，議論紛紛，若以臣為無兵無將，請即命使為臣監軍，以觀臣十萬鐵騎，朱天麟，崇德，有金堡何人，朕亦未悉之，結果自選科，臣丁時魁，大慈，盡舉科，道十六人，進入舟，掛掛冠而去，時上正召馬光，道論五年前逃難，入金事，忽聞外變，此回前，昏天，麟即日破放歸里，諸臣始皆供職，天麟素不愜與論，在蘇有朱柱之，在粵有朱和之號，至是得罪去。

時有假山園五虎之號，假山者，元胤本姓賈也，五虎者，都憲袁彭年為虎頭，史都丁時魁為虎尾，戶科蒙正發為虎脚，兵科金堡為虎爪，在則為虎耳，平知府成棟，武官人皆制都制，湘客為虎皮，門又成棟之鄉人，是廣彭年母死，將奪情，太后以為祖制所無，快快而去，及庚寅十一月，廣城陷，彭年首投誠，獻鴉師銀八百兩，哭訴叛清，非本心，云時又有語，勅中書，徵孟光，崑山張魯得之子，上過海州，時慶國舉，駕駐月餘，成棟連衣，血使不敢再舉，駕時，求居守海州，如覆相故，孟光納其賄，遂易居為世，以欺朝廷，真可恨也。

是庚三月，年成棟收，與楚督何騰蛟之賊，一時並告，四月，雲南張獻忠，養子孫可望，遣黨數之，口號，康獻，南金二十兩，馬四匹，請降，求封王，金堡固爭，以為祖制無有，都請未定，會一虎，八朝，亦力言，可望有罪，無功，未可封王，且面折其來使，事乃寢，時堵胤錫在長沙，方告兵力單薄，乃給詔，以王封之，而陳邦傅，遂遣間使，持奉王金寶奉之。

庚寅正月，朔，清兵克南雄，初七，信至肇慶，上復登舟幸梧州，元胤停舟肇慶，五虎獨彭年以丁難去，上至機面，連金丁蒙劉四人，廷杖之，輔臣嚴起恒等，八龍舟來省，上曰：

毋論其他，他們日在朕前說，李元胤要反，求朕曲從他，此今元胤力任守禦，家眷隨朕來，何嘗有反意，勳臣馬寶奏，劉湘客要封他侯，云皇上曉得甚了，我們說了便是，止此，應處不應處，起恒書，乞念湘客係講官大臣，上曰：王子犯法，庶民同罪，命各杖八十，法司究擬，金堡疏奏，馬吉翔有昌宗之表，等論，太后與上深恨之，杖獨重，時魁次之，惟湘客喊天，官翁翁聲，其哀，得獨輕，方三法司審時，湘客伏地云：止有吳德操，陸巡撫，得其二千兩，並無他賄，而奏疏中，實無此語。

起恒以救五虎不從，辭官，上遣近臣諄諄，已止矣，忽放舟去，于十里外甘村泊馬，司禮龐天壽，捧初，挽留不遣，適高必正，李元胤等亦來，檢同駕小舟，挽之，乃遂親，必正等具奏，請明日，上與太后同臨，親召諸臣，必正奏，嚴輔臣若不回，成何朝，是張孝起，百事把持，身起，必正奏，輔臣亦虎耶，即五虎當日，何嘗若此，上曰：卿錯矣，嚴輔臣去，與諸臣何干，當日五虎逐王，輔臣朱輔臣，又逐何輔臣，反道不若此，那必正語塞，元胤奏五虎與臣一體，既處，五當得罪，太后曰：先生父子之功，十載不朽，五虎與先生何與，上曰：卿如何，他文選，自損功名，必正即曰：五虎自是該處，李勳臣如何說他，元胤曰：諸臣打虎，臣不懼，如何說臣要反，求指出其人，臣與寶對，太后曰：先生自無

集招撫使閻之部永忠王進才等軍勢乃振永忠初至督師兵將無幾約曰必叩頭
歸誠然後收永忠曰城中隨街聚食而此氣概是不可測遂甘心俯首以降何公
亦思通極厚永忠敬愛之踰舊人然而狼心不改自柳走永忠執道官楊永泰慕之
日中復自永走道州擊州官而以判官補之復題主事蕭琦為舍院督其軍餉以
主事顯升舍院以武臣題授文臣從來未有也既而聞敵氛漸近入桂林焚洗村
落幾盡蕭新與連時在平樂聞之即遣桂永忠勸督撫營中馳車騎至公語
良久拉永忠入其復懷復與私語旁若無人永忠踏地小飲而別先是部軍至民爭
避遷徙公還而趨者如市疏米魚肉不可勝計永忠愈憤下柳強買民食仇之乃索
餉于守守以下蕭琦為之聚斂而桂林各村市自相團結以備盜賊其首謂之團頭
永忠尤恨之多方攻擊殺戮無算上勅諭再三乃止復落江戰北迫上移輝大掠城
中官僚無一免者守備留上不得亦被搜掠逼令出城賴總兵周金湯回桂駐守馳
請守備入城而焦連亦遣鎮標率兵赴桂大有斬獲乃稍定

何公勝賊初令南陽設守有方各據險陳公必講馳兩重夜至南陽公具稟捷必讓
中夜擊鼓起一將于帳中叩枝簿賊盡會賊而逃後為焚撫南都之詔至武昌也公

以劍自隨曰社稷安危在此若不聞此身有付三尺劍耳左帥乃拜認人心始定
及良玉聽黃澗之謀率舟師東下以公不從劫取其印公使家人懷印出毋令為所
劫至漢陽自投于江順流十里許遇一漁舟救之登岸則關帝廟而懷印出走之家
人亦至乃從間道走蒲圻至岳州諸將吏請開府于長沙而步庚已引北兵入武昌
矣時各鎮之不降北而清者皆聚于湖南如王晉才王允成馬進忠牛萬才諸營不
下百萬諸小營又不下三十萬而一錢一粟皆資辦于民間民間苦甚于苦賊公
勉諸將以忠義假以詞色言及國事輒歛歛流涕諸將士皆感激聽命每有劫掠紳
士度廉金帛者公前一至即倉皇送還無敢違而視況撫督理諸公羨如也三年
之間拒湖為險北師不得渡皆公力也丁亥中二王營卒以小忿相爭遂攘甲而鬪
各將亦被營而逃北兵乃乘隙渡湖而岳長供陷公率小舟走湘潭入衡辰招來清
卒收復永保至中湘而團長沙百道仰攻城垂下矣中湘諸紳聖請公入城彈壓中
夜宴將士期以明日破賊將士皆痛飲自奮敵將顧其機率鐵騎八百潛入外郭殺
守吏者而代之遂奪門入一時火光燭天各營咸避公哭圍被執死之
新興侯其公建山西人從父索道于粵鎮揚國威感留之見案上孫兵書取讀之遂

通大畧國威使送所資署堂於龍公亦心欲之後獻賊犯新湖公率一旅守金木一
年清遠楚起招公不從引兵奔柳州從聖公及陳邦傳擊濠論功進封將軍力守金
得士心兵以強聲譽上進伯爵守粵以其體公舊部更命任鎮廣西諸督撫攝其師
十萬之衆寂若無人入服其紀律公不俟勅印即日馳行會霖雨匝旬甘霖浹浮橋
衝斷船不可用諸士甲皆盡濕前鋒欲止公勒馬而中嚴督連夜夜半入桂城與守
備握手道誠前明而清兵遂趨高固山推二十騎徑入文昌門公不及披掛不俟傳
人提弓逆敵射固山死將士漸集乃統眾追二十里大破其眾進取陽朔直抵平樂河
南研竹為筏方欲渡河而叛賊黎蘇又奪陽朔乃還棧劉永胤來桂索餉與公部士
陶公趨赴解紛為彈傷足無何清兵數萬薄城知主客相聞乘虛突入公忍痛登陴
砲矢無虛發天明開門大戰斫殺無數則遣一師渡水東襲獲清大賊衣帽弓刀文
移圖防畫景而遷進殺四十餘里越日復一支自乘木筏來襲獲水東公兵乘漲徑
渡直前研殺清人馬俱傷創戈奔清再發兵取陽朔副鎮白貴沈獲營而返立新
以拘遂下陽朔克平樂郡將守全清兵攻打八晝夜城上砲石如雨南關門抵戰殺傷
甚眾公復親帥大兵來全部將劉起蛟跳城火而過直抵城下呼門公隨入守符歡

陳邦傳初以禽皆清功與楚同定伯封值肇慶城太后入桂邦傳主垂簾之議以
靖江王孫而止邦傳自請改封思思小縣示不忘國思上從之思思屬楚邦傳自
以思慶兩郡為米地而按臣軍廷奉媚之更以兩郡為博湯沐邑行牌簿守中備疏
賊謂國朝諸帥並無米地名色而湯沐邑惟漢高之豐沛光武之南陽高皇之滎上
地未之聞也乃止粵東反正邦傳便宜作詔頒之有再造論勲之手朕拜諸勲之賜
詔開諸軍成棟不與使臣為禮賊陳兵仗使者長跪叩首棟不起坐數邦傳之罪而
害之此過少頃映入候良久一婦人出與接見為賓主相酬酢而親原任兩廣總督
朱治綱已降清復歸自言還清而不剃頭惟張孝起一人剃頭而不受官惟臣一人

陳邦傳初以禽皆清功與楚同定伯封值肇慶城太后入桂邦傳主垂簾之議以
靖江王孫而止邦傳自請改封思思小縣示不忘國思上從之思思屬楚邦傳自
以思慶兩郡為米地而按臣軍廷奉媚之更以兩郡為博湯沐邑行牌簿守中備疏
賊謂國朝諸帥並無米地名色而湯沐邑惟漢高之豐沛光武之南陽高皇之滎上
地未之聞也乃止粵東反正邦傳便宜作詔頒之有再造論勲之手朕拜諸勲之賜
詔開諸軍成棟不與使臣為禮賊陳兵仗使者長跪叩首棟不起坐數邦傳之罪而
害之此過少頃映入候良久一婦人出與接見為賓主相酬酢而親原任兩廣總督
朱治綱已降清復歸自言還清而不剃頭惟張孝起一人剃頭而不受官惟臣一人

東人多恨之邦傳疏請用為本兵旨承下而部覆已上召對畢謂閣臣曰詔旨宜慎勿令中書輕洩也起恒奏從來不敢不慎上袖出邦傳部覆二疏曰此疏未下何以部覆遂有全旨朕改會推為會議何以不遵起恒惶恐謝罪邦傳自認罪曰與輔臣無干上曰既是部疏部中豈無一官如何卿差官齎奏總是目無朝廷眾悚然初閣臣票後即以一紙送邦傳傳即請吏部九卿科道至署即席具稿詰朝食上不暇問前疏曾否下部旨之有無更易也蓋邦傳之攬權橫肆如此不待叛朝廷責新與始知而上之英明輔臣之庸懦頑鄙具可見矣

隆武時以堵胤錫為楚撫賜金幣手勅獎諭旋于永曆時受督師之命統忠貞營李赤心恢荊荆被圍閉城月餘不出一出以為日夕可破乃清援至而赤心不知老營遂潰端重器械喪失殆盡赤心徒步入蜀三日不食部下將卒降斬萬餘僮尸載道胤錫措餉三十萬專為此舉日望奏凱功垂成而潰赤心始不用命而畏敵如虎矣後赤心自四川走常德遂克湘潭時督師何公入衡留漢營胡一清鎮守遂下湘潭與胤錫議何統漢營及馬進忠等收星沙而堵統赤心等援江至來陽扎營赤心之買馬官兵與駐衡之漢營構怨凡衡以上各營俱以是沮不得赴何公之調而何公

事敗被執送至長沙不屈不食馬七日不絕舌化為血而死事聞贈中湘王諡文忠立主公廟上親臨祭赤心聞湘潭走郴州聞柳變走星子一路焚劫途遇所進太后膳金亦盡劫之胤錫聞湘潭失特入衡自衡走郴為曾志建所要誘其將士三千云赴營犒賞而轉一角盡殺之胤錫跳身走入富川搖岡送至監軍道何圖復寨上展轉入朝志建并誘圖復殺之全家殲焉蓋緣盡忠貞當假道郴桂取于志建屬境故恨胤錫以此錫既入朝召入直辭賜龍旂總督天下兵馬時孫可望投誠請封可望原名張黑人以殺人繁長沙獄時堵公守長沙壯而釋之可望遂殺獻賊僭王號獻賊死聞堵公督師遂來投誠請封邦傳矯詔鑄秦王監國印授之朝議熱舊例封景國公胤錫謂秦王之封固非景國亦恐不厭其意便宜撰勅印封平遠王使楊畏知往具疏奏聞朝臣猶懼不敢任吏尚萬翱入奏上曰胤錫已奏封平遠朝廷雖小詔令豈可廢更不聽初表稱名不稱臣稱甲子不稱正朔畏知到滇可望迎候殊恭遣官入朝稱臣遵正朔請出師何方督忠貞營入楚而赤心不從高必正請討事既畢託言苗蠻圖其老營拜表徑歸胤錫大恨擬即下梧州調楚粵各勳鎮而至得抱病抑鬱以死上悼惜之贈淨國公諡文忠

馬善輝燕人出二王公門為廣東都司陞香山參將魁楚差副表繼文解靖藩至聞繼文本魁楚家人官至大鎮惡慧不能應對思文帝召入惟吉翔敘述情事指畫明斷上大嘉擬為錦衣奉以赤心等來降各加封爵無敢充使者吉翔毅然請行遂加都督充正使至永曆時始歸復命奉對稱旨留侍左右吉翔機捷幹辦有胆當官中自太后而下一針一線無不取給屢遇惡難跬步不難自輔部之事以及候人夫頭皆一身為之外廷自詔勅印及四方差官關領吏兵兩部吏部皆為管理非吉翔即官多不給吏牌承行四方之人亦難應手忠而有才故最蒙信任遠掌錦衣兼掌成政議者謂其善逢過發周旋易為利動然不言其為有用之才也金堡與元胤交深知元胤惡吉翔遂疏糾之至以昌宗之義指斥官閣可謂無人臣禮體實非過也金聲梅故帥日觀之子為左南寧標鎮王得仁驛名雜毛乃響馬王得義之兄英王得楚委鎮江西而不得志于撫按會嚴兵定浙得仁當往所帥三千人皆勁旅也定期將發而得仁入與桓言義兵四起城中恐有內應何不及正立功時不可失也桓從之遂斬撫臣章于天按臣某而舉事桓自稱行軍大司馬明大將軍遣官上請入廣遣廉東下天下震動諸守將高進廉高傑弟也與桓等見徽笑曰南舉事

輒妄自尊大以分臨我設功成尚有吾輩耶桓之桓大怒將往討得仁曰我長驅而南據金陵守長江南北之路絕迎天子居舊京彼且為我無事用兵也桓不從兵抵諱進厚曰無以我為國爾東下功成我自効命奈何逞小忿忘大計桓不聽圍之三

月城中斗米六金馬肉初七錢降有日矣聞清兵圍南島欲歸得仁曰毋歸歸則腹背受敵不如逆取轉進可以戰退可以守桓又不從率師徑歸得仁不得已亦還初舉事時有柳都司者逃出馳赴北故北兵來最速時城守之宋大廳不閉門不登陴但門樹一幟寂然無聲清兵疑不敢入久之援城而上乃發一砲各兵從樓齊撲出奪擊大敗之進一十里金王還既入城登城置酒作樂以示整暇清兵掘壘布圍得仁欲率兵出擊而桓愛奸僧之聞又不聽整既成城中始因破圍七八月斗米數十金各廟鼓皮廢履之屬俱盡而督師之援江者阻于衡有標鎮會城城遂破聲桓投水死得仁哭圍出被害始謀倡于得仁而桓和之既而桓多不用得仁言虐愛間以至于貽李成棟初為高杰後營總兵鎮守徐州後養甲為左南寧督標餉于楊改名董源降清後復姓名楊未陷時甲在南京勸士兵歸清笑而不答甲知失言急去英遣人

竟之已解維矣八廣功棟為最善兵四起征戰無虛日甲得總督而棟止提督
 廣乘不無快悅會全聲拉達官費伯印與棟并投文到甲甲慶會之時差官冠帶入
 粵粵人淘淘甲乃出示仍順民情許戴網羅棟差官范永惠接家眷為王得仁留署
 數月至是歸具言江高兵之強威棟意遂決一日與甲會飲酒備棟伴時曰我有一
 寶欲見乎乃伯印也即拔刀割去其辨以刀付左右皆去辦甲倉皇亦去之詰明杜
 靖由安民二旗并送二旗器甲職門即日拜表甲以原號五大營兵并各局兵復遣
 舟送棟朝廷封棟廣興侯甲農平伯先是棟未反正時遣標鎮鎮獻忠率兵攻梧獻
 忠聞棟此舉即釋圍請降遣監紀官沈源清費奏以聞而朝廷處置失宜遂投源清
 會院獻忠兵部尚書其寔反正初謀二人未與聞也成棟以其捷先冒功深憾之後
 卒為元胤勳罷永不敘用棟遣龍鳳舟繼遣養子元胤迎駕時棟小心敬畏委授各
 官先發布按分正其二途入而驗可否而後用當曰皇上親遣冊一本送部或用或
 不用或更調棟部為之而廷臣不能持授人以柄為可惜也上至華慶棟陸見後即
 回廣出鎮上遣洪天權授棟正子教場點發兵旂拜受之即趨南雄推鎮鎮仗炳
 耀一時其氣甚銳上封其鎮鎮九人伯印棟不辭而盡收其印曰侯有功授之至南
 雄江舟過橋抵賴營營未完清人突出衝擊舟渡及溺水者萬計統氣為之沮幾
 時養甲終懷異志棟密奏遣祀典陵而裁殺之并殺廣城所繫機機諸人棟扎營信
 豐分兵取各縣欲以孤積之援乃賴伯知其兵分直趨信豐棟次河迎拒壘水死事
 聞贈寧夏王與何中湘並祀

于野曉初為湖廣監軍進時清兵既視楚練李赤心等怯不敢前獨督領輸兵
 與戰于新橋彭家橋等處先後擒斬六百八十餘級殺傷溺死無算奪獲馬駝器械
 甚多亦傳男子也督師何公以聞授江北總撫清如聞身嘗湘陰平江之衝者二
 年不避險阻不請賞罰三軍咸畏服焉既為衡永通移駐白牙橋病卒

原任禮部尚書陳秋濤子壯統義師復廣城通各城樓壘之守卒為內應一叛
 僧密以告養甲甲直易各守卒而公不知也攻城內無應者遂敗走入高明擬而上
 為一地主留宿遂被執責以既投誠不宜復反其知子曰不關公事嘗吾兄所為
 公叱曰孺子何能為此我為之耳甲設酒集眾帥子敬場而陳之公既刑不屈諸紳
 皆不忍視獨李覺斯起進一觴曰此賊除吾身無事矣謀笑自如并殺其妻子釋幼
 子而繫之公賦性委絕無渣滓怡以四代性命失于兵火上書請補給事下禮部

時李康先為大崇化沉閣二年餘每見而請之唯唯而已意欲得歸不能應也康先
 去公代之今日復置而明日此行不兼向遂得請公堂諭旨曰此等關係名教事余
 何以常例視之其忠義關切如此恐斯為南京兆頗有循良之譽不謂蒙而敗概一
 至于此

曹可儀崇禎時以明體今楚之新寧永曆時行取授御史海會與擁持論多正如劉
 永胤之處王地數其太阿倒握恐後脫手做去無能榮者也巡撫兩廣不肯以閉生
 帖與永胤足臣會席多用士妓濼獨不可請榮題委云天下之壞壞于吏治吏治之
 壞壞于輸餉得官請各監紀官不得缺授兵科官宗藩玉牒遺失無據不得擬襲
 王皆有國圖是自言其員職云自聞入廣惟見可儀一人自南寧入瑞惟見張孝起
 一人恐未足信

嚴煒亮常熟相公詢之其秉性正直是非不可假借上躡桂林時時事數千言嚴
 起恒極為歡騰奏上留心省覽詔節略纂要進呈起恒欲授以言路何中湘題請改
 科為丁時魁所阻遂升光祿少卿及奉召入起恒仍理前說煒曰時魁任不得為因
 與去而為之無所阻也蓋清卿遂不可言乎因疏奏王化澄黃朝等文書房不此一
 再疏解職召入未一月一言未遂止一月一獲俱賣之而去

戴國士其籍文名直小人而無忌憚者崇禎癸未會試出場即自刻其七義自館閣
 臺省部郎以下凡在任籍者無不假借其名為之批評皆極口贊賞逢人投送而諸
 公實未知也其有聞其通關節欲究之者乃跟蹤遊去後降清為辰常道指斥本朝搜
 求士紳獻說特甚聞金王反正復思竊附忠義自沅換綠葉所飲回坐堂上取帽視
 良久曰戴此何為取高紗采即傳令去辦綠葉聞之駭而走南寧侯張先登統兵旋
 至沅蓋國士先與有成約也江西事敗復降清更締督學馬疏以為贊一時名士如
 姓如鍾如名夏如彭年國士無復康恥何言節義其名教罪人也

蕭曉本武高壽至為劉永胤標下坐營轉黎平來將為人溫文寬厚侍士有禮在營
 收兌州縣解餉公平毫無抑勒陳左龍寇黎平以永胤意招之曉大罵并罵承胤負
 國不忠賊陷死之

周象南震不知何地人能詩文游粵十餘年以御史監全州軍清兵至將士懼不敢
 謀降震不可求議先復以告大叱之遂遇害

有五卷者欲少保竹鹿龍家僕也年十九遭亂去為兵親其新興部下屢立戰功官

卒備佐守全州所部百人清兵至率眾馳數十里外待戰賊不獲一人聞守將陳
捷劍曰自吾為人始得一飽食即感激圖報今為國家死何所恨以藥盡斃其妻
而後自殺

履稼軒式結甲申庚由應天兩尹陞巡撫廣西甫至任屬靖遠不奉聞提監國稱事
從之者衆公度不能克脫身走蒼梧與守將陳邦保謀發兵拒賊又復身督丁勉
至至遂執藩欲于闕亡何閩賊與勉立王肇慶請改開至上趨梧避之公言今日
之立為祖宗雪仇恥正宜奮大勇以疏遠近苟自畏縮外棄門戶內憂蕭牆國何
以立事之不得王坤廣海內名望數十人公言司禮押人不可庸人更不可廣州破坤
請西避公入爭之不得上抵桂林徵報登至坤又趨上桂勉公言半年之內三四播
遷民心兵心欲疑為促我進一步則人亦進一步我退一日則人亦退一日海
內幅員止此一隅以全威視西粵則一隅似小而就西粵快中原則一隅甚大幸而
不守拱手送矣無已請身留桂上乃以為留守會集新興與力戰圍守未幾上復
幸武岡公曰今日原以恢復西粵為心西粵未恢不可移動即東粵未恢亦當且駐
全也新興久駐桂紀律嚴明甚得桂人心公以國士遇之故得其死力以保桂功奇

伯嶽公疏請且自勸請定輝全陽上不聽武岡賊上又播遷至柳公力言不可他移

卷二

五

伯嶽公疏請且自勸請定輝全陽上不聽武岡賊上又播遷至柳公力言不可他移
一步柳地瘠民貧不可驅上自象抵桂未幾亦水忠被擄上又欲遷公言背師報
未至何遠自苦播遷無處日國勢愈弱兵氣愈難振矣涕泣挽留而上已行清兵四
掠公亦被通登舟已復入諸兵復集得保桂戊子廣清兵入粵廣實桂林破公與張
公同敵死之詳見公時定南欲降公公閉日不答而敵極口詈誓至斷臂則目不少
挫公但以手圍之定南從人情甚遂客公及就時方晴晝忽迅雷一聲擊斬乃者碎
其首定南懼命祠于留守府顏曰雙忠吳江楊公藝其衣冠殮葬兩公子北門園
公道表云臣本書生未知軍旅自永曆元年稟請留守之孫拾遺四載力盡心枯無
如將悍兵險熱鎮論臣惟以家室為念言守言戰多屬虛文遙詢遠報日無寧臣
望不能殫才不能駕鶴請督師而不應求先放而不從至今狀呼籲益力量數上
而朝廷漠然置之近十月十三日集眾會議控括懸賞方謂即不能戰尚可以守忍
于十一月初五早聞國公趙印選傳與安塘報一紙知嚴關儲備盡已括去當即飛
催印選等星赴子望而印選躊躇不前蓋其精神全注老營止辦移營一着午後臣
遣人再偵之則已盡室而行并在城熱鎮胡一清王永炸等五家老營俱去城中一

空矣朝廷以高爵領此輩百姓以膏血養此輩今遂作如此數場者至前刑督臣德
同敬從江東遠報知城中已虛無人止留守一人在遂泗水遇江直入臣寓臣告之
曰城存其存城亡與亡吾今日得死所矣子非留守盡去諸同敬從曰古人壯
獨為君子者獨不空我同殉乎即于其夜明燈正襟而坐時臣重僕散盡止一老兵
在旁夜而深涼遙見城外火光燭天城中寂無聲響坐坐聽鳴守兵八告曰清兵已
圍守各門矣刻喉聲漸近直至臣寓臣與同敬危坐中堂屹不為動忽賊騎持弓
腰刀突來相逼臣語之曰我等坐待一夕矣毋容執遂與偕行時大雨如注臣與同
敬從泥津中踣跡數時至靖江王府見孔有德臣等不拜有德亦不強臣與同敬語
之曰城已陷矣唯求速死夫復何言有德奪色溫慰臣曰吾兩人昨日已辨一死其
不即死者正以死于一室不若死于大庭耳有德遣人安置一所臣等不難髮亦不
強今清兵已克平黎陽等處取格狀且夕聞臣泣下沾襟仰天長歎曰吾君遂至
此極乎當年慷慨一片初心惟以國統絕續之關繫乎一綫四載以來雖未暨有寸
功庶幾保全尺寸豈知天意難測人謀非計歲復一歲充至于斯即寸磔臣身何足
以救君君國之危然策盡諸熟窮定國恩敢未臨城望風逃遁大厦傾圮固非一

木所能支也酒淚徒策其述十日內情形仰清聖聽臨表嗚咽公死後降神于蘇言
為本郡城隍國郡士紳皆長款東東招魂祀之錢謙益作迎神曲有云月斧雷車
道開帝今巡省舊都來人間不曉天符急歎息爭看華表回玉帝親頒亦伏符神官
權位治姑蘇中央丹紫風雷覆天上詞頭與世殊靈旗畫卷塵廓新寂塵東山踏雲
辰驅使八公開草木也應撲撲掃符奈三年蜀血青銷沉我所思今在桂林却望蒼
梧豈淚雨湘江何似五湖深真主具姓指河山蕭鼓畫祠報軍聞心尺靈飛復後命
紅雲仍押祝融班

伯嶽公與別山張公在患難中偕和不相棄集為浩然吟一卷自序云庚寅十一月初五日

卷二

五

伯嶽公與別山張公在患難中偕和不相棄集為浩然吟一卷自序云庚寅十一月初五日
別山張公在患難中偕和不相棄集為浩然吟一卷自序云庚寅十一月初五日
別山張公在患難中偕和不相棄集為浩然吟一卷自序云庚寅十一月初五日
別山張公在患難中偕和不相棄集為浩然吟一卷自序云庚寅十一月初五日
別山張公在患難中偕和不相棄集為浩然吟一卷自序云庚寅十一月初五日
別山張公在患難中偕和不相棄集為浩然吟一卷自序云庚寅十一月初五日
別山張公在患難中偕和不相棄集為浩然吟一卷自序云庚寅十一月初五日
別山張公在患難中偕和不相棄集為浩然吟一卷自序云庚寅十一月初五日
別山張公在患難中偕和不相棄集為浩然吟一卷自序云庚寅十一月初五日
別山張公在患難中偕和不相棄集為浩然吟一卷自序云庚寅十一月初五日
別山張公在患難中偕和不相棄集為浩然吟一卷自序云庚寅十一月初五日
別山張公在患難中偕和不相棄集為浩然吟一卷自序云庚寅十一月初五日
別山張公在患難中偕和不相棄集為浩然吟一卷自序云庚寅十一月初五日
別山張公在患難中偕和不相棄集為浩然吟一卷自序云庚寅十一月初五日
別山張公在患難中偕和不相棄集為浩然吟一卷自序云庚寅十一月初五日
別山張公在患難中偕和不相棄集為浩然吟一卷自序云庚寅十一月初五日

初見刻喜... 子結局定何如... 中資益友... 志始成仁... 辱滿天香...

別山和履公詩云... 兒女傷胡... 日日刀鋒... 堪朽腐... 貴底無錢... 肉皆完... 俱折... 忠烈司馬... 抗節如公有幾人...

生員虎神... 自設云... 碎山河... 安西李公... 曰大夫... 出而歎... 抵江... 副往... 三有... 其中... 外... 附... 為... 阮某... 阮亦...

其姓名... 聞補... 得三千... 無把... 復... 潭... 意... 昔... 幸... 危... 所言... 戊寅... 剝... 春...

壬午... 官... 設... 設閱... 卷二終

劉任義云國朝五事。越前代事孔子以先師。而祀以天子之禮樂。一也。優外戚以重祿。而處以官之職。二也。政本有歸。無母后專制之失。三也。兵柄有統。無悍將拒命之患。四也。禁官妓而嚴官箴。敦尚風化。五也。陸容云。本朝度越前代有數事。主不再擢中官。不封侯。臣下不敢擅生殺。重臣不得拜下僚。文廟不用木像。岳墳海難不加封號。文武官不得換姓。陳繼儒又舉十事。云。生員不許陳民間利弊。一也。九鎮以制府文臣為將。天子自為居守。二也。閣臣部寺之長。與邊腹大帥。外廷會推。內廷不專。三也。母后不稱制。四也。熱感不專政。五也。皇子講官。即用官像。不立博望苑。開天策府。六也。無劊莽。七也。無刺刑則刑之刑。八也。京師有熱感。省直有恤刑。非大典不輕赦。九也。任子不濫。十也。怡謂本朝善政。不可殫述。但天子自為居守。終是險者。重臣不辟下寮。反失器使。悍將不敢拒命。賢將亦無由建功。生殺不敢自擅。豪強亦無所逞。思此數端。俱有可高。至若內官不隸於家宰。蓬蒿登而難制。於禁司以官監。或膏破而莫稽。君臣之分太隔。故在廷無腹心之推。親疎之殺。不構。故小民受宗祿之果。科甲之氣。饒太。高貪吏之處。分太。輕官俸太薄。難以責廉。士進以文。莫與核實。一旦土崩。未必不由此數者也。

太祖定鼎金陵。填燕雀湖為宮。嘗出屠斷。後亦有遷釋之意。而不果。嘗為文祭光祿寺。神曰。朕經營天下數十年。事事按古有緒。惟官城前昂中空。形勢不稱。本欲遷都。今朕年老精力已倦。又天下新定。不欲勞民。且廢典有數。只得聽天。惟願銀版。此心。福其子孫。文皇北遷。有自來矣。
崇禎壬午。諭禮部。並在內各監局等衙門。官常典制。內外攸分。本職之外。豈宜侵越。我太祖高皇帝。酌古式。令獨嚴近習之防。勅內官母與外事。一時朝政清明。法紀整肅。本澄源意。甚深遠。朕慶後。追前。濼持祖訓。自今神宮等監。及各司局。庫等衙門。或典禮。結戎或鳩工。管鑄。或司膳服。或辨文書。都者勤慎小心。料理本等職。業。應類別。的極力。整頓。應節。我酌。加意。節。我各。更。精。專。供。事。守。法。奉。公。不。許。違。越。祖。制。干。預。外。事。違。者。即。以。亂。政。參。奏。處。斬。該。部。監。仍。詳。察。舊。典。將。各。監。局。職。掌。逐一。開。列。來。看。禮。臣。將。德。璵。奏。稱。按。洪。武。二。十。五。年。嘗。遣。太。監。而。再。慶。重。住。論。陝。西。河。州。等。衛。所。番。屬。令。其。輸。馬。以。茶。給。之。住。衛。番。番。於。軍。民。無。異。且。不。假。事。權。曾。住。即。遣。洪。武。之。世。

無他特選。永樂中始有遣使外。及遣往甘肅。延視。却來。回。諸。者。洪。熙。中。始。有。守。備。南京。者。正。統。中。始。有。奉。兵。討。賊。征。虜。及。各。省。鎮。守。者。景。泰。初。選。會。多。難。始。有。分。生。十。德。職。稱。監。鑄。者。然。仍。懸。高。書。于。鐘。等。節。制。正。德。中。邊。關。始。置。內。監。且。令。提。督。禁。兵。內。操。分。坐。勇。士。四。衛。軍。營。非。復。祖。宗。之。舊。矣。他。如。監。工。監。匠。會。同。審。錄。蘇。杭。織。造。權。稅。開。礦。之。使。大。約。利。少。害。多。兼。亦。視。設。旋。止。總。之。舉。成。於。高。皇帝。訓。諭。內。臣。毋。預。政。事。外。臣。毋。行。交。結。二。語。足。括。千古。治。亂。之。源。神。宮。監。掌。太。廟。祭。器。及。登。祀。灑。掃。殿。庭。所。麻。南。寶。監。掌。御。寶。璽。勅。符。符。軍。印。信。殿。上。神。宮。監。掌。灑。掃。殿。庭。及。裁。種。菓。木。蔬。菜。之。事。尚。膳。監。掌。供。奉。奉。先。殿。並。御。膳。與。官。內。食。物。及。督。先。採。寺。供。奉。諸。筵。宴。飲。食。之。事。尚。衣。監。掌。御。用。冠。冕。袍。履。馬。鞍。襪。之。事。司。設。監。掌。御。用。車。輿。椅。榻。食。椅。帳。帳。等。事。內。官。監。掌。成。造。婚。禮。禮。冠。冠。金。金。椅。帳。帳。儀。仗。及。內。官。內。使。點。黃。諸。造。作。並。官。內。器。用。首。飾。食。米。土。庫。架。閣。文。書。醫。倉。冰。窖。司。禮。監。掌。冠。帽。喪。祭。禮。儀。制。與。御。前。勅。合。賞。賜。書。票。表。背。書。票。並。長。隨。官。差。內。使。人。等。出。門。馬。牌。等。事。及。催。督。先。採。寺。造。辦。一。應。筵。宴。御。馬。監。掌。御。馬。及。諸。道。官。並。典。牧。所。關。牧。馬。騾。之。事。印。鈔。監。掌。諸。券。貼。黃。印。信。選。譯。圖。畫。勅。合。符。驗。信。符。檄。等。事。直。殿。監。掌。灑。掃。

殿庭。樓。閣。屏。廊。之。事。以上凡監十一。每監太監一人。正四左右少監各一人。從四左右監丞各一人。正五典簿一人。從五長隨奉御各五人。各門掌儀。啟。閉。關。防。出。入。午。門。端。門。承。天。東。華。西。華。左。順。右。順。每門正一人。從四門副一人。從四。鐘。鼓。司。掌。奉。先。殿。祭。樂。及。御。樂。並。宮。內。樂。與。更。漏。早。朝。鐘。鼓。等。事。惜。薪。司。掌。官。內。諸。處。炭。炭。之。事。以上凡司二。每司司正一人。從五司副二人。從五。兵。仗。司。掌。御。用。兵。器。並。提。督。匠。役。造。作。刀。甲。之。類。及。宮。內。所。用。梳。篦。刷。剔。針。剪。諸。物。內。織。染。局。掌。染。運。卸。用。及。宮。內。一。應。織。疋。綳。索。針。工。局。掌。成。造。棉。衣。服。付。內。官。監。收。用。及。造。內。官。諸。人。衣。服。鋪。蓋。等。事。巾。帽。局。掌。造。內。官。諸。紗。帽。鞋。襪。及。預。備。賞。賜。巾。帽。等。事。司。此。局。掌。官。內。諸。處。蔬。菜。及。種。田。之。事。酒。醋。局。掌。內。官。諸。食。用。酒。醋。麵。糖。諸。物。以上凡局六。內。承。運。庫。收。支。銀。元。金。銀。珠。玉。等。件。諸。寶。貨。之。物。及。同。日。銷。庫。掌。鈔。之。數。司。銷。庫。掌。內。各。衙。門。銷。錢。及。收。錢。鈔。之。事。內。府。供。用。庫。掌。御。用。香。米。及。內。用。香。燭。油。米。並。內。官。飯。食。菜。食。之。類。以上凡庫三。每庫故大使一人。從五左右副各一人。從五。

洪武三十年增置都知監掌內府各處行移一應關支物舍設太監一人左右少監各一人...

大祀殿歲正月擇日而行禮焉十二年始合祀大祀殿仁祖配享命官分獻日月星辰岳瀆鎮海山川諸神...

司。歲春秋各於陵殿致祭。屢經增減。至二十年立廟。雖鳴山。定以三皇為一室。

五帝為一室。高湯武為一室。漢高元唐太宗為一室。宋太祖元世祖為

一室。以新廟於陵殿。每室太宰一禮三獻。樂九奏。舞八佾。每三年一遣官。齋香幣至

陵殿祭之。嘉靖九年。停南京歷代廟祭。二十四年。撤元世祖。並其從祀五臣。

洪武中。命禮部將歷代名臣功德。兼全者。考究以聞。高皇帝名。查得風后。力牧

等三十五人。以奏。上曰。趙普是不忠於宋太祖者。元朝既有伯顏。其阿木安。豈不必

入於如漢陳平馮異。宋潘美等。皆節義兼美。始終無過。可一體祭之。從祀兩廡。歲以秋

八月卜吉致祭。廡二壇。少牢一。風后。皇極。太極。伊尹。伊尹。伊尹。伊尹。

高皇帝孝陵。文皇長陵。仁宗獻陵。宣宗景陵。英宗裕陵。憲宗茂陵。孝

宗泰陵。武宗康陵。世宗永陵。穆宗昭陵。神宗定陵。光宗慶陵。熹宗德

陵。毅宗思陵。老佛墳。莊祖廟。景帝。昭顯皇帝。神宗。光宗。熹宗。德

宗。先殿。先祿。守每日供養。初一日。捲煎。二日。鹽餅。三日。沙爐燒餅。四日。粟

花。五日。羊肉肥瘦角兒。六日。糖沙饅饅頭。七日。巴茶。八日。蜜酥餅。九日。

內油酥。十日。糖蒸餅。十一日。漫麵燒餅。十二日。椒鹽餅。十三日。羊肉小饅

頭。十四日。細糖。十五日。玉茭白。十六日。千層蒸餅。十七日。酥皮角。十八

日。糖漿糕。十九日。酥。二十日。麻臘糕。二十一日。揉糖糕。二十二日。芝麻燒

餅。二十三日。捲餅。二十四日。燒羊羔卷。二十五日。雪糕。二十六日。夾糖餅

餅。二十七日。兩熟魚。二十八日。象眼糕。二十九日。酥油燒餅。以上一月共用銀一

千五百九十二兩。又每月望日。用豬九隻。羊五隻。大尾羊四隻。香油。糖。滿。挑。荔

枝。梨。水。粉。諸。件。用。一。百。六。十。八。兩。零。

四月初八日。獻新不落夾。用銀一百六十九兩四錢。王宮供養與奉先同。每月用

一百二十八兩三錢。官膳每日三十六兩。每月一千四百六十六兩。厨料在外。藥房

靈露飲用。梗米老米在外。

皇后膳每日十一兩五錢。每月三百三十五兩。厨料二十五兩八錢。饒安皇后

同前。承乾坤坤兩宮。每月各一百六十四兩。

皇太子膳並厨料。每月一百五十四兩九錢。定永三。每月一百二十兩。內閣。寶錄

玉牒起居會典。制諸館。月支另有記。先祿寺每月。奏一切內外諸費。約二萬

館金見釋德理魁記

中山開平。岐陽。寧河。東。縣。所。謂。六。王。也。後。惟。徐。濟。承。歷。如。故。餘。皆。削。爵。為。編。氓。

弘治中。始。徵。其。嗣。孫。各。授。南。京。錦。衣。衛。指揮。使。嘉。靖。中。始。進。常。氏。懷。遠。李。氏。臨。淮。鄭

氏。定。遠。湯。氏。靈。璧。皆。侯。而。青。田。之。後。復。誠。憲。伯。王。鳳。洲。曰。人。知。有。六。王。而。不。知。有。六

公。如。馮。宋。公。勝。以。卒。於。建。文。初。一。時。兵。興。匆。匆。不。及。議。連。恤。耳。李。韓。公。善。長。雖。以。棟

疑。致。隕。然。反。政。殊。未。明。見。於。解。大。神。所。辨。免。狀。甚。悉。傳。賴。公。友。德。從。下。中。原。首。定。蜀

定。滇。功。特。開。平。置。而。不。錄。不。無。遺。憾。

國。初。天。下。諸。王。皆。置。護。衛。有。兵。權。請。進。後。遂。皆。革。罷。不。許。來。朝。惟。英。宗。復。辟。後。從。義

王。之。請。一。再。朝。而。烈。皇。時。唐。王。以。募。兵。討。賊。為。撫。按。所。糾。禁。高。懸。

初。將。軍。年。十。歲。即。請。封。號。祿。奉。弘。治。時。因。災。異。禮。部。會。官。議。修。省。事。件。郎。中。王。綸。白

諸。大。臣。定。議。平。及。十。五。方。准。撥。支。祿。未。定。為。今。以。民。供。言。之。則。日。憂。不。給。以。尊。宗

綸。之。住。住。衣。食。不。繼。聞。楚。宗。蕃。每。常。祿。多。缺。至。有。輕。斃。人。命。凌。犯。尊。長。願。發。高。牘。以

邀。口。糧。免。飢。寒。春。事。雖。可。恨。情。實。可。憐。立。法。未。盡。善。也。

嘗。平。心。論。之。有。明。之。富。不。在。官。不。在。民。而。皆。在。諸。宦。寺。及。藩。湖。治。宦。寺。之。法。莫。如。祖。述

周。官。制。於。家。宰。豈。涉。有。經。手。奪。有。制。凡。涉。賄。賂。可。加。罪。讎。而。北。衙。十。常。侍。之。禍。從。何

而。起。至。於。天。子。家。兒。衣。租。食。稅。是。無。職。守。不。肖。者。但。畜。財。貨。聚。聲。色。以。自。娛。即。有。賢

者。不。過。怡。情。翰。墨。較。量。音。律。奉。事。玄。釋。稱。出。類。拔。萃。耳。其。於。國。家。利。弊。得。失。如。避。家

諱。噤。口。結。舌。不。敢。置。喙。而。於。本。宗。之。流。離。用。頓。顛。連。無。告。者。亦。充。耳。故。目。如。秦。越。然

以為。此。有。司。之。事。也。德。政。不。修。親。戚。流。散。一。經。變。故。毫。無。藉。藉。首。就。閭。閻。遺。繫

賢。愚。同。盡。無。策。自。免。真。可。歎。也。使。當。日。如。賈。誼。所。言。家。建。諸。侯。而。少。其。力。凡。郡。王。當

封。祿。未。於。親。藩。分。撥。將。軍。中。尉。當。封。祿。米。於。郡。郵。支。撥。功。總。而。下。行。古。人。親。盡。則。祀

之法。雖。屬。藉。天。家。而。裁。其。糜。祿。士。農。工。商。聽。擇。一。業。科。甲。而。外。訪。其。賢。能。尤。著。行。誼

過。人。者。隨。才。擢。用。不。限。所。至。以。壯。維。城。既。不。以。繁。費。為。圖。亦。不。至。以。虛。俸。食。資。而。國

家。亦。得。收。根。本。之。勳。何。至。饑。急。無。濟。同。歸。於。盡。乎。常。朝。之。禮。近。於。兒。戲。既。於。軍。國。大。事

毫。無。干。涉。復。於。君。臣。情。義。絕。不。淡。洽。不。過。通。政。司。引。奏。一。二。本。章。例。下。各。部。及。五。品

以上。見。朝。辭。朝。各。官。面。奉。賜。酒。飯。而。已。昔。宋。理。宗。諭。羣。臣。曰。近。來。早。朝。多。奏。臣。下。解

免。小。事。而。大。事。乃。從。繼。進。甚。非。臨。朝。聽。政。之。意。今。復。宜。就。早。朝。面。奏。此。言。最。是。彭。公

韶。弘。治。中。曾。疏。請。於。午。朝。時。召。輔。部。大。臣。面。議。經。拜。急。務。不。知。午。朝。之。典。廢。於。何。時。

因觀楊嗣昌試藝園用姚明恭新范復粹方安貢魏漢傑

唐以來六曹尚書各有四司以本部為頭司餘為子司頭司者吏部郎中戶部郎中
之類是也子司者司封郎中度支郎中之類是也國初仍其制但改本部為總部洪
武二十三年仍改吏部曰選部戶部曰民部禮部曰儀部兵部曰司馬刑部曰憲部工部曰繕
部二十九年乃定今稱

先是世用六部堂上官不拘何衙門如天順間以布政王應為禮部尚書初無禮部
必由翰林之例又楊士奇以儒士由兵府審理胡傑由教諭李賢由吏曹薛瑄由御
史權謹由知縣等得入閣亦無內閣必由翰林之例成弘以後兩京吏部內外禮部
必由翰林自是翰林獨踞清要冠各衙門而稱首矣烈皇痛心積弊大破資格故有
知推考選翰林如汪偉等外官入閣如范景文蔡國用方岳貢等乙榜授即如孫
元化丘民仰或為大司馬如陳新甲巡按程轉巡撫如王漢按臣改授大鎮如張學
顏明經除授六曹如史惇徐有聲等屬舉立司部極如蔣臣建言武舉即授吏垣如
陳啓新立督無方大聖人圖治苦心廢材至意如和如滿而為之用者或不能盡心竭
力仰副知遇之厚從旁觀者但備分門別戶坐視居困之亂食身之蟻終亦同盡矣哉

屏門下省有給事中掌官圖朝革門下省改通政司止存其處給事中分為六科若
即以屬通政司封亦良法也

洪武十五年起南陽衛百戶吳權濬守衛鎮撫胡濬等一十三員為福建山東各布
政參政等官十八年改陝西指揮楊貴天策衛鎮撫歐陽相在等九員為河南四川
布政等官成化中亦改錦衣百戶何瑾為尚寶司丞府軍前衛副千戶于寬為兵部
員外郎此皆本朝舊章非前代遺事也

二十一年賜信國湯和夫人胡氏黃金二百兩白金一千兩鈔五百錠錄鐵三表裏
初曰掃之道專內政而無妬勤勞啓家夫婦同心若此古有之今人少見惟湯和與
爾夫人同服御里當天下大亂人各望家避亂飯依妻所在如之獨爾信國立熱
業於大庭今也切成名遂攜長幼而歸故鄉嗚呼爾夫掃里而來今歸故鄉也
登願結首夫人淑德命婦如之鮮矣特賜助和之功錄家之勞如夫人領之永樂
八年遣行人全吳勅涼州都督吳允誠妻曰比遣冠以兵背爾夫婿為孤爾夫及子
從朕征詔而爾能守節勵志與子管謀執叛者戮之以婦人而東丈夫之節忠
以報國知以脫志服甚嘉為今賜爾婦幣十表裏米百石鈔四十貫羊四控用示獎

嘉以婦人而特膺給表亦有之類也

質長白曰嘗考史三事有與今日用人相類者宋仁宗嘗嘆薄少年不足為臺閣
重宰相擇官務引老成不惟人望甚者皆言文章為世所笑如彭乘之在翰林楊安
國之在經筵今日故卜諸公不類是乎仲簡知廣州治為浙東第一而知廣州不能
博儉智高之能沈起令海門有治績而知桂州遂挑交趾入寇之釁孫承以文雅著
稱而知秦州過敏怯懦為邊人所輕今日經略諸公不類是乎唐憲懷貞尹京官時
京尉由墨勳入臺者不可勝數或問縣官相次入臺縣事辦否曰借辦於往時問其
故曰好者總在使倖者悉去故也問者大笑今日考選諸公不類是乎

宋乾德詔云史多難以求治祿薄未可責廉與其冗員重費不若省官益俸此實至
言外官全憑紙贖公費後亦盡行革裁盜鈴掩耳害在民生而京官則弊簡相懸丹
膏迥異大僚不具論祇如四衙門聲勢赫奕首蓋暮夜無日無之而冷署散員每月
止隨朝米一石其俸經歲不得闕支至於官已免即所謂折色也則取辦於贖罰庫
大約朽於不堪高印其值有若無耳士千午予衙門中領出玉帶一條逆瑞物也估
價千金比足九數十人之俸兵歸之堂官以候變儲誰為售者徒空言耳賢者安貧
中職與嘆北門而不自者精細捕名色等說因問為好以盈其素有志之士羞
與為伍此亦養廉無法激勸失平之弊也國初定黜陟之法百官歷俸三年六年九
年考滿三次大論黜陟迨後官或有缺不候考滿而遷去者多矣是三年陟官之法
不守也又三年一朝覲考察不候考滿而黜者亦多矣是三年黜官之法不守也既
行三年考察之法又行過缺推補之例天下庶官九載考績者幾何人哉况四方之
遠赴京考滿往還勞費且候公務惟令本處考核為便方面官有撫按開報考語亦
令就任復職侍朝親定黜陟兩不相悖也較士之法至國朝極嚴然待士亦稍稍薄
矣父千子有試表一序珠堪捧腹按金泰和九年省臣奏待士投檢至解髮袒衣索
及耳鼻非待士體大觀故事第令舉子就沐浴堂官置衣令更既可防濫亦不失
體從之此可舉行也

楊文懿守陳有殿記事六首云百官朝罷後賢良朝立瑞階共幾行展卷更瞻天
日表賜題初見璧奎先花沾紫硯春風暖音聲彫閣午漏長自愧薄才何似者敢先
充辟答君玉對策侍臣登殿拂金箋進士芳名在手邊御筆流音三甲定仙毫含潤
百行聯開當玉几臨風奏捧出金門映日懸萬口歡聲如鼓吹共瞻龍虎在中天

嘉以婦人而特膺給表亦有之類也

質長白曰嘗考史三事有與今日用人相類者宋仁宗嘗嘆薄少年不足為臺閣
重宰相擇官務引老成不惟人望甚者皆言文章為世所笑如彭乘之在翰林楊安
國之在經筵今日故卜諸公不類是乎仲簡知廣州治為浙東第一而知廣州不能
博儉智高之能沈起令海門有治績而知桂州遂挑交趾入寇之釁孫承以文雅著
稱而知秦州過敏怯懦為邊人所輕今日經略諸公不類是乎唐憲懷貞尹京官時
京尉由墨勳入臺者不可勝數或問縣官相次入臺縣事辦否曰借辦於往時問其
故曰好者總在使倖者悉去故也問者大笑今日考選諸公不類是乎

宋乾德詔云史多難以求治祿薄未可責廉與其冗員重費不若省官益俸此實至
言外官全憑紙贖公費後亦盡行革裁盜鈴掩耳害在民生而京官則弊簡相懸丹
膏迥異大僚不具論祇如四衙門聲勢赫奕首蓋暮夜無日無之而冷署散員每月
止隨朝米一石其俸經歲不得闕支至於官已免即所謂折色也則取辦於贖罰庫
大約朽於不堪高印其值有若無耳士千午予衙門中領出玉帶一條逆瑞物也估
價千金比足九數十人之俸兵歸之堂官以候變儲誰為售者徒空言耳賢者安貧
中職與嘆北門而不自者精細捕名色等說因問為好以盈其素有志之士羞
與為伍此亦養廉無法激勸失平之弊也國初定黜陟之法百官歷俸三年六年九
年考滿三次大論黜陟迨後官或有缺不候考滿而遷去者多矣是三年陟官之法
不守也又三年一朝覲考察不候考滿而黜者亦多矣是三年黜官之法不守也既
行三年考察之法又行過缺推補之例天下庶官九載考績者幾何人哉况四方之
遠赴京考滿往還勞費且候公務惟令本處考核為便方面官有撫按開報考語亦
令就任復職侍朝親定黜陟兩不相悖也較士之法至國朝極嚴然待士亦稍稍薄
矣父千子有試表一序珠堪捧腹按金泰和九年省臣奏待士投檢至解髮袒衣索
及耳鼻非待士體大觀故事第令舉子就沐浴堂官置衣令更既可防濫亦不失
體從之此可舉行也

楊文懿守陳有殿記事六首云百官朝罷後賢良朝立瑞階共幾行展卷更瞻天
日表賜題初見璧奎先花沾紫硯春風暖音聲彫閣午漏長自愧薄才何似者敢先
充辟答君玉對策侍臣登殿拂金箋進士芳名在手邊御筆流音三甲定仙毫含潤
百行聯開當玉几臨風奏捧出金門映日懸萬口歡聲如鼓吹共瞻龍虎在中天

楊文懿守陳有殿記事六首云百官朝罷後賢良朝立瑞階共幾行展卷更瞻天
日表賜題初見璧奎先花沾紫硯春風暖音聲彫閣午漏長自愧薄才何似者敢先
充辟答君玉對策侍臣登殿拂金箋進士芳名在手邊御筆流音三甲定仙毫含潤
百行聯開當玉几臨風奏捧出金門映日懸萬口歡聲如鼓吹共瞻龍虎在中天

楊文懿守陳有殿記事六首云百官朝罷後賢良朝立瑞階共幾行展卷更瞻天
日表賜題初見璧奎先花沾紫硯春風暖音聲彫閣午漏長自愧薄才何似者敢先
充辟答君玉對策侍臣登殿拂金箋進士芳名在手邊御筆流音三甲定仙毫含潤
百行聯開當玉几臨風奏捧出金門映日懸萬口歡聲如鼓吹共瞻龍虎在中天

楊文懿守陳有殿記事六首云百官朝罷後賢良朝立瑞階共幾行展卷更瞻天
日表賜題初見璧奎先花沾紫硯春風暖音聲彫閣午漏長自愧薄才何似者敢先
充辟答君玉對策侍臣登殿拂金箋進士芳名在手邊御筆流音三甲定仙毫含潤
百行聯開當玉几臨風奏捧出金門映日懸萬口歡聲如鼓吹共瞻龍虎在中天

楊文懿守陳有殿記事六首云百官朝罷後賢良朝立瑞階共幾行展卷更瞻天
日表賜題初見璧奎先花沾紫硯春風暖音聲彫閣午漏長自愧薄才何似者敢先
充辟答君玉對策侍臣登殿拂金箋進士芳名在手邊御筆流音三甲定仙毫含潤
百行聯開當玉几臨風奏捧出金門映日懸萬口歡聲如鼓吹共瞻龍虎在中天

楊文懿守陳有殿記事六首云百官朝罷後賢良朝立瑞階共幾行展卷更瞻天
日表賜題初見璧奎先花沾紫硯春風暖音聲彫閣午漏長自愧薄才何似者敢先
充辟答君玉對策侍臣登殿拂金箋進士芳名在手邊御筆流音三甲定仙毫含潤
百行聯開當玉几臨風奏捧出金門映日懸萬口歡聲如鼓吹共瞻龍虎在中天

楊文懿守陳有殿記事六首云百官朝罷後賢良朝立瑞階共幾行展卷更瞻天
日表賜題初見璧奎先花沾紫硯春風暖音聲彫閣午漏長自愧薄才何似者敢先
充辟答君玉對策侍臣登殿拂金箋進士芳名在手邊御筆流音三甲定仙毫含潤
百行聯開當玉几臨風奏捧出金門映日懸萬口歡聲如鼓吹共瞻龍虎在中天

越曙鐘初動瑣閣開廷唱科名引大魁金榜從三殿出玉音初自九天來於聲使
掩雲門樂餘響猶存繞殿雷海濟監祀聽拜罷百官拜賀得賢才得勝錦雲深處綺
廷張俊士成名拜寵先盡戴官札移入座共聆仙樂笑衝鸞案家日出宮袍爛紅香
風來俎豆香夾道彩旗歸馬鏡酒中猶自誦虞唐賦琳形庭冠佩列如山進士選成
玉筭班聖主歡恩在天上大臣傳旨出雲間羅衣一襲當先賜精幣千緡與家範草
木共歡承雨露明廷趨謝仰龍顏監祀陞立雁行聯拜謝皇恩涕晴天佩玉清
合宮滿響表函香卷御爐烟近臣贊禮雲霄際中貴開張日月前遙想重瞳樂觀處
定和琴瑟惹悵悵

京營官軍之制予於玉光劍氣集中記之詳矣日久弊盡盡失初創之緒半為中官
熱戚家人冒占按籍則有核實則亡已之役戎政尚書李公邦華稍稍稽覈遂為內
寺飛語所中罷任去去國之日守門摩拿爭持擊之至於裂其衣冠辱其妻女其可痛
恨去年庚戌後幾於空任甲申寇至點萬人上城亦不能足數而襄城監子猶大言不
懈為主戰不守之說以惑上聽寇薄城下伏戎四起戰守兩誤誤國之罪一死不足贖也
吳駿公曰祖制京營軍三十萬五軍府與三千神機為三大營後子忠廟改為十團

營成化初為十二團營以京軍班軍各三萬充之而班軍分其年以番直定京營常
得十二萬人也勳臣為提督內臣為監督少司馬協理戎政浸廢三千改為神機備
存三大營之舊又疏為二十九小營其罷廢者退為老營萬曆五年始置選鋒天啓
甲再設壯丁立殊科以增厚糧充其勇怯無以異也又有勇士四衛二營宣德中置名
為天子禁旅統領於京營而圍子營管上直又刀手及京軍步隊名曰前後公侯之
子弟亦隸焉備環衛危從不足言軍錦衣衛有總帥有東西司房有街道房南北鎮
撫司東廠有掌刑助刑千百戶皆取之錦衣領十二夥主微巡護察非常合之京營十
餘萬故稱之子所養之卒四方輕刑無行之徒托名擁衛合縣官者不可勝數又權
貴左右之家占虛名歷月給有事則備軍馬京師之人盡食管糧而京營幾於無
兵兵班軍之番上也請不行者皆入錢營免及至都督尉史要求百端往往正身脫
歸押班官受其錢以保其家即家請求工作亦利其直不必其人是以名為解
軍而無軍名為給糧而無糧祖宗宿衛政吏之兩制內與外交病京軍托而班軍亦
窮烈皇初即位戎政付郎手拜華嘆曰京營欲壞極矣請練汰其老弱虛冒而擇魁
傑材力之士為天子親軍曰此安危存亡所係也其言甚剴切乃稍習難振而矯情

性成且熱官家冒占者強半率甚其不便於已伺唱於上前曰京軍道路切切耳極
且有變請亟罷李侍郎以靖之上風和邦華忠願流言日至不無心動邦華竟龍去
代之者為陸完學盡更其法與中官深相結譽言日至而滿三考晉官保且得世內
歷上欲以大閱恩書示鼓舞而城守宜成遂於十一年躬自閱城前軍掌印勳臣大
集禁門紅盔將軍陸戰而屬於門勳衛帶刀護從者百餘人黃門列鼓吹天閑出良
駒五軍神樞勇衛前鋒各營林首弓機各樹盡鎧骨柱旗彩色絢爛天子驚而陸由
正陽崇文朝陽東門安定門得勝軍成宣武而下還宮翼日再由廣寧右安永定左安廣
德便門六軍望見乘輿呼萬歲文武官改服色帶騎從上大悅召完學入御帳面
贊勞飲以金尊酒者三即以尊賜之完學尋以年老乞身還龍養去而京營軍實未
可用也

京營有監督而下又有總理捕務者二人提督禁門巡城點軍三人皆以中官為之
中外多事官者易奏請上為之發帑金帝哈美馬厚募邊人備部伍然中官無他善
時用火器而樂局頻災議軍戰而車乘不習徒具文耳上屢旨訓練立標分撥日不
過二三百人勒習未終黃昏遂散使伴抽檢之所不及玩愒而使罰者無算令甲以

一管練一技長短左右不相習而互施雖練安所用之時邦華復召入為都御史過戎
政侍郎王家方于朝詢京營近創相向歎息明日邦華請對曰老臣向以戎政不窳
自謂永填溝壑不意復觀天顏去國十年聞京營之弊滋甚陛下雖與為家戎政王
家方為臣言之未嘗不流涕也上召問家方家方對曰主臣有之惟今日嚴實替之
禁改操練之法庶可救萬一然當邦華在軍時尚可為臣自度才既不及勢又已晚
恐快國惟上速退死生之上喟然不憚而罷
國初錦衣衛官二百十員後增至一千七百餘員祖制凡內臣傳陞及勳戚帶傳者
俱不管事其校尉以功陞者不得過十戶所謂功者如獲獲大夥強盜及十犯十惡
之類皆得陞一級諺謂之帽子頭凡過郊社大典分撥執事約用六百餘員而一應
仙橋軍乘撥糧餉之屬及平常五所五十司掌印放米制軍常朝掛金牌直日出
外奉駕帖竿人非此輩不請練其事其文武世廢子弟合計不過八十員或老疾或
幼稚或給餼奉差在京者僅二十餘員專以備而北鎮撫司及堂上之選統撥指揮
用具私人乃有以功陞傳道者漸次加至堂衛大約由北司進蓋北司專掌詔獄居
其位者多天性刻薄武使深內之人乃能迎上意而固己寵世家子弟不敢為也

錦衣所掌者由簿儀仗之事。旗手所司者。旗儀全數之屬。稽軍世平。而府軍猶劾。軍即漢之六郡良家子也。諸衛皆統軍年錦衣。獨校尉。即周之虎賁旅也。其粗擊。豪強捕盜賊。則漢之司隸也。以扶掖傳宣。又諸獄所寄。宜重其選也。

宋時待下有禮。然于至兵敗必誅。贖罪必刑。未有姑息者。國朝無甚恩禮。而法亦不行。敗軍之將。可以保免。職私巨萬。止於罷官。是存舟之漏也。至於小小刑名。臺不似借。反有凝脂之密。則輕重胥失之矣。烈皇勵精圖治。信賞必罰。督撫領將。賊報偵事者。時有誅矣。而稍弊。既久。相蒙吏甚。如瘴瘴虛損之人。投以海濱。驅除之。刑病未去。而身不支矣。奈之何哉。

大臣之義在於體國。小臣之義在於守官。何也。部院大臣。位尊任重。君國同其休戚。非一官之守能盡。而上之責之。亦不止於一官而已。如吏兵之會推。禮曹之會議。刑曹之會審。凡大典禮大賞罰。無不使六卿共之。非若尋常政體一部傳單也。奈何以一官自盡。而泰越視之。使備故事。喋不出聲。非大臣之義矣。至於部司之臣。本無言責。凡錢穀甲兵禮樂刑名。各守其官。以承其長。風復在公。自盡其職。上之責之。止於職內。未嘗以錢穀刑名之吏。兵禮樂刑名之法。官也。舍所當守。而越俎。是問非小臣之分。

矣。此論。未為不是。然小臣能言亦大有益。如分宜謀國。江陵發憤。臺諫寂然。而部司之班。侃侃正論。亦何可少。大夫當常職之會。胸有真見。軍為仗馬。毋為寒蟬。家為披鱗。毋為承寢。要是血性男子。不可奪志。豈以一官自盡。至於大臣。無能遇事。推諉模稜。作食住住。而乃復有小忠小信。假仁假智。詳以善奸。奸以善惡。刻變幻容。驅竊位。如韓城烏程之流。貽害亂罪。固不小。

四友辭。蓋說有云。考選科道。不當任用。行取諸人。凡取到。知推分置各部。即果。待一二年後。選其有風力者。任科道。則在量教之下。與吏部登聞相通。其人易知。且數歷中外。必老成練達。與新進。雖至通顯者。不同耳。

天下財力。止有此數。不在彼則在此。漢時離宮別館。至於百千。索慶其比。有宋以來。離宮之設。其極。至我朝。則大內之宮。亦止一二。而都城內外。寺觀數千百所。金碧輝耀。略如帝居。則漢代宮室之盛。化為佛土。矣。前代公卿大臣。居處服飾。不減王侯。國朝即元朝。上相自奉甚薄。而視藩有寸土之貴。官從服用。與人主埒。是漢唐大臣之變。歸於天潢矣。其次則大儒巨賢。習見大家所為。尤而效之。而其財力。又足以副之。往往兩分。儻擬其可究。詰夫人臣之盛。歸於天潢。固其所也。指思所以節之。猶當儆懼。制其甚矣。至人

擬其可究。詰夫人臣之盛。歸於天潢。固其所也。指思所以節之。猶當儆懼。制其甚矣。至人

主之居。化為佛土。耗散金錢。莫知紀極。不亦過哉。聖人復起。必有窮變通入之道矣。祖宗時。歲用者以一千萬。言之。國初歲用不過三萬。勦崇奉。天順間。加至八萬五千。成化以後。加至十二萬。以中帽局。貯羅度。張言之。成化間。二十餘萬。弘治間。三十餘萬。正德末年。至七十二萬。民生日蹙。物力日費。一切中飽之病。何可勝言。

東直門外。二十馬房。收草料。每一房用太監二人。每草一萬。須使費二十兩。其馬數不許稽查。曾有疏請查核者。問發充軍。此一弊政也。又司牲所。養羊三百六十餘隻。每隻日支黑豆八合。單一。收牧羊。單一百二十名。官吏二名。五年內。支過黑豆二千八百餘石。每石價四錢二分。該銀一千二百餘兩。單二萬四千餘兩。每束價二分。該銀五百餘兩。未八萬八百餘石。布花銀七百餘兩。口口開光。祥輝趙錦題。免怡在京間。大孺牧養牛羊若干隻。以供皇上冬月進乳之用。進乳。進至二月。期其數十倍於此。所支草料。糧米各費。不啻數十倍於此。監以內官數員。仍每年添補。死。清銀兩若干。其實每日進乳數升。仍取之市上。而此項錢糧。止供乾沒耳。

弘治中。查苑門外。貓十二隻。日支豬肉四兩。七兩。肝一副。刺蝟五個。日支豬肉十兩。羊二百四十七隻。日支菜豆二石四斗二升。黃豆一石四斗三升二合。西華門狗五十三隻。御馬監馬二百十二隻。日共支豬肉併皮骨五十四兩。虎三隻。日支羊肉十八兩。狐狸三隻。日支羊肉六兩。文豹一隻。日支羊肉三兩。豹房支豹七隻。日支羊肉十四兩。西華門等處。德子房。日支菜豆粟穀等項。料食十石。上命放之。以省浮費。其虎豹等。絕耗。聽其自斃。至正德中。悉復之。仍增數石。惜哉。以此養費。足供數十人。以此恤民。足以活無告之民數百人矣。又豹房文豹一隻。役勇士二百四十八人。歲廉二千八百餘石。又占地十頃。歲租七百金。徒以百姓之脂膏。飽禽獸之腹。以朝廷之金錢。充宦寺之橐。不知實生當作何痛哭。烈皇時。盡殺虎豹。以實社土。餘若屏之大聖人作用。迴絕奉常如此。

南京漆園。字以百戶。二員。甲軍一百餘名。搜園百戶一員。甲軍一百餘名。俱三年撥入匠採。取不過二百。桐園百戶二員。甲軍二百四十名。每年採油止一百五十。初不解其故。後查洪武初。以造海運及防倭戰船。所用油漆。搜鱗。悉取於民。為費甚重。乃設三園於鍾山之陽。各植萬株。以備用。而省民力。聖慮淵深。動念民艱。若此。然後來海運。不採樹。朽。荒。近無費用。則典守者之罪也。漆園。小。不復。弘治中。題准一。應祭祀。除奉先殿。並先師孔子。用尺四盤。其餘。以次遞減。其大善殿。

弘治中。題准一。應祭祀。除奉先殿。並先師孔子。用尺四盤。其餘。以次遞減。其大善殿。

漢經等處大庖廚等處朔望九七供養用各色菓品每歲通計九萬四千九百餘觔亦行量減

王文恪曰初內庫積金十萬每宮若干萬蓋崇朝儲以備邊未嘗輕費景泰末頗奢英宗聞之而嘆曰累朝之積其盡乎及復辟往視僅缺一角耳旋節他費補完之成化中梁芳等與作福祀官觀奇巧實石諸事而十室如流烈皇末年內外五詔至出宮中金盃銀盆等物餽廷臣妾應神祖所積不啻累萬是常實儲以此示儉耳暨開闢破城庫藏匱竭止於周皇后宮中得元寶七百錠而已闕後重修武英殿於地墓下得方磚數萬色如漆重不能舉察之皆積金也乃知何來在外者皆為逆賢建三殿給邊餉資盡而神祖所蓄不宣示雖聖子神孫不得而知之也

太宗設供應庫於內宮橋外密通御所云與守者出內作弊令納戶高叫皇帝則自聞之後有叫者以為警覺輒問使杖竟不得申非立法之善兵甲乙丙丁戊庚與天財承運庫俱在碑城北惟天財庫職前銀香料等最富文華殿南是內承運庫歲入銀兩除支用外餘皆入內女官庫雲南各處礦銀各門銀兩歲進若干亦入內女官庫各處折糧銀有一項入太倉以備邊用歲進西北諸處三十餘萬兩

古戶口登耗不同大約易代之初常耗而後平日久則登耗亦元末殘毀後後戶猶一十六萬五千七百餘口六千五百四十五千八百餘至萬曆六年戶一十六萬三千三百有奇口六千六百九十九萬有奇亦云或兵燹冊籍毀壞滿實多戶籍流離不報者家本初先生云今日賦稅之法密於田土而疏於戶口故土無不科之稅而冊多不占之丁是以祖稅不虧而庸調不足生齒日煩游手日眾一清之國未易言然亦幸有此耳仁政久溘乃役無度驪山之使黃河之役不悉庸調不足而患警端易揭為政固在人耳

何良俊有文田圖式最為簡易其言曰凡又田地實立經緯二冊蓋經冊記戶以戶為主而田從之戶有定冊而田從之有主冊而田從之田有定額而業主每歲有定冊田有定額則糧有定數每年止將總冊內各戶年米總數合者經冊內田糧總數照會計較重流糧則飛說自飽經冊圖式一戶某人幾丁田幾頃幾畝幾分內上鄉田若干若干下鄉田若干若干中鄉田若干若干下鄉田若干若干上鄉田若干若干即太祖所定黃冊凡假糧編役用之每年推收過割各國逐一開註送縣會計其數查真明白備造一冊據此假糧無脫漏若一戶而各區納糧

則吏書得以出入出隱蔽矣是即舊規所謂白冊至十年大造之時亦有依據將第九年之冊為主再加查審不甚費力二冊俱要各坊里編造蓋一坊之田亦不甚多其業主個戶里長必知之若個戶還此人之租而田在別人名下即係詭寄極易稽查若里長造冊受賄通同隱蔽查出重處但求精神周旋約嚴耳經冊圖式上鄉某區田若干畝中鄉若干畝下鄉若干畝此田冊也各區各坊之田皆有定額如有買賣易主即照經冊各人戶內扣改個戶姓名各圖查算明白送縣備查與管糧官將經冊內各戶某鄉田糧合者經冊內某鄉糧數查算明白務要相同則安得有弊今徵收一戶之內有數十處分納者其各戶田少之處有止納一二錢者頭緒繁多稽查不易若二冊之式一定則弊革而官亦便

永樂大典初命解籍纂輯名文獻大成上據其未備乃命姚廣孝重修之正總裁三人儒士陳濟與馬副總裁十五人纂修輯事編寫各官吏凡二十一百年五年乃成凡一萬一千餘本賜名真千古奇觀也雖經大變閱至今尚存不陳和尙曾得見之裝潢整潔如未觸手也

古今治曆有亡慮數十家由黃帝紀歲凡六改漢五改魏訖隋十三改唐訖五代十

六改宋十八改金元三改其間傑然名家者三漢太初以律律曆大行以著元元授時以居景而章景為近其所因者本也太祖吳元年太史令劉基進戊申大統曆已而欽天監博士元統請以洪武甲子歲冬至為曆元然與授時無增損但異名耳自後建議改正則有俞正己鄭善夫周濂州相諸人專官修治則有董軒樂觀華湘諸人著者考定則有鄭世子戴瑄則使邢雲路諸人言人人殊旋復報罷迄於萬曆西士來省繼軌遞至一時象緯曆算之學迴出尋常李之藻推較子定庚徐光啓連如子烈廟開局京浙開微折齒可謂精矣國變後乃始頒行痛哉然今之星家云為人推算祿命用舊曆則驗而用新曆則不驗此又何也

萬曆十三年父理評事鍾子仁進酒色財氣四箴被譴其辭曰酒為地靈所釀不輒心志內腐威儀外缺神為疏欲明德與隆修飾術術成風進聖下醜醉勿崇

樂淫下內壁勿厚 競彼珍饈錫鉢不刺公簪構私人家慶既武散鹿臺天下歸心

隋場利和天命難違進樂陛下貨賂勿使 遂復忿怒恣性任情法尚操切政及公
平大舜溫恭和以致祥泰之基厚群懇孔道進樂陛下舊恩勿減于仁此意雖善而
詞近悖殊之使容容地之義且進樂陛下是何等語宜其不入也
列皇時嘉善錢士升以上聽為狂言欲征江南富室之財亦進寬簡虛平四歲梯上
意請情伏其詞

一監司登對神宗問愛儀對曰不知問何以不知曰臣於職事非不盡心偶不知
他日擇按察上曰向有不知愛儀者為誰宗執請其故上曰朕欲知四方利病須
忠信人如愛儀杜撰一個有甚不得大哉王言觀人於所忽如此

趙無聲離會試後上萬言書曰臣東海鹽儒也萬歷丁丑由里選入國學庚子應
試京闈主司拔臣第一時有以苦思解學科臣者蒙神宗皇帝特不苛求臣何此作
養特恩恨不即捐頂踵願履上公車而履報能庚申秋神宗升遐臣聞訃長號痛報
幼無日公車之志灰兵會聞違傲喪師感地且利廣安計此春試事王者必別有
一段振作精神雖真才以裨實用二十年來熱血不得流之神宗前者今或流之皇
上之前故得從事計臣比至見部臣條陳無不切切於真才實用而與紫元重後場

臣史和喜度必有以自見於此三入閣中唯竭心勤而五策指事直陳不惜忠諫尤
臣所謂感殊過於光朝圖報稱於今日者道放榜而臣仍黜落臣伏思之在臣之
身可廢也而臣言決不可不收況今時事日趨艱險日甚雖非臣子愚然而度
此竊效古人請鬪上書之意願五策中要指而並悉所未盡以備補救之萬一惟
皇上垂聽焉主司策位首言臣字臣謂學期實用不務空文論學於今日一切漢唐
中粉飾文具不足法莫若扶其要於時務當此東西多故廢虛正虛不坊仍茲前代
中興機略而近則采輯二說所為經界中原者若何而以赤手爭天下速履履光日
月若何而以藩服境內難犁虜廷真九鼎何以今日全盛之多方不能制小醜雪國
辱反覆開論以振怯懦之膽而收柔脆之骨使異日者即幸有甘泉之飲而不虞不
難從容生鎮以依安攘之敵則學有實用而經筵日講正不必報也臣故於篇終申
之曰不此之粉飾抗坐講之禮進折柳之規正心誠意不存於其位懼其同於學究
無儒也主司再策策及用智而論言漢唐以來五臣之烈臣謂如張良諸葛亮唐郭
子儀三人者真智如愚無庸置喙若冠履澹澹之倫不可無議矣然了此不過五日
似非確有成見者不能片語折券乃若謝安而與前四人並置品題則臣所未解也

今推安者謂安指授方略不動聲色而推強敵廟所謂方略於史絕不概見亮考肥
水之戰使以朱序思歸其情實於我謝玄因而推之非安預有神謀秘計能使之
半渡潰也臣故於篇終申之曰今之君子好談揮麈之遺風自謂比肩赤松接踵卧
龍及臨敵而懼無倫不能為先賢之子儀即欲求如準之亦法而其肯以身試此所
謂以歷習成其真愚者也三策策及大法小廉臣謂大臣自處與小臣異小臣崛起
窮巷饑寒之色未除於世味易染故不得不辭以廉若大臣歷踐華廳鑄鼎自其本
分而區區以脫粟布被表見無論不足成器恐於報稱亦善海則直當奉法自勤而
不必拘以廉法何妨即所稱伊周是也尹之事太甲也不狎不順舉葦小恭屏置之
且之事成居則負戾不言舉出則破斧不避怨也皇上冲齡踐祚與商周二幼主正
似祀憂者謂幼志未定願致疑於林旁之側二臣憂國奉公之法獨不可做而行乎
即伊周事素有其難責備而所策策皆淡泊之武侯亦不僥倖清人之衣致也臣故於
篇終申之曰位若公孫而徒借酸士寡夫之容蓋其猥瑣庸鄙之質所謂法不成法
並廉不成廉者也四策策及和衷而臣謂中與中外外復互爭似兵不
中不外中立而制其命者誰皇上冲齡方且聖其耳目心務慈妻之二三元老則砥柱
狂瀾者有彼屬恐不得聽諸臣之指計也且今中外之事公論在朝野定案在疆場固
非費口所能掩亦非費口所能亂當為者誠深濯肺腑而奉皇上之衣紙以雷厲而
風行之片語獨裁故知白且外何必效兒女之露嘴哉臣故於篇終申之曰明知曲直
有歸而莫與判畢竟酬知過之心不勝其避嫌忌之心急上奉公之念不勝其憂交
植黨之念也至策士且竣受及邊警而謀所為中病之方切時之畫臣謂今之邊事
必非一召募一加派一發帑一易將所能了辦甚明而四者之病一振於召募惟召
募而餉不得不加帑不得不得不發帑而究竟總不能得其用何者自撫順之
役殺戮倍慘我兵氣奪繼以四路敗衄飲百戰百勝此百戰百敗風聞四方此曹生
氣漸滅殆盡凡今之應募至者皆以金錢餌而致之而未幾或中道逸或乘隙噤或
望風奔金錢用未既而眾已鳥獸散矣何者未計此而自知必死也夫准陰能驅市
人戰亦驅生人耶若市之死人即轉白龍能驅為今計莫若督格恢復之議而
一意固圍困之法莫若於練習時至回其生機而奪其死魄非可責之卒伍也必
首重其責於總督總督自信其能生人矣而後以轉大將大將自信其果生兵而後
以轉偏裨偏裨自信其果生兵而後以轉千夫長千夫長轉而下勢不能入人

臣史和喜度必有以自見於此三入閣中唯竭心勤而五策指事直陳不惜忠諫尤
臣所謂感殊過於光朝圖報稱於今日者道放榜而臣仍黜落臣伏思之在臣之
身可廢也而臣言決不可不收況今時事日趨艱險日甚雖非臣子愚然而度
此竊效古人請鬪上書之意願五策中要指而並悉所未盡以備補救之萬一惟
皇上垂聽焉主司策位首言臣字臣謂學期實用不務空文論學於今日一切漢唐
中粉飾文具不足法莫若扶其要於時務當此東西多故廢虛正虛不坊仍茲前代
中興機略而近則采輯二說所為經界中原者若何而以赤手爭天下速履履光日
月若何而以藩服境內難犁虜廷真九鼎何以今日全盛之多方不能制小醜雪國
辱反覆開論以振怯懦之膽而收柔脆之骨使異日者即幸有甘泉之飲而不虞不
難從容生鎮以依安攘之敵則學有實用而經筵日講正不必報也臣故於篇終申
之曰不此之粉飾抗坐講之禮進折柳之規正心誠意不存於其位懼其同於學究
無儒也主司再策策及用智而論言漢唐以來五臣之烈臣謂如張良諸葛亮唐郭
子儀三人者真智如愚無庸置喙若冠履澹澹之倫不可無議矣然了此不過五日
似非確有成見者不能片語折券乃若謝安而與前四人並置品題則臣所未解也

今推安者謂安指授方略不動聲色而推強敵廟所謂方略於史絕不概見亮考肥
水之戰使以朱序思歸其情實於我謝玄因而推之非安預有神謀秘計能使之
半渡潰也臣故於篇終申之曰今之君子好談揮麈之遺風自謂比肩赤松接踵卧
龍及臨敵而懼無倫不能為先賢之子儀即欲求如準之亦法而其肯以身試此所
謂以歷習成其真愚者也三策策及大法小廉臣謂大臣自處與小臣異小臣崛起
窮巷饑寒之色未除於世味易染故不得不辭以廉若大臣歷踐華廳鑄鼎自其本
分而區區以脫粟布被表見無論不足成器恐於報稱亦善海則直當奉法自勤而
不必拘以廉法何妨即所稱伊周是也尹之事太甲也不狎不順舉葦小恭屏置之
且之事成居則負戾不言舉出則破斧不避怨也皇上冲齡踐祚與商周二幼主正
似祀憂者謂幼志未定願致疑於林旁之側二臣憂國奉公之法獨不可做而行乎
即伊周事素有其難責備而所策策皆淡泊之武侯亦不僥倖清人之衣致也臣故於
篇終申之曰位若公孫而徒借酸士寡夫之容蓋其猥瑣庸鄙之質所謂法不成法
並廉不成廉者也四策策及和衷而臣謂中與中外外復互爭似兵不
中不外中立而制其命者誰皇上冲齡方且聖其耳目心務慈妻之二三元老則砥柱
狂瀾者有彼屬恐不得聽諸臣之指計也且今中外之事公論在朝野定案在疆場固
非費口所能掩亦非費口所能亂當為者誠深濯肺腑而奉皇上之衣紙以雷厲而
風行之片語獨裁故知白且外何必效兒女之露嘴哉臣故於篇終申之曰明知曲直
有歸而莫與判畢竟酬知過之心不勝其避嫌忌之心急上奉公之念不勝其憂交
植黨之念也至策士且竣受及邊警而謀所為中病之方切時之畫臣謂今之邊事
必非一召募一加派一發帑一易將所能了辦甚明而四者之病一振於召募惟召
募而餉不得不加帑不得不得不發帑而究竟總不能得其用何者自撫順之
役殺戮倍慘我兵氣奪繼以四路敗衄飲百戰百勝此百戰百敗風聞四方此曹生
氣漸滅殆盡凡今之應募至者皆以金錢餌而致之而未幾或中道逸或乘隙噤或
望風奔金錢用未既而眾已鳥獸散矣何者未計此而自知必死也夫准陰能驅市
人戰亦驅生人耶若市之死人即轉白龍能驅為今計莫若督格恢復之議而
一意固圍困之法莫若於練習時至回其生機而奪其死魄非可責之卒伍也必
首重其責於總督總督自信其能生人矣而後以轉大將大將自信其果生兵而後
以轉偏裨偏裨自信其果生兵而後以轉千夫長千夫長轉而下勢不能入人

賦而不植於人。人賦惡精神不足動而生氣必不固。固未易。而何言戰。故夫
 恢復之議非遲之十年。未得輕議也。而說者猶曰吾以天下全力。何難滅此朝食。夫
 四五年来。無地不徵兵。無地不加餉。全力亦略。而致安在。臣故於篇終申之曰。似
 復之名甚正。積甚高。心非不慕之。而今非其時。但願中外諸臣。無一急於復之名。而
 一。輕開恢復之口。如是十年。於不見不聞中。密為之圖。使敵情。吾術中不覺。而後
 可。也。雖然。東雖有五合之。總歸一事。請得舉其說。夫遲之十年。第就彼已。理勢論也。
 乃今。且利。敵前之。莫急於擇人。莫若用舊臣。用舊臣。則經臣。熊廷弼。決不
 可能也。今。試。問。諸。臣。能。請。假。中。要。官。者。孰。與。廷。弼。諸。假。中。兵。將。勇。怯。者。孰。與。廷。弼。諸。假。中。
 軍。情。形。勢。孰。與。廷。弼。諸。假。中。要。官。者。孰。與。廷。弼。諸。假。中。兵。將。勇。怯。者。孰。與。廷。弼。諸。假。中。
 廷。弼。誰。任。者。則。事。不。功。自。是。廟。堂。之。非。廷。弼。罪。也。經。撫。之。不。相。能。久。矣。矣。極。者。早。宜
 分。之。使。戰。守。各。負。其。責。則。就。其。所。當。各。有。可。觀。即。不。然。而。功。罪。較。然。亦。不。得。更。却。而
 當時。莫。有。持。是。議。者。何。怪。乎。其。兩。敗。五。釋。足。謂。彼。輩。罪。即。戎。而。以。嚴。旨。督。其。後。因。今
 日。被。議。第。一。者。也。其次。則。莫。若。議。分。地。凡。今。之。不。能。分。者。皆。自。為。地。者。也。以。臣。之。愚
 無。論。前。此。二。臣。不。當。命。今。之。樞。臣。領。臣。合。而。卒。之。一。城。何。為。者。况。今。經。略。極。難。得
 人。前。非。遺。舊。經。臣。以。初。服。則。必。當。以。視。師。者。總。其。事。而。鎮。道。以下。則。盡。地。而。守。業。性
 甚。鎮。其。任。甚。重。各。界。其。任。功。無。旁。分。而。罪。亦。無。旁。貸。蓋。前。既。以。壹。部。議。事。今。斷。不
 能。前。車。也。其次。則。議。設。險。出。海。以。外。海。難。撤。兵。今。當。別。設。藩。障。以。山。海。作。邊。障。以。水
 平。作。廣。障。以。刺。門。作。山。海。重。關。要。嶺。各。也。精。銳。而。以。各。將。督。之。賊。臨。關。則。湯。城。固。守
 以。扼。其。吭。賊。式。從。間。道。入。則。我。將。銳。卒。尾。其。後。如。尹。繼。倫。故。事。如。是。既。可。杜。神。京。之
 外。護。又。可。樹。勤。王。之。聲。援。此。又。宜。越。日。措。置。者。也。而。至於。臨。陣。決。機。則。又。莫。如。議。御
 兵。御。將。御。兵。之。說。在。楊。永。春。等。對。陳。先。遣。一。二。百。人。嘗。敵。陷。陣。則。已。不。能。陷。而。還。者。
 無。眾。少。畫。段。之。又。遣。一。二。百。人。往。前。法。以。是。人。懷。必。死。戰。無。不。克。所。願。為。將。兵。者。
 策。也。御。將。之。說。在。周。世。宗。世。宗。為。劉。景。所。敗。是。日。斬。敵。將。何。儼。等。七。十。八。人。兵。威。復。大
 振。卒。敗。景。夫。一。日。而。斬。七。十。餘。將。無。將。矣。而。功。率。以。成。可知。真。將。自。不。之。而。法。不
 必。則。覆。不。去。層。不。去。則。真。不。出。庸。庸。者。混。之。也。所。願。為。將。將。者。策。也。而。求。其。本。計。則
 其。急。於。用。謀。臣。觀。敵。之。用。兵。其。將。擊。也。必。先。伏。以。襲。我。一。動。則。如。飄。風。迅。雷。而。使。我
 手足。不。及。播。一。切。廢。置。故。奇。種。種。出。我。所。不。得。窺。而。我。數。年。來。未。聞。有。一。戰。出。於。謀
 者。即。如。昨。歲。復。獲。奸。細。劉。保。所。利。敵。直。一。月。百。金。耳。夫。其。人。而。可以。百。金。動。至於。滅

門不願。既有賞其滅門之罪。而更月以千金。其為我死。死。再計。我。兵。事。當。陰
 而必陽用之。兵。事。尚。詭。而。必。正。出。之。如。畫。地。圖。如。行。鄉。既。如。之。何。其。可。也。臣。觀。彼。自
 操。順。以。來。每。破。一。城。一。鎮。未。嘗。不。用。內。應。蓋。彼。之。得。志。惟。是。其。可。乘。亦。即。在。是。因。其
 虛。而。虛。之。因。其。實。而。實。之。安。在。彼。之。終。不。可。圖。而。遠。東。之。終。不。可。復。也。而。臣。猶。有。說
 焉。今。朝。廷。用。人。莫。病。於。未。核。其。功。能。先。以。官。爵。夫。權。以。行。爵。爵。以。酬。功。功。不。重。則
 法。不。行。爵。及。同。功。何以。責。功。廷。弼。一。世。偉。人。而。初。出。再。出。兩。晉。秩。而。兩。無。辭。臣。時。已
 竊。議。之。故。任。事。者。與。其。為。哀。應。秦。之。侯。國。毋。寧。為。解。懸。邦。之。自。掃。而。朝。廷。任。人。與。其
 奪。於。不。功。之。後。而。思。已。衰。毋。寧。嚴。於。未。任。之。初。而。精。其。選。堂。堂。天。朝。豈。其。之。人。蓋。即
 有。之。而。莫。敢。自。任。耳。何。者。任。事。易。成。事。難。而。無。奏。議。事。又。易。彼。謂。寄。首。領。於。敵。猶。可
 且。暮。侯。而。寄。身。名。於。多。口。恐。碎。登。而。不。及。收。也。嗟。乎。今。天。下。士。氣。約。結。釀。成。一。片。靡
 靡。世。界。實。惟。二。十。年。來。博。擊。鉏。剪。之。積。威。相。沿。刻。制。之。當。此。日。而。猶。不。痛。懲。履。歷。其
 何。能。稱。義。骨。及。發。真。可。痛。哭。流。涕。者。也。然。臣。終。不。得。不。求。備。於。宰。相。臣。嘗。讀。金。史。終
 篇。曰。金。自。南。渡。後。為。宰。執。者。會。無。復。深。謀。臨。事。必。低。言。欺。誑。互。相。推。讓。以。為。養。相
 體。事。危。輒。會。議。講。不。得。報。曰。侯。再。議。已。而。復。然。或有。言。當。報。創。者。必。指。為。生。事。母

北兵壓境。則敵對泣。或殿上長吁而已。浸尋良久。卒以亡國。天祚皇明。府數固未
 艾。然。適。日。台。衡。不。幸。有。其。災。矣。所。親。社。稷。有。靈。志。與。轉。一。鐵。石。肝。膽。不。願。身。家。不。願
 名。譽。苟。利。國。是。死。生。以。之。於。以。作。士。氣。使。豪。傑。傳。展。布。而。收。其。用。庶。未。路。猶。可。振。也
 書。為。通。政。表。可。立。格。不。上。二。十。年。後。言。無。不。驗。天。乎。奈何。
 神。廟。時。朱。文。懿。聲。禱。禱。有。云。免。童。走。卒。無。非。怨。祖。臣。等。之。言。墳。尾。流。離。無。非。感。悟
 臣。等。之。狀。乃。者。會。擇。官。來。據。有。各。處。撫。按。書。未。開。紙。而。知。其。為。礦。稅。令。臣。等。如。何。據
 察。如。何。批。對。批。對。據。已。非。一。朝。巧。言。如。簧。不。過。增。據。皇。上。於。軍。疏。以。留。中。而。臣
 等。之。書。不。可。無。合。時。時。戶。外。難。無。對。策。之。冤。家。日。日。街。頭。列。不。欠。錢。之。債。主。按。劍。相
 視。詳。語。頻。切。語。則。激。矣。然。非。對。君。之。體。一。科。臣。攻。大。臣。云。今。大。臣。之。舉。動。亦。可。異。矣。
 謝。通。則。實。伐。其。善。言。去。則。厚。觀。其。善。既。陽。為。必。去。之。形。以。乞。憐。皇。上。又。陰。為。復。留。之
 勢。以。駭。制。羣。情。揚。波。交。流。方。接。尾。而。掉。地。離。心。未。斷。更。厲。齒。以。待。人。又。按。臣。來。一。層
 更。云。一。日。已。百。有。未。育。者。幾。為。阿。堵。所。遮。七。竅。已。迷。未。迷。者。止。有。孔。方。一。數。言。則。巧。矣。
 然。非。正。大。之。論。

先宗御極。命儒臣取祖宗朝百官疏法。集為一書。進覽。於是。查。以。忌。字。冠。者。二十六

顧志信曰文安伯張輓... 欽定四庫全書... 卷之三十一

李煜... 欽定四庫全書... 卷之三十一

則黃尊素李應昇劉芳張慎言惠世揚房可壯章允儒劉弘化蔣允儀侯慎游士付
等部郎評議則賀張張先前孫必顯汪始亨等任子晉郎則趙隆美許念敬張念堂
等最恨最重者三國次者二國輕者一國也君子曰元祐黨碑昔人擬之十佛名經
然則小人之欲陷君子也所以不朽君子也點將同志諸錄將以為衆正之一綱而
不知其流芳於百世謂徽宗為諸君子之知己可也欽定進案一時之爰書即
千秋之鐵案雖有孝子慈孫不能改矣熱中之士云胡不思然前錄或有俾入得為
附驥之蛇而後案亦多失出反陷吞舟之網此中亦似命數焉

烈皇御宇首修巨惡之難者兵部主事錢元愨也疏畧云魏忠賢以彘虎之姿供
衣之役先帝念其厥勳左右故以事權摩小議附勢漸稱功德布滿天下幾
如王莽之安引符命列爵三等昇於乳臭幾如梁冀之一門五侯偏列私人分置要
津幾如王符之狡免三窟與珍寶寶藏積積布帛幾如董卓之郿塢自圓廣開告誅
鋤士幾如卽甫之鈞黨株連陰養死士陳兵自衛幾如桓溫之廢後置人宜勒歸私
家使無尾大之患魏良卿等既非開國之勳又非從龍之寵安得玷茲茅土自宜褫
斥至若許復實之張體乾煅煉孽貴之楊憲夫頭乘與之張凌雲委官開棍之陳大
同號稱大兒之田爾明穿國契友之門太始凡為爪牙俱宜明暴其罪或煙或放而
奸黨可清矣

求言詔略云適者上天垂戒月食太甚朕仰觀玄象惕焉不寧與爾大小臣共圖挽
回之策即如九邊京運歲入不敷所出遠黔新餉日增而尤虞其匱欲求充足其道
何由若勿盈解而山林之沉錮者未登啓事夫位署有定壅滯堪通而各衙門多官
冗吏猥濫更甚分毫無益徒吸民膏裁減清汰豈可不講加派之任勢非得已近來
有司敲骨竭髓以實其廩夫深己愛民責在良吏作何選擇錄此測敵日今東西交
誼戰守託無定謀師老財殫尚鮮成算禦侮之道其効安在况民貧而歲復稔吏竄
而治日散大臣憂境長瀆不得靖共之圖小臣望氣占風已長紛囂之漸有一於此
足干天和爾九卿科道務東舟誠各陳所見苟可以安民察吏富國安邊者朕將採
行之勿以虛文塞責

翰名對云朕自御極以來夙夜焦勞惟茲封疆民瘼遑回在念故屢召平臺時屢商
推期振情竄之弊一新明作之猷第召見以時則情意未洽咨詢有間或泰爾未諒
欲與大小諸臣日相晉接共善庶務而諸司各有職掌協理各有公署宜召類類恐
滋耽閣惟是輔臣職任股肱寄臂心膂呼吸相通最為切要今後除成著嚴禁外朕
當時仰文華一切章表與輔臣面加恭議務求至當爾大小臣工各宜精白乃衷請共
爾位有官守者恪修職責毋飾虛文有言責者確竭悃誠毋違應說若事關奏請宜
剖晰者仍候不時稟宣面垂詢察奉公有特恩徇私有顯罰一洗欺玩之習共扶熙
績之功嗟乎唐德奉天之詔雖驕軍悍卒皆知感泣以烈皇受披衷推赤及復詳切若

此而在廷諸臣聽之說說可奈何。神宗深居簡出則以盡勝歸之。先皇廟精宵旰則以察核少之。語曰：為君難，為成世之君何難？為宗廟諸臣之君則難耳。

諭嚴舉劾略曰：朝廷賞罰惡全憑舉劾。凡以論辨官方，謀修職業，關係甚重。不知起自何年，沿成積套，復吏則人皆卓異，課武則才盡孫吳，殊非論奏之經，無當激揚之實。朕深厭之。今後論舉薦各官，或守極清嚴，或才刺煩劇，或綜釐弊說，或撫字心勞，酌略稱揚，言期當實，不得但談駢詞，混加誇誦，論劾等官，指事詳彈，各有本色。無罰重而本輕，使甲苛而乙縱。其地方人材，亦必確訪素行，方許登奏，不得以薦剡為煤炭之捷徑。方。按章履以程功實，核行能而施舉擢，與自茲未為定令。

上聽明天縱精請音律，常論近臣曰：正樂大典，朕所覽歷代琴譜，內多俚語，則字有開風化，運着琴韻，通曉者詳加刪正，製琴二百張，以銅為之，取其清越，命書文憲取入中書，手詔商訂。皆出人意，和御製琴文五曲，一曰五建皇極，官音二曰百僚師師，官音三曰於變時雍，官音四曰萬國咸仰，官音五曰四夷來王，官音變後悉遺。焚燬，惟記其第一段，亦常錫以鳥鳴。第五曰建極維王，維王建其有極兮。垂穀寬授。

卷四
琴主以為天下綱，又制訪道五曲，亦分五事，五行一曰空峒引，二曰賦文歌，三曰據梧吟，四曰春同契，五曰爛柯遊，文俱不傳。

癸未三月十一日，諭內閣輔臣朕以寇函文訶，斯夕雁寧近報，楚寇披猖，益逞兇毒，朕心不勝痛憤。義當大討，親征，次輔臣忠略壯猷，沈雄，應練具能，仰體朕意，靖亂安民。茲特命以原官兼兵部尚書督師平寇總率，調度各督撫協力奏功。特賜高方劍一口，以重事權。加賜斗牛服一襲，銀一百兩，大紅紵絲四表，監馬五十匹，用示莽禮。再給賞功銀五萬兩，銀牌大小一千面，銀花一千枝，銀盃大小五百個，各色蟒衣一百疋，各色斗牛飛魚百疋，一百疋各色雲綺，二百疋各色絹五百疋，各色布五百疋，以充軍前犒賞之用。一應兵餉用人，併勒印旗牌，勛令等項，卿等傳與各衙門，速行計議，給檢掛按，奏撫督著有能，登以其知兵用之，禮禮隆重，誼當捐軀圖報，而廷莽亂，朕賴爾命長，喋有以軍事進言，或為違將材者，都不聽受，惟指肩吁氣而已。違廷不行，負恩家，謠雖有曲，謹小節不足稱也。

四月初，諭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周延儒，頃者逆匪扣關入內地，東西各軍，旦夕拔，各督撫鎮道等官，統兵截扼，捷音屢報，而大創高橋此

時不合力勤，其日且益滋狂逞，卿忠敵奮，義氣沉雄，自請視師，不避危險，朕甚嘉之。特命卿以原官督師，備前寧前密昌宮通津保等處軍務。一切督撫鎮將主客兵馬，並京營兵將等官，關係攸重，事關體節，制便宜調度，如有違留抗違，失誤軍機，立行參奪。重者，徑以軍法從事。有功的立行陞賞。仍着兵科給予事中，方士亮，兵部職方司尹氏，與隨行監紀功罪，不時馳報。其各督撫鎮官塘報哨探，俱着兼速，科司二官，以憑調遣。奏不得緩候，取罪惟御股，元輔體勞，朕方倚賴，不忍暫離。勉從敦請，代朕親行。指日功成，星馳入闕，以慰朕側席望。至意，因卿時就道，即將文淵閣印摺，奉應用行。有懲賞用，酬厥勲，卿往欽哉。廷儒再相，願似寬大，收人心，督師之請，亦以興化，退留。夫失上意，故矯為此舉，即日就道，以示忠毅，而冀益俱失，身名俱喪，欲不謂之負恩可乎？

招撫河南上寨詔曰：朕奉天子民，日以除暴安民為急。自聞賊煽亂，肆逞凶殘，致我窮黎大罹水火，每一念至，傷憤良深。已有旨，查免河南五府田租三年，惟慮化離之餘，聲援遙隔，朝廷德意未及，周知。又聞劉授土寨人等，結眾抗賊，保守地方，屢報投招，均能命，或原係移并，或已著名街義勇，如雲高末，盡悉雖聞有進似，亦名原非

得已，而實則義存報國，不之同心。為此特頒詔書，遣官前去宣諭，赦罪錄功，務要大伸討賊之忠，共矢同仇之氣。但能擒斬偽官者，即與投官，能收捕賊仗者，即與給賞。能破賊城，俘敵者，即行起擢，斷不踰時。其餘部眾，或編入鄉勇，一體團練，或分撥荒田，量給牛種，或便宜安插，或讓進家鄉，不許所在官司，徵奪兵役，生端牽掣。該撫按仍大張榜示，多方獎勵，不時奏聞。其江北湖廣諸處，悉照此例通行。爾等官民亦子，具有同仇，尚早奮於功名。庶共游於樂利，自是得劉洪起，李際遇，上國寧等，皆搜以總兵，職銜，使得郭汾陽宗汝霖，撫而用之，皆良將也。駕駁無人，同歸敗壞，惜哉。

有郡守部推某任子，上曰：郡守牧民，當簡循良，以市茶不當，竟拋碎奴子，首宜可治。郡部臣當慎密訪之，果有此事，以為得自詞章，詢之雜事之人，渠曰：我輩鈞察，官關於錢糧重務，或賄賂交結，亦必四角俱全，而後敢以聞。現現雖有賊賊，有地，請之一不全，不取行，以生也。若家人詭詐，何從問之，即請內監亦驚，蛇相顧，請不知何

以違聖聽也。
毛帥文龍初住旅順，守備時，修養性有二心。文龍以計禽之，而撫臣王化貞遂以鎮東江。東江為海中巨島，與朝鮮鄰，先是逆左既破丁壯多死，而流亡得存者皆孺子。

也文龍招集撫養成勳於雖不無廢朝廷餉而奉制實有功嗚呼為七耗子謂其似
舉雖不大害亦多不利也會哀宗煥以五年平速自任意在謀和以金帛威飭易遷
遼西地敵亦愚之以為東江不除則和議不成於是銳意殺文龍密謀於閣臣錢龍
錫龍錫報書有古人入三軍斬大將頭而人不覺之語煥意遂決疏赴東江以四萬
金攜其軍於岸上而誘文龍入舟放至中流數其罪而殺之自謂得計然不敢言
講和也密令舉兵內向要城下之盟而兵既入不能復做大肆殺掠和迄不成煥以
該國受誅自是東江殺運遠聞以劉興治代文龍而與治被殺以沈世魁代興治而
世魁亦被殺以黃龍代世魁而龍說令不行亦憤憤死於是為敵為之議防撫探元
化盡召東江兵駐登今李孔耿三人統之為恢復計三八叛而事大壞

壬午元旦朝賀畢鴻臚傳宣閣臣及班首官上殿上出座賜酒諸臣避殿閣上曰先
生輩皆狀師也無多讓成禮而退仍出手諭下內閣殷勤勸勉有股肱大臣為師為
友之語廷臣相慶為盛事朔三日閣臣開印諸辦事中書稱賀蒙有王公應選者山
陰人也兼廟時以進大學行義補行逆噴矯有杖戍上御極復其官監修曆局至是
執官曰日者皇上講師傳之禮諸位相公榮極矣亦念及故相韓城之存乎韓城者

卷四

也以前增補機上粹誠清慎無大過直以凡事刻薄逢迎上意一旦欺賜常而死至
今暴露不敢收葬諸公獨不當棄簡言俾正首丘以存國體耶言畢餘筆咻古以為
狂荆漢巫顧左右言他惟對揚負公領之且為流涕復對揚致政皇上賜錢西苑春額
優異武昌破懷歎死葬芳名千古而荆漢誤國竟為韓城之德豈不霄壤哉
符一個臣桐城人博學強辨其鄉先達多畏之嘗著足國裕民教一書欲因范公景
文以獻迨未決適倪公元鑑為司農見之喜曰是可行也其人安在范因為介紹
倪公三往而後得見既晤對問一個議論援引史對詳盡妮妮不倦倪公大喜曰珍
重特持薦公次日一個尚熟倪公已復至肅衣冠履拜成禮曰公天下材也元濬當
避賢路請代不當以為公為屬吏顧朝廷未能大破格姑以司部務任公公悉心為國計
他日某世即公坐也歸而踴躍云臣猶烏也驚翼則不能飛今得士蔣臣足當大用姑
令司臣部務臣得負其六翮上乃召見臣臣數陳壘壘具有倫脊且曰陛下無遠信臣
願下臣書卿寺科道有能摘臣之短折臣之味者臣願與虛心商確無異議而後敢
任上亦喜如所請用之未幾陟主事高主鈔法上為出內帑開局建殿令中使採辦
物料且查出官中爐瓶銅器為鑄本以臣議鑄銅鈔而是時楚方多事采銅為難姑

欲小試之竟未及行而罷

周維塘者故先莊節部下士也後為宣府裨將從無臣沈公祭廟市於邊頗與諸酋
習祭邊城亦殺繁久乃得釋年已老煒大偏內地塘請兵部言敵今深入巢窟空塘
願一見天子奉明詔集壯士由海道抵彼境定水登岸直入虎穴塘故有諸同志在
彼中造謀約聞以火縱從中轟擊彼必震驚入寇者聞之必至內顧是一舉而解嚴
於內制勝於外也即有不當以身殉之無所恨時陳新中究中樞間之曰策甚善亟
行之事成以奏當重用塘曰今出為死不顧生之計為天子釋宵旰咫尺關庭不
得一見即不幸臨沒誰復問者且有不有尺一語彼諸壯士肯以單解捨軀命乎新中
心喜所為而儒不敢任遂罷既而敵深入至春尚無歸志上督責甚急新中計無所
出復召塘詢之塘曰此時不可行兵向者水方合突而往不覺也故可得志今入
春水洋海濱泥淖足陷不得拔倘進而與其歸騎遇徒兀耳新中曰更有策乎塘因
進和議新中色動亟上聞并舉故太常卿馬紹顯監生李某錦衣校衛魯宗孔充使
上出一札諭新中令酌勢相機無墮狡計塘等遂行抵瀋陽館一室以騎環守彼中
司馬至紹顯與言古今利害甚悉答曰此紙上陳言不足恃也我以數千騎抵城下

卷四

能逞強難退我師乃足責耳因具言欲這三十六家邊賞彼此交聘稱與國無低昂
之意既退館伴設宴甚豐探以國事則曰我等陪宴不任謀事議事自有人在欲見
其態曰我國儀文簡樸且夕可見但大議未定而接見禮節或有紛紜是以小目值
大事非講和意也將歸復設宴下及與德次日日行則車乘風戒易換悉備道紹顯等
各二百金管歷年入口所得諸物皆歸家酒器也亦以奉召二車上進曰秋初可望好
音若逾期不至我當閉盟城下耳塘等歸新甲具以入奏上以內外交紅願從從之
專力辦冠名輔部大臣面議為廷儒所尼而止
陪京缺守備熱臣部推忻城伯趙之龍陸解日上賜坐賜茶東宮二王侍上曰留都
根本重地朕已簡用二人一為司禮太監韓贊周此人忠誠勤慎足當守備之任一
為兵部尚書史可法朕未識而然人爭言其林朕亦詞得之今得卿而三朕無憂矣
然贊周掃除女耳可法起家寒寒若卿與國休戚較二臣更真知必盡心副朕委任
也其後可法贊周皆竭忠死事而贊龍一遺者即與國休戚者也傷哉
壬午之役倪志完以豫撫受命督師志完毫無知勇直以荆漢高第且金多勇捷
故自導道不二歲為督臣既受事恒怯畏避上屢起以勸勢志完不應惟投稜避

難男婦為功時當公候作備兵武德城守顯士民亦用命志完至殺掠如故演祥續
甚乃上疏擊志完云區區危城臣百計守之志完至而驕驕之竟克士女臣百計安
輯之志完至而殺掠之乞撤志完視賊所向迎擊焉以武德一帶付臣如有失事臣
甘受死云云時延儒方用事詔為和解之復起趙光柝於田間命為督當敵光柝
涕泣誓願使自任時望願屬之然名曰督臣實新設無一兵全勝之屬志完敵之
而責光柝以空奉收其勢自不能後與志完俱死法人多憫焉

光柝之死亦自有故敵退尚未出口光柝率唐通白廣恩等五大鎮尾擊之過都門
上召陸見皆入朝奏時上欲以不測之恩鼓勵諸將乃設宴於武昭閣下供張設具
皆出天厨尊豐盤盃悉上用珍品飲宴畢而撤賜之蓋從來未有之盛典而諸臣未
之知也上將出宣錦衣堂上官以例用侍衛危從也廣恩等武人不知典禮疑有他
變乃謂內使曰軍務急不敢久離皇上如有宣諭其疏奏請可也至馳出索馬徑去
諸帥倉皇繼出而光柝亦隨之還營矣上出督將無一留者大震怒光柝等既抵營
內使追至告以上賜宴之意相顧悔恨然已無可奈何上疏請罪而已君子曰甚矣
光柝之忠也人臣事主生殺予奪惟所命之上不欺下之理則已誠欲下之理即歸

卷四

管備得史乎將擁兵抗命為李懷先僕固懷恩乎廣恩等粗獷不足責光柝讀書明
大義而舉動若此尚足以辦大事成大功耶律以春秋之義駢諫非不幸也
予友汪長源有僕孫學為敵所掠見其僕孫學應對而喜之予以二糧命長五十八
未幾學伺隙逃歸云在營四十餘日每夜既下帳房則各擁所掠婦女轟飲酣睡而
以二十人披甲執子騎而逸帳房之前以戒不虞此二十人之勞數倍於他人而破
一郡邑凡所函獲此二十人之所受亦數十倍於他人皆武健自豪者樂為之然亦
非能一往無懼也每驚傳官軍至則呼諸神睡者盡起當上下擊如擊木面慘淡無
人色四馳偵探而實無一官軍也掠獲既飽馳邊口數日凡縱橫探各四十里知虛
無人然後從容飽載而去
方城守成嚴時有陳四者德勝門內賣酒備也夜出如廁為邏軍所獲四既面說懇
懇而詰之不答曰此真奸細也報諸官官詰之復瞠目不語官亦喜曰此真奸細也
命善視之給酒食四狼狽辭吸絕不一語眾愈喜解至兵部咸虛張謬語自謂得奇
功當進上賞大司馬呼前聽之忽大呼曰我城北居民陳四也有家室有妻子有鋪
面奈何以我為奸細眾始愕然曰即如是何以不早自白曰事不言乃得留性命至

此耳使一開口已斬首元級矣乃叱令出
老監臣吳允誠為言荆漢之再相也吳昌時與有力焉先是上偶在中宮問石家世
因曰故輔廷儒非一家乎后曰然上因詢其居鄉狀后極譽之言可用上首肯次日
后遣驛馳諭嘉定伯奎具述上語且曰萬一言及勿差也後昌時往謁感嘆具知
之即遣其荆漢言可復相狀自為功時荆漢家居久不無執中因屬昌時成其事曰
重賞不惜也感嘆亦以此廣結綽紳為之延譽中外同聲而再相之局成乃昌時遂
以此乘使持節招搖納贖而相業隨矣

先是上以賊勢猖獗左帥不用命輔臣吳姓在疆場久有能聲命之督師廷奉氣不
復振殊快快既受命速延規使凡以軍事見或以人材薦者悉置不答日惟咄咄長
嘆而已上知之因出勅罷其行而廷復獲罪至壬午冬兵事急上命廷儒往視師定功
罪廷儒即日出發以矯廷儒時論壯之乃上及邊臣令取衛各四十八或充健兒或
充廝役或為貿易置入伍中察所為日再馳報而廷儒不知也既出都聽押客董心
幕之言納山東大帥劉澤清二十萬金收為門生題補中軍於是諸將望風納贖延
儒日加延接絕不料理軍事上知而恨之時內瑞王之倭以內營勇士三千住伍之

卷四

後救馮儒特知遇與爭名街之後亦恨直籍其不法狀歸見上慟哭請死具言廷儒
得贖費就請將廷儒首功狀與詞者言合而禍作
廷儒旋帥駐舟化門外遣奏數冊上忽出手諭罷大司馬張國維以左侍郎馮元鳳
代之罷大司馬傅淑訓以學士倪元璐代之四密之仗以為輔臣獲師近郊陸見在
即乃兩大臣一時用舍咸出聖斷不候奏決上意中發矣亟出與商儒殊晏然曰此
自有說昌時輩咸悔失言陸見猶奉溫諭不數日而下部議罪之旨出
興化荆漢相繼視師俱失主意陳督皇演方夏疑關夢人贈以白旂題曰關部督師
演愈憂之曉起入閣拈卷李公建奏迎謂曰夜夢上以公督師當建偉績也演益懼
過江寧進士陳丹衷請釋之疏上丹衷實演所取士演乃大喜曰此足當之矣先是
倪鴻賢夢上御平臺宣倪公前出畫一軸令題公題云珍重崇禎十七年聖明天子
廣米穀誰知塞外天魔舞輪與今番玉局仙覺而異之走聞中與輔臣議過見丹衷
疏曰應在是矣於是演益喜作會試錄極其揄揚即來共謂之以為成功可必也
丹衷疏既上召對便殿東顧首曰臣三十年長齋食不兼味衣無重帛百念灰冷今
幸蒙恩得第惟有舍此殘骸以報皇上今日圖計方慮何敢過有陳乞臣請不費一

餉不募一兵。而功可成。上曰。奈何。曰。臣少而留心兵事。涉歷川粵。知土司之兵可用。但地方官素與恩。不洽。每奉調遣。但以老弱應命。故多無成功。臣素習其術。得奉明詔。掘入洞穴。鼓以忠義。涕泣感諭。使之圖報。其士卒之精銳。兵甲之庫積。紀律之嚴明。流寇為合。不能當也。上喜。見顏色曰。善。且重用卿。朕曰。皇上官臣。天下且謂臣以口舌得官。臣願挺身往。指驅報效。為天下忠義倡。即仗天威。成功。究竟不受官也。表既使投。有口而計功。速效。若可操券得者。上不能無動。曰。卿如此心事。天必祐之。左右巨璫。咸贊嘆。感泣曰。皇上求士十七年。今乃得一人耳。乃命丹衷以廣西。巡按。尚主調動事。丹衷出。語所親曰。予素在馬。臨軍中。負知兵名。一旦有以。遭村。處者。授以危難。責之戰守。則事敗矣。以調勦。請功。成固善。即不成。無畏。師糜餉之罪。所謂擇禍莫若輕耳。丹衷至南。召募富商巨賈。競勸樂輸。或納貲。願假軍前。一職自効。未幾。北雙。南都。初建。丹衷受江北。巡按之任。竟不住。

魏藻德。庚辰第一。人。壬午。疏言。邊圍旦夕。將有事。乞飭守備。講七牧入冬。言米穀。上以為才。遂大拜。古來自及。第不四年。為宰相者。唐有柳璟。近且有藻德。璟與朱全忠。比而構。白馬之。復為全忠謀。九。卒。受。臨刑。呼曰。負國賊。柳璟。死其宜矣。藻德。被。臨刑。尚受。賊。子。曰。今。家。恩。召。出。可以。生。還。矣。及。出。平。則。門。與。勳。騎。首。受。戮。其。自。知。罪。狀。又。出。環。下。兵。

葉子之戲。不知起自何時。荆溪富國。四友十亂之徒。忘履廢。夜以繼日。名曰馬。以士君子為牧豬奴。戲。遂不覺。舉止。顛狂。言語。詭僻。旁觀。為之。赧。而。不知。此。半。開。總。蟻。禍。中。於。國。真。可。恨。也。葉子。所。繪。皆。水。滸。中。人。原有。深。意。若。曰。好。賭。而。負。必。至。為。盜。即。幸。而。勝。心。與。盜。賊。等。耳。乃。後。人。傷。先。作。馬。吊。諸。序。其。首。曰。葉子。之。色。用。青。青。者。清。也。其。勝。亦。以。紅。印。首。象。合。兒。也。米。多。者。曰。順。風。帆。符。年。號。也。得。勝。曰。搶。滿。滿。人。得。勝。之。象。也。可。謂。巧。於。迎。合。矣。然。以。若。所。言。據。滿。豈。佳。兆。乎。

寶寧道人。述亡曰。在昔神宗皇帝。隆重熙之後。厭幾務之煩。高拱積清。凝神宥密。不賞不怒。安記河上之時。乃。疑。乃。與。間。道。峻。同。之。後。竟。不。實。遂。爾。留。中。除。辟。多。私。廢。諸。高。閣。上。疑。其。下。下。即。市。疑。以。售。欺。主。忌。其。臣。臣。益。肆。志。而。無。忌。屠。火。積。薪。之。上。成。

謂為安。養疾膏肓之中。尚用為謀。民雖樂善。計止屠賊之前。厥乃負恩。生離。外。積。池。之。弊。所。自。來。矣。亦。越。光。宗。皇。帝。睿。知。天。生。艱。危。歷。試。南。齊。大。會。弘。楊。仁。風。散。稅。使。罷。歸。采。召。言。官。飭。遵。備。四。海。歸。心。父。老。加。額。若。積。瘕。之。餘。忽。逢。和。局。煥。前。耳。目。為。之。一。新。而。皇。皇。然。手。足。為。之。振。動。也。吳。天。不。吊。奪。吾。明。君。繼。以。景。宗。皇。帝。年。符。極。諷。勞。無。公。曰。之。賢。質。異。漢。昭。亦。之。博。陸。之。相。縉。紳。之。徒。歷。附。暫。集。剪。除。朝。望。恭。願。寶。殿。蕭。劉。阻。遏。諫。章。節。甫。肯。容。陳。實。網。紀。湯。然。名。節。掃。地。國。家。之。病。乃。益。深。矣。大。命。集。我。先。皇。帝。不。動。聲。色。而。巨。寇。以。除。略。用。放。流。而。羣。奸。知。懼。御。宇。以。來。朝。乾。夕。惕。食。無。兼。味。衣。必。再。澣。皇。皇。春。注。惟。史。惟。民。聖。慮。殷。憂。曰。兵。曰。食。撫。輯。而。嘆。爰。求。將。帥。之。臣。擴。琴。以。歌。即。鼓。荷。蘭。之。操。川。臻。至。治。誰。曰。不。宜。無。如。天。憲。方。甚。人。謀。不。賊。寄。願。心。於。宰相。而。宰。相。多。內。憂。之。或。寄。股。肱。於。督。撫。而。督。撫。離。外。紅。之。毒。寄。耳目。於。臺。諫。而。臺。諫。半。昧。目。充。耳。之。人。寄。指。使。於。百。司。而。百。司。皆。指。指。擁。腫。之。輩。不。得。已。而。用。戚。臣。乃。家。世。戚。而。體。面。愈。疎。不。得。已。而。用。勳。臣。乃。位。望。勳。而。居。官。皆。罪。不。得。已。而。用。新。進。之。臣。乃。變。幻。莫。測。吏。倍。老。奸。不。得。已。而。召。草。莽。之。臣。乃。口。舌。得。官。原。無。實。際。知。門。戶。而。不。知。朝廷。知。妻子。而。不。知。君。父。知。一。歲。九。遷。而。不。知。桑。田。有。滄。海。之。時。知。通。神。十。萬。而。不。知。撲。

滿。米。丹。眉。之。厄。鬼。已。破。室。猶。操。同。室。之。戈。吳。晉。刺。床。尚。納。在。床。之。蠶。凡。以。官。邪。釀。成。大。變。膏。骨。及。溺。又。何。利。乎。嗟。乎。先。皇。帝。之。仁。仁。於。下。車。解。網。先。皇。帝。之。智。智。於。飛。耳。樹。明。先。皇。帝。之。斷。斷。於。誅。誣。流。放。先。皇。帝。之。勤。勤。於。運。賢。惜。陰。先。皇。帝。之。儉。儉。於。土。階。之。結。然。而。故。致。若。此。者。則。將。相。之。為。共。驥。百。執。之。為。鬼。域。刑。罰。復。其。歸。還。除。折。其。孰。吾。是。以。憤。極。於。進。賢。之。冠。悲。生。於。三。百。之。赤。帶。也。

左。蘇。石。公。懋。第。先。以。刑。科。奉。命。監。軍。湖。襄。聞。難。誓。師。泣。血。鼓。行。而。北。至。南。京。弘。光。繼。統。既。見。涕。泣。陳。中。興。大。計。遂。以。公。視。師。江。上。權。食。憲。理。戎。政。時。首。陽。主。和。議。而。阮。大。賊。驟。用。於。南。滿。銓。再。相。於。北。二。人。皆。瑞。案。巨。孽。也。欲。藉。之。通。好。乃。以。祭。告。為。名。願。廷。臣。德。棧。真。敢。行。者。會。公。聞。母。計。乞。奔。長。春。情。投。公。經。理。河。北。聯絡。關。陝。以。節。阮。街。賜。一。品。服。使。持。節。北。下。公。曰。吾。何。敢。以。寵。榮。易。衰。經。顧。此。行。若。親。事。可。兩。盡。不。則。抗。節。死。耳。乃。以。水。師。帥。陳。洪。範。為。正。使。而。公。與。太。僕。馬。驛。驛。之。孤。張。家。灣。有。道。官。公。建。節。乘。輿。肅。隊。而。入。館。於。鴻。臚。內。院。剛。林。來。請。朝。期。公。先。議。禮。林。曰。若。何。曰。昔。天。朝。出。使。例。皆。國。主。迎。拜。今。首。國。為。先。帝。成。服。有。禮。於。我。但。以。客。禮。見。耳。林。曰。上。即。位。汝。主。不。朝。貢。良。以。天。使。自。居。且。汝。主。繼。統。奉。何。人。命。公。曰。先。帝。過。變。豈。有。道。詔。今。上。先。帝。之。弟。

也凡終弟及率土所歸。又何言。林曰。汝既知君死何不死。公曰。此言可以責在廷諸臣。不可以責我。我奉命督兵剿賊。月餘方聞。復何益。林曰。汝則賊破京城。汝作何事。公曰。我奉命剿賊。京師者國也。我聞警。即勒兵北行。聞貴國已殺賊去。我若來。非殺賊是殺貴國兵。且汝不過借端難我。辟如汝國累次入犯。若琉球高麗滅了汝國。止可責備守國之人。豈可責備兵在外之人。陳馬見公聲色俱厲。乃曰。明日再議。林遂去。時陳有標官通。已輸款矣。明日林復來。仍執前言。而以福王督位為詞。公曰。向是福王。今已正大統。即天下主矣。我來報告先帝。非是與汝講和。我今日的事。可以復命。我方敢行。如復不得命。有死而已。林曰。且將御書來。看公曰。御書當手授汝。豈可付汝。林曰。我也不要書看。你要來朝貢。如何不行。臣禮。洪範曰。不如且見了再議。公曰。此行原為祭告先帝。若相見之禮一錯。後來無一事不錯矣。吾必以死爭之。林曰。既不能相見。且將金幣交收。公曰。銀兩是賞陞上軍士的幣。帛是酬貴國主者。請同正使。收明林歡笑去。噴噴稱奇。男子云。公以謁陵事。白守者禁不得行。乃具太牢。服斬衰。率從行官北向哭三日。清人驚嘆。益重公。欲致之。終不屈。月將盡。忽數騎來。運行。以三百騎護歸。實防之也。十一月初五至涪州。復有數騎來。

追公與紹顯。還而止。令洪範歸報命。蓋洪範已輸誠於清。恩公歸而以正論。歐之。故勸留公也。乙酉正月。移公太醫院。後南都失守。樺將密雲。公札諭云。大義皎如日月。我心堅如鐵石。以後此等事。不必傳。果有將官。艾大。選。竹。先。刺。髮。且。勸。公。降。公。大。怒。集諸從行將士。跪以大義。懇。選。杖。下。清。以。公。擅。殺。收。送。刑。部。公。曰。奉。命。北。來。日。辦。一。死。豈。肯。失。節。至於。大。選。刺。頭。倡。叛。我。行。我。法。與。汝。何。干。欲。殺。則。殺。耳。孝。甲。白。袍。南。面。端。坐。不。為。禮。九。王。極。重。公。欲。生。之。而。陳。名。夏。從。旁。言。曰。若。為。榮。頑。來。可。饒。為。福。王。來。不可。饒。公。叱。曰。汝。謂。今。上。是。先。帝。何。人。耶。汝。亦。先。朝。鼎。甲。今。日。何。顏。請。我。或。言。公。不。知。興。廢。公。曰。乃。汝。輩。不。知。康。和。耳。止。有。一。死。何。必。多。言。使。遂。殺。害。於。宣。武。門。之。菜。市。是。日。天。晝。晦。暴。風。行。道。痛。哭。九。王。方。悔。倍。欲。釋。之。而。公。已。畢。命。矣。臨。刑。猶。南。向。再。拜。曰。吾。報。國。報。親。畢。矣。有。馬。布。援。者。公。標。將。也。公。就。義。希。援。等。皆。刺。髮。聽。用。後。還。南。具。言。其。事。曰。既。渡。河。清。沿。途。出。示。有。南。來。使。臣。止。許。攜。一。二。僕。從。不。得。多。帶。員。役。公。不。為。止。至。鴻。臚。絕。領。康。者。三。日。從。行。環。泣。公。曰。無。傷。守。我。死。骨。有。餘。香。次。日。而。則。林。始。至。洪。範。出。迎。相。與。踞。地。推。手。公。獨。具。儀。衛。乘。輿。呵。殿。坐。輿。上。命。取。椅。來。倚。至。乃。坐。與。林。語。如。前。林。心。重。

之。隨。履。乃。成。禮。洪。範。許。為。清。招。四。鎮。恐。公。敗。其。事。故。留。之。洪。範。至。入。高。第。營。亦。留。與。飲。洪。範。具。言。清。勢。方。張。二。劉。已。敗。附。狀。洪。範。曰。彼。欲。得。南。那。請。以。北。京。與。我。互。居。之。洪。範。見。語。不。合。方。持。杯。在。手。即。為。中。風。狀。墜。杯。於。地。曰。痛。疾。發。矣。與。歸。夜。避。去。公。既。連。連。見。執。屠。辱。百。端。毫。不。為。動。追。弘。先。北。狩。九。王。御。殿。以。帝。至。席。地。坐。並。公。命。坐。公。曰。我。皇。上。在。是。何。敢。失。君。臣。禮。曰。爾。皇。上。為。我。執。那。公。曰。爾。與。存。亡。何。代。無。之。上。雖。失。國。然。故。天。子。也。若。輩。雖。得。志。大。家。耳。九。王。怒。復。收。之。然。心。實。重。公。數。日。復。召。見。說。降。百。端。公。不。聽。問。所。欲。曰。欲。得。見。耳。抑。令。說。不。可。摩。拜。之。乃。臥。地。宛。轉。烈。日。中。喉。強。益。甚。投。以。二。蘋。果。公。取。食。之。某。曰。既。食。我。食。當。從。我。矣。公。曰。此。天。朝。所。產。宜。胡。地。物。而。云。食。汝。食。耶。乃。命。曳。去。而。使。人。尾。之。曰。倘。回。心。仍。曳。以。來。公。提。然。即。行。公。體。素。瘦。加。以。銀。鑄。數。重。屢。起。屢。仆。終。不。稍。挫。至。朝。門。外。一。滿。人。嘆。曰。真。好。漢。也。因。語。公。我。知。公。志。必。不。可。奪。然。此。去。西。市。其。遠。公。艱。於。步。有一。驢。乘。以。往。何。如。公。領。之。引。頸。就。及。觀。者。注。下。

方。公。追。還。時。心。知。有。變。一。標。將。某。菜。人。也。素。有。義。氣。公。拔。識。之。一。日。公。召。至。出。一。僧。帽。一。布。袖。令。服。之。其。稱。公。笑。曰。真。僧。也。汝。可。被。刑。去。勿。留。此。某。解。公。意。遂。去。為。僧。居。於。外。及。公。赴。葬。橫。屍。上。無。敢。收。者。旁。復。數。屍。相。枕。藉。某。乃。募。棺。其。旁。先。取。一。老。婦。屍。殮。而。收。之。有。過。問。者。曰。此。吾。母。也。不。復。誌。如。是。又。收。一。二。屍。乃。取。公。骸。骨。以。出。歸。於。里。某。遂。攜。卷。以。居。嘗。出。一。卷。令。子。題。姓。氏。具。載。為。友。人。攜。聞。夫。之。遠。不。能。舉。其。名。亦。大。恨。事。公。在。北。祭。殉。難。封。纒。者。巡。撫。大。同。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帶。黃。衛。公。巡。撫。宣。府。都。察。院。左。僉。都。御史。樂。三。米。公。巡。撫。山。西。都。察。院。右。僉。都。御史。雲。怡。祭。公。軍。武。都。督。府。右。都。督。遼。左。周。公。山。西。糧。道。副。使。坦。生。簡。公。北。直。保。定。府。知。府。見。元。何。公。山。西。巡。撫。樺。下。樺。故。官。應。公。而。祭。之。以。文。曰。烈。皇。懲。無。職。而。治。之。神。明。旁。皇。經。營。四。方。何。輔。相。之。弗。過。其。人。而。負。我。先。皇。用。人。必。以。其。私。嫉。異。己。以。非。良。遂。私。之。而。不。肯。改。致。弄。斧。者。皆。為。豺。狼。有。才。足。以。制。盜。而。必。迫。之。以。走。險。其。不。用。命。者。宜。川。乃。以。撫。摩。成。其。往。冀。既。以。頑。石。為。奇。瑜。既。有。而。不。知。其。養。亂。之。所。為。究。且。目。羊。豕。為。龍。虎。文。地。成。蛇。以。帝。治。悉。留。人。臣。之。所以。吾。皇。未。嘗。不。思。用。夫。孟。明。既。傳。死。者。已。矣。乃。輕。敵。而。喪。寶。分。卒。付。一。擲。而。無。成。鹽。梅。前。試。而。不。效。又。再。呼。夫。輔。車。兩。耳。何。道。遠。而。容。與。至。今。爵。食。乎。宮。庭。建。建。而。後。定。也。吾。皇。聖。人。而。莫。勝。羣。小。兮。勢。遂。藉。於。互。解。吾。皇。已。身。殉。夫。社。稷。羣。小。方。嘻。嘻。視。習。而。膜。拜。高。山。仰。而。景。行。行。兮。惟。諸。君。子。之。所。居。城。存。存。

而城亡。曾不肯以稍移。聞衛夫子之烈烈兮。首觸柱而懸注。付一家於鋒刃。魂返太清而弗顧。朱君沈湮於性命。伏護而死兮。乃今取義而存仁。蔡君理之所規兮。斧賊撤以如。蕭遠志。軀而盡倫。大帥負吾君之無體。備首備伏。而或猜猜。秦晉宣雲之間。格鬪而凡。周將軍。乃又有辟之力。而飲賊及之。女僕。昔沈夫人未足云。蘭君抱我而抗。身與首而異處。何若厲氣而嬰。與城俱碎。而不去。應君以偏裨。死鼓。又何數乎。擁旄封疆。乘於百六兮。凡身死封疆者之為。彼偷生反顏。而有視面目者。固於諸先生乎。慚沮。即先負君而賊。壞我封疆。以至於不可救者。亦於諸先生乎。何與。某榮騰舞而不及兮。波浪浪而不可抗。仰高風之不可奪兮。心切但多。離憂。紛吾血化碧而莫予知兮。以俟異日之訪。茶。蔡。蘭。而酌黃流兮。人莫知予心之所哀。忠魂能為神以殺賊兮。尚仿佛乎其將來。

公哭先帝御筆詩序云。使行遊擊王一誠。自市中得先帝御筆二軸。其一乃誠字。用廣運之寶。一乃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上有御筆二字。用皇帝建極之寶。先是一誠於市見御書其於乎三字。急往索之。已為人購去。嗚呼悲哉。臣初入省垣。部試呈卷。御書北村二字。後疏及奉使命。多奉御批。擇二幅痛哭。宛侍先帝顏色。時復集後。

行文武官拜哭。賦詩志痛。臣昔金陵去。手初伏臣行。臣今總持節。遙遙至我京。雄傑為灰燼。舊闕無完城。無物不傷心。燕翰但驚。竟似封章。揮灑出穆清。翻自市中得。驚呼痛哭。聲高幾觸。技藻中心。主怒誠。先皇數行墨。哀臣涕泣橫。叩捧。近天府。寶之如瓊瓊。雲起中興瑞。佑我帝業成。

公甲甲次黃州亦壁。華中得句云。鐵笛君山吹白玉。江干鼓楫聽雞鳴。無端獅子翻空脚。門對寒松吹凍。後滯北。追記之。有思海上山詩云。二十二歲游烟霞洞。二十三遊二。俯仰間二十餘年矣。思之為詩。巨峰絕頂上。恍似玉京行。海激常飛雪。雲移時有聲。閉居依白鶴。進出徹黃精。羽客逢休問。蓬丘舊識名。又烟霞結草屨。松月撲疎檣。古史分成架。出花神滿瓶。雲中雙鳳舞。海上幾峰青。時與煉人話。聞搜老氏經。子規啼夜半。吹火煮參苓。又賦感云。鼎彝繁無及。親闈並莫依。豈堪遊子淚。時落使臣衣。陵樹夢猶見。家山魂亦稀。人間忠孝事。竟與鶴同歸。

弘光時國事日非。道都史公。疏言北使。和已無成。兵向以全力禦寇。而不足。今復分以禦北。唐宋門戶之禍。與國終始。始以意氣相激。化思成仇。有志之士。皆以為危身之場。而無識之人。轉以為快樂之樂。仇執甚於我君父。覆我邦家。不此之仇。而修

睡毗之怨。真不知類矣。至於先帝之侍諸鎮。何等厚恩。皇上之侍諸鎮。何等隆遇。鎮之不能救難。何等罪過。釋比不問。而自辱于戈。於心忍乎。和不成。惟有戰。非諸鎮之事。而誰事也。聞外視廟堂。廟堂視皇上。尤望深。思痛憤。無然泄谷。古人云。不本人情。何由恢復。今之人情。大可見矣。

甲申秋。西曹表公定之。兄染疫幾殆。昏瞶中。覺身在庭下。得風甚爽。漸乘之。而上天。天半。見家衣披髮。號而號者。心知為先帝也。尾其後。至一所。曰高帝行宮。帝入。哭訴甚哀。高皇據案。微笑曰。當問建文。早出行許時。見一殿。則建文宮也。甫入。建文大怒。手劍擬之。帝奔出。因風飄。至太上行宮。老子在焉。帝哭訴如前。曰是不難。予令人住。乃召宣聖。宣聖至。執禮願。語以故。宣聖難之。老子笑曰。必欲予親往。耶。遂入。某立階下。時見殿左別一小殿中。設巨案。堆冊籍甚多。介而持戈者。守焉。某趨進。拜問曰。是蘇松常揚。劫籍耳。請得閱其籍。松江之籍。諸介而戈者不可。有一人曰。無傷。因取示之。見已無名。而所據及親戚。列名者。多未年。襁褓。奪去。某因請曰。揚州已經殺戮矣。曰未也。留聲若何。曰。則歲。當有變。所傷頗多。耳。四鎮無恙乎。曰。虎居耳。然則。奈何。曰。真人起於江淮之間。二十年後。當自知之。俄聞傳呼聲。遂驚寤。病亦愈。後言多。

松江一士與袁君至。其述之如此。驗然。今已踰二十二年矣。又不驗何也。此事李映碧曾記之。予采入雜紀中。不甚詳。南中有聯云。史冊留名。雖未成功。終可法。洪恩浩蕩。不能報國。反成仇。陳名夏用事時。有對曰。百史難書。名下定多虛。士丹表易。改涉江。意欲何為。

寶掌論丹。覆云。自古治天下之局。有以英明而失之者矣。未有以昏庸而得之者也。有以命世之材。輔昏庸之主。而僅獲其亡者矣。未有鄙夫庸臣。位於輪扉。遠臣貴國。於外。而能保其存者也。弘光皇帝。以播遷之餘。丁大亂之後。九廟之饋。未息。萬姓之席。未貼。雖臥薪枕。不足示其殷憂。布衣常冠。不足表其恭儉。而聖賢等於肉麻。皇表習於市。雖臥深宮。而枕宦者。爰比頑童。開後庭。以待麗華。惟進百酒。字煜。並祀。合為一人。歸命東昏。將與同傳。夫然而治亂不關其意。故上每任人。而不疑。賢才各極其材。終亦任事。而不。向使傳李綱。冠準之流。為之相。韓岳宗澤之將。將同心。不憂中。削內外一德。可彌外。即發兵。誅不道。遠避蕭王。豈數天。同左祖。至出。趨。下。哉。不幸天方降。亂。國無典刑。以馬阮之流。當軍國之任。量其才技。不過。阻。僧之。雄。野。以鼎。鉞。大失中外之望。屏正人。如不克。日有。錄。餽。吾君於不仁。毫無善政。一則。假。

東官。再則假皇后。而天性之良。絕矣。一斤。其曰。廣。再斥。劉宗周。而陪側之地。虛矣。疑
滿。滿為。孤黨。而專視之。意。哀矣。出。史公。為。邊臣。而左右之。手。疾矣。藉。皆。為。與。後。而
瑾。振。之。禍。梯。矣。用。肯。人。為。錐。而。罪。吉。之。害。種。矣。殺。周。當。以。異。議。而。人。心。離。矣。兇。狂
生。於。都。市。而。士。氣。崩。矣。積。瑣。瑣。之。餘。魂。為。和。戎。之。上。將。而。盡。在。內。矣。用。機。詐。之。騎。兵
為。屏。藩。之。重。鎮。而。賊。在。旁。矣。逢。君。之。惡。何。可。勝。謀。人。之。軍。馬。得。不。敗。況。復。貪。淫。成
性。賄。賂。日。聞。金。多。者。進。負。販。立。致。公。孫。皆。停。而。入。賊。臣。盡。運。冠。珮。一時。進。覺。實。繁。有
佐。嘗。平。心。論。之。東。其。積。之。殘。而。加以。似。道。之。權。實。陽。是。已。怙。國。忠。之。勢。而。濟。以。虛。托
之。奸。懷。寧。是。已。用。來。倭。臣。之。酷。而。售。以。邪。元。霸。之。辭。馮。可。宗。是。已。居。元。濟。師。道。之。地
而。行。其。李。維。未。泚。之。謀。劉。洋。清。高。傑。輩。是。已。工。鄧。通。之。乞。憐。而。作。子。陽。之。面。孔。林。趙
趙。文。石。等。是。已。受。王。儉。馮。道。之。約。傳。而。博。蘭。知。微。楊。再。思。之。富。貴。韓。四。維。時。敏。藉。人
是。已。致。民。聞。布。滅。闕。無。門。元。凶。有。耳。之。謠。士。林。有。都。督。滿。街。職。方。如。狗。之。語。以此。謀
國。何。國。不。摧。以此。事。君。何。君。不。敗。議論。未。定。而。盡。賊。已。清。其。肺。腸。醉。夢。方。酣。而。敵。國
已。收。其。琴。瑟。悠悠。管。天。彼。何。人。哉。蓋。治。天。下。如。治。身。神。廟。如。膏。梁。之。足。以。養生。而。不
知。醜。鮮。之。積。為。痼。疾。也。先。宗。用。鐵。鉞。以。起。之。參。苓。以。補。之。海。內。有。欣。然。投。杖。疾。走。之
之。勢。而。無。如。國。手。之。不。可。留。也。無。宗。用。膏。以。塗。為。飾。者。也。先。皇。帝。見。垣。一。方。審。察。六
氣。濟。毒。決。瀉。思。奏。奇。効。而。宜。洩。或。失。其。宜。緩。急。稍。戾。其。候。著。末。無。可。用。之。材。洩。瀉。皆
腐。敗。之。氣。病。未。得。愈。而。醫。結。煩。燥。變。為。險。症。卒。以。不。救。天。乎。人。耶。弘。光。付。性。命。於。庸
醫。委。調。攝。於。何。保。如。孩。提。之。童。存。神。養。性。節。食。慎。言。可。保。性。命。而。內。豈。進。其。砒。毒。馬
阮。為。之。狼。毒。四。鐘。成。履。脊。之。疽。百。司。以。尊。育。之。鬼。雖。有。倉。公。見。而。却。走。此。則。不。可。以
誣。天。亡。者。也。

卜天曰正之必問也。非獨人事。亦有天意焉。蓋天下有大害七。積漸既久。銅蔽日深。
雖明主誼辟。晚夜以圖。而不能去也。一變而後。以漸革耳。請言其實。親盡則祖。祖宗
且然。天潢之孽。數十萬矣。而莫為之制。生齒日繁。饑饉日甚。小民之膏血。日竭。事關
國家。誰敢言者。歲費民間所出。其費百萬。禁衛之爪牙。九邊之軍士。額不不多也。忽而召
募。忽而加糧。前募未足。而後復踵之。此增未已。而後復効之。是亦一鎮。復亦一撫。標有
枚。而無練。有缺。而無補。能者選材。後驕。飾觀而已。不自省。且按籍。而飽其膏。若者廢
費。民間所出。其費數十萬。內員之設。祇供灑掃。紅牌有成。久而法弛。階且極品。額且
縮。萬一。實人子。卑庸。通官。積無不乘。整策。肥。高堂。大廈。食必重珍。衣必文繡。隨指必

世則論年 卷四 十四

唯。嗚。此。何。為。者。也。內。而。禁。放。外。而。邊。兵。小。而。寬。庫。大。而。鹽。也。盡。以。若。輩。監。之。戾。將。士
之。心。短。得。紳。之。氣。此。何。為。者。也。無。論。振。理。逆。賢。之。徒。希。圖。不。軌。即。其。平日。食。於。大。官
侵。於。就。沒。授。意。於。關。子。者。歲。料。民間。所。出。又。莫。嘗。數。百。萬。金。吾。之。設。視。古。司。讓。國家
以。之。賞。功。爵。比。子。男。揚。者。豈。何。錄。有。兇。虎。而。翼。何。為。者。盜。賊。緝。捕。一。卒。簿。職。何。察
非常。豈。以。俸。進。粟。於。勿。善。而。以。梯。索。階。何。為。者。遂。令。臺。與。下。謀。竊。籍。其中。多。殺。人。以
首。功。級。天子。之。劍。不用。賢。豪。俊。傑。而。用。刀。鋸。之。姻。紐。負。軋。之。惡。少。豈。不。羞。朝廷。而。辱。當
世。之。士。乎。至於。校。尉。力士。之。徒。播。頭。白。靴。之。輩。說。同。察。子。階。階。白。望。狎。鴉。鴉。而。擊。贊
鳳。舍。射。狼。而。問。狐。狸。歲。料。民間。所。出。又。莫。嘗。數。百。萬。王。用。不。會。以。尊。君。也。然。惟。辟。王
食。所。需。有。限。中。飽。之。奸。茫茫。無。紀。極。姑。舉。一。二。事。言之。光。祿。之。署。宴。享。是。供。不。數。數
行。也。廚。役。幾。萬。人。月。支。官。精。數。萬。何。為。者。冬。月。連。乳。數。林。耳。牧。養。牛。羊。若。千。隻。日。支
草。料。數。千。束。何。為。者。文。豹。一。隻。耳。役。勇。士。百。二十。名。至。歲。廬。二。千。八。百。餘。石。又。占。地
十。頃。何。為。者。若。夫。皇。帝。皇。后。果。園。海。子。金花。織。造。可。省。而。不。省。者。歲。料。民間。所。出。莫
嘗。數。百。萬。進。士。一。連。以。致。吾。君。澤。吾。民。也。然。而。周。之。士。十一。魯。之。鼎。十九。矣。十年。之
宦。臺。百。年。用。之。而。不。窮。一。家。之。榮。華。萬。家。供。之。而。不。足。因。是。以。美。宮。室。艱。要。津。羅。佳

麗。潤。諸。補。田。則。汗。陌。而。財。則。稅。斷。若。者。歲。料。民間。所。出。又。莫。嘗。數。百。萬。可。恨。者。周。官
徒。史。官。有。定。額。漢。世。功。曹。多。用。士。人。今。一。衙。門。耳。與。臺。皂。隸。之。屬。多。者。千。八。少。者。數
百。人。卑。而。丞。尉。倉。庫。之。屬。亦。不。下。數。十。人。一。與。臺。皂。隸。之。家。父母。兄弟。妻子。之。屬。多
者。數。十。人。少。者。亦。不。下。七。八。人。口。腹。之。奉。一。人。而。兼。貧。士。百。人。聲。色。之。極。一。日。而。當
小。民。一。歲。詐。害。之。術。如。鬼。如。神。倚。藉。之。威。胡。天。胡。帝。實。兒。需。女。不。足。供。其。養。飽。朝。餉
疾。首。痛。心。祇。以。聽。其。欲。生。惡。死。兵。疫。因。此。頻。仍。盜。賊。由。之。蜂。起。若。者。農。料。民間。所。出
又。莫。嘗。百。千。億。萬。而。不。可。窮。詰。也。裁。窮。則。必。通。此。天。意。也。今。前。之。五。害。稍。稍。除。矣。猶
後。二。端。相。依。愈。固。然。天。厚。其。毒。無。不。決。者。二。毒。除。而。定。宗。祿。之。限。酌。兵。食。之。宜。內。官
屬。之。家。宰。禁。衛。必。舉。賢。良。罷。佞。察。以。明。天。地。之。寬。節。經。費。以。示。克。己。之。儉。一。切。政。務
咸。與。更。始。詩。云。於。萬。斯。年。不。遐。有。害。七。者。去。又。何。害。哉。
死。事。諸。臣。已。載。別。集。有。詩。文。可。紀。者。具。錄。於。此。黃。端。伯。字。元。功。扶。別。家。人。云。義。士。何
憂。死。忠。臣。不。愛。生。孤。餘。方。寸。赤。千古。尚。留。名。又。四。大。本。來。空。銷。歸。烈。燄。中。紅。爐。烟。滅
處。遍地。起。清。風。獄。中。早。秋。悲。感。云。玉。京。秋。氣。動。蕭。索。不堪。聞。碧。落。龍。頭。現。黃。與。鼎。足
分。百年。臺。有。寇。三。月。吊。無。君。不。盡。梁。公。志。徘徊。望。白。雲。偶。成。云。莫。謂。天。同。學。應。知。帝

世則論年 卷四 十五

有靈。幽心傾漢室。熱血吐秦庭。靈宇千燈赤。霜合一劍青。濟川難作楫。箕尾有明星。
六月二十六日與夫人家書云。過關汝有守節之心。甚可敬也。關真君殉難呂家吐
血立亡。張睢陽殉難將。全軍覆沒。岳鄂王殉難秦檜。全家受難。史冊所書。因果明
白。惟守死以聽天之自定耳。故別詩可以展目。無為奸逆所欺也。示男甲先云。作
難守節不降。雖彼欲相加之。不能移我志。義之志也。汝輩當留心經史。以先門閭。
七尺之軀。無足深惜。正欲藉此以報君親也。寄棘中諸友云。入都衣冠倒置。弟忍
死以待。復。即轉於溝壑。無辭也。一片赤心。可盟天日。惟同志者勉之。幽冥雖隔。音
光正可相聞。並不寂寞也。寄余三明云。蹂躪天死無他。孤忠耿耿。期相見於雲
漢而已。死生事大。無常迅速。惟知者先之。寄校甲炳云。陽都故以卿相。我誓
死拒之。倘得善。雖陽之後。願踏九霄。則神明正可相照也。廷忠叔祖宿通。時時在
念。惟出冥國之。

表公繼成。敬執北上。作北風詞云。北風其呼。塵起馬驅。黃河箭激。蛟龍失區。金堤此
北。決豈須尖。蒼天蒼天。投書何殊。北風其害。木落葉堆。我兒我妻。爾髮烏。誰無父
母。幾廢本來。蒼天蒼天。古今同哀。丙戌元旦。云。耐寒強起者。不寒。海曙連連。故先
敬明。卷四。十六。

月首三陽。仍夏曆。春正萬古重。周王。思隨北面。同呼秋。且戴南冠。獨拜寒草。迎曠
烟漸稀。長陵松柏。蒼蒼。懷文山先生云。丞相從容。死燕市。萬古綱常。獨繫之。顧鼎
手。扶潭足。歸。落暉戈。挽不。時。夢。更。孟。類。何。在。牧。定。樵。重。久。共。知。浩。氣。西。江。流。未
斷。挑燈呼。探。遺。詩。懷。聖。山。先生。云。北風塵起。征車促。南火傷心。不再。嗟。三。敗。猶。還。仲
母。在。兩。旬。恩。饒。漢。臣。如。歸。降。當。日。原。無。和。却。聘。留。今。止。有。嘉。天。使。先。生。沉。卜。市。建。陽
橋。亦。首。陽。居。

許玉重。關。變。題。詩。云。正。想。捐。軀。報。聖。君。宜。期。今。日。登。故。氣。忠。魂。誓。向。天。門。哭。立。令
神。兵。掃。賊。孽。衣。冠。至。又。題。云。平生。磨。礪。竟。成。空。國。破。君。亡。值。眼。中。一。個。書。生。難。破。賊
願。為。厲。鬼。切。微。忠。
波。公。題。詩。衣。上。云。艱。難。歷。盡。亦。徒。然。世。世。長。歸。碧。落。天。從。古。文。山。能。有。幾。不。知。伏
節。學。平。原。心。愈。酸。志。愈。厲。肥。馬。輕。裘。志。負。不。易。收。盡。忠。盡。孝。敢。歌。游。魂。十。秋。凍。懷
事。親。無。日。事。君。無。才。從。容。就。義。自。閉。心。開。絕。美。公。桂。潤。生。題。衣。云。我以。處。士。從
叔。父。死。一。層。黃。土。一。層。人。白。骨。何。實。不。有。生。自。人。認。作。十。秋。壯。士。多。牽。兒。女。情。有
得。破。滿。得。真。飄。飄。撒。手。使。長。行。天。涯。叔。姪。真。知。己。攜。手。同。歸。人。杳。冥。又。云。世。受。國。恩。

無以為酬。叔姪忠烈。無分先後。
吳公可。匡之。尺。襟。上有。詩。云。寒。運。北。君。臣。臨。危。擔。保。身。慘。心。傷。國。難。作。止。美。人
云。生。既。無。用。死。亦。何。補。留。比。寸。心。歌。歌。十。古。
麻。公。三。衛。與。丘。公。祖。德。同。死。麻。公。絕。命。詩。云。吳。越。連。河。漢。天。人。不。可。留。結。銜。千。丈。髮。
笑。斬。百。年。頭。若。水。心。猶。切。平。原。志。未。休。西。風。吹。客。向。斷。送。五。湖。秋。
金正。布。先生。就。執。云。祖。功。宗。德。沁。肝。腸。忠。見。腥。膾。土。疆。九。死。靡。他。悲。到。歸。一。師。無
濟。負。而。陽。山。勢。峻。峨。巖。再。記。水。聲。嗚。咽。若。為。傷。相。隨。忠。難。惟。金石。厲。鬼。驅。奴。訴。帝。鄉。
友人。江。天。乙。和。云。乾坤。顛。覆。激。剛。腸。欲。截。天。騎。復。故。疆。日。月。胸。中。憤。止。關。在。旗。海。上
望。南。陽。書。生。竭。志。猶。甘。死。冠。現。迎。降。了。不。傷。天。共。文。山。全。命。節。自。應。長。笑。別。家。鄉。承
晴。道。金。公。一。刺。刀。一。帽。公。怒。擲。地。曰。取。大。刀。刺。吾。頭。頸。比。惜。項。項。耳。天。乙。因。取。滴。之
次日。同。遇。害。

王公之仁。有正氣。極其醜。故當事。末云。我無博浪椎。不能奮椎擊。我無順昌帽。不
能機虜。惟有常山頭。血染腥。地。化作董狐筆。往事細細記。甘辱彼何人。怒息供
淫戲。迎降彼何人。蒙面拂倖意。事仇彼何人。山賊反信。屈辱。策彼何人。喪心貢狡計。
敬明。卷四。十七。

數語嚴於斧。鐵惜不得其全。錢方林。梅。與。同。難。侯。美。漢。云。何。項。相。聚。再。撥。眉。三。載。偷。生。死。亦。邊。祇。為。忠。誠。當。自。盡。
莫。真。成。敗。不。前。知。九。重。有。子。當。隨。侍。十。古。無。子。覺。未。宜。同。難。幸。多。名。節。且。信。歡。嘆
莫。津。其。
劉。公。且。曝。絕。命。詞。云。孤。臣。孽。子。淚。如。泉。死。傍。君。親。亦。灑。然。吾。道。直。如。頭。上。髮。此。心。淨
似。水。中。蓮。枕。戈。未。雪。河。山。恨。濡。筆。空。勞。史。冊。傳。欲。懲。春。暉。報。慈。母。登。堂。怒。負。白。華。篇。
六。合。諸。生。馬。純。仁。絕。命。詞。云。朝。華。而。冠。卷。美。而。兇。與。喪。乃。心。宰。長。乃。身。一。時。迂。士。十
古。完。人。明。口。死。者。橫。公。純。仁。赴。學。宮。泮。水。死。年。二十。餘。

青陽令龐公昌。北兵至。自上江。題詩云。白首知無可。奈何丹心不死。漫成歌。魯達
惟有。臨。東。海。正。則。寧。志。赴。汨。羅。若。雨。零。時。我。淚。滿。杜。鵑。啼。處。尚。多。平。生。骨。性。堅。於
鐵。利。有。志。肝。照。此。河。又。書。曰。德。東。漢。三。十。三。年。建。武。之。統。止。有。丹。心。不。死。想。文。山。四
十。二。畫。臨。刑。之。語。無。愧。白。骨。常。存。投。河。死。
黃。石。齋。被。執。自。斃。云。某。家。胡。陽。震。峨。峽。泰。山。石。鑿。鑿。七。尺。劍。溫。溫。半。尺。篋。化。為。白。板
官。宛。宛。寬。路。劍。漢。人。一。顧。問。胡。人。一。嘆。息。聞。青。空。自。斃。胡。建。空。自。斃。孤。狸。居。龍。宮。時。

呼喚白日。妻子不得知。親朋但酸鼻。寒從孝陵來。後何津。風雲屍
松柏。至南極。示諸友。云。故國猶餘木。孤臣尚有身。冠裳天久定。得失事難陳。桂宇經
書外。精魂江漢滿。勿云屋上月。偏照夜行人。復死乎。此事還真事。非關我。所冀。精魂
烏兔共變化。治活。仁時。自。道。消。夕。不妨。偏。趨。清。空。向。四。壁。也。明。光。折。得。云。精
傲。可在。北。風。路。不作。單。雙。採。探。看。珠。月。待。骨。橫。帶。火。身。天。出。洋。始。銷。案。人。無。兩。路。身。須。遠
道。有。十。層。到。盡。難。野。鳥。能。魚。齊。下。說。十年。雷雨。舞。頭。觀。拼。不得。云。亂。紅。芒。碎。未。破。橫
石頭。林。鳥。共。悲。明。月。將。半。滿。看。魂。魄。漸。向。虛。盈。論。死。生。一。字。遂。成。十。古。探。匹。夫。獨。住
百。神。驚。游。移。願。盼。無。成。業。枉。與。烟。波。飲。不。平。

黃介子辭世偶云。人生忠孝本尋常。補壁為心鐵石腸。擬向虛空擊日月。曾於夢幻
歷冰霜。簷頭百里青音吼。獅子千尋白乳長。示現不妨為厲鬼。雲飛風馬盡飛揚。
陳水叔討賊檄有云。誰東國威。詎無封事。門戶膏肓。河北賊置之。不問。蕩。蕩。破。壞。大
將軍。竟。若。周。關。開。門。納。叛。皆。觀。軍。容。使。者。之。流。實。主。投。降。盡。弘。文。院。學。士。之。輩。乞。歸
便。云。有。賊。徒。死。即。是。純。忠。不。念。遷。跡。金。人。亦。下。銅。盤。之。淚。隨。舞。舞。斬。玉。虎。之。魂。
相。且。情。厚。且。留。營。操。莫。非。王。土。莫。非。王。臣。願。請。敵。王。所。俘。囚。曰。同。袍。豈。曰。同。澤。成。與。子
同仇。漢。德。猶。存。周。曆。未。過。亦。眉。劍。馬。通。關。尤。武。之。中。興。英。弁。弄。斧。難。先。少。康。之。並。戮。
以。赤。子。而。扶。神。鼎。事。在。人。為。即。白。衣。而。效。前。車。君。不。我。負。
長。厚。盧。涇。才。誓。言。有。云。主。辱。臣。死。豈。主。死。尚。可。臣。生。國。亂。臣。忠。有。忠。臣。豈。容。國。亂。主
聖。風。討。賊。有。云。莫。謂。力。敵。萬人。之。師。集。於。一。人。之。義。莫。謂。餉。匪。恢。敵。之。土。便。是。因。敵
之。糧。常。熟。餉。明。聖。明。倫。堂。迷。言。有。云。雖。狂。瀾。或。倒。於。楫。處。堂。之。燕。相。樂。偷。安。豈。虞
壹。莫。省。其。況。迷。守。夜。之。鬼。七。悔。忘。厭。

太倉郎星偉討降賊諸臣。有云。留夢英甘心賣國。首玷科名。秦宗敏反。面射天。漢諸
節。節。豈。方。黃。之。虜。幾。過。慘。報。以。二。心。之。臣。抑。在。魏。之。衣。絳。猶。傳。復。親。叩。頭。之。事。松江
討。楊。汝。成。檄。有。云。以。容。臺。為。樂。戶。請。思。凝。碧。池。頭。豈。盡。梨。園。子。弟。視。天。朝。若。李。代。安
布。歇。南。徃。史。塗。長。樂。老。人。討。朱。積。楊。枝。起。有。云。鞠。躬。過。客。人。文。郎。哀。祈。小。半。之。術。
搗。手。從。周。周。報。對。喜。易。秘。書。之。者。梓。官。暴。諸。風。日。居。然。驅。背。經。過。謝。登。狂。奴。化。作。怪
烟。依。舊。竊。頑。朝。龍。贖。鳥。髮。止。死。轉。請。事。將。軍。勳。勳。爾。牛。來。思。近。前。統。呼。丞相。牛。相。
楊。機。部。尚。書。僕。偶。從。友。人。扇。頭。見。其。洗。心。四。詩。錄。之。云。老。樹。頻。聽。雨。青。山。終。不。言。枯。龍

選野性。明月落秋痕。天定雷歸窟。風高水在門。此身浮一葉。隨處過前村。又木木
若。少。臨。秋。風。雨。多。鐘。聲。初。過。岸。塔。影。已。沉。河。瓶。膽。消。香。案。蒲。扇。卷。暑。亭。亭。看。不。動
銀。漢。欲。何。如。輕。烟。掃。石。林。絕。筆。曉。塵。寒。不。礙。猿。孫。路。時。聞。蘭。上。香。牛。知。果。又。傲。虎
笑。佛。國。狂。持。此。向。誰。說。山。山。明。月。光。日。日。暈。透。江。明。湖。來。萬。頃。平。一。峰。衝。雨。出。孤。嶼
信。波。橫。帆。過。虹。蛟。龍。當。秋。草。木。清。涼。衣。無。處。往。中。夜。曉。風。生。

曹大鶴中夜別見云。長安秋高月獨明。小樓歌接脊令聲。刀頭自有求仙訣。何必勞
勞。泣。此。生。別。親。親。熱。血。絲。絲。貫。白。虹。百年。此。處。是。精。忠。從。今。遊。子。無。消息。莫。向。門
前。數。去。鴻。絕。命。詞。云。天。運。難。回。數。已。違。鏡。殊。常。逐。陣。雲。飛。寶。刀。揮。去。鋒。流。血。鐵。甲。磨
穿。肉。作。衣。報。國。一。身。空。有。願。雄。征。十。載。恨。無。歸。劍。心。未。肯。隨。風。散。夜。夜。寒。光。落。紫。微。胡
星。黯。淡。照。雙。鬢。萬。里。霜。飛。玉。碾。殘。滄。海。未。蒙。明。日。月。洪。都。誰。念。舊。衣。冠。怒。有。寶。劍。冰
猶。熱。痛。到。傷。心。火。亦。寒。有。血。不。教。終。化。碧。留。隨。風。雨。洗。長。安。又。慷慨。剛。明。主。從。容。別
長。凡。衣。冠。留。節。義。刀。劍。如。忠。貞。不。比。三。十。客。還。過。五。百人。孤。鳴。與。鬼。哭。安。得。不。亡。春。
書。憶。云。十年。磨。劍。字。純。鉤。事。債。身。危。祇。自。羞。筆。家。枉。書。家。國。難。卷。閨。空。動。古。今。愁。
犁。庭。物。石。羅。成。成。屬。鬼。驅。明。不。肯。休。但。說。放。縱。統。踏。髮。未。明。生。死。大。關。頭。又。擊。瓦。高
歌。志。儘。擊。難。負。不。肯。食。人。肉。生前。節。義。誰。知。已。死。後。文章。可。問。天。環。堵。猶。存。漢。伏。櫪

若。菀。恐。染。曲。腥。羅。纜。知。兩。月。居。表。告。翻。痛。蘇。卿。十。九。年。
祖。心。大。師。函。可以。記。述。被。禍。其。小。序。云。何。紀。乎。紀。再。度。也。何。云。再。變。以。止。也。傷。前。事
之。勿。擊。也。昔。有。共。命。鳥。身。一。也。首。二。也。其。日。擇。草。木。之。實。以。澤。其。毛。一。思。戰。之。惟。惡
實。是。噬。既。而。咸。斃。始。知。彼。斃。已。亦。斃。也。胡。為。其。自。戕。也。去。年。之。北。今。年。之。南。其。俱。為
焉。實。之。啄。也。乎。乙。酉。七。日。明。丁。口。研。淚。書。蘭。陵。舟。中。
又有為之序云。其或繼周。百世可知者。理也。過此以往。未之或知者。數也。始乎契券
詩。文。珠。玉。臨。膺。終。乎。詩。書。精。壁。奴。僕。在。旌。理。之。所。限。數。不。得。而。衡。之。若。夫。赤。伏。飛。符。
雜。化。啓。泉。首。之。識。金。生。碑。底。銅。鏡。叶。波。馬。之。謙。以。至。覆。黃。龍。以。丹。書。以。水。壽。之。雲。關。
禱。入。宮。於。家。廟。引。錢。塘。之。柳。衣。數。之。所。陳。理。又。安。得。而。固。之。乎。編。次。小。坡。隱。几。曲。肱。
自。獨。窈。兮。其。凝。其。富。恍。恍。四。月。衣。投。蘭。扇。和。憤。冰。哀。嘖。嘖。升。霞。舉。嗽。中。成。誦。覺。而。梅
月。羅。浮。猶。然。記。憶。疾。書。如。火。急。之。追。通。也。其一曰。踏。攻。王。氣。斷。重。關。青。蓋。遙。遙。去。不
還。真。向。金。殿。舉。學。數。句。花。臺。畔。是。陰。山。其。一曰。盤。霧。仙。人。解。漢。歌。歌。擊。幽。咽。舞。銅。靴
通。天。臺。走。誰。能。勝。金。盆。人。間。恨。更。多。其。一曰。十八。灘。頭。又。解。圍。鴻。金。門。外。受。降。錄。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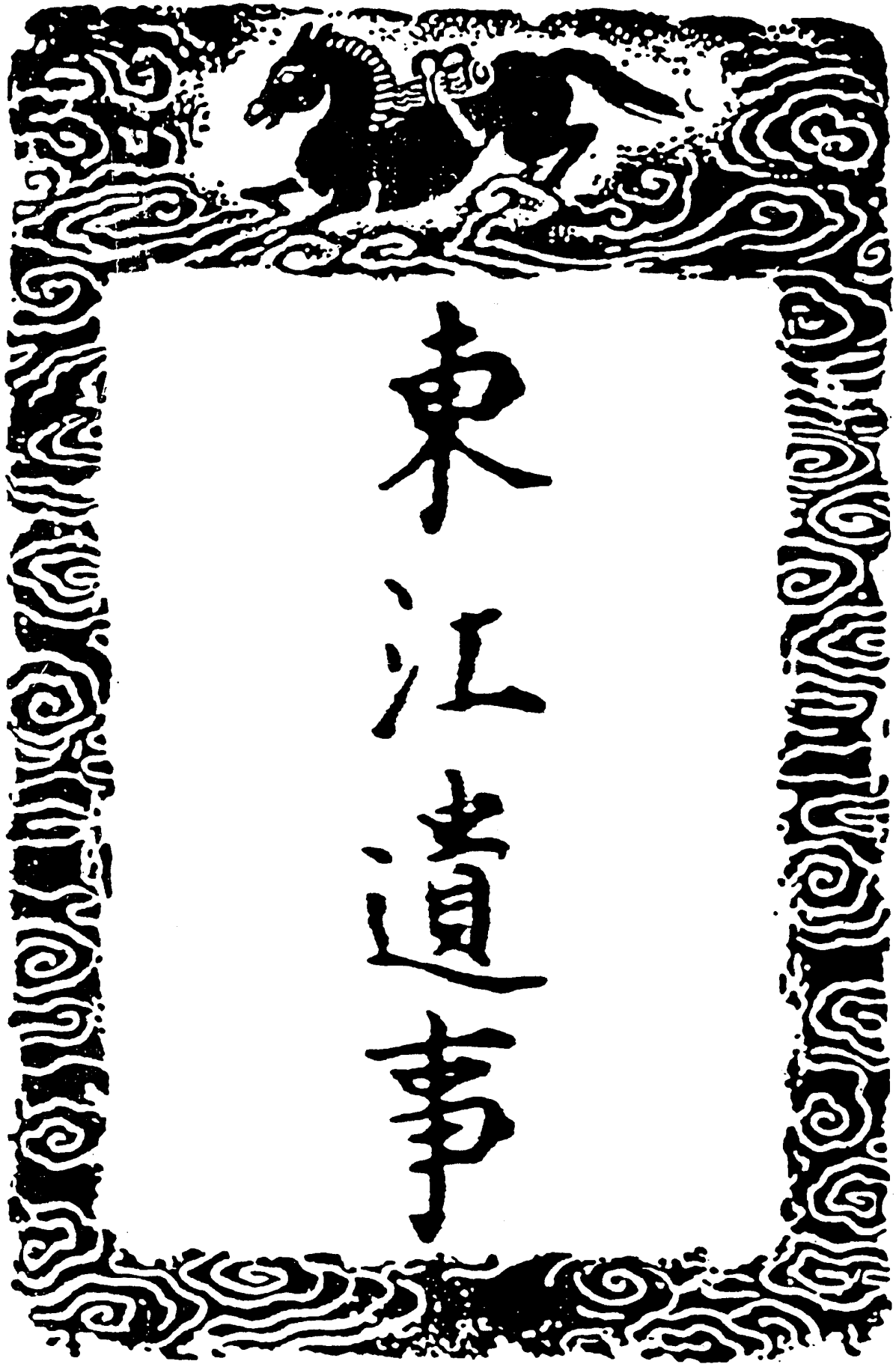
陵一望無青草。夜盡明兒馬不肥。其一曰。為將雪壓與霜侵。埋就冬青傍。夕陰啼過
六陵鵲口血。樹根深處捉龍吟。視其著。則辛賓。雷海青。朱弁。鄭思肖也。嗟嗟。開元住
家。歷歷。眼前。免南諸人。誰任其責。乃有肝藏。弘演。塚傍。要離。嗜智。蘭之。鏃。齊。勁。草。於
平原。泥。侍。中。之。衣。留。汗。青。於。菜。市。雖。養。士。之。報。較。往。後。而。猶。多。而。於。板。學。夢。殲。我。良
人。棒。拉。亂。麻。厥。川。量。谷。理。不。可。稽。數。不。可。究。顧。安。能。排。雲。叫。閻。闔。起。屈。抑。而。申。之。問
對。哉。皇。明。罪。某。西。蜀。頑。仙。禁。弱。左。介。倚。如。比。肩。挽。手。廿。八。雙。林。半。遠。在。茲。失。單。人
荷。戈。馬。姓。名。離。合。後。世。其。傳。誰。推。
蘇州黃孝子。名向堅。字端木。父某。以崇禎。於未。選。雲。南。大。姚。令。某。室。及。孤。柱。行。向。堅
留。家。已。而。兩。京。陷。沒。閩。湘。不。守。戰。事。連。年。行。旅。斷。絕。雲。南。而。遠。在。荒。徼。書。問。不。通。堅。日
夜。泣。以。年。卅。之。臘。解。親。朋。而。行。隻。身。襁。褳。萬。里。尋。親。誓。不。得。父。母。不。歸。在。途。半。載。抵
大。姚。兩。尊。人。皆。無。恙。五。月。餘。奉。以。歸。至。於。己。六。月。十八。抵。家。凡。閱。三。年。歷。京。省。七。府。
三。十。三。關。驛。鎮。卷。不。可。勝。紀。行。二。萬。五。千。里。有。奇。其。艱。難。險。阻。之。狀。崑。山。歸。玄。恭。紀
之。甚。詳。吳。中。士。人。多。詠。之。者。

蘇州黃孝子

卷四

千

校閱增補卷四終



東江遺事



東江遺事

滿日文化
協會
印行

讀史者謂明之亡也有君而無臣以思陵非亡國之君也然其所以亡有三道焉急于求治率于用人間于度事急于求治則賢不肖並列曲直不分上期速效每討一方未行而先與魁日率于用人則巧佞媚嫉者競進正直謙言者日退黨同伐異中外紛然閣于度事則措餉汰兵用內臣監督將帥至四海鼎沸有瓦解之勢猶委用體仁延儒嗣昌一輩當國欺君踏背陷害忠良夫如是須臾延國命得乎是以周皇后之將自盡也泣而曰陛下在位一十七年未嘗聽妾一言今日之死固其所矣聞者莫不為之隕涕夫毛文龍之死天下盡知其冤迨袁崇煥既伏厥辜即當下詔表暴二人功罪庶幾激勵邊疆而作士氣至

序

其子承祿為父泣血籲哀朝中竟置不省迨乎國變又十餘載卹典始終不下尚得謂賞罰之明乎今去勝國且百數十年一二故老猶有借文龍抱不白之冤于地下者爰從各紀傳輯錄為一編曰東江遺事凡二卷以瑛後人論定且使貪功害能者知天道之不爽至于東江既失有識寒心乃中朝若不介意迨我

太宗文皇帝每降心相從欲修鄰國之好而思陵卒岸然不顧馴致流賊披猖躬殉社稷嗚呼讀是編者亦可以悲其志矣

嘉慶丙寅夏六月滄江漫史志

東江道事目錄

卷上

毛將軍碑

援遼功績

卷下

熊廷弼傳

袁崇煥傳

錢龍錫傳

朝鮮傳

袁崇煥

毛文龍

毛帥東江

東目

錦寧戰守

崇禎朝紀畧

也是園雜錄

毛太保公傳

毛總戎墓誌銘

耿靖南傳

尚平南傳

孔定南傳

東華錄

毛將軍碑誌遺集林維祖

平遠總兵官左軍都督同知毛公功德碑天啓四年七月朝鮮立奮忠贊謀立紀明倫靖社功臣輔國榮祿大夫兼議政府左贊成判義禁府知書廷春秋館成均館事宏文館大提舉藝文館大提舉金甌瑩撰通政大夫行曹參議李滿書崇政大夫行兵曹判書兼同知成均館事金尚容篆嘉議大夫平安道觀察使兼兵馬水軍節度使平壤府尹巡察司李尚奇立石碑文不載銘曰噫噫往歲獨虜造監聳我清邊鯨吞豕突急莫之遏喋壘無堅全遠右壤爾難搶攘屢

東上

墟腥續公時情切忠胆激烈敲牙張拳獨立一叫揭義為號趨者爭先為投曷侍俾賊顧忌以掣以罕謂我共濟克協大計鷄首東偏獲醜復鎮軍聲始振天討行焉出入遠藩形格勢禁固或恣前伺疑縮頸不敢西逞關防賴全瞻彼椒島洪濤淼漾處得其便洋津晏帖履坦不踏就亮如天激以忠義其歸如市累累連連曰公父母開口望哺餘喘其綿匪公是任吾其左推長城屹然得人死力功寧寵錫褒詔類宣神旗豹尾以隆圖寄節制斯考大業未了概見其效四海望延吾言不失有特史筆有首凌烟撫實載石先撮其績貯壽其傳

援遼功績明末備案

援遼都司毛文龍今將建過功績開列于後

計開

一萬曆四十八年十月初七日統兵到于杏山寨遇敵交戰親斬首級一顆部斬首級二顆報解蒙左監軍參政高諱出驗功轉解蒙監軍御史陳諱王佐驗功賞花幣銀牌八兩詳批毛某渾身是胆滿腹皆兵本院不日題請好大將材也檄及批知州趙宋儒擬功報蒙經畧部院熊諱廷錫驗功槁賞花幣銀牌四兩紀錄報叙

東上

一泰昌元年十月二十九日倡義捐資承造生牛皮制適甲滾馬牌鍊火箭火礮火榴火雅等器解蒙左監軍參政高諱驗堪開薦毛某捐資採料造制破夷器物實在不辭勞瘁秘畧得方堪宜效用等因報蒙經畧部院熊諱瞻首紀錄該道有奉

一天啓元年七月初十日統領官兵張攀李景先等及同生員王一益等到於鎮江廣鹿島拿獲敵不知姓名一十三人解功有奉

一天啓元年七月十九及本月二十一日奉蒙靈達道副使王憲委統駕沙虎船隻官兵張攀等前往鎮江等處哨探夷情訪遇敵姪兒佟養真出守鎮江標下中軍陳良策報稱願同蒙海防道廉使陶憲委遊擊王紹勳守備仇世隆千總李應坤尹大陞等結連叛遼內應徐承柏陳繼成王輔張魁張滿國舒國龍鄧子禮李泗鄧子智凌達凌彥明曹景柏徐甫

韋世豹等及同陳忠蘇者民李景先汪邦翰張機博瀛等到於鎮江願同拿斬敵姪佟養真及叛二子及堡官李國相等九十四人餘黨無算及俘九名其內將二十三名解蒙靈遠道副使王 審驗二十三名內止解六名到京其內王一靈得財賣放李國相轉逃往向山殺死遼人無限國相員下門子姜東會今改名毛有壽有卷可查

一天啓二年十一月十九日統兵項選毛承祿時可達王輔等到於千家莊地方遇有敵三千餘騎力戰親斬首級四顆部斬首級八十七顆差官解蒙經畧閣部孫 驗功叙報有卷

東上

三

許曰省王大鎮陳大紹張魁王永鸞等到湯站地方遇有哨探敵三百餘騎當即圍勒斬獲首級一百二十八顆得獲敵馬十三匹弓箭器械一百九十八件差官解蒙經畧閣部孫 驗功叙報有卷

一天啓三年八月初二日統領官兵毛有傑即耿毛仲明承祿毛永第陳希順王士善陳繼盛徐孤臣曲承恩等到鳳凰城遇敵四王于帶領大兵紀擒鎮江路逢交戰親斬首級一顆部斬首級二百五十一顆殲死無算獲敵馬二十一匹弓箭器械三百一十七件差官報蒙經畧閣部孫 驗功叙報有卷

一天啓三年十月二十九日統領官兵陳繼盛毛承祿沈世魁劉可紳毛有傑毛有功毛有義張魁曲承

恩項選龔正祥陳汝明等到於雪裡站地方遇敵一萬餘騎力戰親斬首級二顆部斬首級九十五顆殲死無算差官解蒙經畧閣部孫 驗功叙報有卷

一天啓三年十一月十一日統領官兵陳大誠葛應禎項選陳希順徐俊龔正祥許日進毛承祿毛永第毛有傑沈世魁易承忠毛有功等在羊口地方遇敵三千餘騎力戰親斬首級一顆部斬首級一十七顆殲死無算差官解蒙經畧閣部孫 驗功叙報有卷

東上

四

一天啓三年十二月初七日統領官兵陳繼盛曲承恩王永鸞毛承祿毛永詩即孔毛永第王士善龔正祥龔正祥龔正祥徐俊項選陳世忠宮養練馮有黃虎龔正祥龔正祥徐俊項選陳世忠宮養練馮有時張繼善等到於會安堡地方遇敵五千餘騎交戰部斬首級七十一顆殲死無算差官解蒙經畧閣部孫 驗功叙報有卷

一天啓四年七月二十八日統領官兵毛承祿項選毛永第張繼善陳繼盛王永鸞黃龍毛永選馮有時趙顯武龔正祥陳大誠徐俊龔應禎王命卿朱家龍等到於孤山地方遇敵一千餘騎力戰親斬首級一顆部斬首級一十九顆活拿二十九名夷婦二口差官解蒙經畧閣部孫 驗解獻俘有卷

一天啓四年十二月初九日統領官兵到于丁洩地方遇敵五千餘騎力戰部斬首級十九顆活拿哈屯把等二十七名於天啓五年三月內差官汪崇孝等

解蒙經畧閣部高 驗功獻俘有卷內閣有功將領
毛承祿陳繼盛黃龍陳汝明易承忠王宗堯王承鸞
毛永第徐俊王韜馮有時李柏等十二員名

一天啓五年十一月十三日統領官兵陳繼盛項選
龔正祥徐俊毛承祿王韜毛永選毛有傑劉應龍陳
大誠李柏等到於永靈堡地方遇敵一千餘騎力戰
親斬首級一顆部斬首級五十三顆活擒十三名夷
婦一口子女三名口差官解蒙經畧閣部高 驗功
獻俘有卷

東上

一天啓七年四月初七日統領官兵曲承恩毛溫毛
永加等同朝鮮昌城太守協同龔正祥毛有餘毛永
華等到於瓶山地方遇敵擒鮮放銃打壞首敵及敵
遇用埋伏黃州陣地鐵烏菱角利鳥銃打死不計其
數塘報各衙門有卷

一天啓七年四月初八日統領官兵尤景和曹尚元
劉登科毛有松毛有松曲承恩王承鸞王吉善等到
於鴨綠江口相機截殺擒鮮敵一百餘人得復糧米
牛共七十頭陣傷官兵劉登科毛有松中矢身死塘
報有卷

一天啓七年五月初十日統領官兵毛永福何友直
馮有時林茂春李繼盛毛永榮毛永祿陳繼盛等到
於朝鮮昌城地方力戰擒鮮敵部斬首級一百三顆
砲打死者屍橫郊野塘報有卷
一崇禎元年五月十三日統領官兵劉遇時毛有第

毛永選易承忠陳世忠徐俊等到於鎮東堡遇敵一
千餘騎力戰親斬馬經緯等一十三級活拿大社臣
等六名差官解京刑部有卷

一崇禎元年十月初九日統領官兵馮有時張星宮
養練徐俊毛有傑毛永詩等於鎮江高嶺地方得獲
敵所用金州備禦劉愛塔等帶同家眷男婦二百三
十一名口來歸南朝查詰無異差官張星塘報有卷
以上一十八款俱上塘報

東上

一崇禎元年四月二十五日一本兵變已難弭息事
一崇禎元年四月初二日一本夷情事差官劉可進
塘報

一崇禎元年六月初八日東鎮毛一本夷情緊急等
事
一崇禎元年八月初一日東鎮毛一本黨鎮僻狂負
心事

一崇禎元年八月十七日一本欺君巨奸罪極耗國
大蠹晉盈謹據目擊宜聞直清宸聽仰祈聖明正法
追贖以快人心以報邊威事疏總兵楊國棟本
一崇禎元年九月初五日一本夷情差官都司仇世
隆塘報

一崇禎二年三月初三日兵科張鵬雲一本海上善
後宜周等事
一崇禎二年三月初三日兵科計一本東江踪跡可
竣事

一崇禎二年四月初二日一本敵情事差官林士奇

塘報

一崇禎二年四月初十日一本敵情事差官張國威

塘報

一崇禎二年四月初二日東鎮毛一本敵情事

一崇禎二年四月初十日東鎮毛一本敵情事

一崇禎二年閏四月十三日督師表一本歷海道等

事

一崇禎二年閏四月十七日一本獨為小邦首道以

從登萊來往乞勿更易以免顛覆之患事

一崇禎二年閏四月十七日東鎮毛一本獨為小邦

等事

東上

一崇禎二年閏四月十八日東鎮毛一本敵情事

一崇禎二年閏四月十八日一本敵情事差官林士

奇塘報

一崇禎二年閏四月二十日督師表一本恭報出海

事

一崇禎二年閏四月二十二日兵部一本緊急敵情

事

一崇禎二年閏四月二十三日兵部一本謹陳始終

等事

一崇禎二年閏四月二十四日兵科陶一本直言第

一等事

一崇禎二年五月初二日督師表一本恭報行海程

期仰慰聖懷事

一崇禎二年五月十三日東鎮毛一本三軍命若懸

絲等事

一崇禎二年五月十三日一本三軍命若懸絲孤臣

勢如疊卵亟懇聖明俯賜乾斷以濟糧餉以活飢軍

事

一崇禎二年六月十九日兵部會極門提出殺東鎮

毛帥事

一崇禎二年六月十九日督師表一本恭報島帥逆

形等事

一崇禎二年六月二十四日兵科宋鳴梧一本罪帥

正法等事

東上

御史王應斗已巳年六月二十四日一本逆帥伏誅

事奉聖旨東江善後事宜一聽督師區畫軍機國體

相關議論不合搖惑着諭中飭行

一崇禎二年六月二十四日御史王應斗一本逆帥

伏誅等事

一崇禎二年六月二十四日督師表一本島帥伏法

等事

一崇禎二年六月二十六日兵科陶崇道一本東江

之處分事

一崇禎二年六月二十六日兵科宋鳴梧一本罪帥

伏法事

一崇禎二年六月二十六日兵部一本罪帥伏誅事

一崇禎二年六月二十八日督師表一本臣罪萬無可逭聖明垂察非常謹望闕謝恩事

一崇禎二年七月初三日兵部一本罪帥伏誅東局易結畧陳善後事宜恢復大畧仰祈聖鑒事

一崇禎二年七月初三日兵部一本東局易結等事

一崇禎二年七月初三日兵部一本敵情事

一崇禎二年七月初四日兵部一本東插交構事

一崇禎二年七月初四日督師表一本開報本年五月二十二日起殺毛帥始末

一崇禎二年七月十四日關院方大任一本罪帥伏誅等事江西道毛九華已巳年八月初一日一本逆帥已誅事奉聖旨毛文龍罪狀前諭已明如有奸徒

處具奏該部知道

一崇禎二年八月初一日兵部一本秦疆最急事

一崇禎二年八月初三日江西道毛九華一本逆帥已誅事

一崇禎二年八月初六日南京廣東道劉養粹一本海外等事

一崇禎二年八月初九日江西道毛九華一本逆帥已誅等事

一崇禎二年八月初十日河南道范復粹一本

一崇禎二年八月初十日河南道范復粹一本御道聖旨事

一崇禎二年八月初十日雲南道王應斗一本逆帥伏誅等事

一崇禎二年八月十一日督師表一本奏繳皇首事

一崇禎二年八月十一日兵部一本吏制天津兵馬事

一崇禎二年八月十三日兵部一本酌盈濟虛事

一崇禎二年八月十五日督師表一本東島需米甚急事

一崇禎二年八月十五日兵部侍郎魏允中一本月鎮兵寡事

一崇禎二年八月十六日兵科陶崇道一本東事之處分等事

一崇禎二年八月十七日督師表一本臣罪萬不可

一崇禎二年八月十七日兵部一本欽奉聖諭事

一崇禎二年八月十九日兵部一本敵情事

一崇禎二年八月二十二日兵部一本緊急敵情事

一崇禎二年九月十二日兵科張鵬雲一本元兇授首事

督師表 已巳年六月二十八日一本島帥伏法事奉聖旨覽奏區畫東江善後事宜具妥確島兵數既無多應否置帥着即與議覆毛姓兵丁悉聽歸宗有才可用的依舊委用餘俱遵諭行該部知道

一崇禎二年十月初一日兵部一本查議軍職官員

事伏照督師表 咨前事將錦衣衛帶俸指揮使毛雲龍並東江叙功毛文龍廢一予指揮使盡行革除移文該衛遵行

東江總兵毛文龍一本敵情緊急志專殲滅路遇颶風仰祈聖鑒事臣聞君父之仇義不共天况敵情犯順冠裳倒置名分掃地極矣豈臣子安枕而卧之時謹以開洋帖末請奏其詳崇禎元年六月初八日登州海防道王廷試奉旨出查閱據各島精兵當臣標下訓練兵丁原共有一十五萬餘除在僻島防守者分去大半其所開經查僅止六七萬道臣堅執各邊定例務欲裁裁多減臣初心甚覺不平道臣極道東民疲困帑藏匱乏且勸之以忠君愛國之心臣又見

東上

其清節自持飲食不過異中之一杯水連民思慕真嬰孩之荷慈母故臣雖久抱沉疴身體骨立四疏力懇寬宥正在謝事之時何敢再為多言仰慕聖主之隆恩兼以道臣之感諭又復何以不勃然勸念一聽其憾汰吏奮起任事之初念臣隨于本月十六日調各官營將領點驗船隻親往沿島慰諭羣心分遣老幼七種因而擒擊海洋大寇至七月十五日臣自旅順回長山副總兵毛承祿報稱敵准於二十二日西抵關寧臣一聞言不覺心胆俱碎隨傳令各島將領挑選步卒分路截殺臣親督精兵隨帶沙虎等船五十餘隻揚帆旅順直抵三岔河地步敵之來路而截殺之不意一路逆風于八月初二日鐵山嘴開洋過

東北龍風大颶臣所坐船桅舵俱折沾瀉四日四夜命懸頃刻各將船隻絕無影響臣飄至黃縣海口鄆都縣地方距登州四十餘里稍得總息危而復安登州撫臣孫國禎道臣王廷試差官延臣進府問以敵可滅否臣猶抗慨自許臣在登州一日即出海東去忽報各將之船有飄至黃河營者有八角口者有威海文登等處者甚而飄然至桑島寸枝而官兵半失者是一役也意謂敵來截其進路敵退堵其歸途首尾互擊敵在臣掌中矣乃至壞我戰艘溺我戰士豈天心未厭敵故不使臣計得行一至此哉嗟嗟臣雖遇陷危敵猶未知也且臣島兵四散分截臣之兵還復東指敵因此倉惶不敢出瀋陽一步此亦從目前

東上

而言之耳若論其秣馬養兵之志垂涎遠已非一日也况目今糾合西虜達酋四面分逞督造戰車日夜不休度其意蓋未肯即遽然帖服已也冬初復當遠舉臣敢失心報國以報陛下知遇之恩然不虞之戒關寧喜峰等處尤宜喫緊不可斯須懈弛者總之廟議如塵飯塗羹無當于實用仍復築室道傍以致邊將迄無成功坐此弊端耳皇上英明天縱照照睥睨正當極盛之朝乃復有如鬼如蜮妄造謗言以噴聖聽而隳各敵邊任事之心誅不待時者也望皇上獨斷乾剛毅然自任不使誑言亂聽則眾將肝腦塗地亦所甘心滅敵特易事耳

平遼總兵毛 己巳四月初二日一本夷情事崇禎

二年正月廿五日據寬真被擄逃回難民沈四漢稟稱在敵大孤山下為思鄉逃回南朝沿途敵不敢日行脫走十晝夜方到鐵山在營聽得敵向秋往西未得遂願令春定西犯山靈劃鎮恐沿邊一帶地方四王子已差大頭目孤山前往烏龍江外從不朝首敵火兒動處及受天朝敵義哈喇汗並聽兒侵處俱已許借人馬與他只等孤山回就要上馬西犯又速哨撥兒參將毛永詩稟報敵臨邊境外揚兵馬吃椰回漸江已有謀犯情形各稟前情到鎮俱此謝職看得敵狡蓄謀叵測發兵窺我車師實欲長驅西冠而山靈等處尤宜晝夜嚴防密沿邊須用時刻提備除一面添兵速哨相機截殺為此理合塘報

史一

三

平遼總兵毛 己巳四月初十日一本敵情事崇禎元年十二月初四日據回鄉何有才係瀋陽街人稟稱從敵脫走七晝夜逃回在營時聽得劉愛塔境在頭陣投歸皮島敵旦夕不安又要追尋回去又聽得從塔山逃回敵寨遼人王得庫因想父母妻子在敵地割捨不得仍逃回敵寨向敵前說關上靈前米糧又貴一切兵馬事又稟見各爺敵部落俱在加緊喂養置辦乾糧欲犯南朝等情到鎮該本鎮隨即傳令先鋒參將毛永詩等帶領官兵星夜趕赴鐵山龍川同龍鐵地方將官參遊任世科等前往衝要路口並沿江一帶地方埋伏安置伙食石砲等至十二月初八日敵一枝從雪裡站徑奔鐵山索要劉愛塔兒兄

弟諸人家兵奮勇向前砍殺銃砲齊發打死敵俱拾回營不及割級退兵北去我慮恐深追不便收兵仍回汛地愈加嚴防理合塘報

平遼總兵毛 己巳五月十三日一本三軍命若懸絲孤臣勢如壘卵亟懇聖明俯賜乾斷以請糧餉以活飢軍事職受餞九年苦情敵勢其顛未告之數矣但青職冒餉在朝臣終于未明而職心終于未白馬夫職危處東江與敵為隣其歸鄉人民每歲不啻萬計各欲奮臂報洩父兄妻子之仇圖復土地田宅之思職亦妄形迹于將士之分秉心戮力以答國恩以副民望故兵每稱二十餘萬空職以虛報多數而冒糧餉乎以兵數定餉而貪金錢耶不過圖恢復上而

東上

西

疾呼未應倘得餉具充足便可乘機掃穴矣別無他腸別無他算此心付之朝廷曾之鬼神對之天地者也孰料廟議紛紜今日言職報數之多明日言職無厭之求以致先帝惑聽一遣科臣王夢尹詞臣姜曰廣詣島點閱所撥糧餉不敷減報一十餘萬第兵數奏之殿陛糧餉終復如故使職東挪西借剝肉醫創痴望朝廷有垂鑒之日而三軍得飽腹捷敵矣日望一日又以冒餉劾奏且誓在平敵原藉舊居止存四壁今住皮島屯兵安壘與士卒同衽冒餉何為冒餉何用也况商賈叨叨盈耳軍士嗷嗷待哺凡有血氣者靡不傷心當此地面更何忍冒餉也精兵受餒糧餉無增及至登萊道臣王廷試奉旨汰兵將各島哨

守兵卒俱不點閱只將皮島官兵丁看就餉定兵而
自曰二萬八千此亦不揣朝廷恢復之計止徂目前
乏餉之算爾孰不知敵何等兵馬也何等器械也既
梁十餘年盡煅鍊之敵矣以枵腹之卒二萬八千欲
取勝強敵數十萬之眾使天下人聞之疇不笑職之
不能料敵如此憂國之誤用微臣知此如職委以二
萬八千可勝強敵亦不必延之今日懇之九年也職
按兵誌知彼知己百戰不殆微倖勝則職之不敢為
職之不敢許也但職一介末弁孤處天涯曲直生死
惟命是從敢曉曉取憎哉究竟其根實文臣之誤職
而非職之誤國也昨惟登萊海防道臣錢根隨執手
書云今歲錢根即與布政司俱不肯發要將往年多
領者扣算然職以十餘萬之眾而受四十萬之餉無
衣無食額告九重今反以二萬八千為額復將上年
領過錢糧扣作今年糧餉而呼庚呼癸之眾速絕氣
于今日也即據道臣王廷試覆稱汰去老弱止存精
兵二萬八千宜于崇禎元年六月為始而元年六月
之前經汰去者未必盡老弱也即老弱者皆不費衣
食之上偶乎語曰千里饋糧士有飢色况數千里之
外而每發帑幾萬兩米幾百石是猶久旱之地偶降
霖霖異能添濕土壤乎是以白骨盈溝餓殍載道欲
將往歲之餉扣作今年之餉獨不念百孔千瘡之苦
烏得東陳晉朽于今日哉還將食過之軍枵腹取之
乎可令今日之軍封口坐斃乎不知計部之欲殺職

東上

五

不知計部之欲陷十萬之生靈此職之未解也再議
每兵每月本折共一兩三錢較之關門雖若不足例
之各邊似為有餘職處東江原為關門窄尾關門接
壤神京每月一兩四錢米一斛尚不敷用况東江懸
海風濤巨測百物騰貴而反議每兵銀七錢米一斛
使各兵肯安心東江耶夫募多棄少人情之常關門
東江兵屬一體一兵兩價豈鼓舞軍士之妙算也此
職之又未解也語曰成大事者不惜小費不一勞者
不永逸今職九年陸續費過糧餉亦百萬餘矣如准
職請于八年之前而概發百萬金錢職不敢誇口平
敵庶幾挫銳奪氣于十分之五矣東敵畏忌西虜又
奚復如是之跳梁也諸臣獨計除職不計收取江山
而快私忿操戈于同室此職之所益未解也職屢疏
直懇非不知得罪朝臣以速職命但職心只以封疆
為重不得不顧天顏想也今職席蓐待罪宜無言矣
昨執王廷試手書知糧無應豈捨十餘萬生靈因職
一人而並斃之又安能嘿嘿為哉職自去年十月守
凍至今七越月矣草根樹皮淘洗淨盡荒山赤土厄
羸流離種種顛連偏臆無訴以致降人生變強卒喧
嘩敵侵陵各島告變無論職瑣尾庸流即智等良平
勇如青育亦無如之何矣于天啟四年起至六年止
合我支運價等項糧餉一十六萬七千七百餘兩及
該我尖耗晒曬米七萬五千餘石咨文在部差官候
領至今滯京兩年分文無發至于浙直營官兵于天

東上

六

啟六年八月起至今三年餘矣具文計部請之數四
差官徐潮音候死都門復差員役懇發又經半載尚
無影響職總一言于皇上哉而言之今日職處萬分
危急之日不得不言也伏乞陛下獨賜乾斷早市微
職以快眾意以救生靈則軍民重生職死得所矣曷
勝惶悚激切待命之至

平遼總兵毛文龍閏四月十七日一本揭為小邦貢
道已從登州來往乞勿更易以免顛覆之患事崇禎
二年四月十五日准朝鮮國王咨前事據議政府狀
啟切查先于本年三月內補送冬至使一行駕船一
隻差官帶領前往登州以便迎回各備咨督撫發送
去後今見督撫咨覆即該本鎮近閱邸報更易貢道

東上

登青萊不許入貢已經奉旨遵行而補送船隻不必
前往等因臣等切詳本國服事本朝恪修侯度二百
年來貢使往來冠蓋相屬而關梁無阻道里坦易一
自敵作梗陸路斷絕本國將泛海道貢卸泊處所及
經由駟遞並命指揮等情具奏朝廷即蒙該部題覆
定奪許開登州之路已絕掛號往來而海路艱遠冬
至聖節等使臣未免兼行一起事省禮尚有虧以典
常懷兢惕若負罪戾惟幸登萊船路雖遠經行去處
島嶼連絡如遇風颶停泊有所候使行使可以利涉
朝覲職貢得免後時之誅今若小邦貢船令登州之
便路則鐵山嘴等處海濤倍險急礁暗嶼在在為患
倘人情不諳水勢動遭撞碎舟船往來十不全一項

辛酉年小邦使臣相繼淹沒皆由于此父母之于子
東西南北惟命是從小邦之事皇朝猶子事父儉夷
生死無所趨避然而杜已通之路使行必危之地區
區享上之誠不能自達而顛沛于中道此小邦所大
懼亦非聖朝柔遠字小一視同仁之意該邦咨會未
到本國不宜輕先煩瀆但念前使節使小邦非久當
發倘不早使事情恐臨時阻滯致誤大事合飛將前
往情節各咨督撫轉聞朝廷庶得貢路仍舊藩邦承
賴允合事宜等因具啟據此當職為照小邦雖僻在
外恭修藩職區區享上之誠不後于內服不幸陸路
斷絕水路艱險則壞修聘未免參差尤以苟簡為慎
至登州貢路則已經天朝題請定奪許令掛號軍門

東上

往來先禁已近十年海路使順得免沾覆今若改道
從錢嘴之外則淹沒之患仍前煩乞貴鎮曲諒小邦
情悃備細轉聞俾令小邦貢船許仍登州舊路不勝
至幸合行咨會等因到職准此除將該國原咨封送
天朝查驗外卑職今將前由理合具揭
平遼總兵毛文龍閏四月十八日一本為啟情事本
年二月十一日據守山島游擊劉印科稟解據遠哨
撥夜帶回來鄉胡四等口稱係敵孤山名下跟役在
營內聽得敵說屢次有書差人送與毛都督請和雖
有書回我俱是哄我及差人送禮講起又不依反將
我人解送赴京又將我心腹劉愛塔等兄弟七人收
回島去愛塔殺死我人二千餘名又帶我部落四百

名馬四百餘匹甲器械全全擄去這樣哄我實不甘心又屢次被他襲殺吃了大虧我們今好乘他無糧正好起兵捉拿他去好也出我們被多次哄的氣又如拿還愛塔一夥人等語又至本月十四日據防鐵山都司任世科稱據細作馬政稟稱敵知皮島無糧乘機發糧來攻各島並要講和的四箇活口並劉愛塔帶來諸人等情各稟到職據此惟照職之設鎮東江也實扼敵之咽喉而不得大肆其很貪之願是以忘戰無奈屢次遣人特書請和于職職亦遣書過彼一面堅修戰備亟圖恢復奈島中舟禁人情恟恟內外交攻雖是没法安插其甯人人動搖又敵探知禁海無糧消息乘機來犯扎營要口似此內外交亂

東上

九

何能措手職惟秉一腔熱血盡我報國之忠于本日又據鐵山遠哨撥夜帶來逃難來鄉王國清口稱敵發兵二枝西往大小凌河去訖萬分要嚴防等情事關緊急軍情除一面加謹提備外為此理合塘報督師表 崇禎二年閏四月一本歷海道以觀進取會島帥以受方畧事職切惟五年平敵之事早夜圖難既殫獨慮又集眾謀規勢于四鎮扼要東藩按圖初馬雲葉旺之故蹟則恢復有必乘之勢必由之路但百聞不如一見久欲親往詳閱通東藩總兵毛文龍稟來于北汎口候職面受方畧夫文龍懸軍海外不經督撫節制者八年文龍自負男子豈不欲滅此朝食或以應手無人遠巡海上先是職差立功官徐

聰送砲器于文龍並言所以禁海改貢道餉道之故因與文龍約晤于三岔旅順之間欲相與探度地形規畫進止而徐連未到之先文龍未知職意過相猜疑遂出兵變難弭之疏至接職公移與字乃始悔之于是會諸將領將領咸勸文龍西來面職以終功名文龍乃遣都司熊文祥同徐連來問行期于職職惟督屬相臨之體則文龍宜就職而商進止然餉道之改外議多以迂阻為疑但從敵覓會卒哨于東口往返甚速即今徐連往返止二十餘日如是其坦且速也職欲借此親涉北汎一以觀復遼之形勢一以驗海道之難易且既與文龍約不可爽也職得晤文龍披數載之肝膈出生平之意見相與極論細陳以成

東上

十

東西合進之局計北汎口離寧遠海面不過四五百里風便則一帆可到往返不過十日職一行而關島之血脉全通進取之規模已定五年全局指顧瞭然職前疏所云遼土未復遼海全通端在于此至于軍中事宜分屬鎮通料理勅書印劍俱留本衙門以中軍何可剛看守戰之事職已區畫停當萬無虞也惟乞皇上亟催東江司餉郎中宋獻速來到任並勅戶部將應給東江月餉不拘何項先湊發十萬與宋獻帶來通給東江俾東江將卒知皇上推新之政銳意恢復膏澤沛如兼知餉速道夷從此按月給發人人實惠人人感奮激勵向前東西並力則蕩平之功刻期可奏此則皇上之威靈而微臣之至願無非為皇

上封疆之計也

督師袁 己巳年閏四月二十日一本恭報出海事
奏本月十二日出海往北汛口面會總兵毛文龍持
具奏知奉聖旨知道了回鎮具奏該部知道

兵部 己巳年閏四月二十二日一本緊急敵情
事職方司案呈奉本部准平遼總兵毛文龍塘報前
事到部選司案呈到部為照東島降人乘夜脫逃原
欲引敵入犯所幸官兵進勤堵殺是杜其狂逞之謀
矣惟是東江探聽報欲寇關蓋應行關門內外多方
防備又為劉愛塔初到東江即建斬功其忠順亦可
見矣既經塘報前來理合具本題知
兵科給事陶 己巳年閏四月二十四日一本直言

東上

第一易簡足餉之法以斬葛藤以還經制事臣受命
攝篆日夕飲水仰見聖主之焦勞旁聞九邊之匱乏
用是食不下咽臥不交睫而輟轉思維終無善算也
頃計臣因蹙眉告急欲集九卿科道會議各陳所見
夫議者議其所以求足之法也將求之田畝之外而
補直撮合之政既已纖細俱收求之田畝之中而東
西南北之民亦既皮肉俱盡止有縮兵就可絕流登
源而營事諸臣碍于情面不肯下手就令邊臣自
行稽核奏報噫此爛熟故套誰不知之邊臣行之將
領將領行之偏裨取一紙回文便足完事奈何以病
久求艾之良方蹈虎口分羊之愚計乎蓋聽裁兵于
握兵者不肖者有十不欲即賢者亦有十不欲臣今

五

五

東上

請得而悉數之兵多則餉多便于侵匿一也兵多則
人多利其逃亡二也兵多則數多難于查點三也兵
多則官多易售情面四也兵多則將多具米筐篋五
也兵多則番多便于買間六也兵多則事多易生曠
役七也兵多則馬多易藏例死八也兵多則匠多易
充造作九也兵多則力多易挾法紀十也一曰恐為
敵所輕二曰何以為萬全之計三曰不便更張四曰
易于翻覆五曰靈使充然有餘六曰慮散兵為盜七
曰全盛之世豈使虧此八曰不便爭執九曰缺餉亦
屬故事十曰我不可為首使各鎮歸怨此賢者之不
欲汰者也合賢不肖皆不欲汰而我使之汰彼齊聲
言不可汰而我遂不汰則餉終何得足乎臣謂譬之
家然有百金之家或一二子或四五子婚喪服食咸
取給焉而不以為不足者以無誰之顧求之于百千
之定而不敢妄求耳若曰怨爾需吾爾給則算然索
取不足之形立見矣國事猶然考先朝立為經制經
者一定而不可易之謂也自數十年來威令不行而
儒將以添設為能事大言恐嚇而疆吏以增餉為令
名廟堂之上畧不主持一二從之當其初創即曰奇
勳及至議裁便稱怪事重已極而不返遂至今日若
及今遇釘不斬必至築舍無成臣請司農暨查一年
所費之計數照本鎮近年所請之數而遵減之減至
于入數相符者為定額令于各鎮曰已後請不與不
請亦與汰亦止此不汰亦止此乘日真亮真舜在上

千古一時執定意見斷然行之臣見有八利焉邊臣見養一贏兵則費一空鉤利在不敵不挑選少一壯士則多一隱憂利在不敵不足額去冗就約以憂為眾利在不敵不團練金錢有限觀餽無窮利在不敵不權衡鈎外無兵雖兵不給利在不敵不澄汰已後不得藉口軍飢任難驅使利在不敵不擔當國家二百餘年前豈無強敵豈無盜賊即此原足幹辦利在不敵萌脫却而此後講求屯政修三年九年之說不必見彈求鴉矣索急利于過程敗良謀于待變而所利更善矣或者曰乃一汰兵而失事誰任其咎臣謂此正歷來通病不可不亟點破者兵之強弱在勇怯不在多寡况前人設立業已幾番增添豈至今猶然

東上

不足遼東之敗眾此尤近事之明驗也兵敗于奔不敗于寡廣益之勝勝于堅不勝于眾此尤近事之明驗也臣竊願皇上之斷以行之也至于晚然可裁薊密永津之新兵恒山磁州之兵于揚州鎮江德州等處因敵添設之兵已經詳言之矣但行之須有方耳計臣謂不欲懸定一汰局臣謂非懸一汰局此法斷格不行日者毛文龍牽不成牽制不成制之師謂非十五萬不可自道臣執定二萬八千而所裁有奇至今不張喙一鎮如此他鎮可知當日行文毛文龍令其自汰肯少一人乎此前事之驗也伏乞垂鑒施行督師表 崇禎二年六月十六日一本恭報昂帥等事奉聖旨毛文龍懸踞海上糜餉冒功朝命頻違節

制不受通復提兵進登索鈎要挾跋扈巨測且通敵有跡犄角無資掣肘兼碍御能周慮猝面聲罪正法事關封疆安危間外原不中制不必引罪一切處置事宜遵照勅諭仍聽相機行

直隸巡按方大任已巳年七月十四日一本罪帥伏誅于俄頃敵人可期于蕩平乞勅乘機斟酌進取亟復全遼事自毛文龍之縱欽山而獲佟養真也人皆壯之進出入于東江報功解級而曾無尺寸之恢復也人皆嘆之及潛形于皮島崇煥索糧疾呼慢罵也人又皆駭之職奉命視師至偷關特閱郎報見文龍海運一疏凌厲咆哮其心目中豈直無崇煥哉及抵靈達職與崇煥抵掌而談見崇煥洞究名理淹貫經

東上

史直有豪傑之概因及敵與文龍事職謂之尤悍戾如此不宜輕往就之如必欲行使其欲然相從則已不然反覺傷傷威重必有以算可以致其命然後無患崇煥曰凡人不可先存一機心惟至誠可行但不見海島之事乎職咨以為款與談累日最後及始告職曰吾崇煥有言大丈夫不可有殺人心不可無殺人手是行已吾必去善其事汝其勿厄我爾時危意微露職不欲洩之而亦不敢信之夫崇煥輕身海上風濤之險阻可虞也將士無主瓌處之降敵可慮也文龍虛聲來負險不至則進退維谷也或來而擁兵自雄不相上下則情形巨測也即單騎詣營數罪不服則五步之內不得恃其眾也職故抱杞人之憂疏

請止其勿往令文龍來會蓋以崇煥所負者重不宜
試不測之淵耳職自進關以來憂心如焚及接崇煥
誅文龍一揭始解頤而怡也觀其杯酒而斬入軍跋
扈之臣片言而付數萬眈眈之卒雖古名將何以加
猶始信崇煥果為豪傑矣是役而後敵之胆目破是
役而後崇煥之力得專職謂以誅文龍之精神移以
誅敵以此東江方畧移以摧穴直呼吸耳豈竦五年
而後竣哉但職于此猶有過慮焉蓋文龍未死無牽
制之實而有牽制之名今恐我未前而敵先來人將
議其後矣文龍未死無死敵之功而有制敵之任今
恐我前呼而敵後應人又將議其後矣袁崇煥之益
宜竭力也如曰五年不結即以誅文龍之劍自誅豈

東上

忍言哉伏乞皇上益勵崇煥毋以擅誅文龍而引嫌
誅一文龍而崇煥之局更宜早結毋以已誅文龍而
自滿誅一文龍而崇煥之任更益重大蓋崇煥每言
平敵必制器與買馬誠是也然器久而不用則鈍馬
久而不乘則斃有一番鈍斃必有一番製買費何時
而已謂宜刻期試用無使虛延萬一急逞不得製之
初謂宜不惜厚價必合精良耐久製買以後謂宜責
備所司加意收藏喂養製買之人即付所司之人倘
或鈍斃責之自出已資賄補毋任其鈍斃買而又買
製而又製以為侵漁耗末之地則善矣若夫扼要之
路與進兵之計督師自有籌算焉
南京廣東道劉養粹己巳年八月初六日一本海外

史二

之宿瘤已消島中之區畫宜定謹陳一得以惜民命
以靖邊疆事臣聞有高世之識者不可眩以形有開
物之智者不可驚以虛故籌國必先審勢治軍貴于
扼要能審其事勢扼其要而不堵可滅邊圍可固也
臣敢為今日獻臣聞邸報見督師袁崇煥憤毛文龍
之欺君罔上恣意橫行大萌逆跡漸不可制急請上
方劍數其罪而斬之未嘗不壯其氣而嘉其謀矣然
文龍斬後部眾尚多必有復立主帥之議者臣請得
而言之夫海外一帥原以牽制為名抑知所以牽制
者或地勢相近旦夕可及如棋家之劫然及其所必
殺彼不得不應此為扼要也又皮島去敵寨水陸迂
迴尚二三十里風馬牛不及聲息不通即通矣將潛

史二

兵以襲之乎抑鳴鼓以攻之乎潛師恐如秦兵之敗
于穀也鳴攻恐如李陵之困于寡也兩者皆訛而徒
恃牽制之名以恐喝強敵必為所笑臣不暇遠引即
如向者敵攻廣寧再攻宣遠舉國深入累旬連月毫
不慮文龍之議其後亦足明島帥之無能為矣夫不
料島兵之無如敵何而欲步竭二東之民力以飽之
不大惑乎臣謂去島兵不立帥有三利置島兵更立
帥有五害何謂五害往者島兵動以二十萬為報遂
于折色外仍運本色四五十萬餘買皆取足于青登
萊三府而以定價為主歲稍儉則官賠于上民賠于
下其害一官船不足強封民船民船不耐海濤一遇
颶風漂沒粉碎人口俱喪于龍蛇穴中是以有用之

財力填不可知之巨浪其害二布綿紵緞米酒之商拋生渡海以圖利及其歸也島兵用船三五隻橫截要路殺戮無遺盡劫其銀而以海賊報其害三海外有兵船客船往來清駕敵常用遼人或僧道以探內地虛實其言四大帥咆哮士卒擁悍彼自視若驕敵人亦以驕敵視之法不能制徒事羈縻于敵無尺寸之效于國有返戈之形其言五詩云四方有美我獨居憂民莫不逸我獨不敢休此非詩之言東人之言也往時以海運故登萊免派遼餉及海運廢遼餉復派其後復運遼餉不復議免矣召買不時水陸轉運於天下獨苦今一裁而息轉運之勞罷召買之害令東人涓涓息肩並力以餉關盜其利一荀子曰齊之

文上

文

切吉不可以敵魏之武卒不可以敵秦之銳士不可以當桓文之節制洵乎兵者受制也島兵踰押恣睢利一朝廷不受督府之制即人人責育驚馬勵力何益之有今而後令士卒編入行伍使知守法帖服不敢跳梁其利二國家之患莫大乎養兵養兵之患莫大乎冗員此宋臣蘇軾稱宋兵無漢唐之制而有漢唐之弊也今乘天誅之威于島兵大加澄汰稽核使省成數先弱不得虛冒冥各占籍省官家金錢無算其利三夫此一旅也假令足繫單于之頸擊強敵之肘即利害相半猶不難勉強留之今無損于敵有害于我何愛牽制之虛名受糜費之實禍哉故智者不

要而已島以為歲之使我而戒于隨成功期于可就十年而圖之一朝而棄之母乃非善因于是不然苟有利于國即披荆棘剪草萊不難于創始而免利于國故畢襲重墊不必于守哉蓋從古未有以島兵勝大者惟唐外史載張仲堅以海賊十萬逐其立者自立斯固又文之深意也而今已算計惟有料島兵多寡半配關寧半配登鎮而以大小海船並執海道之兵盡付于登使其時時出沒于旅順皮島之間以探消息亦庶乎其可也臣又伏念皇上文武神聖聲靈赫濯而出甫舜夫輔中外蠢之強敵已見聞風納款無論于輸誠與否而當此島帥一裁勢發震驚天威之嚴肅而輯服于王猷之允塞矣則平刑修政極意

東上

文

振刷以固根本之宏圖政在今日倘斬帥之後復立一帥而欲于島嶼之間帥偏師以修封疆恐未易得也臣書生不諳大計敢陳其管窺之見如此伏惟皇上裁察施行

江西道毛九華己巳年八月初十日一本逆帥已誅國是宜定謹再追論以昭成案事蓋聞閩外之權將軍制之苟利社稷專之可也督師袁崇煥欲復遼上欲用東江先誅跋扈不軌之毛文龍此一舉也斬蛟龍宮探子虎穴蒙皇上諭之切諸臣論之詳矣臣復何言然臣登萊人也登與島相對一岸風帆可達使文龍而得逞其逆也登萊首被其害今督師幸而圖之早也登萊且首受其福臣又安能默然而處此臣

以為論此案者謂此舉止為封疆除一蠹賊其關猶小謂此舉經為朝廷除一叛逆其關乃大而文龍之逆形安在若云其道遙海上虛糜金錢使水陸疲于轉運公私因之罄竭是宜按以侵盜庫藏而祿山范陽之積也又云招納亡命陰養死士止論上而不來每事後始塘報是宜按以逆遛之律而以為未也此似尉佗南越自王之意而焚符震即自大謀也夫謂其殺難民報首功骨可築為京觀血凡染于方壺宜按以殺降之律臣以為未也似白起長平之慘毒楚項新安之故智也是數者皆可以誅文龍然文龍之罪案尚不在焉罪案之大確者無如未有詔命不奉調遣憑空掛帆魔眾二次指登此何為也夫擅離汎

東上

元

地法令所禁稱兵內向臣子大戮文龍何人敢公犯之其初至登也曰颶風之飄沒造風恬浪靜日湧潮空可以歸兵而賊舟海嶠潛指登城夫復何心無乃指山川觀形勢將欲勒石太山飲馬淮泗乎此其心路人已知之其再至登州則尤可異焉舳艫相望精甲耀目非王濬之平江南戈船下瀨豈呂蒙之襲荊州白衣搖櫓一時各州縣城門日閉人心皇皇道臣王廷試婉言遜謝令兵卒登岸殺奪之尋端遂隙不曰受我參貂若干則曰受我商人領狀若干不發一文復邀至廟島屬目相視五部內不知所置幸而小船遁歸直至臣擲撫按急為設處始飽欲而去猶拂其意即不謂文龍此時遂破歷下以開基攻祝阿以

發跡又放兵四掠瀟聚芒碭馳驟淄墨圮顧登萊一帶首遭其屠戮矣追論及此文龍之心可誅而肉足食乎督師不折一兵不亡一鐵輕裘緩帶談笑而誅之而餘孽亡命走京師蔭翳造不根之言貼匿名之帖此輩亦何能為恐一等神奸陰主其間乃設機關思以動搖國是倒翻邊計雖皇上神明天縱而曾參之行三至樂羊之書一篋即崇煥且折心自驚又安能展四體為國家恢此遼上乎是在皇上之毅然獨持之也臣更有請焉夫文龍所招亡命充棍無如加銜來將龔正祥原係楚孝廉蒼頭耳主殺背逃投入文龍帳下掌書險惡反側冒濫今職昨者誥命之頒公然以有父母叨承恩榮其父母固亦孝廉長繫也

東上

子

鳳輪親于人僕龍音汚于婢子不尤令人大憤不平哉臣故因論逆帥罪孽而並及之伏乞勅下五城兵馬敢有東江逃將潛住京師偽造訛言者立拿正法將龔正祥嚴行督師遞解回籍削去偽職追奪誥命以為廝養冒濫之戒庶法紀肅而國是定矣
督師表 示國家養兵糧餉不缺爭奈毛文龍養寇自豐尅扣兵糧不為各兵餉食計已經累示謝汝殘人糧餉流水發來兵特諭爾知
督師表 示總兵毛文龍欺君說誑養寇自豐尅扣兵餉逗遛觀望草菅民命跋扈不臣種種不法已經累示正法所有島中各處官兵各安舊業勿有更移如訛言生事者重究須示

東上

熊廷弼傳 明史

天啟元年八月廷弼因薦監軍副使梁之垣生長海濱習朝鮮事可充命使帝立從之且命如行人奉使故事賜一品服以寵其行之垣乃列上重事權定職掌八事帝亦報可之垣方與所司議兵餉而化貞所遣都司毛文龍已襲取鎮江奏捷舉朝大喜亟命登萊天津發水師二萬應文龍化貞督廣靈兵四萬進據河上合蒙古軍乘機進取而廷弼居中節制命既下經撫各鎮互觀望兵不果進頃之化貞備陳東西情形言敵棄遼陽不守河東失陷將士日夜望官軍

東下

至即執敵將以降而西部虎墩兔炒花成願助兵敵兵守海州不過二千河上止遼卒三千若潛師夜襲勢在必克敵南防者聞而北歸我據險以擊其情可盡也兵部尚書張鶴鳴以為然奏言時不可失御史徐御伯復趣之請令廷弼進駐廣靈劉遼總兵王象乾移鎮山海會化貞復馳奏敵因官軍收復鎮江遂驅掠四衛屯民屯民據鐵山死守傷敵三四十人敵圍之益急宜直赴救于是兵部愈促進師化貞即以是月渡河廷弼不得已出關次右屯而馳奏海州取易守難不宜輕舉化貞卒無功而還化貞為人驥而懷素不習兵輕視大敵好謾語文武將吏進諫悉不入與廷弼尤抵牾妄意降敵者李永芳為內應信西

東下

部言謂虎墩兔助兵四十萬遂欲以不戰取全勝一切士馬甲仗糧糈營壘俱置不問務為大言國中朝尚書鶴鳴深信之所請無不允以故廷弼不得行其志廣靈有兵十四萬而建弼關上無一卒徒擁經畧虛號而已廷弼入衛兵不堪用廷弼請罪其帥杜文煥鶴鳴議寬之廷弼請用卜年鶴鳴上駁議廷弼奏遣之垣鶴鳴故稽其餉兩人遂相怨事事齟齬而廷弼亦褊淺剛愎有觸必發盛氣相加朝士多厭惡之毛文龍鎮江之捷化貞自謂發蹤奇功廷弼言三方兵力未集文龍發之太早致敵恨遼人屠戮四衛軍民殆盡及東山之心寒朝鮮之胆奪河西之氣亂三方並進之謀誤屬國聯絡之算日為奇功乃奇禍耳貽書京師力詆化貞朝士方以鎮江為奇捷聞其言亦多不服

表崇煥傳 明史

崇禎二年閏四月叙春秋兩防功加太子太保賜蟒衣銀幣廕錦衣千戶崇煥始受事即欲誅毛文龍文龍者仁和人以都司援朝鮮逗遛遼東遼東失自海道逃回乘虛襲殺大清鎮江守將報巡撫王化貞而不及經畧熊廷弼兩人隙始開用事者方王化貞遂授文龍總兵累加至左都督掛將軍印賜尚方劍設軍鎮皮島如內地皮島亦謂之東江在登萊大海中綿亘八十里不生草木遠南岸近北岸北岸海面八十里即抵

大清界其東北海則朝鮮也島上兵本河東民自天啟元年河東失民多逃島中文龍籠絡其民為兵分布哨船聯接登州以為犄角計中朝是之島事由此起四年五月文龍遣將沿鴨綠江越長白山侵大清國東偏被守將擊敗眾盡殲八月遣兵從義州城西渡江入島中屯田

大清守將覺潛師襲擊斬五百餘級島中糧悉被焚五年六月遣兵襲耀州之官屯寨敗歸六年五月遣兵襲鞍山驛喪其卒千餘越數日又遣兵襲撒爾河攻城南為

大清守將所却七年正月

大清兵征朝鮮並規勸文龍三月

東下

三

大清兵克義州分兵夜搗文龍於鐵山文龍敗遁歸島中時

大清恩文龍驍後故致討朝鮮以其助文龍為兵端顧文龍所居東江形勢難足牽制其人本無大畧往輒敗劔而歲糜餉無算且惟務廣招商賈販易禁物名濟朝鮮實關出塞無事則幣參販布為業有事亦罕得其用工科給事中潘士聞劾文龍糜餉殺降尚寶卿董茂忠請撤文龍治兵關隘兵部議不可而崇煥心弗善也嘗疏請遣都臣理餉文龍恩文臣監制抗疏駁之崇煥不悅恩文龍來謁接以賓禮文龍又不讓崇煥謀益決至是遂以閱兵為名泛海抵雙島文龍來會崇煥相與燕飲每至夜分文龍不覺也崇

東下

四

煥議更營制設監司文龍佛然崇煥以歸鄉動之文龍曰向有此意但惟我知東事東事畢朝鮮衰弱可襲而有也崇煥益不悅以六月五日邀文龍觀將士射先設帳山上令參將謝尚政等伏甲士帳外文龍至其部卒不得入崇煥曰予誌朝行公當海外重寄受予一拜交拜畢登山文龍從官多毛姓文龍曰此皆予孫崇煥笑因曰爾等積勞海外月米止一斛言之痛心亦受予一拜為國家盡力眾皆頓首謝崇煥因詰文龍違令數事文龍抗辨崇煥厲色叱之命去冠帶執縛文龍猶強崇煥曰爾有十二斬罪知之乎祖制大將在外必命文臣監制爾專制一方軍馬錢糧不受核一當斬人臣之罪莫大於君爾奏報盡欺罔投降人難民冒功二當斬人臣無將將則必誅爾奏有牧馬登州取南京如反掌語大逆不道三當斬每歲餉糧數十萬不以給兵月止散米三斗有半侵盜軍糧四當斬擅開馬市于皮島私通外番五當斬部將數千人悉冒己姓副將以下濫給札付千走平輿夫盡服金排六當斬自遠運剽掠商船自為盜賊七當斬強取民間子女不知紀極部下效尤人不安室八當斬驅難民遠竊人參不從則餓死島上白骨如芥九當斬革金京師拜魏宗賢為父朔冕旒像于島中十當斬鐵山之敗喪軍無算掩敗為功十一當斬開鎮八年不能復寸土觀望養敵十二當斬數畢文龍喪魂魄不能言但叩頭乞免崇煥召諭其

東下

部將曰文龍罪狀當斬否皆惶怖唯唯中有稱文龍數年勞苦者崇煥叱之曰文龍一布衣耳官極品滿門封廕足耐勞何憚逆如是乃頓首請旨曰臣今誅文龍以肅軍諸將中有若文龍者悉誅臣不能成功皇上亦以誅文龍者誅臣遂取尚方劍斬之帳前乃出諭其將士曰誅止文龍餘無罪當是時文龍麾下健校悍卒數萬憚崇煥威無一敢動者於是命宿敵文龍明日具牲醴拜奠曰昨斬爾朝廷大法今祭爾僚友私情為下淚乃分其卒二萬八千為四協以文龍子承祿副將陳繼盛參將徐敷奏游擊劉興祚主之此文龍故印尚方劍令繼盛代掌撫軍士激撫諸島盡除文龍虐政還鎮以其狀上聞末言文龍大將

五

兵制合四鎮兵十五萬三千有奇馬八萬一千有奇歲費度支四百八十餘萬減舊一百二十餘萬帝嘉獎之文龍既死甫逾三月我大清兵數十萬分道入龍井關大安口崇煥聞即督大壽可綱等入衛以十一月十日抵薊州所歷撫寧永平遷安豐潤玉田諸城皆留兵守帝聞其至甚喜溫旨褒勉發帑金犒將士令盡統諸道援軍俄聞率最戰殺遵化三屯營皆破巡撫王元雅總兵朱國彥自盡

東下

六

大清設問謂崇煥密有成約令所獲宦官知之因縱去其人奉告于帝帝信之不疑十二月朔再召對遂縛下詔獄大壽在旁戰栗失措出即擁兵叛歸大壽嘗有罪孫承宗欲殺之愛其才密令崇煥赦解大壽以故德崇煥懼並誅遂叛帝取崇煥獄中手書往召大壽乃歸命方崇煥在朝嘗與大學士錢龍錫語微及欲殺毛文龍狀及崇煥欲成和議龍錫書移書止

之龍錫故主定逆案魏忠賢遺黨王永光高捷袁宏
勳史堃輩謀興大獄為逆黨報讐見崇煥下吏遂以
擅主和議專戮大帥二事為兩人罪按首疏力攻堃
宏勳繼之必欲並誅龍錫法司坐崇煥謀叛龍錫亦
論死三年八月逆磔崇煥于市兄弟妻子流三千里
籍其家崇煥無子家亦無餘骨天下冤之崇煥既縛
大壽清而去武經畧滿桂以趣戰急與
大清兵戰竟死去縛崇煥時甫半月初崇煥妄殺文
龍至是帝誤殺崇煥自崇煥死邊事益無人明亡微
決矣

錢龍錫傳明史

東下

七

初御史高捷史堃罷王永光力引之頗為龍錫所扼
兩人恨帝之定逆案也議多出龍錫奸黨尤惡之
及袁崇煥殺毛文龍報疏云輔臣龍錫為此一事低
徊過臣寓尋上善後疏言閣臣樞臣往復商榷臣以
是得奉行無失是時帝方顧崇煥厚不為忤也及是
年十二月

大清兵薄都城帝怒崇煥戰不力執下獄而捷堃已
為永光引用捷遂上章指通款殺將為龍錫罪言崇
遣弟通款遠在數年前其斬將剪惡近在數月內今
敵兵豈無故而致陛下細審前後情形崇煥罪案自
定龍錫發蹤指示臣不勝痛心當執縛崇煥時祖大
壽口不稱冤而日後忽起異心殆由龍錫崇煥所挑
激崇煥殺文龍龍錫密語手書不一而足即崇煥疏

中低徊私商語可見外示專制內曾至尊因以漸成
款局兩人陰謀詭計目中尚知有天子耶又聞崇煥
與罪樞王洽書言廟堂之上主款有人文龍倘能協
心一意自當無猜嫌不知崇煥所欲協者何心一者
何意崇煥効提刀之力龍錫發推刀之謀宜並罪疏
入帝以龍錫忠慎戒無過求龍錫奏辨言崇煥陸見
時臣見其貌寢退謂同官此人恐不勝任及崇煥以
五年復違自詭因往詢方畧崇煥云恢復當自東江
始文龍可用則用之不可用則處之易易耳語出崇
煥口不過一時對答之詞及崇煥突誅文龍疏有臣
低徊一語臣念文龍功罪朝端共知因置不理奈何
以崇煥誇詡之詞坐臣明謀罪因辨批激大壽之誣

東下

八

請賜龍錫帝慰諭之龍錫即起視事捷再疏攻詞益
危切帝意頗動龍錫再辨引疾帝即放歸時兵事旁
午未暇竟崇煥獄至三年八月堃復上疏言龍錫主
張崇煥斬帥致兵倡為款議以信五年成功之說責
國欺君秦檜莫過出都以崇煥所畀重賄數萬轉寄
姻家巧為營幹致國法不伸帝怒勅刑官五日內具
獄于是錦衣劉僑上崇煥獄詞言斬帥一事龍錫與
洽頻以書問之而崇煥專斷殺之者也主款一事則
崇煥頻以書問之而龍錫與洽未嘗許也帝乃召廷
臣于平臺實崇煥重辟青龍錫私結邊臣蒙隱不舉
令廷臣議罪是日廷臣大議于中府謂斬帥雖龍錫
啟端而兩書有處置慎重語意不在擅殺殺文龍自

崇煥過舉至講款倡自崇煥龍錫始答以酌量繼答以天子神武不宜講款然軍國大事私商度行止不抗疏發奸何所逃罪帝遂遣使逮之十二月逮至下獄復疏辨悉封上崇煥原書及所答書帝不從令侯部議時羣小麗名逆案者方日為翻案計以水光為主而使蔭宏勳道濬佐之周延儒以會推內閣不與怨龍錫抑已溫體仁亦方與東林為難遂相聚合謀借崇煥以及龍錫因龍錫以及諸異己者乃指崇煥為首逆龍錫等為逆黨更立一逆案與前案偶謀既定欲發自兵部而尚書梁廷棟初自外僚入既許之後憚帝英明不敢任而止乃止議龍錫大辟決不待時且用夏言故事設殿西市以待帝以龍錫無逆謀

東下

令長繫右中允黃道周上言曰舊史稱查省諸臣自劉瑾摧折後不敢言者十四年然大禮議起抗疏廷爭不避鼎鑊未有大小收聲容默如今日者也舊輔龍錫結攀銀鐙搶首獄吏羣臣相視啞無一言書傳以來所未經見古不具論秦漢而下宰相有犯坐請室不過數日自非大逆或裁或原人主未嘗不為引疚今繫輔所坐昏庸疎率為罪督攀染耳閣臣遠度邊事輕為附和此于鬼薪城日奚加乎且疆場事最為難料閣臣以邊事坐誅後之閣臣必顧盼躊躇不敢更任邊事邊臣得以瑕璉卸閣臣後邊臣有事必撫閣臣片語為質是使綸扉之上割邊境為異域也自古宰相無大故而伏斧鑕者止漢劉屈氂及本朝

夏言耳今卷議謬謂殺崇輔為文龍報讐朝廷自為神人行情何嘗計一故弁然物情如此則邊將必驕邊將志驕則閣臣權絀故殺一閣臣為文龍報讐猶可為東江叛將劉興治樹幟則不可借一閣臣為邊臣今日示前車則可為政府異日設後併則不可且自陛下臨御以來輔臣負重愆者九人矣一代之中有幾宰輔而挫折至此乎疏入旨旨青令回奏者再明年正月復三疏入道周賤秩調外而帝意亦為感動其夏五月大旱刑部尚書胡應台等乞宥龍錫給事中劉斯球繼言之詔所司再讞獄入命遣戍定海衛居戍所十二年兩遇赦不原其子請輸粟贖罪會周延儒再當國尼不行福王時始復官還里未幾

東下

辛年六十八

朝鮮傳明史稿

天啟五年十二月文龍報朝鮮逆黨李适韓明建等起兵昌城直趨王京被臣擒獲餘孽韓潤鄭梅等竄入建州有左議政府尹義立約為內應期今冬大舉犯鮮臣已咨國王防守暫移鐵山之眾就雲從島柴薪登萊巡撫武之望奏毛帥自五月以來營至于須彌所謂雲從島是也今十月又徒兵民商賈以資之而鐵山之地空矣兵部言牽制敵國者朝鮮也聯屬朝鮮者毛鎮也駕馭毛鎮者登撫也今撫臣與鎮臣不和以致鎮臣與屬國不和此敵之利而中國之大不利帝乃勅勉鎮撫同心而韓潤尹義立等令朝鮮

自處宗又請撤遼民安插中土兵部言遼人去留文龍是視文龍一日不去則遼人一日不離鮮人驅之入島可也驅之離島不可也宜令鎮臣將遼民盡刷過島登撫刻期運糧朝鮮量行救賑以資屯牧臣願鮮人無遠遼人之心並願鎮臣無遠遼土之心帝是之六年十月宗上疏曰皇朝之于小邦覆憐之恩視同服內頃遭昏亂潛通敵國皇天震怒降黜厥命臣自權署之初不敢違盜即命陪臣張晚為帥李廷副之付以國中精銳進屯靈邊一聽毛鎮節制以候協勤之期而迺重兵在握潛蓄覬覦遂與龜城府使明建舉兵內叛直犯京城晚收餘兵躡其後與京輔官兵表裡夾攻賊皆授首毛鎮當全遼淪沒之後孤軍

東下

上

東渡寄寓海上招集遼民強負而至者前後數十萬亦小邦所仰藉也尹義立曾任判書本非議政頃年差為毛鎮接伴官不稱任使褫職歸家並無怨叛本國之事毛鎮所據王仲保等所訴都無事實意必有讒邪之臣欺罔督撫以售其交構之計者毛帥久鎮海外安撫流民臣與周旋已近十稔雖鎮牽將竭彼此俱困而情誼之殷實無少損且其須彌之遷直為保護累重兼以就使芻薪一進一退兵家常事訛言噂沓本不介意竊見部撫移咨曰虞其偏處曰驅其民驅其帥甚至有布兵以防屬國搗亂之語似海外情事未盡諒忠臣與毛鎮同心一力建功報主豈敢有一毫猜防意乎帝報曰王和協東鎮愛戴中朝忠

貞之忱溢乎言表朕甚嘉之鎮軍久懸鮮遼雜處之客累主生寡食多微王言朕有不坐照萬里之外者然毛帥在中朝為牽制之師在王國則唇齒之形也海上躬親已令部臣區畫刻期運濟逃難邊民亦令毛帥悉心計慮俾無重為王累傳訛之言未足介懷並力一心王其勉之七年三月兵部上毛文龍揭言麗官麗人招敵攻鐵山傷我兵千人殺麗兵六萬焚糧百餘萬敵遂移兵攻麗矣帝報曰敵兵東襲屬國不支折而入敵則敵益張非吾之利也毛帥無懷宿嫌致誤大計可速相機應援登撫李嵩奏朝鮮叛臣韓潤等誘敵入安州節度使南以興自焚死中國援兵都司王三桂等俱陣亡平壤潰敵攻黃州既高復

東下

上

奏敵破義州及郭山凌漢山城將吏數十員軍民數萬口屠戮無遺平壤黃州不戰自潰兵直抵中和游騎出入黃鳳之間又分向雲從攻掠毛帥國王及士民遷于江華以避敵鋒時大清兵所至摧破然無吞并之心故遣使諭宗既服而舍遂班師瀋陽崇禎二年六月督師袁崇煥殺平遼將軍左都督毛文龍于雙島六年六月宗移書總兵黃龍言文龍舊將孔有德耿仲明率士卒二萬投順大清向朝鮮徵糧本國以有德等曩在皮島為本國忠故未之應十年正月太宗文皇帝親征朝鮮三月總兵陳洪乾調各鎮舟師赴援官兵出海越數日山東巡撫顏繼祖奏屬國

已破嗣王出降今大治舟艦來攻皮島鐵山其鋒其銳目前事勢先自為地而後可為鮮地必先進足守而後退足戰竊謂皮島一塊土鮮之所為伺動靜亦登之所與共休戚宜急勅沈世魁陳洪範二鎮臣以堅守皮島為第一義無何皮島並為

大清兵所破朝鮮遂絕不數載而明亦亡矣

按崇禎時列傳涉東江事凡數十處不曰跋扈即曰冒餉明史稿乃鄞人萬斯同所撰何以無一筆為之洗濯既而思之史以傳信崇禎受我朝函旨殺之體例自宜如此及請外國傳毛帥之克乃如鐵案方知與兩毛公及滄江漫吏均為具眼他不具論即如所書督師袁崇煥殺平遼將軍左都

東一

三

督毛文龍于雙島一句書平遼將軍紀其功也書左都督能其官也書殺不應殺也春秋之意隱然矣曰督師明非奉旨而責國罪己寓其中毛帥從此瞑目千秋矣向使皮島不亡朝鮮有助明命焉得而訛

聖世大一統之基即于崇禎二年六月卜之豈非天哉

又按毛會侯集殺毛帥乃崇煥誘入古廟中假詔旨行之斯為得審毛居雙島已十餘年帳下甲兵幾百餘萬猛將謀臣車載斗量不稱詔殺之崇煥能出雙島一步哉又況文龍賜劍尚在劉愛塔孔有德等起而誅之如拉朽耳試思懷宗當日欲殺

一內地總兵尚恐其擁兵叛去密詔經畧誘斬之又如崇煥下獄大壽叛明必得崇煥手書方肯來歸而謂東江兵卒甘心視主帥之無罪而就死也誰能信之荆溪任安上附志

袁崇煥素林雜俎

袁崇煥備兵靈遠值樞相孫承宗于榆關孫方被論乞骸崇煥曰相公果欲去某願捐三千金助彈文孫笑曰若然幸為務重第不肖去後經畧必喻使君安性而足下代其巡撫喻亦不久又足下經畧矣未知巡撫又何人崇煥曰有劉詔後俱如孫所料而崇煥輕脫可見嘗于演武場較閱忽自起舞防牌中蹶乙巳四月崇煥遣把總吳千總陳使建州以

東二

五

故遼人方君達來報二十四日陰謀索通費且佯輸彼情約殺島帥毛文龍許之又告飢遂令都司將文舉開羅於高臺堡名賑熟夷也邊儲始竭尋用都司吳先計搗軍矯殺文龍

庚午十一月籍沒袁崇煥家妻阮氏女三歲六歲從子兆晰使女四人蒼頭八人婢三人書籍財物十六筭槍二馬口俱解京

毛文龍素林雜俎

天啓丙寅六月金人遣毛文龍書曰古國家興亡皆天運循環其將亡也必災異屢降各處兵起其將興也必天默運依動而成功南朝運終死數未盡天使喪亡將軍豈能救之乎良禽擇木而栖賢臣擇主而

事韓信陳平秦楚而歸漢劉整呂文煥棄宋而歸元此皆默識天時擇主而事名垂後世自古天生帝王不念仇隙只論功德晉仲桓公之仇也不殺而相之遂成霸業敬德太宗之仇也不殺而將之以有天下今將軍縱竭力辦事君臣皆速反受禍患南朝氣運已終時勢已盡悔之不及文龍不報

毛帥東江劉愛塔孔有德亡名

熹宗天啓元年夏五月遼東巡撫王化貞遣標下練兵游擊毛文龍率軍丁二百餘名赴河東招降叛逆恢復疆土許其便宜行事文龍報稱由三岔河至娘娘宮十餘日方至指島上岸人民盡空房室焚燬七月初一日又由指島外洋獲民舟而舟子李景光原

東下

五

鹿島居民也願隨効用即與千總劉初四日至鹿島先令景光至島探之始知有建州委官胡可賓等已據是島搬運牛馬糧食勒取婦女下令剃髮文龍遣守備蘇其民率領官兵進島驅逐安撫居民初八日至給店島亦如之初九日至石城島獲島官何國用斬首級三擒獲三十人並得舟一銅砲一鐵砲四其時有遼左諸生王一靈因遼城被陷父子直往朝鮮投揭國王借兵恢復遼左朝鮮嘉其忠義加宴禮送之歸國亦至石城與文龍會文龍因令一靈至朝鮮彌串堡地方潛令鎮江避難人民暗通鎮江士庶咸共響應庚子午炮徐景柏使弟徐六潛渡通款且云建州所署游擊佟養真選兵二百餘名抄殺黃嘴山

人民未歸文龍與一靈議謂鎮江兵止千餘壯勇既出城中必空若以奇兵掩其不備城可襲而得也即令守備蘇其民分兵要截去兵歸路文龍與一靈等自率新舊家丁屯兵直至鎮江城外二十里登岸鎮江中軍陳良策約為內應難鳴薄城下千總張元社等先登陳良策率弟良漢蘇萬義等內外夾擊遂克之佟養真率家丁前迎被擊仆地就縛並獲其子佟豐年文龍烏合之眾二百人涉海三千里鎮江既復寬饒一帶城堡相繼降數百里之內望風歸附日扶老携幼至者百餘人文龍以為人心如此正可乘機進取但初下鎮江兵勢寡弱恐人解體雖乞兵朝鮮尚未見赴當速發救兵數萬餉數十萬以成大功王

東下

六

化貞以其事上聞授王紹勳鎮江副總兵毛文龍參將或駐義州或駐鎮江連合南衛東山圖進取命兵部移文天津巡撫畢自嚴登萊巡撫陶朗先督兵策應其他負調度廣益兵馬相機征勦一面咨經魯熊廷弼嚴勒兵將抗扼山海三方協力務收全勝八月建州兵襲金州遼陽距鎮江八百里多崇山峻嶺惟海州密邇為必爭之地而旅順實登津之咽喉南衛之門戶金州又迫近登萊者也時中國方聯絡朝鮮遣專官設重兵故建州兵襲下之以杜往來之路九月鎮江復陷毛文龍走入朝鮮初文龍克鎮江屯民踴躍來歸後見兵勢寡弱人心頗搖王紹勳駐兵鹿島去鎮江百餘里觀望不敢進文龍求救于王

化貞未及應建州兵大舉圍鎮江文龍走入朝鮮建州兵入鎮江盡屠之時南衛屯民結聚鐵山上建州兵仰攻之不利被傷數千人乃增兵持一月糧圍之蓋金二衛皆降惟復州單游擊聚遼人數萬盡赴長山島建州兵駕梓渡江攻之島人溺死者甚眾邊兵坐視不能救

二年夏五月授叅將毛文龍總兵王一盞登萊通判督畫文龍軍務發糧二十萬石銀十萬兩給文龍仍頒賜勅印旗牌假以便宜行事兵部奏議毛文龍等命朝鮮潛踪海島向議發閱兵三千航海應援仍乞令給銀六萬以濟其急誠憐之也已而閩兵不能即發則請准上兵勒期渡海竊以敵人雖鳴金而西反

東二

七

顧巢穴亦未必無恐有以可用之師不圖接濟無乃灰忠臣義士之心乎奏上乃有是命 秋八月平遼副總兵毛文龍遣部將陳忠等克櫻桃坳渴站等處有新獲 九月麻羊島守備張盤收復金州六月中敵以劉愛塔之故將金復諸州民誅戮殆盡逃難人氏甚多守備張盤程鴻鳴等具舟艦至青山嘴渡之盤招撫遼民男婦老幼以四千計並無尺布掩體于是挑選精壯列有三十五隊因哨探金州城內建州兵止五六百遂率島兵以及老幼遼民助張聲勢晝伏夜行齊至金州南城門下舉火軍聲振天建州兵驚潰出北門遁去盤進城安撫居民遂復金州 毛文龍上疏曰臣一介庸愚在遼二十餘載以撫臣王

化貞委任遂以孤軍擒叛逆于遼民潰散之餘復鎮城于麗國畏懦之後雖至風競水堅糧匱援絕而猶仗皇上威靈廟堂勝算計復寬毅術聯南衛而去冬十二月內敵人渡河之後尚餘十餘萬歸義之民暨陰陽其志之麗人牽制東兵使無西犯倘津登之後師一至廣寧之進兵有期臣張勢寬鎮倡率南衛用報撫臣知遇之恩即以報皇上寵異之典乃今津登之應援議同築室山海之防守忠切剝膚設奇上以定分合保危關以衛神京復如理亂絲臣雖孤處海隅瞻依闕廷未嘗不嘆息悲咽而繼之以涕泣也敢為皇上陳之請于喜峰山海各處多置火炮地龍以資城守以析敵志此山海所以待西虜之法也勅登

東下

萊撫臣嚴禁奸人批札入麗多端擾害則麗國自悅此登萊所以聯朝鮮之法也至于三方布置之謀以廣寧為正登津為奇今則山海宜守登津宜戰若就登津較量則津兵當以應援山海而登萊接聯旅順密通朝鮮但令各島聯絡其中島上居民慮無不效命者夫或招或勸或戰或守或進或退或合或散出沒海上神島間之奇謀用登鮮之聯合固非特牽制奇着實為恢復要着臣請以遼兵二千使都司陳大韶從島入守旅順則登津朝鮮之水路通矣請以遼兵二千使都司王學易從島入守金州仍令陳大韶應援則彼此牽制有牽然之勢矣請以遼兵二千使游擊宋鳴舉從島入守復州則斷敵人之左臂矣使

劉可紳入守海州使林茂春入守蓋州即命劉有仲為之應援使程愆入守岫岩使尤景和各率所部乘除于鮮鎮寬駿間並相機直入敵寨且分且合以疲其力且進且退且戰且守以挫其鋒譬彭越肆楚之法孫子懼吳之術敵之逸者勞合者分而後臣督率眾營各兵憑山扼險直逼遼城山海關更出師蹙之正如山海扼其頸三岔截其腰臣等于東南附其背並扼其尾遼可復也夫招練遼兵既免安家行糧又省日月稽遲兼習敵情而我得一人敵即失一人策之得也乃過慮者謂遼民藏奸毋使渡海不知遼將或多通私遼民實懷報國何奸之有皇上誠聽臣計給臣餉三十餘萬再挑選津登各處丁二萬又募

東下

元

浙兵精於火器者萬餘給盛甲器械分往各島俾圖戰守以襄恢復奇正互用首尾夾攻豈特敵人不敵窺山海即河西亦不敢輕渡矣奏入下部議之兵部覆奏以文龍接濟之說急者自急緩者自緩此已腐舌彼如充耳致使君令不足以敵臣意當局不足以動旁觀奈之何哉假令榆關可丸沉封西人可鞭華使文龍即不妨棄置于虎狼搏噬之穴若猶未也則何恃而不恐數月以來靈前諸處敵未敢以一文加遺誠恐長驅而文龍之議其後也文龍滅敵則不足牽敵則有餘議者棄文龍如溝中梗敵一意西向倭甲疾趨危關孤壘奚以禦之據文龍疏中謂某島該兵若干統以某將誠不欲海上各區使敵先據長彼

觀觀之心絕我牽制之路也夫遼民苦敵之虐逃依麗國者以十餘萬計其心為中國死者亦且數萬誠初令戶部亟如臣議運餉十萬往前接濟選遼民勇悍者置之行間列于各島以所舉材官分隸之既無招募稽遲之誤又無安家行糧之費較之客兵不習水土不耐風寒不勇戰鬪者費倍省而氣復倍壯也夫其不可丸沉封鞭華使者朝廷且不惜數百萬金錢為補苴之計而明明能乘敵之隙者任其疾呼不為引手臣竊惑焉

東下

元

三年春正月督餉巡按江日彩疏曰竊見援遼總兵毛文龍將東征將士竊效倭臣復命之典人列四六考語特疏舉刺甚至朝鮮君臣與夫軍執經畧督餉部院司道登萊巡撫防海各道以及餉臣無不人列姓名盡在薦揚之中而歸重于推官孟養志武帥趙俎深駭聽聞乞降勅飭之 二月詔賜毛文龍尚方劍璽書關防加其弟毛雲龍錦衣衛職銜 四月建州兵攻旅順堡都司張盤大創之先是盤守金州偵知建州人探掠淫恣于二年初五日夜領兵襲之建州兵奔竄永寧等堡俱下建州憤益眾來攻盤以眾寡難敵預領兵出城伏于山間俟其入城棲息已定伏兵圍之砲擊刀斫斬獲無數建州兵擲器械而奔盤以兵少糧乏不敢回復州隨移兵于旅順三岔海口偶有風指南船內有濕爛米豆千餘石兵民賴以存活至是建州又率萬騎來攻旅順堡我兵奮

擊建騎不能下遣使招降盤即斬以徇于是圍益急盤設伏南北兩山夾攻建州兵大敗而去 九月毛文龍奏滿浦昌城之捷 十月文龍奏請兵餉命以漕糧十萬給之 閏十月毛文龍奏涼馬佃之捷又奏牛毛大捷斬級二百三十有奇生擒四人獲馬九十四匹 十二月文龍奏請餉疏曰兵法云知彼知己百戰百勝臣則知之矣知鎮江之可克率二百餘人以往知遼民之可鼓招致之而無疑知麗地之可居不猜嫌而竟去知年餘之無應後而不為苦安坐以圖牽制知敵之可計取屢設疑而獲勝又知明年決可以恢復特請足用之餉通者大復本可堅據險要以老敵師因糧不繼撤去而返以知糧之關係其

東下

大也今者之請不辭舌敵臣意無他專欲恢復以報皇上若職掌大臣又或推阻臣惟有將印勒牌劍畫交之南北軍中隻身而去斷不忍袖手窮島坐視山海之愴惶神京之震動今天下萬世笑臣之無長識也四年夏四月島帥毛文龍擒建州頭目金重德奉其主于高嶺沙松牌倭敵奏復建州頭目金重德奉其主之命往平鹿于東歸路口淫掠士女偵事報文龍隨令王德等襲之陣獲金重德等共十六人已而發兵過江將士王輔陳繼威等力戰又擒其部長太奈斬獲首級甲馬器械有差 秋七月毛文龍進呈地圖並陳戰守糧餉軍需事島帥三捷將毛文龍兵至杞骨寨骨皮宏分水嶺三戰三捷斬級四百五十

餘生獲二十餘人所得馬械無數 八月毛文龍獻俘並請餉請加銜諸將士及優恤陣亡官兵 冬十二月以毛文龍孤軍海外屢建奇功頃又不從及聞熒惑特從優加左都督仍賜蟒衣一襲銀五十兩其將佐加秩有差給糧二十萬復諭文龍選士厲兵相機進取以奏成功先是文龍奏稱建州致書求款又接李永芳手札以文龍族屬在遼者俱加優待誘龍同叛中分土地事聞于朝故屢膺寵錫 五年春正月毛文龍奏乞晉王化貞以不死詔以威福出自朝廷不得干與責之 三月建州兵攻旅順守將張盤朱國昌死之已而游擊林茂春要其歸路擒斬有差金州東聯海蓋南近登萊為兵爭之地初

東下

張盤駐旅順朱國昌駐長行曾有功駐三山島皆毛文龍所撥守百里基布鼎足傳烽而有功不奉鎮撫命擅約張盤朱國昌修復南關破土興功及二將至有功負約不赴建州兵猝至眾寡不敵盤國昌俱力戰死之建州兵遂破旅順有功潛匿不救建州兵引還乃令裨將張攀守之 秋七月兵部酌議旅順駐防定畫略曰當文龍之徘徊各島也豈真相度要害惟敵是求夫亦騎虎之勢苟安焉以觀時變而流竄相依漸乃成聚將軍于是乎有生氣有雄心而登陸以探之乘夜以試之間有斬獲張而大之廟堂之上亦不得不過情獎許權威遠方或一道也俄而分曹漸廣哨探漸西因旅順之棄地而嘆息焉見金州之

沃上而垂涎焉斃叛復之高名而先手焉意他鎮之坐糜而傲睨焉志本大而氣亦張則眇視乎同列局已濶而力不副則歸怨于比隣東之于登也則多激詞而登之于東也認為詭語豈待今日而知尾之大足之高手以今日論之夫文龍者以為征勦之大兵而冒險以窺老寨越遠以襲新城則誣也以為牽制之游兵而練舟師以習水熟海道以通關則不為矣矣以為招撫之要地而護難民無使為彼盡致降民無使為彼用則更不可少矣此平鎮之平論也若夫旅順之撤張盤原屬倖功南關之工作更不待言今宜令張攀暫停近島為楊帥前鋒養威蓄力以待大舉或風日可乘不時游兵亦不得輕騎深入致有疎虞其挑濬長城子鹽場口節定為張攀哨地可也

東下

五

冬十月登撫武之望以張攀守旅順毛文龍使張善繼撤其兵民登撫捐米助攀以救飢荒文龍不悅朝鮮又與文龍不協兵部上疏曰國家兩大局一在關外一在海外其特角之勢同其所關成敗之數同其兩不相下而成相逼之形又同且以海上言之牽制敵人者朝鮮也聯絡朝鮮者毛文龍也駕馭文龍者登撫也傳云以忍為國又云師克在和今日詭詐之事起以小不忍成其為大不和撫臣與鎮臣不和鎮臣與屬國之臣又不和使敵得以伺其便而抵之際此敵之利而中國之大不利也乃改之望為南京兵部侍郎

六年夏四月總兵毛文龍奏擒東人二十九名並獲馬騾器械兵科薛國觀議曰毛文龍者以牽制建州為職者也果能牽制使彼不敢西來即不必屑屑然有所擒斬獻俘功自昭著于天下倘不能牽制使彼無顧忌而西縱日擒斬而日解投何益於封疆之大事哉詔從之論文龍建州大舉入遼遠竟不及知據所駐須彌島去建州寨三千餘里去遼遠亦如之速不相救宜審處奏聞以圖報效文龍上言臣于去年十月即發塘報言彼正月後必將大舉入犯經畧高第得報修守備臣非不知也正月十五日臣從雲從山發兵今易承忠等進攻威靈營林茂春王輔生進襲海州衛敵聞掣回臣未嘗不牽制也建兵攻圍被

東下

五

挫兵家所謂強弩之末特慮遼遠潛師追襲故緩退以示整暇而以假兵歸遼為臣罪豈不附心長嘆乎臣駐須彌島三山接壤廣二百餘里中則雲從山須彌島在其前真珠島踞其後以陸程計雲從之離鐵山有八十里以水程計僅三十里耳雲從與須彌至義州止一百六十里鐵山亦如之義州與鎮江相對不過三四里鎮江至遼陽三百六十里是鐵山須彌之于彼寨在五百里內而謂相隔三千里是廷臣欺皇上也臣請為皇上陳之夫兵首論人心次論地勢遼瀋既潰議者主三方布置今止遼遠東江耳以人心論遼遠遼兵少而西兵多東江則海外孤懸無所退避盡用命之人心以地勢論遼遠至山海一線可

通轉輸易足東江則往來接濟春暮凍開及冬復合便成絕地大非易守然益遠至遼陽皆寬平大道能守而不能戰東江則憑險可以設疑出奇可以制勝水陸齊通接濟則艱戰守則易有可據之地勢人心與地勢合進勤恢復終是東江事半功倍此非敢侈言也乃廟堂之上全無定計彼不西去不言牽制得力一騎過河便言職不牽制警息而羣情泄泄警動而眾議紛紛及今日更議移鎮此何見也加餉兩年未增器械兩年未至船隻方在鳩工而部臣猶言不憚患索以供之將使麗人飾聽乎抑以此嚇建州也竊恐東江移鎮地勢一失人心便搖無論不能進勤亦不能牽制斷斷乎其不可者上從之閱視編修姜

東下

曰廣給事中王夢尹上言文龍以二百人入鎮江據鐵山招潰散之民至萬餘即不謂攻建州之心腹亦可謂收遠左之子遺不愈于遼陽一陷望風而潰者哉如文龍者不可不謂之豪傑若堂堂正正與鐵騎決勝于郊原臣等不敢信文龍至于設伏用間乘敵出奇文龍自信其能臣等亦信文龍之能也 五月建州兵將西行島帥毛文龍身督將士攻會安堡克之接回難民千餘擒獲三十六人 八月建州兵東下島鎮將士遇之于大石門嶺七道河擊敗之 九月旅順兵變時旅順裨將李鏡素貪淫毛文龍遣官提之鏡遂叛去

七年春三月建州兵攻朝鮮朝鮮不支折而入于建

州遂導建騎東龍毛文龍力禦之東江將士高萬重徐數奏鄭繼武等皆潰文龍遣其子參將毛承祿等襲建州兵于義山延關口錢山等處上命文龍相機戰守並命登撫暫移登青萊三府倉儲接濟勵戎士以壯軍聲初建州兵東行克艾州宣州界鐵山郭山及攻雲從島不下又東取安州攻直定二州戰不利遂還師 八月巡撫登萊都御史孫國楨報毛文龍宣州之捷頌及厥臣魏忠賢 九月平遼總兵毛文龍訴之餉奏不平五事乞身求代不許

東下

龍錫與崇煥言邊事崇煥答以從東江做起龍錫曰舍實地而從海道何也崇煥曰可用之不可用殺之此崇煥所優為也遂定計去 八月毛文龍慰諭各島值風泊登州

二年春三月表崇煥奏設東江餉司于益遠令江東自覺華島轉餉禁東萊商船入海毛文龍屢奏其不便崇煥不聽又請自往旅順議之 五月表崇煥巡鎮江再宿營軍東江尋至雙島平遠將軍毛文龍時詣登州請餉關報馳還 毛文龍請餉初文龍報兵二十餘萬兵科給事王夢尹翰林院編修姜曰廣詣島閱視報十六萬及登萊道王廷試定額二萬八千人文龍大不平故有是奏 六月督師表崇煥誘殺

平遼將軍毛文龍于雙島文龍錢塘人少不羈為鄉曲所輕走塞外潦倒行間者十餘年天啟初遇丹陽諸葛雲程論邊事知其能薦于遼撫王化貞授標下游擊化貞遣之東襲鎮江會廣寧陷文龍因駐兵須彌島當遼事破壞之餘從島中收召遼人牽制金復海蓋時時襲建州頗有斬獲積功至左都督漸驕恣所上事多浮夸餉人每歲多百二十萬朝議多疑而厭之妻宗崩上踐祚諸文臣視東江為贅旒餉道屢絕文龍退保皮島初天啟間崇煥撫遼東遼喇嘛僧鎔南木座往建州主款會罷歸未就至是再出無以塞五年平遼之命乃復為講款計建州曰果爾其以文龍頭來崇煥信之且恐文龍泄其款計遂身入

東下

文

島誘文龍至犒吏卒給文龍來謝坐語良久崇煥曰明日不能踵別國家海外重寄宜受煥一拜拜已相約減從往游指揮各營兵四面引圍止文龍兵于外以郭曲百人從崇煥問東江各官姓名俱對姓毛崇煥笑曰若等乃都姓毛若等壯士宜為朝廷宣力徒以海外勞苦糧不時給發深可憫惻若等亦受我拜拜已眾俱感泣遂問文龍曰東江餉司自益遠輸之亦甚便將軍何專折色召買登萊也且移鎮定營制分旅順東西約束核餉業已申奏將軍執意不回非冒鉤欺君而何語畢西向叩頭請皇命褫文龍冠帶數之曰汝有應斬十二大罪夜即自據專制一方罪一冒功欺君無汗馬之勞罪二收馬登萊無人臣禮

罪三兵馬錢糧不經查核每歲侵耗數十萬罪四私開馬市潛通島夷罪五命姓賜氏不出朝廷走使與臺濫給劄付罪六劫掠商船身為盜賊罪七部將之女收為姬妾民間之女沒入為奴罪八逃難遼民禁勿渡海令振參飢死島中草菅民命罪九拜魏忠賢為父迎冕旒像于島中罪十鐵山遼人逃竄皮島掩敗為功罪十一開鎮八年不復寸土觀望養寇罪十二文龍欲抗辨崇煥曰我今五年不復遼願試尚方劍以償爾命又諭其部曲曰文龍不宜殺若等即殺我各錯愕不敢對命旗牌張國柄以尚方劍斬之分東江兵四萬八千人為四協副總兵毛承祿中軍徐敷秦游擊劉興祚副總兵陳繼盛各統之東江諸務

東下

文

屬繼盛暫領明日祭文龍而泣遂收符印自旅順還於益遠因奏文龍罪並以便宜自劾上以文龍驕蹇不之罪且嘉諭之未幾建州兵大舉南下薄都城競傳崇煥召寇磔于市事詳錦四年五月前東江副總兵毛承祿揭訴父文龍之寃曰祿父疏報自天啟四年至今上三年正月諱諱懇懇不曰遼陽舊城距潘家董家口五百餘里早晚可踰朵顏直逼京師則曰要從潘家冷口進攻豐潤臺頭建昌等處不曰甯通西虜混入隊中徑到喜峰口伏兵在後襲其不意則曰要與新婚小妾青從喜峰口等關悉兵抄入甚至有臣在似無益于封疆臣死未必不足為神京慮等語而誰其與之頃者直斬來京敵猶盤踞遵永間蓋

兵入薊遼踰月而無能辨其為遼與插者既龍襄陷遼
永經旬而猶有傳報而城無恙者則祿父當年何言
之鑿鑿如是屈指祿父十年以來無日不與敵爭旦
夕之命者如以百九十七人襲破鎮江而擒佟養真
等以性敵鋒用島帥使宜攝署朝鮮國事而為擁立
新君以存屬國父宗之在遼而避難右屯者三百二
十七口被敵搜斬無遺祿父扼于林畔一日七戰以
免于難當全遼獸驚鳥散之辰為收拾沿海島嶼二
千里逃亡五六十萬還之朝廷據皮島鎮江之形
勝以南蔽登萊東連屬國北張鵬勳而成牽制之局
建州數大舉窺關父報乘間抵虛令不得長驅乘勝
建州破朝鮮兩道父為截其歸路扼王子于麗地瓶

東下

元

山而鮮疆無恙種種奇績未易悉數而為逆黨徐敷
奏用關隘撫秩厚餉來海外飢疲誘去曉將李鏞鄭
繼武等五人各島精兵二三萬勢為中頑嗣後中朝
疑謗所集登萊庚癸頻呼而父猶痛心切齒慨自
許豈料遽隕命于逆臣之劍銳哉祿不知當如何為
父伸理而惟此逆料假道窺京一案諒為廟堂所扼
腕而傷神者揭上朝臣不之省 九月皮島劉興治
襲建州兵于青山鳳凰堡屢有新獲
四年十一月參將孔有德叛初東江劉興治詐亂屠
皮島皮島舊副總兵張壽與興治內戚沈某合謀圍
興治未發會登萊巡撫孫元化薦參將黃龍為都督
僉事鎮守東江至島興治遂叛去元化以兵部督援

急迫命參將孔有德等從海上以三千人赴之有德
遭颶風幾死迨歸復命促從陸有德不勝怨望屯鄒
平月餘進至吳橋亦變 十二月孔有德破臨邑巡
撫孫元化議親撫之初元化謂復遼上宜用遼人因
連心宜得遼將故微用遼將孔有德耿仲明等有德
連陷商河新城山東巡撫余大成遣材官往諭不聽
遣中軍沈廷諭以兵往肩輿赴陣不事介冑而敗元
化猶決意招撫登萊總兵張可大至朱橋驛值元化
還登州言撫事已定可毋西行可大叩其背始知巨
剛仍西去元化竟傲止之有德過青州甲騎不及千
人餘皆烏合矢亦盡余大成擁兵三千追擊甚易元
化遣書賊已就撫不可往東一步以壞撫局大成如

東下

辛

其戒而止有德攻登州初至泥水山困甚元化令家
丁一登雲待書諭之有德始營山下夜攻城東南炮
却之又攻西城不克旁掠諸邑元化與遼將耿仲明
定計招撫
五年春正月登萊總兵張可大令副總兵張壽與蜀
將邵國祚合兵三千六百人戰城東壽麾下有叛應
者忽戴紅巾反戕我兵歲馬游擊陳良謨等死之有
德上書孫元化元化信耿仲明之言復書許之開門
納張壽兵三百人蓋偽降也各官力阻不聽夜漏十
刻內應開東門殺官吏紳民幾盡執孫元化及兵備
宋光蘭分巡王梅等里紳梁之垣拘于游擊耿仲明
家會元化貽余大成書求奏赦願恢復遼東更遣舟

募兵居七日適有船航海乃縱元化等歸張可大知水城不可守殺婢妾自經于太平樓張素亦懼罪死初有德攻城登人告急元化怡然曰已別有計遂陷遼兵欲殺宋光蘭因自叙清操而釋殺故河州判官張瑤元化尋航海逃至天津伏誅光蘭等俱謫戍孔有德陷黃縣罷東撫余大成以謝璉為副都御史巡撫登萊擢山東武德道參政徐從治巡撫山東從治遂入萊州治城守孔有德引兵薄之總兵王濬與楊御蕃不協遠屯御蕃戰失利入萊城見攻益急二月參將彭有謨以南兵三百人入萊城共守初萊城乞援于總兵劉國柱國柱抵山東境頓兵不進兵部督畫主事張國臣遣人力議撫中朝皆倚之謂撫成

東下

五

則萊危自解巡按王道純言三事曰分移駐新撫臣徐從治防臣謝璉不宜並城一當移駐萊陽相犄角曰須精兵孔有德所畏惟降夷川兵宜加調為合勦計曰慎招安彼既叛亡無論不來即來而收之保無奸人內應乎必過萊入登在彼受降為使也三月張國臣出撫遼兵巡撫徐從治上言撫使一出則攻城益急乃謂我不當絕城出擊以怒之也爾果必使任意攻圍我拱手以萊授之如孫元化之于登城而後成其撫乎叛兵視臣等猶元化也元化已一誤國臣又從而效之盈廷集議自以為一紙賢于十萬後兵絕跡職此故矣臣死當為厲鬼殺賊必不敢以撫之一字面諛至尊敗封疆而戕民命奏入不報蓋登

萊議實周廷儒主之孔有德以舟三十艘招皮島將陳有德有德誘殺二島將以三千人入登州四月總兵鄧元王洪以川兵萬人自昌邑東援距萊州四十里而止萊城糧乏出兵于外樵採被掠三四百人有德進攻西南隅巡撫徐從治傷于砲死之從治奉詔駐青州以萊城危急駐青不足以鎮萊人之心而入萊則可以繫全齊之命遂委身孤城示萊人以必死有德盡銳圍之屢旬不拔慮守兵之議其後終不敢解圍長驅全齊賴以保障從治既死萊人感其義卒堅守不下七月孔有德誘執萊撫謝璉先是推官屈宜揚以總督檄入萊城云叛兵且降欲一見璉璉信之遂主其議遣萊州知府朱萬年同出宣

東下

五

詔被執萬年亟呼閉門有德即殺之推官屈宜揚得入尋自經死有德擁二內監至城下索巡撫印不應而退萬年備芻糧設守具拒敵數月其力為多是日妾生子人幸其有後初孫元化既敗南京吏部尚書謝陞言撫不可再誤總督劉宇烈卒以此自愚輕遣屈宜揚往諭遂值其計科道文章劾之命逮訊八月孔有德攻高密東路參將牟文綬擊敗之有德等欲航海先移家長山島官兵奪其路有德撤精銳入登州北城將甯通總兵吳震率眾先登復招遠再復黃縣有德解萊州圍通九月孔有德欲奔山海兵敗復入登州城官軍圍之有德復出戰副總兵丁思侯中砲死十月登州降兵六百人謀為外應遼將

祖大弼設計盡殲之官兵進攻登州城裨將程仲文祖邦樓中流矢死有德及李九成棄登州率萬人出戰而敗九成中彈死有德逸出航于海

六年夏四月孔有德耿仲明自蓋州歸于建州初仲明弟仲裕陰通于建州東江總兵黃龍計誅之及登州陷龍家在中俱死龍又撫定鹿島長山島旅順島各誅其黨時守旅順計有德等必逸逸必道旅順奔建嚴兵以待及至逆擊大有斬獲擒毛有順毛承福等有德仲明皆故帥毛文龍部曲也己而有德導建州兵下旅順黃龍死之禮部尚書林欲楫上言孔有德據旅順海上隄防倍宜加緊皮島孤懸恐不能獨守宜令登撫擇水師善火器者俾與皮島犄角亦

東下

牽制之一助也 九月命總兵沈世魁守皮島檄諭朝鮮世魁遣參將程龍入皮島宣布朝廷德意因至朝鮮面諭國王李宗翰餉二千石上嘉其效順特賜金綺褒之 十二月東江石城都司尚可喜降于建州時孔有德耿仲明在迫力河治舟可喜向與有德等同隸毛文龍部下相善因掠長山島廣鹿島縛都司孫奠邦李承恩等走降

八年春正月朝鮮貢使攜參貨貿易索值不遂其欲命留其貨于關外自是貢臣不至 十二月建州兵二十五騎自昌城渡江至朝鮮脅其兵三千人 九年九月建州兵攻朝鮮登萊總兵沈世魁皮島總兵陳洪範進師耀州北岸 十二月丁酉召廷臣于

平臺時建州兵十五萬騎攻朝鮮皆西虜部落及遼將孔有德耿仲明等為前鋒上恐東春復入邊命邊吏增兵築壘

十年三月建州兵破朝鮮國王李宗走澤村山城于是平壤王京皆下李宗力屈降又走紅華島世子見執時總兵沈世魁陳洪範並在皮島世魁有眾萬餘洪範有眾八千戰艦俱不及百命相機進援朝鮮夏四月建州兵自雲從島入皮島總兵白登庸提督陳洪範俱西走建州兵五萬駐鐵山遣使招皮島總兵沈世魁不應乃引大兵赴之孔有德將騎兵陸攻耿仲明尚可喜將舟師水攻慶戰再晝夜世魁兵敗副總兵金日觀死之世魁即焚倉東攜家登舟走石

東下

城島陳洪範亦自廣鹿島至先是毛文龍守雲從島建州兵屢攻不下文龍既以誅死劉興治復因憤激作亂人心益搖至是建州兵以遼將為前驅諳水戰習地利故所向立下而陳洪範觀望不協力世魁孤注盡沒 五月總兵沈世魁祥作亂殺監軍道黃孫茂副總兵白登庸走降于建州時建州封孔有德恭順王耿仲明懷順王尚可喜忠順王

錦蓋戰守亡名氏紀事

崇禎二年六月袁崇煥誘殺毛文龍崇煥再出督師無以塞五年蕩平之語乃議講款恐文龍泄其謀身入島誘殺之詳毛帥東江 三年八月殺督師袁崇煥先是建州兵大舉薄都城

競傳表崇煥召敵故及崇煥當遼事敗壞之後經畧
高第議去靈前錦右專守山海賴崇煥力持之靈速
再提士氣稍振及復鎮劍連知兵力不敵思以裨闔
縱橫出表餌之計而建州因其計反用之借崇煥以
殺文龍殺文龍以賣崇煥因縱兵直抵都城而崇煥
不免矣崇煥抗慨有權畧熊廷弼而後邊吏皆不及
其罪在擅殺致敵而一時難民憤禍爰書三尺致寸
磔以謝天下蓋刑浮于罪云

崇禎朝紀畧 江陰李避之庸公

七月督師表崇煥擅斬總兵毛文龍于皮島奏報文
龍逆跡昭然機不容失便宜行事席崇待罪奉旨文
龍糜餉冒功通虜有跡事關封疆安危閭外原不中

東下

五

制不必引罪

按文龍向為遼東參將遼陽陷逃至海濱通有難
民數千文龍以術籠絡之同航海至皮島蓋皮島
居遼東朝鮮登萊之中稱孔道文龍斬荆棘具器
用招集流民通行商賈凡南北往來咸于毛處掛
號乃得登不數年遂稱雄鎮又掠沿海零丁或指
為奸細故稱臨陣斬獲以是積功官都督掛平遼
將軍印逆賢時內閣出鎮各邊文龍又疏請闡監
其軍上即位嚴汰冗兵勅下山東撫按檄登萊兵
備王廷試往廷試受賄遂稱文龍兵馬可用純冒
破文龍亦憚上英明思自立功名遂與東 通誠
願捐金二百萬易金復二衛地奏恢復功邀上賞

已成約矣袁崇煥以督師出上召問漫以五年滅
東為期及到任規知毛有成約陰遣喇嘛僧通款
啖以厚利冀解毛議以就袁東人最重信約堅持
不可喇嘛僧曰今惟有斬文龍在彼不為負約在
我可以成功袁遂以閱武為名直造皮島大閱軍
士毛置酒高會次日文龍進謁亦置酒留宴酒半
伏甲起稱有密旨即座中擒文龍斬於轅門外時
崇煥布陣嚴整眾亦不敢犯毛部下千餘人散往
他處餘眾悉就撫事定然後入告朝廷亦姑容之
先是崇煥陸見入都閣臣錢龍錫叩以遼事答以
要從東江做起錢謂舍實地而問海道何也且毛
帥亦未必可得力崇煥云可用則用之不可用則

東下

五

殺之至是疏中竟入錢語錢後竟以此得罪毛帥
既被殺袁疏請增餉三百萬謂五年之後遼事平
並前所加各項皆可蠲除此一勞永逸之計也上
令羣臣議皆執稱不可袁計窮至十月遂致建兵
入口矣

也是園雜記 虞山錢曾

皮島在登萊海中綿亘八十餘里朝鮮居其東北凡
犂子島石城島松山長山諸島皆皮島之重門也北
抵鎮江九連猶廣鹿之抵金復鎮江至鹽陽寬奠歷
牛尾古董諸險始入老寨然地越千里非偏師可以
懸度天啟元年辛酉遼東陷武林仁和人毛文龍隨
眾泛海過鎮江現城中守禦單疎夜半結眾緣城上

掩殺守將佟養真間關報捷既而走朝鮮據皮島撫臣王化貞上其功于朝授職總兵設鎮海外而島之上事始定終養廟世倡為牽制之說聯絡登津跨鮮控遼咸糜金錢無算販貂參以輸犖下諸君獻俘冒賞張設鞭擊幟之虛聲而求所謂搗穴奇謀實鮮有當也崇禎二年己巳督師袁崇煥誘誅文龍收回賜劍符印等分東江兵二萬八千為四協仍用文龍子毛承祿及中軍徐敷奏游擊劉興祚副將陳繼盛各營一協虛其帥以候有功者崇煥之意蓋在興祚也興祚初名意塔遼陽人最為建州所親信愛塔者愛他之偽也守金復每思自叛歸高陽所謂可問而用解腰帶製誓牌遣壯士張盤潛往招之遂改名歸款

夏下

柳河之役興祚欲以牛莊內應適召還瀋陽事不就建師圍錦州令其心膂吳堅忠徒步來告袁公得以先期戒備及高陽還里袁公罷去興祚歸無所主始通于文龍凡灰扒魚皮諸部貳于建州者咸資而遣之使奔東江先後不下千人文龍屢次報復影略興祚為己功也興祚又遣耿仲明兄弟來歸已則披羊皮雜難民而逃文龍接見喜過望握手出肺腑相告語晨夕與共起居而陰以陣獲報興祚聞之志甚會崇煥督師再出乃潛以己意通馬時其弟興治繼至袁公誅文龍興治以材官從格左右無諱者其力居多入謂袁倚講款為秘計恐文龍洩其機謀故誅之以滅口不知崇煥本意謂建州愛興祚甚心欲鉤之

使歸其兄弟相繼奔東江獨留其母而不遣誅戮者明以之為市耳若用興祚為島帥則間諜可通而款議或可立就矣時祖大壽亦借款以重于袁恐向劉則已輕遠仗袁不得用興祚崇煥赴援都門留之于寧遠道臣孫元化調關外入衛令興祚主騎將而西入關遇高陽下車相慰勞涕泣誓死至青山營帽兒頭遇敵自選夷漢千八百騎夜斫營破之明日輕兵出而灰口與建師血戰中流矢而殞興治居皮島聞兄死思變心銜陳繼盛謀報其弟興賢以書招之因擊殺繼盛揚帆至長山島徐敷奏在寧遠聞袁硃恐亦被逮日夜謀歸東江不可得密約興治同叛至是期會參差不能卒發興治無內應乃復返皮島高陽

東下

羈縻之踰年島人相讎殺並興治為夷婦所誅孔有德耿仲明乘島多變率兵蹂躪登萊有德為毛帥侍史文龍歿後常悻悻不得志登萊解圍竟橫海歸建州當崇煥死朝廷復立東江帥而沈世魁者有女國色文龍納之為妻尊寵冠一時歷毛劉陳黃四姓島人奉世魁不替島帥黃龍死朝議即以世魁代之並用其姪志祥為中軍崇禎十年丁丑世魁死志祥棄龍島帥職而監軍黃孫茂急繼上前將軍印以死拒之志祥志不遂乃舉島役建州即用為伐朝鮮向導矣我屬國中朝填耳不聞高句驪竟作下句驪矣戊寅部科決議撤島徒其民內入寧遠界內東江撤而十八年以來所謂分布覺華皮島廣鹿諸處奇正虛

實行角互用之機並遠納朝鮮近據鎮江多方誤之
之法咸與島事相終始焉由今思之亦安得謂文龍
牽制之說為盡非乎

毛太保公傳毛先舒小匡文抄

毛太保公名文龍字振南萬曆四年正月十一日生
于杭州錢塘之松盛里美鬚目閃閃如電為人落拓
不治生屋好談兵嘗與人羣飲酒樓酣拍案呼曰不
封侯不罷休眾皆笑之年三十走燕中不過又之遼
左連帥收之幕下授海州軍官漸至都關後以王化
負薦假空札數百得便宜行事時天啟元年也公于
是率麾下百九十七人東據皮島皮島者故朝鮮
地其地約百餘里四面皆山陡峻惟西邊一隅可通

東下

先

每倅耳公得之金復海蓋諸州俱震朝廷遂以公為
正總兵賜尚方劍未幾進左都督又加太保封三世
襲一子錦衣衛指揮使于是公益自奮勵築城修樓
櫓立火炮為守禦具又建府鐵山立文廟設學諸生
得附北直隸山東鄉試有中式者七田鑄錢通商船
為長久之計甚慮遇敵敢戰決勝屢得捷出奇無窮
而神亦助之嘗戰于大石門崩矢來如雨再易馬行
甚疾敵望之皆辟易退却天明還其軍軍士皆歡呼
及下馬則一黑虎騰跳而去皆大驚曰大將軍真天
人也而丁卯冬有時者人膺召入都與所親客言別
飲中問曰僕行矣方今以何事為亟會此各與公私
都乃故沉吟久之曰東島大可虞時貴領之初公所

招集勇猛士已十餘萬而探聽游哨之人又多日費
朝廷數千金鉤不時發公屢上疏仍不發也公最後
疏云脫使士伍一朝脫巾而呼臣雖萬死不能禁其
如國事何建議已疑其要脅跋扈而時貴適入會表
崇煥新起經畧駐札遼左時貴者陰圖之屯田主事
徐爾一念公功高而憤朝議之多舛也不平乃上疏
論不可解者四謂關寧一鎮每歲用銀三百萬米豆
一百三十萬今皮島自天啟二年至七年共銀一百
五萬有奇米豆共九十餘萬石耳猶紛紛然責其費
之多乎此其不可解者一關寧極望不過四百里乃
擁兵至一十八萬皮島所屬島嶼二十餘處浩淼一
千餘里非得多兵何以守何以戰何以聯絡相為策

東下

甲

應乎今文龍用兵十五萬乃謂其費兵止二萬八千
而餘皆虛冒錢糧也此其不可解者二文龍妻子久
已歸浙或亦王翦請田宅之意而猶慮其尾大不掉
也者此其不可解者三既謂皮島為扼要之地而倚
任文龍乃阻其鉤是委之敵耳即謂文龍一身不足
階而皮島喪師內地必危不此之慮而顧日夜以文
龍為憂此其不可解者四其餘論形勢兵機之宜而
極為文龍辨白者纍纍千二百餘言且自敢以三子
一孫保文龍無他不省崇煥乃為書招公會于雙島
雙島在皮島稍西崇煥云有密語公坦然揚帆來且
欲因是細陳宜速發軍鉤狀時軍中頗以為疑請多
從者公曰我大將任東隅一面彼不奉詔豈敢殺我

果奉詔而來雖多人何益徒滋猜貳且不聞汾陽昔
赴魚朝恩之宴乎既相見雙鳥一古寺崇煥謂公吾
所欲與君語他人不得聞而人各屏去獨從崇煥
後一書生隨之崇煥顧曰此吾幕中奇謀士此當與
俱因其挽手入寺僻處而書生者狀短小有力袖短
刀既入坐定崇煥故移座與公促膝作耳語良久忽
曰吾今日欲斷將軍頭公笑曰母聽崇煥曰奉密旨
懷中出片紙示公蓋矯詔也公疑之崇煥曰我如屈
殺君一刀他日償君百刀公即下座拜受詔涕淚無
一言拜起延頸待戮書生遂出刀斬公公死崇煥二
年六月五日上年五十四崇煥既殺公出雙鳥還本
鎮鎮邊而公有族子承祿公養以為子從公在島中

東下

官副總兵聞變棄官欲還杭州崇煥復捕得鍛鍊之
令誣服與父文龍謀叛蓋欲借此以解已擅殺罪逼
令畫招承祿取紙筆大書岳家父子四字人皆悲憤
崇煥亦變色已竟被殺于是皮島諸將士共棺斂故
主帥屍駕海船載柩東北去柩至海中不肯行船反
逆而西諸將士無可如何乃共拜之而浮諸海幸其
眾竟東北去皮島墟矣夫左臂自此始徐爾一復上
疏白公寬疏入不報爾一遂掛冠去未幾軍書旁午
都城大震朝廷知公實枉死又頗思其功建崇煥磔
于西市每肉落一塊則人競買而食之百刀之誓至
此而符時貴人亦得罪公之用兵也嚴賞討必信與
兵士同甘苦有古名將風然恃其功能于權要絕不

肯饒道或送白銀千兩須人參八百斤公但如其銀
價報之故怒之者多亦以此致禍焉鐵山皮島俱祠
祀公遠左遺民有挈妻子來竟無所歸號泣自經于
祠下者

毛總戎墓誌銘 毛奇齡撰

將軍以冤死其子承祿已不免當是時蒙木倉皇未
能叙衣冠而封之也

大清興其舊時將吏有建開國勲者定南王孔君分
藩廣西道經錢塘覓將軍子不得其故居三問已易
姓孔君流涕去既而他將吏以從龍功受封由浙之
嶺表有故校知將軍子所跡至厚贈之親詣將軍柩
號而祭以其殯宮親于海未幾深自責乃謀于定南

東下

王孔君合葬將軍衣冠于靈峰莊樹以碣而以子同
出姬氏屬為文子惟將軍事在勝代所聞異詞其事
往往與

本朝抗顏行劣蹟不足道况

大清實錄尚未領其事不定何敢預有述第古人有
史傳有家傳家傳與史傳齟齬所從來久且士庶有
行皆許琢石紀平生將軍實志沒不為表章即直道
安在因據其當時所傳行狀據為文靈損無益以累
存不白之意然受冤根株所宜著也按狀將軍姓毛
諱文龍字振南錢塘人也少孤隨其母養舅氏沈光
祚家光祚中萬歷乙未進士官山東布政使司將軍
幼從學後經生業厭之思棄去客有講孫吳兵法者

求其書歸視忽心開先祚奇之光祚官山東將軍負
博進隱于署無賴聞邊事日棘當密走關盜現其山
川形勢附辭咨嗟然卒無可如何連東巡撫王化貞
者山東人也與先祚善將行就光祚請教光祚曰主
臣先祚經生未嘗習兵事何敢妄有言獨先祚有妙
子毛文龍奇才也抗慨多大畧且究心時事久矣試
與之一旅必能為國効力成功名若但隨諸校藉在
麾下文龍必不能奮著所長也化貞許諾乃檄將軍
之門擇日選十人起標宴于堂各授都司職而將軍
為之首臨出鼓吹替以花親易其所衣拱揖上馬將
軍感泣叩頭斷所易革帶誓曰所不矢死以報國者
有如此帶先是連東陷

東下

大清兵一日破百屯自花嶺秀老婆許毛子諸山城
以及王大人石廟兒蘆茨瓦溝諸寨迎刃而下傍標
山東礦兵及九連大姓之抗命者獨步花為外樊不
即破然告急日再至相傳欲襲黃泥窪直搗廣靈以
臨京師自通薊至山海既塞皆嚴於是為有為批根
之計者謂當習戈船據島浮洋湖鴨綠以指黃江進
足聞敵火亦牽制之以邀返顧莫不即前兵科明時
舉長蘆同知邱雲肇皆前後上書而化貞力持其說
因遣將軍入登萊潛匿海島拜練兵游擊將軍使使
宜行事將軍乃周視四隩結水營召集壯勇而佐以
援遼水軍夜入連雲島連雲島者蓋州所屬島也蓋
海金復共四州以為四大衝皆遼重地而

大清師所著蓋州游擊楊於渭復州游擊單進忠皆
連人將軍急通以蠟書使為應乃得下連雲據之而
進襲諸島時海風大發不能行有民船漂諸島船戶
李景先為鹿島民避難知鹿島虛實將軍急率之襲
鹿島戕島官胡可賓而其傍給店石城諸島皆以次
入生得島兵撥塘船連船定波船渡遼人願歸者萬
餘人安海中而自統兵搜戮鎮江上下諸官軍時
大清兵強盛所向無敵前連總督薛國用有云明無
一勝

大清無一員獨將軍受事後稱稍稍敢仰視然地偏
少終非其敵

文下

兵策應之不許乃乞兵高麗久之不即答其參將駐
各島者又不敢離寸步兵科給事中蔡思充張鶴鳴
以毛弁孤軍當援不納將軍度勢劣未能進取徒守
鎮江城無益乃大關皮島當時所謂東江者招募勇
壯並避難民來歸合數十萬人東接高麗限以雲從
島南出諸島以百數最大者如鴉島獐子大小長山
等與登州相屬既塞皆以兵據之西北之陸纔四十
里距今奉天三百而諭將軍遣遊騎四望俟
大清兵小至可犯則犯之不可犯則乘息
大清兵習流鮮戈船不繼未遑卒亂海而與之戰也
近塞動靜稍見則曰母西而入而倭矣以故
大清兵且鄭重為牽制之局局成

大清兵復鎮江將軍却不敢敵熊廷弼聞之大快謂其言驗然而將軍雖牽制仍厚圖進取以邀于成而關隘諸大臣見

大清兵不即前志牽制之勞疑

大清師本易與無他長紛紛講東事反謂毛帥跋扈不受節制將有患又年饑國帑不給島兵多糜帑于是分關隘東江為兩局而欲誅東江者動云糜帑裁其兵久之即謂其帥亦可裁而于其是惡之者不至去毛帥不止而不知八年之關隘亦即八年之東江以得有是也初諸島無兵

大清兵久視四衛為不足慮暨將軍以重兵窺其東則旅順固南衛門戶而金州則又統四衛以逼旅順

東下

異

者于是發兵戡金州以絕其路而卧榻斷睡勢應勤除嘗夜寒島水

大清兵思夜渡襲之謀頗秘將軍偵得之則豫斫冰水解復合然脆薄人不知也天夜雨雪雪火集

呼譟人馬蹂躪多平陷入海自後相語勿渡島會莊烈帝即位軍需匱有議減島兵者前此天啟末嘗遣

詞臣姜曰廣科臣王夢尹詣島點閱檢減報一十餘萬其所缺餉將軍每開洋通市皆以補不給然所存

猶十餘萬也至是道臣王廷試受閣臣指勒令留二萬八千而盡裁其餘兵詳島中人洵相聚而哭漸

有揭竿以前者將軍斬二將稍止然往往解散降丁

流民相繼渡海去島中寬然時將軍已授總兵官掛將軍印賜劍得專殺然終不能止上疏又不納而督師袁崇煥復欲以二萬八千之餉扣之往年之浮領者且復定制自今以後凡東江兵糧器仗皆從關門起運至覺花島登舟由旅順以達東江而津運糧料亦當由靖海達覺花島非督師衙門掛號不出門將軍嘗疏曰夫轉運有紆捷自登州至旅順捷而易由關門至旅順紆而難夫人而知之也在督臣之意不過欲臣受其節制而不知其勢有不可者臣祇以風候言之自登州至旅順止西南風半日可以早到然有時猶以為遲何則人早食暮飢不能待也若從關門達則必得正西風二日始從牛頭河至長山又得

東下

異

西南風半日至覺花島又得西北風一日夜至北汛口又得正西風半日至南汛口又得西北風一日至塔連島又得正南風半日始至旅順夫每附水行不能越岸而直達又不能使風之朝東而暮必西是一歲無幾運而欲以朝食暮飢之人而使之待之是殺之也且津運達旅順為道本紆以故往年所運十止六七餘報以漂沒然而臣知之不得不以實收與之以其運頗艱若再苛之是阻其將來之運也如必從覺花島且必從靈遠掛號則路愈遠漂沒愈多將來津運總為有矣前此閣臣錢龍錫總將軍每過崇煥萬屏左右密語龍錫曰誰能除江東者崇煥曰我能之時崇煥為靈薊道至是進督師思其言且深惡其

無禮嘗曰吐安有北明俗輕武人鄉有習武者日為兵不齒于所親武人雖都督長五府出見一縣令必厚禮幣縣令倨視之當答拜遣胥吏持刺去弗親往及見兵部母論堂上官但司即以下必披執跪退則行兩膝蛇却自稱曰狗有所索必應一旦有事非五府官不領兵領兵必文臣監之祇一推官監其軍必日伺監軍門取進止曰毋動雖百萬兵不敢動以故兵政弛自禁軍及邊軍衛軍無一能自立者將軍獨桀驁所至不屈即本兵督部亦不屑屑受節制舉朝相驚以為三百年成事一旦壞何故會崇煥門客周錫圭王咨治者將歸里自請觀東江形勢以行意謂督師客必厚賂至則設酒醴長享無牲具獻不過爵

東下

星

帛大恚憾告崇煥以無禮測督師密語一晝夜去當是時崇煥自恃有將才可以取勝而大清師以從容不即專所向遂予崇煥以小逞崇煥妄自信謂東事可任是必除東江而東事成如治疽然預施鍼石而後濟之以湯醴其不知者妄疑湯醴之有濟也去而鍼石而于是疽發而不可救矣劉愛塔者遼東人也年十二為大清師所得及長駢悍偕其弟興治與賢皆在軍

大清

太祖器之賜名愛塔愛塔猶言愛他也時愛塔為都督守金州將軍計通之復州都督王兩廉其反上雙幾不免有救之者謂兩有私怨誣愛塔竟論殺而置愛

塔不問愛塔乃使其弟投東江而自取他屍衣已衣燒其面乘夜走蓋州統其所部四百人馬四百匹取道至旅順將軍迎至島隨相機導之從蓋州登岸殺二千人因題授愛塔昭勇將軍崇煥乃大恚以為愛塔未歸不先之軍門為東江所得每遣人邀愛塔不至向將軍索之亦不與門客周錫圭親見愛塔于島中啖以爵終不之答會

大清

太祖皇帝幸溫泉愛塔知之語將軍設伏至即發去不敢犯及

太祖皇帝大行崇煥遣番僧往弔而將軍以愛塔言上狀至是與愛塔畫復遼東之策謀劫五嶺崇煥忌且

東下

史

始乃於崇禎二年五月疏請親詣東江商進取事令文龍與愛塔偕會留劍印蓋前而崇煥復請攜劍印行疏稱臣門下士周錫圭謂皇上赫准必當令東江將士重振威儀一切機宜俱委趙率教祖大壽等攝之乃請餉十萬攜之給東江兵因選將士之駢者二百人登舟由旅順入至雙島旅順遊擊毛永義率兵迎之崇煥乃登島謁龍王廟呼永義等諭之曰國初開平中山水陸俱用汝能攻采石戰鄱陽而其既也曰縱橫沙漠而下之如今吾亦欲使東江將士悉用之蓋前何如眾或唯或否崇煥取否者將殉而復釋之謂之曰故事督師言無齟齬理爾曹不知法度久矣此所以教也眾唯唯既而將軍至拜崇煥亦答拜

崇煥親出報將軍帳中就將軍借行帳張島間問進
召將軍飲間語進取事曰此事視我兩人耳然必同
心共力今我來欲觀東江形勢然亦以爾我間濶所
不憚屈身就將軍固將與將軍成大功也將軍流涕
曰文龍住海外八年矣雖小有所減馬匹器仗日不
給恐枵腹徒手不能有濟如之何崇煥曰嗣後餉日
至無憂飢也當是時崇煥禮甚恭詞色和易連夜多
密語擊銅釜二下方出既而將軍設饗具東江將士
暨降丁來謁俱有賞及飲蒼頭侍酒者帶刀立崇煥
叱使退酒酣乃語以四事一移鎮二定營制三設道
廳稽兵馬糧糧四分依順東西節制依順東行總兵
官印信依順西行督師印信將軍俱未應崇煥乃出

東下

餉十萬橋東江將官當夕傳靈前到將汪齋與語夜
分出詰旦校射語將軍曰吾將歸靈前國家海外重
寄在將軍將軍受予拜臨拜副將汪齋與參將謝尚
政密傳督師兵四環而截東江隨行官在環內蒼頭
出環外不得近崇煥乃願隨行官詢何姓曰姓毛氏
崇煥曰安有諸官一姓者此非法也遂呼之來前曰
爾等皆人傑為國効力久矣即非毛姓國家豈忘汝
報者今汝在海外勞苦倍而其所食俸減于靈前吾
痛之吾將疏請增汝餉今無以酬汝等汝等受吾拜
眾亦拜崇煥即大坐數將軍罪仍以前四事為詞並
無他且厲聲曰夜即自去矣矣吾殺汝後若不能復
違以謝汝者吾他日亦齒以劍乃願諸隨行官曰此

秘旨也不及汝無怖遂請尚方斬將軍將軍無一言
既而蒼頭洵洵起願督師威嚴且疑為秘旨不敢前
崇煥乃哭奠破馬棧為腹棺殮之而以東江事屬劉
興祚興祚泣不受乃分為四協而以興祚當一協將
軍子承祿當一協其二則旗鼓徐敷奏其副將陳繼
威當之興祚者愛塔名也時六月五日既而東江將
士皆聚哭欲追殺崇煥將軍子承祿固阻之是夕見
大星墜海中有光聲如雷遲久乃止各嘆曰將軍亡
矣天意也各散去孔有德尚可喜取仲明輩皆歸降
本朝其後從龍封異姓王名三王獨愛塔呼曰吾馬
往矣率兄弟逃他島嗣此不補帥不立軍營棄諸島
海中而東江遂亡將軍為人美鬚髯面有顴而黑色

東下

慶而虎步長裁五尺九寸家貧不事生人產其在島
中日市高麗暹羅日本諸貨物以充軍資月十萬計
盡以給軍贍賓客死之日室無贏財當愛塔之逃拜
將軍哭曰必不使崇煥獨存以負將軍既而帝克硃
崇煥愛塔曰吾志畢矣時閣臣孫承宗繼崇煥守關
得愛塔喜甚附其背曰子義士必能成功名以報國
解腰帶賜之愛塔屯永平道臣鄭國昌徒之屯建昌
愛塔遇
大清兵于帽頭兒今諸將施三仗自選八百夜批戰
暗去明微懺擁
大清懺執其語言變號昏黑莫能辨相擊破一軍得
數百級遲明復出兩灰口值大騎轉戰伏不起愛塔

中流矢元興賢降興治復歸息息將疑興賢降今興治來必有變興治怒攻殺息將二十人為息兵所殺將軍子承斗更名珏孫有韓銘曰

將軍死以冤而其事竟白如旦日雖然將軍之志尚鬱鬱載石先最其績貯壽其傳何尤焉迄于今將軍之衣冠已不可問矣而猶得志其汗

此文不載西河集初疑或是德託嗣請屬太鴻先
生東城雜記載西河所作志圖尼師抄化齋序
稱自出散其姓沈氏于嘗為家太保題卷門之碑疏
其母養賢氏沈沈光非家光祚中萬歷乙未進士官
河作也己巳四月離張王記

耿靖南傳亡名氏

耿仲明字雲臺先世山東人徙遼東蓋州衛為皮島

東下

至

毛文龍養孫名毛有傑生而面深墨手掌潔白如玉軀幹偉長驍勇善戰文龍倚為心膂官至參將明棟宗改元起前遼東巡撫袁崇煥為督師賜上方劍得便宜行事崇煥故與文龍不相能至是復拔其功檄召至軍中議事語不合即出上方劍斬之一軍皆譁崇煥恐生變奏罷東江帥府散其徒眾令仲明及島將孔有德隸山東巡撫孫元化麾下會禦東師兵出而餉不至仲明顧有德嘆曰大將軍要合義旅跋涉荒陬出萬死以復疆宇而卒以冤元我與爾直若兀上肉耳可鬱鬱久居此乎有德然之遂率兵歸本朝仲明亦率其眾七千人來歸崇煥元平封懷順王後從

世祖入關定天下改封靖南王

尚平南傳亡名氏

尚可喜遼東人毛文龍養為孫名毛永喜勇而善謀官游擊文龍被害率親兵五百自島中歸於大清封智順王佐定天下改封平南王

孔定南傳亡名氏

孔有德至聖裔也原籍山東徙居遼陽明嘉宗元年練兵游擊毛文龍將親兵一百九十七人襲破鎮江城有德其一也驍勇善鬪臨陣先登為諸將冠文龍愛之養為孫名毛永詩文龍開府皮島有德累官至參將及文龍為袁崇煥所殺調往山東巡撫孫元化麾下會師告警元化檄有德出禦兵餉不以時至眾

東下

至

軍皆譁有德嘆曰大將軍功名卓卓猶且不免我輩死固晚矣時事如此尚可為耶遂率親兵八百人來歸還襲皮島克之以功封恭順王後從

世祖入關定天下改封定南王初皮島之潰文龍麾下

先後來歸封王封伯為總督為將軍者甚眾獨有德心念舊恩言及大將軍時事輒於色不自勝文龍喪停登州北寺有德親具舟從海道遣人迎之將葬于遼陽舟至中流颶風倏起怒濤山立有德拜而言曰公不欲往東耶因返舟每移而風止素與文龍從子劉總兵毛承祿親厚歸命後孫撫令承祿往說之有德謂之曰李少卿有言歸易耳恐再辱奈何今明官皆刀俎我何能為魚肉耶欲留承祿事之承祿不可

尋歸以讒見殺及開府廣西復迎事文龍于諸生承
斗執禮甚恭可謂不以盛衰改節不以新故易志者
也

東華錄 蔣良騏

天聰二年五月明袁崇煥以總兵毛文龍據南海皮
島與 我國私通殺之

三年五月搜勦明故將毛文龍所屬諸島

東江道事

東下

至

東江遺事二卷季父輯諸家所紀毛文龍帥皮島事也文龍以冤死而袁崇煥矯制害功不旋踵磔死錢龍錫亦幾于不免是文龍之冤不白而終于白已願文龍被誅由于陳繼儒見無名氏紀事本末備道而毛先舒撰大保公傳第隱約言之毛奇齡撰懋德墓誌銘且未及也獨蔣編修士銓臨川夢曲發覆頗盡並及陳與毛構釁之由而後知袁崇煥之矯旨殺毛帥也受意于錢龍錫之決計殺毛帥也定策于陳傳奇雖小道孰謂無補于史之闕文耶二毛君叙述詳畧異同互見諒各有紀傳謂屯田主事徐爾一上疏自以三子一孫保文龍無他文龍死爾一復上疏疏入不報爾一掛冠去此事諸家脫畧不載惟明史

後序

熊廷弼傳載崇禎元年秋工部主事徐爾一嘗上疏為廷弼訟冤事爾一蓋亦一偉丈夫也墓誌銘謂故屋三間係在杭域之薦橋東北至今居人奉歲祀之如上地神靈峰墓已失所在異日更擬披榛扶碑而問之丙寅秋九月謹識

東江遺事二卷記明季毛文龍帥東江始末卷端有嘉慶丙寅撰書人自序不著姓名但稱滄江漫叟長孫繼祖據光緒杭州府志藝文類考知為海甯吳免林先生著書中載毛西河撰文龍墓誌其文不載西河集而愚谷文存中有跋尾謂得之杭氏道古堂又載無名氏紀事本末備道亦詳經樓藏本見吳壽暘藏書題跋記則此書之為免林先生所撰審矣毛氏開府東江開草萊固邊圍章制山海厥功至偉乃當時清議非詆之曰冒功即詆之曰冒餉因為王化貞所讖拔至詆之曰魏黨卒為袁崇煥所扼滅兵額改餉道已足致文龍于死地乃猶以為未足復矯詔殺之以自壞長城文龍以五月被殺王師遂以十二

跋

月長驅無阻薄都城矣彼謂辜判無效者九泉之下其亦憬然悟乎文龍沈寃終明之世未嘗一日白得免林先生此書為之前雪可謂千秋定論矣此書向無刊本其中所據諸書亦多罕見之寫本爰付之手民以廣其傳毛帥事尚有此書未收者暇日當命長孫繼祖一一錄出為之補遺以續先生之書倘有令乎先生發潛閣幽昭忠雪枉之旨乎癸酉仲夏羅振玉



東 征 集

本書承私立東海大學圖書館借用影印

謹此

致謝

新文豐出版公司

謹啟

東征集

序

從來軍中不言文非謂無用文
地也戎馬倥傯事機呼吸何暇
選言騁辭為文章以名於世雖
然固有之古人誓師可垂為經
號令條教皆有文理是以摩看
草檄傳為美談而傳脩期上馬
擊賊下馬作露布先哲以英雄
艷之豈古人果大勝今人哉古
人原未嘗有意為文說理談事
如家常告語其胸中有惻隱羞
惡真性情流露行墨間則為至

文今人雕肝琢腎句造字錘有
藻繪而無義理有浮華而無神
氣風雲月露花鳥蟲魚之外不
知宇宙中復有何事可以為文
者則其所謂文非文而所當文
者又不能文也夫讀書期於適

東征集序文

二

馬江

用立言務在可行學而不達於
政言而不宜於行是沾沾者奚
益乎余生平不好為文亦不樂
觀無用之文故於世俗所標榜
稱名士嚶嚶自詡風流者概未
敢有所許可不意今乃得之鹿

洲山人山人閩中儒者以振興
絕學為己任紹衣濂洛或疑其
近於迂然自童年喜談兵講求
經世理物之宜所過山海要害
民生區畫靡不鏤心默識時人
莫之知也雍正五年夏五月余

東征集序文

三

馬江

令東粵之海豐秋山人亦宰普
寧普寧蕞爾邑無足治上官聞
其才檄攝潮陽篆潮陽煩劇甲
東粵山人為政日有聲余兩人
既壤相接諸事得相聞徒以各
有分土未得恒相見越一載余

偶以不樂自劾棄官而山人亦為造物者所忌假手讒人以去旅中無事始得數過從盡窺山人所著述於戲如山人者豈得以文士目之哉學適於世用而心常存乎世道人心詞不尚浮

東征集序文

四

馬和

夸而論切中乎人情物理余不知古所謂才者何如然以耳目所及見聞蓋亦尠矣雍正十年余兩人又同客廣州得朝夕繼見殊懼甚山人舊有東征一集乃康熙六十年臺灣朱一貴盜

兵時山人從統師藍公荆璞運籌閩外所著者雖海島沙蟲不足勞山人部署而決機料敵往往如神即閒情所寓紀事紀遊皆有深心不為苟作風行海內已歷歲年余惜其板字漫漶且

東征集序文

五

香齋

詢知前刻倉皇未及竣脩為檢軍中舊稿更加選評又得賢居停為鳩工匠不兩月而新雕復成山人著書滿家余獨喜是書成於戎馬倥傯事機呼吸之餘而整暇從容有古人誓令遺意

且能使東寧山川形勢瞭如指
掌不必身親其地而歷歷如在
目前又言皆有用非徒為無益
之虛談也於是乎書

雍正十年秋七月同學弟天長
王者輔拜手題



舊序

臺灣居東南大海之外盤古以來版圖
弗載

皇帝八荒為宇日月所照罔不率俾癸亥削
平逋寇建置一郡三邑魑魅荒陬蠻瘴
絕域遂為衣冠文物富庶樂郊四十年
來噢咻生息童耆婦女舍鼓嬉遊宴安
無事辛丑夏四月小醜朱一貴等倡亂

傷害官兵竊踞全郡浙閩總制覺羅滿
公檄子總統水陸大軍八千人偕水師
提督施公剿之予以菲才受

國厚恩方思盡瘁圖報幸得備員討賊實
所上願捧檄之日與家人訣誓不滅賊
不生還倍道疾趨乘風破浪賴

皇上威靈將士効力一戰拔鹿耳再戰復安
平三戰四戰定鯤身掃瀨口復大戰于

西港仔竿寮鄉蘇厝甲遂收府治七日
之內復我臺疆追奔逐北捷于大穆降
分兵南北二路巨魁就縛脅從以次剿
撫乃地廣孽繁餘黨屢叛復有阿猴林
江國論等六加甸林君鹽水港楊君等
舊社紅毛寮黃輝卓敬等石壁寮陳成
等三林劉國華竹仔脚蘇齊黃潛等後
先繼起疲敵師徒歲餘乃靖加以風災

東征集序

二

馮和

疾疫遍野哀鴻截首飾金生番四出予
焦心勞思與幕友陳君少林及子弟玉
霖日夜籌謀安撫整頓至忘寢食不敢
憚煩蓋破賊僅在七日而殄孽綿延兩
載定亂保疆若斯之難也前此陳君修
志諸羅憂深慮遠於臺事若預見其未
然者厥後滿公羅之幕府旋命參予戎
務陳君深沉多智畧爲予計擒數巨魁

東征集序

三

馮和

南北路稍平倦遊歸里自是軍中謀畫
獨子弟玉霖一人今餘孽絕根地方寧
靜玉霖亦鼓棹西歸予寂寞無聊偶檢
出軍以來諸凡筆墨公檄書稟條陳雜
著皆予與玉霖兩載精神心血所在不
忍棄置擇其可存者百篇付之剞劂玉
霖少孤力學食貧自命不可一世十歲
通五經三十窮諸史理學經濟韜鈴行
陣靡不研究精微方成童時卽自廈泛
舟觀海泝全閩島嶼歷浙洋舟山而歸
南至南澳澄海海門往返波濤熟悉沿
海形勝予久任浙東相見日少惟聞其
鬢序冠軍爲學使觀察刺史縣令延禮
衡文中丞儀封張公聘修先儒諸書講
明正學以爲恂恂儒者爾及予遷南澳
便道家鄉與論鎮澳事宜洞若觀火乃

大奇之子巡哨南洋舟中起雷甚不憚
玉霖爲子解曰威震東方聲聞四海之
象兄其建勳業于臺灣乎越月聞臺警
始壯其言亦未料其經濟韜鈴果皆可
用運籌參贊若此也子曾中每有算畫
玉霖奮筆疾書能達吾意又深諳全臺
地理情形調遣指揮並中要害決勝擒
賊手到功成當羽檄交馳案牘山積裁

東征集卷序

四

馮和

決如流倚馬立辦猶且篝火連宵不寐
而籌民瘼海外軍中風沙腥穢兄弟相
對竟日念念地方不自知其苦也子憂
臺北空虛玉霖議於半線以上設縣添
兵與陳君少林修志時所見脗合而玉
霖尤大聲疾呼不啻舌敝穎禿更欲於
竹塹羅漢門郎嬌增置兵防蓋於地方
利病無所不用其心如此昔范文正公

作秀才以天下爲己任子弟玉霖其庶
幾乎讀東征一集可以觀弟之苦心亦
見子之勞瘁未知果有小補於臺灣否
也

康熙六十一年壬寅冬十月旣望漳浦
藍廷珍荆璞氏題



東征集卷序

五

馮和

東征集目錄

卷一

上滿制府論臺灣寇變書

與制府論進兵中路書

與施提軍論止殺書

檄臺灣民人

六月丙午大捷攻克鹿耳門收復安平露布

鯤身西港連戰大捷遂克府治露布

擒賊首朱一貴等遂平南北二路露布

東征集目錄

一

卷一

檄外委守備陳章撫擒逸賊

檄南路營進兵阿猴林

卷二

檄查學甲流民

檄擒舊社紅毛寮餘孽

檄施恩陳祥諭撫杜君英

檄南路營勦捕石壁寮

檄諸將弁大搜羅漢門諸山

檄北路將弁分搜小石門諸山

檄查大湖崇爻山後餘孽

檄諸將弁搜捕竹仔脚逸賊

檄下加冬李守戎

檄淡水謝守戎

卷三

復制軍論築城書

與制軍再論築城書

與臺灣道府論殺賊書

答道道府論陳福壽入山書

東征集目錄

二

卷三

覆制軍臺疆經理書

覆制軍遷民劃界書

論臺變武職罪案書

論劉得紫書

卷四

論臺鎮不可移澎書

覆將弁矜功舛望書

論舊兵停餉撤回內地書

論征臺壯丁停餉歸農書

請班師書

覆軍前將弁可當大任書

請寬楊姓株連書

論哨船兵丁換班書

復呂撫軍論生番書

請行保甲責成鄉長書

請權行團練書

卷五

料三林逸賊逃歸內地請移廣省擒捕書

東征集目錄

三

馬士

論下加冬半線二守備書

論蘇榮書

論諸弁書

論周彩書

論蔡奕陳祥送考軍前弁缺書

論臺中時事書

論擒獲奸匪便宜書

論復設營汛書

與朱參戎札

與林遊戎札

諭閩粵民人

卷六

紀十八重溪示諸將弁

紀虎尾溪

紀水沙連

紀竹塹埔

紀火山

紀荷包嶼

東征集目錄

四

馬士

紀山後崇爻八社

覆臺變殉難十六員看語

覆臺變逃回澎湖押發軍前効力奉參解任十

六員看語

覆臺變在事武職四十一員看語

漳浦監鼎元玉霖稿

天長王者輔近顏評

上滿制府論臺灣寇變書

臺灣僻處海外。狃於治安久矣。朱一貴突爾跳梁。戕害官兵。竊踞郡縣。雖曰猖獗之極。其實不難平也。無賴子弟。偶爾烏合。尚未知戰守紀律。為何事當即命將出師。星夜進討。如揀焚極溺。勿容稍緩。彼不意官

東征集卷一

澤文

軍猝至。必將手足忙亂。倉皇散走。渠魁大慙。自可聚而殲。梅此迅雷不及掩耳之道也。若俟奏報請旨。而後發兵。動逾數月。賊胆必大。規模漸立。謀士漸出。羽翮漸成。則燎原之火。正須大費撲滅耳。控制臺灣。惟廈門最為扼吭。形勝所在。便于指揮。執事在省。隔遠莫如疾驅南下。駐劄廈門。督師進剿。籌畫糧餉。諸凡機宜。呼應便捷。且內地莠民。不無乘虛鼓煽。或謀嘯聚。搖惑人心。若榮戟一臨。則羣疑自息。執事曠世鴻才。必有奇謀上計。滅此朝食。非鄙人所能窺測。

惟是養軍千日。用在一朝。國家不吝爵祿。施及下材。未有毫毛小效。補報萬一。敢以此疆彼界之殊。非在職守之內。袖手縮頸。晏坐而旁觀哉。願執事假某水陸萬軍。舳舻三四百艘。請乘長風。破千里浪。為執事一鼓平之。

一聞警報。便已成竹在胸。破敵機緘。瞭如指掌。是以七日平臺奇功。若彼其捷也。筆下斬截高老大。有說定三秦氣象。

東征集卷一

二

澤文

與制府論進兵中路書

伏承憲檄令其統兵向南。打狗港攻入臺灣。當即
繕治舟師。刻期進發。緣打狗港水淺灘淤。戰艦艙船
無無所用。須盡易舳板頭。船子小船。乃可入也。登岸
早田百餘里。夾道蔗林。處處可容伏兵。非焚燒刻平
未便輕進。臺民以蔗為生。糖貨之利。上資江浙。一旦
火成。焦灰半歲。勤動不得。以養其家。口於心竊。有未
安况當寇賊蹂躪之餘。撫摩噢咻。尚恐稍緩。不應復
有此一摧殘。其非敢以婦人之仁。阻撓軍國大計。但

東征集卷一書

三

馬和

軍國大計。不在於斯。則摧殘無益。為可惜也。鄙見以
為宜聚兵中路。直攻鹿耳門。鹿耳一收。則安平唾手
可得。賊失所恃。郡治無城。豈能長守。不過三五日間
可翦滅耳。用兵之道。知彼知己。與能軍者戰。則宜攻
其瑕。計罪捕賊。如逐鳥獸。宜堂堂正正。直擣中堅。譬
諸擊蛇。先碎厥首。其他復何能為乎。鹿耳門暗礁天
險。昔立六竿標旗。指示途徑。南標紅旗。北標皂旗。賊
已盡收標旗。屯兵砲臺。扼守港道。意我軍不能飛越。
正可於此出奇制勝。仍令善水者以長木没入海中。

插標而行。擊敗砲臺。屯兵即可長驅直入。恢復之計
止在瞬息。惟執事急裁度之。苟利國家。勿厭狂瞽
望速示下。以便遵行。

直擣中堅。則其餘唾手可得。識見最為高絕。前半
言南路不宜進兵。純乎仁心。王事後而知。彼知已
直是聖賢大義。不止熟于孫吳而已。恢復迅速。非
偶然也。

東征集卷一書

四

馬和

與施提軍論止殺書

賊衆至三十萬。此曹可勝。誅哉。勿論挺而拒敵。即使安坐偃臥。引頸受戮。我軍萬六千人。以一人斬二十級。亦不勝其煩也。彼亦天地父母之所生。不幸與賊共處此土耳。畏死脅從。知非本願。或挂名賊黨。以保身家。其心豈不願見太平重爲朝廷之赤子。一旦大軍登岸。渙散歸農。簞壺迎師。皆所必至。惟慮崑岡炎火。不容悔罪。歸誠此則出千萬不得已者矣。多殺生靈。其實無益。諒亦仁人君子之所不忍聞乎。以某

東征集卷一

五

馮

愚見止。藏巨魁數人。餘反側皆令自新。勿有所問。則人人有生之樂。無死之心。可不血刃乎也。某已大書文告。先散其黨。惟執事許之勿疑。

烏合繁徒。易聚易散。急則挺而拒敵。寬則各尋生路。此平臺第一得手。不止仁人好生而已。文情悱惻。筆底高亮。卓乎可傳。

檄臺灣民人

檄告臺灣民人。土賊朱一貴作亂。傷害官兵。竊據郡邑。汝等托居肘下。坐受推殘。無罪無辜。化爲醜類。深可憐憫。本鎮總統大兵會同水師提督施尅期勦滅。爲汝等蕩滌邪穢。共享太平。非有立意殺戮苛求於百姓之心。汝其自安。無畏臺灣海外窮島野番木魅。蟲蛇鹿豕之所居。往時島彝海寇。踞爲窟穴。我皇上登之版圖。冠裳而富庶之。四十年來。強教悅安。深仁厚澤。淪洽肌髓。汝等父老子弟。莫不含哺鼓腹。

東征集卷一

六

馮

幸生太平。朱一貴內地秀民。爲鄉閭所不齒。遁逃海外。鑽充隸役。又以犯科責革。流落草地。飼鴨爲生。至愚至賤之夫。謂可與圖大事乎。附和倡亂之徒。皆椎理屠狗盜牛。攘雞等輩。以及堡長甲頭管事。各衙門吏胥班役。曾有正人豪傑才俊。與於其間乎。由來亂臣賊子。皆膺顯戮。雖強如莽卓。狡如孫盧。無不駢首就誅。沈淵滅族。况此小盜賤役。智能不及中人。輒敢公然造孽。欲作夜郎于海外。冀腰領之苟全。無是理也。浙閩總督覺羅滿躬親駐廈。督師討賊。移檄浙江。

廣東三省會勦日暮即至水師提督施親率大兵見
 在澎湖剋日進發本鎮總統萬軍前驅清港縛雞豚
 於籠中鸞鼠雀於鼎鑊至則屠之何難之有惟念汝
 等賢愚不一或有抗節草澤志切同仇或不得已畏
 死脅從非出本願若使崑岡炎火無分玉石誠恐有
 乖朝廷好生之德且非本鎮靖亂救民之心為此
 不追既往咸與維新凡汝士庶番黎莫非天朝赤
 子嚮風慕義悔罪歸誠回生良策刻不容緩大兵登
 岸之日家家戶外書大清良民者即為良民一槩不
 許妄殺有能糾集鄉壯殺賊來歸即為義民將旌其
 功以示鼓勵廢弁舊兵有立功破賊率眾來迎並畧
 前愆敘績超擢凡擒朱一貴者受上賞擒賊目者次
 之獻郡邑者受上賞獻營壘者次之惟拒敵者殺無
 赦倒戈退避革面為農皆許之汝等試思一隅小醜
 萬萬不能與國家抗衡前此鄭氏盤踞數十年經
 歷三世人才眾多兵精糧足尚且一朝殄滅今諸草
 寇又非鄭氏之比天兵一到如雷如霆無得執迷不
 悟自取糜軀此檄

東征集卷一

七

馮和

此檄解散賊徒數十萬平臺第一妙着也駿厲嚴
 肅之中純是一團惻隱與一味張皇耀武揚威者
 有間

東征集卷一

檄

八

馮和

六月丙午大捷攻克鹿耳門收復安平露布
蓋聞金屋瑤臺非穿窬可負而走重洋天險豈醜類
可奄為巢惟海國之臺灣乃王家之屏翰地則龍蟠
虎踞屹立扶桑暘谷之間門開鹿耳鯤身遙扼呂宋

荷蘭之吭我

皇神武遠邁軒虞日月照臨遐荒暨訖既已披荆斬
棘消魑魅而入版圖亦且教稼明倫化蒼黔而躋文
物四十載噢咻生息億萬年舍哺鼓歌朱一貴以飼
鴨鄙夫狡焉倡亂杜君英以傭工客子肆其狂謀遂

東征集卷一 露布

九

合兩地賊兵膽造滔天罪孽周應龍赤山之敗苗景
龍南路之禽豕突狼奔蹂躪郊郭於是鎮協血戰盡
瘁以殉封疆將弁捐軀懷忠以報社稷全郡陷沒生
靈遭殃爾乃沐猴而冠欲倣人家拜跪登場作戲妄
擬海外王公據我倉廩開我府庫居我官廨賤我人
民草木為之怒號山川於焉失色本鎮奉檄討賊總
統水陸萬軍遵制府之機籌合提軍之調度六月癸
卯自澎進兵丙午黎明咸集鹿耳先鋒林亮董方忠
勇冠乎三軍雄威溢於六艘直驅精銳大戰洶濤本

鎮親率參將王萬化林政遊擊邊士偉朱文等八十
餘員統領官兵指揮舸艦並趨進港賈勇爭先巨砲
雷轟震疊而山崩地坼輕舟驚擊奮揚而瓦解灰飛
白刃雜以火攻烏合因而獸散賴

皇上威靈波臣効順潮水漲高八尺好風利自西來
連艚並前礁石無犯遂奪天險攻克鹿耳門林亮董
方首先登岸奪取砲臺焚賊營汎伊時日方及午乘
勝進攻安平遊擊林秀薄有成氣吞勁敵守備魏大
猷葉應龍目無堅壘命同前鋒先驅擊賊蠢爾鄭定

東征集卷一 露布

十

瑞尚逞螳臂以當車軋矣蘇天威欲藉豚威而作虎
我軍輦鼓動地旌旗蔽空林亮董方復先登岸本鎮
親率王萬化林政邊士偉朱文謝希賢魏天錫郭祺
王紹緒胡璟范國斗齊元輔鄭耀祖金作礪李祖呂
瑞麟洪平康陵劉永貴蘇明良等各官兵如熊如羆
如飛如翰寶刀怒舞賊血濺紅平沙鎗砲連環僵屍
填滿水涘飄乎狂風掃秋葉快哉烈焰燔蜂窠遂登
安平鎮城豎立大軍旗幟安平百姓簞壺迎師載道
歡呼復見天日本鎮詢問疾苦嘉與維新嚴飭弁兵

秋毫無犯。一日三捷。猛氣上騰。層霄二險。連收脚跟。
已踏實地。從茲城壘。可據進戰。退守皆安。港道得通。
兵糧來往。均便。且日圍勦。立見削平。滅楊公於洞庭。
尸裝甫於東市。移山壓卵。閩內不煩再舉。之師覆海。
漂煨軍中。共慶膚功。之奏。謹大書露布。告中外。聞知。
一路火烈。風發。滿夫鳳翥。鸞翔。是英雄掀髯得意。
銘鐘勒鼎文字。

鯤身西港連戰大捷遂克府治露布

惟丙午之大捷。收鹿耳與安平。戰艦蟬泊於臺江。弁
兵雲屯乎城闕。立營設砲。分扼要害。之衝。稱戈比干。
兵震殫焯之盛。詰朝丁未。水師提督施樓船進安平。
港時維已刻。一貴遣羣賊。列陣來四。鯤身本鎮躬督。
大軍左右迎敵。闕如虓虎。氣吞賊魄。八千矯若游龍。
威懾臺黎。百萬林邊。王鄭諸將。犁陸直攻。朱林魏呂。
各員盪舟焚擊。追奔逐北。至七鯤身涉水行沙。遂掃。
瀨日翌日。分遣將校。沿江撐駕小船。運載硝磺。雜裝。

茅葦乘西南之風。烈用諸葛之火。攻火箭火龍空中。
飛舞賊踪。賊艘觸處焚燒。已酉黎明。賊眾數萬。冒死。
決戰。直犯安平。植木盾於牛車。聯成陣勢。繪青旗以。
黑蟒。誇詡精鋒。我師威武奮揚。左翼右翼。一人可以。
當千。大炮連環。齊發陸軍水軍。三矢仍看餘。二屍填。
巨港。京觀等于雞籠。戈倒沙灘。棄甲齊千龜。佛自是。
賊人被膽。不敢再出。鯤身守險拒江。待吾師老本鎮。
分兵西港。暗渡竿寮。遇賊七千餘人。大戰於蘇厝甲。
俄而近村四出。敵眾漸增。雜道荆榛。彌漫數萬。前鋒。

軍林亮魏大猷等用命爭先左右軍林政邊士偉等奮力衝殺胡璟等以奇兵繞賊陣後首尾夾攻呂瑞麟以遊兵突出竹林橫截賊陣本鎮悉驅精銳自將中軍鎗砲震天鼓鼙動地大敗賊眾獸散士崩俘馘斬傷不可勝計癸丑揮兵南下沿途廓清凡遇兇頑輒行勦滅乃敗之於木柵仔復敗之於蔦松溪朱一貴捨命奔逃率其黨顛連北去本鎮先復臺灣府榜諭安民掃肅萬壽亭收捕逸賊先是水師提督施傳令將弁赴日攻府林秀王良駿等從七鯤身瀨口

東征集卷一 露布

十一

馮會

進兵朱文謝希賢等從塗墜埋大井頭殺入並於本日已刻與本鎮會兵府治臺灣百姓復見太平感激涕零咸呼

萬歲寇亂五十餘日恢復無須決旬士庶民番仍為朝廷之赤子山川土宇依舊

皇家之版圖智武之滅僞陽方斯迅速新建之平寧逆尚訝濡遲皆賴

皇上神威將士効力提軍調度制府運籌是以克奏膚功不勞而定夫豈本鎮薄劣所能及茲南北路賊

管已空明朝遣吏士收復二邑朱一貴亡命村落即日令卒徒縛送檻車中外永清官民胥慶特申露布飛馳以聞

得意疾書不事修飾却有千軍踴躍萬刃齊飛之氣可愈頭風當不誣也

東征集卷一 露布

十四

馮會

擒賊首朱一貴等遂平南北二路露布

惟辛丑六月二十有三日本鎮總統官兵克復臺灣。大張文告與民更新為殉難將帥討賊復仇梟磔元兇招徠市肆宥罪恤傷詢問疾苦乃會同水師提督施遣兵追勦逸賊分攻南北二路以林秀薄有成郭祺齊元輔范國斗胡璟李祖劉得紫鄭文祥劉永貴董方林君卿游全興等帶領官兵窮追朱一貴諸賊以王萬化林政邊士偉魏天錫攻取南路營鳳山縣以朱文謝希賢呂瑞麟洪平閩威攻取北路營諸羅

東征集卷一 露布

五 元

縣以景慧收復笨港林亮魏大猷率舟師北上平定沿海一帶地方指揮已定刻日遄征犀甲熊旗耀若長虹四出金戈鐵馬閃如怒瀑齊飛越五日戊午林秀諸軍遇賊于大穆降追奔逐北炎火之熱飛蓬斬將拳旂豪鷹之攫爰免賊遺車馬器械堆積如山餘黨潰散歸降十去其九朱一貴走灣裏溪我軍追至茅港尾鐵線橋收復鹽水港一貴夜遁下加冬絕食月着潭狼狽星散不及千人乃有義民王仁和楊石密受本鎮外委守備銜劉與楊旭楊雄倡率溝尾等

六庄鄉壯計謀擒賊閏月七日丙寅楊旭楊雄誘賊

至溝尾庄是夜雞鳴火炮震天金鼓動地六庄鄉壯喊殺攻圍遂擒賊首朱一貴及其黨王玉全翁飛虎張阿山縛置牛車馳解軍前五十日自大夜郎王四首叩階除之石卅萬眾偽稱國公府拽頸雜羊豕之羣餘孽雖奔天網不漏梟楊來於大排竹竿首級于十字街林曹林騫林璉鄭惟晃張看張岳等咸向我軍面縛乞降復擒吳外李勇陳印陳正達盧朱等皆繫長纜以為俘該渠魁黨羽無不械送就誅脅從爪

東征集卷一 露布

六

牙一盡煙消靡子王萬化諸軍至南路擒斬賊目鄭定瑞顏子京等收復鳳山縣安撫下淡水各處庄社民番南路五百里地方悉皆恢復蕩平朱文等諸軍至北路擒斬賊目萬和尚等收復諸羅縣安撫哆囉咽斗六門各處庄社民番景慧引兵至笨港林亮魏大猷以舟師來會遵海上下掃除賊藪招斬流亡而援淡遊擊張賦守備李燕劉錫千總李郡淡水營守備陳策等引兵南下半線謝希賢引兵北上與張賦等會合北路千餘里地方盡皆恢復蕩平掃逆寇于

一朝根株悉拔奏膚功于旬日山海牧寧從茲鹿耳
鯤身永鞏東南之鎖鑰雞籠沙馬長固陬溼之藩籬
咸知盜賊不可為即竊州踞縣終當橫分腰領犯亂
不可作雖道寡稱孤畢竟坐受誅夷起普天忠愛之
心寒千秋叛逆之膽桓桓熊虎厥有微勞忻忭曷勝
馳聞敢後

於分合處玩其筆力條理井然山凝岳峙末段神
龍掉尾使千秋叛逆一齊碎膽灰心自是維持世
道之作

東征集卷一

露布

七

檄外委守備陳章撫擒逸賊

南路惡賊陳福壽劉國基薛菊王忠等聞我師克復
臺郡望風遁逃至今未獲當日附和倡亂此曹實為
渠魁偽稱國公虔劉郡邑復率賊徒數萬攻掠下淡
水客庄幸我義民制梃禦敵斬殲萬計而元兇未禽
天網尚漏今遁入深山勢窮力蹙偷生無路該弁其
往緝之傀儡內山多生番賊不敢進大抵在九姜阿
猴林左右不然則大崑麓以下極遠不過郎嬌遺謀
踪跡無不得者按其滔天罪逆雖竿首尚有餘辜但

東征集卷一

檄

六

馬

國恩寬大統賜矜憐若即就撫諒原其罪此亦諸賊
改邪歸正起死肉骨之日也該弁密偵所在宣布
皇仁許以不死併所有餘黨俱來投生倘尚執迷不
悟或擒或誅總為該弁勳績本鎮並懸爵賞以待勉
之

諸賊極惡但力竭勢窮直作雞豚視之果在郎嬌
招撫劉國基薛菊又在觀音山招撫陳福壽不出
兩月先後俱到足見智料如神而所用得人尤不
可及

檄南路營進兵阿猴林

漏下三鼓。接訪事差弁密報。阿猴林有賊數百人。在彼豎旗作孽。係偽國公江國論為首。旗幟飄揚。林木間發。兵勦捕不可易也。郡城出師。招搖耳目。且相去百數十里。自必聞風先遁。徒勞無益。江國論賊中狡猾。凡事虛張計。自打貓蹂躪客庄。打貓。諸羅縣村社名。不過一二千賊。聲言數萬。地方驚惶。被殺客民七八百人。我師入府北路居民。欲食其肉。賊黨散盡。國論逃竄入山。從行不過百人。顛崖墜谷。餒斃坑澗。不知凡幾。距今

東征集卷一 檄

九

麥嵩

兩月糧食全無。投生靡路。乃狼狽扶携。潛由大武壠。羅漢門而趨阿猴林。冀南路人不知底裏。或可於此謀食苟延旦夕之命。安所得數百人而附之。然君子小心。雖微不忽。明知其無數十人。不可不作數百人。之備。該營相去不遠。可即遣中軍守備。帶兵二百名。捲旆疾趨。直搗阿猴林。將山中所有逸賊。盡行殲滅。江國論鄭元長二名。實為渠魁。或被鎗砲傷斃。則截其首級來報。倘山中闕其無人。止係虛張聲勢。不可便即回營。且陽退而陰繞。間道以待。遣人偵左近山

谷峒窩必有三五人或十數人。則江國論已在其中。急擒勿失。以吾所料不過如此。該將弁神而明之。相機度勢。搜尋勦捕。或奔投我師。求撫乞命。亦與偕來。本鎮但欲綏靖地方。原未嘗立意嗜殺也。該營進兵以速為要。尅限本日夜時出師。明日辰時務到阿猴林。不許違悞。時刻違者軍法治罪。此檄。

東征集卷一 檄

十

麥嵩

驟聞警報。鮮不張皇。難得如此鎮靜。蓋由料敵之明。是以處大事若無事。非可勉強為也。當日發兵勦捕。果無見賊。止是繫旗林木中。而江國論鄭元長遁回北路。亦即就撫。可見所料一毫不差。為之浮白稱快。

東征集卷二

漳浦藍鼎元玉霖稿

天長王者輔近顏評

檄查學甲流民

日者風聞學甲地方有游手客民數十成羣風餐露宿往來徙倚大埔間如焚林之鳥偶語瑟瑟恐係失業流民抑或匪類潛踪均之未可定也叛亂既平撫綏宜亟該弁其往視之傳集彼處鄉保甲民細詢此

東征集卷二

馮會

等來歷併近日作何舉動有無招誘為非果係良民速令各回本庄安生業焉倘緣兵燹之後流離無依即將苦情據實來告當即會商臺鎮道府開倉賑貸設法安插無致失所願住某鄉願入某甲農工負販願何資生一一皆從其便但彼等皆自內地來臺父母兄弟妻子俱在原籍變亂存亡家莫問知似當迅速言旋慰猶來無死之望其有願回內地立給印照助之便船聽其回籍俾得室家團聚諒有人心不忍復濡遲也速以此意遍諭無忽

亂後失業情景可傷撫綏自不容緩難得如此惻隱周摯真誠流溢行墨問非仁人大君子不能也

東征集卷二

二

馮會

檄擒舊社紅毛寮餘孽

風聞舊社紅毛寮地方有賊首黃輝卓敬等招誘鄉民聚謀為亂聲言羅漢門阿猴林諸處有王忠等數千人接應尅日政府其說甚謬王忠亡命山谷止二三賊相從晝伏夜奔飢餓無所得食勿論人眾數千即百人亦無有也輝等食飽福薄自尋死路意在誑惑鄉民墮彼術中此時哀鴻甫集驚魂未定目觀朱一貴三十萬人王師一至皆化虫沙早已知盜賊不可為矣即使果有王忠數千人尚未及曩賊百分

東征集卷二檄

三

馮士

之一民雖至愚豈肯復犯鋒鏑與之偕死于無名哉但輝等既有此謀則法所必誅招黨方新逆勢未集作速掩捕如縛雞豚該介各以兵百人分道入按緝之止擒巨魁二人不必株連餘黨驚擾百姓有持軍器拒捕者誅之其他皆為良民無得過問弁兵自備餼糧不許派累飯食及竊取民間一草一木如違定按軍法此檄

聞警不張皇掩捕不問黨擒到巨魁便即了事是安定地方秘鑰

檄施恩陳祥諭撫杜君英

杜君英久處山中晝伏夜走終無了期寂寂深林餓糧莫繼茫茫大海插翼難飛不旬日間將為蒿下枯骨矣本鎮哀其愚懵仰體朝廷好生之德欲為網開一面該弁賁斯檄往諭之自古君臣大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是以作亂之賊成膏斧鑕苟可改過自新即為彌天大幸國家寬仁溥博汝等匪類皆許歸正見奉有若即就撫諒原汝罪之恩旨浙閩總督覺羅滿檄委候選通判何廷鳳來臺

東征集卷二檄

四

馮士

招撫有杜君英若降題授副將之語君英其亦聞之矣所以逋巡畏縮未敢出歸正者懼誅耳朝廷既許弗誅總督復不忍誅馬下殺降本鎮又不為也君英悔悟來歸何誅之可懼從來國法所加必于窮克枯惡不在多殺一二無用之人君英昔日作亂有黨十數萬人不可不殺今隻身亡命父子流離窮蹙無所依歸如犬彘蟻蟻罔關輕重殺之不足以樹威則不殺亦無不可也但本鎮總統大兵殺賊安民是其專責斷不容山陬海澨尚有竄身草澤伸頭縮頸於

光天化日之中。貽地方以去惡。未盡之誚。君英一日。不出本鎮一事。未了不殺不休。君英既出就撫。則為朝廷之良民。本鎮不得擅殺。但請疆以報竣。事便可班師去矣。君英靜夜自付山中。能住幾時。出則生。不出則死。此理甚明。有何疑義。陳福壽江國論。劉國基薛菊等。皆君英同黨叛逆之人。罪應滅族。先後來歸。俱皆不殺。美衣豐食。炫耀街衢。君英寧獨異乎。且君英福壽誓同生死。福壽今為良民。逍遙自在。君英一出便可同生。何事株守空山。自速其死。以負初盟。君

東征集卷二

五

英懼誅。疑團未破。獨不可向陳福壽一商酌乎。本鎮言出如山。要殺便殺。不殺便是不殺。豁達爽快。可對天日。若詐誘人降。而復殺之。以為功。此不肖小夫之所為。而謂本鎮為之乎。况即殺君英。亦算不得功績。日前臨陣斬獲。不知凡幾。俱皆不以為意。復何有于孤窮垂斃之一賊。而欺而殺之。祇足為天下笑。何功之可言。君英靜夜三思。山中能住幾時。出則生。不出則死。死生惟汝自擇。本鎮不相強也。該弁賫檄往諭。無得妄動。君英降則與俱來。不降則聽之去。不許擅

殺。因檄諭而殺之。仍是詐誘。故智非大公至正之道也。該弁自歸本鎮。別遣人取其頭來。君英勿悔。四面銅牆鐵壁。中間一條生路。不由人不感泣沾襟。泥首乞命也。開誠布公。無微不到。是摘取惡人心肝。大手段。宜其手到功成。不煩再舉。

東征集卷二

六

齊嵩

檄南路營勦捕石壁寮

南路餘孽復叛有眾暨旗于石壁寮嗟此寇頑不殺不已本鎮雖極好生亦未如尋死者何矣督標千總何勉差委在南訪緝逸賊該弁素有幹才膽畧亦優實心任事以之勦捕是其所長該營撥兵二百名令把總杜雄與偕各率百人分道並進尅限本月初五日戌時潛師出境夜抵石壁寮以漏盡直搗賊窠四面圍殺料羣賊尚在夢中手忙足亂人不及衣鎗不及火頃刻間可殄滅也若至黎明則裝束已興奔逸

東征集卷一

七

麥高

較易恐不能無漏網之虞搜山追勦又費一番勞動矣無得濡遲慎速慎速

攻其無備出其不意自是兵家常法惟迅速乃能之耳寥寥數語羣賊已在掌中正不必多費筆墨也

檄諸將弁大搜羅漢門諸山

臺民以倡亂為嬉豈真不知刑戮之可畏由大山深險而遁逃之數多也成則出為民害敗則去為山狙人跡不至莫窮其底彼何憚而不為哉夏季大亂削平渠魁咸縛秋間尚有阿猴林鹽水港六加甸舊社紅毛寮諸孽後先嘯聚屢經擒捕竿街舊逃之偽國公陳福壽杜君英江國論等十數賊目亦俱招納歸降新舊根株殆將悉絕不意近日復有匪類豎旗于南路石壁寮隨發弁兵追勦立獲蘇清高三二賊供

東征集卷一

八

麥高

稱荊瓜成為首共黨夥二十八人且暮當盡縛之不足煩師徒也但逋藪不清萌蘗終發諸賊往來南路阿猴林下淡水間其窠總在羅漢門乘此隆冬澗涸茅乾土燥之候大舉圍搜掃蕩穴窟諸將其各礪刃裹餽遵吾軍令刻日進兵為一勞永逸之計今遣提標遊擊王良駿金門鎮標遊擊薄有成南灣守備呂瑞麟共帶領征兵六百以土番五十名為鄉導從角宿岡山川蘭坡嶺一路投入羅漢門署南路營守備閻威帶領南路兵四百鄉壯一百土番五十由仁武

庄土地公崎阿猴林板臂橋搭樓一路搜入羅漢門
 金門守備李燕烽火門守備蔡勇共帶領征兵四百
 土番五十由卓猴木岡社一路搜入羅漢門尅于是
 月十二日午刻咸會內門中埔庄毋敢後至違者按
 以軍法另遣臺鎮左營把總林三中營把總陳雲奇
 共帶領汛兵二百鄉壯八十土番五十前往大武壠
 分路堵截以防賊竄北路營把總游寬下加冬把總
 鄭榮才亦帶汛兵二百往大武壠堵截搜捕俱尅于
 十二日午刻咸會大武壠之礁巴昨毋敢後至違者

東征集卷二

九

奏請

按以軍法翼日黎明俱各分兵搜捕羅漢內門諸將
 備分搜銀錠山內門嶺內埔佳白寮打鹿埔霞美林
 東方木小烏山南馬仙龜潭烏山尾等處逢人執訊
 遇巢燒毀焚山烈澤窮極幽深大武壠諸弁目分搜
 礁巴昨鹿駝庄望郎明郎包米茭拔埔大湖大龜佛
 內郎包烏山內等處凡有巖谷無不遍尋直使蠢爾
 奸頑更無藏身之地駢首就戮絕無竄逸之區倘有
 悔罪求生束身歸命仍貸其死開乃更生之路亂後
 餘孽自古蔓延必有一番震盪方能掃滌淨盡可從

此卧鼓戢戈無死灰復燃之患也其師旅所過庄社
 地方秋毫無犯敢有擅動民間蔬菜雞犬一草一木
 即按軍法領兵官約束不嚴飛章參革治罪本軍門
 令出如山萬萬不可轉移各宜抖擻精神凜遵毋忽
 指揮調遣有條有緒號令嚴明不寒而慄由熟悉
 地理情形算無遺策而胸中十萬甲兵亦於此可
 見

東征集卷二

十

奏請

檄北路將弁分搜小石門諸山

聞諸羅東偏大山之中。小石門得寶寮竹頭崎三層
谿等處有奸宄嘯聚。百人操械往來其間。晝伏山窩。
夜出行劫。此漸不可長也。小。心。謀。懷。叩。亂。要。者。
勤捕確不可易。汝諸將弁。無以山深路險。畏難苟安。
聽吾號令。滅此而朝食耳。今約分兵三路。尅日並進。
山徑窄狹。士卒在精不在多。每一路遣精兵百人。鄉
壯七十。土番三十。操弓挾矢。為鄉導。又就中分作三
隊。漸次而行。俾前後遙相照應。其令把總鄭高。率兵

東征集卷二 檄

十一

麥嵩

番鄉壯二百名。向赤蘭坡進發。從三塊埔深坑仔搜
捕而入。直搗竹頭崎會小石門署。守備李郡把總林
時葉各率兵番鄉壯如數。時葉從大排竹土地公崎
進發。搜三層谿等處。李郡從糞箕湖仙草埔進發。搜
得寶寮大石門等處。咸會于小石門。務必陟遍巖阿
窮極幽谷。燬山中之草。庖掃賊人之窟。穴果有匪類
出沒。立即揮兵掩捕。敢拒敵者。殲之。又山中有羊腸
鳥道。可由十八重溪。通大武龍。而之羅漢門。今遣把
總莊子俊。蘇思維。率兵二百名。前往大武龍扼其吭。

就撥礁巴咩社番一百名。弓矢引道前驅。於大湖山
路口小籬路口分兵堵截。以防逸盜。無令逃竄。計諸
路並進圍搜。設伏截擒。更無奔逸之地。前不敢出。後
不敢入。賊在吾掌中矣。但兵貴神速。機在謹密。幸無
濡滯漏洩。使賊聞風而先遁。惟諸君慎之慎之。

山中路徑了了。胸中搜截指揮。皆合兵法讀之心
神。俱爽如靚綸巾羽扇調度。

東征集卷二 檄

十一

麥嵩

檄查大湖崇文山後餘孽

日者鄭固就擒逆謀潰敗南路餘孽將從此永清矣。據供王忠等有黨千人在內山大湖崇文山後賊口請張雖未足據為憑信然不可以不防也其令千總何勉把總康賜由羅漢門大武壠分道並入直抵大湖探探有無匪類踪跡併熟視進兵路徑果有窠巢即大舉撲滅之耳山後地方有崇文卑南寬等社東跨汪洋大海高峰插天巖險林茂溪谷重疊道路弗通苟有賊黨嘯聚往來番黎無不知之其令外委于

東征集卷二

三

馮會

總鄭惟嵩率健丁十數人駕舟南下由鳳山郎嬌至沙馬磯頭轉折而東賫檄往諭卑南寬大土官文結賞以帽靴補服衣袍等件令其調遣崇文七十二社壯番遍處搜尋將山後所有盜賊悉行擒解按名給賞拒敵者殺死勿論凡擒解山中漢人一名該番賞布三十尺鹽五十斤煙一斤獲劇賊者倍之有能擒獲王忠當以哆囉哖銀兩煙布食鹽等物大加犒賞諸番黎盡心搜緝餘孽應無容身之地也番性嗜殺本鎮不得已而用但山後大湖地方乃自開疆

以來人跡不到之境當今並無甲籍居民所有逋逃總非善類殲之亦不妨耳窮深極遠兵不可入番黎趨捷如飛靡幽不到使之甚便擒縛以來如市貨物縱有一二漏網而山中既不可居待其出而擒之如籠中之鳥釜中之魚烏有不滅者哉其各努力以奏爾功無忽

人跡不到之境尚有番黎可用匪類安所托足于擒縛以來如市貨物深得使番之竅此等虛心竭力綏靖地方宜臺民之夜戶不閉也

東征集卷二

十四

馮會

檄諸將弁搜捕竹仔脚逸賊

據報初九夜有奸宄一二百人旗幟甚多經過竹仔脚地方殺塘兵蘇天貴陳楠等四名竹仔脚去諸羅邑治不過咫尺間耳何物奸徒乃敢夜張旗幟槍殺塘汛來莫覺其所自去莫窮其所歸不知附近弁員所司果何事也孽醜放肆至此已極若不大加創懲養癰貽患成何軍紀料此賊來由不遠大抵在虎尾八掌溪上下張四面之網而搜而捕之烏有不獲者哉其令署守備林君卿以兵截其北扼住半線鹿

東征集卷二

五

五

子港署守備李郡以兵截其南扼住下加冬鹽水港參將朱文控扼諸羅山一帶千總吳濟川巡守斗六門把總張天寶陳雲奇帶兵堵截東西螺山路無令奸宄逸入山中守備劉錫以兵駐劄笨港巡守沿海一帶無令逸入海中協防遊擊林秀都司閔威各率所部兵二百名於中間往來搜捕諸羅縣遣典史巡檢挨查家甲將踪跡可疑之人細為盤問仍懸賞格曉諭通衢首報獲真盜一名賞白金十兩自首者免罪能擒夥黨立功從優加賞不寬不擾無枉無縱夜

則分兵埋伏要路堵截擒捉如有奸徒聚眾執持旗械領兵官立行追勦務必盡數俘獲毋得遲回觀望違悞軍機汝等各營將弁聞本鎮軍律有素尤必嚴束兵丁自備行糧毋得派累民間飯食及擅動草木鷄犬違者軍法治罪各宜凜遵毋忽

詞氣峭厲搜法匪密奸徒既有翼難飛將弁欲立功贖罪宜其若縛雞豚毫不費力也

東征集卷二

六

六

檄下加冬李守戎

據報該弁追捕奸匪深入山中北埔寮與賊人對敵
生擒渠魁李慶等奪賊旗械二十六桿收回所劫鄉
民贓物焚燬窩廬披閱之下深為莞爾該弁采阻前
驅罔憚勤勞克敵致果可謂能盡職矣繼閱諸羅令
申文則據鄉保長廖督等稟稱賊廬五間內積米糧
百餘石該弁傳令焚燒果有此事又可謂知兵法矣
從來敵遺貨物不可輕取恐兵丁貪獲所有隊伍散
亂萬一賊人返攻無心戀戰鮮有不敗該弁追捕克

東征集卷一檄

七

雲

動又能知兵若此本鎮誠為喜而不寐也但所稱賊
廬五間是否新造抑係久居於此每廬深廣幾丈尺
能容人衆幾何鍋竈幾所碗箸食飲之具可供幾人
廬中糧食實在屯積多少是粟是米果否一盡焚燒
抑或兵丁鄉壯尚有取攜而去所收回賊劫贓物牛
幾頭鷄豕犬羊幾隻衣服布帛首飾銀錢幾件數曾
否俱還失主收領抑移交諸羅縣令分發逐一開明
備細據實報知本鎮將因此以小賊人多寡出沒之
數非于該弁有所苛求也洞達踪跡則可窮極幽深

掃清根柢地方之福該弁勞績匪小耳隨行目兵分
別功次併紀其名氏以來將有以獎勵之無忽
采搜賊窠自宜嘉許所細詰問者欲知賊人踪
跡耳小善必獎根柢必清以此鼓勵立功固應如
拾地芥

東征集卷一檄

十八

雲

檄淡水謝守戎

昨擒獲孽醜黃來。供稱臺灣山後尚有匪類三千人。皆長髮執械。屯聚山窩。耕田食力。又有艘艦往來。其詞甚謬。本鎮治賊素嚴。黃來既獲。自料必死。故為危言。以延數月之命。豈有他哉。然君子思患預防。明知其為謬妄。亦不得以其謬妄而忽之。臺地二千餘里。止論山前西南北一帶。本鎮耳目之所及。不過上窮淡水雞籠。下盡郎嬌。至矣極矣。其自淡水雞籠以上。轉折而東。至三朝蛤仔難。下逮崇爻。卑南。覓沙。馬磯。

東征集卷十

十九

頭迴環郎嬌一帶。山後延袤大略。與山前等。其間道里遠近。山川形勝。阨塞險夷。以及番黎情狀。性習。馴悍。本鎮不能周知其詳也。安保深山大澤之中。人民足跡不至之地。無有匪類。出沒乎曩者。南路擒獲鄭固。亦稱王忠。逃匿山後。大湖有黨千人。本鎮經遣弁員。賁檄往諭。卑南。覓大土官文結。鼓舞七十二社。番黎。以兵搜捕。將山後所有逸賊。盡縛。以來。苟有王忠。在彼。網不漏矣。今惟雞籠。以及蛤仔難。下抵卑南。覓北界。搜捕未周。併未遣有偵緝之人。該弁營汛。壤與

相接。此任舍子。誰屬耶。查大雞籠社。夥長許略。干豆。可謂思無不到。

門媽祖宮廟祝林助。山後頭家劉裕。蛤仔難夥長許拔。四人皆能通番語。皆嘗躬親跋涉其地。驥社和番。熟悉山後路徑情形。該弁其為我羅而致之。待以優禮。資其行李。餼糧之具。俾往山後採探。有無匪類。屯藏巖阿窮極幽遐。周遊遍歷。倘有游魂伏莽。立即飛報。以聞本鎮。調遣官兵。盡臻勦滅。無許偶留根株。以貽地方之害。但恐許略等。或有畏遠憚行。弗克殫心。竭力潛踪。近地飾言相欺。斯亦不可不慮者。該弁披

東征集卷十

二十

肝膽以誠告之。更選能繪畫者。與之偕行。凡所經歷。山川疆境。一一為我圖誌。自淡水出門十里。至某處。二十里。至某處。水陸程途。詳記圖上。至蛤仔難。接卑南。覓而止。百里千里。無得閒斷。某處某社。某山某番。平原曠野。山窩窟穴。悉皆寫其情狀。註其名色。使臺灣山後千里。幅員一齊。收又畫圖中。披覽之下。瞭如身歷。重賞酬勳。本鎮無所吝焉。山後廓清。是亦該弁一勞績也。即日舉行。無為猶豫。慎速慎速。

精詳曲盡。筆如游龍。

漳浦藍鼎元玉霖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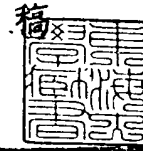
天長王者輔近顏評

復制軍論築城書

築城鑿濠臺中第一急務當星速舉行者也承諭但
住官兵不用議及民居乃因時制宜節用愛人至意
芻思設兵原以衛民而文武衙署倉庫監房俱關重
大似未可但護兵丁而置其餘于度外也盜賊小

東征集卷三

耽耽之視惟在帑金而同夥凶繫則謀劫監盜賊小
所必至倉卒之際以官為主官無恙則法尚存未敢
遽掠民居而民亦無驚擾潰散之患此定理也官無
大小失一則羣情慌亂而賊志張揚兵威挫衄故謀
事必出萬全雖不能多及民居亦當合文武衙署倉
庫監房包裹在內乃可戰可守可以言城若謂兵既
減少城大難于照看則內地各府縣戍守之兵或千
或百皆有包羅衙署民居之城况兵既二千亦不為
少原不憂城大亦不憂難于照管亦不憂難于照管
少有志則住眷良民皆可登陴協守似無照管不周



之弊但土城木城職等再四籌咨未見其可臺地徹
底粉沙築之不堅膠之不實欲依憲諭以挖濠之土
不灰不磚而成五尺厚二丈高之牆萬萬不能牢固
即使勉強堆築風雨一至立見崩墮將徒勞而罔功
此土寨之不可也深山伐木遠運以來所費不貲承
諭內外兩重植立以沙土實其中復用厚板蓋頂則
必深豎密布所需之木何啻山積雖暫時亦堪守禦
而歷久終歸朽蠹蓋木性乍乾乍濕逾年即壞既已
植築為城半埋沙土驕陽曝則膚理裂開雨霽濡則

東征集卷三

腐枯立見其勞民傷財不下灰磚而復不能以經久
則木寨亦未善也沙灰土三合築牆之寨地則可行
灰可載牡蠣之殼築窰自燒而沙土亦須運載蓋必
粗沙如豆米顆粒及山間實土方可和灰非此處細
粉沙泥可用則工本浩大與砌磚為城相去無幾職
等愚見以為不為則已為則必要于固土木即可權
宜錢糧總無出辨似不如明題請
旨就臺地特開捐輸城工事例于萬壽亭寬曠處所
用灰砌磚築一不大不小之城將文武衙署倉庫監

房俱包在內。深鑿濠塹。密布椿簽。方為長久。至計鳳
山諸羅營縣一例。做此行之。不知執事以為何如。一
時之勞。萬世之利也。職等凡庸識淺。以為此事關係
臺疆安危。即係國家。東南沿海。治亂似不可苟且塗
飾。惟執事留意焉。

為地方創立萬世之業。自不容苟且塗飾。說得明
白透快。具見公忠。為國剴犀。斷蛟手段。

與制軍再論築城書

於萬壽亭曠地築一小城。建文武衙署。倉庫於中。尚
是畏難苟安之見。因憲札內有兵民雜處。難於稽查
等語。故云然耳。夫設兵本以衛民。而兵在城內。民在
城外。彼出此入。不知居重馭輕之意。謂出力築城。衛
兵而置室家婦子於外。以當蹂躪。夜半賊來。呼城門
而求救。無及矣。論理宜包羅民居。為是北從總兵大
營後圍起。環臺灣縣署而東。跨溝為水門。遂包東嶽
廟。臺灣縣學。鳳山公館。南包郡庠。防廳。臺廈道公署。

西包天后宮。番子樓。而北環左營遊擊營署。計一週
不過十里。惟截出中營萬壽亭。春牛埔。土塹。埕。渡頭
在外。其餘文武衙署。學宮。城隍。倉庫。牢獄。包括靡遺。
尚未及興。化漳州郡城之大。其形勢則北跨高坡。臨
海東北。當北路要衝。東南控扼。南中二路。南瞰鬼子
山。土塹。西俯海岸。鯤身安平。鹿耳為捍門。方得建
郡形勝。其三面皆無民居。止截斷土塹一帶。須清
民屋。但為地方大利。亦不得顧惜。小書計算。應毀房
舍若干。將節省營建衙署費用。量直周給。所損少而

所全多。國家大事。惟斷乃成。幸即具題請。

旨開輸磚石城工事。例諸羅鳳山皆可刻日行之。不
然終是道。苟築舍未見巧婦。能為無米之炊。權宜而
用。土木偷安。止在目前。勞民傷財。不能經久。若止防
衛官兵。俾蚩蚩者心寒而齒冷。非經國安邊之道也。
統計宇內全局。則臺灣為海外彈丸。黑子似在無足
重輕之數。然沃野千里。糧糈足食。舟楫之利。通天下
萬一為盜賊。所有或荷蘭日本。所據則沿海六七省
皆不得安枕。而卧關係東南。半壁治亂。非淺鮮也。鄙

東征集卷三

五

見若斯。惟執事裁之察之。

經理一方。却關中原形勢。見得海外巖疆。不比他
處郡邑。介在可有可無。間筆下斬截。當推絕調。

與臺灣道府論殺賊書

北路餘孽。剽掠鹽水港。豎旗六加旬。恣其兇頑。日無
王章可恨。極矣。已經擒獲。楊君林君李明等輩。擬于
明日會訊。分別斬馘。茲聞尊議。欲按律成招。押解省
城。聽制撫審題。正法。此常理也。但其愚見。竊有欲參
末議者。安靖地方。原不必拘牽文法。况在軍中。無人
人審解之例。所謂得情哀矜。施之良民。則為德施之
叛亂。則為縱。而况甫平思亂。既赦復叛。此曹尚可活
哉。今解入內地。不能不扳仇復怨。牽累無辜。恐民間

東征集卷三

木

雲龍

人人自危。且上下審駁。奏報往返。動隔經年。雖彼時
萬刃碎磔。民已忘記。不知為何人何事矣。目前冤憤
不伸。咨嗟詛說。此聲曷可聞也。海外反側。地非樹威
不足。彈壓奸徒。無所畏憚。將何以為定亂之資。詎可
以仁慈之治。治之吾于就撫者。加之恩力。擒者棄諸
市。情法分明。任其自擇。庶可淨盡根株耳。旦日會審
將梟示眾。定人心。而固疆圉。有罪某自當之。軍中義
得專殺。無預諸君事也。某非立意嗜殺。無仁人好生
之心。正惟好生。不得不以殺止殺。亂賊不殺。害及善

良刑法將安所用而亂賊尚不可殺則又何賊不可為將刑法亦不勝其用鄙見如此未知當否同舟共濟勿吝相商某白

迅雷嚴霜筆筆斬截却有和風慶雲之氣行乎其
中以所言皆大公至正定亂保邦之要道非一味
肅殺者比也然小儒望之已舌橋不能收矣

答道府論陳福壽入山書

承惠教以杜君英實為戒首此時尚匿山中傾側靡常不宜輕遣陳福壽往與相見福壽罪大惡極為國家不赦之人已經奏報就撫萬一復偕君英逃去則身名隨之具見足下愛我之深甚為感謝但某亦嘗思之福壽不往君英不來一片疑團待此以決我輩至誠待人奈何使人疑之料福壽已無去志即使君英搖唇鼓舌無改於窮蹙顛連之狀安能使福壽舍安而就危舍生而就死此必不得之數也况君英

欲出自是實情彼當倡亂之初聲勢猖獗更甚于朱一貴比及陷郡欲與一貴爭王迫後吞併相攻敗走虎尾溪其眾尚四五萬王師入郡三日彼尚有八千人屯踞貓兒于今亡命至此晝伏夜奔八千子弟俱歸何處即縱陳福壽與俱入山無衣食能再集八千人否即使招至數萬亦不過如曩時君英終有今日則亦何益之有君英此時如夢初醒斷不復出此也彼在山中奮飛無路聞江國論陳福壽等美衣豐食優游自在早已心動欲出但恐為人所欺竿

首市曹不過欲見福壽一問誠否實非敢有他念是以福壽雖病某亦令載牛車強遣之去又未嘗不為過慮密諭施恩陳祥當機相度或有他變則揮刀先斬福壽徐割其首級以報亦可以伸朝廷之法然竊料君英必無異志明日午後當來請移大駕到此間會同質訊可也

窮寇乞命自無他虞雖道理時勢具在眼前却無人敢如此決斷以陳福壽關繫匪輕萬一有失身名隨之敢或為姑試哉福壽一往君英便來果然

東征集卷三

九

馬乘

不出所料固由其識之明見之定亦公忠為國之心不可及也

覆制軍臺疆經理書

十月既望接到憲檄內開臺疆經理事宜八條翼日又奉諭札再加四條具見未雨綢繆為臺地蒼生謀善後之策職等自當遵命次第舉行亦有愚昧無知胸中未能悉達不得不略屬僚奉上之文而講師生質疑問難之誼伏惟憲臺少加垂察臺灣海外天險治亂安危關係國家東南甚鉅其地高山百重平原萬頃舟楫往來四通八達外則日本琉球呂宋噶囉吧暹羅安南西洋荷蘭諸番一葦可杭內則福建

東征集卷三

十

漢文

廣東浙江江南山東遼陽不啻同室而居比鄰而處門戶相通曾無藩籬之限非若尋常島嶼郡邑介在可有可無間值茲寇亂風災之後民生凋瘵大異本來富庶而自然風俗尚多澆惡奸宄未盡革心網密則傷網疎則犯治安之政宜嚴而不宜寬將安將治之民宜靜而不宜動伏讀憲諭羅漢門黃殿庄朱一貴起事之所應將房屋盡行燒毀人民盡行驅逐不許往來耕種阿猴林山徑四達大木叢茂寬長三四十里抽藤鋸板燒炭砍柴耕種之人甚多亦應盡數

擲回篷厝盡行燒毀。檳榔材為村君英起手之處。郎
嬌為極邊藏奸之所。房屋人民皆當燒毀驅逐。不許
再種田園。砍柴來往以上四條防患拔根。至周至決
職等再四思維。一人謀逆九族皆誅。亂賊所居之地
雖墟其里可也。惟是起賊非止數處。數處人民不下
數百家。則亦微有可慮者。人情安土重遷。既有田疇
廬舍。室家婦子環聚耕鑿。一旦驅逐搬移。不能遍給
以資生之藉。則無屋可住。無田可耕。失業流離。必為
盜賊。一可慮也。其地既廣且饒。宜田宜宅。可以容民

東征集卷三

十一

馮文

畜眾而置之空虛。無人鎮壓。則是棄為賊巢。使奸宄
便于出沒。二可慮也。前此臺地何人非賊。國公將軍
而外。偽鎮不止千餘。今誅之不可勝誅。俱仍安居樂
業。而獨于附近賊里之人。田宅盡傾。驅村眾而流離
之。隣賊之罪重于作賊。三可慮也。臺寇雖起山間。在
鄰十居其九。若欲因賊棄地。則府治先不可言。况耶
嬌並無起賊。雖處極邊。廣饒十倍于羅漢。現在耕鑿
數百人。番黎相安。已成樂土。今無故欲蕩其居。盡絕
人跡。往來則官兵斷不肯履險涉遠。而巡人百餘里。

無人之地。脫有匪類。聚眾出沒。更無他人可以報信。
四可慮也。鋸板抽藤。貧民衣食所係。兼以採取木料。
修理戰船。為軍務所必需。而砍柴燒炭。尤人生日用
所不可少。暫時清山。則可若欲求永禁絕。則流離失
業之眾。又將不下千百家。勢必違悞船工。而全臺且
有不火食之患。五可慮也。疆土既開。有日闢無日蹙
臺地。宋元以前。並無無人知。至明中葉。太監王三保舟
下西洋。遭風至此。始知有此一地。未幾而海寇林道
乾據之。顏思齊鄭芝龍與倭據之。荷蘭據之。鄭成功

東征集卷三

十二

馮文

又據之。國家初設郡縣。管轄不過百餘里。距今未
四十年。而開墾流移之眾。延袤二千餘里。糖穀之利
甲天下。過此再四。五十年。連內山。山後野番不到之
境。皆將為良田。美宅萬萬。不可遏抑。今乃欲令現成
村社廢為墟。厲禁不能六可慮也。曩者諸羅令周
鍾瑄。有清革流民。以大甲溪為界之請。鳳山令宋永
清。有議棄郎嬌之詳。今北至淡水。雞籠。南盡砂馬。幾
頭。皆欣然樂郊。爭趨若鶩。雖欲限之。惡得而限之。職
等愚見。以為人無良匪。教化則馴。地無美惡。經理則

善莫如添兵設防。廣聽開墾地。利盡人力。齊鷄鳴狗吠。相聞而徹乎山中。雖有盜賊。將無遁逃之數。何必因噎廢食。乃為全身遠害哉。今竊議于羅漢內門中埔庄。設汛防兵三百名。以千總一員駐劄其地。郎嬌亦設千總一員。兵三百。控扼極邊一帶。三六九期。操演之外。准其自備牛種。就地屯田。以為餘資。雖險遠而弁兵便焉。檳榔林在平原曠土之中。杜君英出沒庄屋。久被焚毀。附近村社。人煙稠密。星羅碁布。離下淡水營內埔庄汛防不遠。無庸更議。至各處鄉民。欲

東征集卷三

十二

馮會

入深山。採取樹木。或令家甲隣右互結。給與腰牌。毋許胥役需索牌費一分。一釐。聽從其便。伏讀憲檄。添防之制。宜速議定。以便題覆。夫今所宜更議者。惟羅漢門郎嬌而已矣。外此。則移八里岔汛千總。駐劄後壠。為半線淡水適中之地。及添設文員諸事。尚未舉行。其餘俱經遵照憲檄。於南路添設下淡水營。守備帶兵五百。駐劄新園。設岡山守備。帶兵五百。駐劄濁水溪埔。扼羅漢門。諸山出沒。竄徑北路。添設半線守備一營。帶兵五百。居諸羅淡水之中。土下控扼。聯

絡聲援。以諸羅山守備。駐劄笨港。增兵二百名。添設下加冬守備一營。兵五百。郡治添設城守遊擊一營。兵八百。與鎮標三營相埒。再加羅漢門郎嬌。各添設風防兵三百。則全臺共計增兵三千六百名。較憲檄前指之數。止多一百。但此三千六百之兵。必須請旨額外添設。就地內地各標營分額招募。按班來臺。如往例。三年一換。然後內地不至空虛。無顧子失母之病。諸羅地方遼闊。鞭長不及。應劃虎尾溪以上。另設一縣。駐劄半線。管轄六七百里。鹿子港。雖口岸扼要。

東征集卷三

十四

馮和

雖半線僅十五里。不用再設巡檢。將巡檢設在淡水八里岔。兼顧雞籠山後笨港。設巡檢一員。駐劄笨港。佳里與巡檢。仍還佳里。與駐劄帶管目加溜灣。移典史歸諸羅縣。治南路鳳山營縣。雖僻處海邊。不如下坪頭孔道。衝要。然控扼海口。打狗。眉螺。諸港。乃匪類出沒要區。當仍其舊。不可移易。添設鳳山縣丞一員。駐劄搭樓。稽察阿猴林。篤住等處。彈壓東南一帶。山庄下淡水。巡檢一員。不許留郡。仍令駐劄下淡水。稽察淡水以南各庄。及諸海口。臺鳳。諸各縣各練鄉壯。

五百名在外縣丞巡檢各練鄉壯三百名無事則散
之隴畝有役則修我戈矛鄉自爲守人自爲兵此萬
全之道也伏讀憲檄營伍操練宜勤虛冒舊弊宜除
塘汛分防宜變通三者皆極切當時弊有兵不練與
無兵同兵不能識將意將不能識兵情是謂烏合器
不與手相習手不與心相應是謂生疎職每誠諭臺
屬標營定以三六九日按期操演三令五甲如臨大
敵又爲之捐造仗房鎗炮火藥以足其用其分防外
汛之兵大汛每駐一二百人亦令如期操演查足器

東征集卷三

五

焉和

械塘兵專遞公文多人无益每塘止定三名小汛之
兵不上數十人分作兩班赴親近大汛操演不許懶
惰有操期不至者大汛記名逐月造册報查又不許
無故擅離汛防凡有逃亡事故立即報移內地調補
不許在臺招募一人以滋弊竇違者叅革其官務使
地皆實兵兵皆可用前此虛冒名糧之弊盡行廓清
獨將升書識一項未能遵諭革絕蓋緣武人不學者
多鮮有親操翰墨而兵馬錢糧文移册籍非可全憑
口說且自古軍中字識名將不廢若用其人而不給

其糧情理亦未甚協不揣愚情妄爲酌議臺鎮中營
遊擊及各營守備應各予書識八名外營遊擊各六
名千把總雖係微員亦不可全無一字應予書識各
一名水師副將十名南北二路叅將各予大名總兵
書辦十六名使粗足備具文書不至如從前冒濫將
伙糧盡行禁革可謂節費至矣未審憲臺以爲有當
否臺地少馬無以壯軍容而資衝突今擬鎮標三營
城守一營各設馬兵六十名南路北路二營各設馬
兵八十名共該馬四百匹即在添設三千六百兵額

東征集卷三

六

臺焉

之內請
旨配撥先自內地帶馬來臺以後換人不換馬或有
倒斃方就臺地孳生買補時或孳生不足亦向內地
採買以來則無苦累民番之處伏讀憲檄陰奸移尽
附和倡亂之徒非脅從可比應將黨惡創懲黥其左
面同家屬押逐原籍拘管稽查復承列單開出名數
深得火烈民畏鮮死之義臺網久漏吞舟民不知國
法爲何物安逸而思爲亂階甫平而又圖復起所以
九月間舊社鹽水港六加甸等處奸民職等不敢不

便宜行事泉斬四五人杖斃六七十人。以定民心。而固疆圉。今尚未及三閱月。復有后壁寮羅漢門一二亡命布散流言。欲燃死灰聚黨二十八人。遂敢擊旗為孽。可笑。可憐。可憎。可恨。職等分遣搜捕。立獲為首。刺瓜成。蘇清。高三。湯美。王教。五人。現今整眾搜山。八面焚烈。務必盡絕根株。不留種類。除刺瓜成一名。係朱一貴。偽國公。應解憲轅聽候。題達正法。其餘蘇清。楊美。及積獲諸賊。職等又將于軍前。權行專擅。竿首藁街。使秀民喪膽。東土永寧。其潛通奸匪。附和接濟。

東征集卷三

七

奉高

之人照憲檄處分押回原籍。惟是黠面雖畢。竟一葉即去。似不如賊耳之不可復續。較便稽查。其五月間舊賊已散。為民者非奉憲行。及他有所犯。槩不問及。所以開更新之路。使安靜而不自危也。伏讀憲檄。要口設備。議建鹿耳門砲城。水陸分守。竊謂鹿耳門城。止用修築。不必從新建。蓋其港暗礁淺沙。渺茫紆險。非有礮然門戶。可以導道而行。故須設立。盪纓標記。指引迷途。臺礮差立。見藎粉雖不砲。城固亦未易入也。前此癸亥平臺海潮驟漲。巨艦連舫。並排

而入。今夏大師進剿。潮水亦高數尺。皆賴

朝廷洪福。海若效靈。遊魂喪魄。夫豈砲城之故哉。且臺賊多自內生。鮮由外至。倘賊來自外。則郡治兵將雲屯。百萬蒼黎。未易侵擾。若賊起自內。雖隆砲之城。至于天。非徒無益。反為漳泉內地之害。職等所見。不廣。以為因仍補葺。厥功已多。此刻物力困憊。俟他日另議可耳。臺地民番雜處。狼子野心。頑良參半。建築城池。確不可易。前請暫開磚石事。例執事既以為難。而土城木城。又難成而不能經久。則亦未如之何耳。

東征集卷三

六

茲承憲檄。栽竹為城。價廉工省。此亦因時制宜。不得不然之勢。謹即會同勘度。環萬壽亭。春牛埔。將文武衙署。兵民房屋。沿海行鋪。俱為包羅。種竹圍一周。護以荆棘。竹外留夾道。寬三四丈。削荆桐。插地。編為藩籬。逢春發生。立見蒼茂。桐外開鑿濠塹。苔臺地粉沙。無實土。淺則登時壅淤。深則遇雨崩陷。多費無益。止可略存其意。開濠廣深六七尺。種山蘇木。濠內枝堅。荆密。又當一層障蔽。沿海竹桐不周之處。築灰牆。出地五尺高。可蔽肩為雉堞。便施鎗砲。開東西南北四

門建城樓四座設橋以通來往量築窩舖十二座以當砲臺如物力不敷城樓未建植木柵為門兩重亦可暫蔽內外茲會委署臺灣縣孫令量明丈數擇日興工每十丈令設竹簽一桿杙于地中高五尺廣三寸編千字文為號即于某字號下寫管工某人姓名照天地青黃次序不許錯雜統計全城共幾號管工幾人先造一冊呈送以便稽查每丈需竹幾株桐幾柯濠幾工每種竹一株需錢幾文插桐十柯需錢幾文開濠一丈需錢幾文舉一丈而全城價直瞭然胸

東征集卷三

九

中不可欺誑工有勤惰按號稽查竹有榮枯按號裁補可無彼此推卸含混侵漁三年之後叢生茂密雖未及石城堅好然亦已牢不可破矣郡縣既有城池兵防既已周密哀鴻安宅匪類革心而後可施富教而臺灣之患又不在富而在教興學校重師儒自郡邑以至鄉村多設義學延有品行者為師朔望宣講聖諭十六條多方開導家喻戶曉以孝弟忠信禮義廉恥八字轉移士習民風斯又今日之急務也若夫征臺將弁雖効微勞俱是臣子分內當為之事臺地員

缺無幾安能人人升擢况茅憲恩格外獎勸躁進爭心未應不肖至此此何足煩憲臺諄諄遠念哉職等狂言切直總為地方起見有懷欲達煩冗不文伏惟憲臺諒其心而恕其罪則幸甚

全臺形勝利病民情事勢朗豁胸中而出之以昌明斬截之筆遂覺沉痛淋漓不啻迅雷啓墊此絕大力量絕大經濟非僅僅安臺手段也

東征集卷三

十

葉

覆制軍遷民劃界書

望後二日。連接憲檄臺疆經理事宜。已經條分登答。備細覆上。想此時尚在舟中。未達記室。茲又承到憲檄。臺鳳諸三縣山中居民。盡行驅逐。房舍盡行拆毀。各山口俱用巨木塞斷。不許一人出入。山外以十里為界。凡附山十里內民家。俱令遷移他處。田地俱置荒蕪。自北路起至南路止。築土牆高五六尺。深挖濠塹。永為定界。越界者以盜賊論。如此則奸民無窩頓之處。而野番不能出為害矣。執事留意海疆。可謂諄諄切摯。議論高明。爽快直截。地方果能如此。文武皆可卧治。何其幸也。惟是臺地自北至南。一千五百餘里。山中居民及附山十里以內之民家。未經查明。確實不知其幾萬戶。田園不知幾萬畝。各山隘口不知幾何處。應俟委員勘核。造冊報聞。但天下非常之事。必非常人。乃能為某等籌度。再四未得善處之方。理合復請指示。免致臨局倉皇。惟執事明以教之。欲遷數萬戶之民居。必有可容數萬家築室之處。而此數萬家又不能不耕而食。必有可容十數萬人耕種之

東征集卷三

廿一

臺

田則度地居民為此日第一急務矣。今全臺山中之地。既欲盡棄。附山平地又棄十里。即以三十里而計。已去一千五百餘里之三十里。截長補短。應得縱橫各四百五十里之地。以為被遷之民之田。疇廬舍不知此地從何撥給。所當籌度者一也。人情安土重遷。非盡戀戀故地。亦苦田舍經營所費不貲。富家棟梁瓦桷。可以搬赴新居。土匠牆垣亦費其十之六。貧家土舍茅簷無可移用。一經遷徙。則當從新建。蓋以亂後殘生。露肘跣足。獲殮不繼之貧民。何以堪此。茅綯土木之繁費。嗟嘆之聲。既不忍聞。勢不得不有以資之。每屋一間。給周恤銀五錢。計費錢糧五六萬兩。不知動支何項。所當籌度者二也。各山隘口未知幾何。即以羅漢門一處而論。已有三四路可入。則此一千五百里之山。其隘口不止百計。每日伐木挽運。百夫亦須三五日。計用人夫不下三五萬。不知係官自雇。募抑或派之于民。所當籌度者三也。一千五百餘里之界牆。一千五百餘里之濠塹。大工大役。海外僅聞計費錢糧不下十萬兩。將給之自官。則無可動支之

東征集卷三

廿二

臺

計費錢糧不下十萬兩。將給之自官。則無可動支之

項將派之於民。則怨聲四起。必且登時激變。所當籌度者四也。寇亂風災之後。民已憔悴不堪。百孔千瘡。俱待補救。即使安靜休養。時和年豐。尚未能遽復元氣。况又有棄去田宅。流離轉徙之憂。即使有地築舍。有田閔墾。而五錢之惠。能成屋宇。幾何雜草披荆。能望西成。幾何况又有無資可藉。無地可容之憂。民遂肯餐風宿露。相率遷移。于無何有之鄉。大荒廣莫之野。乎民而肯遷。豈不甚善。假如強項不依。嗷嗷有詞。將聽其不遷。而中止乎。抑以兵威脅之乎。所當籌度

東征集卷三

三

委

者五也。既已三令五申。費盡心力。復聽其不遷。而中止。則憲令不行。是教民刁悍。而開抗官犯上之風。非所以為治也。若以兵威之使移。則民以為將殺已。抗拒亦死不抗拒。亦死必制梃與官兵為敵。至于敢敵亦遂不容不殺矣。無故而殲我良民。於心有所難安。殲不盡則禍不已。殲之盡則人又不服。既上乖朝廷好生之德。又下失全臺數百萬之人心。所當籌度者六也。自古以來。有安民無擾民。有治民無移民。雖以盤庚之聖。商民有魚龍之憂。然而遷殷一役。舌

敵唇焦至今。如聞其咨嗟太息。可見安土重遷。本非易動。况無故而使千五百里之人。輕棄家鄉。以餬其口。於路乎開疆拓土。臣職當然。蹙國百里。詩人所戒。無故而擄千五百里。如帶之封疆。為民乎為國乎。為土番盜賊乎。以為民則民呼冤。以為國則國已蹙。以為生番殺人。則劃去一尺。彼將出來一尺。界牆子以潛伏。可以捍追。正好射殺。民人以為欲窮盜賊。則于五百里無人之地。有山有田。天生自然之巢穴。此又盜賊逞志之區。不知於數者之外。或他有所取乎。夫

東征集卷三

三

委

事必求其有濟。謀必出於萬全。循斯檄也。以行能必其有濟。否無濟而不召亂。狄之而也。殘民而有功於國。亦未為不可也。能必其不召亂。不殘民。而又有功於國。則算出萬全矣。不然願執事之熟思之也。以極有謨畧。幹濟定亂之偉人。忽然有此怪檄。殊不可解。豈功成智昏。江淹才盡。抑欲以試地方文武之本事。擔當歟。前面許多婉轉。竟似認真。要奉行一樣。以後層層剝入。步步逼緊。直令一辭莫措。可謂善于挽回。

論臺變武職罪案書

臺灣失事武職七十餘員分為三案勘覆陣亡殉難
及劉得紫等不失臣節諸人可無疑議其餘棄地逃
歸在臺從賊一槩輕擬此乃道府文員欲行善事非
鄙人所敢掠美也從賊諸員皆以踪跡未明請親覆
訊逃歸諸員則以逃之一字軍法所忌槩用退澎二
字代之婦人之仁其實可笑國家刑賞異用所以
鼓勵臣節為斯世存三綱五常使知禮義廉恥之外
尚有誅戮可畏耳有春夏而無秋冬則四序不成有

東征集卷三

五

慶負而無刑威則亂賊接踵故魯人肆眚春秋譏之
惟佛氏慈悲負虎蛇放生而已矣李由陳喜等六弁
既經從賊失身辱國則罪同叛逆之科戀不忍誅
奚為乎周應龍玩寇陷臺實為戎首喪師棄地潛逃
泉州張彥賢王鼎等六員坐視其協主許副將之戰
死而不救棄城聯艘逃去澎湖與直走泉州之王丑
皆不容於堯舜之世者也此輩平日享榮華糜祿俸
無事則耀武揚威小警則垂頭喪氣養成叛亂挈家
奔逃朝廷封疆棄若做屣倘聽優游漏網其如

國家體統何况守土之臣文武一例文員無兵不能
抵敵道府廳縣梁文煊等一走澎湖尚在封域之內
即已駢首市曹周應龍張彥賢等有兵有弁可以殺
賊澎湖又屬他境泉州則在千里之外遁逃獨遠反
可晏然從寬何其苛於文而厚於武也某武人豈不
自愛其等竊恐九原之下梁文煊等有所不服且許
副將忠魂亦必怒髮裂背痛心疾首不肯使奸人獨
生何則天下事惟公惟正可以使人信服消宇宙不
平之氣此曹可免竿街則梁文煊等皆為枉死失出

東征集卷三

五

失入二者必居一於此矣某與道府同舟共濟意在
協恭和衷既已曲從所議何必為此無益之繁詞但
恐執事以柔懦暗昧見責謂武人欲效慈悲不知
國體則某不任受也應否從寬從嚴執事自有定見
不必以某言為疑某止表白其心迹亦自知嫉惡太
嚴有失厚道惟執事恕而教之
同一棄地逃歸在文職則駢首市曹在武弁則市
恩姑息且併從賊者亦寬之成何法紀篇中議論
正大可以維持世道人心非刻薄也

論劉得紫書

原任臺鎮中營遊擊劉得紫品行端方性情溫雅本
非小就之器今陷賊不屈忠貞之操深可嘉向全臺
士庶既已衆口一詞某又確勘真實所謂從容就義
臨大節而不可奪者殆其人歟某自入臺以來閱人
甚多所敬且愛惟此君耳雖盛怒之下見其來則欣
然以喜渠雖名節既成不圖仕進某竊願執事特疏
褒旌以爲千秋志士之勸更冀題補闕缺快此邦士
民耳目且使地方收得人之效一舉而數善備也在

東征集卷三

七

麥嵩

某非有所私實爲世道人心起見見好回不忠則欲
殺欲割見忠臣義士則欲泣欲歌賤性固然惟執事
勿吝成人之美網常名教尚有賴焉某白

忠臣義士不啻成鳳祥麟自非有胸無心安能淡
漠置之寥寥數語一片熱腸使海外蠻方知有網
常名教此功更爲不小

東征集卷四

漳浦藍鼎元玉霖稿

天長王者輔近顏評

論臺鎮不可移澎湖

臘月望後三日。連接憲翰五函。及馬守備安遊擊口述。鈞諭俱令某暫駐臺灣。不可遽爾班師。竊惟此時臺中大定。署鎮黃總兵足資彈壓。以其越俎久淹。自顧亦覺無謂。况廷議已令臺鎮移澎。易來副將是一

東征集卷四書

蔡

總兵處此尚嫌其多。而其又為蛇足。獨留不去。竟似貪戀。難助殊堪羞慚。裁營減兵之說。臺人聞知。頗有驚。竊偶語者。某告以部議未足為定。必待督撫提臣。遵依具奏。方可施行。茲承憲檄。減兵及裁。回將弁名數。某尚秘不宜露。望早晚或有變更。若果臺鎮移澎。則海疆危若累卵。憲臺亦欲確遵部議。耶部臣不識海外地理情形。憑臆妄斷。看得澎湖太重。意以前此。癸亥平臺止在澎湖。戰勝便爾歸降。今夏澎湖未大。故臺郡七日可復。是以澎湖一區為可控制全臺。乃

東征集卷四書

有此議。不知臺之視澎。猶太倉外一粒耳。澎湖不過水面一撮沙堆。山不能長樹。木不能生米粟。人民不足資捍禦。形勝不足為依據。一草一木皆需臺廈。若一二月舟楫不通。則不待戰自斃矣。臺灣沃野千里。山海形勢皆非尋常。其地大于福建一省。論理尚當添兵。易總兵而設提督。五營方足彈壓。乃兵不增而反減。又欲調離其帥于二三百里之海中。而以副將處之。乎臺灣總兵果易以副將。則水陸相去咫尺。兩副將豈能相下南北二路。參將止去副將一階。豈

能俯聽調遣。各人自大。不相統屬。萬一有事。呼應莫靈。貽誤封疆。誰任其咎。以郭子儀九節度之師。而不立元帥統攝。尚且師徒潰散。况今日耶澎湖至臺。雖不過二三百里。順風揚帆。一日可到。若天時不清。颶颳連綿。洩旬累月。莫能飛渡。臺中百凡機宜。鞭長不及。以澎湖總兵控制臺灣。猶執牛尾一毛。欲制全牛。雖有孟賁烏獲之力。總無所用。今在廷臣工。莫有敢出一言為。皇上東南半壁封疆之計。何異欲棄臺灣乎。臺灣一

云則泉漳先為糜爛而聞浙江廣四省俱各寢食不寧山左遼陽皆有邊患其庸愚無識以為此土萬萬不可委去特恨位卑人微處不可言之地想憲臺與中丞呂公提軍姚公必有一番議論為社稷蒼生回天指日或會誦入告或密摺婉商造萬世無疆之福非某所敢饒舌也若遵部議而行必悞封疆彼時九卿豈肯平分其咎某杞人妄憂中心如焚非特為桑梓身家之慮惟望恕其狂瞽且賜明示解惑焉

東征集卷四書

三

馮

危言切論幾同賈生痛哭緣地方安危所係不激

烈不能動聽一片公忠為國苦心令讀者亦為着忙幸提軍據以入告遂得轉圜如舊全臺治安斯文之力也

覆將弁矜功缺望書

伏承憲檄以提標前營遊擊林秀澎湖協右營守備林亮及千總胡廣等三人並怙功自矜心懷缺望每有不平之色時出怨誹之言令某當眾嚴加申飭此自憲臺教誨盛心激勵裁抑以玉於成遵即傳集將弁宣布飭檄俾皆退然自斂無再伐善施勞致于咎矣惟是三人情性不同諫肆各別有宜畧加優容不必一槩督責者林秀缺望所不能免但彼在軍頗為出力即如大穆降追賊將弁有未勇往者秀遽以軍

東征集卷四書

四

葉

令驅之且申文請斬遊擊齊元輔以肅軍紀則其日中不有同列也久矣後見南北二路參將員缺俱畀他人不能無怨誹不平之氣然此國家驍將也其舉動雖不循規矩而膽畧可嘉有事疆場不惜軀命似當于驪黃牝牡之外別立一格待之如馭惡馬不可使之躑躅又當勿吝每食盡穀一石以稱其量此日誠論裁抑使彼降心下氣如背負芒倘遇副參員缺不妨破格題遷俾喜過望恩威並濟未有不愧疚交集者也林亮平臺先登論功第一固人人而知之

不待其自矜表白。但其所敬亮者。尤在保守澎湖。為功之大。當朱一貴作亂之初。臺灣報陷。澎湖將弁議棄澎湖。各遣家屬登舟。亮以一夫并排眾議。仗劍奮呼。遂固疆圍。不特義勇冠三軍。其于臣節亦皎然。星日矣。鹿耳先登。安平先登。西港先登。未嘗自鳴得意。至于入府之日。諸將或貪小利。封人舖屋。獨亮部伍肅然不動。民間一草一木。今臺平已經逾載。諸將紛紛遷轉。副參遊都。累累若若。獨亮依然守備。在厥督修戰船。盡心竭力。如治家私。無一毫怨誹不平之氣。

東征集卷四書

五

馮秉

庶幾當于古賢將中求之。區區遊擊一官。尚兩載不可得所當。亟懇憲臺計功錄用。以服軍前將士之心。者也。胡廣雖千總。未弁然。鹿耳門奮勇奪險。實從林亮先登。乘勝攻克。安平大戰。鯤身收復。府治勞績。顯著。加以人材魁偉。氣度亦異。僅處偏裨之任。尚未足稱其才。况今久屈。未弁至今。弗獲寸進。不平怨誹亦屬常情。惟在憲臺急加擢用。將感激圖報之弗遑。而亦何缺望之有。總之三人雖有純疵之分。俱皆國家良將。林亮林秀。英勇無敵。胡廣技能亦屬出眾。

而亮更有巧思製造。魯公車子母礮。不推自行。戰船精妙。弗可思議。又加以賢德。洵卓卓不可及也。三人所就俱不可量。風聞之語亦難盡信。惟執事稍加優容焉。

功成已久。將士遷擢紛紛。獨首功之人。爵賞不及。尚欲以缺望責之。亦大難予為情矣。然在庸手。不過代請寬容。為將弁申辯。並無怨誹而已。此偏說他不宜久屈。怨誹的是一則曰破格題遷。一則曰計功錄用。一則曰急加擢用。可見君子必反求諸

東征集卷四書

六

馮秉

已不可一味責人。直是掀揭大手段。諸將弁有不感激流涕。願為之死者乎。筆下清剛老辣。亦有萬夫不當之勇。

論舊兵停餉撤回內地書

舊兵收回効力已經半載有餘搜捕操防並無失伍忽承憲檄以二千餘名糜餉不貲且其昔日在臺皆失封疆之士不能効死覲為賊民宜一切革去名糧逐回內地見今冬餉即為停止其竊思之此輩從前失地損威辱國罪不勝誅業蒙憲恩寬大檄令于王師進討之時奔投大軍歸正効力是以前後收伍有此二千餘人自閏六月領給糧餉至今隨征南北入山搜捕奮勇前驅已忘其為前此失守之士矣今

東征集卷四

七

追論前過在彼自無可辭但以從前憲檄為欺已于心亦微不服賊醜跳梁全臺俱陷文武員弁紛紛竄逸遊擊周應龍張彥賢等四五十員或逃或匿從賊失節俱皆覲然軍前効力未聞市曹之上正法一人獨責舊兵以不能効死恐彼將嘵嘵有詞也昔日勿為收伍彼自垂頭去矣收伍之後依然官兵月給餉糧養家贍口今一旦盡為革除失其生計仰事俯育將何所資怨望積于中飢寒迫于外欲保其不為盜賊蓋憂憂乎難之頃奉部檄總兵官移駐澎湖裁去

臺灣水陸兩中營減兵二千士庶驚懼亂復作一
二無賴布散流言正在安敢釋疑焦心勞思之不暇
豈容復益以二千餘名之舊兵革糧怨憤攘臂一呼
無賴子弟皆起而為盜賊非綏靖邊疆之道也某幸
何知已言聽計從事關國家不敢因循名變謹封
遠憲檄乞執事再為熟思可否念其還伍已久効力
半載仍聽在營操防出自格外弘恩倘萬不得已欲
去其籍亦須姑遲一兩月檄令內地各營班兵來臺
換回彼在此間則有二千餘人及其換回內地分散

東征集卷四

八府一州每營不過二三十人然後徐飛一紙裁革
名糧此在執事掌握中耳何必張皇急遽驚動海疆
之聽聞乎勿謂蚩蚩其勢可畏束縛窮蹙禍起目前
不知執事以為何如也
債軍失地殘卒原可不必收回既已檄招還伍効
力半載又豈可一旦盡革海外反側地方人心驚
惶之際無故激出二千餘人怨憤生事殆哉岌乎
封還憲檄是公忠為國手段末後又未嘗不為
善處宜其捷于轉圜也

論征臺壯丁停餉歸農書

伏承憲檄以征臺壯丁千餘人不在經制兵額之內。月糜糧餉無處開銷。今地方事定。可即停止。月糧諭令回籍務農。無許留滯臺灣。或致生事。竊思此曹召募之初。原許給與名糧。造入兵籍。俾出死力。以建功名。上功題薦。特用中功。輪補把總。餘皆編為經制。如例。拔擢隊目。是以壯丁感激奮勇。前驅凡有戰陣。所向無敵。今地方事定。正論功行賞之秋。酌酒相慶。願望功加。部劄者不知凡幾。一旦停止。月糧令回農畝。

東征集卷四

九

馮和

將無視為空中霹靂。可驚可愕之事。乎滿腔熱血。所望功名。捐軀命。冒鋒鏑。膏塗原野。而弗顧。豈其志在一兵。奈何併一兵。而革之。怨憤之氣。上干天和。嗟嘆之聲。心傷行路。如之何其可也。小人無知。嗷嗷有詞。謂事急。欺我以出征。事平。束我于高閣。昔許我官。今吝我糧。人而無信。不知其可。烏盡弓藏。復見今日。某惟有啞然。憮然。實不知將何以對之。君子不可失信于民。况煌煌憲諭。墨瀋未乾。豈可遽自食言。授小輩以口實。灰軍前將士之心。塞將來得人死力之路。竊

謂執事當必不然耳。海外反側之地。人衆至千。不可不為隄防。使千餘人。俛首遵命。覓舟配載。亦已駭人耳目。萬一掉臂。弗依勢。難中止。懼以兵威。遂成變亂。此曹昔在內地。原皆亡命之徒。所以招致軍前。實為潛消伏莽。非僅欲得其死力。出征以來。一人當十。十人當百。倘今激變。皆為勁敵。豈能以一鼓盡殲之哉。某謂此千餘人。萬不可棄。棄此強兵。實為可惜。况負失信之名。自處艱難之地。似不如仍留在伍。汰內地各營老弱。以補之為。國家儲有用之精卒。為營伍。

東征集卷四

十

馮和

收得人之實效。一舉數美。望執事勿吝轉圜。焉情詞。急迫。唐突。尊威。伏惟收回原檄。俯賜中止。恕罪。恕罪。事急則藉人死力。事平則束之高閣。古今通病。但君子切不可如此。失信可羞。激變更可羞。即使萬不能變。而烏盡弓藏之嗟。何可聞也。篇中淋漓暢快。足令當局者。通身汗下。補益多矣。

請班師書

臺灣已經大定軍士久役思歸班師之期再不容緩
臘月十四日守備葉應龍到臺詢知粵省姚提軍改
調廈門不勝手額既有金門黃總兵署理臺鎮足資
彈壓新提軍又慶得人東南鞏於磐石矣此時山際
廓清南路阿猴林北路大武壠中路羅漢門等處所
有窟窠俱已搜尋焚山烈澤寮棚燬盡匪類逃散湮
滅無踪雖王忠劉富生二人未獲亦已狼狽顛連無
地逃生且暮就縛此後或有妄報訛言執事亦不必

東征集卷四書

十一

卷五

聽之矣此間莠民固多而捕風生事獻諛要功之輩
更復不少一紙入報雷厲霆飛非賊而加以賊名無
故移人之村落驚疑四起家家自危此召亂之道也
某在此間尚不自量恃蒙執事之愛每封還憲檄為
民請命皆荷仁恩寬大終賜曲從是以地方諸凡相
安不覺若某行後誰復肯專擅任過以櫻大憲之逆
鱗依文行文或至擾動不可收拾敢期執事將前後
密差在臺採訪弁員悉為撤回一切地方事宜惟臺
道府縣是問彼職司民社擔負在肩治亂安危事關

切已未必皆視隔膜不如差弁之盡心且平日讀書
明理閱歷世務未必俱皆暗昧不如差弁之聰明某
不學無術竊謂鷹犬止可以獵狐兔不宜他有所用
勿論此輩把持不定利欲薰心所言未必皆實即使
矢念不欺難保其不為人欺惟執事加之意焉新提
軍歲內可至某當躬趨赴廈交代兵符不便久留臺
中致滋物議請飭在厦舳舻星速來臺配戴班師曷
勝望切

東征集卷四書

十一

卷五

採訪以防壅蔽然亦多至悞事以可信任者少也

安得地方官皆能封還憲檄為民請命哉議論淋
漓沉痛迫切可令輕聽者通身汗下

覆軍前將弁可當大任書

曩承密札從征將弁可當提鎮之任者令具甄別高下。臚列薦知不勝惶悚。夫人非久于相聚。安敢遽定其生平。况功名有數原。不必盡皆稱量。朝編卒伍。暮擁節旄。李廣難封。馮唐易老。誰雖誰雄。亦似難以一言斷也。况其淺陋粗疎。素未有知人之明。偏見測度。恐未必中。但以憲諭諄諄。不得不據臆妄談。惟執事權衡斟酌焉。水師提標前營遊擊林秀南。澳鎮左營守備呂瑞麟。皆剛愎傲上有好大。飛揚之氣。然胆畧

東征集卷四

七

羅文

並優勇。敢出羣實。國家之驍將也。秀矜誇瑞麟沉鷲。秀不拘細謹。瑞麟凜于操持。弗擁節旄。二人俱弗肯已。但瑞麟似較遠大耳。聞安協左營遊擊朱文小。心謹慎。雖剛毅不足。可當一面。藩籬之寄汀州鎮左營遊擊王紹緒。整飭營伍。有輕裘緩帶之風。福寧鎮右營遊擊郭祺。老成練達。海壇鎮左營遊擊謝希賢。簡易果敢。雖不無鹵莽之處。要自瑕不掩瑜。撫標左營遊擊邊士偉。曉暢軍務。金門鎮右營遊擊薄有成。質直嚴肅。陸路提標右營守備康陵。壯猷沉厚。漳浦

營守備蕭明良。謙和謹飭。烽火營守備蔡勇。雄偉樸

實。興化協左營守備劉永貴。剛勁端嚴。諸人氣度。似與偏裨稍別。皆太平之良帥也。澎湖協右營守備林亮。平臺首功。且有抗守澎湖之大節。人品將畧。在軍前諸將以上。提鎮之任。靡所不宜。將軍標右營遊擊魏天錫。海壇鎮右營守備魏大猷。係同胞兄弟。皆奇諳水性。能頂盔束甲游海面。又能赤身入海底潛行。一二百里如安平鎮。至臺灣府。水程五十里。大猷天錫入海中潛行頃刻。即至同安營守備葉應龍。銅筋

東征集卷四

十四

羅文

鐵骨刀棍不能傷。以石擊其頭。石反碎。三人皆奇傑。卓犖非尋常將弁可比。畧以封疆誰曰過分。但魏天錫已病。恐不及待節鉞耳。千總董方胡。廣李郡林。尹卿皆將帥才。董方好大。矜功。恐未免為人所嫉。胡廣勇銳。英發。李郡厚。重精明。殊不可量。林君卿果敢。質實。固憚勤勞。四人皆志切上進。不願以偏裨自擬。雖見居下弁。勃勃有封疆之氣。未可以名位微末少之。其餘諸將所見。未真不敢強解。大抵英才尚多。昂昂千里。嚶嚶志氣。自以為武莛。頗牧欲取斗大繫肘後。

固○人○人○如○一○轍○也○或○才○雖○庸○而○福○則○厚○器○不○足○而○遇○
有○餘○天○下○事○非○可○以○意○見○測○度○亦○在○用○之○而○已○用○然○
後○知○長○短○惟○執○事○權○衡○斟○酌○焉○不○揣○冒○昧○憑○臆○臚○列○
執○事○秘○勿○示○人○免○衆○人○怨○謗○口○舌○則○幸○甚○

征臺將弁甚多獨評論此二十人以二十人矯矯
出眾可望節鉞則人才之盛極矣褒貶精嚴使諸
人神氣躍躍紙上寫生妙手也○十年之內膺節
鉞者已十有二人餘可拭目俟之出所料外者僅
總兵齊元輔一人當時何不湊上全璧然亦不必

請寬楊姓株連書

伏讀憲檄林亨等一案飭捕南北餘孽及調遣水師
兵丁策應具見去疾務盡苦衷但中間有于溝尾楊
地方督責楊姓窩藏叛逆着落究出楊來將楊族俱
遷內地原籍安置等語則職等竊有欲參末議者溝
尾楊非他即溝尾庄楊旭等一族是也楊旭楊石楊
雄聚族倡義誘擒賊首朱一貴翁飛虎張阿三王五
全等方蒙賞賚又欲擢用數人補授弁職此族豈肯
復萌異志窩頓楊來設使楊來未死亦必在內山深

處彼平居作賊害人况云竿首藁街豈敢復出優游
里社此等奇貨誰能忘情欲洩念者已多欲獻功者
亦復不少而溝尾庄去諸羅邑治二十里當孔道之
衝楊來母妹尚不敢安其居逃匿他所正月中旬正
遍處緝拿楊來母妹之日而謂來安坐家中與陳法
相見招集為匪莫過而問有是理乎賊口鴟簧此類
甚多雖不敢不信為真以密為訪緝亦不可遽信為
真以輕滋擾累從來亂賊激夥皆用此計必誣指良
民飛破煽禍使黑白混淆無地逃生今日風傳欲拿

察處明白風傳欲勦某村人心惶惑厭畏官府因有
疑而走險墜其奸謀此之不可不慮也溝尾庄楊姓
數百人聚居已久室家婦子相安耕鑿今以莫須有
之楊來之故遂令閭族遷徙棄而田疇舍而廬舍是
無罪有功之民流離失所于堯天舜日之下作賊亦
死不作賊亦死鳥窮則搏獸窮則鬪勢必臨以兵威
將此數百人盡行誅滅而後可已竊恐誅滅此庄他
庄又懼誅滅以訛傳訛將安所屆刻下三林竹仔脚
兩案大盜未能悉數擒獲埔姜林水沙連大湖臺灣

東征集卷四書

七

羅文

山後諸說正在傳疑未能徹底廓清鎮靜密訪則以
次就縛如捕雞豚發擿過急則驚疑四起必生他變
職等受恩深厚不敢不竭狂瞽之言惟祈垂諒採納
以安全臺人心裨益非淺鮮耳職雖庸鶩然於地方
之事日夜廢寢忘餐並無寧刻深山窮谷開闢以來
人跡不到之地尚欲以番通番深入搜求冀得擒獲
逸賊淨盡根株况在郊關之內通衢大道之中苟真
有窩匿楊來及王忠等類之處斷無敢掩耳閉目聽
其安然自在致費憲心遠慮之理伏惟察照俯賜中

止地方幸甚

原情按事審勢度理無一不周天下豈有冤民乎
最愛其不識諱忌欲言則言侃侃烈烈淋漓痛快
所以能救楊氏一族者在此若瞻顧囁嚅則不能
動聽楊禍烈矣一讀一擊節摩娑不忍置

東征集卷四書

六

羅文

論哨船兵丁換班書

臺澎水師換班之兵自當悉數遣發不使私留一人。論旨當遵憲令亦不敢違也。但哨船中舵繚斗旋各兵則有不可更易者。蓋閩船性命關係數人之手而臺澎洋面橫截兩重潮流迅急島灣叢雜暗礁淺沙處處險惡與內地迥然不同非二十分熟悉諳練夫寧易以駕駛哉。內地所來換班之兵雖曉水務畢竟礁脉生疎不可倚賴而習熟可賴之舵工水手則內地水師各營俱欲留以自用誰肯舍已讓人縱令換

東征集卷四書

九

馬漢

班于遠勢必以疎劣嘗試苟且塞責以朝廷戰艦官兵供斯人美錦學製之具希圖微幸千萬一蓋亦危矣幸得苟安無事以庶幾港道漸熟瞬息三年瓜期又至終不能長有此人不幸而中流風烈操縱失宜頃刻之間不在浙之東廣之南則扶桑天外一往不可復返即使收入臺港礁線相迎不知趨避衝磕一聲奮飛無翼以朝廷戰艦官兵斷送于換班舵繚之手是良法美意適以傾人性命斯亦當宁所憫然傷心不忍聽聞者也夫事有經權法有通變與

其悔之於後何如慎之於初執事經濟宏深忠誠為國不識尚有轉圜之機可於此中畧為籌畫否上則繕疏入告次則設法酌留依阿隱忍坐觀其敝諒高明必不出此惟執事留意焉。是非利害之故言之痛切令閱者神悚心開不敢輕談更張事保全人性命不少

東征集卷四書

下

馬漢

復呂撫軍論生番書

望後二日接讀教言。憊憊地方。心焉識之。臺中奸宄。變幻百出。雖厚集儼臨。尚恐不足鎮壓邪心。若移鎮澎湖。往來巡視。謂可安靖地方。則仰賴聖天子威靈。士民福命。外此全無可恃之處也。生番殺人臺中常事。此輩雖有人形。全無人理。穿林飛菁。如鳥獸猴。撫之不能勦之。不忍則亦未如之何矣。惟有子出沒要隘。必經之途。遊巡設伏。大張砲火。虛示吾威。使彼畏懼。而不敢出耳。然此皆由于地廣人

東征集卷四書

三

馬士

稀不關不聚之故。非因侵擾。而然蓋生番所行之處。必林木叢茂。荆棘蕪穢。可以藏身。遇田園平埔。則縮首而返。不敢走過。其殺人。割截首級。烹剝去皮肉。飾髑髏以金誇耀。其眾眾遂推為雄長。野性固然。與民人壑畝。採樵生業。全無干涉。亦無熟番仇殺推諉。生番之事。某已准提軍谷移。特遣前營林遊擊。帶兵百人。前往會同營縣設法防閑。或可稍為斂戢。究未有長策也。然則將何以治之。曰。以殺止殺。以番和番。征之使畏。撫之使順。闢其土而聚我民焉。害將自息。久

之生番。化熟。又久之。為戶口。貢賦之區矣。但畫界。制有經。未如之何。番之議方起。此說且存。而勿論可也。威之使畏。然後可以施恩。制之有方。然後可以嚮化。千古馭番之法。無過于此。

東征集卷四書

三

馬士

請行保甲責成鄉長書

臺疆遼闊已極臺民不馴特甚皆內地作奸犯科逋逃萃止豺心鼠性隨處欲張適者北路地方竊劫頻聞涓涓之勢漸不可長苦防汛照管不周真有顧此遺彼之患兼班兵自遠新來良匪情形路徑要害皆生疎弗能熟悉延建汀邵福興福寧兵丁音語不同不能細偵密訪如枘鑿方員之不相入即有二千協防尚不足供措置况又有掣回之憂茫茫千里星星塘汛勿論移鎮澎湖必致覆餗即駐臺亦難高枕而

東征集卷四書

三

馮和

臥也某夙夜兢兢惟恐有辜

朝廷付託之重負知已培植之恩實切悚惶所望二三賢能文職振奮精神以實心行保甲之實政家家戶戶自為清革使盜賊無自而生聯絡聲援守望相助如常山之蛇擊首則尾應擊尾則首應使盜賊無托足之地雖不設立官兵亦何不可但今保甲之法久已視為具文虛應故事莫肯實心料理而署事各官又皆有五日京兆推諉後人之意真末如之何也團練鄉兵亦是靖盜一法憲臺以其亂後强悍成性

欲仁漸義摩納之禮讓之中誠為移風易俗要道但今盜賊衆多不可不先為剔鄙人愚見以為作賊可以欺官不可欺民能避巡兵不能避鄉里莫若因其勢而防範之就各縣各鄉僉舉一幹練勤謹有身家顧惜廉恥之人使為鄉長就其所轄數鄉家喻戶曉聯守望相助之心給之遊兵以供奔走使令之役如有一家被盜則前後左右各家齊出救援堵截各處要口務必協力擒獲又設大鄉總一二人統轄各鄉長督率稽查專其責成鄉長有生事擾民縱容奸

東征集卷四書

二

馮和

匪緝捕不力救護不齊等弊大鄉總稽查報查如有失察一體同罪是雖無鄉兵之名而眾志成城不啻有鄉兵之實今擬臺灣中路設鄉長六名南路鳳山設鄉長八名每縣各立大鄉總一名統轄之北路諸羅設鄉長十二名立大鄉總二名分轄之每鄉長一名准給養遊兵四名大鄉總一名給外委千把總銜劉以榮其身准養遊兵十名其遊兵名糧每月銀一兩米三斗就官庄內支給以為贍養之資計三縣遊兵一百四十四名每月支銀一百四十四兩米四十

三石二斗三縣鄉長共二十六名。大鄉總四名。應給養廉多。小憲臺酌量定奪。伊等工食既皆仰給于官。則與官兵一例。文武均行約束。調遣無敢不從。凡地方有竊劫盜賊。就各鄉長跟要限期緝獲。解官究處。初限不獲。拘遊兵比責。再限不獲。鄉長罰月糧工食。戴罪圖功。三限不獲。拘鄉長正身重懲。大鄉總記大過一次。凡盜賊不能緝獲。至三次者。鄉長責革。大鄉總追銷外委職牌。以示懲勸。雖月糧似覺傷重。但為地方之利。自不得顧惜小費。欲行節省。則每名每月

東征集卷四書

三五

羅文

銀七錢五錢亦可。米三斗不易也。無月糧則彼將生事擾民。以為食非徒無益為害更大。且天下亦無枵腹而為人辦事之理。必有資其養廉方可責以清操。大鄉總能幹練辦公勤謹。三年無過犯。有綏靖地方實蹟。量行擢用以示鼓勵。其庸陋無知總為地方念切。廷議既不肯添兵不得已而思以人治人之道。任用得人便可不勞而理。不知憲臺以為何如也。雖不得已之計。其法實本之管子而文之切近精實亦似之。

請權行團練書

凡事有經有權。似當隨時變通。難膠一定。曩讀憲檄安輯地方事宜。有團練鄉勇在臺地萬不可行。宜與保甲之法。以鄉約我學柔和其心性。此誠移風易俗要道。某拳拳服膺。日勸文職實力作興之矣。但臺民錮蔽已深。犯亂成習。一時未能悉化。每有亡命之徒。時作死灰復燃之想。邇者林亨、李咸、陳法等倡亂于南顏。煙招誘山際。餘孽鼓煽于北。雖經次第就擒。奸謀潰敗。搜捕山窩。掃清遺藪。不意三林地方復有焚

東征集卷四書

三五

羅文

汛奪舟之變。隨遣舟師出洋。多方追緝。復發陸兵前往三林協防。以壯聲勢。乃初九夜。竹仔脚地方復有賊殺塘兵之事。據守備劉錫報稱。風聞奸匪百人。旗幟甚多。又諸羅令稟摺稱。賊夥在八漿溪。小溪洲。拜旗而行。搶殺塘汛某一面。調遣官兵圍搜堵截。勦捕一面。差人密訪。則竹仔脚塘人烟聚集。左右共數百家。去歲杜君英過此。尚須向民假道。決非小賊所敢輕造之區。而汛塘左右店舖布疋貨物。並無搶奪一件。亦無戕傷一人。獨殺兵丁可疑。殊甚。旗幟多人之

說止據本庄如此傳聞詢之他社皆云未見此可知
賊不在遠也果有聚眾拜旗搶殺塘汛則放肆披猖
非同小可此等作何聚集從何而來鄉民豈無知覺
並不先事首報及我塘兵亦無庄鄰救護即曰黃夜
眾寡不敵獨不可尾追踪跡窺伺去處以報官兵擒
捕此可知人心渙散之故也夫作賊難欺鄉里况嘯
聚殺人是何等事所以不敢首報不敢救護者皆畏
獲矣盜賊暮夜尋仇或如塘兵見殺或以茅舍供賊
人之一炬是以坐視恣行莫懷守望相助之心未經

東征集卷四書

三

馮會

約束團練勢孤心怯之故也臺地二千餘里即如去
歲憲議添設營汛尚虞地廣兵單有鞭長不及馬腹
之患乃兵不增而反減營不增而反裁較之未亂之
先單弱更甚可不為寒心乎今郡治雖有協防兵二
千人足供調遣然計南路下淡水岡山分去四百有
奇北路下加冬半線又分去四百近者遊擊林秀都
司閩威署把總林時葉張天寶陳雲奇先後帶兵協
防北路又分去六百有奇在郡所存防兵及裁營候
補之眾不過千人經制各營又多分守汛地存營無

幾府治關係重大未可遂云兵力有餘也其不敏以
為當今之時宜急訓練鄉壯聯絡村社以補兵防之
所不周家家戶戶無事皆農有事皆兵使盜賊無容
身之地所謂急則治其標不可須臾緩者也星星之
火或致燎原勿謂無傷其禍將長此時添兵不可增
營不可坐觀其敝後悔何及鄙人不識時務權為擅
專會商道府檄縣暫行聯絡鄉壯之法以固人心早
晚逸賊盡獲地方大定即為撤去仍行鄉約化導設
義學以教誨之不知憲臺以為何如重洋遠隔請示

東征集卷四書

天

馮會

維艱總為奠安疆圉起見許我罪我均罔敢辭
民怯兵單不得行團練拘牽文義必誤地方非
丈夫所為也辯詰處如見宵匪肺肝殷憂處直欲
痛哭流涕此公忠為國之文不得以詞氣激烈
少之

漳浦藍鼎元玉霖稿
天長王者輔近顏評



料三林逸賊逃歸內地請移廣省擒捕書

內山餘孽從三林港焚汛奪舟逸入於海此異事也
搜捕迫蹙無地自容鋌鹿險以偷生亦勢所必至耳
經遣水師弁兵飛駕哨船分南北二洋追捕杳無踪
跡茲聞其逃入內地在青水溝劫坐商船至銅山洋

面又奪坐小漁舟舍商船夫此賊將散夥返家不久
處波濤矣銅洋換舟賊不在遠其歸宿必於潮界大
抵樟林東隴鴻溝澄海之間棄舟登岸決然而無疑
者羣賊既為潮人當於潮州捕之彼以為幸脫網羅
不自知其已入鼎鑊也其黨雖多為三林汛兵殺死
之外不過五六十人負傷半焉有頭傷面傷或手足
胸膛創痛危急豈能數日全愈又從朱一貴叛逆時
皆割截髮辮今豈能驟長就此求之靡不獲矣獲一
賊則嚴刑夾訊供招餘黨所在逐家擒縛無論五六

十人即千百不失一也敢請移檄廣東督撫令潮州
鎮道府縣密行各鄉社查緝不旬日間便可悉數擒
獲仍差千把總一員赴潮催提沿途州縣營汛多撥
兵役防護至閩梟示藁街使民知國法萬不可逃即
天外奔逸重重大海得脫還家尚有平空踪跡飛縛
之卧榻之內亦足見盜賊不可為而犯亂終膏斧鑕
不若守分安業者之寬然宇宙也則革面革心悔悟
自新之念可以油然而生矣愚人千慮或有一得幸勿
謂迂請嘗試之

東征集卷五

寥寥數十賊已脫樊籠大海茫茫那一省不任他
游奕欲于一二千里之外逆億所在設計擒縛此
大難事妙在銅洋換舟機關一啟直想到粵省潮
州即于各家卧榻內逐一繫來果獲劉國華邱阿
路等五十七人至閩葉街此等心思豈人所及古
稱料敵如神不是過也

論下加冬半線二守備書

下加冬半線添設守備之議既皆不果則北路空虛極矣以八九百里險阻曠遠民番盜賊雜處之邊地而委之北路一營八九百之兵可恃以久安長治乎半線乃宜設縣安頓遊擊之區今縱未能豈可併守備不設乎閒居無事尚且宜議綢繆况今既已亡羊猶不思補牢乎廟廊碩畫非鄙人之所窺測也下加冬署守備李郡半線署守備林君卿俱皆可用之才今二汛守備既已不設無令其終于千總之理李郡

東征集卷五

三

入臺頗著勞績其志在安靖地方追奔逐北搜山緝捕殫心竭力不避險艱且其氣局宏遠非諸將弁可及僅處偏裨之任尚未足展其所長區區守備一官遂限于命若此耶林君卿以俸滿千總到省請咨赴部一聞臺警即願軍前効力志已可嘉大軍征勦北路君卿率外委丁壯人等前驅清道殺敗賊衆奪賊牛車人馬砲械實為出力防守半線地方清寧向使君卿俸滿赴部勿事軍前已官守備久矣因茲征臺反滯上進是為忘軀之士反不如縮頸蟻安坐

以遷轉其官非執事所以鼓舞羣材得人死力之道也見今臺鎮水陸各營並無守備員缺可否將李郡林君卿二員即于內地題補或就臺員更換在執事一轉移間耳存公道協人心為地方收得人之效一舉三美其實深有厚望焉減兵移鎮撤去兩中營之徵民間甚為駭然聞姚提軍已經入告不勝手額萬一廷議未允尚祈執事勿吝封章為民請命望切望切

東征集卷五

四

有功不賞壯士將負戟長嘆矣體其情而憫其勞推心置腹代為請命即使十年不調彼亦無可怨尤名將所以得人死力此之謂也

論蘇榮書

把總蘇榮雖老壯士也。大軍進攻鹿耳門。榮以小舟從林亮董方之後。賈勇殺入其所親見提軍以其違令擅進。故為裁抑。此自軍紀當然。蘇榮嗷嗷怨誹。以為嫉能蔽功過矣。將令當遵一步不可踰越。所以使人赴湯蹈火無敢弗從。提軍派定先鋒。榮不在列。一旦見敵死生弗顧。鼓棹爭先。是違將軍之令也。律以擅進之咎。榮安所辭。然觀過知仁。聖有明訓。使榮他事。千紉自應。迅伏其辜。臨陣見敵似當別論。國家

東征集卷五

五

馬

深仁厚澤。臺灣安享樂利。四十餘年。朱一貴無因叛。逆與國為仇。凡有人心。固不切齒。爭欲先啖其肉。豈容溷游瞻顧。稍緩須臾。蘇榮忠憤所激。不知其他。自將更。可橫戈直前。無袖手旁觀之理。矍鑠共是翁。鼓之。聞朝擊而縮頭者。其賢遠矣。榮過甚小情。亦可原。直裁抑一時。不可棄置終身。使人人畏威遠罪。臨敵以將令為推諉。非所以勸先登之士也。榮年六十餘。膂力尚壯。使處偏裨之任。自足効其所長。今併一千總而不得。則棄置將終其身矣。

隙駒已邁。來日無多。豈堪為此蹉跎哉。提軍養重。制府憐才可以。並行不悖。撥雲霧而見青天。深於執事。有厚望焉。某白。

臨陣奮勇爭先。此老甚是可愛。奈何以小故斥之。有此愛惜人才。婉轉代白。蘇弁已撥雲霧見青天矣。雖復老兵沒齒。亦可不朽千秋。况從此上進耶。筆墨之妙。又不必言。

東征集卷五

六

馬

論諸弁書

伏讀憲札謂某所薦千總李郡胡廣林君卿三人李
郡既已知之胡廣矜功使氣林君卿縱兵賭博二弁
尚待斟酌軍前千把總可用者再舉數弁備擢可也
執事為地方掄才至詳至慎自必有所風聞但功而
矜則眾所忌胡廣果有矜功同列無不知之諸將弁
未言及者武人氣盛在所不免然未嘗與人鬪爭未
嘗虐待士卒及悻悻不平之意見於顏面則使氣之
說似亦未可信也林君卿小心謹慎營伍頗飭北路

東征集卷五

七

距府未遠搜山殄孽將士雲屯訪事差弁往來絡繹
一舉一動某亦無不知之果有縱兵賭博當在叅劾
之科豈有反為推薦之理大抵世情險薄妬嫉者多
鬼蜮含沙何處蔑有惟大君子不為所動自不待禁
而見現曰消耳南澳鎮左營千總陳瑞樸實勤謹老
成練達臺鎮右營千總倪鴻範才具優長營務熟諳
使居偏裨之任二弁皆綽乎有餘臺鎮左營把總林
三今改姓名人材出眾膽畧亦優出兵搜捕不遺餘力
臺鎮右營把總何朝有外拙訥而內明晰果敢慎勤

志操向上二弁再加歷練未能定其所至也夫人固
不易知知人亦不易惟在用之而已璞有玉而沙有
金亦必待琢之淘之而後人知其金與玉也諸弁皆
待良工以成器則胡廣林君卿終未可以沙后棄之
妬嫉萋菲已成風尚賢哲所以嘆投畀也投畀亦
不能盡惟勿聽二字可以了之此其過畢竟在信
讒者

東征集卷五

論周彩書

連江營把總周彩勤謹歷練去夏隨師征臺著有勞績秒冬撥防岡山正值南路癘疫盛行之際各營征兵多畏死憚行幾千軍紀獨彩毅然前驅為士卒倡深可嘉也繼擢補岡山千總以家貧累重辭情願仍安把總勞苦趨公每從都司閔威于南北二路搜捕山谷不避險艱乃實在出力之員凡事向前無少推托者也今地方事定令其班師回營倘內地有千總員缺可以超拔之處伏祈勿吝優擢示鼓勵焉某庸

東征集卷五

九

麥

劣下材謬膺海外重寄所賴行間將士協心宣力共效愚忠方得疆圉寧謐而各處出力弁兵惟搜山為最苦風餐露宿雨浸炎蒸所歷之地又皆層崖密箐鳥道羊腸登高則攀藤如懸于壁下險則滾落如墜于淵今年三四五月北方窾入其阻兵丁或迷失道或跌入坑澗蟲蛇螞蟻吮嘍至死言之可為痛心某恨無厚賞酬庸不得人人而加之官爵乃至裁缺候補弁目於營制幸復之後亦不能使沽實職少報其出生入死之勞真覺面慙耳熱赧赧不欲與吏士

相見也今各營弁缺安頓已定無用多言尚冀留此地將臺中奉裁候補現在軍前勞動之弁陸續補以慰眾望某非有所私不過欲使長征士卒共服憲臺公道耳請先優擢周彩以為之標可也

古今名將所以鼓舞人心能得人死力者止是體恤弁兵知勞知苦賞罰公道而已緩急則用之間暇則棄之他日有事孰肯攘臂向前哉此篇纏綿愷切直可感動全軍非僅為周彩發也

東征集卷五

十

麥

論蔡奕陳祥送考軍前弁缺書

蔡奕陳祥南灣目兵也。某由南灣鎮總統大軍克復

臺灣。奕與祥隨征出力。乃給外委把總。累加至守備

職銜。是軍前用命勞績顯著者也。奕在軍最為勤謹。

日夜巡防。無一刻之暇。祥從其在溫州。屢次跳船擒

獲洋盜孫森等輩。今又撫杜君英擒韓淵。雖狀貌不

偉。而才畧可用。並經先後備形薦牘。言之詳矣。春間

以澳標把總黃喜軍前病故。員缺。特將蔡奕陳祥申

送考驗。拔一頂補以領灣兵之征臺者。于三月內遠

東征集卷五

十一

馬

涉重洋奔馳至省。則提軍以某咨文為不可用。駭令

千里往灣。另懇署鎮文書。遂使二人流離落魄。空勞

往返。跋涉數千里。匍匐而之南灣。延今已五越月矣。

灣中遊守拘牽陋例。弗肯備文申鎮。不知鎮文何時

到厦。又不知厦谷何時到憲。陳蔡功名終屬子虛。所

以灰軍前將士之心。墮豪傑立功之志。非淺鮮也。夫

以南灣征臺目兵補南灣征臺把總。已無可議。况以

軍前病故之缺。補軍前用命之人。有何不合條例之

處。且征兵係某總統二千協防之兵。又復付某鈐轄。

有犯軍紀。則操三尺以繩其後。今以送考弁目細故

尚薄其文書為不足憑。則其既不得預爵人賞人之

舉。有何面目欲以刑人殺人彈壓地方。是軍前事事

俱必受權于內地原營。自今以後。凡有干犯軍紀。應

移內地懲究。某不得過而問矣。提軍儒雅名帥。素曉

將兵。未必膠固至此。大抵書吏不遂願欲所為。某一

人薄面無足重。輕但恐呼應不靈。有悞地方大事。不

得不縷述于執事之前。惟望稍為主持。以鼓舞而作

興之。使軍士有所觀感。奮勵立功。則高厚深仁。邊陲

東征集卷五

十二

馬

共戴不獨身受者。銘勒心腑也。今西藏用兵。軍前拔

補弁目。果有遙聽內地原營作主。務必匍匐數千里

來換文書。則其何說之辭。

鳴鏑方飛。則英雄出力捷書已奏。則書吏秉權自

古皆然。昔人所以負戟長嘆也。有此苦口代伸不

由人不感激流涕。願為之死。所向有功。良非偶耳。

論臺中時事書

臺中時事有大可慮者。三米貴兵單各官窮蹙政務懈散而又將有移鎮澎湖之舉是令之而四矣。近日斗米賣錢三百某不自度量移檄道府借動倉穀三萬石減價平糶當事者難之某以民心皇皇不可遲緩。上臺督責則某一人獨償於是道府發奮共有其任已經舉行民情稍慰併檄諸羅令開倉勸庄戶出陳易新嚴禁囤積及商船透越諸弊。北路訛言未息諸羅營縣請兵協防隨遣把總林時葉陳雲奇張

東征集卷五書

三

馮士

天寶領兵三百於是月初三日協防去矣。北路地方千里深山曠野處處賊窠即再添設一營尚苦鞭長不及今一兵不增又欲調離其鎮于數百里海外之澎湖是直委而去之豈但如累卵之危乎。此時移鎮未行又有協防兵二千足資調遣然外九庄笨港以上盜賊頻聞皆距汛防窺遠巡察不及加以野番出沒亦須防閑秋成尚早人心易動種種情形已如把火復慮協防之兵尚非長久之計恐議者謂臺平無事可以撤回則焦頭爛額將有大不可言者。邇者臺

地各官多以五日京兆不肯盡心竭力任地方安危之寄高守不敢思歸又以戰船賠累惟無米之炊是急心灰氣隕以脫然廢棄為幸何能有餘力整頓地方臺道各縣強忍不敢言貧九營將弁人人有救口不贍之嘆此真孤掌難鳴一事不可為之秋也。夫官人于遐荒異域而絕其養廉之資使枵腹為國家辦事幸時際隆平不過空乏其身脫有一方草動呼應莫靈惟有坐以待斃而已矣。鄙意前人官庄宜酌量大小衙門留還少許俾足養廉之用畧加饒裕

東征集卷五書

三

馮士

以備不虞今悉數歸公使各官窮蹙至此豈所謂地方之福乎。國家四海之富不在區區增益數萬之銀錢一旦有悞封疆即費百萬之錢糧而不足及今檄令開墾如北路林墘埔竹塹埔可闢良田十數萬畝即於此內再創官庄尚可補救將來免生番殺人之患而執事又有劃界避番之說則亦未如之何矣。鳳山令不肯植柵為城亦以巧吹藉口某于道府之前痛切言之已許可矣此雖小事但營縣無遮攔如人家無門戶行道皆得胥篋而去折柳樊圃足禦狂

夫。未。可。以。為。微。而。忽。之。也。某。小。才。任。重。時。專。關。心。苦。
無。將。伯。之。助。非。致。致。為。地。方。各。官。謀。口。腹。身。家。之。計。
又。未。知。移。澎。一。節。雖。經。提。軍。入。告。可。得。挽。回。與。否。目。
前。艱。鉅。雖。勉。不。敢。告。勞。移。澎。之。後。天。各。一。方。此。間。
治。亂。情。形。非。某。所。能。逆。料。矣。言。詞。絮。聒。繁。冗。無。緒。惟。
執。事。之。急。為。維。持。之。也。

滿腔熱血時事艱難不得不大聲疾呼庶幾補救
一二雖未免慷慨激烈可想見被髮纓冠神情

論擒獲奸匪便宜書

臺。民。喜。亂。如。撲。燈。之。蛾。死。者。在。前。投。者。不。已。其。亦。可。
憐。甚。矣。前。月。遣。兵。搜。捕。北。埔。寮。諸。山。及。諸。羅。縣。令。北。
路。將。弁。差。委。弁。員。人。等。先。後。擒。獲。劇。賊。李。慶。黃。潛。蘇。
齊。等。四。十。餘。人。本。擬。即。于。軍。前。竿。首。藁。街。以。儆。無。賴。
道。府。以。地。方。既。平。欲。行。善。事。效。古。人。死。中。求。生。得。情。
哀。矜。之。意。備。敘。供。由。解。回。內。地。聽。臬。司。審。擬。分。別。正。
法。某。以。為。非。靖。亂。之。道。但。意。在。文。武。和。衷。不。得。不。委。
曲。從。衆。竊。心。疑。此。間。秀。民。將。有。輕。視。法。網。謂。叛。逆。可。

以。從。寬。不。妨。復。嘗。試。者。兩。月。以。來。夜。不。能。寐。密。差。弁。
員。四。處。偵。訪。果。有。奸。民。鄭。仕。綽。號。急。燒。疎。布。散。訛。言。
招。集。亡。命。謀。于。六。月。初。一。夜。豎。旗。縱。火。燔。文。武。衙。署。
抄。掠。市。肆。是。日。大。雨。連。宵。各。自。散。逃。某。聞。知。捕。治。作。
其。黨。蕭。興。祖。李。柯。等。供。認。不。諱。復。會。委。臺。灣。令。周。鍾。
瑄。搜。捕。鄭。仕。家。窩。黨。獲。其。檔。冊。會。同。道。府。質。訊。則。冊。
中。開。列。偽。爵。人。數。黨。羽。數。萬。人。一。時。百。姓。旁。觀。多。有。
駭。愕。狀。周。令。恐。率。連。者。眾。民。心。驚。惶。密。白。道。府。將。偽。
冊。當。堂。焚。燬。某。大。敬。服。其。能。即。令。燒。去。鄭。仕。等。情。罪。

既。確。死。有。餘。辜。立。斃。之。庭。以。彰。國。法。以。快。人。心。從。此。匪。類。廓。清。諒。無。復。作。孽。求。死。者。矣。但。副。將。徐。左。柱。已。經。至。臺。其。當。遵。旨。赴。澎。湖。駐。劄。既。行。之。後。則。非。所。知。應。否。諭。令。徐。副。將。凡。事。少。加。斷。決。不。必。拘。牽。文。義。以。長。奸。頑。則。在。執。事。稍。假。之。便。宜。非。某。所。敢。饒。舌。也。安。定。反。側。原。不。可。拘。牽。文。義。以。老。婦。煦。煦。行。之。此。作。似。立。意。火。烈。然。鄭。仕。一。案。止。斃。為。首。渠。魁。不。肯。多。為。株。連。亦。未。嘗。有。背。于。古。人。死。中。求。生。得。情。哀。矜。之。意。可。見。不。是。刻。薄。好。殺。但。理。勢。不。得。不。然。耳。

東征集卷五

七

委

論復設營汛書

臺。兵。宜。增。而。不。宜。減。營。宜。增。而。不。宜。裁。某。向。者。言。之。再。三。不。啻。賈。生。慟。哭。今。乃。有。復。舊。之。日。耶。當。寧。聖。明。苞。桑。永。鞏。可。手。額。相。慶。賀。矣。月。之。初。十。日。接。部。文。總。兵。仍。舊。駐。臺。水。陸。兩。中。營。悉。還。舊。制。併。將。道。標。弁。兵。裁。歸。鎮。轄。安。設。南。北。二。路。適。中。要。緊。之。處。十。八。日。復。准。提。軍。咨。移。將。道。標。守。備。撥。歸。右。營。令。帶。把。總。一。員。兵。二。百。四。十。名。駐。防。岡。山。道。標。千。總。撥。歸。左。營。令。帶。兵。一。百。二。十。名。駐。防。下。加。冬。水。師。協。營。撥。千。總。一。

東征集卷五

文

漢

員。帶。兵。一。百。五。十。名。駐。防。笨。港。把。總。一。員。兵。一。百。二。十。名。駐。防。鹽。水。港。可。謂。佈。置。極。善。但。某。愚。見。猶。願。竊。有。請。也。岡。山。雖。起。亂。之。所。然。不。如。羅。漢。門。要。害。鄙。意。欲。將。守。備。弁。兵。安。設。羅。漢。內。門。以。扼。南。中。二。路。之。吭。上。可。控。制。大。武。壠。下。可。彈。壓。岡。山。東。可。斷。賊。人。巢。穴。生。番。出。路。西。可。絕。猴。洞。口。舊。社。紅。毛。寮。之。退。步。於。形。勝。其。得。扼。塞。使。鳳。諸。盜。賊。不。能。相。通。往。來。正。合。廷。議。所。謂。適。中。要。緊。之。處。詢。之。南。路。陳。參。將。所。見。不。約。而。同。今。提。軍。欲。安。頓。岡。山。尚。屬。治。未。而。未。及。本。之。論。執。

事似當細為裁酌之下加冬笨港鹽水港三處安設。至當不易但某愚見尚以臺北地方千里防汛空虛。半線鹿子港諸處提軍並未籌及半線乃宜設縣安頓遊擊之區今縱未能亦豈可遂置度外將謂協防暫駐之兵可長恃乎鄙意水師既復三營似可徑撥一營在外以為犄角不必蟻聚安平將左營遊擊帶兵船駐劄鹿子港兼顧半線就撥千總把總帶目兵分防笨港鹽水港餘港汛皆仍具舊總自蚊港以上直至淡水營交界皆聽鹿子港遊擊管轄則臺北沿海一帶可以無憂可以補北路陸營兵力之所不及無千里空虛之患不知執事以為何如耳夫地非親歷未免扣槃疑鐘拘墟一隅遺忘全局非經國安邊之道也水師中營少守備一員則提標前營千總陳啓俸水務執諸樸誠勤謹堪以補用近護送侍御吳公來臺鹿耳門陡遇惡風斬旋吊舵而入。欽差得以無恙是其見效之一徵同日同到之船不能收入或飄至打狗即擣擊碎或飄至山後蛤仔難擊碎毫釐之差千里之謬可知水師全在諳練不比內地可

東征集卷五

九

馮秉

以苟且也陸營少千總一員把總三員水師少千總二員把總四員臺中裁缺千總多已調回當于內地另行選擇把總則余青周宣張天寶吳得功蘇思維林福林時葉等七弁皆人地相宜堪以補用有益地方可無俟他求耳某疎庸渺識總為海外奠安起見憑臆妄談不必其言之可採惟執事留心區畫則幸甚

東征集卷五

二十

馮秉

經理地方為百年久安之計自不應扣槃捫燭隨意安放如善弈者只爭一子便覺勝負立分斯文其弈秋之亞乎



與朱參戎札

邇者北路地方竊劫之盜盛行足下亦曾知之乎大
坵田朱曉庄方遭其毒今笨港社尾又見告矣僕遠
隔百餘里某夜疎失某家亦已訪知甚悉褊衷急性
不能袖手旁觀足下身在地方乃故作寬弘大度若
為不見不聞也者諒匪類俱必深感厚恩怨鄙人之
苛刻也開春未及匝月行劫已十數處十數處大盜
未聞獲一不知防是汛者所司何事居汛防之上者
所司更何事也足下試一振刷使貴屬備弁以開場

東征集卷五

王

馮

放賭之智為搜緝奸匪之謀地方何患不寧謐乎僕
暫留彈壓班師有期五日京兆越俎徒啞諸君亦以
其為過客也五言者唇焦聽者耳聩不思熒熒之火
或致炎崑涓涓細流將成巨浸况茲叛亂甫平野心
未泯尤當防微杜漸遏蘖初萌既可聚黨數十人操
械行劫晏然莫敢過問則由此擴而充之夫亦何事
不可為恐我行之後諸君將悔而噬臍無及耳恢復
此邦談何容易若復掩耳閉目坐觀其微諒有人心
者斷不出此敢祈足下略飭備弁將十數處行劫之

賊稍緝一二以塞我願地方之福諸君躬坐而享之
於僕無所預焉不然僕亦無如諸君何惟有備敘歷
次詳悉咨呈制軍應用恩用威聽其裁酌而已恃
在至愛特此相聞願望回音曷勝翹切

心急于安靖地方而遇此泄泄沓沓之將弁不得
不耳提面命雖過于激切弗顧也筆下鋒鋞可畏
是十萬軍中上將手

東征集卷五

王

馮

與林遊戎札

○直○呼○而○起○此○法○得○之○漢○人○臺○北○餘孽未淨而足下遽爾思歸僕竊以為舛矣足下欲以北路餘燼誘之本汛文武員弁託為軍士久羈跋涉含嘆怨言等語是將以愚僕耶僕思足下膽略素優忠勤有志而今乃若此謂協防官兵無地方責任應高坐以遨遊乎抑北路參將舍子他求尚有憤慍未能自釋者故存匠心欲觀其傲也夫食人之祿忠人之事足下身為朝廷職官自當瘁躬報國無分畛域豈可以童孺婦女之見搖軍中吏士之心

東征集卷五札

三

聖諭

此僕所大不解者足下以為無與已事則固儼然提標尊貴之員曷不高坐鷺江而必遠泛重洋與僕共事於此即僕統師征臺郡既復可以振旅回溲而亦必久留彈壓以迄今茲可知此中均有不能自便者也軍士久役僕寧獨非人情但足下北行方十餘日三林竹仔脚兩處大盜未聞足下報獲一賊拔賊一毛較昔人役久不用歷三時而後還相去正自有間足下素能拊循士卒善得軍心何至數日之間輒來含嘆又復敢有怨言將無足下將兵亦有不能十

分善馭之處耶僕雖庸劣不才弗克恩施軍士豈忍聽其久役興嗟不為更迭輪換應否一二月為期遣發目兵前往換防僕胸中自有主宰足下靜而聽之可矣倘足下必恃功固執未忘觖望參將之心僕亦不敢相強去來悉依尊便苟軍紀而可廢於足下復何尤哉僕知足下婉變新好妬寵爭憐實在衷情難割但丈夫以身許國亦難常遂燕私來日正長暫煩忍耐勉之勉之

東征集卷五札

三

聖諭

罪從寬札諭改過自新此寬仁之斧鉞也篇中厲聲切責亦復婉異多風冷語微嘲能使骨碎膽落必有此種鋒稜乃可以馭梟將

論閩粵民人

鄭章毆死賴君。賴以槐按問抵償。聞汝等漳泉百姓。以鄭章兄弟眷屬被殺。被辱復仇。為義鄉情。總共憐其死。本鎮豈非漳人。豈無桑梓之念。道府為民父母。豈忍鄭章無辜受屈。但賴君奏賴以槐。果有殺害鄭章兄弟家屬。應告官究償。無擅自撲殺之理。乃文武衙門。未見鄭章片紙告愬。而賴家兩命。忽遭克手。雖欲以復仇之義。相寬不可得已。况賴君奏等。建立大清旗號。以拒朱一貴諸賊。乃朝廷義民。非

東征集卷五論

五

五

聚眾為盜者。比鄭章擅殺義民。律以國法。罪在不赦。汝等漳泉百姓。但知漳泉是親。客庄居民。又但知客民是親。自本鎮道府視之。則均是臺灣百姓。均是治下子民。有善必賞。有惡必誅。未嘗有輕重厚薄之異。即在汝等客民與漳泉各處之人。同自內地出來。同屬天涯海外。離鄉背井之客。為貧所驅。彼此同痛。幸得同居一郡。正宜相愛相親。何苦無故妄生嫌隙。以致相仇相怨。互相戕賊。本鎮每念及此。輒為汝等寒心。今與汝民約。從前之事。盡停逝流。一槩勿論。以後

不許再分黨羽。再尋仇。各釋前怨。共敦新好。為盛世之良民。或有言語爭競。則投明鄉保者。老據理勸息。庶幾與仁興讓之風。敢有攘奪鬪毆。負隅肆橫。本鎮執法創懲。決不一毫假借。其或操戈動眾。相攻殺者。以謀逆論罪。鄉保者。老管事人等。一併從重究處。汝等縱無良心。寧獨不畏刑戮。本鎮以殺止殺。無非為汝等殺靖地方。使各安生樂業。速宜凜遵。無貽後悔。

東征集卷五論

五

五

分門樹黨。古今第一禍患。雖在民間。亦然相成。不已。即成叛逆。此必至之勢也。殺人償命。事屬尋常。緣兩造有情理。國法開示。使之曉然。明白中間純法耳。先以情理。國法開示。使之曉然。明白中間純是言情。以動其固有之良心。末後威之以法。以絕其蟠結之妄念。開誠布公。焉得不令人心服。

東征集卷六

漳浦藍鼎元王霖著
天長王者輔近顏評

紀十八重溪示諸將弁

十八重溪在哆囉囉之東去諸羅邑治五十里乃一溪曲折繞道跋涉十八重間有一二支流附入非卜入條溪水橫流而過也其中為大埔庄土頗有曠旁附以溪背員潭坎下北勢楓樹岡等小村落亦時

東征集卷六

人烟差盛今居民七十九家計二百五十七人多潮籍無上著或有漳泉人雜其間猶未及十分之一也

中有女眷者一人年六十以上者六人十六以下者無一人皆丁壯力農無妻室無老者幼穉其間三

十二甲視內地三百六十餘畝亦據報聞無核實清大本哆囉囉社番之業武舉李貞鐸代番納社餉招

客民墾之者也自諸羅邑治出郭南行二十五里至楓子林皆坦道稍過則為山蹊十里至番子嶺嶺下為一重溪仄逕紆迴連涉十五重溪則至大埔庄四

面大山環繞人跡至此止矣東南有一小路行二十

五里至南寮可通大武壠高嶺陡絕由大山峭壁而

上壁間鑿小洞可容足如登梯然行者以手攀樹藤

足踏洞窩甚險北路山寇捕急每從此遁大武壠通

羅漢門阿猴林而為南中二路之患今下加冬署守

備李郡奉憲檄塞山蹊掘去足窩斷藤伐樹道阻不

可行也夫過茲穴靖地方在人不在險藤生樹長而

後保無有開闢鳥道者亦不可知似當加之經理使

凡茲人民皆有室家田宅之係累即孔道猶重關耳

斯地故逋逃藪深僻宜防範恐或勞我軍過此諸將

弁識之

昌黎柳州諸記文雖工而不適於用為玩賞遊觀

而已斯篇筆法近之而大有關於軍國此北征之

詩所以勝於南山也 徐侶鹿

留心康又即偶爾遊觀無非軍國經濟若徒賞其

文字之工則未矣

紀虎尾溪

虎尾溪濁水沸騰頗有黃河遺意特大小不同耳黃河多紅泥翻波其水赤虎尾則粉沙漾流水色如葭灰中間螺紋旋繞細膩明晰甚可愛大類澎湖文石然溪底皆浮沙無實土行者須疾趨乃可過稍駐足則沙沒其脛頃刻及腹至胸以上則數人拉之不能起遂滅頂矣溪水深二三尺不通舟夏秋潦漲有竟月不能渡者余以辛丑秋初巡斗六門而北將之半線至溪岸稍坐令人馬皆少休已而揚鞭疾馳水半

東征集卷六

三

秦

馬腹車牛皆騰躍而過亦奇景也溪源出水沙連合貓丹蠻蠻之濁流為濁水溪從牛相觸二山間流下北分為東螺溪又南匯阿拔泉之流為西螺溪阿拔泉溪發源阿里山過竹脚寮山為阿拔泉渡西入于虎尾四溪牽合雜錯而清濁分明虎尾純濁阿拔泉純清惟東螺清濁不定且沙土壅決盈涸無常吾友阮子章詩云去年虎尾寬今年虎尾隘去年東螺乾今年東螺滄又云餘流附入阿拔泉虎尾之名猶相沿亦可以知諸溪之大槩矣虎尾溪天然劃塹竊謂

諸羅以北至此可止宜添設一縣于半線自虎尾以上至淡水大雞籠山後七八百里歸半線新縣管轄然後北路不至空虛無地廣兵單之患吏治民生大有裨補不知當局可有同心否歧予望之

海外奇景如讀異書末路歸到添設縣治足見留心地方寓目無非經濟此有關繫之文非山水遊觀苟作也

東征集卷七

四

秦

紀水沙連

自斗六門沿山入過牛相觸湖濁水溪之源翼日可
至水沙連內山山有蠻蠻猫丹等十社控弦千計皆
驚悍未甚馴良王化所敷羈縻勿絕而已水沙連嶼
在深潭之中小山如贅疣浮游水面其水四周大山
山外溪流包絡自山口入匯為潭潭廣八九里環可
二三十里中間突起一嶼山青水綠四顧蒼茫竹樹
參差雲飛鳥語古稱蓬瀛不是過也番繞嶼為屋以
居極稠密獨虛其中為山頭如人露頂然頂寬平甚

東征集卷六

五

寒

可愛詢其虛中之故老番言自昔禁忌相傳山頂為
屋則社有火災是以不敢嶼無田岸多蔓草番取竹
木結為桴架水上藉草承土以耕遂種禾稻謂之浮
田水深魚肥且繁多番不用罾罾駕蟒甲挾弓矢射
之須與盈筐發家藏美酒夫妻子女大嚼高歌洵不
知帝力於何有矣蟒甲番舟名剗獨木為之划雙槳
以濟大者可容十餘人小者三五人環嶼皆水無陸
路出入胥用蟒甲外人欲詣其社必舉草火以煙起
為號則番刺蟒甲以迎不然不能至也嗟乎萬山之

內有如此水大水之中有此勝地浮田自食蟒甲往
來仇池公安足道哉武陵人悞入桃源余曩者嘗疑
其誕以水沙連觀之信彭澤之非欺我也但番人服
教未深必時挾軍士以來遊於情弗暢且恐山靈笑
我所望當局諸君子修德化以淪浹其肌膚使人人
皆得宴遊焉則不獨余之幸也已水沙連內山產土
茶色綠如松蘿味甚清冽能解暑毒消腹脹亦佳品
云

東征集卷六

六

寒

山中奇景耳目一新但番人服教未深必挾軍士

以遊殊少雅趣修德馴番使人人皆得往遊是作
者立言本旨固知不在登臨適興也

紀竹塹埔

竹塹埔寬長百里行竟日無人煙野番出沒伏草莽以伺殺人割首級剝髑骸飾金誇為奇貨由來舊矣行人將過此必倩熟番挾弓矢為護衛然後敢行亦間有失事者以此視為畏途然郡城淡水上下必經之地不能舍竹塹而他之雖甚苦亦不得不行云其地平坦極膏腴野水縱橫處處病涉俗所謂九十九溪者以為溝澮開田疇可得良田數千頃歲增民穀數十萬臺北民生之大利又無以加于此然地廣無

東征集卷六

七

馬會

人野番出沒必基置村落設營汛奠民居而後及農畝當事者往往難之是以至今棄為民害不知此地終不可棄恢恢郡邑之規模當半線淡水之中間又為往來孔道衝要即使半線設縣距竹塹尚二百四十里不二十年此處又將作縣流移開墾日增日眾再二十年淡水八里岔又將作縣氣運將開非人力所能遏抑必當因其勢而利導之以百里膏腴天地自然之樂利而憚煩棄置為百姓首領疾蹙之區不知當事者於心安否也有官吏有兵防則民就墾如

歸市立致萬家不召自來而番害亦不待驅而自息矣天下無難為之事止難得有心之人竹塹經營中才可辦曾莫肯一為議及聽野番之戕害生民而弗恤豈盡皆有胸無心抑中才亦難得若是乎大抵當路大人未由至此故不能知而至此者雖知而不能言之故也留心經濟之君子當不以余言為河漢夫

絕好地方棄為民害使行人皺眉蹙額何等慘然經之營之則膏腴千頃烟火萬家又是何等氣象可見天地間缺憾留待賢才做事業者甚多特人不覺耳有胸無心可為長嘆

東征集卷六

八

馬會

紀火山

海外奇聞何所不有。吾以耳目之所及為憑。其不及者多矣。山生火說近荒唐。火出自水中尤荒唐之甚者也。雖然固有之臺灣火山有二焉。皆諸羅縣境內。一在半線以北。半線人為貓羅貓霧二山之東。晝常有煙夜有光。生番所宅人跡莫至。吾聞其語而已。一在邑治以南。左臂玉案山之後。小山屹然。下有石罅。府泉滾滾。亂石間火出水中。無煙而有焰。焰騰騰高三四尺。晝夜皆然。試以草木投其中。則煙頓起。焰益烈。

東征集卷下

九

五

頃刻之間。所投皆為灰燼矣。其石黝然。堅不可破。石旁土俱燃焦。其堅亦類石。信宇宙之奇觀也。於戲。天下事之不可解。非尋常所能測度。類如斯已。未嘗經目見耳聞。自以為子智莫已。若直夏虫不足與語。冰耳君子所以嘆學問無窮。而致知格物之功。又當兼閱歷驗之也。

天地間奇事。儘多特人未之見耳。即此悟學所謂無不是學也。

紀荷包嶼

辛丑秋。余巡臺北。從半線遵海而歸。至猴樹港以南平原廣野。一望無際。忽田間瀦水為湖。周可二十里。水中洲渚昂然。可容小城。郭居民不知幾何家。甚愛之。問何所與。夫曰荷包嶼大潭也。淋雨時鹿仔草大糠榔坑埔之水。注大潭中。流出朱曉陂。亦與土地公港會。大旱不涸。捕魚者日百餘人。洲中村落。即名荷包嶼。庄時斜陽向山。驅車疾走。未暇細為攬勝。然心焉數之矣。水沙連潭中浮嶼。與斯彷彿。惜彼在萬山

東征集卷下

十

五

中為番雜所私有。不得與百姓同之。未若斯之原田。膾膾聽民往來耕鑿。結廬棲舍於其間。而熙熙相樂也。余生平有山水癖。每當茂林澗谷。奇峯怪石。清溪廣湖。輒徘徊不忍去。慨然有家焉之想。而吾鄉山谷幽深。崇巒疊嶂。甲于天下。所不足者河湖耳。是以余之樂水。更甚於樂山。而過杭州則悅西湖。過惠州又悅西湖。入臺以來。則悅水沙連。杭州繁華之地。惠州亦無曠土。水沙連又在番山。皆不得遂。吾結廬之願。如荷包嶼者。其庶乎。建村落于嶼中。四面皆水。環水

皆田。艘。舟。古。樹。之。陰。即。在。義。皇。以。上。釣。魚。射。獵。無。所。不。可。奚。事。逐。逐。於。風。塵。勞。攘。間。哉。所。恨。千。里。重。洋。僻。在。海。外。不。得。常。觀。光。上。國。恐。子。孫。渺。見。寡。聞。如。夜。郎。之。但。知。自。大。是。則。可。憂。也。姑。紀。之。以。志。不。忘。焉。

戎馬風塵中忽然有山水高興蓋伏莽蕭清桑府遍野與民安樂之意也不知者以為認真欲結廬而居則悞矣文情清冷蕩漾亦似一泓秋水

紀臺灣山後崇文八社

北路擒賊黃來混稱臺灣山後尚有餘孽三千人皆長髮執械屯聚山窩耕田食力明知其謬亦遣弁員往視之併記其地里情狀以來雖未可信其確無訛舛亦足跡不到之一圖籍也山後有崇文八社康熙十四年賴科等招撫歸附原是九社因水肇一社數年前遭疫沒盡今虛無入是以止有八社東跨汪洋大海在崇山峻嶺之中其間密箐深林岩溪窮谷高峯萬疊道路不通土番分族八社曰芍榔榔曰斗難曰竹脚宜曰薄薄為上四社曰芝武蘭曰機密曰猫丹曰丹朗為

下四社八社之番黑齒紋身野居草食皮衣革帶不種桑田其地所產有鹿麕野黍薯芋之屬番人終歲倚賴他無有焉自古以來人跡不到康熙三十二年有陳文林侃等商船遭風飄至其處住居經年畧知番語始能悉其港道於是大雞籠通事賴科潘冬等前往招撫遂皆嚮化附阿里山輸餉八社與阿里山社各輸餉銀一百五十五兩二錢三分每歲賸社之人用小舟裝載布烟鹽糖鍋釜農具往與貿易番以鹿脯筋皮市之皆以物交物不用銀錢一年止一往返云其郡治水程由安平鎮大港

出口沿海邊而行喜西北風歷鳳山打狗西溪東港
大崑麓加六堂風港郎嬌至沙馬磯頭水道一十二
更又向東轉行山背當用南風過嶙卒老佛大紫高
蕭馬間卑南覓山外水道十更復至薄辦社水道三
更此皆鳳山縣界也沿海北向直至崇文之石門港
口水道九更港內溪灘水急須待天清氣朗風平浪
靜用土番牽纜上灘入于大溪寓灣而大舟不得達
焉於是山道灣進芝武蘭又三百里至機密又九
十里至猫丹五十餘里至丹朗四社孰番共二百四

東征集卷六

三

十餘家就歸附納此是山前番社餉皆言則近水沙連內山矣至欲往上四社
須從原路復出下灘往北駕駛水道二更方至芍椰
椰社二十餘里至斗難社又四十餘里至竹脚宣又
二十餘里至薄薄社四社孰番共二百三十餘家其
生番散處深谷不受教化者則不得而考矣東北山
外悉皆大海又當從水道沿山歷哆囉猴猴始到蛤
仔難蛤仔難三十六社與三朝山雞籠相近水道二十一更南路船無有過者
惟淡水社船由大雞籠三朝而至云嗟乎天下事非
躬親目覩未免揣筭疑鐘今茲所云豈可盡信水道

太遠不無虛張但山後險阻情勢大畧不過如此與
余平昔所聞十九脗合則姑存其論可也曩者南路
擒賊鄭固亦稱王忠逃匿山後大湖有黨千人經遣
弁賫檄往卑南覓論大土官文結鼓舞七十二社土
番遍山搜捕並無逸賊及漢人踪跡惟崇文八社未
至今崇文以內如此奸匪安得有容身之地乎但臺
灣海外巖疆五方雜處雖時際隆平不能保百年無
事將來匪類窮蹙必以山後為避兵之所當局者識
之

東征集卷六

十四

窮荒極遠人跡鮮到之地亦留心考究至此宜奸
究之無所遁藏也筆底明明一目了然較之聚米
為山谷者更覺直捷

滿

覆臺變殉難十六員看語

看得臺灣土賊朱一貴等倡亂陷沒全臺武職自總兵官以下把總以上死事各員所處之地不同所以死者亦異臺協水師如副將許雲左營遊擊游崇功此身在水師事起陸路領兵救援鄰境而血戰捐軀者也如中營把總李茂吉則隨許副將救援力戰被執不屈罵賊而死者也如中營千總林文煌右營千總趙奇奉則隨許副將救援在陣戰亡而文煌又與其弟文甲俱亡者也如汀州鎮中營把總石琳則帶

東征集卷六看語

五

領班兵到臺遭亂赴敵而力戰陣亡者也如北路營參將羅萬倉則鄰境寇來無城可據而血戰捐軀併其妾蔣氏守義自縊者也如臺鎮總兵官歐陽凱鎮標左營守備胡忠義中營千總蔣子龍把總林彥此倉猝禦敵在陣戰亡而左營千總陳元則先於赤山殺賊力戰身亡者也如南路營守備馬定國把總林富此身在地方變起倉猝而林富則在陣戰亡馬定國則戰敗自刎者也如鎮標左營游擊孫文元則奔至鹿耳門赴海而死者也如南路營參將苗景龍則

身在地方備禦無術倉皇戰敗逃匿萬丹港油廬三日賊執而殺之者也以上一十六員或勇赴關而死於忠或寇臨境而死於義或事已壞而死於勢惟苗參將稍滋口實餘皆捐軀報國不為苟且偷生有殉封疆無虧臣節職等研訊親屬証見人等其被害情形月日亦既歷歷有據并據各具供結前來並非影響傳會應請特疏題旌分別贈秩優卹襲蔭以慰海外幽魂作忠貞義烈之氣使千秋將士咸知沙場馬革為人生莫大之寵榮有功世教不淺矣

東征集卷六看語

六

舍生取義骨有餘香因被殺而全名事亦可取字裏行間各分輕重此春秋書法也文字之高潔又不待言

覆臺變逃回澎湖押發軍前効力奉參解任十

六員看語

看得臺灣亂賊朱一貴等攻陷臺府鎮協戰死郊垵
弁兵膏塗原野奉參遊擊周應龍張彥賢等以下一
十六員有戰敗而逃者有未嘗戰而逃者有病不能
戰而逃者有自外汛調回無及于戰而逃者所以逃
之故不同及其効力立功則一也戰敗而逃為臺鎮
右營遊擊周應龍道標守備王國祥千總許自重臺
協中營把總李碩碩之戰在南路赤山被傷奔府

東征集卷十 看語

七

六

陷不能再戰遂奔舟自重之戰在南教場敗走海邊
遇萬守備哨船救載國祥帶兵在臺鎮軍前往來督
守被賊衝散投奔道船應龍之戰在岡山捕賊逗留
不進及劉二濫縱番兵淫殺焚掠民不堪命附賊始
多賊復號召豎旗環攻南路營應龍戰敗被傷奔回
臺府賊隨之至府亦繼陷遂奔內地直至泉州其未
嘗戰而逃者為臺協水師中營遊擊張彥賢守備凌
進左營守備萬奏平右營遊擊王鼎守備楊進千總
朱明皆身在船中並無打仗見賊陷郡揚帆逃出水

師中營千總劉清帶兵三十名鯤身伏路右營把總

鄭耀自打狗港調回協同劉清伏路皆未赴敵見張
彥賢等俱去相率隨之其病不能戰而逃者為水師
左營把總陳福右營把總尹成二人皆血疾在先給
假醫治及賊陷府不能打仗家丁方清吳麟進仔等
扶去舟中跟蹤逃入澎湖其自外汛調回無及于戰
者為水師中營把總牛龍左營把總陳奇通奇通從
笨港汛奉調帶兵船二隻于初三日到鹿耳門則賊
已陷府據安平鎮力不能敵收歸澎湖兵船器械無

東征集卷六 看語

六

六

失牛龍分防蚊港五月初一日奉調離汛初二日至
鹿耳門見府已陷不敢深入將所領兵船一隻駕回
澎湖此十六員逃澎之大槩也至于隨師征臺効力
立功則周應龍張彥賢王鼎楊進凌進萬奏平王國
祥朱明劉清鄭耀李碩碩陳奇通陳福尹成等十四員
共集親丁一百八人駕船二隻于六月十六日隨大
軍攻入鹿耳門安平鎮擒斬賊夥蔡迎陳喜陳平周
富曾平楊奎等六名十七十九兩日俱在鯤身打仗
二十三日同入臺灣府治二十八日復隨軍往大穆

降殺賊牛龍從守備魏大猷許自重從參將王萬化
俱于十六日同入鹿耳門復安平鎮龍持火罐燒賊
船自重擒賊鄭氣十七九等日俱在鯤身打仗二
十一夜復隨大軍由西港仔登岸在蘇厝甲竿寮地
方大敗賊衆二十三日同入府治此十六員効力立
功之大槩也按其功則十四員同舟同隊同行同止
未嘗有功多功少之異牛許二員亦如一轍焉按其
罪則周應龍爲重雖有逐隊入臺之功未贖玩寇殃
民喪師棄地潛逃之惡而張彥賢王鼎萬奏平凌進

東征集卷六 看語

十九

吳

楊進朱明等次之六員皆水師將弁其協主許副將
刀戰至死何以袖手旁觀不交一陣今乃能捨命赴
敵共建勳猷何其怯于前而勇于後也則功固有而
罪亦不可恕也王國祥許自重戰而不勝劉清鄭耀
帶兵僅三十人伏路鯤身而未嘗見敵薄乎云爾李
碩先戰傷就醫後乃扶傷偕道陳福尹成抱病先經
數月情似皆有可原至牛龍陳奇通遠汛調回在郡
陷越日之後赴澎請救則又難以必死責之矣茲皆
隨師勦力固憚勤勞似可仰邀原宥補過論功如牛

陳二弁或還其官餘人或待不死是則
聖朝寬大之恩而亦憲臺再造生成之德非職等所
敢擅議者也

以春秋之筆法定諸人之功罪情事既較若列眉
重輕亦不差累黍可爲千秋鐵案

東征集卷六 看語

二十

吳

覆臺變在事武職四十一員看語

臺灣遭朱一貴之亂。全郡陷沒。在事武職大小七十餘員。或血戰捐軀。或逃歸澎湖。或顛沛賊中。馳驅險難。行徑不一。除陣亡殉難十六員。勘結請旌。奉祭逃回澎湖。押發軍前。効力十六員。另案審覆。尚有坎陷在臺。未分黑白。如遊擊劉得紫等。以下四十一員。既已奉憲行查。不可不逐一確勘情形。俾無遺漏者也。鎮標中營遊擊劉得紫。當賊寇披猖。血戰用命。及力竭被執。抗節不移。求埋前鎮屍身。從容受刃。賦亦義

東征集卷六看語

三

聖文

而不殺。羈禁學宮。朱子祠七日。水漿不入。口後聞諸賊皆烏合。可破。乃聽士民勸進粥食。延性命以待。王師被禁五十餘日。堅貞不變。可謂疾風之勁。草板蕩之忠。臣應請特疏題旌。以勵千秋志節。而况大兵入臺。得紫多募丁壯。隨師勦平北路。大穆降之捷。溝尾庄之勞。其功亦有足紀者乎。鎮標中營守備張成力戰被傷。為賊所執。中夜自縊。二次繩斷。不得死。賊亦憐之。聽兵丁林張保釋。匿方賦家中。五十餘日。大師入臺。則大穆降溝尾庄二處。與有勞焉。北路營千總

陳徽把總鄭高。則兵敗各帶重傷。行迹復能糾合鄉勇。攻諸羅于大兵未至之先。斬賴元改頭。祭羅參將。可謂壯矣。雖為翁飛虎江國論所敗。仍舊退走入山。然及王師北指。皆隨大軍。撫賊曾賢李德。則二弁之無受偽。可徵也。北路營左哨千總龔捷。則自八里岔奉調回營。中途遇賊四起。遯入北投社。鼓舞番眾。招集難民。為兵據守。殺賊後。又協保半線。迎師大肚。有押運軍需。奔走接濟之勞。北路營把總吳德光。則兵寡戰敗。赴淡水營請援。隨引兵據守南崁。復同援淡

東征集卷六看語

三

聖文

大師至牛線。駐防鎮標右營千總馬雲驥。則戰敗棄馬。夜行晝伏。至十八重溪。與許興吳林朋等糾募鄉勇八百人。堅大清旗號。據險守隘。以待援師。復隨大軍。在大穆降戰勝。則三弁之無受偽。而有效力可徵也。海壇鎮標左營把總李信。則帶領班兵到臺。經于四月二十二日。換回登舟。值賊竊發。前鎮檄留軍前。血戰逾體。重傷雜在死屍之內。其妹夫王宋收埋。裹去得活。大兵入臺三閱月。醫治方愈。該弁無汛守地方之責。有冒死血刃之戰。其無從賊。又不問可知。

也海壇鎮標右營把總陳宋亦帶領班兵到臺戰敗
被傷望門投匿欲薙髮為僧因魁偉多髭僧不納避
難數家皆有實據鎮標右營把總吳益先從周應龍
在南路赤山戰傷奔府府陷為賊所擒迫使服官不
受幸與中營劉遊擊同禁朱子祠得不辱後隨師在
大穆降殺賊得勝南路營把總張文學身在地方三
戰三北為賊所擒亦與中營劉遊擊同在禁中六日
不屈踰牆夜遁往獅子巖為僧大師入臺集義民四
百餘人隨軍効力復招回舊兵四百人巡防搜捕鎮

東征集卷六 清語

三

五

標中營把總周應遂在南路赤山戰傷被擒繫縲牛
車於春牛埔陣上遇陳宋救回及府陷往黃蘗寺為
僧在寺中密製大清旗與千總康朝功把總李先
春韓勝等謀為內應事洩奔逃後隨師大穆降擊賊
及北路安撫客庄鎮標左營把總李先春戰傷被擒
不降獸醫魏本忠保之得釋與黃蘗寺謀內應不果
後隨軍大穆降殺賊北路中路皆有奔走効勞臺協
水師右營把總韓勝戰敗負傷逃匿潛與黃蘗寺謀
內應不果大師復臺率親丁張紹奔赴紹為賊追殺

勝亦被傷入海中路北路皆隨師奔走効勞淡水營
俸滿千總何太武先于二月內離營給咨文赴廈因
病稽遲及府陷削髮為僧與黃蘗寺謀內應不果及
投大師亦有奔馳押運之勞北路營把總王有才帶
兵守隘為賊所執縛去水窟頭黃趙賴承店中有私
釋其縛者縱使行逃匿大排竹民家鎮標中營把總
王道隆左營把總陳雲南路營把總陳有祥皆戰傷
避匿民舍及投大師道隆招賊蔡鎮一名與陳雲同
在大穆降殺賊有祥奔馳南北路獲賊吳亞一名鎮

東征集卷六 清語

五

五

標右營把總李貞先于三月內嘔血給假醫治及賊
陷府伏枕奄奄至今尚病危不起則諸弁之無從賊
亦可知也金門鎮標右營千總康朝功帶領班兵到
臺戰敗被傷雜死屍以免及府陷為賊所擒賂賊兄
戴顯得釋入黃蘗寺為僧與周應遂等謀內應事洩
逃匿破柩六日僧寄淵密送飯食得不死或有言其
在戴穆轅門服職審無實據而黃蘗內應之謀則其
事甚真果有從賊服職何必為僧即曰戴穆殺後何
非戴穆而潛身破柩與死為鄰終隨大師在大穆降

殺賊屢勝則該弁亦確無受僞而有馳驅効力之據者也。鎮標左營把總許陞右營把總黃陞賊至先遁並無接載及大師平臺大穆降之役皆有與焉。鎮標右營千總李由戰敗逃散至六月二十八日出投大師或有言其從賊服役而李由堅不招承且云有沈供是使賊堯巫三元可証則踪跡未可定也。道標把總陳喜或有言其在林曹處辦事而該弁則供為林曹所獲。僧寂興保之得免則踪跡未可定也。南路營千總阮欽據供亦有戰傷亦無從賊且有擒獲賊首顏子京之功。

東征集卷六 卷語

五

功但據該營隊目姜發蔡昇王國文李春等供稱四月二十七日南路營失陷阮欽並無見陣不知去向至顏子京係眾目兵所獲而千總在府有無從賊百隊不敢保則阮欽踪跡未可定也。把總李興盛為賊首郭國正所擒據姜發蔡昇王國文李春等供稱四月二十九日興盛脅從于國正六月二十三日有同百隊將鄭定瑞首級解赴軍前而該弁堅供並未從賊有陳石林堯等保結則踪跡亦未可定也。北路營把總葉旺則兵敗潛匿民家聞陳徽鄭高募兵攻諸

羅出與共事旋又失去及投大師招出賊目陳奏凱一名但羅參將家人現在首告其從賊則踪跡亦未可定也。臺協水師左營把總涂勳據供分防鹿仔港于五月初三日奉檄調帶兵五十名配船三隻初五夜入鹿耳門到安平鎮始知府陷令各兵密埋軍器紅毛城側散匿民家此說殊不可信賊既陷府五日口岸戒嚴豈容夜舟潛入鹿耳復抵安平且既知賊據無故意登岸埋藏軍器之理安平地方淺狹難藏安得五十名兵皆有親戚窩匿無人知覺或有

東征集卷六 卷語

五

言其初五晚舟至隙子被擒在賊首黃日昇處六七日而該弁並不實供求工反拙又亦未可遽定也。則李由陳喜阮欽李興盛及葉旺涂勳等六弁應請憲臺親訊定奪南路營千總張世德托故先逃遂回內地至今行提並未到案無從查核。經于詳明臺回千總俸乾事赴藩司取供在案應行司就近勘詳另報鎮標中營把總王丑並未見敵接戰于五月初一日賈公文赴鹿耳門望見府陷遂奔澎湖復搭得勝島商船逸去泉州其後隨師効力同入鹿耳安平當與

奉參退澎十六員一體擬議在周應龍張彥賢之間
澎協右營把總吳良在臺修理戰艦偕賊回澎經前
提督訊解督部院軍前尋亦病死南路營把總薛雄
已經病故無庸再議北路營守備劉錫因公赴省領
餉臺協左營千總董方奉差赴廈接餉中營把總李
祐赴廈考驗賊亂時皆不在臺均應于全臺底定事
案內確查功績議敘南路營把總魏明賊亂時先已
離臺赴考後隨師救援淡水澎協左營千總李耀國
在臺修理戰艦府陷回澎後隨師往援淡水把總陳

東征集卷六

三七 亥

賢。四。月。內。護。商。到。臺。二。十。八。日。奉。差。赴。澎。請。援。奔。馳。
廈。省。後。隨。師。往。援。淡。水。淡。水。營。把。總。湯。喬。在。臺。修。理。
戰。艦。府。陷。仍。回。淡。水。金。門。鎮。標。右。營。千。總。劉。使。帶。領。
班。兵。赴。淡。換。回。至。牛。罵。汛。聞。賊。陷。府。仍。帶。班。兵。回。淡。
協。防。均。應。于。遵。旨。事。案。內。同。淡。水。官。兵。一。體。議。敘。
此。四。十。一。員。中。立。功。罪。之。大。槩。也。除。劉。錫。董。方。等。八。
員。另。查。功。績。分。報。張。世。德。一。弁。就。近。勘。詳。另。擬。薛。雄。
吳。良。已。故。無。庸。更。議。其。餘。三。十。員。中。從。容。就。義。臨。大。
節。而。不。可。奪。當。以。劉。得。紫。為。第。一。而。間。關。險。難。力。圖。

恢復之陳徽鄭高龔捷吳德光馬雲驥等次之李信
陳宋張成吳益又次之黃蘗之謀事雖不就其志可
嘉則周應遂等諸人又次之其餘或擒或免竄身草
澤髮辮完全均無疑議雖內有許陞陳雲李先春韓
勝等四弁割辦逃生皆由勢窮力竭混跡躲避實非
從賊即李由陳喜等數弁踪跡未明另請覆訊亦未
有受賊要職顯然殺害官兵芟夷民庶不過畏死貪
生靦顏喪節應否從寬從嚴統俟憲臺親訊定奪非
職等所敢遽議者也

東征集卷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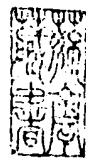
三八 亥

四。下。餘。員。功。罪。頭。緒。事。蹟。多。如。亂。麻。名。于。次。第。倍。
貫。之。總。提。總。結。一。線。穿。成。有。羣。山。赴。荆。門。之。勢。中。
間。千。蹊。萬。徑。高。高。下。下。一。目。可。了。字。裏。風。霜。鉄。鉞。
言。外。華。衣。笙。簧。相。形。並。至。稍。有。人。心。者。讀。之。斷。不。
敢。縮。頸。貪。生。靦。顏。喪。節。有。功。世。道。之。文。也。



臺灣外紀

清江日昇識



臺灣外紀

臺灣外紀提要

是書為清九閩江日昇所識純用章回小說體裁共三十卷敘述鄭芝龍歷史始於明天啟元年終於清康熙癸亥克塽昧誠於明永曆偏安事及三藩軼事並能言之詳盡作者其厲悲觀之微意乎

序

余司鐸南詔於乙丑春獲交珠浦江子東旭蓋猶然重厚博物君子也嗣出其所輯臺灣外紀三十卷屬序於余余讀是書起於撫翠明季迄於歸順表朝垂六十年其間島嶼之阻絕城壘之沿革鎮弁營將之忠佞勇懦以至奢換之征討格律沿海之戰勦區畫靡不瞭如指掌筆力古勁詳確有龍門班椽風其書專為鄭氏而作始於明太祖非著明之始所以著鄭氏之始也首誌願恩齊所以著鄭芝龍之始又以著臺灣開闢之始也至於紀閩賊之流禍載馬相之擅權列三藩之反側藉為鄭氏引線故不得其說非具有三長者不能也按成功以隆武賜姓逃竄海外奉閩運故明三十有七年仗義守節庶幾田橫之遺然以我朝視之則固勝國游魂海隅窮魂俾以犯邊梗化夫復何辭敬惟我皇上神功聖烈度越千古而鄭氏叛則討之嚴則撫之又仰見 皇仁浩蕩格外矜宥幸咸中外一統之治億萬年丕丕基定如此矣是書以閩人說閩事詳始末廣搜輯迥異稗官小說信足備 國史採擇焉余故樂而序之

康熙甲申冬岷源陳祈永

序

臺灣外紀

一

鄭芝龍

鄭芝龍

字飛鵬。福建泉州府南安縣石井人。在日本國娶翁氏。生孫繼嬰。翁氏生四子。恩

陰渡臺。

鄭成功

芝龍長子。名森。字大木。南安學生員。妻董氏。容先長女。生子十。聰明睿智。寬裕

鄭經

成功長子。字元之。妻唐氏。願悅女孫。無出。陳氏生子六。墾墾以下。統未詳。年三十

鄭克塽

經長子。才能剛正。令其監臺。逆經死。馮錫范。潛諸賊。以蜈蚣說於董氏。共謀殺於

臺灣外記

鄭氏世次

鄭克塽

經次子。投誠封正黃旗漢軍公。妻馮氏。正白旗漢軍伯錫范之如

鄭芝龍起於天啟元年。至康熙癸亥。克塽歸誠。共六十三年。

臺灣外記目錄

卷一

江夏侯驚夢保山

顏恩齊敗謀日本

卷二

蔡善繼出海招安

盧毓英陸鵠被獲

卷三

往舊鎮芝龍就撫

戰赤湖劉香殞命

卷四

登煤山明祚倏終

定燕都我朝一統

卷五

唐監國福州假號

黃道周南京盡節

卷六

肇慶府桂王僭位

曾厝鞍施郎逃生

卷七

臺灣外記

目錄

卷八

困漳州金鵲解圍

逃舟山魯王入海

卷九

國軒合謀歸鄭藩

甘輝用火破仙遊

卷十

獻海澄黃梧歸誠

護國嶺格商被斬

卷十一

成功敗績于江南

甘輝死節于崇明

卷十二

何斌獻策取臺灣

黃梧密疏達五省

卷十三

入緬甸桂王受辱

閩祖訓成功歸天

卷十四

周全斌金陵大戰

陳永華東寧建國

| | |
|---------|---------|
| 施提督兩疏運動 | 玉廸撫遺疏開界 |
| 卷十五 | |
| 明尚書入閣議撫 | 范總督抵任上疏 |
| 卷十六 | |
| 下漳州啓奏死難 | 通海上三藩俱舉 |
| 卷十七 | |
| 黃芳度畏道許降 | 耿精忠見敗修好 |
| 卷十八 | |
| 援南邦之信遇敵 | 破清漳吳淑獻城 |
| 卷十九 | |
| 平福省范公死節 | 戰龍江許耀逃竄 |
| 卷二十 | |
| 敗七府圍太執法 | 入潮州進忠歸正 |
| 卷二十一 | |
| 臺灣外紀 | 目錄 |
| 劉國軒大開江東 | 啟聖舉被圍海澄 |
| 卷二十二 | |
| 國軒率眾圍泉城 | 啟聖具題復還界 |
| 卷二十三 | |
| 威天府克壘監國 | 坂尾寨吳淑喪身 |
| 卷二十四 | |
| 劉國軒單騎救主 | 陳永華墮許辭糧 |
| 卷二十五 | |
| 錫範為虜獻克壘 | 啟聖保題請施琅 |
| 卷二十六 | |
| 施提督速疏議勦 | 姚都院遣仗再撫 |
| 卷二十七 | |
| 克壘信鏡斂百姓 | 藍理負傷攻澎湖 |
| 卷二十八 | |

| | |
|---------|---------|
| 江勝邱輝雙直節 | 國軒良驥逾臺灣 |
| 卷二十九 | |
| 武平伯力勸納款 | 寧靜王一門殉烈 |
| 卷三十 | |
| 施將軍議留臺灣 | 大清國四海太平 |

江夏侯驚夢係山

顏思齊服謀日本

前明太祖朱姓諱元璋字國器濠州人十元至正七年自和陽起兵渡江收納英傑驅除羣寇至戊申歲即位於金陵改稱南京驅逐一十六載始廓清宇宙方命江夏侯周德興設立衛所安插有功將士德興從山東登萊青莒由浙江寧紹台溫等處會同有司酌議踏勘設置分封迨入閩至泉州建永寧衛過石井安平地地方見龍勢飛騰山環而相顧水潮而有信旗鼓顯耀印劍生成徘徊瞻玩懷奉命時曾受密旨斷沿邊孽穴今觀此地應為開闢遂傳南安知縣楊廷志收討人夫備釜鑊是夜德興忽夢二人跪告曰公奉旨勸踏地脈斬除孽穴適觀此處飛騰踴躍疑或於懷欲為開闢以鎮國恩但此地不熱發脈於臨江起伏于紫帽蟠騰懸現寶歸安江其左輔右弼氣象萬千上帝棄命余保護此土以俟後來之有德者其應出五代諸侯為國朝吐氣幸勿輕為開闢以違帝命謹記謹記

評 今古歲辰皆有數

聖明空算滿盤素

臺灣外記

卷一

曰 雖然識破機關處

三尺冥冥自主持

德興驚覺滿方三載細思此夢甚異明是此處山神奉上帝命在此守護求我勿得擅開後來當出此五代諸侯為國朝吐氣轉思維當再為審詳的念次早德興按夫役親登嶺上遙望波濤洶湧山勢岌岌發跡環遶不但共圍秀麗氣象雄壯及山盡水窮愈玩愈有意味再步山巔見大石錫海上視師四大字旁宋朱熹書謂曰先賢業有明鑿此乃天數豈可違送徘徊而下散其夫役至同安地設高浦所落一井于來龍之白鶴山上深十餘丈鎔化生鐵數十斤傾入井內其所有大石二十八塊每石今匠分劈兩片諺云白鶴山珠與紫誰人葬得蒼天下管一半故德興有是舉渡江置金門所即漳州中左所即廈門又建鎮海衛以及陸鵝懸鐘銅山諸所畢會同軍門請旨分給有功將士然後從潮惠建衛所入廣東設置回京復命

按此地宋末文公諱熹初徐同安主簿經過此處觀鴻漸山水呈挺秀喜其地迨至山上見海潮洶湧五馬脫韉遂令匠勒海上視師四大字於石及江夏侯周德興建銅山所城設四門而塞其北從未有發料甲者至巡備兵道蔡潮點軍至銅見北門不開西江夏侯之未全識地理當開以收逆水令人挖之內豎一石書遇

潮州開四大字潮嘆服曰夏侯真神人也從此銅山文物清瀟

後此地被鄰連德遷其人廖明師為之指莽名為五馬奔江傳其孫紹祖之龍父也充泉州庫吏是年萬曆甲辰三月初十日春暖融和天氣清明廈門忽爾雷雲四合雷雷閃爍霹靂一聲海濱劈開一石中悉謀養馬跡識者文之曰

草雞夜鳴長耳大尾銜鼠于頭拍水而起殺人如麻血成海水揚眉於東傾陷馬耳生女滅雞十倍相倚志在四方一人也爾庚子熙祥太平伊始

人成不解其語十八日辰時芝龍至其母黃氏夢三婦人引紅霞一片推於懷徐而採林地下表名一官越戊申一官五歲紹祖送啟蒙取名國柱頗聰明庚戌一官七歲讀書敏于歸於遠戲石過橋誤中太守蔡善繼紗帽蔡失驚遣人擒入紹祖始為免中請罪善繼見一官眉目清秀氣宇軒昂賞之曰此軍營兒也賞而釋之天啟元年辛酉一官年十八性情瀟灑不喜讀書有臂力好拳棒潛往粵東香山澳尋母舅黃程程兄雖喜但責其富此年富正宜潛心無故遠遊擅離父母一官託答以思慕甚殷特候起居非敢浪遊程留之至天啟三年癸亥夏五月程有白糖奇抽磨香欲附李旭船往日和道一官押去然前日本與今不同今之日本凡船隻到港人入

臺灣外記

卷一

在班中拘束不許四處散散交易只許六十萬兩各船攤開數足將餘貨發還給水米蔬菓駕四首之日和嚴嚴唐人凡各洋志唐朝與通故稱中國人曰唐人船一到岸只有值日庫衛擊頓公司貨物公司乃船主之貨物此洋船通稱也其餘搭客暨船中頭目夥記貨物悉散接居任轉為交易婦人雖跌足蓬頭而姿色羞花宛如仙女且頭髮日日梳洗兼以奇楠不似中國人以香油也甚至其家最敬者或茶或酒杯蓋必擦以頭髮然後斟而送客其奇楠氣味齒頰生香所以抵日本者老誠亦被迷墮死一官正在方剛之年亦是大數該然亦絕繫足本街有倭婦翁氏倭日本別號也年十七天嬌絕俗美艷非常見一官魁梧奇偉彼此神交弟不得即為雙極並一官一官遂聘之合卷後隔冬住下凡洋船皆乘風而回其未回者則曰隔冬時有福建漳州府海澄縣人姓顏名思齊字振泉年三十六身體強健武藝精熟因宦家敗壞揮拳斃其僕逃日本載縫為生居有年積蓄頗裕財仗義遠通知名是歲天啟四年甲子夏唐船載日本者甚多思齊與大赤般財副楊天生交稱最姪天生字人英年三十泉州晉江人也赤般船名財副則管理一船貨物者天生算法精敏最熟大且言語便捷茶點多智朝夕盤桓遂成水乳一日偶共飲微醺思齊嘆

曰人生如朝露耶若不能揚眉吐氣虛度歲月是作就驕夫夫天生曰舜何人也子何人也有志者亦若是長兄有此雄略何愁久困以余度之此地可亂思齊嘆曰吾亦有心久矣其奈力微何天生曰先以得人為要弟當悉三寸不爛舌鼓動各船之傑者尊拜我兄為盟主然後徐徐說之則事可成矣思齊曰此非吾弟不可事成當貴與共聞李德船中有一姓洪名隱為人慷慨豪邁甚好騰騰天生曰與弟最厚乎果卿年方二十六條與化府莆田縣人其迥祖至同安因而在同位家騰騰正跳七尺倒跳一文思齊思此此當得之天生曰彼亦極長兄名譽二人談得投機直至酩酊方別次早天生邀陳熱同到張弘船中弘字子大泉之惠安縣人剛直勇敢能舉五百觔青石獨行放場一回面不改容故號為鐵骨張弘通陳德林福亦在船中福字振極手足便利潭流深山猴善仗標槍炮炮泉之同安人天生敘談之際就提拜願振泉為盟主之事眾咸喜焉林福舉李英莊桂楊經三人年少義俠陳表紀舉林英黃碧張輝王平黃昭五人福即同天生往招李俊臣臣名明漳之南靖人風流灑脫甚精劍頭俊臣許諾天生等回於途遇鄭一官與何錄天生招之一官舉高貴武藝超羣王余祖方勝許媽黃瑞即唐公張寅傳春劉宗鄭王等共二十八人於六月十五日大結燈線香花牲儀列齒序任以鄭一官為尾弟後告天地發生不同日死必同時之誓語畢燒化紙錢眾拜振泉為盟主大開筵席暢飲而散自此之後親契友愛勝於同胞推天生每用言挑撥諸人說日本地方廣闊上通遼陽北直下達閩粵交趾真魚米之所若得佔踞足以自霸陳表紀陳熱張弘洪隱高貴五人咸動心向振泉謀曰天生所言誠是大哥不可失此機會振泉曰公等如兒戲然奪人之國豈爾我數人而可洪隱曰非此之謂未知大哥如何大哥意若決則吾等中諸人立呼可就母煩周折其餘當徐徐誘之則大事成矣振泉曰事當秘密觀人而言倘一造次性命攸關諸人領諾而去洪隱張弘揚天生既得恩濟實意欲往乎明船中遙從砲臺經過見守臺倭番整肅羅列火炮齊備天生猛省一驚願與弘曰地重如此嚴謹如此整備恐難下手陸天曰地重難不過見我們船欲起身加意提防耶此何必介意天生曰若既胸有成算試畧陳其謀陸曰兩臺倭兵不過百有餘人所恃者惟數門大炮以弟愚見每臺只用有膽勇者五六人或清夜或黃昏乘其交換無備時衝入將守砲者砍倒地車扭轉連放數門彼知所恃者已為人奪安有戰志另擇一位脫勇者統之彼中赴殺再分百人兩邊放火喊殺則可得矣天生點

首曰所見雷同遂到明船與高齊李英傅春等商議其曰不來此時齊集舉事更待何時弘曰言之誠實不勝於終年浪浪馳逐乎天生曰還須與大哥酌定眾曰然同到思齊寓中天生遂與思齊勸進舉事齊曰凡事當料己料人方保萬全豈可苟且倘畫虎不成必反類狗天生曰兄所慮者恐人心未一乎齊曰然天生曰俟十二日請諸位令其各書名押號並密的策應備敵之計齊曰此最要者齊弟承行之十二日天生治席請二十七人咸至依次而坐酒至數巡天生向陳表紀曰今歲我等船隻不知交易幾多貨物配搭不知幾多覓金計搭幾多板銀計搭幾多何船得利何船虧表紀曰別船不知就弟船中計數虛頭大約獲利無幾天生曰冒波濤而涉風險不能得利亦難難矣果卿曰生理都姪奈此中抑勒不與我等親自關連彼當事掣肘亦客尚有三年不得貨者于大突曰我等出於千波萬浪之中反為僕奴東縛將幾間板屋放一把火大家焚去怕被銀錢不歸我等天生只管搖頭表紀曰長弟不用搖頭于大之言大都不錯弟亦有心久矣恨無首領提調耳今日大哥在此眾人協力衝鋒破敵之事弟獨任之天生曰二位酒言我等至此頂履別人天地休作兒戲思齊曰幸座中都是我等若有外人豈不惹出事來表紀曰小弟之言實出肺腑並非醉語果卿曰人生貴志志取碌碌何為凡我在座聽第一言眾曰謹聽約論果卿曰今日此會實乃天緣生於中國而搜聚一島况大哥德望素為人所欽仰共扶為主東時踞此同享富貴何如眾大喜曰是天生果卿即斟酒一杯禱告天地曰座中諸人苟有異心奪天其極之禍畢又斟酒一杯共扶思齊上座環跪曰今日之事大哥主之富貴與共生死勿管若有違約來者鳴鼓共誅思齊曰諸位莫非醉否何由莽若是天生曰大哥勿太樹我等所言實從心出今日化家為國在此舉取禍致身亦在此舉幸為主決莫作婦人之仁齊曰賢弟今日醉言恐明朝酒醒恐都忘卻豈不誤事天生曰應立個規矩方可果卿曰有單在此眾人各書名簽號以便調度眾欣然曰言甚有理遂各按名下書押號畢思齊曰願聽約和思齊曰齊實不本因一日之長既家推之凡事當聽吾言共成富貴眾咸曰母再後悔即赴湯火亦不敢辭飲至三鼓方散甫出門見天台地黑雨前風刀飛沙走石鼓浪與流令人震怖天明聞說海濤中有物長數十丈大數十圍兩眼光燦似燈噴水如雨出沒翻騰鼓舞揚威通圍集觀咸稱異焉聞三晝夜方息空中恍有金鼓聲香氣達通衢齊氏正在壯盛皆迷聞夢同家人岸上觀大魚跳躍對懷直洋驚倒醒來即分號一

一官聞之，不勝喜躍，方扶在觀踏，上座忽開四處，叫救火。一官忙啟戶視之，見眾人齊來門首，躊躇狀。問曰：列位火從何起？眾曰：都見是你家失火，故舉來救。至此又無，豈不怪異？一官曰：我家那有火起，或是拙荆臨盆，燈火射出，眾人知翁氏生，俱向一官作賀。今即後日必大壽，我們眼見光亮，這天非孽報也。一官謝稱不敢，眾散去。翁氏忙問一官曰：外面何故這般謠言？一官將眾人之言說了一遍。翁氏曰：此亦奇異，我方纔寢之時，畧定睡去，如日在岸上看那大魚一般，搖擺翻騰，沖我懷中，驚倒醒來，遂產一官。想此兒必有好處，當秘之，善為撫養。正秋七月十四夜子時也。一官自生子，見火光耀室，與夢中之意，心暗喜，焉惡齊率眾拜賀。過三朝十二日，恩齊道人請一官至寓，囑曰：此番舉事，惟汝年輕，汝須慎言，切勿輕漏於婦人之耳。一官曰：大哥不須過慮，又夫作事，自有定見，豈肯向兒女啾啾齊？如此足見賢弟少年練達，忽天生果卿至，問一官曰：數日忙甚，姪兒想都乖巧。一官曰：月裏孩子，脚且過日，天生曰：這就足好，但弟婦前此，事不可與知。齊曰：今日正為此特請他來，叮囑恐其少年失於檢點，倒亦老練。齊曰：如此，纔是丈夫所為。一官曰：事貴速，恐延日久，人多誤事。齊曰：總在八月間矣。天生曰：業已通知各位。一應

臺灣外記

卷一

五

索檣帆席，收拾齊備，乘秋潮將船悉放浮水，所有米蔬菓，加倍配足，使倭人不疑。船中軍器炮火，全賴果卿與子大二二位調度。其中路統眾，併上將軍衛卷，袁紀西路，奪炮臺領人，釘砲臺子，大槍入東砲臺，首人扭轉砲車，放砲者，倭臣由東南率眾喊殺者，莊桂其陳，熟從西北角抄入，放火喊殺。大哥與一官領一隊沿海接應。小弟與李英統人分路接應。其調度各船杉板預備者，楊總派定在單大哥可着人傳諭。期在八月十五早，恩齊接單閱完，將單文一官，令他前去密傳。一官隨到各船，通知調度。八月初四日，各船悉放落港心，整頓收拾，靜候十五日舉事。十三日，楊總壽誕，眾備禮作賀，留眾飲，獨李英酒多，乘醉而歸。倭婦王氏，接入殿動伏伺，於情濃之際，英將十五日欲併國王，幸忠吐露，馬王氏曰：砲臺兵許多，砲又大，如何做得？英大笑曰：你真痴婦，我們這些唐船，就許多人，又舊唐多少，合做幾路，放火的放火，占砲臺的占砲臺，幾個倭兵，何足介意，但勿驚慌。王氏曰：有備作主，我直驚慌，遂與英提撥，昏昏睡去。至天明，英志卻醉後語，梳洗畢，出門調理諸事。王氏即請伊兄六平到家，將英夜間所言，一一通知，囑其收拾貨物，免臨時慌張。王六平倭聞巨行，有心人也，聞此言而自忖度曰：此輩做起，其害匪淺，出首為是，就跪應曰：我就去收拾。

忙轉身到值日街，尋值日何必登。六平曰：爾可知這些唐人做的勾當，然登曰：不知汝胡這樣慌忙。六平曰：唐人結黨，約在明朝，就欲殺我，併奪登曰：汝有何據，而如其謀。六平將李英昨夜醉後對伊妹之言，細陳登曰：果有是事，速同爾去見當事，以便啟王。必登帶六平到當事楊復門首，問守門者曰：裏面誰在守者？曰：翁望皇在。登曰：可有唐人，應答曰：無。登囑六平，汝且暫避，我先去報明。纔來叫爾。六平點首，登入揚復望見，問曰：爾今日值日，來此怎處。登曰：有要話欲回，復曰：甚麼話，這樣要緊。登曰：可有唐人在此否？復曰：只望皇爾我三人。登曰：此就說也，無妨。將六平所言，伊妹始知一一陳說。復曰：王六平呢？登曰：現在門首，復曰：叫他進來。登出呼六平入，復曰：唐人是如何做事，爾馬知其詳。當確實有據，不可妄生枝節。六平曰：我原不知其情，因李英是我妹夫，昨夜來醉歸家，與我妹說其始末，囑勿驚慌，故此舍妹早間叫我去，我過去商量。我知而不言，罪同叛逆，特來出首，復曰：然有之。我此數日，見唐人備辦物件，收拾器械，與往歲不同，今汝妹之言，大約不虛。此乃土地之靈，王上之福，望爾且回去，別日來清數，爾亦外面打聽，我領他去啟王。望皇就辭出來，忙奔到家，見一官抱孩子，同女兒在觀踏線上，頑耍。蓋望皇翁氏父一官之丈人也。忙曰：一官不

臺灣外記

卷一

六

好了。爾們唐人做的勾當，被李英妻舅王六平出首，繞去啟王，就有兵出來擒拿。汝可速下船逃。一官聽見，魂不附體，飛跑出門，恰轉西，僕面遇天生果卿子大三人。一官忙曰：不好了，事已洩漏。王兵即出，可快傳下逃。我去報大哥。三人聞說，分頭轉傳各人。一官奔恩齊寓中，正遇陳袁紀，莊桂高賈余，祖何錦，傳春計議。忙曰：我又人來說，王六平出首事，已敗露。王兵即來擒拿。快些下船。齊曰：爾等快去，傳說各人速下船。只陳袁紀傳春二人，同一官恩齊，各執大刀，奔至海邊，見唐人紛紛亂。正十四日未刻，秋潮已漲，各船杉板木處花葉，日本小船名，悉灣泊岸邊。恩齊忙喚眾人下船，各各爭先急，搖到大船，起鎖的起鎖，起帆的起帆，當其慌忙之際，遠見倭兵亦四出擒拿，乃是必登隨楊復啟王，王傳領國將軍到，正在疑感間，欽差人來喚李英說實，而四處值日，見唐人鼎沸，造反。王隨傳兵馬奔出，撥將前去，護守砲臺。放打唐船岸上，有走不及者，或至海堤，無船者，有羣爭上船，而船覆者，有得上船而急搖者，恩齊招喚，快來抽起杉板，開駛出口。恩齊一船，正要開頭，砲臺上大砲連發，倭人亦慌忙，兼之潮落，風又微順，各船亦悉轉頭，坐潮緩緩而行。雖地聲不絕，卻無疎船。一個時辰，船成出口。恩齊站在尾樓上，見將到汀仔，令人放炮，打招旗，傳令

今晚曾泊此處謀事但思齊既伴脫虎口船不急若而就泊港外豈不虞倭人出追乎
日本因前犯浙閩粵東三省邊界據拉陷城總制胡宗憲令大將戚繼光進捕勦殺
殆盡所剩回者可數國王從此將大小船隻去脫以絕不肖倭人出洋作惡思齊焉
之熟矣料他船隻難難以進起正傳灣泊諸船聞說炮悉一條艘俾住落各搖
杉板到齊船中齊集家人上船互相安慰畢乃曰幸脫此險不知諸兄弟可有失落
否天生曰都下來了並無失落齊著圍坐齊曰只差一比就成事矣非天意若不
是一官通知幾字遺難此亦列位福氣但不知何由得知一官答曰是我丈人住楊
復班中算數何必登領王六平出首說我丈人被酒漏言英兒嫂對伊兄六平說
其收拾貨物因此六平得知正任出首揚復著我丈人且回就去找我丈人飛跑
來家叫我快走出門就遇他門三位方說與知分頭通報因此得脫齊問英曰
汝昨晚如何與弟婦說英曰醉了亦都不知有說甚麼話呆卿曰醉後失言往往有
之今悔莫及且速商量退步齊曰出來共多少船隻天生起來點數共一十三隻當各
分配支更聽吾號炮一齊放炮曾到名山再作商量支更曰舟山何用若到舟山人
都散了人散則孤立難以濟事依小弟管見將此十三隻船乘此秋風直駛臺灣安

臺灣外記

卷一

七

天生曰此言有理齊曰就煩表紀于大二位為頭程日曉號夜放火箭以便觀
望跟蹤天生曰如此卻好暫且過船料理眾各告別十五日天明思齊船中號炮三
響各魚貫隨行計八晝夜方到臺灣即安設營寨撫恤土番然後整船出掠悉得勝
焉故閩浙海郡咸知思齊等踏查橫行一官又紹祖已死幸弟麟二後名芝虎同其
四弟芝豹從兄芝莞附搭魚船往尋是以聲勢愈大天啟五年乙丑秋九月顏思齊
因往豬頭山打圍回來即請羅縣數飲適度隨感風寒自不知不起與天生諸人訣曰
共事二秋本欲與諸君取富貴豈期今日染此重病中途分別天生等慰之曰疾病
人所難免時加調養自好何必過感齊曰雖然余大數已盡難與諸君揚帆渡海
耶言訖嗚咽而死天生等隨即殮煨飯俟眾軍掛奉百日方祭奠除靈十二月初
二日天生集諸位商議再推一人統眾方可果卿曰弟有一言奉告不知列位尊意
如何眾曰所言合當豈有不遵之理果卿曰我等這番作為雖未得日本而禍不臨
身兄弟們又完全此乃皇天厄降今欲再舉一人統領諸軍弟恐新舊愛惡不一倘
苟且從事自相矛盾反為不妙然統眾亦非易事當設立香案禱告蒼天將兩碗椰
下連得雙筊而碗不破者即權之為首管見如此不意有合眾意否眾曰此論最

庶無後言隨擇香案各拈香碗告畢依序向前拜祝兩碗擲下粉碎無一完者咸
踴躍焉惟一官尚未擲又忽其年無一官晚將兩碗擲下恰好一個聖筊碗不破
眾皆駭然一官取起擲下復如前狀曰我不信取原碗當天禱告我等大哥已死
欲推一人領諸軍天若相一官再賜兩筊眾願相扶又連擲兩聖筊碗不破間有不
信者禱告擲下復如前如是者屢屈指計之共成聖筊三十眾齊關曰此乃天將與
之誰能違之吾等願傾心矣天生曰當選吉日楊煙曰初八日大吉我們尊拜一官
為首

按羅歷明手諸事多說拜劍躍起遠扶芝龍為首又一說芝龍與陳衷紀陳
熟等十人各乘一舟亡臺灣為盜風引桅帶攬而為一各駭普曰謀以三通鼓而
聞春立為主帥至龍忽聞此皆互疑兩可難為信史余先君諱美懿生同時從承
勝伯鄭彩珣弘光督師江上繼而福州共事署龍驤將軍印至丁巳改職歸誠往
粵東連平州始末靡不周知口傳耳授不敢一字影捏故表而出之噫使當時即
亡查為盜既名芝龍則成功後何而生於後作何附會鄭芝龍平耶一官功題諸
致崇禎間林鈺芝龍一官是一人耶或是二人鈺粹然不能對奏臣待罪京師

臺灣外記

卷一

八

料里之乘不能詳知查實回奏出遂服藥死據云十船相連尚隔有十餘丈二
十丈之間不知海船難比河船駕駁相近則兩船必有一船碾傷灣澳落鎮若相
近則兩船亦難獨全兩船且難相近何况十隻船之挽帶可挽而為一乎附錄於
末以待採風者擇焉

附記芝龍從顏思齊為盜時名一官至齊死結十八芝番為首名芝龍于招安之
日重賂雷道縉紳獨林鈺不見其使不受其禮反其腹背者之曰人有向善之心
而不與人為善者非也與人為善而又因以為利者亦非也遂以義士鄭芝龍收
鄭一官功題報投職後鈺拜相一日侍講崇禎偶問及鈺以有人密奏其事不敢
對附會其說出即服藥死

眾欲以初八日扶一官為首一官曰弟年譜在諸兄和宜敢越俎天生曰此乃卜之
於天直可逆也一官曰既卜之於天亦當決之於人前大哥在日諸公在上弟不敢
置喙今日象舉為首應有一番盤繞上下分明實難難觀無異倘使如前無上下
之別無賞罰之令弟決不敢承此座天生曰不意吾弟年紀雖輕議論大有經濟果
卿曰經濟豈在年紀周瑜十三歲尚為都督迨至赤壁身經程普不服及觀其調度

甘拜下風今日吾弟所言象頗折節相懇拱聽約束一官曰既承諸兄以天意相推
見能但初八期亦太過恐辦不及况是戌日與弟命不合我看十八申日申子辰
會合且備辦物件亦得從容天生曰如此最妙今要備辦何物一官曰旗幟者乃軍
中威儀不可不新當一樂更換並中華師旗一面俾眾人咸知所尊禮餉者乃軍
命脈不可不積身上要得其人船隻器械乃軍軍衛身以禦敵不可不堅利而時為
修葺決策取勝須得善畫佐謀之士爭先破敵全賴奮勇膽略之夫鼓勵則賞罰當
明禁辱則陞降必慎故令出俾眾知所專然後進可取退可守不但踞此撤爾之士
即橫行天下誰敢與敵我今擇于十八日承接統領諸軍徐佐謀督造主餉監守外
另送十八位作先鋒家曰謹受教一官曰我今為首取名芝龍吾弟芝虎芝豹芝莞
芝燕其餘一十三名芝鳳芝彪芝麟芝豹芝蛟芝蟠芝鸞芝鸞芝鸞芝鸞芝鸞芝鸞
故盒內告天括者者即名之以應十八日之數天生向眾曰據所言并然有條隨分
道備各色旗幟並收拾器械物件候用十八日金鼓齊鳴三聲炮響中軍船上暨起
帥旗一官即以天生為參謀表紀子大為總監軍陳林望為督造監守楊標李英
管理一應糧餉果卿為左右謀士自名芝龍其胞弟芝虎芝豹大功弟芝莞族弟芝

燕餘十三芝當天括就名數各拜天地祭獻海島以及舊主恩齊舉三讓然後登座
曰芝龍非材既承諸位推舉惟天在上可表厥心外則君臣之分不敢借私恩以害
公內則兄弟之情亦不敢借公威以背義倘有不及仰賴諸公指示若正行間全仗
諸公協和河山帶礪富貴與共其末紀曰公帥以正孰敢不正天生曰眾人碌碌全賴
主公提調芝龍曰凡事豫則立故天時地利人和得一則可以有為象曰然遂設宴
慶賀盡歡而散芝龍既為眾所推統領諸軍即料理船隻整頓器械件件完備

臺灣外記卷一終

大清 九閩珠浦東旭氏江日并識
廣福英陸錫斌識
卷二
臺灣外記
祭善繼出海招安
天啟六年丙寅二月龍集眾會議曰今諸務頗已就緒豈可坐老其饒我欲領戰船
十隻快哨三隻配坐前往金廈一以觀邊境二可取糧餉不知諸君意下如何袁紀
曰主君此舉甚是大人情則力倦勤則思愈劉先主之所以泣解肉生也芝龍即令
呆卿表調撥船隻並選精壯勻配呆卿二人前去派定開單送閱第一號先鋒芝
虎芝燕第二號先鋒芝鸞芝鸞第三號後衛芝彪張湖第四號後衛芝鸞李朋第五
號衛鋒芝蛟芝鸞第六號中軍主帥參謀天生呆卿左右親軍芝豹芝龍第七號護
衛芝先芝蟠第八號護衛芝燕陳表紀第九號遊哨芝麟陳熱第十號監督芝鸞英
化龍每船各配六十人哨探船仔二隻芝鳳芝鸞各配二十五人悉給發口糧一月
擇三月初三日出師其餘林望楊標李英高貴方勝傳春等領諸軍看守察棚芝龍
看畢曰調撥得宜但不知先往何處袁紀曰今南風已發呂宋船以及暹羅吹哨吧
各港皆可從澎湖下緩緩坐風半逆半順接至甘吉等處芝龍依其議至初三日
連舟出海行二晝夜初五早龍又令人上桅觀望望者回報曰看前面的山不是南
太武取是北太武南武係漳鎮海衛地北武係泉州同安地龍曰夜來南風駛上為
是遂傳令各船火炮軍器勿得參差初十日犯金門十八日犯廈門四月杪下犯粵
東之靖海甲子地方時太平日久人不知兵衛所雖有指揮千百戶水寨金門遊擊
欽依把總諸官悉承陰襲寬衣大袖坐享君祿其所轄軍士亦應插點卯而已故芝
龍得肆志過船一鼓而擒登岸搶掠殆盡其累有紀律者不許過婦女屠人民縱火
焚燒斬又稻穀比來風橫行羽檄飛報沿海戒嚴當事者咄咄一善美展惟查鄭芝
龍係泉州府漳吏鄭紹祖之子六歲時曾受知府祭善繼撫石不責之恩即起善繼
泉州巡海道招安芝龍善繼抵任又奉巡撫朱欽相檄差旗款黃昌邑係泉州府禮
房有口才與紹祖共事迨善繼為海道委之齋諭出海招安時鄭芝龍統船隨風馳
逐適逢雨水不順失於收成富者過難米價騰貴游手好閑惡性投之芝龍將奪來
船隻分配駕駛因而日盛邊將望風披靡不敢與敵偶彈沈諸船於瀕洲忽報海道
差官到芝龍廷之上船昌奇曰數載道別果然一表魁梧真將軍也龍曰流落海外
久離鄉井凡諸親友有失候問今日何幸遂渡海而屈臨至此執手至官廳復禮獻

久離鄉井凡諸親友有失候問今日何幸遂渡海而屈臨至此執手至官廳復禮獻

於粵昌奇曰老拙與令先專共事時將軍燒有六七歲頑要丟在鄰者太守烏紗帽本府自贊將軍非凡將軍尚能記憶否芝龍曰兒童時事影警甚知昌奇曰現任海道即當日將軍所擢之太守也龍曰何海道就是當日太守昌奇曰然如將軍揚名海外恐為沈迷專道老拙前來相勸有論在此芝龍折其論曰

自你齡歲時儀表可愛豈料壯年海濱寄跡使閱之惘然諒情非得已耳今特遣旗鼓黃昌奇前來宣諭及你部屬人等幸勿久戀迷津須當速登彼岸本道當為力疏實刀買損承作聖世良民從此安插復業歸農坐享太平和好家室言出於衷幸其聽之此諭

芝龍觀畢曰海上弄兵原非本意因寄跡東洋受困倭人迫而成之今既承道憲嚴命豈敢固執以自德意自與諸將領商之芝龍心感善繼之德遂傳集眾頭領曰我想飄飄海外虛度歲月總無了局今道憲招安意欲就撫不知諸位心曲何如某紀曰主公就撫道憲決然棄我我等並無夙昔之交雖今日指至公餘府倘後來道憲陞轉官勢難繼有司不諱那時進退維谷乞假我船隻仍回臺灣同李英等觀看至公得意紀等再相尋未遇不知至公允否龍曰某紀凡所言亦是一卷豈有不聽

臺灣外記

卷二

二

之理某鄉子大陳數等一十三人齊向前請命欲與表紀同去龍即撥大小船六隻糧餉新布帛器械俱各滿足分支過臺芝龍統船十二隻計八百餘眾同昌奇入泉州港詣棘門去衣帽龍與芝虎豹等二十人背細泥首階下恭善繼令釋其縛慰撫之曰爾原是有家子生在公門况又容貌堂堂雖你父已死汝應立志以圖上進光耀門閭何忽作亂階飄流海外而暴暴至此倘非本道豈能瓦全今既翻然而悔責於自新本道應為汝詳請上憲通行府縣安插得所芝龍曰此實迫於後番不得已也非芝龍敢萌此不肖之心善繼曰誰能無過第悉知而不改今你能改自足完人將來功名未可量也龍等叩首稱謝出守候軍門安插回矣

評 昔日高牙劍戟

今朝低首叩棘門

評 一書非是能說

欲報當年擲石恩

豈料巡撫朱欽相染病甚重一切事務悉暫開起月餘方愈檢閱文書見鄭芝龍已招安立批該道即為安插並將船隻軍器進存造冊報繳善繼見批即著昌奇將鄭芝龍所帶人眾開道籍貫住址以候發文行縣安插一應軍器船隻另造冊以便繳報龍許諾遂完即繳昌奇去芝虎說龍曰虎不可失威人不可失勢今當事舉動不

過欲散我們黨拜聖羽職將來禍福未定不如乘今夜潮退揚帆而去龍聞言僥首不答芝豹曰三哥所言誠是不可錯過追悔莫及龍曰逃身道憲一片好意芝虎曰不提道憲還可若提道憲早該去了龍曰何說虎曰道憲善款如此安插我們以為恩莫大矣安望具有格外乎況汝又未投有官職倘後來有事衙門深遠那時呼應不靈將奈何龍頓悟曰若非吾弟提醒幾乎為其所誤遂囑芝虎等密傳收檢於是夜三更於船上放砲三聲隨潮而去

評曰 因無薄福難難

頓使英雄脫龍籠

芝龍即將船隻人眾駛到圓頭外灣泊善繼聞報知龍仍遠去憤曰這輩小人反覆不測真難憑信既不受德化則當以法處之隨撥文行各衙門所府縣整備以防劫掠另具文申請軍門時朱欽相內擢起程新撫朱之愚尚未蒞任勦撫之議因此既延鄭芝龍得以從容將各船彈洗整頓帆席索纜軍器旗幟乘此北風遂下粵之海豐攻打敬頭村又犯甲子靖海二所崇禎元年戊辰正月芝龍從粵回閩銅山沿海戒嚴全隊泊津浦之舊鎮朱之愚檄將都司洪先春會把總許心赤陳文康等合勦之惡字魁飛進士出身大興人芝龍偵知今芝豹領船五隻敵先春芝虎領船三隻

臺灣外記

卷二

三

敵文康芝虎領船三隻敵心赤龍與芝風等率大隊從中夾應又著芝鷹各領快哨三隻作遊兵救援遂進師相過於連江將軍洪先春擇船合進互相攻擊自辰至酉衝突數十次未分勝負會潮泛漲風起流逸心赤文康二船被流所脫不能成隊先春首尾受敵無奈收入舊鎮撤銅山懸鐘陸鎮海指揮千戶把總調撥精壯軍士前來配駕另弔附近沿海鄉勇各出備捕芝龍以先春收入舊鎮亦不追趕就鳴金收軍泊陸鵝外嶼忽細作報報洪先春調各衙門所軍士配船並鄉勇齊擊不日即出兵龍亦整船揀將欲決離龍芝豹向前獻計曰洪先春奉巡撫差遣便於調撥何不將計就計破他龍曰計將安在約曰來彼在舊鎮調撥軍士鄉勇我帶一旅分為兩隊登岸扮作鄉勇前去策應哥等即統大隊攻擊俟將文鋒時我在岸上兩師殺起則水陸受敵一鼓可擒龍曰此計甚妙可來今夜人靜悄悄帶眾登岸須要小心不可露出圭角約曰自然相機而行哥亦速整登舟師來約將海豐槍的鄉壯旗幟暨起挑運二百人乘黃魚帶芝麟上岸時洪先春調來銅山懸鐘二所軍即配在船其附近鄉勇令其按隊屯割候齊日則放炮陸謀夜則定更伏路提調周密芝豹於是夜領師登岸天明至鹽墩造飯食畢緩緩而行至黃昏到舊鎮見調鄉勇先至威

安頓無混分其半與芝麟。曰汝往洲尾屯割。我在此安營。若問汝是何鄉來的。汝可應是浮南橋。若再問汝鎮海衛軍可來否。汝可應他隨復亦來了。若問汝姓甚。說是楊德。若問汝同來者是何鄉。汝說是湖西黃歇。倘外面有信。彼船出港。當看我這裏連珠火箭起。便一齊喊殺。尋岸邊船隻。無論大小。搶併合攻。須謹慎在意。不可孟浪。誤事。芝麟依令往洲尾。凡所過問者。悉照前答之。先春見船隻收拾完備。諸軍陸續將齊。惟鎮海遠未到。正調撥分配間。忽瞭望砲響。快哨飛報。賊船至。先春即發令各起鎮乘潮沖出。再至港口。即遇芝虎。虎站尾樓上。高叫洪先春。今日昔必擒汝。春見虎船隻語言狂妄。隨催遣各船圍攻。曰先擒此賊。以挫其鋒。指揮聞聽見岸上砲聲不絕。喊殺連天。快哨飛報。有賊從岸上殺來。先春疑感未定。而芝龍大隊至。春無奈。向前督戰。芝豹之麟散散。擄併魚船。猛仔。搖旗擂鼓。從舊鎮港出。隨先春船後。合攻殺來。春首尾受敵。坐潮而逃。諸船無帥。咸呈散。高芝龍大勝。會同豹麟。亦不追趕。鳴金收軍。令芝虎領船五隻。灣白石頭。以作犄角。又令芝豹領船五隻。泊港口。以備先春復來。自領全隊升鎮。隨潮至舊鎮。擄併諸軍。另著芝虎登岸。安撫附近鄉民。禁餉。馳先春走到甘吉。回望芝龍不追。其神方定。見南風微起。即令駛上金門投盧遊擊。再整船勦捕。遊擊盧航英。原籍山東。衛陰。製百戶。少年猛勇。前身穿楊之龍。乘精武藝。因日本倭番。統船犯閩浙沿海地方。總制胡宗憲。題山東。恭將威繼光。前來征勦。繼光素知航英。猛勇詳請隨軍。由浙入閩。屢建奇功。陞千戶。迨與化階繼光奉令恢復。即著指揮使馬飛龍。統船。航英副之。從福州港出水。陸合。航英由陸路至浦尾安營。選百人帶臨時。硬欲去偷城。賊時硬者。係竹打通。鋸斷。每節共串以繩。繫頭上。另縛一橫。未用時。放鬆。則軟。欲用時。將索推緊。則硬。如一枝竹。將頭上橫。掛住城。人可攀援而上。光帶此令。大隊掩旗。息鼓。隨後而進。看火箭為號。使倚梯。攻打。行十餘步。先將手按百人胸前。內脈浮跳。悉即發回。如此數。換至興化府城下。只有自己與大旗。李。明。二人。側聽。鼓。三。更。二。點。遂將臨時。硬掛住城。口。合。刀。爬。上。伏候。巡。吏。來。擒。刺。之。取其衣帽。穿。戴。敲。鑼。擊。柝。緩。步。接。巡。凡。遇。者。悉。砍。死。抵。府。署。靜。數。方。交。四。候。番。酣。飲。成。熟。睡。焉。二。人。偷。登。鼓。樓。將。打。更。者。殺。倒。令。李。明。下。去。附。近。處。放。起。連。珠。火。箭。將。所。帶。火。藥。點。燒。房。屋。喊。殺。自。把。樓。上。大。鼓。孔。爬。進。在。內。李。明。大。號。放。起。火。藥。亦。發。倭。番。睡。夢。驚。醒。不。知。兵。從。天。降。腰。中。互。相。砍。殺。不。攻。自。敗。城外。大。隊。見。城。內。火。箭。連。發。光。焰。燭。天。掌。號。放。砲。喊。殺。蜂。起。雲。梯。齊。洩。倭。番。兩。難。相。顧。惟

爭開四門逃竄。繼光復得城池。撲殺餘火。安撫百姓。立即整軍。追捕。倭番。奔下火板。乘潮而逃。將出口。又逢馬飛龍。督舟師。至。夾板。砲聲。轟天。哨角。蜂門。龍。龍。揮。諸。船。且。避。其。鋒。航。英。向。前。高。叫。曰。養。軍。千。日。用。在。一。朝。調。我。們。前。來。原。是。合。歡。宜。有。陸。師。殺。水。師。反。縱。其。走。他。如。今。是。傷。弓。之。鳥。迷。當。進。兵。以。火。攻。之。再。無。不。勝。好。漢。者。跟。我。前。進。其。船。首。吹。飛。龍。聞。英。言。遂。不。敢。進。亦。即。發。令。鼓。噪。助。威。一。齊。攻。擊。航。英。將。火。箭。噴。筒。火。朗。盡。放。倭。番。雖。精。砲。火。為。鎗。其。余。山。上。日。夜。破。下。船。又。逢。此。勁。敵。終。有。膽。戰。心。驚。砲。發。志。不。準。故。各。船。無。不。失。機。兼。之。航。英。坐。上。風。來。勢。所。攻。火。器。械。咸。粘。船。上。况。倭。番。船。係。打。倘。油。道。的。粘。着。者。火。盡。發。火。借。油。力。風。助。火。威。首。先。二。隻。火。起。倭。人。救。之。不。息。各。跳。水。死。其。餘。火。板。望。見。無。心。戀。戰。惟。逃。而。已。此。役。航。英。首。功。權。指。揮。轉。陸。遊。擊。大。有。聲。名。召。守。金。門。時。巡。撫。朱。之。愚。接。洪。先。春。初。敗。請。兵。信。飛。檄。盧。遊。擊。帶。船。與。洪。先。春。合。征。航。英。正。在。進。員。知。會。忽。洪。遊。擊。來。投。哭。折。致。敗。情。由。英。曰。量。此。小。醜。無。難。平。也。長。凡。寬。懷。隨。整。頓。本。轄。舟。師。同。先。春。進。剿。偵。者。報。芝。龍。龍。龍。第。弟。曰。盧。遊。擊。雖。稱。將。領。素。未。建。勳。敵。况。今。老。矣。無。能。為。也。謂。之。虎。曰。汝。帶。雙。帆。船。五。隻。扮。作。商。船。陸。續。寄。泊。島。美。浩。澳。芝。莞。汝。帶。小。魚。船。三。隻。前。往。米。鎮。一。帶。釣。魚。哨。探。若

盧遊擊船出。即飛報之。虎。以便合攻。分撥去後。龍。帶。船。八。隻。出。泊。陸。鵝。候。敵。其餘。船。隻。令。芝。鵬。芝。燕。等。盡。藏。散。處。看。我。退。師。出。沖。擊。則。彼。可。擒。航。英。自。負。昔。日。威。名。大。意。欺。敵。一。見。芝。龍。船。隻。數。隻。即。揮。軍。沖。擊。芝。豹。率。二。船。接。戰。未。幾。合。即。退。龍。鼓。全。隊。齊。進。互。相。攻。打。未。往。沖。突。奈。風。稍。逆。龍。亦。退。下。英。見。其。連。敗。乘。勢。追。趕。芝。虎。得。芝。麟。報。尾。其。後。順。風。而。來。大。叫。勿。起。有。吾。在。此。龍。見。虎。船。已。到。即。揮。諸。船。轉。戰。英。聞。後。有。賊。船。遂。同。先。春。擊。之。芝。鵬。等。見。龍。師。退。至。港。口。亦。合。出。齊。沖。航。英。船。隊。遂。散。芝。虎。芝。豹。環。擊。英。船。英。身。中。五。箭。負。傷。死。戰。豹。將。搭。釣。搭。位。芝。虎。一。躍。過。船。連。砍。數。人。豹。亦。乘。勢。跳。過。大。喝。落。艦。者。不。設。航。英。遂。被。芝。虎。所。獲。龍。見。二。弟。俱。跳。過。航。英。船。隨。合。龍。前來。鳴。金。收。軍。龍。忙。過。船。喝。虎。曰。休。得。無。禮。改。容。向。英。揖。曰。舍。弟。魯。莽。誤。犯。威。風。其。將軍。汪。某。矣。敗。將。惟。有。死。而。已。將軍。何。必。加。禮。芝。龍。曰。將軍。朝。廷。命。官。龍。安。敢。不。敬。禮。非。龍。敢。拒。將軍。實。不。得。已。耳。英。曰。昔。聞。將軍。業。已。招。安。而。又。逃。出。今。將軍。不。殺。航。英。意。欲。何。為。龍。曰。某。之。受。招。安。者。實。威。德。道。意。前。日。之。恩。故。不。論。輕。重。論。到。即。釋。但。道。憲。書。數。獎。屬。無。別。不。過。分。散。安。插。而。已。因此。大。眾。失。望。不。得。不。逃。去。英。曰。以。將軍。之才。能。應。為。千。城。重。寄。豈。肯。碌。碌。無。聞。難。怪。將軍。其。然。龍。曰。苟。一。爵。相。加。應。為。朝

廷効力東南半壁即可高枕矣。英曰：英不才，無力保衛，當為將軍力揚龍旗，謝帶之。虎等過船，令眾船鳴金鼓，送盧將軍回師。英當被獲之際，自知必死，不料之龍如獲相獲，心實感激。次日，船進廈門，見都督俞咨卑，即大猷之子。陳說戰敗情由，以及芝龍始末衷曲。咨卑曰：老將軍所言雖是，但我們武將，只管征戰，至招安非所職事。況將軍被獲後，愈難言矣。英聞被獲後之語，羞愧無地曰：未將老而無能，故此被獲，但彼倭港中，意又不不得不為之言。正古人所謂知而後言也。咨卑曰：將軍不令征勦，今既如此，亦算火機。本都督未便擅議，應自赴省，聽候軍門處分。可也。英作謝而起曰：謹遵諭退去。咨卑即飛移軍門，請英亦起身。途次泉州，時蔡道憲已內轉，僅留太守王猷。猷英謁，欲散問勝負。英備述始末，稱芝龍將才，因前受無職空為安插，恐勢官敗壞，故此逃去。倘當事假以一命，決可再招。弟細思若招此人，年少英勇，盡可用也。猷點首曰：將軍所言，甚得權宜。撫恤用人之要法。英遂赴省，但朱之愚已接俞咨卑報文，內有云：盧遊擊舟師戰敗，被獲放回，辱身辱國，莫此為甚。之愚之惡，正欲修文復咨卑，而卑已親至會見之。憑責卑須實帥刻期撲滅，豈可延緩。船告地方咨卑即飛報于戶馬勝，百戶楊世爵統船二十，前去勦捕。勝與世爵出泊鎮海。

臺灣外記

卷二

六

衛爵謂勝曰：芝龍在舊鎮，我們二十隻，分為兩隊，明早我乘潮起，直入海內，搗其穴，彼必然情急死戰。俟潮退，請其出港，公督十隻合擊，彼必星散，一戰可以成功。勝曰：此議甚妙，運與世爵分船，各約照應。芝龍適在東鎮，瞭望鎮海有許多戰艦，即著兩個能幹軍士，作漁父坐小艇，帶鮮魚數鮑，混入船內，以賣魚為由，偵探消息。高偏里許，各相喚爭鬪。二人望見樓上插五方旗者，權貴之故，意呼若海面不寧，難作生活。今幸大師進勦，我們就有性命。但不知老爺是誰軍士曰：我這船是馬老爺那船。是楊老爺，極出名會打仗。始末皆說。二人聽畢，收了魚錢，飛駕從江運舊鎮。回報芝龍方知是馬勝楊世爵奉令前來。芝龍聞說大怒曰：亦不必煩，哥哥動身，弟自領船十隻，擒此二賊。龍曰：馬勝二人是千百戶中之最驍勇者，吾弟未可輕視。虎曰：哥哥何長別人志氣，若不先擒此賊，誓不為人龍曰：吾弟既欲前去，須著芝豹同行。凡事要相機而動，不可徒恃血氣之勇。虎應諾。即領船十隻，同乘潮著出港。天明到將軍澳前，擺旗擂鼓，而進。馬勝二人遇之，笑曰：狂奴來尋死，發令迎敵。自至。火烟蔽空，往來冲擊，不分勝負。龍見虎持然而去，虞其有失，自帶船六隻，前往觀戰。馬勝二人正在酣戰之際，忽見虎後添船，未知幾多。遂爾怯戰。被芝虎冲過，持火鞭

擲去火蓬發，世爵同軍士救無及，俱赴水死。馬勝見世爵船中起火，轉舵欲拋芝豹尾，後趕擊。虎又從敵與戰，發牛頭炮，將勝船打穿。延着火藥桶，火馬勝情急，抱銅炮沉於海底。虎豹揮船攻紫龍，又合擊。連沈船三隻，餘艦星奔。龍方鳴金收軍，仍回舊鎮。馬勝所統之船，沈沈五隻，敗壞六隻，其餘傷殘者，回報失機情由。俞咨卑知馬勝將陣沒，即咨副總兵陳希烈，刻日進勦。偵卒探報，芝龍龍曰：希范酒徒，取一鼓破之。遂整船出，相過於杏仔。芝虎首冲其船，豹繼之。人莫敢禦。范坐潮邊，芝虎芝豹等合攻。楊六揚七船不敢前。洪應斗四面受敵，勢窘。發火自焚。張運舉抱炮就水。死。船俞咨卑接報，調閩安興化永寧銅山陸鶴懸鐘鎮海金門眾指揮千戶諸船齊到。聽令出師。龍偵知集諸弟會議，芝豹勸龍且避，粵東龍曰：咨卑青裝統務，徒請父書，虛有其名。何必遠避。芝虎曰：弟願為先鋒，龍許之。整船以待。俞咨卑調軍已齊。以指揮張挺桂于戶林威二人領船各五隻為先鋒。指揮楊國柱李應龍于戶吳虎傅奎各領船五隻為合後。咨卑自坐大船一隻，暨帥旗為中軍提調。又令指揮黃騰胡如海黃庭李廷玉于戶周之士何世雄林魁姚應村百戶王飛熊李夢斗等各坐船一隻為中護衛冲鋒。以遊擊高世祿為監督接應調撥。已定。擇日祭江出師。芝

臺灣外記

卷二

七

龍在舊鎮，日則差芝虎芝燕等輪流駕大船十隻，快哨二隻，於陸鶴將軍澳瞭望。如有敵情，即便飛報。忽廈門細作探報，都督于六月初八日出師。龍即諭諸弟曰：明日此敵推王飛熊林威李夢斗三人深識水務，兼有膽略，當先除去。其餘碌碌，難不足介意。令芝虎為副將，芝燕為船十隻為先鋒。又著芝豹之蛟芝風芝勇芝獅芝鶴芝鷲芝鷗八將各坐一船，乘夜潮駕出青水港，然後回頭約明日午時，從東鎮殺來。又令芝亮芝麒芝燕芝蟠四將領船各四隻，作左合救護。自領芝龍芝鷲共船六隻，居中策應。是夜三鼓，龍統眾出泊陸鶴。天明，各軍大隊列陣，颯颯炮聲，振天。烟炮如雲。芝虎恃勇，率諸眾冲船，與林威李夢斗等互相攻擊。自辰至午，雖各損傷，卻未分勝負。芝龍見不能取勝，又望芝豹之船未見影響，無奈親督諸船，亦齊冲入。忽孫雄船被芝龍尾送一炮，打沈。各軍見雄船失，亦催船齊圍攻。將及酉時，芝豹大船已過東鎮，聞炮聲不絕，順其風潮，趕來。咨卑見後面又有賊船將至，急傳令與商世祿帶領船隻分禦。世祿奉令，方指揮轉船欲去迎敵，別船諸將不知，是要分軍。誤為退師。各轉船一時全軍開動，大副咨卑制按不住，被芝虎芝龍芝亮芝燕四將乘虛奮擊。首首林威二船發火。芝豹之蛟又從後殺來。首首尾受敵，東之潮起風迷，各星

散而逃。谷卑亦逃。芝龍揮軍急追。又連擊壞船三隻。至浯嶼。天啓方鳴金收軍。

往舊鎮芝龍就撫

戰赤湖劉香殞命

清 九閩珠浦東旭氏江日昇識

宗禎元年六月初九日。俞咨卑遁入廈船。不得達隊。而軍失紀律。快哨又報。芝龍大隊咸屯島美浯嶼。急傳指揮傅廷領船十五隻。前去南山邊青崎一帶灣泊。防其突入廈門。百姓驚慌逃竄。咨卑亦不登岸。即俾水仙宮前。芝龍至五更水漲。吹角進師。主整船迎敵。芝龍播鼓為首。主船稍怯。龍乘勢趨其大隊齊攻。主大敗。羣急催師進。已無及。與志回舵星奔。龍追至海門收軍。號令不許登岸搶掠。即退出廈門港宿。夜天明。仍將舟師收回舊鎮。咨卑走至三叉河停泊。申報故再大會師合剿。工科給事中顏繼祖論俞咨卑疏有曰。

鄭芝龍生長泉州。凡我內地之虛實。了然胸中。加以歲月所招。徐金錢所誘。銀聚艇數百。聚徒數萬。城社之鼠。孫甘為牙爪。郡縣之胥。復盡屬腹心。紳紳偶有條陳。事未行而機先泄。官府一告。甲造謗而乙訛言。復以小惠濟其大奸。擅賢而下士。劫富而施貧。來者不拒。而去者不追。故官不憂盜。而憂民。民不畏官。而畏賊。賊不任怨。而任德。一人作賊。一家自喜。無恙一姓。從賊一方。可保無虞。族屬親故。擊楫相誼。虛往皆得實歸。況若向現任官抽豐。傷或上岸買貨。討水則附近咸望。牽羊載酒。束帛承筐。惟恐後也。真耳目未經之奇。變古今曠見之元凶也。誰醞釀以有今日。則大將軍俞咨卑。無所逃罪矣。咨卑七尺魁梧。自是將種。奔馳水陸。効有微勞。只因以吳淳夫為兒女婿。淳夫晉江人。庚戌進士。綬索相連。狼狽相依。遂至貌簡書如弁髦。視桑梓如秦越。丙寅招撫之議。實傾賊寶。以充私索。敢於並浪。主張爾時。按臣周昌晉。及藩臬諸臣。多訝其非策。而舊撫之欽。但憐地方疲困。不樂觀兵。姑聽其言。收楊六楊七以為用。豈知撫寇者。必未撫之先。曉以利害。示以兵威。使彼搖尾而乞憐。又必既撫之後。散以原籍。領以的傳。使之樂業而安生。而咨卑招之海。仍置之海。首從無分別。商民任劫掠。故今日搜撫之職。即前日作賊之人。且也殺人。可以不死。家享巨室。良田之樂。而身披黃蓋。腰金之貴。人皆有所利。而為賊。何所惡而不為賊乎。去年春間。羽書給綵。咨卑抱頭三山。次起觀望。及標船標兵。陸續先發。咨卑始出。副將陳希范。嗜酒有舞。占風無智。泊舟銅陵之內。流連杯酌。哨探報警。展被報。賊已迫。而纜未解。無怪九十餘之戰。艦十餘人。

之壯丁盡投烈焰而葬魚腹也。最可痛者，把總洪應斗、張運舉、奮不顧身，手刃賊級數顆，賊以火攻應斗，運舉以火攻賊，賊鋒稍挫。希范之揚帆遠逸，揚六揚七之袖手旁觀，應斗自知不免，發火而自焚，死運舉勢窮，抱銅炮自溺於海，底有心人咸為流涕。希范既以身死，猶擬應斗以未知者，落日在上，將誰欺乎？此恤典宜急，以慰忠魂。至撫臣朱之德、嚴檄揚六揚七，而杳然無蹤。希范始縮舌，無辭。臣勅希范並及希舉，人皆謂二將必伏斧鉞之誅，而錢神有靈，冰山是倚，白簡已入長安。希范尚揚揚自得，儀仗鼓吹，放銃開門。希舉則掩耳偷生，聽強寇蹂躪內地，游戲於同安海澄石碼之間，以至賊突入鎮門，離漳郡僅咫尺，非縣令曹履泰劉斯球卧薪嘗膽，保障於外，巡道朱大典發令指揮，彈壓於內，斗大孤城，幾乎斷命。而希舉反委官駕船買糧，名為給食於兵，而實則齎糧於盜。漳民爭欲借其肉而寢其皮，薄夫難一手障天，曲庇希舉，而先帝明旨，於撫臣疏中，直以攻堡燒船傷兵，指其招撫之效，安在並究其醜禍之責。安所逃罪矣。復以按臣疏中專責希舉，以策後效，債前失矣。在再居諒於今八月，不聞希舉有尺寸之賢，直謂賊

臺灣外記

卷三

二

稍離沈地，遂可騎語驅除之功乎。賊避北風，非備希舉，閩粵輔車唇齒之勢，粵危則閩不得獨安。賊若再順風為陳，臣有以知希舉之束手無措。此在希舉之罷斥宜早。希范之速問難寬也。

疏上下廷臣會議，俞希舉即解任。陳希范聽處分。於是芝龍縱橫沿海，當事者莫敢問。時秋七月，新巡撫熊文燾接泉州府王猷條陳時事，稱鄭芝龍兩次大勝洪都司而不追，獲盧遊擊而不殺，敗俞都督師於海內，中左番城逃竄，約束其衆不許登岸。不動草，和是芝龍不追不殺不掠，實有歸罪之萌。今一時勦難卒滅，撫或可行，不若遣人往諭，退沿海外，仍許立功贖罪，俟有功日，優以爵秩，文燾即批巡道鄧良知的議，良知接批即傳王猷問曰：貴府所詳招安鄭芝龍一事，撫臺業已批下，若本道酌議，道人招安，但查舊案，前道係差黃昌奇去，今者昌奇已死，不知欲差何人。猷打恭曰：卑府此詳，原有其故。前日盧遊擊被獲，鄭芝龍業將衷曲一一吐告，連後履觀芝龍行事，實有受招之意。今勦既不能行，日見猖獗，將為東南所患。故卑府詳請，今撫憲既批允，以卑府管見，遂該令盧遊擊去，其事方濟。良知曰：貴府所言誠是，但盧遊擊此時在省候旨，如何得去。猷曰：須憲臺稟請，一可以救拔盧遊擊之危，二可以

遣生靈無數之福。此一舉兩得也。良知是之，隨稟巡撫文燾。文燾接良知稟內，稱芝龍就招，意既已吐露於盧遊擊之耳。今可著其前去，成功之日，許贖前罪等語。文燾五帶盧遊擊面詢曰：盧統英查汝履歷，屢建勞勳，堪稱宿將，為何反遭此小寇所獲。統英曰：罪升奉令出征，敢不竭力。奈鄭芝龍年少，猛勇，船隻最堅，統英所統軍士，未經戰陣，一見即潰，故罪升獨力難支，所以被獲。此等情由，還求憲天救拔。文燾曰：今有泉州王知府詳文招安，巡道葉隨委汝前去。若芝龍肯招安，本軍門自為汝救解。統英曰：招安芝龍固是不難，但芝龍以前撫未加官爵，恐遭勢宜凌辱，是以逸去。今欲再去招安，若無官爵，恐不能服芝龍之心。憲天為國為民，必須酌議妥當。庶罪升好去。文燾曰：芝龍不過一小寇，耶欲加大職，難以題請。若與之小職，他未必如意。統英曰：凡事當相權，苟有利於社稷，春秋許之。今日招安鄭芝龍，不但安民生且為國家得人用。文燾曰：本軍門給爾令牌，前到泉州，與道府相議酌量而行。統英叩謝出領。文牌下泉州，先見知府王猷，致謝提拔大恩。次及招安事，猷曰：將軍此去，自然成功。統英曰：芝龍自然受招，第去招撫尚有一事最要者，未妥。猷曰：請明其說。統英曰：前見撫臺弟亦面陳若無官職，難買芝龍之心。撫臺若弟前來，與公祖並道尊商

臺灣外記

卷三

三

猷曰：弟前文業已詳明，若其退師海外，將功贖罪，俟有功之日，另優以爵秩。況今李魁奇併了，陳衷約揚六揚七，叛去肆行，烏洋積綠老劫掠沿海，劉香仔擾害惠潮及南澳地方，將軍此去，諭其招安，擒滅諸盜，撫臺自然特本加以重爵，為朝廷股肱。豈不勝於游蕩波濤乎。統英曰：公祖所論，是足以服芝龍之心。遂隨王猷謁巡道，猷入將所議招安始末，陳明。良知大喜，立傳統英，英謝致謝。良知曰：撫臺發文前來，與本道同知府商議。王知府所回之話，甚有理。汝可前去。事妥之日，本道自然申請為解前愆。統英曰：今日得起白骨而肉者，皆老大人之賜。世世銜結，遂辭起身。竟往舊鎮。先差人通知芝龍，隨芝龍引接到船，各相致意。龍曰：今日何幸，得將軍駕臨。實慰芝龍素願。統英曰：弟老而無能，前荷將軍不殺，回到中左，被命都督申報，失機。通家泉州王府，專詳請撫臺，撫臺委弟前來招安。業將將軍衷曲一一剖明，甚是歡喜。若將軍退師海外，立功之日，定然保題，決不負將軍歸誠之意。龍拱謝曰：此皆將軍游揚之德。異日自當厚報。須望將軍旋回，通行各處，庶使將士便於採買糧食。統英曰：此自然之理，但將軍亦當嚴飭諸人，登岸毋得放縱，以累名譽。龍曰：謹受大教。盡歡而散。九月，芝龍舉其家降。差芝燕芝鳳，帶金銀幣帛，同統英入泉州城。先見王猷，次

兇鄙良知代芝龍陳始未願拜門下。上厚禮各大喜。即行文本府沿海衛所許芝龍軍士登岸採薪。又為申請軍門內稱芝龍傾心向化情願自新。立功贖罪從此沿海地方得以寧靖等語。文報上卷。英至省復獲文燦。文燦即傳英。英一一代芝龍稟上。願充糧門。犬馬報效。所有福建以及浙粵海上諸盜。一力擔當平靖。以贖其罪。並重德文燦大喜。收之。立即通行全省。芝龍招安候旨定奪。遂以表上。鄭芝龍收鄭一官功。題委為海防游擊。又委毓英為監督。督芝龍軍平諸盜。立功之。再為題請。毓英齋軍門檄諭同芝龍。回眾見府。府道亦為英。囑其速督芝龍立功。英呈報到省。會芝龍。龍詢鳳。燕同道。府口氣。並觀軍門。題檄。大悅。致謝。毓英。即整頓船隻。以便征剿。英曰。將軍此行。先平何人。龍曰。陳表紀等原有八拜之交。今為李魁奇所僞。當普師先除此賊。則公私可以兩盡。英曰。將軍情義深重。調度有功。真令人感激。朕能隨左。快哨出洋。偵探魁奇。任處。李魁奇。燕父也。泉州惠安人。從幼出入涓州沿海。深識水性。身藏海底。半日不起。口能轉氣。眼見諸物。年二十九。內臂有七百筋之力。糾合諸漁船。劫掠商艘。適會某澎湖候。名宋洋。其陳表紀等。自與芝龍分別。復往臺灣。因眾感沾疫症。及知芝龍不意。逃出。不能前進。後諸人畧

臺灣外記

卷三

四

在方統船過來。聚首不料至澎湖遇李魁奇。即揮船圍擊。陳表紀揚天。生陳熟等。原雖勇猛。終是折病。繞好。安能敵奇。新出之檣。隨為所傷。僅存李英。同通事何斌。一船。仍回臺灣。故此李魁奇自嶺橫行。目空羣盜。崇禎二年四月。奇正率諸船在連羅地方。候劫商艘。鄭芝龍得報。令芝虎。芝豹。為先鋒。芝彪。芝鷲。為應援。自領芝鷄。芝蒼。等同盧毓英。為合後。時彪。虎。豹。四船齊到。各逞風威。兩相攻打。守金門之哨船。恐難砲擊。亦駕船從城仔角出。而芝龍一船。乘船乘勢冲下。芝鷄持火。推拋過。魁奇忙將木棍打落水中。芝豹指風合擊。趕將搭鈎搭住。被魁奇一刀。斬斷開去。芝鷄又將大箭噴筒。燒魁奇。遂將舵擺開。恐為橫風吹散。不提防。芝虎船從後。越發如巨雷。大喝死賊。今日決難饒汝。搭鈎搭住。執牌躍過。魁奇接敵。互相交鬥。奇影合併。虎逞力支。勢已危。幸陳霸陳秀亦跳過。霸敢放環。眾秀一鎗。刺倒魁奇。

按陳秀海澄人。後封武功伯。獻仙霞關。後陳霸。霸南。安石。井人。呂姓。為陳氏養子。人品肥矮。渾號三尺。後封忠勇侯。路南。粵。入粵東投誠。

芝龍乘勢連砍二人。餘悉伏。或赴水者。龍見魁奇被砍。遂大呼降者不殺。爾守原是良民。投順自然重用。是以所有船隻。咸落頭帆。龍收其家。今割魁奇首級。設位

哭祭陳表紀等。然後回師。申報軍門。文燦接捷。知龍陣斬李魁奇。收其全夥。差旗鼓張。檄諭帖銀牌。前到連羅。擄賞。並許轉題。參將巡道與泉。亦差知事林旭。肅銀牌。羊酒。犒賞。並安插魁奇。黨。芝龍大悅。各答厚禮。具稟。申謝。六月。芝龍斬叛賊楊六。楊七。於涓州港。收其眾。八月。諸線老掠。聞安。文燦撤芝龍。龍迫於南日。滅之。崇禎三年。庚午。夏五月。芝龍因憶火。光中之異。修書。遣芝燕。駕船往日本。迎接翁氏。並其子。回來。日本國王。因願恩。齊集。船謀。奪不成。從此加意防範。唐人而翁氏。與芝龍。候爾。別去。雖屢魁首。雲山。其餘。盈。帶。水。何。惟。日。撫。其。子。喜。子。願。可。人。又。舉。止。異。人。一。報。唐。船。到。父。女。正。在。計。念。聞。突。聞。呼。呼。之。聲。翁。望。皇。出。接。兩。未。謀。面。詢。其。由。來。方。知。為。芝。龍。差。欲。接。其。女。與。甥。回。也。芝。燕。曰。奈。與。國。王。再。三。說。無。此。例。豈。不。徒。費。其。勞。皇。曰。國。王。見。書。歡。喜。抑。有。怒。色。燕。曰。國。王。見。書。甚。喜。皇。曰。見。書。若。喜。再。作。商。量。燕。曰。自然。還。要。懇。求。國。王。難。道。就。回。麼。喚。從。人。將。所。帶。物。件。行李。悉。送。上。皇。皇。家。住。下。燕。曰。龍。自。遣。芝。燕。去。後。備。聞。談。聞。見。南。風。大。感。屈。指。芝。燕。到。日。本。矣。旁。有。日。本。舊。唐。者。到。芝。龍。面。前。言。曰。到。諒。到。矣。恐。國。王。未。必。允。從。芝。龍。曰。汝。何。所。見。舊。唐。者。曰。日。本。從來。未。有。婦。人。入。我。中。國。國。王。為。首。特。破。此。例。必。用。一。計。服。他。然。後。可。芝。龍。狂。喜。爾

臺灣外記

卷三

五

言有理。可見。蓋。師。畫。我。形。圖。駕。統。無。數。艘。艦。旌。旗。飛。揚。軍。威。雄。壯。令。芝。鷄。帶。好。漢。六。十。名。斬。盡。亮。甲。器械。堅。利。乘。此。南。風。尾。過。去。聲。言。若。不。依。允。即。欲。與。師。前。來。鷄。領。命。行。八。晝。夜。到。日。本。芝。鷄。入。港。將。旗。幟。器械。擺。列。整。齊。金。鼓。喧。天。一。時。日。本。駭。然。恐。是。便。犯。之。船。砲。臺。預。防。以。觀。動。靜。迨。至。落。鎮。其。疑。方。釋。芝。鷄。上。山。將。書。畫。圖。送。入。國。王。收。閱。集。諸。文武。會。議。曰。鄭。芝。龍。連。發。兩。書。遣。人。前。來。未。知。將。何。發。付。輔。國。將。軍。啟。曰。通。聞。鄭。芝。龍。兵。船。甚。盛。今。連。發。兩。書。前。來。欲。依。他。從。無。此。例。若。不。依。他。恐。一。旦。加。兵。亦。是。實。事。以。臣。管。見。不。如。將。兒。子。送。還。他。其。婦。女。說。從。無。此。例。一。舉。可。以。兩。得。矣。國。王。大喜。曰。此。議。甚。當。立。傳。翁。望。皇。面。諭。皇。領。命。回。家。與。燕。鷄。及。女。兒。說。知。九。月。北。風。起。國。王。回。鄭。芝。龍。書。送。其。子。芝。燕。芝。鷄。載。歸。翁。氏。臨。別。之際。悲。喜。交。集。喜。者。喜。其。父。子。相。會。悲。者。悲。未。得。見。夫。君。今。反。又。失。其。子。牽。衣。慟。泣。芝。燕。芝。鷄。共。慰。之。曰。歸。去。商。量。自。當。設。法。再。來。迎。接。隨。解。纜。順。風。十。月。到。安。海。芝。龍。望。見。其。子。儀。容。雖。舊。音。洪。亮。指。已。七。歲。矣。追。憶。生。時。奇。兆。甚。喜。延。師。肄。業。取。名。孫。字。大。木。讀。書。穎。敏。但。每。夜。必。首。魁。來。咨。嗟。太。息。而。望。其。母。森。之。諸。李。父。兄。弟。輩。數。君。之。獨。叔。父。鄭。鴻。遠。甚。器。重。焉。遂。字。聖。儀。別。號。羽。公。庚。戌。歲。進。士。每。厚。其。頂。曰。此。吾。家。千。里。駒。也。有。相。士。見。之。曰。

郎君英物骨格非常對芝龍稱賀芝龍謝曰余武夫也此兒倘能博一科目為門第
增光則幸甚矣相者曰實濟世雄才非止科甲中人性喜春秋兼愛孫吳制藝之外
則舞劍馳射章句特餘事耳事且繼母顏氏嚴孝於十一歲時嘗課文偶以小學
酒掃應對為題森後幅未股有湯武之征誅一洒掃也免齊之揖讓一進退應對也
先生驚其用意新奇崇禎六年癸酉冬十一月香付老父幼小程芝龍統船擊之香
敗逃粵東時諸賊咸稱其老香姓劉漳之海澄人五短身材性極驍勇勾引無賴駕
小船出金門劫掠商船突起猖獗殺傷官軍橫行粵東碣石南澳一帶地方崇禎七
年甲戌夏五月熊文燦提兩廣總督十二月文燦撤惠潮分守道洪雲蒸巡道康承
祖參將夏之木張一傑親到香船招安被香留圍崇禎八年乙亥春三月文燦會同
閩撫郝維璠撤鄭芝龍統所轄船收劉香仔芝龍將新舊船隻分為三程第一程芝
龍芝豹為先鋒領船十隻快哨四隻第二程中軍坐駕芝龍同盧毓英芝鵬芝蛟等
亦領船十隻第三程芝彪芝鳳芝麟芝勇芝鶴芝鵠芝鸞芝鸞各領船一隻為援數
擇日祭江出師四月南風已發芝豹等船不順行稍緩劉香在甲子聞芝龍奉兩廣
令牌統船會粵師不日即到劉香大怒曰一樣皮毛素無仇敵何苦為人作鷹犬也
他見我等前歲小程之使稍避其鋒銳彼就揚揚得意吾輩必擒滅方快我願即令
李虎三楊龍陳玉林武帶船前去田尾洋防禦又令其弟金同康鍾李飛龍張斌等
船來往救援白領大隊會洪雲蒸共船迎敵芝豹船行至十月方到田尾洋與李虎
三相遇自巳至申互相沖擊軍士各損傷而未分勝負遂兩收軍次日又戰適香督
船至合擊芝豹受困幾危幸芝鵬芝勇芝鸞芝鸞各領船沖陣救出退十里停泊
是晚芝龍大隊到詢問情由天明芝龍率諸船列陣分擊香出洪雲蒸退敵雲蒸大
呼曰吾夫死報國亟擊勿失並擊勿失香大怒遂設雲蒸各飄颺互攻終日會天晚
龍戰芝龍大隊泊亦湖謂諸弟曰今晚我諸船灣在下風半夜水轉劉香必來湖水
沖來汝可帶船往來觀戰以防不測芝虎汝可帶船五隻在前灣者鎮如遇有警可
放起連珠火箭以便前來接應又發令凡有船隻浮水者須領頭帆勿落火炮預備軍
士衣甲在先劉香船仍收田尾虎三過船見香曰鄭芝龍恃強不識水性今晚在赤
湖主公可點齊船隻多設火器俟夜半水起來湖順風沖去芝龍可擒香曰此計甚
妙遂各預備至二更時分湖起風果散來香加額曰此天助我誅此狂奴即統全隊
行前至半途忽前隊瞭望報曰前面一派黑影恐是船隻虎三曰彼船灣在赤湖港

臺灣外紀 卷三 六

何得此處有船令各船提既聽我炮響一聲齊赴殺處芝龍見水漲二分即令鎮起
浮沙徐行而進遠望前面搖動似船乃曰不出所料今果來矣鎮帆俱起安炮守候
聽吾號響一面攻打一面放起連珠火箭虎三一船先到即鳴前面何船芝龍不應
今即開炮直沖過去芝虎芝豹望見火箭連起炮聲轟天隨督隊船先來劉香大隊
亦望澤殺至日子稍停戰芝龍曰劉香調度有法虎三真個勇猛芝虎聽炮大喊曰
此賊有甚難礙俟吾擒他一船破隊直入手執藤牌口含大刀爬在船末望香船將
近一躍過去亂砍香即接戰震又合門龍遠見忙督船往救芝鵬一船從橫沖去破
香橫身炮發出裂開沉下芝鵬船遠遠站在手頭上拋過火燄香船着火虎見香船
發火急來救時不防芝豹從後趕來發一門半炮竟穿虎三船尾機打死舵公透入
官廳砲火桶而無發直從梳連斗頭出其船亦發火虎三救不及情急抱鏡溺於海
底芝虎與劉香見火大熾難以脫身互相亂砍一並焚死芝豹芝鵬又連擊虎船數
隻方揮招旗投降遂鳴軍收其部眾僅走劉金三船投瓊州去送康承祖夏之木張
一傑等回粵並發還擄掠婦如具文中報大痛哭芝虎芝鵬身亡令人廣揚屍五日
不可得停甲子所延僧建七晝夜梁皇寶懺祭奠二人暨津七諸將士然後班師劉
香既滅海波不興鯨鯢屏跡寶輪芝龍之威制
附記芝龍胞弟曠暑勇猛潭名蟒二因聽龍誇劉香虎三好漢心忿既船並香
同死常顯聖靈於海今粵東虎門外摩奉祀之甚有靈應
崇禎十二年己卯夏六月郎必即理哥駕失板船犯閩浙地方郎必即理哥者荷蘭
國使將也力能舉鼎兼精劍術其國之人白面紅鬚鷹鼻貓眼原無船隻因承樂差
太監王三寶下西洋備展諸國聲言取寶寶值建文船到其國國人懇求船式三寶
慮其有船則可渡海據據故意持一管壞筆畫一個扁圓中間首尾直豎二三
節將筆毛刷亂畫幾畫與他豈知荷蘭人性乖巧就畫樣打連所有筆毛一畫安
鏡一條為船中索路造成船隻駕駛比中國船加倍堅牢且火器甚精屢到中國帶
嘍咬嘍呢呢等貨物貿易回則停船海軍一人坐在桅竿上持十里鏡四方遙觀有
船則將所佩小船五六隻放下每船坐六七人候船將到圍籠如中國伸頭擊敵他
將鳥銃吹打一個並無虛發是以海上最畏他明季所防海船兒眼即此是威航
夾板船九隻犯閩浙地方官軍屢為所敗軍門仍擬鄭芝龍平復芝龍接文嘆曰虛
寧侯誠英惜已死矣使其今日若在則破此易耳遂著芝豹芝彪為先鋒芝鳳芝

臺灣外紀 卷三 七

蚌為左右援自領芝麟芝燕陳秀郭儀陳霸等居中調度臨時又囑彪豹曰火板利
害非此我等之船凡事當先觀方便可戰則戰勿得恃勇徒自損滅即約領今去至
福州外洋相遇互相攻擊將及申時芝龍船到環圍追擊奈火板船隻高大兩邊運
蓋堅固火炮利害無計可施反失芝麟二船傷者甚夥方鳴金收軍入泊楓亭
港口即喚芝豹芝彪等囑曰夾板堅牢難破須用火攻方得取勝汝可選帶憤水
者五六十人小漁船七八隻將大竹篙筒每人腰間背二個船中麻標灌油並硝磺
引火之物船頭以鐵線帶釘彼船高地遠漁船小而撐快直冲到彼船邊將斧釘住
發火人跳下水浮滾走回二人隨選憤水好漢備辦起火諸物暨水船停泊龍即整
師出敵往來攻打芝豹即帶小船依計而行果夾板船高地遠小船撐快如飛到即
釘住發火急跳下水或浮或沈走回芝彪又令快哨撈獲連燒夾板船五隻餘賊遁
去

登梁山明作倭終

定燕都大清一統

清 九閩珠浦東旭氏日昇識

崇禎十三年庚辰天下賊寇橫流雖屢有斬獲每報招降然經略無方不能解散降
而復逃故張獻忠煽惑於穀城羅汝才並起九營應之合於房州連陷湖南湖北岳
鄂等處地方復至澧陽守道周鳳岐求救於七省各軍陳璘璘即檄鎮總兵溫如
徽領本轄兵五千共萬餘人于十一月十九日進援澧陽與周鳳岐籌制敵之策二
十夜忽接常武告急即發風陽兵三千往救又發衛營遊擊劉以泗領兵創新州以
禦水路發著剛營副將劉時早領兵劉公安以拒襄鄂布撤已定二十四日張獻忠
大軍至常武溫如徽不敢守棄城而遁三相亦隨失陳璘等孤軍腹背受敵十二月初
初八日璘將沅標兵三千土司兵五千牙兵五百新募弓弩手六百進復常武初九
日過城子盤山鎮獻忠用騎兵計凡三戰而璘三捷獻忠合其眾再戰璘大敗死亡
殆盡惟有蒼頭劉光瑞率兵數十人護璘逃遁六十里而賊又至光瑞同牙兵死戰
衛璘光瑞被殺璘奔斗鎮為賊所擒澧陽遂陷周鳳岐亦被執二十四日解至公安
馬驛擒孫家園見獻忠忠勸降璘璘怒目叱之曰堂堂憲臣肯從反賊獻忠大怒斫
其手足罵不絕口割舌剖肝風岐亦大罵賊賊被殺時賊或攜樂器者祭或賣卜星
相或為繃流黃冠或為乞丐戲街分布四方偵覷虛實互為接應流毒焚掠若燎
原過天星等七股盡分隊入蜀陷大昌犯夔州河南瓦罐子一斗渠諸盜盡歸李自
成有黃梅貢士吳卿上言流賊奸宄出沒無忌傾走馳二百里酗酒脫色渴睡不
醒若得能將勇敢衝殺夜襲賊不及覺也今兵不殺賊反以仇氏窮鄉男婦匿林逃
難割頭獻功以愚主將主將以愚監紀監紀不知遂奏其功此弊踵行久矣所當痛
懲者也崇禎覽疏是之令朝臣各省撫按舉將才是以芝麟齋軍門薦本至京恰合
其機先略本省勢推縉紳如吏部丁啟濬者然後關通閩粵互相附會於崇禎之前
往投鄭芝龍南澳副總兵以靖海疆即必即哩哥統船前來被鄭芝龍坑壞五隻其
餘船率領退回捆縛見王請罪王曰勝負乃兵家之常卿不必過於自損遂赦其罪
有國王之弟揆一玉向前啟曰我國船隻兵糧俱此侯臣帶領一旅前去與卿必即
哩哥報仇王曰御弟欲領兵前去甚好但唐船人物不少未可恃勇卿欲去須相攬
於附近地方先踞一處安頓船隻收拾人心庶得通知來往積聚兵糧養精蓄銳

其警備可攻退可守不致孤軍有覆敗之虞庚一王曰據領偷教抑挑選情壯肥
駕夾板船十五隻辭王出餽王率文武錢行臨別囑其步步小心唐人多詐揆一王
頓首拜命願南顧不輸日月而行亦是天意使然一日看前面山甚高揆一王問左
右曰不知此處是中國否內有舊跟那必即哩軍士答曰看此處水色不是中國
我等船尚在洋邊王曰既是這邊地方將船駛入去看是何國象船得令乘風而
入王持千里鏡照觀岸上並無城郭囑咐將船一條遣帶偵備火炮以防意外傳
公子同前帶好漢一百名每人長銃一短銃三各腰懸劍駕小船巡看偵問是何國
公子隨即帶人上岸見船身有些舊址卻無鄉村仍下船通江登岸行里許方見有
人蓬頭跣足赤身露體佩弓負箭公子令人招他他就來語言不識徒以手相畫
比引到社通通事何誠同年英在澎湖被李魁奇追趕船隻走到鹿耳門打破兩船
人咸淹死僅存何誠與一水手被水漂至大線頭救起身被海石蟻咬傷遍體調養
纔好而又染病在此社裏隨出來與公子相見公子問何誠此是何處誠曰名臺灣
公子曰有國王無曰無是散居公子聞言大悅就邀誠同往船中見揆一王把終
始陳說王喜厚待何誠用為通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又問誠此離中國多遠誠曰

臺灣外紀

卷四

此處到澎湖四更到廈門七更共十一更王曰如此甚妙此處既無統屬我今就安
頓在此朝夕與試踏看地界起築城池為永遠據擇于七級身置城一座用糯米
和灰磨成堆砌外附地臺對面亦築亦起小城王將帶來軍士悉與新港社土番結
姻即差夾板三隻回國報命並請給糧餉迨工竣又應港門寬闊船隻易入防慮難
周隨將舊夾板六七隻棄巨石灣曲迴旋打船沈馬凡船隻入臺悉必由炮臺前經
過若從別處則觸沈壞夾板其船必破餘處水淺礁多如此策蓋固若金湯但臺灣
乃海外窮野為荷蘭國控一王築城所慮未足為奇乃有一座錦繡江山普天人民
已受二百七十八年恩澤揆用庸臣重文輕武門生同年互相表裏只知市私恩有
家致富那肯布公心為國培元朋黨凌厲民不聊生四方盜賊蜂起常事尚不知悔
生下家祿有錢賄賂春則保題之富時有出東服濟者則成指他沽名市義必有異
志合疏夾攻是以最英明之君被幾個草寇擺弄得昏迷大眾一至相親束手而待
斃耶時崇禎十六年癸未閩賊李自成設酒請那天王實一船就席聞斬之隨馳馬
至羅汝才營汝才不知出來迎接亦被砍死遂得兩郡人馬共有百萬據西安府為
長安府進攻榆柳破慶陽連張獻忠為唇齒還師西安過年崇禎十七年甲申正月

兵科給事中曾應遠為山東登州副總兵鄭鴻達緩急可用詔益南續兵三千命連
鎮守又擢南澳副總兵鄭芝龍為福建都督是日賊夥牛金星獻策命李胤劉宗敏
李過等攻破大同巡撫衛景瑛馬賊碎割敏馳報李自成曰此關一破便可長驅
直抵留賊李友守西安城率眾從高門渡河巡撫蔡懋德領兵接應戰死臨晉河
津垣曲絳州皆陷二月十八日進攻代州鎮將周遇吉退守寧武關率二百餘人從
城上使下殺入賊營賊大敗退二十里相持半月聞宦按兵不戰三月初一日城陷
遇吉統兵禦敵連破數十餘賊力竭被擒勸降不屈大罵遇害妻白氏盡節全城
屠戮自成嘆曰使守者盡如周遇吉吾安得至此即投牒於兵部約戰三月十五日
自成至黎城崇禎皇帝徵天下勤王御史李邦華勸上南遷帝怒曰朝臣平日所言
若何今國家至此無一忠臣義士為朕分憂而謀及南遷夫國君死社稷乃古今之
正朕志已決毋復多言又請太子撫軍江南給事中光時亨大驚曰奉太子南行將
欲效唐肅宗故事乎諸臣遂不敢言帝復問戰守之策眾臣無一對者帝嘆曰朕非
亡國之君諸臣實亡國之臣耶遂拂袖而起欽天監奏帝星下移德兵姜環通叛將
白廣恩與太監杜勳降賊巡撫朱之愚自刎自成愈逼帝召諸臣相對泣下並無他

臺灣外紀

卷四

策忽報昌平失守崇禎色變是夜賊犯平則門早朝帝對諸臣無言惟相向哭泣而
已頃賊賊大至報通盧溝橋俄報攻彰義門城外三大營皆潰火車巨礮糜蕪鹿角
悉為賊有反轉破攻城轟聲震地諸臣方侍班裏城伯李國柱匹馬馳闕下汗流當
衣內侍呵止之國柱曰此何時也君臣即求相見不可多得矣召入國柱跪奏守軍
不用命此城難守叩頭數啟帝命內臣協力守城內柱咸諱曰諸文武何為我們甲
械全無焉能守城十八日申時彰義門賊闖賊率犀甲而入帝召閣臣問曰卿等知
外城破乎曰不知帝曰事急矣今出何策俱曰陛下之福自當無慮是夕帝不能寐
同王承恩幸南宮登萬壽山望烽火燭天徘徊逾時回乾清宮硃書諭內閣命成國
公朱純臣提督內外諸軍夾輔東宮命進酒遣沃數觴嘆曰苦我民耳以太子承玉
定王分送外邸令姬孀各自為計忽報皇太后自縊帝提胸悲楚繼皇后亦自縊
入見公主嘆曰何生吾家左手掩面右手揮劍斷其臂而去少頃去靴換朱履履
手持三眼鏡出中門至朱純臣家聞人辭馬仍回營登萬壽山之壽皇亭嘆指出
血書詔於衣袂曰朕自登極十七年逆賊直逼京師雖朕薄德非躬上天啓然皆
諸臣之誤朕也朕死無面目見祖宗於地下去朕冠冕以髮覆面任賊分裂朕屍勿

傷百姓一人遂自縊太監王承恩亦縊於紫城墻太監王德化率內官三百人迎自成於得勝門令仍舊職時有官民進表云比免爵而多武功過湯武而無怨德之向自成受朝賀毀人祖廟鑄永昌錢不成崇禎於煤山命以雙扉昇帝后於東門側殮以柳棺覆以蓬廩莫有敢哭者襄城伯李國梅跟蹤奔跪梓宮前放聲大哭賊黨執損見自成損大哭不止以額觸階流血滿面賊眾持之自成好言勸降損曰三事從我即降一祖宗陵寢不可發一葬先帝后以天子之禮一太子二王不可害自成允諾為易梓宮帝戴翼善冠衣玉步金靴后袍服知之以丹漆殮帝以粉漆殮后葬田黃姬墓側損一人斬表從步扶送葬葬自設時自成下令監倉庫向戶部王革范方取倉錢方怒令斬方神色不變受刑

按范方字介卿號兩雨泉之同安縣高浦所人辛酉解元因自成欲向方討倉鑰方怒目叱之曰此鑰乃朝廷之物非爾賊所可問春成怒斬之時人嘉之曰生為真解元死為真主事

又拘國文嘉定伯周奎三失不死監出銀七十餘萬按先時崇禎令各官助餉奎以窮對皇后私出銀五千與金助餉奎只出三千其

餘二十私自肥已

陳演獻銀三萬金三千珠三斗其餘拷掠凌辱者甚衆又會軍總兵吳襄高道降鎮唐進往山海關招伊子總兵吳三桂時三桂守山海關據邸報見陝西總督余應桂上言賊首萬非天下全力當之不可請調左良玉吳三桂高傑唐進周遇吉黃得功曹友馬科張天祿馬振劉澤清暨王國寶劉良佐葛汝亮及副將邱繼忠登相王光恩孔希賢全守亮等會師真定之間督輔之外加一督師如史可法王永吉其人春賜以尚方懸公侯之賞以鼓勵之庶幾可滅之疏

評曰古今命將出師未有二其權可以成功者也如唐之裴公憲宗委以都督軍外事子以便討吳元濟故雪夜深入於秦宋太祖命曹武惠征李煜命之曰江南之事一以委卿故武惠得行其胸中秘畧遂定江南故明之季限以資格動以掣肘如用太監又用監絕此輩誤人不淺際此緊急之時尚欲督輔之外加一督師噫苟督輔可用何必督師若督師可用則又何必督輔故韓信之拜請葛之師未聞尚有別人宜乎天下瓦解上下蒙蔽大事至此餘無長策徒有相對垂泣已耶

臺灣外記 卷四

臺灣外記 卷四

吳三桂既見邸報恐不日旨下即欲起行遂操演兵馬以俟後又見一報廷議山海關重地若召吳三桂入衛則山海關誰守棄地亦非善策知不果行迨接三月十九日報賊陷京師皇帝死煤山頓足望南極曰庸儒誤國至此謀欲動玉四月初二日唐通至出其父裏書並誇獎新命犒賞銀四萬兩三桂疑或未定通說以連數既終大事已去父命當遵且擇木而棲擇君而事棄暗投明歷代有之魏微尉遲皆名臣良將史冊昭然非自將軍始桂意頗順送通回自調兵馬緩程入京自成望通不至疑三桂連命將吳襄三十餘口盡行誅戮僅走吳姓吳融中逢傳裏凶信三桂悲號切齒遂駐軍驛奔遼東見我大清世祖皇帝請師世祖允諾即調攝政王孫王肅王同洪承疇統八旗兵馬長驅而進軍聲大振唐通回見季自成言陛下何殺吳襄之賊也通費多少唇舌說其歸降業已拔營而來今已殺襄三桂聞之宜肯甘心必定關外乞師將奈之何自成令秘之遣人急促三桂至中途伯知三桂已出關求師遂不敢徑馳回告自成自成忙令劉宗敏祖光先谷大成白承恩等立十二大營於城外首尾相顧以備禦敵又令李巖與唐通季升等統兵八萬迎敵二十一日相遇於一片石通列陣招降三桂咬牙指過馬不絕口奈將徐有容出馬通戰通迎

敵未幾合遂被有容刺死季升見唐通被飛馬出救被馬寶旁射一箭季傷頗重手墜馬賊大敗三桂急飛單追趕至永平復戰殺賊萬餘級季巖喪膽奔回宗敏等不敢屯營退城內各自為計咸無戰志攝政王督諸師環到城外季自成與牛金星宋獻策等相議守禦金星曰滿洲人馬強壯弓矢嫻熟况吳三桂少年猛勇我師連敗兩陣已無關志不如暫退陝西養精蓄銳再來決捷今若遲疑恐變起肘腋悔之莫及其姓李通亦曰丞相之論極是十個北京不如俺一個陝西退守為上策自成意遂決二十六日謀陳演宋純臣諸勳戚空御庫珠寶自成先行令祖光先谷大成等斷後二十八日大肆掠出城夜焚五鳳樓我大清世祖見連勝兩陣又逢初夏恐馬力疲倦暫傳安養忽見城內火起哭聲轟天知是賊潰即令三桂追趕滿兵副元親統諸王類真等分九門入撲滅餘火畢下令安民收拾倉庫圍籓追緝索積為據索瑞皇帝皇后為烈皇后吳三桂追季自成至三十里大殺一陣奪其輜車無敵谷大成見三桂追到布成陣勢三桂奮勇冲過大成隊亂被殺自成聞大成已死遣軍從西北遁去三桂至定州報捷京中臣民勸進於五月初一日揮戴我世祖皇帝登極國號大清改元順治元年封吳三桂為平西王洪承疇為醜略招撫江南

但江南諸臣於三月二十五日聞京師陷帝后殉社稷齊集觀國公徐弘基第以太子二王不知存亡天下豈可一日無君議立親藩討賊時潞王福王周世孫各避賊淮上周陽總督馬士英言福王是萬歷神宗之孫奉昌先宗之孫大行皇帝之胤倫序當立可法大器執不可廢議未決四月二十一日右都御史張慎言戶部尚書高弘圖詹事府詹事姜日廣吏部給事中李汝治河南道御史郭維翰誠意伯劉孔昭太監韓贊周等會請可法大器後至而孔昭贊周力主如士英言遂迎福王於儀真然子磯五月朔至江南初四日監國御史祁彪佳曰先受監國其名雖正使海內聞之方知無伴位心示讓讓也今既發喪宜登大寶布告天下為先帝報仇請臣與魏國公皆然其議乃於十五日即位詔以明年為弘光元年上崇禎諡思宗烈皇帝後易為毅宗正皇帝

按王諱由萬萬歷第三子諱詢之長子附禮部尚書余煊上言曰聞先帝諡思宗烈皇帝竊以為未妥按諡法道德純一曰思思追悔前過曰思先帝英明天縱神武性生愛動十七年念忿欲為死者也時遭家不造亂增頻起而所用之人又皆忍於欺君率致誤國於先帝何咎焉道德純一則似法追憶前過則似譏於觀揚

無當也且唐宋以來從未有諡思者唯周之恩王已劉毅君而弟又毅之漢之後主閻弱任奸以亡其國何足述乎諡法有功安民曰烈今國破家亡以身殉難何烈之有若激烈之烈又非諡法之謂也周之烈王威烈王漢之昭烈魏之烈祖宗唐之光烈宋未嘗殉難也他日出之史冊將按諡法乎不按諡法乎故曰思烈二字舉誤也然則諡宜云何先帝英明神武人所共欽而內無聲色狗馬之姦外無神仙土木之營汲汲皇皇臨難時則又慷慨必合國君死社稷之義千古未有之聖主宜尊以千古未有之徽稱恨考訂古今未足以奉揚其美不得已而敬其似當諡曰毅宗正皇帝雖於內外賓服亦未甚切然先帝懿美及臨難一段不負宗社之氣庶足盡之析誠伯趙之能亦言思非美字

弘光設四鎮督黃得功靖南侯駐廈和得功守許山每戰身自衝突動疾若飛江淮呼曰闖子曾為羣商執鞭往都經山東值響風象商俱逃避得功獨手提兩驢蹄緊賊賊無不拔屨其勇如此時高傑與平伯駐揚潞思得功威名伏兵劫功於土橋慶賊事聞以太僕寺少卿萬元吉監軍江北解之始各罷兵高傑因都督澗不支率其部下李成棟楊繩武等十三總兵統眾四十萬渡河大掠晉中鼓行南下頓師邳

泗間既位列四鎮忘黃得功成名且得民心率三百精騎襲得功甫至土橋解鞍下馬作食傑仗騎猝起功角中緩裝出其不意亟揮甲而飛矢雨集所乘馬值千金俄而天中蹄騎他馬馳去傑即遣兵成之曰必生擒得功時有某辛十七騎追之且爬得功大喝反門發腰間所餘七矢殺七人遂揮長刀復砍三人幸其軍到獲免從行百騎皆沒傑又將千人襲黃儀真城被黃守將邱鏡馬岱殺守不得入公開門出擊盡殲之於是怨愈深萬元吉偕伊將張文昌李棲鳳調停兩意未解會得功有母喪元吉來聞說之曰土橋之變無論智愚俱知其不義今將軍以國故親故連殲威怒莫歸其曲於彼而將軍收名於天下得功稍和元吉又令傑出千金為黃母贖二憾之構始釋傑雖為人抗暴然慷慨識機變可說而數平日折節事僧德宗曾問德宗以終身之事宗曰居士起獲據今歸朝廷為大將為通侯此不足為居士重惟率眾從史居士指可法也儒家稱聖人我法所謂苦德居士與之一志並為可謂得所歸矣傑之妻邢氏鮑有權智一見史公出至城相持亦勸高傑傾心史公亦喜傑馴擾大事有賴命王相兼監其軍加李成棟賀大成王之綱李本源胡戎植為大將連騎之任專制河南高曰傑既以身許公再無亂心封劉良佐廣昌伯駐鳳凰封劉

澤清東平伯駐淮徐又調鄭鴻遠黃斐鄭彩為總兵加鴻遠鎮海大將軍守鎮江彩守三叉河口為采石蕪湖備六月史可法馬士英奏北京李賊傑吳三桂出關請師攻破遂封吳三桂副國公遣中書阮廷揚海運米十萬石銀五萬兩濟其軍繼報大清定鼎燕京高弘圖等會議為中國復仇宜遣使通好而難得其人應天巡撫左懋第請行加兵部右侍郎以太僕寺少卿馬紹愉副之並命懋第經理河北聯絡關東諸軍懋第曰臣此行致祭先帝后梓宮訪求東宮二王蹤跡並通二國之姦責不敢辭至於封疆重寄非使臣之職乞解臣經理職銜且馬紹愉前臣曾勸能今豈可共事請停其行皆不許懋第又請臣此行生死未卜敢致一辭臣望者恢復而近日朝端行事似少恢復之氣願陛下時時以先帝仇恥為心瞻高帝之弓劍則思成祖列聖之陵寢何存撫江上之黎民則思河北山東之赤子誰恤更望廷臣時時以整頓士馬為事勿以和議為必成勿以和成為足恃必能渡河而戰始能扼河而守眾

其言奮白金十萬兩幣帛五萬匹左都督陳弘範帶兵三千護行附懋第八月渡淮十月朔次張家灣止許百人入都懋第哀服任館鴻臚寺以不得赴梓宮即於館進祭是月二十八日遣歸前出京至滄州追改館太醫院

愬第處之怡然一說係洪範筮通欲身赴江南招降故追愬第四迨至乙酉閏六月間江南失守付心恸哭其從弟愬泰先為吏部員外來見勳降第曰此非吾弟叱之出是月十二日與從行兵部司務陳用機遊擊王一斌都司張良佐劉統王廷佐俱被殺愬第來陽人卒未進士父喪三年不入內事母極孝其絕命詞云

峽折巢封歸路迴 片雲南下意如何 寸丹令魄消難盡 蕩作寒烟總不磨 七月報山東濟寧雜髮歸順馬士英薦阮大鍼知兵有旨賜冠帶陞恩奉朝賀駭高弘圖請下九卿會議士英曰會議則大鍼必不得用弘圖曰吾非阻大鍼舊制京堂必會議於大鍼更光明士英曰吾非受其賄有何不光明弘圖曰何必言賄一付廷議國人皆曰賢然後用之士英疏言魏忠賢之逆非閣賊可比弘圖曰廣諸人護持局面於所愛而登之天者曰先帝原無成心也於所惡而墜之淵者曰先帝定案不可翻也姜曰廣疏言臣前見文武紛競既無術調和今見欽案撤翻又愧無能諫遂使先帝十七年之定力頓付逝波陛下數日前之明詔竟成故紙梓宮未冷增龍馭之怨惘制墨未乾賊四方之觀聽指裁維新乃有此舉臣所守者朝廷之典章所畏者千秋之公議而臣郭維維羅萬象唐兆恒陳良弼王孫養左先懷遠侯常

臺灣外記

卷四

廷齡太僕少卿萬元吉兵部郎中尹氏興等各疏諫不聽大鍼召對陳聯絡控扼進取接應四策又陳長江南合三要十四除稱宜用為江防兵部侍郎清寧批撤撤各處地方雜髮投誠甚急可法請督師准提詔其即行可法抵白洋河行文四鎮備禦招撫江南副將唐起龍齋攝政王書與可法有云念累世之宿好素近日之小嫌嚴整親驅馳象魏入京之日首崇懷宗皇帝后號隆下葬山陵慮加典禮郡王將軍以下仍其故封恩典有加耕市不驚秋毫無犯擬天高氣爽道將西征傳檄江南連兵河殲陳師鞠旅戮力同心以報汝君父之大仇彰我朝廷之厚德不意南中諸君子苟安旦夕不審事機聊慕虛名頓忘實禍余甚感之夫國家之撫定燕都乃得之於閣賊非得之於明朝也賊毀明廟之主辱及先人國家不憚征結之氛代為雪恥萬世仁人君子當何如感恩報德耶乃乘逆賊稽諸王帥暫息即欲雄踞江南坐享漁人之樂豈江淮以南天塹足憑遂不能飛渡耶况閣賊為仇明朝未嘗得罪於國家也彼以薄海同仇共伸大義今若擁護稱尊是天有二日復為助賊余將簡西征之銳兼且釋彼重諒令為前導夫以中華全受受制潢池而以江左一隅兼支大國勝敗之數無待著龜矣至於南州諸君子真然來儀則爾公爾侯列爵分土自有平西

王之典例在推執事實圖利之史可法得書上聞復其書云突聞我大將軍吳三桂借兵首國破走逆賊殿下為我先帝發喪成禮梓宮歸葬撫輯羣黎且免雜髮之令示不忘本朝此等舉動振古傑今凡為大明臣子固不長跪北面頂禮加額豈但如明諭所云感恩報德已耶謹於八月薄具篋篋遣使攜師並欲請命馮毅連兵西討是以王師既發乃辱明諭引春秋大義來相詰責善哉推而言之此為列國君世子應立有賊未討不忍其君之說耳若夫天下共主身殉社稷青宮世子玉石俱焚宮闈飛灰山陵鬼哭宗社蒼生數月無主瞻烏逐鹿神聖器當不知有幾人若拘牽不即位之說坐昧大一統之義中原鼎沸倉卒出師何以維繫人心號召忠義

勢不能交乃舉祖宗之天下拱手而擲之他人不獨上以貽二祖列宗之羞下以快亂臣賊子之志是守經泥古徒為宋襄不擒二毛之仁其重道貴國之憂當不知又何如也紫陽綱目踵事春秋其間特書莽移漢祚尤武中興丕廢山陽昭烈踐祚懷愬亡國晉元嗣篡徽欽蒙塵宋高繼統是皆於國仇未復之日並正位號綱目未嘗斥為自立卒以正統與之甚至玄宗幸蜀太子即位靈武議者視之亦未嘗不許以行權幸其先復舊物也又有若來我國運中微一旦欲移鼎東下而以前奉命元凶

臺灣外記

卷四

義利兼收恩仇倏忽聖亂賊長寇讐不惟孤本朝精力復仇之心亦甚遺殿下仗義扶危之初志矣且契丹和宋只歲輸手金繼回絕助虐原不利其土地况貴國萬念世姪兵以義動萬代瞻仰在此一舉茲乃手足之難實同奈越視此幅員為德不卒是以義始而以利終也云云高傑發總兵李朝雲防守泗州恭將蔣應龍為德不卒茂榮李玉防守徐州九月遣都督陳謙齋勅印封福建都督鄭芝龍南安伯十一月撤王進帥宿遷史可法赴援拔營十二月往北使陳洪範南還稱 清兵旦夕即南下馬士英惡之曰有四鎮備禦何患焉順治二年乙酉時明福王在江南稱號宏光元年正月高傑率兵防河至睢州總兵許定國享傑謀殺席上以其眾難變投誠按高傑於前歲九月之十日發旗疾風折其旗西洋炮自裂應廷吉私謂其友曰明年太乙在震角元司垣始擊掩過壽星之次法當職上將吾懼阻眾不敢直言許定國太康人故總兵故罪出毀家養士大掠京城負其功不得封土出惡言詆高為賊高由是怨許常曰我見必殺定國聞之遂懼

許曰定國日不知其成假手於記室入公之名定國不知也若以此致定國不亦寬乎高宗記室者姓名許曰彼知公之怒先期已過專之不獲他先去而定國不知可見攝公之名者非定國意也高祖人見其屈服不但不憾且信無疑中有千戶鹿馬說定國有謀高於馬前答五十送許謀之遂殺牲約為兄弟定國飾美辭進高屏不御笑謂之曰軍中未可事女子且畜之俟功成以嫁老耳高屯大營離城二十里僅隨健三百十三日入城是日定國張燈設席厚禮與平伯令其少弟飲諸將於別所婦女賓客雜坐歡飲酒至半酣許弟動靜失常眾疑馬對高密語曰定國有謀高推之以手曰去夫何敢眾意亦遂坦然三百人皆醉別所休息履與平伯於睡人甲第內夜半壯士數十人踰垣而入保覺索衛身鐵杖已失猶奪人鎗刀關傷有被執定國躍血南坐曰三日未姑屈辱於爾今如何傑大笑曰吾為瑩子所弄呼酒來痛飲而死明日城中不聞李本深王之綱等攻東門入定國已渡河北去吏部聞高實信有中原不可復之慮定國少年猛勇手舉屠前棒金全身懸空能左右換手走長卷數傾顏色不變嘗定河南屬邑值流賊奄至箭發如雨定國立敵樓以刀左右揮首蓋兩斷無一天能傷其身春有賊持版自擾定國射以鐵枝箭貫入於版死焉賊驚遁高取其老聽其謔語遂墜街中左良玉憤馬士英竊權誤國稱天子密旨討之傳檄云

臺灣外記

卷四

十

大義之乘炳於星日無禮之遂嚴於鷹鷂天地有至公臣民不可同也奸臣馬士英根原赤身種種藍面皆冒九死之罪業已擒妻為奴剪髮為僧重荷三代之恩從爾孤雁白門根吞泗上上會國家多難之日侈言擁戴勸進之功以今上歷數之歸為私家播賄之物竊弄威權揚威聰明恃兵力以有人致天子閉目拱手張偽旨以聲俗俾兵民重足寒心本為報仇而立君乃事古與先帝為仇不祇掩誣聖德初因民願而擇主乃事事拂兆民之意何由莫覓民生幻登敵天妖孽障日責官必先姻媼試看七十老囚三木敗類居然節級監軍漁色罔識君臣托言六宮備選二八紅顏變為春閨漢上蘇松常鎮橫江之使肆行擄掠手會機妙選之音日下江南無夜安之枕言馬家使爾殺人北斗有朝雲之星謂英各實應國讎又有皇嗣幽囚列祖怨恫海內懷忠之臣誰不欲食其肉敵國向化之士咸思拯膚其家本藩先帝舊臣招討重任頻年痛心疾首願為鼎鑊難夫而無從此日履地戴天普與君側對狼而併命之句

分兵做三隊南下士英懼調劉良佐黃得功方國安鄭毅黃斌觀劉大昭阮大鏞朱大典共禦於采石磯史可法疏言良原不敵與君父為難豈可調各鎮離汛若北兵一至宗社危矣不知士英家藏至此不報四月二十二日孫王會肅王各進兵渡淞史可法請殺弘光召諸臣問方略諸臣皆請救淮揚弘光亦以淮揚宜守不可撤江防兵馬士英厲聲曰吾君臣寧死於清不願死於左良玉之手二十四日孫王師猝至揚州攻新城可法督總兵劉肇基翁萬裕楊鳳喬等禦之二十五日撤圍退二十餘里詐稱黃蜚提兵來援可法使人出詢詭說撥兵一千入保城池餘外作特鹿可法信之開西門遂中計可法自刎時左良玉正揮兵欲前忽病死于夢庚為黃得功所敗孫王屯揚州沿江設渡鄭鴻達帥水師禦於京口孫王令眾編筏渡向鎮江別隊從老鸛河渡龍潭探馬飛報北師編筏將乘風而南又報江中一炮京口城壞四場揚文聽來報江中有數筏因架炮城下火從後發震倒城半早發三炮江筏粉碎矣士英將前二報捆打而重賞揚使自是警報寂然五月朔日弘光召對諸臣無一言王鐸特請經廷講期弘光曰且過端午至夜半有人書一對於長安門之東西柱云福人沈醉未醒全憑馬上胡騎暮府既歇已休猶聽阮中曲樂初九日孫王令開開放舟敵江而南鄭鴻達鄭毅黃鎮江而遷初十日放三宮淑女選家召優人入內演戲與內官轉贊周屈尚忠田成等雜坐戲飲至二鼓弘光率一嫗韓贊周隨之開聚寶門出奔百官無一知者十一早馬士英詐稱奉太后旨詔守陵黔兵自衛奔浙百姓共出王之明於徽即位武英殿十四日孫王至折城伯趙之龍與之明出降安民畢封之龍為興國公弘光是夜倉卒至太平府百姓閉城不納奔蕪湖總兵黃斌觀已遁匿於中軍翁之琪舟中往就黃得功得功泣奏曰陛下死守京城臣等猶可借勢作事奈何聽奸臣之言而輕出至此今進退將何所據此乃陛下自誤非臣等之負陛下也居兩日將謀幸浙劉良佐奉孫王命追至且招黃得功降功大怒單騎馳出大罵良佐背主匹夫鼓唇舌以說他人我黃將軍頭可斷而膝不可屈良佐大恨之立令眾軍發誓中得功嘆曰吾恨無力擒爾當為厲鬼以殺賊遂拔劍自刎良佐揮軍劫其營翁之琪戰敗投江而死良佐拔弘光而去至江南豫王置酒於靈壁侯之第坐弘光於太子之下酒半王問弘光曰汝先帝自有子汝何自立既已自立而不遣一兵討賊於義何居先帝道體送難送來既不能讓位又屠滅之心何居光不能答終席俯首汗出浹背孫王命員子統兵平浙江馬士英

臺灣外記

卷四

十一

唐滅之心何居光不能答終席俯首汗出浹背孫王命員子統兵平浙江馬士英

奉太后至杭浙撫張東見迎太后入城士英屯兵城外路王謁太后復甚恭英欲立
之路王辭不可禮部尚書黃道周奉祠高陵在杭疏馬士英有云

大臣侍從早夜圍維震陸承歡起居定在何至三輔遠於六龍車還於鳳輦固

關戴道險阻多常此臣子之精懇跨祭之巨創也自五月十二日距今越二旬矣

士林未知行在而首輔馬士英擁兵自衛迎趙西湖士民詰問空言聖駕在靖南

黃得功軍中馬輔誠如聖駕所在而輕離左右則有不臣之心誠不知聖駕所在

而托言厚戴以保其家人則固上苟偷神人所共憤也

太后覽奏秋威而已忽報駐防豆腐總兵吳志遠黃蜚戰敗被擒俱不屈而死貝

子統兵至江陰進兵嘉湖馬士英仍帶騎兵潛奉太后渡江至紹興原任九江僉事

道王思任請斬馬士英疏云

士英獨掌朝綱知利而不知害知存而不知亡朝廷篤信以至於此也今事急矣

政事閣臣可以走乎兵部尚書可以逃乎不戰不守而身擁重兵口稱護太后之

駕則聖駕獨不可護耶一味欺瞞滿口妄說英雄所以解體蒙傑所以友心也及

今猶可呼號泣苦之際太后宜速趨上照臨出政固斯嘗騰五斬士英之頭傳示

各卷以為詭國欺君之戒

又遺書與士英有叛臣至則束手無策強敵來而先期已走致令乘輿播遷社稷丘

墟閣下謀國至此即喙長三尺亦何以自解以今上計若明水一盂自剗以謝天

下又有吳越乃報仇雪恥之國非藏垢納汙之區也職當先赴胥澆乞素車白馬以

拒閣下士英得書愧憤不能答貝子至浙江鼎沸各自為計獨路王不去曰崇者無

加逃者非策適足以殘生靈不如降為上策庶百姓得安二月十三日舉城降貝子

厚禮之入城安民率師至江邊見波浪滔天而無舟楫難以飛渡徘徊之際見一白

鬚翁手執蓍杖竟從水中渡過貝子訝曰人既可渡豈我師不可渡耶遣人下探水

僅沒膝即揮全軍渡過登岸往謁其深險汪洋弗可言當時有火燒六和塔沙漲錢

塘江之議貝子遂分兵追趕星散餘師紹興將空其城猶鄭之尹子遵讓出家幣糾

集鄉勇會張國維曰事急矣無主不可以號召天下魯王在台州宜迎監國遂與

方逢年林俊卿宋之普陳亞輝熊汝霖孫嘉績鄭之尹等於閏六月望日迎魯王監

國於紹興府

按王諱以海字巨川別號恒山又一號常石子太祖第九子擢封山東兗州府為

魯王王其十世孫也崇禎六年七月封王為鎮國將軍十五年兗州陷兗魯王以

派以珩以江及王長子三子同日遇害鎮國夫人張氏以磁器觸喉死撫臣題請

下部議應繼王位使甫出門而北京陷弘光亦移浙王台州府

封方國安荆國公守嚴州張鵬呈永豐伯守衢州鄭連謙義興伯王之仁武寧伯賜

張國維上方劍使宜行事督師江上維兄諸師主帥各治其軍疏請於王曰剋期會

戰則彼此入我有休養之逸而攻堅搗虛人無應接之暇此為勝算然必連諸帥

之心化為一心然後使人人之功罪視為一人之功罪遂會方國安率王國斌趙天

祥湯斌李應世等與貝子大戰於旱橋門忽風雨暴至火炮弓矢俱濕各收兵貝子

沿江築木城下營對江相拒

臺灣外記 卷四 十三

臺灣外記卷四終

唐藍國福州假統

黃道周南京盡節

順治二年乙酉夏大清兵至杭州黃道周曾櫻何樞郭朝汾黃景暉將德瑛路振龍張家玉朱繼祚等逃入閩鎮海將軍鄭鴻逵總兵鄭經俱撤師江口而唐藩魏河南逃難至建寧請語及圍難泣沾襟袂二人奇之令副將江美贊鄭陞帶兵衛之入關道影聞杭城陷撤全師回至閩省會巡撫張肯堂巡按御史吳春棧禮部尚書黃道周南安伯鄭芝龍讓立唐藩監國

按唐藩諱率性剛直喜讀書善天翰嚴嚴千言初封尚儀以文驥失愛於祖瑞王兩姬謀奪嫡未得請名及瑞王薨守道陳奇瑜知府王三桂始為請嗣後以統兵勳王禮離南陽被鋼會難逃於江口

黃道周執筆為諭曰

孤聞漢室再墜大統猶繫人心唐宗三失長安不改舊物豈獨其風俗醇固不忘累世之澤哉亦其忠義感憤豪傑相激使之然也孤少遭多難勉事詩書長痛妖

卷五

臺灣外記

卷五

二

發遂親戎旅亦以我太祖驅除羣孽功在百姓方十三葉而屬莽蕪然睥睨神器為子孫者誠不忍守文自命僅視其後也二十年來狂寇虜駕孤未曾兼味而食重席而處北方二載兩京繼陷天下藩服委身奔竄孤中夜臥起垂涕縱橫誠得少康一旅之師周平晉鄭之助躬率天下以受彤弓豈敢湯武今幸南安芝龍定齒鴻遠二大將軍志切匡復共賦無衣一二文臣以舍陵椰耶之義通相推戴登壇請誓感動路人嗚呼昔光武昭烈皆起布衣所遭絕續與大敵為仇而能正言舉義躬承舊業况今神器乍傾天命未改孤以藩服感憤聞關逢諸豪傑應即投袂知明赫之際神人叶謀上天所眷顧我太祖紹其子孫猶未艾也書曰與治同道罔不興傳曰多助之至天下順之得道者多助自六月初二日監國伊始一切民間刑獄許贊達條陳孤將悉與維新總其道揆副海內嗚嗚之意焉

唐藩監國正議出師有藍頭戴者咸請正位方可號召天下諸臣多言監國名正出關尺寸建號未遲李長倩亦有急出關履正位示監國以無富天下心之語惟鄭芝龍鄭鴻逵血請正位不正位無以壓眾心以杜後起遂議定于閏六月十五日共奉唐藩即位福州改元隆武命禮部尚書黃道周草詔曰

朕以天步多艱遺家未造憂勞藍國又閱月於茲矣天下勤王之師既已漸集向義之心亦以漸起臣復之謀漸有次第朕方親從行間鼓舞率勵以觀厥功而文武臣僚咸稱羊漢之義責于立君寵條之方本乎天作時哉不可失天命靡不朕自缺然未有不續以仰對上帝克慰祖宗而臨安悉憐博讓無期大小汎汎如河中之水朕敢不屢勉以附眾志而慰羣望朕猶載籍漢元武闡于譽之信以六月即位邵南即以是年為建元元年誕膺天命昭烈聞山陽之信以四月即位漢中即以是年為章武元年立宗廟社稷艱危之中豈利大寶亦惟是與義執言繁我臣庶之故也以今於古即以是年為隆武元年其承天翼運定難功臣悉以次第進爵分茅胙土稍俟恢復以勸勤誠其期運宣獻守正文臣亦以次第進級別需來章孝秀者宿軍民人等俱依前輪優給行所在山川鬼神除淫祠外皆遣官祭告以示朕續緒為天下請命之意焉

以布政者為大內改福州府為天興府以黃道周何樞將德瑛蘇觀生黃景暉路振龍曹櫻陳洪謐林欽棧黃鳴俊朱繼祚為大學士入閣辦事張肯堂為吏部尚書李長倩為戶部尚書曹學佺為禮部尚書吳春棧為兵部尚書周應期為刑部尚書鄭

璫為工部尚書馬思理為通政使鄭英為錦衣衛都指揮使鄭芝龍為平南侯鄭鴻逵為定南侯鄭經為永勝伯林察張明振周鶴芝陳霸等各為伯分天建廷興為上游四府汀紹漳泉為下游四府合兩浙兩粵滇黔晉楚地方隆武凡有批答皆親為之不做閩臣且曹皇后性亦賢敏頗知詩書羣臣每召對輒于屏後聽之共決進止隆武同廷臣共謀戰守定兵二十萬自仙霞關起宜守者一百七十處每處兵多寡不同約計十萬操練以便出師遣兵科給事劉中藻齎詔往浙熊汝霖曰吾知奉吾君而巳不受詔國維曰同是高皇帝子孫當此之際豈可異視而受前龍後虎之迫乎遂勒手疏馳上隆武曰

國當大變凡為皇子孫臣庶所當同心併力成功之日入關者玉監國退守藩服禮制昭然若以偷序故姪定分在今日原未假易且監國當人心奔散之日鳩集為我一旦南面正朔鞭長不及猝然有變唇亡齒寒悔莫可及臣老矣豈若朝秦暮楚之客哉

隆武覽疏踴躍止問罪之師然閩浙水火矣馬士英欲謁曹主張國維參其誤國十大罪英懼不敢入依方國安時張國維督師奪富陽八月復奪于澄雖兵馬雲集而各

治具軍地方及受賂倭倭武以珣戴功晉鄭芝龍為平國公加太師鄭鴻逵為定國
公林察周瑞張明振周鶴芝陳霸等各為侯侯秀郭職楊濟時施天福劉全張道等
各為伯以御史郭永汾巡按黃州

按陳秀郭職係芝龍舊將命守二關劉全係香胞弟承分守慈惠別號有水泉之
晉江人蔡未達士至己丑歲被可望所執不屈而死屍棄東郊歷月餘顏色如故
諸賊不敢犯總兵許益忠暗稱奇陰令家人黑夜奪之

陸武召黃道周何楷曾樞路振飛黃景貽蘇觀生何吾鵬等請文武入朝會議戰守
策鄭芝龍首站東垣指讓之曰文東武西太祖定制今鄭芝龍妄自尊大不但欺陸
臣等實目無陛下龍曰文東武西雖古今未之定制然在太祖已行之徐達葉站東

首道周曰徐達乃開國元勳汝敢與之比乎龍曰以今日較之我從福建統兵拔復
直至燕都功亦不在徐達下楷曰侯嶠恢復至北京那時首站未邊遂互爭殿上陸
武亦無奈何各為慰解罷自此文武不睦陸武聽知于潛富陽之捷即做淮陰故事

令人舉壇郭外拜鄭鴻逵為大元帥率周鶴芝張明振楊濟時陳秀郭職陳霸鄭性
等領兵五萬諸島停等為監軍道出仙霞關往嚴州接應張國維方國安復浙東
臺灣外記 卷五 三

鄭彩為副元帥率施天福郭聯鄭斌張進朱壽劉全江美等領兵五萬以張家玉
為監軍道出五福杉關連江撫揚廷麟會楚撫何騰蛟合師九月張國維方國安等
與貝子對江相拒屢戰未分勝負王之仁上書監國曰

事起日人人有直赴黃龍之志乃一敗後遂欲以錢塘為鴻溝天下事何忍言臣
為今日計惟有前死一尺願以所隸沈船一戰今日死敵猶戰而死明日即死恐
不能戰也

魯王遣都督陳謙入閩啓稱皇叔父不稱陛下陸武不悅下謙於獄芝龍力救監察
御史陳邦也密奏謙為魯王腹心芝龍至交今日若不除恐為後患陸武信之夜半
出片紙斬謙于獄

按弘光時曹差陳謙為使齎印勅到閩封芝龍南安伯勅內謀寫安南伯謙教龍
留印換勅陳回至浙弘光已蒙塵故龍與謙厚謙禁謙芝龍力救不得以為有虞
必經門首然後免冠請救豈知夜半斬于獄中有我未曾殺伯仁伯仁實為我而

死之向天發
鄭鴻逵引其子肇陸陸見陸武賜姓米芝龍聞知次日亦引其子森入見陸武奇其

狀問之對答如流陸武撫背曰恨朕無女妻卿遂賜國姓賜名成功欲令其父顧
名思義也封為御營中軍都督儀同駙馬宗人府宗正自此中外咸稱國姓十月日
本國王懼芝龍威權認翁氏為如柱奩甚感遣使送到安平即成功生母也鄭鴻逵
鄭彩各提師進關未及百里上疏請餉道進不前大學士黃道周何楷因與芝龍爭
班位不睦指解回過為龍江被劫截其耳而去道周憤請將不前以其坐而待亡不
如身自出關奏請以師相兼兵江西江南多臣門生故吏必有首效死力者且可速
楊廷麟何騰蛟等伺動靜作進取詔陸武允請朝餉啓行

評曰 拈他七尺剛前快 何必三年卧一樓
道周率諸門人中書蔡春溶按有傳蔡紹謹者誤也賴繼謹按有劉賴雅者亦誤也
陳駿音兵部主事趙士超毛至潔等並子弟可千人次子源作賣躬詩一章
天地何高深日月猶猶環星宿陳其韻動靜恆無端舉翼不能翔而作醜雞觀大
命一以至不能復研鑽鬼神欲告之翁吸近告難傷哉草木不得留朱顏

道周沿途招徠至延平之禮駭軍上疏請餉陸武命芝龍助餉龍奏曰現今兩師進
兵動行十萬餉且不足焉有餘糧接應此未經採濟之象子不與一粟陸武無奈推
給空劄數百道應之周亦以劄付鼓勵勸進又得百人進師建寧劉宗安雖違入通
楊廷麟萬元吉等為聲勢尋有以外交諸藩飛書聞于陸武武遣使馳示道周周自
陳疏曰

臣田無一畝居只一椽幸以是見闕於主上見信於親戚然不能以是見諫於大
豕豺狼臣於二十九日退居後堂有人持小書云是舊按臣陸清源鈞呈上手拆
臣錯愕展玩有云東南立主臣當元勳臣駕欲死念清源生平謹慎何至此臣
行素六十年無險心詭語為兇人所仇無奇功異能為要人所嫉獨恃一片肝腸
為高皇列宗與天下黎庶共對白日耳臣雖庸下亦讀書至老遭逢陛下魚水相
期猶一月之內四疏乞師何至以元勳微賤為扶邪所護若至乎弟義勤玉璽

天姓使然亦恐臣孤身隻手陷身絕域每一相見涕泗漣漣當二十六日以前
暮未收毒水四下臣自足通軍渴而谷飲病者八九一日下樓十隊之士呼半不
起遂損去使將陳伯興念其雄魯十射九破千勅之功直於盆水四顧環堵何能
不哀今稍稍平復遂相對勸臣出關嗚呼此唱唱者亦臣子也願曹讀書受朝廷
之寵養而據據至此今在廷諸臣不勝腸剖胸誓同分膽共斬而滴滿此湖豈影

陸武聞之對答如流陸武撫背曰恨朕無女妻卿遂賜國姓賜名成功欲令其父顧
名思義也封為御營中軍都督儀同駙馬宗人府宗正自此中外咸稱國姓十月日
本國王懼芝龍威權認翁氏為如柱奩甚感遣使送到安平即成功生母也鄭鴻逵
鄭彩各提師進關未及百里上疏請餉道進不前大學士黃道周何楷因與芝龍爭
班位不睦指解回過為龍江被劫截其耳而去道周憤請將不前以其坐而待亡不
如身自出關奏請以師相兼兵江西江南多臣門生故吏必有首效死力者且可速
楊廷麟何騰蛟等伺動靜作進取詔陸武允請朝餉啓行

評曰 拈他七尺剛前快 何必三年卧一樓
道周率諸門人中書蔡春溶按有傳蔡紹謹者誤也賴繼謹按有劉賴雅者亦誤也
陳駿音兵部主事趙士超毛至潔等並子弟可千人次子源作賣躬詩一章
天地何高深日月猶猶環星宿陳其韻動靜恆無端舉翼不能翔而作醜雞觀大
命一以至不能復研鑽鬼神欲告之翁吸近告難傷哉草木不得留朱顏

道周沿途招徠至延平之禮駭軍上疏請餉陸武命芝龍助餉龍奏曰現今兩師進
兵動行十萬餉且不足焉有餘糧接應此未經採濟之象子不與一粟陸武無奈推
給空劄數百道應之周亦以劄付鼓勵勸進又得百人進師建寧劉宗安雖違入通
楊廷麟萬元吉等為聲勢尋有以外交諸藩飛書聞于陸武武遣使馳示道周周自
陳疏曰

臣田無一畝居只一椽幸以是見闕於主上見信於親戚然不能以是見諫於大
豕豺狼臣於二十九日退居後堂有人持小書云是舊按臣陸清源鈞呈上手拆
臣錯愕展玩有云東南立主臣當元勳臣駕欲死念清源生平謹慎何至此臣
行素六十年無險心詭語為兇人所仇無奇功異能為要人所嫉獨恃一片肝腸
為高皇列宗與天下黎庶共對白日耳臣雖庸下亦讀書至老遭逢陛下魚水相
期猶一月之內四疏乞師何至以元勳微賤為扶邪所護若至乎弟義勤玉璽

天姓使然亦恐臣孤身隻手陷身絕域每一相見涕泗漣漣當二十六日以前
暮未收毒水四下臣自足通軍渴而谷飲病者八九一日下樓十隊之士呼半不
起遂損去使將陳伯興念其雄魯十射九破千勅之功直於盆水四顧環堵何能
不哀今稍稍平復遂相對勸臣出關嗚呼此唱唱者亦臣子也願曹讀書受朝廷
之寵養而據據至此今在廷諸臣不勝腸剖胸誓同分膽共斬而滴滿此湖豈影

射欲何為者陛下不肖為昭烈臣亦不肖為孔明陛下不肖為宋高宗臣亦不肖為李伯紀取法不高則庸按押來視人太卑則奸豪四至古今說觀偏中子高明近代人才沈淪于尚賤惟陛下垂察

隆武覽表馳手劉愨之遂出崇安分水關秋七月道周師至廣信府聞徽州破道將守馬金衛集紳衿父老諭勸捐助得萬人乃整部署分道進兵遊擊黃奇壽戰捷於生頭嶺遂營之其出發源者參將王加封失防伏兵戰死遊擊李忠拔擒黃奇壽聞報援之莫及參將李瑛倪勉出童家坊被馬步冲突亦潰參將應士庚從間道出援屯高橋橋道周遂馳疏請兵答曰

臣今年六十有二才能智勇不過中人而自請行邊拮据關外譬之難然風雨如晦雖鳴不已即有不肖之人起而刀俎之亦無可奈何而臣少而學道於物無物於人寡怨直以出師之故為異志所排寡識之人厚起和之千端百出以阻其成旁勾曲引以幸其敗或叩關門欺日不達飢疲之象寧死中野何所營而坐困於此誠臣遭會風雲甫及一月五疏求去直以皇上洞燭通衢當鑑臣于言語形跡之外所以再再焦曉瘁毛銀羽以為朝廷守一日藩籬非曰能之亦各盡其義

臺灣外記

卷五

五

而巳今敵之來日以屢境眾之附日以倍志愈異何知惟利是視貪生怖死則前後異致信州聞巷雞犬方集今復翻然欲舍而去已據徽人來者咸云敵一百六十騎守發境自海口暖水焚掠殆盡暖水距廣信百餘里臣師屯八都者僅千五百人皆鄂落新舊月食一兩之卒其東出馬金衛者僅七百餘人又千二百人西去饒換地收未回所餘帳下千二百人而已臣自八月以來東緝台寧之警西消金嶺之警精力瘁于文告歲月馳于期會未有一智一謀佐于其內一臂一助于其外空以老瘁一意報主為愛己所憐異己所笑今事勢甚急可與命方圖安以一萬之眾從嚴州出老竹嶺直搗徽州來其西馳可以破敵即不然亦可解信州之危成軍制之勢

隆武覽表無以應之道周計窮十二月集門人諸將議曰敵入雖眾虛聲耳若足來春則彼弓弛馬懈即可破也余糧餉不足何與其半途潰散廢却前功不如決戰以報朝廷相持泣下復進兵攻婺源至童家坊忽報樂平已破信州士大夫各致書道消用道周以成師既出義不及顧遂鼓勵諸門人帥師千餘人以前次明堂聖堡三百人馬十匹糧三日又移軍安城之十里天微曙報提督張天祿率兵四至道周策

馬揮鞭護護等督師屢戰各將高萬集請於道周曰當引兵登山憑高可恃周從之正移師間一隊騎至從間道突出前如雨軍遂亂道周被執與至婺源張天祿親至勸降周罵不絕口繼而門人蔡春濬賴繼護趙士超毛至潔亦解至周絕粒斷藥作自悼詩八章

昔時為柳下今日見嚴陽此道原無可於生亦不傷雲霓人絕望金石鬼削香其信息連後遂無日月光
樂毅未歸越魯速不入秦兩書傳白璧隻手動青萍得止吾何憾徽名世所馳蒼茫燕雀者不易寫歸塵
自我甘重瀛為誰賦鼓乃金生構七換結侶失同袍此事不經見於心良獨發長年既正則垂老重離騷

己發英雄嘆仍多親戚情經營文謝後可在股房前夫子寧敢我長文尚有天春秋二百載研淚紀新編
求人何所怨失道未忘怨故主日初旭口口鳥自投斷崖千尺網一葦大江舟狂推者吾獨馳驅答眾尤

臺灣外記

卷五

六

天步恐誰仗狂瀾失一壺瀛心衝胸鐵鳳穿落離孤子羽柔無力祈常來自林道遙河上老頗憶鄭大夫
匡坐愁顏閱打善負管肅風雲生坐次毛羽合飄飄大厦難棲燕江橫卻斷橋可憐妾佩者要要生化朝
問言誰敢信屢卜轉多疑截指留軍令開心割子期千金修駁家三尺斷琴彈射兇當能意君王安得知
左右齊承貝勒洪承疇命侍者跪進茶一杯道周接在手躊躇未飲左右懇曰求相國用清茶一杯周因聽清茶二字遂擲杯於地亦未撤周果之義也俗無葉泡茶名曰清茶

附記余戊午歲會陳駿音於粵之韓江年八十有奇也問及石齋先生事駿音涕泗沾襟曰我先生之罪人也死無以見先生於地下當先生至明堂里知事不可為志決來朝恐一生事業成遂將所有稿疏詩賦書禮悉交駿音連夜從間道還家夫人傾知在密說應無有半卯夏搗出姑蘇欲梓行世不意至杭之江口是夜耶家失火音驚惶逃出行手灰燼既不得同時受難名流後世又不能表揚道

以開師德誠先生之罪人也語畢又突余亦則然故余知先生甚詳且惜先生一腔真血之不盡得也

原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傅冠從江西入閩陞勉詢方畧條陳稱旨詔為湖南總督賜上方劍便宜行事督師恢復至邵武五福關餉告匱軍不得前廣疏請不報兵部賊方清吏司江隨疏言傅冠擁兵糜餉玩愒擾民冠遂疏稱不才告辭繼隆武詔杖冠免冠謝事遂位於泰寧縣

按傅冠字元輔別號寄庵江西進賢人初名元範中萬曆丙午舉人改名冠中士成進士至崇禎己卯乞休歸里弘光乙酉閩黨王得仁入進賢拔其家取其積藏殺其嫡孫傅鼎故冠入福建

順治三年丙戌時明唐王時在福州稱號隆武二年正月貝勒撤至甯道周赴江南周復進水漿臨發作安源詩三章示賴繼謹祭香浴

大樹難開冰城倦著身支天千古事夫落一時人若血題香草白髮逐釣綸史無遺恨處慘哭為君提

搏虎仍之豈投封又出關席心如可掬鬚髮久當關怨子不知怨聞人安得聞乾

坤猶半壁未忍臨文山諸子收吾骨青天知我心為誰分板蕩不忍共浮沈鴻恩空山曲雞啼中夜陰南陽歸路遠恨作卧龍吟

逢至新安上元燈節作三章為世存名我非關我一身冠裳天已定得失難陳姓氏經書外精神山海濤高懸崖上月偏照夜行人

世盡遭君如我獨愛此生焚香燒稿本拔劍割喉衝苦乞西山士遠辭東海濤衝動典費難作古人情

莫沸猶餘鼎魚空守暮磯依然城郭在髻髻人民非漢漢眉眉照山深嚴嚴肥黃冠黃海裏望望未曾歸

又見魚龍百戲事不離再絕粒十八日過新嶺吊金正希詩四章

愛爾才名感昔時欲依屠闕共匡扶蕭蕭風雨雞鳴也千古令人補叙支

結經漢口萬重山披爾尚差旬日間自是低華須破碎積雲終古不開顏

接節難頭飛鳥料傷心何處動悲魂英雄盡無良真身亦輕末陷左車

殘暴垂手已難工又是論人成敗中但說丹心無所用一時張眼念感流

按正希諱祥原字子駿休寧鳳山人隨父客嘉善遂籍焉成進士授庶常官歷修撰乙酉古城起兵抗王帥被擒送江南其奉軍江人一同日斬天一字文石敵之寒江村人晚年有澄清志與正希舉義帥賊天一呼曰吾與金公同舉不可使公獨死挺身追及金翰林自呼曰我奉軍江天一也遂並執之

眾廷臣與諸當道帥帥不前不但復無期而恐失備禦將德球疏請行關確察情形相機督戰隆武聽之球至關竟以疾去二月隆武下詔親征以兵部尚書吳春枝留守吏部尚書張肯堂與郎中趙玉成同籍金陵疏言臣等生長海濱請以水師千人從海道直抵君山襲取金陵以迎陛下隆武大喜遂催之龍龍伴說亦不果隆武行駐蹕延平道周至金陵幽于某城既而改鑿高勝監諸當道與故知春悉承

貝勒意勸降周曰吾既至此手無寸鐵何曾不降勸者曰欲降須難楚周夫驚曰君難變了嗚呼是難楚國打來即難楚若穿心國打來汝肯同他穿心否勸者怒退道周閉目次日見玉梅威開索被破不得捨然作詩四章示諸子洪承疇承勳命請

諸尚膳監請見道周周曰青天白日何見鬼眼松山之賊承疇全軍覆沒先帝曾設

御食十五痛哭送終死久矣爾輩見鬼肯見鬼麼遂閉目有欲南回春祭賴趙毛

各有家報請命道周不作書但著祭書皮蹈仁不死履險若夷有謂自天舍命不渝又著賴書皮綱常萬古性命千秋天地知我家人何憂又斷粒計有十四日復進水漿夜聞鐘聲感諸舊事書十二章吳炳從江西至延平謀見羅吳炳為福建布政

司提調林開以編修劉以烈為主考詔如兩都例各省士子得與試取中舉人葉璜等二百一十七名三月賜姓成功條陳據險控扼將進取航船合攻通洋裕國隆

武吳曰解角也封忠孝伯賜上方劍便宜行事掛招討大將軍璜魯王道河夏卿曹維才入聘隆武加夏卿兵部尚書維才先稼寺卿遣都御史陸清源齎手書出浙東

報王曰吾無子王為皇太姪同心戮力共拜孝儀吾有天下終致于王取浙東所用

贖盡列朝籍無分彼此貝勒詰玉見道周抗節不益益重之令人再勸承疇亦道門

生往勸道周書一聯史筆流芳未能平直志可法洪恩浩蕩不思報國反承疇粘疇

署前時見笑曰爾儒不識時務母使彼沽名而反累我遂啓諸王出道周于皆街周

從容自若望南謝君恩望東謝親恩坐於葛紅鮑引頸受刑乃士子日也同時愛難

按黃道周字幼平一字石齋漳之漳浦縣銅山所人。以易登壬戌進士。閩郡路振飛至其地勒銅山三忠臣于風動石上一黃道周一陳璘一陳士奇。奇字平人任四川上川南副使。士奇率兵屢敗張獻忠。連獲揚州。徐而朝議。恐奇不無知兵。以龍文光代之。已文代出重慶。忽獻賊大至。瑞王素知奇名。留共守。奇毅然應之。曰四川乃我舊據。今日獻賊大至。豈盡新撫之事。推委以負朝廷乎。遂與興王督軍民共守。城陷。奇罵賊不屈而死。瑞王。事見前。有客過余廬。余飲石齋先生。事見而歎曰。先生忠則忠矣。若為人謀國。旋轉乾坤。則未敢為先生許。予駭然曰。公何言。先生舉動光明。柏節松操。十萬年後。流芳青史。舍先生其誰客曰。子獨未聞魏徵。嘗作良臣。莫作忠臣之語乎。况甲申之變。天崩地折。此乾坤何等時。先生何不麻衣痛哭。四鎮之庭。貞誠以感。使若輩知有君。先生何不連進諫章。痛哭請祭禹陵。出居浙東。寂無一言。任馬阮蹂躪。徒作夢高皇語。謂卿舍我。去且對曰。朝廷合臨。非臣舍朝廷之語。又製一衣。刺大明孤臣黃道周于袖。語弟子。南都必敗。當以識吾屍。噴火向半壁。多士濟濟。何謂孤臣。果識其明。係袖手旁觀。蹈文

死地實讀書之名。全生平之節而已。

貝勒世子。大駭船隻。開入江。張國維遣王之仁統水師。半渡襲擊。會南風大起。之仁揚帆奮擊。國維又督諸軍渡江以應。大捷。適陸清源齋手書報王。並齋詔至。江橋師。時馬士英依方國安。批國安殺清源。檄數陸武罪。國維聞之。嘆曰。自我戕毒。禍不遠矣。忠孝伯賜姓成功。叩陛辭回安平。陸武曰。卿當此有事之際。何忍舍朕而去。成功頓首曰。非成功敢輕離陛下。余臣七歲別母。去秋接到。並未一面。忽爾病危。為子者心何以安。其報陛下之日長。故敢暫為請假。稍愈。臣即兼程而至。陸武允成功馳驛省母。假一月。成功謝恩。出歸安平。貝勒因江上之戰。不得取勝。憤不已。招撫江南。經畧洪承疇。與招撫福建御史黃熙胤。獻策曰。唐藩雖然稱帝。但兵馬錢糧。悉出鄭芝龍手。不如密書賂彼。若全舉版圖。許以王爵。則彼自棄暗投明。福建可不勞一矢。浙中諸醜。俱散。貝勒大喜曰。二位所論極高。計成開清第一功也。宜速行勿滯。一面按兵。一面若照前承疇修書入閩。芝龍因廷爭拂意。雖奉詔諭。心應心違。四月。陸武見諸師不前。竟芝龍提龍提兵。龍克冠頓首曰。臣武夫。賦性慙直。不能違。今既見疑陛下。安敢負此重擔。情願角巾私第。以終聖世。陸武曰。朕之大事。悉以委

人古筆。敗後世繼。又失。不奉其君子。諒章。居中調度。同楊廷麟。徵湖南之何騰蛟。東川之曾保英。西粵之何魁。楚鎮。漢之子定國。運籌備禦。策畫糧餉。而如在蜀者。請入蜀。在吳者。請入吳。乃姑息從業。偏安閩山。正蘇老泉所謂。惟賢者能致不賢。非不賢者能致賢也。故能容人。然後能用。人。雖汚身降志。士君子亦當先受其過。所不降志相從。以保其社稷。而謂過激。附會。作先道學。故陳諫。不出一言。致。以漁人之利。議親征。不決其行。作離盜跖之漸。輔佐王猷。未有其人。折衝禦侮。未有其人。以出師為兒戲。稱江左多門。生故吏。必有應之。是薄其君父。德澤不施於天下。重其縉紳。思慮可結。子門黨。一本欲支大厦。毛錐欲去傑。敵過建水。稱五月渡滬。弭金。蒙分六出奇。節。又表稱。不為。孔明伯。絕。不但不能。曲突徙薪。抑且不能。作焦頭爛額。春秋責備。是誰之咎。故張國維。激憤曰。誤天下者。又山。疊山也。子曰。公之論固是。但時勢不同。亦責人所難。先生孤掌難鳴。獨木難支。况天命有在。亦不得已之極。思惟有盡其臣衷而已。客曰。子之言謬矣。夫武王伐紂。夾齊甲馬。而諫諫不聽。然後去首陽。聞譏。周不食而死。未嘗以不諫而去首陽也。蓋臣節者。吏齊耳。子曰。不然。公之評先生若何。客曰。先生特博學鴻儒。儒道。尋乾坤

按宗煜字武貞浙江山陰人天啟乙丑狀元入史館直言忤時以禮部尚書假歸弘光崇禎不起貝勒世子于浙時衣冠欲死為義師鄭成一技之勳其共事魯

招撫經界洪承疇黃熙胤接之龍復書遂改貝勒勳揮南北岸軍齊進用火炮攻方國安營壘通國安食一炮擊碎其屋並府憲無有完者安嘆曰此天奪吾食也又見北岸兵營強成于五月二十七夜與馬士英阮大鍼督劫曹王而南次日諸師聞知各潰散鄒運謙移資入海獨王之仁一軍不動圍維興之仁相議抽兵五千分守各營之仁泣曰壞天下事者方國也此岸屯師數十萬倏然而渡孤軍何以禦敵之仁有船可入海公兵無船遂自為誌國維不得已乃進旅追唐魯王王為國安士英所阻欲換入關獻功適守者病王得脫登梅閣圍維至黃石巖傳維道防四邑維提師行凡欲過之橋悉為國安斷矣不得進貝勒師將至紹興督師余煌故城中婦女出匿山谷正衣冠北向叩首出東門渡東橋赴水死陳應輝鄭之尹王恩任吳存魯陳潛夫葉汝術高公等皆死之張國維聞義高破家勸維入山維曰誤天下者文山登山也一死而已報貝勒師至七里寺國維正衣冠南向再拜曰臣力竭矣作絕

命詩曰 維艱百戰戴吾君 拒敵辭唐氣勵雲 時去仍為朱氏鬼 精靈寶傳

孝陵痛 從容赴圍池死與國公王之仁載其妻妾二子二婦幼女諸孫盡沉于波門外將所封勅印北向再拜投之水獨至松江城冠登岸百姓駭愕聚觀之仁從容入見內院洪承疇自稱仁德前朝太師不肯身泛渡海願未投公死于明處勸維髮不從于二十四日慷慨就刑永豐伯張鳳翼守衢州部將秦應科為內應囑冀戰死梁安玉廷玉晉平玉皆學御史王崇亮知府伍經正推官鄧廉忠著江山知縣方岳皆被殺馬士英阮大鍼方國安方逢年等擁兵數千疏請入關隆武以其罪大不許士英計窮遁入台州山寺為僧阮大鍼二方皆難髮投誠徐而士英被獲解至刑刑部尚書蘇壯貝勒俱令隨內院辦事守關將施天福等接之龍密諭遂聲言之餉榜腹難以舉融盡撤兵四流掠至建寧按院鄭為虹與科道黃大鵬聞城發倉庫獨費散聲而去一郡得全貝勒師至漁梁郭曠陳秀獻仙霞關貝勒從容度嶺鄭為虹按浦城百姓請降虹曰不可再請虹執決不可象背虹獻城擁為虹見貝勒令之跪虹仰天大哭不屈貝勒嘉其從容節操不忍害勸其難髮為虹曰負國不忠辱身不孝忠孝俱虧

生我何為寧求速死髮不可難也明日復令見其輪輒曰清白吏何處得金百姓爭欲代輸虹以民窮財盡答之大罵奪刀自刺胸腹見錢時有民語曰 峻峭仙霞 道進軍馬過 將軍愛百姓 拱手奉山河 將軍指鄭芝龍也

隆武知仙霞失守芝龍又去獨立無靠遂決意幸贛於八月二十一日啟行從者惟何吾驥郭維經朱繼祚黃鳴岐而巳二十三日貝勒至延平知府王士和繼死詢土人知隆武由汀州欲逃江右遂遣總兵李成棟領師追之貝勒提大師至福州禮部尚書曹學佺奔鼓山向佛前問休咎甫拜下見繩一條倏急取袖之馳回家將曹崇四立改為冠衣冠題壁云生前一管筆死後一條繩投筆自縊通政使馬思理繼死侯官縣貢生元倫不食死閩縣民趙即拜辭父母自縊指揮使胡上琛欲藥死一妾同死齊翼不屈被殺永福武舉趙子章死貝勒入城安民畢遣韓固山領兵半與化泉漳等府獨安平鄭芝龍所踞軍威甚盛船隻齊備不肯順換固山馳報貝勒遣投誠兵部尚書郭必昌持書招之其略曰

吾所以重將軍者以將軍能立唐藩也人臣事主苟有可為必竭其力盡不勝天則投明而事來時建功此象傑事也若將軍不輔主吾何用將軍哉且兩粵未

平今鑄閩粵總督印以相待吾欲見將軍者商地方故也 芝龍得書大喜厚待必昌遣員同必昌進降表其子成功勸曰吾父總握重權以兒度閩粵之地不比北方得任意馳驅若憑意恃險設伏以禦雖有百萬恐一旦亦難飛逸然後收拾人心以固其本大開海道與賊各港以足其餉選將練兵號召天下進取不難矣龍曰稚子妄談不知天時時勢夫以天聖之憐四鎮雄兵且不能拒敵何況偏安一隅倘畫虎不成豈不類狗乎成功曰吾父所見者大槩未嘗細料機宜天時地利有不同耳 清朝兵馬雖盛亦不能長驅而進我朝委係無人文臣弄權一旦冰裂瓦鯨釀成煤山之慘故得其天時排闥直入剪除光醜以承大統迨至南都非長江失恃細察其故君實非勸龍之君臣又多庸碌之臣遂仗天下英雄飲恨大雙難逃也吾父若藉其崎嶇拒其險要則地利尚存人心可收也龍曰識時務為俊彥今招我重我就之必禮我苟與爭鋒失利一旦推尾乞憐嗚呼及豈子涉穢慎毋多談成功見龍不從奪其衣跪哭曰夫虎不可離山魚不可脫淵離山則失其處脫淵則登時困殺吾父當三思而行龍見成功語繁厭聽拂袖而起成功出適遇鴻遠于途告始末遠壯之功遂密帶一旅遁金門滿遂入芝龍語及成功少年

狂妄輕躁不識時務始末鴻遠曰夫人生天地間如朝露耳能建立功業垂名異世則亦時不可失也吾凡當國難之際位極人臣苟時事不可為則弟亦不敢虛辱唇舌凡尚帶甲數十萬抽履塞海餉糧充足輔其君以號召天下豪傑自當響應何必委身於人此弟深為兄所不取也芝龍曰吾弟所言眼前之事非長遠計耳甲申之變天下鼎沸亦泰矣其鹿故清朝得而運之業已三分有二若以小丈夫之激振一旅而敵天下兵恐亦不量力也不如乘其招我全軍歸誠正素暗投明擇義而事古來豪傑亦往往有行之者清朝正未必思相棄耶鴻遠曰既吾兄志亦不可不為之慮芝龍曰人以誠心待我我即以誠心應之何疑焉吾弟靜聽俟吾單騎往會貝勒看他如何相待再作商量鴻遠曰吾兄已有成算弟亦將奈何惟有洗耳聽佳音耳龍令李業師周繼武等挑選好漢盈甲鮮明者五百人隨後刻日往省面貝勒又差往金門等處成功同行功不從上書有從來父教子以忠未聞教子以武今吾父不聽兒言後倘有不測兄只有編素而已之句芝龍見之嘆其狂悖即喚季子波同行貝勒得必昌復命隨勅府縣接應凡所過驛站俱奉威儀甚壯塘汛飛報貝勒即差官過高龍江遞茶迎接又令文武郊外相迎龍見貝勒相待殷勤滿心歡喜

臺灣外記 卷五

十三

進城見貝勒貝勒握手歡若平生且恨相見之晚龍請復立唐藩之罪貝勒再三安慰曰此足見將軍之經權有方可為則為之不可為則擇主而事況兩粵未平海濱地方非仗將軍熱誠未可一旦而奏膚功今日得見實朝廷之福將軍休疑慮馬龍頓首稱謝遂獲駿大開筵宴賞賜倍厚貝勒密與諸內院議曰聞芝龍平生傑出多智多持兩端今大隊不來而單騎至此實有觀釐之意古云擒賊擒首若縱之去恐有意外之慮以貽生靈憂不如乘夜詔其陛見拔其北上則蛇無首其餘碌碌無能為也諸內院曰殿下所見甚明命督撫連日筵宴至第三夜內院到鄭芝龍寓所傳有旨意欲公陛見面詢方略以平兩廣守至天曉即與芝龍同上北京

臺灣外記卷五終

臺灣外記卷六

肇慶府桂王僧位

曾厝安施郎逃生

清 九閩珠浦東旭氏江日昇識

順治三年丙戌秋八月總兵李成棟奉貝勒命領兵追隆武隆武駐蹕順昌偵報延平追騎將至遂率曾后等倉皇上馬惟忠誠伯周之藩從駕給事中熊偉率兵五百餘隨行中途後觀陸地之藩不令士卒自下馬檢獻親為帝后前驅帝后不名其官惟呼我兒權同父子適隆武口渴覓茶之藩以小桶汲之進曰願陛下下一統隆武喜飲至袍袖俱濕故行在二十七日薄暮之藩解欲出教場提調備敵隆武不允令其護衛至三鼓回宿五鼓上朝到行在門首忽聞嘈咕聲未敢突進停足聽之方知帝后角口嘆曰此何時也倘敵兵突至將奈何天明隆武出視事見之藩勸勞加之藩總督御營問諸輔臣僅黃鳴俊朱繼祚二人何吾驍郭維經悉逸去至關帝廟前成棟追兵到羣呼問曰誰是隆武之藩挺身應曰我即是也問欲何為之藩詭認殆欲脫主難耳羣矢齊射之藩塵戰胸腔連中八箭隨中隨拔去手擊死數十人忽腦後中兩箭馬被殺時秋暑正盛羣屍敗腐獨之藩越九日夜面如生鄉人奇之收葬於汀之羅漢窠隆武與后奔至三元府成棟追兵又至熊偉抽劍督二十餘人向前與關偉為箭傷喉墜馬死隆武與后逃入汀州府堂腹饑從者市湯羹二進方舉碗成棟領騎兵衝入揮前齊發隆武與后嬭諸人悉為射死朱繼祚黃鳴俊俱遭擄按隆武帝后死於汀州府堂乃順治三年八月二十八日○諸家紀事悉書隆武被執送福州斬於市但時有錦衣衛陸昆亨從行眼見隆武帝后戎裝小帽與嬭嬭被擄昆亨脫出百姓收殮屍葬於羅漢窠暨其碑曰隆武帝母立光華太姬謹英忠烈徐娘娘之墓後昆亨歸鄭為口述云故特表出

臺灣外記 卷六

一

搜龍梳書萬餘卷而已書內夾有馬士英阮大鍼方國安方逢年連名請駕出關欲為內應疏按其月日在己降後馳送貝勒擒士英國安父子與逢年皆斬大鍼時方遊上聞信自投崖下死亦戮屍成棟平汀郡等府示令如有不遵制雜髮者滅族傳冠奇泰靈門人江亨龍家龍子養源見示嚴切勸冠雜髮冠不從養源懼百口為冠累遂將傳冠昇出冠自如吟曰憤血已成空往事徒回首國難與家仇永訣一杯酒幻影落紅塵倏忽成今古名望重如山此身棄如土夜宿溪頭冠私起欲投湖為守者覺而止又次石牛關欲搶頭死為送者擱獲過界

漢籍見新境問與者曰忠誠伯周之藩墓拜之泣曰聞道延津羨羽翮翠花飛
越五雲迷汀州草色空迎華誰復周郎華草履

至行見崇成棟棟親解其繫延之上生勸曰公大臣也若連利獲髮棟當保公拳麟
冠說曰自冠裳以來曾有充頭宰相否棟曰公侯種種與充何異但稍加錄以掩眾
目使可報大冠履聲曰汝知千古有大丈夫山乎我卿先進也我頭可斷而髮不可
也棟自是不復言然禮待甚厚飲食與共廣西巡撫羅武報與兩廣總督丁魁楚兵
部尚書呂大器李應茂等聞隆武文難報設位以哭並會議立君承繼大統式相曰
桂王相親親偉舉動端嚴賢而當立於十月十四日立桂王監國以肇慶府為行
宮丁魁楚兼大學士呂大器兼中樞大學士瞿式耜吏部右侍郎兼內閣大學士掌
銓事正會議戰守防設險要忽太監王坤趨桂王暫遷梧州坤崇禎十六年間曾督
餉宣府甚作威福北京臨依宏光欲督餉聞粵改名肇基不果行而以光通坤入閩
隆武不用奔粵依桂王奉迎趨桂王信感之後為定閩王劉錫清所逐時有隆武舊
相何吾騶蘇觀生適至粵亦聞桂王賢而親奇欲到粵西以元老共安舟次三水
縣聞為式耜所立恥不預其議即返棹羊城通輔明侯林舉載唐鄧諸王航海至廣

臺灣外記

卷六

二

親生與吾騶黃士俊會布政使司顧元鏡等共議迎立隆武之弟諱事錄入城即位
改元紹武頒詔布告桂王亦遣兵科給事中彭燧至廣宣諭觀生忌之遂潛殺燧令
陳際泰率兵攻肇慶桂王亦遣兵部右侍郎林佳鼎督師出禦相遇於三水縣戰而
佳鼎失利是晚韶州兵至合廣兵復攻佳鼎崩平地未有溝柵之固惟與敵事道夏
四散分頭鏖戰全軍覆沒報到丁魁楚議不即位無以壓人心而號召天下乃自梧
州迎桂王於十二月十八日即位肇慶府署改元永曆以吳清為吏部尚書瞿式耜
為吏部尚書兼內閣大學士掌銓事何三省為戶部尚書黃奇遇為禮部尚書曹煒
為兵部尚書黃日晟為刑部尚書井濟為工部尚書郭之奇為詹事正詹加巡撫御
史王澄化為兵部右侍郎師至三水連營守峽口以扼廣兵何騰蛟為總督鎮衡
州呂嶺錫為巡撫治長沙焦健陳邦傳各督兵分守粵西孫可望鎮守雲南李定國
鎮守貴州太監王坤為司乘筆之龍崎暗撤兩關守兵永勝伯鄭彩適居廈門追聞隆
武亡隨率舟師會閩部熊汝霖迎原監國王魯王於舟山王封彩建威侯弟聯定遠
伯進取福臨諸縣並臨興化府王進彩為建國公聯為定遠侯李永斌鎮南伯建遠
鄉紳密通接駕踞城起義原吏部主事林空潛匿山中散家資募兵奪據福清縣具

勅遣副將滿進忠領兵征討逆寇戰敗奔入城追兵緊門不及閉回身復戰
中箭數十死立不仆進忠見而奇之拜乃仆平和縣人曹慶等與詔安合義起兵立
德化王朱慈煒據將軍寨陷大田順昌特樂三縣鄭聯漳浦縣知縣洪有楨不屈
死貝勒督舟師出攻海壇鄭彩率眾迎戰北遂奉魯王退居廈門徐而復上舟山
閣部熊汝霖死疑為彩害賜姓成功功將師梧州聞隆武帝后山信設位令軍民掛孝
望北祭繼又突報其父被貝勒執而北上從涪州回安平會閣部路派飛曾樓萬平
英等擇日起兵誓師有本藩乃明朝之臣子編素應然資中興之將佐披肝無地冀
諸並保共伸大義之句用招討大將軍印稱罪臣國姓成功勤王出家督師以洪
政陳輝為左右先鋒鎮揚才丁鎮為親丁鎮郭泰余寬為左右護衛鎮林習山為樓
船鎮柯宸極楊朝為參軍兼統領圍隨征杜輝為總協理

按張飛字太平北直人乙丑進亡原為閩撫依成功後從永曆死於粵東之陳林
年英字靜齋湖廣黃州府原台州通判隆武詔至台州浙右張國維方輔魯王監
國各官遲疑而詔不開英挺身曰此吾君也豈有不開之理遂開議隆武聞其事
擢英為兵部職方司主事追隆武亡依成功為參軍宸極福建泉州府晉江縣人

臺灣外記

卷六

三

隆武曾授以參軍督軍出關屢有奇謀杜輝字功參泉之同安馬鑿人後投誠獲
粵東水師總兵甲寅之變入從英三桂為湖廣水師左將軍謀再投誠不密被三
桂姪應奇所覺夜馳兵至圍擒絞死
但時金門乃叔父定國公鴻遠所據廈門為建國公鄭統同弟定遠侯鄭聯所據其
上海壇南日南北二加舟山等島悉係魯王遣萬安侯周瑞平無洪周鵬芝定西侯
張名振阮英等分守其下諸島如銅山係朱壽所踞南澳係忠勇侯陳霸所踞惟安
平塊土莫能展其所為徒訓練士卒整飭船隻親遊於鼓浪嶼或入海澄或出鎮海
衛以觀其變至順治四年丁亥附明桂王時在肇慶稱統永曆元年正月路振飛萬
年英誤聞何吾騶黃士俊蘇觀生顧元鏡等同隆武逃遁於粵東解成功泛海往就
之功曰先帝當日在汀州業已受難故敢何能脫身至粵恐是好事者假此為名
未可深信但公既有所聞而欲去余安可阻以失為臣子之一片孤忠熱血遂令備
資斧船一隻送之時同行有非直進士朱昌時原金衛指揮使常壽益等復舟次粵
之虎門遇輔明侯林察方云是隆武之弟何吾騶等共立為紹武被總督兩廣佟養
甲同總兵李成棟由惠州盡伏夜行於去年十二月朔日破城紹武被擒非隆武也

振飛等不敵前復隨林察回廈門依成攻二月韓固山奉貝勒世子命統滿漢騎步
突至安平鄭芝豹之鵬等懼兵威不敢戰故其眾揭家資子女於巨艦棄城出泊外
海成功生母倭婦翁氏手持劍不肯去強之再四亦不行大兵至翁氏毅然拔劍割
肚而死成功聞聲踴躍號哭縞素飛師前來而固山見船隻塞海亦不敢守棄之回
泉功給其母收葬城池與芝豹之鵬等守之四月成功復合鄭彩揚耿等擊海澄
破九都七月滿達見成功遠去廣有鞭長書說成功凡事當先固本而後求末今汝
安平彈丸之地無甚江險要可恃倘韓固山率大隊復來一旦反敵不及將奈何宜
速回師助汝一旅合攻泉州暫作安身然後蓄兵養銳窺其隙舉兵旁掠成功令
具將看守海澄石尾港八月從九都回二十二日會滿達師於泉之桃花山鄉紳沈
佺期林橋升郭行甲諸葛斌等相率起兵應之

按佺期字雲又別復齋泉之南安人癸未進士屢遷都察院御史後以醫行世辛
於臺灣橋升丙子舉人屢遷光祿寺卿泉之晉江人符甲癸未進士晉江人南京
主事戰死七日不變色鄉人異而葬之斌字士倫監紀催官泉之晉江人
泉州提督趙國作每輕視成功率騎時五百步兵一千五百人分為兩隊一出塗門

一出東門直冲營壘成功令洪政陳新二將統眾禦之自辰至午冲突相拒滿達料
不能勝遣林順夾攻功亦令余寬出奇兵截殺作兵遂潰追至城下鳴金收軍成功
合滿達眾每攻城成為溜石寨參將解應龍所撥成功請於滿達曰解應龍在溜石
寨作犄角勢此城難攻叔父可督兵攻城應龍必來援姓遣水師一鎮秦一筠全社
輝暗襲其寨另著郭新余寬時伏其寨中途侯彼回救齊起夾攻擒之必矣滿達許
可隨掌號進兵應龍果來援至中途忽流星馬飛報賊攻寨甚緊龍即回師伏起戰
死而溜石寨亦為杜輝所破軍聲大振國作始加意防禦日夜巡督城內已故鄉紳
郭必昌之子顯欲為內應謀洩國作差兵往擒惟有空室眾駭異顯有愛姬春姊村
顯母黃氏珠珥投國作乙棟所藏皮箱一顯首告國作許之遂指後園井中旁石是
門詐令人下攀開果一大穴全家在焉共一十三口收而殺之春姊拾皮箱亦為眾
所殺並累及原閣部黃景昉又西門守將楊壽與諸葛斌通為援適國作召義守東
門斌不知是夜率眾臨城斌與副將蔡家等全軍俱沒於是夜禁嚴不敢喘息
功督炮環攻又令洪政陳新余寬郭泰等領眾架雲梯齊上國作百計禦之不得下
漳州城守王連聞眾報圍繼報溜石寨失解應龍戰死顯曰城危矣吾當往救漳

州總兵楊伍阻之曰各有汛地且未奉總督令勝敗干係是誰擔也進曰公言差矣
賊今從中截殺制臺之機安能飛過倘徒坐視一旦城破賊勢愈熾吾城其能保乎
此謂唇亡則齒寒也公善守城池吾當往救遂將騎兵五百步卒千人分為三隊第
一隊令總領趙英同左哨千總楊得功會同安營遊擊廉即聲言攻取安平安平
是彼巢穴勢必回救此做攻魏救韓以分其勢吾自領一隊相機而動其餘一隊著
右哨千總李玉同遊擊祁光秋作援兵先遣人稱本領統領大師台潮州援兵數萬
即日抵泉郡破賊解圍直搗其穴之句成功聞報見滿達曰王進接連潮師救援
不日即到泉郡堅而未易破倘以一旅扼五陵而攻安平則首尾受敵滿達曰如此
奈何當且暫退成功曰安可退師可令楊才張進先去刺圍守據林習山與杜輝營
備船隻泊海尾以防不測叔父可督林順洪政等急攻其城姪領郭泰余寬據營五
陵作兩邊救援遠曰可王進至大盈偵知各處驛營把守大路不得進一時計掛
繼探有小路從南安縣出發令遣人夫備草束接應詐稱欲取安平著楊德功董之
自帶馬步乘夜由冷水井過何坑出南安突至泉州城下洪政戰政敗國作於城上
遙觀知救兵到以此亦四面吶喊虛作相助勢滿達心虛急遁金門而成功亦退安

平泉州圍解入城進見國作請救邊罪祚謝曰非公速來此城危矣進恐成功乘勢
取漳即解作回師成功因報滿達從海尾逾亦就不提即將楊才等兵抽回把五陵
要口自歸安平後偵知王進以一千五百人解圍甚迫悔隨喚洪政余寬二將領兵
從小路埋伏青石宮又令楊才郭新二將領兵埋伏刺圍另令張進帶兵接應五將
去後不日回說王進已過二日矣順治四年總兵李成棟奉命平粵以李發代之侍
傅冠復加禮十一月二十一日冠與發對奕方罷發閱文書謂曰今部文到欲收公
矣冠欣然起曰早畢吾輩公之賜也遂整衣冠向南拜曰臣負罪無狀死不足贖復
回向西拜曰祖父暴骨惟冠之辜羞見先人於泉下取筆題壁曰白髮蕭蕭已數
莖 雙兒何必苦相尋 拚將一副頭顱當 留取千秋不貳心

擲筆坐地引頸受刑令人執刀無一應者又懸賞例亦不忍下有從征知府安蘭友
家丁張福出受賞施刀以冠首函寄汀州府觀者莫不嗟歎是夜悲風震屋暴雨
漲河二十二日家人傳國禎家負骸槨奔於汀之羅漢嶺與忠誠伯周之藩相對
按公首在獄中夜屢吐白光如囚之有冤者多見之訴首驗獄吏朝又焚香祀之
忽一夜吏夢公解曰兩年多爾殷勤我欲還矣吏神其真白於令不數日公之子

果乞骸骨歸葬已奉 諭旨來汀始得合身首險之備體皆黃金色有舊衣二件
素裳側風雨經年帛色如皴皆傷而奇之咸曰此相公衣也見者拜之無敢動後
為盜化無賴子取去云

蘇觀生何吾駟於前歲十二月在明倫堂講義被李成棟率輕騎開道晝伏夜行砍
門而入紹武踰牆匿王應華家俄而壁城出為追騎所殺觀生題詩壁上云 人皆
受國恩 時危我獨苦 丹心佐兩朝 浩氣凌千古

題壁自縊而死何吾駟元鏡等降總督佟養甲安民畢即令李成棟統騎兵到三
水王澄化退守峽口王坤趙永曆西走式報奏曰土地乃祖宗之土地守之則可以
設計破敵使英雄志壯若輕棄而走不但上負祖宗且失天下志士之心永曆不聽
遂乘輕舟上西峽而去從行者惟翟式租一人成棟至肇慶府進師梧州永曆奔桂
林巡撫曹煇降翟式租請建都設禦令丁魁楚屯兵今溪成棟遣人招之不肯降乃
伏兵與戰煇敗退藤江伏起魁楚中箭死成棟揮軍逼桂林王坤請幸楚式租請駐
全州流峇曰

半年之內三四遷移兵心民無不惶惑我進一步人亦進一步我退一步人亦退一步
亦速一日若去而不守愚者亦共知拱手去矣請留桂林

李成棟師至值其建自全州來督兵合黎成棟連戰連捷奮勇冲陣棟方退桂林得全
焉成功因攻象不克回安平有原浙江巡撫盧若騰進士葉翼雲舉人陳鼎俱至謁
成功功持以上書每事必諮之又得海澄人甘輝身材五短猛勇絕羣漳浦人藍登
武藝精熟南安人施即機善暢曉與其弟顯寬及邱縉林壯猷金裕等朝夕操演部
伍陣法並令堆積糧餉於安平

按騰字汝州庚辰進士金門人雲字敬甫庚辰進士廈門人鼎字尚圖丁卯鄉薦
同安人即後執法太嚴見怒成功被殺欲殺計逃內地為海澄公黃梧所知遂為
於總督李率蔡泰保題副將即換作琅字事蹟詳見後

順治五年時稱永曆二年戊子夏五月成功統林習山甘輝等犯同安守將遊擊邢
光秋協防遊擊廉即合領騎會九都鄉勇出禦甘輝挺身出戰守備王庭坐馬失脚
被斬兵潰成功揮軍至城下光秋與即急抽兵入城與知縣欲劄論議以敵兵勢大
恐孤城難守不如與公今夜乘其無備開門遁去然後請師恢復公意何如論曰食
君之祿守君之士分所當然今敵雖求吾當與公嬰城死守漳泉二處必發兵來戰

豈可棄城以自取罪耶曰公所言者守無弟所言者行備敵兵勢大水陸雲至兵傷
已過半即有一二健勇亦傷弓之鳥是兵卒不足恃也地方平坦城垣低矮一旦四
面環攻砲火藥甚少是城郭不足恃也縱能禦之而援兵遲至倉庫無積是糧又
不足恃也有此數難當連糧暫退再作商量弟豈不知食君之祿守君之士耶劄論
聞言如夢方醒曰非公劄論追戰以助軍需陳鼎為教諭傳告諸生起義勤王忽報輔明侯
百姓知文武棄城去天驕迎成功入城功出令安氏不許騷擾民類以安功以葉翼
雲為同安知縣勸諭追戰以助軍需陳鼎為教諭傳告諸生起義勤王忽報輔明侯

林察自廣東逃回因與蘇觀生等共立紹武禦永曆於三水後共鎮虎門廣東破不
敢歸永曆仍回閩見成功詳陳翟式租等擁立桂王始末成功加額曰吾有君矣遂
設香案望南而拜尊其朔號即修表遺原陸武中書舍人江士燦黃志高二人從海
道入廣稱節並條陳時勢即以邱縉林壯猷金裕三將守同安自領大隊舟師至
東山候永曆召以便會合恢復提督趙同祚知同安陸飛報總督轉題奉 旨遣佟
胤學率泰陳錫三大人督師恢復各處地方七月初三日檄到邱縉等聞報即與葉
翼雲陳鼎議戰守策翼雲曰今新君登極我藩主志存動王以一城託我若自當竭
力禦守邱林二將軍可督兵守大盈嶺以扼泉師金將軍守漳溪嶺以扼漳師翼雲
等督民兵守城一面通知本藩出奇兵於五陵從中截殺以分其勢一面飛請藩王
回軍救援不知諸公意下如何金裕等應曰公算畫得宜謹聽軍命即出兵守要口
修築營壘邱縉林壯猷列陣以待被領旗黃有信率驍騎冲突三大人同提督揮
軍齊進邱縉中五箭林壯猷獨力難支遂遁入城金裕聞邱林敗績空守漳溪嶺無
益亦欲軍回與翼雲陳鼎分門死守三大人於八月十六日晚夜攻擊雉堞皆平城
遂砲邱縉林壯猷金裕各巷斃力竭死翼雲當城未陷時謂陳鼎邱林三將曰余
今雖未死於君軍卻得死於宋土亦吾輩之幸也迨至被擒解見從容自若與陳鼎
俱不屈被殺三大人以城內同賊堅拒傷士卒甚多發令盡屠戮血滿溝渠應同安
血流溝渠

附記有泉州同安金門人陳謙世居潭稱麟仙善術數語事多中舉動似狂於丙
戌遊三仙遂次興化聞仙遊油潭里有王志章者能刺陰陽事人稱活閻羅性見
之志業業已先知置片紙於碗底囑童子候之曰若世貴到今自取視次日世貴
到童子語知世貴請至鮪魚死半途同安血流溝渠不斬人種嘉禾者乃廈門之

卷六 七

別號安漢成平浦之句。悚然奔見成功。以志章言上陳功怪其長。不納。辭歸。遂次小盈。獲暴病而亡。功聞之。亦為之訝。至同安屠戮血流。功頗信之。後路履門。凡有得者。悉斷其掌。故歸。以嘉禾。斷人種。欲以登種。字號。也。卯十月。率泰破金。廣提督馬得先戰死。請棄諸島。移民於內地。禁界守之。犯者無赦。而嘉禾。果斷人種。安平地。在界外。亦遂成平浦。其誠悲歎。

順治五年戊子秋八月。成功在銅山。整頓船隻。訓練士卒。候廣西永曆信到。接葉陳邱林告急。請援。文即整大隊舟師。回救。奈北風甚烈。難以駕駛。五日方抵金門。偵報同安已破。諸將戰死。葉陳不屈被殺。全城屠戮。功痛哭。遂祭三軍。遂移師鎮海銅山。漳浦守將王起偉。謀降。事洩。葉家從舊鎮入銅山。成功受降。加俸。總使。同柯宸。樞。聯絡銅山等處。募兵。備餉。詔安縣五都人林日灼。鼓眾拒之。功令甘輝往征。日灼旋滅。十月。江子燦。黃志尚。同大監劉玉。肅永曆詔到。誓封成功。威遠侯。功拜受。厚待。劉玉。遂與師從。雲霄。白塔。登岸。守雲霄。將張國柱。迎戰。被施顯。肯所殺。遂率眾攻城。中軍守備姚國泰。拒守。城陷。國泰若戰。重傷。被擒。功惜其忠貞。令醫治。用為監醫。粵東原大學士陳子壯。兵科給事中陳邦彥。同起兵。船千艘。合攻廣東。因故指

卷六

揮榜可觀。楊景輝為內應。謀洩。被殺。懸首城上。邦彥戰死。子壯。適高明。遣家人陳。齋書赴成功。處請救。又原兵部侍郎張家玉。會故南海指揮安弘。敬訓。導張治。亦起兵。襲東莞。縣。殺典史張元鼎。知縣鄭。登。自縊。李成棟。聞報。率兵至。擊斬安弘。敬家。玉。走龍門。糾眾。道關。將榜可。檄。亦齋家書至。成功。即整師。欲從虎門。入。援。至。請。海。關。二。家。俱。遭。難。乃。止。

按子壯。號集。全。別號秋。鴻。萬曆己未。探花。東莞人。守高明。六個月。城破。被執。不屈。引頸受刑。同時受難。刑部主事朱實。通。字子潔。天啟辛卯。舉人。邑庠。生。黃英。元。吳。元家。玉。字。賢子。東莞人。崇禎癸未。進士。修。養。甲。遣。巡。道。張。元。琳。至。其。家。勸。難。焚。玉。冠。帶。出。見。不。允。元。琳。去。玉。遂。與。師。林。游。謀。起。兵。破。東。莞。縣。如。破。自。惠州。來。會。師。成。棟。主。弘。敬。戰。死。張。治。張。恂。尹。斌。咸。自。縊。王。祖。母。陳。氏。黎。氏。赴。水。死。妻。彭。氏。大。罵。破。刃。又。率。眾。拔。博。羅。糧。盡。眾。潰。五。徒。走。十五。萬。餘。人。攻。增。城。成。棟。往。援。揮。騎。冲。突。五。陣。亂。死。戰。項。中。三。矢。傷。一。目。赴。水。死。剖。其。首。顏色。不。變。其。師。林。游。被。執。在。獄。臨。刑。吟。詩。曰。願。續。當年。李。侍。郎。遺。言。謝。世。報。高。皇。獨。憐。一。片。忠。精。節。不。死。沙。場。死。法。場。張。恂。字。士。和。士。子。鄉。薦。張。治。字。台。玉。程。鄉。舉。人。安。弘。敬。字。叔。壯。靈。辟。縣。人。

李成棟奉總督於養甲令。提師攻桂林。復合平南。定南。靖南。三藩。勦。旋。直。趨。武。岡。劉承。清。令。其。弟。承。輔。水。曆。從。開。道。奔。靖。州。大。學。士。吳。炳。被。執。不。屈。死。三。藩。圖。武。岡。折。天。招。承。清。屠。城。降。部。議。以。其。故。承。清。西。去。殺。之。永。曆。自。靖。州。奔。柳。州。得。何。騰。蛟。郝。永。忠。盧。鼎。兵。俱。至。防。禦。始。安。終。養。甲。督。兵。攻。全。州。何。騰。蛟。率。其。建。邦。郝。永。忠。盧。鼎。合。滇。師。趙。印。選。胡。一。流。分。道。夾。攻。養。甲。逃。永。曆。仍。選。桂。林。諸。帥。不。和。兵。譁。舉。擄。養。成。棟。偵。知。乘。虛。潛。師。至。北。門。式。籍。守。城。騰。蛟。召。諸。將。合。擊。棟。方。退。師。棟。負。平。粵。有。功。而。恥。受。制。於。總。督。偶。演。戲。其。妻。張。氏。見。而。笑。罵。張。氏。係。陳。子。壯。之。妾。成。棟。抄。其。家。見。張。氏。美。麗。遂。娶。之。相。從。餘。年。未。見。歡。顏。今。日。之。喜。必。有。由。也。棟。詰。之。氏。曰。為。見。臺。上。威。儀。觸。目。相。感。棟。令人。取。冠。服。自。穿。氏。起。取。鏡。照。之。棟。躍。起。曰。真。威。儀。可。觀。也。遂。萌。反。念。密。囑。標。兵。譁。索。糧。餉。齋。集。教。場。然。後。請。養。甲。出。城。撫。輯。甲。不。知。是。計。同。棟。行。甫。坐。下。眾。兵。鼓。噪。同。時。剪。解。即。飛。書。通。粵。西。巡。撫。耿。獻。忠。亦。剪。髮。江西。提。督。金。聲。桓。同。副。將。王。得。仁。從。重。巡。撫。剪。髮。反。應。之。共。尊。永。曆。朔。聲。桓。得。仁。咸。是。左。良。玉。部。將。李。成。棟。練。高。傑。標。下。且。交。好。故。片。紙。至。即。從。永。曆。命。兵。部。侍郎。萬。翔。兵。部。職。方。司。揭。重。熙。監。局。鑄。印。封。成。棟。惠。國。公。養。甲。農。平。伯。聲。桓。豫。國。公。得。仁。建。武。侯。獻。忠。兩。廣。總。督。成。棟。遣。原。翰。

卷六

林院檢討蔡之俊。齋表前住桂林。請駕幸粵。永曆下廷臣會議未定。覆式相疏言。有云。駕若東幸。軍中將帥。謂朝廷禁新復之士。而成棟亦有違駕之嫌。號令既速。人心渙散。臣恐不能制也。遂不果行之。俊還報成棟。棟具疏再請曰。有天下乃太祖之天下。今日光復舊業。何為樂新上。陛下若欲中興。須統統六師。行間指揮。俾諸將士奮勇戮力。四方咸知有君。自當響應。豈可偏安粵西。優游度日。今天下蒙傑寒心乎。此臣總總至誦。非真遠駕之功。

遂令原給事蒙正發。再往南靖。請駕。永曆方至。聲慶。李成棟。率文武。跪接。如禮。永曆。撫成棟背曰。朕今日中興。全賴卿力。決不吝分茅列土之封。棟叩首曰。軍旅之幸。毋煩陛下深憂。臣自當竭力前進。弟運籌帷幄。果應糧餉。豈可乏人。必須元老方可。請召覆式。相。永曆允奏。隨加成棟子李元胤。為錦衣衛指揮使。提督崇拔。棟復上疏。連當發。詔。通。成。功。連。兵。恢復。召。式。相。使。者。三。四。去。而。式。相。固。辭。且。連。上。五。疏。乞。休。不。允。成。棟。無。奈。陸。辭。回。粵。出。師。詔。至。廈。門。成。功。拜。接。遂。大。整。軍。伍。令。芝。完。統。舟。師。從。虎。頭。門。進。順。治。六。年。己。丑。時。稱。永。曆。三。年。春。三。月。成。功。留。黃。廷。洪。政。守。浦。之。羅。山。嶺。柯。宸。拒。守。盤。龍。嶺。自。統。兵。馬。下。詔。安。師。屯。分。水。關。修。書。遣。楊。乾。生。入。潮。州。總。總。兵。郝。尚。久。久。

守盤龍嶺。自統兵馬下詔安。師屯分水關。修書遣楊乾生入潮州。總總兵郝尚久。久。

乃成棟使將郝永忠孫姪前因總兵車任重故惠潮道李光坦知府凌厚渠海陽縣
桂岳等橫苛肆虐百姓怨望成棟偵知密令尚久聲言援漳假道潮州屯兵城南時
值元帥尚久經義緩帶從者僅數人入城拜賀任重接見尚久禮益恭尊為前軍並
陳謝省來救之切祈為求應夫役已備刻即起行任重許之尚久見任重不為備辭
出囑親信於寓所之轉灣抹角度履款款其左右藏甲兵於內整部伍於營約聽炮
聲立即搶門任重果不疑出城回拜中計被擒及其眾報成棟會總督督於養甲題
為潮州總兵棟反馳封尚久新泰伯久遲疑觀望追乾生齋書至尚久拒之成功大
怒率眾欲攻潮州值施天福引土著黃海來見海說成功潮州有備急則難取不如
見標諸邑以緩其心然後反擊一鼓可得功從之分師旁掠有海澄人陳斌其掌如
人之式人渾號為大巴掌曾從水磨於粵東師敗回海澄與楊廣不睦廣率眾圍之
斌負其三歲子於背外掩以甲腰懸鐵斧手執大刀突出殺至城門門閉不得出一
手持斧砍門一手執刀禦眾求通之斌怒刀起傷人不敵迎碎門逸去其勇如此
率眾來降成功授斌為後勁鎮合擊許龍時張禮器遠濠霞美二寨糧甚足楊廣朱
克唐玉勛功舍龍擊獲顧為鄉導功於是撤師攻禮禮聞大隊至棄二寨走青林道

人乞降功允之授為後勁右鎮又令黃山為帥督諸軍從靖海破惠來縣以汪滙為
知縣正兵鎮盧爵守之黃山復破黃山寨成功回揭陽會濠遠聞遠沈死張樓心甚
憐焉以其無罪遭殺其妻子歸安平府中養之順治七年庚寅時稱永曆四年正
月成功至潮陽知縣常望鳳投降令洪旭督徵糧餉和平寨不復徵遣右先鎮楊才
往攻才破其寨屠戮無遺不日才亦暴病死成功以林勇代領其眾陳斌引黃亮來
降三月以施郎為左先鋒鍾弟顯貴為右先鋒鍾弟廷為後勁右鎮王秀奇戎旗鎮
甘輝親下鎮四月成功復至揭陽攻新埠寨寨長乞輸餉許之五月詔安九甲萬禮
從施郎招領眾數千來歸

按禮即張要平和小溪人崇禎間鄉紳肆虐百姓苦之眾謀結同心以萬為姓推
眾為首時率眾統踞二都五月來降

六月成功引舟師擊蘇利風逆反師圍潮州陳斌燒斷廣濟橋日夜攻擊尚久死守
乞救于漳鎮王邦俊亦奉恢復浦詔隨統大隊騎步至長橋把守羅山鎮黃廷
洪既不戰棄城逃後安民舉偵知守盤陀敢將拒險死守不得進邦俊以騎兵往來
誘敵令副將王之剛從盤龍小路度嶺又令遊擊張勝由杜海而過雲霄合圍攻擊

宸樞分頭迎戰至炮矢盡全軍皆沒邦俊復雲詔進師黃岡成功得報不恨蒲詔之
失大場宸樞之亡知救援至遂退潮陽黃亮來虛同陳拔五李英等叛政行營甘
輝迎擊斬英父子與拔五等方定八月之鵬至潮陽說成功取廈門為家成功曰彼
船隻倍多部將老練取之不得反結為仇芝莞曰建國遠征惟聯在廈邇來橫征暴
斂民不聊生取之正當其時施郎曰征之未見為其當設計圖之功曰試陳可圖之
計郎曰聯乃酒色狂徒無謀之輩藩主可領四隻巨艦揚帆回師寄泊鼓浪嶼彼見
船必必無猜疑其餘者陸續假為商船或寄泊島美活嶼或寄大担白石頭或從鼓
浪嶼轉入崎尾或直入奇校廈門港水仙宮前藩王登岸拜謁恭從謙恭然後相繼
而動此呂蒙賺荊州之計也功曰此計甚當但吾欲善取之庶免殺兄之名芝莞曰
不殺之恐其部卒戀主不如殺之為是建成元吉豈非親兄弟乎成功默首選健將
五百令甘輝施郎洪政杜輝四將統之配船四隻其餘依計而行成功於中秋夜舟
到鼓浪嶼聯芳宴客於高石巖作徹夜歡飲早成功登岸拜謁聯尚宿酒未醒起
梳柳畢出會成功曰師屢敗騰報顏相見倘吾兄見悔以一旅相助得片土棲身終
不敢忘大德聯曰吾弟何出此言軍旅相助分所當然隨留小酌快談雜劇終日無

倦成功辭出見聯不為備密令諸船陸續進港與聯艦比且約部署聽炮為號爭先
過船成功設酒於虎坑巖遠禮聯即赴席是日投壺舟勝酣暢倍常至成刻方掌燈
回途次半山嶺杜輝等伏起刺死取聯之首級匿之飛報成功功於巖頂放炮即勒
兵入城伴旋胸頓足曰誰殺吾兄仇不共戴哭甚悲淚令兵守聯與彩宅門云非吾
不許擅入出示曉諭有人報說者費千金然即安民市井無驚其諸將船業為施郎
洪政甘輝杜輝等所困知聯死陳偉藍衍吳豪等咸歸馬艦而彩將楊朝棟王勝揚
權蔡新等率全隊舟師來降功以棟為義武鎮勝為水師總統舊將藍登來見授為
後勁後鎮又遣洪政持書折矢出招鄭彩欲行時曹蟻聯曰國姓帆船來往必
宜備之聯曰少年乳臭虛名而已何足介意彩曰弟言謬矣切不可以少年輕之細
觀調兵甚有經濟聯歡甚大笑曰吾兄行兵半世何作此懦弱兵船糧餉勝彼十倍
安敢正視彩曰鐵虎不可為鄰吾提師遠出弟當留心防範切不可以為戲迨至接
聯被殺之報嘆曰是吾之咎托非人也迫洪政至彩曰吾年老氣衰細觀諸子弟能
繼志者大木耳大木成功功吾願全師解付令弟試同攻回廈復命成功大悅遣官
往接及相見歡愛如初言及聯事成功大恠彩將兵船悉交成功功見彩誠實永無

猜疑待之甚厚卒於廈門錄利偵知功航船回廈率眾攻破惠來守將盧前戰死知
 縣汪滙不屈自刎成功差洪政括閩安銅山南澳諸島咸聽約束功以輔明侯林察
 為左軍閩安侯周瑞為右軍定西侯張明振為前軍平與侯周瑞為後軍自為中
 軍元帥用蔡福為中司中軍鎮每軍大小船一百號凡有原鎮各分諫之泉州人馮
 澄世字季臣隆武舉人有機卷潘庚鐘字道宣士午舉人善謀策紀舉國士午舉人
 同安人林俞卿隆武舉人漳州人林奇昌隆武舉人蔡鳴雷晉江人弟子員諸葛偉
 字士年隆武忠肅將德瑞為投翰林待詔遣光祿寺少卿薛聯寬字忠遠乙酉舉人
 廣東潮州海陽縣人後投誠任江西糧道鄭擊拉丁卯舉人後投誠鄭會福州人後
 投誠投太原知府等為參軍整備操演以俟進取忽黃文從廣西開道肅水磨詔至
 因何騰蛟攻長沙命馬進忠由益陽出為李赤心所殺騰蛟不屈死又南昌破王得
 仁伏誅全聲桓赴水殉守將高進庫為前導直趨信豐諸將勸李成棟且退師棟
 不允相持會久雨多殘去棟憤甚命酒痛飲大醉水漲甚左右挽之上馬馬失足人
 馬俱沉三日水退棟立泥中始知其死杜水和舉全舉投誠廣西危迫召成功舟師
 從虎門入李定國督騎步兵由三水出合攻成功謝恩畢用原總兵黃斌卿將黃大
 振為援勳前鎮守海壇撥水師阮引得何德陸師蓋登等屬之艦鎮守廈門自率諸
 鎮船百餘號南下勤王十一月至潮陽特施即與陳斌不睦因功未進有首黃海
 如通尚可喜成功遣林習山襲殺之宥其餘黨分配各鎮一時乃安順治八年辛卯
 時稱永曆五年正月成功舟師回南澳以蕭拱宸為中衛鎮沈觀為後衛石鎮令洪
 政施即陳煥鄭文星等回廈門二月成功引舟師至白沙湖遇暴風收入鹽州港據
 蔡進福為內司水師鎮施舉為水師右鎮三月至天星所殺敗惠州援兵攻其城下
 之時福建巡撫張學聖按泉郡偵知成功往粵東立營駐泉中路總兵馬得功統兵乘
 虛襲廈門得功隨統統將兵先從五通渡過水師鎮阮引不戰而逃芝莞聞報席捲
 珍寶集城下船島中鼎沸成功重責懷神主出行海流見船仔招之曰我重夫
 人也舵工林禮泊岸肯夫人落船夫人曰那隻船是莞爺的禮指以重載者是夫人
 令泊其船芝莞見夫人忙請曰此戰艦也不便居請夫人到家眷船中有人伏伺夫
 人知此船係芝莞精藏藏破機關乃曰媳婦喜乘此船今或征時候非此不可莞再
 三相強夫人坐而不動得功領五百餘騎往來馳騁百姓奔竄石洞原閩部曾櫻人
 勳其出逃櫻笑曰吾今日猶得正命清波幸也適何處自縊死

臺灣外記 卷六

十三

曾櫻字二雲江西人丙辰進士隆武亡依成功門人阮文錫陳泰以禮羅下船
 至金門王槐西家收斂
 張學聖與眾道黃樹原同安縣張效驗督大隊至通潮大漲遂登五通山一望波
 濤萬頃而島嶼孤懸海外險地也顧謂謝曰此乃絕地我若過去船隻不繼緩急豈
 能飛渡實用兵之忌即下山引師返得功知後軍已退不敢坐鎮走回營港遇鄭鴻
 遠鎮將楊梓素吳勳與戰得功奮勇射死吳勳梓素不敢進施即聞知率陳煥鄭文
 星等從廈門港登岸追至得功戰少計窮遣人駕小船見鴻遠曰雖彼此間隔各
 盡其職然亦無時不懸念公也今得功奉令過島未嘗獲一草一木余欲退無舟可
 渡得功必死於此得功死分所當然但恐此島人民萬不能全耳且公兄在京眷口
 在安平其能安乎不如寬得功片刻假渡而歸一舉兩得得功幸甚即公亦幸甚
 熟思之鴻遠動昔日之情亦以為然故發高崎守假渡船數隻渡得功回泉
 按鴻遠初除天津撫院鄭宗周坐營轉隸都督張應龍麾下登萊之役應龍失機
 連繫天津縱復與大同巡撫張建拱同事未幾與芝龍平紅毛功勳陸歸衣衛掌
 刑千戶繼晉指揮使榮未授登州副將甲申正月曾應遠屬副將鄭鴻遠緩急可
 用詔益兵三千命鴻遠鎮守南嶼至弘光嗣位南京撤守采石磯以右軍都督掛
 鎮海將軍印時得功為標下守備
 當得功渡廈時都督鄭德副將周王臣坐快哨飛奔星火報成功功即率大隊舟師
 回於四月初一日到廈門計得功已去五日矣成功大憤鴻遠實情令一應鎮將不
 許赴鴻遠衙署遂移師出屯金門之白沙成功親歷各要口親祭閩部曾櫻改廈
 門為思明州以鄭擊柱為思明知州督民夫築炮臺數處撥助旅防守將黃氏所乘
 芝莞船積藏金銀蠟充軍餉初十日成功大會文武議廈門功罪賞施即銀二百兩
 陳煥鄭文星銀各一百兩芝莞以先機論罪當斬莞辯而成功已冠帶請旨出降武
 所賜尚方劍斬莞示眾諸將悚然項獻首階下功令懸之街三日方許收葬並有本
 藩職面無情爾諸款臣鎮將各宜努力苟不前進怯敵本藩自有國法在難期服之
 親亦難有之詭阮引何德各綱貢五十蓋登姑寬其罪立功吳勳道知州致祭厚恤
 其家於是眾軍股肱無敢犯鴻遠在金門見成功舉動威嚴執法無私將船隻悉
 付之擇白沙地方築寨廣播沼澤藝植花和顏曰華堂笙歌自娛成功見鴻遠謝禮
 歸德權為禮為前衛鎮陳朝為後衛鎮洪旭守廈門按兄蔡守金門李叔芝約同施

臺灣外記 卷六

十三

天祐守安平。張進代李壽守銅山。陳霸守南澳。拒南洋許龍。碣石蘇利。

按鴻遠後患足疾。至丙申。王進功攻白沙寨。成功合芝約往救。進功追移鴻遠。

居金門。又按蘇利。粵之饒平東界。人流落海豐。時有聞之。同安人蘇泰。運號大目。

公。割掠海上。與碣石衛民構。爭殺不休。民得出海外。請泰為援。泰糾黨飛船而

入。合民擊利。利敗。泰遂入碣石。利依泰為裨將。所戰必勝。泰喜。利同姓。益親信。要

泰偶沾疾。利刺泰自代。明末五虎亂潮之一也。後雖投誠。心懷不測。迨奉 旨遷

移入內地。利不遵。遂反。為平南王尚可喜。用參將高亮福。字備高亮。視兄弟。為前

鋒。一戰而滅考之。碣石衛舊誌。花都司有記曰。衛地二十五步。有強龍入海。必有

陳。蓋公孫述。輩踞此二十秋。計利與滅。足二十載。時日無多。其應驗如此。亮福

字佐素。亮福字履。初海豐赤陂人。佐素當明季之時。潮民苦於緝紳。眾共舉劉公

顯為首。佐素其次也。餘馬茂素。黃文錦。魯瑞。黃義。呂雲。雙傳。君。俱曾十寺。為九

軍。佐素投誠。授參將。許龍潮之海澄人。亦明末五虎亂潮之一。踞南洋。橫行無忌。

後投誠。迨遷移。奉 旨入京。宮內大臣。

五月。成功見佈置得宜。將師移於金門之後。海。操演陣伍。整頓船隻。以俟興師。七月

太監劉九。卑。僑承。僑。航海至。成功跪接。宣讀。請安。畢。詢帝行在。方知駐蹕。漳州。九

臯。又說去歲。曹志。建。戰。新。虎。關。失。守。馬。進。忠。又。戰。敗。於。小。里。師。退。武。岡。州。桂。林。大

震。督。師。於。元。華。鎮。趙。邦。選。胡。一。清。焦。健。在。平。樂。懷。私。情。按。兵。不。前。以。致。全。州。不。能

守。嚴。關。亦。失。十。月。監。遠。伯。王。永。祚。與。胡。一。清。俱。乏。餉。入。桂。林。榕。江。一。帶。咸。空。壁。留。守

聖。式。根。同。張。同。殿。被。擒。不。屈。又。令。為。僧。曰。為。僧。乃。雜。髮。之。漸。髮。短。命。長。不。為。也。絕。粒

十一月十七日受刑。

按給事中全。僅。己。為。僧。僧。名。金。釋。上。書。定。南。玉。請。葬。聖。式。相。張。同。殿。吳。江。揚。藝。為

具。衣。冠。葬。於。北。郊。之。原。

帝。聞。報。自。梧。州。趨。潯。州。陳。邦。傳。謀。劫。駕。帝。遂。冒。雨。而。走。諸。臣。在。後。多。被。劫。掠。至。南。澳

從。行。者。惟。嚴。起。恒。王。化。澄。馬。吉。翔。龐。天。壽。等。並。議。調。孫。可。望。李。定。國。命。師。恢復。因此

特。差。九。軍。從。龍。門。渡。海。來。求。藩。主。督。全。師。從。虎。門。而。入。攻。粵。東。以。分。其。勢。成功。曰。君

父。有。危。焉。敢。坐。視。擇。日。整。舟。師。行。甫。趨。過。粵。之。衣。異。遇。颶。風。船。各。飄。散。成功。收。入。潮

陽。港。蓬。索。損。壞。不。果。行。回。札。金。門。復。浦。左。先。鋒。施。即。從。將。曾。德。犯。法。當。死。脫。逃。賂。監

成功。左右。即。偵。擒。之。功。馳。令。勿。殺。即。曰。法。者。非。郎。敢。私。犯。法。安。能。逃。使。藩。主。自。拘。其

法。則。國。亂。矣。促。令。殺。之。但。持。令。者。乃。德。擊。友。回。而。不。述。執。法。前。言。徒。說。說。爾。欲。以。藩

令。脅。岳。而。叱。殺。之。之。語。成功。大。怒。次。日。傳。諸。將。入。船。令。右。先。鋒。黃。廷。收。即。並。父。大。魚

弟。顯。寬。交。林。習。山。守。於。巨。厝。習。山。令。副。將。吳。芳。看。之。是。晚。有。船。訪。即。者。曰。命。不。保。矣

隨。登。岸。去。即。急。謂。顯。貴。曰。危。在。旦。夕。兄。弟。豈。可。俱。斃。弟。年。壯。當。計。脫。貴。曰。兄。雄。畧

勝。弟。十。倍。且。我。有。子。兄。尚。無。嗣。吾。與。文。當。之。兄。急。行。勿。多。語。恐。有。洩。漏。即。起。伴。喜。語

吳。芳。曰。吾。以。藩。主。欲。殺。我。誰。知。欲。令。我。備。糧。用。此。易。事。也。取。酒。與。芳。歡。飲。畢。芳。曰

伴。我。登。岸。往。見。當。事。芳。見。即。舉。動。差。離。又。以。父。與。弟。在。船。遂。信。馬。令。人。隨。之。登。岸。即

曰。大。路。恐。遇。人。不。便。由。小。徑。行。方。之。隨。者。是。之。至。草。仔。鞍。即。出。鐵。錘。錘。死。方。之。伴。者

三。人。走。匿。曹。屠。石。洞。是。晚。成。功。聞。報。大。怒。擗。林。習。山。欲。殺。拘。吳。芳。妻。子。令。方。偵。尋

贖。罪。二十。一。日。出。令。收。大。官。顯。貴。斬。之。嚴。某。船。隻。晚。諭。搜。索。即。匪。數。日。飢。餓。難。當。乘

昏。奔。其。部。屬。左。營。蘇。茂。署。時。茂。頂。即。左。先。鋒。鎮。缺。茂。方。晚。食。即。見。徵。之。曰。聞。藩。主。千

金。高。爵。購。我。細。思。賢。弟。與。我。最。厚。特。來。相。尋。免。被。他。人。選。功。茂。曰。茂。雖。不。肖。豈。肯。賣

鎮。主。以。求。榮。乎。且。公。投。生。非。投。死。也。茂。雖。死。亦。不。肯。為。公。幸。勿。疑。勅。守。門。者。秘。勿。據

隨。飲。即。藏。之。次。夜。令。心。腹。備。小。船。載。即。去。安。平。投。施。天。福。依。芝。豹。求。為。排。解。俄。而。成

功。知。往。平。即。已。遠。內。地。成。功。得。回。報。憤。其。叔。父。帝。恩。夜。即。五。月。成。功。摧。戎。旗。中。協。林

勝。為。援。勳。石。鎮。整。大。隊。領。中。提。督。甘。燾。左。先。鋒。鎮。蘇。茂。中。衝。鎮。藍。登。宣。毅。左。鎮。杜。輝

援。勳。後。鎮。陳。魁。左。衝。鎮。郭。義。右。衝。鎮。蔡。傑。後。衝。鎮。林。明。前。衝。鎮。統。領。余。新。奇。兵。鎮。楊

智。武。鎮。藍。登。等。從。南。澳。登。岸。漳。州。總。兵。王。邦。俊。率。騎。兵。一。千。步。兵。二。千。列。陳。於。磁

窰。以。後。杜。輝。藍。登。奮。勇。先。率。眾。藤。牌。盾。抵。前。迎。敵。騎。兵。不。能。勝。矢。將。盡。少。怯。余。新

楊。坦。出。左。蔡。傑。陳。魁。出。右。合。擊。邦。俊。勢。孤。遂。潰。入。城。堅。閉。不。出。六。月。成。功。回。廈。諸。將

黃。興。投。見。投。與。中。權。鎮。平。和。人。黃。梧。米。龍。投。副。將。以。監。督。陳。六。御。為。北。鎮。官。騎。兵。九

月。成。功。復。率。眾。入。攻。漳。浦。王。邦。俊。來。援。被。甘。燾。所。敗。追。至。馬。口。始。收。軍。提。督。楊。名。高

按。王。邦。俊。海。敵。招。撥。統。統。泉。各。鎮。營。進。勳。成。功。偵。知。令。藍。行。杜。輝。為。先。鋒。以。蘇。茂

郭。義。擊。過。小。盈。嶺。之。左。理。伏。楊。祖。蔡。傑。統。統。街。伏。於。小。盈。嶺。之。右。聽。號。炮。三。聲。各。抄。出

夾。攻。使。彼。首。尾。受。敵。又。令。甘。燾。余。新。為。監。陣。接。應。陳。魁。黃。梧。為。救。援。自。領。林。明。劉。功

林。勝。等。登。山。頂。觀。戰。名。高。成。功。兵。七。小。盈。嶺。即。以。騎。兵。五。百。為。先。鋒。分。步。兵。三。千

為。一。隊。以。應。之。又。以。騎。兵。六。百。作。二。隊。為。左。右。救。援。自。領。騎。步。三。千。迎。戰。時。冬。十。一

月。天。氣。嚴。寒。名。高。謂。諸。將。曰。海。敵。亦。窮。可。乘。今。日。凍。懷。擊。之。遂。連。過。於。嶺。下。兩。相。交

臺灣外記 卷六 十四

臺灣外記 卷六 十五

鋒勝負未分。成功令林明發炮明連發三炮而楊祖冲出。高分兵接擊。蘇茂郭義從後抄殺。高隊大亂。死者甚多。名高退回泉州。十二月。成功乘勝旁掠諸縣。漳浦守將楊世德。陳克。李邦。繼係功之舊將。獻城投降。投世德。英兵。鍊克。榮。護衛前。隨林其昌。為漳浦知縣。成功見士卒繁多。地方窄狹。器械未備。糧餉不足。為憂。遂與諸茶軍潘庚。鍾。馮。澄。世。蔡。鳴。雷。林。俞。卿。等。會。議。澄。世。曰。方。今。糧。餉。充。足。鉛。銅。廣。多。莫。如。日。本。故。日。本。每。垂。涎。中。國。前。者。翁。太。夫。人。國。王。既。認。為。女。則。其。意。厚。與。之。通。好。彼。必。從。藩。主。何。不。修。書。竟。以。成。禮。自。待。國。王。必。大。喜。且。借。彼。地。彼。糧。以。濟。吾。用。然。後。下。取。呂。宋。暹。羅。交。趾。等。國。源。源。不。絕。則。糧。餉。足。而。進。取。易。矣。成。功。是。之。今。兄。泰。造。大。艦。洪。旭。佐。之。以。成。禮。遣。使。通。好。日。本。國。王。果。大。悅。相。助。鉛。銅。令。官。協。理。鑄。銅。煩。永。曆。錢。盈。甲。器。械。等。物。以。原。縣。戶。採。黃。慎。號。龍。劍。極。有。口。辨。材。能。用。為。徵。餉。官。督。徵。泉。漳。福。興。沿。海。地。方。以。資。軍。餉。英。義。阮。駁。自。山。來。歸。令。原。船。聽。用。海。澄。守。將。郭。文。興。遣。人。密。款。於。成。功。功。允。之。授。與。前。衛。鎮。

因漳州金橋解圍

逃舟山魯王入海

清 九閣珠浦東旭氏江日昇識

順治九年壬辰附明永曆六年春正月初二日。成功乘潮大漲航船直抵中權關。都文興逆成功入城安民。以黃維環知海澄縣事。有同安漳州人周全斌投誠。功問恢復進兵。策對曰。若以大勢論之。藩主志在勤王。必當先通廣西。進行在會。孫可望李定國師。連舟與東。出江西。從洞庭直取江南。是為上策。奈李成棟已沒。廣州新破。是與西之路。未得即通。徒自勞也。今且固守各島。上距舟山。以分北來之勢。下守南澳。以遏南邊之侵。與賊洋道。以足糧餉。然後舉兵。取漳泉以為基業。陸由汀邵而進。水從福興而入。則八閩可得矣。功大悅。曰。此誠妙論。授全斌房宿鎮。初十日。功遣各鎮從江東入。攻長泰。王邦俊率兵援之。相過於溪西。俊失利。二十三日。俊復來。攔取回。二月初三日。功督令攻城。進兵鎮吳世珍奮勇先登。被炮打死。城不得下。成功密遣火器鎮何明。鑿地道擊之。甫開鑿。報總督陳錦提兵。至三月初七日。功移營江東。初十日。錦師扎牛蹄山。相去僅五里。錦欲進兵。提標右營遊擊張玉諫曰。海敵圍姓少年英勇。詭計甚多。現扎江東。未可陡進。且距守於此。遣人密通漳鎮。另調一旅由長泰小路從中。出使彼首尾不顧。錦嗚曰。官是爾這班怕死的。虛糜君祿。養成禍胎。這樣發賊。何足掛齒。本部院前在小盈嶺。一鼓破之。本該割爾頭以儆慢戰之罪。姑念用人。暫且記罪。如若再犯。決難輕恕。錦實徂於同安之勝。不以成功為意。按陳錦同於蘇李率奉為大人。督提督趙國祚。攻邱綰於小盈嶺。復同安縣。有功。是以擢為福建總督。

十三日。率諸軍冲營。逼戰。功令蘇茂林勝迎敵。杜輝吳豪旁出。合擊。錦軍大亂。退割於同安之鳳尾山。羞慚憤怒。偶食不如意。大鞭撻其奴。庫成棟。棟恨。夜攜匕首刺錦。割其首級。潛奔獻成功。功伴喜。厚賞之。次日。會文武。令收棟。棟稱無罪。功曰。爾殺主求榮。天下之大罪人也。本藩決不用此不義罪人。今斬首示眾。長泰守將李青。聞錦失利。被刺。十八夜。棄城。逸功入城安民。以馮澄世為知縣。擢黃廷為前提督。黃山為後提督。四月。成功督大隊出圍漳州。剽南院。凡各縣錢糧。散解軍前。陳錦當被庫成棟刺死。將首級盜去。次早。方覺。追之不及。家軍無主。各星散。回汛。撫提會題。又得漳州緊報。隨馳調浙鎮馬達知。率兵援漳。成功會諸將議。甘輝曰。達知至。輝願領

兵禦之功曰不然凡用兵之道豈可全恃勇力當明彼此之情今陳錦新表提調無
人撫提以素勇之達知其前來必以一當百勿戰縱之入城然後圍之城內多
添人馬必多糧食外調既內勢若促破之必矣諸將拜即馳令自萬松關以及
龍江一帶悉撤避援兵至勿阻但可揚威而已縱之入城達知果恃勇猛幸精銳馬
騎一千步卒三千飛馳至漳浦口深青地充無人敢敵悉避之待欲安營忽四面搖
旗吶喊以逼戰狀終夜如是兵馬不敢卸甲後路漫山遍野連營七處惟有往漳一
路無阻甘輝前來選戰達知因一夜不盡人馬成倦不敢戀戰且欲且退走入漳城
成功襲其後仍將城圍困馬達知退入城養銳數日領所帶精騎開東門直冲成功
營營功令陳斌陳斌蘇茂蕭泗四將迎戰自領甘輝周全斌陳亮榮郝文興等四面
將雲梯臨城達知無心戀戰棄陣回衛邦俊出兵接應死傷甚多而外援遂絕勢益
危蹙成功百計攻擊晝夜不絕達知邦俊竭力堵禦功不能克恐撫宜承貴先接塘
報廉稱馬達知所向無敵統兵入漳以為圍解近羽微踵至知成功用勝兵詐賺達
知入城達知俱圍在內攻打甚急承貴遂集船二百餘艘微擊統統殺法出攻廈
門功令陳輝為帥督水師禦之相過於崇武輝大勝報捷成功急攻城達知虞內變

卷七

將所帶之兵雜守陣堵隨處隨殺功屢犯損傷甚多而計亦拙八月時值秋淋張名
振獻計曰離城三十里有鎮門者兩山夾岸可將石木塞滿激水灌城功曰此計誠
妙令甘輝周全斌陳亮榮陳斌等督諸鎮監攻四門自領張名振黃廷黃山蕭泗等
至鎮門令兵士將大木於象鼻列柵過柵頭用坡船裝石沈下堆塞奈溪流澎湃終
不能蓄水塞此崩彼徒費勞力百姓遭苦但城內人民驚恐蓄積無備客王之兵既
多倉廩之儲告匱遂奪民食至不舉烟徐而各戶絕粒金珠寶玩賤如瓦礫皮紙樹
皮尋取殆盡弱肉強食死亡塞戶獨有一家見城被圍不能脫出虞有拿食將所剩
米春粉做成塊曬乾疊起外抹以泥俟更深人靜運卒巡更過後私敲一塊煮爛如
糊食之得保全焉又有公姑飯甚欲殺其媳媳知逃歸母家其父母問以歸之狀
女述公姑意父母曰吾生汝且不得食反與彼食隨殺其女食之九月固山金鑄奉
命入閩會新任總督劉清春統滿漢官兵馳救漳圍礮七同安與諸將議曰國姓
行兵有法若以大隊齊進恐墜術中當分一隊由小路出長泰將步卒為先鋒從中
殺出吾統騎兵從大路攻擊彼師已老能暑挂其銳氣則勢如破竹矣此圍可解諸
將服其誠依計而行成功知金鑄領兵至攻愈急令周全斌為帥督蘇茂英蒙黃楫

楊祥率領前去禦敵相遇於龍江之野吳英黃楫首先冲陣砍殺全斌率諸鎮應之
忽左右騎兵出前如雨下全斌分兵而禦正酣賊聞流星馬飛報有兵暗渡長泰小
路步出江東吳英驚為戰急鳴金收軍礮飛捲而追賊退陣亂橋關志為礮奪成功
知全斌敗即令甘輝陳亮榮楊祖蕭泗等守關路橋南至瑞香亭接全斌軍云關已
失輝不敢前急報成功功傳令撤圍輝殿後七古縣金鑄入城見後黎德率令守道
周亮工發府縣倉米者粥賑濟但餓死者十有其三而就服者下咽立斃十有其
七枕藉街衢橫列閭巷發收骸骨計有七十三萬餘黎瘞三大穴一碑同歸所一碑
萬安所一碑萬公所其收不盡落溝陷岸及自理者不可勝計全礮休息數日與馬
達知周邦復議曰郡圍雖解而海敵現在古縣尚有觀視之心倘再乘眾由三叉河
截踞江東橋一隊從赤嶺港登岸豈不復如前轍乎當急除之以復海澄公商將與
士卒同甘苦仍守城池俟吾統一振破之達知曰公妙算宜速行莫使除灰復燃十
月初三日金鑄督騎兵作三隊而進成功令提督黃山領右先鋒鎮厚敬護衛右鎮
洪承龍禮武鎮陳偉親領鎮郭廷等率火攻迎之是早西北風凡火筒噴筒為鎗營
炮其烟被風吹回鎮中軍士一時眼迷礮乘勢冲殺諸軍皆沒非輝與廷力禦幾無

卷七

遺獲成功連七海澄仍以都文與王秀奇二將守之成功出廈門全礮回漳郡報捷
順治十年癸巳附明水曆七年三月成功遣張名振率水師船二百餘號北上陳輝
等為援四月金鑄奉部文取海澄劉清泰調水師出福興三港合攻成功令林察周
瑞周鶴之阮駿黃大振等前往海澄迎戰察船泊酒州遇颶風飄入興化港被擒二
十八日金礮全師出割祖山頭都文與飛報成功功率大隊於五月初一日至海澄
今王秀奇都文與陳亮榮守鎮遠寨令萬禮距鎮遠寨對峙為提甘輝黃廷守關帝
廟木柵連接相應就天姬宮起將臺親登觀兵督戰初三日金礮率騎步數萬連營
與天姬宮相對安火炮數百門日夜攻擊不絕木柵倒塌士卒損傷後勁鎮陳輝後
衝鎮寨請成功令領兵冲營功許之初五日辰刻魁等乘炮烟冲出被金礮伏將
齊起葉章奮勇冲擊戰死陳魁前傷全軍受困甘輝黃廷望見急開柵突圍回功
令魁出戰廈門醫治以楊正暫統其軍權周全斌為後勁鎮初八日全礮督眾攻營
壘炮聲振天城垣隨壞隨築成功坐將臺張蓋指揮礮望見令炮對壘齊攻諸將見
炮如雨點勸功下壘功曰炮避吾吾豈避炮又勸功去蓋功亦不允甘輝情急親登
功下甫離數履而座已被炮碎矣礮欲攻城悉為鎮遠寨所獲議不擊鎮遠其城

終難攻。隨性取鎮。遂王秀奇等死。拒之。短播皆陷。如平地。士卒無可容身。奇令掘地。以俟。礮將老弱。華民夫為勢。擊。別選精勇二隊。飽食。乘五鼓。聽管中號。炮三聲。齊攻。填綠城。板柵。成功。按兵守禦。忽礮營連發三炮。郝文興請曰。是欲臨城。成功不信。王秀奇曰。果是。就約。宜防備之。甫傳令。而礮聲轟雷。雲集風擁。填平溝塹。齊倚登城。文興秀奇。免策。全武等。勒兵。執斧木棍。火桶。火箭。交擊。凡爭先登者。悉死。城下。柵邊。礮。督。後者。再登。時。東方。將白。功。令。按。地。道。一聲。霹靂。燒。死。無。數。礮。方。也。又。遇。蘇。茂。甘。輝。等。截。殺。礮。勇。敢。得。輓。領。師。回。漳。郡。自。是。海。澄。功。守。益。固。十五。日。成。功。回。廈。門。大。賞。有。軍。將。士。以。甘。輝。為。第。一。六。月。甘。督。池。士。紳。奉。成。功。令。以。蠟。丸。肅。帛。疏。由。陸。路。詣。廣。西。行。在。報。殺。陳。錦。敗。揚。名。高。提。回。向。兵。部。侍。郎。萬。年。芳。齋。水。盾。詔。至。晉。封。成。功。漳。國。公。功。受。封。畢。仍。遣。士。紳。與。年。芳。從。海。道。進。呈。謝。表。並。會。諸。師。恢復。功。令。馮。澄。世。督。收。海。澄。城。炮。臺。濠。溝。以。便。出。師。七。月。固。山。金。礦。回。成。功。率。船。把。海。澄。用。土。人。楊。廣。為。鄉。導。攻。烏。丁。填。寨。主。陳。鐵。虎。者。善。用。兵。寨。又。堅。固。功。督。諸。將。用。力。填。壕。為。飛。彈。傷。足。遂。退。師。出。港。口。見。海。水。紅。毛。閃。閃。有。火。燒。二。門。浮。起。功。急。令。榜。之。名。之。曰。龍。旗。

卷七

以副將楊廷統五百人呈衛。八月。功屯揭陽。他道員報其父芝龍。差李德來報。封海澄公。勳其歸降。成功回廈。九月。潮州總兵相尚久。差心腹將楊清時。至廈門請殺成功。其前至潮州。通伊叔南安侯郝永忠。欲令其會師。接李成棟。而尚久不從。致大機會。今一旦無故而殺。道員計窮。請殺。意不欲。後周全斌請曰。倡義原當納降。雖尚久有前日之拒。今已悔過。來歸。若不往救。恐失天下勤王之心。功令陳六御為師。統揚祥江龍黃。播蕭泗英。等。鎮。先。入。揭。陽。港。自。督。大。隊。繼。進。但。郝。尚。久。自。恃。設。車。任重。有功。鎮。潮。而。肆。行。無。忌。百。姓。苦。之。惠。潮。道。沈。時。潮。州。知。府。薛。信。辰。見。其。凌。刺。兵。為。守。軍。與。抗。入。心。憤。甚。追。報。劉。伯。棟。代。之。尚。久。集。諸。將。議。曰。本。鎮。屢。建。奇。功。而。守。此。城。前。者。國。姓。來。通。本。鎮。若。稍。易。念。則。全。闕。去。矣。今。日。太。平。大。官。欺。侮。我。等。况。本。鎮。世。受。國。恩。水。脣。現。在。廣。西。舉。義。以。應。宜。不。垂。萬。世。諸。將。唯。唯。毋。敢。逆。者。於。三。月。十五。日。捉。沈。時。執。薛。信。辰。剪。髮。會。黃。錦。鄭。姿。梁。猶。龍。等。奉。永。曆。朔。稱。新。泰。伯。踞。潮。屬。各。縣。惟。吳。大。奇。許。龍。各。治。兵。不。附。之。

海澄

按陳錦。字綱。卷士。辰。進士。南京禮部尚書。癸辛未進士。官拜襄陽知府。猶龍。字臨。海。庚辰進士。福建泰謀。俱潮州府人。

奉旨以平南王尚可喜。靖南王耿繼茂。總兵劉伯棟。郭虎。班。志。等。合勳。尚久偵知。廈城中。有。大。興。土。木。之。工。於。北。之。金。山。城。頂。再。築。一。寨。高。聳。空。中。挖。兩。井。深。百。尺。源。通。海。濱。可。飲。萬。人。不。竭。又。起。蓋。倉。庫。堆。積。糧。餉。新。度。食。物。諸。類。以。作。永。遠。計。平。南。王。尚。可。喜。靖。南。王。耿。繼。茂。調。高。雷。廉。船。以。及。南。雄。肇。慶。等。營。鎮。暨。饒。平。總。兵。吳。大。奇。

卷七

按奇字為如。福建汀州人。海陽。揭。明。末。踞。大。浦。程。鄉。饒。平。等。處。亦。五。虎。亂。潮。之。一。也。後。投。誠。授。饒。平。總。兵。平。潮。有。功。掛。印。加。少。傅。銜。礮。石。總。兵。蘇。利。南。洋。總。兵。許。龍。合。圍。潮。州。尚。久。見。圍。緊。援。絕。感。信。巫。術。而。巫。者。每。降。神。語。自。當。祐。庇。會。天。雨。暴。漲。尚。久。虞。灌。城。請。於。巫。者。降。神。當。用。大。鐵。鎗。數。百。勳。蛟。龍。則。安。尚。久。立。令。製。造。鐵。索。巫。曰。神。退。諸。巫。讓。之。曰。何。事。不。可。言。而。言。此。險。語。汝。當。自。理。鐵。索。成。尚。久。鳴。鑼。擊。鼓。與。諸。巫。送。前。巫。者。沈。之。江。頃。而。起。尚。久。見。人。救。之。僥。倖。不。死。愈。深。信。感。遂。疏。提。防。親。信。領。旗。王。安。邦。見。尚。久。昏。迷。邪。術。不。親。軍。旅。付。其。必。敗。密。遣。人。投。降。約。書。悉。投。南。門。外。關。帝。君。袍。袖。裏。各。以。瞭。哨。往。來。相。通。十。一。日。可。喜。督。兵。攻。城。夜。二。更。從。西。南。角。雲。梯。上。城。城。中。火。亂。尚。久。知。城。破。急。抽。兵。入。寨。而。大。隊。突。至。門。弗。及。閉。情。急。跳。井。其。子。免。亦。隨。之。下。潮。州。平。陳。六。御。每。師。甫。至。南。澳。聞。潮。已。破。不。敢。進。援。而。還。十。月。原。浙。江。監。國。魯。王。逃。舟。山。閩。部。熊。汝。霖。與。建。國。公。鄭。彩。輔。之。追。汝。霖。死。彩。解。圍。周。瑞。等。悉。歸。成。功。兵。微。船。少。而。浙。江。舟。師。又。出。張。定。國。糾。眾。與。禦。大。敗。史。部。尚。書。張。肯。堂。巡。按。朱。天。祐。死。之。魯。王。不。敢。守。與。瀘。溪。監。靖。王。及。益。王。孫。等。航。船。至。廈。遣。黃。門。通。知。成。功。集。馮。澄。世。潘。庚。鍾。林。俞。卿。鄭。掌。柱。薛。聯。桂。鄭。會。諸。奉。軍。議。接。魯。王。禮。庚。鍾。曰。魯。王。雖。曾。監。國。浙。右。而。藩。主。現。奉。正。朔。均。臣。也。未。可。以。監。國。言。成。功。曰。此。是。朝。綱。且。論。今。日。相。見。之。禮。庚。鍾。曰。相。見。不。過。賓。主。成。功。曰。不。然。若。以。爵。位。論。之。魯。王。尊。也。况。經。監。國。若。用。賓。主。禮。是。輕。之。輕。之。是。綱。紀。混。矣。吾。當。以。宗。人。府。府。正。之。禮。見。之。則。全。祖。訓。於。禮。兩。全。諸。參。軍。拜。服。具。論。成。功。豐。宗。人。府。府。正。禮。請。諸。王。相。見。各。安。慰。叙。情。出。隨。給。屋。請。住。月。送。俸。薪。又。有。鄉。紳。王。忠。孝。字。槐。兩。泉。之。惠。安。人。戊。辰。進。士。初。除。戶。部。主。事。至。弘。光。授。紹。興。知。府。擢。副。都。御。史。隆。武。陞。兵。部。侍。郎。總。督。單。務。賜。尚。方。劍。便。宜。行。事。後。依。成。功。至。丁。未。獻。卒。於。臺。灣。張。正。聲。戊。辰。進。士。泉。之。同。安。人。官。兵。部。職。方。清。史。司。郭。貞。一。庚。辰。進。士。泉。之。同。安。人。官。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謝。元。宗。字。途。野。癸。未。進。士。粵。之。潮。州。揭。陽。縣。人。

卷七

曆授為兵部給事中。尋削髮為僧。奉朝薦。字仕公。粵之潮州揭陽縣人。戊辰進士。崇禎朝。官兵部給事中。後依成功。至甲辰年。卒於臺灣。許璠字得璠。戊辰進士。興化府人。官潮陽參議。依成功。卒於廈門。唐嗣悅。興化仙遊人。壬辰進士。官尚書。以長女孫妻功。長子經。後依成功。卒於廈門。張煌言。字係者。浙江鄞縣人。壬辰進士。李茂春。字正清。漳州龍溪縣人。隆武舉人。後依成功。卒於臺灣。蔡國光。字觀之。同安人。甲辰進士。林蘭友。仙遊人。辛未進士。官副都御史。許吉環。泉州人。癸未進士。萬年。英屬漳浦縣生員。劉玉龍。有才學。經濟。成功用之。其安插供給。與諸宗室。禮同。悉以前輩重之。軍國事。執咨問焉。成功還。李德回京。惟囑復以不聽。吾言。致有今日。然既誤之於前。本藩宜有明知故蹈。再誤於後乎。德不敢復稟。遂行。功令甘輝督率諸鎮。下粵之揭陽。以措兵餉。以足兵食。

國軒合謀歸鄭海

甘輝用火破仙遊

清 九閩珠浦東旭氏江日昇識

順治十一年甲午。時稱永曆八年正月。成功因李德述其父芝龍所囑。如未投誠。先獻監國魯王之政。乃令楊致遠送魯王。從海道詣廣西。謁見以避之。王躊躇不欲行。功強之再四。王始揚帆。至表過風。回居南澳。二月。芝龍復遣李德同。鄭賈二使。齎海澄公印勒。來閩招撫總督劉清泰。亦致書成功。其畧云。

幸一時曠蕩之恩。出自宸聽。懷柔之舉。真千載一時矣。今天意所在。不待智者而決。川湖之捷。屢奏兩粵之叛。盡隸近而舟山。遁跡遠而全。蓋覆率徒。有荆棘在足。下以孑然。一旅公懸海外。縱使樓櫓是憑。亦無分茅割地之實際。將為踞島而守。終屬依山傍海之遊魂。今固山開鎮於漳溪。江南動旅。北地滿兵。絡繹奔赴。餘波一日不靖。全師一日不甦。無論揚帆擊楫。可以滅跡。舉庭即安坐以折。規岸之。雖密布以塞通津之徑。想足下此中之生聚。教養。萬不得以暫持久。以勞待逸。以不足待有餘。不幾汪洋而成。竭澤。連樹而致焚林。此非不佞哀鳴之言。而確乎理勢之談也。若肯乘此。毅然來歸。翻然就海。召族黨。卸曲而諭之。各鼓化其心。以了立命安身之局。既不棄令親。萬里銜書之苦。亦以慰尊公數年欲斷之腸。上而朝廷之德意。下而不佞之苦心。可謂不相負矣。然更有為足下思者。將推投誠而孤注。何妨擁衛其子弟。以歸。倘懷赴闕為畏。途何妨請命於桑土。而宗以不佞半生忠樸。見諒於聖明。肯能一一代足下剖心呼籲者。從此樹奇勳。以酬過拜。爵祿而分。藩矣。

成功至安平。款待二使。以未有地方安插。兵將為辭。復二使。然不受勅印。鄭賈回京。功乘招撫。按兵就福興泉漳四府。徵追糧餉。備辦船料等項。三月。定西侯張名振。忠靖伯陳煥。帥舟師。突入長江。奪船百餘隻。犯天津。焚糧棧。次金山寺。設茶索糧。而回。四月。有誇黃大振。欲獻海壇。投誠者。功信之。領甘輝。黃廷。陳克策。周斌。等鎮。營。營。巡視。賊道。海壇。大振。前接。功執之。歸。賜。餉。飲。不。死。絞。殺。之。以。泉。人。戴。捷。為。援。勸。前。鎮。統。其。眾。五。月。督。餉。官。黃。愷。才。能。滑。穩。任。意。科。剋。沿。海。受。其。凌。剋。百。姓。急。迫。相。率。圍。控。成。功。功。撫。慰。之。立。收。愷。殺。以。示。眾。眾。乃。安。六。月。大清封鄭芝龍同安侯。鄭達。遠。奉。化。伯。鄭芝豹。左都督。遣內院學士葉成格。理事官阿山。同芝龍第四子名渡。齎四府安。

捕兵將 勅命入關八月魏晉劉清泰再修舊齋到云

看劉 勅印不佞既履其事之確遂今專於君臣之間父子之際實費大力苦心

但 勅印久為虛懸其事勢既已垂成何必稍存芥蒂且勅中歸順人孰具奏安

插地方會同會撫詳細報聞何不許酌次第商及乎今一拜 勅不但足下可以

持論不佞亦當補備必獲厥命以俟講侍家書而入 皆在足下多一翻形迹

在尊前多一翻形迹此不佞半夜代筆至感至為之論想英雄路遠之悲亦不以

為其意之迂且賤也不佞清筆以俟裁決萬勿游移所取詞事不佞亦欲一

得兩今日聯異姓於同舟化國家於骨肉則地方者各有關係之地方如人民者

各有解屬之人民也留得一人他日多一養養留一土地他日多一聚況足下

於桑梓姻友之間更須調護者又無煩不佞之詳懇矣不佞以侍從之舊人偶遊

封疆去此格如但得始終此裏自不食以為己功祇可告無罪於尊前握手時則

厚幸矣餘何計哉

差官楊茂同李德周繼武來履見成功功詢其父平安畢隨問此來情由繼武曰業

阿爾四府安插都元太師差武等求潘王早歸順一日則太師早定一日安插成功

燕首而已即差呂太同周繼武率德入泉州請葉阿二大人面議九月初七日渡會

到廈門功出接見抱痛分難之苦致意投誠之誠以成早遣渡舍先往安平候二大人

隨調甘輝王秀奇陳免氣為禮監銜蘇茂黃格周全武楊文燦吳蒙蕭泗林明楊祥

黃山黃廷蕭拱辰黃昭藍登黃六御鄭文榮陳郭善等鎮並水師諸將咸往安平列

營數十里旗幟飛揚盈甲鮮明密布紫雲鹿角致伏據隘好以鐵桶成功同諸將軍

然後進稅十七日葉成格阿山到安平任報恩寺其隨從精騎數千步旅萬餘漫山

遍野到營時四出各相提防成功請先開 詔書的議方肯進營成格與山欲成

功先進營然後接 詔互舉數日未定二十二日功以葉阿無定見再約二十五日

面會確商二十四日清晨兵馬悉撤二大人不辭成功而回泉功接報笑曰忽焉而

來忽焉而去舉動乖張但因一人在此不得不暫作疑案耳即差林候同渡舍尾復

抵泉請二大人示下並送厚禮成格堅欲先進營方許接 詔未幾髮非臣也馬肯

輕出 詔書功又差史讓入泉再請二大人問其 詔書未開未知是何意見且未

知 詔書中是何說話進髮之裏髮落豈能再長乎成格立逐史讓出城令掛什庫

看守鄭渡隨即取討夫馬上京燕回詳陳成功與諸參軍議曰觀葉阿二使使知

清無異其心得蓋欲使前日勅太師故應俟香接 旨來其不意而後見本藩

佈置周備甲兵雄壯無計可施雖然歸去且其真有 勅書發其奉差黃六初聞葉

阿二大人回京即解成功功亦不歸表乞回書功不允六表懇跪再三曰太師朝夕

南望豈有表等回都竟無隻字可乎功意稍解信報其父曰

兒戊子年差王裕入京問候父親福慶以致父親被圍王裕被擒從此而後父子

不敢相違恐有貽累也至壬辰年抄忽周繼武等脅父親之信兒且疑且疑既而

李葉師等脅書繼武兒疑信參半乃差李德入京實前傳聞父親已無其人試往

覘之果有否修稟聊述素志和親非本心也不然豈有甘受招撫而詞意如彼豈

有欲盡忠而又能盡孝此不待明言而可知矣不意海澄公之 命竟至兒不得

已按兵以示信繼而四府之 命又至兒不得已接 詔以示信至於請益地方

原為安插數十萬兵將固屬善後至計何以日詞語多乘微求無厭又不意地方

無加增而四府竟為盡歸欲使前贈吾父故誓不出兒早日所務遂然雄楚三軍

為之衝冠嗟嗟自古英雄豪傑以德服其心利不得而動之害不得而休之清

朝之子地亦將以利歸乎兒之請地亦將以利動乎在 清朝人才以策封疆

當不吝土地在兒安民將以綏民生則將必歸土地今以雄楚為詞天下間豈有

未稱臣而輕削髮者乎天下間豈有使不以實許而此以實應者乎天下間豈有

未相信以心而輕削以髮者乎天下間豈有事體未明而可胡塗者乎大丈夫作

事無落毫髮無暇暇若能信兒言則於吾父為孝若不能信兒言則於吾君為

忠人生在世不過此忠孝二字而已此八月十九日李德周繼武等自京回至中

左 詔使振着漢弟同李德周繼武等與葉阿相議欲照前例俟兒差人去

請然後下來正欲差官往省敦疏報 詔使已於念四日到泉與俱到泉的確

九月初四日長時即差李德同呂太往泉送禮漢弟初七日來見十一日即回兒

囑其致書葉阿約期相面而葉阿於十七日隨到安平登樓候候於報恩寺乃葉

阿不敢信信而四出布帳山炮舉動十分疑忌 勅書委之葉成何事體且

奉 勅書堂正正而葉安用生疑彼既生疑兒安能無疑乎兒差林候送禮回

稱葉阿二大人念五日的相見繼而周繼武來報葉阿二使使欲先進營然後

接 詔其 詔亦安在安平署中且難髮萬分大驚非容易的須與葉阿二位

面議十分妥當奉 旨命下然後可兒猶恐周繼武傳述失實各書一稿為據再

差史謀同渡弟進城再請葉阿末安平面議念九日葉阿末史護等回又接周繼武李德來稟云武等念九早見二位大人被他兇兇仍差撥什庫催迫起身不容刻緩於午刻二人先出東門立喚德等齊行德等稱說大役未便限三十早起身三十日酉時李春英文榜等來報葉阿二位大人於九月念九午回首去矣葉阿身為大臣奉勅入關不惟傳旨德意亦得以真安兆氏今百姓如此困苦將士如此繁多在泉月餘日睹脫巾情形未嘗與兇兇確徒以難髮二字來相逼挾兇一難髮即令諸將難髮乎即令數十萬兵皆難髮乎一旦突然盡落其形能保其不激變乎葉阿二位不為始終之圖代國家虛心相商而徒躁氣相加即李德亦兇差也不令之來而挾之去沈臣如此行動能令人無危乎能令人無懼乎况兇名聞四海苟且作事亦貽笑於天下後世矣且吾父往見貝勒之時已入報中其得全至今者大幸也萬一父一不幸天也命也兇只有縹緲復仇以結忠孝之局耳入據都督府行文各府備辦馬料策大兵李德周繼武來稟孟兵部領兵已到仙霞此即是前日之部院金固山一攻一和葉阿此番佈置一別一挾前後同一轍也兇此時惟有林屬以待他何言哉兇本不取且冀綠黃六表痛哭流涕必欲得兇一字回覆姑詳悉類末統惟尊慈垂照

卷八

四

書畢又與其弟沒書曰兄弟隔別數載聚首幾日忽然被挾而去天耶命耶弟之多方規諫繼以痛哭無所不至矣而兇之忠貞自守不特利害不足以動吾心即斧鉞相加亦不能少移吾志何則決之已早而壽之已熟矣今兄之心繼盡在父親冀中弟閱之可以了然矣天鳳凰翔翔千仞之上悠悠於宇宙之間任其縱橫所之者超超然脫乎世俗之外也兄名聞四海用兵老矣豈有舍鳳凰而就虎豹者哉惟吾弟善事父母厥盡孝道從此之後勿以兄為念書聖交黃六表啟行功遂添設炮臺大整舟師以備征剿遣林密督王秀蘇茂等五續配戰艦五十隻護送監督林雲騰奮勳王本從海道詣廣西行在並書會李定國合師十月漳州總兵張世耀營中有樓總劉國軒說其左營遊擊林世用世用許之軒主廈門先見參軍馮澄世世喜軒材親惟偉遂留與談時事大有經濟澄世甚器重之軒感世之知己拜世為義父世引軒見成功功大悅令軒秘之遂躡看東門浦顯若有連珠火箭起便是兵到即當應之軒回報世用復說親其志揚標合謀

按國軒汀州府人面帶青色雄偉魁梧胸藏經卷不得於世而於漳鎮左營總擊林世用用委為漳州城門樓總樓總者專司城門也後軒投誠投為天津衛總兵

十一月初一日成功令洪旭甘輝林勝陳克榮陳斌戴提等坐快哨入海澄連夜至浦頭拔號箭國軒應之世耀倉卒乃降功得捷報於初四日親到漳州以劉國軒為護衛復鑲魏其志為火武鎮林世用為木武鎮張世耀為監督禮待知府房星輝龍溪縣知縣周理縣丞李觀等各原職辦事時同知通判缺空後諸縣悉附成功以南靖知縣李奇為同知漳浦知縣范進為通判成功既得漳州連甘輝周全斌陳克榮郝文興諸鎮分道統率攻屬邑諸邑驚惶咸歸附焉而泉屬諸邑亦望風投降獨泉州城守將高亮與施即結為刎頸交即教其開壕築臺擁兵堅守成功令人說之不下郝文興請為先鋒領兵攻擊成功戒之曰善戰不如善守彼恃其城堅固若使四方悉歸諒彼亦囊中物耳始置之毋損士卒今甘輝統諸鎮取仙遊輝至仙遊知縣陳有慶與城守率兵拒之輝令架雲梯四面攻城上用炮石火礮打下一時不能克反傷士卒甚多輝大懼快有神器械洪善獻計曰此城乃崩崖穴也可用滾

卷八

五

地龍破之不可以精壯之兵擊之攻城徒損士卒輝大喜即揮問洪善求計善曰來此年杪元旦在即且緩其攻而懈彼心可令各鎮挑壞築壘設防周為作久困計此城東門外有三官堂一座甚大可以堆積餘土就其內暗開地道作葫蘆口直通城下安放火藥火桶諸物在內再用大竹通其節自藏樂線炸心而透於外然後堆土填石以塞其口將兵馬撤開燒着火心火然樂發城立破矣輝大喜曰此計大妙煩爾監督善領命就於三官堂內調度開鑿地道順治十二年乙未時稱永曆九年正月月初四日洪善回覆地道已經完備請元帥發令輝遣中協陳謙領兵馬為先鋒看今夜火發城崩翼勢稍止乘便而入其餘將士悉撤開埋伏是夜輝令周圍擊號吶喊城內疑為攻城各飽食登城以備守禦至二更善燒着火心少頃霹靂一聲如天崩地裂城及敵天飛石偏野城裂百有餘丈兵民死者不計少頃稍止陳謙督兵進城輝亦領各鎮攻四門而入知縣陳有慶聞城破自縊而死天明甘輝安民畢先是甲午年十一月朔日有個不移不履馬者左手持雙杖右手執一磚將磚打碎從非門走過南門如此者三日忽然不見人感不解多以為狂獨有林姓一人忙望家逃匿山中及城破之後方憶前日之馬者乃異人也持杖打磚而籃旋東西南北以走

若明是指人快快走也但時人愚不知惜哉

附記右都督黃廷統十八鎮攻粵東潮之說平縣烏石樓其石樓小而且堅內請
平和人朱亮為師指畫守禦之策廷百計攻之不下反失鎮將江龍是時洪善亦
在其間廷令善開滾地龍亮觀其攻打少緩舉動可疑曰必用滾地龍法也種
中人民驚惶亮曰毋憂可周圍放缸盛水他若果用滾地龍其水必動既而果見
東南角缸水不時搖動亮就動處令人鑿去就地將所填火桶地雷盡行搬出然
後填塞其遠迨及發火寂然無聲不但不破其樓而且助其許多火藥廷知內有
能人遂撤師而回故為特者不在兵多實在算勝觀朱亮之調度料敵可見為將
之一班惜其不用於世而浪沒也

甘輝既得仙遊遣人報捷中割城中聞油潭里活閻羅王志章有先知識齋戒往謝
行弟子僧叩問其平生功名壽算如何志章書一帖示之乃位至崇明壽至崇明八
個字輝拜受而實藏之

按輝後果位至中提督永曆封為崇明伯從成功犯江南由崇明縣而入被梁化
鳳所執不屈而死功痛惜也

臺灣外紀

卷八

六

輝指假糧餉船料攜尚書唐顯悅全家出廈門二月太監劉玉自安隆所奉永曆詔
從泉東龍門航海到廈並詢通來恢復事體如何玉對曰定南王孔有德征粵西分
師從衡州竄慶永州而進旋為李定國所敗帝於是稍安但孫可望與李定國二人
恃功驕悍不睦終非國家之福成功曰當此之際內無賢相匡其君而運籌帷幄之
其外有驕將兵無紀律又不積儲糧餉以足兵食謀扼險阻以圖恢復而乃恃功
互黨致使英雄失望人心瓦解將何以望中興乎玉頓首曰藩主所言可謂明見萬
聖功又問龍門一路行走阻滯若何玉曰來間適鄉人相引尚可往來功時以事繁
而無專責隨設大官重理用潘庚鍊為吏官用鄭肇柱為禮官洪旭為戶官陳寶鑰
為協理禮官翁字夢屋陸武舉人徐泉之晉江人以張光啟為兵官程應瑞為刑官
潘浙江人武進士官都督甚有機略經濟之才以馮澄世為工官常壽益為察言司
又設儲賢育材二館令思明州知州鄧會勳學取士得黃帶臣洪初開等四十人次
弟轉六官之內辦事或外為監紀或外為推官通判不詳四月擢都文苑為左提督為
禮為後提督改王秀奇為右提督林勝為戎旗鎮黃昌為援勳左鎮黃梧為前衝鎮
蔡浩州新城五月南征勤王總督林察周瑞等舟師次虎頭門偵知李定國戰敗浩

州失守不敢進兵遂師功責其違滯失策各載罪立功加都事吳慎報戶官議北
振復拜定西侯張名振為元帥忠靖伯陳輝副之統二十四鎮入長江加戶官洪旭
為水師右軍北鎮陳六御為五軍戎政同行相機進兵又遣中提督甘輝為總督王
秀奇副之領二十鎮為北上應援前提督黃廷為帥後提督萬禮副之領二十鎮南
下甘輝舟師將至舟山遇暴風收入温台地方台州總兵馬信遣心腹將王奕馳書
幣交好約降未果輝仍將舟師出令洪旭於舟山由岑江口登岸守兵無幾不敢交
戰棄壘逃報鎮將巴臣功山西人勇猛機謀遂分兵守禦遣人請撫既而張名振
阮駿陳六御周瑞等咸順風舉至分道堵截攻擊不息六御遣監督李化龍招臣功
臣功付不能守遂降迫至回師甘輝引見成功成功授臣功為鐵騎鎮改名臣興六
月孟兵部至福州總督李濟奏遣官齎書至廈門說成功曰

激切再書無非早定海上之議早報 聖明之念以早結尊公父子忠孝之局何
足下舉動依然毫釐千里耶天下事情理與勢耳尊公位列大臣之上今祖母年
迫風燭之期念漳泉寸土為足下脉絡所關即祖宗廬墓所依足下咫尺弄兵刑
練其上在尊公之頭發一刻未安令祖母之寢食一刻不樂足下將泰然波濤之
間自謂功名富貴之計得乎此情理之絕無者也更有慮者固山枕戈久矣今大
師駐馬於漳味勁旅露刃於泉南有不能頃刻待蓋不佞意主於撫固山力主於
攻在足下夸浮恍惚不佞焉敢為必撫而止於攻倘一攻而緩撫局之成猶可言
也一攻而遂成撫局之變則尊公前後之綢繆與不佞前後之挽回俱無所用矣
此又勢之了然者也足下家報所陳皆足以啟羣疑之誹而激 聖明之怒緒疏
而入幾霄躊躇然一片苦心不得不為足下所言再為披瀝所云不知有久矣
此言一出不但傷天性之恩且貽後世之刺尊公身為明季重臣國亡而擇主非
背國而事仇也足下前無顧命後無共主何得滅不可易之綱而從不必然之議
也古之求忠臣於孝子者幾無據矣至今猶屢執此三省相界之說胡為乎來哉
今天下中外帖然十數而足下身羸海甸猶欲招徠之以大一統之勢誰敢取臣
服之版圖惟正之則管而輕讓之且從來無此廟算無此邊善也即如足下所云
亦可笑矣無三有則舍我而忠於彼將有三省即棄彼而忠於我此皆拂影借
之言知非足下之心也但念 朝廷加恩一番尊公經營一番不佞來此區區一
番天下事寧可瓦全勿為玉碎足下或謀之族黨或謀之老成務為開心見誠勿

臺灣外紀

卷八

七

得藏頭掉面勿再以此不可告之密。必不可為之事。徒費口舌。徒滋議論。而終於坐失機會也。不佞言至此力已竭矣。他日見尊公於致聯之間。亦可告無罪矣。至連止之。則有固山並諸大人。成敗之局。則關乎足下一門父子兄弟。不佞雖庸。其職其責。盡任其咎乎。惟足下裁之。

功覽舉。披髮而笑曰。彼欲以勁旅挾吾。吾豈懼一固山哉。厚待其使。答以葉阿二人。至京復命。命如何。然後再作商量。不報書。前提督黃廷師。從揚陽港登岸。七劉桃花山。潮州總兵劉伯棟。進兵救接。列營於鷹嘴溝左。戒旗林勝密令軍士。每人要沙土一袋。填塞壕溝。破城。破城。伯棟果無備。二更倉卒而逃。廷遂合南漢忠勇侯陳霸等眾。圍揭陽。守將知縣棄城去。普盧亦懼。葉阿二人至京復命。命部議以成功。騎兵無狀。反覆不定。置其父同安侯芝龍於高檣。成其胞叔芝豹於盛古塔。

按豹封澄濟伯。因獲庇庇。成功怒之。後見成功。以馬得功。事殺芝莞。其令太服。不私其親。於是乘招撫。翠龍妻顏氏。自安平入泉州投誠。移居京都。又令貝勒世子羅托。統滿漢官兵平海。貝勒世子至聞成功。傾知遂集參軍並諸提鎮。議曰。今日招撫不就。貝勒統兵已到。有何良策。左提督郝文興挺身曰。自古通水。

到土。壓兵來將對此。不易之理。今貝勒師來。馬可坐視。典雖不。不願為先鋒。前去破。馳驅賊。恐勝負未卜。况彼糧餉充足。四方雲集。萬一失其銳氣。不特人心搖動。而且軍威難振。以世管見。不如全師暫退。廈門堅守。各島養精蓄銳。修備戰艦。南北巡視。以待彼軍。若論彼兵水戰。非其所長。况波恬浪靜之時。彼猶有頭眩暈吐之苦。安望其能禦敵。此乃保全軍士。以逸待勞之法也。未知諸公以為如何。成功曰。戰者譬如逐鹿。未知得於誰手。退者可保無虞。澄世之言。實乃料人料己之至論。深合吾意。遂飛檄與兄奏。先將安平家資。盡移過金門。安城毀其居第。堅其鎮城。

接芝龍置第安平。開通海道。且至其內。可通洋船。亭榭樓臺。工巧雕瑋。以至石洞。花木甲於眾郡。城外市鎮繁華。貿易甚盛。不亞於省城。又令杜輝傳。勸泉屬士民。有願相從者。悉渡金廈。兩島居住。令黃昭徽。撥船接應。如不願從者。速速過山中。恐遺兵馬蹂躪。空其庫藏。安惠同安。諸縣城。為平地。入靴。今與林俞。柳林世用等。移家眷於海澄。推漳州府城。成功欲兵回廈門。仍遣郝文興統。

其所部守海澄。推海澄知縣黃維。景為察言司。察言司者。備察各吏政得失。即如通政司也。以丙戌舉人林昌為海澄知縣。差張英。曾道。高崎竹坑一帶。沿邊炮臺。烟墩。修拾。頗船戰艦。通行南澳。陳霸防備。碼石。蘇利。南洋。許龍。二處會。即又令銅山。張選。整船官。仔前以作南澳。救援。令陳六。御院。駁張名。振等。把守舟山。為洋。調洪。旭。甘。輝。林勝。諸提鎮。回師。旭。次。臺州。總兵馬勝。獻城。降。同。旭。回。見。成功。功。授。勝。中。權。鎮。征。南。將。軍。印。九。月。左。提。督。祥。符。伯。郝。文。興。病。故。功。哭。祭。甚。哀。厚。恤。其。子。令。王。秀。奇。代。守。海。澄。十。月。派。名。振。自。長。江。直。抵。定。海。關。守。關。將。張。鴻。德。降。功。授。德。前。鋒。鎮。十。二。月。貝。勒。提。師。至。泉。大。獎。韓。尚。亮。堅。守。攻。尋。而。推。尚。亮。海。壇。總。兵。貝。勒。知。成。功。退。守。金。廈。堡。倒。諸。塔。笑。曰。海。敵。無。伎。倆。矣。即。令。府。縣。募。工。修。築。城。池。督。遣。戰。艦。遣。使。齎。諭。到。廈。招。成功。功。拒。而。不。納。使。者。回。貝。勒。復。易。函。致。書。令。再。往。功。厚。待。其。使。以。葉。阿。前。議。復。之。不。報。書。

臺灣外紀 卷八 九

獻海澄黃梧歸誠

護國領袖商被斬

順治十三年丙申時稱永曆十年正月。平南王尚可喜撤左翼鎮右營徐有功統步騎合潮鎮劉伯祿恢復揭普諸邑師札揭陽城。慶遠騎哨戰進之即退。二十二日接勳右鎮黃勝殿兵鎮林文燦前街鎮黃梧適在浦上操演伯祿率騎兵過西門左先鋒鎮蘇茂欲出兵與戰金武鎮郭連弟曰。列陣過橋勝則進可。倘若少怯其槍又狹難以退兵。將如之何。黃梧曰。戰必勝。何用退兵。茂以為然。發令前進。對敵進時。忽徐有功從旁沖出合擊。茂陣大亂而潰。溺水死者不計其數。黃勝林文燦二鎮。成亡。馬獨郭連弟全鎮。近橋急抽回無失。前提督黃廷時守東門。聞報即出兵欲奪。伯祿營後方抽回兵馬。蘇茂黃梧獲收殘兵。廷即申揭陽失機事。狀於成功。功遣兵官張光啟按揭陽訪戰敗情由。二月。令五軍總制張英再督杜輝林勝諸鎮。往佐黃廷。伯祿聞知。乃截港為營。嚴禁各鄉接濟。如違罪同叛逆。廷等兵眾食難。延躊躇。忽成功論到。謂蘇茂黃梧杜輝回廈門。黃廷林勝下粵東。往領永厝信。以便動玉。廷至

卷九

碣石攻蘇利。三月。陳六御報定西侯前軍總督張名振病。功以陳六御統其眾水師前鎮阮駿偵定海關。遣船五百隻。欲攻舟山。請援功。張滿德馬勝協守。四月。貝勒得各澳船隻已備。令韓尚亮為先鋒。會攻成功。林順陳等。蕭泗楊祥林明。陳運七鎮。大煩船十四隻。前往圍頭。坐上風以待。又令陳魁蘇茂陳輝陳斌四鎮。共配大煩船十二隻。出泊遠灘。令兄泰率舟師應援。再令萬禮黃梧黃安蔡文林連五鎮。帶船十隻。快哨十隻。巡哨高崎海尾及圭澳一帶。以防海澄諸港。仍撤南澳陳霸銅山張進為備。又令翁天祐王秀奇巡視廈門。韓尚亮等師出泉頭。相連大戰。援勳左鎮王明。同信武鎮陳等。沖入擊沈船數隻。林順又合攻尚亮。急迫泊頭。貝勒聞尚亮失利。亦率諸船而出。寄旋於圍頭。是夜。忽狂風大作。凡滿漢配在船者。咸受顛播之害。船隻顛倒。支持不住。每迫船龍船近岸。龍船告以海船不比河船。況明日就要打。所有杉板業都佩起。今如此波浪。難放得杉板。亦龍不得上岸。看風若稍止。自然無眩吐之苦。既而風愈狂。大雨又淋漓。滿浪滔天。船不成船。或斷旋者。或旋者。聲震海野。各為飄船。船相觸。損壞過半。大罵回南方定。貝勒仍率韓尚亮等而退。時有船被風出金廈各島。被獲見成功。功令其耳鼻斷其手掌。差船渡過。

岸收回。蓋彼歷其未斷人種為斷人掌之職也。故成功斷掌。故回者。其意欲歷其職也。貝勒遭風打回。船隻損壞。而廈門一時不能急攻。正在煩燥。有為其說者曰。金門難守。廈門自孤矣。貝勒大喜。令王連功為帥。督舟師出攻。進功恐其謀。傳諸將曰。此去攻打白沙寨。將士各宜用力。爭先如得此寨。其中子玉五成。威錫爾等。若不用命者。斬。將士得令。個個歡欣。奮躍上船。揚帆出港。甫到流中。適遇洪旭領船。進相迎。戰又速快。哨飛報成功。功合林順楊祥陳斌黃馬陳等。監行。揚帆八鎮出。搖進功。甫與洪旭耐戰之間。忽見敵艘齊至。恐被所困。隨揮諸船。退入泉港。五月。黃廷等至碣石。衛攻蘇利。利據險整壁。廷因糧糧回師。六月。成功集文武會議。揭陽敗績。以蘇茂擅自出兵。不聽郭連弟之謀。以致黃勝林文燦諸軍覆沒。應以失機論罪。當死。出茂新首示眾。責杜輝罪立功。罰黃梧糧甲五百領。擢周全成。為左先鋒。鎮郭連弟改名為華棟。為復銜鎮黃梧入守海澄。代王秀奇出廈門。事。茂因縱施。即成功偵知。久蓄於懷。殺之而無由。今偶有揭陽之失。借此斬之。諸將士不知其說。咸有復言曰。論黃揭陽之說。無非天意。豈戰之罪。雖不從郭金武之言。其氣可以吞敵。何至於死罪。况茂戰功。難以枚舉。非他人所可比。滿主如此。施行豈不令人寒心。成功知眾心不服。即令厚俸。致費養其妻孥。自作祭文。遣禮官陳瑞龍致祭。其文曰。

謹以柔毛牲儀。致祭於統領左先鋒鎮蘇督之靈。曰。王侯非不忠於漢。然誤國之家。非難武帝不能為之。魏馬殿非無功於蜀。然連三軍之令。雖武侯不能為之。解國無私法。余敢私恩。斷不敢以私恩而虧國法。今廢私恩而行國法。卷言酬之神。其格之。哀哉。尚饗。

於是三軍始定。貝勒雖恢復漳泉諸邑。獨海澄一縣。枕山依海。炮臺堅牢。烟墩密佈。帆船可操。因是屢攻未得下。多方誘降。而王秀奇等終不受招。忽成功以揭陽失利。新降而黃梧雖受糧甲之費。而心終不安。乘其撥守海澄之便。於六月十一日。遣心腹將賴玉密通。總督李率。欲獻海澄投誠。率奉轉啟。貝勒大喜。徵提督馬得功。接應。玉回報。極因說茂之族弟蘇明曰。君知危乎。明日。不知也。梧曰。本藩刻薄。裏面百戰之功。毫無厚賞。偶爾失利。懸首竿頭。爾兄揭陽之敗。實乃天意。今已被殺。爾能保其無事乎。明日。如公所言。將奈何。梧曰。我已差人納款於總督。公若不去。禍

卷九

岸收回。蓋彼歷其未斷人種為斷人掌之職也。故成功斷掌。故回者。其意欲歷其職也。貝勒遭風打回。船隻損壞。而廈門一時不能急攻。正在煩燥。有為其說者曰。金門難守。廈門自孤矣。貝勒大喜。令王連功為帥。督舟師出攻。進功恐其謀。傳諸將曰。此去攻打白沙寨。將士各宜用力。爭先如得此寨。其中子玉五成。威錫爾等。若不用命者。斬。將士得令。個個歡欣。奮躍上船。揚帆出港。甫到流中。適遇洪旭領船。進相迎。戰又速快。哨飛報成功。功合林順楊祥陳斌黃馬陳等。監行。揚帆八鎮出。搖進功。甫與洪旭耐戰之間。忽見敵艘齊至。恐被所困。隨揮諸船。退入泉港。五月。黃廷等至碣石。衛攻蘇利。利據險整壁。廷因糧糧回師。六月。成功集文武會議。揭陽敗績。以蘇茂擅自出兵。不聽郭連弟之謀。以致黃勝林文燦諸軍覆沒。應以失機論罪。當死。出茂新首示眾。責杜輝罪立功。罰黃梧糧甲五百領。擢周全成。為左先鋒。鎮郭連弟改名為華棟。為復銜鎮黃梧入守海澄。代王秀奇出廈門。事。茂因縱施。即成功偵知。久蓄於懷。殺之而無由。今偶有揭陽之失。借此斬之。諸將士不知其說。咸有復言曰。論黃揭陽之說。無非天意。豈戰之罪。雖不從郭金武之言。其氣可以吞敵。何至於死罪。况茂戰功。難以枚舉。非他人所可比。滿主如此。施行豈不令人寒心。成功知眾心不服。即令厚俸。致費養其妻孥。自作祭文。遣禮官陳瑞龍致祭。其文曰。

必旋至為今之計。莫若相從投誠。方上策也。明日公戲我。願有實事。取信。曰。爾不信。我克冠。示爾。明見。梧髮。果。慨。然。曰。公母乃太急乎。梧曰。提督。差。官。昨。夜。到。此。我。已。將。印。割。去。並。當。面。剪。兩。鬚。示。信。今。乘。王。秀。奇。往。廈。之。便。約。令。夜。四。鼓。馬。提。督。到。使。城。邊。則。難。於。下。手。矣。明。曰。果。如。是。吾。當。相。從。但。老。母。在。廈。今。若。從。公。投。誠。本。藩。豈。肯。休。必。然。累。及。老。母。受。刑。明。誠。千。古。罪。人。也。梧。曰。督。者。道。推。不。可。守。公。如。不。決。悔。無。及。矣。明。見。梧。左。右。雄。壯。似。欲。相。執。無。奈。許。之。同。梧。回。署。出。其。印。割。亦。剪。兩。鬚。示。信。乃。許。為。巡。視。城。垣。而。勒。兵。以。待。至。五。更。城。外。果。報。騎。兵。雲。集。左。先。鋒。鎮。後。協。康。忠。領。軍。督。擊。被。黃。梧。一。刀。砍。落。城。下。遂。同。蘇。明。開。門。迎。降。提。督。總。領。旗。劉。連。忠。帶。領。騎。兵。首。先。入。城。分。守。四。門。天。曙。梧。明。出。見。提。督。馬。得。功。功。厚。禮。相。待。出。令。安。民。而。市。肆。不。驚。飛。報。員。勤。並。總。督。李。奉。泰。與。貝。勒。各。齎。袍。帽。掛。靴。令。雜。髮。以。待。貝。勒。以。既。得。海。澄。則。廈。門。可。圖。而。收。兩。島。無。難。事。也。奉。泰。亦。云。海。澄。係。成。功。儲。蓄。糧。餉。之。所。為。金。廈。門。戶。今。黃。梧。既。棄。邪。歸。正。而。獻。海。澄。足。孤。其。勢。不。日。漳。泉。會。師。以。合。攻。兩。島。易。也。即。將。前。欲。封。成。功。海。澄。公。留。下。之。印。會。題。授。黃。梧。命。下。准。渡。黃。梧。為。海。澄。公。兒。旗。七。月。立。五。營。駐。漳。州。平。海。澄。為。施。節。水。務。精。熟。船。隻。兼。備。若。欲。平。海。用。臺。外。記。卷。九。三。

此論最當。黃梧之謀已久。非徒然獻降。徒傷兵卒。無益於事。遂囑金收軍。下船回廈。得功見海澄已去。亦分兵據守。隘口備伏。防範。輝等。同。廈。見。成。功。功。見。土。城。據。餉。糧。盡。摧。林。明。為。右。戎。旗。鐘。原。為。左。戎。旗。鐘。又。遣。官。兵。張。光。啟。兵。部。書。黃。璋。下。獄。以。其。扶。同。黃。梧。購。借。楊。琦。衣。甲。器。械。應。照。之。罪。後。又。不。能。善。為。撫。逆。反。驚。扶。他。以。致。心。惶。去。七。月。成。功。令。黃。元。郭。華。棟。二。鎮。領。本。部。將。士。下。銅。山。同。徵。進。協。守。遂。大。會。諸。提。鎮。參。軍。商。議。曰。本。藩。正。欲。刻。期。北。上。爭。衡。只。因。海。澄。一。失。遂。爾。中。止。現。今。貝。勒。與。總。督。咸。提。師。駐。漳。其。省。城。必。然。空。虛。不。如。乘。南。風。直。抵。閩。安。入。取。福。州。若。得。福。州。則。漳。泉。下。游。悉。為。我。有。他。若。救。應。而。馳。驅。是。彼。勞。也。然。後。假。一。旅。從。中。截。殺。必。自。亂。矣。未。知。諸。公。以。為。何。如。諸。將。曰。藩。主。神。算。非。諸。將。所。能。及。即。以。中。提。督。甘。輝。為。元。帥。後。提。督。為。副。之。統。杜。輝。陳。武。陳。魁。林。明。巴。斯。與。林。德。藍。銜。總。其。志。楊。富。貴。安。劉。國。軒。楊。來。嘉。郭。英。蔡。榮。文。等。一。十五。鎮。坐。配。大。煩。船。四。十。隻。快。哨。二。十。隻。北。上。取。閩。安。輝。至。酒。州。載。提。來。迎。輝。命。提。為。引。導。進。攻。閩。安。守。將。見。海。賊。雲。至。不。敢。迎。戰。而。逸。輝。得。閩。安。勒。兵。報。捷。功。以。前。提。督。黃。廷。率。陳。鵬。周。全。放。等。守。廈。門。輝。飛。尤。盛。黃。輝。仍。督。軍。決。旭。同。兄。泰。守。金。門。陳。輝。煩。船。二。十。隻。泊。南。山。連。主。炮。以。防。海。澄。舟。師。之。出。親。領。王。秀。奇。林。明。張。英。蕭。油。林。德。黃。昭。蕭。拱。宸。等。往。閩。安。權。鎮。馬。信。自。舟。山。適。回。見。成。功。陳。訴。定。海。關。出。水。師。船。五。百。隻。合。攻。信。與。阮。駿。陳。六。御。張。鴻。德。等。分。船。與。戰。終。日。未。分。勝負。是。夜。二。更。南。風。大。發。水。師。用。火。船。縱。突。阮。駿。同。陳。六。御。張。鴻。德。咸。陣。亡。馬。功。大。痛哭。三。將。勇。烈。今。優。恤。其。子。即。將。大。隊。舟。師。入。南。臺。拿。獲。其。械。進。圍。福。州。分。諸。鎮。東。守。烏。龍。江。以。禦。泉。漳。援。之。師。西。據。洪。塘。水。口。以。截。建。寧。上。游。糧。米。北。守。連。江。北。嶺。以。遏。溫。台。接。應。之。兵。惟。南。面。近。水。不。為。備。折。毀。東。南。隔。一。帶。房。屋。暨。柵。安。置。炮。臺。與。烏。樓。相。對。日。夜。攻。打。轟。聲。震。地。時。貝。勒。與。總。督。之。兵。在。漳。州。城。果。空。虛。兵。民。人。等。一。時。驚。之。震。動。僅。有。巡。檢。宜。永。貴。在。內。接。閩。安。已。破。之。報。正。欲。請。兵。防。範。忽。而。樓。船。塞。港。兵。臨。城。下。與。城。守。將。田。勝。善。用。標。槍。督。兵。守。禦。又。分。一。旅。出。守。烏。樓。以。作。犄。角。但。城。大。兵。寡。乃。會。紳。徐。按。家。甲。揀。選。民。壯。日。夜。輪。流。兼。兵。守。禦。差。人。飛。遞。貝。勒。總。督。回。師。救。援。成。功。一。時。輟。至。未。知。虛。實。未。敢。臨。城。只。調。各。鎮。安。營。添。溝。柵。以。為。久。計。每。率。眾。攻。城。即。被。烏。樓。橫。炮。擊。退。功。集。諸。將。議。曰。烏。樓。乃。係。城。中。之。犄。角。不。奪。烏。樓。此。城。難。破。明。日。必。須。併。力。攻。奪。方。許。收。單。如。退。縮。者。斬。是。日。炮。火。不。絕。合。攻。烏。樓。樓。悉。崩。壞。兵。士。生。無。二。三。遂。為。成。功。所。奪。城。內。見。烏。樓。已。破。人。心。愈。懼。獨。有。恭。將。張。國。

威請於宜水貴曰威觀在城諸將只堪守城至於田副將獨自一人焉能分身破敵
現有原任布政司周亮工與副將王進線事在樞宜此二人出來計議必有方畧
庶其圖可解也貴曰二人乃係欽犯若縱之出倘有他變誰任其咎國威曰亮工王
進二人忠心無二威願以全家四十三口保其無變宜水貴見國威懇切又當危急
之際即允其請立中亮工王進入轅門許以立功贖罪二人叩謝而出致謝國威
曰今日之事非甫恩可速登城觀敵用計破之亮工與王進忙登高樓遙望畢即
回覆宜水貴曰敵勢分銳未可與敵離馬樓被其所奪杆敵一時未敢臨城俟其稍
懈當出奇兵破之宜水貴曰何為奇兵亮工曰遠觀城外營壘相連難以驟破獨東
南近水一角各兩疏隊可令王進帶騎兵三百人步卒一千五百人偷過鼓山後轉
出路通橋冲殺南臺船隻再令田勝領騎兵一百五十人步卒五百人伏南門李武
領騎兵一百五十人步卒五百人伏西門道觀王進出兵二處起伏冲殺其餘兵民
守城者悉令吶喊助威破之必先遂成嚴防守八月員勒知成功犯福州與李率泰
相讓一面撥梅勒章京阿格商統領驍騎校後福州一面遣提督馬得功帶兵出塞
甯八門渡江襲取銅山倭擊魏救韓之法十六夜三更宜水貴依亮工之計令兵

臺灣外紀

卷九

五

結東人街杖馬摘鈴開水部門而出王進領兵從鼓山後繞轉天色微明嗚螺喊殺
城上見王進兵出遂發大炮大聲吶喊西南二處伏兵齊起成功諸營不知兵從何
處來一時不及列陣各慌忙奔竄相率下船乘潮而去殺傷溺水死者不計其數旗
幟器械無滿山野是日圍解成功出到閩安度勢踞險築炮臺圍寨並羅星塔亦築
土城令諸鎮輪流守禦功將大隊舟師移屯螺口江定海鳳埔九月初六日馬得功
領兵至八尺門排渡攻銅山張進偵知遣黃元郭華棟統眾來敵得功屢揮欲渡惡
係華棟等踞險攻擊死傷甚眾得功見其有備遂抽師回郭華棟報捷於成功十月
成功修表遣太監劉九皋同內司鎮中營副江玉振航海從粵東龍門聞道見永隆
請會師恢復權右提督王秀奇為五軍總督中權鎮馬信為右提督禮官陳寶翰假
托修葺船隻密載各口入泉州港投誠以黃開泰為禮官原兵部侍郎王忠李薦舉
同安殉難陳鼎之子陳永華有經濟之才成功用為參軍十二月成功督諸將師犯
羅源德等縣守將飛報員勒令阿格商巴都柯如良等率騎兵往援初十日郭芝
龍差家人謝表到閩見員勒校巡撫李部院欲勸其子成功投誠時總督在漳修巡
撫修書曰

我皇上定鼎以來不專用兵德威所迄無遠弗屆東至高麗灌兒哈魚皮諸國
西至插漢細甸諸國南至上苗洞蠻諸國北至河套海西諸國率皆慕義向化稽
顛恐後至於孔耿尚吳諸藩封躬膺茅土任專一面君臣之情親於父子通來卷
卷於非信之間是自疑貳也天時人事侈口而談駭滿紙殊甚憤恨不佞卷一
折之大凡開創之初久而後定如周武一戎衣猶因小腆未靖作多士方八篇以
時告之是越弄兵不過地方殺運未終敢煩王師勦定耳近報執誠獻佛風飄
播播至西人入河州一事全無影響而台臺伏處海隅見聞不遠一二浮食之輩
生事造言以相善鼓此乃山野村落傳說稱奇而不知其無稽也至如河北水溢
關中地震事實有之童子謂天之仁愛仁主故時出災異不一以見天絕愛人君
也自古殷憂啟聖毋論堯湯之世水旱尤甚漢文帝時日中有王字然貞觀之治
千古最稱宣帝時屬五出燭一至於仁慈不擬卒以短祚災異之驗果何如乎從
來竊發海上者不之人矣其不能離於海者猶魚之不能脫於淵也廟堂妙算
以為興師助東於烟波浩渺之中勞民而費財不若收其英傑使相統馭居民得
以永遠此不過以海治海之策今思總領頻頻詔使疊至而台臺歸認以為窮洋

臺灣外紀

卷九

六

孤島洵足為萬里長城煙樓檣樓可作邊陲而意益驗念益侈不亦疎乎 聖天
子車書一統海宇幸瀟瀟 溫詔慰勉推心置腹台臺強低於鷺島之中期期不
奉 詔偃蹇恣肆真夜郎王問漢使者曰漢比我何大也若夫豪傑舉動以不知
是 不佞以為尚可與言若台臺不反覆於既撫之儀而徘徊於未撫之先洵航祥
男子哉今若欲兵而退以待 天朝之命不佞亦當代劉制臺權其事補贖上
請 全 天 倫 之 恩 膺 帶 錫 鐵 券 金 章 如 攝 如 取 爾 公 爾 侯 差 及 尚 餘 不 特 珥 華
文 臣 不 敢 望 即 從 龍 諸 勳 衆 血 戰 數 十 年 未 易 致 若 台 臺 一 旦 得 之 此 誠 布 衣
之 極 致 匹 夫 之 偉 業 矣 若 夫 擁 烏 合 之 眾 逞 螳 臂 之 勢 九 重 之 上 赫 然 一 怒 六
師 南 至 豈 顧 有 逆 行 者 哉 抑 或 懸 五 等 之 賞 以 待 海 濱 之 士 而 肘 腋 之 間 豈 無 懷
我好音者乎存亡利害聞不容髮高明熟思而審處之語出由衷並無欺飾仰祈
 裁察不勝企禱

差員送謝表至望德見成功表曰表師受業無非為滿主不肯離髮耶今天下已足
徒勞無益父子天性馬可棄絕若早投誠一日則太師早得一日之安成功嗚曰爾
輩但知保身豈知朕國為大天下事安能逆料漢南川貴楚越荆襄之地象盤筆出

昏懷恢復之心。爾輩小人。馬敗數吞舌。而冒談天。數若不急。當與爾有表。然不
敢復言。功恐借撫為。而總督在。東開出。攻廈門。遂令甘輝。嚴使自領舟師。載謝
表。同差官回。慶二十一日。阿格商。接獲卒。成功大隊。已去。隨軍追。趕至。護國。廟
遠望。後軍。隊伍。整肅。不敢。進。即屯。營。相對。二十二日。格商。率。輕騎。突。陣。甘輝。與。戰
終。比。未。分。勝負。各。收。軍。而。回。馬。信。曰。潘。主。回。護。國。廟。命。公。嚴。後。非。專。於。戰。公。何。過。勞
輝。曰。雖然。誠。操。回。師。但。所。積。貯。實。關。諸。將。命。脈。彼。來。追。迫。不。得。不。禦。信。曰。素。聞。公。善
戰。明日。觀。公。退。敵。輝。曰。當。先。催。各。營。運。糧。米。在。船。然後。抽。兵。過。橋。奇。兵。擊。德。前。衛
劉。巧。二。鎮。可。帶。本。部。將。士。埋伏。在。西北。山谷。後。衛。黃。昭。汝。可。帶。本。部。軍。將。往。橋。之。東
北。埋伏。火。武。鎮。魏。進。功。汝。可。同。中。協。陳。謙。前。去。誘。敵。輪。流。接。戰。當。徐。徐。詐。敗。且。戰。且
怯。賺。過。橋。之。東。北。懸。連。珠。炮。擊。齊。衝。合。攻。又。令。金。岸。康。熊。領。本。部。兵。偷。道。西。南。作。欲
去。攻。城。之。狀。其餘。咸。下。船。諸。將。悉。依。令。於。四。更。造。飯。五。更。各。衝。殺。埋伏。等。候。格。商。回
營。與。眾。相。議。柯。如。良。曰。甘。輝。伎。倆。甚。是。高。強。未。可。輕。敵。商。曰。赤。脚。毛。賊。有。何。伎。倆。除
之。甚。易。明日。當。各。用。力。俟。吾。擒。之。次。早。飽。餐。結。束。而。出。見。沿。岸。羣。賊。盤。運。糧。米。下。船
商。即。攔。騎。趕。殺。將。近。五。橋。火。武。鎮。魏。進。功。接。戰。未。及。數。合。而。退。陳。謙。出。敵。而。進。功。已
渡。橋。矣。既。而。謙。亦。退。格。商。迫。之。謀。分。二。隊。伏。於。橋。之。左。右。復。出。進。擊。格。商。望。見。有。伏
不。敢。逸。謙。乘。疑。亦。抽。過。橋。商。見。敵。盡。渡。過。橋。而。去。遂。尾。其。後。而。追。之。將。至。東。北。角。忽
聞。連。珠。炮。響。勒。騎。四。望。而。黃。昭。突。出。格。商。奮。勇。冲。殺。昭。敗。走。未。半。里。魏。德。劉。巧。二。伏
齊。起。商。又。分。騎。接。戰。德。與。巧。亦。各。戰。數。合。而。退。商。揮。騎。急。追。柯。如。良。驟。馬。高。呼。敢
兵。實。戰。當。速。退。勿。違。商。弗。聽。甘。輝。踞。高。按。刀。視。格。商。至。從。高。馳。下。關。商。揮。用。金。龜。脫
壳。之。計。格。商。被。殺。巴。都。殺。之。無。及。輝。勒。兵。轉。戰。死。甚。多。棄。馬。足。布。幔。輜。重。不。計。其
數。輝。收。軍。信。迎。曰。今日。始。信。公。之。真。勇。暮。也。巴。都。飛。報。貝。勒。貝。勒。大。怒。而。撫。局。又。聞
矣。成功。送。謝。表。歸。表。乞。回。書。功。不。允。表。叩。頭。流血。方。取。筆。授。書。曰。
嗟。嗟。曾。不。思。往。見。貝。勒。之。時。許。多。好。言。竟。爾。不。聽。自。投。虎。口。母。怪。乎。其。有。今日。也
吾。父。禍。福。存。亡。兒。料。之。熟。矣。見。其。待。投。誠。之。人。有。始。無。終。天下。共。曉。先。以。禮。貌。後
遂。魚。肉。總。是。扶。之。一。字。兒。豈。可。扶。之。人。哉。固。已。言。之。於。先。而。決。於。早。矣。今。又。以。不
入。耳。之。口。再。相。勸。勉。前。言。已。盡。回。之。何。益。但。謝。表。日。夜。跪。哭。謂。無。可。以。回。覆。為。憂
不得。不。因。前。言。而。詳。明。之。蓋。自古。治。天下。惟。德。可以。服。人。三代。無。論。矣。漢。光。武。恢
復。大。度。推。誠。實。融。唐。太。宗。於。尉。遲。敬。德。朝。為。仇。敵。一。見。而。待。以。腹。心。宋。太祖。時。越

臺灣外記 卷九

七

王假全家來。執二月。遣。還。羣。臣。乞。留。童。議。封。國。賜。之。皆有。露。達。規。模。故。英。德。感。德
樂。為。之。用。若。專。用。詐。力。縱。可。服。人。而。人。未。必。心。服。况。詐。力。之。必。不。能。行。乎。自。入。閩
以來。喪。許。多。人。馬。費。許。多。錢。糧。百姓。塗。炭。赤。地。千里。已。驗。於。往。時。茲。世。子。傾。國。來
已。三。載。殊。無。奇。謀。異。能。只是。補。葺。破。城。建。造。烟。燭。而已。一。弄。兵。於。白。沙。而。船。隻。覆
沒。再。弄。兵。於。銅。山。而。全。軍。殲。滅。揚。帆。所。到。而。閩。安。便。得。羅。源。殺。後。而。格。商。投。首。此
果。有。損。耶。益。耶。此。不。待。折。而。明。矣。今。欲。別。順。逆。而。不知。順。逆。在。於。心。不。在。於。形。試
觀。美。瑣。金。聲。裡。海。時。行。豈。非。離。髮。之。人。歟。大夫。為。嘉。嘉。落落。光。明。正。大。較。如。日。月
肯。效。詐。偽。之。所。為。苟。就。機。局。取。笑。當。時。試。思。今日。之。域。中。竟。是。誰。家。之。天下。損
數。之。兵。馬。帶。無。稽。之。錢。糧。死。傷。萬。之。生。靈。區。區。爭。頭。上。數。根。之。髮。大。為。失。策。且。亦
量。之。不。廣。也。誠。能。容。其。小。而。計。其。大。蓋。地。足。食。插。我。弁。眾。何。難。罷。兵。息。民。彼。無。非
我。無。疑。如此。則。奉。清。朝。正。朔。無。非。為。民。生。地。也。為。吾。父。屈。也。文。官。聽。部。選。錢。糧
照。前。約。又。非。為。生。民。計。為。吾。父。屈。也。將。兵。安。插。得。宜。則。清。朝。無。內。顧。之。憂。海。外
別。一。天地。兒。效。業。由。嚴。光。優。游。山林。高。尚。其。志。耳。兒。志。已。堅。而。言。尤。實。母。煩。再。後
乞。赦。不。孝。之。罪。
書。畢。付。謝。表。同。差。官。回。福州。而。入。京。
臺灣外記 卷九

臺灣外記 卷九

八

成功敗績於江南

甘輝死節在案明

順治十四年丁酉，綱永曆十一年正月，成功督舟師北上，住三都。二月，令總制張英、後提督萬禮統諸鎮攻温州金鄉衛，守將張永壽降，收其糧食而回。三月，撥萬禮、韓英、洪善揚、劉林、蔡、輪、守、閩、安、羅、星、塔、寨、礮、成功、舟、師、至、鎮、下、澳、遇、雨、回、廈、門、定、國、公、鄭、鴻、遠、卒、於、金、門、成、功、乘、夜、恐、其、有、變、戒、嚴、防、備、四、月、成、功、因、地、方、狹、得、頻、失、終、無、了、局、何、時、得、望、中、興、詢、諸、香、軍、吏、官、潘、庚、鐘、曰、遠、地、雖、得、亦、不、足、以、號、召、天、下、豪、傑、皆、太、祖、起、義、深、州、若、不、得、俞、通、海、學、永、忠、等、水、軍、安、能、奪、米、石、而、得、金、陵、以、成、一、統、之、舉、以、鍾、管、見、漳、泉、沿、邊、數、載、爭、戰、民、亦、苦、極、不、如、將、數、百、號、戰、艦、直、從、瓜、鎮、而、入、逼、取、江、南、南、京、一、得、彼、開、粵、浙、楚、以、及、黔、蜀、之、豪、傑、悉、響應、矣、甘、輝、曰、江、浙、地、廣、非、數十、萬、之、師、不、可、倘、大、隊、前、進、而、貝、勒、偵、知、會、合、水、師、出、攻、兩、島、豈、不、危、乎、不、如、就、近、窺、其、釁、隙、攻、取、進、可、戰、退、可、守、庚、鐘、曰、公、所、言、眼、前、常、見、非、長、久、計、也、今、若、不、取、是、自、老、其、師、倘、一、旦、會、天、下、之、兵、以、窺、我、兩、島、豈、能、獨、全、乎、所、以、未、敢、全、師、及、此、者、

臺灣外紀

卷十

一

尚有滇黔粵西孫可望李定國等率制，刻下藩主統統統之舉入據長江，截其糧道，則江南半壁悉為我有，彼自顧不暇，吳殿攻我兩島，我官馮澄世曰：潘恭軍之諺，正是舍末而就本，若今日坐老其師，不取江南，清朝之志未必便忘兩島，亦理勢使然也。甘輝堅執以為不可，恐耶耶學步，反失其舊，恭軍陳永華曰：倘徒在閩半野，爭城而望中興，此亦甚難。今日潘馮二君軍持論，師從江南，號召天下，其見甚高。取江南而兩島自安，若偷安歲月，一旦合攻，雖使諸島復生，亦難措手矣。成功曰：吾亦有心久矣，正武侯所言，勢不兩立。清朝其肯每飯忘我耶。當先遣人從間道抵粵西諸島，令孫可望李定國集滇黔粵楚之師，出洞庭而會江南，以分其勢。俾天下英雄跋足相從，庚鐘曰：藩主所見最明，但恐粵西孫李不睦，藉延而未得進，可差能冒請旨，並說孫李忠君愛國之心，忘私憤而伸大義，分道出師，立功者王，總可撥助庶得萬全。成功曰：此論最是，但苦無人可為使耳。永華曰：楊廷世極有口才，差往法能成事。功允華請，即修表並書，遣楊廷世同劉九皋泛海，從龍門間道往粵西。四月，令水師後鎮施舉同李順往浙江，招撫松門一帶漁船為鄉導，以便進取長江。五月，察言司常壽盛啟，鄭泰私渡洋船，銀壹萬兩，成功著六官會議，查常壽盛失實，以其

離間左右親信之人，罪當死。覆成功念其起義一家四十餘口被殺，老耄誤事，休致足矣。施舉至定海，聞遭風收入港口，遇水師力戰而死。時有臺灣通事何斌者，因役用接一王銀二十餘萬，恐王清昇謀之小通事郭平，平曰：不過多開條目而已。耳試曰：銀至二十萬，亦非多開，可以了當。平曰：不然，將奈何。斌曰：語云：三年水朝東，三年水流西，所以有桑田滄海之語。我想鹿耳門一帶，沈壞夾板，屈曲之處，乃係深港，其赤嵌郡邊，雖沙泥汙濁，無沖激更變，汝可密駕小船，作釣魚狀，順鹿耳門至赤嵌，城邊打探水道，尚如前淺汙，我亦有變更移易，回來再作商量。平即奉小船，蓑衣斗笠，魚餌釣竿，順流蕩漾，至潮漲又順流而入，暗將竹篙打探，果於汙泥中沖流一條，港路自赤嵌城直入鹿耳門，水深有四尺餘，歸來密報何斌，斌大喜曰：果有是事，此乃天助我也。爾其秘之。

評 非關滄海變 多是地脉靈 何由入典型

曰 若不較諸軍

七月，成功以洪旭、陳輝督水師諸鎮防守金廈，自領大隊舟師北上。初十日，至興化黃石，令甘輝駐劉江，微僅糧米十三日，出屯狼崎，坐快哨巡視閩安。令黃廷把守。

臺灣外紀

卷十

二

廷曰：閩安迫近內地，恐一旦有虞，復之不及，諸軍危矣。成功曰：爾且暫守，當著人代汝功回狼崎，撥護衛前鎮陳斌、神、器、鎮、虛、據、右、提、督、右、鎮、余、程、等、守、閩、安、羅、星、塔、代黃廷從征。八月十二日，成功至海門登岸，逼攻黃巖縣守將王戎，率兵與戰，戰敗，議降。知縣劉登龍遠東人，勸戎堅守，戎執獻成功，功嘉其節，令人說之不從。乘守者，騰投江而死。功憐之，葬其屍於江濱。十八日，進圍台州，馬信單騎招降，總兵李泌，同知府齊維藩，臨海知縣黎敬，獻城降。九月，天台太平諸邑降。海門衛堅拒不納，功遣萬禮攻之，不得下。功親到察閱地勢，見城堅險，遂撥兵令監督宗繼，入城勸諭。守將張捷從，繼置出見成功，功優待之。乞業驍，據前所割案，聞提獻城，亦遣人投降。永春縣林永儒，稱起義勤王，聚眾數萬餘，潘永春、蘇總督、李春、蔡各標兵將平之。乘勝議攻閩安，密遣標下投誠總兵張繼、玉隨征，副將劉陸繼、帶兵三千，駕船潛渡長樂港，過羅星塔，截其歸路。方進兵，合攻，將余程戰死，閩安復失。

按：羅星塔，湖廣武岡州人，業儒，有澄清志，時沈冠獨橫，率眾衝鄉勇，殺殺寇，成莫犯。後練安國公劉承履，麾下，屢有戰功，授總兵官，投誠隨征，福建性極聰明，凡經水程，便記憶線，線深淺，後平金門，銅山之功，官至興泉廈門副總兵。

陳武等死守羅星塔待援。總兵施琅遣人招武。武率盧謙等雜髮投誠。全師至福州。蔡令大廳。按冊內花名額賞五人。一隊從東轅門入。由西轅門出。即收其器械。泉首千有餘人。斬記方收。武與謙等併殺之。但時呼博甚急。有出玩賭博。患病者。借人代之。尚活有數十餘。賴成功接陳武請援。大恐閩安有失。兩島難保。遂棄台州南下。至狼崎。報成已投誠。隨撥陳克策守狼崎。葉開安水師。功回廈門。楊廷世劉九臬。詹表至粵西。時值起冷。孟鉉為兵部左侍郎。

按孟鉉後為貴州巡撫。永曆十二年四月。馬進忠引兵入貴陽。孟鉉被執。論難。髮罵不絕口而死。

王應龍為司空。忽接成功。本稱欲躬督舟師。從瓜州鎮江而入。直取金陵。請命李定國。孫可望等領兵。由楚泛洞庭。會合恢復。以迎聖駕。永曆隨宣揚廷世劉九臬入。見問成功。兵船錢糧。二人對以軸糧千艘。戰將數百員。雄兵二十餘萬。餉糧難就地。取處尚有呂宋。日本。暹羅。咬啣吧。東京。交趾等國。洋船可以充繼。永曆大喜。下廷臣會議。冷孟鉉奏曰。成功執大義。不肯從父投誠。遠隔海濱。歲歲貢問不絕。今有大志。欲親統舟師入鎮江。直取金陵。與陛下恢復中興。實有桓文專周之美。宜加封晉秩。以

臺灣外紀

卷十

三

鼓囊傑響應之心。永曆又問成功部下所諫何辭。奉奏曰。愚係先朝侯伯。永曆又問尚有宗親否。奉曰。有監國魯王。宣靖王。漢溪王。巴東王。益王。世子周王。世孫宗戚甚多。永曆又問待諸宗親侯伯之禮如何。奉曰。凡諸王宗親。成功以先帝所封宗人。府正之禮相見。月送俸祿。諸難臣逃歸者。以先帝敬之。或授以參軍。預謀軍政。其侯伯來歸者。有兵者聽其提調。執法無私。待人不敢不讓。唐之汾陽也。永曆顧冷孟鉉曰。所屬部伍。尚有侯伯。卿當酌議。加封何銜。鉉曰。太祖祖訓。外臣無封王。例。故徐達以死後追贈王爵。今在樓櫓之際。理應從權。不可徒守以經。如李定國。不過以戰勝定南王。孔有德之功。遂封西寧王。爵。成功係先帝賜姓。其與祖制無違。亦應封王。以便統眾而收人心。永曆曰。卿所奏甚合時宜。當議王號。孟鉉曰。當以延平一府封之。俟江南有功日。再晉封一字親王。方見次第。永曆依議。著禮部鑄延平王印。並冊一進。另著楊廷世劉九臬。舉成功部下將官有功者。奏聞。以便加爵。廷世即舉左提督王秀奇。右提督馬信。中提督甘燁。前提督黃廷。後提督萬禮。五軍都督陳燦。兵官洪旭。戶官鄭泰等。永曆遂封王秀奇為祥符伯。馬信為建威伯。甘燁為崇明伯。黃廷為永安伯。萬禮為建安伯。陳燦為忠靖伯。洪旭為忠振伯。鄭泰加少傅。其餘侯伯印數

十餘。以賜有功。另以六部郎中各一員。隨師紀錄。賜上方劍。便宜行事。又自書手詔。令其速進師江南。伸大義於天下。號召英雄。勤王迎駕。遼寧平伯周金湯。太監劉國柱。詹印。船楊廷世劉九臬。從廣西開道。由粵東龍門航海。來廈。十月二十八日。成功統舟師南下。十一月朔日。到南澳。忠勇侯陳霸。曰。欲攻惠潮。須防蘇利許龍。不如先取臨江。此寨糧足。當先取之。左戎旗林勝。願為先鋒。功允之。令黃廷為帥。又分撥諸鎮。入揭陽潮陽澄海。以分其勢。功遂回廈。時值冬旱。壕寨悉乾。廷令造木牌。遮身以鐵。鑿插寨脚。積火藥。地雷。火發。寨崩。十有餘丈。林勝督眾乘勢冲入。因恨其屢次軍船截劫。屠戮殆盡。活者僅存百有餘人而已。十二月。周金湯劉國柱楊廷世劉九臬等。到廈門。成功率甘燁等諸文武。恭迎海堤。拜受延平王冊封。請安畢。厚待周金湯劉國柱。詳詢粵東進取情形。金湯曰。恢復在於人心。苟人人如貴藩之心。則中興指日可俟。奈諸將各心其耳。功是之。遂拜謝表。並會師江南。毓差恭奉軍徐學遠。太監劉之清。劉九臬。同周金湯劉國柱。航海龍門復命。功設長史。審理典寶。典杖。典儀。典膳等官。志熙王府行事。順治十五年戊戌。時永曆十二年正月。成功調南北征各提鎮舟師回廈。二月。挑選各提督壯勇者為親軍。廈門港築演武亭操演。各以五百

臺灣外紀

卷十

四

助石。力能舉起。通遊教場者五十人。畫棟與工官馬澄。世監造。極堅厚。鐵盆鐵鏈。及兩臂。柁圍鐵鞋等項。箭穿不入者。又製鐵面。只露眼耳。口鼻。紅畫五彩。如鬼形。手執新馬大刀。每人月給餉銀三兩。有功者擢為營將。令左虎衛陳魁統之。三月。遣右虎衛陳騰。統兵船南下。攻許龍龍。率舟師出禦。失利。鵬掠其邊民而回。四月。擢楊來壽為親丁鎮。屬前提督永安伯黃廷統轄。同忠振伯洪旭。共商機務。守金廈。推思明州知州鄭會為監督糧餉。又以薛聯桂為思明州知州。修表道。揚廷世往粵西。報出師日期。獨甘燁心中猶豫。以其恰封崇明伯。今欲往江南。必由崇明縣地方經過。則前日活閩羅所派。官至崇明。書至崇明之句。不亦有驗乎。因復請於成功。曰。燁聞小鎮限以鐵鍊。此則船之艱於前進。兩堤砲臺密佈。此則陸之難於登岸。况江南地方遼闊。以燁愚意。未可深入。不如俟李定國孫可望二人會師信到。然後進兵。庶首尾相應。戰守有交。可以一鼓見效。功曰。會師之舉。不過欲牽制其勢耳。豈不會師而即不進兵者乎。况兵馬雲集。日費萬金。豈可稽延自老其師。遂大整兵船。以中提督崇明伯甘燁為前部先鋒。統左虎衛陳魁。鐵人五千。護衛兵一萬。並宣毅前鎮陳澤。宣毅後鎮吳臺。前衛鎮劉巧。右虎衛陳騰。後勁鎮楊正。左衛鎮郭長。後衛鎮劉進忠。水

武鎮林世用等兵一萬。配坐大燭船二十隻。馬船二十隻。快船十隻。為首程。又遣右提督建威伯馬信。統右先鋒鎮揚祖。後勒左鎮林明。殺後鎮黃昌。親兵鎮黃應。智武鎮蓋。木武鎮黃昭。正兵鎮楊世德。火武鎮魏標等。兵二萬。坐大燭船三十隻。趕船二十隻。快船十隻。為二程。接應。又令後提督建安伯萬禮。統後勒右鎮賀世明。右鎮蔡祿。宣毅中鎮李化龍。神祇鎮楊祥。後勒中鎮蔡文。宣毅左鎮黃安。宣毅右鎮巴興。奇兵鎮張魁等。領兵二萬。配坐大燭船三十隻。船船二十隻。快船十隻。為三程。接應。成功自領侍衛陳亮。聚五軍都督張英。左武衛林勝。右武衛周全。斌。史官潘庚。鎮戶官林俞。卿禮官黃開。察行營刑官程應瑞。兵官煌言。工官馮澄。世。閩安侯周瑞。輔中侯林察。定西侯張名振。平北侯周鶴芝。忠定伯林習山。親兵鎮楊中。護軍鎮李泌。神符伯五軍戎政王秀奇。後勒前鎮戴捷。後勒後鎮劉猷。護衛右鎮楊衍。泰軍林奇。昌。紀許國。蔡鳴。雷。監。紀。柯。平。等。配坐水師前鎮阮美。一鎮洪善。二鎮蔡福。三鎮林德。四鎮毛五。五鎮陳瑞等。船一百二十隻。兵四萬。為合後。統稱舟師一十萬。乘船北上。六月初七日。率眾登岸。犯平陽。守將單任。連降十三日。瑞安縣守將文誠。祥。獻城降。宣毅右鎮兼管職騎臣與病故。黑祥雲。統其眾十六日。成功至溫州。

臺灣外記

卷十

五

鎮將堅守。功細度其城險固。惟微本料糧餉。出往舟山。七月初二日。成功問引港官李順。此去舟山多少水路。順曰。西南風一日便到。其山皆平。故名之。山上有大王廟。極靈。海中有一獨眼龍。係孫真人醫治。囑其養性。勿得動氣。故凡過往船隻。暗獻紙錢。暗者更鼓。不敢放炮。鳴鑼若驚。起發性。與波鼓浪。船隻難奮。成功曰。此乃里巷之言。本藩尚欲驅馳天下。百神賓服。奚畏一孽龍乎。不聽。遂傳令開船。初九日午時。到羊山。而各提督咸至。隨放炮鳴鑼。金鼓響天。不移時。風聲徐起。浪疊千層。暫爾湖海。忽而波湧。翻江之勢。攪海之狂。船難收舵。互相觸壞。棄旋砍舵。遭浪遇礁。呼救遍海。不可勝計。護衛都督陳德。太監張忠。跪請成功。拜祝曰。此不過風時。偶然耳。豈真有龍之發性耶。不聽。祭風愈狂。電愈熾。忠等再求。跪懇。藩主。再無不息。成功方允。冠帶禮祝。成功率統三軍。恢復中原。果天命有在。登時將諸船沈沒。如中興有日。折即浪恬風靜。甫禱畢。隨即天色清明。江山如舊。功失四子。奪七子。浴八子。濕營兵士數千人。其所存之船。亦各損壞。乃收回舟山。修葺。諸提督咸勸。功暫回廈門。功以業已出師。理無再還。九月。修葺諸船。報破。成功督舟師至家山。初十日。知縣徐福。率父老出降。功安民。時各鎮兵士逃者甚眾。悉係北上。新附。且訛言。非將蓋。

欲提議。故後勒右鎮賀世明。船桅。以粉色。紅色。為號。功亦疑世明。船桅之異。遂令姚國泰。替世明。統其眾。又遣張英。諭林世用。魏標。李泌。張魁。悉解兵權。為監督。世用大憤。不屈。死。獲總理。監督。翁天祐。署左提督。事十月初二日。後鎮鎮劉進忠。率其眾入黃巖海門。所投誠。功聞報。馳令周全。統追之。全統督快哨二十隻。星夜飛赴海門。將城圍困。攻打。進忠。禦之。忠恐成功。大隊齊至。於半夜乘誠。無備。開西門突圍而去。誠亦不追。拔其城。報成功。功擢黃昭。為後衛鎮。十一月初七日。成功破磐石。統分諸提鎮。就汛。養兵。十二月。成功率眾。劉鈔。順。治。十六年。已亥。附永曆十三年二月。成功仍回磐石。衛。調各提鎮。至磐石。聽令。四月。成功眾。至定海。關。二十九日。入甯波港。焚船。五月初一日。退出。初四日。抵舟山。烈港。十八日。到崇明。縣。守崇明。總兵梁化。屬係陝西。西安府。長安縣。人。欲兵堅守。功欲順風。入瓜州。馮澄。世。曰。欲進兵瓜州。必當先取崇明。庶可流通。積蓄。以為外援。功曰。崇明。城小。而堅。取之。必遲。延。日月。反使瓜州。有備。不如先取瓜州。鎮。若得瓜州。鎮。則江南。門戶。已破。先截其糧道。是腹心有疾。然後乘勢。取江南。則崇明。不攻而自破。外則修書。遣監。紀。劉。澄。密。通。江南。提督馬道。寶。又差羅。德。章。全。張。煌。言。為。長。江。鄉。導。使。命。顧。忠。前往。探。馬。喇。宜。古。諸。港。路。

臺灣外記

卷十

六

按顧忠潭名瞎子。去八個月。方回。時成功。已入長江。敗績。回廈。忠。是以不果行。隨問誰敢。領先鋒。印。以取瓜州。建威。伯。右。提督。馬。信。向。前。曰。信。家。潘。主。眷。顧。爵。居。人。上。並無寸功。今瓜州。之。地方。險。要。兵。馬。之。多。寡。虛。實。顧。知。其。詳。願。為。先。鋒。破。敵。成功。壯。其。勇。喜。曰。公。肯。效。力。此。城。必。破。即。撥。黃。安。蔡。文。黃。昭。藍。衍。四。將。與。統。統。又。分。四。隊。周。全。居。中。甘。輝。居。左。翁。天。祐。居。右。萬。禮。居。後。陳。瑞。龍。諸。鎮。為。接。應。或。取。不。營。或。取。擄。江。壩。或。取。談。家。洲。或。抄。瓜。州。之。後。而。攻。其。城。六。月。十。四。日。成。功。至。焦。山。時。有。鎮。江。孫。江。軍。門。朱。衣。佐。雖。然。防。範。不。意。功。突。至。又。恃。江。中。有。滾。江。龍。之。擄。故。馬。信。等。一。時。舟。師。揚。帆。吶。喊。旌。旗。蔽。港。金。鼓。震。天。惟。有。標。下。巡。江。營。都。司。羅。明。昇。督。兵。五。百。守。談。家。洲。瓜。鎮。之。中。列。炮。與。瓜。州。柳。堤。炮。臺。相。對。以。待。之。信。督。眾。環。攻。明。昇。分。頭。死。拒。力。戰。至。炮。盡。矢。絕。全。軍。覆。沒。

按明昇。山西人。丙戌歲。勅。建。祠。於。談。家。洲。今。上。南。幸。念。其。忠。勇。御。書。奮。勇。致。身。四。字。令。有。司。春。秋。祭。祀。

信。撥。蔡。文。守。之。乘。勝。合。周。全。統。師。飄。颺。大。進。悉。為。擄。江。壩。所。阻。不。得。前。全。統。眾。飛。陳。大。勝。等。令。喜。泗。水。者。十。餘。人。謀。去。斬。斷。遂。無。阻。揚。帆。直。過。登。岸。列。隊。未。衣。佐。聞。報。

敵兵至即率遊擊左雲龍出禦全斌奮勇冲陣連斬十餘人而馬信從其後攻城轉
 英揚祖以藤牌護身首先上梯江防同知徐騰麟棄城遁衣佐知城已破無心戀戰
 全左雲龍欲走揚州陳澤廷追至大表橋下斬雲龍活擒衣佐十七日陳瑞龍督諸
 鎮焚奪木浮營三座長江與共木浮營者用大杉木結排另用木圍柵內架大炮十
 餘門從上流壓下船過之一擊立碎十八日成功移屯瓜州紀馬信周全斌第一功
 押宋衣佐見成功功曰此腐儒也殺之徒汙吾劍釋之足見我門宏度去縛與衣服
 放之歸周全斌曰今瓜州已得可乘勢連取鎮江反掌之易倘若邊綏彼得深溝固
 守徒費士卒成功然之以後勦後鎮劉獻守瓜州柯平督理江防事十九日成功親
 督諸軍進泊鎮江南岸七里港二十二夜三更直抵銀山下寅時傳令列陣分為五
 隊而進陳魁統萬人逼柵守銀山將見之駭然不敢出戰惟齊射之前不能入鐵人
 首死而進柵遂破全斌呼曰時不可失乘此破竹之勢攻奪其城必可得也即轉身
 首先向前連砍數人眾軍隨之守鎮江總兵高謙聞敵攻銀山領兵出援遇全斌趕
 勢雖雄不敢戰欲兵入城試見陳怯乘勢尾追搶門而入高謙與知府戴可進亦即
 投降成功入城安民畢加高謙為破圍將軍以官滿澄世為常鎮總兵都事李傲為

破竹摧枯正貴神速耳遂不聽二人之言時周全斌曰瓜鎮已得神速進兵倘一
 鼓而下迎駕西來中興指日功勳首曰然我於昔日尚猶將將腹見日軍事戰於邊
 境何日得望中興乎爾等諸將各協力齊心十戰一勝得此便可號今天下兵際正
 所謂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十二日成功率諸文武祭太祖哭奠列宗回令甘輝余新
 劉獅子山萬禮楊祖劉第二大檢山上以箭天祐為救應崇鳳儀門要路馬信郭善
 黃昭蕭拱宸七劉漢西門連林明林勝黃昌魏維揚世德諸營壘又令陳鵬藍衍榮
 祿楊好七劉東南角依水為營劉巧黃應楊正戴捷劉國軒七劉西北角旁山為壘
 連周瑞林察張名振等營又令張英陳克策林習山七劉歇廟山連諸宿鎮護衛成
 功大營各設鹿角瞭望深溝木柵防禦江南一時震動總督管効忠初聞瓜州失守
 繼報鎮江又陷正在調集各處兵馬忽聞敵兵臨境登城觀望見旌旗閃爍金鼓開
 轟未敢出敵閉門避鋒徒報標江軍門朱衣佐單騎至城下隨閉門延入細詢始末
 衣佐曰敵兵雖是猖獗其眾不過數萬其船不過數百瓜鎮之失皆由一時無備故
 遭所破今可遣人卑辭寬限以驕其志然後設守禦之策徵援兵破之當効忠然
 具言即遣能言者前往成功功中限期納款崇明總兵林化鳳因敵兵直入瓜鎮隨統
 道至江南時值在憂憤然而起曰謀此孤鼠之輩妄自輕舉深入重地孤軍無援豈
 能久任俟銳意稍懈一鼓破之効忠撫其背曰此敵將將化鳳躍然曰食若之
 祿當死王事豈敢臨難苟免即出分兵把守成功督諸鎮據險開壘恭軍潘庚鐘曰
 細觀城內必然空虛可令四面攻擊齊倚雲梯此城必然可得成功深以為然正登
 令各提鎮預備雲梯木牌布袋以便攻城忽報王秀奇送城內納款人到營請見功
 令之入其人叩稟曰大師到此即當開門延入奈我朝有例守城者過三十日城失
 則罪不及妻妾今各官眷口恐在北京乞潘主寬三十日之限即當開門迎降功允
 其請而厚賞之復諭之曰本藩攻此孤城不過一脚夫耳既來降姑准其寬限卷
 蓋欲取信於天下也若至期不降攻入之時寸草不留差者即首而去潘庚鐘曰此
 乃緩兵之計不可憑信可速攻之成功曰自舟山與師至此戰必勝攻必取彼為數
 緩吾之兵耶彼朝實有定例爾勿多疑庚鐘曰孫子有云解早者非也無約而請和
 者謀也欲降則降且慮內顧決是城中空虛速為進兵攻之乃為上策功曰古者攻
 城為下攻心為上今既來降又准其約若驟然攻之彼心不服俟其不如前約然後
 急攻莫謂城內人心悅服且使天下皆知我行仁義之師功以江上兩次之捷不聽

原鍾之高符今諸提鎮嚴防謹守日則瞭望夜則伏路金鼓之聲日夜不絕守固以
待其降管効忠得差回報允限之言喜曰此乃朝廷之福隨密撤附近救援惟化鳳
日夜上城觀望見其營步少相聞首尾相應無計可施偶巡到東非角見一營人
馬七屯在白土山下稍疲可破奈不得即至忽思此處原有城門名曰神聖門因出
入者少故壘塞之不如將此門乘夜挖開沖出方為勝計二十一夜三更時分化鳳
率兵挖開城門天色微明率騎兵五百突出果然此營以非衝要之地無甚關隘其
伏路瞭望俱各疏忽忽輕騎直至疑為天降披掛不及遂大潰化鳳率眾追殺至余
新營前新營兵出戰各營列陣以奮固功前有不待吾令擅自進兵者罪之語不
敢向前對敵俄而新敵投蕭拱為鳳乘勢沖入蕭拱及接戰當不得前如雨下亦敗
而逾時萬禮在橋頭山欲來救援而化鳳已收兵矣總督管効忠接梁化鳳乘夜挖
開城門通敵報効忠曰梁將軍素心忠貞洵無是事其中別有隱情乃差人偵查隨
即親率將士登城飛報東北角新橋通開門接應出到城外二十二日甘輝林勝海
庚鍾等勦成功暫抽兵將出觀音門相機以圖再舉功曰小挫銳氣便欲思逃明日
正欲觀諸君建功耳今萬禮諸君勿動調馬信吳榮韓英由水路抄其後姚國春楊

乘余矢石如雨不得上陳冠因林勝受敵抽兵遠遁而逃見騎兵遠成功營即
捷魁中箭死諸軍悉赴水死化鳳又合師環攻山中四面登牆潘庚鍾揮劍督勇
死戰亦皆覆沒化鳳收軍乘凱効忠出迎問曰前夜將軍挖城出兵何不通知以慰
眾懷化鳳頓首曰成功積寇一時偶偶瓜鎮已破人心搖動難禁殺伐之機多有異
志安保城內無有為之偵探者故不敢請命若恐洩其機也今日之勝正所謂出其
不意而攻其無備也其擅出師之罪望乞宥免効忠曰古者大夫出使苟有利於社
稷者專之可也況此大捷自當奏聞但乘捷枯朽之勢恢復瓜鎮非公不可公勿
卸甲化鳳即領兵而行並請願遂欲歸崇明以防餘燬効忠然之即報江南之捷破
成功者乃崇明總兵梁化鳳也世祖大悅欲召化鳳陸魁因海疆未靖命下
令畫工圖形進覽即權為江南提督二十四日功至鎮江今全斌駕快噴載敗兵
榜救殘卒再令柯平亦著快噴沿江救戰忽報普安全隊至所有殘敗將士悉賴載
歸而馬信陳免策王秀奇林留山張德周崔芝張名振周瑞姚國春劉巧林明俊
昭郭長蔡棟楊祖陳鳳吳榮楊正馮澄世蕭拱充黃應程應瑞張行李續元蔡鳴雷
蔡政等陸續俱回功大勳甘輝潘廣庚鍾為禮張英林勝藍付陳魁李泌楊棟魏其志

祖藍街橋正抽屯山上甘輝張英伏在谷內林勝陳魁列於山下陳鳳蔡棟往觀音
門接應救橋二十三日化鳳率騎轉直逼左先鋒鎮橋相奮勇力戰諸將見成功
張蓋在山觀戰未有號令不敢擅出俄而祖藍街戰死功方令蔡棟陳鳳往橋谷
山高行邊而化鳳又從山上馳下鵬與棟軍亦大潰効忠另遣別將統山之酋合化
鳳之師時甘輝張英伏谷內未得號令遂為所困乃分頭禦敵英傷前死而獨甘輝
力戰不退左右咸亡乃大叫曰我甘國公也勿射可擒去請功化鳳揮騎乘虛沖殺
諸鎮營壘咸皆搖動未及戰者見山上黃蓋尚在不敢救援亦不敢奔走林勝見蔡
棟敗下遙觀黃蓋尚在上又不發號令急喚中協金厚領兵履龍曰敵人雖勝兩
陣營無多騎潘主之不發號令而齊擊者誰也爾二人可統兵出敵我自督後軍接
應岸與龍二人飛奔出營與化鳳大戰未分勝負忽東門騎兵突出合攻林勝等之
海澄人最雄偉多武藝轉頭禦之而魏雄戰死眾潰勝不能止全軍皆沒成功在山
上觀戰見蔡棟等賊鳴鼓曰爾立蓋下代吾指麾不可去蓋吾下山催水軍從後
抄後隨帶健將十餘猛下快噴欲催水師時值潮退無奈何至江心遙望諸軍披靡
不堪隨飛帆出鎮江矣化鳳合城內諸軍見山上黃蓋指曰擒賊當擒首隨揮軍殺

林世忠張廷臣洪復吳賜等陣亡之概曰是我欺敵非爾等之罪也二十六日報騎
兵雲至沙船亦出功令獻與全斌殺後二十八日功先行出泊排沙嶼諸將素瓜鐘
威居三碧山或往舟山八月初一日成功師回狼山上沙初四日泊吳松港議攻崇
明城遂架大炮攻擊城崩數十丈鎮將梁化鳳於隨前處隨梁備禦並遣木馬釘心
拋置崩處十一夜齊倚雲梯擊死正兵鎮將吳藍督王起傳等數十人方退十三日
議欲再攻崇明周全斌曰城小而堅難以驟破雖得亦無用使損士卒耶連蔡政同
馬道寶差劉震忠回師功見謀不遂乃回師十八日至浙江權揚當正兵鎮分派各
提鎮就溫白舟山各港地方七月初三日功開軍初七日到廈門以江南
出師捕兵折耗無尺寸功修表遣李明世從龍門間道遠行在自取王爵仍用招討
大將軍印甘輝力戰見陳謀等盡亡自稱甘國公被擒見總督管効忠令輝跪
不屈効忠責之曰為將自當戰死不能戰死而被擒即當投履何敢抗禮豈以吾劍
不利乎輝曰吾豈不知大丈夫當死沙場但大厦已傾非一木可支若為賊與士卒
同儕卧於荒墟是所不願耳吾今聲言而來若正欲知我之死處也効忠見其抗壯
勇烈欲其降乃令降將余新勸之輝見新至裂眦大罵曰余新匹夫枉生天地之間

兵敗投降尚何面目見我爾今雖降亦不能久活我甘國公頭可斷而志不可易也
仲脚使踴罵不絕口遂見魏徐而余新亦被害十月報捷勒鎮劉猷在溫州徵餉水
退船擱淺被溫州總鎮督騎兵突至力戰全軍覆沒功大嘆惜令恤其家十二月報
捷提督楊進寶入京劾問又將軍達素督三省水師會勦兩鼠

何斌獻策取臺灣

黃公密疏達五者

順治十七年庚子附永曆十四年正月偵者飛報將軍達素滿騎首程已到福州功
集諸提鎮參軍議曰彼困江南之賊欲乘我喘息未定前來攻擊俟彼整船調兵必
於五月斯時南風正盛江浙沙船未必敢出惟慮粵東而已周全斌曰粵東船隻六
檣八檣只好守港若出海洋非彼所畏至於碣石之蘇利南洋之許龍亦懸棧之馬
耳豈敢離其巢穴若漳泉之師分頭敵之必可破也功曰爾料誠當隨馳檄南澳忠
勇侯陳璘准備船隻防敵蘇利許龍又另檄銅山中匡伯張進出煩船於功行前遊
擊以作南澳援師謹守八尺門炮壘以備陸路渡江二月成功令工官湯澄世兼工
修整諸戰艦備敵又調南北汛各提鎮到廈門總令三月將軍達素到泉州會總督
李率奏提督馬得功海澄公黃樞就泉漳各港之石碼海澄造烏船煩船檣勦兩鼠
又知會兩廣總督李樓騰碣石總兵蘇利南洋總兵許龍饒平總兵吳大奇又調寧
波溫台各港船隻下時有總督旗牌張應熊密領率秦孔雀膽一枚往廈門與其小
功弟德因德在成功度為廚子謀欲乘其會諸將議事要用點心時一齊毒死德雖
喜富貴之徒然存心中終懷疑畏遂將其事轉托徒弟王四大喜許之德隨告病
在家等候王四於成功會議取黑心時每款下藥則渾身寒戰又棒者環立迫促下
之弟及迫其取去則心安如此者屢四甚恐怖乃歸告其父報報大驚曰事主而害
之不忠也受托而背之不信也寧為真信不可不忠覆宗滅嗣豈可為之宜速首無
罪即同四持孔雀膽告成功功曰吾乃天生豈人能害重賞報與四即差獲衛倫德
全家德到低首無言惟叩首稱該死欲擒其兄應熊供稱已去三日矣功令發出教
場令武士萬箭射死後應熊偵知報率奏嘆曰謀事在人成事在天果不虛也厚
賞應熊火催各港連整船隻以候會勦四月成功改建威伯右提督馬信為提督晚
騎親軍同忠德伯林錫山守製嶼以輔明侯林察為水師總督中衝鎮蕭拱宸等
往崇武樂泉港水師二十六日報泉港水師船二百餘號出到祥芝澳陸兵登岸其
船傍山邊而行來泊頭頭兵仍割營功隨差快哨馳令與林察將所帶戰船回泊劉
五虎保正圍頭水師勿使入同安港戎政王秀奇楊朝棟總督高琦等慶賀左鎮
黃安協同兄秦守金門城仔角石虎衛陳鵬遊兵鎮胡頭嚴兵鎮陳璘守五通高崎

陸路援剿後鎮張志為水師應援官前鎮陳深宣殺後鎮吳泰守例流寨中街鎮
劉俊守蟹仔寮督武鎮顧望忠守赤山坪右街鎮蔡祿守東渡寨仁武鎮康邦守
神前街鎮黃安左街鎮郭義前街鎮劉巧援剿前鎮林明往同安港游擊選剿
安侯周瑞忠靖伯陳輝援剿右鎮楊元援剿右鎮林耀正兵鎮楊憲援剿右鎮郭仁
泊南山邊以防海澄出來之師前提督黃廷右武衛周全誠援剿左鎮黃昌率趕
船十隻內裝硝磺麻火器之類寄泊於石以備規船著英兵鎮陳瑞保護
家眷及諸提督文武眷口又晚諭廈門兵民婦女撤水師洪善等船盡載過製嶼全
門而空履嶼功率陳亮策洪天祐截提薛進思等在鼓浪嶼尾觀敵發令撤洪旭在
鎮海旗尾接應時總督李率泰正知會將軍連素提督馬得功海澄公黃桂同安總
兵施琅各港齊出師合攻兩島忽有偽鎮石虎衛陳鳳差人密報奉令守高崎地方
欲放空炮接五通師渡廈門廈門得則成功遊魂易於撲滅率泰納其降即飛催
粵師合擊五月初八日滿漢官兵悉配在船俱約初十日齊出是日黃梧督諸船乘
潮落出海門功方遣陳亮策持令箭生快哨遍傳各鎮船不許擅自起旋當番王
師船號炮連發方許起旋迎敵如遇者斬正傳到周瑞鎮嶼而海門師大至亮策不
支粵外記 卷十一 二

部向前我師意為來逆不防猝發炮死者過半殺兵鎮陳璋聞炮驚以為陳鵬發令
亦喊聲合擊水師吳率船抄其後圍攻所有先鋒船隻悉沉水陷於滄十僅三歸
而已鵬愕然討左亦彈領兵林鎮領旗滿劉鎮前街營劉俊亦從東擊下遂大勝報
捷成功知陳鵬有謀未敢擊破恐其急變反密遣洪旭前去稱賀以安其心旭得令
挑選健將二十猛坐小快哨一隻由竹坑抵高崎離有里許上岸鵬左右報旭至出
接見旭從者二人旭又深揖恭賀以得非常勳勞贊其用兵半渡而擊之計雖古
名將不過是也稱羨不絕以鵬以為機關未洩談笑自若設筵款待酒畢旭告辭出
而不即行停步營前指其所擊之處搖頭咋舌稱其功真大焉又說藩令概不許起
械致問安侯五軍之死行三五步止又大贊藩主料風起必從潮主問潮平發砲一
戰遂勝真神算也又行三五步停止回顧鵬左右數十好漢佩大刀隨之旭冷笑曰
吾與爾鎮主交最厚今日到營拜賀大功不過爾鎮主見我遠來步送江邊未盡之
談再為總總何用佩刀跟隨鵬聞說亦笑退其左右只存管家一人而已旭又行又
停步又高談如却瓶中之水滔滔不竭直賺至江邊作揖相辭而舟中二十猛士飛
奔擒鵬下船駕駛而去待營中望見欲趕來救業到半江軍士鹿沸後鎮陳璋同
刑官程應瑞至營出成功論僅數購通謀罪狀與眾無干軍乃定旭解鵬至成功問
以縱敵渡江若非蟬與璋則今日之地已屬他人矣鵬啞口成功遂出鵬於教場令
寸磔以示眾權陳璋為石虎衛統其軍何義為左虎衛陳璋為宣毅左鎮六月發諸
鎮眷口並百姓婦女回廈門偵報粵師吳六奇遣其左營馬當帶兵至潮州劉於韓
祠之左為刺客所殺蘇利許龍船離出港見南澳有備未敢進前惟遊觀觀望迨報
聞師失利亦各散軍還成功雖喜大勝終苦彈丸兩島難以抗天下兵集洪旭馬信
黃廷王秀奇陳輝楊朝棟林錫山吳慶鴻澄世泰鳴雷薛聯桂陳永華等商議若得
有一處方可以進剿退守諸人無以應但持南北固守為對功曰吾聞臺灣離此不
遠意欲整師奪歸何如吳豪曰臺灣前乃曠野故太師曾寄跡其間今為紅毛所踞
現築城二座一在赤崁一在覲身臨水設砲臺又打沈夾板數隻釘迴曲折於內港
凡船欲入者必由砲臺前經過若越此則船必觸沉夾板而破堅固周密將二十
餘載取之徒費其力成功聞言亦中止七月成功遣兵官張光裕往日本借兵十月
將軍連素回京成功欲整師下粵報原浙江藍國魯王珩於金門同兵部侍郎王忠
孝禮葬於後浦十一月出使日本張光啓回稱上將軍以其前出兵損失甚重不允

佳助銅鑼虎就倭刀而凶順治十八年辛卯附永曆十五年正月徐手遠從漢歸而
望東路趨龍門之安南安南國王欲乎遠以臣禮聘乎遠說以天朝使守守節不
屈國王亦長成功不致加害復置之置船送乎遠回見成功陳說劉九章劉之清
中遠連亡惟周金湯與乎遠至永安見帝命李定國出師戰賊據可望投誠帝被
吳三桂所逼謀欲走緬甸成功聞之欷歔歎息而心愈憤遠臺灣通事何斌使用倭
一王庫銀數十萬懼王清算業令人將港路密探於元夕大張花燈烟火竹馬練戲
歌妓窮極奇巧請王與酋長卜夜飲飲密安雙帆並懸船二隻泊於附近俟夜
半潮將落試假不勝酒又作腹鼓出如扇由後門下船飛到廈門叩見成功功問
其來意斌曰臺灣沃野數千里寶藏王之區若得此地可以雄其國使人耕種可以
足其食上至鷓鴣淡水確確有萬里橫絕大海通外國置船與砲砲射劍鏢不憂
乏用移諸鎮兵士眷口其間十年生聚十年教養而國可富兵可強進攻退守具足
與中國抗衡也遂出袖中地圖以獻歷歷如指諸掌並陳土番受紅毛之苦水路變
易情形若天威一指唾手可得成功聞其言觀其圖如六月中暑得服良劑沁入
心脾滿心豁然起撫何斌背曰此殆天之使公授予也自當重報汝勿揚聲吾自有
臺灣外紀 卷十一 四

成軍嘗試於內人莫知焉

評 誰料為將盡 紉然一若我

曰 深藏出意外 晝夜使人疑

成功既納何斌之書又詳閱其畫圖知水路不從砲臺前經過胸中已有成算次日
大會諸侯伯提鎮參軍等文武諸將功曰自攻江南一臨清朝敢我孤軍勢窮遂會
南北舟師合攻幸賴諸君之力雖然已賤但終恐不相忘故每夜徘徊籌畫知附近
無可住足惟臺灣一地難此不遂暫取之並可以運金履而撫諸島然後廣遠外圍
訓練士卒進則可戰而復中原之地退則可守而無內顧之憂諸君以為何如軍親
後鎮吳英起身對曰前日海王曾以臺灣下問臺已經細察非棄之不用命曾奈地
臺利害水路險惡縱有奇謀而無所用雖欲奮勇而不能施是徒費其力也功曰此
常俗之見不足用於今日而佐吾之一臂也黃廷曰臺灣地方闊甚深廣實未嘗到
不知情形如英臺所陳紅毛炮火果有其名况船隻又無別路可達若必由砲臺前
而進此所謂以兵與敵也功曰此亦常見耶建威伯馬信曰藩王所慮者諸島難以
久拒 清親欲先固其根本而後壯其枝葉此乃終始萬全至計信北人也委實不

知但以人事而論蜀有高山峻嶺尚可攀緣而上提靴而下吳有鐵鏡橫江尚可用
火燒紅毛雖築熱布置圍墾豈無別計可破今乘將士開闢不如統一旅前往探
望倘可進則併力而攻如果利害再作相商亦未為晚此信之管見也功曰此乃
因時制宜見機而動之論復復曰臺灣實處險要之地豈不知其詳哉知其詳而
不阻徒附會其說以誤藩王大事要員罪多矣諸將謀論不一陳永華曰凡事必
先盡之人而後聽之天室報復所寄是身經其地細陳利害乃守經之見亦秉主也
未可為不是如建威伯之論大興舟師前去審察度時乘虛觀便此乃行權將畧也
試行之以盡人力悉在藩王裁之楊朝棟亦倡言可行功大喜曰朝棟之言可破千
古疑蓋著禮官擇日令世子短監守各島臺灣非吾親征不可議遂定是夜二更成
功禱天效俗出艱背後言以決征臺吉凶忽聞一婦人叩門曰國姓好死不死留
一個長尾星在此害人長尾星是吉兆就於門上留一記號次日差衛兵到號處帶
其婦人來見婦人驚怖魂不附體功詢之方知是出征兵眷慰之曰其忘藩王此乃
天也賞銀四兩白麻五兩令之去即行撤南澳陳露防備蘇許二處又撤郭黃蔡林
二鎮守各鄉兵士前往銅山與張進協守策應南來之師又以乘榮協官佐兄奏

守金門命洪天祐楊富楊朱嘉何義陳燦督船守南日圓頭涇州一帶接連金門以

防北來之賊洪地實廷王秀奇林智山杜煥林順蕭酒鄭擊柱郭會輝聯桂陳永華
葉春柯平等又推洪地之子孫馮澄世之子錫範陳永華之姪繩武三人共輔世子
經守廈門調度各島時經年二十一功自領馬信周全成蕭拱辰陳輝黃昭林明張
志朱克應羅章陳漢楊祥薛進思陳瑞戴黃品劉國軒洪隆陳廣林福張在何松
按柘洋號號子漳州平和人後投誠征島喇有功官裏陽柘州二處副總兵
吳榮蔡鳴雷楊英謝賢李船並其四弟襲於二月初一日祭江與師兵部尚書顧
悅兵部侍郎王忠孝浙江軍門盧若騰吏部給事中奉朝儀右副都御史沈佺期御
史徐孚遠光祿寺卿諸葛傳賢紀許國等並甯靖王魯王世子瀟漢王巴東王暨留
守各提鎮參軍文武郊饋東征初三日午刻成功舟師齊出遠程夜放洋初四早
合入上視着山報曰澎湖山望見至未刻抵澎湖即收入娘媽宮諸船悉列無一失
者初六日功祭檣海岳並巡視附近諸嶼與取將言曰臺灣若得則此為門戶保障
隨撤陳廣楊祖林福張在等守澎湖初七日功下令曰本藩矢志恢復念切中興前
者出師北詫恨尺土之未得既而船艦數萬運恐孤島之難居故置波濤欲闢不服

之區督軍旋養待時。非為貪德海外苟延安樂。自當竭誠請告皇天。並連列祖。假我潮水行我舟師。備從征諸提鎮營將。勿以紅毛火炮為疑。當速觀本藩鷓首。所向銜尾而逃。初入。早成功坐駕。皇起帥旗。旁列五友。中懸龍蓋。焚炮三聲。金鼓震天。令洪腫引港船先西東而去。諸提鎮照序魚貫至。未刻。遠見鹿耳門。戒功諭殺香案。冠帶叩祝。以成功受先帝眷顧。思重委以征伐。奈寸土未得。孤島危居。今而移師東征。假此塊地暫借安身。俾得重整甲兵。恢復中興。若果天命有在。而成功妄想。即時發起狂風怒濤。全軍覆沒。苟將來尚有一錢之脈。望皇天垂憐。列祖默佑。助我潮水。俾鱗首所向可直入無礙。庶三軍從容登岸。祝畢。令人於斗頭將竹篙探水深淺。徐回報曰。是藩主弘福。水比往日加漲。成功復問曰。加漲有多少。曰。加漲有丈餘。成功大喜。放炮搗金鼓。打格旗。與後面船隻好看跟蹤。又密令何斌坐斗頭。按圖紆巡。教探水者點篙。徐徐應轉舵。揚帆。吶喊。從赤嵌城而退。成功即整隊登岸。斌請曰。急圍奪倉。賊然後列陣進兵。恐其焚毀。其守赤嵌首長。搗難實。見成功大隊登岸。軍威赫赫。一面遣郎阿機從親身請援。一面發炮。初十日。成功令兵士每名草一束。圍屯赤嵌城。遣通事吳萬季仲說實。如不降。周圍放火焚之。實可懼出降。功厚待之。令通安平說。按一王成功克赤嵌城。加額曰。此天長岳。特賜此土。以為安命。命各鎮羅列安營。

評曰。方除假面。儂仍制。未了殘局。又新。

按一王當於元夕赴何斌之請。燈酒笙歌。酬樂達旦。斌雖乘月逸出。王以試為困。迨次早。見斌無蹤。方知其逸。亦只疑其使用。豈料引師奪國。十八日申刻。忽風雨驟至。潮水冲岸。聲振雲霄。聞者慄慄。真交子時。方息。天明。王率諸酋長。登城望海。影見一人。撲頭紅衣。騎長鯨。從鹿耳門游漾。紆繞。通赤嵌城。而沒。王與酋長。面面相覷。稱異曰。豈孽耶。至開鹿耳門。外炮聲轟天。急集諸酋長。登臺。持千里鏡。照見許多船隻。旌旗飛耀。王笑曰。唐人不知死法。敢犯吾境。炮臺上火砲。齊備。俟船到時。接連而發。則無遺類矣。歡笑自若。少頃。見首船轉頭向北。而上。忽而回。乘忽而轉北。從者悉依首船。行盡不從。炮臺邊。王顧左右。荷蘭曰。此港路從來。泥淺沙汙。今日唐船。何得無礙。豈不異哉。一面令主炮者。發砲。砲連串。砲一而令首長黎英三。帶兵。乘板出去。截擊。迨至人齊。將中。因起風之時。正值潮起。俄而見大隊舟師。已達赤嵌。兵士登岸。列陣。軍威甚壯。王虞其逼。城將撤。落火板者。吊起。即令黎英三。從親身。通

援亦撤。甫到三親身。過郎阿機曰。兵少難據。且回見王。此兵實天降。非傾國往救。安能禦。王曰。此從何來。遂趨。選揮鎗手。來日。過赤嵌。決戰。成功早起。聞安平。荷蘭擊鼓吹笛。即掌鑼。功知欲出兵。傳諸將。諭曰。荷蘭無別伎。惟恃砲火而已。黃昭爾可帶銃手五百名。連環。煩二百門。分作三隊。前往親身。尾列陣。以待。候他對攻。楊祥爾可帶藤牌手五百名。從鬼子埔。繞過親身之左。橫中。截殺。蕭拱宸。備整船仔二十隻。看彼隊伍。將過七親身。欲與我們交鋒。隨即拉旗。吶喊。駕戰。作過去。攻城。賊彼兵見之。自然。慌亂。不敢。戀戰。破之。必矣。調撥已定。又令諸鎮。列陣。靜伏。守候。荷蘭果行至七親身。方欲對擊。忽見赤嵌。快哨。拉動。欲通安平。攻城。心遂虛。而楊祥。領藤牌手。又列。跌舞。橫冲。荷蘭。愈。慌。立。陣。不。伍。敗。下。死者。過。半。退。守。其。城。成。功。揮。軍。進。圍。王。死。拒。之。大。砲。時。打。功。亦。不。敢。逼。雖。督。兵。圍。困。只。親。身。硬。路。其。餘。悉。環。水。而。荷。蘭。又。不。時。將。百。餘。猛。突。出。打。銃。諸。軍。多。被。損。傷。功。令。兵。士。斬。竹。作。籬。障。堆。土。環。柵。七。親。身。設。立。門。戶。置。砲。臺。以。防。之。於。是。軍。稍。安。五。月。黃。安。劉。復。陳。瑞。胡。靖。願。望。忠。陳。璋。等。六。鎮。統。船。二。十。隻。至。臺。功。權。黃。安。為。右。虎。衛。改。赤。嵌。為。承。天。府。楊。朝。棟。為。府。尹。又。設。二。縣。隸。之。一。天。興。縣。以。祝。敬。任。之。一。萬。年。縣。以。莊。之。列。任。之。適。世。子。經。差。兵。都。事。楊。榮。押。送。

國姓信。鏡以大兄之故。

按大兄指萬禮。前禮等同盟。以萬人合心。以為萬為姓。萬禮即張禮。死而宗成功。回屢。建。忠。臣。廟。享。諸。死。者。以。甘。輝。為。首。次。張。萬。禮。後。有。人。怨。禮。言。其。非。戰。死。是。逃。履。水。忙。不。及。去。甲。溺。死。豈。可。與。陣。亡。將。士。齒。成。功。信。之。遂。撤。去。○附記。陳。華。漳。之。漳。浦。人。後。投。誠。官。京。口。總。兵。羅。禮。平。和。人。後。投。誠。官。重。慶。據。疑。我。兄。弟。二。人。我。業。已。遣。人。投。誠。我。去。汝。能。保。其。無。恙。乎。不。如。俱。去。何。如。義。曰。大。兄。雖。不。死。於。戰。而。溺。於。水。實。亦。沒。於。王。事。非。同。謀。叛。者。等。與。汝。我。何。干。而。相。疑。至。此。株。一。時。無。以。答。其。凡。萬。五。擊。楊。曰。君。臣。不。可。相。疑。疑。則。必。離。今。者。藩。令。來。矣。是。疑。之。

漸也况臺灣新開荒涼之地去者多不服水土此決不可去若召而不往非臣子之禮勢難兩全七弟所見甚高宜從之義高躊躇道宗復遣之曰自古英雄棄暗投明若當斷不顧乃婦人之仁也義方丈疎即出陳華羅林二將帥力立旗印將船收回聲言領口不點難以冲過橫洋停泊收盤輝派義林又將軍器密帶入城欲謀併銅山慮忠臣伯孫進重兵難於下手六月初一清晨往廟廟求籤得第十七首諸曰田園價貴好商量 事致公庭彼此傷 縱使機關得勝 定為後世子疎缺

即喚廟祝張初向前諭曰本鎮欲奪一寨不知此籤詩意勝負如何爾可解一解初接籤讀完復曰依此籤意隨去即得稍遲則有偏無濟矣疎聞之意遂決傳陳華羅林並鍾瑞等率眾開說許龍兵上山義林分據四門劫隆武舉人忠臣伯孫進街進開城中關急傳親隨欲出而門者奔報曰萬二萬七反了兵已圍城進忙懷其印即從後門登山向北而走陳華尾追進回頓曰爾不念夙昔乎何相逼也華曰無他意請本島安民進曰吾將印交汝華得印便回道欲越城見無船隻停步而疎又差羅林至進無奈回見二鎮說之曰吾亦有心久欲投誠奈無人為引今觀二公舉事何

不預知便吾急忙今若不棄願與偕行疎義大喜隨出牌諭安民進曰凡事尊讓之可推交善疎義信以為然初四日進托病不出疎從原察言司詳聯桂至欲殺之道宗衝殺疎雖陽許而心未死桂惟隨道宗位於九仙巖朝夕不敢離後同疎義投誠被江西督糧進初六日呂族請進曰公即與二鎮同心獻城投誠亦當整備恐旦夕兵至去無及矣進泣曰進海濱一匹夫耳生逢亂世受先帝恩重位至伯爵復荷澤主深信共事恢復委托土地之資今日失守罪不容誅尚有何向自與之同行再屈膝於他人發曰公既如此即當飛通世子用計圖之進曰難矣二賊用意深久險阻必周若他人謀洩為禍愈快為丈夫羞茲以然則坐以待斃乎進曰惟爾義使可托吾欲置置火藥數十桶環布臥室請二賊入內議事鄰火與之信亡他兵無主必亂爾然後按兵請救族跪泣受計初七日疎趨謂疎義曰本爵恐廈門南澳聞知合兵前來則甚貴如何公奔接應至今未到此甚憂焉本爵恐染病風尚有機密事不便傳述者頃二位將軍入內計議疎義聞請即行將至府門小虎忽跳遂踏踏未前而請者又至疎義愈疑隨跪答曰爾代吾轉覆本爵原欲入內共商適有緊急軍情難緩俟明日來會未幾即緩步回族急將語覆進進歎曰計不成矣天也吾盡吾

臺灣外記

卷十一

九

心而凹遂冠帶俾呂族等左右出自投火藥發霹靂如雷黑烟滿天而街焚忽進屍自天半下落於街

評 開門揖揖盜

共事變為仇 從容願與休

初三日鄭經接疎義叛銅山報即戒嚴整船初九日又接張進謙計不成自焚信遣黃廷杜輝黃元翁天祐何義黃昌楊來嘉等鎮下銅山擒疎義南澳陳約聞疎義燬亦親整舟師會戰疎義知二處師動於八尺門排渡通我師逼銅山而海澄公黃梧全在路總兵王進功督兵駐劄陳塘台詔安營副將劉進忠帶兵過江接應疎義十九日疎義任眾槍擄空其城由八尺門投誠黃廷等回履陳約仍歸南澳以洪天祐同黃元相繼守銅山經自監守各島仁慈儉恤謀恭愛人雖好學善射但嚴毅果敢弗如厥父之風也經聘尚書唐顯悅長子之女為妻端莊靜正而不相得故多外蓄投重駁婦為樂時經四弟之乳母陳氏年可二十六七歲雙眉如遠山波掩不施粉黛光彩可人且窈窕輕能語言手韻經見之魂銷天外然其母董氏家規嚴肅未由接語一日經入內候母安適從陳氏臥旁過陳氏初起未敢睽睽眼瞞瞞曰孝哉人子經遂停足窗外曰好似睡起海棠初拭目醉餘楊柳不勝和陳氏嬌語答曰未達恩寵先流盼恐惹夢魂瀟灑斑斑經進門首以手招曰人眾非言語所下午偷空到書院一話何如經請其母安出廣調之際惟相視以目傳情而已是日經心不能玉如嘉如醉陳氏亦沾泥柳絮欲逐春風遂素服淡裙下午抱弟從眾於中堂作匿影藏形之戲互相躲避各自有心陳氏乘便脫空至經處經房左右候之急撲陳氏於懷撫其背曰真可餐也藏於寶帳共赴高唐之夢恐人覺之後愈狎暱恍如佳偶惟購成功一人而已海澄公黃梧一本內密陳賊賊五策

一金廈兩島彈丸之區得延至今日而抗拒者實由沿海人民走險種餉油銀稅船之物靡不接濟若從山東江浙閩粵沿海居民盡徙入內地設立邊界布置險隘不攻自滅也

二將所有沿海船隻悉行燒燬寸板不許下水凡漢河鹽橋糧貨物不許越界時刻瞭望違者死無赦如此半載敵兵船隻無可停莫自然朽爛聚眾許多糧草不繼自然瓦解此所謂不用戰而坐看其死也

臺灣外記

卷十一

九

三其父芝能為廉在京成功賂商賈南北輿輒時通消息宜速究此輩嚴加懲治
貨物入官則交通可絕矣

四成功項現在各處疾疫 謀及九族况其祖承宜一概遷毀暴露於溝俾
其命脈斷則種類不待謀而自滅也

五投誠兵官散住各府州縣虛糜錢糧倘有作祟又貽害地方不濟可將該官
移住各省分墾荒地不但可散其黨以絕後患且可蓄聚而足國也

廷議遣兵部尚書蘇納海來閩勸進湖廣道御史李芝芳聞之嘆曰自古養兵原以
衛疆土未聞棄疆土以避敵也上疏曰

為首死降陳乞俯恤民瘼以回國家事山誠海寇何代無之但當制取有方使民
獲寧室未聞堂堂天朝遭民避敵者也夫遭民避敵之不可者今竊為陛下陳之

聖朝仁政以得民為本焉民歸心以輸納為先五省沿海一帶遭敵塗毒正供難
派輸將恐後此足徵順民之大端而深可憐憫者也梁惠易粟孟子短之今 詔

欲使五省沿海遭民何以垂訓後世此臣所謂不可者一也昔日民政不修逆關
北關北京淪沒我 朝興仁義之師驅除逆寇救民水火是以率土歸心滿漢一

臺灣外記

卷十一

十

家今中左彈丸之地不思征討遽遷以避如 天朝體統何所謂不可者二也鄭
成功江南大賊膽破心寒今已遠遁臺灣所有餘孽或對或撫呼吸可定况沿海
皆我赤子一旦遷之鴻雁與室家靡定或浮海而逃去此歸彼是以民與敵所
謂不可者三也周成王亦有遷頑民於洛邑尚得田宅以優養之設序序以教育
之使其民知禮義而無異心今欲遷沿海一帶當其出示諭限數日官兵一到遂
棄田宅櫛家屠別墳墓號泣而去是委民於溝洫也為民父母豈忍若是所謂不
可者四也江南上流一夫受田不滿三畝一家聚食尚捕魚買販以補不足 聖
諭頒下欲酌給田宅安插餘民然遷實多方民無所措且當道者未有處置惟
計日使民而逃貧者得積數日之糧富者而數月之儲遠處內地無家可依
無糧可食饑寒而好邪生不為海寇即為山賊一夫持竿四方響應其若之何
所謂不可者五也鄭成功前年欲撫時求海濱六府駐防文武官長聽其選擇稅
賦盡輸軍國之用尚欲納東西二洋船餉數萬持正以為不可今五省之民沿海
已居其半當道者不思制神安民只欲盡以遷移能使敵自斃乎是敵未必能滅
滅未必能盡降而 國家先棄五省之土地人民所謂不可者六也江南魚鹽為

富強之資沿海一帶魚鹽之利何啻數千萬土產之物百倍其利況魚乃日用之
需鹽更五穀之輔一日無鹽物將日腐且土產年例京解從此而止所謂不可者

七也夫郡縣內地亦賴邊界以捍禦故 朝廷設邊界為郡縣藩籬亦以衛民今
兵不守沿海盡遷其民移居內地則敵長驅內地直抵其城邑其阻禦之不如守

內地之兵發一半守邊界所聯絡商民以相助戰守使敵不敢視邊界如是
則內地免守所謂不可者八也當道者不為深謀遠慮採一朝之權棄百姓過於

反敵萬一不虞問報之咎臣今愚忠冒陳 天聽稍可濟元元之命萬死不敢辭
或以臣言為可採則臣死榮於生倘以臣言無可用雖不死何益於國伏望 頒

除遷移之令下哀痛之詔使民沾恩國享長寧疏上留中
按李芝芳山東進士甲寅之變為浙江總督江元勳犯衢州實賴芝芳力後拜相

國
七月張志黃明縱營中楊高凌刺土番大壯番阿德狗讓殺高反成功令楊祖征之
祖與讓戰中鏖鏖死其鋒甚熾欲出援荷蘭功復令黃安陳瑞二鎮往征安設伏誘

戰遂斬阿德狗讓無餘黨班師八月揆一王盡出其眾分水攻赤崁陸攻觀身功
臺灣外記 卷十一 十一

令黃安統眾禦陸親統陳澤等左右戎旗配船合擊屢戰終日黃路復夾板一小艇
三荷蘭大賊仍死守其城兵部尚書蘇納海至閩斥棄海島會黃格等諸大商賈毀
鄭氏之祖墳惟安海五馬奔江水奔奔者無虞尋覓起者將大杉木鋸開兩邊中鑿
孔相連將各屍合在內用鐵籠籠上外加封處沿途遞解達郡縣收斂至福州因差
者橫肆無狀咸鳴官縣官怒之以其未奉 旨通詳中止十月鄭芝龍家人伊大
器出首龍與子功不時書信往來謀為不軌遂收芝龍身而棄龍於燕市並子弟共
十一人十一日成功令宣毅前鎮陳宮同右虎衛左協陳冲駕小船數十隻內裝硝
磺引火諸物乘北風燒功見大勝時荷蘭勢器功遣通事李仲入城說揆一王曰此
隻死傷甚多王大煩燥功見大勝時荷蘭勢器功遣通事李仲入城說揆一王曰此
地非爾所有乃前太師練兵之所今藩王前和是復其故如此處所離爾國遠遠安
能久乎藩王主動柔遠之念不忍加害爾爾一向凡倉庫不許擅用其餘爾等珍寶珠
銀私棧悉聽裁奪如若執迷不悟明日環山海恩用油薪礮藥積疊齊攻船毀城破
悔之莫及王與諸酋長聞之悚然願罷兵約降請乞歸國仲出覆成功功允其降許
放歸國隨將王庫銀兩火藥火炮船隻納其歸諸物悉聽其便下俟十二月初

三印成功縱橫一王回國功以荷蘭去臺灣事遂祭告山川神祇改臺為東都附紅毛城置第宅居兩月初六日諸鎮兵詣成功廟門志給發月糧和尅用小斗質實故府尹楊朝棟如魏祝敬斗給陳伍等示眾以其叔芝莞之長子鄭省英為府尹令黃安監守安平鎮副全斌總督承天府南北諸路自領何斌馬信楊祥蕭拱宸等常統手三百牌手三百弓箭三百備其口糧十日從新清目加濶濶巡視見其土地平坦膏沃土番各社俱羅列恭迎成功錫以烟布慰以好言各踴躍歡舞觀其社要悉係新茅編竹架樓而居雖無土木翠瓦實有疎林幽趣計口而糧不食盈餘以布作帳不羨繁華誠三代以上人民也由蕭壠麻豆各處踏勘而回次日大會諸提鎮參軍議事成功曰大凡治家治國以食為先苟家無餘雖親如父子夫婦亦難以和苟國無食雖有忠君愛國之士亦難以治今上托皇天岳岳下賴諸君之及得有此土然計食之者眾作之者寡倘餉一告匱而師不宿飽其欲與邦固難矣故昨日躬身踏勘後番情形細觀土地甚是膏腴當徵需兵於農之法庶可餉無虞兵多種足然後靜觀黨孽而進取黃安曰開疆闢土垂業萬世諸將自當唯唯但徵需兵於農之法何如願請指示功曰古者量入受田量地取贖至商雖變為井田亦是九一之法兵民無分迨至秦并田廢兵民始分民任轉輸兵任征戰後漢唐宋屢年征戰兵甲煩眾善餉者徒為仰屋故善為將者不得不與屯以富兵如諸葛屯斜谷司馬屯淮南姜維屯漢中杜預屯襄陽是是兩敵相對恐轉運維艱士有饑色故需兵於農以備敵若夫元之分地立法太祖設衛安軍乃天下已平恐虛糜空乏故以為農者七為兵者三寓農以徵兵非無故也今臺灣乃開創之地雖僻處海濱安敢忘戰戰暫爾徵兵留勇待衛二旅以守安平鎮承天二處其餘諸鎮按鎮分地按地開荒日以什一者瞭望相連接應輪流迭更足無閑下亦無逸氏插竹為社斬茅為屋團生牛牧之以犂使野無曠土而軍有餘糧其火兵則無貼田如正丁出伍貼田補入可也其鄉仍曰社不必易其故亦曰甲以便耕一甲三十一一丈二尺五寸一丈東西南北四至長一丈二尺五寸今歸版圖亦以此為則照三年開墾然後定其上中下則以立賦稅但此三年內收成者借十分之三以供正用農隙則訓以武事有警則荷戈以戰無警則負耒以耕需兵於農之意如此馬信諸鎮咸起謝曰藩王今日不惜辛勤跋涉興師開闢海外乾坤創業以遺子孫誠古來之未有也今又寓兵於農實萬世良法自當遵遵而行即日貼給各照地畝領兵前去開墾

臺灣外記卷十一終

聖祖仁皇帝康熙元年壬寅時承曆十六年正月成功分遣諸將屯田忽報其父芝龍凶信功頓足擗踴望北而哭曰若難兒言何至殺身然得以苟延今日者亦不幸之幸也令文武官員各掛孝及知毀墓向西切齒而罵曰生者有怨死者何仇敢如此結不共戴偏一日治兵而西吾不寸磔汝屍枉作人間大丈夫每與諸將言及五省沿海人民移徙內地嘆曰吾欲留此數輩髮累及桑梓人民且以數千里膏腴魚鹽之地百萬億眾生靈一旦委而棄之將以為得計乎徒殃民而已吾若不決志東征苟狗諸將意株守各島豈不笑吾英雄為其束縛今當馳令各處收沿海之殘民移我東土開闢草萊相助耕種養精蓄銳俟有變際整甲而西恢復迎駕未為晚也功在臺令過於嚴犯者雖親信無赦馬信諫曰立國之初宜用寬典成功曰此知其一不知其二立國之初法貴於嚴庶不至流弊俾後之守者自易治耶故子產治鄭孔明治蜀用嚴乎用寬乎信服其論二月成功檄洪旭黃廷同兄秦等陸續載諸眷口通臺三月成功以洪開和蘭等十人分管社事時臺地初闢水土不暇病者即死故致各島盤眷俱遲延不前有偽言南澳陳豹不遵令已密通平南王投誠功信之隨手諭與經並洪旭等令周全斌領大項船五隻過廈門合杜輝黃昌等師擊豹約聞之大驚急集諸將議曰必有大奸人反間如之奈何諸將曰請速遣人往觀豹曰辨不及矣諸將曰若不往觀當整船禦之豹曰禦之則情真矣兩虎相鬪必有一傷諸將曰不辨不禦坐以就擒乎豹曰本爵自從平公芝龍數十載一片肝膽惟天可表今既信讒而棄之弟及禦之非心此乃藩王相逼自壞長城半面非本爵背恩而去爾等速改拾下船舍此一土人專校誠何如諸將咸應曰本爵所見極是豹遂率眾踰下船從虎頭門投誠平南王尚可喜為之題奏請封豹化伯不數月豹雙目俱瞎全斌預舟師到官仔前知豹已去惟空城而已急遣之獲其子士懿並家牘報捷於總經令斌安插百姓交護衛左鎮杜輝守然後班師經因私通陳氏有姦生男子詭報侍妾所出並陳豹已通南澳業令杜輝暫守之盛功大喜頒賞臺灣諸將士暨留守全履兄秦並洪旭黃廷王秀奇等幣帛而又加錫其妻董氏金六錠花紅六疋生母陳氏金二錠花紅二疋孫貴亦知之四月兵部司務林英刺殺為僧從

號曰此誠抄弄公當通行各縣以公言告復獲獲遂回營嚴到承得令與路結
為相繼囑速通中街舉軍是依黃昭到蕭振衣營中對振衣曰島中世于向治兵以
拒必臺灣獨不可以承允繼統乎振衣曰此亦公論世子行既不正我理仁慈承繼
大統名正言順遂合謀次早密報與與曾從龍蔡雲李應清張聯商議從龍曰可
假藩主遺言數世子罪狀命弟繼統方可以服眾與曰此計誠妙汝可速書遺意付
昭等行事與即假成功遺言出告四方黃昭蕭振衣即扶製為東都王分兵拒經其
餘諸將陰持兩端觀望獨黃安心陽為和地密遣人坐小哨以報經請經速治兵
遇臺遠則安固難動也十四日經接計音隨欲設位掛孝洪旭曰國不可一日無君
當先嗣位然後發喪經從之洪旭黃廷王秀奇等同請文武修表進行在請經就履
門嗣位稱曰世藩布告各島臺灣方舉哀十八日又得提督建威伯馬信因哭泣道
傷死經經愈大悲恸厚恤其家二十一日報諸將奉其叔驚親選六月初二日接黃
安密陳黃昭蕭振衣二賊假先藩遺言命製為東都王業分兵拒險經駭然也曰
事久多變速出周全試過臺灣正位經是之出全試為五軍都督以陳永華為提議
參軍馮錫范為侍衛整兵欲東七月總督李季泰於五月二十七日從福省起程六
月初三日到泉接勅用總兵林忠暨沿海塘報威稱成功在臺發狂身死隨飛請請
南王耿繼茂暨安輯投誠郎中真俗金世德等呈馳抵漳共商勸撫事宜繼茂立差
都司王維明李泰差都司李振華同林忠前往廈門諭以朝廷誠信待人若釋疑
遵制削髮登岸自當厚爵加封招撫之經因而未果行與伯泰洪旭黃廷陳輝王秀
奇暨諸參軍會議欲做朝鮮例不削髮稱臣納貢而已復之送林忠等回漳八月
繼茂率泰復差林忠等再到廈勸諭欲其將所陷州縣等印信送還並差員入海的
議齋本任京請旨經復與泰廷地等密商議曰東土初亂先王疏簡仙遊茲又遭
蕭黃二賊構害於內藩院聞信頻頻遣員招撫順之有負先王宿志道之則指日加
兵內外受困豈不危哉不如暫借招撫為由苟延歲月俟余整旅東平再作區區諸
君以為何如也陽和陰違侯靖內患再作區區藩王所見甚明可令楊來嘉吳陸
高使將前日所得各州縣學印共一十五顆付來嘉入漳報命茂與泰厚待嘉陸二
人泰登茂曰海上屢執朝鮮例遲延觀望茲因鄭成功已死叔侄爭權勢已搖動其
佐如鄭泰洪旭黃廷等可用反謀間之使自相猜疑然後勒撫兼用茂曰此誠妙論
以所有侯伯印並送回諸印將楊來嘉改作鄭泰洪旭黃廷之使密獻兩島題報備

臺灣外記 卷十一

四

楊以亂之端為首肯而行九月初十日羅處題疏曰
為馳報海上輸誠情由仰祈 睿裁事案據沿海鎮將塘報稱鄭成功在臺灣發
狂身死海上人心搖動等情隨經會同督臣具疏題報一面分佈閩粵庶可招徠
維時督臣先赴漳州相機調度臣嗣聞確信於六月初八日帶兵自省起行前署
驅馳至泉州大盈曾駐林馬隨准督臣差副將林忠赴臣軍前云海上鄭泰等今
偽總兵盧恩差人陳贊前來據稱欲來投誠等語併接督臣手書約臣面商臣隨
於七月初三日抵漳州十日偽爵鄭泰黃旭黃廷差偽中軍都督楊來嘉吳陸到
漳謁見據其來謀多有未諳臣與督臣切直開示道發後復差偽遊擊姚萬前來
求發的當官員到後願繳勅印歸順臣與督臣並安輯投誠郎中真俗金世德會
商仰體 朝廷德意隨差臣下都司王惟明督標都司李振華同副將林忠前去
廈門諭以我 朝廷誠信待人須盡釋疑慮遵 制削髮繳偽勅印並遣投誠各官
兵船隻器械人民戶口文冊運差的員一同進京奏請定奪八月二十五日差官
回漳據稱海上各偽官一時尚未雜髮俟奉 旨後方行剃髮其偽勅印有現管
事者未悉恐夫印難以約兵惟三偽使先繳偽勅其官兵船隻人民冊籍先開總
數俟題請命下方備造姓名繳報又據偽建平侯鄭泰偽忠振伯洪旭偽永安侯
黃廷投到咨對內稱高仰承德意傾心歸命披瀝具誠恭祈疏請等情先繳勅
三逆現任伯爵銀印一顆原封公爵銀印一顆原取州縣銅印一十五顆仍尋差
掛印都督楊來嘉赴 關待命以彰歸命之誠等情因全文繁多不備便錄該
臣看得集逆鄭成功窮蹙海島縱橫有年思以臺灣為先窟一旦遷赴天刑宜乎
人心悔過臣等宣布 皇上德意多方開導今據偽侯鄭泰洪旭黃廷具文繳勅
差官投誠此皆 皇上實錄誠膺 德威遠邇遂使四海望風情殷也臣伏觀
國家仁恩浩蕩凡屬山海餘氛果能真心向化即推一旅尺土來歸均荷 寵
頒爵賞今三偽使以全海之兵民土地運之 皇上據其冊關偽爵文武官員二
千五百十六員水陸官兵四十餘萬名大小戰船五千餘艘海上軍民籍及流寓
人口三百餘萬條係真其功甚大所有情節具悉來咨中規呈 御前必蒙
覽洞鑒中以安反側之心而慰歸依之望在 廟堂自有碩畫 無俟臣愚為之臆
揣矣事關至大理合條列奏 聞臣擬九月十二日帶兵回省謹率奏之疏稱
該臣看得逆渠鄭成功偷海橫行作孽多年一旦天使殞亡正致四海清平之日

臺灣外記 卷十一

五

也適當逆報頤之時人心搖動之際臣等仰體 皇上德意廣布招徠今據偽
建平侯鄭勳偽忠侯洪旭偽永安侯黃廷其皆假設偽都督楊來嘉赴閣侍
命此實 皇上天威遠震廟算遐敷使海島匪類咸思歸心歸命者也臣竊見
大清開闢以來凡山海梗化之徒或率大眾輸誠或獻一島求歸者莫不錫之
厚爵委以地方今三偽侯統率全海之眾據其州關動輒文武兵民船隻器械雖
是總約之數未知果否真偽亦可謂大夥輸誠其功甚偉矣所有來咨併原冊
進呈 御覽必蒙 睿鑒今 皇上寶錄初登率土賓服茲偽偽鄭泰等聞風效
順 皇上必不靳高爵厚祿破格賞錫慰其來歸之念用安反側之心庶氣侵得
靖海邦可寧矣

同題送楊來嘉入京侍 命隨撤水師提督施琅左路水師總兵李長榮右路水師
總兵杜永和福寧總兵吳果福右路總兵王進功同安總兵黃萃督提督馬得功海
澄公黃梧合按兵相機密布間諜以亂敵心鄭經亦乘格撫之暇將金廈各島事交
伯秦洪旭黃廷王秀奇等共轄調度另馳諭銅山黃元南澳杜輝謹防許龍蘇利並
謂旭等曰先王開闢東土以為進戰退守曾奈未遂所願而費余今欲整旅正位而

藩院又卷卷致意故遣楊來嘉前去。曰日果能息兵安民無墜先王一片之孤忠苦
願余無不唯唯是從旭曰歷計招撫總差削髮二字藩王東行克提則威聲復振藩
院雖難萬難搖動若楊來嘉果有的確 旨意准照朝鮮事例旭等自然一面飛報
一面料理妥當其各島防範毋須藩王過慮馬十月朔日經祭初六日經同周全斌
等舟師東去初七日下午刻經從澎湖收入娘媽宮初八日祭祀山巡視諸島軍即
欲揚帆永華曰凡事必先以禮然後加兵則師出有名當藩王新喪時國家無人諸
將請襲復理彈壓軍民亦未為非今雖先通知退避迎接看各官如何舉動方可進
兵若不通知驟然進兵舉動慌慌亦非為人所宜爾全斌曰陳參軍所言誠為至
論不通知是無故自生疑忌亦非所以待親親以服眾心况襲奪明係諸將公請諸
理非其自專雖據黃安片字豈可全信經曰若非二公指示幾乎舉動輕率貽笑四
方即令禮官鄭斌齋諭往臺布告不日世藩親統六師抵臺奔喪如各鎮分屯守土
春就在本處設位等語或到臺諸將觀望無敢言獨黃昭蕭拱宸二人出爭曰世子
嗣繼大統理之正也誰敢背主易言但世子奉命守國而亂倫致先王大怒賜死者
再又不能悔過自新而反統兵據國此自古以來未有是子使先王日夜枕席歎

臺灣外記

卷十一

六

恨而死既而明知其子之惡難居人上故遺言傳位與弟非諸將敢竊萌異念况襲
爺仁慈勇戰先王受情不離左右今承先王遺命承先王大統亦是守先王之土也煌煌
遺言誰敢違之即將所做成功遺言書付鄭斌回澎湖復經斌到澎湖出其遺言並陳
黃昭蕭拱宸二將拒命之言全斌曰形已成矣師出有名即命諸鎮整旅下船出泊
西嶼頭俟風經於十六日開駕東向黃昭蕭拱宸既發鄭斌回遂會蔡雲從龍張
驥李應清見勢如今勢不兩立鄭斌此去世子必然整師爭位但一不做二不
休今既拒絕全肩據子悉在汝我二人成則為功首不成乃罪魁也誓曰軍旅之事
全賴二公再無敢忘今日昭曰觀諸將之心實陰持兩端未可重托但世子諸將未
請地理不足為憂惟有周全斌一人曾隨師進勦情形周知大隊雖未必從砲臺前
經還然砲臺實係安平要點不可不預防當此任者非曹從龍不可龍聞言挺身領
命曰今日二公不惜身家而扶玉從龍又烏敢惜此微軀而不謹守砲臺乎隨帶兵
往守安平砲臺昭曰安平一帶可以無慮矣時全斌必從港港洲仔尾登岸非我二
人禦之不可港港吾帶兵往守洲仔尾當仗蕭公前去拱宸毅然曰吾獨當之兵法
有云半渡可擊將所有大小煩砲盡數列於州仔尾港港岸上莫說一個周全斌即

有百十個周全斌亦不能展其技也另再將大小煩船令吾左協李成同張驥曹從
虎耳門來潮漲抄入合攻他軍若不覆沒想所存亦無幾矣昭曰此計更妙令蔡雲
帶親隨五百人同李應清在赤嵌一帶監督諸鎮聚應昭與拱宸隨各帶本部將士
分守港港洲仔尾以待經舟師至虎耳門問周全斌曰諸將未曾經歷此土地方情
形有所不知公同先王征戰必然諳熟今欲進兵當從何條港路登岸全斌曰紅毛
所恃者安平砲臺今安平一路船隻切不可從此入黃昭必遣人把守大隊仍從赤
嵌那邊渡港洲仔尾登岸經曰港港洲仔尾恐有備將奈何全斌曰黃昭蕭拱宸二
賊久經歷練又從先王征戰臺灣地方周悉必能設險守固但斌料理復理軟儒諸將
威德遠播所恃蕭蕭黃二賊而巳二賊必不托人定然自把港港洲仔尾二處今可差
快哨齋命諭從安平而入過赤嵌布告云叔姪至親並無間言因黃蕭二賊陰
謀不軌乘先王賓天遂從中構釁假造遺言離間骨肉煽惑軍心爾諸將士悉
受先王數十年養育豈有相從作此背逆明係脅逼之故余自當相諒與耳悔過則
免生擒二賊共扶王室名垂竹帛一可以慰眾心二可以亂此賊之心曲經從斌議
即差兵都事張宸齋諭坐小快哨至安平過赤嵌布告緊急問黃昭曰此不過操

臺灣外記

卷十二

七

動軍心何足介意當嚴整部伍以決勝負船到港不金鼓不旌旗寂然寄旋一條
遂恐佳十七早六霧蔽天對面不見全斌急請經治兵登岸經曰如此霧安可進兵
試以此皇天默佑先王神靈故有此霧黃昭機智勇毅提防必周沿邊設炮半渡而
擊安能登岸今乘此霧盡將隊伍分散而上昭不及防沉舟背水此其時也經從之
因督師曰今日諸將登岸背水一戰誓無生還遂統兵銜枚而上經立陣甫定黃昭
聞水聲人語首先督眾奮勇而前連砍數人經眾大潰適全斌大呼曰後面是水大
丈夫寧可死於戰不可死於水吾已將船棄擱可速從吾前往全斌奪先砍殺諸軍
聞之悉反助戰喊聲震天黃昭身中流矢死軍士無主大亂而霧遂消天明朔日已
過午矣全斌疾呼世藩已到黃昭已死諸將迷劍戈安向前以此子吾主之子當往
迎之經免盈相示諸將悉解甲投戈經撫慰之全斌曰且慢慰問急據大營俟試親
收蕭賊經是之全斌率諸將士敵袂袞袞出敵全斌高呼曰罪在蕭賊一人與爾諸
將士無干悉解鞍馬得助危眾軍聞之東各呈歡根袞被擒經令鄭斌請經至相
抱而哭以雙為奸人離間待裝如初即收發雲張驥李應清曹從龍等同蕭拱宸斬
首示眾其餘不問眾大悅經既靖內難遂各安插於黃昭營中搜出伯泰交通書

臺灣外記

卷十二

八

數封悉係囑其扶掖推經全履他自為之經藏而人無知焉仍以鄭省英為承天知
府十一月經同周全斌往北路巡視撫綏十二月楊來嘉從京回鹿報必欲剃髮
登岸洪也仍令其鎮守崇武地衣道員過臺登經招撫不成

臺灣外記卷十二終

臺灣外記卷十三

清 九閣珠浦東地氏江日昇識

周全斌全履大戰

陳永華臺灣遺業

康熙二年癸卯附承曆十七年

按承曆於康熙元年二月間被吳三桂追至緬甸所執已死天下咸知成功以路
遠而信未確為解經仍遵守之遂存故例附稱承曆

正月經將安平鎮交統領顧望忠鎮守其承天府暨南北二路兵馬地方軍務委勇
衛黃安提調十一日經率周全斌陳永華馮錫范等大隊舟師回廈門諸將迎接暨
守各島將帥咸賀馬調伯泰在金門稱病不至經遣禮官鄭斌前往金門問病斌回
啓泰果得實症未痊經密與洪旭謀曰吾伯稱病不來必有覬覦之意全履咫尺如
之奈何旭曰風聲勿露他高狹疑容徐圖之未可造次有報守崇武楊來嘉與泰時
常謁送往來情甚周密經心愈疑密召周全斌洪旭計議曰吾伯有事在懷難以自
知楊來嘉曾為北使今無故親厚其中決有通謀將何策圖之全斌曰彼船隻倍多
未可輕舉俟窺其便擒之急則變矣三月海澄有密獻城各經親往接應遂整舟
師泰偵知疑為圖已將養口悉下船出港口灣泊有勸泰入廈門見經陳明泰曰吾
今日惟敢死耳若稱兵而入適重吾愆又有勸其如此終難了局不如投誠泰曰先
太師業已誤矣泰豈再誤乎俱不聽後海澄事覺經不果行泰仍收回金門終不自
安經聞泰舉家在船情狀心愈惶惑全斌曰事久則變不如用香餌法餌之方可經
曰何謂香餌全斌曰藩主可稱臺灣新創地亦無人約束恐生意外之虞欲香口盡
搬運臺安插然後西向而全履各島暫交伯總制安彼之心再作計較經曰此計甚
善遂鑄金履總制印五月辛泰以前歲用反間之計無效茲乘其輯投誠印中寶位
之報復再疏曰

臺灣外記

卷十三

一

為馳報海上情形事康熙二年四月安輯投誠部臣差筆帖式同提臣差官馬天
祿到省謁請藩與臣確筆帖式備云現差林懷前去招撫侯鄭泰等據云必俟
藩院字到方為真實等語請藩與臣密商海上諸偽革面革心難以憑信總以遵
旨登岸刺髮為憑不妨奉揚 朝廷浩蕩洪恩以昭誠信請藩與臣隨各修別
一切和付部臣差轉齎去後五月十一日據偽建平侯鄭泰差偽總督楊來嘉
楊洪喬啓書赴請藩與臣軍前閱其書說向化似誠但以入眾慮登岸安插難周

之意又據楊來嘉等口稱三侯遵照前旨登岸刺斃面見藩院仍回金門廈門
 候旨等語臣等細思三侯既已登岸又敢仍回語屬游移刻今鄭奉率眾登
 舟移泊金門歸誠之心似切其洪地黃廷等或廈門或銅山未必即能齊心一
 登岸隨而論楊來嘉等不必拘定取齊如三侯一同登岸刺斃固不失前議和或
 鄭侯先來洪黃二侯陸續而來亦無不可總之鄭奉既傾心向化事事格遵旨
 意既已率眾登岸何必又回廈門若仍如此議論不敢遽以入告必須三侯帶領
 官兵前來安海地方上岸或鄭奉先來上岸刺斃其各官兵並百姓等但求連
 制刺斃差驗明原住金門廈門的然舊者任候旨當據方敢代為會疏題請於
 投誠有功皇恩浩蕩自當不論爵賞撫綏得宜而論楊來嘉等令其回上海上說
 明訂以次月初旬赴省回籍臣等一面申飭嚴防一面整率兵馬俟有的期而來
 登岸毋論一旅或全島或陸續隨到隨次第安插謹將近日情形會同合疏密題
 若夫海上人情巨測或變幻多端或觀望未決臣等所不及料者但臣有聞必告
 盡臣謹之當然

六月經令禮官鄭璠戶官吳慎齋印諭過金門與泰且傳命曰先王新開臺灣一
 臺灣外紀 卷十三

載即遭凶變今難底定無人調度為憂意決東行諸島地方煩伯總制泰喜受印厚
 待禮終未敢過履構謝弟鳴駿不知其兄細隱固請曰骨肉至親受托土地重寄何
 用如此遲疑而貽笑於人泰稍回意又報初四日經頭程載黃安楊祥劉國軒等着
 口船過臺而鳴駿力勸其行初六日泰往履見經特之如常語及成規兩相勸獎
 禮意倍厚且囑其南北固守泰無疑焉初七日經置酒邀泰議事伏甲兵於內半席
 經揮杯於地曰左右擒泰泰言何罪經出其與黃昭憲泰無可答經令將泰縶死即
 遣周全琰督大旗船隨之鳴駿聞警即同楊來嘉楊當李所部向馬得功投降馬得
 功會鳴駿於船大誇獎鳴駿坐駕不去口駭會意曰若不棄卸陸奉讓何如得功謝
 心將自己坐駕船與鳴駿換得功遂先坐其船往同安港視提調鄭經因鳴駿率
 其文武投誠一時乏人忽內地偵報紅毛入福州港投請總督顧為先鋒引攻兩
 島然後代彼攻臺灣各船業整船隻不日與師合擊經集洪地周全試黃廷王秀奇
 等商謀退敵之策全試曰紅毛在臺灣當時先落施德不致故彼歸國今投誠諸
 兵報他亦是傷弓之鳥試願領船前往破之也曰當此勁敵非試不可經令全試
 督諸鎮分營試曰不可當差入內地探各港分配船隻帶兵者何人然後設計禦

之經從試請隨差偵者入漳泉打聽不數日偵者回報紅毛已出福州港提督自坐
 一號大坐駕尾樓後寫澄清海字四大金字鄭鳴駿坐一號大旗船尾樓後寫寧海
 二大金字楊當坐一號大馬船尾樓後寫海晏河清四大金字其餘各鎮營悉分配
 船隻即出泉州港漳州海澄之船係總督同黃梧施琅統出經調全試洪地如此
 各港齊出當分兵禦之全試曰海澄之師必猶未敢前泉州是會夾板合船而乘其
 勢雄銳若破了泉州師海澄各港自退試領船二十隻分配各鎮夾板會泉州
 之師經令正兵鎮守高崎陸路又令黃廷帶船二十隻泊南山邊禦海澄之海
 門林順領船十隻在高崎一帶遊歷接應楊祥領船十隻在連羅一帶接應地曰昔
 先王破逆肅悉空廈門首城一戰今亦當做先王遺法鏗然之以陳永華馮錫範二
 人保護董夫人並諸宗室鄉紳及提鎮兵民眷船悉於沿嶼灣泊與洪地王秀奇
 等率舟師在大嶼列陣敵按應十月十九日相遇於金門島沙港全試以紅毛船
 大必在深港曾其舟師由邊而進互相攻擊忽楊當諸船至試首先直冲船內富與
 敵少法試喝曰楊當叛賊今日是汝死日適之富眾傷死殆盡情急從船後擊肚帶
 下水兩舟得功見楊當船被奔隨轉舵來撲全試望其尾樓後寫是相領金湯四字發

臺灣外紀 卷十三

令曰前面一船乃是鄭開的當為吾擒之
 按開係鳴駿乳名全試曾受鳴駿誦恨之今既對敵欲報夙怨故發令圍攻不知
 駭船於出征時被得功擒坐是以馬得功遭難
 遂擇船各攻得功四面受敵火礮聲震成盡盡兵士傷死僅存二三人不能免恐遭擒
 受辱遂投海死全試過船問降卒方知是得功嘆曰何報者誤也吾欲擒獲乃中一
 疋是此賊之末該死遂及船趕與夾板攻托守高崎將陳昇遣入密款於黃梧施琅
 琅梧許之整舟師以待琅謂梧曰若落矣可督眾船出梧曰然琅將船隻先行梧
 繼其後黃廷見梧船出島嶼亦起板帆發斗頭檣迎敵矢如雨炮燄蔽天全風與
 水不暇即逃琅得勝率其眾奪廈門飛報李奉奉大隊接應徐而守高崎陳昇亦至
 林順正在高崎一帶禦敵同安各港船忽快哨飛報黃廷敵陣陳昇抵廈門失守
 無心懸戰出與全試合船經見黃廷船失勢遂欲令王秀奇督領船往救而水正
 退風又逆炮且浮掠着水精必有風方可進兵未幾快哨報高崎守將陳昇投誠
 廈門已失秀奇曰如此即有風潮亦徒費其勞且暫退銅山再作商量也亦勸總下
 銅山經從二人諭遂率諸船下銅山而陳永華馮錫範保護董夫人暨諸宗親紳

兵民眷口亦到。獨全試一旅敵任火板泉州同安諸師。至將日暮二十船無一失者。知廈門失守。全軍從容退泊浯嶼。林順寄灣鎮海。金門亦砲夾板與諸船集廈門。馮率泰方知得功。陣亡大恸。哭紅毛登岸。凡庵觀廟宇。神佛諸像。俱被壞。以為免也。惟有三摩存之。二十六日。黃梧勸率泰來得勝。令火板為前導。引大隊攻銅山。則師經可擒。率泰曰。雖金履已破。奈昨日之役。提督新喪。彼師無備。况窮寇勿追。迫之則逸。臺澎諸師。彼此時人心風。可差人到銅山。宣布。朝廷德意。並四處招降。以散其黨。羽倘計窮受撫。亦免士卒勞苦。如再抗玩。移師未遲。將所有火板船隻。盡得廈門。令梧與琅差人往鎮海銅山。招降。鄭經知全軍擒得。功船又無失。道鄭斌。齋銀牌幣帛。往浯嶼。檣實。大加褒獎。令其暫守浯嶼。相機恢復廈門。取贖茂。李泰差官。咸至銅山。傳宣。朝廷德意。招撫。又密通忠。振伯。洪旭。若生。擒鄭經。許請封高。同安。侯。鎮守。泉州。如海澄。公。楊。旭。而。卻。之。經。仍。執。高。覽。事。仍。若。欲。削。髮。登。岸。雖。死。不。允。送。其。差。還。康熙三年甲辰。附永曆十八年正月。援劉右鎮林順。原與施琅。差。蔡。媽。持。書。招。之。順。就。全。鎮。從。鎮。海。拔。誠。二。月。忽。報。守。南。澳。護。衛。左。鎮。杜。燭。交。通。潮。州。鎮。海。將。軍。王。國。化。從。揭。陽。港。投。洪。旭。見。日。報。諸。將。叛。去。謂。經。曰。金。履。新。破。人。心。不。一。銅。山。必。難。保守。况。王。院。差。官。僕。僕。前。來。非。為。招。撫。實。窺。探。以。散。人。心。今。各。鎮。紛。紛。離。散。日。報。無。寧。暑。當。速。過。臺。澎。拘。遷。移。時。日。恐。變。起。肘。腋。悔。無。及。矣。經。是。之。令。陳。永。華。馮。錫。范。送。董。夫。人。眷。口。先。行。然後。請。宗。室。及。鄉。紳。商。議。如。欲。相。從。過。臺。澎。速。當。收。拾。撤。船。護。送。若不。願。相。從。者。聽。之。時。有。寧。靖。王。瀛。漢。王。魯。王。世子。巴。東。王。諸。宗。室。等。全。鄉。紳。王。忠。孝。辜。朝。鳳。沈。佺。期。郭。貞。一。盧。若。騰。李。茂。春。悉。屬。舟。從。行。推。徐。孚。遠。駕。船。歸。華。亭。馮。澄。世。船。至。東。坡。外。有。僕。利。其。既。謀。船。眾。通。澄。世。赴。水。死。入。泉。州。投。誠。後。甲。寅。之。歲。鄭。經。入。據。泉。州。其。僕。尚。在。被。錫。范。所。獲。范。親。到。其。心。肝。陳。祭。澄。世。三。月。初。二。日。盧。若。騰。至。澎湖。有。微。恙。不。二。日。死。遺。命。題。其。墓。曰。自。許。先。生。後。人。有。詩。弔。之。曰。世。外。孤。崖。托。老。身。從。來。自。許。漢。朝。臣。十。年。死。後。非。無。意。三。代。完。名。信。有。真。遊。地。寧。為。浮。海。計。絕。周。不。作。採。敵。人。殘。暴。在。在。同。聲。哭。想。像。開。時。舊。雨。巾。

林陞等守之。以四閩月更代。初十日。經率大隊。過臺灣。全試接經。諭同黃廷。斷後。思與廷。旭。有。夙。嫌。恐。過。臺。為。其。所。嫉。遂。遣。心。腹。將。汛。告。送。其。子。周。智。與。率。泰。為。覲。奏。許。封。伯。爵。吉。復。命。試。統。眾。從。漳。浦。鎮。海。衛。投。誠。

吉。字。世。克。漳。之。詔。安。人。後。征。雲。貴。攻。官。河。南。衛。將。

黃。廷。在。銅。山。接。黃。梧。差。陳。克。峻。密。書。虞。臺。澎。新。闢。荒。灘。水。土。不。服。亦。於。是。日。從。漳。浦。雲。霄。投。誠。歐。繼。茂。率。泰。合。疏。題。請。封。周。全。斌。承。恩。伯。黃。廷。慕。恩。伯。率。泰。知。鄭。經。已。道。臺。澎。即。移。舟。師。到。銅。山。馳。令。各。島。及。沿。邊。百。姓。盡。移。入。內。地。遂。山。開。溝。二。丈。餘。濶。名。為。界。溝。又。溝。內。築。牆。厚。四。尺。餘。高。八。尺。名。為。界。牆。遂。溪。河。用。大。木。枋。柵。五。里。相。望。於。高。阜。處。置。一。炮。臺。外。二。炮。臺。二。十。里。設。一。大。營。營。將。十。把。總。率。眾。守。護。其。間。日。則。瞭。望。夜。則。伏。路。如。逢。有。警。一。臺。炮。起。左。右。各。相。應。營。將。各。揮。眾。合。圍。攻。擊。五。省。沿。邊。如。是。時。守。界。弁。兵。氣。有。威。權。賄。之。者。縱。其。出。入。不。問。有。賄。賂。他。出。界。牆。外。殺。之。官。不。問。民。訟。冤。莫。訴。人。民。失。業。號。泣。之。聲。載。道。鄉。井。流。離。顛。沛。之。慘。非。常。昔。夫。棄。子。失。婦。離。妻。老。稚。填。於。溝。壑。骸。骨。白。於。荒。野。有。詩。為。證。

宮。空。野。鶴。啼。聲。立。門。隔。城。林。引。子。躑。躑。墜。細。莫。思。婦。女。路。隔。何。處。泣。王。樓。

盜。賊。兵。慘。日。相。連。一旦。遂。移。意。外。傳。烏。雀。鳴。驚。事。少。麥。苗。生。土。主。人。遷。

附。紀。為。書。遷。移。本。首。眾。人。張。雲。章。也。不。三。月。兩。目。遂。盲。

六。月。荷。蘭。按。一。王。見。諸。島。既。平。從。百。姓。於。內。地。嚴。立。界。限。以。守。而。總。督。又。班。師。回。省。是。無。意。渡。海。攻。臺。一。時。情。急。須。諸。大。板。盡。入。福。州。港。招。歐。繼。茂。率。泰。陳。其。有。功。前。導。用。力。爭。戰。原。約。合。師。代。彼。恢。復。臺。澎。今。諸。島。既。平。何。不。會。師。使。爾。回。兵。豈。不。失。信。茂。與。率。泰。咸。覆。以。平。諸。島。原。議。合。師。但。進。兵。大。事。出。在。朝。廷。非。我。二。人。敢。專。也。前。曾。有。約。自。當。代。爾。合。疏。題。請。俟。命。下。之。日。然後。可。興。師。以。慰。之。水。師。提。督。施。琅。以。鄭。經。過。臺。澎。若。不。早。為。撲。滅。使。其。生。聚。教。訓。而。兩。島。必。復。為。竊。據。當。乘。其。心。未。固。軍。情。尚。虛。進。攻。澎湖。直。搗。臺。澎。成。四。海。歸。一。邊。民。無。患。詳。請。歐。繼。茂。率。泰。與。繼。茂。詳。詳。議。安。確。善。畫。有。方。兼。之。紅。毛。又。讓。其。不。合。攻。臺。澎。與。信。遂。合。疏。請。題。進。剿。七。月。鄭。經。分。配。諸。鎮。荒。地。寓。兵。於。農。又。在。承。天。府。起。蓋。房。屋。安。插。諸。宗。室。暨。鄉。紳。等。八。月。改。東。都。為。東。陵。天。興。萬。年。二。縣。為。州。按。一。王。守。候。無。期。仍。率。夾。板。盡。上。浙。江。順。次。普。陀。登。山。入。寺。見。觀。音。菩。薩。羅。漢。金。相。說。曰。鬼。也。聞。所。佩。劍。砍。壞。屠。居。於。內。十。月。撥。一。王。引。諸。大。板。欲。去。舟。山。船。將。出。港。忽。天。守。地。黑。雷。電。閃。爍。風。震。雨。波。瀟。瀟。瀟。

海中突出鎖鑰。將荷蘭所有東板判沉於海。無遺類。十一月。部文到。允水師提督施琅。統諸將。官鄭。鳴。鄭。德。黃。廷。周。全。斌。楊。富。陳。輝。楊。來。嘉。林。順。等。進攻澎湖。環。差。快。哨。於。海。外。再。按。一。王。夾。板。名。先。錄。十二。月。北路。土。番。阿。狗。頭。等。進攻。澎湖。黃。安。平。傷。康。恩。四。年。已。巳。時。水。曆。十。九。年。正。月。鄭。經。率。文。武。朝。賀。水。曆。於。安。平。鎮。偵。哨。回。覆。施。琅。云。夾。板。因。上。善。陀。山。獲。戾。觀。音。菩。薩。菩。薩。顯。聖。於。出。港。日。黃。發。鐵。蓮。花。刺。沈。夾。板。盡。沉。於。海。環。差。莫。之。處。在。泉。州。海。澄。二。港。修。造。船。隻。擇。日。與。師。二。月。偵。報。施。琅。將。船。放。出。攻。澎。湖。鄭。經。會。洪。旭。黃。安。陳。永。華。顏。望。忠。滿。錫。范。楊。祥。等。商。議。地。曰。前。者。紅。毛。失。守。因。恃。其。退。路。行。迴。炮。臺。可。擊。而。不。把。守。澎。湖。致。先。王。一。鼓。而。下。今日。紅。毛。已。沒。諸。將。未。曾。經。到。此。地。獨。周。全。斌。兩。次。進。剿。暗。哨。情形。可。速。將。亦。欲。密。築。炮。臺。設。大。炮。船。十。隻。把。守。鹿。耳。門。再。令。一。將。督。舟。師。往。澎。湖。禦。之。澎。湖。固。守。則。東。陵。可。以。高。枕。錫。光。曰。督。糧。船。守。鹿。耳。門。者。非。楊。祥。不。可。經。從。錫。光。議。第。出。禦。澎。湖。未。有。其人。願。望。忠。曰。望。忠。受。恩。兩。世。當。此。危。急。之。際。敢。惜。微。軀。而。不。向。前。爭。經。大。悅。撫。忠。背。曰。今日。得。公。前。去。全。復。何。慮。到。澎。當。相。地。擇。險。據。要。設。備。以。待。忠。領。命。經。令。洪。旭。抽。各。鎮。屯。田。者。十。之。三。又。撥。勇。衛。侍。衛。各。半。旅。共。萬。有。餘。人。配。大。炮。船。二。十。隻。鳥。

船。紅。船。各。十。隻。合。載。提。薛。進。思。林。應。等。舟。師。禦。敵。又。令。劉。國。軒。帶。一。旅。守。雞。籠。山。何。祐。等。一。旅。守。大。線。頭。三。月。顏。望。忠。至。澎。湖。就。娘。媽。宮。屯。設。大。炮。於。左。右。崎。各。程。炮。臺。令。嚴。捷。材。陸。二。鎮。守。之。四。月。施。琅。見。船。隻。已。備。遂。會。藩。院。請。諸。將。官。鄭。鳴。駿。等。兵。分。船。飛。題。報。出。師。日期。將。大。隊。舟。師。出。銅。山。十五。日。開。洋。是。夜。三。更。至。青。水。沿。烟。霧。四。合。颶。風。大作。狂。濤。擊。至。橫。湧。沖。擊。環。等。舟。師。弗。能。成。船。合。輒。散。雁。定。天。明。周。全。斌。陳。輝。鄭。德。結。諸。將。或。浮。碇。石。甲。子。南。澳。不。一。斯。役。也。失。船。雖。少。損。壞。甚。多。環。等。陸。續。仍。收。回。廈。門。其。文。申。報。請。藩。院。會。題。再。請。寬。假。俟。修。葺。船。隻。然後。與。師。五。月。環。等。悉。回。海。澄。顏。望。忠。列。船。彭。湖。後。偵。知。環。等。船。隻。被。颶。風。打。散。仍。收。回。廈。門。申。文。寬。假。亦。即。報。總。六。月。經。馳。令。薛。進。思。同。林。陞。守。澎。湖。各。島。調。顏。望。忠。所。帶。諸。軍。與。戴。捷。等。船。隻。班。師。回。臺。經。大。槓。賞。令。勇。衛。侍。衛。之。半。旅。仍。歸。任。其。各。鎮。調。撥。之。三。春。仍。歸。屯。所。耕。作。劉。國。軒。何。祐。等。陸。師。亦。回。也。七。月。勇。衛。黃。安。病。死。經。大。悲。慟。厚。葬。之。以。其。子。為。塔。八。月。以。諮。議。參。軍。陳。永。華。為。勇。衛。永。華。海。州。人。陳。鼎。之。子。同。安。學。弟。子。員。兵。部。侍。郎。王。忠。孝。與。談。時。事。大。有。經濟。遂。薦。於。成。功。用。之。迨。至。敗。兩。島。退。守。銅。山。適。回。臺。渡。患。難。之際。與。洪。旭。善。相。悅。則。心。不。或。故。鄭。經。母。論。大。小。悉。諮。

之。其舉止翩翩。有種裝綴帶之風。授任勇衛。益加心思。不惜勞苦。親歷南北二路各社。勸諸鎮開墾。栽種五穀。蓄積糧糗。掃蕩蔗糖。廣備興販。於是年大豐熟。民亦殷足。入設立園欄。嚴禁賭博。裁撤土規。死住山伐木。新竹起蓋。舍與民休息。以煎鹽。苦澀難堪。就瀨口地方。修築堤埕。填海。海水為瀆。暴曬作鹽。上可裕課。下資民食。華兒。諸凡。願定。啓程。曰。開闢。業。已。就緒。屯墾。畧。有。成。法。當。速。建。聖。廟。立。學。校。經。曰。荒。服。新。創。不。但。地。方。狹。促。而。且。人。民。稀。少。姑。暫。待。之。將。來。永。華。曰。非。此。之。謂。也。昔。成。湯。以。百。里。而。王。文。王。以。七。十。里。而。興。豈。關。地。方。廣。闊。實。在。國。君。好。賢。能。求。人。才。以。相。佐。理。耳。今。臺。灣。沃。野。數。千。里。遠。瀆。海。外。且。其。俗。醜。使。國。君。能。舉。賢。以。助。理。則。十。年。生。長。十。年。教。養。十。年。成。聚。三。十。年。真。可。與。中。原。相。甲。乙。何。愁。其。校。促。稀。少。哉。今。既。足。食。則。當。教。之。使。遠。居。無。教。何。異。禽。獸。須。擇。地。建。立。聖。廟。設。學。校。以。收。人。材。庶。國。有。賢。士。邦。本。自。固。而。世。運。日。昌。矣。經。大。悅。允。陳。永。華。所。請。令。擇。地。興。建。聖。廟。設。學。校。於。承。天。府。鬼。仔。埔。上。鳩。工。築。聖。基。地。大。興。土。木。起。蓋。之。康。熙。五。年。丙。午。附。永。曆。二。十。年。正。月。建。立。先。師。聖。廟。成。旁。置。明。倫。堂。又。各。社。令。設。學。校。延。師。令。弟。子。讀。書。該。兩。州。三。年。兩。試。照。科。歲。例。開。試。德。童。州。試。有。名。送。鹿。府。試。有。名。送。院。院。試。取。進。充。入。太。學。准。仍。按。月。月。錄。三。年。取。中。式。者。補。六。官。內。都。事。推。用。陞。轉。三。月。經。以。陳。永。華。為。學。院。學。事。為。國。子。助。教。教。之。養。之。自。此。臺。入。始。知。學。六。月。謠。傳。水。師。提。督。施。琅。船。隻。修。葺。完。備。業。已。咨。請。請。藩。院。題。督。李。率。泰。又。欲。出。師。進。攻。澎。湖。鄭。經。令。林。陞。遣。偵。探。入。內地。細。查。飛。報。以。便。備。禦。七。月。偵。報。水。師。出。船。日期。無。定。忠。振。伯。洪。旭。字。念。孟。曰。南。風。將。過。西。北。迅。烈。今。歲。決。未。敢。東。顧。但。諸。島。失。守。幸。得。東。來。雖。土。荒。蕪。賴。伏。甫。材。幹。勤。督。開。墾。集。眾。煮。海。調。度。井。非。業。已。就緒。並。又。建。聖。廟。設。學。校。大。興。文。教。將。來。之。昌。歐。可。指。日。而。待。也。但。文。章。武。備。兩。者。不。可。缺。一。慎。勿。以。天。監。足。恃。遂。爾。偷。安。忘。戰。况。娘。素。抱。軫。憂。心。懷。怨。恨。加。之。周。全。斌。兩。次。過。臺。水。務。地方。諸。難。必。能。自。請。東。征。當。勤。訓。練。操。演。一。旦。有。事。便。可。禦。敵。經。曰。念。孟。言。出。金。石。自。當。銘。德。隨。行。各。鎮。營。凡。農。隙。時。務。教。習。武。藝。弓。矢。春。秋。操。演。陣。法。地。曰。地方。已。定。船。隻。第一。緊。要。况。東。來。已。有。數。載。諸。煩。船。戰。艦。悉。將。朽。爛。速。當。修。葺。堅。牢。以。備。不。虞。經。足。之。即。檄。南。北。路。各。鎮。著。屯。兵。入。深。山。窮。谷。中。採。辦。稅。稅。船。隻。令。匠。補。葺。修。造。地。又。別。遣。商。船。前。往。各。港。多。價。購。船。料。載。到。臺。灣。與。遠。洋。船。隻。船。裝。白。鹿。皮。等。物。上。通。日。本。製。造。銅。項。鍊。刀。盔。甲。並。鑄。承。磨。錢。下。販。道。羅。文。趾。東。京。各。處。以。富。國。從。此。臺灣。日。盛。因。時。時。不。讓。內地。八。月。呂。

宋國王遣巴禮僧至臺資問經令資各司禮待之以柔遠人巴禮僧求就臺起院設
 教陳永華曰巴禮原名化人全用詐術陰謀人國決不可許之設機經笑曰彼能化
 人本藩獨能化彼賜以衣冠令巴禮僧去本冠穿戴進則如遠東前巴禮僧更衣入
 行臣禮經諭凡洋船到爾地交易不許生端劫機年當每船進貢或舵或桅一苟背
 約立道師問罪巴禮僧叩首唯唯不敢提設教事道師願忠振伯洪德偶沾寒疾經令
 醫調治朝又巡視余年老憂勞過度遂不起大恸曰經何不幸喪此元老親為治喪
 祭奠擇葬盡禮以其子為吏官永華之姪武為兵官楊英為武官華亨為禮官
 柯平為刑官謝賢為工官劉國軒為左武衛薛進思為右武衛柯祐為左虎衛九月
 陳永華安插已定船隻整備又加年費但寸帛尺布價值甚多皆由設法未稠故不
 流通經曰諸島沿邊遺積業已三載清朝亦知我們株守而無西意然臺灣遠
 隔江洋貨物難周以致與販雜當令一旅駐劄廈門勿得騷擾沿邊百姓善與內
 地邊將交便可接濟並可偵探邊事且澎湖不用重兵把守只留一鎮汛防飛報可
 矣經曰此論誠是第未知差撥何將華曰撥將即當撥兵今日南衛之軍不可移動
 分屯之眾恐失農時前有鎮海太武山江勝紀名欽漳浦人紫面長鬚勇畧過人聚
 集數百人曾差親信江棟來納款未嘗啓請藩主可用此人令鎮廈門交通庶免險
 將調兵之煩經允請即以江勝為水師一鎮駐劄廈門膠接印劄隨整船到廈時廈
 門有陳白骨水牛忠等招納亡命十人侵掠沿邊內地勝令人招之不從督兵與戰
 勝失利遁泊銅山思難與敵聞粵東之朝陽人邱輝等號吳紅肉年少猛勇糾眾出
 路達濠結茅為屋造八槳船舳舻與安家漁船交好引港掠掠潮陽揭陽惠潮海豐
 饒平一帶地方乘潮往來出沒無常官軍莫禦人眾強欲逐率船往遠濠依燻拆告
 戰晚請助一旅輝曰當如命安敢離勝拜辭輝朝夕盤桓情誼相契結兒女姻十月
 邱輝登船合勝師至廈門勝從時危登岸水牛忠陳白骨共敵賊戰未幾合忽邱輝
 大隊就水仙宮登岸突出圍擊白骨同水牛忠大敗搶船遁去勝收其最大謝輝輝
 仍回達濠勝踞廈門斬茅為市禁止攔掠平價交易凡沿海內地窮民來夜竊負貨
 物入界雖兒童無不自是內外相安邊疆無警其遠濠貨物聚而流通臺灣因此而
 物價平洋販愈興十二月經撤守澎湖薛進思等兵回臺灣開墾

臺灣外記卷十三終

施提督兩題進剿

王巡撫遺疏開界

康熙六年丁未附明永曆二十一年正月有河南人孔元章在京候補陳情願往臺
 灣招撫立功奉旨准其馳驛入關與藩院商量招撫五月元章至福建航船過臺
 傳宣朝廷德意招撫經厚待元章以臺灣遠在海外非中國版圖先王在日亦只
 差羅製二字若照朝鮮事例則可元章回水師提督施琅領事上疏曰
 為遠患宜速逆賊難容謹陳鴻平機宜以效忠誠以冀永安事竊照鄭賊負隅海
 上久阻聲勢致干剿討適窺臺灣絕島恃險負固雖賊翼欲疏而蜂蟻有乘沿邊
 將為不軌堂堂天朝萬國寶服宜容餘及以滋蔓患日下朝廷廣開鴻仁遣
 官招徠德至寬大並總兵孔元章招撫回籍只稱有的確公議臣密詢押船官林
 元勳渡載孔元章往臺灣探報中情形未必有歸誠實意使果傾心向化則海靖
 邊寧無庸計議今使命兩次到彼並無的當偽官同來輪載難懸口傳豈可憑信
 倘復頑梗如欲似難中止臣荷恩深憂與賊仇不共戴視此逆賊跳梁能無扼
 腕雖躬履險阻身歷波濤亦必滅此朝食伏思賊黨盤踞於臺灣沃野千里糧食
 匪缺上通日本下達呂宋廣南等處火藥軍器之需布帛服用之物貿易備具兼
 彼處林木叢深堪於採造舟楫以致窮島一隅有填南餉為今之計順則撫之逆
 則勦之若恣其生聚救訓是養癰為患且此時經制船隻尚堪進駕過洋航楫現
 有可選之數年船隻久壞再造則損內帑之金船稍備擬召募安得慣洋之人
 萬一蠢動實費驅除以臣愚見不如乘便進取以杜積患夫與師所難在於招兵
 措餉製器造船今欲大舉所不慮計慮者閩省水師官兵共一萬有奇經制陸師
 及投誠開曠官兵為數不少皆為防海而多設也就水師中選擇精銳者可得六
 七千海澄公臣黃梧標下慣海並壯練者可擇選二千有奇乘投誠尚未撤撤內
 多有慣海航船及精銳者可選擇數千此數若未效用就與陸師中的選派共二
 萬便可成為勁旅兵在精不在多也閩省全縣大小戈船共二百隻選撥一百七
 十隻小快哨一百隻選撥七十隻其餘留為防汛及載糧糧糧報往來軍情之用
 應再造大水船船十餘隻以充前鋒另造渡馬船二十餘隻便於配載計此新造
 三十餘隻之船為費不多其經制大小戈船現在題請例應大修伏乞 勅部給

此應修銀兩發付修葺不用滋額增加舟楫業已堅密將預備之兵糧船器充東
征之戰勝攻取無煩徵召不事籌費戰力討平海向永清誠長便之策也惟是航
海道征後先極岸各兵湊集非親征訓練臨時難以信恃兵額既定分撥八千為
水在船以接戰一萬二千為陸登岸以進取臣將此二萬之師分為水陸兩營操
練加之數月將得兵心兵知將意方可渡海遠征至於選用將領堪堪前未噴堪
後勁必其經歷戰功身先士卒夙有成績者乃堪委任臣於閩中經制及提議將
領檢知有素另候命下之口會選撥定數具冊報聞臣矢志報國政遺餘及第
思任維艱而責重伏乞 皇上賜臣稍以便宜得於軍中申嚴覈令庶膚功充
奏當密 勅督撫提諸臣會商妥確催督修造戰船備足糧餉選調官兵付臣整
練完備相機進取居者行者各盡其力則動出萬全前次東征兩阻風濤之險逆
賊雖未撲滅人謀亦未允滅投誠官兵眷口多在彼處親附人心參差未一鴉為
合之眾以事實海之表其未至誤公春誠賴 國家之福臣奏有成餘勉進等極
固逆知其難也今臣思選撥將士修葺船隻操練習戰紀律嚴明成算在胸故敢
慮勝而動蓋澎湖為臺灣四達之咽喉外衝之藩屏先取澎湖勝勢已居其率是

臺灣外紀

卷十四

役也當勸撫並用舟師進發若據澎湖以扼其吭大兵壓近賊膽必寒遣員先宣
朝廷德意如大慈勢窮軍心歸命抑黨羽離叛望風趨附則善為渡過安插可
不勞而定倘執迷不悟甘自殄絕乃提師進發次第攻取一鼓收全局矣但
遠征外島風信靡常當假以歲月不可限以定期臣整備舟師枕戈待時或急據
以掩襲或慎重以制勝奏捷遲速難難預定然滿腔血誠賊一日未滅臣一日未
安籌度時勢定當掃餘氛而拯黎元義不可以既道 君父且數年以來沿邊江
浙閩粵多設水陸官兵錢糧動費倍增皆為殘孽未靖之故如臺灣一平防兵亦
可裁減地方益廣稅賦可望民生得寧邊疆永安誠一時之榮萬世之遠也若以
臣言可採伏乞 皇上勅部議覆施行

臺灣外紀

卷十四

密奏為遵 旨盡陳所見緣係克取海上情形面奏難盡詳歷披陳仰祈 睿
鑒事竊鄭成功倡亂二十餘年持海島艱險蔓延頗廣荼毒生靈故當時不得
不從權折地絕其取取之路嗣而 皇上廣開德意招徠撫綏漸散其黨鄭成功
疑懼乃遁臺灣以為免慮又幸天心厭絕遂促其亡康熙元年閩兵部郎中葉古
里往閩臣備將逆島可取之勢面悉代傷上疏密陳荷蒙 俞旨仰藉 天威數
島果一鼓而平逆孽鄭經竄逃臺灣負隅恃固去歲 朝廷遣官前往招撫未見
實心歸誠從來順撫逆軌大關國體豈容頑抗而止伏思天下一統胡為一鄭經
殘孽磐踞絕島而折五省邊海地方畫為界外以避其患自古帝王致治得一土
則守一土安可以既得之封疆而傷割棄况東南膏腴田園及所產澳鹽最為財
賦之藪可資中國之用不可與西北長城塞外風土為比倘不討平臺灣匪特賦
稅缺減民困日蹙即防邊若永為定例錢糧動費加倍輸外省有限之餉年年協
濟兵食何所底止又使邊防持久萬一有懼棄弁兵及買死窮民以為避寇之窟
遺害匪淺似非長久之計且鄭成功其子有十遺之數年長成屢強假有一二機
覺才能收拾黨類結連外國聯絡土番判翼復張終為後患而我沿海各省水師
雖佈設周密然臣觀之亦只區守汛口若使之出海征剿擇其精銳習熟將兵實
亦無幾况後來債者老練者任何可恃聖臣家道格推用家 皇上思汲深憂分
應圖賊以盡厥職每細詢各投誠之人及陣獲一二賊夥備悉賊中情形審度可
破之勢故敢具疏密奏 旨宜召徵臣進京面奏謹將臺灣勸撫機宜為我
皇上陳之查自故明時原住澎湖百姓有五六十人原住臺灣者有二三萬人俱
係耕漁為生至順治十八年鄭成功新帶水陸偽官兵併眷口共計三萬有奇為
伍探戈者不滿二萬又康熙三年閩鄭經復帶去偽官兵眷眷口約有六七千為
伍探戈者不過四千此數年來彼處不服水土病故及傷亡者約有五六千歷年
過來窺犯被殺水師擒殺亦有數千陸續前來投誠者計有數百今雖稱三十餘
鎮多係新投俱非風練之才或管五六百者或管二三百者不等為伍賊兵計算
不滿二萬之眾船隻大小不滿二百艘分為南北二路墾耕而食上下相去千有
餘里鄭經承父餘業智勇無備戰爭匪長其各偽鎮亦皆碌碌之流又且不相決
協賊眾散處耕鑿自給失於操練終屬參差不齊內中無家眷者十有五六豈甘
作一世鮮獨而無故土之思但願多係閩地之人其間縱使有心投誠者既無遠

臺灣外紀

卷十四

三

路可通又之舟楫可渡不得相依為命耶鄭經得數萬之抗非有德威制服
寶賴江洋大海為之錮禁如專意差官往招則操機之權在乎鄭經一人恐無率
眾歸誠之日若用大師壓境則去就之機在手賊勢難安能自至是為因勸寓
撫之法大師進勸先取澎湖以扼其吭則形勢可見聲息可通其利在彼仍先遣
幹員往宣 朝廷德意若鄭經勢窮向化便可收全綏倘頑梗不悔俟風信調順
即率舟師聯艦直抵臺灣拋泊港口一股往北路築港海翁窟港口或用招誘或
圍聚賊使其首尾不得相顧自相疑或疑則其中有變賊若分則力薄合則勢
彼時用止用氣隨機調度登岸次第攻取臣已知彼料敵慮審率節制之師費
勇用命可取萬全之計倘賊踞險固守則先清剿其村落黨羽撫輯其各社土番
窄狹孤城僅容二十餘人用得勝之兵而攻無援之城使不即破將有城下之變
賊可計日而平矣夫與師惟慮寡兵措餉今沿海防守經制及駐劄投誠開闢官
兵皆為臺灣而設陸臣會同藩公督伯提鎮諸臣挑選調撥慣海者撥為舵梢慣
戰者練為戰兵擇其精銳有跟脚者方可用充征旅無事徵募動費之繁此等兵
餉亦非守亦用與其束手坐食於本汛孰若簡練東征於行間生修整船隻就

卷十四

於應給大修銀兩內預修可無額外動支船隻未勾用則浙粵二省水師亦為防
海設法均可選用仍行該督提選配官兵各舉總兵一員預備協勦然遠征絕島
所謂浙粵二省船隻海船須用慣熟澎湖臺灣港路舵梢數人既於福建提誠官
兵內起選分配如投誠兵中選配不足則將投誠兵查其老弱者汰退別募廣洋
之人預補糧額因此現兵額糧餉不須分外增加無煩夫役輓輸安配定妥等候
風期毋論時日風信可渡立即長驅利便之舉誠莫過於此者茲既調用浙粵二
省船隻則至前疏請造水船船十餘隻渡馬船二十餘隻二項俱就於二省中船
隻改修應用可省新造之費但水路行兵出海水深則用大船進港水淺則用小
哨今當新造小快哨一百隻以為載兵進港及差撥哨探之用又當新造小八槳
二百隻每大船各配一隻到臺灣臨敵之時可以驅載官兵蜂擁而上其小快哨
每隻新造只用價銀四十兩小八槳每隻新造只用價銀十五兩二項共該用銀
七千兩為費不多若臺灣一平則邊疆寧靜防兵可減百餘得享昇平國家撥增
餉稅沿途文武將吏安心供職可無意外罪戾臣前疏疏政曰一時之繁萬世之逸
也臣荷 國厚恩職任閩疆水師平賊報稱分所宜然且目擊邊民之困切切父

弟之仇故靡刺不以滅賊為念少盡臣子之職然航海遠征調兵遣將國家大事
出自 皇上睿裁其餘與師應行事宜臣前疏已經奏明仰祈 睿鑒俯賜全
覽施行

疏上留中四月部文到閩催施瑞進京即進京 陛見授內大臣水師提督
缺悉交諸戰船設總兵一員鎮守海澄以馮化麒任之次第催撥各投誠官兵分配
外省開闢六月水師提督遊擊鍾瑞原同郭義泰孫獻銅山投誠者見琅留京水師
缺裁而移駐信到乃與中軍守備陳陞謀劫海澄遣人出廈門通江勝瑞瑞請
於經提督大憲即遣統領顧望忠帶積船十隻到廈門同江勝瑞瑞瑞請
密業為陸路提督王進功所知密召騎步星夜來海澄擒瑞瑞知謀洩兵至情急棄
妻子隻身奔界外登大武山放火適有遠越船載瑞瑞過廈門見江勝瑞望忠知事
不可為同瑞瑞瑞瑞面陳其負恩叛銅山之罪經曰此乃萬二萬七奸謀非爾所
能左袒者今誠心來歸竭力相助切勿疑瑞瑞叩首稱謝經與瑞改其姓為名漢
臣授勳後王進功知鍾瑞隻身逸去會藩院詳其叛謀報瑞出傑敵兵陣亡陰
其二子守備廣東巡撫王來任巡視邊海見流民頗流屢欲會開疏復苦無同心造
病危嘆曰此表未盡不但負吾民且深負吾 君遂書遺疏曰

卷十四

題為微臣受 恩深重捐軀莫報謹將臨危披瀝一得之愚仰祈 睿鑒臣死瞑
目事臣以一介庸流荷蒙 皇上不棄葑菲簡拔茲任才不稱官事多叢難頃接
郵報聞部院考臣不能與利除害奉 旨革職臣負委任實當其辜臣接報報之
日正臣沉疴之時臣所患之病在胃不得受食如則復吐初擬尚可救藥小緩須
臾之死不意病勢日篤危在旦夕生還 闕下無得望矣伏念臣蒙 世祖章皇
帝養之恩由通政司參議陞補參政陞補西城監察御史奉差巡視陝西茶馬
陞大理寺少卿陞順天府府尹康熙元年二月內蒙 皇上陞臣陞陝撫治道值
會勦西山房縣郭亮奇等賊奉 旨勦臣備夫肩運糧州備轉房行一帶久為賊
踞路徑不通民夫震足不前臣躬自開闢山徑疏通河路直抵上愈再至若石安
塘神邊始得轉輸接濟又兼圍移兩將軍統領滿漢大兵駐紮進勦夜以繼日不
遑安處遇巖洞險峻之地率多步行萬慮勞費實傷心脾及事竣凱旋臣亦奉
命裁缺回京候補即患病卧治數月復蒙 皇上補臣粵東力疾赴任自康熙四
年八月十三日受事兩年錢糧鹽課等項俱全完地方民生利病雖不得盡除

然臣曹陳六大案請 旨永禁其有不便於民者臣不憚殫厥心以整頓而安全之而民困若猶未甦者皆短於才耳而心則不敢自安也臣自九月舊病復作因當 大計與京察而並舉不敢入告由是而病入膏肓至此已悔追莫及矣臣上有六旬之老母下有黃口無知之諸孤均不足念惟臣自顧無以至今日虛糜大官之俸約四年有餘受恩未報死不瞑目臣在粵兩載情形臣願深悉 皇上孜孜求治臣有真知灼見至死不吝不幾仍負生罪於地下乎謹披瀝為 皇上陳之

一粵東之兵各宜速裁也省會平藩甲兵與四翼總兵官有城守都司兵守順德有水師提督兵又有水師左右二路與高雷湖廉瓊瓊等各項兵潮州又有續順公兵此外各州縣又有城守兵丁是無地非兵每年計費糧餉二百四十五萬本省起存地丁鹽課雜稅共計一百二十餘萬尚須外省協濟一百餘萬是朝廷實有此疆土不能有其賦稅而且用他省之銀以養兵且養兵不在沿海邊界而盡在腹裏之地兵多更無益也臣謂國用耗蝕全在兵而民生困苦亦由於兵省會之兵既有平藩雜師並集已得居重取輕之勢其餘九府不過聲勢角角其要

臺灣外紀

卷十四

六

塞設防守如遇小盜竊發城守一旅便可消弭若山海巨盜有平藩之師可以隨時進剿是兵不貴多也廷議不肯減兵不悉地方情形恐誤裁兵一旦有警首尾不應不肩其過今粵山海之伏莽已靖所有者不過朝聚暮散鷄鳴狗盜之徒耳兵實貴減也

一粵東邊界急宜展也粵負山面海疆土原不甚廣今墾於邊海之地再遷流離數十萬之民每年拋棄地丁錢糧三十餘萬兩地遷去又在在設重兵以守其界內之地立界之所築墩臺樹柵柵每年每月又用人夫土木修整動用不貲不費公家絲毫皆出之民力未遷之民日苦派差流離之民各無棲址死喪頻聞欲民不困甚其可得乎臣謂將原遷之界急弛其禁招徠遷民復業耕種與煎鹽墾勸將外港內河撤去柵柵讓民採捕將腹內之兵盡撤駐防沿海州縣以防外患於國用不無可補而 祖宗之地又不輕棄更於民大有裨益也如謂所遷棄之地兵雖少而禦侮之患甚大臣思設兵原以捍衛封疆而資戰守今邊寇侵擾庶百姓而資盜糧不見安壤上策乃縮地遷民棄民戶而守空輿臣未之前聞也臣撫粵二年有餘亦未聞海寇侵掠之事所有者仍是內地被遷之民相聚為盜今

若展其疆界即地益亦費刀買積耳含此不謀而徒聚議以求民瘼皆泛言也一香山之橫石磯口宜撤也當年遷立邊界之時以香山不可棄議設官兵防守此如香山外原有界以與粵語難聽不可耕種內地况距香山數百年遷之更難昨已奉 命免遷矣是與與澳皆為內地所宜防者防其通外海耳當時奉行者乃於橫磯立一口子食糧米計口而撥每幾日放一關其一切用物皆藉奉禁稽查留難勒撫不令出計與與澳共口數萬斷絕往來生業坐食致困苦難言若論其地未遷則為界內之人其橫石口子似宜免設使其人得貿易於內以通有無惟於澳內設兵防其通海接濟庶良民可以長法若仍立口子即有糧米出難彼地之人既絕生業何處有銀買米臣謂不通數年則其人皆枯槁矣以上三事皆 功令所甚屬諸臣之所忌諱臣屬續之謀竟無所和總以身在地方目擊情形為此仰體 皇上子惠元元至意以盡公忠一念之誠不得不瀝血上言臣雖生不能報 國死亦可以無憾矣伏乞 皇上勅部議施行

是時四海無事 天子厭兵闕王來任遣疏暨李芝芳諒勿遠移疏 上淵然深知邊疆遠斥流亡之慘隨差都統特等巡視會勘兩廣總督周有德同特等隨邊民執香跪請道路 皇仁之踴躍見截止失所涸流離之顛沛即去漢河柵柵使民採捕資坐其近界之外准出開墾隨具疏曰

臺灣外紀

卷十四

七

題為展界設防疏 特高遷民望恩甚切無懇復業早滿 皇仁惠賜惟粵東沿海地方設立邊界將界外之民遷之界內今蒙 特遣都統特等前來會勘海邊安設兵將防守封疆粵民聞之遠近悅服臣等自廣城抵潮恩所過郡邑黃童白叟無不焚香頂祝遷民千百成羣歡呼載道權臣等馬首號訴云自立界以來盡失舊業乞食無路今聞 皇恩開界安民小民可望復業有如更生但患早開一日早救一日之命血隨淚下處處皆然臣喜見其欣呼之情又不忍見其愁苦之狀隨加意撫慰宣佈 朝廷德意莫不踴躍臣思前此之界原以絕接濟之弊我 皇上仁同天地明見萬里遷民失業久在 睿鑒之中臣今身任地方之責目親流離之慘若候會勘之後方請安插恐時日向曠不能待命臣歷行界外望草荒蕪即令民督復業力難一時開墾又須早招徠預備牛種需之歲月方可資生臣不得不陳情形為民請命伏乞 皇上憐憫遷民望恩之切 勅下臣等勸過地安設兵將後一面即同該管府縣查照遷民舊籍給與前業親行安插不

許家使使估敗凌亦不許無賴匪類射流官及今急為料理明存庶可耕種遺民
早還故土即救旦夕之危地方早得安穩錢糧亦得起科臣仍申飭郡縣嚴行保
甲時加稽察具有官兵設防於外亦不患有奸人交通接濟之弊至於無主荒田
列冊彙報酌議屯兵統候臣等會勘事竣另疏仰體 皇上愛民之心從地方
起見特先額陳伏乞 睿察採擇施行
聖祖仁皇帝隨允周有德之請並裁二路水師暨統領等兵制

明尚書入閣議稿

迄繼督旅任上疏

康熙八年己酉附明水曆二十三年二月奉 旨展界民賴復業各省督撫雖依例
題請開復然臺壘之禁未若粵地之便王來任周有德導之邊民感誦建祠春秋祭
祀七月 上復命刑部尚書明珠兵部侍郎蔡毓榮入閣與諸藩取繼茂總督祖澤
沛議檄齊集泉州府加興化知府蔡天顏御銜同都督會事手伶齋 詔書往臺灣
招撫鄭經經羅禮待二使而不肯接 詔惟開明珠書曰

嘗聞安民之謂仁識時之謂智古來憲無知 天命之有歸信使民之無益決策
不疑委身 天闕慶衍黎庶澤流子孫名垂青史常為美談閣下通權達變為世
豪傑比肩前哲若易易耳而姓名不過於 上國封爵不出於 天朝浮沉海外
聊且一時不令有識之士為惋惜耶今幸 聖天子一旦開然念海濱之民瘡痍
未復其有去鄉離井遭流海嶼近有十餘年連有二十餘載骨肉多殘生死茫茫
以為均在覆載之中孰非光復之責執事閣下會同諸藩督撫提宣諭 宸衷禮

當先之以信為道太常寺卿蔡天顏都督會事手伶齋閣於左右閣下桑梓之地
無論 聖天子病瘵至意所當仰體不違即閣之黃童白叟天都閣下之父老子
弟而忍令其長相離散耶况我 國家與人以信德意感乎遐邇必達
是以車書一統之感孤古無傳窮荒絕域尚不憚重譯來朝閣下人之倂反自
外於 皇仁者此豈有損 朝廷哉但為閣下惜之耳誠能翻然歸命使海隅變
為樂土流離復其故鄉閣下亦自海外而歸中原不亦千古之大快而事機不可
再得者乎我 皇上推心置腹具有重書閣下宣讀之餘自當仰見 聖王至仁
至愛之心俯候德音臨穎神注云

經大會文武與天顏二使會議曰本藩豈不能戰因念生靈荼苦故做張仲堅運
海舟自登耶東來業已息兵又何必深求耶苟能照朝鮮事例不削髮稱臣納貢
尊事大之意則可矣天顏曰朝廷頻頻遣使招撫者亦是憐爾藩思誠不忘舊君
若翻然削髮歸順自當藩封永為 聖朝柱石不然豈容樓船甲兵臨境曰先王在
日前後招撫者亦只差削髮二字本藩為懸墮先王之志任旬日各執意見議未定
天顏故其遣使報命經令禮官董考刑官柯平齋復明珠書曰

蓋聞麟鳳之姿非藩所能圖英雄之見非遊說所能惑但屬生民之主宜以覆
 載為心使政行鳴息咸潤具澤匹夫匹婦有不安其生者君子恥之頃自邊界以
 來五省流離萬里墟墟是以不穀不憚遠隱建國東寧庶幾戢兵息民相安無事
 而貴朝尚未忘情以致海兵之民流亡失所心竊憾之閣下街命遠來欲為生
 靈造福流亡復業海宇莫安為德建善又所傳免刑髮不登岸等語言頗有鑒而
 台諭未嘗詳悉唯詳詳以迎 勅為辭事必前定而後可以寡悔言必前定而後
 可以踐跡大丈夫相信以心披肝見履為落漆何必遊移其說特遣督理行營
 兼管形官軍柯平監軍兵部郎中葉亨等面商妥當不穀躬承先訓恪守不基必
 不敢棄先人之業以圖一時之利惟是生民塗炭惻焉在懷倘 貴朝果以愛人
 為心不穀不難降心相從尊事大之禮至通好之後巡運兵哨自當弔回若夫沿
 海各地方俱屬執事撫綏非不穀所與焉不盡之言惟閣下教之俾實藉以聞
 今天願與季佺渡海入泉州願與平議見明蔡二位禮願以二位大人欽差入閩雖
 公督撫提見之皆由府門而入偏坐汝二位報 使亦然乎曰國有大小使實一體
 執行客禮於是數日未會天願乃設議於 聖廟相見柯葉二人不敢抗府門而

臺灣外紀

卷十五

二

入明珠大悅天願有應變之本柯平懇就朝鮮事例不肯推 聖守臺灣稱臣納貢
 而已議未成明珠會取難茂祖澤滿許其藩封世守臺灣 題請但既受封稱臣豈
 有異其制別其服乎此是彼之使者未通融耳繼茂專書有曰
 國家欲延攬英雄以安邊民故不惜 詔使前來今既允藩封予守臺灣其侈已
 極殿下既然稱臣又何異制大丈夫當誠來誠往不必過於固泥徒費筆舌僕僕
 波濤云云
 合督撫提具書曰
 承台教所示及使員所陳並即上達 宸衷 聖天子明見萬里曲體其情但以
 閣下為中國之人不宜引朝鮮之例閣下以荒外自居 朝廷以一體相待 九
 重至意高厚何如恭錄 頒賜不佞等諭旨閣下誠為捧檄豈非大哉 皇言千
 載希遵者乎夫稱臣納貢即已議定君臣之義譬猶父子從無父子而異其
 衣冠豈可君臣而別其章服此刺數一事所當一意仰從無容猶豫者也况守臺
 灣今恭蒙 皇上不吝曲從閣下之孝而尊一王之制閣下何不隨臣子之分
 忠孝兩全在此一舉得失利害決於片言我 皇上英明神武事無輕發今日之

事既允其留住臺灣又許以高爵厚祿 聖主特出之恩閣下以彈丸之地躬
 逢其盛而不以此時見機速歸即謂 國制以副 聖心猶恐坐失機會時不再
 來不佞等披肝瀝膽不惜盡言仍遣太常侍卿慕天顏都督使事李佺再渡海廣
 宣 德意願加三恩 願願題以

仍令慕天顏季佺同柯平葉亨再往臺灣勸鄭經進 制削髮經執不推髮天願曰
 貴藩乃遁跡荒居非可與外國之賓臣者比今既散然稱臣又欲別其衣冠制度此
 古來所未曾有伏冀裁決一時安享百世經曰朝鮮豈非箕子後乎士各有志苟能
 如朝鮮例則敢從議若欲削髮至死不易天願見其辭嚴切遂辭回經復明珠書曰
 蓋聞兵力不祥之器其事好還是以禍福無常倚強弱無常勢恃德者興恃力者
 亡曩感思明之優不佞深憫民生疾苦累露兵革連年不休故遂會師而退遠絕
 大海建國東寧於版圖疆域之外別立乾坤自以為休兵息民可相安於無事矣
 不謂閣下猶有意過會之欲驅我叛將再起兵端豈未聞陳軫蛇足之喻與養由基
 善息之說乎夫荷堅寇晉力非不強也隋煬征遼志非不勇也此二事閣下之所明
 知也况我之叛將逃卒為先王撫養者二十餘年今其歸 貴朝者非必盡忘舊

臺灣外紀

卷十五

三

思而棄新榮也不過潭波瀟灑鄉土為偷安計耳閣下所以驅之東使而不顧者
 亦非必以才能為足恃心迹為可信也不過以若輩巨測姑使前死勝負無深論
 耳今閣下待之之意若輩亦習知之矣而况大洋之中晝夜無期風雷變態波濤
 不測閣下兩載以來三舉征帆其勞費得失既已自知豈非天意之昭昭者哉所
 引夷齊田橫等事夷齊千古高義未易冷齒即如田橫不過三齊一匹夫耳猶知
 守義不屈而况不佞世受國恩恭承先王之訓乎倘以東寧不受羈縻則海外列
 國如日本琉球呂宋廣南近接浙粵豈盡服屬若虞敵哨出沒實綏貴族臨江不
 得不遣舟偵邏至於休兵息民以免生靈塗炭此仁人之言敢不佩服然衣冠吾
 所自有爵祿亦吾所自有而重爵厚祿永世襲封之語其可以動海外孤臣之心
 哉敬披腹而言仰祈垂鑒
 復繼茂書曰
 捧檄華翰有誠來誠往延攬英雄之語雖不能從然心異之閣下中國名蒙天人
 合機金戈鐵馬之雄固自有在然詳詳所言無乃製遊說之後談豈猶是不相知
 者之論乎東寧偏隅遠在海外與版圖渺不相涉雖泥落郎曲日與為鄰正如張

仲堅違紀扶餘以中土讓太原公子殿下亦曾知其意乎 貴朝寬仁無此遠者
不聞以所聞見之舉如方國安孫可忍豈非竭誠責 朝者今皆何在任事可繼
足為寒心殿下倘能以延攬英雄休兵為念即靜訪節節慰安邊陲羊陸故事敢
不勉承若夫疆場之事一彼一此勝負之數自有天在得失難易殿下自知亦毋
庸贊也

明珠知經時波濤之險未可招撫遂同秦鞏榮進京復 命九月招撫之議不成江
勝據廈門以不駭擾為事輯和邊界守將亦以寧靜是安雖地處險防而遠越不時
可通有佩殺穿甲追趕若明是護送即巡哨屢行有糧武揚威遠出者明使迎遊故
臺灣貨物船料不乏於用時邱輝自蹈遠濠有年橫行無忌官軍無奈之何所有榜
掠婦女悉係臺灣船隻販買因而室家日多輝欲以其眾歸鄭經遣人到廈謀之江
勝勝許為汲引輝具投唐勝為轉陳稱邱輝年少猛勇船隻廣多兵士精壯今路遠
濠實為粵東南之勁旅願投藩前效力圖報經得感下六官酌議陳永華曰招降
納叛自古皆然况邱輝能糾眾備船獨踞遠濠今傾心向化舉眾來歸理應收錄庶可
以鼓舞豪傑經是之以為義武鎮遠人齋印到遠濠授輝集眾惠亡命以相助且

臺灣外記 卷十五

善為交通接濟貨物輿販而晝日或康熙九年庚戌附稱永曆二十四年三月鄭經
以廈門銅山達濠諸島業有鎮將而舟山南日一帶守者係初附之將惠安人阮欽
為但其心未敢深信况島合而未經練練當遣一將統之方可陳永華舉原奇兵鎮
黃應老練諳熟堪為將以制之經令應統柳索呂勝藍威楊正數健將配船前來與
欽為協守欽為見應等到陽為交好心實感焉每欲投誠尚懼呂勝猛勇值會約分
船巡哨欽為與其眾密計乘清晨勝起梳櫓欽為讓勝先勝又讓欽為先欽為遂起
校帆詐作施流礮勝船眾各執器頂船一鎗刺勝死併其船入泉州見提督王進功
投誠授部副將移駐四川後以平臺功官南澳總兵康熙十年辛亥附稱永曆二
十五年沿海豐熟而臺灣秋禾大熟鄭經勅諸島守將勿得侵擾百姓與邊將相安
康熙十一年壬子附稱永曆二十六年正月統領顧望忠楊祥會啟願領兵船征呂
宋以廣地方馮錫范曰呂宋乃黎國埠頭其地並無所產况年已納貢稅船令若征
之有三失焉一師出無名有失遠人之心二殘擾地方得之不足為吾臂指三欲守
之有鞭長不及之勢况年來安守幸爾豐熟豈可妄用無益之兵遂止其議康熙十
二年癸丑附稱永曆二十七年廣東平南王尚可喜疏請歸老連乘 朝廷允之平

西親王吳三桂靖南王耿精忠忠繼茂之子茂壬子歲死忠係襲封亦相繼奏請如
平南王例俱報可八月精忠密與度下諸將謀請鄭經差漳浦人黃鐘為番譯津疏
六炮發有日

孤忠海外奉正朔而存繼述奮威中原舉大義以應天人整征帆向正今日疆土
仰冀會師共萬古勳業云云

經大喜隨整船隻調撥各屯屯餉歸伍分船十月經舟次澎湖待之時臺首言三藩
並撤供應浩繁當漸次舉行部覆未上而雲南差員與馬寶不睦實性暴戾大人禍
及總督撫提三桂遂舉兵反長驅至楚楚撫棄長沙湖南郡縣望風叛報至京師即
停程兵平南靖南二處 詔至精忠與眾謀稍定今備過澎湖止經亦以其愛變
死回臺灣浙江巡撫范承謨陞福建總督抵任後見閩地百姓無依難日開界而堡
臺限守嚴禁依然遂上疏曰

竊惟古今之時勢有常有變人臣之謀國有經必有權茲當鎮南告警變起倉
卒一切關係疆場之事有斟酌權宜可濟時變者則不得執守經之說以疏於
事先而忽於未然也臣既聞省目前情形為我 皇上陳之閩人活計非耕則漁

臺灣外記 卷十五

一自邊界以來民田廢業二萬餘頃虧減正供約計有二十餘萬之多以致賦稅
日缺國用不足沿海之慮舍賦歛棄為荒地老弱婦孺輾轉溝壑逃亡四方者不
計其數所餘子遺無業可安無生可求顛沛流離至此已極邇來人心皇皇米價
日貴若不安插倘饑寒逼而盜心生有難保其常為良民者矣我 皇上停止海
界之禁正萬民甦生之會而閩地仍生以臺寨為界雖云展界墾田其實不及十
分之一且臺寨離海尚遠與其棄為盜藪何如復為民業如應接濟遠越而此等
遷民從前輒流忍死尚不肯為非今若與以恆產斷無含活計而自取死亡之理
即釘麻油鐵線網布帛皆奸商巨賈勢豪土棍有力者之所辦窮民亦無此資本
何由而滿如慮遠近沿海難免寇船侵掠夫海賊可以登岸之處不過數所餘皆
海潮湧入之小港時湧時退不能停泊若設防兵守禦要隘則寇亦無隙可乘設
立水師原為控扼巖疆未有棄門戶而反守堂奧之理目今多事之時海逆不無
窺伺伏乞 皇上允臣相度形勢應仍舊防備應當換者奏請更移務
使將領不得偷安自無以種膚寇之虞無透越接濟之弊兵既衛民民不失所此
杆外安內之要者也從來富國強兵莫有過於魚鹽之利聞自禁海以來刺孔既

塞是以兵窮民困。目下青黃不接之際。追呼雖頻。輸將仍緩。兵丁乏投食之需。引領協濟。各省處處派兵。在在索餉。安能及期協濟乎。今惟有請照木筏取車事例。容漁戶沿邊採捕。每十筏聯一甲。行以稽查運送之法。遇開港之時。止許隨帶乾糧。不許多攜米穀等物。令就近將領率防兵巡哨。督押漁筏。朝往暮歸。仍照編甲次序。灣泊內港。聚集一處。以便稽察。其採捕之魚。十取其一。以充國課。此項錢糧。或接濟兵餉。或借給遺民。如有贏餘。或存貯備修船隻。一舉而數善備焉。事有可行。臣則相繼設施。如不可行。決致貽遺種之患。此兵餉裕而國用自足。荒田墾而流離可賴。惟科緩而人心安矣。

十一月。因雲南貴州四川三省及楚南有事。通行各直省督撫。增修武備。狀精忠。不自安。疑有所圖。況其部下惑於圖讖之語。有曰。七星再拜真天子。時福州火災。布司直街七井。一望了然。分明火縱耳邊。火耳是耿字也。殺盡三山牛出血。三山福州別號也。身騎白馬軍中止之句。

以感精忠。忠心動意。決遂格亡命。積蓄糧糈。私造器甲。范承謀。親忠有異志。業差人往河南聘進士王子玉。騎將老虎王進。來閩備不虞。遂次浦城。為精忠所知。與嚴藩府謀。茫然也。

臺灣外記卷十五終

臺灣外記卷十六

清 九閩珠浦東旭氏日昇識
下漳州賊秦死難
通海上三藩俱舉

康熙十三年甲寅。附明永曆二十八年二月。精忠逆形頗露。部曲整齊。守門嚴謹。有勸承謀不可同城。恐道其害。當借出巡以避之。據延建上游。號召七閩之師。於陝西可以制之。謀曰。若如此。是逼其反也。使彼有名不韙。三月十五日。各官應赴藩衙。欲託病不去。而巡撫劉東政到署。邀同往護。不疑。偕行。甫入大門。炮響。甲兵突出。執承謀。守備廖有。功見有變。拔刀推衛。獨力被執。承謀遭擄。罵國逆賊。不去。口秉政直奔入府內。福州知府王之善。建寧同知喻三畏。閩縣知縣鞠惟謙。侯官縣知縣劉嘉猷。一時失驚。慌忙無措。欲馳出避難。悉為甲兵所死。時精忠有密令。凡文武官員。走入府內。與不動身者。活。奔出者。斬。故東政奔入。遂反。令軍民剪髮。自稱總統。兵馬上將軍。因承謀於幽室。四環重壁。嚴兵以守之。精忠復差黃鑄。過臺。請鄭經會師。且以全閩沿海戰艦。許之。黃鑄將水營將陸江。新唾手可得。也。經得。以陳永華留守東臺。令侍衛馮錫范督諸鎮船隻先行。經統左武衛薛進思。右武衛劉國軒。同六官等。繼至廈門。精忠以巡撫劉秉政為總制使。提學道張文翰為吏曹。陳望雷廖廷雲為戶曹。金鏡林日光為禮曹。將得宏王子玉為兵曹。李似桂鄭章為刑曹。夏季旺為工曹。蕭震為福建承宣布政司使。呂應斗為兵備。遂以其叔耿繼美為左將軍。星夜兼程。趨邵武。奪路五福杉關。以馬九玉為驍騎將軍。江元勳為中軍都督。王進為左都尉。徐光武為中都尉。朱鴻弼為右都尉。福州城守副將王可就為前都尉。楊明為前將軍。郭秉興為總兵。原黃巖鎮總兵武狀元武瀨。為錦衣衛正堂差官。持令箭于十七日到興化府。興化總兵馬惟興。搶掠剪髮。十八日到惠安縣。守將提標前營守備郭維藩。同知縣彭翼宸。剪髮城中。百姓反。十九日至泉州。提督王進功。前辦反。縱兵焚劫。郡中大南。西兩街。並礮樓。搶掠徹夜。次日。遣標員呂彪。齎敕印赴省。納款。精忠授進功為平北將軍。何可化仍為興泉道。王者都仍為泉州知府。起南安。如縣。劉祐為行人司。用福州隆武舉人林之木為晉江縣。獨同安城守張學。與晉江水師營李尚文。約束所部。無犯百姓草木。亦剪髮。泉屬諸邑。皆下。二十二日。到漳州府海澄。公黃梅。時背生疽。汀漳道陳啟泰聞之。即單騎馳中軍。吳叔。署商。

議守禦之策。淑曰。有公臺在此。非弟所能。啟奉是之。馳見黃梧。梧曰。兵民嗷嗷。思亂。恐制敵不得。奉會其意。知無同志之人。遂回衙。表復市棺二十口。昇入衙內。將二子交托李倫。以為宗祧計。其妻姜。女雙。侍者悉令其更。衣自縊。有幼女。哭不肯死。奉抱之上。且語曰。兒。爾先走。爺隨後。就來。悉入於棺。虛一棺。以自待。令傳漳州知府胡獻琛。同知張全。通判賈登科。龍溪知縣。利在三等。入獻琛等。以時勢使然。奉勸老大人姑暫順從。以待時。奉笑曰。大丈夫苟能竭。力與有心人共事。是為臣子之職分也。既無同志之人。而又力不能禦。惟有各盡其事而已。本道無他傳。爾輩言別。令人開川堂門。諸屬員見其棺。橫滿屋。咋舌。嗟嘆。奉從容自若曰。諸君姑待之。頃為吾收殮。望北叩頭。起以手中縲巾。自縊。面不改容。胡獻琛。哭拜地下。為之收殮。奉字。泰。字。大。來。遼東蓋州人。朝經登岸。聞其忠貞。慷慨。合屬。縣設祭。備仗。鼓樂。禮。奉于漳州東之坡。迨至丁巳。平復。聖祖仁皇帝。賜祀其廟。享于福漳二府。諡曰。忠貞。隆其二子。長。汝器。官至安撫。巡撫。

評曰。從容盡節。慷慨成仁。甲寅殉難。惟公一人。是日黃梧剪髮。反遣員齋印。赴福州。納款。當吳三桂之將。反。差祝治國。劉定先。齋書三札。一論。二于二十五日到海澄。見趙得勝。騰開三桂。論有曰。

將軍臨行之時。所陳言語。至今猶寐不忘。北方奸謀。巨測。行謂余等。歸。旗。內。中。未。免。有。不。善。之。處。特。差。該。員。祝。治。國。劉。定。先。齋。來。取。齋。書。一。封。鄭。藩。書。一。封。黃。海。澄。札。一。封。興。化。總。兵。馬。惟。輿。諭。一。封。將。軍。酌。酌。鄭。氏。之。書。如。何。送。出。敗。藩。之。書。如。何。送。投。黃。海。澄。之。札。不。妨。真。與。之。馬。惟。輿。將。諭。差。人。送。去。連。會。馬。惟。輿。起。兵。會。師。錢。塘。敗。藩。願。不。決。但。渠。甲。兵。不。願。北。行。將。軍。一。呼。自。能。相。應。此。機。不。可。失。將。軍。勇。畧。過。人。毋。庸。余。之。籌。濟。再。酌。也。

勝覽。大喜曰。正逢其時。但鄭藩即欲到廈。且先往漳州。何如。治國定先。從得勝。讓隨入漳州。見黃梧。梧閱三桂書。有曰。柯敬一疏。公則議。所以不即撤。者。以鄭人尚在耳。清朝非有真心愛公。公亦何必戀戀而愛。清朝乎。趙將軍仍。不任心腹。舊將忠誠。可以貫日月。當與之戮力同心。共伸大義。以享茅土云云。

梧厚待治國。定先。亦即送二人抵福州。見精忠。四月。黃梧因前月暑中被雷震。心不。安。出居於橋仔頭。壘園亭。入門少頃。雷從地又起。愈懼。不數日。背發疽。延諸醫。不能。治。而瘡大潰。梧付不能。免。令其子若度。拜中軍總兵。吳淑。為叔父。曰。敗藩復明。鄭賊。

奇。寓。虎。視。眈。眈。其。實。可。憂。小。子。年。輕。藉。公。念。夙。昔。之。交。善。為。照。顧。余。往。九。泉。亦。眼。目。矣。淑。頓。首。曰。爵。主。安。心。天。必。多。相。苟。有。不。幸。淑。自。當。披。肝。瀝。膽。以。扶。公。子。爵。主。母。多。慮。與。度。同。拜。梧。令。左。右。掖。掖。先。起。次。日。梧。疽。痲。癢。難。堪。而。死。淑。恐。城。中。乘。虛。有。變。嚴。整。隊。伍。令。其。胞。弟。黃。芳。族。弟。智。文。友。分。守。四。門。又。令。朱。武。蔡。隆。陳。驥。賴。陞。等。領。兵。守。公。署。又。以。黃。翠。黃。芳。各。帶。親。前。健。將。拔。芳。度。左。右。然。後。發。喪。而。啟。精。忠。以。平。和。公。封。梧。印。救。至。淑。率。諸。將。護。芳。度。拜。襲。受。封。統。領。全。軍。淑。又。散。芳。度。出。家。幣。招。兵。收。拾。城。池。製。器。甲。蓄。糧。糗。海。澄。總。兵。趙。得。勝。漳。浦。總。兵。成。成。狀。元。劉。文。俱。剪。髮。印。救。反。精。忠。加。得。勝。為。威。遠。將。軍。劉。文。為。定。遠。將。軍。仍。撤。芳。差。員。出。接。鄭。總。兵。隨。遣。胞。弟。煜。往。廈。門。接。經。雖。禮。禮。煜。煜。見。廈。門。瓦。礫。滿。地。茅。草。盈。野。船。隻。散。處。傳。泊。民。居。寂。寥。心。甚。輕。之。歸。對。夫。曰。海。上。兵。不。滿。二。千。船。不。過。百。隻。安。濟。事。豈。以。其。弟。言。報。精。忠。精。忠。信。之。即。通。行。各。沿。海。邊。界。照。前。禁。例。寸。版。不。許。下。海。絕。鄭。經。來。往。祝。治。國。劉。定。先。至。福。州。見。精。忠。忠。復。書。會。布。令。二。人。歸。國。治。國。等。仍。回。海。澄。齋。三。桂。書。出。廈。門。見。鄭。經。有。

令。祖。舉。全。閩。投。誠。大。有。勳。勞。橫。遭。阻。難。此。百。世。必。報。之。仇。也。令。先。王。存。心。大。數。九。死。靡。他。誠。大。丈。夫。特。立。獨。行。每。言。及。此。未。嘗。不。嘆。為。偉。人。也。己。亥。進。圍。金。陵。徒。以。聲。援。不。繼。而。還。欲。揚。先。人。之。名。雪。家。門。之。恨。惟。此。時。為。然。殿。下。少。承。先。志。練。兵。養。威。如。為。觀。望。而。動。今。天。下。大。樂。正。千。載。一。遇。時。不。可。失。殿。下。連。整。統。帥。大。引。舟。師。徑。取。金。陵。或。抵。天。津。斷。其。糧。道。絕。其。咽。喉。此。奇。兵。乘。虛。乃。復。泰。萬。全。復。累。世。大。仇。世。神。人。共。憤。何。快。如。之。

經。厚。賞。治。國。定。先。答。其。書。曰。

聞。殿。下。忘。家。為。國。不。顧。其。子。欲。伸。大。義。於。天。下。不。禁。雀。躍。既。慶。朝。廷。之。光。復。又。喜。所。懷。之。不。謬。故。獻。一。言。自。古。成。天。下。之。大。業。必。先。建。天。下。之。大。義。以。殿。下。之。忠。貞。而。擇。立。先。帝。之。苗。裔。則。足。以。號。召。人。心。而。感。憤。忠。義。不。佞。所。以。區。區。道。道。亦。欲。依。日。月。之。末。光。早。建。匡。復。之。業。枕。戈。待。旦。以。俟。會。師。之。舉。聞。

遣。監。紀。推。官。陳。克。峻。副。將。陳。文。煥。同。祝。治。國。劉。定。先。往。湖。廣。報。命。經。遼。訓。練。士。卒。收。整。舟。師。密。令。黃。興。楊。信。入。漳。泉。各。處。招。集。以。為。援。又。差。兵。都。事。李。德。駕。船。往。日。本。鑄。永。磨。錢。並。銅。煩。腰。刀。器。械。以。資。兵。用。戶。部。事。楊。賢。回。臺。灣。監。督。洋。船。往。販。暹。羅。吸。啜。吧。呂。宋。等。國。以。資。兵。食。另。諭。與。留。守。東。寧。總。制。使。陳。永。華。調。士。番。暨。佃。兵。六。分。之。四。

前來廈門聽用福寧州總兵兵萬福開精忠反差官至拒之不放入城遂整飭部伍
繕修城池以便禦敵但萬福平日貪食慕恩即卒成怨之精忠知萬福拒使不從遣
曾養性統兵攻萬福福督禦其眾敵報福迎性入於是全關皆下但精忠欲
反時慮漳泉下游文武不服故遣黃鑄渡海請鄭經以作聲援迨見不數日馳數騎
片檄而得全關且曾養性出寇浙右平陽總兵蔡朝佐剪辦反應之共屯兵飛雲渡
窺瑞安守瑞安副將吳三畏武狀元飲兵守備請救於溫州總兵祖弘勳亦弘勳與
養性通按兵不動性據江劉營密遣一旅從沙園渡江犯溫州祖弘勳聞提督塞白
裏同黃巖總兵阿爾泰提師至北岸漢鑿遂令其眾鼓噪之餉六月朔日集道府廉
勝登華蓋山大觀享議事弘勳曰行兵當以糧餉為先今糧餉不足取譴然而起誰
能制之溫處道陳丹亦曰賊將臨城戰則在公餉則在我再不致有一日缺其食永
嘉知縣馬玠曰提督現報屯漢鑿我們率兵共守此城俟賊勢稍衰窺其隙而破
之至於糧餉自當策應毋煩鎮臺過慮也弘勳曰諸公有所不知今三藩兵舉四方
響應識時務者當體天順人立功業以垂不朽丹亦以手中扇指曰公出此言豈不
負朝廷委托封疆重任乎勳大怒曰聖子無狀左右揮刀斬丹亦手從後林義出

臺灣外紀 卷十六

四

扶被砍馬玠呼曰似此豈不反了遂遭殺二公罵不絕口而死玠姓穎妻家人張亦
實出街俱遇害府屬諸屬咸跪下願從弘勳剪辦反接養性入城飛騎報喻三畏長
計窮遂降

丹赤字獻之別號青城辛卯科鄉薦福州府閩縣人丁巳恢復以其事上聞贈
通政使諡忠誠建祠溫州府華蓋山春秋祀之而永嘉知縣馬玠不與焉至康熙
四十二年 聖祖南巡詢當時事方贈布政使司諡忠勤又 御書旌勞勞忱四
字扁額 賜建復忠祠合祀於華蓋山上

玠字奉璜登順治甲午科鄉薦陝西武功縣人
養性大合其眾寇黃巖黃巖總兵阿爾泰亦剪辦反接養性侵犯浙江提督塞白裏
接應蔡朝佐反會同黃巖總兵阿爾泰提師至溫州北岸漢鑿地方忽而祖弘勳反
引養性過新橋攻樂昌縣白裏恐截其歸路退守寧波府八月十九日養性進屯海
坑又令水師張拱垣率船二百餘艘入泊海澳白裏遣塞白渡城守遊擊任惟我同其
本標左營遊擊王英領兵往接迨養性密通阿爾泰亦亦剪辦反遂進踞椒山下梁
山蔡嶺白塔山諸處連營數十里窺迫台州欵甚猖獗時隨征福建提督段應舉領

師戰浮橋頭失利台州危急白裏率其中營遊擊洪元前營遊擊胡慶同王英任惟
我往援屯師雙門離台州八十里相拒十月鏖戰旗員子王富喇塔提師至兩相對壘
越次年乙卯六月象山副將羅萬里反合養性斷台州甯波糧道七月十五日富喇
塔命副都統兵申巴圖魯季爾塔布等八旗集仙居縣用王英計假收毛坪暗渡烏
巖於八月初八日奪漳坪踞羊嶺救援台州

從施琅平臺

又歐繼善同易明朱飛熊羅尚之等出江西陷廣信徽州二府尚之陷徽州驕悍橫
虐肆惡難堪又強佔民間聘如百姓憤甚遂密請 大師乘夜入擊尚之勢虛棄城
遁出仙霞江元勳有江山縣之捷追至衢州府清湖有行家毛念一者凡藩院差官
來往悉往行中因而精忠亦知其名癸丑十月精忠密諭毛念一令其招集亡命以
作取仙霞關計未克招集杭州將軍同知差李蘭大帶騎兵五百前來擒拿念一
時未知精忠之變精忠慮杭州探知來奪仙霞關即差歐繼善同江元勳領金鎗手
一千限其十日兼程搶關繼善駐劄浦城江元勳督眾出關至江山縣東岳廟前遇

臺灣外紀 卷十六

五

我師遠望手執排鎗誤為紅棍直冲而來被元勳發鎗攻打傷失僅存二二勳乘
勢追至衢州府未敢奪城只踞銅錢嶺後將軍喇哈達都統賴塔塔提師到奪回元勳
退屯九龍山康親王駐劄金華府元勳屢爭銅錢嶺哈達與塔力禦之後精忠又遣
馬九玉至衢州與元勳不睦忠以中軍都督權交九玉以右軍都督與元勳弔勳帶
本部兵回關守與化拒鄭經於是聲勢大震有悔請經意迫接劉炎啟云

郭氏附居廈門孤懸海外一片荒蕪負型既無其人採樵又乏其山兵不過數千
船僅數隻而已藉舟楫以為居乘波濤而割掠安能成其大事當攬絕之切不可
與通往來聚集亡命搜我邊疆為害不淺云云

精忠意愈決通飭邊汛不許往來經見精忠甚嚴差協理禮官柯平入福州見精忠
責其背約精忠謂平曰歸道爾主各地自守毋作妄想平回報經大怒令侍衛馮錫
范督右武衛劉國軒左虎衛何祐戎旗一鎮林陞戎旗二鎮施陞等攻同安時精忠
差員請王進功入省諮詢機宜召同安城守張學堯協防泉州又令水師遊擊華尚
蘭守同安故錫范至高蘭開城迎降學堯聞報自泉整旅反救不及其春口已送廈

門計窮亦降總授學亮為左先鋒鎮守道南將軍印以同安知縣鄭麟彩有廉名
復知縣事同人施鳳亦帥舟師來降經授鳳為元宿鎮鳳即施來後改名明良再而
施琅子施壽亦至改姓王名世澤授為女宿鎮精忠懋化總兵馬惟興出仙霞關
以右都尉王進代之又徵平和公黃芳度兵度運原同安總兵黃登率步兵千人應
命復徵海澄成遠將軍趙得勝不應調精忠懋至趙得勝處有不測差陳自良出廈
門降經令宣毅前鎮江勝入海門會得勝表封得勝與明伯左提督經調劉國軒
何祐回以鄭時為思明知州將同安海澄二縣屬焉

按經承父例總兵以下自委任如公侯伯提督必修表請封然後出印諭
王進功至福州謂精忠懋禮待甚厚檄中尉徐光武書室與尾周旋總總不令回
泉進功思付忠意不善必欲一網打盡即密買鄉民馳書夫人並子錫藩囑其謹防
圖謀速當為計爾輩若在吾可不死爾輩若所為失算則無遺類矣夫與錫藩隨
謀之總領王如虎虎為夫人計當傳五營商議夫人是之密傳五營兼管中營事萬
天英右營張漢相前營魏其志後營王耀告以將軍來書意天英等雖然陽許心甚
狐疑適精忠羽檄徵五營兵將出仙霞關文登至繼報王進領兵即到五營將領意

方決協力扶夫人精忠以王進勇略風望將吳萬福春口家資配之以結其心命鎮
守興化代馬惟興出仙霞關因欲圖王進功馳諭令其兼程抵泉與城守賴玉抄進
功家王進隨率所部千人至屯剗城內教場橫成福朝夕與賴玉戴國用李尚文
往來計議甚密萬天英等五營見進有觀窺意亦督兵提隊如虎甲不離身率所轄
親隨日夜護衛衙門進與玉計五營兵馬繁多艱于下手又差人飛啟精忠忠隨撥
右都尉朱鴻鵬撥騎兵五百步旅一千前來泉州接應夫人聞報隨請萬天英等四
位入內謀曰將軍被困在省賴玉與王進二賊共相圖謀今又請朱都尉領兵即至
其禍不遠吾聞先發者制人當速下手不可遲延坐受其害天英曰夫人毋庸驚之
孰矣就在明早初一英等上王進衙門遠同城守順上夫人衙門可令王領旗帶兵
埋伏左右以炮為號先殺賴玉然後分兵攻王進夫人許之令出各自為備王進接
精忠檄知朱鴻鵬提兵將至忙與賴玉議曰五營將士心大疑惑恐朱都尉兵至必
生變當先下手為是王曰兵無主帥五營雖然調遣亦是各自為備無能為也進曰
非此之謂也形跡已露若不速舉必為所算今朱都尉兵一二日可到可於初二日
與公分兵攻之王曰可六月初一早萬天英等悉上王進衙門賴玉欲與英等分路

回署天英曰可到大衙門走走王辭不去天英正色曰將軍雖不在家夫大小主尚
在豈有不投手本之理王聞天英言揆于禮有缺遂動轉馬同天英往提督衙門謁
藩知王到差人出請玉等南至二門外炮響伏起砍死賴玉擒戴國用李尚文等
即會兵分道攻王進進聞賴玉被殺五營兵至隨令餘丁搬百姓椅桌門板諸物填
塞各巷親督所帶健勇據南教場與戰王如虎首先沖入被王進一箭傷額幾乎墜
馬眾軍趕上救回其餘各將緣督調乏帥而無號令冲突相持至晚按守而已進登
塗門樓遙望泉港船隻如葉疑請海師來合攻是夜以羊弔之點數剪香長短而放
炮令軍士飽食結束開塗門逸去而朱鴻鵬騎步兵將至聞賴玉等被殺王進逸去
其隊亦各散回

臺灣外記卷十六終

黃芳度畏逼降

耿精忠見敗修好

清 九閣珠浦東旭氏江日昇識

康熙十三年甲寅六月初二日。天英等知王進乘夜逃回省城。錫藩遂出敵國用。於市而將及李尚文。象人感尚文聞變。日東兵有法。而無擾害。齊赴轅門請救。夫人從民便釋尚文。萬天英等恐王進往省。必請師整甲復來。隨與夫人謀降。鄭經夫人許之。錫藩令監生吳公鴻往廈門。納款投降。取精忠閣同安之失。繼報海澄復歸於鄭經。即遣馮國銓到廈。見鄭經。索地請和。欲以沿海島屬。絕不往來。通商貿易。經笑曰。天下乃我太祖之天下。與爾主何干。況漳泉係本藩父母之邦。又是爾主請本藩渡海。戮力匡勳。共成明室。故本藩不惜提師跋涉前來。豈墨跡未乾。遂爾背約。本藩蓄精銳。慮欲西問。恨未有便。以前日之全盛。尚欲與之爭衡。吳越今爾區區一旅。何足道哉。國銓無以對。議不成。銓回省。經接公鴻請。仍以江勝守廈門。令左先鋒鎮蓋。將軍張學堯為帥。督角宿鎮華高。蘭元宿鎮施。屬女宿鎮王世澤。戎旗四鎮。馬成龍。戎旗五鎮。高明等。從同安陸路。進會師泉州。總統侍衛馮錫範。左武衛薛進。

臺灣外記 卷十七

恩右武衛劉軒。左虎衛何祐。宣毅右鎮吳世德。戎旗一鎮許耀。戎旗二鎮陸陞。戎旗三鎮林定。並六官等。從大担由泉州港而入。王錫藩聞經提師至。親率萬天英等五營甲兵。迎鄭經入城。經出示稱永曆二十八年。安民表。封錫藩為錦衣衛指揮使。管理提督事務。以何可化王者都林之本。仍居原職。用漳浦知縣喬甲觀為泉州府同知。

按甲觀進士。漳浦知縣與劉炎不睦。炎反。恐炎害。托往鄉。微擢。遂適廈門。依鄭經。權魏其志。為大監督。以王如虎為提督。前鎮盧仁為提督中鎮。戎旗三鎮林定為泉州城守。其餘各官。照舊供職。次第陞擢。又令劉國軒何祐等。督兵平七邑。忽陳克岐。陳文煥。同祝治國。劉定先。使荆州。復同其禮曹錢賈。呈上吳三桂書。畧曰。舉兵大義。進取情形。屢書已悉。不復贅及。茲五月十一日。貴使陳文煥等。到不佞軍前。獲讀華函。忠義之氣。凜然。故國之恩。彌切。不佞積憤三十年。困心衡慮。有不可盡白於人者。殿下能洞見本懷。萬里精神。孰意其契合如此。先朝威德。何日忘之。然藉擁戴以呼召人心。乃革創故智。不慎於始。後必終凶。項氏之於義帝。諸將之於更始。可鑑也。使大勢既定。親賢自不乏人。與天下公議之一德。同心宣化之。

例何必遜古人。即倡義除暴。首當削。故改為周。且列國即位。改元。春秋正例。師古正名。竊附斯義耳。

經覽畢。嘆曰。吳藩萌念已甚。不但不能取信天下。號召英雄。實為後世羞耳。厚待錢。雖令回報。命。平和公黃芳度。雖墨經視事。少年勇猛。又能推心置腹。不吝獎賞。故士卒樂為之用。見同安海澄二處。歸鄭經。遂與吳淑謀曰。鄭人原係世仇。今既逼近。未可與絕。當暫負屈交好。再作商量。淑曰。此論正當。遣黃思齋。致往廈門修好。有曰。芳度尚愚。早世依陸。今茲宜負弩以前驅。敢乘塵而後至。緣罪在誅。非喪面不得。自斃。即量加優容。然捫心。安能無愧。既為天壤間無所逃之罪。編比魚鳥之飛。潛自計百十口。凡有生之年。總望雷霆之生育。進盡忠。退補過。豈敢比於事大之小國。生捐軀。死結草。冀補圖手。贖罪之微愆。

經厚待思三復慰諭。有曰。茲際光復。事屬而父。果能傾附。當棄前愆之語。

時精忠以張全為汀漳巡海道。全從福建省。回曾繞道。抵廈門。馮錫范然後到任。又與城守副將劉約善。芳度疑全密有所謀。召淑議曰。約轄三營。同居一城。倘有外意。將奈之何。當急除之。絕去內患。淑得令。越日黎明。率賴陞。陳驥。吳智。吳祿。吳友。翁火。孫許。連。楊仁。許開。李英等。攻其營。劉約不及召兵。自率親丁。據門與敵。手刃十餘人。眾寡不敵。被殺。淑令割其首。而刺其家。妻女子婦。俱溺園池。死。並擒其左營遊擊程士。然海道張全斬於市。芳度統其眾而轄之。

臺灣外記 卷十七

附記。劉約曾在四川殺姜總兵。一家投誠。姜最善一大師。是夜師夢姜來。囑曰。我欲往福建。漳州府平和縣黃家。投胎報怨。師二十年後。相望。師於甲寅正月間。雲遊至漳。謁劉約。出忽。門外鳴鑼。避道旁。仰觀芳度。相貌與姜總兵無二。隨詢店主。人此何官。主人曰。乃海澄公大阿哥黃覺舍也。師又問曰。何處人。氏答曰。平和人。師點首。隨到公府。轅門打坐。適芳度出。見之。即延師入書室。談吐如舊。識又供于。窺送之出。依依攜手。至北街頭方別。況變舍素不喜僧。眾大異之。後約果為芳度殺。迨芳度被經。疎於市。而師復至。立於臺畔。朗誦經懺。觀者問之。師以前事詳述。飄然而去。漳之人。多聞此段因果。

近見經入泉州。勢愈熾。心甚憂之。吳淑曰。鄭經之政。悉出於馮錫范。當多賄賂。以結歡心。暫且歸附。俾作後圖。度從淑議。密遣人致意錫范。願附門牆。范大悅。收納珠寶。

許之。差者四處芳度方達某武齋印勅請降。並送錫范厚禮。范果為芳度說辭。經折
矢為信。允其降。表封芳度德化公。加南提督。仍鎮守漳州。范答芳度鹿銃一百門。以
葉亨為漳州知府。潮州總兵劉進忠與饒順公沈瑞同城。瑞年十一。饒諭部議以瑞
年幼。未請軍。所有一切諸事。暫歸劉都統。劉主決。俟長成日。交與瑞。光明秉
權。驕傲。薄視進忠。每事相忤。迨至甲寅正月。因吳三桂變。各自為備。光明全獲居南
而進忠與民。居於城中。立柵為界。日則閉市。夜則關鎖。撥兵守禦。平南王尚可
喜。聞知。遣員勸解。者再。雖陽為好。陰各懷憤。至三月間。進忠心腹。旗鼓揚。希震。從福
州。於念六日。即開精忠。反。進忠以漳潮接壤。恐有不虞。調兵。操演。光明疑其希震
固有成約。會提防進忠。又以同城不睦。終非善計。托瑞表兄金四。轉求瑞之姑。為次
子媳。則兩家可以釋然。瑞母許可。與光明言明曰。彼一匹夫。即世爵之如安。肯與備
遂止。進忠聞之。心愈恨。光明結城守。參將張善。總標左營。兼管中軍。遊擊事。李成
功二人。約於四月二十一日。進忠父壽誕。先一夜。必與父饗。無備。功同善。欲率
兵從北門金山。抄進忠衙後。放火。殺出。光明砍柵相應。因謀不密。為進忠所知。而預
防於二十日。申刻。功與善。繼上晚衙門。入川堂。未茶。進忠喝擒之。二人稱何罪。忠

卷十七

曰。罪實無。汝印與兒子呢。二人無以答。成功恐光明不信。遣其子。並印為質。隨禁於
幽室。令左右看守。是晚。進忠披甲督兵。加意備禦。光明令甲士飽食。選健勇。餘丁。執
利斧。以待守。終夜。聞然。不見火起。至天明。探知。謀洩。張李被擒。乘其方開柵。揮兵
冲殺。進忠立斬成功。首級。號令。幸李雲。林天貴。張輝。蔡大茂。趙承業。曾成。洪經邦。
劉玉。鄭廷選等。分街與戰。又令楊希震。砍城之北門。渡溢溪。奔分水關。劉炎。處請
殺。

按成後。投誠。隨施。鄉平。臺。灣。官。碣。石。衛。總。兵。又。按。潮。州。雖。設。總。兵。城。守。城。禁。以。及
城。門。鎖。鑰。悉。係。光。明。主。收。

光明冲殺數十。終在街衢。輒於馳射。總不能勝。至晚。各罷兵。取百姓椅棹木料。堆列
柵邊。防夜間冲突。以絆馬脚。二更。劉炎。去。登。華。架。山。焚。毀。店。屋。炮。聲。轟。天。冷。卒。從。北
門。入。城。光。明。勢。孤。自。縛。同。其。義。勇。袋。子。于。國。瑞。跟。沈。瑞。瑞。頂。捧。印。收。步。行。詣。進。忠。轉
門。投。降。忠。以。瑞。年。幼。未。諳。收。其。印。收。仍。尊。上。座。親。與。光。明。解。縛。罪。歸。國。進。忠。斬。首。出。瑞
春。口。于。韓。山。從。劉。炎。往。漳。浦。聽。精。忠。命。進。忠。遂。前。辦。反。精。忠。加。進。忠。為。盛。舉。將。軍。其
餘。文。武。照。舊。供。職。平。南。王。尚。可。喜。接。潮。州。反。報。隨。救。提。督。嚴。自。明。修。備。訓練。士。兵。一

面。應。請。進。勳。進。忠。知。尊。省。整。師。即。遣。人。往。精。忠。處。請。救。忽。報。同。安。海。澄。二。縣。歸。鄭。經
繼。報。漳。泉。亦。降。忠。思。導。師。將。動。閩。援。已。阻。如。之。奈。何。亦。遣。萬。天。魁。往。泉。納。款。經。表。封
進。忠。為。定。南。伯。右。提。督。加。潮。陽。協。鎮。馬。應。龍。為。珍。西。將。軍。黃。岡。協。鎮。武。弘。讓。為。破。軍
將。軍。馬。興。龍。為。潮。州。城。守。蔡。茂。植。為。澄。海。鎮。江。德。中。仍。任。惠。湖。道。駐。知。府。魏。魁。祥。海
防。仇。昌。祚。用。程。卿。知。縣。王。仕。雲。為。潮。州。知。府。鎮。平。和。縣。張。弘。算。為。海。防。權。經。恩。童。士
超。為。海。陽。知。縣。其。餘。原。職。視。事。

按。興。隆。即。楊。希。震。改。復。後。被。朱。天。貴。所。害。植。字。錫。朋。澄。海。學。生。員。後。投。誠。任。漳。漳
副。將。雲。字。望。如。江。南。進。士。

尚可喜以潮州之變。題報奉。旨。著其征勦。可喜令次子將軍之孝。同都督羅。督
騎兵二千到惠州。會提督嚴。自。明。調。全。省。綠。旗。官。兵。合。勤。七。月。師。至。蔡。潭。用。遊。擊。高
亮。植。為。先。鋒。列。營。揭。陽。之。新。墟。進。忠。聞。軍。師。將。至。與。諸。將。商。議。禦。敵。蔡。茂。植。曰。前。日
和。鎮。被。圍。因。不。守。葫。蘆。山。之。故。今。當。豎。柵。葫。蘆。山。以。作。特。備。進。忠。然。之。隨。督。眾。折。西
北。南。三。隔。氏。居。圍。柵。葫。蘆。山。自。西。至。北。外。開。濠。二。遠。深。一。丈。濶。七。八。尺。設。立。炮。臺。與
城。相。顧。

卷十七

按。丁。已。恢復。潮。州。鎮。一。等。侯。馬。三。奇。會。提。督。侯。襲。爵。題。築。城。垣
知。之。孝。等。雲。屯。新。墟。令。李。雲。帶。騎。兵。三。百。每。日。曉。哨。仗。部。兵。以。待。之。孝。預。其。有。備。未
敢。突。進。初。十。日。之。孝。差。人。與。進。忠。說。廣。城。王。爺。有。信。亦。欲。剪。辦。都。是。一。家。明。日。班。師
進。忠。賞。其。使。尚。在。疑。信。間。十一。早。差。李。雲。往。探。果。空。其。城。營。壘。尚。在。寂。無。一。人。詢。之
附近。云。夜。半。去。矣。雲。回。復。進。忠。亦。以。為。是。迨。至。午。刻。突。見。竹。嵩。山。兵。馬。雲。雲。炮。聲
不。絕。進。忠。方。知。之。孝。詭。計。從。楓。洋。小。路。偷。過。即。欲。取。守。城。十四。日。進。忠。令。李。雲。趙。承
業。林。天。貴。張。輝。蔡。大。茂。洪。經。邦。等。督。眾。六。千。分。隊。而。出。冲。搶。營。壘。奈。大。雨。傾。盆。水。深
二。尺。許。之。孝。以。立。營。未。固。恐。乘。雨。冲。突。不。許。騎。步。卸。鞍。甲。遠。依。岸。林。圍。圍。理。埋。伏。豎
旗。幟。而。李。雲。等。率。眾。冲。入。見。是。空。營。知。中。計。遂。抽。出。被。之。孝。揮。軍。合。擊。互。相。砍。殺。雲
等。傷。死。千。有。餘。人。收。其。眾。入。城。堅。守。二十。日。轟。包。謂。之。孝。曰。欲。攻。賊。城。先。當。奪。葫。蘆
山。之。寨。是。之。包。率。輕。騎。十。餘。匹。環。視。其。可。破。之。處。以。便。進。攻。不。虞。北。城。金。山。上。發。一
門。冷。炮。轟。包。傷。死。之。孝。大。悲。恸。收。屍。飛。報。尚。可。喜。喜。歡。惜。之。令。固。山。王。國。棟。督。兵。前
來。鄭。經。時。方。與。耿。精。忠。爭。泉。州。接。劉。進。忠。請。救。即。遣。殿。兵。鎮。楊。志。援。勦。後。鎮。金。漢。臣
航。船。進。援。復。遣。宣。毅。右。鎮。吳。世。德。來。援。于。八。月。初。二。日。到。劉。東。面。燕。子。山。上。

按時之孝自北漢圍至南漢其南中央尚有鳳凰洲係進忠據守放東路尚
可通一面

初三日世德與進忠漢臣約于二更渡河三更劫營忠與漢臣各營隊任出伏河邊
以待至三更將盡不見世德至時秋天氣涼將士腹饑漢臣會進忠以世德之不果
來遂抽其軍入城世德於是夜宰猪羊犒賞致甘宜法超選一百二十人執業號故
夫其更約渡河時業已三更將盡四更至濠邊偵者探回云聞無其人世德疑漢臣
從別道先進奪其功不然豈有爵主相約而不出兵之理即著卿導引路越濠砍柵
喊殺穿號而入圍棟果無備人不及甲馬不及鞍連失營盤十餘座退至羊陂岡之
孝大營盤天色微曙騎兵屯集山上見賊夥無幾齊下禦之世德見無兵接應遂不
敢前發令曰宜退兵執掌號與失軍器者擡有傷軍士先行餘徐徐而退不可造次
世德斗搜精神奮勇接戰退則圍棟揮騎兵進世德按隊止則騎兵亦各猶豫而止
城東半將趙承業忽聞西南有喊殺聲馳報進忠忙披掛率眾開西門欲出應世德
退至濠邊無失一人國忠見有援師亦即收兵世德此後恨漢臣之責已也初六日
進忠將世德全師入城廣東巡撫劉秉權督師至潮巡視諸柵見東南水中央鳳凰

外記 卷十七

洲一警嚴據回謂之孝國棟曰鳳洲若不奪東路難圖宜合攻鳳凰洲固山汝督一
旅禦城中出援弟與將軍率所有之師並取鳳凰洲之孝各自為備劉進忠偵知劉
秉權到即會金漢臣吳世德楊奕諸鎮議曰秉權素有勳畧今統師至此必奪我鳳
凰洲此洲若為所奪則東路不可通敢煩一位統兵出守方保無虞進忠之言意屬
世德奈世德因前劫營之役不接應憤於懷默而不吞俄而金漢臣起應曰弟願出
守進忠遂揖曰公若去弟誠有幸矣漢臣即帶所部眾並親隨一營即廷選二營鄭
添等出據鳳凰洲十六早劉秉權乘天微明率傾國之兵渡河搶奪然鳳凰洲沙地
極難固權督步兵以不空歸拋土一拖即倒漢臣與添等力戰死廷選見勢不敵
向南洋脫去鳳凰洲遂得進忠見兵奪鳳凰洲親督精銳騎步出沖數十次總為王國
棟助旅堵禦不得救援後見柵破失守即欲入城續順公沈瑞聞之孝督兵至潮
州與詔安巨族沈家梓聯宗室

按梓進士起津之子後瑞兵退黃岡王一新率莊卯等攻其樓家梓被殺
又案詔安避擊即良臣欲據詔安縣相應瑞提師至黃岡詔安營兵偵知盡披甲
上城良臣聞兵擅自登城亦上敵樓喝曰蠻子可惡未得吾令敢擅專披甲上城大

旗莊卯應曰賊兵業報到關不得不披掛防守良臣愈怒罵不去以卯憤向前眾兵
從之良臣遭砍及其家丁王春等都統張夢吉宋文科提兵至知良臣被殺圍其城
雲霄督父將劉成良令子總王一新領眾往揭陽吉與文科抽回揭陽黃岡進兵潮州
適鄭經又遣石虎衛陳龍航海從拓林登岸遇文科兵于傳福嶺大戰龍少怯退筆
架山而破鳳凰洲兵又到龍無濠柵不敢據守即抽其軍入城進城急斷浮橋遂困潮
州王進自全州奔回駐劄興化府飛報精忠以孤軍深入寡眾不敵為辭請益兵取
泉州自効精忠許之益騎兵步兵二萬又令兵曹王子玉同都尉朱鴻弼統兵一萬
由汀州入漳會劉天師尅期合攻王進得兵聲勢大振九月隨率眾進屯惠安然進
素輕南兵以泉州之役孤軍城中尚且戰終日而逸出況今兵多將廣益驕橫無忌
任眾焚掠鄭經聞報遣右武衛劉國軒為帥統兵出禦國軒亦嚴以相待相持逾旬
忽三桂差禮曹員外郎周文驥齎書到解和曰

頃接大章及錢黯回口述知與取殿下大有異議取殿下乃殿下唇齒之邦輔車
之勢分兵進退則兩相資也持疑拒守則兩相斃釋仇人而凌與國忽遠慮而爭
目前利害相懸莫當什百且大仇未滅何以家為以天下之大聲震漢北之勢普
天幸士皆我輩所並建而寧于擒虎逐鹿之初縉繳未施遂於門庭先分峙城示
仇人以隙取伏惟殿下鑑我愚忠不任尅期定期荆武本擬誓師北渡但念先朝便
當揚帆建業期與殿下取殿下編素三軍展拜孝陵一切大計期賜指南者甚多
殿下智勇絕倫當不待余辭之畢而兩家早為親睦矣將軍趨得勝一生忠貞不
任之所知己深矣論其善為調信務期兩地和好速爾進兵示義於天下後世非
淺也

外記 卷十七

經厚待文驥送之福省見精忠十月王進屢出騎哨偵望國軒營壘見軍威嚴整未
敢逼戰退屯楓亭列營二十餘里作長蛇勢軒間進退兵笑曰王進交無能為非是
驍兵實懼敵也自率輕騎往覘令大隊繼進猝遇於塗驍戎旂一鎮許糧奮勇與戰
國軒督所鎮分股從中擊之進大潰至可憐關復戰糧斗索再關進不能敵奔興化
府軒追至郭外進開城軒仍引師還屯楓亭報捷以許耀首功超陞右虎衛十一月
經以漳州黃芳度既降潮州圍久而漳浦劉天從中截據不附又結連兵曹王子玉
都尉朱鴻弼欲從中與兵

按于與鴻弼統眾至平和被德化公守將賴陞擊敗從間道抵漳浦合劉天

即令侍衛馮錫藩為帥與平伯趙得勝副之督左虎衛何祐宣毅前鎮江勝宣毅右鎮許寬前鎮洪羽元宿鎮施鳳女宿鎮王世澤奎宿鎮鄭國選戎旗一鎮林陞戎旗二鎮林應等由海澄進攻漳浦得勝趙山到漳浦說劉夫不聽敗精忠閣王于玉等兵敗于平和乃遣蒲日興到泉州與鄭經修好書曰

日者諸藩建議之舉原從中原大事起地共圖恢復以協天人弟之所以勉力與師者雖為吳王亦以踐台約也今事當創始而每有爭地爭城之舉夫閩地縱是殿下父母之邦亦先王世守之土也前以恢復中原為重故彼此曾有成言今中原尚虛遠鹿而鸞端突起閩牆殊不可解方今西北連兵望救甚切非我輩游移觀望之時惟冀殿下俯念吳藩及弟前約捐小忿而圖進取即使海內豪傑謂我輩自相矛盾怯公戰而勇私關也

經厚待日興而報書曰
天下乃我太祖之天下侈言天下豈不羞乎且請弟渡海者誰令弟毋作妄想者誰絕不與弟來往者誰夫子有云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勇私關而怯公戰弟亦不得已耳如果欲修當踐前約

精忠知理短又遣董一年王世翰再來泉州修好議未定劉夫知鄭師由海澄而來調雲霄營遊擊劉成良同中營遊擊馮友魁率眾守羅山嶺十八日錫范師次下峯嶺成良與魁列陣嶺下與錫范令何祐江勝二將擊之殺其千總杜養體戎旗龍得雲等大勝祐勝尾追過嶺至打石山又敗王子玉軍直冲至北門門不及開劉成良已從東門過漳浦所部回雲霄矣錫范取用大炮銃打入二門悉落街中滾壞房屋數十間炎母大懼逼炎無奈請降錫范報捷經授炎前鋒鎮掛傷虜將軍印另修書並帶帛遣使到漳浦縣令錫范親詣山聘隱士張若仲併弟若化二人按若仲庚辰進士官益王長史若化丙子舉人官御史甲申閩變兄弟結茅隱於靈山躬耕治園至是不下山者三十年其聘書略曰

天地閉而賢人隱時固當然彰龍兆而太公興念亦無失二位先生強不愛寒暑足週身避亂何須遠東養海無煩王屋先生推相慕尚不佞猶深景仰紫色蛙聲相對算免窮民之哭雲收霧罷乍聞應啟浴陽之顏請同溝渠以酬來得就龍无而之言昔段干偃息猶輔魏主子房留侯尚扶漢嗣小子雖臧否之未知先生

其敦海之不倦可也
二人竟以老辭送錫范下山
評曰 明月清風只自吟 高才大森非吾心

經擢趙得勝為總督諸軍救援潮州錫范回泉州劉東權既得鳳凰洲隨督兵渡河奪筆架山會沈瑞張夢吉宋文科韓合困潮州又令潮州知府閻奇英

按原潮州府督捕廳因解顏科入京方回委任知府事
築炮臺河之上下設柵二重柵之並置鉤釣于水底提防周密因而焦勞太過不五日得病死國棟於西南用蓬蔭堆土遮衛馬上架大炮日夜攻打城崩百餘丈進忠與陳龍吳世德楊雲等極力守禦隨崩隨築國棟架雲梯奪得悉被葫蘆山上橫身砲所打並城上大砲火鎗火箭火桶噴筒齊下死填溝濠傷者不計如此者三城終不得破迨報漳浦已降賊援將至國棟提騎步萬人同履自明也劉黃岡出迎于石壁庵下得勝令何祐江勝林陞三將出敵祐奮勇先連砍數人國棟將高亮植敗國棟亦遂棄黃岡也劉浮山但以師老援強又虞城內劉進忠出而合攻二十九日棄浮山回潮得勝軍尾追劉黃山坑三十夜之考與國棟自明等焚諸營盤還守

普寧縣連營新墟十二月初一日潮州圍解劉進忠出接趙得勝等圍得勝師屯溪之後山報捷經得報調趙得勝提本部軍回以劉國軒為劉進忠副允留守東寧總制使陳永華薦聘故明紳蔡未進士倪俊明王辰進士李其蔚二人為參軍以鄭省英為宣慰稅渡稅酒稅及猪牙等項又令各縣照臺灣事例人有丁銀每月每人五分名曰毛丁船計丈尺而納餉名曰標頭以陳廷守督理泉州鹽務馮錫圭督理漳州鹽務並雜糧以給兵食有永春縣馬跳寨呂華見其剽難堪遂殺所差據寨凡避科派者往投之用為羽翼經遣中提督中鎮盧仁同後鎮張漢相統兵往剿華設險守禦不能破傷失甚多經又遣左武衛薛進思督兵合圍未得下續順公沈瑞當其與王國棟合兵圍潮以其必破故全務春口于詔安搬出隨安頓饒平縣侯城開日仍回鎮守不意趙得勝一到黃岡戰北國棟撤圍遁去瑞因吞口累不得已遣人詣得勝軍前請降勝許之代為請饒平土著人屠四原饒鎮吳六奇標下為游鼓狡智機恃族多人境連大埔諸熟可通知瑞叔母徐平藩尚可喜女遂獻策於瑞曰敵兵初到潮郡方開正歡喜倉忙之際未暇及此況固山駐劄新墟程不遠可速差人星夜往省請兵從大埔間道可達此並會新墟之師則潮州仍可圍困

矣瑞用其謀即差心腹將兼程抵省見可善又令屠四招健勇充伍收整城池砲臺
著種種餉道忠果以久圍新解兵馬雲集未暇旁掠諸縣後用澄海鎮蔡茂植奪港
海縣兵鎮李虎奪揭陽縣官殺左鎮和輝奪潮陽縣進忠正在揭師之際忽報沈
瑞在饒平縣招集母漢修整城池必有異謀忠即遣人往饒平請瑞來潮議事並親
探虛實沈瑞禮其差而虛應之差者出即離髮據城遣人往廣東催瑞進忠據沈瑞
據城報令何祐督施鳳鄭國選馬成龍李雲趙承業鄭廷選洪經邦等先入攻圍又
慮新墟進兵令中鎮陳錫揚普鎮張朝瑞與水師鎮毛興守揭陽縣楊奕部其鎮曹
會連漳印輝將軍馬應龍守潮陽縣劉國軒等列營于桃山以左鎮何鳴鳳右鎮曹
應鶴同驍騎營張煇領營劉承恩親隨營楊標等守潮州府自督林陞江勝林應
武洪讓王世澤王一新劉成良周鵬雲朱纘林天育等兵繼進圍如鐵桶用天砲統
打入但城中池塘甚多悉落水不為害進忠又令于西北西南二角築臺駕砲日
夜不絕攻打雲梯齊橋悉被夢吉督矢石藥桶擊打不得上惟困之

援南邦之信遇敵

破清漳吳淑獻城

清 九閩珠浦東旭氏江日昇識

康熙十四年乙卯附明永曆二十九年正月原任福建總督范承謨被耿精忠禁於
幽室罵賊不去口絕殺已十餘日守者勸曰公違書明理不見宋丞相文天祥乎徒
作小丈夫餓死浪浪無聞何益不如延以待時郭汾陽李光弼公以言為頗是強
進水漿茲逢元日身帶械索欲尋死而守者防護遂望北九叩曰臣負罪深矣不即
死者正欲圖報將來耳起尋無片紙用炭畫壁上作詩曰 達瞻北關申華祝 時
撫南董憶舜琴 弱骨倩人扶拜舞 不禁揮淚五雲深

鄭經率文武拜賀於泉之承天寺稱永曆二十九年耿精忠稱乙卯年用福州人項
四為總領高按月按家給鹽如不領者即以食私論罪又以戶曹主事林亦善兼管
錢法司鑄裕民錢有一文一分一文一錢者一文一兩者數兩者且有十兩者以充
兵用不遵用者斬亦善執法權極其姪提使抗違立斬示眾精忠見鄭經現據漳
泉潮三府兵馬強盛而王進又屢賤故汲汲求好遣支曹張文豹抵泉與經賀年並
送大戰船五隻以踐前約舟師之助議和經許之遣禮官鄭斌刑官柯平入福州答
禮精忠令禮曹金鏡林日光接待二使次早斌平欲進謁精忠鏡與日光問二使曰
今日入見我主破行何禮平曰非天子不議禮鏡與日光無復難之斌平入行客見
禮與精忠約從楓亭為界限有事相擾無得侵擾遂定平斌固復從此鄭耿交好
安達公尚之信奉可善令提兵至大埔縣用千總朱標為鄉導從扶膠白溪私過平
和縣進接偵探飛報進忠知之信從間道兼程將到隨遣曹應鶴同施鳳林陞鄭
國選王一新林天桂蔡大茂與何祐統領進據百子橋截粵東援師進忠督江勝諸
鎮日夜攻打夢吉文科率眾百計禦之死傷過半而城不下尚之信大隊繞道已到
饒平近境偵報百子橋敵兵列營之信知其有備亦屯劄著騎兵四探何祐聞粵師
到令王一新出哨相遇於百子橋之東交戰未分勝負各飲兵回祐發令曰兵貴神
速乘其初到土地未熟民情未泆敗之必逸若縱其結營深溝固壘則難搖動矣明
日施鳳蔡大茂爾二人即帶本部將士埋伏於百子橋左王一新林天桂爾二人帶
本部將士埋伏於百子橋右國選爾前引戰詐候騎兵齊至方出合擊諸將領命
而去祐與林陞曹應鶴等列陣以待次早之信以步兵火攻為先鋒騎兵分為左右

翼進攻百子橋營國選接戰之信令火攻齊城國選難當退下之信見國選收揮
騎兵合左右齊沖。祐奔出陣。阻魯牌佐之祐連砍數騎。騎兵稍怯。而王一新從左喊
殺。出施原從右喊殺。出之信勢遂潰。死騎兵二千餘人。不敢結營。星夜遁大埔。據
祐追三十餘里。方鳴金收軍。後探知之信回大埔。亦班師。經令進忠攻城。沈瑞見援
兵不到。糧餉已匱。殺馬掘鼠以食。後聞之信。敗逃計窮。仍與魯吉文科商議。投降。遂
遣人詣進忠軍中。請降。忠許之。代請於經。經以其降而復叛降一等。表封沈瑞為懷
安侯。徙其家於廈門。安梅二月。鄭經毀經略洪承疇祠。銅陵黃道周。江門蔡道憲。
於內。又窺承疇姪士昌。士恩。暗故明。蔡夫翰。林泉。州晉江。縣人。楊明。瑯二。春。口。共百
餘人。於鷓籠。淡水。其責明。瑯曰。爾身為詞林。當甲申。煤山之變。既不能死。難反。敢於
賊隊中。揚揚得意。策馬過。梓宮。而復脫視之。句。後明。瑯亦死於賊所。永春。知縣。鄭時
英。道人。入馬。跳。寨。說。呂。華。許。以。不。死。華。亦。以。人。眾。之。食。不。得。已。降。英。代。之。請。經。不。允。
礫。華。一。人。籍。沒。其。家。餘。者。令。英。厚。恤。之。四。月。劉。進。忠。以。平。南。兵。屯。普。寧。實。有。窺。探。意。
我。師。雲。集。潮。州。日。費。數。千。金。以。老。其。師。不。知。進。取。以。廣。其。地。故。請。經。許。之。授。進。忠。為
正。總。督。國。軒。副。之。何。祐。江。勝。為。先。鋒。督。諸。鎮。進。屯。新。墟。與。王。國。棟。營。壘。相。對。經。又。以

臺灣外紀 卷八

史官洪岳為潮州宣慰使。李景督理潮州鹽務。徵計軍餉。五月。經自泉州回廈
門。旋又入居海澄。黃芳度雖奉鄭經約束。實出於勢之無奈。每登城北望。嘆曰。孤軍
力短。何日得伸己懷。而做桓彝也。即遣黃監齋密來從潮道入京。並書與兄芳。也。囑
其速為啟。奏請師出援。又差人密持書仙霞關。與黃碧。令其撤師回漳。自衛。翌接
書。不請命於精忠。將所部兵。從建寧。臨洋。山道。回漳。芳度忽聞。經回廈門。又驟入海
澄。居任心不自安。密整軍旅。繕修城池。遣其中軍朱武。齎啟海澄。接經。並請謁。見以
現虛。齋。經厚賞武。而允芳度入見。武回報。度益不自安。延月餘。未敢進謁。經遣協理
禮官鄭斌入漳。同知府葉亨。慰撫之。云。既不肯謁。須出兵。從征。度禮待斌。許即帶兵
南行。而終不遵其令。又慮經統帥圍城。與吳淑計議。欲率親信護眷口。從小溪。平和
間道。遁粵東。度曰。出適粵東。脫離虎口。其策甚高。但恐兵心利輜重。中途不測。悔之
無及。不如速差人往平藩處。請援。倘有緊急。據城堅守。以待救援。芳度異之。遣兄芳
泰。從平和。越。大埔。抵。粵東。見尚可喜。借兵。可喜即令安達公。之信。整兵往援。並令
之孝。王國棟。進兵。潮州。以分其勢。劉進忠等。列營新墟。見之信。國棟。溝。寨。柵。設。險。固
守。而騎兵。精銳。未敢。進。接。相。持。日。久。可喜。以。芳。度。之。議。再。益。騎。步。兵。一。萬。與。王。國。棟。

令其攻潮以分敵勢。庶漳州可援。進忠偵國棟進兵。恐其逼戰。與國軒謀曰。國棟添
兵。不日必來。吾營。但此處。平。坦。非。險。要。之。地。不。可。與。戰。且。退。守。潮。洲。以。避。其。鋒。國。軒
曰。避之。誠是。若退潮州。必不可也。進忠曰。退而後戰。不但保城。而且可以東兵。國軒
曰。公知其一。不知其二也。凡事當審時度勢。今與昔不同。昔日之圍。可救。今日若圍
必不可援也。進忠曰。願聞其說。國軒曰。去歲之援。我師平。敗。回。戰。而。軍。心。雄。壯。廣。兵
圍。久。師。老。故。望。風。披。靡。今。日。廣。兵。大。隊。而。來。必。有。成。算。兼。之。邇。來。漳。州。勢。欲。拔。城。廣
師。一。到。漳。州。必。應。漳。州。若。應。福。州。亦。背。盟。南。下。四。方。鼎。沸。若。再。圍。困。則。不。可。援。也。且
暫。退。鳳。塘。寨。之。左。巒。母。山。列。營。以。待。與。之。決。戰。進。忠。曰。公。善。之。詳。拜。服。遂。約。是。夜。退
軍。次。早。哨。探。報。國。棟。曰。敵。兵。昨。夜。已。退。國。棟。曰。為。合。草。寇。必。有。漳。州。之。信。故。退。宜。速
追。之。即。率。騎。步。尾。後。齊。進。也。劉。新。墟。發。令。曰。海。寇。怯。戰。而。退。明。日。當。奮。勇。破。之。不。可
畏。懼。使。彼。深。溝。固。守。以。作。潮。州。犄。角。國。軒。謂。進。忠。曰。王。國。棟。提。兵。追。起。如。此。之。速。必
有所恃。明日當嚴陣以敵。出奇兵破之。進忠曰。然。以何祐。江勝。為先鋒。林應。陸。為左
右。伏兵。今三更造飯。四更飽食。五更作。任。進。忠。國。軒。率。曹。應。鶴。李。雲。鄭。國。選。施。鳳。王
世。澤。王。一。新。劉。成。良。洪。經。邦。劉。成。業。洪。羽。周。鵬。雲。林。天。桂。曹。成。泰。大。茂。朱。錦。等。作。長

臺灣外紀 卷八

蛇勢。迎敵。國棟以進忠退兵之速。疑為漳州信急。兼恃兵將眾多。以騎卒為先鋒。步
旅與鄉勇為左右。機遍野滿。山發進。宣期騎兵未到。左援步旅。從間道。山頂先出。與
氏宿鎮。萬壽陣。相。遇。火。器。齊。發。無。少。怯。退。下。我。師。迫。之。熹。又。退。又。逼。之。熹。遂。退。山。下
何祐。見熹。敗。令。火。攻。營。萬。坡。領。眾。往。援。軍。甫。出。營。而。進。忠。業。發。號。令。砲。三。聲。軍
齊。沖。伏。兵。亦。起。喊。殺。轟。天。左。右。步。旅。與。鄉。勇。俱。星。奔。騎。兵。遂。無。關。志。亦。進。忠。兵。追
至。二。十。餘。里。方。鳴。金。收。軍。國。棟。風。聲。鶴。唳。直。追。至。普。寧。縣。方。收。軍。安。營。是。役。也。道。宗
萬。和。高。子。戰。場。收。屍。計。三。千。有。餘。瘞。塚。者。五。尚。有。不。能。遍。及。者。進。忠。國。軒。報。捷
仍。進。屯。新。墟。六。月。黃。芳。度。以。兄。泰。入。粵。請。援。一。旦。被。圍。外。無。接。應。又。遣。後。鎮。賴。階。帶
兵。出。守。平。和。小。溪。一。帶。地。亦。並。嚴。謹。城。門。出。入。虞。有。細。作。知。府。葉。亨。付。芳。度。有。異。志
借。出。城。拜。訪。適。回。海。澄。度。遂。藉。髮。據。城。經。接。亨。面。啟。繼。報。芳。度。難。髮。據。城。笑。曰。此。賊
自。作。之。孽。死。期。近。矣。我。師。有。名。也。迫。進。忠。國。軒。營。母。山。之。援。決。意。進。勤。率。侍。衛。馮。錫
范。左。武。衛。薛。進。思。右。武。衛。許。相。左。先。鋒。鎮。張。學。堯。前。冲。鎮。洪。羽。洪。旗。三。鎮。林。定。戎。旂
四。旗。董。佩。官。毅。後。鎮。黃。雲。并。宿。鎮。江。仰。聖。後。勒。中。鎮。蔡。文。金。武。鎮。陳。佩。申。提。督。中。鎮
李。印。過。石。尾。從。萬。松。關。而。進。令。興。明。伯。左。提。督。趙。得。勝。督。其。中。鎮。馬。騰。龍。左。鎮。陳。昱

右鎮陳大烈奇兵鎮黃龍後鎮黃士武鎮黃良職正兵鎮陳祥等從石碼古
縣而進又令安東將軍劉天替其左鎮徐德澤右鎮陳子龍楊威後鎮陳福木武鎮
馮友魁信武鎮張國傑英兵鎮劉成良牛宿鎮曹偉火武鎮施廷等從馬口木綿而
進俱會師於漳城芳度探知鄭經各處調兵虞為所困今呂孝德率馳粵東來救經
見諸師齊到合圍攻擊芳度吳淑督兵禦守經以小溪平和一路尚係賴陞把守應
接粵師者馳諭潮州令何祐統施風鄭國選林應等由鎮平攻賴陞得令兼程
進兵賴陞聞祐至率兵屯百松關設伏守禦祐知陞備禦于關未敢突進令鄭國選
施風偷小路繞陞之後合攻陞見祐師不敵付祐地理語熟必有別謀遂退守平和
祐見陞退率軍尾追進圍陞以城依兵寡又無援師不敢守是夜開北門走據割竹
寨祐次早入城安民令鄭國選鎮守分一軍與林陞施風守小溪以通漳州自領大
隊圍割竹寨伏險要將至五十餘日陞糧盡乞降祐許之代為啟經授陞為後街
鎮仍令祐圍潮州鄭經屯割竹寨令馮錫范率眾屯東嶽廟督攻東門趙得勝攻
北門劉英攻南門許耀攻西門掘濠開壘築垣列柵以為久計芳度以吳淑吳潛戴
蟬陳士凱守東門吳文陳驥許毅吳智守西門宋武洪方名陳獻蔭隆守南門黃

臺灣外記

卷十八

四

史長臣許元吳友守北門芳度置火藥數十桶密環府內苟有不測可以自焚免致
遭辱又屯一營於開元山頂甲不離身日夜巡督經令于高埠安冲天砲打入淑傳
令見砲從天落者避之經以天砲不濟令加龍煩攻之發三砲城垣崩百餘丈芳度
與淑督兵民負土填石立崩立築以禦經令四面環攻雲梯齊倚度見勢危趨懸重
宵以鼓勵士卒各舉火用火箭石藥桶擊城者擊城者擊死援勳後鎮
萬宏並兵將填溝溝乃退度以援師不到為憂陳驥吳智向前曰驥等受兩世恩
養並無寸功以報今當此大難敢惜其身與其受困坐斃不如臨敵雖戰死沙場亦
大丈夫也願與智領一旅密啟西門冲殺芳度壯之驥智二將挑選五百健勇衝
而出驥謂智曰前面營壘是許權的當先攻之以挫其銳驥與智奮勇齊劫權營
忙出敵死者不計數幾大北矣忽洪羽泰文二將率眾救至驥智不敢貪敵遂收兵
入城無失一人芳度大賞陳驥吳智二將勳督諸將甘苦與并日夜提防七月鄭經
屢攻不下且損兵將甚多而計亦拙又發令諸軍四面再協力攻有能先登城者
以德化公爵賞之砲聲不絕堆堞崩壞芳度吳淑百計禦之忽報吳智為砲傷甚重
芳度親詣其家令醫調治不數日死芳度大為悲悼八月淑弟吳潛見城自六月被

圍專據絕無影響遂與中營陳士凱謀曰此城雖堅固奈破圍日久恐全省悉復明
而大埔山道崎嶇苟有一旅據其險要援師亦難飛至士凱曰依公所言不如獻城
潛曰吾亦有心久矣但不知吾凡意如何凱曰汝試往探之潛曰然也夜潛督眾巡
至東門見淑按劍踞胡牀潛以言挑之曰城圍日久廣東援師不至軍心惶惶然
有異謀淑厲色喝曰誰敢如是汝勿妄言潛遂退復士凱曰吾兄志壯事未可行凱
曰且識於心見機而動黃芳世已投為福建中路總兵同將軍尼雅漢奉旨至
廣東欲會平南王尚可喜合兵恢復正逢黃芳春在粵請援救漳可喜令之信治師
九月芳度恐援師遲至糧餉不繼微派鄉紳富民助餉城內惶惶馬辰到廣芳奉芳
世急詢之方知漳城於六月被圍望救甚切芳世請命可喜喜令之信兼程而行十
月芳度出黃金並環珮作是月兵餉諸軍不知以為餉盡各竊竊偶語潛見兵心欲
動乃乘機說淑曰援師如此遲緩月餉已發金與環珮是內帑已匱軍心已變兄不
可守婦人之仁以禍身淑不應嘆氣轉身而入潛會意是夜即遣人縋下往東嶽見
錫范約獻城范啟經大喜授淑平圍將軍後提督潛為戎旗二鎮陳士凱為木武
鎮印劉旗幟並金龍黃壽壽悉藏入城潛將所謀告淑淑然潛曰事已成矣約在明

臺灣外記

卷十八

五

晨淑不得已從之初六早潛于東門城上發空炮三聲開門迎降錫范揮軍分兩隊
入城而行又一隊從大街進圍芳度街署度忽聞東門炮連響以為賊將臨城即
披掛上馬從北門登開元山望之見東南城下悉經旗幟環環而行知城已破遂
跳馬下山欲回府自焚方至開元街頭哭見前面賊旗出不敢前仍轉奔入開元
寺內呼左右曰爾當殺吾首級以獻左右悉淚下芳度曰既不殺我我當各自為計
左右四潰芳度下馬投開元井上橫身倒首截下
按芳度至丁巳恢復追贈王爵諡忠勇立祠世襲十二代
鄭經入城安民出令有藏黃氏一人者滅族尋芳度屍于開元井收其二弟春屬並
其將黃翠黃芳名朱武蔡隆陳驥陳猷戴燦張濟等羈海澄縣出黃梧屍于棺與芳
度屍陳于市報發也初十日馳令至海澄斬其二弟暨朱武蔡隆黃芳名黃翠陳
驥陳猷戴燦張濟等示眾其各展于海有請經發黃梧諸祖墓者經不許曰罪止
其身與死者何損尋而勒令芳度妻李氏等自縊發其親族渡海淡水充軍陳猷武
曰今者福州業已連和漳州既平宜移鎮於此從中調度經從之移鎮於黃梧舊
室居焉黃芳世同尼雅漢尚之信提師至大埔縣偵平和業有重兵況山道崎嶇車

馬難行隨轉從永定大路進次永定兵民閉門不納之信遣人招之不從婉言招之又不從之信大怒發令攻城芳泰曰公言是矣豈有提師向前而容賊兵從中隔絕乎此城不順學如咽喉生物即當督兵急攻之即分軍屯營山頂作疑兵初四日下午架砲攻破其旁寨初五日發各隊備雲梯以候次早環攻初六日之信揮軍以木牌遮矢石費勇登城城遂破出示安民初八日進兵芳泰由苦竹星夜抵梅龍張憲忽偵者至報漳州于初六日吳淑兄弟獻城公爺關門死難芳世芳泰聞之憐呼天曰是吾二人之罪也遂停師次日之信到芳世芳泰哭陳其事信慰之曰如此前進無益且暫回師世與泰不得已從之歸因恨永定之阻任兵擄掠婦女空其城回粵東之程柳縣

按世泰二人回粵依可嘉迨之信前將降吳三桂與鄭氏和懼鄭氏相虎走依馬雄雄以廣寬縣與之駐劄丁巳四月間大師至芳世逸出江西投和碩康親王

鄭經先陳繩武之請以漳州居申便於調度遂駐劄今趙得勝仍回海澄縣遣林陞林應劉炎洪許黃鶴蔡文王德鄭國選施鳳吳潛吳有張國傑馮友魁陳大猷

劉成良曹偉馬騰龍王一新諸鎮次第下潮州隸劉進忠劉國軒二人統轄征南高可善接之信飛報知漳州已破芳度死難咨嗟歎息即代為始末詳陳題報並馳令芳世芳泰所部兵回粵軍仍撤之信督苗之秀等師從程柳縣而進之孝賢王國棟嚴自明等從普寧分道而進合攻潮州又痛漳州救遠致芳度閉門遭禍悉條劉進忠反潮從中間隔之故今雖依負海上未知其為人始末即修書遣使至漳見經其書曰

不穀聞之擇地而處者立身之經擇人而與者友儕之義去春夏間八閩倡亂將軍率臺灣之眾來據閩土說者謂將軍與朕逆爭權不意其來我潮援劉進忠也進忠為詔安參將屢以斬將軍士卒之功授為潮州專閩不思堅守巨節乃敢附從取逆攫城據守及遣兵進勸進忠向不報請撫逆蒙朝廷恩宥又竊將軍威福三姓家奴反覆變幻異日殺將軍之虛實竊將軍之首領又向他處傳功皆其必有之事何將軍不察而有殺士卒以救仇敵以長肘腹之患耶至取逆亂臭之子輕率去職三世受國厚恩一旦反顏倡亂不思不孝之尤者初以將軍為附庸賢者擇忠義之名節奈何忍而受之若謂目前之逆正在雲擾不妨乘機

煽亂其計尤左自古殷憂啟聖歷朝三四十年之內必有變亂征討之事今禁旅四出捷音頻聞將軍豈不知乎昔英雄豪傑識時知命於此為一狂雀建非常之勳收不次之爵光及先世被天子孫豈不偉哉乃將軍計不出此編為將軍惜之伏思順治年間貴爵厚封先君既納降而順受後以要請不請遂致棲身無地是令先君之負氣寡謀也倘一念轉移即與不穀會合將軍自泉州進發不穀從汀州夾攻則朕逆腹背受敵必不能支八閩之地可指顧而定果有此成議朝廷必深賞之不穀當竭力保奏閩粵滿封分茅列土永為二姓之歡計無善于此者矣若執迷不悟必欲爭衡至客之勢強弱之形昭昭在人耳目豈有倖耶今先君在日亦嘗破揚陽海澄普寧三縣毫未得利而回況昔日之精兵宿將今為我朝公侯其餘高合萃聚未見大敵者安能濟事將軍年少或未深知其左右舊人可以詢問正知不穀非謬語耳茲因壁壘相對不忍措絕故屢屢陳之如此統祈鑒照惟望德音

經得書笑謂錫范繩武曰老邁昏聩不知死期之將至賞其使而復以書曰明朝有中興之助天意當一變之期亦識時應世者之所深知也將軍昔與吳藩

密約反正諸即君兵將皆有叛志乃哀敗昏聩觀望不佞正鄙笑之頃者書來竊喜悔心之萌必有成說及發翰大謬不然夫將軍固明朝毛師之役卒也當受國恩下喬入幽甘飲太宰斯亦前事無足責者幸未就木值天道往復正羣雄義舉之日假令棄邪歸正並力王事猶可盡洗前愆生超醜類之名死無背負之惡尤未失計也乃昏聩迷惑惟不知返反責朕劉為叛逆如將軍之背明者為非叛逆耶我家世篤忠貞持正胡於不墜事濟之日萬代信史難逃童孤之筆分券列如我自有的無煩將軍過計也若邀天之靈我師水陸直搗羊城王將不識避忌取將軍首級懸之街天下聞之誰不欣然將軍至老尚未識忠叛順逆之名義亦何足論主客強弱之形勢即所云烏合萃聚未見大敵前者黃岡之役營母山之帥將軍自稱統帥一鼓而敗劉幾盡恨此少敵不能怯耳來書驕慢本不裁答冀有平旦自愛身家故敢矢告以俟後悔幸見原諒

十二月鄭經屢檄催進國軒進兵進忠于二十八日督諸鎮出攻王國棟于普寧縣時尚可善年逾兼病目暗贖人事彷彿又報吳三桂遣將軍楊雄郭美等寇廣西廣西將軍孫延齡業已剪辦投降不日即分旅從梧州出擊肇慶當雷廉道新會圍

是王國棟嚴自明與將兵各無戰志遂連夜退守葵潭海豐國軒謂忠曰兵貴神速速攻之國棟必走也

臺灣外記卷十九

平福省范公死節

戰龍江許耀述覽

清 九關珠浦東旭氏江日昇識

康熙十五年丙辰附明永曆三十年正月朔清原福建總督范承謨被耿精忠禁于幽室身帶械索望北九叩起又將炭爐置于壁上題詩曰 春回兩鬢復霜傷 愁病翩翩次第衰 餐雪三年如一日 傾葵百兩結同心 遂依北斗同陽雁 何日南薰待舜琴 拜舞但能長叩首 猴糊淚眼白雲深

初三日劉進忠合國軒何祐江勝等軍逼國棟果不敢敵惟有退師而已於是進忠軍威大震鄭經得進忠兩次捷報又令邱輝楊彥敵洪邦柱李虎等水師大小船五十餘艘揚帆從碣石衛合攻碣石總兵苗之秀奉之信令提師駐劄程鄉縣其守碣石將見之信屢敗又舢舨過海隨齊其夫人鄭氏降夫人無吝指進忠軍前納款進忠允其令夫人馳書與之秀秀接書舉家剪髮降進忠諸子經授之秀為減國將軍城鄉一路盡為鄭有進忠既得碣石分一旅以吳六奇之三子振義鎮吳啟鎮六奇之六子奮義鎮吳啟宮為前導引洪羽等從通判府由蛇坑而出合苗之秀師攻

興宜長樂等縣會于惠州府又令何祐督一旅從事來縣而進進忠與國軒擊大隊至海豐國棟聞忠師將至不敢與敵遂焚營盤避嚴自明退守羊蹄嶺南暨柵柵寨飛報敵兵船隻由靖海甲子所登岸欲從平山出抄其後國棟則棄羊蹄嶺柵柵寨與自明星夜遁入惠州府進忠偵知兼程尾追列營於城圍困差人說之國棟賞其差者出各分城守禦自明守惠州府國棟守歸善縣列柵安砲於水當街兩邊提隊玲瓏相通忠與國棟亦分諸鎮開壕築砲晝日夜攻擊但惠州府四面環流一面是湖惟西南角是陸其歸善縣三面是水一面是山其城環在山中故難攻打況水路可通廣省糧餉火藥不時接濟進忠謂軒曰今惠州雖圍而水道尚可通須當進攻博羅縣若博羅一得斷其水路惠州自危也公督諸鎮圍二鎮俟弟提一旅渡河攻之軒以為是正欲分師值洪羽苗之秀等由平和連平州龍州河源至惠進忠令羽同行迨至博羅視其城半枕山半環溪遂取河州屯聚上下以扼往來接應築砲臺攻打令軍士齊倚雲梯親隨一營黃經邦與火攻營曾大用二將領先鋒奮勇擊先鼓取而上被城上矢石藥桶打下經邦大用俱為石應死將士填滿溪溝乃退吳三程遣將軍馬雄郭義率眾寇廣西總督金光祖從梧州夜逸報失印尚可喜老病不能

主事將兵馬軍務交于安遠公之信。信嚴整軍旅。修葺城池。二月。報馬雄統。取通新會。信遣趙天元。謝厥扶。率眾禦之。元杖陰納款。屯三水縣。而印輝。楊彥。敵洪邦柱。李廣等。舟師逼靖海。進忠以博羅木下。隨馳令印輝。以所轄水師。由虎頭門而進。以作聲援。印輝即督諸船。至虎頭門。守東莞。總兵張國勳。遣人至博羅。軍前見精忠。投降。忠大悅。令江勝。督李雲。鄭國選。劉成良等。屯石潭。其新安龍門。諸縣望風。悉降。進忠飛報。鄭經。授張國勳。為征粵將軍。檄進忠。進攻惠州。撲滅此賊。庶水陸並進。可合擊。粵東尚之信。見吳鄭兩處之兵。合至。而印輝。兵將咸。瓦解。散去。欲分兵。出去。兵寡力單。適遣官往。三水。見馬雄。郭義。願剪辮。歸降。雄義。允其請。按兵。三水。去人。齎之。信印冊降書。往湖廣。見三桂。三月。桂馳封之。信輔德公。又勸其與鄭經。連和。並諭馬雄。郭義。為兩家排解。分界。各守邊疆。無事。征伐。會師。齊出。江右。之信。既剪辮。降。周道。進忠。仍遣使通好。並饒送馬匹。弓矢。幣帛。馬。雄將軍。亦奉三桂。令。隨差。官。知會。尚之信。同。到。博羅。軍。前。見。進忠。國。軒。傳。述。三。桂。以。東。莞。新。安。石。潭。為。界。退。讓。惠州。歸。善。博。羅。二。縣。進。忠。國。軒。從。其。議。即。撤。圍。國。棟。與。自。明。刻。將。兵。馬。回。廣。省。進。忠。國。軒。入。城。安。民。

卷十九

三

二

一

六

五

兵貴神速。未可坐老。惟祈殿下。統滇黔秦楚。勁旅。不佞率。船。入瓜鎮。諸將出。豫章。共清中原。同拜孝陵。俾史澤垂馨。河山永誓。云云。

當合師。江南之約。即令總兵。蔡達。帶其本部兵士。往汀州。協守。代懷遠。將軍。五軍。都督。馬應麟。督師。出兵。攻。瑞金。與。將軍。朱。飛。熊。楊。明。等。合。取。贛。州。並。囑。相。機。團。軍。應。麟。見。達。到。遂。請。入。城。厚。待。達。暨。其。所。部。諸。將。應。麟。思。精。忠。不。以。蔡。達。動。旅。從。征。而。以。達。兵。守。必。有。圖。己。之。意。密。布。設。伏。防。範。周。至。方。率。眾。出。寇。瑞。金。又。令。總。管。周。應。時。從。間。往。漳。州。通。鄭。經。欲。獻。汀。州。經。得。應。麟。與。馮。錫。范。陳。繩。武。商。議。武。曰。招。降。納。叛。今。正。其。時。豈。有。與。而。不。取。者。乎。經。曰。業。與。耿。藩。和。好。取。之。誠。恐。為。天。下。笑。武。曰。天。下。者。乃。天下之天下。豈耿藩之所自有。惟有德者居之。今耿藩失望。應麟擇主。而事安可素之以失天下英雄向慕之心。錫藩曰。得尺守尺。時不可失。汀州若得。便規取邵武。而圍全閩也。經依二人議。遣都事林。賈。齋。書。報。精。忠。曰。

汀州必經之通願借一往

四月初一日。經令吳淑。督萬人入汀州。以觀其變。淑適永定上杭二縣。約東部伍。章。本無動。徐徐而進。十三日。到汀州。駐劄。東。教。壇。聲。言。便。齊。出。師。客。主。相。安。周。應。時。得。鄭。經。密。諭。星。夜。馳。應。麟。詳。陳。始。末。時。應。麟。方。隔。瑞。金。即。於。二。十。八。日。回。兵。令。黃。助。趙。時。可。先。到。汀。州。報。蔡。達。曰。鄭。師。借。道。恐。其。有。變。故。將。軍。兼。程。回。師。共。守。城。池。達。曰。鄭。師。正。是。欲。與。將。軍。同。出。江。右。若。將。軍。業。得。瑞。金。何。得。撤。師。而。還。必。有。別。意。隨。督。其。部。將。分。兵。上。城。閉。門。嚴。守。不。納。五。月。十。八。日。應。麟。提。師。報。到。知。道。據。城。將。兵。屯。羅。漢。嶺。請。英。淑。請。計。淑。曰。將。軍。兵。士。卷。口。悉。在。城。內。彼。孤。軍。決。難。逼。制。速。攻。之。必。有。應。也。遲。恐。援。師。至。矣。遂。約。於。二。十。夜。勵。兵。齊。倚。雲。梯。厚。攻。不。得。上。廷。至。天。微。曙。麟。兵。環。城。叫。喊。呼。又。喚。砲。聲。震。雲。霄。黎。達。前。營。周。雲。達。開。門。接。麟。入。達。開。城。破。與。其。石。營。趙。文。魁。帶。其。親。隨。百。餘。人。遁。去。從。黃。竹。嶺。奔。回。福州。淑。入。城。與。應。麟。出。示。安。民。飛。報。經。提。經。致。應。麟。奉。明。伯。前。提。督。仍。鎮。守。汀。州。孟。熊。臣。仍。為。兵。備。道。擢。上。杭。知。縣。朱。廷。燦。為。河。州。知。府。其。餘。照。舊。供。職。蔡。達。奔。至。福州。見。精。忠。哭。告。應。麟。密。通。鄭。經。鄭。師。非。意。出。江。南。實。假。道。汀。州。精。忠。大。怒。曰。本。藩。之。屈。盡。備。好。者。欲。全。力。出。攻。浙。右。會。師。於。江。南。豈。期。共。善。之。墨。跡。未。乾。遂。即。裏。盟。背。約。收。我。叛。將。侵。我。疆。土。令。宣。納。司。曾。福。哭。

卷十九

三

二

一

六

五

同吳三桂禮會周文驤下漳州見經曰汀州馬應麟原與敵會師江西不意蔡
達突生異念構於內若非本藩師旅今日已屬他人矣附會其說以啓之六月曹
福寘回覆經言精忠大懼其部下在外請將益憂內顧七月中都尉徐光武見鄭
師日迫人心皇皇密遣人馳書到衢州與馬九玉令其速請親王入關八月九玉遣
心腹納款於和碩康靖王大喜許保題厚爵九玉得命遂約十五夜退兵十六
早探馬哨巡九玉營果空報親王王今京海將軍喇哈達都統賴塔一等侯馬三奇
總兵李榮隨征福建提督段應舉等尾後進兵以浙江總督李之芳為援
按三奇字乾庵原福建提督馬得功子功死於海襲封一等侯迨三藩倡亂奇出
家資募兵從征屢有建功

十八日九玉率眾不從仙霞回繞道常山玉山由河口分水關入閩業先遣人並徐
光武書通知守興化後將軍馬成龍親王至清湖恐有賊兵未敢突進諭哈喇達令
巡騎四探探果無備進兵石門水峽口又廣仙霞有守屯劉保安橋原漁梁守備把
仙霞總兵王命庫原福福把總總兵金應虎二人雜髮出迎喇哈達於關下之保安
橋哈達用為前導引師過關興化守將馬成龍接九玉書知眾共謀請親王進關即
遣人往漳州見鄭經獻興化府經表封成龍為虜伯援勦左提督令許耀馳
師入興化共守又馳令到湖州調何祐江勝林陞洪羽林應許貴鄭國選馮騰龍劉
成良王如虎張國傑王一新陳昌陳保曾偉等陸續回漳州聽令九月精忠正在憂
鬱之際有王進王可就二人欲謀福省通於和碩康親王者命校尉擒殺之廣東尚
可喜死之信遣使到漳州鄭經處報計並請其妹奈我妹係懷安侯沈瑞孀母同瑞
居廈門經允其請遣回令禮官林柱入粵弔祭吳三桂在衡州聞可喜死晉封尚之
信為輔德親王吳淑既得汀州與應麟又下諸邑逐逐情飛啟云

汀州居萬山之中實係諸州廣信要隘地方遼闊歧路多難恐一旅之師不足以
守禦况邇來偵報仙霞失守親王大隊進關折込發重兵前來協守觀望倘有別
圖亦足以進退
經今左武衛薛進思督果毅後鎮吳祥并宿鎮江仰聖女宿鎮毛興奎宿鎮鄭國選
角宿鎮吳桂斗宿鎮王一新牛宿鎮曹德木武鎮馮友魁信武鎮張國傑戎旗四鎮
馬騰龍戎旗五鎮高明等兵往汀州並諭吳淑加意防守相機而行進思到江分各
鎮把守隘口出寇温台左軍都督曾養性告請糧餉精忠令布政司蕭震捐銀五千

前去給散兵食震以貧對精忠大怒初七日令校尉擒曹統於南門外城差事鄭
章全徐鴻弼抄其家搜到銀十餘萬精忠聞報仙霞失守親王入關延建將危即放
平北將軍王進功回泉州治兵應援進功至泉州往謁鄭經經表封進功為匡明伯中
提督

按進功於甲寅四月至省為精忠所困欲併其家其子急而歸鄭至鄭耿交好進
功之妻與子請於經修書與精忠欲進功回時精忠業以其女妻進功次子精
忠欲功字入省方肯放功回泉經欲執功先回然後送其子入省完婚爭執不定
而中止遂至三年

精忠又與諸將商議若有緩急當航船入海獨徐光武以為不可豈有自為王而欲
依於王者乎殿下係皇親倘能悔悟皇上必不見罪不可生疑畏而受禍精忠
意尚踴躍光武按兵甚嚴星馳密啟與親王進進兵恐有變初十日奉精忠命看守
原福建總督范承謨禁卒有徐應虎者以謨忠義可嘉百計勸慰待時後又受奉寧
許鼎賄托愈朝夕慫動服侍迨聞親王逾仙霞眾議不肯下海欲難髮投誠密通承
謨知為得見天日矣謨笑曰如是吾將不免應虎曰公何出此言三年尚不相寧豈
至投誠又起殺心謨曰爾有所不知彼必不敢活我以存形跡遂覓炭爐盡絕命詞
於壁曰一笑襟開萬劫平 龍興有寺焚真卿 執旗厲鬼爭前導 盡掃昇龍
穴壁題

十一日親王遣官到省溫諭許為保題仍受王爵鎮守福建精忠方定謀十八日
接 詔難髮歸正但慮承謨乃從龍望族生回關下必大彰己過不如除之以
滅口十六夜二鼓差呂八帶人至幽室承謨尚偃卧未睡應虎報知謨笑起曰今日
纔畢喜事即披衣將行而呂八成喝聲厲謨怒目裂裳舉手中絨索揮之為左右勸
開窗望北九叩首曰罪臣奉職不能為國家除此叛賊死已過矣八愈憤喝從者縊
死又往別室勒死謨妻家人共五十三口
按承謨遠東蓋州人士辰進士撫吳廉正有聲迨推閩督值于甲寅三月望日禁
于幽室絕粒求死者再為守者防護勸慰及取平事聞 聖祖有智不及展勇
不及死之語褒之諡曰忠貞祀福州城內烏石山之南

精忠於十八夜半難髮待罪親王知忠歸正提師十月初四日到洪山橋初五日入
城安民傳檄各郡縣其鎮守部武將軍楊德和羽關仙霞失守九玉退軍延平親王

進關敗潘已利髮即遣人到汀州通吳淑將汀州交薛進思劉應麟鎮守淑與弟
督督諸鎮從寧化越望高嶺兼程起卸武與楊明和羽共守親王正在撫綏發怒
報興化馬成龍舉城歸海繼報鎮守即武楊德和羽亦延敵據城即經閣精忠報
與諸文武商議守禦吏官兼宣慰使洪岳曰取藩勢逼雖髮投誠幸興化已歸順連
當治共固守烏龍江然當此任者非岳步將許權不可經曰許權恐非主帥之才宜
令馬成龍督兵把守岳曰前者忠安之捷追迫數十里斬敵數千遂使王進之宿將
破膽敗藩之強悍已和今福州兵士聞權名率皆震恐馬成龍乃新附之將心腹未
足深信豈可假以重權武曰大凡出禦將帥當使鄰邦畏懼許權名震福州今之
督禦烏龍江甚得其人宜委任之經即馳諭興化以權為總督督鎮兵馬進屯烏
龍江吏官都事陳駿音上啟有曰

耿尚連和漳泉安枕雖未效先王航船入瓜鎮而取江南亦當速命將致勇由興
寧而直搗贛州大會周師以倡義舉何得聽吳淑煽惑引師借道信應麟私意反
兵據城既敗兩國之姓隨失同仇之義致敗藩勢窺我師忙感不知當事者作何
主意不以為怪而反誣誣榮幸臣恐禍不旋踵而至

卷十九

六

經示錫范絕武范武以駿音老朽謹言

按駿音原隆武中書舍人石齋先生之弟子時年七十有四
十一月耿藩左都督曾養性接精忠檄隨刺髮撤帥自溫台航海回閩其部將朱天
貴不肯從養性投誠將舟師悉附守鎮定海奇兵鎮黃應與水師一鎮蕭琛等引眾
邀擊養性歸師獲船數十號報捷經大喜授朱天貴為樓船右鎮仍同黃應蕭琛等
據守定海分巡南日島洋各島期會師進攻福州

按天貴與化莆田人後投誠官浙江平陽總兵從施琅征澎湖死于戰
康親王接馬成龍獻興化歸海之報恐敵兵窺侵福州即會請南親王耿精忠將軍
喇哈達都統賴塔一等侯馬三奇都督曾養性江元勳馬九玉等暨提督程應舉到
營數十里踞守烏龍江之東許耀振鄭經合諭督江勝林陞王如虎林應張漢相魏
其志李尚久盧仁黃良驥許貴施定華尚蘭等十二鎮屯劉于烏龍江之西營壘相
對陳駿音見督輔荒愴不怠時政復上啟有曰

何其左右無謀聽信煽惑一時之苟合構譽却却事萬載之良策失約周師遂
致前門拒虎者虎心難斃今既如此悔莫可及連當命將統統統之眾倍道出師

武督船艦之師疾攻南臺然後親統六師水陸並進臨江督戰庶可冀成効若
復游移戚屬委擔他人恐其禍不遠

經將駿音啟示六官陳繩武曰凡為人主者提調六軍密授機宜自然決勝千里之
外駿音不識大體徒鼓狂言遂出駿音為漳浦所之銅山安撫司將軍喇哈達見敵
兵馬合與賴塔塔應舉會議沿江砲臺未備伐木為筏廣取船隻渡兵過河破敵
倘遠延日久沿江布置督一旅水師從閩安而入我師聲勢必為彼所分矣賴塔是
之令沿江所有船隻悉取密藏港內併伐竹木為筏等候渡江許權泉之惠安人使
漢雄聲有勇寡謀依從洪岳之勢備同圍軒之捷當事者為天下莫敵蓋世謀者道
授任主帥至江邊據營枕守夜見東岸連營火光數十里心懷疑畏適江探者回報
稱滿漢騎兵步卒十餘萬首程先鋒係皆取藩諸將領馬上金鎗手其次賴塔段應
舉馬三奇李榮等再次將軍喇哈達也另有別隊欲從南臺配船由閩安而過登岸
合擊耀閣之心愈慌隨撥盧仁張漢相二鎮帶本部兵士前往要口鎮守防閩安一
道渡載登岸者以王如虎領騎兵一千為先鋒江勝督步旅三千為副黃良驥許貴
林陞林應四將帶兵八千為左右救援其餘防守沿河營壘隨啟陳敵師十餘萬非
十二鎮之力可禦連當益兵固守又請辭以材非總督不敢任此重擔恐誤封疆大
事又一啟當此大敵非侍衛馮錫范督領諸軍亦當遣左提督趙得勝率勁旅前
來相機料敵方可日出啟三四接踵告急經示錫范曰誇張敵勢乃邊將故套
方以顯其功權之辭不敢任總督者示其謀也此敵正欲撥權之雄勇遲遲不為意
經憐而無斷亦為姑息屢請援師不至外雖誇張在彼前來不足吾繫內營多策
指揮空帶躊躇耳十七夜三更有耿藩隨正副將陳英帶兵三百餘人竊船渡江相
投江勝與如虎接之隨報權權今其眾暫過山後屯劉侯明見之如虎曰本督當
此兩軍相對敵情未曉幸有歸誠急當見而詢之庶便畫策豈可以俟明日乎權方
召陳英入見面詢英曰領先鋒者敗藩之將金鎗手也其賴喇為二三程不日即欲
渡江又有一隊從閩安而來所陳與偵者無異權懷益忿十八日會議沿江設備陳
英請曰最重者蕭鎮脚砲臺彼船欲候流退風順而齊過此砲城上下可防五里英
蒙收錄無微勞報致願領守此城立功權以初附之將未敢信任隨擢之未定二十
日四更潮退風順馬九玉等領諸軍船隻如葉蔽江而下權得報一面領諸鎮至江
邊御敵一面飛調堵閣安路二鎮回師助戰九玉登岸與王如虎江勝等死戰雖未

卷十九

七

分勝負。江元勳率金鎗手從蕭嶺後炮臺登岸梯擊銳如雨。江勝王如虎不能走陣。遂亂。耀見如虎等陣即督兵援之。亦敗。退守蕭嶺。日將卓午。忽報下面騎兵飛奔雲。至是從關安來者。糧急。令林陞、盧仁等領兵往救。南離營。而九玉、江元勳等騰湧前。夾矢銃交。至難當。遂大潰。會養性守龍江之東。清涼山上。望騎兵已登岸。斷殺喜曰。背水陣成矣。敵可破也。江元勳等迫至宏路。方收軍。是役也。草木皆驚。敵散六十餘級。獲輜重軍器不可勝計。許耀抱頭而竄。至三更。抵漁溪。不敢安營。掠食而過。天明至涵江。神稍定。方敢駐足。鄭經知權大敗。即令趙得勝為總領。何祐、陳昌、陳佩、陳大烈等。星馳守興化。禦敵又馳諭潮州。調進忠帶兵救援。進忠不聽命。有自踞意。廉親王以邵武乃上游要地。今為敵所踞。若不遣將平復。恐從延建出。煽惑奸民。貽害地方。今都統穆黑林胡免。同中路總兵劉又昭。帶騎步兵一萬。進攻邵武。鄭經得邵武捷。加楊德為平南將軍。後勁鎮羽為折衝中鎮。並諭吳淑善。觀方便。進取延建。合取福州。淑正在撫綏地方。分守隘口。忽報穆黑林領滿漢師進。勤十一月二十五日。淑率諸鎮劉長橋以作犄角之勢。奈雪滿山頭。嚴凍難堪。十二月初三夜。偵報穆黑林大隊即至。淑恐其驟來。沖突令兵士據橋守險。以待其弟潛請曰。水到土壓。兵來將禦。尚欲進征。今反坐待。當抵新亭。迎敵淑曰。非爾所知也。新亭曠野。便于馳驅。長橋一帶。有水可恃。據險以待。彼逸我勞。徐觀其變。用計破之。潛不聽。必欲過新亭。時陰風蕭颯。大霧迷漫。潛渡河。河水沒腰。軍士登岸。肌膚凜冽。胡免領滿騎突至。沖殺箭如飛蝗。潛奮勇揮軍死戰。即武鄉導閩進功。已先款通於黑林。正酣戰。聞率其部伍反攻。潛軍自前死傷大半。急欲退守長橋。天明。淑知潛進兵。虞其有失。遂統軍前去接應。甫至中途。突遇潛賊未及述。而滿騎追至。淑兵遂無關志。咸退。楊德聞報。亦即統眾出援。悉為敗兵。沖散不敢進。兵即武退據建寧。縣黑林入城。安民。其薛進思在江科。欲虐民。接報許耀烏龍江大敗。滿漢兵十餘萬。追逐甚緊。已調趙得勝何祐。馳守興化。驚疑靡定。至初七日。申刻。塘兵又飛報。吳潛兵潰新亭。再報淑與楊德等。已棄邵武。進師即至。進思倉忙。急收輜重。馳傳各守隘。諸將士抽回漳。州。劉應麟聞知。思欲去率騎見進思曰。本督何忙甚。而欲旋師。思曰。烏龍江大敗。是長江失恃。興化必難守。今邵武又失。當速退兵。共守漳泉。若遷滿漢軍至。行不及矣。麟笑曰。本督奉令守城。敵人離此尚有四日之遙。況吾本督在建寧。將乃踞萬山之

臺灣外記

卷十九

八

中。遂會師進援。固守險要。以觀其變。邵武尚可恢復。何本督自為主帥。而蕭清若此。豈不令三軍瓦解。弟願出家資。募兵守城。倘萬一緊急。即飛請救援。安可不過。敵人而自棄道乎。進思曰。公不識時務。此城不可守。兵心已濇。公勿多言。應麟見進思言語舉動。全無大丈夫之氣節。憤足曰。豎子誤人。吾死無葬地矣。不可與伍。進思大隊乘黃昏出。踰跟猶如喪家狗。奔回漳州。應麟亦令人備船隻。將眷口家資。載下潮州。依劉進忠。植胸嗟歎。欲恨氣塞數日。而死。十二日。黑林提師至建寧縣。淑曰。城孤不可守。明日與之決戰。倘不能勝。然後退保汀州。德是之。淑五更率眾出雲。敵雨霖。雲滿山頭。黑林領騎兵已時方至。淑守候已久。眾兵餓而兼凍。不敢接戰。遂退三十里。安營炊食。淑撫慰諸軍曰。爾等若再辛苦一夜。便到汀州。則有城可守。大會諸師。然後設計破之。眾軍欣然。食而即行。天明至汀州。淑望城曰。旌旗無色。金鼓寂然。賊已守者何在。隨問鄉人。方知進思聞戰敗之信。即去。業已五日矣。淑與德等計。糾亦領眾軍兼程回漳。

臺灣外記

卷十九

九

臺灣外記卷十九終

啟文府國太執法

入潮州進忠歸正

清 九閣珠浦東旭氏江日昇識

康熙十六年丁巳附明永曆三十一年正月趙得勝與何祐奉令守興化會馬應龍許權讓拒敵之策得勝仍令應龍守城自與何祐悉出據險列營作警樓樓請曰適值有小路可達方口糧廬帶原統鎮將抄出其後本部鎮兵進攻使彼首尾不顧破之必矣得勝許之權率其眾行但山路崎嶇適有淋雨日行不過十餘里喇哈達接親王諭其乘勢進趨勿使喘急隨督賴塔塔應舉馬三奇曾養性江元勳馬九玉徐光武等騎步兵至興化趙得勝急謂何祐曰滿漢雲至城危旦夕右虎前往之兵已虛其行速當調回合師與戰祐曰公見最高須急召之權接得勝令遂反師時各寨戒嚴守禦因而軍士乏食悉有饑色喇哈達見敵分營據守恐有別謀令段應舉江元勳等列陣逼戰何祐欲出兵迎敵勝戒之曰初到勢銳暫守以避其鋒候右虎回師方合兵與戰佑恃勇不聽鼓眾而出為曾養性所敗勝見祐潰急督諸將援之九玉元勳望勝出師引兵合擊勝亦敗退據其營祐因勝敗養性眾稍廢乘勢併出奔入

臺灣外記

卷二十

興化城勝營被圍三匝督眾死拒見無援師謂諸將曰吾奉周王之命傾心歸藩指望分茅列土誰知中途同此牧豎輩同事往伐勸而不聽奔而不援嗚天耶命耶大丈夫寧可死於沙場豈可屈尾乞憐為天下英雄羞隨大開營門督所部憤不惜身首先衝陣左馳右逐不得出圍忽生馬中排鎗得勝棄馬步戰連砍數人莫敢攔何祐登城遙望權眾不救得勝孤軍無援被段應舉曾養性元勳三奇等環繞攻擊勝左右死傷已盡雖勇步身中十餘箭力竭遭砍全軍覆沒祐四門緊閉逃回軍卒亦不放入是夜二更祐聞南門遁泉州二十九日鄭經在漳接興化趙得勝陣亡何祐棄城敵師將至惠安報與馮錫范陳繩武相顧失色二月朔他城禁悉放婦女出百姓鼎沸男男女女載道號呼哭避山谷時何祐林應蔡文鄭國選沈誠陳昌諸鎮漢散無術約束聽其所之不敢駐軍或捏傷人數數從安海海口沙溪而渡廈門者或招諸黨散眾入長泰烏山天保而為寇掠者初九日喇哈達大隊至洛陽橋參宿鎮謝貴統其所部出新舖接戰被殺餘黨四潰追騎搶城而進城守林定走不及匿於人家哈達安民分御隘要初十日未刻經接泉州敗績失城報忙與馮錫范陳繩武登船順流出廈門哈達既定泉州謂賴塔曰師不可停宜乘破竹之勢下

漳州塔曰公論甚高隨率馬三奇段應舉曾養性江元勳等騎兵十日抵江東橋探

無阻即統大隊直進甫至關父老練旗羊酒以迎喇哈達入城安民三月初二日分師到海澄令馬三奇守檳榔督兵南下浦詔二縣人民雜髮恭迎至章明分水關有連營把守者乃潮州劉進忠別將也塔屯詔安雲霄候合進取鄭經魏錫范等到廈門諸文武乘其懷疑未及周防各星散如潮州惠道江德中礮石總兵由之亦漳浦總兵劉克漳浦營城守張國傑竊船投誠獨有建成中營吳桂全師歸廈門軍威甚壯繩武錫范勸經歸東寧經將欲行廈門百姓沿岸哭留聲如海濤經亦惻然乃暫往廈門進駐數日諸鎮陸續逃歸如泉州城守林定削髮為僧亦至又各整隊伍人心稍定繩武以吳桂原係漳州守備今兵威太重恐其有變密啟經經權桂為五軍都督解其權以其子領兵吳天祿為其宿鎮又調北汛水軍黃應朱天貴蕭珠蕭武等回船防衛經與錫范繩武將輜重坑好給糧載過臺灣留守東寧總制使陳永華將敗七府始末上陳重國太大怒曰豎子無能傾覆秦梓辱及先王下令切責並究喪軍之魁者許權擅棄城池者許進忠斬首示眾又追祭趙得勝暨陣亡諸將經拜奉母命欲正許權等法進思倪首無言權大呼曰此藩主負權非權負藩主權承委

臺灣外記

卷二十

總督誤軍機不得不學夜馳赴至烏龍江觀敵勢浩大力不稱職前後共七十二啟請兵調將辭職解權藩主默然不應致權獨力敗績今欲斬權罪安辭請出七十二啟示眾權死亦瞑目經無以難之洪岳出啟曰千軍易得一將難求權誠勇將岳願出家資製甲造器養兵二萬與權復漳泉經遂允岳保立功請罪出進思斬首號令諸將親詣江邊進祭趙得勝暨陣亡將士禮部都士林桂往臺灣復國太命權得不死岳即交銀二萬二千兩招兵製器用權心急氣憤忽染痢疾不數日死經聞之亦為惋惜經以百姓攀留且承國太下責與陳繩武馮錫范不敢言歸四月諸鎮聚集一島軍資不給繩武啟經分諸鎮沿海駐劄就地取糧經允其請分前衛衛林陸駐東石留南地方水師一鎮蕭武往湄州守興化地方水師四鎮陳陞水師五鎮蔡冲璋七鎮石玉八鎮陳騰分撥蚶江祥芝崇武嶼巖以隸晉南惠三縣沿海地瀕水師二鎮江元勳三鎮林瑞驥守海澄芝蔭八福清長樂海澄縣其管轄總制親隨協王一鳴守鎮橫嶼樓船中鎮蕭璩守定海地方危宿鎮陳起萬守福寧州地方總制後協林日慧前協吳兆細分割福安寧德地方樓船左鎮朱天貴右鎮劉天福督師往浙江寧波溫台丹山等處接勦後鎮陳啟明守同安港洲地方後提督

吳淞駐劄廈門大石湖兼轄同安場前鎮陳昌左鎮陳福分劄謝村澄海地方戎
旗一鎮林應守丹尾連江漳浦地方左衝鎮馬興隆昭義鎮楊德奇兵鎮黃應英兵
鎮李隆揚奕房宿鎮楊興分屯銅山五都詔安南澳潮州淺山等處宣毅左鎮印輝
仍劄答濤以遏潮揭惠來地方布置周密以作聲援康親王以漳泉既平鄭經尚在
廈門船隻一時未得應付況惠湖尚是劉進忠所據進忠事道朱麟莊慶旌往廈門
招撫其書曰

嘗聞順天者存逆天者亡又曰識時務者在乎豪傑我國家定鼎風聲所被四
海賓服此固氣數之有在而德兆所歸心也適因吳財煽亂貴將軍乘間竊據獨
不思尺土豈能與天下抗衡而執迷絕島非誠天時之君子特遣弁員用布腹心
倘轉禍為福歸順本朝共享茅土之封永奠山河之固傳之子孫豈不世世食
報無疆哉

經禮宋莊二使答以先王在日屢承招撫以差剃髮二字若照高麗朝鮮例則可從
議送朱莊二使回並復書曰
夫萬古正綱常之論而春秋嚴華夏之辨此固忠臣義士所朝夕凜遵不敢刻忘

也我家世受國恩每思克復舊業以報高深故枕戈待旦以至於今日幸遇諸藩
舉義誠欲向中原而共逐鹿倘天意厭亂人心思漢則此一旅亦可挽回何必裂
冠毀冕然後為識時務之俊傑哉

親王以其言語狂謬竟不成遂飭府縣取辦船料修整戰船以便進勦時有漳州
人蔡寅以左道惑人來鄭經漳泉之敗收其餘黨許稱朱三太子交泉州人許挺為
內應於三月十九夜半寅領八十二夥頭各書符一並潛至泉州城下魚貫緣堞而
上鳴鼓揚旗直至開元寺前將軍楊鳳翔聞報發令曰此必有奸人作亂各守城之
兵勿動俄而提督中營參將馬騰擒挺殺之寅見無應隨轉身欲西門逸去無一失
者自是人益信其術神盧世英紀朝佐鄭不越吳金龍歐九王鼎等羣然尊奉至
敗馬騰南靖長春同安等縣山谷聲勢益盛其眾皆裹白頭服成日為白頭賊官軍
崇為所敗故此親王調滿漢兵集于貫口而未暇平海
按蔡寅住龍溪縣之馬口鄉農業種園灌漑道一最善往來言數有年道一
庵中畜一白狗老而斃因葬寺左之埔久而成怪晚變為秀士衣白遊戲兩旁
左右鄉人悉見詢道一庵有何客到一曰無眾口一詞道一疑為狗變幻意欲逮

吳內隨托善蔡霖求其庇護後當重報實覺說異是日道一欲往漳順途顧慮
延入室加意纏綿隨叩其故道一曰實有是事實求之曰業已相托求大帥勿違
道一許之別去是夜又夢狗來謝道一曰有事先報知實遂生託供奉喇太子靈
驗無比祈禱者接踵適泉漳鄭經遁廈寓往同安路次招集餘黨許稱曰我乃三
太子信亂惑人道一知實勢威親往十八保山見實索謝實以兵尚無措處安
有餘囊堪以遺饋俟日後作報耳道一辭歸實亦不留道一憤回庵將狗掘開其
體如生以火焚之燃其骨為灰從此實無所聞術亦不靈被總督姚啟聖所敗奔
歸鄭經授官萬國將軍改名蔡明文

潮州總兵劉進忠曾于乙卯年八月單騎至海澄面鄭經見經語言人品平常心遠
經之追鳥龍江許耀敗歸經馳諭調進忠入援忠不聽續聞與泉漳三郡已歸正即
遣將列營據分水關以自守修書與國軒約束舉東一旅吾弟當之閩省之師恩凡
自任國軒應允進忠道潮州城守陳文敬入閩謁康親王及耿藩窺探虛實親王將
軍至督撫賈容加厚獨耿藩錫進忠袍褂各一靴一珍珠一顆剖為兩片用綿裹之
交文敬散適往隨征署福建布政使司姚啟聖素與文敬交最善文敬散啟聖入潮

招撫啟聖恐忠心未決難以口舌動之文敬教以得伊小主馬三奇書則事濟矣啟
聖隨從親王允之以隨征通判王綸部為副順取一等侯馬三奇書同陳文敬回
潮啟告啟聖耿藩所賜物件始末聖教文敬置其珠片做帽一頂加之

按啟聖初除廣東香山縣因盧總督楊平南于通海接濟悉由香山縣澳出漳連
啟聖本出三日送稿與王王遂參總督虐民數十款呈馳兼程進京本上在總督
前二日總督聞報懼王勢力投環時陳文敬在總督處為旗鼓二比俱發擊問啟
聖文敬均繫獄故善交焉

五月劉進忠正在操演士卒遣精糧餉觀望忽陳文敬從閩回備述親王之意出馬
三奇書曰
憶昔溫陵賊首親愛彌深緣緣先嚴之變鴻雁南北睽違已十餘載矣每一引領
不禁重為悲恨也老兄靈智勇絕倫威名遠著浙越潮惠原為廟廟之肱股因閩
疆兵變以來勢孤莫挽遂使封疆重岳俱被屈陷然初心豈敢為從逆而弗顧耶
良以一木難支惟有隱忍以圖後日之舉耳今和碩親王奉 詔撫閩卷凡一應
去逆歸順之人不特盡釋前非更置高爵厚祿必誠必信以待歸誠啟藩係首事

者也一經悔過即復王藍禮更加時苦下至會從亦皆照舊供職毫無猜忌況
原為王臣因逼於勢力不然而聞風惑亂者乎其救過復用斷無疑者也弟以
手足墊情已將兄臺許之親王前而親王亦無不諒兄臺之心而恭兄臺之望若
倘得翻然偕順均有同心必有從風而起若是王師不折一天而成庸功皆兄
臺一人之倡成王自當特疏題請破格優錄不過一反手之舉而朝廷之爵
祿隨之矣即武先復汀漳泉業已蕩平師旅所加無不披靡即不言干戈相向也
區區濱海邊隅豈兄臺展足之地乎以兄臺之明成敗吉凶洞於觀火美待弟之
喋喋但休戚相關之誼不忍漠視故不禁言於兄臺之前弟今蒙親王之命執統
前矛則弟非同虛謀之辭固嘗聽聞當念今日簡命之重並思先嚴優渥之誼
潛布腹心改正歸誠為上游之首事是功既優於特等為九重眷注之隆必有
過於尋常萬萬者語云識時務者為俊傑正今日千載一時也願兄臺熟察而果
行之弟不勝南向翹瞻之至

進聖觀畢喜曰吾當遵勸為此方百姓造福死生聽一朝廷之命又敢密遣人來漳
報啟聖即行六月初五日姚啟聖王綸部至潮州勸降進忠安二鎮于韓文公之祠
臺外記 卷二下 五

是日諸鎮將士羣然備語左鎮何鳴鳳入見進忠曰兵心未安敢口曉曉二使在此
恐有不測進忠曰非子言幾乎誤事即移啟聖綸部于潮州府署內令知府王任雲
按綸部任雲子以招惠潮功補授惠州府與寧知縣

何鳴鳳率親信驍騎將守護初六日劉進忠雜髮歸正拜授征逆將軍征逆伯達中
鎮陳璉帶兵星馳往惠州劉國軒聞與泉漳汀邵連失歎曰豈有前門人為之拒虎
可以高枕無虞反輕聽左右而為狼假道竊恐失信天下逼人於無可奈何一旦共
為瓦解迨接進忠書約共守禦惠潮遂飭東莞石潭新安各將加意提防十二日陳
璉至惠令軍民雜髮國軒謂璉曰原與貴爵王共約守土若欲投誠亦當通知同作
計較豈有陽為指畫而陰謀獻地陷人於不義哉今將全城父與貴鎮亦當歸矣璉
曰本爵亦有成君若統領允共歸順則敵爵王當啟王飛章題報俾出自裁尚若不允
欲回臺灣亦任統領之意國軒曰多承貴爵主厚意倘異日相逢當避三舍以報
德隨即修啟馳報德親王尚之信並同城諸文武將所有輜重衣甲馬匹軍器等
物悉送陳璉僅帶親信二十餘人單騎出城兵民間國軒欲去俱送之軒下馬共相

揮淚依依不忍沿途百姓咸餽其食從靖海所下船尚之信接軒告辭亦差員駕
船趕至表裏送之二十四日國軒舟到銅山馮何祐從廈來亦到各相問候而叙近
事入入雲霄港由下河庵後陷平和縣微派糧餉收拾舊黨二十七國軒至廈湖
面經大喜曰虞公之難脫虎口也軒曰恃藩主威庇軒處虎口如泰山忽報吳淑
破天成空其暴而阻又欲統帥前往德化軒啟經召淑同共商進取何必滋擾生靈
經允軒請馳諭調淑回親王欲催造船隻克平諸島奈白頭賊蔡雲許稱朱三太子
煽亂于同定之十八保長泰南靖等處甚是猖獗官軍屢為所怯故以軒經之狂悖
而寢其議迨查已酉年七月間幕天顏曾使臺灣招撫故照朝鮮事例稱臣納貢親
王循例遣泉州知府張仲舉與化知府下永興各加卿銜會泉州鄉紳黃志美監生
吳公鴻再申前議令其讓回各島許為題請以息兵安民為詞入廈見經與馮錫
范陳繩武劉國軒吳淑等會議錫范執以欲安民必先息兵息兵必先裕餉果能照
先藩之四府裕餉則各守島嶼而民自安矣張下不敢主辭回復命親王以其無定
局又無報使軍海將軍喇哈達曰只徒以言語僕僕往返未盡曲折以啟其衷會內
院覽書括修書再差吳公鴻往廈見經其書曰

臺外記 卷二下 六

愚聞興滅繼絕者聖世之深仁保國全名者賢豪之至計朝廷定鼎三十餘年
南徽北塞盡混車書獨海濱一帶之區未得波恬浪息致使士卒被戰爭人民轉
溝壑此離愁若之狀慘目傷心伊誰之咎年來使車往往反議撫議貢幾於舌敝唇
焦矣而至今迄無定論者總由貴君臣挾一盡節為明之見而逆計數年來之汲
汲議撫我朝廷自圖便利耳噫竊嘆貴君臣之計左也夫議撫者為全爾貴君
臣名節計也非為墜爾君臣名節計也為我國家培萬年根本計也非為我
國家圖一時便利計也願執事大破拘學俾得竭瘁忠衷聽貴君臣之自擇可乎
夫明季遭亂賊荼毒之後社稷墟圮生民塗炭我世祖章皇帝大興援師平民
伐罪不數月而國賊授首流寇銷亡然則覆明祚者誰乎滅閩賊而殄明仇者誰
乎此天下之所知非獨執事知之也迨夫有明之天命既去四海人心歸于本
朝然世祖章皇帝蓋嘗親祭明懷宗之墓御撰哀詠洒淚酬觴今我皇上
又復大舉博學宏詞之士纂修明史執筆之士搜剔遺稿勿避興朝忌諱此可
謂巍巍聖德度越古今雖征謀而同揖讓者矣而貴君臣僻處一隅負固為險
欲圖未盡之天數命將出征實朝廷應天順人萬不得已之計也天下已定西

東南北悉入版圖而貴君臣獨自窺窮荒守明正朔三十餘年不志舊君此與吳
三桂自稱大周皇帝為兩朝之亂臣賊子異矣我朝自以忠勸天下何忍驅備
君臣豪傑之士盡出於忘君負國之所為所以從來之議撫者必曰削髮耳登岸
耳背舊主而臣服于朝耳不惟陸爾君臣三十餘年尚義之名且損朝廷千
百世勸忠之典豈 熙朝盛世所喜談而願見者哉乃今不忍不披陳利害于執
事之前若憐爾君臣之苦節而樂為爾君臣計安全也夫大丈夫之建大功而謀
大事也必審時而接勢時勢之所可為而縱橫四海建非常之業而不為難時勢
所不可為則當承順天心為保國全名之計今執事試思兩島之區孰與夫四海
之大也為合之眾孰與夫鐵騎之雄也濱海瀕鹽之所出入孰與夫九州田賦之
所貢稅也謀生求食于風濤之間孰與夫深溝高壘以遠待勞以飽待饑之利也
以勢不均以力不敵而欲以區區蕞爾之士與天下結怨連兵不已惑乎昔甲寅
之變天下騷動當此之時貴君臣有兵十萬聯郡跨州好亂之民翕然歸之然大
兵南下旬日瓦解將無固心士無戰志何則天命有所歸而且 皇上布昭聖武
闡越秦楚之地復歸與國吳逆以數十萬之眾盡覆湖南滇黔之餘魄望風送款
執事既不能乘風破浪相與拒衛于三吳大江之上而徒沿海割據出沒無常流
歛爾桑梓播虐爾鄉鄰寡人之寡孤人之子賊人室家戕人墳墓荒人田疇不惟妻
我皇上好生之德即爾明三百年流風餘思亦剝削消磨殆盡貴君臣區區忠
義恐不足以蔽其暴亂之辜矣爾君臣同心共事中間智謀之事豈無計及此哉
然隱忍觀望所以遷延未果耳噫此又惑矣昔箕子殷之忠臣也殷祚既滅不得
已就封朝鮮以存殷祀田橫齊之義士也耻於臣漢與百人例於洛陽客死島上
夫田橫雖義非箕子比也願貴君臣同於箕子勿徒蹈田橫故轍則何不罷兵休
士全車甲歸保臺灣自處以外海賓臣之列其受封爵惟願其不受封爵亦惟願
我朝廷亦何惜以窮海遠適之區為爾君臣完全名節之地執事如果有意於此
傾心相告庶幾武人亦為勳戚當為特請於 朝命所在有司以歲時護貴君臣
之先世墳墓恤其族姓宗交不許兵民侵謀欺暴行三代之禮典成千秋之美談
為此亦我 皇上之所不靳也執事如知慮 朝廷之恩則以歲時通奉貢獻如高
麗朝鮮故事通商貿易永無嫌猜豈不美哉夫保國存祀至忠也護祖完宗至孝
也全身遠害至智也息兵恤民至仁也行一物而四善備爾君臣亦何苦而不為

卷二十一

此如徒悍然不顧帑帑旦夕之安危先機之哲一遇議撫則大言誇詞要地請餉動
云海澄必不可損兩島必不可棄始待事窮勢蹙然後回臺未晚也此皆小人懼
執事之謀甚不足信夫事窮勢蹙之時人心一散事變難防舟中之人皆敵國也
執事雖欲全師而歸恐不可得且勢蹙事窮然後歸亦何面目見江東父老乎竊
聞執事之臣每及議撫之時推委者多擔當者少夫小人當危急呼吸之頃反面
圖功名如翻覆手宜乎不以執事之憂為憂也執事宜內斷於心與二親信有
識者謀築室道旁三年不成大懼身名之俱散以為執事辱也余泰真人也開口
見心奉 命專征義不避難然感執事區區之義又欲為海濱島上數十萬元元
生全之計告子神明然後拜書冥悟尊心以回殺運言盡語極愚誠竭矣如終不
可復合則請斷嗣音虛意周旋之事無復望焉惟執事裁之
鄭經得書大會文武與吳公鴻商議鴻曰親王將軍之意屢著公鴻前來者正所以
重藩王之忠義也若擁兵東歸世守邊土永為外翰保障不但沿海居民得沾其惠
則天下後世無不稱羨為明哲見幾錫范曰先王在日惟有兩島尚欲督舟師進攻
江南況今加之臺灣建國退守亦權可以自操豈以一敗為嫌若苟以生民為念邊所
海島悉為我有資給糧餉則罷兵息民公鴻見其偏執狂謀即辭回復命哈達亦以
其迷而不悟狂悖無定見真烏合之輩無足計議十月海澄公黃梧子芳世見全閩
已平而惠潮起亦歸正以全家慘遭鄭經謀戮仇不戴天上陳 朝廷憐之遂以芳
世襲海澄公爵兼管福建水師提督事平海芳世於 陸見之日薦黃藍請款水務
特 旨授藍為左路總兵駐劄海澄縣
按黃藍曾帶密本從間道入京故芳世有是請以報其功
吳淑以得天成寨之糧餉載歸廈門與國軒相機進取軒又欲請調何祐於平初十
二月國軒收拾快哨八艘備用又親往南北汛安設各沿海鎮將

卷二十一

臺灣外記卷二十終

劉國軒大開江水

錢應舉被困海澄

康熙十七年戊午附明永曆三十二年正月二十二日陸路提督錢應舉接知敵犯沿海據報即出巡至日湖瀝將水師四鎮陳陞陳輝與戰沖突不數合陞大澤死者不計二十三日應舉又督騎步至東石攻敵敵將前虎衛林陞方回軍泉州二十五日劉國軒連接陳陞林陞之報為提督所敗軒故經曰前者兩次和議不成必會師台攻通時東石日湖二處速進宜可坐待宜速進兵入漳以觀其變經允請調林陞陳陞等回兵以國軒為正總督共淑副之同統兵進取軒故曰古為將者出師在外必有關外之寄君命有所不受倘若如前掣肘則軒亦不敢拜命矣

按軒此言指錫范繩武二人在內專權

經遂表請上方劍與軒得專征伐自副將以下聽其處決軒拜授擇日祭江出師時總督明廷相海澄公管水師提督黃世芳副都統胡克俱按兵駐漳總兵黃益駐海澄星羅棋布沙把玉洲三又河福河陳洲馬洲及穹腰樹壁湖石碼尾江東橋等處二月初九日未刻國軒解纜登舟初十日與吳淑等督快哨八架揚帆泊海澄之海門金鼓喧天炮聲不絕黃益聞報意其將來加意巡防是夜五鼓軒乘潮督船進攻玉洲守將海澄左營遊擊劉宗邦見兵勢強盛不敢戰遂降二十日軒令吳淑狗三又河福河皆陷軒分遣七割十八日軒又乘潮漲順風揚帆進攻江東至即親率登岸守將呂蹈王重標等出敵國軒揮戰標等潰五里許忽副將朱志麟趨得壽同統兵至標等又合兵轉國軒約束倍勇首先沖殺得壽等遁去軒尾追至萬松關關上姚儀望見率騎兵數百飛馳下後

按姚儀望見率騎兵數百飛馳下後
 陞陞改為狼山總兵轉權鑿衛正堂
 得壽重標等又復合戰軒遙見騎兵奔湧下關即令後軍急退過波伏候各接戰伴賊引彼過嶺後沖殺軒隨督眾向前迎敵前如雨點軒且戰且退儀以為真賊揮騎馳赴不期過嶺一軍從左沖出一軍從右沖出喊殺合攻儀倉皇大潰軒追至關下鳴金收兵回踞江東取討民夫聲言欲搶關進攻漳州關上偵知飛報朝廷相添兵防守二十三夜軒乘潮將漲率其眾下八漿三更至石碼街枚登岸倚檣喊殺緣

城而上守將海澄鎮石營遊擊劉符與朱洛揚朝宗等不及取取隨為所獲天明國軒督兵出戰未幾合安揮騎沖突軒處其賊發令曰當速前進如遇歸者斬其領兵蘇茂達回糧似欲退意軒立斬蘇將將陳懷實勇殺進安遂潰奔入城軒收兵回營大賞將士提督錢應舉聞報立調陸路馬步自泉後漳親王樓朗廷相支即令甯海將軍刺哈達率滿騎從福州來軒偵知遂撤江東守將陳議刺哈達大隊來漳入平南將軍賴塔接朗廷相移支即領騎兵從潮州而來軒見各處援兵咸至隨整病入漿快哨操選健勇乘潮揚帆直入江東攻打營寨忽隨潮退進取海澄忽又以潮漲突入鎮內鼓噪往漳似欲攻城狀忽又跟潮落旋泊鎮門之東上岸欲去搶關候水修陸而滿漢官兵履於應敵又白頭賊蔡寶亦來開率其夥盧世英紀朝佐鄭不越吳金龍王鼎政九等焚掠長泰天保地方海澄公黃芳世接總督咨隨領本標步往天保勦捕蔡寶

三月朔一日早盧世英鄭不越恃有妖術符籙率眾前迎芳世揮騎兵衝突不越等遂敗紀朝佐出援又為步隊截擊亦潰實見二處俱賊踉蹌奔竄死千餘人芳世進至長和方收兵初二日國軒督將將八漿末潮從赤嶺登岸列陣於赤嶺城哈達取精忠賴塔助廷相親應舉悉領滿漢騎步雲集整隊相對賊將前虎衛林陞奮勇率先沖出與滿漢騎步鏖戰自辰至午未分勝負國軒密約吳淑從左右進兵合擊騎兵咸潰傷失甚多軒遂屯營於東嶺明廷相以亦箱之復國軒樹柵七營于雙橋一帶地方逼城僅數里旗幟糧秣金鼓喧天其勢強盛心甚悒悒隨接黃芳世天保殺土賊蔡寶捷報即馳請芳世回師護城世接文隨即班師令賴塔哈達廷相等商議戰守廷相曰城池為重公當督兵守防哈達曰不可滿漢騎兵悉屯城內恐賊勢猖獗一旦為其所困將奈何公係閩人地理諳熟音語相通宜在外屯紮不但可作聲援且可著人四處偵探乘機破敵廷相是之芳世將本標騎步出剝水頭山彎腰樹柵諸石碼芳世至環營山頂前標遊擊呂孝德曰豈可全師屯剝山上宜分其半于山下作犄角防敵沖突芳世曰臨高取勢如摧枯朽而不聽廷相又遣一旅屯住鎮門國軒不知水頭山是何將領兵屯剝即遣細作入漳打聽次日回報係海澄公國軒喜曰吾計成矣遂附吳淑耳與誌大笑而起十一日黎明國軒發令悉焚所有營寨踉蹌撤兵各下快哨八漿芳世于山頂望見以軒為真道也頃之潮漲有八九分國軒令齊揚帆芳世以為將持潮而出也瞬倏乘風直抵水頭山登岸國

軒揮軍涉通戰者世不以為意而不預防一見蜂擁至遂錯愕慌張正欲督兵出擊又報敵將陳昌福等駕八葉抄其後方世首尾受敵陣亂四濤棄船重營欄而逃國軒尾從追趕芳世忙忙急馬失足幸左右相扶急奔入漳幾乎遺棄軒方收軍踏水頭山所獲船重馬匹分賞將士大搗諸軍何祐林陞江勝陳昌福等稱賀並請問其燒毀之故國軒曰初虞安營者別將及探報乃是海澄公吾諒渠素不知兵其可取也必矣故與後提督計議盡焚營柵者安其心也使彼歡喜而懈情直抵通戰者破其胆也彼不及于防備令陳昌福駕八葉抄其後者亂其陣也便彼兵心無鬥志此兵法之所謂不厭詐而聲東擊西也諸將拜服十二日國軒報捷鄭經以國軒江東之役一日三捷亦頗揮軍連勝數陣今又用驕兵計奪水頭山而捷粵腰樹敵人破胆屢有戰功摧為總提督仍總督諸軍得專征伐差禮官鄭斌齋印輪入石碼與國軒拜受傳持訊具啟稱謝擇日開印段應舉因江東橋燒斷敵勢猖獗自泉州提師入援恐敵兵從中堵截海澄糧糈為其所絕與刺哈達朗廷相議親統軍列營於祖山頭接應海澄來往忽黃芳世水頭山被奪應舉愈加提防十八日國軒聞印報捷新報奪印炮聲全鼓轟開如雷各將拜賀絡繹不絕軒視事畢即令諸鎮營速回整甲為備各將踴躍地誘敵出戰各宜奮勇不可疎忽諸將得命急趨回國軒號砲連响自率號卒出從祖山頭而進應舉意其將來攻已隨督兵下山迎戰正遇敵將盧仁應舉揮軍前如飛蝗仁抵敵不任沈誠陳起明二鎮齊出接戰又敗下適何祐率眾至接戰未數合亦稍怯退應舉見連勝三陣督騎兵追殺不虞吳叔江勝兩軍繞祖山之背搶奪營壘國軒進見祖山頭應舉營壘被殺勝所奪即推舉台攻飛馬星報應舉敵兵上山劫營舉亦即返救江勝率所部眾從山上殺下繞其後喊殺故應舉三面受敵亂軍自相踐踏死傷甚多其陸路軍被陳昌福林應等把路不得進遂奔海澄國軒揮眾追至善賢棚會日暮鳴金收兵回踞祖山頭以逼海澄十九日國軒大賞將士盧仁陳起明沈誠三將退縮不前軍職罪立功應舉于是日入海澄副都統穆恩林孟安與希佛馬虎總兵黃藍等共議戰守藍曰燈火塞乃海澄咽喉宜出兵踞之不但可作犄角之勢且可接應漳州援師倘為敵奪佔則海澄危困矣應舉曰守城為要何必出路燈火塞藍曰城小兵多且無善備況水路已斷若一旦圍困糧餉不足將奈何應舉曰方今將軍總督雲集漳郡自當夾援內外夾攻彼必走矣何慮此輩之猖獗固執不聽劉國軒欲逼海澄恐滿漢合師殺

提令宿鎮張維同牛宿鎮曹偉帶所部入攻平和又令副將黃瑞慶統眾攻漳平以分其勢維偉至平和守將與知縣聞報棄城逃維其城分偉出小漢其黃瑞慶亦攻漳平因而各縣羽告急廷相調撥應接不暇但海澄城小而堅半山半水為漳州門戶原設水師提督鎮守迫因延琅同周全斌攻彭湖邊風打回召琅全斌入京裁易總兵燒毀船隻丁已秋黃芳世保黃藍補其缺前國軒把江東橋朗廷相恐其來攻海澄遣其中軍副將朱應麟同馬虎帶兵協防至國軒破石碼踏水頭山愈恐海澄有失再撥副都統穆恩林孟安希佛等住守及段應舉祖山頭戰北奔入共計滿漢兵督提三標暨諸鎮營騎步計有四萬餘眾應舉令知縣祝文郁送冊報城內居民計點百姓各役僅有八十三家應舉欲將此八十三家逐出土城祝文郁曰設城設兵原以衛民苟無百姓欲城何用提督若欲逐此數影百姓出居土城須給牌照付執舉聞言方止應舉又慮兵眾糧少令文郁揆查有蓄積米粟者報出以充兵食郁曰當此樓樓之際數影殘黎自食無力安有餘粟郁慮兵丁暮夜強搜民家署內立高台望視問何處喊叫即率役馳衛百姓得安國軒以海澄城堅急猝難攻度其人眾糧少必能沖出圍圍半月尚虛四門一道通壘山龍亦聽其自逸後見應舉築炮台修壕柵是欲待援而無去意方達林陞守三叉河林應江勝守水頭山鎮門其餘者連營把守國軒親王以海澄屢戰不利令朗廷相單騎入京以暑福建布政使司姚啟聖為總督按啟聖號憂菴浙江紹興府人北直隸解元除廣東香山知縣錄事華職水不叙用甲寅三藩倡亂庚親王奉命平閩啟聖親王軍前願捐資募兵同其子儀從征親王加以隨征道銜屢獻奇謀親王甚器重之至入閩親王以糧餉為軍需要務非賢能善畫者任之不可故委啟聖署布政司事迨往潮州說劉進忠投誠親王愈愛重之知有方略任以總督又令巡撫楊凱致任以署按察司吳興祚為巡撫飛題俱奉旨依議按興祚亦紹興府人降任江南無錫知縣捐資募兵從征恢復親王軍前事無大小咸委托焉入閩任以刑名通海及肆虐故以詐為巡撫親王以段應舉破圍日久黃芳世協傷未痊乏人料理軍務因查江南提督楊捷原在閩者曾任漳浦總兵屢著戰功題調入閩平寇啟聖在漳催進糧餉應濟軍需忽接親王令諭委署總督隨得上任即廣張告示以海澄屢捷歷有年所漳泉何地

何族無與之為黨者。豈可以一人而林連無辜。幸行禁除以復不許。扶怨指構與海上鎮營。族處以及瓜葛。陷害。又搜羅人才。凡技勇。邁眾。並從逆者。能拿邪歸正。悉委以米道。都守。任管內。標統兵。或就地。禦海。隨行。征。勦。推心置腹。不似。明廷。相之。懷。疑。聞人。而不敢。用。馬。是以。政令。寬。宏。百姓。賴。安。又。計。兵。馬。繁多。誠。恐。糧。餉。一時。未。至。兵。食。維。艱。請。設。爐。鑄。錢。裕。餉。便。民。四月。國。軒。見。應。舉。不肯。棄。城。逃。去。遂。督。其。眾。重。鎮。復。聖。結。營。院。斷。其。出入。屢。率。眾。攻。城。志。被。東北。八角。樓。上。大。砲。所。擊。二十八。夜。軒。密。遣。健。將。林。龍。潛。入。城。內。將。八角。樓。大。砲。二。門。名。八。面。威。風。者。釘。壞。次。早。報。應。舉。舉。斬。效。砲。五。人。搜。擒。奸。細。四。門。戒。嚴。五。月初。五。日。未。時。軒。率。諸。將。用火。攻。攻。奪。深。洲。碼。花。園。柵。應。舉。於。土。城。上。督。黃。蓋。馬。虎。等。兵。殺。獲。舉。三。更。被。軒。所。砍。初。六。日。軒。將。儒。山。合。浦。通。且。新。渡。聖。山。四。旁。後。渠。與。海。潮。通。故。應。舉。黃。蓋。等。欲。遠。戰。破。圍。不能。展。其。技。勇。而。喇。哈。達。故。聖。臺。欲。進。復。無。路。可。通。滿。漢。旗。兵。步。卒。惟。齊。集。於。筆。架。山。上。連。舉。洪。雄。營。浦。北。特。數。十里。相。守。而。已。初。八。日。國。軒。傳。齊。諸。將。會。議。曰。敵。兵。屯。於。筆。架。山。上。山。南。有。小。壘。懸。崖。如。掛。燈。俗。名。燈。臺。寨。下。大。漢。順。流。可。達。海。澄。若不。守。據。恐。為。彼。所。鎮。即可。援。也。但。此。咫尺。敵。師。營。壘。誰。敢。前。去。踞。守。諸。將。默。然。副。總。督。吳。淑。奮。然。而。應。曰。淑。願。提。兵。往。據。軒。起。謝。曰。當。此。冲。要。重。險。公。肯。親。復。吾。何。慮。馬。淑。於是。夜。令。軍。士。各。攜。一。鐵。鑊。銜。枚。進。寨。平。明。擲。壘。溝。壕。完。備。輔。塔。韓。大。任。曾。養。性。江。元。勳。等。見。之。駭。然。初。十。日。酉。時。塔。合。養。性。率。連。環。砲。於。山。上。垂。下。絕。力。攻。打。以。為。無。道。類。宜。知。淑。令。眾。各。穴。地。藏。身。無。一。傷。者。十一。黎明。韓。大。任。等。領。騎。兵。下山。合。擊。奪。寨。淑。率。穴。中。眾。出。柵。禦。戰。大。任。方。訝。其。眾。尚。存。戰。未。幾。合。即。抽。兵。回。淑。見。大。任。退。師。亦。不。追。趕。仍。收。其。眾。入。寨。嚴。守。立。差。心。腹。李。宏。基。飛。報。劉。國。軒。曰。終。夜。攻。打。砲。聲。不。絕。今。且。黎明。即。替。兵。搶。寨。此。是。虛。張。疑。計。恐。其。意。不。在。燈。火。寨。本。督。宜。迅。飭。各。營。修。防。備。軒。是。之。隨。遣。人。轉。傳。各。鎮。營。既。而。輔。塔。韓。大。任。曾。養。性。江。元。勳。等。率。漢。滿。騎。兵。數。萬。飛。馳。齊。攻。岳。廟。祖。山。頭。敵。將。依。鳳。半。泉。接。戰。十。餘。合。風。被。大。任。所。統。眾。潰。大。任。乘。勢。奪。其。營。壘。塔。再。進。兵。林。彪。接。戰。亦。退。並。奪。寨。樞。大。任。等。復。合。塔。師。齊。攻。林。陞。營。壘。堅。不。出。戰。塔。營。死。抵。國。軒。遂。見。連。失。二。營。林。陞。被。困。親。率。健。勇。飛。馬。來。戰。未。分。勝。負。忽。江。勝。領。其。眾。繞。道。從。中。冲。破。將。輔。塔。韓。大。任。截。為。兩。斷。林。陞。方。開。柵。合。軒。勝。攻。塔。遂。失。利。傷。損。甚。多。自。是。海。澄。不。可。救。矣。應。舉。屢。聞。戰。報。欲。提。兵。出。救。失。其。余。漢。滿。重。軍。馬。陷。環。埔。而。中。山。後。寂。然。不。見。外。援。城。內。乏。糧。人心。皇。皇。且。劉。國。軒。以。是。日。大。勝。勢。愈。熾。

而國愈繁。二十一日。遠。張。應。時。資。白。米。一。斗。西。瓜。二。个。生。烟。四。色。酒。一。樽。入。海。澄。說。應。舉。舉。於。西。門。樓。見。之。問。應。時。欲。何。為。應。時。曰。特。奉。主。命。以。將。軍。之。孤。城。重。圍。援。師。屢。敗。兵。多。糧。少。豈。能。久。存。況。我。滿。主。仁。愛。凡。此。將。如。馬。信。部。文。典。等。歸。順。者。悉。准。出。置。腹。而。重。用。故。特。來。勸。降。毋。自。苦。馬。應。舉。笑。曰。汝。覆。汝。主。食。若。祿。守。君。土。分。所。宜。其。是。頭。可。斷。而。心。不。可。易。也。收。生。烟。四。色。餘。物。卻。還。揮。應。時。出。舉。謂。穆。里。林。等。曰。此。非。魏。道。是。來。探。糧。餉。之。有。無。也。守。益。堅。應。時。出。覆。曰。提。督。謂。有。死。而。已。無。降。意。國。軒。曰。城。內。民。糧。食。如。何。應。時。曰。在。西。門。樓。上。見。提。督。未。曾。入。城。兵。民。不。知。但。觀。左。右。皆。菜。色。軒。曰。滿。漢。兵。馬。許。多。諒。食。亦。將。盡。矣。即。令。應。時。特。奉。命。前。並。諭。到。各。營。傳。示。不。許。透。漏。糧。食。及。一。切。菜。蔬。如。有。犯。者。查。出。該。管。一。體。同。罪。加。意。提。防。而。城。愈。困。二十四。日。著。海。澄。鎮。左。營。遊。擊。汪。明。請。其。鎮。主。文。相。公。汪。定。公。密。議。獻。城。定。公。伴。許。之。歸。語。黃。蓋。蓋。即。轉。告。應。舉。舉。收。汪。明。並。其。弟。辰。子。集。斬。首。示。眾。與。士。卒。同。甘。苦。竭。力。守。禦。奈。援。師。無。期。糧。米。已。罄。殺。戰。馬。而。難。雀。掘。屍。繼。浸。皮。煮。紙。強。者。食。弱。紙。等。衝。圍。六月。初。十。日。軒。率。眾。環。城。攻。擊。眾。力。不。支。軒。排。間。從。菜。港。而。入。計。受。困。八。十三。日。提。督。段。應。舉。知。勢。莫。敵。與。副。都。統。伯。穆。里。林。謀。自。縊。行。至。關。帝。廟。前。舉。曰。廟。裏。去。黑。林。曰。帝。爺。在上。不。便。遂。同。上。西。門。樓。舉。曰。守。此。城。死。此。城。宜。矣。與。黑。林。相。向。而。縊。希。佛。閣。城。陷。發。火。自。焚。海。澄。總。兵。黃。蓋。不。知。所。之。有。傳。其。死。於。軍。者。有。傳。其。溺。於。水。者。孟。安。馬。虎。魏。赫。田。香。五。未。應。麟。賴。陞。楊。壯。猷。馮。有。魁。咸。投。降。惟。知。縣。祝。文。郁。稱。病。不。出。軒。報。捷。並。請。示。下。後。人。有。詩。贊。應。舉。黑。林。曰。
輕。生。節。操。自。應。難。定。鍊。役。徭。萬。古。寒。愧。殺。事。仇。廿。北。面。滿。滿。夜。雨。冷。江。干。又。贊。希。佛。詩。曰。
火。坑。聊。借。藏。吾。身。豈。是。朝。秦。暮。楚。人。於。此。今。名。垂。不。朽。綱。常。萬。古。可。維。新。經。得。從。令。戶。官。榜。英。裁。未。馳。入。海。澄。煮。粥。飯。飽。惟。孟。安。馬。虎。田。香。五。魏。赫。朱。應。麟。等。降。投。街。給。割。並。配。春。口。其。騎。兵。將。士。二。千。餘。人。載。過。臺。灣。分。配。屯。田。並。勒。知。縣。祝。文。郁。照。舊。供。職。都。軒。軒。左。右。暨。醫。者。報。病。實。重。方。准。其。家。調。養。尋。而。從。官。船。逃。回。國。軒。入。城。安。民。業。專。應。舉。黑。林。屍。於。西。門。樓。著。人。解。下。面。不。改。容。嗟。數。莫。之。備。棺。厚。殮。並。希。佛。骸。骨。設。猪。羊。禮。儀。祭。奠。差。人。護。送。應。舉。靈。柩。至。漳。州。交。刺。哈。達。姚。啟。聖。聖。與。哈。達。重。賞。其。使。遣。之。歸。故。聖。見。海。澄。已。破。會。哈。達。將。筆。架。山。各。處。兵。馬。抽。回。保。守。漳。郡。十六。日。經。令。鑾。儀。陳。慶。抵。海。澄。監。斬。賴。陞。楊。壯。猷。馮。有。魁。三。人。示。眾。

按陸興壯傳海澄公標有魁原清浦鎮中營今雖為提標左營甲寅從海澄曾
為木武獲續陸於丙辰年曾從海澄為後衛鎮經以此輩反獲故殺之
黃芳世得病死啟聖收其初印親王以海澄公原是鄭經仇人今若承襲不可令其
駐漳題請移駐汀州後奉 旨依議即芳春襲爵削去伍標移其家汀州居駐

國軒率眾圍泉城

清 九關珠浦東旭氏江日昇識
啟聖具題復邊界

康熙十七年六月吳淑以海澄既得勸國軒曰宜乘破竹之勢迎刃而下漳城軒曰
漳城滿漢騎步計有數萬況城入堅固未可急圍當先剪其手足則腹心自潰也淑
曰漳城眾難多無其氣已奪胆已破急攻之止如摧枯拉朽耳議未定六月十三日
偵者報浙江後兵已到同安縣軒遂與淑分其眾十五日軒率何祐等勁旅往同安
迎敵淑領一軍入攻長泰親王以海澄之圍未解星馳調浙江副都統雅里提帥
入閩救後長里至同安接總督主堂筆帖式剛舒報海澄已陷方駐師俄而飛報敵
兵大隊即至長里會守將馮昭京知縣齊宗孔縣丞錢缸典史金榮以同安四面受
敵不可守十八夜咸遁入泉州軒入同安城飛調水陸齊進合攻泉州水師五鎮林
日忠接國軒諭即登舟師從泉州港入泊御殿頭提標中營馬勝開報督一旅出南
門又分一旅出金門互相攻擊不分勝負日暮日息收其眾退漳城馬勝亦放
兵入城二十一日國軒大隊至石頭街留石七到二十二早攻南門橋將軍楊鳳翔

今同安副將馮昭京督眾禦之至未刻方退二十三日軒分兵屯桃花山連營泉岳
廟直亘清潭山二十六日攻奪洛陽橋於是泉州震動親王接剛舒失海澄之報繼
聞雅長里退帥泉州隨飛調浙江提督石調林全副都統吉爾他布帶兵入閩業于二
十四日至息安二十五日報洛陽為敵所據不敢前二十八日軒令王一繼駕船從
塗嶺截斷興化援師又令江勝攻南安守南安把總張應虎同知懸遠東人宋煜率
兵民守禦勝乘虛攻東北密道馳將整旅從西南角倚梯破城應虎與煜巷戰
力竭被殺南安於七月初二日軒令何祐督黃球林萬俊高奎方祁陳宴江鎮鄭士
弘等分攻諸屬邑永春知縣黃寶善典史焦文質聞敵至不敢守同千總李德棗
城走仙遊德化知縣王之紀安溪知縣李鈺同千總黃國棟專城去調聲與吉爾他
布於是日午刻接報敵已圍龍舖西楓亭一帶悉係敵艘聲傳傳知縣胡雲龍速收
拾庫藏即行雲龍曰安可奪城罪在不赦答曰地干城低決不可守如問罪本軍門
與都統德高龍方隨大隊于二更退守興化國軒日夜遣將攻打城壞百餘丈集欲
賊城志被火捕火砲矢石所擊死填溝濠乃逃姚啟聖初聞十四日長泰縣被土人
戴蘇獻城降於吳淑繼聞二十八夜漳平知縣高登聯奔龍巖縣城遂陷而甯洋亦

被圍慮其進攻漳郡加意提防後聞軒提師往同安復統水陸攻泉州乃喜曰敵計
以漳之兵多而泉之兵少故也嘗近聞趙龍能勝于迨至永春德化安溪南安
諸邑復陷故聖曰徐當用計破之哈達問曰敵賊益盛公喜愈甚且言破之易
何也頗請其說故聖曰敵兵不過三萬處其聚而勢離今既得諸邑必當分兵把守
眾分則勢弱勢弱則破之易也此兵法所謂兵多貴分兵少貴合者哈達服其論國
軒得泉屬諸邑分其眾鎮守勢稍弱遂放煙調鄉勇充伍並移鄉勇之眷口過堂安
梓庶無脫逃流弊緩急可用亦寓兵於農之意經允其請一時安上重疊百姓登望
況泉州被圍日久水陸齊集公帑不足軍需缺乏因而重科民間國軒吳叔同啟時
幣略曰

為請定劃一之規以救民生以甦民困事軒等奉令進取就地權宜措餉此大帥
之所至則此地即有供應大帥之費豈宜重為催科分府縣之外設有督糧督糧
之外設有餉司餉司之外設有宣慰內差而加入之以衛鎮義將凡招募者以應
之噫彈丸之地有限民止供之外又有大餉大米雜餉月米備粟棕麻油錢釘灰
鴉毛草束等項最可慘者又加之以水餉毛丁鄉勇民力已竭科歛無度伏乞速
臺灣外記 卷三二

為裁罷以甦民困之語上陳
其宣慰使鄭省英亦以民夫煩苦營房重難上啟泉州知府陳廷章亦以百姓困苦
已極條陳時弊一曰書一政令二曰得借鄉兵三曰禁飭招募四曰請改餉以經雖
發六官察議然終不能行以國軒吳叔等屢用命彙叙勳略曰

仲春用兵進取二月十一日克玉洲三又河及福河十八日奪斷江東而三捷二
十四日入路石碼三月初二日大勝赤嶺十一日計賺水頭山十八日追逐祖山
頭四月十六日新渡南關擊退後騎五月初五日取普賢木柵十二日扼守祖山截
擊梁山隊援兵六月初十日破海澄或戰力行聞鑿戰著績或守禦扼要凜遵師
令水陸諸將凡有功次皆正副總督調度有方全以少擊眾恢復海澄使其兵將
而無一遺奮厥功尤懋以其中提督劉國軒來請晉封為平北將軍或平伯後提
督吳統表請晉封為平南將軍平伯左虎衛何祐為左武衛前虎衛林陞為右
武衛左先鋒鎮江勝為左虎衛拱衛左都督仍統兵進取特諭
其餘諸將各加陞有差但泉州被圍兩月國軒雖百計攻打而楊鳳翔馬長里馬勝
與興泉道王育賢知府張仲舉等文武協心卒兵民堅壁捍禦以待救洪魏齋臘丸

密書請兵與行隨題請自捐資募兵親抵興化府救後親王又調江南楊捷福甯總
兵黃太來與參贊大臣副都統輝布等滿漢騎步于二十日二十六日咸至興化府
八月初二日黃元出使吳三桂回齋三桂稱帝函有曰
今春遠近文武官軍民擁戴勸進至于再三乃勉從所請于二月二日正位
號方擬遣使相聞用布腹心而責使黃元齋函適至接覽之際實喜且悅殿下英
年壯士仗俠大義奮胆臥薪天人共鑒云云

經笑曰老而反惡妄借尊大英雄失望恐不能久也喇哈達以泉州受困已久危若
累卵謂故聖曰乘此秋深使師從開道出奇兵破敵解圍公當善保此城啟聖曰公
欲從何路進兵達曰大路敵營連環周密急難冲突吾欲從漳平山道私通永春安
溪地方以觀方便聖曰公大有勝算須謹防伏兵初六日達領大隊從天保而進十
三日次漳平縣守漳城敵將黃瑞麟即獻城降達大喜用饒為前導至安溪有翰林
李光地同其叔日煌練鄉勇自衛出迎合商援泉
按光地字厚菴庚戌進士甲寅取潘反閩光地居山與其叔日煌練鄉勇抗險不
從從官至拜相煌以軍功官歷湖廣永州總兵
臺灣外記 卷三二

吳興詐在興化見大兵咸集自率一旅同韓道黃國泰隨征總兵李應珠余明傑副
將武瀨柯俊羅萬里等從仙遊白鶴嶺出水春黃大來率一旅從仙遊廣橋何市出
南安揮布揚使石調傑吉爾他布等滿漢騎步由楓亭大路進兵惠安興詐又啟撥
令水師總兵林賢督黃錫何應元聯絡陳子威陳君望等戰艦由海壇水陸合攻
按林賢字尊一泉之晉江人水務諳熟屢有戰功以獲勳左鎮平全履各島投海
壇總兵黃錫亦晉江人以軍功授銅山總兵陳子威福州閩縣人以平海軍功
歷任廣南紹道莊涼道又改調鄭東遠何應元亦閩縣人以軍功授粟北口總兵
十八日劉國軒接偵報各路進兵繼而報何祐黃良驥王一鵬等戰北泉水春安溪
德化諸邑計欲分師而兵勢單薄遂傳令於二十三日報撤圍合吳叔師二十五日
揮布石調傑吉爾他布揚捷等大隊至洛陽見有敵船扼斷橋守橋之北調傑令中
營參將王英等從陳三阻渡河與敵戰敵將陳陸揮眾死禦英連砍數十人陞方進
進後六百餘艘溺水者無數方得渡橋會師泉州其守定海樓船中鎮蕭琛探知林
賢等戰船將出閩安鎮大會諸將計議禦敵之策欲將所有戰艦盡搬上風上流牽
制之章元勳曰潘主合我等禦敵今反散居上流若林賢船隻一朝順風直下廈門

震動是誰之咎。且兵法有云。先發者制人。後發者制於人。今乘彼尚未出港。勦顧領大隊前去。寄泊港口。迎擊。曰。未可與戰。彼會水陸。欲解泉州圍。勢甚雄壯。當避之。俟其出港。船隻懸懸。然後從上風沖下。一鼓可收全勦。元勦雖從泉湧。終以蕭琛怯敵。而計左。回船密將所轄船隻。整頓乘五鼓。揚帆直從閩安港進發。將至港口。忽然轉風。勦船聲自如。蕭琛無能。此風是天助吾成功也。林督知港口。已有敵船。分為三隊。乘潮落沖出。元勦揮船與戰。全軍覆沒。蕭琛聞元勦不遵議。出船。嘆曰。豈子恃勇。以誤乃公。即整船往援。已無及矣。退泊海山。報總以元勦不遵約。乘擅自出兵。錫范議。琛坐視不救。致喪師。故經召琛回廈。斬之。令援勦左鎮陳諒。援勦後鎮陳啟。將朱天貴。蕭武。吳北。網那。有先等。守海山。擊敵。國軒以滿漢騎步三路。齊至方撤泉圍。次日。至同安縣。令軍士陸其城垣。乃割營。果堂。歐漢。江東。橋郭。坑長。泰地方。扼漳泉往來。判哈達。長興。祥。楊。捷。師。會。泉州。撫。綏。慶。飭。道。同。安。縣。城。二。十。二。日。鄭經接偵。兵。三。桂。死。於。衛。州。諸。將。立。其。孫。嗣。位。故。偽。元。洪。化。經。向。錫。范。繩。武。嘆。曰。老。宿。若。死。權。臣。悻。悻。定。不。相。服。稚。子。安。能。成。大。事。九。月。報。啟。聖。發。令。欲。攻。長。泰。軒。令。吳。淑。督。何。祐。江。勝。等。一。十。二。鎮。北。浦。南。國。軒。督。林。陞。林。應。吳。海。陳。昌。黃。良。驥。等。十。七。鎮。

列陣漢西。直逼至漳之北門外。馮馬飲泉。平明交鋒。至未刻。我師稍怯。軒等搖旗揚威。臥精忠。揮江元勦督連環炮。同金槍手。從中攻擊。又分騎兵左右。出敵聖。率其中營副將三英。建。偏。右。營。遊。擊。藍。理。同。龍。山。營。守。備。韓。進。忠。費。口。營。守。備。黃。富。等。夾。攻。箭。如。雨。下。軒。四。面。受。敵。陣。遂。潰。奔。至。雲。並。渡。無。舟。可。過。溺。死。者。萬。餘。人。旗。幟。盡。甲。布。幔。船。盡。棄。滿。山。野。取。精。忠。等。進。至。各。浦。啟。聖。之。令。海。防。兵。廷。賞。造。浮。橋。充。復。長。泰。乘。勝。奪。江。東。橋。撥。詹。六。奇。劉。橋。之。西。山。上。督。標。前。營。把。總。林。朝。後。營。把。總。李。近。帶。兵。割。橋。之。東。山。上。隨。造。橋。以。通。漳。泉。往。來。又。列。營。于。萬。松。關。頂。

按三英因解泉圍。啟聖召其從漳平路來漳浦中營。

按藍理字義甫。漳浦人。後平臺澎功。官宣府總兵。歷舟山天津。陞福建陸路提督。

按六奇漳浦人。以平臺功。官至贛州總兵。

按李近亦漳浦人。以平十九寨功。官浙江黃巖總兵。

國軒於是日奔回石碼。收拾敗軍。仍扼據灣頭。三又河。玉洲。鎮門。象鼻。獅山。石尾。一帶。與韓大任。賴培。江元勦。楊提。曾養性。營壘上下相對。不時以大砲互相攻擊。啟聖又以江東重要。令王英將總勦交相換守。啟聖以漳泉諸屬。邑俱下。獨海澄一縣及

石碼鎮門。國軒深溝固壘。首尾連環。難以猝攻。乃與賴培吳興祥。楊捷商議。遣漳之進士張維。肅公書出廈門招撫。其書曰。昔令先王當 國家開創之初。遠萬未盡。懷符奮時。震動天南。然終職順逆之數。亦當義興。風。祇。緣。羣。人。搖。奪。終。不。忍。父。老。嗟。靜。處。臺。澎。今。貴。藩。能。體。會。先。志。念。井。里。瘡。痍。翻。然。解。甲。釋。兵。縱。數。千。萬。子。弟。盡。還。耕。漁。之。樂。身。身。身。身。之。封。歲。時。祭。器。陳。于。殿。廟。天。知。人。順。永。垂。世。世。豈。非。千。百。年。鞏。固。之。業。哉。使。寇。往。宣。朝廷德意。已識。貴藩仁明。獨不能詳達。彼此哀曲。致數月以來。塗炭生靈。亦何益於貴藩哉。在貴藩既不惜此方之民命。則 國家亦安得不調集兵馬。勞師動眾。耶。亦思沿邊之島嶼。財用民力。能與寰宇之生眾較長短哉。即從貴藩下遊。春。恐。今昔人心不同。事勢難測。誰無父母。誰無墳墓。與其涉波濤。爭尺寸。曷若歸鄉。聞受 朝爵乎。貴藩富不顧慮。及此。近即林達。還。郡。傳。述。貴。藩。大。有。惻。隱。桑。梓。之。心。故。修。章。布。帛。惟。願。傾。心。畢。論。並。遣。使。使。俯。臨。漳。府。禮。待。維。而。與。馮。錫。范。陳。經。武。等。商。議。必。以。海。澄。為。廈。門。戶。不。肯。讓。送。維。維。復。啟。聖。書。曰。

頃承明教。奉奉以生民為念。不佞軫念民瘼。甚於麾下。正以生靈塗炭。不忍坐視。故脩矛整甲。相與周旋。誠欲拯民水火之中。愈不得不爾。夫安安江沔外視民。度古人恥之。有大不得已於其中者。億萬生靈。亦所共諒也。天心厭亂。殺運終回。苟可休慙。固不如命。容嚴張下。二使來議。曾以肝胆相告。茲張書至。前言俱在。必能代布左右。也。林達奔走未弁。跟踏逃去。作何模樣。無事深求。禮應。還。貞。奉。執。但。貴。使。之。禮。未。解。而。諸。將。之。戈。已。揮。彼。此。差。池。故。未。奉。命。伏。乞。鑑。原。

啟聖覽畢。美曰。真乃無識之夫。不足較議。夫退守疆土。永享藩臣。豈不全美。何執拘若是。十月。復遣泉紳黃志美。肅公書再往廈門。勸諭招撫。其略曰。

按復書知貴藩憐憫。以桑梓為念。息兵安民。實出於惻隱。故不委蛇承命。在仁人君子。剖肝露膽。不事繁文。永歸於好。仍仍執前辭。送志美歸。復書略曰。事啟國於可久。言當慎於厥初。所迷臺意。貴人以難行之事。非安民之實心也。惟裁其可行也。而再教之。啟聖以招撫不就。查甲辰前例。連徙人民於內地。仍築界牆守壁。與親王吳興祥合

疏題疏十二月奉旨依議惟廣東平南親王尚之信力爭不必連核粵東無恙康熙十八年已未附稱永曆三十三年正月福建上自福寧下至詔安趕逐百姓重入內地或十里或二十里凡近水險要添設砲臺星棋羅布稽查防範故聖雖一時遷徙人民內地終以海澄未復為慮坐以思繼不得良策忽有海上投誠道黃性震上書平海內有曰

鄭經不過庸布皆由左右之排線國軒雖然然全賴羽翼以縱橫總恃阻隔波濤故歷二世即有儀秦莫可鼓其唇舌倘能高位厚祿買散人心不用干戈立可收其績効等語

啟聖讀而奇之與衷相合切中時弊隨以漳州衛改為修來館用黃性震董璽招海上文武兵民

按性震字元起漳浦人以投誠功歷官湖南布政司

文官後誠即以原銜題議准照職推補武官投誠一面題請換劄一面保題現任兵民如果頭髮全長者每人賞銀五十兩如頭髮短者每人賞銀二十兩願入伍者立撥在營給以戰餉願歸農者立送回籍飭府縣妥插不許強豪欺凌宿怨報仇且有

臺灣外記

卷二十二

六

以先長頭髮投誠領賞者雖賄賂已完仍逃出復以短頭髮投誠領賞者且有一種髮以短髮投誠騙賞給賞者識之白啟聖聖曰非誑爾銀他肯來就若肯一人則堅彼逃回之心也賞而不問以此投誠者路綽相繼又以江東橋為漳泉要道且逼近三又河而北通漳漳平甯洋等縣使無專守恐防範不及為敵所據遂題設副將一員專鎮以唐六奇任之劉國軒自西漢敗績退守觀音山扼把各處迫聞江東專設重兵謂吳淑曰姚啟聖足智多謀今既添設重兵扼守江東是有欲從北路而進兵果堂遠近須為預防倘果堂有失則三又河石尾等處非我們所有淑曰公之料敵審而且詳自當留意軒曰不出五日啟聖必從此進兵隨密授方略與鎮將伏眾守候啟聖果以相對何日得乎與賴塔韓大任到萬松關項觀龍並巡視各處要口啟聖向塔曰敵營處處相連一時未可驟破但觀果堂一寨逼近江東極實為東邊之要口若得此寨便可乘勢破石尾諸港塔曰公算極當可馳諭與唐六奇令其駕八隻合攻併奪三又河聖曰如此水陸齊進可以破敵乃調集步騎總令二月十一日黎明塔與大任率騎兵攻果堂楊捷黃大朱率步隊應之而國軒吳淑於初十夜環伏其眾塔底虛掩寨中旗幟塔等以其無備將次寨邊寨上方發砲搥鼓旗幟森列

四面伏起軒左出右出祐勝從中而出林陞陳昌二軍從旁沖出似欲去奪關槍橋大任大朱雖分兵禦戰終難取勝又疑搶關遂退傷失甚唐六奇正督船欲出三又河合攻忽聞隨征守備郭茂公飛馬從岸上急止之曰陸師已退不可遠趨恐敵乘勢奪橋六奇是之遂飲其軍守伏陳昌等遠望江東旗幟知有備不敢前按茂公字鼎錫詔安人武弟子勇佐六奇屢有奇謀後從施琅平臺灣功官廣東香山副將

臺灣外記

卷二十二

七

臺灣外記卷二十二終

盛天府克塞監國

版尾寨吳叔養身

清 九閣珠浦東旭氏江日昇撰

康熙十八年己未二月間，鄭經接獲水師林賢，欲督諸船出，隨委後勤左鎮陳諒為帥，督陳起明、朱天貴等禦敵，諒用心分布，彈力提防。二十九日，見南風大盛，天色清明，諒令起明領大船一十五隻，駛上南日，以作回援之師。又令朱天貴領高船一十五隻，駛頭頭州，以作後援。諒自率大隊，燒船進五虎門，快哨飛報林賢。賢隨督戰艦，並陳子威、聯絡哨船共一百餘艘，一齊沖出，互相攻擊，烟燭蔽天。森榮震天，未分勝負。徐而南風盛發，陳諒乘風，潮沖入船內，左右橫打，賢船回身，自相撞衝。忽朱天貴順風而來，發砲助威，陳起明亦從北逆風，亦至。合打賢等失船十餘隻。又被天貴併一隻，陳諒擲火罐燒一隻，賢乘潮起，仍收入港內。陳起明見賢船盡退，急於追趕，不防礁淺觸舵，而壞諒望見，令快哨往救。隨鳴金收軍，回泊海山報捷。經差解試齋銀幣到海山，犒賞加諒為北路統領，餘各階權有差。時水陸浩繁，地方窄狹，糧餉不足。經令恩明知州李景議派股戶助餉，有婦婦樊門辛氏，捐銀三百兩。經加獎之。其餘點上中下勻派不等。廈門因丁巳歲二月初十日，經在漳奔出，跟蹤不敢喘息，即欲登舟東歸。全島百姓遮道留之曰：昔先藩在日，未有臺灣，惟金廈各島尚與抗衛。今藩主何去之速，而棄我民也。經曰：欲守兩島，恐乏糧餉，百姓齊應曰：藩主若肯駐劄，護衛百姓，我們每月每月捐輸米一斗，以佐軍食。因此經方停駐。且科日久，百姓各尋勢陰免徵。經令副將陳慶按門逐戶清查，一概不許影藉名色。陰免且於是日起，每戶每月要徵米二斗，百姓一時怨望。道路側目。國軒見軍糧不足，又屢屢加徵百姓，隨自辭休養。並請捐資月餘，轉兵啟曰：

軒諒荷休養，固出中興隆典，第軍糧警費，何敢再糜金錢。請辭月俸，願竭微資，自給轉兵三月，稍寬百姓萬一。

經允從之。於是吳淑何祐、江勝林陞等俱上啟，備國軒例，援勳前鎮施明良捐銀一千兩助餉。水師五鎮蔡中綱、分守惠安沿邊其老老不能約束，經令虛宿鎮王傑統其眾，調中綱回廈，中綱駕小船入泉州投誠。巡撫吳興作用之。各鎮營欲請餉給兵，又不敷，欲捐資養兵，又無力。是以懷疑觀望，折衝左鎮呂船率眾投誠。

按呂船原漳州城守營守備，出守江東橋，戰北隆通國軒事，案故聖參，解省審。

聞軒偵知遠英義鎮林彪帶眾伏於同安界牌，截擒歸海。

木武鎮陳士權，單眷入漳州投誠，牛宿鎮鄭奇烈，同紀朝佐，請入山招募，餉經允之。亦率眾投誠。啟聖便委以隨行營糧，專而題請陳士權為延平副將。鄭經亦以各鎮營分汛，橫征百姓重困，遂通行飭禁。略曰：

水陸鎮營，分疆固圉，就地措餉，實出權宜。近察爾等，暴索橫征，苦累生靈，或借端抗餉，或掠無遺，殊可痛恨。相應嚴飭，務遵法紀，以副勤恤至意。敢有仍前害民，定以軍法從事，毋違特諭。

又仍設監紀一員，上自浙江舟山，下至廣東連潯，監察核查各鎮營地方大小措餉辦船。按季造報，不許重為科斂。鄭經自甲寅歲接取精忠書，統眾西渡，將臺灣地方委副使陳永華留守。華胸藏韜略，法嚴約，夜不閉門，百姓樂業。後見經諸弟，縱有恃勢佔奪民田，華雖屢遏止，似若難於破面。執法遂以元子年登十六，聰明特達，宜循君行則守之典，請元子克塞監國，經允其請。四月初六日，遣禮官鄭斌齋諭抵臺灣。同陳永華立克塞監國，永華塔。每事志受華教，明敏果斷，諸叔不敢橫行。百姓喜有天日。初十日，啟聖以沿海地方接濟，皆由臺堡，疎防議設砲臺，離泉州六十

里有東石地方，春刻日興工，名曰靈水。百姓慮其界禁，悉出東石販鹽。賊一特鹽價高，至一兩二三兩之開。十八日，屯田道鄭時英，在東石徵餉，見鹽價高貴，欲請兼理鹽政。經允之。仍設餉司二員，催督官買賣，漏私者罪斬。以檄林陞，遣其轄下右協副將楊忠，往南北鹽垣，掘鹽將行，陞戒之曰：鹽垣逼近羊嶺寨，乘潮而駛，乘潮而出，方保無虞。若停其開，恐生意外。悔之無及。二十二日，忠不遵陞諭，船泊深港，督撤二月。羊嶺寨防飛報泉州，提標中營參將馬騰，二十六日，勝即督騎步千人，星夜往勦。平明而至，四面攻擊，忠奮勇與戰，身中數箭，且退。衛其眾欲登舟遁去。奈馬勝逼之緊，忠計難脫，投海而死。諸將盡沒，陞聞之，嘆曰：惜乎使將不聽吾言，宜於死也。報經亦憐惜之，遂履掘鹽事，調二餉司回廈。責時英多事。五月，啟聖督造鹽臺，嚴禁接濟。除國軒所據之處，無可奈何。其餘地方，加倍設禦，防範國軒亦以石碼固。

啟聖必艱於進兵，但同安民尾與廈門高崎，咫尺帶水，且前歲廈門癸卯之役，李率奉提師，亦由此入島。宜募臺寨重兵預防。此實未雨綢繆至，勿使臨時慌張。請經從之。令李景抽民，並取計標石，鑿鋤等類。諭國軒到彼處擇築國軒將石碼營。暨父吳淑巡督，坐快哨至廈門，見經帶快哨與陳昌黃良驥二旅，往築漳尾寨，同安

守將知客尾仗築壘率騎步千人前來攻擊軒已分布埋伏騎兵一到四面齊起殺傷甚眾遂逃軒亦收軍齊逐石城一座土城一座命將把守又從至泉州再築一壘時有泉之同安人江機輝號鴉子與楊一豹同州東歸賊精忠忠投機左軍部督出寇江西逆精忠歸正機即就其所報招集黨將萬人寇閩浙江石交界之所康親王及二省督撫屢遣官招之機不從密令其中軍楊麟伏行至廈門納款於鄭經經允其降後機為征彝將軍機率眾欲下海遂由建甯守建甯副將劉起龍督兵截殺不期機先分其半欲去攻城起龍恐城有失隨領全師回援機見龍兵抽回乘勢掩殺起龍兵大亂身中流矢無心戀戰回至城中是夜身亡飛報親王啟聖聖馳令各處隘口重兵把截一面差官再招之機見山路遠而各處守禦又緊計絀隨率眾投誠康親王見劉國軒布置周密一時不能即平中書蘇毓以邊海殘黎受困已久欲申前議招撫息兵安民啟請親王親王許之遂遣使致書於鄭經曰

謀發盈庭事歸獨斷既感貴執事之萬鈞更欲踐季布之一諾也惟誠惟決伏候確示

經得憲與錫范繩武共議曰蘇中書欲申前約和議以安邊黎誠感舉也復札略云

誠決兩言予實嘉納惟以致意貴親王若肯降心相從則何猶豫之有

籍聞其意有可為之機將回書呈親王並請欲遣其胞姪往廈以申前約親王允請從從泉州之安海出廈門見經經集六官理致親王之命若貴藩以履屐桑梓茶民塗炭為念果能釋甲束鐮然依朝鮮事例代為題請永為世好並作屏藩重臣經曰當先王在日亦只差削髮二字今既親王能照朝鮮事例不削髮即當相從息兵安民也錫范曰海澄實為廈門之戶決不可棄今既承親王之命將海澄為往來公所理以彼照朝鮮事例貴藩當退守臺灣凡海島歸之朝廷以澎湖為界通商貿易海澄乃版圖之內豈可以為公所此不但親王不取題請即理亦不取代為題也錫范曰息兵安民地方相守豈有兼現成土地之理乎當照先王所請年納東西兩洋餉六萬兩理曰既如此又非理之所得自專必當再請於親王看王如何施行須得一人同往福省報命着有成說亦免於僕僕往返也經是其言令酌一人為使陳繩武舉賓客司傅為最有才幹堪為使者

按為霖乃洋商傅參字之子前被誠往任松江府通判有機智巧令繩武甚推重之為賓客司

經今為霖同錫范從安海登岸由泉州入省先見蘇鎮鎮將經書上親王曰此蘇中書兩款息兵安民故專一介面商今特遣賓客司傅為霖就報仰候明旨親王待為霖禮甚隆議往來事儀並海澄作為公所為霖曰若千歲水鎮閣城則若主並行往來倘千歲奉命回京各該官來街親王以地方重務責任全在總督未可輕為定議今為霖順遠孤漳見啟聖聖曰寸土為王誰敢將版圖封鎖輕議作公所此前院清泰劉公之所謂無此廟算也遂阻其議但見為霖應對便捷加禮相待且惜其才而不為世用執手戀戀饋贈甚隆為霖感激亦恨其不能較輕隨從也為霖回廈復命兩履其議啟聖以平海非老宿諳練水務者不可今黃芳世已死水師提督缺現空懸苟非其人而任之難以奏膚功因查歷任志切平海者惟有疏琅現在京為內大臣當此任非瑯不可遂具疏題請係琅為福建水師提督平海奉旨調鎮江將軍伯王之鼎為福建水師提督以其曾任漳浦總兵諳熟閩地之鼎不敢違旨星馳入閩到任後屢疏題請乞休以未經水戰海島不熟恐悞封疆有負朝廷至意請調憤熱能員奉旨改調之鼎為四川提督擢湖廣岳州總兵萬正色為福建水師提督正色接報遂出謝表並題請隨帶左部千總署中營守備陳儒

等將士共五百員入閩奉旨依議

按正色字中卷之晉江人能使大刀海上投誠姓黃移駐山東甲寅之變歷著戰功任陝西雲安鎮左營遊擊征朝天關破賊千餘顆困於盤龍山屢刳其營正色奮勇擊之共二十七日後窺賊勢稍倦正色持大刀首先沖殺手刃十餘猛眾咸以一當百破圍而出敵人聞其名咸稱黃大刀官山西平魯衛參將方復姓萬儒字孝若別號推菴東之安溪人亦海上投誠有膽略從正色壯戰數十陣當其盤龍山之困儒亦在焉與正色首尾掣動迨撤冲圍又令儒殿後在岳州嘗獨駕八槳船擊吳三桂巨艦殺賊焚舟仍出母患賊遂相戒云當避陳長子因其漢高知故渾名之後隨正色入閩平海壇金廈等島至蛇頭方用儒中營守備配坐天為船克澎湖撫臺後始復林姓官歷貴州安龍總兵

七月啟聖以原漳南道陳啟泰子汝器奉旨來漳搬運靈樞這次泉州東石地方被劫解廈門康達說國軒放汝器軒委之於主命奉送之臺灣不敢擅請俟延日久而部文催汝器回京登至啟聖計絀集文武捐銀一萬兩贖汝器回軒許之啟聖留汝器無益煙方馳令到臺放汝器送之歸八月啟聖見敵兵猖獗終年對壘似非喜

一面密咨楊捷暨檄沿邊鎮將善觀方便疾速進剿一面差楊榮出說國軒曰
當夫三藩並倡爾主有七府甲兵縱橫之威烏龍江一旦塗地今何必又爭片土
戕害人民使豪傑寒心不如勸爾主全師退保臺灣海外自鎮為上策苟以區區
為得計恐一旦師旅雲集糧船合攻斯時欲求自容且不可得者豈不令天下後
世羞

國軒不聽九月鄉經以各鎮營或分南北水汛者或應漳泉守禦老乏兵扼把要口
虞有不測議調練廈門鄉勇自衛得有二十人以總監營康熊全原協理五軍都督
吳桂分督操練但前發卯亦藉鄉兵不久而馳茲踏故轍時有識者如其將亡
也已而果驗東石寨者乃林陞地方國軒調陞攻海澄委其健將惠安人楊忠勇猛
勤慎鎮禦之迄啟聖置靈水寨忠恐啟聖乘勢來攻啟請添兵經仍令林陞回軍及
楊忠掘壘死於深潭陞又奉調督兵石馬委其部將施廷陳申二人共守之因申醉
後鞭撻其健卒楊虎李萬全全乘夜逃入泉州投誠密稟提督楊捷東石悉係老弱
寨內空虛願為前導立功捷即調騎步共千餘人二十六日黎明至東石四面環攻
楊平溝塹自辰至未施廷陳申分頭率眾力禦廷被刺死為流矢所中俱死全軍皆
擒獲得其寨隨擇地調民夫再築三寨分兵鎮守外汛殘卒奔林陞陞啟反師來
據城報寨已破矣陞乃傳其軍報經令各處提陞恐楊捷繼至十月初二日馬虎
李時春交結搖船船仔楊阿德乘潮渡二人私從星嶼登岸原提標左營遊擊郭承
隆子破海澄時降經又遣人密入泉州搬其妻子入廈授承隆為監督魏赫謀逃
被獲經悉從海澄降將于臺灣僅留高虎孟安等迨李時春又逃承隆恐累及于已
亦棄其妻子入漳投誠啟聖用之劉國軒得東石寨已破之報會集吳淑何祐林陞
江勝林應等商議曰東石之破是敵人窺侵之漸但果堂實係扼要重地一寨勢孤
萬一姚啟聖統兵雲集來攻救應弗及則諸處搖動當于果堂後尾尾地方再築一
寨諸君以為如何如淑曰後尾寨築則果堂有藉公之度勢料敵真出萬全若欲興工
必須提防啟聖必率兵來爭軒曰煩公率眾督築弟按兵以待淑曰遵令即與江勝
領所部眾悉帶鑿礮初八夜至尾開基山搬運礮石築寨初九早工程將半取精忠
喇哈達賴達姚啟聖江元勳曾養性等率滿漢騎步萬餘人冲突併爭鋒銳極熾吳
淑江勝將所部眾分首尾塞戰自午至申互相攻擊國軒何祐林陞林應見其鋒銳
稍息方從旁出攻軒又戒令勿追惟依寨拒之取精忠揮金槍手爭攻軒令各鎮火

攻營鹿銃對打何祐又統率一旅橫冲合林陞共禦忽章京石免被砲傷地達見勢
難棄始引師還而日已西國軒亦鳴金收軍撥眾伏路然後就營安歇初十日軒又
分布以待兼督造寨與吳淑殺賊領守軒率何祐等仍回觀音山啟聖知守後尾
寨者兵少也密遣人說之許其代為題請赦其獻漳罪即官以銅山總兵淑曰極感
制臺厚愛但丈夫道與一次豈可再為罵名謝絕之啟聖知淑志堅非名利可動惟
遣將不時攻打砲火如星淑指揮接禦無失又逼寨數次親禦臨身中兩矢令醫
調治晏然自若會兩傾盆連日淋漓其寨新創苟就墻垣不牢隨處散崩塌壞淑令
兵盡出居帳房避之獨自不移十一月初八夜更墻倒壓下淑與左右死者七人其
部將按兵秘奏飛報鄭經國軒國軒星馳抵臺列陣伏防把屍號哭三軍墮淚遂厚
殮殮速回廈門令江勝收寨把守經聞報憐傷減食迨淑極到親出海迎接之撫棺
痛哭曰天何奪吾輔之速也情甚哀祭葬之以其子天駒為建威鎮統其眾鄭經以
武將不辭爵而且捐資養兵何文官無一暮義舉輸理禮官楊賢即先上啟啟
指資助餉陳繩武聞而感之從中說經曰各鎮有地方之派米派餉雖派維戶故請
自養其兵是有所出也文官束手辦公勤勞從事雖奉差有限焉得餘資捐助經體
而無斷遂廢其謀啟聖屢分兵攻擊國軒設伏百計禦之相持兩載而海澄終不得
平因查癸卯歲前院李率奉攻破廈門時有荷蘭為前導與與詐合疏題請赦照前
年事例用荷蘭為先鋒攻克兩島然後合攻臺灣運荷蘭奉旨依議啟聖加隨征
知府江南人劉仔道銜同通事黃鑰林奇達配健卒百名護送 勅書前往荷蘭國
封王並說其出失板前來會師合擊各島然後再攻臺灣而還王雖拜受 詔書而
以前歲失約為辭劉仔與鑰轉請曰當日之克兩島未曾合攻臺灣者是揆一王自
復請行故前部院未敢據當須當請 旨追奉 旨欲共出師而揆一王諸船已失
於普陀港矣致我師獨往而未成功豈有部院許而不行乎今係部院題請奉
旨專差前來欲與貴國合兵克乎諸島攻運臺灣又非昔日可比國王以揆一王已
死之人就兵堅執不出矣板惟辱待劉仔等送之歸啟聖見荷蘭不允請會喇哈達賴
塔吳興詐商騙福州遠大戰船四百隻又往浙江調戰艦一百隻再令江東副將
詹六奇到湖州造船一百隻兼工督成俟萬正色抵任大舉舟師水陸合攻但陳
繩武雖說鄭經文官無力捐助而寢其事然于心不安隨時為協理副官楊英啟請
生財之進以資軍需均養鄉兵殷戶助餉並月米毛丁以及渡載猪牙酒稅鐵炭油

臺灣外記 卷之三

六

而無斷遂廢其謀啟聖屢分兵攻擊國軒設伏百計禦之相持兩載而海澄終不得
平因查癸卯歲前院李率奉攻破廈門時有荷蘭為前導與與詐合疏題請赦照前
年事例用荷蘭為先鋒攻克兩島然後合攻臺灣運荷蘭奉旨依議啟聖加隨征
知府江南人劉仔道銜同通事黃鑰林奇達配健卒百名護送 勅書前往荷蘭國
封王並說其出失板前來會師合擊各島然後再攻臺灣而還王雖拜受 詔書而
以前歲失約為辭劉仔與鑰轉請曰當日之克兩島未曾合攻臺灣者是揆一王自
復請行故前部院未敢據當須當請 旨追奉 旨欲共出師而揆一王諸船已失
於普陀港矣致我師獨往而未成功豈有部院許而不行乎今係部院題請奉
旨專差前來欲與貴國合兵克乎諸島攻運臺灣又非昔日可比國王以揆一王已
死之人就兵堅執不出矣板惟辱待劉仔等送之歸啟聖見荷蘭不允請會喇哈達賴
塔吳興詐商騙福州遠大戰船四百隻又往浙江調戰艦一百隻再令江東副將
詹六奇到湖州造船一百隻兼工督成俟萬正色抵任大舉舟師水陸合攻但陳
繩武雖說鄭經文官無力捐助而寢其事然于心不安隨時為協理副官楊英啟請
生財之進以資軍需均養鄉兵殷戶助餉並月米毛丁以及渡載猪牙酒稅鐵炭油

反詰類雖孤寡亦不免。又令思明知府李景。增會其說倍加派輸。百姓怨聲載道。欲
逃無門。國軒見經昏憤。政出左右。近又慮於元宿。鍾施明良。終日馳射。酣飲達旦。令
人密窺所行。刻為報知。明良即施鳳。明良素與故聖交通。許以公爵。欲擒經而獻
諸島。故曲意奉媚。武婉韶錫范二人感喜之。屢薦其才。是以日見親幸。不離左右。
明良又薦傅為霖。胸藏經略。有國士風。宜但堪為使者。不辱君命而已。並王世澤為
羽翼。世澤曾為女宿。鍾施琅長子也。因風傳施琅仍出水師提督。故解兵權以遊
練。疑迫丁巳。七府俱叛。世澤叛海後。誠從段應舉。隨征舉。受困海澄。城破。世澤復叛。
歸海澄。經仍授為監提。與明良二人合。密款于啟聖。聖以其能共擒鄭經。而獻全島。
自當保奏。封為公侯。故明良世澤。婚奉殷勤。不但鄭經隨其術中。即錫范。繩武亦不
自覺也。獨武平伯劉國軒。時刻窺防之。

劉國軒軍時救主

陳永華陸計辭權

康熙十九年庚申。附明永曆三十四年。正月初十日。國軒坐快哨到廈門。見經備陳
宿將已沒。禦敵乏人。時事可慮。兵力單薄。藩主當臥薪嘗膽。而用全副精神。豈可荒
嬉。以一切政事。徒委他人。況施明良。利嘴劍腹。宜速之。不可親幸。經曰。明良不過一
人而已。政事之暇。聊佐談論。餘無他損。且明良之志。肝表膽。種種可人。君何不包容
至此。軒曰。自古以來。大奸似忠。軒敢不容。恐誤藩主大事。經曰。我自為主。君若留
心軍務。廈門之事。勿多慮。馬軒辭。經仍回觀音山。明良知國軒疑。已遂令心腹將。備
八營在所鎮之地方。高崎。欲賺經。巡視海口。攜載渡海。十三日。經偶出。明良從行。乘
高。雖甚是雄壯。經戲之曰。烏。雖肉最佳。明良歸。立將驢宰。烹進上。經大悅。留明良共
飲。飲間。說劉總督。欲起民夫。填平滬尾。港進兵。良曰。滬尾港。水退。雖狹。恐流急。難填。
藩主明早親到。披地。巡勘。便知。的。經許之。明良次早。攜樽酒。並所製高。臘肉。脯。請
經行。經起。盤。不通知。諸將。即同明良去。適是夜。國軒。隨湖。出。欲入。見。經。左右。獲。以
藩主。同。元。宿。鎮。去。巡。海。國。軒。駭。然。曰。藩。主。何。輕。許。如。是。隨。披。貼。身。甲。持。大。刀。從。者。二
十。猛。飛。馳。追。之。明。良。喜。經。隨。術。中。沿。途。指。揮。某。處。險。某。處。最。險。談。說。砲。臺。徐。徐。而。行。
將。至。高。崎。喜。經。籠。中。物。也。忽。見。一。騎。飛。馳。而。來。英。風。凜。凜。近。視。之。乃。總。督。劉。國。軒。也。
明。良。夫。色。軒。曰。巡。視。邊。土。非。藩。主。所。可。輕。身。宜。速。回。駕。會。議。要。事。經。同。軒。轉。轡。而。明
良。頓。失。所。望。無。奈。亦。尾。隨。其。後。時。國。軒。銜。經。回。卻。不。明。言。會。議。究。即。回。倚。細。竹。藩。主
深。墮。明。良。術。中。非。口。舌。所。能。爭。必。當。提。其。真。情。方。可。遂。置。心。腹。於。廈。門。各。要。口。盤。詰
又。密。令。偵。者。入。內。地。打。聽。倘。有。風。聲。立。刻。飛。報。以。便。剪。除。明。良。被。國。軒。織。成。追。經。回
心。亦。惶。惶。即。上。啟。辭。退。經。召。明。良。入。慰。之。曰。爾。之。肺。腑。本。藩。深。知。爾。莫。過。處。安。心。供
職。良。叩。頭。流血。曰。深。蒙。藩。主。春。梅。格。外。知。遇。雖。肝。胆。灑。地。無。以。報。高。深。經。撫。明。良。背
曰。爾。莫。過。處。明。良。頓。首。而。起。愈。加。迎。媚。經。愈。親。幸。之。國。軒。停。內。地。偵。報。施。明。良。果。暗
通。總。督。欲。獻。全。島。軒。即。飛。啟。曰。
為。內。患。不。除。國。之。安。危。未。定。事。有。施。明。良。密。通。賣。國。不。但。明。良。一。人。黨。羽。甚。多。云。云
經。接。啟。示。繩。武。曰。明。良。不。過。一。人。在。吾。左。右。而。何。中。提。督。之。忌。刻。若。是。繩。武。曰。既
然。如。此。勢。難。兩。全。經。曰。不。如。暫。令。明。良。同。王。世。澤。過。臺。灣。以。塞。口。舌。繩。武。曰。此。乃。藩

主始終履載之德武出傳經意即撥船載明良世澤春口過臺軒接報知經不學明
良朝問反賊之過盡隨生快情到履面傳為霖徒然見國軒到疑為始末未盡知恐
累及已隨出首明良世澤通地故聖始末情軒曰不除此賊終為國患經思明良
世澤必去投誠差副饗儀衛陳慶帶健將三十人坐八雙船進斬明良世澤全家慶
得令趕至大担良等因風信未暢暫泊大担守者報陳慶船到明良嘆曰吾命休矣
慶上船出藩令立斬明良世澤並其子三首級以歸報經與軒經亦為之嘆惜國軒
以明良之故順潮出入今喜內患已除故經有異同謀重為整頓一番設立防禦乃
生快嘆安心入觀音山故聖聞明良等事震被淚數曰果謀事在人成事在天也二
月萬正色在福州催造船隻已完隨遣人於漳泉知會刺哈達賴塔姚啟聖楊捷將
率大隊舟師出攻金廈其陸師亦各為齊進相應國軒在觀音山必分兵出敵彼
若分兵則勢弱勢弱攻之必走海澄可復也海澄復則心自虛則廈門亦不敢守又
對吳興祚曰弟今會舟師出占其上敵必退崇武公督陸路諸將沿海各港駐劄
施放炮火攻打勿使敵船得以避泊取水則彼自亂與非許之郵經接偵報水師即
日欲出福州港馳諭與國軒調林陞江勝出廈門加陞為水師提督督江勝陳諒來

便提師救應候水師信到再作計策郵經亦以啟聖水陸並進陸有國軒可當一
面未知林陞水師如何調遣二十四早忽快哨報林陞全軍潛逃便泊連羅經與錫
范繩武等大驚躍而陞亦差人肅啟至報大勝萬正色於海壇地方茲因沿海營壘
密布艱於糧汲故暫退守連羅等語經疑陞已戰北借言塞責以安人心廈門一時
震動百姓皇皇且諸六官止慮輸餉之甚遂各張大其事必是戰敗若戰勝豈肯退
守連羅乎當速為備莫使臨時惶惶是之即遣人馳輸入觀音山與國軒有曰
思明將危海澄何用連當回師以商進止軒接諭氣填胸臆口不能言半晌方令人
傳集諸鎮將藩諭通示仍相議退兵之策各鎮曰謹聽本督之命軒曰既如此不得
不回師爾諸鎮將當徐徐而退勿得慌張各領命而去獨陳昌一鎮守謝村鼓浪嶼
知廈門信危隨遣人密通啟聖聖即會刺哈達賴滿漢騎步分通進兵軒如啟聖分
道齊來一時風鶴無心懸戰遂集諸寨並海澄縣城乘夜出廈門見郵經出林陞
啟示國軒軒頓足曰右武林陞戰勝尚如此驚怖倘若大敗將奈何亦當遣人細探
果否然後發輪無敢自生疑畏一旦付之流水諸若輔理督查悉如是乎錫范繩
武語塞無以對惟曰天意而已二十五日刺哈達賴塔姚啟聖楊捷統滿漢騎步進
攻賊將康騰龍獻汕洲二十六二十七兩日分道克陳洲玉洲灣腰樹福河下游三
又河石碼觀音山展旗寨曹門灣頭象鼻虎頭山馬洲果堂太平寨觀音山水頭
獅子山一十九寨並海澄縣城出示安民禁止擄掠郵經於二十六日接報康騰龍
獻汕洲引姚啟聖各道師雲集海澄縣暨海澄地方不日即會全水師合勦廈門百
姓震動軒出示禁止並兼紅旗巡緝如有造言煽惑者斬二十七已刻全島人民驚
沸携男挈女各自逃竄莫能遏禁經見人心已變即令典寶劉陶鑾儀陳慶將演武
亭花園所有輜重寶玩悉運過臺時陳昌業通姚啟聖偵知經必倉皇登舟乘虛無
備遣使將楊一彪好漢三百名駕八乘五隻詐稱本鎮欲請藩令抽兵同行即封經獻
功適成賊中鎮黃良驥侍經遠見所乘八乘勢兇猛可疑急欲經曰陳昌請令用一
快哨足與何用八乘五隻其中有詐宜止之不可與之近經經令隔炮虎統濟沈
二隻于海三隻飛駕而去昌知計不成遂乘夜投誠而諸六官洪岳楊英謝賢等已揚
帆出大担門隨經隨首東向馮錫范陳繩武會劉國軒何祐應其引軍為望踞踏翠
春口變陣玩好輜重登舟其百姓無船可渡者遍滿海濱號咷之聲與潮澎湃相和
甚至博連塘極情極赴水者難以指數協理五軍都督吳桂同信武鎮黃瑞二人見

百姓狼狽難堪。按其所部。分頭傳諭。爾等百姓勿得驚惶。自回家靜候。本鎮自當差人渡海。飛請將軍部院到廈門。撫綏幸賴以安。二十八日。經到澎湖。無頗即歸會錫。范繩武國軒等往娘媽宮。監國克慶。知其父回師澎湖。與留守東甯總制使兼管勇衛事陳永華。率諸文武士庶。連袂請經回臺。經與錫范繩武國軒等全將而回。見母董夫人。夫人責之曰。七府連敗。兩島亦喪。皆由汝無權略果斷。不能任人。致左右竊權。各樹其黨。耳。繩武曰。仍侍衛全旅守安平鎮。其餘諸將各歸其部。也。則哈達姚啟聖。咸集海澄。飛往泉州。知會吳興祚。為正色。當乘海澄虛危。連出師攻擊。克復諸島。不可稽遲。致死反復。以爲沿海生靈。忽吳桂黃瑞。遣人投誠。備陳。鄭經劉國軒已過臺灣。請大師過廈門。安撫百姓。啟聖之遣陳昌駕八策先行接應。即與喇哈達配師在船。二十七日。分道出廈門。出示安民。秋毫無犯。啟聖又遣官分頭駕船。招撫餘黨。但林陞自退。連灘諸將不服。各有竊據。迨接經諭。知國軒十九卷。並海澄已去。人心虛危。廈門難守。當令各鎮收拾東歸。俟再後舉。陞秘之家傳其所轄部將。于二十八日。假言自統本部船隻。前往泉州港口巡哨。遂遁澎湖。吳興祚萬正色。二十九日。接啟聖咨。三月初一日。與祚統師從陸路。初二日。渡五通。抵廈。萬正色于初一日。同林賢。陳龍。黃錫。楊嘉瑞。陳子威等。出港。初二日到廈門會集。米天青見林陞。巡哨未回。遣人偵探。方知劉國軒已去。十九卷並海澄。出廈門矣。即整備諸船觀望。其江勝見陞去。亦托出哨。統其所部船師。出廳。連灘外洋。米天青接偵者來報。經查諸島。國軒何祐等諸鎮。咸回臺灣。陳昌投誠。吳桂黃瑞。將軍部院。過廈門。喜曰。國軒若去。餘者碌碌不足慮也。又報泉州水師數百。從連灘出港。天貴即將船駕上北。截劫東洋船。任眾割掠沿海地方。繞統大隊舟師下銅山。守將左衛鎮馬興隆。同昭義鎮楊德和。中衛鎮鄭添等。初聞國軒棄十九卷出廈。遂戒嚴守望。以虞不測。繼報本藩東回。即整備船隻。以待。忽瞭望者報有巨艦數十。悉係我們的旗幟。揚帆而與。陸立連快哨。前去偵問。是何船隻。一面金鼓。旌旗。嚴肅。隊伍。各起頭帆。浮筏。備敵。快哨。問來者何船。回曰。本督下來探偵。復問曰。係劉本督麼。責若人。說應曰。是哨探。轉檣。飛報曰。係劉本督船也。與陞以國軒未從。經去來此。率諸鎮列船往接。甫登。見之。乃天貴也。與陞等相顧失色。天貴會諸將。將意曰。諸公以天貴有二心乎。貴無二心。茲因金廈失守。藩主東歸。第正撤師至此。欲會諸公。觀方便。克復兩島。諸君若不信。吾只有一子。指水與諸公。誓與陞等。遂信而不疑。俄頃。江勝率本部

船亦到。各相見。叙時事。志入銅山。澳內灣泊。天貴托言。船大。港路未諳。恐犯礁淺。將所有煩船。盡列一字。拖攏于港口。因諸船于內。江勝竹天貴舉動。可疑。令諸將士勿事甲。預備炮火。天微曠。差人坐杉板。至天貴船中。請令。欲東北。湖往南。澳邊。接尋。邱輝。貴素與勝善。又見其船隻。堅牢。甲士。猛勇。留之。則勢敵而艱于下。壳。不如實情。許之。勝得回報。隨即起旋。飛帆而去。貴見勝船出港。隨令諸鎮將。到中軍船。議事。即將馬興隆。楊德和。擒下。與陞大罵曰。天貴匹夫。負義叛賊。各為厲鬼。亦不怨汝。天貴又令人。遣其子。至陞。罵不絕口。天貴大怒。勸陞。父子于海。掠其家。楊德等。于船。率眾劫諸船。暨銅山。子。女。玉帛。被殺。聖以銅山。尚有勳。祚鎮守。米天貴全師。亦在銅山。征之。費力。不如遣人。撫之。為善。知會喇哈達。吳興祚。萬正色。差李榮春。吳英。子。應。麟。前往銅山。招撫。天貴大喜。厚待。應。麟。等。即遣林君龍。同米光。祖。入見。啟聖。願獻銅山。一島。全師。投誠。啟聖謂。君龍曰。米將軍。若能如是。本部院。自當保。題。現任。總兵。君龍。回覆。天貴。貴。即。刻。剝。髮。請。啟。聖。到。銅。山。安。撫。百姓。聖。曰。諸。島。由。米。志。傑。平。陽。總。兵。時。以。諸。島。既。平。議。要。照。前。例。就。界。華。營。分。兵。守。禦。啟。聖。曰。諸。島。由。米。志。傑。版。圖。魚。鹽。田。土。年。計。國。賦。數。十。萬。前。日。失。策。輕。棄。致。鄭。經。乘。甲。寅。之。變。猖。獗。橫。行。延

戶官楊英等。餘尚有不可言者。吁嗟而已。數日永華死。繼而柯平楊英等亦死。悉如
華言。四月。臺灣呈出。在寅甲分野。一更盡。忽生四五脚。至夜半。一股白氣墮下。甚
長。俄復收起。如此。一月乃滅。五月。探報。敢聖收造。戰艦將有征勦。意。經與錫范。繩武
園軒等會議。今天典。知州張日曜。按七冊甲數。每十人抽其一。充伍。奮練。以備用。得
兵三千有餘。其街市商民。十家共輸一丁。每名折價銀一百兩。貧富不均。民大怨
望。七月。臺灣呈星。再見於西南庚酉分野。有白氣一道。狀如劍。甚長。指東方。至十
一月方鎖。十月。探者。報海壇總督林賢。欲領舟師大隊。從福州港飛渡。直過龍山
嶺。為老營。暫次進兵。而攻臺灣。錫范。故。難龍山居在臺灣之北。乃淡水上游。且
澳港泊船百餘艘。前呂宋用天主教。巴禮。建城。與土番貿易。因地生硫磺。不產五穀。
運接雜糧。故。棄而去。迨先王得臺灣。從紅毛歸國。紅毛聽通事楊宗九謀。將所有夾
板。駛到難龍山。重收其城。意欲窺復臺灣。後傳黃安督兵追攻紅毛。紅毛亦以水上
之土。而無外援。棄之。是此地之最難居也。今林賢欲統師從此登岸。進兵。若遣將固
守。必當運糧接應。不但運糧艱難。且虞水土不服。不如遣一旅前去。巡視。將難龍山
城。障為平地。棄而勿守。林賢若來。使無安身之處。陡然上山水土不服。然後與師進

臺灣外記

卷三十四

六

攻一鼓而破之。經從其議。遣林陞帶兵北巡。兼難龍山城。陞奉令至難龍。見其
形勢奇秀。峯巒高聳。而且土地饒沃。深潭深遠。是未闢荒蕪之膏腴。暫為鳥獸之
藏窟。其土番種類頗多。無不統屬。性甚健勇。且山之頂。黃金結聚。人欲取而無路可
達。惟溪之內。流下金沙。可取。但金寒水冷。極雄壯之人。入水一二次而已。況硫磺所
產。最礙。故五穀不生。難以聚眾。世列督兵士。將難龍山城。悉毀為平地。而回覆命。但
前江勝。於是早令人卑辭說朱天貴。貴以宿將。縱之去。勝隨往。達濠。依邱燁。合夥犯
石井。潮陽。揭陽。澄海。饒平。惠來。等縣。廣東提督侯襲。與一等侯潮州總兵馬三奇。
率騎步沿海諸禦。截殺。又差員駕船招撫。得曾威等。以散其黨羽。迨至天貴投誠。故
聖與正色大隊舟師。悉在銅山。將欲進剿。邱燁向勝謀曰。今者銅山粵東。雖無舟楫。
而啟聖必移師南澳。達濠。孤軍恐難與敵。欲將率頭居民。悉移東都。何如。勝曰。此萬
全之策。燁勝席捲而去。故達濠南澳。咸平。製。將改潮鎮中營遊擊。蔡植。茂。為達濠協
以朱天貴為左營。蔡大成為右營。裁潮陽協鎮。為遊擊。啟聖復會兩廣總督吳興祚。
題達南澳城。設總兵一員。以楊嘉瑞任之。時邱燁江勝。至臺。見經。各分配屯地。安
插。總以諸老宿。如陳永華。柯平等。相繼殞亡。不勝感歎。遂於洲仔尾。擇地。今年景監造

園序。植種花木。一旦。景報。張日曜。供設甚奢。請經遊。經同克。慶錫。范。繩武。進功。國
軒。洪。沈。瑞。何。祐。林。陞。江。勝。林。應。邱。燁。吳。潛。楊。德。黃。良。驍。鄭。斌。等。文。士。武。將。圍。射。酣
樂。燁。夜。而。散。經。就。洲。仔。尾。園。亭。為。座。移。諸。賢。俸。於。內。縱。情。花。酒。下。令。長。子。克。慶。監。國。東
此。凡。文。武。故。章。一。切。事。宜。悉。聽。克。慶。決。斷。聖。既。承。委。任。撫。輯。兵。民。剛。斷。果。決。有。乃。祖
遺。風。經。之。親。信。權。倖。莫。不。畏。憚。經。又。慮。克。慶。手。輒。未。得。其。宜。今。人。默。取。其。所。決。諸。款
章。斷。事。者。聞。之。條。條。有。緒。心。大。喜。悅。以。其。後。事。倚。托。有。人。遂。放。縱。於。花。酒。不。預。政。事
而。克。上。書。卜。夜。之。歡。克。慶。既。承。父。命。委。理。政。事。上。至。董。國。太。諸。叔。下。及。鎮。將。兵。民。經
以。禮。法。不。肯。阿。容。徇。縱。故。兵。民。感。戴。權。勢。屏。息。但。李。景。張。日。曜。諸。輩。雖。各。飲。避。然。終
媚。奉。於。經。而。思。甘。心。焉。

臺灣外記

卷三十四

七

臺灣外記卷二十四終

錫范為塔錢克登

啟聖保題請旋

康熙二十年辛酉時稱永曆三十五年正月元且克登率文武朝賀於臺灣之安平鎮然後拜賀臺國太方進承天府洲仔尾朝經大宴飲而歸錫范以是月望日大放元宵張日曜即傳街市居民構結花燈竹馬故事烟火笙歌以供遊玩克登聞之上啟云

偏僻海外地窄民窮歷年征戰幾不聊生番屢報 清朝整備戰艦意欲東征人心洶洶何以數夕之歡而費民間一月之食伏乞崇儉以培元氣以永國祚云

啟上經嘉其能固邦本納之即為禁止就於洲仔尾園亭大張燈彩與錫范繩武國軒進功等竟夕歡樂因縱欲過度痔瘡暴脹大腸緊閉醫治無效克登日夜侍側衣不解帶皆視湯藥經竹不能起傳國軒至床前指克登面言曰與君患難相從豈望中興豈期今日中逢而別此子才幹頗有所望君善輔之吾死九泉亦瞑目也軒

臺灣外記

卷二十五

一

叩首曰藩主偏爾微瘼不過理其氣順則瘼自消而愈何用聖懷至於翼贊公子軒自當竭力以佐豈有二心適錫范入經又謂錫范曰吾不免矣諸凡全賴君與武手協力輔此孺子范曰此不過大腸火盛散之則瘼清藩主何多慮焉而腹痛難堪叫喊連年三十九克登痔漏號哭令人飛報董國太國太遂率諸子聰明智勇與次孫克塽等咸至錫范當於國太前謂曰儲君宜守禮盡孝視險即克登唯唯范著禮官鄭斌等辦理喪事隨密向國軒謀曰監國乃蟬吟子安得承繼軒曰此鄭氏之家豈外人所授范曰自有成算公勿左袒軒許之文武各祭奠畢用王禮殯殮六官會謀擇吉嗣位錫范密向聰明智勇諸公子言曰自古承繼大統嫡庶尚且有分何況螟蛉聽等曰公此言真國之輔佐克塽李氏之子血抱養人所周知獨藩主為要者瞞昧且此子狂悖剛強苟與嗣位將來則有不利于邦家范曰吾正為此不知國太如何聰曰國太喜之事也地方兵民公當主持錫范點首而別聰明智勇共謀齊向國太曰外面鎮弁將士以及百姓各盼給鼎沸國太駭然曰何由致此聰曰以監國非鄭氏血脈故人心不服耳國太曰監國東政西裁兵民幸所悅服焉有是事聰曰監國雖無東政是藩主尚在借其名耳今藩主仙逝欲承繼嗣位人必

故因此不厭此乃大事國太不信當召侍衛中提督問之國太隨遣人傳錫范國軒謀事軒以病辭不赴差中軍金榮到安平鎮啟國太曰凡緊要事要請聰六爺與侍衛酌議錫范正調換鎮標更易弁兵虛為聲勢忽聞國太傳趨趨謁國太詢外面事宜錫范曰兵民散散者無他以監國非藩主真血脈也語與聰等同國太歎信參

事聰與明等又逼之曰國太當速主意倘一旦有變悔之晚矣國太時亦老邁主意不定慮其有變即允為范會國太意辭出見文武紛紛議論以國不可一日無君

沉國君宴駕必有嗣位然後發喪豈有殯殮許久尚虛其位明傑奸臣秘權當相率啟請國太方謂范開言對眾曰業奉國太命令禮官擇日奉監國嗣位爾諸君不必

多言眾乃散范初疑國軒有詐迨接金榮啟國太之語意遂無忌復囑榮曰歸覆爾

即傳按定諸鎮營兵將但國太受聰明智勇錫范之惑信以為然令儀賓柯鼎傳

克塽入內庭錫范密令隨協恭恭添同聰明智勇等伏于堂之西廂克塽至大門守者

不許其隨後總轄入聰明智勇與恭添哭出各交口數其非鄭氏血脈應見情勢兇

臺灣外記

卷二十五

二

今日正奉國太之命亦不由爾不納還以目視恭添持刀挺身出欲行兇感大罵曰恭添匹夫爾胆敢弑主而刃已刺入腹中矣聰明智勇四人各揮木棍助打擊立斃於恭添聰明智勇之手克塽既死聰即令烏鬼將靈屍拖於房院而毛興沈誠二將在外守候聞有變即欲率諸健將奪門救去云已死矣各嗟恨而罷職恭添國夫人陳氏突聞榑榑長跪死而復甦者再總武亦馳至見夫人昏眩倒地慰之曰事已至此且緩悲與夫人曰建護吾進府見國太武曰此是正理並看監國屍在何處夫人曰然總武令人護送夫人到府直入于內董國太以諸子說克塽是螟蛉不過欲易其位而已豈意聰等賺入中堂當下刺死正在嗟嗟追悔忽見陳夫人悲號於前現請曰監國何業至此國太曰事已至此說亦無用我賢孫婦勿自苦焉因兵民不服以監國乃李氏子非鄭家真血脈也夫人曰既非鄭氏血脈媳婦亦安得得知非真血脈國太應早遣歸宗何國太作妾孫一十八載既不是血脈不得承繼亦尚

可為兵民何至賺入刺死國太語塞弟以水華妻為國望藉以慰勸詢其所欲夫人叩首長號曰願請監國收殮相從於地下為鄭氏鬼願畢矣國太允其請遂出見監國屍相抱號哭國太令昇屍同夫人歸府收殮殯之中靈遂自絕翌日夜號哭時夫

人有孕。國太遣老嫗勸慰至再。侯生男女。我自善待之。毋使自戚也。夫人曰。成立之日。尚不能保其七尺軀。何況此。嗚呼。誰泣悲咽。又對國太曰。我今已供飯三日。聊盡人事。我夫妻子母。自應相從於地下。願武華球諸兄弟。咸壯之。轉請國太。國太嘉之。隨遂其志。令人結臺。夫人登。受文武祭。鼻鼻。與諸兄弟。拜。從容。投瑞。顏色如生。觀者。嗟異。悉為下淚。時有文正。公。文正。女之。歌。集。令。書。至此。亦為流涕。弔之以四絕云。

欲問天。高天不知。千聲血淚暗中垂。人間無意心友甚。明月當空照冷闌。一盞明燈一點烟。倩燈燈影復相連。三朝茶飯盡人事。七尺梁開訂後緣。雖然日月有時缺。難算今朝意外慳。自計此身無頓處。甘從地下結良緣。縱有百年亦是死。何如七尺了吾生。此生了卻人間願。南郭樓臺北郭堂。馮錫范救鄭應。國太。明克。感。堪。難。嗣。大。位。狀。於。通。衢。兵。民。數。息。劉。國。軒。奉。丈。武。遷。名。請。國。太。命。早。定。嗣。位。以。安。民。心。國。太。以。經。次。子。克。境。承。繼。時。年。甫。十。二。頌。諭。臺。灣。地。方。又。命。煙。弟。應。為。輔。政。公。

按。應。情。而。命。名。為。輔。政。公。小。事。皆。決。於。錫。范。國。軒。二。人。
三
卷。下。五
外。紀

頃以擁立功。表封國軒為武平侯。仍管中提督事。傳身征伐馮錫范為忠誠伯。仍管侍衛兼督軍機。其餘文武各加一級。照辦辦事。令國太姪戎旗四集。重儀。統船一十五隻。前往澎湖設險鎮守。不時巡哨。防備。姚啟聖乘。東。征。細。作。保。鄭。經。已。死。諸子謀殺克。錫范立其婿克。境嗣位。情由飛報。判哈達啟聖正色。暨楊捷哈達曰。天將亡賊。故使內亂。可出。示。前。去。曉。諭。以。散。人。心。亦。已。
甯海將軍。刺。為。閩。糧。之。殺。運。將。除。海。運。之。氣。數。將。盡。仰。道。天。討。特。布。忠。言。以。感。民。心。以。彰。勸。化。事。照。得。沿。國。家。之。元。氣。首。在。安。民。起。市。井。之。瘡。始。先。於。除。暴。海。逆。耶。氏。世。為。國。賊。為。水。盾。之。虛。說。更。非。有。心。為。民。置。連。喚。之。窮。賑。不。過。僅。名。為。寇。寡。人之。妻。孤。人。之。子。壞。人。屋。廬。荒。人。田。土。迨。其。與。師。閉。罪。根。株。征。伐。則。正。供。難。溯。既。因。民。於。追。呼。運。械。飽。糧。又。疲。民。于。奔。命。顛。沛。流。離。者。幾。數。十。年。矣。此。不。特。南。征。將。士。鞍。馬。風。霜。不。無。切。齒。嗟。彼。窮。黎。受。其。荼。毒。更。當。伏。不。共。戴。天。者。也。前。者。搗。其。巢。穴。餘。氛。稍。解。乃。根。株。未。盡。萌。孽。復。生。乘。甲。寅。之。變。侵。渡。州。郡。肆。為。剽。掠。天。戈。所。指。兩。島。蕩。平。而。遠。遁。臺。澎。魂。遊。金。屋。終。不。免。有。死。灰。復。燃。之。虞。是。賊。一。日。未。滅。民。一。日。未。安。本。將。軍。之。憂。匪。非。一。日。可。已。也。方。今。鄭。經。已。仗。吳。謀。而。煽。庶。爭。奸。黨。竊。

權。此。內。亂。方。梁。發。之。天。時。人。事。兩。端。不。可。不。為。敗。亡。之。兆。固。不。待。智。者。而。後。知。也。是以本將軍相繼度。會同督撫提赴東商確共奉一命。同心合意。咸定海疆。止在遣調。進發。開先。安能。前。往。壹。灣。宣。布。威。命。無。非。仰。體。朝。廷。好。生。之。德。凡。一。切。往。來。招。撫。常。謀。皆。本。將。軍。所。不。樂。道。惟。有。除。盡。根。株。為。萬。年。長。久。之。計。耳。但。念。爾。等。皆。赤。子。豈。生。而。即。為。逆。寇。況。其中。不。無。懷。才。負。異。輩。倘。得。展。其。所。如。足。為。天。朝。佳。器。而。所。以。失。身。入。海。者。定。非。得。已。或。為。饑。寒。所。驅。或。為。賊。後。所。迫。或。因。悞。投。於。法。網。苟。且。逃。生。或。受。敗。流。於。勢。豪。希。圖。報。復。身。雖。已。免。志。定。可。矜。故。不。吝。再。四。招。徠。許。其。自。新。所。可。駭。者。賊。非。生。於。空。桑。不。無。眷。屬。在。於。內。地。乃。不。知。極。力。勸。諭。令。彼。向。化。傾。心。竟。聽。其。助。賊。為。虐。流。殃。奈。梓。間。所。稱。文。物。禮。教。之。邦。當。如。是。耶。本。將。軍。前。駐。泉。城。將。及。兩。載。其。間。潛。偵。密。探。無。不。周。知。不。欲。株。連。無。辜。故。隱。忍。姑。待。徐。施。勸。諭。今。當。大。修。戰。艦。列。合。銳。師。不。日。東。征。勢。如。破。竹。正。爾。民。出。力。報。効。之。時。誠。恐。未。喻。德。意。不。得。不。反。覆。開。陳。合。行。曉。諭。為。此。示。仰。濱。海。百。姓。並。島。上。將。弁。兵。民。人。等。知。悉。凡。有。親。屬。陷。身。海。島。者。不。妨。密。報。本。將。軍。給。照。前。去。勸。其。及。早。効。命。尚。有。反。邪。歸。正。之。路。何。苦。甘。卿。井。妻。墳。置。身。於。風。濤。不。測。之。中。誠。非。計。之。得。已。者。如。果。翻。然。悔。悟。慕。義。前。來。除。將。本。員。立。照。原。銜。叙。用。外。其。勸。化。之。人。功。亦。難。泯。定。行。一。體。優。渥。斷。不。爾。負。若。有。見。機。之。哲。舉。土。地。而。來。歸。斬。巨。魁。而。蘇。誠。操。舟。納。款。率。眾。輸。城。本。將。軍。更。當。分。別。具。疏。題。請。從。優。錄。用。爾。獨。不。聞。當。年。歸。命。人。員。忠。膺。顯。秩。甚。至。有。爵。至。公。侯。伯。者。我。朝。之。待。投。誠。不。可。謂。不。厚。矣。往。事。可。繼。正。宜。各。圖。功。名。乘。時。建。業。倘。猶。眷。戀。蛟。宮。徘徊。水。國。舟。師。南。指。玉。石。俱。焚。悔。何。及。嗚。嗚。嗚。賊。氣。將。盡。民。困。已。極。乘。此。長。風。破浪。之。時。直。抵。島。嶼。盡。掃。餘。孽。除。東。南。數。十。載。之。假。運。救。海。濱。百。萬。戶。之。生。靈。將。見。波。濤。不。驚。煙。燭。無。警。與。爾。民。共。游。於。光。天。化。日。之。下。豈。非。一。勞。永。逸。得。享。太。平。之。福。哉。本。將。軍。滅。寇。安。民。苦。心。至。深。且。切。故。不。覺。其。言。之。長。也。各。宜。猛。省。毋。違。特。示。

遂刻別張掛沿海地方。另裝二箱並禮物。移文差船到澎湖。一箱交守澎湖將弁轉送。到臺付劉將軍收掛。差者果送至重。騰行營投交。騰禮待其使將文。示。遂。過。臺。與。劉。國。軒。懇。懇。多。事。卻。之。騰。得。回。報。即。送。其。差。回。廈。五。月。鄭。明。鄭。智。二。人。故。捐。資。募。兵。請。子。錫。范。不。允。復。謀。之。國。軒。曰。公。子。有。志。為。國。捐。資。募。兵。此。誠。盛。舉。有。何。不。可。軒。當。代。為。轉。請。明。智。謝。之。軒。故。克。境。曰。屢。聞。姚。啟。聖。欲。與。兵。東。征。正。臣。下。効。命。之。日。

何況至親骨肉。月智招募宜尤其請。壞從之。遂以明為左武驍將軍。智為右武驍將軍。但一旅未成。強獲難堪。軒與范又欲壞止之。六月國太以監國死。非其罪。且非已。意轉積鬱于懷。遂染疾。於二十九日卒。克煥奉文武挂孝。兵民莫不歎。按國太董氏原與成功不合。因辛卯歲馬得功。徒然半騎兵。從馬時渡。屬守將芝。先聞報。收拾輜重。棄島下船。且不顧董氏。董氏聞報。獨懷鄭門神主出奔。全珠寶。一無所取。以此成功。嘉其大有見識。遂收董之。並預兵旅。事迨至。每深戒。子孫當撫恤。百姓厚待。將士至於丁已。敗七府。棄諸島。數曰。若輩不才。徒苦生靈。罪凡臺灣。有被擄與孤貧。丁役咸受其惠。

八月有惡董騰者。以前刺哈達。差員送告。示至臺灣時。曾飽騰禮物。不卻之。去不留。在澎湖而為轉送。若親隨一人。王一豹款待。曾有一月。其中雖無交通情弊。然搖動人心。其定可惡。令石武衛林陞往澎湖代董騰鎮守。者勝回臺。一約惟有禍發。大約自焚其船而死。故聖屢接臺灣偵報。知鄭經已死。摩子爭。奸黨弄權。經母亦卒。是天之將亡鄭氏。但平海之機。未得其人。私計當此任者。非苑琅不可。遂與吳興祚合疏。保題苑琅。聖祖允之。即召苑琅。陛見。若受平海機宜。出為福建全省水師提督。

調昭武將軍楊捷。仍為松江提督。改萬正色為福建陸路提督。環遂。陸辭出京。七月。賓客司傅為霖。原與苑明良共謀。欲生擒鄭經。而獻諸島。因見國軒提防周密。慮事難成。遂先自以掩己罪。逆經奔臺。獨藉水華一人。後華解權。經死。克煥遣黨陳氏之望。稍親。而輔政公鄭聰。屢向人言。傅為霖。是從鳴。頗聞。曾投松江府通判。今雖來歸。不念其意。而用之。若論藩恩。不可謂不厚矣。前首苑明良。慮事之難。非是。本心各細觀此人。面帶冷笑。心藏不測。宜速逐之。為霖聞之。心不自安。偶與令史陳興輝。談及典輝。曰。公原任清朝。姚總督又甚重公。前謀不成。乃天也。何不不再。密通健。合整舟師。攻澎湖。以便接應。為霖曰。吾亦有心久矣。因前有破綻。不便差人。以生疑端。公如有心。共指天日。吾即出。到者何如。典輝將霖。稟交榮。榮借生理。文輝。輝有族姪崇善。習易往來。接濟甚熟。沿邊港口。周知。輝將霖。稟交榮。榮借生理。為名。密泊其船於直隸外洋。亂漁船入漳州。見啟聖。聖大悅。立傳陳榮入見。榮叩首。具陳為霖與叔典輝。仰慕德化。欲傾心投誠。啟聖曰。爾叔與為霖。係文官。欲謀全。國舉降。豈不是難。爾既有船在外。本部院令人裝貨一船。並銀萬兩。割付數百張。爾可載到臺灣。密為霖。當結有兵行總鎮。同謀共舉。方能濟事。大者公侯。次者提督。

大藏布。按用爾。應打扮生意。往來傳遞。載接。應功成之日。本部院決不爾。崇叩首而出。次日。即領回。諭。並割付貨物銀兩。到直隸。仍歸臺灣。與叔典輝。備述。並文所。帶到付銀兩。為霖大喜。隨密結。副將蔡愷。受銀割等事。恒入招總鎮高。亦受銀割。署名書。對為霖曰。謀人之國。大非細事。必得同心者四五人。方可成事。今再當。遣蔡過漳。通知姚總督。今其大營舟師。前來臺灣。聞知。必令國軒。提兵出守澎湖。然後我們方可舉事。接應。此是萬全之策。霖曰。此計甚妙。奈無同心。可謀。將奈何。霖曰。建威後鎮。朱友與。交頗善。俟吾往說之。再作商量。霖曰。若得火燒。諸共事。何懼不。此但當善。親方便。不可。這。次。倘有漏洩。身家難保。霖曰。公且安心。自有斟酌。是晚。霖到未友家。與友談吐。閒。忽長嘆曰。昔日先王。以禮待士。今日以親用士。友曰。親者如。果才能。甘心拜服。悉係庸碌之流。徒作威福。以禍生靈。心實不甘。霖曰。公之念及生。靈。真有良將風度。但不知生靈。何日得脫苦海。友曰。吾亦和盤打算。無一能拯救。生靈於苦海者。霖曰。此惟劉武平一人而已。友曰。武平若方止。亦不至於此。吾思。劉氏者。武平也。克煥被害。國軒托病不出。故云。霖曰。依公所云。生靈終於沈淪。公亦當。畫畫。拯拯。豈可袖手旁觀。友聞。喜。畫畫。拯拯。球之。其中。有因。遂。順。應。之。曰。極。欲。拯。救。惜。子。無。遇。與。時。耳。壽。曰。公。特。無。真。心。救。民。耳。若。有。真。心。何。患。無。遇。與。時。友。起。身。曰。謹。奉。教。壽。曰。奇。遇。與。時。豈。易。輕。逢。友。曰。爾。找。我。等。交。何。得。作。此。矯。言。壽。曰。當。昔。而。後。言。友。與。壽。指。天。誓。畢。壽。方。將。交。通。姚。故。聖。始。末。情。由。一。一。詳。陳。友。大。悅。約。明。早。到。為。家。計。議。壽。別。去。次日。壽。將。昨。夜。結。末。友。之。事。與。為。霖。典。輝。細。述。俱。各。大。喜。忽。守。者。報。友。至。霖。等。迎。入。延。之。密。室。各。吐。衷。曲。隨。出。單。令。友。簽。名。書。押。大。設。筵。宴。盡。歡。而。散。為。霖。見。事。有。入。心。即。與。典。輝。商。議。乘。十。月。小。陽。春。有。南。風。可。通。知。姚。總。督。率。師。前。來。與。輝。然。之。又。令。崇。過。廈。門。通。知。友。自。從。是。日。畫。押。回。家。細。思。事。成。吾。與。高。壽。乃。清。朝。平。海。之。第一。功。臣。也。日。開。不。敢。時。常。往。來。恐。人。生。疑。每。定。更。後。友。故。到。為。霖。家。至。中。途。以。有人。推。跌。在。地。茫。然。不。得。前。回。去。則。安。如。此。者。三四。次。友。自。思。此。必。天。未。滅。鄭。氏。之。故。遂。出。高。壽。為。霖。壽。等。稟。陳。崇。善。等。私。受。姚。總。督。銀。兩。買。散。人。心。不。日。舟。師。到。澎湖。為。霖。等。即。為。內。應。克。煥。大。怒。即。遣。馮。錫。范。帶。兵。士。擒。為。霖。等。勸。開。鄭。聰。曰。為。霖。相。貌。不。出。吾。之。所。料。也。時。懷。安。侯。沈。瑞。自。到。臺灣。因。人。口。浩。繁。所。有。糧。和。養。贖。不。足。其。夫。人。金。氏。屢。出。黃。金。兌換。或。出。元。寶。燒。鑿。左右。每。密。告。錫。范。范。以。瑞。家。元。裕。承。勸。問。為。霖。之。案。令。霖。稱。謀。我。欲。扶。瑞。歸。沈。瑞。有。預。謀。馮。錫。范。錄。為。霖。供。故。壞。曰。懷。安。侯。佳。陰。與。

大藏布。按用爾。應打扮生意。往來傳遞。載接。應功成之日。本部院決不爾。崇叩首而出。次日。即領回。諭。並割付貨物銀兩。到直隸。仍歸臺灣。與叔典輝。備述。並文所。帶到付銀兩。為霖大喜。隨密結。副將蔡愷。受銀割等事。恒入招總鎮高。亦受銀割。署名書。對為霖曰。謀人之國。大非細事。必得同心者四五人。方可成事。今再當。遣蔡過漳。通知姚總督。今其大營舟師。前來臺灣。聞知。必令國軒。提兵出守澎湖。然後我們方可舉事。接應。此是萬全之策。霖曰。此計甚妙。奈無同心。可謀。將奈何。霖曰。建威後鎮。朱友與。交頗善。俟吾往說之。再作商量。霖曰。若得火燒。諸共事。何懼不。此但當善。親方便。不可。這。次。倘有漏洩。身家難保。霖曰。公且安心。自有斟酌。是晚。霖到未友家。與友談吐。閒。忽長嘆曰。昔日先王。以禮待士。今日以親用士。友曰。親者如。果才能。甘心拜服。悉係庸碌之流。徒作威福。以禍生靈。心實不甘。霖曰。公之念及生。靈。真有良將風度。但不知生靈。何日得脫苦海。友曰。吾亦和盤打算。無一能拯救。生靈於苦海者。霖曰。此惟劉武平一人而已。友曰。武平若方止。亦不至於此。吾思。劉氏者。武平也。克煥被害。國軒托病不出。故云。霖曰。依公所云。生靈終於沈淪。公亦當。畫畫。拯拯。豈可袖手旁觀。友聞。喜。畫畫。拯拯。球之。其中。有因。遂。順。應。之。曰。極。欲。拯。救。惜。子。無。遇。與。時。耳。壽。曰。公。特。無。真。心。救。民。耳。若。有。真。心。何。患。無。遇。與。時。友。起。身。曰。謹。奉。教。壽。曰。奇。遇。與。時。豈。易。輕。逢。友。曰。爾。找。我。等。交。何。得。作。此。矯。言。壽。曰。當。昔。而。後。言。友。與。壽。指。天。誓。畢。壽。方。將。交。通。姚。故。聖。始。末。情。由。一。一。詳。陳。友。大。悅。約。明。早。到。為。家。計。議。壽。別。去。次日。壽。將。昨。夜。結。末。友。之。事。與。為。霖。典。輝。細。述。俱。各。大。喜。忽。守。者。報。友。至。霖。等。迎。入。延。之。密。室。各。吐。衷。曲。隨。出。單。令。友。簽。名。書。押。大。設。筵。宴。盡。歡。而。散。為。霖。見。事。有。入。心。即。與。典。輝。商。議。乘。十。月。小。陽。春。有。南。風。可。通。知。姚。總。督。率。師。前。來。與。輝。然。之。又。令。崇。過。廈。門。通。知。友。自。從。是。日。畫。押。回。家。細。思。事。成。吾。與。高。壽。乃。清。朝。平。海。之。第一。功。臣。也。日。開。不。敢。時。常。往。來。恐。人。生。疑。每。定。更。後。友。故。到。為。霖。家。至。中。途。以。有人。推。跌。在。地。茫。然。不。得。前。回。去。則。安。如。此。者。三四。次。友。自。思。此。必。天。未。滅。鄭。氏。之。故。遂。出。高。壽。為。霖。壽。等。稟。陳。崇。善。等。私。受。姚。總。督。銀。兩。買。散。人。心。不。日。舟。師。到。澎湖。為。霖。等。即。為。內。應。克。煥。大。怒。即。遣。馮。錫。范。帶。兵。士。擒。為。霖。等。勸。開。鄭。聰。曰。為。霖。相。貌。不。出。吾。之。所。料。也。時。懷。安。侯。沈。瑞。自。到。臺灣。因。人。口。浩。繁。所。有。糧。和。養。贖。不。足。其。夫。人。金。氏。屢。出。黃。金。兌換。或。出。元。寶。燒。鑿。左右。每。密。告。錫。范。范。以。瑞。家。元。裕。承。勸。問。為。霖。之。案。令。霖。稱。謀。我。欲。扶。瑞。歸。沈。瑞。有。預。謀。馮。錫。范。錄。為。霖。供。故。壞。曰。懷。安。侯。佳。陰。與。

大藏布。按用爾。應打扮生意。往來傳遞。載接。應功成之日。本部院決不爾。崇叩首而出。次日。即領回。諭。並割付貨物銀兩。到直隸。仍歸臺灣。與叔典輝。備述。並文所。帶到付銀兩。為霖大喜。隨密結。副將蔡愷。受銀割等事。恒入招總鎮高。亦受銀割。署名書。對為霖曰。謀人之國。大非細事。必得同心者四五人。方可成事。今再當。遣蔡過漳。通知姚總督。今其大營舟師。前來臺灣。聞知。必令國軒。提兵出守澎湖。然後我們方可舉事。接應。此是萬全之策。霖曰。此計甚妙。奈無同心。可謀。將奈何。霖曰。建威後鎮。朱友與。交頗善。俟吾往說之。再作商量。霖曰。若得火燒。諸共事。何懼不。此但當善。親方便。不可。這。次。倘有漏洩。身家難保。霖曰。公且安心。自有斟酌。是晚。霖到未友家。與友談吐。閒。忽長嘆曰。昔日先王。以禮待士。今日以親用士。友曰。親者如。果才能。甘心拜服。悉係庸碌之流。徒作威福。以禍生靈。心實不甘。霖曰。公之念及生。靈。真有良將風度。但不知生靈。何日得脫苦海。友曰。吾亦和盤打算。無一能拯救。生靈於苦海者。霖曰。此惟劉武平一人而已。友曰。武平若方止。亦不至於此。吾思。劉氏者。武平也。克煥被害。國軒托病不出。故云。霖曰。依公所云。生靈終於沈淪。公亦當。畫畫。拯拯。豈可袖手旁觀。友聞。喜。畫畫。拯拯。球之。其中。有因。遂。順。應。之。曰。極。欲。拯。救。惜。子。無。遇。與。時。耳。壽。曰。公。特。無。真。心。救。民。耳。若。有。真。心。何。患。無。遇。與。時。友。起。身。曰。謹。奉。教。壽。曰。奇。遇。與。時。豈。易。輕。逢。友。曰。爾。找。我。等。交。何。得。作。此。矯。言。壽。曰。當。昔。而。後。言。友。與。壽。指。天。誓。畢。壽。方。將。交。通。姚。故。聖。始。末。情。由。一。一。詳。陳。友。大。悅。約。明。早。到。為。家。計。議。壽。別。去。次日。壽。將。昨。夜。結。末。友。之。事。與。為。霖。典。輝。細。述。俱。各。大。喜。忽。守。者。報。友。至。霖。等。迎。入。延。之。密。室。各。吐。衷。曲。隨。出。單。令。友。簽。名。書。押。大。設。筵。宴。盡。歡。而。散。為。霖。見。事。有。入。心。即。與。典。輝。商。議。乘。十。月。小。陽。春。有。南。風。可。通。知。姚。總。督。率。師。前。來。與。輝。然。之。又。令。崇。過。廈。門。通。知。友。自。從。是。日。畫。押。回。家。細。思。事。成。吾。與。高。壽。乃。清。朝。平。海。之。第一。功。臣。也。日。開。不。敢。時。常。往。來。恐。人。生。疑。每。定。更。後。友。故。到。為。霖。家。至。中。途。以。有人。推。跌。在。地。茫。然。不。得。前。回。去。則。安。如。此。者。三四。次。友。自。思。此。必。天。未。滅。鄭。氏。之。故。遂。出。高。壽。為。霖。壽。等。稟。陳。崇。善。等。私。受。姚。總。督。銀。兩。買。散。人。心。不。日。舟。師。到。澎湖。為。霖。等。即。為。內。應。克。煥。大。怒。即。遣。馮。錫。范。帶。兵。士。擒。為。霖。等。勸。開。鄭。聰。曰。為。霖。相。貌。不。出。吾。之。所。料。也。時。懷。安。侯。沈。瑞。自。到。臺灣。因。人。口。浩。繁。所。有。糧。和。養。贖。不。足。其。夫。人。金。氏。屢。出。黃。金。兌換。或。出。元。寶。燒。鑿。左右。每。密。告。錫。范。范。以。瑞。家。元。裕。承。勸。問。為。霖。之。案。令。霖。稱。謀。我。欲。扶。瑞。歸。沈。瑞。有。預。謀。馮。錫。范。錄。為。霖。供。故。壞。曰。懷。安。侯。佳。陰。與。

為霖有謀請下六官鞠問果否有無通謀之事快信之即令陳慶傳沈瑞暨其胞弟
璉交錫范會勸瑞至見霖供曰瑞從到臺灣南北音語不通就業自守並未曾私交
一人預謀一系至於結親特出於先潘主婦非瑞之所過未也今日為霖舉仙真覺
平空陷害但瑞之生死總出潘恩夫復何言錫范令陳慶帶瑞出暫看守復與六
官議以瑞果於外事無預且高霖之供不過云事成之日欲扶瑞為首豈可以莫須
有之事而置瑞於死地乎范曰凡事不可參破此人將來久必為禍宜除之以絕後
患眾默然議遂定郵斌放塊曰瑞妻乃斌之女乞潘主恩赦斌女回家塊許之斌馳
回令婢媪到瑞府中請夫人回家夫人不知其故即上轎至斌家甫入門見父母咸
立堂上即問曰今日何事接兒回家斌將始末細述因念骨肉故潘主有汝故差人
接汝回家夫人曰爹言差矣兒雖父母但今日之身乃沈門之身非父母所得愛惜
者也況當此存亡之際夫叔被戮妯娌在堂兒若偷生豈不被人恥笑生為沈家婦
死為沈家鬼理所宜然爹莫愛兒以貽笑即轉身欲出父母兄弟以及婢媪號哭挽
留不啻三四夫人決意不從毅然隨輪而回余書至此拍案贊曰

南北姻緣豈偶成 死生今日別離情 不從父母歸甯賦 只咏終天一路行

守一曹閩保母言 不同生死離侯門 黃泉旅次暫相待 公葬共完理至專

錫范放塊出為霖高壽寸磔斬孽愷陳典輝等示眾盡收其家屬發配獨為霖妻
蔡氏與子婦僅泉州東石黃堂壯之女黃氏不辱自縊又差陳慶持白練二勒瑞玳
兄弟瑞聞命解汗巾一條帶荷已瀟慶曰此物乃吾夫人所繫帶此汗巾煩爾持回
與吾夫人作別記生死異路永從此辭並再為我代專岳父不必整禮只用布袍桐
棺足矣玳曰亦煩老兄代為致意鄭姻家並吾丈人亦如吾兄之言殯殮只此足矣
玳乃陳大烈塔未娶語畢二人各上竟欲投環而玳在左瑞在右現慌下登瑞問玳
何為玳曰人以五倫為重今雖就義亦不可以弟而先兄況吾兄身居侯爵又兼兄
長豈反居右而滅倫瑞曰當此之際馬用儀文既如此說若行此禮何為不合玳方
上竟兄弟二人相向而縊軍民間之無不流淚夫人抵家見瑞之祖母金氏姑夫夫
人滿氏業已就縊死跪哭曰老太太與太太先行媳婦隨後即來忽陳慶奉令抄瑞
屍並將瑞汗巾荷包至送瑞現遺囑並持簿簿令欲將所有家屬盡收發配夫人接
荷包稱謝時瑞之妹大姊三姑娘于氏僅氏咸曰母被辱相從於地下各奔入自縊
而死夫人令慶搬盡其家之所有而去乞收瑞屍尸骸克塊充其贖夫人與父斌市

指收檢老太太與姑太太並瑞玳及姑娘極於中堂另此諸氏極於別室虛一極以
自待斌夫妻同其婦女眷屬咸勸曰夫人孝義備盡可謂無愧母自感以損其身夫
人慈目母亂人意兒已許之久矣豈可辜負地下況兒已無意于人世乞割愛毋
以兒為念遂絕粒奉列位飯三日從谷謝別父母與兄妹諸親眷屬而自縊官民無
不感泣斌夫妻痛哭收殮與瑞等棺安頓一室

按後至癸亥年平臺灣姚啟聖以其事題請請封鄭氏一品夫人總統張夢吉差
防禦張國往擬請樞入京擇地安葬後有人五言律贊曰

莫言荒服地十室有賢良 慷慨直辭父從容即別娘 恩生三日飯就死一爐香 泡
幻真同夢 聲名日月光

十月初六日施琅抵閩視事即啟會姚啟聖修造戰艦但未知澎臺情形如何忽傳
聞有同守高浦人陳鼎其母在廈適日從臺來十三日琅急召入密室詢問澎臺情
節鼎詳陳鄭經已死長次爭立權臣執政悍將恃威自聞大老爺奉旨出京兵士莫
不膽戰心寒琅曰彼胡得知之速也鼎曰八月十五日御寇龍名之日都門偵查星
馳膠州快哨飛報業於九月初一日劉國軒已知之矣琅曰狡賊伎倆可謂精細如

今作何防範鼎曰將所有煩船戰艦一概修整鎮將有春口者皆移於安平居住令
其統兵來澎禦敵其無春口者撥守要地去且年情欠收米音如珠矣其頻見說言
奔起大兵一臨澎湖可取若得澎湖則臺灣自危矣又查澎湖形勢呈上琅曰彼將
灣泊之處設立砲臺我師豈不難於停泊收斂鼎曰劉國軒必緊守娘媽宮東西峙
內外擊諸澳至於八罩花嶼貓嶼等雖有哨船亦是無幾之兵大兵一至彼必自走
則任我們寄棧收斂琅曰宜用何風鼎曰澎湖坐東北當用西南風可去琅見鼎言語
誠恪經濟遂用為督理坐駕外委把總

按鼎字星華平澎臺現官任粵東碭石鎮總兵

鼎舉仗長會福識澎湖線線翁尾十五日報傳為霖等機謀不密全家籍沒累及
續順公沈瑞等啟聖歎曰豈天之未啟庶民安於衽席而便是謀之不成也但澎湖
自鄭經庚申年回臺未曾設寨迨經死塊繼立雖董騰林陸不過輪流防守而已因
籍沒為霖之家抄出與啟聖來往密書有陳其澎湖無備可速督兵前來一鼓可得
若得澎湖臺灣即虛便當起兵相應之句入探報施琅出為水師提督專征澎湖錫
范等鎮守不及則臺灣危矣啟聖令劉國軒出汎澎湖相地設險一時軍需戰艦

未備以水師鎮林亮督修改洋艘為戰艦徐而推林亮為右虎衛更名曰臺工官楊
驚倭陳生財格餉凡所有村落民舍計周圍丈量以滴水外每寬闊徵銀五分充填
尤欲令李景張日唯清查徵比百姓患之毀其居室甚多劉國軒到澎湖駐劄媽祖
宮坐快哨巡視三十六墩相地設險於風櫃尾設砲台一座四角山築砲臺一座難
龍嶼築砲臺一座東峙西峙砲臺各二座牛心灣砲臺一座虎井捕盤嶼各設砲台
一座媽祖宮置城一座外加女牆濠溝安設大砲星羅棋布提防周密其八軍水按
澳等有礁石沙線四面受風無水者俱不可守禦又設薦拔援勸左鎮陳諒為右先
鋒鎮提調各與陸路諸帥以右武衛林陞為水師總提調左虎衛江勝副之宣毅
右鎮邱輝援勸後鎮陳啟明二人為先鋒充填砲臺悉如國軒請遂拜軒為正總督
督水陸諸軍自副將以下許其先斬後奏又以征北將軍曾瑞定北將軍王順二人
為副共守澎湖應敵軒又以海壇總兵林賢前啟率舟師從龍山登岸進攻臺澳
令施琅既出為水師提督水務詳熟統計甚多此處應急為設備切勿疎防以貽後
悔故請充使與錫范商議范舉左武衛何祐為北路總督以智鎮李茂為副往守雞
籠山總鎮如蔡文鄭仁黃良驥沈誠諸宿將不服茂所統范聞之憤甚旋又啟換權

臺灣外記

卷十五

九

茂為右先鋒鎮以廉之廉原於不得已從之行祐至雞籠山與諸將踏勘地勢不外
舊址會議仍築蔡文嘆曰以現成金湯永固之誠無故毀為平地如兒戲然今又重
勞兵民再築謀國者固如是乎祐立驅土番全諸兵士負土搬石照舊址築城仍於
可洵船隻登岸處築砲臺防禦於旁山上結一大營周圍圍壕築短牆以作犄角
勢但士卒疲勞不服水土兼手足沾礦水個個發瘵抓破印腫糜爛難堪兵士怨望
錫范以諸鎮或分守澎湖或出鎮雞籠山臺灣空虛恐一時有變隨啟克塊抽鄉兵
令大監督操演分轄防守要口悉置糧廩宿百姓嗟怨後聞施琅進勸展於來春三
四月信稍緩陳砲武故毋失農時方暫撤鄉兵回家安業十二月劉國軒偵知喇哈
達吳勞春就假聖吳與詐會帥於定海琅以北風太峻難以連勝各回福省軒遂將
水陸事務交陳諒林陞二人料理自歸臺灣報鄭克塽

臺灣外記卷三十五終

臺灣外記卷二十六

清 九閣珠浦東旭氏江日昇識

施提督遺疏議制

姚部院遣使再撫

康熙二十一年壬戌時稱永曆三十六年正月劉國軒以澎湖重地恐乘新春宵小
不測有變遂請克塽初三日領載糧餉並大旗揚帆出守澎湖二月施琅以渡海東
征出於乘機便可進取苟事事欲馳會督撫恐失其時遂密請專征疏曰
為密陳航海勤務機宜以收萬全事竊照臣督師庸亦終荷我 皇上特恩起用
以臣深知水性賊情專勇進勤海逆之責臣思慎於弄兵志皆底定惟有臺灣四
十餘年殘孽通謀未殲致屢 聖懷臣敢不殫心籌畫滅此朝食受事以知練兵
整船靡敢刻懈幸已就緒然用兵之法不得不熟審詳慎即古者行兵多用奇詐
聲東擊西兵不厭詐非可直道而行去冬具疏展限請以今年三四月乘北風進
兵蓋為逆奸細頗多使賊知我舟師必用北風而逃然後出其不意而攻之臣在
在雲用間諜亂其黨羽自相猜忌自去年逆艘糾集澎湖欲抗我師據險以遠待
恭設我舟師到彼必由澎湖西嶼頭然後轉帆向東北而進正值春夏之交東北
風為多我船盡是頂風頂流斷難逆進賊已先站立於外壘內壘接應娘媽宮俱
是居我上風上流禦敵其難衝擊勝故不可不慮及此也所以前議北風之偏猶
恐未能萬全且水道行兵專藉風信湖水非比陸路任意驅馳可以定計進止臣
日夜焦心熟籌莫如就夏至南風當令連旬威發從銅山開駕順風坐浪船得連
解齊行兵無暈眩之患深有利於天時地利人和之全備使賊縱有狡謀斯時反
居下風下流進不得戰退不得守澎湖既得便知賊勢虛實直取臺灣便可克奏
膚功倘逆孽退守臺灣死據要口我師暫屯澎湖拒其吭拊其背逼近巢穴使其
不戰自潰內謀有應不候至十月乘小陽春時候大舉進剿立見蕩平此乃料
敵制勝所當詳細一一披陳者也然臣竊有請者督臣姚啟聖調兵製器獎勵士
卒精敏整暇吐嗟立辦捐造船隻無所不備矢志滅賊國爾忘身堅圖報稱非臣
所能力此惟是生長北方雖有經緯全才汪洋巨浪之中總非所長矧撫臣吳興
祚望臣新撫臣初到視事恐未悉閩疆情形臣之懇請督臣宜駐廈口居中節
制別有調遣臣得專統前進行間將士知有督臣後據糧運東應則糧無匱乏之
患兵有爭先之勇壯志勝於數萬甲兵若令與臣偕行征糧何以催趨封疆何有

臺灣外記

卷二十六

仰賴安內攘外非督臣斷難殫厥能也臣故密疏入告使督臣聞知必以臣阻
其滿腔忠誠仰冀皇上密行溫諭督臣免其躬親備行今臣同督臣操練水陸
精銳官兵充足一萬分配戰艦儘可破賊但臣僅掌有水師提督印信未奉有征
勅臺灣之勅諭伏望迅賜頒發以副轉帥期俾得申嚴號令用以節制調度
所有督臣題定功罪賞格賜臣循例而行則大小將士咸皆懍懍至於師中參酌
見有同安總兵官吳英智勇兼優端力自許可以為臣之副尤望 恩賜獎勵又
有興化總兵官林永金門總兵官陳龍平陽總兵官朱天貴海壇總兵官
臣林賢留閩候補總兵官陳鳳江東副將臣唐六奇隨征左都督臣李日烜等俱
堪銜風破浪勇敢克敵共勳搗巢藉我 皇上天威丕著醜類遊魂何難殄戮航
剿滅賊關係臣之一身承當責任何等重以故凡賊之形勢風之順逆事之區
畫亟當十分詳審以圖萬全况出汪洋大海之外匪敢輕舉妄動苟且從事致負
春顧之隆臣當會商將軍合詞具 題而將軍海務情形非所諳曉又恐奸細窺
探漏洩是以自將戰畧師期密疏上 聞仰聽 睿鑑三月初一日到京投進留
中

奏外紀

卷三十六

二

十五日五時臺灣忽滿天昏暗有白氣三條從西北直貫東南十八日丑刻又如前
昏暗白氣從東南起貫及西北出汎鷄籠山諸軍士大發疾疫五月施琅見船隻齊
備遂咨請喇哈達姚啟聖至銅山欲乘南風當今進取澎湖啟聖曰南風軟輕候北
風方可出師琅曰南風雖軟在於銅山放洋居於上風上流我舟師可得成解兵士
又無暈眩之苦勢如摧枯拉朽啟聖曰劉國軒久年積寇詭計甚多我師欲據上流
上風安知彼不以上風上流而來迎戰乎互相爭執喇哈達勸曰平海事關重大奉
旨督提同心豈可各執己見當請展限以候進取琅不得已聽啟聖主稿展限
曰如此相制海寇何日得平邊民何日得安無奈仍操演待時鷄籠山因有重兵鎮
守故起沿途土番蓋送糧食土番素不能挑悉是背負頭頂軍令繁難不論老幼男
婦咸出供役以致失時况土番計口耕種家無餘蓄而枵腹趨公情已不堪又遭督
運糧捷遞相率殺各社通事搶奪糧餉竹塹新港等社皆應之瑛聞報詢錫范范舉
其左協理陳鋒督率將士與宣毅前鎮葉明石武衛左協進等督兵征剿但土番
性情輕佻男婦成行所用鑲鑄而已各社各黨無專主之人約束不敢大敵只於
夜間如蛇行偷營衝突一間進剿各學家進入深山吏官洪磊啟陳其各曰

土番之變情出無奈尚專用威則深山藏匿難搗其巢當奈以惠則懷德遠
善撫而駕馭之况當邦家有事之秋宜宜震動伏莫遣員招撫云云
克瑛允從遣各社通事往招並令葉明等進兵各口搗剿並用通事雖奉令人山說
之奈土番各樹黨羽俱不情其說每突出谷口刺探明於各隘口樹柵日則帶統手
巡哨攻打設備困之土番伏則無糧可食出則威被截殺計窮乞降明轉啟克瑛
允之再令通事入山領其家仍回原社耕種然後班師七月十一日施琅接報請
將軍喇哈達疏內有提督稱南風不如北風之句駭然曰此說何因當密告十三
日遂上疏曰

為欲靖海邊根株全在 嚴旨決計進剿以收實效事竊惟我 皇上御極以來
宇宙廓濶無思不服惟鄭逆抗抗橫行深費 皇上宵旰南顧之憂臣茲復荷
聖恩起用重臣以水師提督之任責臣平臺逆之患兼而奉 天誥溫諭詳謀剿
滅臺灣以免生靈塗炭何等嚴切故衛 命以來兼程疾趨即於去歲十月初六
日抵廈門視事點驗船兵全無頭緒焉敢妄舉進剿時欲具疏入 告恐傷實恭
和衷故日以繼夜舟忘寢食一面整航一面練兵兼工製造器械躬親挑運整頓

奏外紀

卷三十六

五

至今年四月終方稱船隻兵練軍事全備移請軍海將軍臣喇哈達侍郎臣吳啟
春到廈門看閱此時將士摩拳擦掌人心思奮將軍二臣交口稱贊不已臣即於
五月初三日會同督臣姚啟聖統率舟師開駕至銅山以俟夏至南風當令聯艦
進發提督臣以五月初一日准部咨進剿海賊關係重大之 旨隨轉意不前而
三軍側聽一畫解體臣自初七日起與督臣決計進取力爭十餘天至十六日將
軍二臣抵銅山到臣營所臣面懇將軍轉勸督臣乘南風進剿無不摧枯拉朽之
勢祭督臣終執 旨意以提督同心合意為辭臣不便違抗姑聽督臣主疏展期
實非臣之本意此二將軍臣親到銅山所目擊而共悉臣衷也本月初七日承准
兵部副付內閣軍海將軍喇哈達等疏稱總督提督稱南風不如北風臣深為駭
異功思臣當日在銅山與將軍二臣並無言及南風不如北風之語日與督臣爭
執南風進剿不惟三軍皆悉其情即通省士庶亦皆俱曉且督臣日遣各總兵海
運臣權依督臣之議今將軍二臣具疏竟不分哲明向一筆混入陷臣推執不
前若非 皇上寬置不究則臣先後疏章自相矛盾欺 君父罪當萬死矣夫
南風之信風輕浪平將士無暈眩之患且居上風上流勢如破竹豈不一鼓而收

全賊臣見督臣聖意難以挽回欲聊遣趕船快船三十二隻令隨征總兵臣董義
投誠總兵臣曾成提標署左營遊擊事臣既欽為併各鎮十把等官領駕前往澎
湖探賊息據其回稱義等奉令領駕於六月初四日午刻從古雷洲開船至初
五日未時到澎湖嶼時船未便徑進花嶼前澳泊至於初六日黎明率各船由
虎井過西嶼嶼見劉國軒賊艦盡歸俱泊娘媽宮賊見我船大船起頭帆小
船盡起大帆賊遂出趕船三十餘隻駕出西嶼嶼又有八軍賊船十餘隻由南面
而來我船恐眾寡不敵本日未時傳炮收回各船歸船初七日到大担初八日到
廈門港歸汛等情據此則此行道發巡哨船隻來去無阻見有明據矣若決乘南
風進取豈不可見成效乎董將賧探情由遂已咨報將軍二臣併督臣知照在案
乃坐堂筆帖式譚水哈圖具題大兵水面度日逆賊探望空際之疏殊非真知
灼見為証臣全不解其故然臣生長海濱總角從戎風波險阻素所履歷且荷
簡命前任水師提督閱歷至今豈有海面形勢風信水性猶不暢熟胸中而筆帖
式乃更識於臣乎蓋賊中情形臣有屢得舊時部曲密寄通報有極臺灣人心惶
惑無定兼以劉國軒恃威去歲稍有嫌隙全家屠戮人人思危芒刺在背聞有暴

臺灣外紀

卷二十六

四

義內應余隔絕海洋難以朝夕應宜敢公然謀舉此便是可破可剽之機又此
六月二十八日巡守海口兵丁遞送澎湖長髮賊柳長勝林斗二人赴臣軍前投
誠詢據林斗等供稱原坐杉板頭船過來投誠澎湖新舊船隻船趕船雙帆
船各船共有一百二十隻劉國軒林陞江勝等共計賊眾六千餘內有家眷舊賊
約二千餘名其餘俱係無眷口新附之眾私相偶語提督專署殺人只等大軍到
便瓦解歸順有偽蕭一鎮下將領謀議候出娘媽宮操船乘勢駕船過來投誠被
其知覺登時殺其頭目九人因探聞我兵船自銅撤師回汛被故調賊二千餘名
回臺耕種以作糧食今止留賊四千名在澎湖配船防守等語據此則賊中虛實
又已得其詳矣且臣更以賊中之情形言之昔之偽鎮營謀附脅從皆受郵成功
郵經父子結恩舊人籠絡相依今劉國軒舛戾孫權動輒殺戮以威制人推肯甘
為八肉是我舟師未到澎湖權猶在劉國軒一人之主持我舟師若抵澎湖勢難
逼各鎮偽卒之變亂則踏守澎湖逆賊縱有萬餘內多思叛馳萬心之眾以抗我
精練勇往之師何足比數雖劉國軒輕命死於人猜忌之際靡有不潰則可破
可剽之機又無如乎是今我皇上若以侯有可破可剽之時溫旨下旗則注

洋巨浪之中誰肯致命七尺之軀而彈力三窟之險勢必藉 旨意為居奇運延
歲月虛糜浩費所謂築室道旁三年不成是賊終無可破之日矣別夫按兵
不動若以極論劉國軒本猴鵠張操縱自若志得意滿斷無輸誠向化之念雖其
中偽鎮營賊眾有心歸正奈銅山嚴密一船不許出港雖有謀叛隱情亦難通報
故非聯絡進發疾行撲擊安有自甘獻俘坐待賊亡竟在何時在督臣滅賊之念
實切惜乎生長北方水性海務非有所長登舟之際混心嘔吐身體惟艱所以前
疏懇留督臣居中調處蓋為此也中有一二視此畏途未免低迴以致督臣疑或
不決臣雖庸愚料敵頗效前於康熙二年間海逆猖獗 皇上特差兵部郎中實
到閩問臣機宜當即決意攻廈門時督臣李率泰亦以臣過於擔當然兩島竟為
臣克平旋於康熙六年十一月為邊患宜靖逆賊難容等事具題未奉 諭旨乃
使逆孽於甲寅年有悔原之變今鄭經雖死留此餘黨負隅絕島臣丁卯年六十
有二血氣未衰尚堪報稱今不使臣乘機撲滅再加數年將老無能為役更恐無
擔當之臣敢有渡海滅賊之任是以臣總必滅此朝食惟是臺灣殘孽未滅故
設許多鎮營官兵糜費錢糧貽累生民所設水師鎮營原為航海搗巢之用今就

臺灣外紀

卷二十六

五

中挑選精兵二萬有奇大小戰船三百餘隻堪堪破賊可以無用陸師倘相牽制卒
難成功若陸師之中間有勇敢效忠熟練海務能將各臣調遣一二以為臂指共
勦大舉之效伏思臣累受 國恩奉召晉京師寵擢內大臣之列養養千餘載今
復謀荷起用寸功未效又叨更晉官銜特賜 御膳金楨豆古未有受 君恩如
是也即赴湯蹈火臣志所不辭倘荷 皇上信臣愚忠獨任臣以討賊令督撫二
臣催趨糧餉接應俾臣整頓官兵時常在海操演勿限時日風利可行臣即督發
進馳出其不意攻其無備何難一鼓而行事若不效治臣之罪臣權買武夫一片
圖報微忱惟知欽遵 天語煌煌責臣必破臺灣克奏膚功臣以 君命為重故
當克盡臣節不榮煩瑣激切恐陳斷無浮言飾辭冒昧於 君父之前伏乞 皇
上睿鑒俯將臣疏留中 大賜乾斷決策 嚴旨速命事必見效民生幸甚封疆幸
甚緣係密陳欲請海逆根株事瑣字多逾格貼黃難盡伏乞 寬惠全覽施行為
此具本謹密陳請 旨
十五夜四更臺灣星再見於甲卯方至二十夜不滅八月初一日申刻復現於西
方光芒指北至初五日酉刻芒又轉指東方初十夜二更大小星數百墜下鷄籠山

不日守將總兵鄭仁沈誠副將黃明等病沒其弁兵死者過半九月初一日施琅

統五營官兵船隻就廈門開駕至泉州海口與施琅泊操演又咨檄海壇金門銅山

興化各總兵協鎮管轄以及聯絡趕籌等船至平海衛會齊進剿十月二十日施琅

在平海接 旨有進勦海逆關係緊要著該督提等同心協力催趕糧船勿致遲誤

前姚啟聖具題功罪定例交與施琅遵行二十八日又接 旨若有可行機會提督

施琅等應遵前 旨統伊所派船兵毋失機會而行可也琅遵接 旨意進剿權威

歸已遂咨請啟聖勦撫事宜以便主決啟聖覆以賊之果否誠心投誠難以逆料未

便遠行遣官往撫俟有機會之文琅笑曰道撫既不敵逆料難揣豈可虛糜錢糧則

當決計進剿但平海一澳土地荒蕪所有井泉俱被冲壞惟刺一井又於淺鹽灘兵

士雲集取水惟艱琅思昔日耿恭拜井尚得甘泉今我奉 天子命平海以救生靈

當效恭禱告琅遂虔誠禱祝畢令軍士將井淘淨而泉水突湧嘗之其味清甘日夜

挑汲不竭三軍是賴勒石名其井曰師泉贊曰

海島已無泉 三軍幾斷烟 貞誠度拜禱 汲引任回旋

十一月琅因北風大颶未敢進剿令各鎮協營暫歸澳自統船回廈十二月啟聖以

琅未敢渡海查與劉國軒有舊好者革職副將黃朝用即差往臺灣招撫許其不削

髮只稱臣納貢照高麗朝鮮事例至澎湖見國軒軒轉送過臺其為錫范陳繩武總

持渡海議未定軒偵知琅撤兵各歸原澳二十六日亦回臺灣

臺灣外記卷二十六終

臺灣外記卷二十七

克瑛信說飲百姓 藍理負傷攻澎湖

康熙二十二年癸亥附明永曆三十七年正月黃朝用見國軒錫范等猶豫無意投

誠連日辭回劉國軒啟克瑛和議大事當道能負入省報命洪嘉舉天興知州林良

瑞材堪為使問加瑞總兵改名林珩同黃朝用往福州見啟聖國軒囑珩密探

船隻虛實珩二十五日舟次連羅令快哨入履報施琅欲進見琅卻之二月初一日

黃朝用等船泊惠安縣獺窟澳馳報啟聖聖令黃朝用同林珩等馳驛初八日到福

州見啟聖聖與喇哈達金鉉禮待珩會疏馳報外另知會施琅遵勦撫之 旨以撫

為善策琅覆以奉 旨專征撫不敢主如果有真誠向化當必遵制削髮啟聖等亦

未能決惟暫留林珩於官院十三日劉國軒辭克瑛仍到澎湖調度防禦但啟聖欲

撫而珩欲勦兩議未合啟聖遂遣黃學林珩二人回臺四月十六日澎湖狂風暴雨

濤湧翻天次日波浪息浪平一魚長二丈四尺餘身上鱗甲金色遠有火焰奪目從海

登陸兵民見而異之國軒率諸鎮暨澎湖安撫司陳謀等各燒獻寶賀錢金鼓送

之下水越三日朱夜登山死於百姓林英之府下天明報國軒令瘞之

按成功路金廈東勦清海有問黃學手隱元禪師曰成功是何星宿投胎元曰東

海長鯨也再問何時得滅元曰歸東即逝早且成功攻臺紅毛望見一人峨冠博

帶騎鯨魚從鹿耳門游漾而入後功諸船果從是港進癸卯年四月間功未病時

有副將楊明夢成功冠帶騎鯨魚由鯨身之東出於外海覺而大異與人述之不

數日而成功卒正符隱元歸東即逝之言

按隱元住黃巖寺德行精修嘗道其首座過日本國至港口舟覆而死越歲元往

將至港口夢首座來迎次日風浪大作羣魚千萬船東咸恐懼共請於元曰毋

慮今侍者出紙筆書免朝二字於水仙門焚之頃風息而魚散元居日本國中入

奉如活佛

五月施琅以平海甘泉之湧臺灣可收之兆是天之將亡鄭氏宜乘機進剿不可違

時遂定題疏曰

為海逆形勢將滅不可少寬自解賊危事竊惟臣奉 命專征調集舟師候機進

發總期必滅此賊而後已茲正月十六日准督臣姚啟聖送到會題疏稿為遲將

挑船安頓上風等事。內閣選其善識水性勇往敢戰。挑赴船六十隻。佔踞上風灣泊。出其不意。直鼓奮擊。俾其驚疑莫定。則洋販無資。糧不繼。一二年間。勤撫皆宜。等因。到臣。臣聞之。不解其意。督臣。凡所有會同章疏。未嘗移稿議定。先已列名入告。然後知會。故臣不得不滙陳緣由。照臺灣逆孽情形。臣善度之。甚恐自去年出海。至十一月。抄各官兵船隻。方得齊集。平海衛澳。取給糧餉。僅領至十二月止。惟官兵渡海。應得俸餉。必須預備。隨帶。臣在平海衛時。時駕出洋操演。若風可進。即直取澎湖。若風未便。則仍復收回。故於十二月二十三日。出洋。忽轉東南風。乃止。二十七日。開駕。至青水沿風。輕。又轉東南。順風。再收平海。雖未及直抵。使官兵屢涉汪洋之中。衝風顛浪。愈練憤熱。賊聞知。亦自驚惶。不暇蓋大船之船。必藉風勢。順利。自可直搗賊境。始克成功。若風勢未順。零星不齊。何能協力撲剿。茲於正月初七日。據臣署左營中軍守備黃復謀報稱。初二夜。有原偽將劉東忠等。在澎湖擊舂八十二名。口。駕雙帆船一隻。前來廈門投誠。等情。據此。隨於正月十二日。准同安鎮臣吳英咨。送劉東忠等。到臣。詢問。據供。去年五月間。劉國軒知我師往銅山。東南風進。甚。是驚慌。莫措。後偵知撤歸。訊。劉國軒乃敢心。自圖臺灣。外記 卷二十七

縱又蹈前轍。故臣惟俟風信之便。順必無不破之理。斷不復遣此賊。以屢。哀哀綠條。雲題海逆。形勢事理。貼黃難盡。伏乞 皇上全覽。乾斷。勒部議。嚴施行。為此具奏。謹密題請 旨。 劉國軒安設澎湖各島。停當。集諸將商議。戰守之策。林陞江勝。邱輝。吳。等。皆願竭力死守。第患糧餉不足。耳。軒遂公同啟。克。埃。下。六官會議。錫。曰。有土。便有。財。再。勻。派。百姓。車。稅。毛。丁。等。類。國。軒。聞。之。即。飛。啟。云。 當。今。百。凡。皆。出。民。間。五。穀。不。登。米。價。騰。貴。百。姓。因。苦。極。矣。若。再。為。搜。括。恐。人。心。搖。動。則。外。侮。立。至。宜。出。內。帑。或。捐。助。庶。可。萬。全。啟。上。 克。埃。示。錫。范。曰。兵。原。以。衛。民。自。應。養。兵。今。內。帑。空。虛。百。僚。蕭。條。不。取。之。民。將。何。所。出。郵。聰。亦。以。范。之。言。為。是。克。埃。不。能。主。決。拱。手。唯。唯。而已。上。淡。水。通。事。李。濬。獻。策。取。金。裕。福。安。撫。司。林。雲。為。之。轉。啟。克。埃。令。錫。范。問。滄。取。金。情。由。滄。曰。從。上。淡。水。坐。番。邦。小。船。蚊。甲。向。東。而。行。行。至。方。浪。石。灣。轉。北。而。南。溯。溪。直。進。此。水。路。也。可。取。金。沙。陸。路。當。從。東。南。鹿。社。而。入。內。有。強。梁。土。番。攔。阻。須。整。師。列。隊。護。而。前。行。方。可。范。允。其。議。啟。埃。埃。令。監。紀。陳。福。靈。嚴。前。鎮。葉。明。統。所。部。搜。衛。取。金。門。等。至。卑。南。鹿。社。見。土。番。刺。身。羅。肚。硬。弓。操。槍。扼。險。以。守。不。得。前。進。即。驅。其。土。魁。統。列。路。到。刀。路。社。連。殺。數。人。亦。不。肯。指。其。出。金。之。處。無。奈。引。連。郵。聰。與。智。明。等。牙。牙。不。語。李。靜。橫。為。肆。虐。道。路。側。目。禮。官。都。吏。林。數。地。見。百。姓。不。堪。上。啟。有。曰。 願。賜。力。能。回。天。道。路。側。目。李。靜。好。能。感。主。睚。眦。必。報。李。靜。財。足。通。禮。犯。之。必。死。等。語。 克。埃。批。與。錫。范。審。報。雖。諸。公。子。爾。情。懇。憐。各。敘。跡。百。姓。稍。安。五。月。十。一。二。兩。夜。臺灣。有。大。星。四。五。個。從。西。北。墜。下。又有。無。數。小。星。隨。之。二十八日。大雨。傾。盆。至。六。月初六日。方。晴。山。川。崩。裂。溪。湖。沖。陷。田。園。悉。為。沙。塵。萬。年。州。瀨。口。地。突。有。水。牛。一。隻。冒。面。奔。下。海。浪。過。三。鯤。身。登。陸。由。安。平。鎮。過。海。又。從。柴。橋。頭。再。跳。下。海。向。大。港。出。而。死。姚。啟。聖。與。施。琅。各。執。割。據。萬。正。色。陳。三。條。亦。當。撫。同。啟。聖。合。疏。有。云。 一。曰。十。年。生。聚。十。年。教。養。究。於。數。十。年。之。積。寇。乎。二。曰。汪。洋。萬。頃。之。瀾。波。濤。不。測。之。險。三。曰。彼。船。隻。堅。牢。水。務。精。熟。之。語。 琅。見。主。撫。者。遂。密。陳。可。取。疏。曰。 為。海。逆。有。日。感。之。勢。航。船。有。可。破。之。機。密。陳。情。形。仰。祈 睿。鑒。事。竊。惟。臣。奉。命

征討臺灣於康熙二十年十月初六日抵任以來一面整頓船兵相機擒獲並道
心腹三四人漸次密往臺灣澎湖賊中。通達臣之舊部。在彼現為鎮守營兵令其
就中謀叛取事。自去年亦有通信數次。俟大兵臨境之時方敢內亂倒戈。迎降者
繁。至今年正月初二日。有偽副將劉秉忠等。坐雙帆船一隻。帶眷口八十二名。
在澎湖前來投誠。正月二十二日。偽總李瑞等。督民船一隻。帶兵二十一。亦自
澎湖前來投誠。三月十一日。有偽兵許福等十四名。駕小船一隻。自臺灣樹樹港
前來投誠。帶有臣前所差之人。要緊潛通。內有叛亂相應消息。並稱彼處米貴。每
擔價銀五六兩。七社土番倡反。形勢甚感。人人思亂。此乃天心厭亂明矣。臣前差
之人。尚在臺灣。謀結黨類。以待內應。其許福等。臣只移督撫前來投誠之說。不敢
直言。恐洩軍機。將人現收軍中養治。又三月十六日。有偽民許六吳阿三等。奪漁
船一隻。在澎湖帶眷一十九名。前來投誠。四月初三日。有海賊鄭才等一十八
名。於四月初一日。從淡水港奪破柴民船一隻。前來投誠。是此賊中今日之形勢
減在旦夕。雖劉國軒復差偽官黃學林珩。再來言撫。致書一封。求見於臣。臣卻之
不見。令其自赴督臣。雖門主。以么麼海賊。非可視為敵。我以為彼為輸誠。彼直

臺灣外記

卷五

四

以我為和議徒。國體藉此妄稱。祇安賊心。臣惟遵奉 命擒渠滅逆。為念。請
撫之。臣不敢預及。今臣在水陸官兵中。超道二萬有奇。操練有日。可稱精熟。足
以破賊。攻澎湖宜水兵。破臺灣則常用陸兵也。但糧最宜預備。給足以鼓士氣。乘
夏至南風當令。當即進發。揭帆蓋北風。剛硬驟發。驟息靡常。難以逆料。南風柔順
波浪順恬。故用南風破賊。甚為穩當。臣大船舟師航海。責任甚重。自當相機度勢。
期出萬全。以仰慰 皇上宵旰之懷。臣每自思。維庸庸之任。必虛。賊之聲
勢。乃表見己之大。以惡性。愈直。荷 皇上面諭。詳謀。從不敢一字。莊飾。自于欺誑。
緣係密陳。海逆可破之機。其中所有來。關係機密。只畧陳其概。貼黃難盡。伏乞
皇上睿鑑。全覽。留中。勿發。恐洩。撫之。議不相入。或有漏洩。以害成也。為此具本
謹密題。遵。
六月。施琅將大隊舟師。齊集銅山。並請姚啟聖至。共商給發糧餉。及犒賞銀兩。十一
日。琅大會各鎮協營守備千把。隨征諸官將先鋒。銀錠。排列。傳令。征勦澎湖。誰敢為
先鋒者。領取。以便。先冲。解破。敵。遍示。諸將。未有。出應。獨提標。署右營。遊擊。藍理。挺
身出領。先鋒。銀錠。琅允。許。十三日。祭。江。十四日。辰時。琅統。諸船。從。銅山。出師。東征。於

是晚即放洋。劉國軒雖各島。弄臺。提陸。每與。諸將。論。六月。風波。不測。施琅。是。憤。熱。海
務。者。豈。敢。故。犯。突。然。興。師。乎。不。過。虛。張。聲。勢。如。甲。辰。年。出。船。復。旨。請。寬。限。而已。忽。十
五日。辰時。八。軍。進。哨。船。瞭。見。青。水。沿。一。派。帆。船。如。葉。順。風。直。向。澎。湖。來。想。係。施。琅。舟
師。隨。飛。報。國。軒。軒。駭。然。忙。差。領。兵。吳。景。持。令。前。與。右。先。鋒。鎮。陳。諒。諒。著。其。嚴。督。陸。路。諸
將。謹。守。遍。傳。守。御。頭。頭。戎。旗。一。鎮。吳。潛。守。風。櫃。尾。平。北。將。軍。東。毅。中。鎮。楊。德。守。鷓。籠
山。遊。兵。鎮。陳。明。同。中。提。督。前。鎮。黃。球。守。四。角。山。果。毅。後。鎮。吳。祥。同。侍。衛。後。鎮。顏。圖。祥
分。守。內。壘。聖。宿。鎮。楊。章。同。右。先。鋒。鎮。領。兵。李。錕。分。守。外。壘。右。虎。衛。領。兵。江。高。侍。衛
忠。營。王。輝。守。東。時。後。提。督。中。鎮。張。顯。守。忠。營。前。鋒。鎮。黃。顯。等。各。移。大。炮。大。礮。羅。列。海
岸。橫。截。打。勿。使。彼。得。灣。泊。舟。楫。又。傳。集。水。師。總。提。調。右。武。衛。林。陸。督。征。北。將。軍。曾
瑞。定。北。將。軍。王。順。左。虎。衛。江。勝。援。剿。後。鎮。陳。起。明。宣。毅。左。鎮。邱。輝。護。衛。左。鎮。黃。聯。後
勁。鎮。劉。明。折。衝。左。鎮。林。順。斗。宿。鎮。施。廷。中。提。督。中。鎮。洪。邦。柱。中。提。督。右。鎮。尤。俊。中。提
督。後。鎮。楊。文。炳。提。督。前。鎮。陳。旭。中。提。督。左。鎮。李。廷。桂。水。師。一。鎮。蕭。武。水。師。二。鎮。陳。政
水。師。三。鎮。薛。銜。水。師。四。鎮。黃。國。柱。等。諸。鎮。營。督。駕。大。煩。船。馬。船。趕。船。環。泊。娘。媽。宮
前。口。子。並。內。外。壘。東。西。時。各。要。口。守。候。邱。輝。向。前。請。曰。乘。彼。船。初。到。安。澳。未。定。兵。營

臺灣外記

卷五

五

尚。搖。輝。願。領。煩。船。十。隻。同。左。虎。江。勝。前。去。冲。殺。建。威。中。鎮。黃。良。驥。曰。宣。毅。左。鎮。邱。輝
此。論。正。合。兵。法。先。發。制。人。半。渡。而。擊。也。國。軒。曰。炮。臺。處。處。護。守。無。虞。灣。泊。當。此。六。月
時。候。一。旦。風。起。則。彼。何。所。容。身。此。乃。以。逸。待。勞。不。戰。而。可。收。功。也。諸。公。勿。慮。輝。等。快
快。而。退。琅。統。侍。衛。吳。啟。爵。吳。英。朱。天。貴。林。賢。楊。嘉。瑞。陳。昌。等。各。鎮。營。船。隻。至。申。時。方
到。澎。湖。地。方。即。令。快。哨。前。去。探。望。回。報。各。島。悉。有。船。隻。把。守。炮。臺。相。望。惟。獨。嶼。飛。嶼
八。軍。水。安。澳。賊。船。無。幾。琅。發。令。天。色。將。晚。所。有。船。隻。分。解。暫。寄。獨。嶼。花。嶼。諸。澳。水。師
二。鎮。前。鋒。營。李。富。同。防。守。獨。嶼。中。提。督。中。鎮。左。營。王。顯。守。水。安。澳。左。虎。衛。領。旗。協。楊
武。見。琅。大。隊。舟。師。將。至。寡。眾。不。敵。隨。將。船。駕。回。娘。媽。宮。報。國。軒。軒。知。報。船。到。邱。輝。復
挺。身。請。曰。候。今。晚。潮。落。冲。擊。攻。擊。自。然。潰。散。不。可。使。彼。窺。探。而。料。軒。軒。笑。曰。公。港。橋
勇。將。竭。力。報。國。但。我。自。有。成。算。施。琅。徒。有。虛。名。耳。今。當。此。日。日。報。之。朝。敢。統。舟。師
越。海。征。戰。遂。即。發。令。馳。告。各。守。把。要。口。提。防。如。夜。半。風。起。則。彼。無。報。矣。次。早。十。六
日。琅。督。舟。師。齊。到。澎。湖。國。軒。坐。快。哨。如。飛。於。媽。祖。宮。前。澳。內。督。諸。鎮。迎。敵。林。陸。江。勝
邱。輝。曾。瑞。王。順。陳。啟。明。楊。文。炳。等。將。煩。船。戰。船。趕。船。排。列。攻。打。我。舟。師。鎮。營。各。營
爭。先。互。相。衝。撞。不。得。前。會。潮。落。風。不。順。邱。輝。江。勝。首。追。擊。遂。少。怯。而。退。適。現。船。被

流挽下。兼過頂風林性率前鋒鎮姚朝玉。習武鎮陳侃。戎旗五鎮陳時雨。與林順施廷洪。邦柱等船結大隊。合攻琅琅。正在尾樓上督兵。梁敵忽流炮過。餘燄燒着。琅石面。跌倒。諸將大驚。環曰。無虞。火氣強起。指揮提標署右營遊擊藍理。望見。琅船受困。將自坐船。逐浪中。高呼曰。將軍勿憂。藍理在此。遂發斗頭炮。攻穿。陳侃船一隻。登時沉沒。又發左邊橫炮一門。攻中提督前鋒鎮陳營船。壞裂。半邊。理入。餘營家。揮擲火。陳時雨。船發火。或赴水死。故諸船稍退。琅金船。擊。標署。退。風微起。正轉行。帆亦發。右邊橫炮。攻中侍衛右協。蔡智船。折頭。視方。與理合。綜。攻。打。琅。姚朝玉。船一隻。林性不肯退。揮諸船。與理。正。酣。戰。為。流。炮。餘。燄。所。傷。掩。身。甲。燒。透。反。腹。跌。倒。肉。裂。見。腸。其。裨。將。等。忙。含。戰。救。理。理。即。搖。手。曰。不。妨。今。其。仲。弟。瑤。督。戰。速。進。英。因。我。一。人。而。誤。大。事。眾。急。取。藥。敷。腹。腹。裂。旗。幅。紫。裏。理。起。聲。甲。奮。呼。曰。今。日。諸。君。不。可。怯。戰。誓。與。賊。無。生。還。戰。愈。酣。性。身。連。中。三。箭。終。不。退。忽。左。艦。被。理。地。所。傷。遂。倒。船。方。散。開。琅。乘。勢。趕。入。適。江。勝。邱。輝。督。船。復。合。琅。與。理。等。引。師。還。退。出。外。洋。國。軒。望。見。琅。舟。師。已。退。而。江。勝。邱。輝。督。船。尾。追。恐。其。會。船。遂。鳴。金。打。招。旗。二。人。聞。收。金。亦。即。轉。船。仍。回。娘。媽。宮。前。口。子。下。板。各。坐。杉。板。見。國。軒。曰。正。欲。乘。勢。追。趕。何。本。督。鳴。金。之。速。也。軒。曰。彼。船。隻。眾。多。我。恐。汝。二。人。貪。敵。倘。有。別。隊。舟。師。乘。虛。而。入。豈。不。欲。功。反。掛。是。以。收。金。輝。又。曰。乘。彼。戰。北。軍。心。必。虛。輝。與。左。虎。今。夜。督。船。十。隻。直。抵。嶼。嶼。花。嶼。八。單。攻。打。料。彼。必。不。自。去。決。然。迷。回。軒。曰。今日。已。挫。其。銳。氣。不。必。追。趕。但。謹。守。門。戶。以。逸。待。勞。彼。船。許。多。所。寄。泊。安。嶼。悉。無。遮。擋。之。虞。咸。是。石。淺。礁。淺。早。晚。風。起。定。不。戰。而。自。潰。輝。曰。兵法。有。云。半。渡。可。擊。立。營。未。定。可。擊。乘。虛。可。擊。今。敵。人。患。此。三。忌。而。不。乘。勢。趕。殺。若。早。晚。無。風。合。萬。入。一。心。而。死。戰。將。余。何。軒。曰。子。多。慮。焉。俗。云。六。月。三。十。日。有。三。十。六。暴。今日。乃。十。六。明。日。十。七。十。八。九。就。是。觀。音。暴。流。蒸。龍。暴。要。有。無。風。之。理。暫。且。養。精。蓄。銳。拒。險。守。隘。以。觀。其。敗。隨。撥。蔡。明。船。載。右。武。衛。林。性。回。臺。調。理。炮。傷。兼。報。大。捷。輝。勝。等。雖。不。敢。違。令。但。快。快。而。退。琅。到。洋。中。聞。國。軒。鳴。金。收。船。歸。嶼。嘆。曰。何。殺。槍。若。是。正。欲。賺。敵。其。船。出。奇。兵。以。旁。邊。中。入。直。搗。其。穴。宜。期。其。收。軍。也。天。將。晚。琅。發。炮。將。大。隊。舟。師。收。寄。西。嶼。頭。各。照。船。暫。泊。浮。板。不。許。卸。甲。弓。上。弦。砲。入。子。另。馳。令。著。配。生。一。號。先。鋒。大。煩。船。金。門。鎮。左。營。千。總。游。觀。光。守。把。中。路。要。口。

按。光。字。用。寶。漳。浦。人。以。克。澎。臺。攻。官。東。東。虎。門。頭。副。將。

三號大煩船守把右路要口

按。風。字。岐。山。南。靖。人。以。克。澎。臺。攻。官。北。直。蔚。州。參。將。

以防。劉。國。軒。夜。間。乘。潮。沖。出。十。七。日。琅。統。今。全。艦。仍。收。入。軍。永。安。澳。諸。嶼。方。傳。諸。鎮。協。營。千。總。隨。征。等。官。到。中。軍。船。議。事。吳。啟。爵。吳。林。賢。來。天。貴。楊。嘉。瑞。陳。昌。陳。龍。何。義。陳。麟。林。實。詹。六。奇。等。齊。到。琅。曰。賊。船。無。幾。爾。等。俱。不。協。力。向。前。互。相。觀。望。延。至。潮。落。便。縱。志。攻。擊。若。非。藍。理。本。軍。門。豈。不。危。哉。今。筆。帖。式。常。在。將。欽。頒。功。罪。格。填。明。賞。藍。理。銀。二。千。兩。游。觀。光。等。銀。一。千。兩。餘。照。有。功。有。傷。者。輕。重。分。賞。撥。船。載。藍。理。等。官。兵。帶。傷。回。廈。調。理。次。將。詹。六。奇。方。卻。許。應。麟。葛。永。芳。方。永。劉。管。蔡。斌。等。官。一。十二。員。細。總。請。王。令。以。臨。陣。退。縮。斬。首。示。眾。吳。啟。爵。等。七。人。向。琅。請。曰。昨。日。之。怯。亦。由。我。們。船。隻。眾。雜。各。欲。爭。先。以。致。互。相。沖。撞。使。賊。得。以。肆。志。用。炮。攻。打。非。諸。將。故。違。軍。令。今。在。用。人。之。際。求。寬。其。罪。令。彼。等。立。功。琅。曰。賞。罰。乃。朝。廷。法。令。本。軍。門。安。敢。自。私。英。等。復。懇。之。曰。賞。罰。固。出。自。朝。廷。而。行。法。者。實。我。公。也。公。苟。寬。宥。使。彼。立。功。自。必。奮。勇。鼓。勵。以。一。當。百。各。為。懇。請。琅。見。諸。總。鎮。懇。懇。求。保。即。曰。姑。看。諸。鎮。情。面。暫。且。記。過。倘。仍。前。觀。望。兩。罪。俱。發。決。不。宥。恕。英。等。拜。謝。琅。令。釋。其。縛。諸。將。叩。首。起。跪。復。而。諭。用。命。苟。不。竭。力。悔。之。莫。及。吳。英。獻。策。曰。國。軒。所。恃。者。不。過。數。隻。煩。船。而。已。我。們。船。隻。可。分。開。列。陣。不。必。齊。進。當。用。五。梅。花。破。之。琅。曰。何。謂。五。梅。花。英。曰。彼。船。必。我。舟。多。以。五。船。結。一。隊。攻。彼。一。隻。其。不。結。隊。者。為。遊。兵。或。為。奇。兵。或。為。援。兵。悉。遠。駕。觀。望。相。機。而。應。則。無。成。船。沖。撞。之。患。又。可。以。各。盡。其。能。奮。勇。破。敵。琅。大。悅。曰。據。公。妙。論。破。之。必。矣。先。以。三。疊。浪。而。進。變。以。五。梅。花。諸。鎮。將。應。諾。遂。各。回。船。

臺灣外記 卷二十七

江勝輝雙盡節

國軒良駒過臺灣

康熙二十二年癸亥六月十八日。琅與吳英等生快哨。從虎井過桶盤嶼。遠觀賊城。各處炮臺。並賊船泊安所。未時回解。十九日。琅又帶羅士珍。張勝何應。元曾成等。各生赴鑾船。從澎湖外汛。由內壠細察形勢。即輝江勝見賊船在外。颯亦即浮艇。起頭帆。環望見賊船搖動。立即轉舵放炮。收諸船回。二十二日。琅再申軍令。令各船將所配生鎮將督備。以及隨征千把等官姓名。大書帆上。以便遠觀。知其進退。二十二日。琅命隨征都督陳輝。魏明。副將鄭元堂。同領趕鑾雙帆船。共五十隻。為一股。從東畔時內直入龜籠山四角山。為奇兵夾攻。又令隨征總兵董義。康玉。同外委守備洪天錫等。領趕鑾雙帆船。共計五十隻。為一股。從西畔內壠直入。半心澳。作疑兵牽制。又將大烏船五十六隻。分為八股。每股七隻。各作三疊。琅自居中。以便調度。為一股。同安總兵吳英領一股。居左。平陽總兵朱天貴領一股。居右。金門總兵陳龍領一股。居左。提標後營遊擊曾成。同提標遊擊何應。元合領一股。為次

左之右。銅山總兵陳昌。同提標中營參將羅士珍。合領一股。居次左之左。海壇總兵林賢。領一股。居末右。廈門總兵楊嘉瑞。領一股。居末左。其餘八十隻。分為二大股。以為後援。直從娘媽宮前而進。國軒外壘。山頂瞭望炮連發。立即字號。各船齊起帆。炮聲吶喊。從媽祖宮前而出。迎擊。互將斗頭炮。互打。飄颻攻擊。未天貴。請在尾樓上高呼曰。親家。汝看我現任總兵。可幸。即躍正。速來投誠。
按天貴與林應。是兒女姻家。應與江勝。勝與邱輝。俱是婿門。親家。故天貴云云。邱輝悉曰。天貴。汝此等皆義之人。漢令。炮炮直庫。將左邊。煩安好。鳴炮。公轉船。順勢開打。天貴不防。被炮穿背。而死。林賢在末右之右。遙見天貴。傷炮船。遂衝鋒入。援。正逢。國軒。生風。之上。督輝。輝。陳。起。明。江。勝。登。明。王。隆。施。廷。林。應。張。顯。林。德。壯。起。履。義。陳。政。蕭。武。洪。邦。柱。楊。文。炳。黃。良。驥。陳。士。敦。等。船。環。圍。攻。擊。其。大。箭。藥。雜。矢。石。炮。火。彈。如。雨。點。督。督。環。斃。力。戰。逾。時。左。營。守。備。連。傷。三。將。將。士。死。者。傷。者。悉。無。元。盾。矢。石。藥。砲。成。盡。無。餘。將。船。中。鐵。鍋。打。碎。入。砲。以。禦。自。分。必。死。正。在。酣。戰。急。之。際。幸。其中。營。遊。擊。許。英。左。營。遊。擊。吳。煥。右。營。遊。擊。江。新。同。隨。征。遊。擊。施。應。元。隨。征。遊。擊。紀。功。廖。李。廷。起。

按元字乾長別號統齋泉之同安人。後官四川建昌總兵。彪武舉。晉江人。後古果北口總兵。

遂從外夾攻。賢奮勇督擊。內外夾攻。忽察明船被攻沈。碎。而王隆船又被江新火。擲。過。發。火。諸。船。方。潰。散。國。軒。亦。退。賢。方。合。船。進。殺。賢。斯。役。也。琅。親。登。其。船。視。傷。痕。並。詢。其。刀。戰。狀。情。由。撫。賢。背。曰。今日得澎湖者。公其魁也。他日侯伯勳。當當讓之。惜其旋師。即逝。贈太子少保。世襲。國。軒。見。琅。等。今日戰陣。諸船各用命。爭先。復。令。劉。明。督。其。右。鎮。尤。佐。龍。驤。左。鎮。莊。用。侍。衛。中。鎮。黃。德。右。鎮。蔡。智。魏。翌。協。蔡。添。領。旗。鎮。林。亮。勇。衛。前。鎮。曾。遠。中。提。督。總。理。陳。國。俊。右。武。衛。隨。征。二。營。梁。麟。水。師。二。鎮。前。鋒。鎮。營。李。富。左。營。張。欽。水。師。三。鎮。石。營。許。瑞。水。師。四。鎮。右。營。林。耀。折。衝。左。鎮。左。營。陳。勇。右。提。督。後。鎮。左。營。王。受。等。戰。船。頗。船。趕。鑾。船。鳥。船。雙。帆。船。合。餘。齊。擊。正。遇。在。左。吳。英。督。一。股。舟。師。進。英。令。總。旗。領。黃。登。副。領。旗。湯。明。

按登津之漳浦人。官粵東提督。明亦漳浦人。官至海壇總兵。
在船頭。已在尾樓督戰。力執明身中數箭。而英被虎銃飛過。右耳。為火氣傷。裂。負。傷。死。賊。忽。船。又。被。潮。退。擱。淺。累。成。危。慌。為。登。等。鳴。無。恐。急。拔。木。起。連。連。數。起。乘。風。船。方

逐浪移流。而邱輝江勝合諸船亦至。鋒勢愈鏖。鏖。琅。見。急。揮。羅。士。珍。曾。成。何。應。元。陳。昌。等。暨。洛。嶼。營。遊。擊。王。朝。俊。閩。安。協。副。將。蔣。懋。勳。海。澄。營。副。將。林。葵。烽。火。營。遊。擊。王。祥。昌。江。東。協。副。將。詹。六。奇。平。海。營。遊。擊。李。全。信。海。澄。城。守。左。營。遊。擊。卓。東。合。陳。龍。楊。嘉。瑞。銅。山。鎮。石。營。遊。擊。阮。欽。左。營。遊。擊。曾。春。龍。江。東。守。備。韓。進。忠。灌。口。守。備。黃。富。海。壇。中。營。守。備。李。琦。提。標。中。營。千。總。林。顯。遠。提。標。左。營。千。總。胡。洋。後。營。守。備。黃。富。標。左。營。參。將。林。寬。海。壇。鎮。中。營。遊。擊。許。英。提。標。右。營。守。備。方。錦。金。門。鎮。中。營。遊。擊。許。應。誠。金。門。鎮。右。營。守。備。林。芳。督。標。左。營。署。守。備。千。總。葛。永。芳。提。標。右。營。千。總。郭。萬。海。壇。標。右。營。千。總。林。正。春。提。標。前。營。千。總。林。鵬。千。總。蔡。琦。鳳。頭。遊。擊。陳。義。遠。隨。征。加。功。守。備。李。光。昭。隨。征。左。都。督。何。義。一。侍。衛。吳。啟。貴。隨。征。遊。擊。施。世。驥。隨。征。外。委。守。備。陳。玉。路。隨。征。副。將。黃。昌。都。司。黃。勇。外。委。守。備。施。世。驥。隨。征。參。將。許。光。遠。陳。致。遠。隨。征。遊。擊。方。鳳。外。委。守。備。施。世。驥。隨。征。副。將。湯。貴。隨。征。參。將。鄭。雲。外。委。守。備。施。世。忠。隨。征。參。將。洪。雲。隨。征。遊。擊。廖。程。外。委。守。備。施。世。驥。隨。征。副。將。林。元。應。外。委。守。備。施。世。輔。李。雲。隨。征。參。將。鄭。英。金。門。鎮。左。營。遊。擊。曾。榮。廈。門。鎮。右。營。遊。擊。陳。慶。廈。門。鎮。左。營。遊。擊。朱。明。等。合。攻。炮。如。雨。下。烟。焰。蔽。天。諸。船。各。奮。勇。圍。擊。忽。同。安。城。守。右。營。遊。擊。趙。印。誠。被。

江勝一砲碎而先勝亦被眾圍傷死者半。勝見勢危難以脫逃。連擡將兩邊大炮齊發。登時沈沒。

按德和浙江人官溫州總兵。於津之滄浦。官至鶴鹿鎮兵。津泉之惠安人官浙江溫州總兵。寶潭之詔安人官河北總兵。芳江南人官至粵東黃岡副將。許粵之潮州海洋人。六奇第四子。官天津總兵。驛字遠風。泉之南安人。係瑛第五子。陝西榆林總兵。玉路漳州人。中浙江武進士。官湖廣副將。勇澤之詔安人。本姓沈官粵東順德總兵。驛字怡園。瑛之第六子。官閩粵提督。雲官潼關參將。程漳之詔安人。字布南。官定海鎮中營遊擊。明興化人。官南澳總兵。

按凡水戰。彼此望見。即發斗頭。噴將近。或發左邊炮。轉舵發尾。送炮止發右邊炮。不致兩邊各發。如紫雲左右齊發。則船隨即沈沒矣。其陳立林順。陳政黃國助。莊用施廷。薛術林德。張顯。廖善。楊文炳。陳士勳。洪邦柱等。船成師。果以五船合圍一隻。或被火罐所燒。或被擊沈。不可勝計。惟邱輝一艘。往來接應。揮炮亂擊。其勢雄勇。而江新曾成。陳義。施世標。黃勇。許英。李光瓊等。合攻輝。輝亦精神。船中跳舞。督其左右拋擲火桶。火箭。矢石。以禦。忽左右足俱為炮傷。負痛死。

臺灣外紀 卷二十八

戰迫見勢迫。遂自拋火於官船。藥桶齊發。致因軒率曾瑞。黃德。尤俊。林亮。吳福。吳進。陳國俊。梁麟。李富。林欽。林耀。陳勇。王受。諸船。橫攻直擊。往來死傷。然瑛有令在先。遇賊船一隻。即會數隻合攻。又連打沈曾瑞。黃德。吳進。吳福。王受等船。瑛復催齊進。軒見諸軍喪沒七八。欲乘勢沖出。遁去。我師船隻。如塞滿各港。即插翅難飛。惟孔門一港。無船堵截。軒合黃良。魏洪。邦柱。林應。尤俊。林亮等。殘敗船隻。順流而退。終為死地。乃謂航公楊福曰。急走孔門。福曰。孔門礁線甚多。從無船隻敢過。軒情急。免胃跪於戰船上。禱曰。國軒今日奉命守禦澎湖。師敗不得脫。欲從孔門而出。果天命有在。國軒壽數當終。船過立礙。礁線登時沈沒。如有後福。乞皇天假我潮水。俾軒得以東歸。祝畢。鳴炮工從。孔門出。福見進兵將近。勢在危急。隨勒航向孔門。行果水漲風順。無礙餘船。船尾後。浪望而奇之。令陳輝率快哨。追搶塔港。路不熟。趕勿及。遂率眾回師。時日將西。鳴金收軍。打旗招降。並撥小哨。沿海撈救。跳木未死之賊。其守娘媽宮砲城者。乃將軍果毅中鎮楊德。遊兵鎮陳明。中提督前鎮黃球。右先鋒鎮領兵李錫。遊兵鎮前營薛勇。中軍施展。前鋒黃茂。遊兵鎮左營劉誠。提督後鎮領兵徐其昌等。以孤島無援。連各卸甲投戈。出海請降。瑛望見。即令杉板差官持

今箭上山。招降魏。並造報花名冊呈繳。又差官生快哨。各持令箭。分撫諸島。其守外。擊果毅後鎮吳松。右鎮林翰。中軍嚴澤。親隨營阮。管理大砲銜銜營林武。中提督右鎮右營蔡。營內。暨侍衛。後鎮顧。果毅右鎮左營林。新遊兵鎮中營周。熱管理大砲銜銜營吳。守四角山。聖宿鎮楊。補盤嶼果毅中鎮領兵曾。騰以及守風櫃尾果毅後鎮左營林。內崎果毅後鎮領兵洪。鐵線尾征營徐。秋。將軍澳果毅左鎮右營邱。盾等。各暨降旗。獨有守把西嶼頭。戎旗二鎮。吳。洪。遠。望。求。師。已敗。欲率神威營林。光。管理大砲銜銜營李。德。等。下。救。又苦無舟楫。惟督諸砲。子。發。砲。亂。打。虛。作。聲。勢。而已。及見國軒。進。從。吼。門。進。去。滿。港。悉。係。砲。船。隻。噴。曰。若。聽。江。勝。邱。輝。之。言。亦。不。致。有。今。日。時。李。德。勸。曰。事。既。如。此。莫。非。天。意。潛。曰。余。不。恨。事。之。不。濟。恨。大。丈。夫。不。能。死。於。疆。場。耳。德。曰。諸。島。悉。降。此。處。難。守。速。當。為。計。潛。曰。大。丈。夫。既。不。能。為。國。驅。馳。豈。可。偷。生。苟。活。遂。拔。劍。自。刎。德。率。其。眾。降。於是三十六島咸歸順。瑛大悅。悉令雜數。造報偽鎮將共一百六十五人。賞以袍帽。偽兵四千八百五十三名。給以銀米。出示安民。即飛報澎湖。大捷於督。瑛。疏。疏。露。布。遣。吳。啟。爵。齋。齋。進。京。正值八月十五日。聖祖大悅。遂解所御之衣。賜。瑛。又。御。書。於。卷。一。軸。曰。

臺灣外紀 卷二十八

海氛之不靖。鯨鯢出沒。波濤震蕩。海濱居民。魚鹽蠶織耕種之利。咸失其業。朕心恒惻惻焉。適者。滇黔亂。湖湘百粵。悉底教案。最爾臺灣。險阻負固。爾施琅。銜命。徂征。決策。進取。樓船。所指。將士。一心。遂克島門。適其營。密。勇。以。奪。其。氣。誠。以。致。其。歸。提。畫。到。關。時。值。中。秋。對。此。佳。辰。欣。聞。凱。奏。念。瀛。墟。赤。子。獲。登。衽。席。用。舒。南。顧。之。憂。惟。爾。不。結。即。解。是。日。所。御。之。衣。賜。再。褒。以。詩。曰。島嶼全軍入滄海。一戰收降帆。來臺布。露布。龍樓上。將能宣。乃奇功。本代謀。仗波名共美。南北盡安流。吳啟爵齋回。賜。另。賜。吳。啟。爵。御。衣。又。授。琅。為。靖。海。將軍。每。封。靖。海。侯。世。襲。罔替。余。曾。於。甲。子。冬。欲。觀。新。闢。之。地。桴。海。過。淺。舟。次。澎湖。登。其。地。偶。成。一律。曰。烟霞蕩漾漁人處。已作霸圖保障關。退守聚成雄海國。進窺霧縵動華山。百千萬軍威。空壯三十六峰險。亦開南顧將軍誼。有賴德流教化遠荒蠻。康熙二十年六月二十二日。劉國軒等。幸脫出孔門。至二十四日午刻。到臺灣。見鄭克塽。馮錫範。陳繩武。洪嘉等。使其喪敗情由。臺灣兵民間。各懷戒心。市井風鶴。錫範即馳令鹿耳門鎮將嚴加謹防。又諭禁不許兵民越出村落大會文武。相議戰守。

之築建威中鎮黃良驥曰今日澎湖失守臺灣勢危不如將大小戰船暨洋船配載
春口兵士從此山連直下取呂宋為基業提督中鎮洪邦柱挺身向前曰建威中鎮
所言取呂宋者誠當柱與良驥願為先鋒填檣未決錫范曰以全師取呂宋亦
易事但不知民人土地如何中書舍人鄭德滿曰議取呂宋以避鋒銳此策甚妙有
地圖在此並陳可取事宜畧曰

呂宋者南海之外國也橫亘數千里當中國內離之僞山川綺麗中包巨湖四序
溫煥盛夏南風發則微涼田禾四時皆可種亦產木棉其水土和甘人民白晳百
姓繁生不亞中國從閩廣舟行七十二更順南北風來往僅七日程耳前代不載
王會圖至萬曆三年國王遣其臣隔老察朝賀上嘉納之閩廣人數貿易其地云
山有金亦未曾見惟即大小銀錢亦佛即機齒從其祖家子系臘載以來用也
按佛即機在西貢干系臘在東北其用大小銀錢最小者四分半次者九分又大
者一錢八分三錢六分者名曰中錢七錢二分者名曰大錢以中錢為一個用不
論大小輕重

其人貓眼鷹鼻拳髮赤鬚諸國中之最桀黠者四海行賈不至則已至則圖謀人
國呂宋亦其陰謀併奪焉

卷下八

五

按佛即機人得互市遠奉黃金為王壽向王乞地得一牛皮大王許之佛即機
酋陰截牛皮細條相連圍圓已逾百丈王有難色但業許之佛即機酋陰截牛皮
築城城內置樓臺城上列大炮後殺王兄弟併其國

至今國人深惡絕之漳泉逐利之夫多往焉城外仍廢舍置市名曰閩會色單亦
娶妻置產雖生子不許讀中國書禁鐵器無深閩高閩三五載借事殺唐人名曰
洗街恐其大威生事也平時毆害不敢回手殺傷從無抵償諸島中惟呂宋待我
中國人最無禮先王在日每欲征之以雪我中國人之恨因開創無暇至世藩業
已興師因接取藩之變遂移兵過廈細查其象不過千有餘人所恃者城上數門
大礮而已然佛即機之得國非有信義守國又無材武徒藉已禮儀廣設禮拜寺
七日一會男女自赴燭燭羅拜凡七日內所行事及陰私必告不告則購罪罪在
不赦告之則為懺悔名曰解罪初入其教誘以銀錢人將死其地者有子則請已
禮儀當開數財產半入家氏無子則盡沒入禮拜寺耕植雖不徵賦稅而每丁

月有粟例是意無稽之怨俱因愚魯之生靈役使如牛馬斯艾如蓬蒿窮瘝茲土
已百四十餘年凡漳泉人積骸其地者何啻數十萬萬魂厲痛恨何及夫積怨
者神人所共憤而置貨者與感所取資也呂宋初無重寶故不炫於外國自千條
臘船銀至而後寶販富饒甲諸國今之積於公班已者數十百萬是皆昔所誘感
貪愚死而括藏之物天下安有久積而不散虛傳而不復之理乎又安知非天之
錫其藏以待興王之探取也哉觀天運自北而南漸啟文明之象稽古聖威武四
方有截海外之權欲建非常之攻當與非常之人謀之昔司馬錯張儀爭論秦惠
王前張儀欲攻韓司馬錯欲伐蜀謂富國務廣其地強兵務富其民王者務富其
德三者備而王隨之矣原夫秦所以雄諸侯由司馬錯之計得之愚謂今日時勢
有似於此故以議取呂宋為上策

錫龍聞其圖及其條陳大悅曰公何留心之細且詳也即啟克瑛令鄭明同黃良驥
洪邦姚玉等領前隊先鋒其餘船隻分配各口陸續而行何祐守淡水投二十二日
失澎湖之報密遣其子何士隆從淡水港坐船往澎湖軍前納款獻臺不俟克瑛令
悉撤所統師回其林亮董騰榮添等亦密與偵者通謀請環攻臺灣願為內應

臺灣外記

卷下八

六

臺灣外記卷二十八終

武平伯力勸歸清

寧靖王一門殉烈

清 九閣珠浦東旭代江日昇識

閏六月初四日馮錫範與諸鎮商議欲往征呂宋兵弁遂持強橫為詭言四起當大
搶掠而去是以百姓驚惶晝夜不安聞軒聞知向范曰欲攻呂宋雖是良舉可行於
澎湖未失之前今澎湖已失人心懷疑苟端重在船一旦兵弁利其所有而反日專
公之前車可鑑也

按范文澄世於甲申年在銅山欲過臺其僕利其財遂與諸船眾謀設澄世後誠
范曰如此奈何應分兵死守軒曰東志及解守則實難不如舉全地版圖以隆量
清朝恩寵必先赦宥論未定忽琅道國軒原副三生營曾望前來招撫許保題軒現
任總兵軒意遂決啟克塽命禮官鄭平英等詣澎湖軍前納款范抗其事者再軒讓
之曰昔者張下二使至島議撫則議不稱臣以致兩島流離今春黃朝用至臺再撫
則議不則懸又致澎湖喪師皆係公之操持不定當此之際尚且狐疑倘一朝變起
蕭牆將奈何從來識時務者為最傑大事已去速當順天錫範無以答軒啟塽立詞

臺灣外記

卷二十九

一

鄭明等登岸撤兵監守鄭氏子孫恐其漏脫遺禍即令鄭德滿修進降表曰

延平王佩招討大將軍印臣鄭克塽謹 奏論域中有常尊歷代紹百王為得統

知天意有攸屬 興朝宅九土以受符誠五德之推移為萬實所瞻仰伏念塽先

世自矢忠思追懷前代之恩未沾 威朝之澤是以臣祖成功舉路以關東土臣

父經 蘇給而雜文身寧敢負固重險自擬夜即以保全遺黎孤棲海角而已茲蓋

伏遇 皇帝陛下高覆厚載 仁育義懷底定中邦如旭日升而普照掃蕩六和

雖浮雲翳而乍消尚修文德以來遠人寧事勝心而艾海內乃者舳舻西下自指

履蹈之獲愆念此血氣東成無非霜露之所滋願行何敢再逆華心以表後誠也

昔者威未見 德無怪鳥駭於虞機今者悟已知迷敢復麟遊於 仁國伏願視

天地民物為一體合象寄寄殊於大同遠柔而適寧形民因無心於辭餽貳討而

服命依漁自適性於淵泓夫且問黃者之海波豈特誓丹誠以儆日已哉臣無任

瞻 天仰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進以 聞

又修書與施琅曰

側聞大將軍擅蓋世之名久矣愚憚無從攀仰遠避外荒株宇先祀初未嘗妄生

譽臨不虞棧船迅然震我門庭僕知過矣即不敢祈將軍之深為布誦獨不為奈
料生靈繫念耶順 天之命謹奉 國制而遵 勅諭水為屏翰蓋東寧遠在淡
荒若服而舍之使守先祀猶足以昭大同而靖前徽茲遣理禮官鄭平英資
司林維榮齎表赴轅門祈鑑真誠奏達 宸德倘邀 俞眷善荷大德更有不逮
惟祈指南昭精昂勝魁瞻

劉國軒亦致書與琅曰

澎湖之捷已知 天意有在矣啟員曾望荷恩釋國請老親臺感德詳為萬靈
造福感念不淺今藩主不憚屈折結表以成馮熟老親臺標名銅柱其立威甚道
而持心甚厚此又伏波所不逮也茲高員以聽其命其中軟曲有未合節煩為指
示尤所厚望臨指無任依馳

初八日即差鄭平英林維榮齎降表暨與琅書劉國軒差朱紹照曾望同行生雙帆
船二隻適澎湖見琅欲削髮稱臣仍居臺灣永為 朝廷屏翰琅曰此議若澎湖
未戰之先傾心向化本軍門自當與督撫合疏題請今門戶已破勢窮事逼姑著爾
等前來求撫明係說詐非出真誠况本軍門奉 命專征進剿汝主果有真心當令

臺灣外記

卷二十九

二

劉武平馮忠誠二人親詣軍前將臺灣人民土地悉入版圖候 旨定奪如有別議

惟有誓戰而已即將鄭平英林維榮咨送督撫立遣曾望朱紹照二人仍回臺灣傳

諭遂上疏曰

為偽藩專差齎書求撫據情具 題仰祈 睿鑑事竊照臣奉 命專征整頓舟

師於六月十六至二十二日在澎湖連日與賊鏖戰炮火雨點仰賴 皇上威靈

官兵用命渠鎮賊寨俱被焚殺殆盡遂克取澎湖三十六島業於六月二十六日

繕疏恭報外擬乘勝長驅擄入臺灣如摧枯拉朽惟大小戰船被炮打損破壞甚

多臣姑將次號之船可以補葺者載送砲傷官兵回廈調理將船整固令其順載

柴米火藥弓矢前來澎湖以急軍需至打壞鳥船見泊澎湖即當用工修葺所需

木料油灰釘鐵採麻等項匠作各項為數不小刻在要需誠難稍緩臣治師遠島

祇恐呼應不靈隨於閏六月初三初六等日移營督臣亟行採備仍備八漿船料

一百隻一並撥委漳州海防同知王錫九督運解到澎湖以應整葺製造用濟我

師到臺灣穿淺入港渡載官兵登岸之用至於臣標水陸鎮營被砲傷死官兵三

百餘員名煩傷一千八百餘員名陣傷之兵雖給資醫治未能痊可荷 臣計進

劉臺灣之時宜留大鳥船二十隻... 千員名留守屯澎湖... 不足祭勅之人... 軍將軍澳南大嶼... 臺勝兵民聞之... 鄭平英偽署客司... 致督臣書二封... 未進師撲動之時... 等前英林維榮二... 請大樞樞樞指揮... 卷三十九

論若果真心投誠... 偽官兵連 朝廷安輯... 萬之生靈... 因船隻被炮擊... 兼工整造... 敗寇魂落魄... 謹將偽藩鄭克塽... 則難料... 延平王佩... 自海飛... 卷三十九

緩迎於周旋... 天命有攸歸... 人之甚寬... 方業有降表... 心而向化... 臣劉國軒... 奏版籍土地... 國邊海而南... 遊區之極... 聞地方... 矢丹青以銜... 遠擢前將... 寬大之仁... 日斯誠微... 卷三十九

初旨... 十一日差錫... 韓同曾... 避張獻忠... 建府於府... 氏將帥... 荒亂是時... 吾歸報高... 按後琅... 其元配... 自擇配... 汝等莫... 卷三十九

桂大喜即各制新衣以候十一早見馮錫圭等齋降表出鹿耳門即對五姬曰是死日矣備棺六各沐浴更衣設席環坐數飯畢五姬向桂叩首曰妾等先死以候殿下起而自縊桂各為放下收殮一棺以自待冠服乘輿出與鄭克塽國軒錫範錫武洪嘉等諸當官言別又與左右部老辭遂大開門戶命僧人守候望望北叩首一列宗起又向東拜謝父母母畢拔筆書曰

余自壬午流賊破荆州攜家南下甲申避亂閩海總為幾根頭髮保全遺體遠涉外國今已四十餘年歲六十有二時逢大難全髮冠冕鮮報高皇生事畢矣無作無愧又題一絕云

艱辛避海外總為幾莖髮於今事已畢祖宗應容納 宣宗九世孫術桂書
書畢鄭克塽率劉國軒馮錫範洪嘉陳繩武等咸至桂延入講克塽曰承令先祖先尊之厄有年茲非桂輕爾言別奈天寬海闊無可托足不得回報高皇列聖在天克塽與國軒等惟咨嗟耳又謝曰有勞相送即與克塽等作揖投環顏色如故克塽命禮官鄭錫並所囑僧人收殮越十日擬與原配羅氏並殉節袁氏蔡氏荷姑梅姊秀姑葬於門港今鳳山縣長里地方以其地窄將袁蔡五人別葬於大林今臺灣縣臺灣外記 卷二十九 五

仁和里地方通國聞之悉皆嗟嘆息先是初十日夜有星如斗須於東南方十五日現在澎湖修葺船隻以便進剿忽報馮錫圭等船齋降表並書至而何士隆亦到跟細詰情由知其真誠無偽十六日遣侍衛吳啟爵筆帖式常在同馮錫圭陳夢煒曾夔朱紹熙帶告示往臺灣曉諭偽官兵民等遵制剃髮並令其齋繳印執示曰
為安撫輸誠文武官員兵民以廣 聖恩事照得 聖朝定鼎以來法素從寬寬重恒惟厚撫順勸區宇咸寧臺灣未蹟本提督奉 旨專征蓋欲拯絕島之生靈俾海疆於奠安茲僞延平王及武平侯誠天意之有在樂 皇仁之無偏遣協理兵工二官副使二員齋具表章初印前來歸命土地人民悉入版圖本提督體朝廷好生之德念至誠求撫之心現為題議仰遊 浩蕩洪慈安輯咸宜合就曉諭為此示仰臺灣地方軍兵士庶等知悉示到各兵民立即剃髮本提督刻日親臨安撫軍紀素嚴秋毫無犯今既真心歸誠官則不失爵秩之界民則皆獲綏解之安兵丁入伍歸農聽從其便各自安生樂業無事傍徨驚心 諭旨下頒新恩遍及本提督言出金石決不爾負須至示者現即題報臺灣就撫疏曰
題為恭報臺灣就撫事宜仰祈 睿鑑事竊照澎湖克捷海逆已失其險康熙二

十二年閏六月初八日偽滿鄭克塽渠魁劉國軒差偽官鄭平英林維榮曾曾朱紹熙等齋降表並書來澎湖軍前未撫臣慮其詭譎緩兵難以遠信遂令曾曾朱紹熙回臺灣傳諭若果真心投誠必須劉國軒馮錫範來臣軍前而將民人土地悉入版圖其偽官兵遵 制剃髮移入內地悉聽 朝廷安輯若偽滿等志如臣言臣當體 皇上好生之德以徃四海之生靈題請 赦其前罪撫安輯業於閏六月十一日將降表並書具疏進上 御覽在案茲七月十五日鄭克塽復差偽兵官馮錫圭偽工官陳夢煒劉國軒遣胞弟偽副使劉國昌馮錫範遣胞弟偽副使馮錫範同曾曾朱紹熙齋降表稿前來澎湖軍前回話一一依臣前言其防守南北淡水偽武左衛將軍何祐偽左先鋒鎮守戎等所帶賊眾今俱已改順又據曾曾等稟鄭克塽劉國軒及兵民人等咸懇臣發給示張諭剃髮俾得遵依早發一日則民早獲一日之安臣因仰體 浩蕩洪慈服舍來矣乃敢給示撫綏刻期自來遠阻聲教未被 聖化非如吳耿諸逆受 恩肯叛者比諒荷 皇上廣開網羅赦其前非俾沾德意即將劉國昌馮錫範見留軍前隨於十

六日遣侍衛吳啟爵六品筆帖式常在同馮錫圭陳夢煒曾夔朱紹熙帶安插告示五張先往臺灣曉諭各偽官兵民等剃髮令其催齋偽滿鄭克塽劉國軒馮錫範等初印並結降牌前來交繳以便臣代為齋進則此事似可妥當也臣俟各船修葺齊備一面統率船兵親抵臺灣看其形勢暫行安輯其所議遣八旗船隻及再調陸師官兵已移咨督臣停止矣第查臺灣土地千餘里戶口數十萬地在廣海之表或去或留偽官兵戶口繁多當作何安輯事關重大所當亟請 皇上迅賜審裁初差才能戶兵二部迅速前來會同督撫主裁料理安置得宜畢此大事俾臣得即勾當班師從此金甌永固玉燭常調可無屢函顧矣此番澎湖克捷臺灣就撫實賴 皇上洪福齊天威靈遠暨乃克見成效但臣固莽夫性質愚戇直道行事不肯遺賊以為 君父憂荷蒙 皇上養養之恩特加之遇無足稱報誓必掃清海氛少効涓埃耳今臣年逾六十筋力衰邁難勝疆大任但孤忠獨立既不肯苟合又不能徧結征勦臺灣之舉乃面奉諄諄 諭旨專征是以臣竭死力死功堅不可動粉粉期滿平極知深拂人意必速身茲賊島既平臣職已盡早不引退將來必為禍階伏乞 皇上恩賜 召臣回京俾得時親 天顏臣

臺灣外記 卷二十九 六

所深願也。謹將偽藩抄來疏稿恭進。御覽綠條恭報臺灣就撫事宜。貽黃難盡。伏乞 皇上全覽乾斷。迅賜 初旨施行。為此具本謹密題請。旨。

十九日。吳啟爵同馮錫圭到臺灣。鄭克塽率劉國軒馮錫範等文武齊集海墘迎接。相見各致意外。啟爵曰。諸公識時順天。我 皇上寬仁大德。自當高爵厚祿。以為國家柱石。且提督誓為安輯。得宜保重。決無負諸公之一片真誠。歸順也。遂出提督告示五張。遊於克塽。克塽交國軒通衢傳。於二十二日。克塽令兵民悉遵。制削髮。與國軒等請文武官。候而琅別髮。批啟聖於六月十四日。在銅山送施琅出師。隨回漳州。越三日。往福州。甫至南臺。即接澎湖大捷之報。頓足曰。皆林實之謀我也。按實原海上宿將。啟聖題為左營。凡平海軍。悉以詢之。當欲出師。先啟聖問實。欲與琅同去。實以六月颶風不測。澎湖山嶼低矮難收。故啟聖中止。

迨至鄭平英等至省城。見啟聖。請願就撫。聖大悅。與史撫金錄計議。撥兵將洪範同傳。官楊俊功。蕭咨文到澎湖。與琅將督標左營參將林實所帶官兵。配坐船隻。悉行吊回。又差候選同知林昇。同撫標官頭鄭瑞生。遊擊孫照。駕船二隻。從福州港放洋。直過。奈南風頂頭。延至二十日。方到臺灣。而鄭克塽已令兵民於是日。向午剃髮。臺灣外記 卷十九 七

頭矣。克塽國軒。亦厚待督撫各使。二十七日。埃差馮錫圭。陳榮輝。吳啟爵常在。齋降本。並繳延平王冊一付。金印一顆。輔政公鄭聰印一顆。及武平侯忠誠伯左武衛等印。前到澎湖。見琅。琅細詢啟爵與常在。在臺灣情形。二人一一詳陳。果兵民真誠無偽。又備述督撫差林昇。鄭瑞生。孫照三人。於二十日到臺。見兵民悉剃頭髮。各嘆嘆。嘆。琅嘆曰。均是為 朝廷辦事。何不通知。而直往。豈不貽笑於劉國軒乎。從米大將不能成功於外。春即此可知也。今臺灣得平。實我 朝威靈與生民之福。即將齋到冊印。咨移督院。主稿轉繳。又密囑啟爵常在曰。本軍門有一另疏。汝等同劉國

昌至省。倘督院固執已見。不肯代繳。汝等即將本疏。速齋進京。其疏曰。為恭報臺灣兵民削髮偽藩齋冊印事。據照偽藩鄭克塽。差偽兵官馮錫圭。工官陳榮輝。劉國軒。遣其胞弟劉俊。馮錫範。馮錫範。其胞弟劉俊。馮錫範。齋降本。到澎湖軍前。一一悉聽。臣言。臣察其真誠。向化於本年七月十六日。差侍衛吳啟爵筆帖式。常在前。往臺灣。看驗偽兵官削髮。將情由。併將偽藩本稿。於七月二十四日。具題。錄報外。此番偽藩差官求撫。蓋因澎湖失險。故革心歸誠。臣就近差

遣看驗。則髮。無非舉此勸撫大事。乃吳啟爵等於七月十九日到臺灣。而督臣亦

差候選同知林昇。撫臣差官頭鄭瑞生。遊擊孫照。駕船二隻。於二十日到臺灣。無到澎湖知會。枉道直去臺灣。想其就撫。是將軍國之事。故作兩歧。祇母乃有輕 國體而貽笑於逆眾者乎。且臣於閏六月二十一日。因偽官鄭平英林維榮。到處築蓋乘輿。自尊無忌。咨移督臣。有推尾乞憐。袒肉求降等語。督臣所差之員。將此公文。並督臣自題疏稿。抄送臺灣。與偽藩等看閱。致使賊眾疑。抱恨於臣。其臺灣地方。形勢。兵民削髮。安輯事宜。應去應留。頭緒多端。不便繁入疏。林。吳啟爵常在。在親履其地。俱悉其情。茲專差二員。赴 關。披陳而奏。本月二十七日。偽藩鄭克塽。復差馮錫圭。陳榮輝。同吳啟爵常在。齋具降本一道。及繳延平王冊一印。一疏。左武衛將軍何祐印一顆。偽藩鄭克塽。擬將所繳印冊。令偽副使劉國昌。親齋進京。臣即同吳啟爵一齊登程。其馮錫韓。適值抱病。不得就道。臣留在軍前。因見督臣如此爭執。是以將鄭克塽奏本一封。冊一付。印五顆。發交吳啟爵常在。送赴督臣衙門。聽其主稿。具 題齋繳去後。倘督臣不為代繳。臣一面囑吳啟爵

等。即行齋進。臣當即親臨臺灣。先將要緊之人。裁入內地安插。但偽官兵民。戶口繁多。仰祈 皇上。迅差戶兵二部前來。主裁料理得宜。臣奉 命專征。剽業已。臺灣外記 卷十九 八

需仰候 命旨。以便班師。其安插事宜。悉交督臣自行料理。鄭克塽尚有招討大將軍印一顆。據稱有戶口兵馬各項冊籍。俱未攬造。因暫留用候。合將偽藩鄭克塽所具兵民削髮奏本一道。繳進。御覽。其鄭克塽。劉國軒。馮錫範。何祐等。及文書大小各偽官。俱在候 旨。削髮。綠條偽藩。齋冊印事。理。貽黃難盡。伏乞 皇上俯賜全覽。並祈 初旨施行。

劉國軒知提督二人。各執已見。不睦。恐臺灣新附。心懷危疑。若有一二宵小。從中鼓煽。其咎誰歸。一面差紅旗官巡緝。密布邊防。一面遣曾雲同。何士隆。過澎湖。請琅。速到臺灣。彈壓。琅接軒書。整備船隻。令何士隆。曾雲同。覆鄭克塽。劉國軒。預接 王疏。

臺灣外記卷二十九終

大清國四海太平

八月初九日琅拜疏曰

題為恭報微臣先抵臺灣安輯仰祈 睿鑒事。竊惟澎湖克捷臺灣求撫。兵民俱

已削髮。臣業經前後具疏。齎遞鴻禧鄭克塽降表進上。御覽。應當候 旨欽奉

遵行。兼以出征官兵所需糧餉。督臣即於六月十一日回臺。悉皆臣撥船過洋。未

往載運。發給各鎮管官兵秋季糧餉。過四十餘日。尚未運到。故未得前去臺灣

如督標所撥付朱天寶官生趕給船隻。於六月二十二夜內。朱與師帶一

十三隻。徑不請令。私自逃回。尚有五十一隻。配載官兵二千二百五十六名。督臣

於閏六月十二日。差參將洪範。傳宣楊復。取齋告支到澎湖守候。盡行吊回矣。茲

本月初八日。偽藩鄭克塽修書。差副使何士隆。同曾雲齋送前來。偽武平侯劉國

軒。偽忠誠伯馮錫范。各致書一封。到澎湖。臣軍前。稱說臺灣兵民數十萬。恐人心

危。疑不一。事久生端。請臣速去安插。臣立即會議行問各鎮。臣酌派各船留守澎

湖。以為接運糧秣之用。臣統率水陸官兵船隻。擬於十一日開駕。前抵臺灣。彈壓

暫行安輯。將妻孥之人。先即載入內地。仍移咨督撫。或親臨安插。或酌委有司。前

來料理仰候。初差戶兵部臣到時。與督撫二臣商酌安插得宜。臣到臺灣。察閩

人民土地情形。另疏題報。更有請去。臣右眼自六月十六日。銜擊賊船。被統打傷

醫治至今。兩月有餘。猶昏昧未明。勉強在軍。調度。劉攝之事。勾當。臣職已盡。伏乞

諭旨。准臣班師回汛。調治。俯賜 睿裁。施行。為此具本。謹密題請 旨。

十一日。琅統吳英。林賢。陳昌。楊嘉瑞。陳龍等。鎮協營守備。配造船隻。從澎湖開駕。進

發。鄭克塽。得何士隆。曾雲齋。回信。知琅將到。仍差士隆。同禮官。鄭誠。暨父老。練。陳。技。等

坐小船。出鹿耳門。迎接。克塽。率同。軒。錫。范。武。洪。嘉。何。祐。黃。良。驥。等。文武。俱。列。隊。並

番。人。民。等。齊。集。海。堤。恭。迎。王。師。琅。等。諸。船。因。風。程。程。至。十。三。日。方。到。但。虎。耳。門。港

路。行。過。自。相。撞。衝。觸。壞。船。十。有。餘。隻。埃。今。何。祐。飛。駕。快。哨。引。港。右。正。隨。其。轉。灣。處。樹

青。為。號。方。進。臺灣。登。岸。割。草。會。克。塽。國。軒。等。歡。愛。倍。加。禁。止。搶。擄。百。姓。士。民。安。堵。樂

業。農。不。易。工。不。開。肆。與。國。軒。等。談。竟。日。夜。各。恨。相。見。之。晚。隨。分。送。克。塽。國。軒。等。諸

文武官員袍靴帽。擇於十八日。難髮。所有各社土番。接踵而至。皆悉賞其袍帽。

銀牌及烟布之類。皆欣然踴躍安插。定已。遂恭報入臺灣日期疏曰。

題為恭報微臣已抵臺灣。投誠官兵。急需糧餉。伏乞 勅旨。應給事。緣。臣。既。總。統

水陸官兵船隻。於本年八月十一日。自澎湖開駕。進發。業已題報在案。其澎湖地

方。臣酌撥水陸官兵。共三千員名。大小船三十餘隻。留守山海防禦。臣於本月十

三日。到臺灣。鹿耳門。偽藩鄭克塽。遣小船前來。接引入港。係劉國軒。偽馮錫

范。率領各偽文武官員。到軍前迎接。急隨於本月十八日。削髮。臣逐一。分發袍帽

外。食。糧。令。到。其。各。鄉。社。百。姓。以。上。香。壺。迎。師。接。踵。而。至。臣。宣。布 皇。仁。酌。量

給。賞。銀。牌。袍。靴。帽。布。疋。悉。歡。欣。踴。躍。其。故。明。監。國。魯。王。世。子。朱。桓。呈。繳。金。冊。一

副。同。瀆。漢。王。朱。慈。曠。巴。東。王。朱。崇。安。王。朱。俊。舒。城。王。朱。善。舉。南。王。朱。嘉。益。王。宗

室。朱。錦。等。亦。赴。軍。前。投。見。詢。稱。寧。靖。王。朱。術。桂。聞。大。師。克。取。澎。湖。即。全。家。自。縊。而

死。臣。就。朱。慈。曠。等。追。取。各。原。受。冊。印。據。稱。流。落。多。年。貧。窶。銷。用。見。各。住。地。耕。種

度。活。莊。莊。朱。桓。等。宗。室。數。人。應。載。入。內。地。移。交。督。撫。聽。其。主。裁。安。插。惟。臣。舟。師。今。抵

臺灣。細。閱。港。道。紆。迴。地。勢。窄。狹。波。濤。湍。急。可。謂。至。險。至。固。臣。親。用。兵。頗。能。善。度。及

此。觀。看。周。詳。若。非 皇。上。威。靈。遠。震。未。可。力。門。取。勝。也。願。輸。誠。向。化。之。舉。在。各。偽

文武官員。悉懷畏懼。獨劉國軒。決意傾心。以生。凡。聽命於 朝廷。免貽生靈塗炭。

此。其。人。毅。然。慷慨。見。機。力。主。歸 命。遂。使。我。師。不。用。戰。攻。而。得。全。國。其。功。不。少。倘

荷 皇。上。寬。恩。授。以。爵。秩。當。有。可。見。効。之。才。也。又。聞。土。地。肥。饒。出。產。五。穀。沃。野。十

里。人。民。土。番。雜。處。甚。為。稠。密。應。去。應。留。臣。經。具。疏。題。請。未。奉 勅。旨。仰。祈。迅。賜。睿

奪。俾。得。欽。奉。遵。行。更。有。請。者。臺灣。偽。官。兵。聽。其。歸。農。者。甚。多。而。入。伍。者。亦。不。少。當

即。暫。給。糧。食。以。安。新。附。者。之。心。若。承。交。接。管。此。項。糧。餉。何。從。以。應。臣。於。本。年。八。月

初。八。日。承。兵。部。到。付。覆。奉 諭。旨。其。願。入。伍。投。誠。兵。丁。著。即。補。額。制。缺。額。數。內。欽

遵。在。案。第。查。此。時。額。缺。零。星。查。補。無。幾。再。四。善。維。閩。粵。江。浙。四。省。滋。設。營。兵。蓋。因

臺灣。負。抗。難。定。難。常。故。增。添。堵。禦。今。臺灣。既。平。海。外。可。以。無。慮。請。就。福。建。內。地。陸

營。先。行。酌。量。裁。撤。將。所。裁。溢。額。之。糧。餉。而。暫。給。投。誠。之。兵。需。可。以。無。外。費。公。帑。亦

移。緩。就。急。一。時。權。宜。策。應。之。計。也。臣。一。面。題。請。一。面。掛。撥。發。給。俟。凱。旋。之。日。應。撤

應。留。以。聽。部。議。定。奪。臣。見。今。出。師。臺灣。船。隻。來。往。越。過。兩。重。海。洋。水。程。遠。遠。值。茲

秋。冬。北。風。威。猛。阻。滯。難。行。動。經。匝。月。不。等。非。比。春。夏。可。以。計。期。而。至。伏。乞 皇。上

睿。鑒。迅。飭。部。議。或。如。臣。所。議。裁。汰。或。應。就。何。項。指。給。 勅。下。督。撫。著。令。作。速。遵。行

以應發給糧餉兵需庶免懸空矣茲在臺灣如鹿耳門大港仔港馬沙港打狗港上下淡水等處俱已調撥兵船分布守禦臣等水陸鎮守官兵一半登岸駐紮一半在船至備藩鄭克塽偽侯伯劉國軒馮錫範等及各春口應即一併載入內地緣此時風動浪狂舟楫難行客候九月杪風浪稍平即撥載移送督撫妥議所有偽官印劄兵民戶口等項繁多一時彙造未得就緒俟其造明交繳到臣即具疏爾進條條報舟師已抵臺灣事理貼黃難盡伏乞 皇上俯賜全覽施行謹

密題請 旨

二十二日施琅奉 旨祭成功之廟有曰自南安侯入臺臺地始有居民建賜姓啟土世為巖疆莫可誰何今琅賴 天子威靈將帥之力克有茲土不辭滅國之誅所以忠 朝廷而報父兄之職也但琅起卒倖於賜姓有魚水之歡中間微嫌釀成大戾琅於賜姓前為仇敵情猶臣主

盧中窮士義所不為公義私恩如是而已祭畢淚下

臺灣外紀

卷三十

為紅毛所圖其貽害地方又不僅吾閩一省自當請留以作邊海屏藩二十六日琅回二十八日即將朱桓等諸宗室撥船載過廈門咨交督撫安插九月初一日國軒而琅請曰臺灣業已安平交公料理軒豈可久居於此以生外議宜單騎進京陛見生死付之 朝廷琅是之即撥船與之初六日國軒辭克塽錫範等先渡海至首見啟聖馳驛進京琅一面發遣各首難民又撥船護送鄭克塽馮錫範洪君陳繩武劉國昌何祐林陞李茂等諸文武眷口過廈聽啟聖安插國軒至京 陛見 聖祖大悅即授為天津衛總兵迨鄭克塽馮錫範到京 陛見授克塽正黃旗漢軍公錫范正白旗漢軍伯琅見諸凡業已就緒遂將臺灣地方交吳英總統把守於十一月二十二日班師至澎湖視調理二十五日親祭陣亡諸將士二十六日開船是夜放洋二十七日午刻到廈門十二月初一日琅往福省與部堂蘇督撫會議臺灣事宜留眾以留恐無益棄置有官各議不一琅遂決意主留題疏曰

題為奏陳臺灣棄留之利害仰祈 睿裁事竊照臺灣地方北連兵會南接粵嶼延袤數千里山川峻峭港道迂迴乃江浙閩粵四省之左護隔離澎湖一大洋水路三更途遙查明李設水澎標於金門所出汛至澎湖而此水道亦有七更餘重

臺灣外紀

卷三十

灣一地原為化外土番雜處未入版圖也然其時中國之民潛至生聚於其間者已不下萬人鄭之龍為海寇時以為巢穴及崇禎元年之龍就撫於此地稅與紅毛為互市之所紅毛遂聯絡土番撫納內地人民成一海外之國漸為邊患至順治十八年為海運鄭成功所踞糾集亡命挾誘土番荼毒海疆窺伺南北侵犯江浙傳及其孫克塽四十餘年無時不仰屋 宸衷臣奉 旨征討親歷其地備見野沃土膏物產利溥耕桑並穡漁鹽滋生滿山皆屬茂林修竹疏礦水藤糖蔗鹿皮以及一切日用之需無所不有向之所少者布帛耳茲則水棉盛出經織不之且舟帆四達絲縷踵至飭禁難嚴終難杜絕實肥饒之區險阻之域逆孽乃一旦漂 天威懷 聖德納土歸命此誠天以未闢之方與 皇上東南之保障永絕邊患之禍豈人力所能致哉夫地方既入版圖土番人民皆屬赤子善後之計尤宜周詳此地若棄為荒陬復置度外則今臺灣人居稠密戶口繁息農工商賈一行從棄安土重遷失業流離殊費經營實非良策况以有限之土渡無限之民非閱數年難以報竣使渡載不盡苟且塞責則該地深山窮谷竄伏潛匿者實繁有徒和同土番從而煽惑假以內地之逃軍閩民急則走險紆黨為祟造舟剖器剽掠瀟海此所謂藉寇兵而彌寇讎固昭然較者甚至此地原為紅毛聚處即不棄亦必乘隙以圖一為紅毛所有則彼性狡黠所到之處善能鼓惑人心重以夾板船隻精壯堅大從來海外所不敵未有土地可以托足尚無伎倆若再得此地數千里之膏腴附其依泊必倡合黨竊窺邊境逼近門庭乃種禍後來沿海諸省漸難晏然無虞之時復動師遠征兩涉大洋汪洋波不測恐未易再建成効如僅守澎湖而棄臺灣則孤懸海中土地單薄界於臺灣遠隔金廈豈不受制於彼而能一朝居哉是守臺灣則所以圖澎湖也臺灣一守兼之沿邊水師汛防嚴密各相犄角聲氣關通應援易及可以寧息况昔日鄭逆之所以得負抗逆誅者以臺灣為老巢以澎湖為門戶四通八達游移肆虐任其所之我舟師往來有限今地方既為我得在官兵星羅棋布風期順帆片帆可至雖有奸萌不敢復發臣等與部臣蘇撫臣金銘等會議之中部臣撫臣以未履其地未敢造次臣聞歷周詳不敢據議輕棄者也伏思 皇上建極以來仁風遐暢威聲遠播四海貢萬國咸寧日月所照霜露所墜凡有血氣莫不臣伏以斯方拓之土莫難設守以為東南之藩籬且海氣內地滋設之官兵盡可陸續汰滅以之分防臺灣澎湖

湖兩處臺灣總兵一員。水師副將一員。陸師參將二員。兵八千名。澎湖設水師副將一員。兵二千名。通共計兵一萬名。足以固守。又無添兵增餉之費。其防守總兵副將遊擊等官。定以三年或二年轉陞內地。無致久任。永為成例。在戎皇上優許重祿。推心置腹。大小將弁。誰不勉勵竭忠。然當此地方初闢。設地正賦。雜餉殊宜。竊論。現在一萬之兵。食推行全給。三年後開闢。可以佐需。抑且寓兵於農。亦能濟用。可以減省。無庸盡資內地之轉輸也。蓋善天下之形勢。必求萬全。臺灣雖屬外島。實關四省之要害。勿謂彼中耕種尤能少資兵食。固當謀留。即為不毛荒壤。必藉內地轉輸。亦斷斷乎其不可棄。惟棄留之際。利害攸關。恐有知而不言之愆。如我朝兵力。比於前代。何等強盛。當時封疆大臣。無經國遠猷。矢志圖賊。徂於目前之安。惟計畫遠。五省邊地。以避寇患。致勢愈熾。而生民顛沛。往事不職。近禍及今。重道。朝廷宵旰之憂。臣仰荷。皇恩。天高地厚。行年六十。有餘。衰老浮生。頻虞報稱。末由。熟審該地形勢。而不敢不言。蓋臣今日知而不言。至後世萬一滋蔓難圖。竊恐。皇上責臣以縱賊之罪。臣又馬所自違。故當此地方劃平定。計去留。其政權。臣思。身之必釀成大禍。留之誠。永固邊疆。因會議之際。臣雖詳諄極道。難盡其辭。在部臣。撫臣等。耳目未經。又不能悉其概。是臣於會議具疏之外。不避冒瀆。以其利害。自行詳細披陳。但事關。朝廷封疆重大。棄留出自。乾斷。外臺灣地圖一張。附馬塘邊進。御覽。緣係備陳臺灣去留事宜。貼黃難盡。伏乞。皇上睿鑑。全覽施行。

聖祖覽疏。下部議。議臺灣。偽為。威天府。萬年州。天興州。今改為臺灣府。轄三縣。以附郭為臺灣縣。南路為鳳山縣。北路為諸羅縣。仍設道官一員。兼轄廈門地方。又在於一萬額制兵內。撥出五百多名。守備一員。轄之為道標。其營制。陞轉。額設。悉依施琅所議。議上奉。旨依議。並收入版圖。設置教化。永為海外文物富饒之邦云。

評 新闢天南海外方。 人民安堵不須忙。

曰 雨順風調昇平福。 一統山河帝祚長。

附紀廈門當於萬曆甲辰三月初十日雷震一石。其文曰。

草雞夜鳴。 長耳大尾。 銜鼠千頭。 拍水而起。 殺人如麻。 血成海水。

揚扇於東。 傾陷馬耳。 生女滅難。 十倍相倚。 志在四方。 一人也爾。

庚小照。 太平伊始。

當時人多不解其意。今事後方覺其草雞夜鳴。長耳大尾。湊來是鄭字。應在鄭芝龍也。銜鼠千頭。天子之頭是甲。銜鼠是子。成功是甲子年。生也。拍水而起。是應成功之踞金廈。殺人如麻。血成海水。是應成功之征戰。官民揚扇於東。是應成功之踞臺灣。傾陷馬耳。是應馮宇。言馮錫範專權。生女滅難。十倍相倚。十倍為兆。生女合成就。應在姚啟聖。志在四方。一人也。爾合之為施。應施琅也。庚小照。庚小為康字。應在康熙癸亥年之平山海為一。而太平伊始。實賴姚施二人之功。觀此可見沿海遭劫數十年。非天也。人復何憾焉。

臺灣外記 卷三十 六

臺灣外記卷三十終



三藩紀事本末

三藩紀事

卒末

壬寅孟冬

鶴峰署首



Vertical text on the left margin, partially obscured.

中華民國十一年
上海校經山房
成記書局發行

三藩紀事本末序

闖成肆逆禍及君后明之子孫臣庶不能討

聖朝念萬古君臣之義不可以不正共怒興師逆成西竄勝朝不共之仇藉以復焉

真人出而大難平乾坤之位定矣有明諸藩誠思復仇之大德痛餘氣之未除憑藉 威靈共剪殘孽迨乎罪人斯得

藉土來歸庶幾上順天心中從民願度德量力計無踰此昔殷辛失德微子抱器歸周夫子剛書不以微子之不正

位號為罪而亟稱之曰仁當是時取殷之天下者周也視

聖朝之取天下於闖而且為明之子孫臣庶復不共之仇者彼此相衡判若天壤乃微子可以歸周諸藩顧思僭號自

立仁者固如是乎秦人失鹿楚人攫之與楚人爭之可也與攫楚之人爭之不可也何也義不可也且向也以全盛

之天下授之羣盜今也以破殘之疆土抗衡

天朝天既厭明德尚思挺而走險豈惟違乎仁悖乎義云爾哉抑亦不智甚矣然猶藩之者何也曰不沒其實正所以

不予其僭也其實藩也則明之祖宗未嘗以統授之也明之百姓未嘗以統歸之也上不以統授下不以統歸而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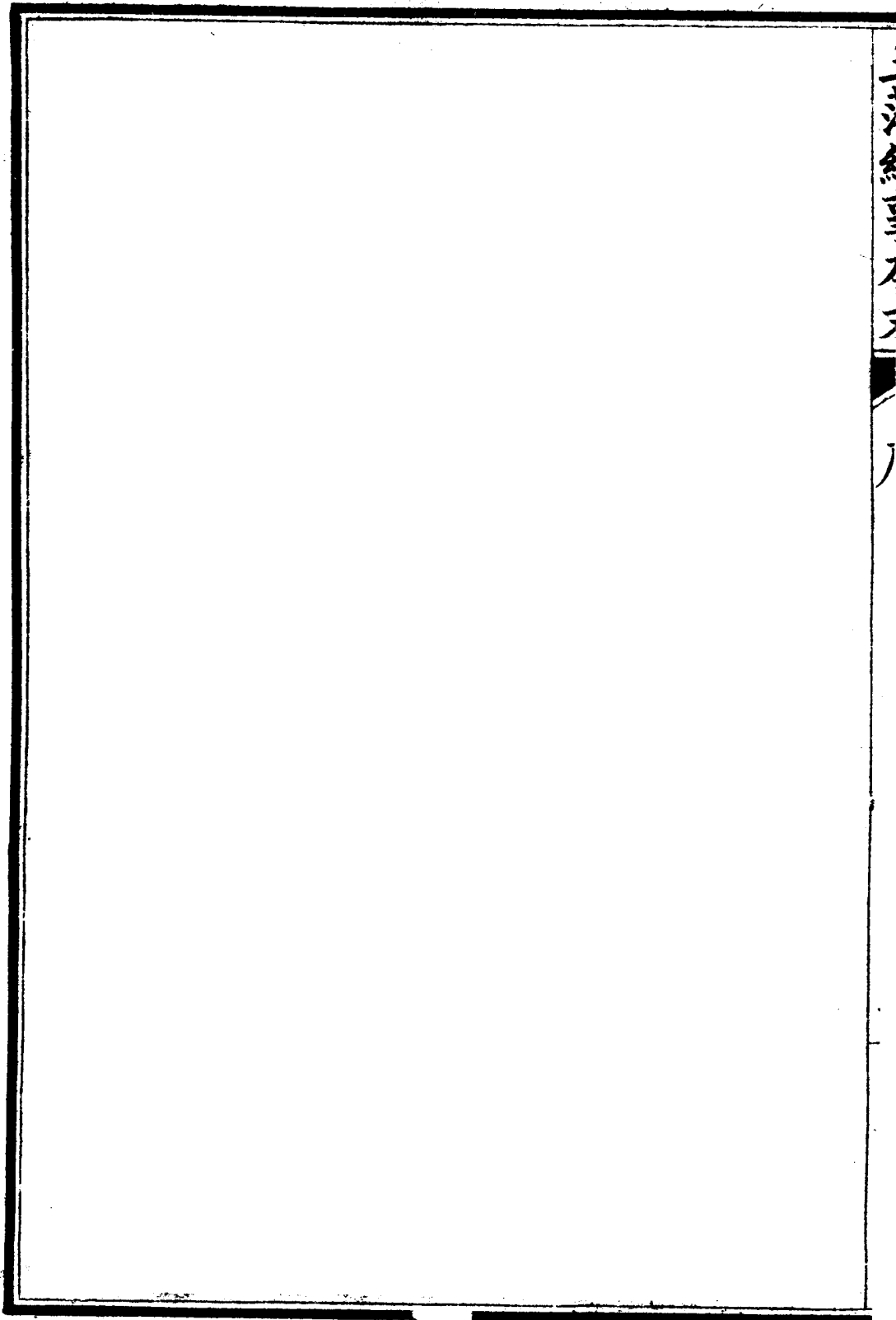
干大號是僭而已矣僭竊之人 王法之所不宥然則諸藩之隨起隨滅身膏斧鑕夫亦其自取馬爾若夫擁立諸

臣獨無罪乎夫伊尹五就管仲一匡可審所優負而為之君子且不以為過不然則首陽餓夫不聞佐武庚以倡亂

也審此而諸臣之為功為罪瞭若指掌矣酉春多暇檢閱遺編凜 大命之莫干悼王行之自絕因類次其事而書

之卷首時

康熙五十六年歲次丁酉仲春下浣青浦楊陸榮采南氏書



Handwritten text in a cursive script, partially obscured by a thick black bar.

三藩紀事本末目錄

卷之一

三藩僭號

卷之二

四鎮

卷之三

兩案

卷之四

馬阮之奸

卷之五

王師平南浙

卷之六

王師平閩

卷之七

金玉收江右

卷之八

李成棟收粵東

卷之九

魯藩據浙東

卷之十

益藩擾湖東

卷之十一

楊劉萬殉贛

卷之十二

金玉之亂

卷之十三

王師南征

卷之十四

何騰蛟徇楚

卷之十五

瞿式耜徇粵

卷之十六

孫季構陳

卷之十七

孫季奔北

卷之十八

永明入緬

卷之十九

機緬取王

卷之二十

蜀亂

卷之二十一

鄭成功之亂

三藩紀事本末 目錄

卷之二十二
雜亂

三藩紀事本末目錄終

三藩紀事本末卷之一

青浦楊陸榮采南編輯
吳縣朱記榮槐盧校定

三藩僭號

福王名由松神宗孫福王常洵之子洛陽陷王避亂南下次淮安值甲申三月國變南中府部等官會議監國鳳督馬士英移書史可法及兵部侍郎呂大器請奉福王可法大器以潞王稍賢舉持未決而士英密與樞江誠意伯劉孔昭總兵劉澤清高傑黃得功劉良佐擁兵迎王於江上王至南京以內守備府為行宮四日監國十五日僭即位稱明年為宏光元年

順治元年甲申五月王召史可法高宏圖馬士英入閣辦事姜曰廣王鐸俱為大學士張慎言為吏部尚書以總兵黃得功高傑劉澤清劉良佐分鎮淮上史可法開府揚州督其軍

六月命禮部鑄國璽以金代之

召劉宗為都察院左都御史宗周疏論時事一言據形勝江左非偏安之業宜以親征之師東扼淮徐北控豫州西顧荆襄漸恢漸進一言重藩屏路振飛坐守淮城久以家眷浮舟遠劉澤清高傑亦有家口寄江南之說是二鎮一撫皆可斬一言慎爵賞各帥封賞孰應孰濫宜嚴加分別如左帥以恢復而封高劉以敗逃而亦封將誰為不封者武臣既濫文臣隨之外廷既濫中璫隨之臣恐天下聞而解體也一言曩舊官燕京既陷有受偽官而逃者有在封守而逃者有在使命而逃者宜分別定罪又言賊兵入秦踰晉直逼京師大江以南二三督撫坐視君父之危未嘗遣一騎入援既而大行之凶問確矣督撫諸臣仍復安坐地方止圖定策未嘗肯移一步泊乎新既立自應立遣北代之師而諸臣之計又不出此紛紛制作盡屬體面更難解者先帝升遐喪詔距今月餘浙中尚未領至近省如此遠省可知仰惟陛下再切發哀痛之詔立興問罪之師請自中外諸臣之不職者始末幾宗周子告去

遣太監王肇基督催閩浙金花銀兩肇基原名坤
上崇禎帝諡曰思宗烈皇帝周皇后曰孝即皇后既易思而殺
追尊建文君為惠宗讓皇帝景泰為代宗景皇帝復懿文太子為興宗孝康皇帝尊皇考福恭王為恭皇帝尊政考

皇帝立專廟。

削溫體仁文忠諡。允禮部尚書顧錫疇請也。未幾錫疇以請削溫諡奪職。

釋高墻罪宗七十五案。

子大學士文震孟諡文肅。劉一璟諡文端。賀逢聖諡文忠。禮部侍郎羅喻義諡文介。詹事姚希孟諡文毅。兵部尚書

呂維祺諡忠節。山西巡撫蔡懋德諡忠襄。隨州知州王燾諡忠愍。懋德諡忠勇。吏科馬嘉植疏陳立國本事。一改葬梓宮。一迎養國母。一訪求東宮二王。一祭告燕山陵寢。

命總兵王芝綱迎太妃於河南郭守義家。洛陽之變。太妃與妃各依人自活。至是迎之。隨諭工部於三日內搜括萬

金以充賞賜。

御史祁彪佳請禁革詔獄緝事廷杖三弊。政時議復敝衛。人心皇皇。故彪佳言之。戶科給事中吳适亦言先帝十七

年憂勤曾無失德。止有殿衛一節。未免府怨。臣民陛下試思先朝之何以失。即知今日之何以得。疏入俱不省。

八月以逆案原任光祿卿阮大鍼為兵部右侍郎。未幾轉左。於是太僕少卿楊維垣徐景濂給事中虞廷陸郭如閻

御史周昌魯陳以瑞徐復陽編修吳孔嘉參政虞大復輩皆相繼起用。

命錦衣都督馮可宗遣役緝事。禮科給事中袁彭年言相傳文皇帝十八年始設東廠。然不見正史。嗣後一盛於成

化西嚴汪直踰年即罷。再盛於正德。逆瑾煽虐。天下騷然。三盛於天啓。逆魏之禍。幾危社稷。頃先帝亦嘗任殿衛緝

訪矣。乃當世遂無不營而得之官。中外自有不脛而走之賄。殿衛之盛衰。關世運之治亂。不可不革。疏入。謫浙江按

察司照磨。

詔選宮女及內員。廷臣交章諫不聽。

九月。予北京殉難諸臣諡。大學士范景文文貞。戶部尚書倪元璐文正。左都御史李邦華文忠。副都御史施邦曜忠

介。戎政侍郎王家彥忠端。刑部侍郎孟兆祥忠貞。大理寺卿凌義渠忠清。太常寺卿吳麟徵忠節。庶子周鳳翔文節

諭。德馬世奇文忠。中允劉順理文正。簡討汪偉文烈。太僕寺丞申佳胤忠愍。給事中吳甘來忠節。御史陳良謨恭

愍。陳純德恭節。王章忠烈。吏部員外許直忠節。兵部主事成德忠毅。金鉉忠節。觀政進士孟章明節。立祠賜名旌

忠。勲戚惠安伯張慶臻忠武。襄城伯李國禎貞武。新樂侯劉文炳忠壯。左都督劉文耀忠果。駙馬都尉鞏承固貞愍。

大監王承恩王之心忠愍李鳳翔恭壯大同巡撫衛景瑗忠毅宣府巡撫朱之馮忠壯總兵吳襄忠壯周遇吉忠武
補予大學士孫承宗文忠太常少卿鹿善繼忠節

工部主事王鍾秀經歷施溥中書舍人宋天顯各予祭奠
開納貢助工例

十月朔命鑄宏光錢
以楊維垣為通政使維垣亟謀起官禮部尚書錢謙益力薦之謙益東林領袖至是附和馬阮為天下所笑明年二
月維垣進左副都御史

修興甯宮慈禧殿時廟門告災鳳陽祖陵一日三震而王荒酒漁色工費無度識者知其不堪旦夕矣
十一月補予大學士孔貞運諡文忠蒯遼總督吳阿衡忠毅簡討胡守恒文節

二年乙酉正月元旦日食之

重刊要典楊維垣既任事追論三案力詆王之案楊連等而為劉廷元霍維華等訟冤請重定欽案章下吏部尚書
張捷力稱維華等忠請表章三案諸臣追賜卹典贈蔭祭葬諡全者霍維華劉廷元呂純如楊所修徐終吉徐景濂
等六人贈蔭祭葬不予諡者徐大化范濟世等二人贈祭葬者徐揚先劉廷先岳駿聲等三人復官不賜卹者王紹
微徐兆魁喬應甲等三人他若王德完黃克纘王永光章光岳許鼎臣徐卿伯陸澄源等雖名不麗於逆案而為清
論所不予者亦賜卹有差唐世濟楊兆升等復起用袁洪動請追論焚要典諸臣罪甯南侯左良玉江督袁繼成皆
言要典不必重頒不聽

二月禁宗室入京師
阮大鍼進本部尚書兼右副都御史仍閱江防

予吏部侍郎顧起元諡文莊都督劉源清諡武節
四月從逆光時亨周鍾武懷伏誅本兵張縉彥首從賊仍授原官總督湖北山西河南軍務其他大僚降賊者賄入
輒復原官

五月大兵渡江王奔蕪湖十五日大兵追至蕪湖執王北去丙戌五月賜死

唐王名聿鍵。端王碩燠孫。父器域先死。聿鍵於崇禎五年嗣立。後因率兵勸王擅離南陽。錮高墻。會赦出。南都勿守。總兵鄭彩、鄭鴻逵撤師回閩。適王自河南來。因奉之。至福州。與福建巡撫張寅堂巡按御史吳春枝在籍。禮部尚書黃道周、南安伯鄭芝龍等會議立王監國。鴻逵請正位。不然。無以壓衆心。諸臣以監國名正。侯出關。建號未遲。李長倩有急出關。緩正位。示監國無富天下心。一疏而擁立者。豈推戴功。不數日。即定議。僭即位於福州。時順治乙酉閏六月十五日也。改福州為天興府。以布政司署為行宮。大赦。僭改元隆武。

以張寅堂為吏部尚書。李長倩為戶部尚書。曹學佺為禮部尚書。吳春枝為兵部尚書。周應期為刑部尚書。鄭瑄為工部尚書。八閩俱設巡撫。

起蔣德璟、黃景昉、黃道周、蘇觀生、何楷、陳洪謚、林欲楫、朱繼祚、黃鳴俊皆為大學士。曹櫻何吾鬪、郭維經、葉廷桂以次至閩。皆令入閣辦事。閣臣至三十餘人。然不令稟旨。皆王親為之。

封鄭芝龍為平虜侯。鄭鴻逵為定西侯。鄭芝豹為澄濟伯。鄭彩為永勝伯。戰守機宜。悉芝龍為政。於是集議戰守。兵。仙自仙霞關而外。宜守者一百七十處。計兵十萬。戰守如之。合閩浙兩粵之餉。不足供兵食。乃令撫按以下。捐俸助餉。官助之外有紳助。紳助之外有大戶助。借徵錢糧。大鬻官爵。王屢責芝龍出師。於是議兵一出浙東。一出江西。然每云餉乏。終無一軍出關也。

改庶吉士為庶卒士。

十月。曾妃至。妃警敏。煩知書。每奉臣奏事。妃於屏後聽之。共決進止。王頗嚴憚焉。

順治三年丙戌正月。王以鄭鴻逵為大元帥出浙東。鄭鴻逵副元帥出江西。既出關不行。未幾稱餉絕而還。

命黃道周督師出江西。道周憤鄭氏無出師意。乃請募兵江西。王給空劄百函。持一月糧以行。道周出衢州。至婺源。為我兵所擒。死之。

蔣德璟疏請行關。遂告病去。

二月。王親征。駐建甯。楚撫何騰蛟。江右楊廷麟。皆有疏來迎。王欲往江右。芝龍固請還師。乃駐劍津。

王子生。大赦。

六月。鄭芝龍還安平。八月。王決計赴贛。二十一日啓行。二十四日抵順昌。大兵追及獲之。與曾妃同斬於汀洲。

永明王名由榔。桂王常瀛少子。神宗孫。初封衡陽。張獻忠陷衡州。桂王避於梧州。乙酉。王薨於梧州。丙戌。唐王死。兩廣總督丁魁楚與廣西巡撫瞿式耜會議監國。閣學兵部尚書呂大器原任兵部尚書。李永茂俱至。以丙戌十月十四日稱監國。十一月僭改元永曆。以肇慶府署為行宮。以丁魁楚呂大器為大學士。魁兼戎政。大器兼中樞。未幾大器辭入蜀。

追諡唐藩曰思文。

以王肇基為司禮太監。遂擅朝政。於是戶部郎中周鼎瀚。內批予給事中。兵部侍郎王化澄。內批予尚書。廷臣爭之不聽。

李永茂去。以疏薦劉湘客。王肇基持之。被斥故也。

以朱治澗為兩廣總督。守肇慶。

順治四年丁亥。二月。以瞿式耜嚴起恒為東閣大學士。

以錦衣指揮馬吉祥掌絲綸房事。同票擬。

三月。進式耜文淵閣大學士。兼吏兵兩部尚書。守桂林。

五年戊子。四月。王子生。大赦。

召舊輔何吾驥黃士俊為東閣大學士。

六年己丑。冬十月。封黔鎮皮熊為匡國公。播鎮王祥為忠國公。防滇寇也。

七年庚寅。春正月。王奔梧州。留馬吉翔李元胤守肇慶。二月。下都御史袁彭年。少詹事劉湘客。給事中丁時魁。金堡。

蒙正發詔獄。彭以反正功。免議。堡與時魁並謫戍。湘客正發贖配。追贓。年時朝士各樹黨。從李成棟至者。袁彭年曹。

暉。耿獻忠。洪天擢。潘曾緯。毛毓祥。李綺。自誇反正。從廣西扈行者。朱天麟。嚴起恒。王化澄。晏清。吳貞毓。吳其雷。洪士。

彭雷。得復尹三。聘許兆進。張孝起。自恃舊臣。久之。復分吳楚兩黨。主吳者。天麟。孝起。貞毓。李用。緝。堵。胤。錫。王化澄。萬。

翱。程源。郭之奇。皆內倚馬吉翔。外結陳邦傳。主楚者。袁彭年。丁時魁。蒙正發。劉湘客。金堡。皆外結。瞿式耜。內倚李元。

胤。成棟。子也。彭年等附之。時號五虎。於是互相攻訐。無虛日。王知羣臣水火。令盟於太廟。然黨結益固。不可解。堡尤。

恃。疆。化。澄。吾驥。相繼排去。貞毓等欲排之。而畏元胤。不敢發。是春。王赴梧州。元胤留肇慶。邦傳率兵援廣州。貞毓乃。

合御史程源等十四人共許之。

八年辛卯春二月孫可望遣賀九義殺大學士嚴起恒。追殺督師兵部尚書楊鼎和於崑崙關。書并殺給事中劉堯珍吳霖張載述等。並執閣學楊畏之以歸殺之。

以吳貞毓為東閣大學士。

九年壬辰二月孫可望遣王於安陸所改陸為隆升所為府復後改為安龍。

十年癸巳二月王使林青陽於李定國來迎也。

十一年甲午三月孫可望遣鄭國王愛秀至安陸殺大學士吳貞毓及張鷟等十八人。并議廢后后泣訴於王乃止。

十三年丙申孫可望自置內閣六部等官。以文安之為東閣大學士安之走東川。

李定國護王遷雲南。

十六年乙亥王入編。

十月從官請造庚子歷從之。

十八年辛丑緬人執王歸於王師。

三藩紀事本末卷之二

四鎮

崇禎甲申封黃得功為靖南伯。福王僭立進侯。令駐儀真。命總兵劉澤清為東平伯。駐廬州。總兵高傑為興平伯。駐瓜州。總兵劉良佐為廣昌伯。駐臨淮。大學士史可法開府揚州。兼督其師。得功榆林衛人。素忠勇。醉後運雙刀如飛。每戰血漬手腕。以水濡之。久乃得脫。軍中呼黃鬪子。建功河北。與良玉先得封。傑本關賊部將。竊自成。妻邢氏來歸。積功至總兵。京城陷。傑南走。福王設鎮淮上。諸將皆欲得揚州。而傑先至。楊氏畏傑。淫毒不納。傑遂攻城掠婦女。可法議以瓜州予傑。乃止。九月移鎮徐泗。而家屬寓揚。得功故守廬州。可法慮傑難制。乃移得功儀真。相牽制。傑死後。得功乃駐廬州也。時東總兵黃蜚將之任。蜚與得功稱兄弟。得功聞其將至。率騎三百迎之。高郵。傑疑得功圖已。潛帥精卒伏道中。得功至土橋。方作食。伏起。得功出不意。舉鐵鞭走飛。矢雨集。馬踏。騰他騎馳。有驍將舞樂直前。取得功。得功反鬪。挾其輿而扶之。復殺數十人。聲咆哮如雷。躍入頽垣中。乃免。所隨三百人無一存者。而儀真兵將亦破。

傑殺傷過半得功大忿恨歸許於朝願與傑決死戰可法命萬元吉和解之適得功值母喪可法命傑以千金為贖乃止傑以得功事解感可法與謀恢復請調得功澤清赴邳宿而自提兵趨歸開且瞰宛洛荆襄以為根本可法壯之然揣知得功必不為傑後繼故不調仍駐儀真傑復具疏言目今大勢守江北以保江南人人言之然從曹單渡則黃河無險自穎歸入則鳳泗可虞猶曰有長江天塹在耳若何而據上游若何而防海道豈止爪儀浦采為江南門戶已耶伏乞和盤打算定期速行中興大業庶有可觀隨發總兵李朝雲赴泗洲參將蔣應雄許占魁郭茂榮李玉赴徐州防守八月可法巡淮安閱澤清軍隨具疏請餉為進取計九月巡儀真聞得功軍十月聞自成敗還陝西傑即率兵進可法赴清江浦遣官屯田開封為經略中原根本時諸將各分汛地自王家營至宿遷最衝要可法自任之十月王師致書可法以春秋之義有賊不討則故君不得安葬新君不得即位今聞有僭號江南者棄恩忘仇將謂長江天塹北軍不能飛渡耶夫以中華全力受制潢池而欲以江左一隅抗衡大國勝負之數不待著龜矣歸君子果識時知命厚愛賢王宜勸令削號歸藩永綏福位可法答書言有賊未討新君不得即位乃不為死其君者之說耳若夫天下共主身殉社稷青宮官子慘變非常而拘素不即位之說坐昧大一統之義中原鼎沸倉卒出師將何以維繫人心號召忠義紫陽綱目踵事春秋其間如光武昭烈晉元宋高皆於國仇未報之日亟正位號綱目未嘗斥為自立又言契丹和宋多輸金帛回紇助唐不利土地况貴國篤念世好兵以義動今賊未伏天誅捲土西秦方圖報復此不獨本朝不共戴天之仇亦貴國除惡未盡之慮伏祈合師進討問罪秦中至於牛耳之盟本朝使臣久也盈道十一月我兵入宿遷可法令劉肇基李樓鳳復之未幾大兵圍邳州肇基援之相持半月而解十三日傑至徐州遺書大軍約同滅闖賊大軍回言同滅闖賊其事不合與予言且勸其無暗投明擇主而事我副將唐起龍父唐虞時亦致書於傑勸之早降有大王小侯世世茅土之語傑並不從乃沿河築塙專力備禦又具疏請以重兵據歸洛聯絡河南總兵許定國以奠中原且以銀幣貽定國與結好時聞我豫王將由孟縣過河河南撫鎮接踵告警傑遺書澤清言彼軍若一越渡則長江迤北盡為戰場時事至此令人應接不暇澤清以聞馬士英疏稱清兵雖屯河北然賊勢尚張不無後慮豈遂投鞭問渡乎况疆弱何常赤壁三萬泥水八千惟在諸將列厲之而已時陳洪範奉使燕都還亦言清兵萬紫急士英惡之曰有四鎮在何慮大兵至夏鎮別由濟甯南下一從雒陽攻海州圍鄧州可法傑澤清各具疏告急不應十二月大兵下邳宿可法飛章報聞不應乙酉正月

傑抵歸德約定國同事時定國駐睢有言其送子渡河者傑遣人邀定國不至傑因邀巡撫越其傑巡按陳潛夫同赴睢定國郊迎其傑諷傑勿入城勿聽十三日傑兵已盡發開封戍守且邀定國去睢是夜定國享傑醉微言及送子事定國大疑傑既臥傳礮大呼眾擁傑至定國所殺之其傑潛夫遁明日傑部回睢攻城老弱無子遺定國來降於王師傑為人淫毒揚民聞其死皆相賀然是行也進取之志其銳故時有惜之者可法聞傑死急如徐州為請卹於朝王贈傑太子太保許子子元爵世襲封蔭一子錦衣百戶而以傑部本身為左都督領傑兵提督本鎮赴歸德本身傑甥也故使之後亦來降於王師得功聞傑死引兵襲揚州將盡殺其妻子以復焉可法急遣同知曲從直解之乃去可法尋歸揚州三月大兵入儀封破歸睢進逼江北直下徐穎四月左良玉以清君側為辭提兵下九江急調得功良佐禦之澤清亦託名勤王大掠而東可法連疏告警王曰上游急則赴上游北兵急則赴北兵自是長策可法曰上游不過除君側之奸原不敢與君父為難若北兵一至宗社可虞不審輔臣何意驟敵若此又移書士英士英惟以左兵為慮不應劉洪起亦奏稱清兵下直恐為南京憂總督王永吉亦言徐鎮勢不能有何以保江北俱不應大兵渡淮人情鼎沸十九日召對羣臣大理卿姚思孝尚寶卿李之椿等合詞請備淮揚工科給事中吳希哲亦言淮揚亟應備禦王謂士英良玉雖不該逼南京然看他本上原不曾反如今還該守淮揚士英厲聲曰此皆良玉死黨為遊說不可聽甯可君臣同死於清不可死於左良玉手有異議者斬玉默然二十日大兵屯斑竹園總兵李接鳳監軍副使高岐鳳欲劫可法出降可法叱之二人遂拔營來歸二十四日大兵薄城下時諸將惟肇基自白洋河以兵四千至請乘清兵未集背城一戰可法不可而止可法血疏告急不報劉澤清通款我朝我朝惡其反覆磔之二十五日大兵攻城破城敵樓頃刻崩陷城破可法自刎不死參將某擁之出小東門遂被執諭降不從殺之肇基率所部巷戰一軍盡歿副將乙邦才馬應魁莊子固樓挺江雲龍李豫副旗鼓參將陶國祚內左營參將許謹內右營參將馮國用前營參將陳光玉李隆徐純仁遊擊李大忠孫開忠都司姚懷龍解學曾等皆巷戰死兵部職方主事何剛入城甫一日而城破投井死原任兵部尚書張伯鯨被數創死妻楊氏子婦郝氏從之時得功破左兵銅陵收軍屯蕪湖五月八日大兵抵江洪京口水師總兵鄭鴻逵鄭彩及僉事楊文驄等督兵守江我軍用大砲擊江南軍每砲發江水湧激高數丈二鄭帥先遁文驄亦遁九日昧爽煙霧蔽江乃縛帛置木筏上順流下以給京口兵而大軍潛從龍潭竹哨渡十日士英猶有長江天堑之對十一日大

兵薄都城士共奉王母妃率先遁城中無一卒禦敵者王荒宴至夜半乃奔蕪湖都城破勳臣自趙之龍湯國祚文臣自王鐸錢謙益以下文武數百員軍士二十三萬俱迎降吏部尚書張捷刑部尚書高倬死之庶僚同死者則有楊維垣黃端伯劉成治離流諸生殉難者則有陳於偕吳可箕黃金璽陳士遠六合則有諸生馬純仁抱石投水死如臯則布衣許德溥刺字於胸曰不愧本朝又刺字於臂曰生為明人死為明鬼遂被逮殺之邳州則有監生王台輔自縊死王至得功軍得功驚泣曰王死守都城各鎮尚可合兵以圖興復奈何聽奸臣言先出乎大兵追至十五日及於蕪湖得功戰於荻港時良佐已降於我即陣上招得功得功叱之降將天祿從良佐後射得功中喉偏左得功知不可為擲刀拾所拔箭刺喉以死其妻聞之亦自經也總兵翁之琪投江死中軍田雄挾王出降三藩紀事本末卷之三

兩案

順治二年乙酉二月鴻臚寺少卿高夢箕密奏先帝太子在浙初甲申之變太監秉宗周王之後以太子二王獻於李賊賊幽之劉宗敏所至是南來左良玉疏稱吳三桂實有明驗今不可致三月初一日命太監李繼周往浙召至寓僧寺令內員迎入宮內員報不覺尋命移寓錦衣衛都督馮可宗家傳文武官職認大學士王鐸指原任講官方拱乾問曰此何人對曰方先生而講官劉正宗趨上不識也又問先帝親鞠吳昌時時東宮立何地不能對於是中給事中戴英直詰其偽授以紙筆供稱高陽人王之明係駙都尉王昌姪孫家破南奔遇高夢箕家人穆虎教以詐冒東宮王鐸等回奏遂勅法司根究御史陳以瑞奏愚民觀聽易惑將謂諸臣有意傾先帝血盾請勿加刑時有內員上密疏於王王令持示士英士英言細閱密疏其言雖似疑慮實多既為東宮幸脫虎口不即到官說明却是紹興可疑一也東宮厚質疑重此人機辨百出可疑二也公主現養周奎家而云已死可疑三也臣愚以為宜付法司窮究主使與臣民共見而無之越三日鞠於午門外夢箕穆虎皆具服下刑獄士英欲并傾姜黃令法司究主使附逆者甯南侯左良玉具疏言東宮之來吳三桂實有明驗朝廷諸臣但知逢君不顧大體前者李賊逆亂尚錫王封何至一家視同仇敵明知窮究必無別情必欲展轉誅求遂使陛下志屋烏之德臣下絕委表之義親親而仁民願陛下省之靖南侯黃德功言東宮之來何人定為奸偽先帝之子即陛下之子未有不明不白付之刑獄人臣之義謂何在廷諸臣諂佞者多抗顏者少即使明白認識誰敢出頭取禍乎廣昌伯劉良佐言王之明童氏兩案未協與

論懇求曲全兩朝彝倫。母貽天下後世口實。湖撫何騰蛟言。太子到南。何人奏聞。何人物色。取召至京。馬士英何以獨知其偽。既是王昺。姓孫。何人舉發。內官公侯。多北來之人。何無一人確認。而泛云自供。高夢箕前後兩疏。何不發抄此事。關天下萬世是非。何可不慎。江督袁繼咸言。太子移氣移體。必非外間兒童所能假襲。王昺原係巨族。高陽未聞屠害。豈無父兄羣從。何以隻身流轉。到南。望陛下勿信偏辭。使一人免向隅之泣。則宇宙享蕩平之福矣。各疏上。王惟以王之明。自供甚明。將審明節畧論之而已。四月。左良玉稱奉太子密旨。舉兵南下。至九江。江督袁繼咸請赦太子以止之。王切責不聽。五月十一日。王師薄南都。王奔南都。士民出太子於獄。奉之監國。十四日。同趙之龍出降北去。

順治二年乙酉三月十三日。福王故妃童氏。自越其傑所至。命付錦衣衛監候。氏故周府宮人。洛陽破氏。逃至尉氏縣。與王遇於旅邸。相依生一子。王之南也。妃與太妃各散不相顧。已迎太妃於河南。陳潛夫妻妃故在。王勿召。至是自其傑所至。王益不悅。劉良佐言童氏必非假冒。馬士英亦言。苟非至情所關。誰敢與陛下為敵體。王終不應。命馮可宗鞠之。氏細書入宮。年月及相離情事甚悉。求可宗呈覽。王棄勿視。可宗亦辭勿審。改命屈尚忠嚴行拷掠。氏號呼詛罵。尋死獄中。

三藩紀事本末卷之四

馬阮之奸

順治元年甲申五月。福王僭立於江南。進馬士英東閣大學士。仍督師鳳陽。士英大怒。陰令劉澤清高傑疏趙史可法督師。淮揚可法出。士英遂入閣兼掌兵部事。

八月中。旨傳陞張有譽為戶部尚書。時欲起用阮大鍼。故先以清望傳陞有譽。

吏部尚書張慎言罷。士英慮慎言秉銓。大鍼終不能起。乃令劉孔昭湯國祚趙之龍等攻去之。馬士英奏薦。逆案阮大鍼以知兵。賜冠帶陞見。初大鍼被斥居江甯。與士英及守備太監韓贊周深相結。福王僭立。贊周屢稱大鍼才。王固已心識之。及士英以邊才薦。遂命陞見。高宏圖請至九卿會議。士英曰。會議則大鍼必不得用。宏圖曰。臣非阻大鍼。舊制京堂必會議。姜曰廣亦如宏圖言。士英遂言魏忠賢之逆。非闖賊可比。宏圖曰。廣於己所愛者。即曰先帝無成心於己所惡者。即曰成案不可翻。欺罔莫甚於是。於是劉宗周言。祖宗故事。凡刑大僚。必用廷推。郭維經言。業成

先帝之手。今將此案抹殺。起用大鉞。赫英靈。恐有餘恫。羅萬象。言輔臣。用大鉞。或以愧世。無知兵者。然大鉞實木知兵。詹兆恒言先帝異變。百姓莫不洒血搥胸。近聞燕齊之間。士紳皆自衣冠聚兵。以圖復仇。一旦忽翻前案。召用大鉞。豈不上傷在天之靈。下短忠義之氣。呂大器。無汝霖。萬元吉。陳良弼。王孫蕃。左先光。尹民興等。各疏力爭。於是士英為大鉞奏。辨力攻曰。廣。大器等。月餘。遂以中旨授兵部。添注右侍郎。湖廣巡按御史黃澍。入賀。面糾士英。奸實不法。且言嘗受獻賊偽兵部尚書。周文江。賄罪當斬。承天守備大監何志孔。復前助澍。士英跪乞處分。澍直前舉笏擊其背。士英佯稱疾。而陰賂內閣田成。張執中等。言王非士英不得立。今逐之。是背舊恩也。且士英在閣。主上可以優間。士英若去。誰復有念上主者。王遂諭留士英。澍連上十疏。稱自古未有奸臣在朝。而將帥能立功於外者。又言自魏璫。竊寶。以來。寶釀今禍。附逆之人。與薦逆之人。皆有賊心。乞懸諸日月。以除魍魎。王不聽。諭澍還楚。十月。以逆案楊維垣為通政使。

鎮國中尉候致吏部。奉統鑰。疏糾姜曰廣。詞連史可法。呂大器等。禮科給事中袁彭年。疏言中尉有奏請。先啓親王。參詳可否。然後給批。廣奏。若候考吏部。則與外吏等應從通政司封進。今何徑何實直達御前。宜加禁戢。通政使劉士楨言。曰廣。勤骨。性守正。不阿。居鄉。立朝。皆有公論。統鑰何人。不由職司。飛章越奏。此真奸險之由。豈可容於聖世。皆不聽。先是呂大器。計奏士英。賣官。鬻爵。敗法。亂紀。諸罪。而曰廣。事事與士英為忤。故士英授意。許之大器。予告去。曰廣。降調。而換授統鑰。為行人。

內批。予封疆失事。大監孫呈琇。原官。章正宸。疏爭。不聽。御史祁彪佳。論詔獄。廷杖。緝事三大弊。票擬禁發。改高宏圖。言擬票發改。不審內廷何人主持。使正論不容。若此。王切責宏圖。再予告去。

內傳。以張捷為吏部尚書。例轉科道。陸朗為僉事。黃耳鼎為副使。內批。留用。

加翼戴恩。進士英。太子太保。蔭錦。衣衛指揮僉事。九月。叙江北功。加少傅。兼太子太師。建極殿大學士。十二月。以南臨恩。進少師。明年二月。叙殿工恩。進太保。罷浙江巡撫。黃鳴俊。降調。浙江巡按任天成。以許餘黨。復叛。故也。并議前任巡按左先。羅先。先。係光斗弟。與大鉞世仇。又首劾士英。大鉞。故借事陷之。蘇松巡撫祁彪佳。言許都之變。實發

於東陽義烏浦江皆無堅城光先事竣出境聞變復還調兵措餉宵夜經營變起不一月元兇授首既不錄其功豈可反以激變罪之乎於是士英大鍼並恨彪佳遂嫉御史張孫振論其計貪罷之起越其傑巡撫東來其傑以貪遣戍以士英妹婿起用

召降獻賊劉儁至京補原官儁以玉杯古玩進張獻忠即用為錦衣都督左良玉恢斬黃儁削髮逃去士英納儁賄遂復原官

士英請免府州縣童生應試分上中下戶納銀若干即赴院試又行納貢助工等例於是民間有掃盡江南金填塞馬家口之謠

布衣何光顯上疏請誅士英詔戮於市籍其家以楚宗朱盛濃為池州府推官盛濃疏劾御史黃澍毀制辱宗貪贓激變故士英擢之立命達澍江督袁繼咸代為申理乃止澍匿左良玉軍中良玉由是有隙

二年乙酉二月以阮大鍼為兵部尚書賜蟒服大鍼雖長兵部專職江防軍事一切不問引所善蔡琛唐世濟張孫振袁宏勳等布列要路撓六部權任劉應賓文選濁亂銓政擢私人林有本王錫震等二十餘人為給事御史江督袁繼咸薦鄧林奇總兵大鍼索賄既足始給勅印白丁隸役賄至立躋大帥時有職方賤如狗都督滿街走之謠

賜中書舍人翹一品武銜翹善星術決士用必大用士英薦授中書舍人尋躋一品武銜蟒服趨事

以被勘杭州府推官黃端伯為禮部主事端伯入京稱姜曰廣逆謀有狀故有是權

以楊維垣為左副都御史大鍼得志專務報復與維垣謀盡殺東林復社諸人時有狂僧大慧出語不類為總督京

營戎政趙之龍所獲下詔獄大鍼因與維垣及張孫振謀令引諸人擁潞王則一網可盡因造十八羅漢五十三參之目海內人望無不備列納之大慧袖中大獄將與會上游告急而止

倉場尚書賀世壽僉都御史郭維經告病去大鍼密遣人劫之江中

殺禮部主事周鎮原任武惠道雷續祚鎮從凡以附東林而續祚與大鍼有隙因於從逆內奏奏二人宜連坐遂殺之

四月初一日命各衙門印文盡去南京二字禮部管紹甯印被竊謀於士英因請於王各衙門俱改鑄另給

初四日寅南侯左良玉舉兵東下馳疏云竊見逆賊馬士英出自苗種性本凶頑臣身在行間無日不聞其罪狀無人不恨其奸邪先帝皇太子至京道路洵傳陛下屢發仁慈士英以真為假必欲置之於死而後快臣前兩疏望陛下從容審處猶冀士英夜氣稍存亦當剔腸悔過以存先帝一綫不意奸謀日甚一日臣自此不與奸賊共天日矣臣已提師在途將士裂目指髮人人思食其肉臣恐百萬之衆發而難收震驚宮闕且聲其罪狀正告陛下仰祈剛斷與天下共舞之自先帝之變人人號泣士英利失擅權事事與先帝為難欽案先帝手定者士英手翻之要典先帝手焚者士英修復之思宗改謚明示先帝不足思以絕天下報仇雪耻之心罪不容於死者一也國家提衛文武全恃名器鼓舞人心自賊臣竊柄以來賣官鬻爵殆無虛日都門有職方賤如狗都督滿街走之議如越其傑以貪罪遣戍不一年而立陞巡撫張孫振以贓污絞犯不數月而黃緣僕少袁宏勳與張道濟皆詔獄論罪者也借起廢竟復原官如楊文驄劉泌王燧黃鼎趙書辦等或行同犬彘或罪等叛逆皆用之於當路凡此之類直以千計罪不容於死者二也閣臣司票擬政事歸六部至於兵柄尤不得兼握士英已為首輔猶復掌樞是升髦太祖法度且又引其腹心阮大鍼為添設尚書以濟其篡弒之心兩子梟獍各操重兵以為呼應司馬昭復見於今日罪不容於死者三也陛下選立中宮典禮攸關士英居為奇貨先擇其尤者以充下陳罪通於天而又私買歌女寄養阮大鍼家希圖進選計亂中宮陰謀叵測罪不容於死者四也陛下即位之初恭儉神明士英百計詭惑進優童艷女損傷盛德每對人言惡則歸君罪不容於死者五也國家遭此大難須寬仁慈愛以收人心士英自引用阮大鍼以來睚眦殺人如雷續祚周鑣等煅煉周內林連蔓引尤其甚者借題三案深埋陷阱將生平不快意之人一網打盡令天下士民重足解體罪不容於死者六也九重秘密豈臣子所敢言士英遍布私人凡陛下下一言一動無不窺視人募死士竄伏皇城詭名禁軍以觀陛下動靜曰廢立由我罪不容於死者七也率土碎心痛號者先帝殉難皇子猶存前此定王之事海內至今傳疑未已况今皇太子授受分明臣前疏已悉士英乃與阮大鍼一手握定不畏天道神明不畏二祖列宗不畏天下公議不畏萬古綱常忍以先帝已立七年之嗣君為四海謳歌訟獄所歸者付之幽囚天昏地慘神人共憤凡有血氣皆欲寸磔士英大鍼等以謝先帝此非臣之私言諸將士之言也非獨臣棟壯士之言天下忠臣義士愚夫愚婦之公言也伏乞陛下立將士英等肆諸市朝傳首四方用抒公憤臣等東兵計刻以待不禁大聲疾呼激切以聞士英大懼專理部事不入直左兵由九江安慶至建德順流而下士英遣朱大鍼阮大與黃

三藩已言天下

卷四

七

得功劉孔昭等禦之而撤劉良佐等以從時大兵已過山東徇徐州下亳泗史可法血疏告急大理少卿姚思孝御史喬可聘成友謙等皆云良玉非叛請無撤江北兵十九日王諭士英左良玉雖不該與兵逼南京然看他本上原不曾反叛如今該還守揚淮不可撤防江兵士英厲聲指諸臣言此皆良玉死黨為遊說其言不可聽甯可君臣同死於清不可死於左良玉手有異議者斬王默然未幾良玉死左夢庚敗於采石論功晉大鉞太子太保

五月王師渡江圍江甯王奔蕪湖士英以點兵與大鉞奉太妃走浙江兵至廣德州知州趙景和言彼不奉王而奉太后詐也閉門拒守士英攻破之殺景和至紹興紹人猶未知王存亡原任九江僉事王思任因上疏言戰鬪之氣必發於忠憤之心忠憤之心必發於廉耻之念事至今日人人無恥在在不憤矣所以然者南都定位以來從不曾真真實實講求報雪也主上寬仁有餘剛斷不足心惑奸相馬士英援立之功將天下大計盡行交付而士英公竊大阿拜無忌憚窺上之微而有以中之嗜飲則進醪醑上悅色則獻妖淫上喜色則進優鮑上好玩則奉古董以為君逸臣勞而以疆場擔子一肩却與史可法又心思其成功而決不照應之每一出朝招集無賴事官帶帶攫盡金錢四方狼狗輩願出其門下者得一望見費至百金得一登簿費至千金以至文選職方乘機打劫巡撫總督見兄即題其餘編頭修脚服錦橫行者不在話下矣所以然者士英獨掌朝綱手握樞柄知利而不知害知存而不知亡朝廷篤信之以此至於此也茲事急矣政本閣臣可以走乎兵部尚書可以逃乎不戰不守而身擁重兵口稱護太后之駕則聖駕獨不當護耶一味欺蒙滿口說謊英雄所以解體豪傑所以灰心也及今猶可呼號召泣之際太后宜速趣上昭臨出政斷酒絕色臥薪嘗膽立斬士英之頭傳示各省以為誤國欺君之戒仍下哀痛罪己之詔以昭悔悟則四方之心猶可復鼓又上書士英言閣下政本自由兵權獨握只知酒色逢君門牆固黨從不講戰守之備以致乘輿播遷謀國至此即喙長三尺何以自解以愚上計莫若明水一盂自剗以謝天下若仍道暹湖上潦倒煙霞效費似道之故輒千古笑齒已經冷絕再不然如伯船渡江則我越乃報仇雪耻之邦非藏垢納污之地職當先赴胥濤乞素車白馬以拒閣下至杭州熊汝霖責士英當從王士英無以應杭州破士英走錢塘王師追躡之斬其五百級

魯王監國紹興張國維參士英誤國十大罪士英懼不敢入朝而依方國安於嚴州時大鉞投朱大典於金華士民撤逐之乃亦送於國安軍未幾王師復敗士英兵於餘姚國安兵於富陽已士英率眾渡江窺杭州復大敗

三年丙戌六月。王師渡錢塘江。士英國安計劫。王來獻。王脫去。阮大鍼同謝三賓。宋之晉。蘇壯等來降。唐王僭立於福州。士英擁兵求入關。王以其罪大不許。

八月。王師討湖賊吳易。并獲士英。詔俱斬之。而野史則云。士英遁至台州。來降於王師。已。大兵執唐王於順昌。搜龍扛得士英。大鍼及方國安父子。方逢年請駕出關為內應。疏在。已降後。大鍼方遊山。自投崖死。仍戮屍。斬士英等四人於延平城下。妻子給賜兵丁。三藩紀事本末卷之五。

王師平南浙

順治二年乙酉五月二十日。王師抵鎮江。知府某。推官某。丹徒令某。俱死之。巡撫霍達。徇常州蘇州下之。蘇州在籍諭德徐汧。舉人楊廷樞。攜一女俱赴水死。而野史則云。廷樞留髮遁居芝塢。至丁亥始被執。書血衣以遺其孤。有惜時命之不猶。未登朝而食祿值中原之多難。遂蒙禍以捐生。其年則丁亥之歲。其日為孟夏之終。方隱遁夫山。鳩忽罹陷於羅網。雖云突如其來。亦已知之久矣。生平所學至此。方為快然。千古為昭。到底終為不沒。但因報國無能。懷忠未展。是人臣未竟之志。羣累朝所授之恩。等語。復賦絕命詩十二章。已見土巴二帥不順命。十二月斬於松陵之泗州橋上。太倉既下。諸生王湛與兄高復舉兵圍城。兵敗。馮赴水死。湛沒於陣。六月。我貝勒留兵二千駐吳閶。大軍悉趨杭州。掠嘉興而過。時路王常澆在杭。撫按請命奉書迎降。錢塘知縣顧咸。建臨安縣知縣唐自綵。俱被執。不順命死。而嘉興士紳屠象美等。復集兵據城守。大兵還攻。半月而破。在籍吏部尚書徐石麒死焉。閏六月八日。我兵入吳淞。時吳淞副總兵吳志葵煽惑作亂。王師偵知。遂令偏將率兵二千入據之。七月初四日。屠嘉定。定縣在籍通政使峒曾死之。峒曾集眾守城。大兵攻之不能下。大雨城壞。遂入之。峒曾先驅二子元演元潔。沈後河。乃赴水死。邑人進士黃瀆。耀與弟淵。耀對縊於城西僧舍。舉人張錫眉自經死。妾何抱女赴水死。秀水教諭龔用圓與兄用廣赴水死。諸生馬元調。唐全昌。夏雲蛟俱死之。全昌妻亦從死。七月初七日。屠崑山。崑丞闕茂才遣使迎降。崑民殺茂才。惟原任狼山副總兵王佐才為王貢生朱集璜及周室瑜陶炎陳人任等。共起兵據城。參將陳宏勳原任知縣楊永言助之。大兵至。詭稱神武新詔至。城門啓。兵遂入。永言道佐才被執。殺集璜同門人孫道民。張謙。投河死。室瑜與子朝綱同死。室瑜妻被執不辱死。朝綱妻王自縊死。炎自縊死。大任與妻張子思翰皆死之時。以守禦死。

者蘇達道莊萬程陸世鍾陸雲將歸之甲周復培陸彥中代父死者沈徵憲朱國載救母死者徐洛自盡者徐澂王在中吳行貞八月初三日屠松江府兵部職方主事章簡行人李待問死之先是在兩廣總督沈猶龍與義兵頭目蔡喬據城守初三日大兵下青浦謀至猶龍猶未信日西晡我兵詭稱黃蜚解奸細至門啓遂入時城中已伏內應兵乍入城上悉改張大清旗幟簡侍問俱被執不順命死猶龍出奔蔡喬遁入海華亭教諭睦明永投縲死御史夏允彝諸生戴宏赴水死徐念祖與妻張妾及子女七人闔門自縊死允彝兄之旭子完淳後涉吳兆勝之難之旭自縊完淳被殺先是黃蜚兵多以青白布纏其首大兵致之潛於城中至是去布悉辨髮者初六日襲破黃蜚吳志葵水師蜚投水死志葵乞降不許殺之參志葵軍事嘉定舉人傅凝之投水死二十日破金山衛守將指揮使候承祖及子士祿死之松城破總領李成棟以書招承祖不應屬士堅守即妻子亦不令出城避難二十日大兵薄城城上矢石雨下兵不得乘大兵以竹梯緣城上守城兵士用防牌蔽矢隨登隨斫既而西北備稍弛乃以小舟壘城下蟻附而登城遂破承祖及二子俱被執長子士祿大罵不順命叢射死成棟欲降承祖承祖不從戮之成棟稱承祖為江南第一忠臣特宥其少子令殮父屍歸葬破江陰屠之先是六月中諸生許用倡城守應者數萬人以陳明遇主兵徽人邵康公為將前都司周瑞龍泊江口相持角戰不利乃請故典史閻應元入城主兵事王師圍攻堅守不下八月二十一日從祥符寺後入城乃下用明遇舉家自焚死應元赴水曳出斬之訓導馮厚敦冠帶自縊於明倫堂婦與妻王赴井死中書舍人戚勛舉人夏維新諸生王華呂九韶皆死之城中死者數萬人時有貢生王毓棋者與徐超起兵行塘以應城內城陷兩人俱逸去明年冬偵江陰無備率壯士十四人襲之不克趨被執論死毓棋又逸去獲於江甯臨刑命取襲衣自斂跌坐而逝十一月十三日破崇明先是九月中成棟督兵渡海攻崇明不克引還至是八之初我兵之下杭州也王師散遣官吏招撫浙東郡縣其先後失事死者杭州在籍同知王道焜投縲死山陰在籍蘇松巡撫祁彪佳赴池水死在籍左都御史鄭宗周不食死行人陸培自縊死甯甯舉人祝淵投縲死會稽諸生王毓著先遺宗周書云願先生早自決無為王炎午所吊隨自投柳橋河死儒士潘集袖石自沉死周卜年赴海死明晨海濤湧屍上冠履不失山陰朱瑞投江死原任大學士高宏圖流寓紹興城外不食死而二年乙酉閏六月起兵江北徽州者則有左僉都御史金聲聲聞南都陷集義於徽之績溪分兵扼六嶺在籍山東巡撫甯國邱祖德職方郎中涇縣尹民興徽州推官溫璜貴池副榜吳應其等多應之唐王授聲以僉都

兼兵侍總督諸道軍拔旌德甯國諸縣九月御史黃澍完髮來歸聲信之遂為內應城破聲與門江天一同就執行至其所天一笑謂聲曰一泓清絕洵足怡人意欲聲同盡此也聲曰丈夫死則死耳當與天下共見之至江甯內院洪承疇諭降天一朗誦懷宗御祭承疇文以誚之遂被戮聲亦隨見殺時丙戌三月十五也應箕亦被獲見殺祖德退還山中。大兵攻拔其寨磔死諸生麻三衡沈壽堯吳太平阮恒阮善長劉鼎甲胡天球馮百家及祖德子某俱死之璜猶嚴兵守郡城王樹以城獻璜先殺長女語妻茅同難茅及其幼子遂整衣臥璜以刀截其喉少頃茅呼曰未也再刃乃絕璜自刎不殊絕粒五日以手抉其創乃死祖德之死也有徐淮者與吳漢超收其清軍連破句容溧水高淳陽溧溧縣太平諸縣三年丙戌正月龍甯國兵敗漢超入見曰首事者我也剖其腹膽長三寸妻感投樓下死同時舉兵先後被難者有青陽知縣龐昌胤溧陽諸生謝琮鹽城下諸生司石磐都司鄧某之屬

王師平閩

順治二年乙酉五月。我朝使內院洪承疇招撫江南御史黃熙胤招撫福建熙胤晉江人與鄭芝龍同里芝龍密遣使通款我朝唐王每遣芝龍出兵芝龍每以餉缺為辭三年丙戌六月。王師平浙東芝龍渡江信遂撤守關兵。王帥至仙霞嶺關門無一守兵無一敵兵寂如也遲回數日從容過嶺然我入閩或由建或由汀或由福甯俱走山谷間不必仙霞也八月。大兵入建甯至浦城科臣黃大鵬上游四郡巡撫鄭為虹死之為虹僕陳龍從馬原任浦城千戶張萬明及子都司張翹常都督洪祖烈俱死之為虹故浦城知縣王聞其賢召為御史士民相率乞留乃令以御史巡視仙霞關再推巡撫。大兵至為虹亟還浦城縱士民出走遂與大鵬同被執以死初王之在福州也知芝龍不可恃而楚撫騰蛟江右楊廷麟咸有疏迎芝龍還安平王遂赴贛八月二十一日啓行從延平趨汀州王師尾之破延平知府王士和死士和崇禎時舉人王擢之守延平擊報登至士和曰我以書生不一月忝二千石安敢偷生遂投繯死禮部尚書曹學佺通政使馬思理自縊死御營總兵胡上琛護王至汀王被執上琛奔還福州拜辭祖廟與妾劉同飲藥死給事中熊緯危行至江死於兵其後聞王被難而死者太僕寺少卿王瑞桐自縊死御史艾南英縊於僧舍我貝勒駐福州別遣李成棟韓固山狗各州郡九月八日入泉州大學士蔣德璟絕食死十五日下江州十九日下漳州閩地悉平惟芝龍屯安平以前通款之信未回猶豫未敢迎師又自以先撤關兵無一

夫相遠有大功而兩廣素屬部下。若招以自効。兩廣總督可得。貝勒令泉紳郭必昌招之。芝龍恐以立藩為難。會韓固山兵逼安東。芝龍怒。貝勒乃切責固山。令移軍。而貽書芝龍曰。我所遣重將軍者。以能立唐藩也。人臣事君。必竭其力。盡不勝天。則投明而事。達不世之功。此豪傑事也。今兩粵未平。鑄閩粵總督印以相待。芝龍得書。大悅。子弟皆力諫。芝龍不從。進降表於泉州。十一月。芝龍至福州。見貝勒。握手其歡。痛飲三日。夜遂挾芝龍北去。芝龍于成力入於海。初唐王之立也。以黃道周為武英殿大學士。與芝龍不協。道周見芝龍無出師意。憤激請督師出江西。乙酉七月。齋一月糧。從廣信抵衡州。募兵得九千人。十一月。進至婺源。遇王師。戰敗。被獲。夫人蔡氏聞之。急貽書道周言。忠臣有國無家。勿以內顧為念。丙戌三月。至江甯。洪承疇遣人諭降。道周不從命。乃斬之。與道周同事者。職方主事趙士超。通判毛玉潔。蔡春浴。毛繼謹俱死之。士超死尤烈。道周既死。門人陸自巖匿其元。并全身瘞之。越數年。夫人蔡氏令長子寬迎喪東歸。葬於贈公之側。士超等四人。葬於道周之側。

三藩紀事本末卷之七

金王收江西

順治乙酉四月。英王追闖賊至九江。甯南侯左良玉子夢庚。率所部三十六營來降。王北旋。搗降將俱北。惟後營總兵金聲桓請於王。願收江省自効。王許之。乃命閩部降將王體忠。合營屯潯。規進取。六月。聲桓先遣牌招撫江西。巡撫曠昭故選懦。率先遁。士民送款聲桓。十九日。聲桓入南昌。南康九江不煩兵而下。而舊撫標將白之裔鄧武泰駐袁吉。以兵扼峽江。湖東分巡道王養正與布政夏萬亨。建昌知府王域。推官劉允浩。南昌推官史夏隆。輔益藩。起兵建昌。軍報旁午。聲桓令前營劉一鵬。禦峽江屬體忠。備撫建。七月。體忠率兵下撫州。趨建昌。時有保甯王者。自河南來。好談兵。益藩倚信之。而私通於體忠。及戰。保甯從陣後。以火箭傷象兵。遂敗。三日。城破。益藩被執。殺。詳具益藩擾湖東。王養正等五人。俱被執。械至南昌。殺之。養正妻張氏。絕粒九日死。萬亨妻顧氏。子婦陸氏。一孫一孫女。同赴井死。夏隆自南昌來避。與其難者也。諸生鄧思銘。被執不屈。盡射死。屬縣皆降。新昌舊知縣譚夢開。迎降。為縣民所殺。知縣李翔與監軍張家玉。御史徐伯昌。共城守。家玉戰敗入關。城破。翔與伯昌死之。而一鵬亦破峽江兵。武泰死之。攻袁州。同知署府事李時興。力城守。守將胡纓。兵潰。時興自縊於洋鄉官舍。遂收吉安。長驅至萬安。萬安知縣梁於埃死之。八月二十五日。聲桓矯殺體忠。以忠部將王得仁代。而是時益宗永甯王。慈炎復舉兵克撫建。屯兵進賢縣。

既以糧不繼退守撫州聲桓令得仁率兵來爭時吏部文選司主事曾亨應者家臨汝初同益藩起兵益藩敗復捐
貨聚眾歸永甯得仁夜率兵百餘潛至臨汝圍亨應宅執亨應殺之亨應從叔祀從弟之璋之琦子筠俱死焉
初亨應舉事時自斷爪齒血裹而瘞之子筠亦時語人曰我一門已登鬼錄父子立志殉國如此永甯守撫州糧不
繼乃退保建昌得仁追及被獲死焉三月破甯州監軍許文龍死之文龍起兵甯州聲桓遣人招之不從率兵逐我
所置官吏屯兵奉鄉聲桓乘間破甯州遂攻奉鄉圍守三月糧盡乃走保界首峒食復盡被擒死之是月也吉安復
失職方主事郭銳死之先是乙酉九月劉同升結忠誠社於贛州與李永茂恢復吉安丙戌春王師來爭副將劉
必達戰敗赴水死會廣東援兵至大兵退駐峽江至是克之四月破廣信巡撫周定仍副使胡奇偉兵部侍郎詹
兆恒御史胡夢泰兵部員外萬文英同知胡甲桂貴溪舉人畢貞士俱死之初黃道周提兵出江西命詹兆恒以兵
侍協守廣信御史胡夢泰拜疏請出湖東後遂擢右僉都巡撫其地文英奇偉俱奉命協守甲桂以永州同知道梗
改授而夢泰則以郡人奉使旋里者也得仁破安仁貴溪仍定督副總兵姜天衢戰連湖我兵少却已戰於小箬
渡及河口遂大捷破城定仍自縊死文英赴水死妾胡從之奇偉被執殺於南昌衛前甲桂自經於幽室貞士先赴
水家人救之行至五里橋望拜祖塋觸橋柱死夢泰夫婦同縊死兆恒奔懷玉山復糾眾攻衢之開化兵敗歿於陣
江西悉平惟贛州未下

三藩紀事本末卷之八
李成棟收粵東

順治二年丙戌大兵既平閩十二月我巡撫佟養甲總兵李成棟由閩趨惠潮下之潛師襲廣州先是十一月唐
藩弟李錫浮海至廣閩中舊相蘇觀生何吾驥與布政使顧元鏡侍郎王道華曾道唯奉王監國偕改元紹武召海
上鄭石馬徐四姓盜為總兵時永明已自立於肇慶使給事中彭耀主事陳嘉謨至廣曉譬倫序監國先後觀生殺
耀于市嘉謨亦死之觀生遂率兵而西職方主事陳邦彥自廣至肇見永明王以東事為問邦彥曰彼強我弱以
戰則非計彼曲我直以和則非石北師已迫觀生若懼當求於我如其不然粵東十郡我據其七而使其三我受
敵不亦可乎已而巡撫林佳鼎與廣州將陳際泰戰於三水際泰敗既與林察戰於海佳鼎故粵中監司與察同姓
相善察因使四姓盜偽降迎佳鼎以信之舟至三山口亂作全軍俱沒佳鼎赴水死肇慶大震而廣州失援至是成

棟襲之。用惠潮符印為文書。給廣州報平安。故觀生不設備。十五日成棟令前軍致廣軍裝束直抵城下。是日觀生方隨聿錫視學。或報大兵臨城。觀生猶以為海上盜也。叱而斬之。大兵入東門。觀生始倉卒召兵不能集。城遂破。聿錫投繯死。周益遠等二十四王皆亞於難。祭酒梁朝鍾自刎死。太僕卿霍子衡與妾莫氏子應蘭。應荃子婦梁氏徐氏區氏同赴井死。時有梁濬者。妄人也。觀生每才之用。為吏科給事中。至是觀生走問計。濬曰死爾。復何言。觀生入西房。濬入東房。扼吭氣湧有聲。觀生以為濬死矣。乃自縊。明日濬獻觀生屍來降。吾驢道華元鏡等俱來降。二十三日。成棟別遣兵徇南韶。而親下摩慶。二十五日。報摩慶王上西峽。

四年丁亥正月。奔梧州。走平樂。成棟入摩慶。別遣副將楊大福張月徇高雷廉三府。而自率兵趨梧州。二十九日。一鼓入之。巡撫煜降。王走桂林。時南韶二府亦報捷。乃別遣副將夏瓊州。時丁魁楚在岑溪。成棟使杜永和襲而殺之。藤江遂下。平樂高雷廉俱報捷。廉州推官張孝起謀興復。兵敗。妻妾俱赴海死。孝起竊軍中後成棟叛。擢孝起巡撫。其地。成棟敗後。廉州復失。孝起死之。四月。定瓊州。方警報之。疊至也。王震怒。恐適武岡鎮劉承胤兵至全州。王遂奔全。而以瞿式耜守桂林。大兵薄桂林。式耜與總兵焦連力城守。承胤兵至全州。奉王赴武岡。以三千人援之。餉潰。歸桂林。垂破。會給事中。陳邦彥在高明。聞桂林圍急。乃走說甘竹。灘盜魁余龍。乘虛襲廣州。巡撫養甲飛檄召成棟於桂林。揚言順道徑取甘竹。龍聞急歸。而桂圍亦解。於是邦彥起兵高明。陳子壯起兵九江。都霍師連起兵花山。張家玉起兵莞。粵東大擾。詳見未幾。殲家玉於龍門。戕邦彥師連於清遠。破子壯於高明。粵地復定。三藩紀事本末卷之九

魯藩據浙東

順治二年乙酉六月。原任山西僉事鄭之尹之子。遵謙殺我招撫使於江上。與張國維方逢年等迎立魯王。以海於台州。在籍大學士朱大典亦上表勸進。即日移駐紹興。國維逢年大典俱拜大學士。封方國安荆國公。守嚴州。張鵬翼永豐伯。守衢州。遵謙義興伯。王之仁武甯伯。國維督師江上。子世鳳為平虜將軍。七月復富陽。八月復於潛。十月王師至固安。國維率王國斌趙天祥禦之。戰於草橋門。天大風。雨火。礮弓矢不得發。急收兵。故不甚敗。會唐王自立於閩中。頒詔至。諸求富貴者爭欲應之。魯王下令返台。國維馳書閩中。言國當太變。凡為高皇子孫臣庶。所宜同心并力。共圖興復。成功之後。入關者王。且監國當人心渙散之日。鳩集為勞。一旦南拜正朔。鞭長不及。悔其可追。疏

上乃止然浙閩自是水火矣。自草橋門敗後諸將無敢復言戰者。憂之仁上疏言事起日人人有直取黃龍之志。乃一敗後遂欲以錢塘為鴻溝。天下事尚何忍言。臣願率所部沈船一戰。今日欲死猶戰而死他日即死恐不能戰也。三年丙戌三月一日我兵聞堰入江。國維之人統水師襲戰。是日東南風大起之仁揚帆奮擊。國維遂同諸軍渡江。圍杭州不克而還。四月我兵勒屯兵北岸。以江涸可試馬。用大礮擊南營。方國安軍尉竈皆碎。國安曰。此天奪我食也。遂欲投閩。五月二十七日。拔營走紹。劫王南行。二十八日。江上各營聞報俱潰。走。導諫入海。國維振旅追扈。六月一日。大軍畢渡江。禮部尚書余煌夜冠赴水死。國安決計獻監來降。遣人守監國。會守者病。監國得脫。登海航命國維過防四邑。圖後舉二十五日。大兵入義烏。或勸國維入山。國維曰。悞天下事者。文山疊山也。赴池水死。兵部侍郎陳函輝自經死。禮部侍郎王思任不食死。大理寺少卿陳潛夫妻孟氏。妾孟氏。夫妻姊妹聯袂沈河死。兵部主事葉汝衡妻王氏同赴水死。兵部主事高岱絕食死。子諸生朗赴水死。通政使吳從魯不韋髮死。鄭之尹赴水死。諸聲諸生傅日炯。山陰諸生朱璋赴水死。蕭山諸生楊雪門自縊死。鄞縣諸生趙景麟赴洋池死。浦江諸生張君正自縊死。瑞安諸生鄒欽堯。永嘉諸生鄒之琦赴水死。我兵至金華。米大典厲兵固守。我兵以紅衣大礮破之大典閣門自焚死。西席武進鄭邵亦與其難。張鵬翼守衢州。副秦應科為我內應。城破。鵬翼及樂安王楚王晉平王皆被殺。巡按兼視學政王景亮。知府任經。正推官鄧巖忠。皆自縊死。江山則知縣方召死。馬餘皆望風迎附。兩浙悉平方國安。方逢年。雞髮來降。八月誅之。延平城下。王南奔。至石浦。定西侯張名振。護王航海。至舟山。舟山守將黃斌卿不納。王浮海至廈門。鄭芝龍已降於我。乃走南溟。四年丁亥。王命鄭彩王大振阮進。張名振等共討殺斌卿。時閩中舊相張肯堂。以私財募兵海上。王貽書肯堂云。將北還舟山。約肯堂共事。五年戊子。大學士劉中藻。恢福甯州。與平夷侯周奎。芝相特角。連復建甯。邵武。興化三府。及漳浦。海澄等二十七縣。軍聲頗振。溫台響應。六年己丑。王還舟山。以肯堂張為東閣大學士。八年辛卯。王師破甯福州。中藻敗。兵部又侍郎林汝霖。員外郎林奎。沒於陣。閩中所復州縣相繼俱失。福安破。大學士劉中藻。衣冠坐堂上。為文自祭。服金盾死。興化破。大學士朱繼祚。參政湯芬。給事中林嶠。知縣都廷諫。死之。海城破。知縣洪有文死之。永福破。邑中給事中鄔正畿。御史林逢經。投水死。長樂破。邑人御史王恩。及服毒死。妻李氏同難。建甯破。守將王祈自焚死。台州破。督餉知縣沈履祥。被獲見殺。王師遂逼舟山。王復航海。令肯堂城守。城破。肯堂南向坐。令四妾一子婦。一女孫。先死。乃自經。同死者。兵部尚書李向中。禮部尚書吳

鍾繼吏部侍郎朱永祐安洋將軍劉世勳左都督張名揚通政使鄭遵倫兵科給事中董志寧兵部郎中朱養時戶部主事林瑛江用楫禮部主事董元兵部主事朱萬年顧珍臨山衛李開國工部主事顧宗堯中書舍人蘇兆人工部所正戴仲明定西侯參謀顧明楫諸生林世英錦衣指揮王朝相大監劉朝王航海之明年兵部侍郎沈廷揚督舟師北上福山被獲死之向中被執我帥呼之曰聘不至而捕至何也向中對曰向則辭官今就死爾大兵至甯波鍾變渡海入昌國衛之文廟抱孔子木主積薪左廡自焚死永祐被執請為僧不許殺之名揚名振弟胞母范自焚朝相聞城破護王妃陳氏貴嬪張氏義陽王妃杜氏入井以巨石覆之自刎其旁開國之母瑛及明楫之妻皆自盡十一年甲午鄭成功奉王居金門初至禮待甚恭既益懈王積不能平成功銜之未幾王將往南澳成功使人沈之海中。

三藩紀事本末卷之十

益藩擾湖東附傳揭

益王名由本封建昌兩都繼沒郡紳勸王舉兵郡儀賓諸生鄧思銘言王身兼臣子宗社覆傾危豈容坐視因首兼建厚兵之議以贍財者助餉負才者參謀有勇者出戰王大感動然年少柔仁不習武事乃悉以戰機宜守委郡藩永甯王慈炎及羅川王某主之於是羅川王與東鄉艾命新艾南英謀因以書約諸生士同仇共義募集劉琦楊獨龍僧丹竹等三十六人就南英家抽血盟誓得義勇七八千人王謝二紳各捐資助餉兵勢稍振時順治二年乙酉六月也時有甯保王者自河南來好談兵王倚信之而保甯私與我將王體忠通約為內應王不知也雲南總兵趙選以象兵赴援南都不及而返路出建昌王留助之戰初合保甯從陣後以火箭傷象兵師遂潰王奔旗塘佛舍已歸唐王於福州福州破被執見殺永甯走甯都遂入粵招蕭閣兵圍興復先一日蕭陞閣總夢紅日臨其門翌日而永甯至以為吉徵遂同事提兵出湖東復建昌乘勝拔撫州及進賢縣先是永甯之走甯都也羅州與艾命新拔撫州而不能守退師許灣招集貴東安仁兵近二萬永甯撫建復羅川率兵來約分道進恢江省會粵兵與羅川兵爭合羅川亟出止之流矢中其喉而死永甯以糧餉不繼棄進賢守撫州我將王得仁率兵圍之糧復匱將退保建昌為得仁追獲死焉

甲申之變原任福甯州知州揭重熙同副總兵洪日升起兵勤王至南京授吏部考功司主事以艱歸順治二年乙

酉南京破。江省亦入版籍。重熙復招集鄉勇徐組綬萬民望王宏等起兵湖東。會益藩兵起。重熙走謁請急臨。自會事不果。我將王體忠圍建昌。重熙提兵來援。戰於許。既而敗。吏部主事王兆能劾之。既以曾櫻薦。唐王復授重熙考功員外兼兵科給事中。從傅冠。解湖東兵事。又令原任翰林院檢討傅鼎銓以原官兼兵科給事中。統義師。由泰甯出關召募。瀘溪告急。冠不能救。重熙劾冠去。兵事專委重熙。永甯既敗。重熙復趨福州。統諸將進克金溪。復撫州。有衆十萬。捷聞。授右僉都御史。代劉廣。督巡撫湖東。以諸將進止不協。退保瀘溪。與我兵戰於銅蒲隘。師姑嶺及高田孔坊俱捷。三年丙戌八月。福州不守。鼎銓往甯都。借兵於田海忠。不應。因集鄉勇復宜黃。駐兵於樂安。重熙聞王師入關。提兵返福州。聞王赴贛州。倍道趨贛。為我兵掩擊。大潰。急收散卒。還攻撫州。破之。而中軍洪深亦歿於陣。兵士僅存千人。乃退次王洞。間行至安東。金貴諸將令聯絡以待。而身為日者。裝入南昌。以覘虛實。五年戊子。金聲桓以南昌叛。首迎重熙。鼎銓而兩人殊不欲駐省。請任閩事。我譚固山。圍南昌。重熙赴粵求援。鼎銓兼督兩軍。與張自盛合營。援南昌。敗於三江口。重熙至肇慶。永明拜重熙兵部尚書。兼右副都御史。總督江西兵。未及歸。而南昌破。沿途召募。猝遇王師。戰於程鄉。大敗。監軍桂浚陣沒。重熙身中三矢。僅免。金王死。其故將張自盛。洪國玉等。聞重熙奉命新出湖東。爭來歸。兵大集。駐甯都石城間。而鼎銓被內召。不願往。請再舉終江事。重熙亦疏留。乃拜兵部尚書。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講學士。鼎銓隨令監軍陳化龍。馳檄浙東。有徐孝伯者。引軍來會。同駐徐博。七年庚寅。重熙以張自盛駐閩。赴其軍。約廣曹大鎬並進。甫入閩界。我兵圍之數重。重熙分部諸將戰數合。佯北。引我兵入伏中。前後夾擊。大捷。遂徇諸郡邑。皆下之。迨至撫州。幾獲我帥。八年辛卯。鼎銓至信張村。為我守將所執。江撫夏一謬諭之。使降不應。令以書招重熙。不可。八月五日。見殺。搜其笥。先置木主。書死年。而空其月日。自盛掠邵武。戰被敗。執重熙。乃率數十人。赴大鎬於百丈礮。適大鎬還軍鉛山。重熙至惟空營。我兵偵得。率眾圍之。射重熙中項。執至建甯。日求死。十一月三日。戮於南街市口。未幾。曹大鎬亦敗。都昌督師余應桂亦以是歲亡。江西之兵遂盡。應桂者。都昌人。萬厯己未進士。嘗為御史。疏劾周延儒。有直聲。累官兵部侍郎。金王之亂。起兵都昌。率舟師援會城。敗於落星湖。已復傾貲募眾。而南昌已平。我海帥楊捷以步騎奄至城下。被執。及于諸生。顯臨中軍帥師。俱死之。

三藩紀事本末卷之十一

楊劉萬殉難

崇禎甲申閩賊破京師江西在籍翰林院脩撰劉同升聞變痛哭幾絕檄告江西十三郡紳士舉義復仇編素別邱龍而出至南昌遇職方主事楊廷麟大集紳士於澹臺祠為懷宗發喪消吉誓師進發福王立授同升左中允廷麟左庶子俱辭不拜唐王立於福州推同升少詹事兵部侍郎總理江西而廷麟以東閣大學士召廷麟以國破君亡偷安海甸為非計辭不拜與韓撫李永茂及同升共舉義旗會粵東有入衛兵三千過贛即疏留之立忠誠社於贛州招致四之士於是王其宏其隆劉明保彭曰趣等率家丁自齋糧入社立功者幾二萬人廷麟乃大享士於城西率兵收萬安抵泰和復吉安全部乃奉表迎唐王赴贛順治二年乙酉十一月李永茂以憂歸而萬元吉以總制七省至贛與同升廷麟同心規畫時事永甯王已復撫建約同下省而同升已病未幾湖東告潰十二月同升率於雲都事不以果初元吉佐楊嗣昌史可法兩閣部軍與江西總兵金聲桓素善聲桓收江右以書幣招金吉元吉辭以各行其志聲桓勿迂也至是元吉主撫金以恢省因移書聲桓聲桓心動而未決三年丙戌三月吉安首將胡長蔭遠元吉節制為我將柯永盛所敗吉安復失元吉走皂口欲赴水永豐令林全春亟持之乃還保贛州我兵尾之拔萬安遂圍贛聲桓聲問遂絕給事中楊文薦者奉命往湖南過贛見事急願留共城守元吉賴之先是正月廷麟招降峒寇得四萬人所謂四營者也張安者四營之一驍勇善戰賜名龍武新軍元吉倚之而蔑視雲南廣東諸將諸軍解體五月江西巡撫劉遠生督琮來援戰於梅林於是援兵皆不敢前元吉苦客將不用命且出掠為民患乃謀練土著更番出戰頗有斬獲我兵移下沙然元吉御兵士嚴刑威不少假貸故兵士不樂為之用贛圍久王賜郡名忠誠加元吉兵部尚書文薦僉都御史六月李永茂遣副將吳之藩以廣東兵五千人至七月吏兵兩部尚書郭維經奉命總理江西湖廣軍事與御史姚奇胤沿途募兵得八千人至雲南援將趙印選胡一青率兵三千至大學士蘇觀生遣兵亦如之兩廣總督丁魁楚亦遣兵四千至軍聲頗振諸軍皆欲戰而元吉欲俟水軍至共擊是時中書舍人袁從諤募砂兵三千吏部主事龔芬兵部主事黎遂球募水軍四千皆屯南安不敢下兵部主事王其宏謂元吉曰水師羅明受海盜也桀驁難制且今水涸舟行為難豈能如約不聽八月大軍聞水師將至即令兵士夜截諸江焚巨舟八十明受遁於是諸營皆散去元吉弟六吉調廣西狼兵八千至南安亦不戰潰已聞唐王被難汀州全城氣索十月天霧雨雪我兵乘夜上城城破元吉率士巷戰奮門出至東關歎曰大事去矣投貢江而死廷麟死於清水塘我將賈熊歎為忠臣以四扇門為棺瘞之東門之外維經同奇胤同縊於嵯峨寺湖西兵備

加太常卿彭期生衣冠自縊。職方主事周瑚被獲磔死。通判王明汲編修兼兵科給事中萬發祥。吏部主事龔葵。戶部主事林琦。兵部主事王其宏。同弟其隆。黎遠球。柳昂霄。魯嗣宗。錢謙亨。中書舍人袁從諤。劉孟錫。劉應試。推官者。府事吳國球。監紀通判郭富登。訓導徐君鼎。都督僉事劉天駟。臨江推官胡鏡。贛縣知縣林逢春。皆被戮。邑人河南同知盧觀象。直驅男婦入池。乃自沉死。馬平知縣謝謙。與子肖。繡姪。盾斗衣冠自縊。舉人劉日佺。同母妻子姪弟。婦同日自盡。薦授萬州判官。月世光。搗幼孫。同廬觀象赴池死。世襲衛千戶孫經。世同弟緯。世絃。世閻。門自焚死。監紀軍務聶邦晟。同子士嫌。士煥。妻閻門死。貢生楊萬言。同妻子赴池水死。庠生郭其昌。同妻范。號泣三日死。董續。卿同子麒。兆。正。宸。正。朝。俱死之。謝明登。同妻羅子佛。生赴池死。馮復金。同妻張。對縊死。余學義。母周。先自縊。學義。同妻鍾子婦。邱二孫。赴水死。陽麗天。同妻赴清水塘死。金之杰。巷戰殺數人。攜妻赴水死。王統王純。縊於文廟。周葵。陳君敵。積薪自焚死。鄉約謝明登。同妻楊赴井死。雪都訓導胡董明。被執見殺。富都曾嗣宗。楊燧。俱自經死。書工趙廷瑞。赴水死。織人熊國本。赴義忠誠社。至是被執。執令舉人也。叱之曰。爾織人。何知義。國本曰。織人不知義。舉人顧當為不義。耶。引出斬之。參將陳烈。其弟降於我。烈奮勇疾鬪。至是被執。其弟勸之降。不從。乃殺之。其以流寓同難者。廣東提學道符澍。中同兄述中。新喻進士萬發祥。廬陵庠生段之渾。新喻庠生蕭瑛。

三藩紀事本末卷之十二
金王之亂

金聲桓字虎夫。遼東衛籍。王師平遼東。全家被俘。獨聲桓跳走入關。王得仁。閩部裨將。驍勇善戰。軍中所稱王禰。托者也。聲桓性沉猜。善持兩端。以軍功累官總兵。都督。同知。隸左良玉後軍。順治二年乙酉五月。左夢庚率之來降。命與閩部降將王體忠合營。規取江右。未幾。聲桓搆殺體忠。以得仁代之。江右既平。聲桓自以為不世之功。旦夕望侯。及收江疏還。僅授副總兵。而得仁銜不列。得報氣沮。招撫孫之獬。至南昌。聲桓所置將吏。漸有更易。江撫李鳳翔繼之。益加裁制。聲桓心怏怏。聲桓常師事維揚僧德宗。德宗每奇聲桓。嘗拊聲桓背曰。勉旃。二十年。江右福力變。紅頭蓋。此其候也。及是。果著紅纓。建牙江省。益尊信之。德宗每為聲桓言。勸其改圖南昌。胡以富在聲桓幕中。言如德宗指。胡澹陳大生等。各緣以迎合。聲桓又覘知得仁所居。故宜春王第。每後堂張宴。自着明衣冠。令優伶演郭子儀韓世忠故事。諸客聞之。益心動。先是福州之破。仕闕者。或有空頭數劄持歸。至是因緣間露。且言唐王尚在。二帥聞

之益自喜且負江撫李鳳翔死章於天代之遇諸將益倍索侑無厭足一日宴於藩署席地鋪氈文吏皆坐氈而聲桓得仁顧坐氈外得仁有忿色於天嘻笑顧視曰王把總欲反耶冥歸二帥恥甚四年丁亥七月得仁提兵往建昌於天又遣人索賂累億得仁怒裂眦大有惡言八月歸自建昌勸聲桓違舉事而聲桓以前遼東被俘妻子留京未歸又胡以甯新亡遣人往湖南覘何騰蛟為我兵所敗遲疑未發巡按董學成至有以二家陰事告者學成揚言欲奏聞而陰索得仁賂並其侍兒得仁恐以侍兒予之則居家狀泄有驗堅不肯予時幕中諸客詭言唐王在五子寨二帥即遣客往探唐王實耗客即假唐王命封聲桓為鎮江公得仁為維新侯二帥大喜過望五年戊子正月章於天忽率數騎出瑞州捕掠諸富室或告得仁曰此非為索賄賂也前聞有滿騎數千不知何往或徑往贛州約同贛州撫會議而後發發則須搖公等得仁大懼適聲桓妻子還自燕聲桓乃召胡澹等入謀遣人以書約山東河南並發得仁提兵出建昌合揭揚諸部然後舉議既定或說得仁曰聲桓疑而多詐脫中變而公顧居外且奈何不若坐據省會仗鉞投袂為必不可遏之勢脅聲桓聲桓不敢不從但責神速耳得仁大喜立傳令部勒全營杜七門圍守董學成官署時正月二十六日夜漏下三十刻矣翌日癸亥七門不啓得仁躬擐甲往縛學成赴聲桓署白狀聲桓蒲伏問故得仁曰詔云然何敢後也聲桓唯唯得仁即前為聲桓剖辨以聲桓今箭傳示諸協悉去難出示安民稱隆武四年即日絞殺學成及副使成大業軍民戴滿帽者輒射之城中委棄纓笠積如山阜得仁遣將擒張於天於江中聲桓首迎在籍閣臣姜曰廣入省諸金弟族皆為都督得仁婦弟黃天雷為兵部侍郎聲桓幕客黃人龍為總督二人各開幕門如市初聲桓誅體忠後謀嘗與得仁合及是各自為功所樹吏率分東西府嫌隙始開二月朔得仁提兵下九江胡澹說得仁宜乘破竹之勢疾趨建業下流猝無備必舉建業舉則克豫響應率兵而北中原可傳檄定也而聲桓聞提報召得仁還得仁以滄謀告聲桓眾皆主之獨黃人龍不可曰贛州居省上流文武督在焉宜先定贛不然且擬我後聲桓從之立議取贛聲桓得仁偕行而以宋奎光守南昌兵圍贛州城固不可克聲桓乃令得仁往綴章貢上下而自引兵踰嶺懷雄韶時南中頒永歷年號至乃遂稱永歷四年聲桓遣書廣督李成棟共興復成棟遂叛拜表粵東迎永明王暨肇慶王因實封聲桓為昌國公得仁為新喻侯師留貢且老省內虛四月大兵入湖口五月朔破九江偽守將吳高道二日下南康偽守將白之裔清七日千騎至石頭猶不意為我兵也見紅纓白帳始色駭明日鐵騎滿西山矣我固山譚秦先從東入破饒州饒州偽將潘永禧遁王師尾之至南

昌而令偏將自潯入搜麥源青嵐諸道薄西山故未下營血刃已數百里大兵圍南昌聲桓兄成約降於我李光謙知殺之得仁部將首擊聲桓將楚國佐以其軍叛奎光追及復殺之 大兵攻得勝門城壞數處奎光囊土塞之得不破旋出神鎗火箭焚我攻具 我兵少却報至藉聲桓得仁大懼撤兵急回贛帥掩擊亡其大半十九日聲桓偽先鋒劉一鵬與我戰獲大礮三得仁繼至聞前捷即氣揚甚不鞍馬而馳中伏大敗於七里街即氣索甚蓋撤城外屯兵入壁全部偽將郭天才爭之不得自扎黃泥洲為犄角天才所統盡川卒精銳無敵先提偏師入閩不克歸我兵已圍南昌矣天才三戰三捷 我兵頗憚之宋奎光單騎渡江按行地利請核兵二隊一駐生米渡一駐市汊以達餉路天才請大舉逐 我兵皆不聽專主堅壁 我兵雖勝每慮得仁襲之軍中常夜驚王禕毛來也久之見城中終無出兵意乃用鎖圍法東自王家渡屬灌城西自鷄籠山屬生米渡掘濠載版起土城自是內外耗絕設旆親迎金鼓喧譟我瞭者望而大駭莫疑為王禕毛娶婦也十月郭天才亦撤軍入城已城中糧盡人相食乃大出居民兩帥情實盡為我得我因得以餘暇身收郡縣西南遂偽守張啟祥西北降偽守將鄧雲龍東南破傅鼎銓之援師北戕余應桂於都昌劉斯傑於梓溪東收徐光程西破丁家塘土寨聲桓聞之惟嘆嗒悼恨而已十有二月我師再乘城山東人全時鳴令以鐵網籠之鐵鉤曳而傷之損傷過當六年己丑正月聲桓部將湯執中守進賢門其偏裨某約來降諱固山因以厚陣佯攻得勝門礮聲聞三百里兩帥齊師赴馬而奇兵已從進賢門梯而上城遂陷聲桓赴池水死得仁陣獲礮死宋奎光劉一鵬郭天才皆被執不順命死姜曰廣赴僕家池死得仁突得勝門三出三入與諱固山馬首相值諱不知其為得仁得仁亦不知其為諱也初聲桓之主堅壁也以待廣陵之援而吳尊周所乞師表文但陳勝狀而不告急既聞江事危急乃遣李赤心由袁吉李成棟出南雄會南昌赤心逗留不進成棟敗死信豐遂以不救

王師南征

三藩紀事本末卷之十三

順治四年丁亥三月我大清命定南王孔有德靖南王耿仲明平南王尚可喜等率兵下湖南定興伯何騰蛟與總兵郝永忠退保衡州張先壁走寶慶湖北巡撫堵胤錫走永定衛王有才馬進忠等走五溪山中五月 大兵抵

衡州永忠北總兵黃朝宣等被擒騰蛟退保永州從者惟滇將趙印選胡一青等數人八月大兵破武岡常德寶慶盡失總兵劉承胤敗績來降永明王走靖州由蠻道以達柳州大司章鳴珂與守道龍友明相攻遂陷柳州矢及王舟中王走象州時大兵已定湖南永州亦破騰蛟與永忠盧鼎俱入桂林與留守瞿式耜議分地給諸將俾自為守式耜督隄連復陽朔及平樂陳邦傳復潯州合兵復梧州粵西尚稱全土王回桂林

五年戊子二月大兵入粵西永忠潰於興安返入桂林大掠三月大兵至桂林北門垂破聞全聲拒返於江西乃退入楚五月騰蛟復全州六月李成棟以粵東叛歸於王王封成棟惠國公聲拒豫國公一云昌王得仁修養甲杜永和等侯伯有差成棟子元胤為錦衣指揮使王返肇慶騰蛟復督師出湖南由永入衡胤亦以忠貞營自常德趨湘潭十月成棟犯贛州先是江西悉反惟贛州為我將高進庫所守聲拒攻之不克乞師粵東成棟援之戰不利屯南康縣

六年己丑正月大兵破南昌烏金王下湘潭執騰蛟二月成棟敗於信豐騎而渡河馬蹶墜水死事聞以杜永和為兩廣總督駐廣州代成棟羅成耀守南雄大兵由湘潭薄衡州胤錫敗衛永俱不守十二月我平南王及嗣靖南王耿繼茂下廣東羅成耀遁南雄不守

七年庚寅正月十四日下韶州王聞慶關失守奔梧州留馬吉翔李元胤守肇慶二月大兵圍廣州調海師陳邦傳及忠貞營高必正東援邦傳故與元胤有隙意在修怨又憾必正等之屢擾其境也陰令副將姚春登等連結土司遂相仇殺必正怒而歸忠貞營者成孽餘黨胤錫所招撫者時散竄橫間故邦傳惡其擾時李赤心已死故必正統領其營邦傳駐清遠馬吉翔駐三水俱不敢進以城守久進永和爵為侯元胤弟建捷力戰有功封安肅伯廣州城三面臨水成棟在時復作兩翼附於城外為礮臺水環其下大兵攻圍十閱月不下永和偏將范承恩為內應決礮臺之水大軍藉薪竟渡遂得礮臺十二月二日城破永和由海道奔瓊州建捷奪圍至肇慶邦傳潰於三水而我定南王亦已入全州五日破桂林詳觀邦傳聞桂林破遣兵邀劫從官於藤江殺部郎潘駿觀許王鳳等王跟蹙奔南甯胡一青趙印選率兵駐賓州

八月辛卯大兵取肇慶元胤建捷奔南甯會孫可望遣賀九義殺內閣嚴起恒等元胤忿甚請出靈山收高雷之兵迎王入海至欽州為土兵王勝堂所執送靖南王所不順命令作書招杜永和亦不從與弟建捷俱斬於市九月

陳邦傳叛降於靖南王。報至南甯。王震恐。議奔廣南。後軍印選一青之師。復敗。與大兵相去不五十里。王遽由水道走土司。抵瀨湍。轉入羅江。土司次龍英。至廣南。歲已暮矣。時可望已受秦封。遣人來迎。九年壬辰二月。可望遷王於安陸。改名安隆。大兵取瓊州。杜永和來降。三藩紀事本末卷之十四。

何騰蛟殉楚

崇禎癸未。起何騰蛟右僉都御史。代王聚奎巡撫湖廣。初。騰蛟為南陽知縣。數摧賊鋒。已從巡撫陳必謙破賊安阜山。及討平土寇。益知名。後以部郎出僉懷來。憂歸。起淮徐兵備。復平土寇。至是。遂有是擢。時左良玉屯武昌。橫甚。順治元年甲申五月。福王自立於江南。詔至。良玉時在漢陽。有異言。騰蛟赴良玉軍爭之。而良玉參軍盧鼎亦言於良玉。乃開讀如禮八月。王加騰蛟兵部侍郎兼撫湖南。尋以故官總督湖廣四川雲南貴州廣西軍務。乙酉。南京有北來太子事。良玉遂舉兵東下。邀騰蛟與俱。不可。則盡殺中人。以劫之。騰蛟急解印付家人。速走。將自刎。為良玉部將擁去。舟至漢陽。騰蛟乘間躍入水中。漂十餘里。遇漁舟救之。則關壯繆廟也。而所遣家人懷印者亦在。相視大驚。徧覓魚舟。已不見。蓋有神祐云。騰蛟乃從甯州轉瀏陽。抵長沙。集屬吏痛哭盟誓。權令堵盾攝湖北巡撫。傳上瑞攝湖南巡撫。章曠為總督監軍。周大啟提督學政。嚴起恒。衡水道督。二郡軍食。吳晉錫以長沙推官攝彬桂道。隨道曠調黃朝宣張先璧劉承盾等兵先後俱至。而良玉已死五月。唐王自立於福州。王素知騰蛟賢。委任益至。李自成死。其將劉體仁郝搖旗等觀望無所歸。騰蛟遣部將萬大鵬招之。搖旗等大悅。與大鵬俱至長沙。騰蛟開城撫慰。於是蘭養成王進才牛有勇皆來歸。驟增兵二十餘萬。軍聲大振。既而自成部將李錦高必正率眾逼常德。騰蛟命錫盾撫之。亦來降。於是自成餘黨悉歸騰蛟。一時詫異事。而騰蛟上疏止言元兇已除。宜告郊廟。不言己功。唐王大喜。拜蛟東閣大學士兼兵部尚書。封定興伯。仍督師規取兩江。於是騰蛟部置降卒。參以舊軍。乃題授黃朝宣張先璧為總兵官。劉承盾李赤心即李錦郝永忠即郝搖旗袁宗弟王進才及董英馬進忠馬秀士曹志建王允成盧鼎並開鎮湖北。時所謂十三鎮者也。丙戌正月。騰蛟拜表出師。李赤心敗於湖北。騰蛟威望自此損已。而唐王死於汀州。騰蛟聞之大慟。永明王立以騰蛟為武英殿大學士。加太子太保。丁亥。大兵逼長沙。騰蛟不能守。單騎走衡州。長沙相陰盡失。時守衡州者盧鼎而張先璧率兵突至。鼎不能抗。走永州。先璧遂挾騰蛟走祁陽。趨辰州。騰蛟脫遷赴永州。南至。而鼎部將復大掠。鼎走道州。騰蛟與侍郎嚴起恆走白牙市。大兵遂平衡水。於是前所置十三鎮

者皆起而為盜。未幾部將周金湯復永州六月。騰蛟在白牙市。諸將皆不用命。劉承胤由小校。騰蛟屬至大帥封定。蠻伯尤忌騰蛟。於是騰蛟與為姻。奏王進安國公。勛上柱國。而承胤益驕。忌騰蛟出己上。欲奪其權。騰蛟固無如承胤何也。於是騰蛟無兵。王命雲南援將趙印。選胡一青兵隸之。八月。大兵破武崗。常德。寶慶盡失。永亦再失。王由柳州將返桂。而城中惟焦連一軍。兵孱甚。騰蛟率印選一青入助。會盧鼎亦以兵至。桂林乃安。戊子正月。加騰蛟大帥。壽世侯。二月。郝永忠。趙印。選兵大掠桂林。大兵偵知。直抵桂北門。騰蛟與連一青分門拒守。大兵乃還。三月。李成棟以廣東叛歸於王。大兵暫回。於是騰蛟復全州。保昌侯曹志建。宜章侯盧鼎。新興侯焦連。新甯侯趙印。選復永州。職方主事復寶慶。請將復衡州。馬進忠復常德。騰蛟議進兵長沙。適李赤心自夔州至。督師堵胤錫令進忠以常德讓赤心。進忠大怒。盡驅居民出城。焚廬舍。走武岡。諸將軍兵皆空城走。騰蛟聞之大駭。己丑正月。擢吏卒三千人。邀赤心。赤心至湘潭。見空城也不守去。騰蛟入湘潭。大兵見騰蛟入空城。遣徐勇入。故騰蛟部將勸騰蛟降。騰蛟不從。乃擁之去。絕粒七日不死。乃殺之。騰蛟所居有神魚井。井故無魚也。騰蛟生魚。忽滿井。皆五色。騰蛟既遇害。井魚亦空。

三藩紀事本末卷之十五

瞿式耜殉粵

順治二年。乙酉八月。福王起原任戶科給事中瞿式耜為應天府丞。旋擢右僉都御史。代方震孺巡撫廣西。時靖江王亨嘉據桂林。式耜與焦連定計。令思恩參將陳邦傳以兵攻桂林。破之。王被擒。殺於福州。九月。唐王死於汀州。式耜與魁楚奉永明王由榔監國肇慶。王拜式耜吏部右侍郎。東閣大學士。兼掌兵部事。十月。王聞贛州破。將趨梧州。式耜爭之不能。十一月。唐王弟聿總據廣州。總督林佳鼎敗。式耜視師峽口。四年丁亥。王師破廣州。入肇慶。遂逼梧州。巡撫曹維降。遂襲平樂。王將奔全州。式耜疏言。王留粵則粵在。去粵則粵危。我進一步。人亦能進一步。我去速一日。人來亦速一日。去而不守。則拱手送矣。言甚切至。王不聽。遂奔全州。而進式耜文淵閣大學士。兼吏兵兩部尚書。守桂林。三月。大兵薄桂林。突入文昌門。登城樓。以職式耜署。援將焦連拒戰甚力。式耜亦身立矢石中。與士卒同甘苦。援兵索餉而譁。式耜括庫不足。妻邵捐簪珥助之。故人無叛志。既而主客兵不和。連謀而去。城幾破矣。會陳邦彥攻廣州。大兵引而東。桂林獲全。於是焦連復陽朔平樂。陳邦傳復潯

合兵復梧州。王聞捷，封式耜臨桂伯，連新興伯，餘進秩有差。十一月，大兵自湖南逼桂林，式耜與何騰蛟拒却之。五年，戊子，二月，郝永忠駐桂林，與團練兵相惡，盡破水東十八村。既與大兵戰靈川而敗，復大掠，殺太常卿黃太元諸將。趙印選諸營自靈川至，亦大掠城內如洗。大兵聞桂林有變，急來襲，腰蛟拒戰，獲全閩三月。李成棟據廣東來歸，請王赴廣州，式耜慮為所制，急爭之，乃駐肇慶。成棟具疏言，式耜擁戴元臣，不宜久在外，王召式耜，式耜以國事讓成棟，願留桂。十一月，永州衡州寶慶相繼恢復，式耜以機會可乘，請王還桂林，以圖出楚，不聽。六年，己丑正月，何騰蛟被執於湘潭，二月，成棟敗歿於信豐，王命式耜留守督師，兼江楚各省軍馬，我朝亦遺書招式耜，式耜不從。

七年，庚寅正月，南雄報不守，羅成耀遁，韶州亦失。九月，全州破，趙印選在桂林，胡一青王永祚在洛江，皆惶懼不敢出。大兵遂入嚴關，十月，榕江不守，十一月，諸將皆逃城中，無一兵。式耜端坐座府中，俄總督張同敞自靈川回，入見，式耜誓同死，因俱就執。幽之民舍，兩人賦詩唱和，閏十一月，殺之風洞山下，故給事中金堡時已為僧，名澹歸，上書定南王，請收瘞，式耜同敞不報。吳江吳執收而瘞之北門之園。

三藩紀事本末卷之十六

孫李構隙

崇禎甲申，張獻忠盜蜀僭號。

順治三年，丙戌，我肅王西征，殺獻忠於西充縣之鳳凰坡，其黨偽平東將軍孫可望、偽安西將軍李定國、偽撫南將將軍劉文秀、偽定北將軍艾能奇、偽都督白文選、馮雙禮等，呼集偽眾，奪重慶府，殺平蜀侯曾英。四年，丁亥，春，由道義入貴州，時雲南土司沙定洲作亂，據雲南省城，黔國公沐天波出奔永昌，定洲追之，聞兵巡道楊畏知據楚雄起兵討賊，乃留圍楚雄，不能克，可望在貴州，聞滇亂，兼程趨滇，二月二十八日，屠雲益州，明日屠曲靖，定洲急收兵還，阿迷與可望遇於地花口，接大敗，遁去，可望遂取雲南，右僉都御史宗室壽琳以永明王命，募兵雲南，為可望所繫，脅降不從，被殺。巡按御史羅國祿死之，可望遂引兵而西，遇畏知於綠豐，壽琳知迎戰，大敗，被執不屈，許以共獎明室，畏知乃降，可望兵至大理，遣人往永昌招天波，並索道府印，署府篆，通判劉廷標、署道寶推官王運開咸曰：印往則我亦降矣，乃相繼自縊。運開弟運閔赴水死，天波降，於是可望自稱平東王，以劉文秀等守雲

南可望自滇回黔執總兵皮熊而釋之初可望赴滇熊由平越收兵復貴州可望回熊不能禦走清浪衛可望使白文選追執之可望既至黔設官鑄錢造符救謀僭大號而定國文秀等故等夷各自稱王不相下定國尤強悍議齟齬不合。

六年己亥春可望杖定國於演武場以威衆孫李之隙自此始己而定國率兵征沙定洲獲之於湯嘉賓若斬之兵益強可望不能制稱帝之意始沮時永明王自立於粵東已四年矣可望苦無以制其下願奉朔來歸因遣楊畏知入粵時武康伯胡執恭屯泗州城知可望強欲藉為援畏知至則大喜遽矯冊封可望為秦王而畏知至肇慶見王道可望歸順意為請封大學士嚴起恆都御史袁彭年科臣金堡等執不可畏知言可望兵力強可藉以為用何惜一封號以樹敵楚南督師堵胤錫亦以為請乃議封可望景國公賜名朝宗定國文秀皆列侯胤錫曾賜空敕得使宜從事遂矯命改封可望為平遼王使至可望先受秦封不受命遣人至梧州問故王始知矯詔事馬吉翔請封可望為激江王使者言非秦不敢復命嚴起恆與督師尚書楊鼎和科臣劉堯珍抗疏力爭議遂寢。

七年庚寅十一月大兵破廣州下桂林王走南甯事益急乃遣編修劉蔭封可望為翼王仍不受時艾能奇已死可望并其衆益強。

八年辛卯可望遣賀九義張勝張明志赴南甯索沮秦封者九義遂迫殺鼎和於崑崙關殺起恆而投之水屍流三十里虎負之登岸乃收瘞之并殺堯珍及吳霖張載述等張載述未嘗沮秦封以曾勅主秦封者故殺之於是真封可望為秦王畏知見九義凶悖痛哭入朝疏其擅殺大臣罪請誅之王因留畏知入閣辦事可望聞大怒遣鄭國執畏知以歸畏知望見可望即大罵以頭幘擲可望面可望遂殺畏知定國文秀素與畏知善聞畏知死益切恨可望是時大兵日逼南甯不守。

九年壬辰春二月可望乘間遷王於安陸先是 大兵已取湖南定兩粵定南王孔有德提兵入黔定國禦之連破清沅武崗入桂林當是時定國兵力強甚不復稟可望約束可望忿甚已戰於衡州而敗可望使人召之赴沅議事將因其敗而殺之定國覺其意辭不行遂入粵西初可望遣雙禮邀定國為定國所敗擒而釋之故雙禮傾心定國十年癸巳可望自率兵追定國猝遇 我兵而敗歸則盡殺明宗室之在黔者王處安陸勢日窮促知可望與定國有隙乃與大學士吳貞毓謀先以計遣可望腹心文安侯馬吉翔往南甯祭陵乃遣林青陽充使封定國為晉王趨

使來迎。定國奉檄感激流涕。然以凡事可望久未敢輕發。一日劉謙新自定國營過南甯。見吉翔語及定國受敕事。吉翔大驚。遽聞之可望。

十一年甲午。可望遣鄭國王愛秀至安陸。索首事者。繫閣臣貞毓。極刑拷掠。貞毓曰。凡事宰相主持。我約李定國討孫可望。是實。諸臣無與。而吉翔已報生十八人。某主謀某草敕羅織成案。於是主事張錫太監張福祿全為國凌遲死。蔣乾昌李元開李欣胡士瑞徐極楊鍾超廣禹蔡續鄭允元周允吉朱議泉朱東旦任斗墟易士佳等皆棄市。貞毓以大臣賜自盡。可望憾定國益甚。然以將兵在外不敢輕樹敵。仍厚養其妻子於雲南。定國亦防可望襲之。益取高雷廉州以自固。

十三年丙申。定國進攻新會。大敗。率殘兵奔南甯。將由安陸入滇。可望偵知之。使文選赴安陸。勸王回黔。合宮大勸。文選雖為可望用。然心不直其所為。因以情告王曰。姑遲行。候西府至。西府謂定國也。定國至安陸。文選歸之。共奉王趨雲南。王封文選為鞏昌王。時守滇者為劉文秀王尚禮王自奇。賀九義文秀數怨可望。遂以數騎私逐定國。迎王入滇。王封文秀為蜀王。尚禮保國公。自奇變國公。令文選還黔。慰諭文選至。可望銜其二於定國也。悉奪其所部兵。羈之軍中。然以妻子尚在滇。未敢遽反。

十四年丁酉春。王使張虎送可望妻子於黔。可望遂返。可望諸將馬進忠馬維興馬寶最稱勇健。而素善於文秀。且與文選交密。因從容謂可望言。今諸將中材無出文選右者。大將非文選不可。可望從之。乃留雙禮守貴州。而以文選為大將軍。統諸軍前行。九月。定國文秀帥師至三岔河。與可望夾交水而軍。文選輕騎奔定國。可望以李劉俱出。會城必虛。因遣張勝馬寶由尋甸問道襲雲南。而自將勁卒擊定國。十九日戰。方合。惟興等內叛。將士大呼迎晉王。一軍瓦解。可望狼狽回貴州。而襲雲南之師馬寶不戰來降。張勝抵城下。尚禮謀內應。沐天波覺之。守之以兵。得不發。定國兵回。遇勝於渾水塘。擒而誅之。尚禮仲樂死。於是文秀文選窮迫。可望於貴州。可望挈妻子走長沙。來降於我。經署洪承疇軍前。雙禮為可望斷後。截其子女玉帛。來降於文秀。同歸雲南。王封雙禮為慶陽王。進忠為漢陽王。惟興與寶及九義俱進公爵。其偽德安侯狄三品。偽岐山侯王會。偽荆江伯張光翠。以黨附可望。降爵有差。惟文安侯馬吉翔善逢迎。入閣辦事如故。

十五年戊戌。春正月。可望至京師。封義王。

三藩紀事本末卷之十七

孫李奔北

順治九年壬辰春二月定南王孔有德以七百騎出河池向貴州大軍駐柳州接應孫可望乃謀內犯使李定國馮雙禮由黎平出靖州馬進忠由鎮遠出沅州會於武崗以圖桂林劉文秀張先璧由永甯取叙州白文選由導義取重慶會於嘉定以圖成都可望疏請封定國為西寧王文秀為南康王五月定國進攻靖沅武崗俱下之有德遷守桂林定國由西進大率疾趨而進我師遇於全州不利七月四日定國陷桂林獲前降將陳邦傳及其子魯禹送貴州去其皮而殺之有德自經死家口百二十人悉被殺惟一女年十七逸出城單騎走京師哭訴於朝內廷憐而養之宮中後歸其原夫孫廷齡十一月我敬謹親王尼堪統兵攻衡州定國敗走王率精騎追之遇伏殞於陣固山佟圖賴監其軍定國收兵屯武岡

十年癸巳春定國回廣西可望使人召定國不至可望自率兵追之大軍至寶慶與可望遇雙禮將左文選將右我軍見可望龍旗急攻之可望北惟雙禮軍不動我軍鑿衡州之失亦不追以武寶之間為界定國遂得據廣西已與馬寶由懷集東攻肇慶不能克秋攻高州破之雷廉俱下

十二年乙未可望犯常德敗績定國攻新會不能克

十三年丙申春平南王擊敗定國軍定國奔南甯遂抵安陸奉王趨雲南

十四年丁酉可望降於王師

十五年丙戌春正月命楚蜀粵三路兵入黔定國使劉正國楊武守三坡紅關諸要險以防蜀馬進忠駐貴州四月夔國公王自奇永壽伯關有才反定國自率兵討平之楚兵自鎮遠入貴州屢告急定國不及援遂平貴州進忠適蜀兵至三坡劉正國奔回雲南蜀兵克遵義五月蜀兵擊破楊武于開州之倒流水七月粵兵抵獨山洲十月三路兵俱集戒期入滇定國與雙禮等扼難公背圖復貴州文選守七星關示犯遵義以牽制蜀兵十二月蜀兵出遵義趨天生橋入烏撒文選懼走回霑益州泗州土官岑繼祿遵粵兵入安陸定國使懷仁侯吳子聖禦之敗績定國回師拒戰連敗大營妻子俱散失諸將各敗走不相顧馬寶等或來降定國撤寨遁回十五日報至王走永昌十六年己亥春正月三日大兵入雲南二月文選敗於玉龍關初文選自霑益追及定國因留之斷後二月大

兵出雲南十日敗王國勛于普湖十五日大理之玉龍關文選與張先璧陳勝俱敗文選乃從沙木和走右甸由鎮康而出木邦定國先伏兵於潞江之高黎貢山中十八日大兵抵永昌二十一日次潞江前驅遇伏不利適中書盧桂生來降定國謀洩乃分精甲先踈伏處定國遇大軍不能支因退師出騰越走孟定而王已入緬矣三藩紀事本末卷之十八

永明入緬

順治十六年己亥正月王自雲南赴永昌警報日至二月十五日李定國令總兵靳統武率兵四千人自永昌啟行十八日抵騰越時李國泰馬吉翔輜重甚厚恐遭劫奪從王連夜即行兵馬過處火光燭天右轉左旋天明仍在故處二十八日至銅壁關統武去王仍歸定國緬人知王抵關令從人悉去兵器方許入關是日次蠻漢緬人迎貢頗成禮昆明諸生薛大觀與子之翰聞王入緬投黑龍潭死二十九日駐紮三月一日到河岸河中惟四舟止足供王用而河傍又無他舟可買從人乃登陸紆路赴緬途中遭劫殺者通政使朱蘊全中軍姜承德副總兵高陞皇親馬九功千戶謝安祚何鼎忠范存禮溫如珍李勝劉興隆段忠等皆死於難初六日開舟二十四日至阿瓦請大臣過河面議冊寶視神宗時差小疑以為假及出沐國公印對同乃信因請王及文武臣居舊城復請王敕關上無得納漢兵三月十七日陸行人到緬緬王曰此非來避亂乃裏應外合兵也發兵圍之殺傷甚多僅存者分散各村居住總兵潘世榮降於緬或云在途被殺未詳五月四日緬王以龍舟來迎王八日到者棧蓋房十間居王以竹為城隨從諸臣或短衣跣足與緬婦相貿易為笑樂大為緬人嗤緬俗朝見以跣足為禮八月十五日各蠻來朝王欲誇示諸國於十三日請沐天波過河令跣足為諸蠻先以臣禮見焉九月緬人進稻穀給貧乏者十七年庚子七月緬王復請天波過河以各營逼緬城乞王救漢兵無得近關九月李定國有疏迎王內云前後共有三十餘疏俱不達時馬吉翔與李定國比專事權一日翔奏大臣有三日不舉火者王不應明日翔奏合奏王怒以玉寶擲下翔即鑿而碎之散給諸臣其凶悖如此十八年辛丑任國璽因東宮開講將宋末賢奸利害纂書進呈翔見而切齒王覽一日翔即袖之以出五月璽復有時事三不可解疏大槪言今日勢如累卵禍急燃眉猶然泄泄不思出險沐勳臣王皇親亦可主持豈宜合翔泰獨專大柄王祖望鄧居諂各疏劾翔泰王固無如翔泰何也而是時蒲縷大開賭市晝夜呼盧不絕王惟恭與楊太監爭賭毆拳喧聲徹內益為緬人所輕先是二月二十八日白文選密遣緬民齎奏內

云不敢速進者恐有害必得緬人送出為上策王即回軍書甚切越五六日沿河搭浮橋為奉迎計緬人覺之事不果三月錦衣衛趙明鑑等謀奉世子逸出時并殺翔泰泰閣遂以結盟投緬誣奏執殺王啟隆家人何愛等七月二十三日緬酋殺兄自立隨遣兵士驅王隨從文武諸臣渡河吃咒水至則盡殺之於是松滋王其沐天波高吉翔王惟恭馬雄飛鄧士廉鄧居詒楊在郎昌琦任國璽王祖望裴廷讓楊生芳郭璘潘璜齊應巽魏豹王自京安朝柱王昇陳謙王啟隆龔勛吳承爵張宗伯任子信張拱極劉相宋宗宰劉廣垠宋國柱丁調鼎李國泰太監李茂芳楊宗華李崇貴周公盧公曹公沈公二楊公皆被其難少頃復以兵三千人圍王所每三十人擒殺一人入宮搜取財帛於是自縊及被殺者不可勝數其姓名可紀者吉王其同妃自縊二貴人楊氏劉氏松滋王妃俱自縊姚文相華字熊相賢馬寶二差官趙明鑑王大雄王國相吳承胤朱文魁吳千戶鄭文遠李既白凌雲嚴麻子尹襄宋議漆王國璽等皆死之內官陳德遠等一十八人一行自縊王與吹妃等二十五人聚一小房適二時通事引護守緬官至曰不可傷皇上乃移王出居沐國公房內大小內外共棲一樓三日幾斷火食兵退妻承德妻楊氏自縊馬吉翔第四女哭曰我父在世不知作何等入如今已死人猶罵之縊數次乃絕王啟隆妻吳氏妻周氏既上縊太監李從龍見而救之吳曰爾與吾夫厚應促吾死反來救耶卒自縊吳承爵妻某氏先縊子女乃自縊齊環妻某氏抱子赴水死二十一日修葺原所復請王居之二十五日進銀米等物

檄緬取王

順治十六年己亥春二月李定國之兵敗於潞江退師出騰越知王已入緬不敢深入聞白文選屯兵木邦乃就文選謀曰王入緬救漢兵無入緬關我兵若入恐變生不測清兵萬一隨來無險可恃莫若就邊地擇妥屯住招集以圖興復文選以王既入緬無重兵護衛請身入護王與定國謀不合定國遂自引兵從孟定府過耿馬抵猛緬屯札前各營潰兵陸續來集兵勢稍振越數月移營孟連賀九義及文選部將張國用趙得勝等皆來歸乃約元江土司那嵩共恢復孟良酋長以定國在孟連恐為所并糾合夷眾與定國為梗定國移兵征孟良滅之據其城而大兵已乘間破元江那嵩自焚死事不得集賀九義妻子在雲南我平西王吳三桂合作書以招九義九義二心定國殺之國用得勝與九義同來歸者聞之心怏怏總兵唐宗堯者故奸弁定國令守磨乃凡兵將投孟良者宗堯悉收

隸麾下。商客至，則盡取其財。由是商賈不至。以故雲南連及阿瓦消息。定國絕不聞文選。自與定國別，即由木邦至錫薄所。至縱兵大掠，聲達阿瓦。克有新舊二城。新城緬王所居，以舊城居。王文選急攻新城，城中無備，且破矣。緬王給書俟三日，出新城讓王文選信之。退兵十里，而城中禦備復固。既三日，文選復引兵進攻，反為所敗。遂引兵赴孟良會。定國定國遂同文選赴阿瓦。其國用得勝所部兵，仍還文選。時十七年庚子九月也。緬人知文選敗，定國必復來，乃益修戰守。備十八年辛丑四月，定國至阿瓦，使人入緬求王。緬人不許。定國見緬人備禦已固，乃退兵三十里。下營。明日，緬人見定國退，即於城外立木城，日移而前。遂逼定國寨。五月，以象兵與定國戰於木城下。定國前隊稍失利，文選引兵橫衝之。緬人大敗，退保新城。文選定國決計渡江，先遣都督丁仲柳於阿瓦上流造船。緬人知船工將竣，以正兵綴定國，而別遣奇兵搗船廠。仲柳棄船走，船悉被焚。定國與文選議復進洞郎，一面造船，一面攻新城。使兩不相應，乃俱移營。定國在前，文選在後，國用得勝以九義之死銜定國。至是遂挾文選北走。將來奔於我朝。至取馬道與吳三省軍相值。三省者，定國舊部安隆之戚。三省尋獲大營妻子，來詣定國於孟良，而定國已移營不相遇。至磨乃宗，竟有叛志，收而殺之。然兵弱，不敢入緬地。流連孟定，取馬間。文選退走，遇三省軍。文選見三省不言而涕出。三省察軍情有變，因言雲南降者皆怨恨不得所，人心思明，甚於往日。於是張趙復心動，遂與三省同屯於錫薄。我平西王吳三桂偵知李白情隙，乃令馬寶率兵追文選。且招之，而自率大兵趨緬。時文選已去錫薄，寶追及文選於孟養。單騎赴文選營，說之。文選降，封承恩公。王某妃在文選營，文選降，妃自縊。大軍臨阿瓦，撤緬取王及妃。十二月三日，緬人令數十夷十連座擁王出，約二更許，至一營，則三桂軍也。九日，大軍回滇，捷聞我上恩免停見。康熙元年壬寅四月二十五日，王與妃及世子俱終於雲南。沅江總兵皮熊聞王就執，走避水西。絕粒七日不死。大兵聞，遣騎執熊，至背立不順命，積十三日不食始瘞。十四日乃斃。仍戮屍。熊婦趙默亦被執，索紙書絕命詞受戮。鄧凱者從王於緬，王既死，入昆陽普照寺為僧。李定國聞阿瓦消息，遣人入車里，遣羅諸國乞兵圖興復。會一營人馬盡死。六月十一日，定國生辰，病作。一十七日，定國卒。臨終謂子嗣興及新統武曰：甯死荒徼，無降也。定國死，未幾統武亦卒。子嗣興來降。

蜀亂

三藩紀事本末卷之二十

順治元年甲申張獻忠據全蜀惟遵義未下兵部右侍郎總督川陝軍務樊一衛及督師王應熊遊其地因檄諸郡舊將會師大舉會巡撫馬乾復重慶松潘副將朱化龍同知詹天顏復龍安一衛乃起舊將甘良臣為總統侯天錫屠龍副之合參將楊展遊擊馬應試余朝宗所攜潰卒共得三萬人二年乙酉三月攻叙州應試朝宗先登展繼之偽都督張化龍走遂復叙州賊將馮雙禮率兵來爭而敗偽安東將軍孫可望援之相持一月一衛糧盡退屯古蔺州展退屯江津賊乃截化龍於羊子嶺化龍率番兵衛之賊驚潰遁去一衛命展應試取嘉定印眉故總兵曹聯登及中軍楊維棟取資簡天錫高名佐取瀘州李占春於大海守忠涪初乾既復重慶賊遣劉文秀來攻會副將曹英與參政劉鱗長自遵義至與大海占春張天相等奮力夾擊破賊兵數萬英威名振蜀中亦受一衛節制其他據城奉征調者洪雅則有曹勛及監軍副使范文光松茂則有監軍僉事天顏夔萬則有譚宏譚誼一衛乃移駐納溪居中調度三年丙戌春展等盡取川南地獻忠大忿恨盡屠境內民沈金銀江中焚宮室急遣可望文秀狄三品王復臣等攻川南州郡連戰不利英祥等乘間趨成都七月賊棄成都走順慶時川中諸郡惟保甯順慶為賊將劉進忠所守而進忠所部多川兵獻忠恨川人之不附己也既屠其民將盡殺川人之為兵者進忠聞之大懼赴王師降具生獻忠所在十二月王師殺獻忠於鹽亭賊兵悉潰而南時英駐重慶稱最強可望猝至重慶英出不意敗死賊遂陷綦江督師應熊退避畢節衛未幾死永明王以呂大器代之四年丁亥賊入遵義而是時大兵入川所至俱下大海退入於涪袁韜去變而入於黔之婺川占春避而東下諸擁兵者率瓦蘇川地盡入版圖矣已而王師進賊至遵義糧盡引還於是王祥等復入保順三郡一衛再駐江上為收蜀計上表永明王王以一衛為戶兵兩部尚書加太子太傅諸將祥等進爵有差於是韜復入重慶大海占雲陽占春據涪州詎據巫山譚文據萬縣宏據天字城天錫據永甯應試據蘆衛祥據遵義展據嘉定化龍勛等各據地自擅而宗室朱容藩及故偏沅巡撫李乾德以總制至楊喬然江爾文以巡撫至各自署直官多於民李自成餘孽李赤心郝搖旗袁宗弟等復擾變巫間一衛令不行惟敘州一郡而已五年戊子容藩自稱楚世子天下兵馬副元帥建行臺於夔武岡之敗傳永明王已死大器過占春營具言王無恙容藩乘機僭竊當得罪占春以為然李乾德亦傳檄聲容藩罪容藩益窘乃北依二譚以兵攻石碛司占春援之容藩兵敗走死雲陽是時川地咸附於永明王乾德者少好占驗至蜀諸將中惟許韜及武大定遂結二人為腹心韜故獻忠別部所稱姚黃十三家賊大定則小紅狼別部也韜與占春素不協時駐重慶兵

強而飢。乾德遣人說展與合兵。展與占春素厚，富而弱，藉袁武之強以自固。納之，約為兄弟。然展能與袁武合，而不欲與占春絕也。時通閩問餽以銀米，袁武有所求，顧不甚遂，因恨展。既輜徙，七捷為展，以生辰來為壽。乾德因說輜殺展而分其資。展死，諸將皆解體，故乾德卒至於敗。可望閩，展死，將圖蜀，乃為展訟冤。使王自奇將兵由川南進，而別遣文秀及白文選渡金沙河，出黎州，敗王祥於烏江河，取曹勛而襲其後。趙嘉定時，袁武方拒自奇於川南，撤師還救自奇。尾擊之，袁武大敗，悉就擒。乾德投水死，兵復東。三譚俱降，乃遣別將盧名臣下涪州，占春敗走。大海在忠州，知不支，引兵出夔入楚，與占春來降於王師。文秀遂據蜀。七年庚寅正月，文秀還雲南，令文選守嘉定，劉正國守雅州。三月，大兵南征，文選正國俱敗。王師入嘉定，文光天顏死之。初，展之死，文光入山不視事，至是死焉。九月，一衛亦死於山中。蜀中將士俱盡。九年壬辰，文秀文選率兵來，故保甯。大兵奮擊破其象陣。十六年己亥，宏誼俱納款。時宏誼已殺文安之，與劉體仁、李來亨等欲討之。二人懼來降，米幾取馬湖叙州。降卒勝於武隆，赦而用之。於是獻擊之擾蜀者亦盡。自成遣孽郝搖旗、袁宗弟劉二虎等尚據巴東。十八年辛丑，奉旨三省會勦。王師駐萬縣，賊棄夔州。康熙元年壬寅正月元旦，大軍銜枚進，奪羊耳關，賊焚天昌縣以遁。二年癸卯，復犯巫山。大軍與慶戰，而遣兵密斫其營，賊大潰。二虎投綬死，追搖旗宗弟獲之，蜀地悉平。

三藩紀事本末卷之二十一

鄭成功之亂

鄭成功南安人，父芝龍，娶倭婦生。初名森，芝龍見森於唐王，王奇之，賜國姓，名成功。順治三年丙戌三月，王封成功為忠孝伯。福州破，成功母死於兵。成功號勳，不自勝。芝龍約降，成功泣諫不聽。我貝勒挾芝龍北去，成功遂與所善陳輝、張進等乘二艦入海，收兵南澳，得數千人。四年丁亥，閩永明王由榔僭立於肇慶，文移用永曆年號。成功歸自南澳，時廈門、涪州為鄭彩、鄭聯所據，乃泊鼓浪嶼。廈門者中左所也，涪州者金門也。隸同安為兩島。七月，入寇海澱不克，而還。八月，與鄭鴻逵全攻泉州，敗我提督趙國佐於桃花山，遂圍泉州。五年戊子，我副將王進自漳來，援成功解圍去。三月，攻同安，守將王彪折光秋棄城走，遂入之。復寇泉州。九月，我佟國器、陳錦率兵援之，成功乃退。大兵屠同安。六年己丑三月，遣施琅、楊才廣廷何宸樞等寇漳浦，守將王起鳳降，授偽鐵騎鎮。尋改偽正兵鎮，遂下雲霄，抵詔安，屯分水關。令黃廷、何宸樞守盤陀嶺，官軍攻盤陀，宸樞死焉。七月，永明王遣使至島，封成功為廣平公。

三藩紀事本末

卷二十七

干

七年庚寅。潮人黃海周全斌道成功入潮州。我師於潮陽師還。遂入兩島。兩島為鄭絲鄭聯所據。成功師抵廈門。聯方醉卧。萬石巖報至不得通。詰朝酒醒。出見成功。笑曰：「兄能以一軍見假乎？」聯未及對。諸執銳者前矣。遽麾軍過。聯船兵士皆驚服。莫敢動。遂并聯軍。彩率所部遁於南中。已殺聯而復彩。成功將至。彩議全軍出避。聯不從。又不設備。故及成功既入兩島。軍勢益強。海寇皆屬焉。十二月。王師下廣州。守將杜和奔瓊州。成功謀往接之。八年。卯季。衆而南。二月。次平海衛。我閩撫張學聖聞成功南發。急調馬得功取廈門。偽守將鄭芝莞遁。四月。成功還自平海。誅芝莞。遂趨廈門。而得功已為鄭鴻達所攻。逸去兩日矣。是月。施琅來降。

世祖以琅為福建水師提督。駐海澄。琅有軍校。犯令將殺之。成功急止之。不從。故成功遂欲殺琅。蘇茂縱琅。遂來歸。於是成功并憾茂。五月。成功寇南溪。十一月。敗我提督楊名高於小營鎮。十二月。寇漳浦。九年。壬辰正月。寇海澄。二月。寇長泰。我副將王進勇無敵。號老虎。成功偽中提督甘輝與戰於北溪。兩馬相搏。不相下。已而兩家兵至。乃解。進入長泰。輝攻破之。進走郡城。漳州屬邑皆下。五月。成功圍漳州。凡七閱月。城中食盡。人相食。枕藉死者七十餘萬人。間存者氣息僅屬。雖悲泣不能下一淚。有士人飢死。鄰舍兒竊食之。腸中悉悉。皆故紙。字畫隱隱。可辨。鄰舍兒見之。慟亦絕。十月。金固山援至。成功令偽右銜鋒鎮柯朋接戰。而敗。偽禮武鎮陳鳳援之。亦敗。偽右武銜周全斌援之。亦敗。成功大崩潰。退保海澄。十年。癸巳五月。金固山攻海澄城。壞百餘丈。成功親立雄堞堵禦。不能破。一日。空礮遞發。成功曰：「是將臨城矣。」勒兵持斧以待。令曰：「敵至方斫。」官軍渡濠。呼登城。衆執巨斧以斫。隨斫隨落。濠為之平。固山始解圍去。十一年甲午。

世祖遣人入海招撫。芝豹就撫。入京。成功不順命。時方議撫局。成功乘機登岸。措餉。大擾福州興化等郡。十月。復遣滿員入海。議撫。無順意。歸報。乃置芝龍於高組。芝豹於甯固塔。十二月。寇漳州。我漳州守將劉國軒降於成功。十邑皆下。遂畧泉州。不能破。而還。十一年乙未正月。寇仙遊。五月。遣偽忠振伯洪旭。偽北鎮陳六御。寇舟山。破之。以六御守。旭因招降我台州鎮馬信。甯波鎮張宏德。六月。破安平鎮。及惠安同安南安三邑。十一月。我定遠大將軍庶子王至蘭。成功遁回島中。十二年丙申正月。庶子王自泉州出。攻兩島。風不利。引還。五月。殺蘇茂。茂縱施琅。成功恨之。至是敗於揭陽。遂令殺茂。六月。黃梧及茂部將蘇明來降。

世祖以梧為海澄公。駐漳州。明為多李。幾昂。邦內大臣。梧從蘇茂。敗於揭陽。故來降。十月。庶子王班師。成功進畧溫。

台等郡十四年丁酉三月成功回島遣甘輝周全斌攻甯德殺我滿師阿克襄襄既隊馬猶手刃數人而死十五年
戊戌永明王遣周金湯航海進成功為延平郡王成功遂議大舉入寇金陵七月以黃廷為偽大提督留守餘俱從
行甲士十七萬習流五萬習馬五千戈船八千鐵人八千鐵人者周身披鐵畫以朱碧彪文陳於行首聳立視馬足
而破之至浙江攻陷樂清等縣次陽山暴風漂沒八千餘人成功幼子溺焉十六年乙亥五月至崇明諸將請先取
崇明為老營不聽七月抵焦山成功集諸將議曰瓜鎮為金陵門戶宜先破之乃令偽右提督馬信前鋒鎮統領余
新進奪譚家洲偽材官張亮督善泅水者盪舟斬斷滾江龍偽兵侍張煌言會偽水師提督羅蘊章候滾江龍既斷
即進據瓜州上流焚奪滿州木城成功與甘輝翁大祐等直搗瓜洲我操江朱衣祚城守左雲龍率兵一萬會戰背
港而軍戰未合張亮已斷滾江龍對岸夾擊偽右武衛統領周全斌率兵帶甲浮渡直抵城下偽正兵鎮韓英奪門
入城遂破雲龍陣歿衣祚逸去其譚家洲及滿洲木城俱潰成功令偽援勦左鎮劉猷守瓜洲餘皆渡江趨鎮江我
提督管效忠以步兵駐守銀山騎兵移當大路成功以銀山迫府治為必爭地夜引兵奪之遲明大軍分五路三
壘塵壘而軍成功令發火砲多鼓鉦聲江水震湧兵士皆下馬殊死戰效忠北鎮江守將高謙降成功以周全斌黃
昭守之屬邑皆下甘輝進曰斷瓜洲則山東之師不下據北固則兩浙之路不通但坐鎮此南都可不勞定也不聽
率師薄金陵八月至觀音門以黃安總督水師守三汊河口成功率諸將由儀鳳門登陸屯岳廟山甘輝以守禦既
固恐難猝拔為諫不聽大軍以千騎來薄偽前鋒鎮余新擊敗之遂輕敵不設備軍士捕魚飲博為樂我副將梁
化鳳偵知之由儀鳳門穴城出軍皆銜枚急走薄新營新不及甲遂就擒成功急令翁天祐馳援已無及大兵既
敗余新遂以步卒數千直搗中堅而以騎兵數萬繞山後出其背前後夾擊成功大敗諸偽將各潰走不相顧成功
麾軍急退甘輝且戰且走至江騎能屬者三十人俱被執殺九月成功還師攻崇明不下偽正兵鎮王起鳳傷破死
十月還島哭甘輝而後入曰我從甘輝言不及此立廟祠之十七年庚子五月
世祖命將軍達素總督李率泰率兵大搜兩島令大船出漳州小船出同安檄廣東投誠將士許隆蘇利等會海上成
功令陳鵬寄高崎逼同安之師鄭泰出浯州逼廣東之師自勦諸部扼海門以禦漳州之來討者成功既至海門令
偽五府陳堯英傳令諸將破海中流按軍不動令未畢漳船風利遂泊海門諸將倉卒受命未敢先發大兵乘之
偽閩安侯周瑞與陳堯英俱死焉日向午東風轉威成功自手旗起師風吼濤立北人不諳海性眩暈不能軍而退

是日同安軍出高崎陳鵬約降偽副將陳琳覺之曰事急矣當決一死戰麾其屬與偽殿兵鎮陳璋合擊之我兵退陷於淖而潰成功殺鵬以蟒代之許隆蘇利後二日始至知兩路功不成遂還達素回福州自殺十八年辛丑成功議取臺灣東倚山西薄海北界雞籠城與福州對峙南則河沙磯小琉球近焉周表三千里水陸之產咸備初芝龍與羣盜出沒其地後為紅夷所據成功自江南敗還地蹙兵弱適紅夷甲僕何斌逃至廈門見成功感言臺灣富強為四省要害且言可取狀成功大喜未甲遂行三月泊澎湖次鹿耳門鹿耳門者水淺沙膠海道紆折僅容數武成功至適水驟漲丈餘大小戰艦銜尾而進紅夷大驚成功引兵登陸克赤嵌城遂攻王城堅守不下乃環七崑身以逼之十月命棄芝龍於柴市鄭氏子孫在京者無少長皆伏誅十二月成功圍王城不下乃縱火燒其夾板船敗者一大終無降意成功乃使人告之曰此地乃先人故物今我所欲得者地耳餘悉以歸爾荷蘭乃降成功既得臺灣制津法興學校改臺灣為安平鎮赤嵌城為偽承天府府一曰承天縣二曰天興萬年康熙元年壬寅五月成功卒成功自僭亂至今凡十七年卒年三十九時成功長子經在廈門臺人以成功弟襲理臺事六月詠至島經自稱招大將軍嗣立我靖南王耿繼茂總督李率泰遣人持書招經請如朝鮮事例不報經於是周全斌為偽五軍都督與陳永華馮錫範等帥兵還臺黃昭蕭拱宸謀奉襲拒經十一月昭攻經經潰全斌率兵力戰經還射昭昭殪衆皆遂巡稅甲經遂入臺二年癸卯永明王詠至經猶稱永歷年號殺鄭泰以其貳於襲也泰子縉緒弟鳴駿偽忠靖伯陳輝偽武衛楊富偽武衛何義等皆來降於是天子銳意南征遣人約紅夷合兵攻島十月耿繼茂李率泰滿帥郎賽合紅夷出泉州提督馬得功出同安黃梧施琅出漳州經今全斌禦之得功先至戰於烏林沒於陣已而王師大集全斌潰退守銅山大兵入兩島兩島之民爛焉三年甲辰黃廷周全斌林順俱來降四年乙巳水師提督施琅疏請攻臺不克而還上命琅及全斌俱還京七年戊申上命明珠蔡毓榮至漳州遣興化知府慕天顏持書招諭經遣柯平葉亨入奏請如朝鮮事例不報十一年壬子吳三貴據雲南四川貴州以叛十三年癸丑耿精忠據福建執總督范承謨以叛八閩鎮將皆附於精忠五月精忠調海澄總兵趙得勝兵得勝不從來奉經以得勝為偽興明伯左都督時經偷安日久兵甲鈍敝精忠易之經遣人於精忠借漳泉二府精忠不許耿鄭交惡經遣馮錫範取同安精忠偽守將張學堯降精忠懼使王進守泉州王進者老虎也時降於耿至泉未幾為王錫範所逐先是經偽平北將軍王進功入奏精忠羅之福州至是進功子錫範誘殺泉州守將賴玉遂逐進而附經以

錫範為偽指揮使七月王師圍潮州精忠不能救偽總兵劉進忠納款於經經遣偽援勒左鎮金漢臣率舟師援之全軍俱歿九月精忠命漳浦總兵劉炎與王進為犄角取泉州十月劉國軒敗進於塗嶺十一日趙得勝王錫範攻漳浦劉炎降於經遂援潮州與王師戰於北岡潮州圍解十三年甲寅正月精忠使張文韜往經議和以楓亭為界始通好也五月國軒入潮州與何佑進忠向屬邑之未下者我平南王尚可喜帥兵十萬來攻晨掩佑軍佑戰死國軒繼之可喜北六月經帥諸將圍漳州先是癸丑我海澄公黃梧卒於漳州子芳度權知軍事經再入島以芳度為偽德化公芳度陽受命陰通本朝事泄經率兵攻之芳度使兄芳儀突圍入粵乞救自與諸將分守四門攻圍閩六月十月部將吳淑開門出降芳度投開元寺東井以死不及援師聞三日耳事聞上震悼贈王爵謚忠勇世襲十二代經入漳州十四年乙卯二月吳三桂兵至肇慶碣石總兵苗之秀東莞守將張國勳降於經經有韶州平南王尚之信降於三桂三桂檄讓惠州於經國軒入據之五月精忠汀州偽守將劉應麟以州款於經經以應麟為偽奉明伯使吳淑入據之始叛盟也九月王師入閩精忠降其興化偽守將馬成龍以州降於經經以成龍為偽珍虜伯使許耀入據之耀沈酒酒色不任軍事乃以趙得勝何佑代馬十一月精忠邵武偽守將楊德以州款於經經以德為偽後勁鎮吳淑入據之當是時經悉有泉潮漳詔惠汀興邵八郡之地十二月王師敗吳淑於邵武城下淑奔還島中十五年丙辰正月王師圍興化何佑疑趙得勝貳於我戰敗不救得勝死之佑奔泉州興化陷二月漳泉潰經遁入島三月我和碩康親王遣知府張仲舉復申前議經勿從四月移諸將入臺劉炎奔歸王朝劉進忠降於吳三桂尋歸王朝俱磔燕市國軒棄惠州回島八郡盡失十六年丁巳二月國軒入寇玉州三汊河福河下游等堡俱下擊敗援兵於江東橋取石馬遂入鎮取灣腰樹馬湖丹洲諸堡是時總督即廷相按兵漳上嗣公黃芳世都統胡免甯海將軍喇哈達都統穆黑林平南將軍賴塔副將朱志麟姚公子李阿哥等先後來援俱敗國軒遂取平和漳平圍海徵六月連郎廷相以吳興祚為閩撫姚啟聖為總督趙諸軍援海澄諸將高聖自完顧視不救城破提督段應舉總兵黃藍死之國軒進陷長泰同安乘勝圍泉州梅勒雅大里城守不下乃徇南安永春安溪德化等縣八月官軍復漳平長泰平和等縣我學士李光地道甯海賴平南由安溪出同安巡撫朱興祚由仙遊出永春提督楊捷由興化下惠安總兵林賢黃鑄林子威帥舟師由閩安出定海赴期援泉八月林賢等敗偽樓船中鎮蕭琛於定海國軒還漳以二十一鎮兵與王師戰於龍虎山都統胡克先合不利啟聖援之亦潰

精忠故仇鄭親督戰立軒退縮者三人大呼而入馬平南繼之陣斬偽海鎮鄭英吳正璽等破營十六座斬首四千級捕虜一千二百人亡溺以萬數國軒泗河適十八年己未十月官軍攻蕭井寨吳淑被壓死啟聖開第於漳州曰修來館以官爵銀幣珥來歸者漳泉間人率稱啟聖能懷遠也十九年庚申春正月提督萬正色及總兵林賢陳賢黃錫楊嘉瑞以舟師伐島逼海壇興祚提兵與之沿海上下經命偽左武衛林陞率陳諒江勝朱天貴禦之既望我軍畏其衆也不戰而貴天貴來降二月國軒入島啟聖乘間復十九寨遂覆兩島經及諸將遁入臺二十年辛酉正月經卒於臺灣嗣立凡十九年經長子克壘向監國實非鄭氏出經死經母董即收克壘殺之以克壘嗣十月啟聖疏薦萬正色為陸路提督施琅為水路提督圖大舉琅治兵平海二十二年癸亥六月官軍發銅山窺澎湖國軒帥兵屯風櫃嶼牛心灣以待琅令藍理曾誠吳啟爵張勝許英阮欽為趙邦試等以七船突入縱火焚舟國軒分兩翼合擊琅自將突圍赴援互有殺傷明日大兵取虎嶼井彭水故鹹及王師雲集泉水忽甘衆志益奮琅乃令兵為八隊每隊七船各三其疊琅居中餘以屬諸將國軒發火矢噴筒煙燭蔽天我軍裹創力戰無生志陣斬偽將林陞邱輝江勝陳啟明吳潛王隆等國軒兵士死者萬餘人焚大小戰艦二百餘艘國軒大清從吼門佚出澎湖破國軒入臺與馮錫範何佑邱磊等奉克壘決計來降七月遣劉國昌馮錫珪等齎延平王金印一招討大將軍金印一公侯伯將軍銀印凡五籍土地府庫軍實諸軍門降八月琅至鹿耳門國軒使人除道迎入克壘嗣立凡二年時年十五自成功迄塊凡三世三十八年僭偽悉平克壘至京師授漢軍公錫範漢軍伯國軒天津總兵何佑梧州副將設府一曰臺灣縣三曰臺灣曰鳳山曰新羅二十九年庚辰上特命成功及子經之喪歸葬南安甯靜王術桂者遠王後波海依成功彭湖既破術桂以玉印授克壘遂投縲死妾袁氏王氏秀姑枯梅姐荷姐從縲於堂越十日臺葬於鳳山之長治里

三藩紀事本末卷之二十二

順治二年乙酉金聲桓入南昌南九欵附德化李含初傾家起兵眼山連破德安瑞昌時民情初附惶惑驚恐無敢言討含初者未幾含初所部王拐子私款於我守潯將余世忠因襲眼山含初死之同死者生員李映陽武生唐彥鄧士鳳熊九鼎宗麻子

順治二年乙酉七月德安郭賢操起兵克德安遂破建昌所部高長子私款於我執賢操以獻時方議撫局釋女殺三年丙戌四月賢操集眾圍再舉我師偵得環其廬焚之獨賢操跳逸去五年戊子金王叛賢操復投袂起為我海帥所執殺之子七次良錫與從子良銓攻建昌中流矢死三良鐸從烏兵營戰死同起兵死者德安諸生桂登魁胡戒登魁妾胡氏從死

順治二年乙酉右副都御史新昌陳泰來捐貲募眾遣所部李凌虹提兵復萬戴殺我所置令杜章卿連破新昌十二月令子正儀正儼往他省而自帥師東下金聲桓使者驛傳道戴國士招泰來而以大軍隨其後國士入見泰來甫出大兵已壓壘陣矣泰來不及備兵遂敗泰來死黃氏祠中國士與泰來姻也故聲桓使之給泰來而使之不疑同起兵死者瑞州劉詔新謀廷春胡親民

順治二年乙酉我兵下瀘溪以李光署縣事邑貢生魏一柱縛光送鄭彩所副之與張載述畫策守瀘敗我師於密潭四年丁亥王得仁下令族瀘之丁傅魏三族一柱遂棄妻子走閩襲破將樂聯結水西德化與安諸蕃攻克建甯王師至圍而攻之五閱月始破一柱與諸蕃俱死之惟興安先事出不與

順治二年乙酉南昌舉人汜水知縣胡海定與海川董德興起兵金川十月王師取婺源金川兵絕我糧道王師退復攻婺源入之殺我所置官吏王師襲海川諸營海定被執論殺首既殊而不仆同死者為揭新

順治二年乙酉起兵龍泉者為天啟進士劉士楨入泰和廬陵三年丙戌吉安復陷士楨遣四子肇履入閩求援而令季子穉升從李陳玉起兵信豐為贛聲援贛破避於黃田五年戊子金王叛士楨復令肇慶募兵從劉一鵬圍贛州而令穉升趨南雄金王叛歸匿龍泉郡守索之急乃絕粒死穉升後戰死長橋鋪

順治二年乙酉南都陷北江總兵黃斌卿遁歸唐王僭立斌卿上疾勦事宜力陳舟山為海外巨鎮北可窺長沅南可取吳越唐王善之封斌卿肅鹵伯令屯兵舟山斌卿於是立制度籍民田田皆入官民十五以上者籍為兵聚糧造船為竊據計三年丙戌六月魯王敗失浙東平夷將軍定西侯張名振護王出海投斌卿斌卿不納靖夷侯王之仁走舟山斌卿擊殺之盡并其眾之仁部將張國柱來爭復為斌卿所敗又劫義師將軍胡來貢船襲殺監軍御史荆本徹四年丁亥有兩王子浮海來至斌卿沈之外洋而奪其寶六月忠威伯賀名堯來歸殺其全家奪其船五十號是時斌卿勢張甚有標將王大振者斌卿取索無厭足乃逃去與鄭彩張名振阮進等共訴斌卿逆跡於魯王

命諸將會討斌卿將佐皆逃阮進首斫斌卿破其腦而沈之海吳江進士吳易初為史可法監軍揚州蘇州相繼失
易聚眾走太湖與同邑舉人孫兆奎諸生

順治四年丁亥故廣信巡撫張家玉與舉人韓如璫結鄉兵攻東莞入之籍前尚書李覺斯家以猛士甫二日大
兵至家玉敗走西鄉如璫戰歿家玉祖母陳母黎妹石寶俱赴井死妻彭被執不辱死西鄉大豪陳文豹奉家玉取
新安復入東莞未數日大兵復來攻家玉敗走鐵岡海途集眾復得數千人遂入龍門博羅連平長甯攻惠州克
歸善還屯博羅大兵至走龍門募兵復得萬人分龍虎犀象四營拔增城而據之
大兵來攻分其軍為三倚溪
崖以自固大戰十日乃敗諸將請潰圍出家玉歎曰矢盡礮裂欲戰無具將傷卒斃欲戰無人因偏拜諸將赴野塘
以死初家玉之走鐵岡也覺斯盡發其先壘毀其家廟殲其鄉以復焉

樂平倪大顯與兄大恢大登俱以勇力聞乙酉饒州司理周捐幣致之周敗歸黃道周黃敗從曹大錫
順治五年
戊子王得仁大發兵屠樂平軍中聞顯勇爭取之以為奇功有僧長八尺餘下馬搏顯顯斫僧應手落已
大兵悉
集顯知不支遂自刎大恢大登被執論死

吉水王寵者初從劉同升起兵以所部不戢去已往來臨吉撫贛間一日為我兵所獲寵即詭降夜半起盡殺同伴
即載其旗幟以下過新淦峽江令見旗幟以為本兵也出迎江潯寵遽起擒殺連破二縣遂遁已吉水鄒文鼎與從
姪敬起兵寵與合營大兵至鼎敬俱敗獲鼎赴水死敬解省論殺寵急書追勦王寵四字於旗大呼殺賊遂逸去
既逸我兵始知其即寵也明年金王叛遍招王寵不得蓋寵入山死矣同時有安仁僧丹竹者益藩起兵所招三十
六營之一也益藩敗從揭重熙襲撫州猝遇我將王得仁丹竹以步逐馬戰及得仁面幾獲之聲桓兵過安仁聞丹
竹病遣九騎縛之丹竹聞力疾起呼所部十餘人先伏於隘偵知金騎在酒肆中丹竹單身入肆金騎見其為僧而
不知其即丹竹也因問識丹竹乎竹應聲曰我即是遽拔刀殺二人七騎者上馬馳逸伏獲其二前再遇伏獲其三
惟二騎得歸耳聲桓破廣信多擄獲丹竹逸之先以木椿置水中因持長鎗火箭逐之聲桓兵棄舟走盡得其所獲
後率壯士邀貝勒零騎之入閩者大兵忽至馬蹶見殺

順治四年丁亥四月松江提督吳兆勝據城以叛先是三年丙戌六月李成棟調往福建兆勝移鎮松江有周謙者
故從白黨來降者也稍知文墨兆勝匿焉因通海寇黃斌卿令舉兵內向給事中陳子龍舉人殷之輅生員張寬等

皆與其謀斌卿約於四月十六日兵至而海舟非風不行連日北風大作舟不時至海防同知楊之易推官方重朗知其謀潛移書洪承疇言兆勝反狀承疇未之信即以其揭下兆勝兆勝大懼十五日夜將半以令箭促之易重朗至殺之意明日黃兵必至也天既曙城外寂然副將詹天祥知事不濟即同都司高永義率兵入執兆勝共誅將校十七人二十四日大兵至松江執子龍於廣富林子龍乘間赴水死出其屍戮之子時方五歲亦論殺殷之輅張寬逮至南京斬於市

孔微元徽哲建昌人家素封有蔡觀光者其名也

順治五年戊子金王叛王師圍之哲往援潰沒元心勿能忘也六年己丑七月訛傳瑞德七邑奉靖武遺宗元聞大喜遂入城逐我所至令劉時俊已而各邑寂然同黨執元以獻兵卒皆散而觀光心勿喜也七年庚寅將揭竿起南昌跡露走鄱陽為巡卒所獲論死

順治五年戊子金聲桓據南昌以叛星子諸生吳江兵起應之王師再平江州江返南康為拒湖計結壘開先寺已敗走都昌得舊鎮張士彥標將黃才潰兵二百人却勒之莫復舉已而黃才款於我執江來獻論死

沈自炯自炳武進吳福之等結營長白蕩朱涇四保漚則有諸生周毓祥周謙等出沒旁近州縣以助餉為名家大室率遭搶劫黠者或預賄以免禍我兵搜勦則彼出此入此出彼入間或相遇互有殺傷四五年間湖路梗塞是亦江湖一大劫也順治二年乙酉十二月八日謀報賊在泖西地方發兵出勦賊遁去官兵至上澤鎮縱肆淫掠總鎮聞巢示十數人令搜各船所掠婦給還本夫兵士畏法遂以所掠之婦沈之江中三年丙戌正月忽傳白

黨破城中男婦悉避明日搜捉逃民駕船以緝賊五月五日賊聚四保漚泛浦飲酒大兵掩至殺數百人獲其魁羅騰蛟五月六日白黨張飛遠襲破金山衛張故諸生兄弟俱負膂力與吳易合營襲衛城協鎮出戰飛遠遂遁去先是飛遠約城中助己者悉墨其鼻飛遠既遁城中通張者鼻尚墨也協鎮悉殺之七月獲周毓祥送南京殺之周謙來降未幾獲吳易殺之杭州八月白黨悉來降提督吳兆勝人給一免死牌其頭目悉於原官加銜一級於是乞兒賤隸曾入白黨者悉有參遊之號

順治二年乙酉六月三日吳淞副總兵吳志葵帥舟師入申浦直抵米市塘駐泊旗號四會松人望之以為義旅也及至惟以令箭提某富室索銀若干某富室索米若干縱兵大掠所至一空遂逐我朝所置守令公署役鋪盡毀

於是松城有民而無官既移泊黃天蕩窺蘇之閭門令參將魯之嶼以五百人攻之魯歿於陣全軍殲焉志葵氣沮退師湖中已兩廣總督沈猶龍據松江而陳子龍徐孚遠等亦起兵太湖中軍號振武然與志葵俱泊城外不與城守城破亦不能救也王師取松江志葵將航海以遁移師申浦抵得勝港我師以小舟薄之掩其不意須臾火器齊發烟焰蔽天軍遂大潰志葵被執乞降不許殺之浦中積尸如邱焉子龍後死吳兆勝之亂

廬陵王鵠妻劉淑英父鐸揚州太守死璫難淑英年十八而寡常割股以療姑疾甲申國變自矢報國遂集家僮百人捐貲召募成一旅順治三年丙戌楚將張先璧駐永新淑英領所部赴焉張奇其才欲娶之淑英不可張因分遣其部眾淑英忿恨卒

順治三年丙戌大兵取廣州四年丁亥三月兵科給事中陳邦彥及新會王興潮陽賴其肖先後舉兵說甘竹灘積盜余龍圍廣州而已發高明兵從海道入珠江與龍會時大兵在桂林聞亂還救聲言取甘竹灘龍軍素無紀律遂退邦彥亦却歸四月遣門人馬應芳會龍軍取順德應芳敗赴水死龍再戰於黃連江敗殺初廣州之圍我巡撫儘養甲獲降者知謀出邦彥襲其家執妾何氏及子和尹虞尹以招邦彥邦彥不從養甲壯之仍善待及妾及子

後郡紳李皇一舉人杜璜起兵攻肇慶乃殺之璜等亦敗死八月東閣大學士陳子壯亦起兵九江邨兵多蛋戶番鬼善戰九月邦彥密約子壯復攻廣州水陸並進且約原廣州衛指揮楊可觀為內應子壯先二日至城中不敢應又張檄者為我所獲事以不果可觀被殺時成棟攻張家王於新安邦彥因與子壯謀曰成棟聞警必急還兵伏兵

禺珠州側而公以大艦逼其西可以得志望青旆而朱旌者我軍也成棟還至珠禺洲側邦彥以火舟衝之焚其數舟成棟引而西會日暮子壯不能辨旗幟疑皆敵舟也陣遂動大兵擊之遂潰子壯長子上庸戰歿會故御史麥而炫破高明迎子壯子壯奔高明邦彥奔三水未幾清遠指揮以城迎邦彥邦彥入清遠與諸生朱學熙同城守數

日城破邦彥率兵巷戰肩受三刃遂被執繫獄五日殺之學熙自縊於朱氏園未幾破高明子壯所署知縣朱實遂戰死子壯而炫執至廣州論殺子壯母自縊

順治二年乙酉吏部尚書郭維經之子應銓應應炫舉兵臨川與我兵大小十餘戰頗有斬獲唐王授應詮應銓設伏敗之部將劉文煌引我兵入城銓銓衛兄弟皆被執應銓投巖下不死劉一鵬欲降之不順命抗抗以死應

銓設伏敗之部將劉文煌引我兵入城銓銓衛兄弟皆被執應銓投巖下不死劉一鵬欲降之不順命抗抗以死應

衡至吉安一鵬飲以酒應衡碎飲具大罵葵齒斷臂以死應煜見我巡按董學成嗟而罵之抽腸死死尤酷

三才圖會

卷三

五



吳逆取亡錄

吳逆取亡錄

清 蒼舟山樵撰

康熙十二年冬十一月吳三桂自去其平西親王爵稱天下都招討兵馬大元帥據雲南反偽撤所至叛者四起勢同鼎沸越五年僭帝號旋殪又三年王師下雲南其孫世璠自殉天下大定余轉側兵間瀕死而幸不死爰就耳目所及筆之以見覆亡之禍定所自取使當日歸藩遠左克守臣節則帶礪河山永保無疆之祚豈不懿哉

三桂者故明武舉沈毅敢戰少時逐一騎射之墜下馬欲取其首其人故伴死突揮刀刃三桂中鼻故鼻左微凹目睛視隆準無鬚監軍大益高起潛受其勇認為義子屢以戰功得優叙不數歲授總兵官鎮守甯遠其先世居徽州流寓遼東因家焉父襄由武進士起家官錦州總兵以援大凌河師潰削職後從征山東克登州復官游擢京營都督戚庚申我世祖章皇帝順治元年明莊烈帝崇禎十七年也春二月流賊李自成自秦犯晉畿輔大震議撤三桂兵守山海關為京師衛大學士陳演恐事平以棄地獲咎執不可越月賊鋒益逼始決計棄甯遠封三桂平西伯趨入援南反關而京師陷襄降賊三桂聞變遠巡關西將赴降自成命降將唐通作書招之脅賈貽書敦促中有吾君已矣爾父命在須臾及今早降不失通侯之位語有陳元者字吳逆取亡錄

圖國故吳技美麗善歌賦周奎得之以進御莊烈帝愛動國事不暇顧節歸奎邸三桂款其鑿請于奎奎盛飾奩具以贈三桂妻張氏貌寢而悍三桂頗憚之不敢携元行留居京都城陷為賊將劉宗敏所得三桂抵薊州襄使者至詰知襄被執笑曰是宵我耳我至即釋何患復問陳姬無恙乎使者以寔告勃然曰大丈夫不能保一女子何面目見天下人遂反布而東回山海關以討賊復仇布告遠邇繼恐賊大隊至眾寡不敵遣其副將郭雲龍楊坤孫文煥三師子我朝時嘗親王率師西征中途得請允之自成聞三桂之來而復返也命偽丞相牛金星居守自率精銳二十萬據莊烈帝太子水定王及襄置軍中東擊三桂夏四月十八日及關圍之數匝審覲王兵亦至三桂突圍出謂即壁中雜髮二十一日戰於關西一片石賊賊明日復戰自成按營登高岡以觀日將昧見我軍賊纓帽如萬朵紅雲風捲而西遽策馬走呼曰敗矣賊眾大潰奔回永平殺襄於城西之范家庄狼狽還京盡屠襄家並害太子二王二十九日及宮殿出阜城門甯遠三桂追至近畿傳檄入都言奉太子至明臣之從賊而留京未行者備法駕函簿郊迎及登輦則辨而短後衣者審親王也感愕貽不知所為羅拜道左次日上策勸進內院大學士范文程笑曰吾主已于去歲登

極此皇叔攝政王也眾慚而退三桂知家屬被害憤甚不入城隨賊緊追又敗之望都真定間時尚未知圍圍消息也賊被追急盡棄所掠輜重婦女疾趨山右三桂前部得圍圍於途報至大喜於營次設錦帳鼓吹前導迎以歸遂北至固關班師為襄發喪乞贈卹得旨俞允並授三桂為平西王旋從大將軍英親王征自成於陝西自襄陽武昌東下至九江而還命赴鎮錦州時順治二年三桂年三十四居久之鬱鬱不自得求勦賊自効五年移鎮漢中與都統李國翰敗大同叛鎮姜瓖逆黨於延安榆林等府復征流賊張獻忠餘黨之擾四川者擊走孫可望白文選李定國等克成都叙州重慶駐師綿州部下恣淫掠巡按御史郝浴劾三桂驕縱觀望三桂怒誣浴欺罔有功浴坐謫徙三桂叙功增俸子應熊張氏出也尚主為和碩額駙授爵三等子十四年詔三桂為平西大將軍進征貴州師久無功遣駐遵義先是可望等因明桂王未由柳建號永曆稱帝於粵降附之舉與定國際定國奉永曆入雲南可望攻之不勝赴長沙軍前降入都具言雲南可望自以為功亦具疏請命分兵三路平南大將軍信郡王經略大學士洪承疇由湖南取道貴州進征南將軍卓布泰由廣西進三桂由四川進十六年正月合攻雲南城永曆走水昌奔入緬甸三桂

吳逆取亡錄

追至騰越州西南百餘里即緬境中原地盡處也明將馬寶李如璧狄三品塔新策及景東等處上司俱歸順乃振旅還召信郡王洪承疇等回留三桂管滇事承疇將行三桂問自固之策承疇曰不可使滇中一日無事三桂謹受教承疇至京即以嚴疆難靖請援明黔國公沐英世鎮例移藩久鎮三桂遂奉命鎮滇督撫均受節制是年元江土司那嵩叛三桂平之以其地為元江府嗣部臣以雲南歲需餉至九百餘萬議裁兵三桂奏言邊孽未除宜如舊並請發兵入緬疏言渠魁不殄有三患二難李定國等引眾四擾患在門戶土司反覆易被煽動患在肘腋投誠將士乘機生心患在騰理且滇中米糧騰踊科作半荒養兵難安民亦難惟有勒淨根株庶克一勞永逸詔如所請授內大臣愛星阿為定西將軍會同進師三桂撤諭緬人出兵故令縛永曆以獻自率大隊由騰越出邊是時永曆就食緬人為所制與定國等隔絕不通已不能有所為移書三桂乞哀曰將軍新朝之勳臣舊朝之重鎮也世膺爵秩藩封外疆烈皇帝之於將軍可謂甚厚詎意國遭不造賊肆惡突入我京城殄滅社稷逼死我先帝殺戮我人民將軍志興楚國欲泣秦廷縞素誓師提兵問罪當日之本衷猶未泯也奈何憑藉大國狐假虎威外施復仇之虛名陰作新朝之

989

佐命逆賊授首之後而南方土宇非復先朝有也宏光死於隆武就誅僕於此時幾不欲生猶暇為宗社計乎諸臣強之再三諫承先緒自是以來一戰而楚地失再戰而東粵亡流離驚鼠不可勝數幸李定國迎僕于貴州接僕于南安自謂與人無事與世無爭矣而將軍忘君父之大德圖開創之豐功督師入滇覆我家室僕由是遠渡沙漠聊借緬人以固吾圍山遙水遠言笑誰徵既失世守之封疆苟全微命於蠻服祇益悲矣乃將軍不避艱險請命遠來提數十萬之眾窮追逆旅之身何視天下之不廣哉豈天覆地載之中獨不容僕一人乎抑封王錫爵之後猶欲殲僕以遂功乎第思高皇帝御風沐雨之天下猶不能貽留足地以為將軍建功之所將軍既毀我室又欲取我子讀鳴鶴之章能不慘然心惻乎將軍猶是世祿之裔即不為僕憐獨不念先帝乎即不念先帝獨不念二祖列宗乎即不念二祖列宗獨不念己之祖若父子僕今日兵衰力弱焚燬才立區區之命懸於將軍之手如必欲僕首領則雖粉身碎骨血濺草萊所不敢辭若其轉禍為福或以還方寸土仍存三恪更非敢望倘得與太平草木同沾雨露於新朝惟將軍是命冀哉之三桂不答自木邦趨緬城師次舊挽城緬人懼持貝葉文納款給永歷曰晉王李定國至矣請出就晉王軍並其太后馬氏

吳逆取亡錄

三

后王氏太子慈烜及公主公女等昇送三桂營順治十八年十二月朔日也康熙元年正月提聞晉爵親王並命貴州亦歸管轄三桂擁永歷還滇內大臣愛星阿議所以處之三桂曰宜駢首愛星阿不可將軍卓羅曰彼曾為君命其首領可也四月二十五日三桂命其將楊坤夏國相等進帛於滇城之篔子坡太子等皆就縊復焚其屍遣送太后及后北上中途均扼吭死明社之屋雖由閩賊然例以宋室崖山寔亡於三桂手此後鄭氏負嶠海外雖仍以永歷紀年其夏扶餘自王金鑑朱火自茲熄矣初三桂之追李賊也得所棄實無算既鎮滇黔復以水西土酋安坤迤東土酋王耀祖孫昌賢烏撒土女酋隴氏等不廷削平之收其地分設大定開化黔西等府州土官咸世襲厚欵多藏積數百年悉為三桂有又徇西番蒙古意請於北勝州互市茶馬令人往普洱及川湖產茶處所採運交易繼請以原籍沐天波莊田為藩莊假稱藩渠築城廣徵關市權稅鹽井金礦銅山之利值番苗自相仇殺輒以邊警入告歲糜餉銀千餘萬延不請核由是富甲天下漸蓄異志揮金以要結人心賞賚饋遺動以數萬計文武官之銓符到滇者陰遣私人誘令鬻身藩下給身價銀多者數萬少亦萬餘視其才為等差俸為己用所部將卒皆百戰之銳且多季自成張獻忠二賊

部下寤覺來歸者餌以厚利無不願効死力益思發難而無以為名受即永歷所居五華山作新府重樓複道規制擬大內又為園於西郊外名安阜園因園圍齒已長張氏亦老更難致難治以歌舞自娛會平南王尚可喜鎮廣東自陳老病願歸藩左詔從所請三桂於十二年七月亦詔請移藩疏入下廷臣會議有言三桂鎮服苗蠻不可移者有言撤藩後必多撥禁旅往守紛擾民驛宜仍令留鎮者獨戶部尚書米思翰兵部尚書明珠等以邊陲靜晏三桂不應仍鎮雲南議上特允三桂撤歸錦州遣侍郎哲爾肯學士傳達禮部詔諭曰自古帝王平定天下咸賴師武臣力及海宇富強必振旅班師俾封疆重臣優游頤養賞延奕禩誠鉅典也王鎮守巖疆厥功懋焉但念年齒已高久駐荒春懷良切故允王所請王其率屬北來慰朕眷注庶幾旦夕觀止君臣倍樂至一應事宜已命所司籌庇周詳王至即有甯宇無以為念並預給藩下官兵半年俸餉以便趨裝三桂初意要旨慰留可從各部署命下愕然氣沮日與心腹將士吳應麒吳國貴劉茂遊方光琛夏國相胡國柱衛瑛等謀所以舉兵茂遊謂明亡未久宜立明後奉以為君老臣宿將當有願為前驅者光琛曰出關乞師猶可以力弱自解永歷已竄緬中必擒而殺之此不可解矣况功成之後萬

吳逆取亡錄

四

不能終守臣節篔子坡之事可一再行之乎遂不用茂遊策哲爾肯等至滇三桂期以十一月二十四日行陰扼各關隘聽入不聽出先三日集所屬都統及四鎮十營總兵何進忠高得捷馬寶高起隆劉之復陶繼智廖進忠林興珠張足法王屏藩王會范齊韓等發兵反殺巡撫朱國治遂按察使李興元知府高顯長同劉恩命之叛弗從幽繫之顯長仰藥死興元崑從置瘴地哲爾肯等被留提督張國柱總兵杜輝柯鐸布政使崔之瑛提學道周昌知府馮魁等以下官並從逆三桂年六十二矣自稱都招討大元帥以明年為周元年鑄錢曰利用通竄蓄髮易衣冠幟色用白步騎皆以白氎為幟先一年冬滇中雷電風雪一時兼作是年夏西寺塔頂銅鳳有聲鳴鳴數日不止又有異鳥來集展翼方丈餘狀貌醜怪博物者不能識其名人或知為不祥而三桂不悟也川湖總督蔡毓榮得雲貴總督甘文焜飛報章告變上以荆州為咽喉要地關係最重遣前鋒統領碩岱先率禁兵兼程往守以遏賊勢尋授順承郡王勒爾錦為甯南靖寇大將軍統師總進分命將帥運助旅先後赴武昌西安漢中安慶京口兗州太原諸要地供調遣詔削三桂爵宣諭中外凡陷賊官員軍民或心存忠義不能自拔或被賊驅迫畏罪懷疑但能歸命輸誠悉赦已往不復究

治其藩下人出仕各直省者雖有父子兄弟在雲南概不株連治罪各宜安心職守無懷疑慮三桂子應熊尚主在京廷臣咸請逮治詔且拘禁事平再議猶欲三桂悔悟自投曲賜於全也賊將馬寶先驅至貴陽提督李本深應之貴州巡撫曹申吉總兵王永清崔世祿降賊賊督甘文煇度不能支將十餘騎趨鎮遠冀扼賊東窺副將江義已受逆命以兵圍之文煇自縊賊進臨沅州長州直逼長沙十二月朔日三桂偽署郭壯圖為大將軍留守雲南自領胡國柱等東行咸抄至貴州十三年正月至鎮遠遣吳國貴王屏藩夏國相等分擾楚蜀犯陝甘江西致書平南靖南二藩要約同叛皆使問諜竄偽劄偽印四出煽誘於是四川提督鄭蛟麟巡撫羅森總兵譚宏吳之茂襄陽總兵楊來嘉鄖陽副將洪福長沙副將黃正卿廣西將軍孫延齡都統線國安提督馬雄陝西提督王輔臣靖南王耿精忠福建巡撫劉秉政總兵曾養性潮州總兵劉進忠副將張星耀溫州總兵祖宏勳高州總兵祖澤清並從逆偽總兵楊寶蔭寇常德其父原任提督楊明遇為內應城遂陷三桂至常德具疏付哲爾肯傳達禮遣奏廷臣以三桂疏詞狂悖怙惡不悛其子孫即宜凌遲處死以消內變上念應熊久在廷侍不忍加戮將應熊及子世霖處絞其餘幼子免死入宮三桂聞之

吳逆取七錄

五

大恨自常德至松滋窺取荆州使賊將劉之復高得捷等掠肇慶宜昌袁州分我兵力平南王尚可喜之子信亦受三桂輔德親王偽爵據廣州叛提督嚴自明巡撫陳洪明總兵苗之秀等附之精忠復通使鄭成功之子錦于臺灣招令渡海內犯時維畿輔河南山左與江南財賦之區尚晏然無事他如雲貴陝甘兩粵閩蜀湖南江右及湖北之鄂均浙江之甯紹金衛江南之祁歙賊氣幾遍幸賴聖鑒廣運先機獨斷賊未至而制賊之師先已在途或已蒞止賊計漸窘未幾尚之信取精忠王輔臣鄭蛟麟祖澤清劉秉政曾養性劉進忠嚴自明苗之秀林興珠等先後反正孫延齡諜歸順為三桂從孫世琮所襲殺鄭錦敗回廈門賊將高得捷線國安馬雄劉之復等相繼死三桂妄冀得荆州後非長驅北犯即順流東下乃五年之久卒不能越湖而北徘徊嶽麓憤恚無所逞賊黨思悅其意相率勸進十七年三月朔改衡州為定天府僭帝號建元昭武册妻張氏為后應熊庶子世璠為太子加郭壯圖方光琛為大學士權王公良巴養元陳君樞王緒李繼業等為將軍餘黨進爵有差將設朝淫雨泥濘藉於地始克成禮既受賀有大登其業而生三桂心惡之遂病噎嚥以下痢口不能言八月十七日斃於衡州賊敗匿畏不替請世璠奔喪郭壯圖力阻

不行九月偽后張氏死十月始葬喪運柩回真十一月世璠僭號改元洪化立郭壯圖女為偽后召曹申吉等入真輔政申吉及羅森馮魁杜輝等各謀歸正事洩死十八年賊將吳應麒敗於岳州棄長沙衡州退守貴陽吳世琮死於廣西洪福郭義柯釋成輸款吳國貴中破死十九年召順承郡王還京以貝子彰泰為定遠平寇大將軍蔡毓榮為綏遠將軍同將軍費塔穆占趙良棟總督董衝國等協力進征王屏藩陳君樞自殺吳之茂就擒楊寶蔭楊來嘉崔世祿李本深降譚宏元吳應麒為郭壯圖所縊賊棄貴州奔雲南大兵鼓行而前二十年二月薄雲南城世璠以圍急召馬寶胡國柱夏國相等歸援國柱窮迫自經王緒焚死寶與國柱王永清江義巴養元王會高起隆張足法李繼業等乙降城中樵採路絕人相食十月二十八日世璠御偽殿別頭不殊再及乃死偽后郭氏殉馬壯圖閣室自焚偽將軍何進忠線絳等開城迎大兵入雲南平擒方光琛磔於市戮世璠屍函首馳獻逆產親屬俱籍沒絳坐馬寶等以次伏誅折三桂骸骨傳示天下距謀叛時恰八年云

吳逆取七錄

六

此書自署蒼弁山樵當是浙西人撰所叙三桂瑣事較國史逆臣傳為詳以視庭聞錄則稍簡庭聞錄者南昌劉健著其父崑官雲南同知抗節不屈三桂戍之騰衝衛大軍平滇得復職健追叙所述故以庭聞名內言三桂輕財好士人有一長收錄無遺以曾為傅宗龍部將祝宗龍子女如親兄弟王府門禁甚嚴汝非時出入侍衛不敢詰甯都曾應遠於三桂有恩其子傳燦游滇三桂以十四萬金贈行巡撫袁崇功內召請以十萬金李天洛子吉亦以三萬金為贖知縣以上官有可望者著及儀表偉岸者皆令投身藩下蓄為私人崑初至真胡國柱代三桂報謝隨遣客道意袖出馮某投身契一紙云立賣身婚書楚雄府知府馮魁本籍浙江臨海縣今同母某氏實到平西王藩下當日得受身價銀一萬七千兩後署媒人胡國柱崑常言滇中有三好吳三桂好為人主士大夫好為人奴胡國柱好為人師凡賣身者皆師事國柱也國柱號怡齋順治甲午舉人與夏國相衙樓郭壯圖皆三桂婿三桂愛姬有稱八面觀音者故宗伯南昌李明睿家妓破為蔡毓榮所得又有四面觀音者亦美姿容後歸征南將軍穆占陳國圖先死矣所寶三異物一驢鹿皮白章黑紋得之甯遠一紅寶石帽頂徑寸長二寸許光照數丈炎如火一大理石屏高六尺山水石渾然天成似元人名筆本沐氏舊物簿錄時偽宮中財物充切裁紙折疊刀多至數庫有塞而泰者字文定昆明人本庠生少為孫可望所聞

可望敵削髮為僧復入三桂府軍掌圖籍傳學善談諧三桂或盛怒以微詞解之恒水釋趙良棟搗以入都曰此吳逆宮中帳簿也以故諸將所攫取者皆不能匿

崑見借元偽詔折其子曰昭為斜日刀口日斜不久刀口不祥武之文止也賊亡無日矣頌足以資談助又言馬寶字城璧幼時即力敵成人稍長為盜狡黠善戰性反覆號兩張皮然好與士大夫游次子自援恂恂儒雅有詩集行世王緒字繼志美丰姿垂髮委地溫雅如書生及疾呼搏戰持矛盤舞無不辟易方光琛字獻廷明禮部尚書一藻子劉茂選字元初四川諸生曾為劉文秀偽中書韓大任字非有能詩好食雄黃為偽揚威將軍繼高得捷守吉安被圍久三桂使馬寶王緒陶繼智往援寶先遣諜從水關入報大任疑其詐謀曰馬帥慮此矣臨行屬以捧槌二字示信大任默然良久曰如真赴援者至城下免胄見髮我當出會寶等進師阻水不能達城下城中寂然無一砲相應遂潰大任棄吉安適其趨閩而降於康親王則孫旭為之也旭湖州人少機警知書入武學賊逆反時客姚啟聖聖貌既修偉又有口才啟聖悅之旭請招某山寇寇受撫隨旭至縣縣令待以賓禮有捕役素恨旭白令曰旭所招盜名在捕中有干矣按牘良於是執旭及盜詢

冠往謁繼命前隊先行自擁大軍殿後日行三十里行數日即稱疾不起以言激諸將將忿殺繼繼臣持其首入三桂頓足失聲以頭搶地曰爾輩殺我爾輩殺我即爾輩亦族矣諸將呼曰惟有反耳三桂乃喜甫至湖南遂督大號改常德府治為行宮易瓦不及以漆黝之連戊午年王師集湖南三桂已退守成都李本深見勢不支降于大將軍圖海其婿胡國柱亦歸順時值中秋三桂方極歌姬臨軒玩月忽國柱變聞大呼曰吾事去矣氣噎仆地遠絕夏國相爭扶其孫世藩於板前嗣立築園寢於成都大兵破蜀發其塚粉其骨為糜無餘骨馬樵諸事理多不合三桂追賊至近畿自成已先遁未聞德城以守襄之見殺夫必在彼以登城之日唐通隨賊至晉復降於我朝以總兵官守保德州晉爵一等子康熙三年乃死三桂雖請移藩先未出滇城一步比反集文武計事執巡撫朱國治殺以威眾而後起兵非部下所襲殺其僭帝稱係十七年三月在衡州事八月即薨於衡州未嘗遣至成都世藩嗣立亦非板前李本深於十九年始在貴州反正械至京磔死胡國柱至二十年兵敗縊死初未輸款傳又言世祖賓天三桂入臨慮廷詳見留乃提兵遣道絡繹啟行前驅至燕居民咸走匿朝廷恐有變令於京城外搭設

祭而去其反也奉使筆帖式王新命乘間得脫疾馳五晝夜至京師赴兵部告變至則以手抱柱目上視氣厥不能言堂吏見狀知有異以湯灌之半日始蘇乃大言曰吳三桂反無臣被殺使臣見執矣此誠齊東野人語順治十八年春三桂方階大將軍受星阿統師入編謀擒永虛馬得身術提兵北上且三桂雖插未奉詔旨何敢擁兵而行既已到京亦不難詢令單騎入城決無令其搭殿野祭之理至滇南距京八千餘里中又間以江河即八百里急遽亦非五晝夜能達况以一人縱極精悍力馳百里氣將不屬豈能晝夜不息奔走八千餘里之遙凡所云云似不若此書之猶足徵也時同治九年庚子秋九月瀝磯釣叟識